

詩有老古話

許天註

每節標題白話註解

隨園詩話代序

清朝人的詩

許嘯天

我們這種門戶，在有一把年紀的人說起來，便是所爲「詩禮人家。」詩禮人家的子弟，不能不讀幾句詩。——尤其是我祖父的詩，我在七八歲的時候，我父親便逼着我每日讀祖父的詩，——重桂堂集——希望我做一個書香的後代。我祖父的詩是這樣的：

莫輕促席深知己，須備同舟起敵人；至竟不分功罪處，太行漫自嘆嶙峋！何堪袖手聽羣塵，射戟終難解鬥爭！坡老閒吟猶賈禍，蘄王絕口不談兵！——有感

隨園詩話 代序

08996

這一類詩，講到意識，便是當時所謂「鄉黨自好之士」的本來面目；講到詩的意境，這樣方方正正的老先生，一開口便是格言式的韻語，那裏還有半點詩人空靈的意境？

本來，詩這樣東西，根本不是忠厚人可以寫得好的。那一「仄仄平平仄仄平」的玩意兒，是唐朝人的拿手好戲；任你是宋朝的歐蘇黃陸，以及「四靈」等，終是趕不上唐朝的李杜元白那麼濶大精深。到了明朝，連一個模倣的詩人也找不出來。雖說是清朝出了幾個詩人：如錢牧齋、吳梅村、沈德潛、王漁洋、蔣士銓、袁隨園一班人；他們竭力要使詩境回復到唐朝人的路上去。但是詩的全盛時代既已過去，詩的精神也消失了，所謂詩園，已成了一塊死地。清朝的詩人，竭力在這塊死地上掙扎着；充其量，也不過做了

一個精細的詩匠，重塑了一座唐代詩人的偶像，總不能夠重給一個靈魂創造出第二個詩人來。內中一個袁隨園，他是一位大滑頭，他是一個自利標榜聲譽的人；你去考證他的一生，大都是幫閒說嘴，周旋勢利，做了一世清客。講學問不求深造，講世故却是剔透精明。我們試讀他的詩集子，却是滿紙官銜，滿紙恭維；那裏還像一個詩人，竟是一個贊禮生唱着好口彩罷了！——但是他的詩話，却寫得不錯。——這正也是他調脾的地方。——

！例如說：

三百篇不着姓名，蓋其人直寫懷抱，無意於傳名，所以真切可愛。今作詩有意要人知有學問，有章法，有師承，於是真意少而繁文多！

詩境最寬，有學士大夫讀破萬卷窮老盡氣而不能得其闡奧者，

有婦人女子村氓淺學偶有一二句，雖李杜復生必爲低首者；此詩之所以爲大也！

人有滿腔書卷，無處張皇，當爲考據之學，自成一家……何必借詩爲賣弄？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

詩宜朴不宜巧，然必須大巧之朴；詩宜淡不宜濃，然必須濃後之淡。

顧寧人曰：「夫善於和人者，其胸中本無詩而拙於自言者也。」又曰：「舍近今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以相矜者，此文人之所以自文其陋也。」——散見隨園詩話中

這幾句話，說來都還覺得不錯；但是，你讀讀他的詩，又何以處處表示

了他的有意傳名，故意張皇，且是拙於自言呢？莫說三百篇的渾脫自然，不能學得；便是李杜的脚跟，也沒法子追上去。說到這裏，又得要拿整個清朝的詩人來說一說。

詩到了清朝，時代已過去，任你模倣迷戀，最多也不過得到一個軀殼。何況三百年前的一般學者，又自有表現他時代精神的考據學；這一類腳踏實地的學問，性質恰恰與詩詞的天才相反。那時候的大師，如顧亭林，黃梨洲，戴東原，崔東壁一班人；他們一方面講躬行實踐，一方面又講求證疑古。一字一句，不肯落空。如何再有心腸去做那吟風弄月的勾當？像西洋浪漫的文學色彩，以及唐朝詩人李白的頹廢色彩，在清代詩人裏是一個也找不出來的。——尤其是所謂「浙東學派」，他們祇知道切切實實研究

一點有用之學，循規蹈矩的做幾件有益之事。他們偶然寫幾句詩，也無非是有韻的道學話；與學問趣味，詩歌天才，相去太遠。這恰恰與袁隨園的話相反：能吟詩詞的，決不屑去做經史學問；做經史學問的人，決做不好詩。這是時代使然，也莫怪我的祖父，莫怪袁子才，莫怪清朝的詩人了。

但詩雖寫得平庸，而詩話却寫得俏皮——這便是我們的隨園先生了。

隨園詩話目錄

第一卷

英雄未遇時無大志	一	尹公知詩	一二
詩在骨	三	小尹吐屬	一三
詩亦有門戶	五	尹公好和韻	一四
用真西山語	六	冢宰見知	一六
落第詩	七	詩人賞虛心	一七
不喜疊韻	九	七古中硬句	一九
一生只傳二句	九	三都賦如類書	一九
詩有禪理	一〇	樂府	二〇
金震方	一一	非淫詩	二二



隨園詩話 目錄

今古音·····	二三	題壁詩·····	三七
韻不拘隻偶·····	二三	王次回詩·····	四〇
平仄借用·····	二三	人忌有假道學氣·····	四一
用意新·····	二六	高夫人詩·····	四二
使事不可太泥·····	二七	腐論·····	四三
大才·····	二七	易三字·····	四三
用成語須有味·····	二八	張勇·····	四四
不喜黃山谷詩·····	二八	何秀才詩·····	四四
東坡惡詩·····	二九	呂生詩·····	四五
詩須立身分·····	三〇	魏允迪·····	四五
胡稚威·····	三二	婦女坐轎詩·····	四六
改詩·····	三七	詠柳詩·····	四七

開口有分寸	四七	萬栢坡	五九
詩成不用一典	四九	姚母詩	六〇
趣欲其真	四九	和韻難	六〇
鄂公詩	四九	來鶴堂詩	六二
學須知不足	五〇	責遺姬	六三
剜肉生瘡之說	五〇	救樹詩	六四
宋人僞作風土記	五五	有深情	六五
善於文過	五六	黃梅時節詩	六六
殺風景語	五七	沈雲蜚	六六
說盡情狀	五八	洪防思有詩才	六七
二語同一風調	五八	金環曲	六九
活人不及死人	五八	燕趙佳人	六九

詠燕女.....七〇

梅定九詩.....七〇

歸娶贈行.....七一

蔣公詩.....七六

送衡詩.....七七

第二卷

王公詩.....一

贈呂驥.....二

藜村訪友.....三

多師.....三

補詩.....四

唐宋人詠柳.....四

詩須有真性情.....五

五律.....五

深微.....六

大通脫.....六

翰林最榮.....八

狀元不必第一名.....八

吳濱詩.....一〇

省精神免拘束.....一

改詩難於作詩.....一二

書巢能詩.....一三

差半個字.....一六

瘴詩	一七	歌姬能詩	二四
唐人詩	一八	幼女和詩	二五
風調相同	一八	傳說不足信	二六
曹綽亭父子	一八	李山甫貌美	二八
陳秀才詩	一九	眼前語	二九
吳荔娘詩	二〇	李尙書	三〇
小孤山詩	二一	詩中藏名姓	三一
周月尊女詩人	二一	尹蔣二公詩	三一
小姑亦嫁彭郎	二二	不卑不亢	三二
行船伐鼓	二三	方望溪才力自薄	三二
文中詩詩中文	二三	轉失之僞	三三
雅集圖	二三	序事詩非正宗	三四

隨園詩話 目錄

六

不可似是而非……………	三四	詩賞翻案……………	四四
三代後無真理學……………	三五	茗溪女子詩……………	四五
學古人……………	三五	女弟子詩……………	四五
弔韓侂胄詩……………	三六	題卽是庵詩……………	四六
頌德及其貌……………	三八	曹六圃詩……………	四七
方公妹詩……………	三八	官官能唱曲……………	四八
吃飯難……………	三八	夢見陳壽……………	四九
不諱過……………	三九	仙人詩……………	五〇
弔尹元孚詩……………	四一	玉亭女史詩……………	五一
文人得功於母教……………	四一	母女二人詩……………	五三
劉儷不喜詩……………	四二	女仙詩……………	五三
鬼神好名……………	四二	楊文叔詩……………	五四

永明新詩	五六
詠物詩須有寄託	五七
張藥齋詩	五九
崔金陵有詩才	六〇
任大椿詩學選體	六一
竹筠女子詩	六一
邵叔巖詩	六二
與鬼聯句	六二
元女求詩	六三
題紫姑神詩	六四
且釜公詩	六五
健警公詩	六七

才人吐屬	六七
劉大山詩	六九
范兆龍詩	七〇

第二卷

才大志小	一
吟詩難事	一
巧值	二
生祭	三
陸夫人詩	六
能動人爲佳詩	七
詆東坡太過	九

富貴詩	一〇	歐永孝論詩	一九
貧士詩	一一	吳公議士	一九
楊花詩	一二	題李白樓詩	二一
暗中用典	一三	應酬詩亦能工	二二
詩以言情	一三	許太夫人詩第一	二二
英公詩	一四	鄂夫人	二三
田進士預兆	一四	遼東三老	二四
詩人有赤子之心	一五	蔽於古不知今	二五
認假爲真	一六	鐵鑿詩	二六
黃蘗洲談詩	一六	吳漢槎詩	二六
許夫人詩	一七	阮亭論詩	二九
賁翟詩	一八	用汾詩	三一

嘲繡姜詩	三二	調狀元貌醜	四三
汪喬年題壁	三四	詩人好名	四三
詩不在多	三四	真讀書人詩	四四
詩不可多改	三五	作詩須才學識	四四
詩須偉而細	三六	詩須講性情	四五
夢中詩	三七	淡江二人詩	四五
徐士林詩	三八	詩境最寬	四五
藥根不賣地詩	三八	詩切姓事	四六
留別地方詩	三九	愛才之報	四八
戀女詩	三九	詠菊	四九
高太夫人詩	四一	當年佳兒	五〇
詩有因緣	四二	虞舜善言詩	五一

隨園詩話 目錄

一〇

銳進者速退	五一	苦吟半生	六二
蔣君詩	五二	賦白牡丹	六三
嚇人詩	五三	胡西垞	六四
水南園詩酒會	五四	芍藥詩	六四
馬氏詩會	五六	青衣詩	六五
徐氏婦詩	五七	附會聖經	六六
學古樂府	五七	宋人好附會名人	六七
杭州詩酒之會	五八	過終在男子	六八
吳好山	五九	不喜四皓	六九
詩可用理語	六〇	不求工於字句間	七〇
不說理真說理	六一	奇詩多清妙	七一
黃布衣詩	六一		

第四卷

作詩各有身分	一	性剛詩柔	一一
揮南田身世	二	端午竹枝	一六
詩用經書成語	四	張豈石詩	一二
題古須出新意	五	詠牡丹	一二
學詩有弊	六	張先生詩	一三
心在一邱	六	黃公愛才	一四
尹公詩識	八	易人所難	一五
提倡後學	九	變體詩	一五
蔣南莊詩	一〇	稅吏不愛書	一六
詩不腐	一〇	鄭所南四言詩	一六
		女心外向	一七
		詠秦良玉	一八

隨園詩話 目錄

僧稱郎	二〇	王藻詩	二八
錢註杜詩太附會	二〇	學士船	二九
似易實難	二二	嘲小脚詩	三一
陳公詩	二二	張女詩	三一
讀書是前世事	二三	伶人劉三	三三
作詩貴曲	二四	伶人許雲亭	三五
詩曲	二四	嘲李公詩	三六
詩不可有鄉氣	二五	詩宜厚宜薄	三六
宋女詩	二五	似烟非烟	三七
四鴻詞詩	二六	朋朋二字同韻	三七
花園詩	二七	李涓賈馬	三八
嘲和尚詩	二七	學人之詩	三八

詩註出處吾人所無·····	三九	一字師·····	五一
王相國救惲南田·····	四〇	落第詩·····	五二
一門女詩人·····	四一	方節婦詩·····	五三
趙夫人詩·····	四二	寧作子都妾·····	五四
風吹女子六千里外·····	四二	思澀手滑·····	五六
阮亭詩取悅中人·····	四四	功須自來·····	五六
詩調有定而無定·····	四五	五十歲老處女·····	五七
詠鶴詩·····	四六	金江聲詩·····	五八
詩須幼年學習·····	四七	張學林詩·····	五八
古詩無偏愛·····	四七	詩人三布衣·····	五九
唐氏詩會·····	四八	月波·····	六〇
龔雲若·····	五〇	汪氏詩·····	六〇

李公敬讀書人.....	六一	南邦黎獻集.....	三
整碎不同死落不同.....	六二	詩人傲骨.....	四
搶姜詩.....	六三	黃生詩.....	五
嘲李公.....	六三	曾南村好吟詩.....	六
似知非知.....	六四	薛醫士詩.....	七
儲氏二詩人.....	六五	張公詩.....	九
心穀詩集.....	六六	看花詩.....	一〇
蓮塘論詩.....	六八	許爍詩.....	一〇
第五卷			
兩弟船詩.....	一一	程娘子.....	一二
隨園詩會.....	一一	嚴秀才詩.....	一三
		四鄉主人.....	一三
		穴居詩.....	一五

二詩相似	一五	有天籟詩	二五
盲女詩	一六	趙秋谷詩	二六
小全園詩酒會	一七	祝太史詩	二六
哭父不當作詩題	一八	詠古詩須使讀者知寄託之意	二七
兩太史詩	一九	說盡世情	二七
苦吟	二〇	不可借詩賣弄	二八
着力閒處	二〇	好惡拂人	二九
得唐人風味	二一	高南阜詩	二九
詩境高淡	二二	以不怪爲怪	三〇
符會詩	二二	女郎詩	三一
悔分恩仇	二三	詩氣通病	三一
三押長字	二四	和春草詩	三一

隨園詩話 目錄

一六

迎體詩變時·····	三四	徐相公詩·····	四六
詩不可拘一派·····	三四	夫婦能詩·····	四七
古來各有祖述·····	三五	詩家活對·····	四八
詩宜大巧之樸·····	三六	揚州俗富·····	四九
牡丹詩最難·····	三六	陳見復詩·····	四九
詩以比興爲佳·····	三七	女詩人孟鈿·····	五一
詩媒·····	三八	有篇無句詩·····	五二
三種竹枝詞·····	三九	西林論詩·····	五二
虹橋竹枝·····	四三	西林箚語詩·····	五三
大將軍詩·····	四四	學詩須暗偷其意·····	五四
兄弟兩詩人·····	四四	宋人反白香山詩意·····	五四
夫人送行詩·····	四五	女詩人早死·····	五六

前輩方巖	五六	劉公詩	六三
詠佛手	五七	胸襟太陋	六四
愛讀苦無書有書無暇讀	五八	善藏其短	六五
詠齋何	五八	聽說解詩	六六
朱子佳句	五九	白文其陋	六六
老年詩	五九	西施影	六七
詩與行爲相反	六〇	不必強作詩	六七
愛買書	六一	作詩不可泥古法	六七
不知有嚴有翼	六一	小說不可入詩	六七
用事愈多愈難	六一	詩須有音韻	六八
學溫李不得謂下流	六二	太史自誇詩拙樸	六八
人專必佳	六三		

第六卷

荆公恰有佳句	一	王次岳詩	八
沈朗改詩經	一	孟廟詩	八
不轉韻	二	金裘陞沉	九
篤什	二	百里不同音	一〇
不可解	三	用韻積習	一二
朱儒應聲蟲	四	朱青雷工詩畫	一三
隙密山詩	四	楊公子詩	一四
雨詩	六	寒士詩	一五
鄭王臣詩	六	詩識	一六
徐溥詩	七	名帖贈死友	一七
		盧公子落魄上詩	一八
		用巧用典	一九

范王秀才詩癖	一九	無名氏	二九
蘇詩	二〇	新婚詩	三〇
詩情愈痴愈妙	二〇	妓女詩	三一
學韓詩	二一	盛公何句最佳	三一
詩架子	二一	白頭公詩	三三
哭朱詩	二二	題小照	三三
走狗	二二	不可開卷便見	三四
詩人二樹	二三	言情難	三五
臨終求序	二四	葉小鸞	三五
張直亭詩	二七	杭州人求摘句	三七
硯詩	二八	文章不可徒工於外	三八
詩律傷嚴	二九	司空表聖論詩	三九

隨園詩話 目錄

笑好用典者	三九	女弟子詩	四九
選好韻	四〇	買書歌	五〇
不用生典	四一	季又川	五一
搜之無窮	四二	夢中神合	五一
送尹公詩	四四	張墜	五二
面面全	四四	調蒼生	五二
懷古詩	四五	武將能詩	五三
徐媛詩	四六	唐公	五四
道歎詩	四六	白鳥詩	五五
古詩選	四七	舊句時時改	五五
五戒	四八	王荊公繪榑造作	五五
心折袁蔣	四八	僕人喜見隨園	五六

奎祖望	五七	戲尹公詩	六七
山西一人山東一人	五八	平山堂詩	六七
李明府	六〇	詩畫	六八
閻秀	六〇	王逢心	六八
林邦基妻	六一	夢中	七〇
詩分唐宋	六一	曲沃詩人	七〇
引泉詩	六一	金長儒	七一
不拘字義	六三	詠綠梅	七一
時文審詩	六三	歸娶	七二
黃牡丹詩	六四	惠天牧	七三
謝生詩	六五	作客詩	七四
和尚能詩	六六	石隱堂	七四

曉堂佳句·····	七五	酒詩·····	八二
張五典·····	七六	陶姬·····	八二
方夫人·····	七六	名妓·····	八三
賈王導·····	七七	過虎邱·····	八四
曹操不喜夸字些字·····	七八	不喜說在官事迹·····	八五
揚州女子·····	七八	第七卷	
行肆之物享大賓·····	七九	註毛詩·····	一
陳氏詩·····	七九	屈膝詩·····	二
張氏詩·····	八〇	舒城任好吟詠·····	二
鄧英堂妻·····	八〇	李晴江·····	三
王太守·····	八一	方求義·····	四
風箏美人·····	八二		

妻女無嫌	五	不如宋人	一七
元人詩	六	通天文不祥	一八
漁洲居士	七	求平正	一九
如吾意所欲出	七	不可以有我	一九
性之所近	八	現前指點	二〇
長洲女子	九	來人詩	二〇
紅袖添香	一〇	精文選理	二〇
小谷	一一	常州文人	二一
芙蓉詩	一二	清才多奇才少	二四
不喜平熟	一三	散振圖	二五
聽雨	一五	奔放之病	二六
尖叉韻	一六	唐宋人句	二八

隨園詩話 目錄

二四

吳中詩人……………	二九	耳食之論……………	三七
無心相同……………	二九	成就文人非偶然……………	三八
四押無字……………	三〇	陳布衣……………	三九
七夕……………	三一	明季名妓……………	四〇
詩性……………	三二	樂府多不可解……………	四二
古辭……………	三三	聯句……………	四二
選詩……………	三四	集句……………	四三
西崑體……………	三四	詩文集……………	四三
不必爭唐宋……………	三五	從香爐悟詩理……………	四五
六書……………	三五	哭鄂公詩……………	四五
三百篇不著姓名……………	三六	無題詩……………	四六
短章才不短……………	三七	詩籤……………	四七

羽繳寄詩·····	四七	月詩·····	五五
七一六一·····	四八	妓乞詩·····	五七
李松圃詩·····	四九	調納寵·····	五八
陳把總詩·····	四九	巧對·····	五九
珠娘·····	五〇	詩難真·····	五九
名從其志·····	五〇	用典·····	六〇
吳中閩秀·····	五〇	描詩·····	六一
頌揚不如規勸·····	五一	百物願用·····	六二
小照·····	五一	門面語·····	六二
作詩必此詩·····	五二	鍾李佳句·····	六三
古刺水·····	五三	別友詩·····	六三
雨過天青·····	五四	瀟灑·····	六四

陳詩	六四	被人先說	七二
白頭鳥	六四	宋詩紀事	七三
多巖	六五	論詩不當區分唐宋	七四
詠蘭	六五	自嘲	七五
孫容克	六五	女兒情態	七五
方問亭	六六	詠小女詩	七六
得見前輩甚少	六八	東坡	七六
敬亭	六九	離別詩	七七
陳亦園	六九	老僧常談	七八
詩占身分	七〇	漂陽相公	七八
齊次風	七〇	春日即事	七九
馬觀察風骨	七一	不喜杜少陵秋興詩	八〇

古風須學四家……………八一

押韻……………八一

青衣……………八一

童歌點點……………八二

竹枝詞……………八三

荷花生日……………八三

第八卷

諷世詩……………一

詩話作而詩亡……………一

陳以隱詩……………二

莫遣孫兒餓我兒……………三

詩識從古有之……………三

汪蓋雲詩……………四

何在田詩……………五

作序只託隨園……………六

汪劍潭詩……………六

魚門哭董東亭……………七

徐椒林詩……………七

託不得四書五經……………七

甥詩有放翁風味……………八

立馬蒼下索詩……………八

鍾太夫人詩……………一〇

求退難……………一一

隨園詩話 目錄

二八

尹文端公愛才·····	一一	前輩有虛心·····	一九
李師中覺愛卿·····	一一	唐人詩多深刻·····	二〇
吟隨園·····	一二	將詩比畫·····	二〇
詠史詩·····	一三	萬程二人詩·····	二一
馬宛斯詩·····	一四	相同的佳句·····	二二
未入門·····	一四	二李詩·····	二二
沈陳二人詩·····	一五	詩僧難得·····	二二
詩須雖新似舊·····	一五	邵太守詩·····	二四
吳魯二人題壁詩·····	一六	任太守詩·····	二四
落第詩·····	一六	傅玉篋遊西湖詩·····	二五
吟風·····	一七	春臺有妾能詩·····	二五
題遺失詩冊·····	一八	天之將降大任·····	二五

戲村學究·····	二七	詩人少達而多窮·····	三五
贊妻詩·····	二七	高趙二人詩·····	三六
調得一城泥·····	二八	學詩文者當以博覽爲工·····	三六
慶兩峯詩·····	二八	王賈二人詩·····	三七
可笑的對聯·····	二九	留別詩·····	三七
詩人之遭際有幸有不幸·····	三〇	調戲詩·····	三九
詩人幼時亦嘗逃學·····	三一	時文之學深則害於詩·····	四〇
染齋亦無傷於雅士·····	三一	黃陶菴詩有風情·····	四〇
黃石牧自忘其老·····	三一	邵無恙詩·····	四一
唐堂詩集·····	三三	寒夜曲·····	四二
踏搖娘知文墨·····	三四	嘲賈國臣·····	四二
程蔚亭閨詞·····	三四	哭諸邦協·····	四三

隨園詩話 目錄

詩有畫意	四四	吹毛之論	五二
持詩之正	四四	儲何二人詩	五四
才女荏華詩	四五	何南園詩	五五
山陰吼山	四五	隋煬帝虛心	五五
工對	四六	耗心力損年壽	五五
永用五禮賢愛士	四七	筆情超脫	五六
詩用意要精深下語要平淡	四七	有道氣	五七
沈方舟詩	四八	尹陳二公交情好	五八
柯錦機詩	四九	俚歌	五九
楊誠齋天才清妙	五〇	詩人愛管閒事	五九
王弇州詩似子瞻	五〇	王次山妻能詩	六〇
詩要相題行事	五一	詩交	六〇

詩人異數	六三	詩的真偽不及偽	七五
囚老得官	六三	指使有人	七五
納交之道	六六	王午堂詩集	七八
亮儕先生抱負不凡	六八	對聯	七八
意味深長的詩	六九	詠雪獅	七八
許太監愛文士	六九	性情與詩境	七九
中唐佳境	七一	戲詩	七九
邵君詩	七二	使不得	八〇
詩有寄託	七二	題松詩	八〇
姚方伯詩	七三	第九卷	
和而不同	七四	朱草衣詩	八一
滿面詩書之氣	七四		

隨園詩話 目錄

三二

先得我心	二	田園雜興	二二
潘進士詩	三	詩人唱和	一三
詩轉韻方法	四	史先生詩	一五
楊子安詩	五	深婉有味	一六
車靜研詩	六	詩有奇氣	一六
服隨園	六	都有所本	一七
分明大謝	七	閨秀詩	一八
李竹門詩	九	馬湘蘭墓	一八
上塚歌	九	徐天石詩	二〇
今之鄭當時	一〇	沈許二人詩	二一
姚沈二人詩	一〇	王太守詩	二二
覓月有悟	一二	典雅出色	二二

巧妻常伴拙夫眠·····	二四	戲人無酒德·····	三七
念家·····	二四	局面太小·····	三八
畫出一個尹无長·····	二五	感觸成讖·····	三九
他生無愁·····	二五	誤字之意·····	三九
詩能靈威·····	二五	劉宋陳三人詩·····	四〇
得子詩·····	二六	自命不凡·····	四一
題扇·····	二六	南臯生詩·····	四二
爲妓求情·····	二九	詩意耐想·····	四二
笑倒老瞞·····	三三	來得去得存得·····	四三
江陽可通·····	三四	天分高心必虛·····	四三
押韻·····	三六	父子二人詩·····	四四
國風有不可學者·····	三七	尹似村詩·····	四六

隨園詩話 目錄

落筆新穎·····	四七	詞曲尖巧·····	五七
曹廷樞詩·····	四七	新年百詠·····	五九
詠西湖·····	四八	世風不古·····	五九
口頭俗句皆有出處·····	四八	棄之可惜·····	六〇
詠祭·····	五〇	天語成讖·····	六二
金娘詩·····	五〇	名之累·····	六三
沈大成多聞博學·····	五一	詩人并不一定能吟詩·····	六四
花甲重周·····	五一	孔先生詩·····	六五
離蚊詩·····	五二	張鵬翀詩·····	六五
王平圃詩·····	五四	木瓜呀布·····	六七
護落花·····	五五	無字家信·····	六九
天然佳耦·····	五六	謝滄澗詩·····	六九

王載揚吟詩以對仗爲工	七〇	李先生詩	七九
鄭板橋大哭	七一	聲應氣求	八〇
飲酒如長鯨吸海	七一	曹荔惟詩	八〇
詠海棠	七二	得一詩人矣	八一
靜中妙境	七二	調同而各妙	八二
周明先佳句	七三	彭湘南詩	八三
隱者詩	七三	拙速不如巧遲	八三
杭州多高士	七四	送別詩	八五
實獲我心	七五	同飲隨園	八六
名士題壁	七五	棕亭詩	八七
庚詞謎語了無餘味	七六	客情與別情	八八
詩意相似	七九	押扉字	八九

隨園詩話 目錄

何南園詩……………八九

詩的音節清脆由天性使然……………八九

吳魯齋詩……………九〇

一往情深……………九〇

第十卷

元理小秀才詩……………一

詠齋……………二

菊花月月有……………三

愛其才而縱之狎遊……………四

夏寶傳有俠氣……………五

顧祿百詩……………六

夢登清涼山……………七

白香山作壯語……………七

何東甫詩……………八

詩詞經史不可偏廢……………九

輓涂爽亭……………九

移居詩……………一〇

王金英性孤冷而工詩……………一〇

詩中有畫……………一一

抑何暗合耶……………一一

茅布衣詩……………一二

王進士詩工遊覽……………一三

有古樂府遺音……………一三

金江聲詩	一四
食馬留肝	一五
人傳不在位	一六
一時感觸竟成天籟	一六
碧梧夫人工七古	一六
楚楚自憐	一一
瑤英女士詩	一一
怕作詩耶	一三
周青原有風趣	一四
爲妓闢說	一五
沈均安留別邑人	一六
此卽晚唐人	一七

秦淮偶興	二八
以押詩韻而衡人自不失	二八
趙文哲詩筆最健	二九
親切而有味	三二
舅甥二人詩	三二
三妹遇人不淑	三五
四妹靜宜詩	三七
堂妹秋卿不祥之言	三七
低頭思故鄉	三九
情景活現	四〇
隨園賞花	四一
調江北村婦	四一

隨園詩話 目錄

方姚二人詩·····	四二	高文端公愛才·····	五〇
趙仁甫公愛時文·····	四二	周太史和詩清真綿麗·····	五〇
鄒學士愛貓·····	四三	分他一斗·····	五二
薛寧庭詩·····	四四	史先生詩·····	五二
詩之流傳藉其所居之位分·····	四五	黃山詩·····	五三
程南耕以筆代口·····	四五	方大章詩頗有奇氣·····	五三
登湖樓·····	四六	弔馬·····	五四
姊夫王貢甫詩·····	四七	古人有時不可有有時不可無·····	五五
二枚·····	四七	張宏勛終不一第·····	五五
途中紀事·····	四八	汪蘭圃爲貧所累·····	五六
遙同者遙和也·····	四八	鑿節稱賞·····	五六
題騎驢圖·····	四九	楊國霖傲兀不羈·····	五七

恍若前生……………	五八	風情之舉不宜于老……………	六九
送別詩……………	五九	寶獲我心……………	六九
父子皆奇士……………	六一	丁田樹先生詩……………	七〇
重見老成眉宇……………	六一	王氏詩……………	七一
果有賈張風味……………	六三	替新婦催妝……………	七一
袁鏡伊爲官廉正……………	六四	言情之作……………	七二
上天下大才子某……………	六四	一用毛詩一用北史……………	七四
吳世賢詩筆清麗……………	六五	二村……………	七六
不遠千里而來……………	六六	獨寫性靈……………	七六
竟成永訣……………	六六	風流自賞……………	七七
李時乘詩……………	六七	詩才清妙……………	七八
侯君長于古風……………	六八	曹秀才詩……………	七九

劉耕田詩勝于文……………八〇

薛皆三詩……………八一

龔秀才詩……………八一

清臈可喜……………八二

題抱鐙圖……………八三

非深于游山者不能言……………八四

用筆庸行……………八五

第十一卷

訓詞深厚……………一

清微淡遠之音……………五

升沉聚散音塵若夢……………八

未嘗一日釋書不觀……………一一

有才還要命……………一一

上凌七子下接黃門……………一六

得中唐神味……………一八

清臈絕塵……………一九

張映山詩……………二〇

不衣自暖……………二一

憶舊……………二二

哭方行之……………二二

隱僻之典看詩文者不可不知……………二二

工力悉敵……………二四

宋人絕句……………二四

不作頌揚泛語	二九
向道之心不勇	三〇
文字之緣比骨肉妻子尤爲真切	三二
和尙應酬忙	三三
氣力不足	三三
戲不屑仕宦而家甚富者	三四
巧湊之專	三五
對聯	三七
竹林寺題壁	三七
何不恭之有	三八
上賜詩對	三八
自啖其瀾	三九

少年未易才	四〇
佳好的詞	四一
不覺魂消	四三
已爲江東小吏所得	四八
士女如雲	四九
沈季堂詩	五〇
疑爲神工	五一
三押年字俱妙	五二
未嘗不自喜	五三
以王嬙見戲	五四
神工鬼斧	五四
上元燈詞	五五

隨園詩話 目錄

詩筆清新……………五六

老瞞在九原爲之汗耳……………五七

張居士立身端謹……………五九

吐氣如虹……………五九

第十二卷

妙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一

一經說出便妙……………一

兒童老嫗都能領略……………二

詩獨風騷……………三

無心之雷同……………四

詩筆絕佳……………五

諒世……………五

醒世……………六

長白女史詩……………六

夢……………七

陳淑旂詩……………八

知己之感……………八

極有見解……………九

湯楊二人詩……………一

詠釣臺……………一

題畫詩最妙者……………二

研露老人詩……………二

西湖詩……………三

非個中人不解·····	一三
到死無一筆·····	一四
用事清切·····	一四
數也·····	一五
詩可以興·····	一五
真學者之言·····	一六
王太守母夫人詩·····	一七
龔立夫詩·····	一七
前輩之愛才如此·····	一八
較勝有目者·····	一八
饒有唐音·····	一九
詩才清妙·····	一九

隨園詩話 目錄

陶西圃詩·····	二〇
曾南村詩·····	二二
楊清恪公詩才清妙·····	二三
羹文達公詩(一)·····	二三
(一)·····	二五
其信然歟·····	二六
措詞之切·····	二八
聲音不同·····	二九
爽然若失·····	二九
唐人不以爲嫌·····	三〇
署門·····	三〇
成衛宗詩·····	三一

隨園詩話 目錄

四四

詩識	三二	俱當錄之座右	四二
姑通文史	三二	佳句	四三
先輩之愛才如此	三四	青樓	四三
似是而非之語	三五	桑梓	四四
措辭雋雅	三六	初無意見	四四
二語險絕	三七	黃魯直爲益公題跋所譏	四五
知己之恩	三八	竟不曾見過通志	四五
已得子矣	三九	棋喻	四六
恰有意義	三九	詠菊	四六
治平及世亂時詩	四一	可觀易可讀難	四七
老舉人	四一	願秀才詩	四七
尙有風趣	四一	正與此意相反	四八

風情獨絕·····	四九	俚語·····	五八
十字概太白生平·····	五〇	弔脫脫丞相·····	五九
俱有東坡風味·····	五〇	楊郭二人詩·····	六〇
父子推讓·····	五一	耿湘門題壁·····	六〇
寫眼前驚悸情景最真·····	五二	詠梅·····	六〇
善寫風水之險者·····	五三	清妙之作·····	六一
不識張秀才·····	五四	言者心之聲·····	六四
孫傳曾詩·····	五四	重赴泮宮詩·····	六四
起句結句之妙者·····	五五	得時文之力·····	六六
陸夢熊詩·····	五五	虞氏兄弟·····	六七
讀詩更應讀史·····	五六	雅有仙意·····	六八
雅謔·····	五七	言語不通·····	六八

坐筵之禮……………六九

雁宕觀音洞……………七〇

佳句……………七〇

名不符實……………七一

關廟中公卿題句……………七一

揭煉師能詩……………七二

第十三卷

幽光集……………一

詩興不衰……………四

運用恰新……………五

俱有風味……………六

章秀才詩……………七

目空一世……………八

徐柱臣詩……………一〇

不知人間事……………一一

瘦硬自喜……………一三

心心相印……………一四

詩筆清麗……………一八

好作無題詩……………二七

有君子風度……………二七

捉小門生……………二八

天道難知……………三〇

詩似放翁……………三一

一見傾心	三二	典雅處不可磨滅	四五
張表姪詩	三二	朱竹巖詩	四六
少認世間無數爺娘	三三	詩學七子	四七
布衣雲遊	三四	論詩要少知考據	四八
有美人之稱	三五	半個詩人	四九
遺韻難	三六	洪進士詩	四九
不入平淺一流	三七	曲終奏雅	五〇
詩有新意	三八	程夢湘有詩才	五〇
張日恆詩	三九	獨近劍南	五二
宋明府詩(一)	四〇	不同凡響	五二
(二)	四三	名士半從幕府出	五三
新甥詩	四四	身長不滿四尺	五四

獨工五言	五五	空青	六二
王娥園先生詩	五六	白生歌	六三
劉企山有清才	五六	老江豆詩	六三
骯髒不羈	五七	詩骨清	六五
呂觀察詩	五七	拜而謝	六五
有勿遽之色	五八	詠險峻山川不宜近體	六六
爲之狂喜	五八	正喻夾寫之詩	六七
詩識	五九	鄭太守詩	六七
黔中風景	六〇	實獲我心	六八
唐人詩中往往用方言	六〇	公卿佳話	六九
破瓜	六一	爲之解頤	七二
弔明季楊左二公詩	六二	徐園高會	七三

梁太史詩	七三
不可當面錯過隨園	七四
江蔗畦詩	七五
和春寒詩	七五
古之人歟	七六
茅秀才詩	七六
似偷兒詩	七七
題路上去思碑	七七
落難秀才	七七
押來字	七八
通首唐音	七八
讀書如吃飯	七九

隨園詩話 目錄

詩文妙處全在於空	八〇
送人納妾	八一
劉素素詩	八一
袁保侯詩	八一
淡而有味	八一
姜太公在此	八二
蔣戟門善製豆腐	八二
鄒薰詩	八三
方咸亨論畫	八四
士大夫之樂	八五

第十四卷

隨園詩話 目錄

五〇

有才女子	一	題臚唱圖	一〇
選家七病	二	有劍南風味	一二
題相思鳥	四	呂樹村詩	一三
馮康齋詩	四	嘲人詩	一四
張月樞先生詩	四	莫愁乃古男子	一四
僕絕不言	五	奇士	一五
詠史有三體	六	一家能詩	一六
抱硯以寢	六	將錯就錯	一八
有幸有不幸	七	弄巧反成拙	一八
詠兕觥	八	張廷枚詩	一九
少年好學	九	詠始皇	一九
可謂孝矣	九	縊鬼詩	二〇

鮑步江詩	二一	可謂情深	二八
善言兒女之情	二二	錢竹初詩	二八
句同而意不同	二二	懷古詩	二九
對句	二三	一片性靈不可磨滅	三一
宛然在目	二三	沈太史詩	三一
余爲擊節	二四	詠夢	三一
相慕垂三十年	二四	韓李二人詩	三一
謝太守詩	二五	彭芝亭先生詩	三三
立言之妙	二六	凡詩帶榮蕙之氣其人必非良士	三三
譏刺語要用比興體	二七	詠雪佳句	三四
如得導師	二七	遊山詩實寫得出	三四
不愧此言	二七	初學詩當先學古風	三六

均有天趣·····	三八	詠秋海棠·····	五〇
好名·····	三八	詩識·····	五一
入人心脾·····	三九	皆同此意·····	五一
琵琶記宋時已有·····	三九	妄加一剛字·····	五一
作詩要能遲·····	四〇	拜服拜服·····	五一
黃莘田詩·····	四二	有孟郊風味·····	五三
不如才鬼山魃·····	四二	有佛意·····	五三
詩是人的精神·····	四七	應秀才詩·····	五四
勸人知足·····	四七	謝梅岑道人追送香茶·····	五四
高文良公詩·····	四八	詩文帶富貴氣者未嘗不佳·····	五五
望海詩·····	四九	我獨頭低·····	五五
可兒可兒·····	五〇	有羚羊掛角之意·····	五七

經見在都文名之盛	五七	可以與可以觀	七一
幽艷而有鬼氣	五八	慈觀義山詩	七三
顧李二人無名士習氣	五九	不著人間烟火	七三
相題行事	六〇	龍雨樵洵風塵中一奇士	七五
黃鶴樓無佳對	六一	侯中狀元	七五
無端而契合	六二	有李鄴侯晏元獻之風	七七
詩以進一步爲佳	六三	銜之刺骨	七八
能無作乎	六三	意思蕭散	七八
梅田女史詩	六五	真能道人子之心	七九
和哭鳳齡詩	六五	吉光片羽	七九
鳳齡曲	六七	女弟子孫雲鶴詩	八〇
終身不能忘	七二	讀之有餘味	八一

第十五卷

元相運昌宮詞	一	介壽必生日	七
勾欄考	一	萱草比妓	七
荷包與荷囊	二	泮宮	八
羊車楚歌	二	八座	八
鹽樂	三	老泉	九
龍鍾	四	花且并非伶人女妝之稱	九
竟以四月爲清和	四	櫛星門	一〇
廣文館	五	行李	一一
金馬玉堂	五	結髮斂衽	一一
以櫻爲鶯	六	題目	一二
		馬南寶	一二
		李儲二人詩	一三

留取一半	一三	不成文理	二三
自命英雄	一四	三伏四遊	二三
西林相公詩	一五	試帖	二四
無意相同	一五	擬題	二四
反切之學始於漢末	一六	黃崇嘏並非女狀元	二五
關門閉戶掩柴扉	一六	兩個退之	二五
張鷟乘槎	一八	催妝	二六
杞梁妻哭倒長城	一九	新婦入門弗令履地	二七
未爲無因	二〇	拜堂	二七
事甚博雅	二一	詩能令人笑者必佳	二七
曾子固未嘗不能詩	二一	真得妙	二八
洽長通鳥語	二二	陰氣襲人	二八

詩有聽來甚雅恰行不得者……………	二九	唐人以爭取新進士衣裳爲吉利……………	三五
鄧曲……………	二九	考試士子……………	三六
訛解……………	三〇	廣陵散……………	三七
雁塔題名……………	三〇	一桶水傾來倒去還是此一桶水……………	三八
以訛傳訛……………	三一	格調相同……………	三九
誤菜花爲菊……………	三一	全憑天分……………	四〇
高足本以名馬……………	三一	士大夫之習氣……………	四〇
上頭……………	三三	吹竹彈絲之樂……………	四一
昭陽……………	三三	詩不可以木……………	四三
泰山並非中幹發脈……………	三四	不可不會必獨遠……………	四三
五馬……………	三四	聲色不動……………	四四
小史……………	三五	三押人字……………	四五

高喬二人詩	四五	望若天人	五五
自命不凡	四六	未爲無因	五六
王夢樓贈別詩	四七	沿襲	五七
硬詩	四八	雋語	五七
天憐自憐	四八	林鐵齋詩	五七
詠楊妃	四九	亂仙詩	五八
可爲用典著法	五〇	畢意是詩人	五八
足以解頤	五〇	用典切而雅	五九
賦月華	五二	三整三擊	六〇
九歲卽能救父命	五三		
天闕眼	五四		
詩要含兩層意	五五		

第十六卷

論詩應只論工拙不論朝代

深得大體	二	讀之而不能令人興者非佳詩	一三
眼前事總被才人說過	四	黃仲則懷隨園詩	一四
風致嫣然	五	小姑嫁彭郎	一四
著述太多轉自累	五	不問蒼生問鬼神	一四
殊有古趣	六	可與雪芹公子前後輝映	一五
頗近禪理	七	張蔣二人詩	一六
詠月	七	一氣呵成	一八
擬人不倫	八	兩意相同	二〇
詩恰清婉	九	詩筆蒼老	二二
文士筆墨	一〇	有風趣	二二
阮紫坪題子忠肅公墓	一〇	頗近禪悟	二三
風秀可誦	一二	進退兩難	二四

巧合·····	二五	詩才敏捷(一)·····	三五
借人詠藥·····	二六	獄中詩·····	三六
夢登泰山飲酒·····	二六	(二)·····	三七
皆有逸氣·····	二七	夢遊金碧樓台·····	三八
殊爲確切·····	二八	奇事·····	三九
大胥小胥·····	二九	有唐晉·····	三九
詩筆清超·····	三〇	詩識·····	四一
和若春風廉如秋月·····	三一	逃入考据之學·····	四一
李太守胆大於身·····	三二	投贈佳句·····	四二
杜書吏之影射·····	三三	非隨園不能爲之師·····	四二
不肯爲朱考亭折腰·····	三四	西樓傳奇·····	四四
王盧二人詩·····	三四	鈕牧村僮僕不羈·····	四五

美人之尤可以養目·····	四六	通首唐音·····	五六
清遠絕塵·····	四七	讀之令人欲笑·····	五七
心術不端·····	四八	收帆須在順風時·····	五八
賦古別離·····	四九	蔣周二入詞曲·····	六〇
實情實事·····	四九	奇士·····	六一
真豪傑之士·····	四九	康熙間山左多名臣·····	六三
呂嶧亭詩·····	五一	李太守詩·····	六五
清麗可愛·····	五二		
張朝魁年八十三尙工書·····	五三		
吳秀才詩·····	五四		
晉節清蒼·····	五五		
方秀才東修甚雅·····	五六		

隨園詩話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一卷

英雄未遇時無大志

古英雄未遇時，都無大志；非止鄧禹、希文學、馬武、望督郵也。晉文公有妻有馬，不肯去齊。光武貧時與李通、訟逋租於嚴尤，尤奇而目之。光武歸，謂李通曰：「嚴公寧目君耶？」窺其意，以得嚴君一盼爲榮。韓蘄王爲小卒時，相士言其日後封王，韓大怒，以爲侮己，奮拳毆之；都是一般見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攬鏡人將老，開門草未生！」詠懷云：「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時詩也。玩其詞，若不料此後之出將入相者。

及其爲七省經略，在金中丞席上云：「問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誰爲濟世才？」

「登甲秀樓絕句」云：「炊烟卓午散輕絲，十萬人家飯熟時；問訊何年招濟火斜陽滿樹武鄉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與未得志時，氣象迥異。張桐城相公，則自翰林至作首相，詩皆一格。最清妙者：「柳陰春水曲，花外暮山多。」「葉底花開人不見，一雙蝴蝶已先知。」「臨水種花知有意，一枝化作兩枝看。」扈蹕云：「誰憐七十龍鍾叟，騎馬踏冰星滿天。」和皇上風箏云：「九霄日近增華色，四野風多仗寶繩。」押繩字韻。寄託遙深。

鄧禹馬武——

後漢時候，高密侯鄧禹，大將軍馬武，陪皇帝吃酒。皇帝問：「諸位倘然做不到這樣大的官，自己希望做到怎樣的官？」鄧禹說道：「我年輕時候愛研究學問，希望做一個文學博士。」馬武說道：「我氣力很大，可以望做一個捉強盜的督郵。」這故事記在後漢書馬武傳裏。

晉文公不肯去齊——左傳裏記着：晉國公子重耳，逃難到齊國，齊桓公拿女兒送給

他做妻子，又送他拉二十輛車子的馬。重耳心中快樂，便不想再到別國去游歷了。後來桓公的女兒和重耳身邊的人商量停妥，把酒灌醉了重耳，拖他上車，送他上路。後來重耳做了晉國諸侯，死後稱文公。嚴公奪目君耶——後漢光武皇帝，在不得意的時候，替春陵侯家中爲討租錢的事體，到地方官嚴尤案下去打官司，當時有一個名朱福的，也替他舅父爲討租錢來打官司。嚴尤看光武面貌出衆，便專對光武帝說話，不睬那朱福。光武帝覺得十分榮耀，出衙門的時候，很得意的對朱福說：「那嚴老爺難道肯看你一眼嗎？」（譯作文話，便是說：「嚴公奪目君耶！」）這是說人在不得意的時候，往往器量很小。卓午——卓，是直；到了午時，太陽光線便直了，所以卓午便是說正午時的意思。李白詩有一句：「頭戴笠子正卓午。」濟火——濟火，是人名。蜀漢時候，在牂牁地方，聽得諸葛亮出兵去征服南蠻，他便搜集糧草，開通道路，去迎接軍隊。後來居然幫助諸葛亮打平南蠻，活捉蠻王孟獲。諸葛亮封他做羅甸國王。武鄉祠——蜀漢丞相諸葛亮，封武鄉侯。死後立祠堂在四川錦官地方。

詩在骨

隨園詩話 第一卷

楊誠齋曰：「從來天分低拙之人，好談格調，而不解風趣。何也？格調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風趣專寫性靈，非天才不辦。」余深愛其言，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事，誰爲之格？誰爲之律？而今之談格調者，能出其範圍否？况禹皋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格豈有一定哉？許渾云：「吟詩好似成仙骨，骨裏無詩莫浪吟。」詩在骨，不在格也。

楊誠齋——宋朝時候的學者楊萬里，他書房的匾額上寫「誠齋」兩字。後人稱他爲誠齋先生。三百篇——詩經別名又稱「三百篇」。實在全書有三百多篇，因爲論語裏有「詩三百」一句，所以後人便稱他爲三百篇。國風雅頌——詩經裏的詩，根據他的性質，分做三種：一，是國風。是從十五國民間採來的詩，從詩的文字上面，可以看出各國不同的人情風俗。二，是雅。是當時諸侯官員或是讀書人寫的詩，文字比較高雅一點，所以稱做雅。三，是頌。大都是

用在宴會或祭祀時候的詩，文字裏有歌功頌德的意思，所以稱做頌。

詩亦有門戶

前明門戶之習，不止朝廷也，於詩亦然。當其盛時，高楊，張徐，各自成家，毫無門戶；一傳而爲「七子」，再傳而爲「鍾譚」，爲「公安」，又再傳而爲「虞山」，一率皆攻排詆呵，自樹一幟，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處，各有乖謬處，總要平心靜氣，存其是而去其非。試思七子鍾譚，若無當日之盛名，則虞山選列朝詩時，方將搜索於荒村寂寞之鄉，得半句片言，以傳其人矣。敵必當王，射先中馬，皆好名者之累也。

高楊張徐——高，是高啓；楊，是楊基；張，是張羽；徐，是徐賁。這四位都是明朝初年的詩人，當時稱爲「明初四子」七子——七子，是說明弘治年間有善於寫詩文的七個人，便是李夢陽。

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當時稱做「七才子」。後來又把這七人稱做「前七子」。把後來嘉靖年間寫好詩好文的李攀龍，謝榛，吳維岳，王世貞，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七人稱做「後七子」。後七子的文學，主張復古，不讀唐朝以後的書，多讀秦漢時候的書。鍾譚——明詩人鍾敬伯，名惺，和他的同鄉譚元春，都寫得好詩。當時人把鍾譚二人連起來稱呼。他們的詩，主張幽深孤峭一派，稱爲「竟陵體」。公安——明朝的「公安詩派」，主張用清新輕快的筆法。這一派的首領袁宏道，哥哥宗道，弟弟中道，是公安地方人，所以稱爲「公安體」。虞山——虞山，是說明末詩人錢牧齋名謙益，他是江蘇常熟縣人，縣城裏有一座虞山，所以後人便把虞山二字當做錢的別號。錢原做明朝的禮部尙書，後投降清朝做禮部右侍郎。他的詩學蘇東坡陸放翁一派，反對明朝的李何王袁鍾譚一派詩人，他另選明人詩集和列朝詩集。射先中馬——杜甫詩有「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王」二句，後人比方說，在緊要地方下手，稱做射先中馬。

用真西山語

于耐圃相公，構蔬香閣，種菜數畦。題一聯云：「今日正宜知此味，當年曾自咬其根。」鄂西林相公，亦有菜圃對聯云：「此味易知，但須綠野秋來種；對他有味，只恐蒼生面色多。」兩人都用真西山語，而胸襟氣象，却迥不侔。

自咬其根——根是說菜根。人肯吃苦，稱做咬菜根。聞見錄裏汪信民說道：「人咬得菜根斷，則百事可做。」真西山——宋朝真德秀號景元，浦城地方人，有學問，當時人稱他爲「西山先生。」

落第詩

落第詩唐人極多。本朝程魚門云：「也應有淚流知己，只覺無顏對俗人。」陳梅岑云：「得原有命他休問，壯不如人後可知。」家香亭云：「共說文章原有價，若論僥倖豈無人？」又云：「愁看童僕淒涼色，怕讀親朋慰藉。」

書。』王菊莊云：『親朋共悵登程日，鄉里先傳下第名。』皆可與唐人頡頏。然讀姚武功云：『須鑿燕然山上石，登科記裏是聞名。』則爽然若失矣！讀唐青臣云：『不第遠歸來，妻子色不喜，黃犬恰有情，當門臥搖尾。』則吃吃笑不休矣！其他如『不辭更寫公卿卷，恰是難修骨肉書。』『失意雅不慚，見花如見仇。』『路逢白面郎，醉花簪滿頭。』『枉坐公車行萬里，譬如閒看華山來。』『鄉連南渡思菰米，淚滴東風避杏花。』俱妙！

壯不如人——壯不如人是說，在年輕力壯的時候，還趕不上人家。左傳裏有「臣之壯也，

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姚武功——唐朝人姚合做武功尉官，後做秘書少監。後人把

他的官銜代名字喚他做：「姚武功」或是「姚少監」寫得好詩有姚少監詩集。燕然山——

後漢時候，大將軍竇憲和北單于打仗，直追到燕然山上，已出關三千多里，便在燕然山上刻

一座紀功石碑，由當時班固作文。登科記——考功名的時候，把每一次考中功名的人名姓

印在一本冊子上。清朝時候稱「題名錄」，唐朝時候稱「登科記」。公車——漢朝時候，每年由公家備着車輛，凡是有才學見識的人，都可以坐着公家的車子，到京城裏去把政治意見寫成摺子獻給皇帝看，稱做「公車上書」。後來舉人進京去會試也稱做公車。避杏花——唐朝新進士，都在開杏花的時候宴會，稱做「探花宴」，祇有考不中功名的人，見了杏花便要避去。

不喜疊韻

余作詩，雅不喜疊韻和韻，及用古人韻。以爲詩寫性情，惟吾所適，一韻中有千百字，憑吾所選，尙有用定後不愜意而別改者，何得以一二韻約束爲之？既約束，則不得不湊拍；既湊拍，安得有性情哉？莊子曰：「忘足，履之適也。」余亦曰：「忘韻，詩之適也。」

一生只傳二句

隨園詩話 第一卷

常州趙仁叔有一聯云：『蝶來風有致，人去月無聊。』仁叔一生，只傳此二句。某擬古云：『莫作江上舟，莫作江上月；舟載人別離，月照人離別。』其人一生所傳，亦只此四句。

金聖歎好批小說，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廟一絕云：『衆響漸已寂，蟲於佛面飛；半窗關夜雨，四面掛僧衣。』殊清絕。

詩有禪理

孔東堂演桃花扇曲本，有詩集若干。佳句云：『船衝宿鶯排檣起，燈引秋蚊入帳飛。』其他首未能稱是。蒿亭上人題活埋菴云：『誰把菴名號活埋？令人千古費疑猜。我今豈是輕生者？只爲從前死過來。』周道士鶴雛有句云：『大道得從心死後，此身誤在我生前。』兩詩於禪理俱有所得。

金震方

乾隆丙辰，余二十一歲，起居叔父於廣西撫軍金震方先生，一見有國士之目，特疏薦博學宏詞。首叙年齒，再夸文學。并云：「臣朝夕觀其爲人，性情恬淡，舉止安詳；國家應運生才，必爲大成之器。」一時司道爭來探問。余每見屬吏談公事外，必及余之某詩某句，津津道之，并及其容止動作。余在屏後聞之，竊喜探公見客，必隨而竊聽焉。呈七排一首，有句云：「萬里闕前修薦表，百官座上嘆文章。」蓋實事也。公有詩集數卷，歿後無從編輯。僅記其答幕友祝壽云：「浮生虛逐黃雲度，高士羣歌白雪來。」題八桂堂云：「盡日天香生畫戟，有時鶴舞到匡牀。」想見撫粵九年，政簡刑清光景。

白雪——古時楚國有人在郢中地方唱歌，先唱粗俗的「下里巴人曲」，大家跟着唱的有幾千人。再唱「陽阿薤露歌」，跟着唱的有幾百人。最後唱最高深的「陽春白雪歌」，曲跟

着唱的祇有幾個人。曲調愈高，唱的人愈少。天香——宋子問詩有「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二句。匡牀——匡是安穩的意思，匡牀是說睡着很安適的牀。淮南子裏有「匡牀弱席」一句。

尹公知詩

己未朝考題，是賦得因風想玉珂。余欲刻畫想字，有句云：「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諸總裁以爲語涉不莊，將置之。孫山大司寇尹公，與諸公力爭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尙未解應制體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習也。倘進呈時，上有駁問，我當獨奏！」羣疑始息。余之得與館選，受尹公知，從此始。未幾，上命公教習庶吉士。余獻詩云：「琴爨已成焦尾，風高重轉落花紅。」

賦得——從唐朝直到清朝，考功名的詩題，都用前人現成詩句做題目，上加賦得二字。例

如「賦得因風想玉珂」這是杜甫的詩句。譬如註明「得風字」字樣，這詩便規定要押風字。詩意要合得上因風想玉珂的意思，這樣的詩稱做「試帖詩」。孫山——古時有人孫山的去考功名，發出榜來孫山考得了最末一名。當時有託人去看榜的不見榜上有他的名字，便寫詩兩句去答覆道：「解名盡處是孫山，餘人更在孫山外。」後人稱考不中功名爲「名落孫山」。焦尾——後漢時候，蔡邕懂音樂，住在屋中隔鄰有拿桐木代柴燒的，蔡邕聽得火燒桐木爆烈的聲音，知道是好木料，急去取來製成琴身，果然發出極好聽的聲音來；可惜琴尾已被火燒焦了，便稱「焦尾琴」。後人把有才學不得意的人比做是「焦尾琴」。

小尹吐屬

尹文端公總督江南，年纔三十，人呼「小尹」。海寧詩人楊守知，字次也，康熙庚辰進士，以道員挂誤，候補河南，年七十矣。尹知爲老名士，所以獎慰之者甚厚。楊喜，自指其鬢嘆曰：「蒙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公應聲曰：『不然！君獨不聞「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乎？』楊駭然，出語人曰：『不謂小尹少年科甲，竟能吐屬風流！』

尹公好和韻

尹文端公好和韻，尤好疊韻；每與人角勝，多多益善。庚辰十年，爲勾當公事，與嘉興錢香樹尙書相遇蘇州，和詩至十餘次。一時材官儻從，爲送兩家詩，至於馬疲人倦。尙書還嘉禾而尹公又追寄一首挑之於吳江。尙書覆札云：『歲事匆匆，實不能再和矣！願公偏告同人，說香樹老子戰敗於吳江道上何如？』適枚過蘇，見此札，遂獻七律一章。第五六云：『秋容老圃無衰色，詩律吳江有敗兵。』公喜，從此又與枚疊和不休，押「兵」字，有一消寒須用美人兵，「莫向牀頭笑曳兵」之句；蓋探枚方娶妾故也，其好諧謔

如此。己卯八月，枚江北穫稻歸，飲於公所，酒畢，與諸公子夜談。公從後堂札示云：「山人在外初回家，姬必多相憶，盍早歸乎！」余題札後云：「夜深手札出深閨，勸我新歸應早回；自笑公門懶桃李，五更結子要風催。」除夕，公賜食物，枚以詩謝。末首云：「知公得韻便傳箋，倚馬才高不讓先；今日教公輸一著，新詩和到是明年。」公見之大笑。

桃李——唐朝宰相狄仁傑，公正有才識，他推薦姚崇、桓彥範、敬暉一班幾十個人，都是有

才學、立功業、做大官。有人對狄仁傑說道：「天下桃李盡在公門，」後人便拿桃李比做弟子。

五更結子——植物花裏雄蕊上面的粉，靠風的力量吹到雌蕊上面去，便能結子。「五更結子

」是說五更時候的風，吹在桃花上使他結子。王建宮詞裏有兩句：「自是桃枝貪結子，錯教人

恨五更風。」這詩是比方說男女交合的事體。**倚馬才**——稱人作文快的爲之倚馬才。晉朝

桓溫出去打仗，有袁虎在營中，桓溫吩咐他寫一道軍中的露布，袁虎靠在馬背上立刻寫成七

張紙，手不停筆，不用思索。

冢宰見知

託冢宰庸，字師健，作江寧方伯時，潘明府涵極言公風雅，強余入謁，果一見如平生懽。讀其送人赴陝詩云：「灞河冰合悲風生，欲曙不曙鳥飛鳴；寒山歷歷路不盡，班馬蕭蕭君獨行。」公孫閣下正延士，博望關西方用兵；此去知君未卽返，月明空有相思情。」音節可愛，遂獻公二律。前四句云：「七十神仙海鶴姿，六年人悔見公遲；學窮宋理談偏妙，詩合唐音自不知。」次日，公過訪隨園，坐定，忽正色曰：「吾欲借君一貴重之物，未知肯否？」余愕然，問「何物？」公笑，出袖中和韻詩，第二句仍是一六年人悔見公遲」七字耳，彼此驟然。兩人詩多遺失，余只記押「心」字韻。尹相國和云：「若非

元老憐才意，爭動閒雲出岫心。」

公孫閣下。

漢丞相公孫弘，從一個窮讀書人，做到宰相封侯爵，所以他十分敬重讀書

人，特造一座「東閣」招待天下有才學的人住在裏面，大家商量國家大事。博望——漢朝

大將張騫封博望侯，漢武帝派他到西域一帶地方去聯絡大宛康居大夏等各國，從此西域便

和中國來往。

詩人當虛心

以昌黎之崛起，宜鄙侏體矣；而滕王閣序曰：「得附三王之末，有榮耀焉！」以杜少陵之博大，宜薄初唐矣；而詩曰：「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以黃山谷之奧峭，宜薄西崑矣；而詩云：「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鷓；王楊立本朝，與世作郭郭。」今人未窺韓柳門戶，而先掃六朝；未得李杜皮毛，而已輕溫李。何蚺齧之多也！

昌黎——唐朝大文學家韓愈，宋朝時候封昌黎伯，後人稱他爲韓昌黎。他的文學主張回復到秦漢時候的古文作風，極力反對六朝時候講對仗講音韻的駢體文章。俳體——唱戲的人，稱做俳優。做文章限字句，講對仗，講音調，好似唱戲一般的體裁，稱做「俳體」。便是駢體文四六文等。三王——唐朝時候，王瓊、王璿和王珣三人都有文學的天才，當時稱做「三王」。杜少陵——唐朝大詩人杜甫，家住在少陵地方，後人喚他杜少陵。宣帝的坟在杜陵縣，許后的坟在杜陵南園，稱做「少陵」。皇帝皇后的坟都稱做「陵」。王楊盧駱——唐朝時候，有四個文學家，便是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四人，當時稱做「四傑」。西崑——宋朝詩人楊億和劉筠錢維演等，共有十七人，大家做詩和韻，印成一本集子，稱做西崑酬唱集，自成一派，後人稱他的詩體爲「西崑體」。其實「西崑體」便是李義山和溫庭筠兩人的作風，混合成功的一體。六朝——晉朝以後，有吳、東晉、宋、齊、梁、陳六個朝代，都在建康地方立京城，年份極短，當時稱爲「六朝」。六朝時候文學的作風，講對仗講音韻，用字用句十分整齊，有有限制的，稱爲「駢體文」。又稱爲「六朝文」。蚍蜉——韓愈詩有一句：「蚍蜉撼大樹。」是比方說力

量小的人，去和力量大的抵抗，自不量力的意思。

七古中硬句

「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子陵語也。「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光武語也。兩人同學，故言語相同，皆七古中硬句。

兩人同學——西漢第一代光武皇帝和嚴光自幼同學。嚴光號子陵，始終隱居在浙江嚴州。

三都賦如類書

古無類書，無志書，又無字彙，故三都兩京賦，言木則若干，言鳥則若干。必待搜輯羣書，廣採風土，然後成文，果能才藻富艷，便傾動一時。洛陽所以紙貴者，直是家置一本當類書郡志讀耳，故成之亦須十年五年。今類書字

彙無所不備。使左思生於今日，必不作此種賦，卽作之，不過翻摘故紙，一二日可成，而抄誦之者，亦無有也。今人作詩賦，而好用雜事僻韻，以多爲貴者，誤矣！

三都——晉朝左思寫三都賦，費時十年，把一切描寫都邑繁華的字句，統統用上，去成了一部辭典。他寫賦的時候，門角離邊盡是紙筆，想得一句，隨地寫在紙上。三都賦寫成以後，凡是都城富貴人家，都搶着抄錄，洛陽地方紙價一時飛漲起來。兩京——後漢時候，張衡寫兩京賦，費了十年工夫纔寫成。兩京是說東京西京。兩京賦專描寫兩京地方的繁華情形。

樂府

「樂府」二字，是官監之名，見霍光張放兩傳。其君馬黃臨高臺等樂章，久矣失傳。蓋因樂府傳寫大字爲辭，細字爲聲，聲詞合寫，易至舛誤。是以曹魏改將進酒爲平關中，上之回爲克官渡，共十二曲，亦不襲漢晉人，改思

悲翁爲宣受命，朱鷺爲靈之祥，共十二曲，亦不襲魏唐。太白長吉知之，故仍其本名，而自作已詩。少陵張王元白知之，故自作已詩，而創爲新樂府。元稹序杜詩，言之甚詳。鄭樵亦言：「今之樂府，崔豹以義說名，吳兢以事解目，與詩之失傳一也。將進酒而李餘乃序烈女，出門行而劉猛不言別離，秋胡行而武帝云「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皆與題無涉。今人猶買買然抱樂府解題爲秘本，而字摹句倣之，如畫鬼魅，鑿空無據，且必置之卷首，以撐門面。猶之自標門閥，稱乃祖乃宗，絕大官銜，而不知其與己無干也！」

樂府——漢武帝立樂府，命李延年倣協律都尉，專搜集古代樂歌，或民間歌謠，或自製新歌，配上鑿鼓絃管，皇帝祭祀或宴會的時候，由樂府官員奏樂歌唱。以後凡是長短句的歌曲都稱「樂府」。君馬黃臨高臺——君馬黃臨高臺都是漢朝時候的樂府歌名；樂府分短篇鏡歌等種類，他是鏡歌的一種，共有二十二曲，大半是敘述戰爭的事體。張王元白——張是張

籍，王是王建，元是元稹，白是白樂天，四人都是唐朝的詩人，又能寫很好的樂府。秋胡行——秋胡行是樂府題名，是敘述古時有人名秋胡的，他新娶妻子五天，便到陳國去做官，隔了五年纔回家去。快到家的時候，在路上遇到了一個美貌女子在桑樹下採桑葉，秋胡拿黃金去調戲她。這女人拒絕了秋胡的黃金逃回家去後，秋胡回到家見了自己的妻子，纔認出就是那採桑的女人。秋胡妻恨她的丈夫沒有品行，便跳入河中沉死。樂府解題——樂府解題是書名，專解說每一個樂府題目的意義，書已失傳。後有吳兢著樂府古題要解一書，是把樂府解題混合在裏面了。崇文總目雖有樂府解題的書名，但沒有著書人的名字。

非淫詩

左氏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賦詩，伯有賦鷄奔，趙孟斥之曰：「牀第之言不踰闕，非使人之所聞也！」然則其他之賦「野有蔓草」、「有女同車」及「蘹兮」者，其非淫奔之詩明矣！

今古音

庚字，古音同岡；故字法康從庚，漢以前無讀羹者。慶字，古音同羌，漢以前無讀馨者。今字古音同連，入先仙韻轉去聲作戀，漢以前無讀靈者。

韻不拘隻偶

文選詩有五韻七韻者。李德裕所謂「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偶」也。

平仄借用

陸放翁「燒灰除菜蝗」，蝗字作仄聲。徐騎省「莫拆紅芳樹，但知盡意看」，但字作平聲。李山甫赴舉別所知詩「黃祖不憐鸚鵡客，誌公偏賞麒麟兒」，麒字作仄聲。王建贈李僕射詩「每日城南空挑戰」，挑字作仄

聲。贈田侍中詩，「綠窗紅燈酒」燈字作仄聲。皆本白香山之以可爲四，琵琶爲別，凝脂爲佞，「紅欄三百九十橋」十字讀謔也。韓愈岳陽樓詩，「字宙隘而妨」妨作訪音。東都詩，「新輩只朝評」評作病音。元稹東南行百韻詩，「微俸封魚租」封音俸。痞臥詩，「一生長苦節，三省詎行怪」怪音乖。嶺南詩，「聯遊虧片玉，桐照失明鑿」鑿音間。夜池詩，「高屋無人風張幙」張音丈。「苦思正旦酌白雪，閒觀風色動青旂」正旦讀作真丹。又白居易和令狐相公詩，「仁風扇道路，陰雨膏園閭」扇平聲，膏去聲。李商隱石城詩，「簾冰將飄枕，簾烘不隱鈎」自註冰去聲。陸龜蒙包山詩，「海客施明珠，湘綈料淨食」自註料平聲。朱竹垞山塘紀事詩，殷勤短主簿，端笏立阼階，「阼音徂。杜少陵用「中興」「中酒」「王氣」「貞觀」等字，忽

平忽仄，隨其所便；大抵相如之相，燈檠之檠，親迎之迎，親家之親，寧馨之馨，蒲桃之蒲，鄼侯之鄼，馬援之援，別離之離，急難之難，上應之應，判捨之判，量移之量，處分之分，范蠡之蠡，彌衡之彌，伍員之員，皆平仄兩用。

鸚鵡客

西漢末年，文學家彌衡號正平，性情狂放，在江夏太守黃祖那裏做客人。黃祖

大兒子名射的諸客，有人送鸚鵡一頭，彌衡提筆作鸚鵡賦，立刻寫成，辭采美麗，大家都歎服。祇

因彌正平常常對人傲慢無禮，終究被黃祖殺死。因他鸚鵡賦寫得好像稱他爲「鸚鵡客」。

麒麟兒——南朝梁國，有一有道的和尚，名寶誌，又稱誌公。徐陵年紀小的時候去見誌公，誌公

拿手摸着徐陵的頭說道：「這孩子是天上石麒麟降凡的。」後來徐陵果然做到大官。司爲

四——司字有讀作去聲和四字同音的。武元衡詩裏有一句：「惟有白髮張司馬。」琵琶爲別

——琵琶字有讀作入聲的，和別字同音。白樂天詩：「四絃不似琵琶聲。」又：「忽聞水上琵琶聲，

都讀作入聲。凝脂爲侯——凝字古讀作去聲。詩經：「膚如凝脂。」白樂天詩：「落絮無風

疑不飛」都不作平聲讀。十字韻譜——十字有讀作平聲和謹字同音的。白樂天詩：「紅欄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宮詞：「三十六所春宮館，」都讀作平聲。短主簿——晉朝王珣，做桓溫的主簿官。郗超做記實參軍官。郗超是生長鬚鬚的，王珣是身裁矮小的，大家稱他爲「鬚參軍。」「短主簿。」

用意新

宋人雪詩，「待伴不嫌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鉤斜。」已新矣；鄭所南雪詩，「拇戰素手白相敵，酒潮上臉紅不鮮。」更新。蕭德藻梅花詩，「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掛珊瑚枝。」已新矣。徐巢友梅詩，「過牆新水滴眠鶴，壓屋冷雲眠定僧。」更新。

鴛瓦——三國時候，魏文帝做了一個夢，看見兩塊瓦落下地來，變成鴛鴦。後來人稱成對的瓦都叫「鴛鴦瓦。」湘妃——舜皇的正妃娥皇，死後封「湘江女神。」所以稱爲「湘妃。」

使事不可太泥

三餘編言：「詩家使事，不可太泥。白傅長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過峨嵋。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宣城去江百餘里，縣治左右無江。相如上林賦，「八川分流，」長安無八川。嚴冬友曰：「西漢時，長安原有八川，謂涇、渭、灃、灤、高、潦、瀆也。至宋時則無矣。」

大才

人稱才大者，如萬里黃河，與泥沙俱下；余以爲此麤才，非大才也。大才如海水接天，波濤浴日；所見皆金銀宮闕，奇花異草，安得有泥沙污人眼界耶？或曰：詩有大家，有名家，大家不嫌龐雜，名家必選字酌句。余道作者自命，當作名家，而使後人置我於大家之中，不可自命爲大家，而轉使後人屏我

於名家之外。常規蔣心餘太史云：「君切莫老手類唐，才人膽大也。」心餘以爲然。

用成語須有味

凡神廟扁對，難其用成語而有味。或造倉頡廟求扁，侯明經嘉繙提筆書「始制文字」四字，人人叫絕。或求戲臺對聯，姚念茲集唐句云：「此曲祇應天上有，斯人莫道世間無。」又張文敏公戲臺集宋句云：「古往今來只如此，淡妝濃抹總相宜。」蘇州戲館集句云：「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來。」俱妙。或題諸葛廟用「丞相祠堂」四字，亦雅切。

不喜黃山谷詩

余不喜黃山谷詩，而古人所見有相同者，魏泰譏山谷「得機羽而失

鷓鴣，專拾取古人所吐棄不屑用之字而矜矜然自炫其奇，抑末也！
王弼州曰：『以山谷詩爲瘦硬，有類驢夫脚跟，惡僧藥杖。』東坡云：『讀山谷詩，如食蠅蟬，恐發風動氣。』郭功甫云：『山谷作詩，必費如許氣力，爲是甚底？』林艾軒云：『蘇詩如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去；黃詩如女子見人，先有許多妝裹作相。此蘇黃兩公之優劣也。』余嘗比山谷詩，如果中之百合，蔬中之刀豆也。畢竟味少。

爲是甚底——甚底是什麼的意思，爲是甚底是說爲的是什麼。查周詩話裏有一段：『黃魯直愛與郭功夫戲謔嘲調，雖不當盡信；至如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有益，學詩者不可不知。』

東坡惡詩

徐凝詠瀑布云：『萬古常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的是佳語！而東坡以爲惡詩，嫌其未超脫也。然東坡海棠詩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捲紗紅映肌。』似比徐詩更惡矣！人震蘇公之名，不敢掉馨；此應邵所謂「隨聲者多，審音者少」也。

不敢掉馨——禮記內則篇註有「不敢掉馨」一句。齊國人說人彼此說壞話稱做「掉馨」，又說人在不耐煩時候說出激烈的話來，稱做「掉馨」。「不敢掉馨」是說不敢說不好的話。

詩須立身分

某孝廉有句云：『立誓乾坤不受恩。』蓋自矜風骨也。余不以爲然，寄書規之云：『人在世間，如何能不受人恩？』古人如陶靖節之高，而以乞一

頓食，至於冥報相貽；杜少陵以稷契自許，而感孫莘存恤，至於願結弟昆。范文正公是何等人，而以晏公一薦，故終身執門生之禮。蓋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聖人之所不諱也。若商寶意太史之詩，則不然；曰：「名心未了難遣世，晚景無多怕受恩。」蔣茗生太史之詩，亦不然；曰：「不是微禽敢辭惠，只愁無處覓金環。」此皆不立身分，而身分彌高。

陶靖節

——晉朝陶淵明名潛，人稱爲靖節先生。生性高傲，因不肯受上司的氣餒，便辭官

不做。但他的乞食詩中有兩句：「衡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執門生之禮——范仲淹封文

正公。因晏元獻推薦他做官，終身見晏元獻守弟子的禮節。後來范的官位和晏大小相等，但范

總不敢變他的禮節。覓金環——古時有楊寶年，在華陰地方看見一隻黃雀被老鷹追趕着，

便去保護着拿回家來。養了一百多天，黃雀飛去了。這一天夜裏，楊寶年做夢看見一個穿黃色

衣的小孩子，對他拜着說道：「我是西王母的使者，感謝你救我的性命。」拿金環四隻送與楊

寶年。後楊寶年四代子孫，都做了宰相的大官。

胡稚威

山陰胡天游稚威，以曠代才，受知於大宗伯任香谷先生，其待之之厚，不亞於令狐相公之待玉溪生也。館於其家，八月五日，宗伯指庭前蒲萄曰：「彼實垂垂矣。若能以儕淮險韻刻劃其狀，當令某命進酒爲懽。」稚威刻燭二寸，成四十韻。其警句云：「一樹微藏曉，添幽得小齋；擎藤高屋起，縛架碧霄排。翻水層篩網，行天爪擲鉞；枚驚千釘錯，結古百繩偕。見擬通身膽，環雕出目蛙；巧懸漚泡住，危累彈丸佳。多覺欺隣棗，貧猶敵庾鮭；粉粘雲母膩，光逼水晶揩。軟謝金刀切，津宜貝齒潛；人窺雨餘館，涼破日斜階。寒別關門遠，肥憐壤性乖；豈知根入塞，不比橘踰淮。」一時傳誦。後乾隆辛卯冬日，嚴

冬友侍讀，在沈學士雲椒席上，偶談及稚威以險韻詠蒲萄事。沈因指席間
檝，命其門人陳梅岑云：「汝能以十三覃韻賦此乎？」陳卽席成二十韻。
警句云：「青子當秋熟，評芳自嶺南；嘉名忠可喻，真意諫同參。種類炎方別，
林園壯月探；陰還連野屋，高欲逼層嵐。摘去梯難架，收來杖易擔；求溫憑箬
裹，致遠籍筒函。買或論千百，嘗應只二三。鑿眉今莫訝，苦口舊曾諳。細共檝
榔嚼，香逾豈蔻含；討尋偏耐久，風格在回甘。核試花生燭，仁挑粟綴簪。幸登
君子席，佳話並傳柑。」余亦在席上，命門人楊蓉裳仿之，詠錢云：「魚伯飛
來後，平添利海波；斲銅耶水曲，鑄幣歷山阿。輕影翻鯨甲，花紋織鳳羅；五銖
上剪鑿，四柱細摩挲。輪郭分烏澁，文章備隸蝌；好從牀脚繞，誰向夢中磨？蕭
庫懸標勝，吳宮衛甲戈；營中贖才士，帳下買青娥。藏處同牛吼，行來倩馬馱；

無緣休慕孔，有癖定歸和。積窖于縉朽，當筵一擲多。裁皮嗤大業，剪葉記閻婆。只我偏窮薄，終年嘆軼軻。逐貧空有賦，得寶不成歌。壁立已如此，囊空將奈何！畫又三十塊，掛壁羨東坡。陳楊二君，年未弱冠。

通身膽——通身膽是說人膽大，通身都好似膽造成的一般。三國志劉備說趙子龍一身

都是膽。庾鮪——南朝時候有庾杲之，家裏窮苦，人十分有氣節，吃飯祇有三種韭菜，便是韭

菹、蒿韭、生韭。有任昉和他開玩笑說道：「什麼人說姓庾的窮？他吃鮪魚常常有二十七種。」二

十七是說三九的意思，九字和韭字同音借用。根入塞——根是說蒲萄的根，塞是說關口。中

國在漢朝以前是沒有蒲萄的。自從張騫到西域去了一趟，把西域的蒲萄種子帶進關內來，從

此蒲萄便在中國遍地生產。橘逾淮——橘樹過了淮河以南，便變了種成了枳樹，周禮有一

句：「橘逾淮而化爲枳，地氣然也。」青子——青子便是橄欖。蘇軾的橄欖詩有：「紛紛青子

落紅鹽」一句。諫同參——橄欖味又酸又苦，吃了叫人舌頭受刺激，好似人聽了勸諫的話，

心中受了刺激一般。所以橄欖又稱「諫果」，又稱「忠果」。「諫回參」是說和勸諫的意義一樣的。壯月——八月稱傲壯月，爾雅裏「八月爲壯」。傳柑——蘇東坡詩裏說，陪皇帝在樓上吃酒，那皇帝的親戚，大家搶着送柑子給皇帝身傍的臣子吃，稱做「傳柑」。魚伯——博雅裏說：「魚伯青蚨也」。「魚伯」「青蚨」都是錢的別名。斲銅耶水——斲銅，便是說鑄銅錢。耶水是說紹興的若耶河。越絕書裏說：「若耶澗而出銅。」是說若耶河底有銅鑄的。歷山阿——歷山在山東山坳，稱做阿。管子裏說，禹王歷山裏的金子造錢。輕影——洞冥記裏說，漢武帝在望月臺上，看見有三隻青色鵬，到了夜裏變成三個小孩兒，拿出五個有鯨魚花紋的錢來放在桌上，那錢不動而錢的影子却搖動不停，稱做輕影錢。五銖——銖是分量名稱。漢武帝時候造五銖錢，每一個錢有五銖重。四柱——南朝梁敬帝時候造四柱錢，一個可以當二十個錢用。隸蟬——「隸」是說隸體字。「蟬」是說蟬斗文的筆畫樣子，像蟬斗一般的。牀腳繞——晉朝時候，王衍生性不愛錢，他嘴裏從沒有說過一個錢字。他的妻子和他有意開玩笑，一天趁王衍沒有起牀的時候，把許多錢去堆在牀脚下，王衍下牀來

沒有立腳的地方，便喚道：「快拿去『阿堵物』。」「阿堵」是晉朝時候俗語，是「這個」的意思。夢中磨——魏文帝做夢，磨去錢的花紋；但愈磨錢上的花紋愈清楚。懸標榜——南朝梁武帝的弟弟蕭弘，最愛收藏錢；他的錢庫裏，每一百萬錢或一堆掛上黃色的牌子；一千萬錢成一庫，掛上紫色的牌子。牛吼——五代時候，袁姓家中收藏得許多錢，堆滿了一屋子，屋子裏常常發出和牛一般的叫聲來，人說他的錢已成了妖精。慕孔歸和——錢的別名又稱「孔方兄」，見魯褒錢神論。「慕孔」是說要錢。晉朝時候的和嶠家裏，十分有錢，但也十分愛錢，不捨得用錢。一擲——宋朝劉黻家裏，窮得沒錢買米；但他賭起錢來，一擲便輸去一百萬。裁皮——隋朝大業，以後百姓常常鑄私錢，愈造愈輕薄；起初每一千個錢有二斤重，後來只有一斤重，甚至剪鐵皮包在硬紙上，混在錢裏使用。裁皮是說剪鐵皮。剪葉——古時閩婆國剪銀葉做成錢。掛壁——蘇東坡用錢極省儉，他每天用錢不過一百五十文。每月初一日拿四千五百個錢穿成三十串，掛在牆上。每日清早拿畫叉挑一串下來，立刻把畫叉收藏起來，把挑下來的一百五十個錢解散倒在一個竹筒裏，省省的用着，有得多便買酒食，招待賓客。

改詩

方望溪刪改八家文，屈梅翁改杜詩，人以爲妄；余以爲八家少陵復生，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必有反覆辨論而不遵其改者。要之，抉摘於字句間，雖六經頗有可議處，固無勞二公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

題壁詩

余甲戌春，往揚州，過宏濟寺，見題壁云：「隨着鐘聲入梵宮，憑誰一喝耳雙聾？[？]杪羅不解無言旨，孤負拈花一笑中。山水爭留文字緣，脚跟猶帶九州煙；現身莫問三生事，我到人間廿四年。」末無姓名，但著「蒼生」二字。余錄其詩，歸訪年餘，熊滌齋先生告以「蒼生」姓蔣名士銓，江西才子也。且爲通其意，蒼生乃寄余詩云：「鴻爪春泥迹偶存，三生文字繫精魂；神交豈但同傾

蓋知己從來勝感恩。』已而入丁丑翰林，假歸，僑寓金陵，與余交好。壬申春，余過良鄉，見旅店題詩云：『滿地榆錢莫療貧，垂楊難繫轉蓬身。離懷未飲常如醉，客邸無花不算春。欲語性情思骨肉，偶談山水悔風塵。謀生消盡輪蹄鐵，輸與成都賣卜人。』末亦無姓名，但書「簞村」二字。余和其詩，有一好疊花箋抄稿去，天涯沿路訪斯人」之句。隔十三年，勞宗發觀察來江南，云：『渠宰良鄉時，見店壁有此二詩，爲館。欽差故，主人將坊去，心甚愛之。抄詩請於制府方敏愨公，方亦欣賞，諭令勿坊。然彼此不知簞村何許人。壬辰，在梁瑤峯方伯署中，晤簞村，方知姓陶，名元藻，會稽諸生也。以此語告陶，陶感三人之知己，而傷方勞二公之已亡。重賦云：『匹馬曾從燕薊趨，橋霜店月已模糊。人如曠世星難聚，詩有同聲德未孤。自笑長吟忘歲月，翻勞相

訪徧江湖；秦淮河上敦槃會，應識今吾即故吾。三間老屋夕陽邨，底事高軒過此門。飛蓋翠搖新蘸墨，華燈紅照舊題痕。不教畫墁傭奴易，便勝紗籠佛殿尊；惆悵憐才青眼客，幾番剪紙爲招魂。」

一喝——傳燈錄裏說，有百丈和尚去見馬祖和尚，馬祖向百丈大喝一聲，百丈忽然大悟；

但百丈却耳聾了三日。杲樞——杲樞又稱婆羅，是一種松樹。佛經說，如來常常坐在杲樞松

樹下說法。拈花——傳燈錄裏說，世尊在靈山會上傳道，手中擎着一朵花。當時許多人看了

都不動聲色，獨有一個迦葉尊者向世尊微微一笑，世尊便將道傳給了迦葉尊者。佛家稱道稱

爲正法眼藏。九州烟——李賀詩裏有一句：『遙望齊州九點烟。』是說齊州地勢最高，在齊

州一望，天下九州的人烟，都在眼睛裏。三生事——唐朝李源和闍澤交情極深。闍澤臨死的

時候和李源約定，在十二年以後，在杭州天竺寺相見。到了時候，李源到杭州去，看見有一個看

牛童兒唱着歌道：『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生雖異性常存。』

到現在杭州下天竺寺山後有一塊三生石。傾蓋——蓋是說傘，傾蓋是說側着傘。古時人坐車出門，車上張着傘，孔子在路上遇到了程子，兩人並着車側着傘談話。現在說在路上——一見便說朋友，稱做「傾蓋之交」。成都賣卜——古時有一個嚴君平四川人，他十分有才學，但不願做官，每日在成都市場上替人卜卦賣錢，得到一百個錢便滿足。敦槃會——敦是說玉敦，槃是說珠槃，兩種都是貴重器具。古時諸侯會面，使用珠槃玉敦，所以稱爲「敦槃會」。紗籠——古時王播，少年窮苦，寄住在揚州木蘭院裏，跟着和尚吃飯，和尚十分厭惡他。寺院規矩，每吃飯先撞鐘，這一天，木蘭院和尚先吃飯後撞鐘，王播吃不到飯，滿肚子怨恨，在院中牆上寫了兩首詩出去。後來王播得意了，到揚州來做官，再看看舊時木蘭院裏牆上的詩，已有和尚拿着紗籠子遮起來了。青眼客——晉朝時候，阮籍能够做青白兩種眼色。見了俗人使用白眼對他；見他的好朋友嵇康拿了酒抱了琴來，使用青眼去歡迎他。

王次回詩

本朝王次回疑兩集，香奩絕調，惜其只成此一家數耳。沈歸愚尙書選國朝詩，擯而不錄，何所見之狹也。嘗作書難之云：「關雎爲國風之首，卽言男女之情，孔子刪詩亦存鄭衛，公何獨不選次回詩？」沈亦無以答也。唐李飛譏元白詩，纖豔不逞，爲名教罪人，卒之千載而下，知有元白不知有李飛。或云，飛此言見於杜牧集中。牧祖佑年，老不致仕，香山有詩譏之，故牧假飛語以詆之耳。

人忌有假道學氣

余戲刻一私印用唐人「錢塘蘇小是鄉親」之句。某尙書過金陵，索余詩冊，余一時率意用之，尙書大加訶責。余初猶遜謝，旣而責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爲此印不倫耶？在今日觀，自然公官一品，蘇小賤矣，誠恐百年

以後，人但知有蘇小，不復知有公也！』一座駭然。

高夫人詩

高文良公夫人，名琬，字季玉，蔡將軍毓榮之女，尚書珽之妹也。其母國色，相傳爲吳宮舊人。夫人生而明豔，嫺雅能詩。公巡撫蘇州，與總督某不合，屢爲所傾，而公卓然孤立，詠白燕第五句云：『有色何曾相假借？』沉思未對。適夫人至，代握筆曰：『不羣仍恐太分明。』蓋規之也。夫人博極羣書，兼通政治，文良公之奏疏文檄等作，每與商定。詩集不傳，記其詠九華峯寺云：『蘿壁松門一徑深，題名猶記舊鋪金；苔生塵鼎無香火，經蝕僧厨有蠹蟬。』赤手屠鯨千載事，白頭歸佛一生心；征南部曲今誰是，剩有枯禪守故林。』此爲其父平吳逆後，獲咎歸空門而作也。

腐論

宋蓉塘詩話，譏白太傅在杭州憶妓詩多於憶民詩，此苛論也，亦腐論也。關雎一篇，文王輾轉反側，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孔子厄於陳，何以不思魯君而思及門耶？

易三字

詩人陳製錦，字組雲，居南門外，與報恩寺塔相近。樊明徵秀才贈詩云：「南郊風物是誰真，不在山巔與水濱；仰首陸離低首誦，長干一塔一詩人。」陳嫌不佳。余曰：「渠用意極妙，惜未醒耳；若改「仰首欲攀低首拜」，則精神全出，僅易三字耳。」陳爲雀躍。樊博學好古，尤精篆隸之學；余所得兩漢金石文字，皆所贈也。卒後，余挽聯云：「地下又添高士伴，生前原當古人。」

看。

張勇

靖逆侯張勇，字非熊，國初定鼎，卽仗劍出關，求見英王，王大奇之。提督甘肅，知吳三桂將反，命子雲翼問道入都，首發其奸。聖祖親解御袍賜之。功成，後謚襄壯。相傳其封公夢夏侯惇而生，侯薨後，葬墳掘地，得夏侯碑碣，亦一奇也。性好吟詩，過崆峒云：「崑尤戰後久消兵，此處猶存訪道名，萬里山河塵不起，松風常帶鳳鸞聲。」

何秀才詩

人謀事久而不得，則意思轉淡。何士顥秀才感懷云：「身非無用貧偏暇，事到難圖念轉平。」真悟後語也。其他如「貧猶買笑爲身累，老尙多情

或壽徵。」書因補讀隨時展，詩爲留刪盡數抄。」皆不愧風人之旨。歿後，余聞信，飛遣人到其家，搜取詩稿，得三百餘首，爲付梓行世，板藏隨園。

呂生詩

余宰漉陽時，淮安諸生呂文光，館於漉之吳姓家。其弟子某赴童子試，呂爲代倩文字，被余偵獲，愛其能文，不加之罪，且延爲西席，以姨妻之。和余春草云：「綿力漫言承露薄，靈根自信濟人多。」又云：「託根何必蓬萊上，得氣均沾雨露中。」余笑曰：「此縣令詩，不能作翰林者。」已而，果中辛未進士，出知滑縣。

魏允迪

江西魏允迪，字懋堂，豪邁不羈，官中書侍讀。以撫軍公子，而家資散盡，

因之失官，詠山中積雪云：「寂寞山涯更水濱，漫天匝地白如銀；前村報道溪橋斷，可喜難來索債人。干霄篁竹翠盈眸，雪壓風欺撲地愁；莫訝此君無勁節，一經淪落也低頭。」又出門云：「憑着牽衣兒女送，只揮雙淚不回頭！」讀之令人神傷！與余同召試友也。

婦女坐轎詩

蘇州昇山轎者，最狡獪，遊冶少年，多與錢，則遇彼姝之車，故意相撞，或小停頓。商寶意先生有詩云：「直得與夫爭道立，翻因小住飽看花。」虎邱山坡五十餘級，婦女坐轎下山，心怯其墜，往往倒擡而行。鮑步江竹枝云：「妾自倒行郎自看，省郎一步一回頭。」

竹枝——樂府裏有竹枝的名稱。最初是劉禹錫作竹枝新詞九章。後來專描寫鄉土風俗的七言絕句詩都稱為「竹枝詞」。

詠柳詩

李義山詠柳云：「堤遠意相隨。」真寫柳之魂魄。與唐人「山遠始爲容，江奔地欲隨」之句，皆是嘔心鏤骨而成，粗才每輕輕讀過。吳竹橋太史亦有句云：「人影水中隨。」

開口有分寸

陸魯望過張承吉丹陽故居，言：「祐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此爲才子之最也。」余深愛此言，自古文章，所以流傳至今者，皆卽情卽景，如化工消物，著手成春，故能取不盡而用不竭。不然，一切語古人都已說盡，何以唐宋元明才子輩出，能各自成家，而光景常新耶？卽如一客之招，一夕之宴，開口便有一定分寸，貼切此人此事，絲毫不容假借，方是題目佳境。若今

日所詠，明日亦可詠之；此人可贈，他人亦可贈之，便是空腔虛套，陳腐不堪矣！尹文端公在制府署中，冬日招秦蔣兩太史及余飲酒，曰：「今日席上，皆翰林同衙門，各賦一詩。」蔣詩先成，首句云：「卓午人停問字車。」公笑曰：「此教官請客詩也！」秦懼不肯落筆，余亦知難而退。公不許，乃呈一律云：「小集平泉夜舉觴，春風座上不知霜；偶然元老開東閣，難得羣仙共玉堂。」公大喜曰：「開口已包括全題！」白傅夸劉禹錫金陵懷古詩，前四句「已深驪珠。」此之謂矣！

問字車——漢朝時候楊雄，十分有才學，當時有歡喜學問的人，拿着酒坐着車去跟着楊雄問奇子，楊雄所到的地方門外車子停滿。探驪珠——全唐詩話裏說，長慶年間，有元微之，劉夢得，韋楚客一班詩人，在白樂天家裏做金陵懷古詩。劉夢得的詩先做成。白樂天說道，我們四個人去尋驪龍，要取驪龍頸子下面的一粒珠，如今被劉夢得先得到了這一粒珠，祇剩下龍

鱗龍爪有什麼用處，大家便不做詩了。劉夢得的詩道：「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後人說得到了最好的，稱做「探得驪龍項下珠」。

詩成不用一典

余每作詠古詠物詩，必將此題之書籍，無所不搜；及詩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猶之有權勢而不逞也。

趣欲其真

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貴者也；生吞活剝，不如一蔬一笋矣。牡丹，芍藥，花之至富麗者也；翦綵爲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鮮，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與論詩。

鄂公詩

隨園詩話 第一卷

襄勤伯鄂公容安，好吟詩，如有宿悟。竹林寺云：「初地相逢人似舊，前身安見我非僧？」悼亡云：「傷心最是懷中女，錯認長眠作暫眠！」

學須知不足

記曰：「學然後知不足。」可見知足者，皆不學之人，無怪其夜郎自大也。鄂公題甘露寺云：「到此已窮千里目，誰知纔上一層樓。」方子雲偶成云：「目中自謂空千古，海外誰知有九州。」

剜肉生瘡之說

昔人言：「白香山詩，無一句不自在，故其爲人和平樂易；王荊公詩，無一句自在，故其爲人拗強乖張。」愚謂荊公古文，直逼昌黎，宋人不敢望其肩項；若論詩，則終身在門外，尤可笑者，改杜少陵「天闕象緯逼」爲「天

闕象緯逼，「改王摩詰」山中一夜雨，爲「一半雨」，改把君詩「過日」爲「過目」，「關山同一照」爲「同一點」，皆是點金成鐵手段。大抵宋人好矜博雅，又好穿鑿，故此種剜肉生瘡之說，不一而足。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此指明皇白龍池召李白而言，船，舟也。明道雜記以爲船，衣領也。蜀人以衣領爲船，謂李白不整衣而見天子也。青蓮雖狂，不應若是之妄。東坡赤壁賦：「而吾與子之所共適。」適，閒適也。羅氏拾遺以爲當是食字，引佛書以睡爲食，則與上文文義平險不倫。東坡雖佞佛，必不自亂其例。杜詩「王母晝下雲旗翻」，此王母，西王母也。清波雜志以王母爲鳥名，則與雲旗杳無干涉。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此落霞，雲霞也，與孤鶩不類而類，故見妍妙。吳獬事始以落霞爲飛蛾，則蟲鳥並飛，味同嚼蠟！杜牧

阿房宮賦「未雲何龍？」用易經「雲從龍」也。是齋日記以爲用左氏「龍見而零」宮中非零祭地也。文選詩「挂席拾海月」妙在海月之不可拾也；註選者必以海月爲蚌蟻之類，則作此詩者，不過一摸蚌翁耳！少陵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其妙處在無風而雲不夜而月故也。註杜者以不夜無風爲地名，則何地無雲？何地無月？何必此二處纔有風月耶？「三峽星河影動搖」卽景語也。註杜者必引天官書「星動爲用兵之象，未必太平時星光不動也。」宋子京手抄杜詩，改「握節漢臣」歸爲「禿節」，「禿字不如握字之有神也。」劉禹錫灑西詩「春水縠紋生」，明是春水方生之義，而晏元獻以生爲生熟之生，豈織綺縠者定用生絲不用熟絲耶？東坡雪詩用「銀海玉樓」，不過言雪色之白，以銀玉字樣襯託之，亦詩家常事。註蘇

者，必以爲道家肩目之稱，則當下雪時，專飛道士家，不到別人家耶？明道雜志云：坡詩「客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菴初白頭。」黃元以爲白字不可對天字，遂妄改爲日字，對則工矣，其如初日頭三字文理不通。袁瓊秋日詩：「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此王孫，公子王孫之稱也。宋人云：「王孫蟋蟀也。」引詩緯云：「楚人名蟋蟀爲王孫。」又以爲猿，引柳子厚「憎王孫」爲證。博則博矣，意味索然！冷齋夜話云：「太白詩「昔作夫容花，今爲斷腸草。」本陶宏景仙方註，斷腸草一名夫容故也。乃知詩人無一字閒話，方密之笑曰：「太白冤哉！草不妨同名，詩人何心作藥師父耶？」凡此種種，其病皆始於鄭康成。康成註毛詩：「美目清兮，」目上爲明，目下爲清，然則「美目盼兮，」盼又是何物？註「亦既覯止，」爲男女交媾之媾，註「五日爲期，」爲

妾年未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日不御，故思其夫。註「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便是靈威仰赤熛怒。註「言從之邁，」言將自殺以從之。其迂謬已作備矣！

天闕——古時杜子美游龍門山奉先寺詩有一句「天闕象緯逼。」因為龍門山兩山峯對望，又高又陡，好似皇宮裏的環洞門一般。宮門稱做闕，龍門山與皇宮門相對，所以又稱他爲「雙闕」；又因他是天然生成，也稱爲「天闕」。後人做詩，因「闕」字不容易得到好的字相對，所以王安石改爲「闕」。黃山谷說他改得不錯；但蘇東坡說因怕用這個「闕」字所以改的。召李白——唐明皇游白龍池，喚李白同游；但李白已醉倒在箭苑裏，明皇命高力士扶他上船。所以杜詩裏有一句「天子呼來不上船。」青蓮——唐朝詩人李白，別號青蓮居士，因他生在四川昌明的青蓮鄉地方。衣領爲船——正字通裏說，杜甫詩「天子呼來不上船，」說船字和穿字同音，不上船是說不穿衣服。落霞爲飛蛾——螢雪叢說裏說，滕王閣序裏一

句：「落霞與孤鶩齊飛。」落霞是飛蛾，鶩是野鴨，野鴨飛着追吃飛蛾，所以說齊飛，不然雲霞如何能飛？
味同嚼蠟——楞嚴經裏說：「當橫陳時，昧同嚼蠟。」橫陳是女子睡倒的時候，味同嚼蠟是說和嚼着蠟一般的沒有味。
秃節——古時大臣出使到外國去，手中拿着節，節上有羊毛做的鬚，秃節是說節上的毛落盡了，是說在外國年久的意思。
眉目之稱——王荊公解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光。」兩句，說道家稱兩眉爲玉樓，稱眼爲銀海。

宋人僞作風土記

堯之時，老人擊壤，壤土也。周處風土記，則曰：「壤以木爲之，長三尺四寸。」引皇甫元晏十七歲與從姑子擊壤於路爲證。不知堯之時安得有木壤果有之，又何得歷夏商周而不一見於詠樂耶？要知周處風土記亦宋人僞作。

擊壤——帝王世紀裏說，堯帝時候天下太平，百姓無事，有一個老人拿手杖打着地唱着

歌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後來便稱他爲擊壤歌。擊是打，壤便是土地。

善於文過

本朝有某孝廉，獻吳逆詩云：「力窮楚覆求秦救，心死韓亡受漢封。」聖祖愛其巧於用典，遣人訪之，其人逃。余以爲此倣宋汪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也。其詞云：「孔子從佛肸之召，卒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將以誑楚。」可謂善於文過者。

楚覆求秦——戰國時候，有伍員與申包胥，兩人是好朋友；但伍員和楚國是有讎的，對申包胥說道，我一定要滅去楚國。申包胥說道，倘然你要滅去楚國，我一定要再立起楚國來。後來伍員果然滅了楚國。申包胥跑到秦國去，站在秦王宮牆外面痛哭，日夜不休息，點水不進口，哭了七天工夫，秦王感動了，便借兵給申包胥重復立起楚國來。韓亡——漢朝張良，原是韓國

人，秦始皇滅去了韓國，張良把家裏財產用盡，僱用刺客去刺秦王。後來幫助漢高祖滅去了秦國，高祖封張良爲「留侯」。誑楚——漢高祖和項羽打仗，高祖大敗，被項羽兵圍困在滎陽，十分危急。有大將紀信獻一計，誑騙楚項羽。紀信扮着漢王模樣，坐着漢王的車馬儀仗，到楚營中去投降，一面乘楚兵不防備的時候，由幾十個騎兵保護着漢王，從滎陽西門外逃出去。

殺風景語

有妓與人贈別云：「臨歧幾點相思淚，滴向秋階發海棠。」情語也。而莊蓀服太史贈妓云：「憑君莫拭相思淚，留着明朝更送人。」說破轉覺嚼蠟。佟法海弔琵琶亭云：「司馬青衫何必濕，留將淚眼哭蒼生。」一般殺風景語！

琵琶亭——江西德化縣西大江邊，有一座琵琶亭。因爲唐朝白樂天在湓浦口送客，夜裏聽得隔船有人彈琵琶，聲調十分淒涼，原來是潯陽江上的一個老妓女，向白樂天說淒涼身世，

白樂天便寫一首歌名琵琶行。後人便在江邊造一亭名琵琶亭。琵琶亭裏有兩句：「座中泣者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江州司馬便是白樂天。

說盡情狀

有人哭一顯者云：「堂深人不知何病，身貴醫爭試一方。」說盡貴人患病情狀。

二語同一風調

吾鄉陳星齋先生題畫云：「秋似美人無礙瘦，山如好友不嫌多！」江陰翁徵士朗夫尚湖晚步云：「友如作畫須求淡，山似論文不喜平。」二語同一風調。

活人不及死人

本朝開國時，江陰城最後降。有女子爲兵卒所得，給之曰：「吾渴甚，幸取飲可乎？」兵憐而許之，遂赴江死。時城中積屍滿岸，穢不可聞。女子嚙指血題詩云：「寄語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萬柘坡

同徵友萬柘坡光泰，精於五七古，程魚門讀之，五體投地；近體學宋人，有晦澀之病。陳古愚專工近體，宗七子，故聞魚門贊萬詩，大相抵牾；余爲作跋釋兩家之憾，且摘柘坡近體之佳者以曉古愚。其題開元寺云：「古樹鳥巢密，疏寮客到稀；鈴空隨瓦墜，碑斷入牆填。」方鏡云：「自笑相逢同柄鑿，封侯誰有面如田？」金鰲玉簾橋云：「曉來濃翠東西映，也算蛾眉對仗班。」陳乃折服。

姚母詩

余長姑嫁慈溪姚氏，姚母能詩，出外爲女傅。康熙間某相國以千金聘往教女公子，到府住花園中，極珠簾玉屏之麗。出拜兩姝，容態絕世。與之語，皆吳音。年十六七，學琴學詩，頗聰穎。夜伴女傅眠，方知待字之女，尙未侍寢於相公也。忽一夕，二女從內出，面微紅。問之曰：「堂上夫人賜飲。」隨解衣寢。未二鼓，從帳內躍出，搶地呼天，語啾啾不可辨。顯仆片時，七竅流血而死。蓋夫人賜酒時，業已酖之矣！姚母踉蹌棄資裝，卽夜逃歸。常告人云：「二女年長者尤可惜！」有自嘲一聯云：「量淺酒痕先上面，興高琴曲不和絃。」

和韻難

詠物已難，而和前人之韻則更難。近惟陳其年之和王新城秋柳，奇麗

川方伯之和高青邱梅花，能不襲舊語而自出新裁。陳云：「盡日郵亭挽客衣，風流放誕是耶非？將軍營裏年光晚，京兆街前信息稀。愁黛忍令秋水見，柔條任與夜鳥飛；舞腰女伴如相憶，爲報飄零願已違。鵝黃搓就便相憐，記得金城幾樹烟；未到阿那先麗殺，任爲拋擲也纏綿。由來春好惟三月，待得花開又一年；此日秋山太迢遞，株株搖落畫樓邊。」又云：「似爾陌頭還拂地。有人樓上怕開箱。」俱妙。方伯云：「枝頭何處認輕痕？霜亦精神雪亦溫。一徑曉風尋舊夢，半林寒月失孤村。吟情欲鏤冰爲句，離恨難招玉作魂；寄語溪橋橋上客，莫從香裏誤柴門。點額誰教入漢宮？凍雲合處路難通；隴隴照去月疑落，瓣瓣擎來雪又空。無夢不隨流水去，有香只在此山中。松間竹外誰知己，地老天荒玉一叢。」又云：「珊珊仙骨誰能近？字與林家恐未真。」

隴首祇今春意薄，山中自昔古人稀。其高淡之懷，梅花有知，當呼知己。

將軍營——漢大將周亞夫，因匈奴兵常常進關來擾亂，便帶着大軍駐紮在細柳地方防守，後人稱爲細柳營。鵝黃——小鵝的毛色嫩黃，稱做鵝黃。柳葉初出芽的時候，葉色也和鵝黃一般。王安石詩有一句：『弄日鵝黃鼻鼻垂。』阿那麗殼——阿那與婀娜二字通用，是說軟弱的樣子。麗殼是說向下排着的樣子，都是說柳樹的姿勢。點額——古時壽陽公主，白天臥在含章殿簷下，殿下有梅花一株，有梅花一朵落在公主額上，從此額上有梅花印不能洗去，反覺美麗。因此女人都故意在額上畫着梅花，稱爲梅花粧，又稱點額粧。松間——松竹梅稱爲「歲寒三友」，因他到冬天都不彫謝的。林家——古時林逋，有學問不做官，愛養鶴，種梅隱居在西湖的孤山，不娶妻，認梅做妻子，認鶴做兒子。

來鶴堂詩

康熙間，于清端公總督江南，舉其族弟襄勤公來守江寧，二人俱名成。

龍，不以爲嫌，且俱以清節卓行，名震海內，洵聖朝佳話也！襄勤巡撫京畿，不避權貴，故演戲者有「紅門寺誅姦僧」一節，事雖附會，非無因也。其孫紫亭先生名宗璞者，甲戌翰林，人品高逸，善畫工詩。余戊申遊虞山紫亭之子靜夫，明府適宰昭文，以來鶴堂詩見示。如題畫云：「寒聲兩岸蟲，秋懷千項荻，雨斷月初明，孤篷猶滴瀝。」遊馬氏園云：「隔樹未知處，綠溪已到門。」折杏花贈某云：「燈紅人影搖芳樹，手動花陰落滿身。」歸車云：「急雨驚風翻碧沼，歸雲學水亦東流。」皆超超元著，不食人間烟火靜夫云：「清端襄勤二公，亦有詩集，他日檢出，爲余寄來。」

責遣姬

李尚書雍熙，學道散遣歌姬。王西樵責以詩云：「聽歌曾入忘憂界，不

應忽縛枯禪戒；未是香山與病緣，何妨樊子同春在？安石攜妓自不凡，處仲開閣終無賴！誰爲公畫此策者，狂奴恨不鞭其背！阮亭亦云：「萬種心情消未盡，忍辭駱馬遣楊枝。」余惜秦少游未聞此言！

樊子——詩人白樂天有歌妓，名樊素，能唱曲，但白樂天年老有風病，他的詩有「病共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安石攜妓——晉朝謝安石，有文學家的大名，住在東山身傍，常有妓女陪伴着。駱馬楊枝——白樂天歌妓名樊素的，年二十多歲，美貌，唱楊枝曲最好，人便喚他爲「楊枝」。白樂天年老又病，有一匹駱馬騎着十分穩快，因養着沒有人騎，也打算賣去他。秦少游——宋詩人秦少游，因欲入山學道，有一妾名朝華的，年紀十九歲，少游送他回娘家去，去了一個多月，又回家來不肯改嫁。少游因決意要修道，到第二年仍將朝華送回去。

救樹詩

江西某太守，將伐古樹，有客題詩於樹云：「遙知此去棟梁才，無復清

陰覆綠苔，只恐月明秋夜冷，誤他千歲鶴歸來！太守讀之，愴然有感，乃停斧不伐。

有深情

南宋宮嬪墓，在越中者甚多；鳳湖之濱，獅山之側，坐址可識者二十四處，俗傳「廿四堆」是也。山陰邵葦畦先生詩云：「鳳湖湖水瑩如鏡，照出興亡事可哀；二十四堆春草綠，錢塘風雨翠華來。」綽有深情。先生尤長五言，詠濟南趵突泉云：「倒翻盧阜瀑，長湧浙江潮。」一時諸名士爲之攔筆。又有句云：「溪澄花影綉，山靜屐聲孤。」

翠華——古時皇帝用的旂，拿翠鳥毛做的，稱做「翠華旂」。後人稱皇帝便也稱爲「翠華」。趵突泉——趵突泉在山東歷城西面，泉水從地心中衝出有幾尺高。盧阜瀑——盧

阜便是廬山，在江西省，山上瀑布最多，在開先寺的瀑布最大，共有兩處，一稱馬尾泉，一在雙劍峯，手鑿峯兩山中間的臨空直下終年不息。

黃梅時節詩

江南黃梅時節，潮濕可厭。徐金粟云：「不待雨來先地濕，並無雲處亦天低。」

沈雲蜚

丁巳前輩沈雲蜚先生館選後，乞假歸娶，逾年入都，以習國書故僦屋隣余，欲彼此宣究。未半年，以療疾亡。余入奠，見紙墨叢殘，家僮殞殞，爲之泣下。哭以四絕句，五十年來，全不省記。忽內子誦之琅琅，乃追錄之，以存其人。詩云：「仙山樓閣本茫茫，容易青年到玉堂；底事曇花纔一現，已蒙上帝遣

巫陽。明知病體頹唐甚，何事間關萬里來？想是神仙厭鄉土，特教玉骨葬蓬萊。幾度蓬門歇小車，揮毫同習上清書；而今難字從誰問？旅櫬灰停一寸餘。半年湯藥滯天涯，腰瘦何人報沈家？少婦昨宵家信到，催君迎看帝城花。

仙山樓閣

——秦始皇漢武帝時候，傳說東海中有三座神山，便是蓬萊、方丈、瀛洲，又稱三島。一島上有神仙往來，又有不死的藥；拿金子銀子造着樓閣，只能遠望，不能接近，後人也有

拿三神山比做翰林的。玉堂——宋太宗親筆用飛白體寫「玉堂之署」四字，賞給御史衙

門懸掛。後人稱翰林稱爲玉堂。沈家——南朝詩人沈約，因年老多病，寫信給徐勉辭去東陽

太守官，說已病了一百幾十日，腰上的皮帶一天一天的寬下去，手臂也每月瘦半分。後人說人瘦的便稱他「沈郎」。

洪昉思有詩才

錢塘洪昉思昇，相國黃文僖公機之女孫壻也。人但知其長生曲本與

牡丹亭並傳，而不知其詩才在湯若士之上。曉行云：「呀，喔，晨雞鳴，僕夫駕輪軌，四野絕無人，但聞征鐸響。」夜泊云：「竹篾隨潮落，蒲帆逐月飛。維舟已深夜，還上釣魚磯。」性落拓不羈，晚年渡江，老僕墜水，先生醉矣，提燈救之，遂與俱死。送高江村宮詹入都五排一百韻，沈鬱頓挫，逼真少陵。

長生曲本

清朝洪昉思寫長生殿傳奇曲本，記唐明皇和楊妃的一段戀愛故事。因白

樂天的長恨歌裏有「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兩句，所以定名「長生殿」。牡丹

亭——清朝湯若士寫牡丹亭曲本，記女子杜麗娘貌美多情，因游後園得一夢，見一美少年送

她一枝柳葉，又和他在牡丹亭下私通。從此麗娘便迷戀夢中的少年，直到病死。在臨死時，她照

着鏡子，自己畫一幅像，上面題着兩句道：「他年得傍蟾宮客，不在梅邊在柳邊。」麗娘死後，南

海地方有一個少年名柳春卿得一夢在梅花樹下遇見一美女子，後春卿到臨安去趕考，因遇

風雪寄住在梅花觀裏，游後園拾得麗娘的畫像，便十分迷戀。這畫中美人果然每夜夢中與麗

娘私會後春卿去掘麗娘的坟墓，麗娘又活過來，便和春卿做了夫妻，春卿也便中了狀元。

金鑲曲

先生爲王貞女作金鑲曲云：「王家有女字秀文，少小綽約蘭蕙芬。項郎名族學詩禮，金鑲爲聘結婚姻。十餘年來人事變，富兒那必歸貧賤？一朝別字豪貴家，三日悲啼淚如霰，手摘金環自吞食，將死未死救不得。柔腸九曲斷還續，臥地祇存微氣息。詎料國工賜靈藥，吐出金鑲定魂魄。至性由來動彼蒼，一夜銀河駕烏鵲。嗟哉此女貞且賢，項郎對之悲復憐。朝來笑倚鏡臺立，代繫金鑲雲鬢邊。」其事其詩，俱足千古。篇終結句，餘韻悠然。

燕趙佳人

蘇州徐文靖公，明季殉難。二子昭文貫時，俱守父志不仕。尤西堂爲貫

時作傳，言其少時美好，自稱「三十六帝外臣。」過平原有見云：「玉面珠璫坐錦車，蟠雲作髻兩分梳，春風解下貂回睇，露出螭鱗雪不如。曲水池頭倚玉闌，被除初起曉妝寒，新來傳得江南樣，也是梳頭學牡丹。」摩寫燕趙佳人風流可想。貫時先生名柯，其孫龍飲，精賞鑑，與余交好。

詠燕女

洪昉思詠燕女云：「燕姬生小習原野，春草茸茸獵城下。身輕不許健兒扶，捉鞭自上桃花馬。」胡稚威亦詠此題中四句云：「螭鱗明處緣裁領，黃手纖時爲攬妝，雲髻半籠花壓額，巾羅斜挂水成行。」

梅定九詩

梅定九先生，以算法易理受知 聖祖；人但知其樸學，而不知詩故風

雅。其繼滕坑夜雨云：「萬壑連爲瀑，千峯撼欲平；虛堂漁艇似，短燭月華明。」答周崑來云：「墨妙時看珍共璧，心期今見託雙魚。」周故奇士，舞刀奪槊，豪氣逼人，畫龍一幅，人以千金相購。識戴雪村學士於未濟時，以女妻之。

歸娶贈行

余翰林歸娶長安，贈行詩甚多。記其佳者：鄒太和學士云：「菊黃楓紫小春天，送爾南歸是錦旋；才子掃眉宜赤管，洞房停燭有金蓮。歸鞍常帶同文課，（時余方習清書）吟篋新添却扇篇；此日和鳴誰不羨，鳳皇山下著神仙。」張南華宮詹云：「艷雪飛新句，紅絲繫夙緣；人間留玉杵，天上散金蓮。官柳縈袍綠，宮花壓帽鮮；君恩許歸娶，仍鞦曲江鞭。遙識催妝日，金花艷壁箋；湖山留粉黛，豪墨亂雲烟。兩美應空越，雙飛伫入燕；綠牕眉畫早，銀燭看朝

天。『沈椒園御史云：』金閨才子愛袁絲，年少承恩出玉墀，丹詔命趨雙鶴髮，繡幃交護兩瓊枝。笙歌院落時衣錦，梅柳江村曉畫眉，伫看還朝成博議，文章報國正相期。『蔣御史和寧時作諸生云：』金蓮銀燭數行低，照見鴛鴦兩兩棲；風動流蘇侵夜漏，應疑鈴索海棠西。『魏允迪中翰，以余文捷，戲云：』一爭傳才子擅文詞，頃刻千言不搆思；若使畫眉須緩款，那容橫掃筆尖兒！『大司空裘叔度時爲庶常云：』袁郎走馬出京華，折得東風上苑花；一路香塵南國近，苧蘿村是阿儂家。畫壁旗亭句浪傳，藍橋歸去會神仙；從今厭看閒花草，新種湖頭並蒂蓮。『蓋調余狎許郎也。又云：』玉鏡臺前一笑時，石螺親爲畫雙眉；烏絲競艷催妝句，只恐流傳惱雪兒。雙綰同心帶一條，華燈椽燭好良宵；錦衾宛轉留春住，莫忘鳴珂趁早朝。『毘陵相國程聘三時

作庶常，詩云：「金燈花下沸笙歌，寶帳流香散綺羅；此日黃姑逢織女，漫言人似隔天河。」蓋戲用余朝考句也。

錦·旋——錦是說繡花的綢緞，旋是說回家；錦旋是說穿了繡花綢緞做成的衣服回家去，便是得意回家去的意思。楚王項羽說的人富貴了不回家去，好似穿了繡花綢緞做成的衣服，在黑夜裏走路一般無味。掃·眉——掃眉便是畫眉。婦女是畫眉的，所以掃眉便是說女人。女人有才學的稱爲「掃眉才子」。赤管是說紅色筆桿的筆。古時女史官記事都用紅色筆桿的筆，又稱彤管。却·扇——却是除去的意思。古時女子見客，拿扇遮面。却扇是說把扇放下去梳粧的意思。女人每晚臨睡時，便要除去釵環，從新梳粧；但做新娘的時候，因怕羞，到臨睡的時候，往往把扇遮着面，不肯梳粧，新郎便寫詩催新娘放下扇去曉梳粧，這詩稱做「却扇詩」。做新娘的第一夜，稱做「却扇之夕」。紅·絲——唐朝郭元振，年輕美貌，又有才學，張嘉貞有五個女兒，要招郭元振做女婿，便喚五個女兒每人手裏拿一條不同顏色的絲線，隔着帳幔使郭元

擬隨意挑選，郭元振拉住一條紅色線，原來是張嘉貞第三個女兒，便結了夫妻，還有一個韋固，路過宋城，住在旅館裏，看見一個老人在月光下坐着整理紅繩子，韋固問他紅繩子什麼用處，這老人說拿去綁在天下做夫妻的脚上。世界上男女不論他離得多少遠，或是彼此有讎怨的，祇須拿這紅繩子替他綁上，終究是要結為夫妻的。留玉杵——有一個少年男子名裴航的，走過藍橋地方，因口渴得利害，見一個老年婦人便向她要茶吃，老婦人便喚一個美貌姑娘名雲英的送茶出來；裴航一見了雲英，便要娶她做妻子，這老婦人說，去找得玉搗臼來便將雲英嫁你。後來裴航果然找到了玉搗臼，便去娶得雲英來。後來夫妻二人都成了仙。博議——宋朝呂東萊新娶妻子，一個月不出房門，朋友都笑他好色。後來東萊寫成博議一書，稱為東萊博議，專議論左傳裏所記春秋時候的事體。銚索——續翰林志裏說，學士院裏門禁甚嚴，不是本院的人不能自由出入，如有送文書或有緊要事的，必先拉門上的銚索，送文書的人站在門外，把文書交與小判官，小判官交與院史，院史交與學士。韓偓詩裏有兩句：「夜久忽聞銚索動，玉堂西畔響丁冬。」畫壁——唐朝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三人，名氣一樣大。有一天下雪，

三人回到旗亭去吃酒，忽然有一班唱戲的人帶着妓女也進屋子來吃酒。妓女唱曲子，王昌齡悄悄的對同伴說道：「我三人的詩名一樣大，究竟不知誰的名氣最大，現在我們可以試驗了。」聽他們唱誰的詩最多，便是誰的名氣最大。」正說時，聽得一個人在唱着王昌齡的詩：「寒雨連江夜入吳，」王昌齡便拿筆在壁上寫一畫記數。停了一回，又有一個人唱高適的詩：「開箬淚霑臆，」高適也在壁上畫着記數。後來又有一個人唱：「奉帚平明金殿開，」也是王昌齡的詩，王昌齡便在壁上記第二畫，獨沒有人唱王之渙的詩，王之渙說道：「裏面最美的一個妓女，便能唱我的詩；倘然不唱我的詩，我便甘心認輸，終身不吟詩了。」話不曾說完，果然那最美的一個妓女在那裏唱王之渙的，「黃河遠上白雲間」了。之渙聽了十分歡喜，連連飲着酒。玉鏡臺——古時，溫嶠姑母有一個女兒，甚是美貌，託溫嶠替他尋覓新郎，溫嶠說道：「好新郎不容易尋，倘然尋得和我溫嶠差不多的可願意麼？」隔了幾天，溫嶠便來對姑母說：「已經尋得了一個新郎了，便送一個玉鏡臺作爲聘禮。到了結婚的一天，那新郎原來便是溫嶠自己，新娘笑說道：『我原疑心是你這老奴才。』」烏絲——河南地方有一種素絹，上面用黑線織成方格，稱

做烏絲欄。後來寫文章的卷子上面有黑線格的，也稱做烏絲欄。雪兒——唐朝的李密，有一個得寵的小老婆，名喚雪兒，能唱歌，能跳舞，客人做的詩歌裏有美麗的句子，便配上譜命雪兒唱着。韓定辭詩有一句「麗詞堪付雪兒歌。」黃姑——天上的牽牛星又名「黃姑。」古樂府裏有一句「黃姑織女時相見。」

蔣公詩

座主蔣文恪公時爲學士，詩云：「羣仙豔羨送天涯，重疊詩箋壓小車；馬上玉郎春應醉，滿身香雪落梅花。我聞堂上兩親居，割菽含丸廿載餘；此日江南花燭好，承歡同上紫泥書。」

割菽——宋朝文學家歐陽修，四歲時候死了父親；母親鄭氏親自教讀，家中十分窮苦，沒有錢買筆，拿菽草桿兒在地上劃着字教他認。含丸——唐朝柳仲郢，年紀小的時候就死了父親；母親韓氏教他讀書，夜深怕他睡熟，便拿熊的膽和成丸藥，使他含在嘴裏，因爲熊膽味苦，

可以驚醒他的睡夢。紫泥書——皇帝的詔書，用紫泥封着的，所以稱爲紫泥書。

送行詩

余以翰林改官江南，一時送行詩甚多。其佳者，如劉文定公綸時官編修，詩云：「弱水神仙少定居，詞頭草罷領除書。蔣山南去秦淮路，好雨脩脩梅熟初。三載頭銜共冷官，幾人鄉夢出長安。君行若過吾廬外，五月江深草閣寒。」定子當筵唱石城，離堂燭跋不勝情。菱荷香動三千里，誰共編詩記水程？宗伯齊公召南時爲侍講，詩云：「尊前言別重踟躕，一向推袁話豈虛。才子何妨爲外吏，名山况可讀奇書。攜將佳偶花能笑，吟得新詩錦不如。轉眼蒲帆催北上，未容風物戀鱸魚。官河柳色雨餘新，故里風光更絕倫。書畫一船煙外月，湖山十里鏡中人。浣衣香裏芙蓉露，評史清澆竹葉春。回首同

時趨直客，蓬萊猶是在紅塵。莊參政有恭時爲修撰，詩云：「廬陵事業起夷陵，眼界原從閱歷增。況有文章堪潤色，不妨風骨露峻嶒。廉分杯水余同况，明徹晶籠爾獨能。儒吏風流政多暇，新詩好與寄吳綾。」副憲申甫，時爲孝廉，詩云：「鵝行驚矢鳳池春，百里初除墨綬新。簿領竟須煩史筆，朝廷原自重詞臣。交情未免憐今別，公論尤應惜此人。終是讀書能有用，他時端不負斯民。」鶴書到日，廣求賢，殿上揮毫各少年，遭遇未嘗非盛事，滯留或恐是前緣。公卿譽滿君猶出，僕婢詩成我亦憐。可憶僧窗風雨夜，燈花只爲一人妍。（戊午榜發前一日與張少儀諸人同飲喜燈有花惟君獲雋）平臺縹緲見烟巒，客至能令眼界寬。談笑每欣多舊雨，杯盤常愧累貧官。由來氣類關偏切，此後風流繼必難。說與能詩姚祕監，豪情略爲洗儒酸。（戲南青）臨期

草草話難窮，高柳涼飄弄袖風；客裏驚心多聚散，酒邊分手又西東。對衙山色濃於染，繞郭溪光淡若空；此景江南曾不少，有人時在夢魂中。其時長安諸公以笏山四首爲獨絕，少宗伯劉公星燁時爲諸生，傲昌谷體作七古一篇云：「壬之年，癸之月，一鯨驅雲雲不行，走上江南木蘭櫂。」詩長，不能備錄。

弱水——弱水是說沒有力的水，最輕的東西也要向下沉的。《十洲記》說：鳳麟洲在西海的

中央，洲的四面有弱水圍繞着。**定子**——牛丞相有一丁鬻名定子。李義山詩有一句：「定子

初開睡臉新。」**推袁**——晉朝桓溫出兵北伐，命袁定寫北征賦；桓溫和當時大臣一塊兒讀

着，大家都稱贊他文才高雅。桓溫對王珣說道：「現在不得不推袁定的文才第一。」**鱸魚**——

晉朝張翰，是蘇州人，在齊王宮裏做官。一天，見秋風起，想起家鄉蓴菜羹膾鱸魚的美味，便辭

官回家去。他說：「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夷陵**——夷陵是地名。宋朝

歐陽修因范仲淹被罰降官，歐陽修上奏章解救，說范仲淹是忠臣。當時有高若訥，說范仲淹是

有罪，應該降官的；歐陽修寫信給高，竭力責備他，高把歐陽修的信宣佈出來，朝廷又罰歐陽修降官，做夷陵縣官。歐陽修是廬陵人，鶴書——古時有一種狹長的信封，稱做「鶴書」，專寫信給山中隱士用的。也稱做「鶴頭書」。僕婢詩——有李昌符屢次考功名不中，便寫婢僕詩五十首，用意十分奇怪；京城地方的大官員，人人愛讀他，李昌符的名氣從此大起來，這一年便考中了功名。舊雨——稱多年認識的朋友稱做「舊雨」。杜甫詩小序裏說：「臥病長安旅次多雨，尋常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

隨園詩話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二卷

王公詩

丁巳，余流落長安，寓刑部郎中王公諱琬者家。同寓人常熟孝廉趙貴
璞，字再白，傾蓋相知。——西林相公門下士也。——欲薦余見西林，有尼之
者，因而中止。未幾，王公出守興化，余僦然無歸，趙以寒士而留余仍住王公
舊屋，供其饗飧，彼此倡和。趙詩才清警，過仙霞嶺云：「萬竹掃天青欲雨，一
峯受月白成霜。」其曾祖某生，天啓間題天聖閣云：「天在閣中看世亂，民
從地上作人難！」

贈呂醫

丙子九月，余患暑瘧，早飲呂醫藥，至日晚忽嘔逆，頭眩不止。家慈抱余起坐，覺血氣自胸憤起，性命在呼吸間。忽有同徵友趙藜村來訪。家人以疾辭曰：「我解醫埋。」乃延入診脈看方，笑曰：「容易！」命速買石膏加他藥投之。余甫飲一勺，如以千鈞之石，將腸胃壓下，血氣全消，未半盃，沉沉睡去，額上微汗。朦朧中聞家慈暗曰：「豈非仙丹乎？」睡須臾醒，君猶在坐。問：「思西瓜否？」曰：「想甚！」即命買瓜。曰：「憑君盡量，我去矣！」食片許，如醒醐灌頂，頭目爲清，晚便食粥。次日來，曰：「君所患者，陽明經瘧也。呂醫誤爲太陽經，以升麻羌活二味升提之，將君妄血逆流而上，惟白虎湯可治，然亦危矣。」未幾君歸，余送行詩云：「活我自知緣有舊，離君轉恐病難消。」先

生亦見贈云：「同試明光人有幾，一時公幹鬢先斑。」

藜村訪友

藜村雞鳴埭訪友云：「佳辰結良覲，言采北山杜；雞鳴古埭存，登臨渾漫興。蕭梁此化城，貽爲初地祖；六龍行幸過，金碧現如許。欲辨六朝蹤，風亂塔鈴語；江南山色佳，元武湖激澈。豁開几盞間，秀出庭木末；延陵敦夙尚，藉以紓蘊結。山能使人澹，湖能使人闊；柳共發嘯吟，無爲慕禪悅。」（趙名寧靜江西南豐人）

多師

少陵云：「多師是我師。」非止可師之人而師之也。村童牧豎，一言一笑，皆吾之師，善取之皆成佳句。隨園擔糞者，十月中在梅樹下，喜報云：「有

一身花矣！余因有句云：『月映竹成千個字，霜高梅孕一身花。』余二月出門，有野僧送行，曰：『可惜園中梅花盛開，公帶不去！』余因有句云：『只憐香雪梅千樹，不得隨身帶上船。』

補詩

凡古人已亡之作，後人補之，卒不能佳，由無性情故也。東晉補由庚，元次山補咸英九淵，皮日休補九夏，裴光庭補新宮茅鷗，其詞雖在，後人讀之者寡矣。

唐宋人詠柳

唐人詠柳云：『長條亂拂春波動，不許佳人照影看。』宋人詠柳云：『愛把長條惱公子，惹他頭上海棠花。』

詩須有真性情

張燕公稱閻朝隱詩，炫裝倩服，不免爲風雅罪人。王荆公因之作字說云：「詩者，寺言也；寺爲九卿所居，非禮法之言不入，故曰「思無邪。」近有某太史恪守其說，動云：「詩可以觀人品。」余戲誦一聯云：「哀箏兩行雁，約指一勾銀。」當是何人之作？太史意薄之曰：「不過冬郎溫李耳！」余笑曰：「此宋四朝元老文潞公詩也。」太史大駭。余再誦李文正公昉贈妓詩曰：「便牽魂夢從今日，再覩嬋娟是幾時？」一往情深，言由衷發，而文正公爲開國名臣，夫亦何傷于人品乎？「孝經含神霧云：「詩者，持也，持其性情使不暴去也。」其立意比荆公差勝。

五律

劉昭禹曰：『五律一首，如四十賢人，其中著一屠沽兒，不得；余教少年學詩者，當從五律入手，上可以攀古風，下可以接七律。』

深微

孔子與子夏論詩，曰：『窺其門，未入其室，安見其奧藏之所在乎？前高岸，後深谷，冷冷然不見其裏，所謂深微者也。』此數言，即是嚴滄浪『羚羊桂角，香象渡河』之先聲。

盧雅雨塞外接家書云：『料來狼狽原應爾，便說平安那當真。』何南園都中寄家書云：『每因疾病愁家遠，強說平安下筆難。』

大通脫

宋稗類抄第一卷，遭際類云：『陳了翁之父尙書，與潘良貴榮義之父』

交好。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恨有一事不如公！」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妾已生子矣，可以奉借；他日生子，當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一母生二名儒，前所未有。『此事大通脫，今人所斷不爲，而宋之賢者爲之，且傳爲佳話。』高南阜太守題詩曰：『贈妾生兒古人有，兒生還妾古人無；宋賢豁達竟如此，寄語人間小丈夫。』杭州馮山公先生，以春秋盧蒲釐爲齊之忠臣，云：『替莊公報仇，要滅崔氏，非慶封不可；欲輸心慶封，非易內不可。五倫中，君父最大，夫妻最小；盧願大倫，故不顧小倫也。』其言甚創，人多怪之。余按東漢獨行傳：『韃爲任永避王莽之亂，僞病青盲；妻淫于前，佯爲不見。』似山公之言，未嘗無證。

翰林最榮

唐翰林學士最榮，入直許借飛龍廐馬。白香山贈錢翰林詩曰：「分班皆命婦，對苑卽儲星。」蓋最親禁宮也。是以韋綬學士也，而覆以蜀纈之袍；韓渥學士也，而暗藏金蓮之燭。十國春秋載後蜀王建待翰林過優，人尤之。建曰：「我昔值禁軍，見唐天子待翰林之厚，雖朋友不如也；我不過萬分之一耳！」

狀元不必第一名

古稱狀元，不必殿試第一名。唐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詩曰：「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按谷登趙昌翰榜，名次第八，非第一也。周必大有回姚狀元顥啟回第二人，葉狀元適啓當時新進士，皆得稱狀元，惟南

漢狀元不可考。十國春秋載劉冀定例，作狀元者，必先受宮刑。羅履先南漢宮詞云：「莫怪宮人夸對食，尙蒙多半狀元郎。」古稱探花，不必第三名。天中記，唐進士杏園初會，使少俊二人，探花遊園，若他人先折名花，則二人被罰。蔡寬夫詩話云：「故事，進士朝集，擇年少者爲探花使。」是探花者，年少進士之職，非必第三名也。進士帽上多插花，太宗伯竄準，少年，正插花飲酒時，溫公性嚴重，不肯插花。或曰：「君恩也。」乃挿一枝。大概以年少者爲貴。某及第詩曰：「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杖人多笑，十里珠簾半下鈎。」或又曰：「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皆傷老之詞。熙寧間，余中請禁探花，以爲傷風化，遂停此例。後中以賊敗，人咸鄙之。王弇洲曰：「禁探花之說，譬如新婦入門，不許妝飾，便教績麻造飯，理非不是。」

也，而事太早矣！余按李燾長編載陳若拙中進士第二名，以貌陋，人稱瞎榜。蓋宋以第二名爲榜眼，亦探花不必第三名之證。

對食——古時，宮女和宮女同性戀愛，結成假夫妻，稱爲對食，見漢書趙后傳。平康——

唐朝時候，有「平康里」專住妓女；現在凡是妓女住的地方，都稱「平康里」，「宮花」——古時徐遜，年老纔得中狀元；照例中狀元的和同榜的，都由皇帝在瓊林苑中賜宴，宴罷每人賜宮花一朵，插在帽上騎着馬出宮，一定要經過「平康里」妓女住的地方。當時徐遜和一班同年戴着花經過「平康里」的時候，別人帽上插着的花都被妓女搶去，獨徐遜的花沒人來搶，所以徐遜寫兩句詩道：「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瞎榜——殿試考中第一名的稱做「狀元」，第二名的稱做「榜眼」，好似人的眼睛一般。倘然這中榜眼的人寫的文章樸實不美麗，便稱做「瞎榜」。

吳漢詩

商寶意有甥，吳鑑南濱，爲詩人尊萊之子，亦能詩。嚴海珊贈云：「何無
忘酷似其舅，嚴挺之乃有此兒！」真巧對也。鑑南以主事從溫將軍征金川，
大軍潰于木杲，中礮墜溪死。未死時，知不免，寫詩兩冊，以一冊付其妻，周
某逃歸，以一冊自置懷中。今秋帆先生所刻者，周帶回之一冊也。與程魚門
交好，程誦其陶然亭云：「偶著芒鞋策策行，到來心迹喜雙清。短蘆一片低
如屋，空翠千層遠入城。野曠每留殘照久，地高先覺早涼生。老僧解得登臨
意，勸聽殘蟬曳樹聲。」贈人云：「波雖無恨終歸海，人到忘情却省才。」與
乃舅寶意一人因福薄才生慧，天與才多恰費心」之句相似。

省精神免拘束

近今風氣，有不可解者：士人略知寫字，便究心于說文凡將，而束歐褚

鍾王于高閣，略知作文，便致力於康成穎達，而不識歐蘇韓柳爲何人。間有習字作詩者，詩必讀蘇，字必學米，侈流自足，而不知考究詩與字之源流。皆因鄭孔之學多糟粕，省費精神；蘇米之筆多放縱，可免拘束故也。

說文凡將——漢許慎著說文解字，司馬相如著凡將篇，都是說明每一個字的來源，和他筆畫構造成功的意思。歐楮鍾王——歐是唐朝的歐陽詢，褚是褚遂良，鍾是晉朝的鍾繇，王是王羲之，四人都是寫字的好手。康成穎達——東漢鄭玄，號康成，研究經學，著書極多。唐朝的孔穎達，也是研究經學的，著五經正義一書。學米——米是宋朝的米芾，號元章，是襄陽人。後人也稱爲米襄陽。善寫草書。

改詩難於作詩

改詩難於作詩，何也？作詩與會所至，容易成篇，改詩則與會已過，大局已定，有一二於心不安，千力萬氣，求易不得，竟有隔一兩月，于無意中得之。

者。劉彥和所謂「富于萬篇，窘于一字。」真甘苦之言。荀子曰：「人有失針者，尋之不得，忽而得之。非日加明也，眸而得之也。所謂眸者，偶睨及之也。」唐人句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卽眸而得之之謂也。

書巢能詩

香亭弟出守廣東，余賦詩送行云：「君恩深處忘途遠，家運隆時惜我衰。」一時和者甚多，惟押衰字頗難。胡書巢妹夫和云：「江南政績新遺愛，海外文章舊起衰。」余作書深美之。胡答書云：「爲押衰字，頗費心；今果見許，足徵兄之能知此中甘苦也。」書巢尤長五古，途中望二華云：「連山如洪濤，一瀉不得住；散作平岡低，萬壑此爭赴。奔騰聲未已，倔強有餘怒；數里漸透迤，坡途相錯互。草木何繁滋，容畜欽美度；落日下翠微，蒼蒼羣峯暮。白

雲奇幻形，屢顧有時誤。『大散關』云：『蜀門自此通，谷口望若合；日月互蔽虧，陰陽隱開闔。微徑臨深溪，馬蹄畏虛踏；泉流亂石中，碎砢肆擊磕。時節已初春，氣候如殘臘；黃葉間青條，風吹鳴颯颯。時見采樵人，行歌互相答。』朝天峽云：『旬月走雲棧，登頓勞上下；輿中因掀簸，厭聞馬蹄響。今晨改水涉，失喜聽雙槳；羌舟小如葉，羌水平如掌。健疑青鷁飛，疾類枋榆搶；灘轉峽角來，雙峙袤千丈。石裂怒欲落，畏壓不敢仰；洞陰中慘慄，白日迷愴恍。其深蟠蛟龍，其毒聚蝮蟒；側目望天關，閣道更渺茫。行人偶失足，一墜詎可想！』寄香亭云：『携手天水橋，送我北新關；君歸我夜泊，咫尺不能攀。何況萬餘里，遠隔千重山；子來既無期，我行猶未還！至今夢寐中，橋下聞潺潺；流水無已時，思君如連環。森森九種竹，燦燦十樣箋；六六雙鯉鱗，冷冷三峽泉。險易雖

有殊，窮達何與焉？自惜結隆愛，金石貫貞堅。與子同一心，豈時與俗遷！寓書
奈不達，在遠情空延。子卽能我諒，我衷胡由宣？想思如萱草，憂忿何時捐？
書巢受業于嘉禾布衣張庚，而詩之超拔，青出於藍。因書巢全集未梓，爲代
存數章。

起衰——韓文公廟碑有一句「文起八代之衰」，是說從漢魏兩朝以後，直到韓愈，共隔
八個朝代。這八個朝代時候的文章，都講聲調對句用字種種形式上的事體，在思想上可以說
毫無價值，可算是文學精神的衰落時期；但到韓愈寫文章，他竭力主張有思想，有氣勢，回復到
漢魏以上的古文作風。所以說他「起衰」。二、華——陝西華山，是中國五大山之一，華山的
西面，有一座山比華山稍低，稱爲少華山。原有的華山，稱爲太華山，所以說「二華」。雲棧，
四川一帶地方多高山，山勢直削，人不能上去，便在半山腰裏用木架支着板，鋪出一條路來
走着，稱做棧道。遠望去，好似一縷雲繞住山腰一般，所以又稱爲雲棧。長恨歌裏有一句「雲棧

縈紆登劍閣。「枌榆搶——枌榆，是樹名，樹身很高，搶，是說鳥很快的飛上去。莊子裏有：「我決起而飛，搶榆枌。」十樣箋——古時四川地方，用種種顏色花紋做成十樣信紙，稱做十樣箋。是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銅綠，淺雲十樣。六六——鯉魚在脊上對中間一條，共有三十六片鱗。六六，是三十六的數目。鯉是說信。古人有把信藏在鯉魚肚子裏的，所以從此有人把鯉魚代信字用的。青出於藍——荀子裏有兩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後人凡是說學生學問比先生好，或是兒子比父親好，都說是「青出於藍」。因為青的顏色比藍顏色顯明。

差半個字

尹文端公論詩最細，有「差半個字」之說。如唐人「夜琴知欲雨，晚簾覺新秋。」「新秋」二字，現成語也。「欲雨」二字，以欲字起雨字，非現成語也，差半個字矣。以此類推，名流多犯此病。必云「晚簾恰宜秋，」宜字

方對欲字。

詩無言外之意，便同嚼蠟。杭州俞蒼石秀才觀繩伎云：「一綫騰身險復安，往來不厭幾回看；突他著脚寬平者，行路如何尙說難？」又「雲開晚霽終殊旦，菊吐秋芳已負春。」皆有意義可思。嚴冬友壯年不仕，韋曲看桃花云：「憑君眼力知多少，看到紅雲盡處無。」

痘詩

痘神之說，不見經傳。蘇州名醫薛生白曰：「西漢以前，無童子出痘之說；自馬伏波征交阯，軍人帶此病歸，號曰虜瘡，不名痘也。語見醫統。」余考醫書，凡載人形體者，妍媸各備，無載人面麻者。惟文苑英華載穎川陳黯年十三，袖詩見清源牧。其首篇詠河陽花，時痘痂新落，牧戲曰：「汝藻才而花

面，何不詠之？陳應聲曰：「玳瑁應難比，斑犀點更嘉；天憐未端正，滿面與
妝花。」似此爲痘痂見歌詠之始。

唐人詩

唐人有「南宮歌管北宮愁」之句，蓋賦體也。不如方子雲晚坐云：「
西下夕陽東上月，一般花影有寒溫。」以比興體出之更妙。

風調相同

安徽方伯奇麗川席間誦和親王風箏詩云：「風微欲上不得上，風緊
求低不得低。」方伯詠梅云：「淡影是雲還是夢，暗香宜雨亦宜煙。」風調
相似。

曹練亭父子

康熙間曹練亭爲江寧織造，每出擁入鷗，必携書一本觀玩不輟。人間：

「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羨之。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尤艷，我齋題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

陳秀才詩

青陽秀才陳蔚，字豹章。能文愛客，受業隨園。江行雜詠云：「日沉遠樹青，煙起遙山失；何處纈孤舟，一燈古渡出。昨發螃蟹磯，今泊針魚觜；秋風一夜生，吟冷半江水。」隨其兄芳郁庭遠行云：「江梅開遍雨霏霏，同駐郵亭

整客衣；今日反嗟人似鴈，一行齊向異鄉飛！
「郁庭有草堂雜詠云：『處士應門惟使鶴，高人去榻更無賓；小橋時有雲遮斷，不使遊人過水西。』兄弟俱耽吟詠，人以「雙丁」「二陸」比之。

去揚——後漢時候有一個徐穉，有學問；他有一個好朋友陳蕃，做知府官，不輕易招待賓客。獨有徐穉來，他便備一榻，請徐睡在衙門裏；徐去後，陳便將榻掛起。
雙丁——三國時候，有一個丁儀，又有一個丁廙，都是有文學天才的。當時人稱他爲「雙丁」。
二陸——晉朝時候，陸機陸雲弟兄二人，都有文學家的名，稱爲「二陸」。

吳荔娘詩

莆田有吳荔娘者，庖人之女也。性愛潔而能詩，豹章聘爲旁妻，未二年卒。
豹章爲寫其蘭坡剩稿，有春日偶成云：「瞳瞳曉日映窗疏，荏苒韶光一枕餘；深巷賣花新雨後，閑門挿柳嫩寒初；鶯兒有語遷喬木，燕子多情覓舊

慮那用踏青郊外去，芊芊草色上階除。」又「深院不知春色早，忽驚牆外賣花聲。」

小孤山詩

向讀金陵孫秀才詔詠小孤山云：「江心突兀聲孤巒，飄渺還疑月裏看；絕似凌雲一枝筆，夜深橫插水精盤。」後過此山，方知此句之妙。

周月尊女詩人

河南撫軍畢秋帆先生簷室，周月尊，字漪香，長洲人也。酷嗜文墨，禮賢下士，詠水仙云：「影疑浮夜月，香不隔簾櫳。」偶成云：「一家如夜月圓時少，人似秋雲散處多。」夫人還吳門，先生七夕寄詩云：「汴水吳山同悵望，今宵兩地拜雙星。」

筵室——筵字有副字的意思，稱小老婆便稱「筵室」。左傳裏有「有女奔僖子，僖子使助饗氏之筵。」雙星——雙星便是天上牽牛織女兩座星。後人稱夫妻也稱「雙星」。

小姑亦嫁彭郎

泗洲選貢，毛俟園藻，辛卯秋，赴金陵鄉試。主試爲彭雲楣侍郎，其友羅孝廉恕彭門下士也。寓書索觀近藝，戲爲催妝俳語。毛答以詩云：「月影空濛柳影疏，秦淮水漲石城隅。小姑獨處無郎慣，爭似羅敷自有夫。」榜揭，毛獲雋，羅往賀。入門狂叫曰：「今日小姑亦嫁彭郎矣！」一時傳爲佳話。

小姑——未嫁的女子，稱爲小姑。李義山詩有「小姑居處本無郎。」羅敷——古時女子羅敷，貌美；丈夫王仁，官做千乘。父親姓秦，又稱秦氏女。王仁後做趙王的家令。一天，羅敷出外

去採桑葉，趙王在臺上望見羅敷，心裏愛她，便喚上臺去吃酒。羅敷便彈着箏，唱陌上桑曲，說明自己的意思道：「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不肯改嫁。彭郎——長江中有小孤山，山對面

有彭浪磯。後人因爲孤字和姑同音，浪字和郎字同音，所以稱爲「小姑娘彭郎。」

行船伐鼓

古人官貴行船，多伐鼓。少陵詩曰：「打鼓發船誰氏郎？」白香山詩曰：「兩岸紅燈數聲鼓，使君樓櫓下巴東。」皆伐鼓之證也。今人開船鳴鈺，未知起于何時。

文中詩詩中文

劉曾燈下誦文選，倦而就寢，夢一古衣冠人，告之曰：「魏晉之文，文中之詩也；宋元之詩，詩中之文也。」既醒，述其言于余。余曰：「此余夙論如此。」

雅集圖

余嘗隨園雅集圖，三十年來，當代名流，題者滿矣；惟少閨秀一門，慕漪香夫人之才知，在吳門修札索題，自覺冒昧。乃寄未五日，而夫人亦書來命題採芝小照。千里外不謀而合，業已奇矣！余臨採芝圖副本，到蘇州告知夫人，而夫人亦將雅集圖臨本見示，彼此大笑。乃作詩以告秋帆先生曰：「白髮朱顏路幾重，英雄所見竟相同；不圖劉尹衰頹日，得見夫人林下風。」

劉尹——晉朝時候劉惔做丹陽尹，做官清廉，從此劉尹的名譽很大。後來南朝時候袁粲也做丹陽尹，請客吃酒，指着院子裏一株柳樹說道：「這個便是劉尹！今日見了柳樹，想起劉尹當年的清高。」劉字和柳字同音。林下風——稱女人有文學天才的，稱做「林下風。」晉朝王凝之的夫人姓謝，有文才，氣派清高，有林下風。

歌姬能詩

王夢樓太守，精于音律，家中歌姬，輕雲，寶雲，皆余所取名也。有柔艸者，

兼工吟詠。成嘯厓公子贈以詩云：「侍兒原是紀離容，紅豈拈來意轉慵；（時方示疾）一曲未終人不見，可堪江上對青峯。」柔卿和云：「生小原無落鴈容，秋風偶覺病身慵；挂帆公子金陵去，望斷青青江上峰。」

紅豆——紅豆又名「想思子」，出在廣東，是一種樹，「結的子，顏色鮮紅，也有半紅半黑的。古時有一個女人，因為她丈夫出去打仗，死在戰場上，這女人便哭死在紅豆樹下。後人便稱這紅豆爲「想思子」。

幼女和詩

杭州孫令宜觀察，余世交也。女公子雲鳳，幼聰穎，八歲讀書。客出對云：「關關雎鳩，」卽應聲曰：「噫噫鳴鴈。」觀察大奇之。和余留別杭州詩四首，錄其二云：「撲簾飛絮一春終，太史歸來去又匆；把菊昔爲三徑客，盟鷗

今作五湖翁。囊中有句皆成錦，閨裏聞名未識公；遙憶花間揮手別，片帆天外挂長風。未曾折柳倍留連，縱得重來又隔年；遠水夕陽青雀舫，新蒲春雨白鷗天。三千歌管歸花縣，十二因緣屬散仙；安得講筵爲弟子，名山隨處執吟鞭。

三徑——小路稱做徑。陶淵明文有：「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三徑是說花園。盟鷗——鷗是一種水鳥。盟鷗是說和水鳥做朋友，便是隱居不出去做官的意思。李白詩有：「永與白鷗盟。」折柳——長安灤橋地方，種許多柳樹；古人送客到灤橋，便折柳枝送出門人，表示紀念的意思。後人稱送行爲「折柳」。花縣——晉朝文學家潘岳做河陽縣官，滿縣種桃李，人稱河陽一縣花。後人稱花縣是說做官清正，地方太平的意思。十二因緣——佛家有十二因緣，便是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等。

傳說不足信

半后答劉曜語，輕薄司馬家兒，再醮之婦，媚其後夫，所謂「閨房之內，更有甚于畫眉者」，牀第之言不踰闕，史官何以知之？楊妃洗兒事，新舊唐書皆不載，而溫公通鑑，乃采天寶遺事以入之。豈不知此種小說，乃委巷譌言。所載張嘉貞選塔得郭元振，年代大訛，何足爲典要？乃據以污唐家宮闈耶？余詠玉環云：「唐書新舊分明在，那有金錢洗祿兒？」蓋雪其冤也。第李義山西郊百韻詩有「皇子棄不乳，椒房抱羞渾」之句。天中進士鄭嵎津陽門詩，亦有一祿兒此日侍御側，繡羽襦衣日負蟲」之句。豈當時天下人怨毒楊氏，故有此不根之語耶？至于楊妃縊死佛堂，唐書通鑑俱無異詞，獨劉禹錫馬嵬詩云：「貴人飲金屑，條忽霽英暮；」似貴妃之死，乃飲金屑，非雉經矣。傳聞異詞，往往如是。

羊后——晉惠帝羊皇后國亡後，轉嫁劉曜。劉曜問羊后：「我比司馬家兒如何？」羊后說：「陛下是開國的聖人，他是亡國的賤夫，如何能比得！」惠帝姓司馬，所以稱爲「司馬家兒」。

眉畫——漢朝時候，張敞每日清早替夫人畫眉，所以上朝時候甚晏，皇帝問他爲什麼要畫眉？張敞答道：「夫妻在房裏秘密的事體，還有勝於畫眉的呢！」

洗兒——唐朝明皇得寵的臣子安祿山，又有一個得寵的妃子楊貴妃，安祿山認貴妃做母親。到安祿山生日，楊貴妃賞賜許多銀錢。楊貴妃拿繡花綢緞做了一個大包，把安祿山的身體，包成小孩子一般，使他睡在車兒裏。宮女們推着，宮女們都說：「今日貴妃洗兒，唐明皇使賞十萬。」

洗兒錢——唐明皇寵楊貴妃，安祿山造反，明皇帶了妃子逃到四川去，路過馬嵬山，兵士反抗貴妃，明皇使命高力士把貴妃拉到佛堂裏去吊死。馬嵬坡在陝西興平縣。

李山甫貌美

唐人詩話，李山甫貌美，晨起方理髮，雲鬟委地，膚理玉映，友某自外相

訪，驚不敢進。俄而山甫出，友謝曰：「頃者誤入君內。」山甫曰：「理髮者，卽我也。」相與一笑。余弟子劉霞裳，有仲容之較，每遊山必載與俱。趙雲松調之云：「白頭人共泛清波，然覺沿堤屬目多；此老不知看衛玠，誤夸看殺一東坡。」

仲容——晉朝人石庖，號仲容，面貌十分美麗；當時人說：「石仲容，妓無雙。」衛玠——晉朝人衛玠，號叔寶，面貌十分美麗；當時人都稱他爲「玉人」。每一次在街上行走，那路上人站滿了，好似牆頭一般。衛玠原有肺病的，不久便死，當時人又說看殺衛玠。

眼前語

「忍凍不禁自先去，釣竿常被別人牽。」宋人句也。默禪上人一聯云：「水藻丰浮苔半濕，流紗人去不多時。」俱眼前語。而餘韻悠揚。

李尙書

余過袁江，蒙河督李香林尙書將所坐船親送渡河。席間讀尙書詩，野行云：『香聞春酒熟，茅店紅惜秋。花開野塘，宿永平云：』樹樹鳥相語，山水上看，皆佳句也。又見贈二律，已粹入集中矣。其尊人澹亭尙書先督南河，遙灣夜泊云：『風雪荆山道，春帆滯水涯。幾聲深夜犬，知近野人家。』赴南河云：『過潁應知因搏致，徹桑須及未陰時。』用孟子語，而治河之道，思過半矣。

搏致——搏是打的意思，致是到的意思。孟子裏有：『今天水搏而躍之，可使過潁。』便是說，去打著水，可以使水跳起來高，潁角；這不是水的本性，是打他成這個樣子的。未陰——孟子裏引用詩經的句子道：『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是說趁天未下雨以前，去掘着桑田裏的土地，又去照料料廊下窗前，是事先預備的意思。現在人常稱爲「未雨綢繆。」

詩中藏名姓

錢文端公少時，鄉試落第，是科主試者趙侍郎也。別號長眉公。觀演小尼姑下山戲題云：「三寸黃冠結碧絲，裝成十六女沙彌，無情最是長眉佛，訴盡春愁總不知。」毛西河選閨秀詩，獨遺山陰女子王端淑，王獻詩云：「王嬙未必無顏色，爭奈毛君筆下何！」一藏其名，一切其姓。

黃冠——道士稱做黃冠。唐朝李播，他丟了官去做道士，稱爲黃冠子。從此黃冠便成了道士的別名。長眉佛——和尚曇摩密多兩眉連接，眉梢下垂，披在肩上，稱爲「連眉禪師」。又稱爲「長眉佛」。毛君——漢朝宮人王嬙，號昭君，漢元帝選進宮去。當時進宮的女子很多，元帝不能親自挑選，便由畫師毛延壽畫成像獻與元帝；宮人大家都送錢給毛，獨王嬙仗着天生美貌，不肯送錢，毛延壽便故意把王嬙的面貌畫得不美，從此王嬙不能得元帝的寵幸。

尹蔣二公詩

尹似邨有句云：『自與情人和淚別，至今愁看雨中花。』
蔣廷鏞有句云：『自從環珮無消息，簷馬丁東不忍聽。』

不卑不亢

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譽之者既過其實，而毀之者亦損其真。須知先生才本清雅，氣少排寡，爲王孟韋柳則有餘，爲李杜韓蘇則不足也。余學遺山論詩一絕云：『清才未合長依傍，雅調如何可詆媒？我奉漁洋如貌執，不相菲薄不相師。』

王孟章柳——王孟章、柳是唐朝四個詩人。王是王維，孟是孟浩然，章是韋應物，柳是柳宗元。
貌執——貌是說有恭敬的禮貌。就是說招待。荀子裏有：「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

方望溪才力自薄

本朝古文之有方望溪，猶詩之有阮亭，俱爲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近人尊之者，詩文必弱；詆之者，詩文必粗。所謂佞佛者愚，闢佛者迂。

轉失之僞

鄭夾漈笑韓昌黎琴操諸曲，爲兔園冊子，薄之太過。然姜里操一篇，末二句云：「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深求聖人，轉失之僞。按大雅「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汝無噍于中國，斂怨以爲德。」文王並不以紂爲聖明也。昌黎豈不讀大雅耶？東坡言：「孔子不稱湯武。」按革卦繫詞：「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繫詞，孔子所作也，東坡豈不讀易經耶？

兔園冊子——鄉下人看的書，稱做「兔園冊子」；以後凡是說沒有價值的書，都稱爲「兔園冊子」。五代時候大臣馮道，原是鄉下人出身，同朝做官的人都要譏笑他，稱他爲「兔園

冊子。」姜里操——琴曲稱做操。古時周文被紂王關在羑里，作了這一首琴曲，便稱「姜里操」也稱「拘幽操」。

序事詩非正宗

劉後村爲吳怒齋作詩序云：「近世貴理學而賤詩賦，間有篇章，不過押韻之語，錄講章耳。」余謂此風至今猶存，雖不入理障，而但貪序事，毫無音節者，皆非詩之正宗。韓蘇兩大家，往往不免。故余自訟云：「落筆不經意，動乃成蘇韓。」

不可似是而非

爲人不可不辨者，柔之與弱也，剛之與暴也，儉之與嗇也，厚之與昏也，明之與刻也，自重之與自大也，自謙之與自賤也，似是而非；作詩不可不辨。

者，淡之與枯也，新之與纖也，撲之與拙也，健之與粗也，華之與浮也，清之與薄也，厚重之與笨滯也，縱橫之與雜亂也，亦似是而非。差之毫釐，失以千里。

三代後無真理學

明季以來，「宋學」太盛，於是近今之士，競尊「漢儒」之學，排擊宋儒。幾乎南北皆是矣，毫健者尤爭先焉。不知宋儒鑿空，漢儒尤鑿空也。康成臆說如「用麒麟皮作鼓郊天」之類，不一而足。其時孔北海虞仲翔早駁正之。孟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尙且周室班爵祿之制，其詳不可得而聞。又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况後人哉？善乎楊用修之詩曰：「三代後無真理學，六經中有僞文章。」

學古人

後之人未有不學古人而能爲詩者也。然而善學者，得魚忘筮，不善學者，刻舟求劍。

得魚忘筮——筮便是捉魚的竹籃。得到了魚便拋去了竹籃，這是說人忘本的意思。刻舟求劍——春秋時候，楚國有一個人，掛着劍渡江，不小心劍落到江心裏去了；他便在落下去的船邊上，拿刀刻了一個記號，待到停了船，這人再從船的記號下面水裏去尋劍。他不知道船是行動的，劍落下水去是不行動的。後人說，死守住前人的學問不變化的人，稱他爲「刻舟求劍」。

弔韓侂胄詩

韓侂胄伐金而敗，於張魏公之伐金而敗，一也；後人責韓不責張，以韓得罪朱子故耳。然金人整其首，諡曰「忠繆」，以其忠于爲國，繆于謀身也。錢辛楣少詹，過安陽弔之曰：「匆匆函首議和親，昭雪何心及老秦；一局殘

棋徧汝著，千秋公論是誰伸。橫挑強敵誠非計，欲報先仇豈爲身。一樣北征師挫衄，符離未戮首謀人。少詹又弔姚廣孝云：「空登北郭詩人社，難上西山老佛墳。」

伐金——宋朝大臣韓侂胄，帶了兵去打金國。每次打敗仗後，宋朝和金人講和，殺死韓侂胄。韓的頭裝在箱裏送給金人。又，宋朝張俊封魏國公，不主張和金人講和，出兵和金兵戰，在符離地方兵潰，得罪朱子。——宋朝韓侂胄做太師官的時候，權力極大，他反對朱熹彭龜年一班學者，因朱熹一班人寫文章反對韓侂胄，韓侂胄便把朱熹一班人被的書稱做「僞學」，開成一張「僞學」書目，請寧宗皇帝下聖旨禁止讀「僞學」書。稱朱熹一班人爲「僞學黨」。一時學者都得了罪名。北郭詩人——明朝詩人高啓，家住在北郭地方，和姚廣孝王行等十個人都住在一起，稱做「北郭十友」。老佛——明惠帝四年，因燕王造反，打進京城，放火燒宮殿，惠帝逃出去做了和尚，直到正德五年，惠帝在廣西思恩府，自己向地方官說明，送到京

城裏，回宮稱爲「老佛」。死後葬在西山。

頌德及其貌

唐僧大雅半截碑頌吳大將軍李夫人曰：「圓儀替月，潤臉呈花。」鄆 濟作孝女曹娥碑曰：「令色孔儀，巧笑倩兮。」頌其德及其貌，皆涉輕佻，與題不稱。然大旨是傲頌人一章，迂儒讀之，必起物議。

方公妹詩

方敏齋公三妹能詩，自畫牡丹，題云：「菊瘦蘭貧植謝家，愧無春色繪年華；刺來井底胭脂水，學畫人間富貴花。」公詠清涼山桃花云：「傾將一井胭脂水，和就六朝金粉香。」以襲乃妹詩，而風趣轉遜。

吃飯難

敏愨公未遇時，祖父俱以罪戍塞外；公南北奔走，備極流離。清涼寺僧號中州者，知爲偉人，時周恤之。公贈詩云：「須知世上逃名易，只有城中乞食難？」後官制府，爲中州弟子麗雅重建清涼寺殿宇煥然。余過而有感，亦題詩云：「細讀紗籠數首詩，尙書回首憶前期；英雄第一心間事，揮手千金報德時。」蘇州薛皆三進士有句云：「人生只有修行好，天下無如吃飯難！」意與方公相似。

不諱過

虞山王次山先生峻，風骨巖峭。館蔣文肅公家，晚不戒於酒，肆口嫚罵；蔣家人羣欲毆之，文肅呵禁，次日待之如初。先生不自安，辭去。余已未會試，出文恪公門下，聞此說而疑之。後讀先生哭文肅公詩云：「回首却傷門下

士，少時無賴吐車茵。』方知此事信有，愈徵文肅之賢而先生之不諱過也！先生少所許可，獨譽枚不絕于口，以故枚雖報罷鴻詞科，而名聲稍起公卿間。惜無所樹立，以酬先生之知。而先生自劾罷都御史彭茶陵，直聲震天下。後竟臥病不起，悲夫！

吐車茵——車茵便是車墊。漢宰相丙吉，器度寬大。一天替他趕車的車夫，吃醉了酒，在車墊上嘔吐，丙吉也不責罰他。程朱——宋朝理學家二程夫子，便是程顥、程頤。朱便是朱熹。理學是專門研究做人道理的。子建——三國時曹操的兒子曹植，號子建，有文學的天才，謝靈運稱他，天下的文才共有一石，子建一個人得了八斗。三徙——徙是搬移，三徙是說搬移三次。孟子的母親，最初住的屋子近墳墓，孟子年紀小，做造墳墓的遊戲。孟母便把家搬到近熱鬧的街市上去，孟子又學着做買賣的遊戲。孟母等三次把家搬到學宮傍，孟子便學着祭祀行禮的事體。

弔尹元孚詩

博陵尹元孚先生，少孤貧，以母教成名。督學江南，好教人讀小學，宗程朱。余時宰江寧，意趣不合。一日，先生騷唱三山街，爲某大將軍家奴所窘，詐稱某王遣來，太守不敢詰，予收縛置獄。先生以此見重。適高相國斌有事來江寧，先生面稱枚云：「才如子建政如子產！亡何，先生薨，予感知己之恩，將賦輓詩。見次山先生四章，不能再出其右，遂擱筆焉。其警句云：『母教成三徙，君恩厚兩朝。』又曰：『士幸方知向，天何遽奪公。』」

文人得功於母教

從古文人，得功於母教者多，歐蘇其尤著者也。次山題饒修亭夜紡授經圖曰：「辛勤篝火夜燈明，繞膝書聲和紡聲；手執女工聽句讀，須知慈母

是先生。」

劉健不喜詩

尹元孚先生，任兩淮鹽務時，布衣鮑皋，以詩受知。今有海門集行世，皆先生爲之提倡。鮑奉陪先生，汎海口詩云：「蓬萊清切逢仙侶，蛟鱷威稜避顯官。」其相得如此。因憶明大學士劉健，好理學，惡人作詩，曰：「汝輩作詩，便造到李杜地位，不過一酒徒耳！」嘻！記云：「不得詩，於禮繆。」孔子教人學詩，在論語中至于十一見，而劉公乃爲此言，不如尹公遠矣！

鬼神好名

隨園有對聯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故是李侍郎因培所贈，懸之二十餘年。忽一日，岳大將軍鍾琪之子，

參將名辭者來謁。入門先問：「此聯有否？現懸何處？」予指示之。端睨良久曰：「此後書舍，可有蔚藍天否？」予問：「何以知之？」曰：「余在四川時，夢先大人引遊一園，有此聯額。且曰：『將我交此園主人。』」潯驚醒，遍訪川中無人知者。今來補官江寧，有人談及，故來相訪。因出將軍行狀二十餘頁，稽首求傳。予讀之，雜亂舛錯，爲編纂七日方成。而岳又調往金川，不復再見矣。今年夏間，偶抄選鮑海門詩二十餘首，其子之鍾適渡江來，余告以選詩之事，問：「尊人有餘集否？」鮑不覺泣下曰：「異哉！余今而知夢之有靈也！吾渡江前三日，夢與先人遊隨園；先人與公同修船，以紙補其窗櫺，而不解今思之，夫船者，傳也；紙者，詩之所附以傳者也。今公抄選先人之詩，豈不暗相照合耶？」甚矣鬼神之好名也！

詩貴翻案

詩貴翻案，神仙美稱也。而昔人曰：「丈夫生命薄，不幸作神仙。」楊花飄蕩物也，而昔人云：「我比楊花更飄蕩，楊花只有一春忙。」長沙遠地也，而昔人云：「昨夜與君思賈誼，長沙猶在洞庭南。」龍門高境也，而昔人云：「好去長江千萬里，莫教辛苦上龍門。」白雲閒物也，而昔人云：「白雲朝出天際去，若比老僧猶未閒。」修到梅花，指人也，而方子雲見贈云：「梅花也有修來福，著個神仙作主人。」皆所謂更進一層也。

賈誼——漢朝賈誼，洛陽地方人，年少有才學，得皇帝的信任。後別的大臣在大皇帝跟前說賈誼的壞話，賈誼便出京去做長沙王的先生，因此心中憂愁，寫弔屈原賦表示哀怨。不久便死。龍門——龍門是山名，在山西陝西兩省地方。兩個山頭對立着，黃河在兩山中間流過，水勢甚急。據說各處江海中的魚，都齊集在龍門山脚下，不停的向上跳，跳進龍門的魚，便變成了

龍。

茗溪女子詩

茗溪女子姚益麟，嫁嚴林溪，以天亡，送姊之涪溪云：「姊妹花窗下，相依兩意同；拈針五夜火，拜月一襟風。忽逐分飛雁，都爲斷梗蓬；擬將茗水關，送盡別離衷。」閏七夕云：「微雲依約接銀河，一月佳期兩度過；倘把重逢歡較昔，翻教添得別愁多。」

女弟子詩

沈學子有女弟子徐瑛玉，字若冰，崑山人，嫁孔氏能詩。早亡，與王蘭泉夫人許雲清，及吾鄉方宜照之女芷齋，唱和甚多。和學子送春云：「春光心事兩蹉跎，愁見飛花檻外過；漫說窮愁詩便好，算來詩不敵愁多。」病起云：

「重開鸞鏡施膏沐，卷上珠簾怯曉風；病起不知秋幾許，飛來黃葉滿庭中。」
「七夕云：『銀漢橫斜玉漏催，穿針瓜果釘妝臺，一宵夜話經年別，那得工夫送巧來？』」

題卽是庵詩

顧東山有女，美而不嫁，好服壞色衣，持念珠，作六時梵語。其母哂之曰：「汝故是優婆夷耶？」女微哂而已。行年三十，操修益堅，父母知其志，爲築卽是菴處之。因號卽是菴主人。許太夫人題其菴云：「上界遭淪謫，人言萼綠華；十年貞不字，一室語無譁。遺興惟吟絮，逢春欲避花；結菴殊可羨，萱草傍蘭芽。」

六時——佛家分一日一夜爲六時，便是晨早、日中、日沒、初夜、中夜、後夜。又分一日夜爲兩

個六時，便是六個時辰念經，六個時辰打坐。優婆夷——「優婆夷」是印度話的譯音，是在家信佛的女子。在家信佛的男子，稱做「優婆塞」。粵綠華——粵綠華是古時女仙人名，年二十多歲，面貌美麗。在晉朝穆帝昇平三年時候，落在羊權家裏，傳授他脫離屍身的方法，他自已忽然把身體隱去。吟絮——晉朝王凝之的妻子謝道韞，有詩才。一天下雪，她的叔父謝安問雪的形狀像什麼？安的姪兒謝朗說，頗像在空中撒鹽，謝道韞隨口吟詩道：不如說，「柳絮因風起。」絮便是花。

曹六圃詩

嘉善曹六圃廷棟，少宰蓼懷之孫，隱居不仕，自號慈山居士。自爲壽藏，不下樓者二十年，著作甚富，余愛其晚年佳句，如：「廢書祇覺心無著，少飲從教睡亦清。」「病教揖讓虛文減，老覺婆婆古意多。」「詩真豈在分唐宋，語妙何曾露刻雕。」余稱其詩專主性情。慈山寄札謝云：「老人生平苦

心，被君一語道破。屢招余往，而竟不遂其願，卒已年八十五矣。

官官能唱曲

余性不飲酒，又不喜唱曲，自慚窶人子，故音律一途，幼而失學。偶讀桐城張文和公元夕寄弟藥齋詩云：「亦知令節休虛度，其奈疏慵本性何？」天與人間清淨福，不能飲酒厭聞歌。」公爲大學士文端公之子，一生富貴，而獨缺東山絲竹之好何耶？豈金星不入命之故耶？余親家徐題客，健菴司寇孫也，五歲能拍板歌。見外祖京江張相國，相國愛之，抱置膝上。乳母在旁，夸曰：「官官雖幼，竟能歌曲。」相國怫然曰：「真耶？」曰：「真也。」相國推而擲之曰：「若果然，兒沒出息矣！」兩相國性情相似。後徐竟坎壞，爲人司音樂，以諸生終。自嘲云：「文章聲價由來重，風月因緣到處新。」此語題客親

爲余言。

東山絲竹——晉朝大臣謝安，不做官了，住在東山地方，養了許多妓女，天天弄絲竹的音樂，歌舞不息。後來做到宰相，便是遇到喪事忌日，他一般的歌舞作樂，王坦之寫信去勸他，他也不理。

夢見陳壽

吾鄉孝廉王介眉，名延。年少，嘗夢至一室，秘帖古器，盎然橫陳。榻坐一叟，短身白鬚，見客不起，亦不言。又有一人，頽而黑，揖介眉而言曰：「余漢之陳壽也。作三國志，黜劉帝魏，實出無心，不料後人以爲口實。」指榻上人曰：「賴彥威先生，以漢晉春秋正之。汝乃先生之後身，聞方撰歷代編年紀事，夙根在此，須勉而成之。」言訖，手授一卷書，俾題六絕句而寤。寤後，僅記二

句曰：『慚無晉漢春秋筆，敢道前身是彥威。』後介眉年八十餘，進呈所選編年記事，賜翰林侍讀。

仙人詩

同年儲梅夫宗丞，能養生，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乾隆庚辰，奉使祭告嶽瀆，宿搜敦郵旅店。是夕燈花散采，倏忽變現，噴煙高二三尺，有風霧回旋。急呼家童觀之，共爲詫異，相戒勿動。夢羣仙五六人，招至一所，上書「赤雲岡」三字，呼儲爲雲磨使者。諸仙列坐聯句，有稱海上神翁者，首唱曰：「蓮炬今宵獻瑞芝。」次至五松丈人，續曰：「羣仙佳會飄吟髭。」又次至東方青童曰：「春風欲換楊柳枝。」旁一女仙曰：「此雲磨過淩河句也，汝何故竊之？」相與一笑。忽燈花如爆竹聲，驚而醒。

玉亭女史詩

蔣蒼生太史序玉亭女史之詩曰：「離象文明，而備位乎中；女子之有文章，蓋自天定之。」玉亭名愼容，姓胡，山陰人。嫁馮氏。所天非解此者，遂一旦焚棄之。然其韻語已流播人間。有紅鶴山莊詩行世。其女兄弟采齊、景素，亦皆能詩，俱不得志。玉亭尤鬱鬱，未四旬歿矣。其病中云：「惚惚魂無定，飄飄若夢中；扶行驚地軟，倚臥覺頭空。放眼皆疑霧，聞聲似起風；那堪窗下雨，寂寞一燈紅。」窺采齊曉妝云：「徘徊明鏡漫凝神，個裏伊誰解效顰；一樹梨花一溪月，隔窗防有斷魂人。」女郎詞云：「相呼同伴到簾幃，偷看新來客是誰；又恐被人先瞥見，却從紈扇隙中窺。」殘梅云：「纔發疏林便褪妝，冰姿空對月昏黃；東風只顧吹零雨，那惜枝頭有暗香。」采齊名愼儀，早起

云：「一番花信五更風，那管春宵夢未終；起傍芳叢頻檢點，夜來曾否損深紅？」
夜眠云：「銀蟾朗徹有餘光，靜坐庭軒寄興長；地僻不知更漏永，瞥驚花影過東牆。」
贈茗生云：「沽酒每聞捐玉珮，濟人時復典宮袍。」
殊貼切茗生之爲人。余問茗生：「玉亭貌可稱其才否？」茗生乃誦其菩薩蠻一闋云：「人言我瘦形同鶴，朝朝攬鏡渾難覺；但見指尖長，羅衣褪粉香。若能吟有異，不管腰身細；清減肯如梅，凋零亦是魁。」可想見風調，使人之意也消。

所天——女子倚賴丈夫，好似倚賴天一般。稱這女人的丈夫，稱做所天。效顰——心中不快，纏着眉心，稱做顰。古時美人西施，因害着心病，常常捧着胸口，纏着眉頭，她的面貌越覺美麗。住在東村有一個東施，面貌極醜，也學着西施的纏眉心，他的面貌更醜，後人說愈學愈不好的事體，稱做「東施效顰」。五更風——更是改換的意思，五更風是說五日改換一次風向。據說江南地方，從春初到夏初的時候，每五日改換一種風；每一種風開一種花，稱做花信。風最

初是梅花風，最後是梨花風，共有二十四次也，稱「二十四番花信風」。

母女二詩人

紅鶴山莊詩，乃王菊莊孝廉爲之刊行。玉亭作詞謝云：「多謝詩人深蒙才士不憎戚，末堪因倚。吳頭楚尾一相逢，白雲紅鶴傳千里。南浦悲吟，西窗閒技，居然卷附秋香裏，寸心從此莫言愁，人間已有人知己。」其女思慧，嫁劉侍郎秉恬，亦才女也。過嶺云：「半嶺梅花成故舊，兩肩書本是行裝。」

女仙詩

孔莊谷扶乩，有女仙自稱袁莖君，名沅。年十五入蜀，王景宮中給事。花蕊夫人未進御，而唐兵下蜀，莖君匿民間，被人搜得，將獻之大帥。行次劍閣，

投水死。年纔十八。今石壁間有垂紅珊瑚樹者，卽其葬所也。菊莊爲題詩云：「劍閣崔巍萬古存，西川宮殿總成塵；可憐殉國磨笄者，不是昭陽寵幸身！」

花蕊夫人——後蜀時候，孟昶之的夫人姓費，青城地方人，有文學天才，稱爲「花蕊夫人」。
「宮詞一百首，蜀亡了以後在宋朝。」劍閣——劍閣是山名，在四川，有三十里長，山峯連接，好似劍鋒，又好似樓閣，稱做劍閣。磨笄——女人梳髮髻的簪子，稱做笄。古時，趙襄子的姊姊嫁給代王徽夫人。趙國和代國有仇，代王夫人買通了厨夫，打死了代王，趙國便起兵打平了代國，代王的姊姊大哭着喊着天，把頭上的簪子磨尖了自殺。昭陽——漢趙飛燕，美貌得寵，立爲皇后。他弟弟封爲昭儀，住在昭陽殿裏。

楊文叔詩

蘇州楊文叔先生，學教吾鄉敷文書院，以實學教人。余年十九，卽及門。

焉。後幸江寧，而先生掌教鍾山，枚復追隨絳帳。近聞其家式微，詩稿遺失。僅傳孝陵二首云：『鼎湖龍去上升天，弓劍埋藏四百年；金盃玉魚無恙在，不須清淚滴銅仙。』豎儒瞻拜舊山陵，落日平蕪百感生！欲奏通天臺下表，只憐才謝沈初明！』先生名繩武，康熙癸巳翰林，維斗先生孫也。

絳帳。

後漢時候，馬融有學問，又愛聲色；他在屋子裏掛一幅紅色帳幔，帳前學生讀書，

帳後女人作樂，現在稱教書先生的屋子稱做絳帳。絳便是紅色。

鼎湖——史記裏說，黃帝在

首山採銅，在荆山造鼎；鼎造成，有一條龍下來迎接黃帝，黃帝帶了七十多個臣子，騎在龍背上上天去，後人稱這個地方爲鼎湖。金盃玉魚——金盃玉魚都是古人陪葬的東西。杜甫詩有：

「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沈初明——南朝時候沈炯，號初明，有才學，在魏朝

做官，皇帝另眼看待他。初明有母親在家鄉，常欲回家去；走過漢武帝造的通天臺，便寫成一首表章，說自己思念家鄉的意思。通天臺有一百丈高，在臺上望見長安城；漢武帝祭太乙真人，在

臺上迎接神仙的。在如今陝西淳化縣地方。

永明新詩

江寧方伯永公之子，明新，字竹巖，性耽風雅。其弟亮，字鐵崖，亦聰穎。在江寧時，與余交好，選勝徵歌，時時不絕。後永公內用，竹巖留別詩云：「春風幾度坐瓊筵，玉屑霏霏細雨天；盛會忽然成往事，別情無那到尊前！挂帆江上三秋雨，寫恨銀燈五色箋；此後夢魂來不易，琴聲重聽是何年？」鐵崖云：「鴈唳空天氣，次寥，驪歌未唱已魂消；兩年師弟情何重，一別關山路正遙；海上瑤琴驚忽斷，巖前叢桂恨難招！離懷此際憑誰說？只可長亭折柳條。」其師嚴翼祖孝廉，亦留別四首。末云：「子雲筆札君卿舌，到處聽人說感恩。」鐵崖遊河房云：「水深不覺漁舟過，櫓動先看月影搖。」

春風——說人和氣，肯盡心教導，便稱「如坐春風」。古時朱光庭在汝州地方，跟着程明道一個月，回來對人說道：「在春風中坐了一個月。」無那到尊前——無那便是無奈，無可奈何的意思。酒杯稱做尊。驪歌——古人送客，便唱驪駒詩。詩道：「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道，僕夫整駕。」後人說人分別，便稱唱驪歌。君卿舌——漢朝樓護號君卿，和谷子雲都是公侯家中的貴客，君卿能說話，子雲能寫信。當時人說谷子雲的信札，樓君卿的口舌，都能叫人信服的。河房——河邊造着閨房，稱做「河房」。南京秦淮河南兩岸，都造着妓女住的臥房，稱做「河房」。

詠物詩須有寄託

詠物詩無寄託，便是兒童猜謎，讀史詩無新義，便成廿一史彈詞。雖著議論，無萬永之味，又似史贊一派，俱非詩也。余最愛常州劉大猷岳墓詩：「地下若逢于少保，南朝天子竟生還。」羅兩峯詠始皇云：「焚書早種阿房

火收鐵還留博浪椎。周欽來詠始皇云：「蓬萊覓得長生藥，眼見諸侯盡入關。」松江徐氏女詠岳墓云：「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皆妙。尤雋者，嚴海珊詠張魏公云：「傳中功過如何序，爲有南軒下筆難。」冷峭蘊藉，恐朱子在九原亦當乾笑。海珊自負詠古爲第一，余讀之果然。三垂岡云：「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赤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彈詞——把故事編成有韻的唱句，一段說白，一段詞句夾着的，稱做彈詞。于少保——

明朝于謙，官封少保。明英宗時兵變，皇帝逃去；于謙獨力與賊戰，保全京城，立景帝，官拜少保。焚書——秦始皇時候，讀書人都根據古書反對當時政治；丞相李斯上書，盡搜天下的藏書，一齊燒毀，祇留下醫藥卜卦種樹的書。免得讀了古書搖亂人心。阿房——阿是曲折的意思。秦

始皇造阿房宮，十分曲折，到始皇死後，還未曾造成；後楚項王打進咸陽京城來，放火燒了三個
月，纔把阿房宮燒毀。收鐵——秦始皇時候，因為怕百姓造反，把天下的鐵器一齊搜來，在咸
陽地方造成十二個大鐵人，又稱十二個金人。博浪椎——椎字和錐字通用，便是現在的鑼。
秦始皇待百姓暴虐，人民都心中怨恨。始皇出來游玩，到博浪沙地方，有一個舊時韓國人名張
良的，僱用一個力士，拿大鐵錐打秦始皇，打錯了一輛副車。蓬萊——秦始皇怕死，有齊人徐
市說，東海裏有三座神山，一名蓬萊，二名方丈，三名瀛洲，山上有仙人，有不死的藥；始皇便打發
韓終、侯公、石生下海去尋藥。沙陀——「沙陀」是古時西突厥部落中的一個部落，在唐朝
貞元年間投降中國，賜中國姓李。會長李克用，幫助唐朝打退黃巢賊兵，封爲晉王。克用的兒子
李存勳，便是後唐的莊宗皇帝。奇兒——沙陀國王李克用，帶兵打退黃巢。兵在三垂岡上擺
酒，有唱戲的唱百年歌；這時克用的兒子存勳，年祇五歲，坐在一傍；克用指着存勳說道：這是奇
兒，二十年後便能代我打仗。

張藥齋詩

隨園詩話 第二卷

桐城張藥齋宗伯，三任江南學政，獎擢名流，詩尤清婉。題三妹澄碧樓云：「小軒近對碧波澄，隔著疏楊喚欲磨；最好淡雲微月夜，半簾相望讀書燈。」寄女云：「香羹洗手調晨膳，書案分燈補舊襦。」喜若需歸里云：「一匹絹堪憐宦况，五車書足艷歸裝。」余以翰林改官，公向其兄文和公作元相語曰：「韓愈可惜！」

崔念陵有詩才

崔念陵進士鄱陽道中云：「班鳩呼雨兩三處，毛作編籬四五家。流水聲中行半日，薰風不動晚禾花。」折柳云：「陌頭楊柳正垂絲，泣雨含風送別離。今日兒心正飄蕩，折枝休折帶花枝。」崔有如此才，而以微罪褫職，漂泊江寧僧舍，當事者欲逐回籍，予力爲護持久之，乃行。

任大椿詩學選體

年家子任進士大椿，詩學選體。獨了義詩一首，脫盡齊梁金粉。詞曰：「
過塢指歸林，到寺停雙楫。風吹烟穗斜，入戶氣騷屑。境僻罕來蹤，日落見殘
雪；不識此何人，隔竹聞僧說。」又有句云：「抱琴看月去，吹鬢愛風來。」王
申冬，陽羨詩人汪溥，落魄金陵，余小有周濟。蒙贈詩云：「邂逅得蒙青眼顧，
此生今已屬明公。」還家後，寄其弟玉珩圖山草堂詩來，有「屋角響松濤，
晴日長疑雨」之句。又柳絮云：「明知繡閣多春思，故傍簾前款款飛。」

竹筴女子詩

竹筴女子，早卒，自焚詩稿。僅傳其宮詞云：「中官宣詔按新箏，玉指輕
彈別恨聲；恰被東風吹散去，君王乍聽未分明。」高東井題云：「叢殘私字

疊鴛鴦，零亂殘脂盡斷腸！賴是六丁收不盡，一編擎出返魂香。」

邵叔巖詩

同年邵叔巖太史，玉芝堂四六一編，直逼齊梁，詩亦高雅。掌教常州，余泊舟相訪，別後寄七律四章，有句云：「興來不覺風吹帽，坐久方知露濕衣。」北歸云：「終朝濟水隨船尾，盡日淮山在眼中。」

與鬼聯句

曹學士洛裡，言少時過市，買椒山集歸。夜閱之，倦掩卷臥，聞叩門聲，啟視，則同學遲友山也。携手登臺，聯句云：「冉冉乘風一望迷，（遲）中天烟雨夕陽低；來時衣服多成雪，（曹）去後皮毛盡屬泥。但見白雲侵月冷，（遲）微聞黃鳥隔花啼；行行不是人間象，手挽蛟龍作杖藜。」曹吟罷，友山別去。

學士歸語其妻，妻不答；呼僕，僕不應。復坐北窗，取椒山集，掀數頁，回顧，則身臥竹牀上。大驚，始知夢也。少頃，友山訃至。

元女求詩

周少司空青原，未遇時，夢人召至一處，金字榜云：「九天元女之府。」周入拜，見元女霞帔珠冠，南面坐。以手平扶之曰：「無他相屬，因小女有像求先生詩。」出一卷，漢魏名人筆墨俱在。淮南王劉安隸書最工，自曹子建以下，稍近鍾王風格。周題五律四首，元女喜，命女出拜。神光照耀，周不敢仰視。女曰：「周先生富貴中人，何以身帶暗疾？我爲君除之，作潤筆資。」解裙帶，授藥一丸。周幼時誤吞鐵針，著腸胃間，時作隱痛，服後霍然。醒來詩不能記，惟記一聯云：「冰雪消無質，星辰繫滿頭。」

題紫姑神詩

尤琛者，長沙人。少年韻秀。過湘溪野廟，見塑紫姑神甚美。題壁云：「藐姑仙子落煙沙，冰作闌干玉作車。若畏夜深風露冷，檀籬茅舍是郎家。」夜有叩門者，啓之，曰：「紫姑神也。讀郎詩，故來相就。」手一物與尤，曰：「此名紫絲囊，吾朝玉帝時，織女所賜，佩之能助人文思。」生自佩，後即登科出宰。女助其爲政，有神明之稱。余按尤詩，頗蘊藉，無怪神女之相從也。其始末甚長，載新齊諧中。

紫姑——「紫姑」據說是廁所裏的女神。古時有一女子名何媚，面貌極美，嫁給壽陽李景作妾。那大老婆十分虐待他，紫姑便在正月十五日自盡死。後人每到正月十五日迎紫姑神，向他問吉凶。紫姑又稱「坑三姑娘」。藐姑——藐姑是山名，山上有女仙人十分美貌。莊子

裏有一句「魏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日釜公詩

先祖日釜公有詩一冊，皆蠅頭草書，予幼時曾手錄之。一行爲吏，屢移眷屬，竟爾遺失，僅記其詠雪云：「忽然捲幔如逢月，可惜開窗不見山！」途中遇雪云：「四望平林飛鳥絕，一肩行李店房疏。」鞏縣幕中，五十自壽。沁園春二闕云：「自壽三杯，仰天稽首，屈指徘徊。嘆一經糟粕，挂名入泮，八場傀儡，逐隊登臺，漸漸消磨。人生老矣，富貴功名安在哉！休傷感，且搜尋秃管，別作生涯。傭書事，屬吾儕，權混迹藩籬，學竇默。任紆青拖紫，名齊北斗，論黃數白，富比長淮，與我無干！事皆前定，何苦攢眉不放開？與君約，在醉鄉深處，不飲休來！」又云：「自壽三杯，從今客邸，追數年華。憶金燈縱飲，呼盧喝雉，

雕鞍馳射，問柳尋花，此興非遙；廿年前事，倏忽蹉然老缺牙！憂來處，把唾壺敲缺，羯鼓頻搗。幾年浪迹天涯，若個是狂夫不憶家？看零丁弟妹，睜睜望我；嬌柔兒女，悄悄呼爺。恨不乘風飄然歸去，可奈關河道路賒！黃昏後，問有誰伴我？數點寒鴉。——先祖慈溪籍，前明槐眉侍御之孫，槐眉與其父茂英方伯，有竹江詩集行世。

入泮——古時諸侯讀書的地方稱做「泮宮」。後來凡是考秀才的地方都稱「泮宮」。

中秀才稱做「入泮」。賣獸——蘇州人風俗：每年吃過年夜飯以後，人家小孩兒便到街上去喚道：「賣汝痴，賣汝獸！」據說蘇州人大半是痴獸的，所以要賣去。呼盧喝雉——古時賭

錢，用擲骰子的法子，盧雉是骰子上面刻着的彩名。擲骰子的習慣，往往一邊喊着，一邊擲着；所以說呼盧喝雉。古時烏曹氏創造骰子，賭具用五粒木子，上面刻着鼻、盧、雉、犢、塞五種，鼻最大，塞最小。唾壺——晉朝王敦每酒吃醉以後，手中拿一個鐵如意，打着唾壺唱着魏武帝的樂府

說道：「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唾壺被他打破了。

健磐公詩

叔父健磐公，遊西粵三十餘年。卒時，香亭弟年纔十歲，以故詩多失散。余歸其喪，搜篋中，僅存見寄五律云：「獨向空庭立，詩思入沐陽。才先施簡邑，俸可養高堂。汝豈池中物，吾愁鬢上霜。何時一尊酒，相對話滄桑。吾生最飄泊，淚迹滿征衣。紫陌春猶在，青年事已非。水寬魚未活，樹密鳥難依。朽骨埋何處？秋原瘴雨飛！」

才人吐屬

尹似村小園絕句云：「春草自來芟不盡，與花無礙不妨多。」深得司馬溫公所云：「草非礙足不芟」同包容氣象。

揚州郭元鈞，字于宮，「江左十五子」之一也。秋闈文卷，偶誤一字，乃挖小孔，補綴書之。收卷官勸以違例，不許入場。于宮作挖孔詩云：「吾道真成一喟然！仰高未已忽鑽堅。甲午首題仰之彌高，似餐脈望三枚字，未補蝸皇五色天。眼底金鑣昏待刮，年來玉楮刻將穿。海山伴侶飛騰盡，慚愧偏爲有漏仙。一罅虧成抵海寬，功名贏得齒牙寒；世情畢竟吹毛易，筆刀須知透背難。混沌畫眉良可己，虛空著楔本無端；些些紕繆無多子，勞動諸君反覆看。」又「誰知百步穿楊手，如此夸張洞札工。身世自憐還自笑，此生相誤只毛錐！」真不愧才人吐屬！

十五子

——在清時，長江以南有十五人是有文學名氣的，稱做「江左十五子」。便是郭

元鈞、王式丹、吳廷楨、宮鴻歷、徐昂發、錢名世、張大受、楊榆、吳士玉、顧嗣立、李必恆、蔣廷錫、繆沅、王圖炳、徐永宣十五人。脈望——據酉陽雜俎中說，古時何諷子，一日讀書，在書中得到一個好

似頭髮結成的圓圈，直徑有四寸長，把他拉斷了，便流出水來，有一個道士對他說：「這東西名喚「脈望」，是書中的蠶魚吃去了三個神字或仙字，變成功的，蠶魚便是書中的蛀蟲。」猶皇——據說，最古盤古皇帝造天地，天缺了東南角一塊，後有女皇女媧氏，燒五色石補上天的缺處。百步——春秋時候，養由基射箭的本領極高，他在一百步以外射楊柳葉子，每一枝箭都能射中。射一百枝箭中一百次。毛錐——筆的別名稱做「毛錐子」，是說用毛做成的錐。

劉大山詩

余在王孟亭太守處，翻閱舊篋，得劉大山先生手書詩冊，賀其祖樓村修撰。移居云：「官如蠶受繭絲纏，鬱鬱惟將邸舍遷；家具無多移較易，街坊太遠住堪憐！月逢廟市剛三日，俸算詞林已六年；閉戶忍饑都不患，只愁囊乏買書錢！」碧山堂裏老尙書，一十年前此卜盧；任昉交遊今在否？羊曇涕淚痛何如！頽廊有驥奔饑鼠，廢圃無牆種野蔬；此日君主最相近，教余一到一

躊躕！大山名巖，江浦人人但知其工作詩文，而不知詩才清妙乃爾。所云碧山堂尚書者，卽東海徐健菴司寇，領袖名場者也。查浦先生亦有詩云：「分明萬壑歸東海，不到朝宗轉自疑。」可謂善于推尊者矣！

碧山堂

——清朝學者徐乾學，號子建庵，崑山人，官做到刑部尚書，著作的書極多。他家中

的堂名「碧山堂。」

任昉

——南朝時候任昉，有四個兒子。名東里、西華、南容、北叟，都沒有專

門學問和事業；弟兄四人四處飄流，十分窮苦。西華在冬天時候還穿夏布裙，在路上遇到了劉

孝標，十分可憐他，便寫一篇廣絕交論去罵一班沒有情義的朋友。

羊曇

——晉朝時候，羊曇

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宰相謝安十分看重他。到謝安死過以後，羊曇停止音樂一年。因謝安家住

西州路，他便不肯再走西州路；一天酒吃醉了不知不覺走在西州路上，便拿馬鞭子去打謝

安的門，口中唱着曹子建的詩道：「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哭得十分傷心。

范兆龍詩

蕪湖范兆龍，字荔江，館江寧陸蘭村署中，時以詩見示。歸後身亡，記其兩宿韓家廟一首云：「陰雲蔽空白日冥，疾風滿路驅雷霆；幸接招提投一宿，空廊寂寂飛麈毳，齋厨無人煙火熄，佛前幾卷堆殘經；燃燈枯坐雙耳冷，側聽萬斛松濤傾。簷溜須臾聲漸止，門外潺湲猶未已；開軒月露浩盈階，仰看天光淨如洗。」

上虞陳少亭愛童二樹五言，爲摘句圖，仿阮亭之摘施愚山也。余尤喜其「早煙山際重，春霧水邊多。」「看花蜂立帽，問水鷺隨人。」「晴流鳴斷壑，山影臥空田。」數聯。

招提——古時稱私家建造的寺院稱爲「招提」，又稱「招提蘭若」，也有單稱「蘭若」的。

隨園詩話 第二卷

隨園詩話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二卷

才大志小

余嘗語人云：「才欲其大，志欲其小。才大則任事有餘，志小則願無不足。孔北海志大才疏，終於被難；邴曼容爲官不肯過六百石，沒齒晏然。」童二樹詩云：「所欲不求大，得歡常有餘。」真見道之言！

孔北海——東漢末年，孔融號文學，有才學；獻帝時候做北海相，人稱孔北海。但他志氣高傲，性情狂放。後被曹操殺死。沒齒——齒便是年紀，沒齒便是過完了一世的年紀。

吟詩難事

隨園詩話 第三卷

夫用兵危事也，而趙括易言之，此其所以敗也！夫詩難事也，而豁達李老易言之，此其所以陋也！唐子西云：「詩初成時，未見可訾處，姑置之；明日取讀，則瑕疵百出，乃反覆改正之。隔數日，取閱，疵累又出，又改正之。如此數四，方敢示人。」此數言，可謂知其難而深造之者也。——然有天機一到，斷不可改者。余續詩品有云：「知一重非，進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鑄而定。」

巧值

西河詩話載曹能始先生得家信詩：「驟驚函半損，幸露語平安。」以爲佳句。一客謂：「露字不如贖字之當。大抵平安註函外，損餘曰贖；若內露，不必巧值此字矣。」人以爲敏，余獨謂不然。贖字與半字不相叫應，函不過半損，則贖者正多，不止平安二字。「幸露語平安」二字偶然觸露，所以羈

旅之情，爲之驚喜耳。若曰不必巧值，則又何以知其必不巧值耶？

生祭

盧雅雨先生，與蔣蘿村副憲，同謫塞外。蔣年老，慮不得歸；盧戲作文生祭之，文甚譎詭。尹文端公一日，謂余曰：「汝見盧出塞集乎？」曰：「見矣。」曰：「汝最愛何詩？」余未答。公曰：「汝且勿言，我猜必是生祭蔣蘿村文！」余不覺大笑而首肯者再，喜師弟之印可也。其詞曰：「先生之壽七十有七，先生之老，如其壯日。先生曠達，不諱其恤；先生有教，乃載之筆。先生書來，示我云云。『昔同轉運，與君爲寅；今同謫戍，與君爲隣。我欲生祭，乞君一言。』僕謝不敏，非甘懶惰；詎老况生，無乃不可。既而思之，公非欺我；辱公之教，奈何弗果！爰卜吉日，乃駕黃驢，羔羊烝炙，酪酥淋漓，乾餈饗酒，載攜載隨。造盧

展笑，大放厥詞。昔公早達，久食天祿；遭際堯廷，而登憲副。有其志之，非僕所錄。僕識公晚，蓋始投荒，過公信宿，示我周行。何以圖報？祝壽而康！今年聞公報三周歲，憶公語我，軍臺有制，諸弛形徒，考績爲例，瓜代爲常，喜而不寐。何期命官，磨竭流連。帝聞臣罪，未聞臣年；草霜風燭，能否再延。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僕忝同羣，敢望敦慰。言之違心，聽之無味；破涕用奇，於是乎祭。世之祭者，羅鼎列牲，豈無酌奠，誰進一觥？豈無呼告，誰應一聲？禱爾曰：誅莫若及生。我聞設臺，防厄魯特，雪山爲窟，師老難克。鬼能爲厲，殊便殺賊。生不如人，死當報國。我聞西域，佛教常新；恒河沙數，皆不壞身。此去天竺，無間關津；一靈不昧，便入法門。我聞閻羅，卽包孝肅；其家盧州，僕曾爲牧。牧不負神，神應電矚。爲問年來，神頗憶不。我聞冥司，分隸城隍；我輩頭銜，頗與相當。定容抗

禮，謙尊而光。豈如井底，妄肆蛙張。我聞此地，李陵所竄；苗裔及唐，猶通祖貫。游子河梁，妙絕詞翰；地下相逢，定非冰炭。我聞歸化，葬古昭君；青塚表衣，血食爲神。乃心漢闕，同鄉是親；死如卜宅，請傍佳人。凡諸幻想，謂死有覺，有覺而死，不改其樂。若本無知，何嫌沙漠？滄桑以來，誰非委壑？公曰：「信哉！君言慷慨。君浮我白，我奉君觴，飲既興盡，食亦充觴。」飲食醉飽，是爲尙饗！」

軍臺——清朝稱內蒙古的張家烏爾雅蘇台科布多庫倫等地方爲「軍臺」，因爲是中

國軍隊在關外駐紮的地方。瓜代——春秋時候齊國運稱官至父二人帶兵到葵丘地方去

駐紮，問齊侯什麼時候可以回來？這時正值瓜熟的時候，齊侯說：「現在在瓜熟的時候去，到明年

瓜熟的時候，派別的軍隊來替代你。」後人稱有一定的任期，稱做瓜代。恆河沙數——印度

有一條恆河，河底多沙。佛教中人往往說，恆河沙數是多得數不清，好似恆河裏沙的粒數一般。

昭君——漢元帝宮人王嬃，號昭君，美貌有才。匈奴國王呼翰那來上朝，願做漢朝的女婿，元

帝便將昭君嫁他，改名寧胡閼氏；死後葬在匈奴，便在如今歸化城南三十里地方，稱爲「青冢」，因他家上面有青草的。浮白——白是酒杯，「浮白」便是說篩滿一杯酒的意思。

陸夫人詩

松江曹黃門先生陸夫人，自號秀林山人，歸先生時，年纔十七，奩具旁，皆文史也。尤愛楚詞，針黹暇，必朗誦之。侍婢私語曰：「夫人所誦，與在家時何異？」先生因贈詩云：「幽意閒情不自知，碧窗吟遍楚人詞；添香侍女聽來慣，笑說書聲似舊時。」因戒夫人曰：「卿愛屈子詞，此生不當得意。」已而果亡。先生爲梓其梯山閣遺稿，冬日病起云：「病裏生涯百事賒，一絃一柱譜平沙；彈來却怪人偷聽，閒倚欄干看雪花。」寄外云：「烟水迢迢泛木蘭，寒風殘雪怯衣單；客裘自著江邊雨，莫作臨行淚點看。」余聞方問亭宮

保少時亦愛離騷，自讖云：「愛讀離騷便不祥。」其後功名顯赫，然則黃門先生之言，亦未必盡然歟？先生諱一士官御史。

能動人爲佳詩

人或問余以「本朝詩，誰爲第一？」余轉問其人。「三百篇以何首爲第一？」其人不能答。余曉之曰：「詩如天生花卉，春蘭秋菊，各有一時之秀，不容人爲軒輊。音律風趣，能動人心目者，卽爲佳詩，無所爲第一第二也。有因其一時偶至而論者，如「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一首，宋居沈上。」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夜」一首，楊汝士壓倒元白是也。有總其全局而論者，如唐以李杜韓白爲大家，宋以歐蘇陸范爲大家是也。若必專舉一人，以覆蓋一朝，則牡丹爲花王，蘭亦爲王者之香。人於草木不能評誰

爲第一，而况詩乎？王陽明先生云：「人之詩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髮蕭揖，自有佳致，若帶假面，僵僕而裝鬚髯，便令人生憎。」顧寧人與某書云：「足下詩文非不佳，奈下筆時胸中總有一杜一韓放不過去，此詩文之所以不至也！」王夢樓侍講云：「詩稱家數，猶之官稱衙門也。衙門自以總督爲大，典史爲小；然以總督衙門之擔水夫，比典史衙門之典史，則亦寧爲典史，而不爲擔水夫。何也？典史雖小，尙屬朝廷命官；擔水夫，衙門雖尊，與他無涉。今之學杜韓不成而矜矜然自以爲大家者，不過總督衙門之擔水夫耳！」葉橫山先生云：「好摹倣古人者，竊之似則優孟衣冠，竊之不似則畫虎類狗；與其假人餘焰，妄自稱尊，孰若甘作徧裨，自領一隊。」

宋居沈上——唐中宗帶領宮妃和大臣在昆明池游玩，大臣大家都獻詩，中宗吩咐女官

上官昭容，在許多詩裏選一篇。當時有姓宋姓沈的兩詩人。沈詩的結句是：「傲臣臃朽質，羞墜豫章材。」他的文氣已盡了。宋詩的結句是：「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還有餘味。昭容便選宋詩爲第一。壓倒元白——元是元稹，白是白居易，都是唐朝的大詩人，當時有楊汝士和元白二人同在宴會席上做詩；楊的詩有：「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元白二人都稱贊他，楊汝士說道：「我今天壓倒元白了。」優孟——古時在楚王跟前的戲子，名「優孟」；他見宰相孫叔敖的兒子十分窮苦，賣柴度活，優孟便拿舊時孫叔敖的衣帽穿在身上，摹倣着孫叔敖的模樣去見楚莊王，莊王大感動，便給孫叔敖的兒子做官。孫叔敖是一個清廉的宰相。

詆東坡太過

東坡近體詩，少蘊釀烹煉之功，故言盡而意亦止，絕無絃外之音，味外之味。阮亭以爲「非其所長，後人不可爲法。」此言是也。然毛西河詆之太過。或引「春江水暖鴨先知」以爲是坡詩近體之佳者。西河云：「春江水

暖，定該鵬知，鵝不知耶？此言則太鶻突矣！若持此論詩，則三百篇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班鳩、鳩、鳩皆可在也，何必雕鳩耶？上邱隅者，黑鳥、白鳥皆可止也，何必黃鳥耶？

鵬知——蕭山毛奇齡是一個學者，他生平最佩服蘇東坡的詩。一日，與在蛟門談詩，汪說：「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鵬先知。」不是東坡的好詩嗎？毛奇齡說道：「春江水暖，一定要鵬先知，鵝不能先知的嗎？」鶻突——沒有經驗，專憑自己私心忽然說出來的話，或做出來的事，都稱做「鶻突。」

富貴詩

富貴詩有絕妙者，如唐人「偷得微吟斜倚柱，滿衣花露聽宮鶯。」宋人「一院有花春晝永，八荒無事詔書稀。」「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烟却有香。」「人散秋千閒挂月，露零蝴蝶冷眠花。」「四壁宮花春宴罷，滿

牀牙笏早朝回。元人「宮娥不識中書令，問是誰家美少年。」「袖中籠得朝天筆，晝日歸來又畫眉。」本朝商寶意云：「簾外濃雲天似墨，九華燈下不知寒。」「那能更記春明夢，壓鬢濃香侍宴歸。」湯西崖少宰云：「樓臺鶯蝶春喧早，歌舞江山月墜遲。」張得天司寇云：「願得紅羅千萬匹，漫天匝地綉鴛鴦。」皆絕妙也！誰謂歡娛之言難工耶？

貧士詩

貧士詩有極妙者：如陳古漁「雨昏陋巷燈無焰，風過貧家壁有聲。」「偶聞詩累吟懷減，偏到荒年飯量加。」楊思立「家貧留客干妻惱，身病閒遊惹母愁。」朱草衣「牀燒夜每借僧榻，糧盡妻常寄母家。」徐蘭圃「可憐最是牽衣女，哭說憐家午飯香。」皆貧語也。常州趙某云：「太窮常恐

人防賊，久病多疑，犬亦仙。」短氣莫書除酒券，索逋先畏扣門聲。俱太窮，令人欲笑！

楊花詩

楊花詩最佳者，前輩如查他山云：「春如短夢初離影，人在東風正倚闌。」黃石牧云：「不宜雨裏宜風裏，未見開時見落時。」嚴遂成云：「每到月明成大隱，轉因雲熱得佯狂。」蘚生白云：「飄泊無端疑白也，輕盈真欲類虞兮。」王菊莊云：「不知日暮飛猶急，似愛天晴舞欲狂。」虞東臯云：「飄來玉屑緣何軟？看到梅花尙覺肥。」意各不同，皆妙境也。近人有以此命題，燕以均云：「小院無端點綠苔，問他來處費疑猜；春原不是一家物，花竟偏能離樹開。質潔未堪污道路，身輕容易上樓臺；隨風似怕兒童捉，纔撲闌

于又却回。『蔡元春云：』沾裳似爲衣添絮，撲帽應憐鬢有霜，似我辭家同過客，憐君一去便無歸。』李莢云：『偶經墜地時還起，直到爲萍恨始休。』楊芳燦云：『掠水燕迷千點雪，窺窗人隔一重紗。願他化作青萍子，傍著鴛鴦過一生。』方正澍云：『春盡不堪垂老別，風停亦解步虛行。』錢履青云：『風便有時來硯北，月明無影度牆東。』

暗中用典

嚴海珊詠桃花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暗中用典，真乃絕世聰明！

詩以言情

最愛周櫟園之論詩曰：『詩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爲則爲之，我不欲

爲則不爲，原未嘗有人勉強之，督責之，而使之必爲詩也。』是以三百篇稱心而言，不著姓名，無意於詩之傳，并無意於後人傳我之詩。嘻！此其所以爲至歟？今之人，欲借此以見博學，競聲名，則誤矣！

英公詩

英夢堂相公，詩才清絕，作裏河同知。與余遊揚州，僧寺云：『齋寺廊回水一層，闌干閒處有人憑；書生自笑酸寒甚，不看青燈看佛燈。』後三十年，金陵弟子龔元超有一首云：『烟蘿暗處石峻嶒，翠竹玲瓏月作燈；聽是誰家吹玉笛，書欄清冷夜深憑。』何其風韻之相似也！

田進士預兆

合肥進士田實發，庚戌會試，夢其母浴小兒於盆，意頗惡之。過黃河，資

盡不能雇車，意蘭珊欲返。有驢夫，苦勸前行。問夫：「何姓？」曰：「姓孟。」因憶夢中兒者，子也；益者，皿也。或者此行，其有益乎。果以是科獲雋。詠曉鐘云：「雨雲魂夢初驚後，名利心思未動前。」又：「鳥立樹梢徐墮果，風來簷隙自翻書。」頗近放翁小品。詠花下鴛鴦云：「翠幄紅幃夢未闌，頻傾香露不知寒；除非花上蜂兒落，纔肯擡頭仔細看。」

詩人有赤子之心

余常謂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沈石田落花詩云：「浩劫信於今日盡，癡心疑有別家開。」盧仝云：「昨夜醉酒歸，仆倒竟三五；摩登青莓苔，莫嗔驚著汝。」宋人傲之云：「池昨平添水三尺，失却擣衣平正石；今朝水退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憶。」又曰：「老僧只恐雲飛去，日午先教掩寺

門。『近人陳楚南題背面美人圖云：『美人背倚玉闌干，惆悵花容一見難；幾度喚他他不轉，癡心欲掉畫圖看。』妙在皆孩子語也。

認假爲真

詩有認假爲真而妙者。唐人宿華山云：『危欄倚遍都無寐，猶恐星河墜入樓。』宋人詠梅花帳云：『呼童細掃瀟湘簟，猶恐殘花落枕旁。』有認真爲假而妙者。宋人雪中觀妓云：『恰是春風三月半，楊花飛處牡丹開。』元人美人梳頭云：『紅雪忽生池上影，烏雲半捲鏡中天。』

黃藜洲談詩

黃藜洲先生云：『詩人萃天地之清氣，以月露風雲花鳥爲其性情，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俄頃滅沒，惟詩人能結之於不散。』先生不以詩

見長，而言之有味。

許夫人詩

江州進士崔念陵室許宜瑛，七歲，玩月云：「一種月團圓，照愁復照歡；
歡愁兩不著，清影上闌干。」其父嘆曰：「是兒清貴，惜福薄耳！」宜瑛不得
於姑，自縊死。其春懷云：「無窮事業了裙釵，不律閒拈小遣懷，按曲填詞調
玉笛，摘詩編譜人牙牌。淒涼夜雨謀生拙，零落春風信命乖，門外艷陽知幾
許，兼花雜柳鳥喞喞。」寄外云：「花缸對月相憐夜，恐是前身隔世人。」進
士已早知其不祥。解環後，顏色如生。進士哭之云：「雙鬟雙縮嬌模樣，翻悔
從前領略疏！」崔需次京師，又聘女鸞媼爲妾。崔故貧士，歸來省親，媼之養
父，強售之於某千戶。媼不從，詭呼千戶爲爺，而訴以原定崔郎之故，千戶義

之，不奪其志，仍以歸崔。媼生時，母夢鳳集於庭。崔贈云：「柳如舊，顰眉花比新啼頰。挑燈風雨窗，往事從頭說。」

不律——「不律」是筆的別名。因為「不律」兩字連讀，便成一筆字音，見爾雅。需次——候補官伺候補缺稱做「需次」。因為候補官是要挨着前後名次的，所以稱為「需次」。

責崔詩

崔有灌園餘事一集，載宜媼事甚詳。陳淑蘭女子闕之，賦詩責崔云：「可惜江州進士家，灌園難護一枝花。若能才子情如海，爭得佳人一念差？自說從前領略疏，阿誰牽繞好工夫。宜媼此後心宜淡，莫再人間挽鹿車。」嗚呼！淑蘭吟此詩後十餘年，亦縊死，可哀也！然宜媼死於怨姑，淑蘭死於殉夫，有泰山鴻毛之別矣！

鹿車——古時，鮑宣家窮，妻少君家富。少君嫁鮑宣後，便穿着短衣布裳，用鹿拉着車子，兩人同拉着回鄉下去住。鴻毛——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裏有：「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歐永孝論詩

常寧歐永孝序江賓谷之詩曰：「三百篇，頌不如雅，雅不如風，何也？頌，人籟也，地籟也，多后王君公大夫修飾之詞。至十五國風，則皆勞人思婦，靜女狡童，矢口而成者也。尚書曰：「詩言志。」史記曰：「詩以達意。」若國風者，真可謂之言志而能達意矣！賓谷自序其詩曰：「予非存予之詩也，譬之面然，予雖不能如城北徐公之美面，然予寧無面乎？何必作『鬪觀焉？』」

吳公識士

吾鄉吳修撰鴻，督學湖南。壬午科湖南主試者，爲嘉定錢公辛楣，陝西

王公偉人。諸生出闈後，各以闈卷呈吳。吳所最賞者，爲丁姓、丁正心、張德安、石鴻燾、陳聖清五人。曰：「此五卷不售，吾此後不復論文矣！」榜發日，吳招客共飲，使人走探，俄而抄榜來，自第六名至末，只陳聖清一人。吳旁皇莫釋。未幾，五魁報至，則四生已各冠其經，如聯珠然。吳大喜過望。一時省下傳爲佳話。先是陳太常兆嵩，在都中，以書賀吳云：「今科楚南，得人必盛。」蓋預知吳錢王三公之能知文能拔士也。吳首唱一詩云：「天鼓喧傳昨夜聲，大宮小徵盡含鳴；當頭玉笋排班出，入眼珠光照乘明。喜極轉添知己淚，望深還慰樹人情；文昌此日欣連曜，誰向西風訴不平？」一時和者三十餘人。後甲辰三月，余遊匡廬，遇丁君宰星子，爲雇夫役，作主人。相與序述前事，彼此慨然。且曰：「正心管領廬山，七年來遊者，先生一人耳！」

玉笋——唐朝李宗閔考讀書人，考取的次序是有文學才名的，當時稱這一班人名爲「玉笋」。照乘——乘便是車子。古時有珍珠，直徑一寸大，掛在車子上，夜裏發光，可以照着車子走路，所以稱做「照乘」。樹人——樹是培養的意思，樹人便是說培養人才。管子裏說：「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之計莫如樹人」是說養成一個人才，世界上可以得到他一百年的好處。匡廬——江西廬山也稱匡山，因爲據說在商周兩朝的時候，有姓匡的弟兄七人，造一座茅廬住在這裏，所以得名。在如今九江西面。

題李白樓詩

錢香樹先生爲侍讀時，出都泊濟寧，立船頭，爲霜所滑，失足入水，家人救以篙，得不死。笑謂賓客曰：「吾聞墜水死者，必有鬼物憑之，倘昨夜遇李白，便把臂去矣！」明日，過李白樓，題云：「昨夜未曾逢李白，今朝乘興一登樓；樓中人已騎鯨去，樓影當空占上游。」

李太白——傳說唐朝詩人李太白，夜裏在采石江游玩，酒醉了看見水中的月影，便跳下水去捉月，淹死。

應酬詩亦能工

予在轉運廬雅席上，見有上詩者，廬不喜。余爲解曰：「此應酬詩，故不能佳。」廬曰：「君誤矣！古大家韓杜歐蘇集中，強半應酬詩也，誰謂應酬詩不能工耶？」予深然其說。後見粵西學使許竹人先生，自序其越吟云：「詩家以不登應酬作爲高。」余曰：「不然。三百篇行役之外，贈答半焉。逮自河梁，洎李杜王孟，無集無之；已實不工，體於何有？萬里之外，交生情，情生文；存其文，思其事，見其人，又可棄乎？今而可棄，昔可無贈，毋寧以不工規我。」

許太夫人詩第一

比來閩秀能詩者，以許太夫人爲第一。其長嗣珮璜，與余同徵鴻博，讀太夫人綠淨軒自壽云：「自分青裙終老婦，濫叨紫綵拜鄉君。」元且云：「剩有濕薪同爆竹，也將紅紙寫宜春。」喜雨云：「愆期休割乖龍耳，破塊粗安野老心。不獨清涼宜翠簾，可知點滴盡黃金。」皆佳句也！夫人爲徐清獻公季女，名德音，字淑則。王太倉相公掞，出清獻之門，其視學浙江也，遣人告墓夫人有句云：「魚菽薦羹惟弱女，松楸酌酒屬門人。」

鄂夫人

尹望山制府在途中寄鄂夫人詩云：「正因被冷想裝綿，又接音書短榻前。暖閣遙思春雪冷，長途更犯曉冰堅。不言家事知予苦，頻寄征衣賴汝賢。依舊疏狂應笑否？偷閒時復聳吟肩。」夫人爲鄂文端公之從女，賢淑能

詩，常侍尹鄂兩公小飲。鄂公老矣，向尹公云：「閣務殷繁，何日得抽身是好？」夫人正色曰：「女聞聖人云：『事君能致其身。』其次則『明哲保身。』未聞有抽身之說！」公爲莞然。

遼東三老

遼東三老者：戴亨，字遂堂；陳景元，字石閭；馬大鉢，字雷溪。三人皆布衣不仕。詩宗漢魏，字學二王，不與人世交接來往者。李鐵君一人而已。戴詩不傳。陳有崇光寺詩云：「世外招提境，浮生寄一時；鈴聲吟殿角，澗影落松枝。」烏語留歸念，山僧笑索詩；東方明月上，若遇此心期。」馬聞西師振旅寄寧遠大將軍云：「雪飄組練歸榆海，花滿弓刀入玉關。」偶成云：「晒藥偶然來竹外，修琴不復到人間。」石閭弟景鐘，字橘洲。有夜闌曲云：「春夜頻傾

金叵羅，胡姬按板對筵歌；低徊笑語牽紅袖，如此風光可奈何！

二王——晉朝王羲之的兒子王獻之，都寫得好字，名傳後世，稱爲「二王」。

振旅——振

是說整齊的意思。旅，是兵隊。兵隊排得很整齊，稱做「振旅」。

叵羅——蒙古人稱酒杯爲「

叵羅」。「金叵羅」便是金酒杯。

蔽於古不知今

明七子論詩，蔽於古而不知今，有拘墟皮傅之見；遼東三老，亦復似之。鐵君作尙史，專搜三代以上事，而竟不知本朝有馬驢之繹史，亦囿於聞見之一端。然近今士人，先攻時文，通籍後，始學爲詩。大概從宋元入手，俗所稱「半路上出家」是也。源流不清，又不若三家之力爭上乘矣！

拘墟——磚石砌成的牆垣，稱做「墟」。人的眼光小，被牆垣拘束住了，看不到大的地方，稱做「拘墟」。莊子裏有兩句：「井底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皮傅——傅，是運着的

意思。「皮傳」是說祇看到一點皮毛。左傳裏有兩句：「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釋史——清
朝人馬騮，寫一部釋史，很詳細的記着從上古到秦朝的事體，因為裏面包括着夏商周三代，所以人稱他爲「馬三代」。

鐵錯詩

鐵君名錯。父爲總督，而能隱居不仕，自稱廬青山人。有蠺螟齋集行世。
綠其梅花云：「衆木正如夢，一枝方自春；遂令江水上，真見獨醒人。」詠月
云：「清絕自成照，何曾掛樹生？有時通夜白，一片得秋明。遠水若相接，浮雲
或並行；年年圓便缺，誰善悟持盈。」

吳漢槎詩

康熙初，吳兆霽漢槎，謫戍寧古塔。其友顧貞觀華峯，館于納蘭太傅家。

寄吳金縷曲云：「季子平安否？諒絕塞苦寒難受！甘載包胥曾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歸日急繙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顛首。」太傅之子成容若見之，泣曰：「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我當以身任之。」華峯曰：「人壽幾何，公子乃以十載爲期耶？」太傅聞之，竟爲道地。而漢槎生入玉門關矣！顧生名忠者，詠其事云：「金蘭倘使無良友，關塞終當老健兒。」一說華峯之救吳季子也，太傅方晏客，手巨觥，謂曰：「若飲滿爲救漢槎。」華峯素不飲，至是，一吸而盡。太傅笑曰：「余直戲耳！卽不飲，余豈遂不救漢槎耶？雖然，何其壯也！」嗚呼！公子能文，良朋愛友，太傅憐才，真一時佳話！余常謂漢槎之秋笈集，與陳臥子之黃門集，俱能原本七子而自出。

精神者。

一諾——古時有季布，他極看重自己答應的話，答應了一定要做到他，所以當時有人說：「得黃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諾。」一諾便是說一聲答應。烏頭馬角——春秋時候，燕國太子名丹的，在秦國，秦皇留住他不放他回去；對丹說道：「一定要待到烏鴉的頭上長白毛，馬頭上長角，纔放你回國去。」烏頭馬角便是說沒有這個日期。金縷曲——金縷曲是詞譜名。袁枚引顧華峯的詞句，遺失很多。現在將原詞寫在下面：「季子平安否？便歸來，生平萬里，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擇人應見慣，料輸他覆雨反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够？比似紅顏多薄命，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甘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君懷袖。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羨竊，試看杜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儼怒。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悽涼否？千萬恨，爲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水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

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三千六百日——一年是三百六十日，三千六百日是說十年。生入玉門——中國和西域交界的地方有一座玉門關。後漢時候班超久住在西域，願想回中國來，便上秦章給皇帝道：「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金蘭——二人交情深厚，心意和金子一般的堅硬，說話和蘭花一般的香，所以稱爲「金蘭」。易經裏有兩句：「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阮亭論詩

阮亭池北偶談，笑元白作詩，未窺盛唐門戶。此論甚謬！桑菽父譏之云：「大辨才從覺悟餘，香山居士老文殊；漁洋老眼披金屑，失却光明大寶珠。」余按元白在唐朝所以能獨樹一幟者，正爲其不襲盛唐窠臼也。阮亭之意，必欲其描頭畫角，若明七子而後，謂之窺盛唐乎？要知唐之李杜韓白，俱

非阮亭所喜，因其名太高，未便詆毀。於少陵亦時有微詞，况元白乎？阮亭主修飾，不主性情，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可以想見其喜怒哀樂之不真矣！或問：「宋荔裳有絕代消魂王阮亭」之說，其果然否？「余應之曰：『阮亭先生非女郎，立言當使人敬，使人感且興，不必使人消魂也。』」然即以消魂論，阮亭之色，亦並非天仙化人使人心驚者也。不過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屬清雅，又能加宮中之膏沐，熏海外之名香，傾動一時，原不爲過。其修詞琢句，大概摺摭於大歷十子，宋元名家，取彼碎金，成我風格，恰不沾沾於盛唐蹈七子習氣，在本朝自當算一家數。奈歸愚子遜，奉若泰山，瓊沙心餘，棄若芻狗。余以爲皆過也。

盛唐——唐朝的詩家最多，詩也寫得最好在文學名詞上拿他分做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四個時期。從唐朝開國到開元年間稱爲初唐，從開元到大曆年間稱爲盛唐，從大曆到太和年間稱爲中唐，太和以後到唐朝末年稱爲晚唐。窠白——「窠白」是說平常的通用的規矩。大曆才子——唐代宗大曆年間有一班詩人，如李端、韓翃、錢起、盧綸等共十個人，稱做「大曆才子」。獨狗——「獨狗」是說拿草做成的狗，在祭祀的時候一用，用過便丟去。以後說不值錢的東西，稱他爲「獨狗」。老子裏有一句：「天地不仁，以萬物爲獨狗。」

周汾詩

杭州周汾，字蓉衣。詠春柳云：「西湖送我離家早，北道看人得第多。」不脫不粘，得古人未有，惜客死於清江，王寅，余過天台，齊侍郎召南亡久矣。其昆季延余小飲，捧侍郎全集，高尺許，乞作序，盡半日之暇，爲之翻擷，見其鴻富，美不勝收。僅記其詠漢武七律一首，後四句云：「親承文景昇平業，開關唐虞未有天，到底英雄晚能悔，輪臺一詔是神仙。」其兄周南弟世南，俱

以科甲作廣文，龐眉白髮，年八十餘。

嘲納妾詩

陶篁村置屋孤山，余月夜訪之，憐其孤寂，勸置燕玉爲煖老計。篁村以爲然，購一小鬟。梁山舟侍講調以詩云：「病來久不見陶潛，隔著重城似隔天；昨夜中庭看星象，小星正在少微邊！見說榕江泛櫓枝，已成陰後未涼時；一根榔栗無人管，分付樵青好護持。不比朝雲侍老坡，也如天女伴維摩；對門有個林和靖，冷抱梅花奈爾何！好將斑管畫眉雙，莫染星星鬢上霜；比似詩人張子野，鶯花還有廿年狂。」山舟又有句云：「畢竟人間勝天上，不然劉阮不歸來。」余適從天台山歸，誦此爲之一笑！

燕玉——燕是地名。古時，燕趙兩國都出美人，美得好似玉一般。以後稱美貌的女人都稱燕玉。

「燕玉」杜甫詩有「媛老思燕玉」從此「燕玉」二字又變作小老婆的意思。小星——詩經裏有兩句「嚙彼小星，三五在東」是說做小老婆的，不敢白天和丈夫見面，在天上有的時候去伺候着丈夫。以後稱小老婆便稱「小星」。少微——少微是星名。據古時天文家說，少微星是代表隱士的。有才學不肯做官住在山野地方的人，稱做「隱士」。柳粟——柳粟是樹名，可以做手杖。以後便稱手杖爲「柳粟」。樵青——唐朝時候張志和，年老，皇帝賞他一奴一婢，奴名漁童，婢名樵青，張志和便使奴婢二人結成夫妻。以後，人稱丫頭便稱「樵青」。

朝雲——詩人蘇東坡，有小老婆多人，不久都離去，獨有一朝雲，終身守着東坡不去。班管——管是說筆桿。「班管」是說拿班竹做成的筆桿。古時梁元帝用三種筆：忠孝完全的人，用金管筆寫他的名字；有道德的人，用銀管筆寫他的名字；有文學天才的人，用班竹管筆寫他的名字。

張子野——詩人張子野，年紀八十五歲還新娶小老婆。蘇東坡詩道：「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鶯鶯燕燕都說年輕的女人。

劉阮——古時，劉晨阮肇兩人到天台山中去採藥，見山頂上有桃子，便上山去，見桃樹下有流水，水上飄來一杯，杯中盛着胡麻子飯。

劉阮二人沿着水邊走去，見溪水傍有兩個女人，十分美貌，邀劉阮兩人到家裏去住着，做夫妻。半年工夫，劉阮兩人想念家鄉，這兩個女人便領他們出山來，從此再找不到入山的路。

汪喬年題壁

余寓西湖漱石居，有徽州汪明府見訪，名喬年，字繡林，年八十矣。適余外出，未獲相見。蒙其題壁云：「無人不識元才子，今我來尋李謫仙；底事閒雲無處捉教儂，空蕩釣魚船！」

元才子——唐詩人元稹，寫樂府甚多；穆宗使宮中的妃嬪唱元稹的樂府，宮裏人都喚他爲「元才子」。李謫仙——「謫仙」是說天上仙人犯了罪降落在人世上的。唐詩人李白賀知章，稱他爲謫仙人。

詩不在多

詩如言也；口齒不清，拉雜萬語，愈多愈厭；口齒清矣，又須言之有味，聽

之可愛，方妙。若村婦絮談，武夫作鬧，無名貴氣，又何藉乎其言？有小涉風趣，而嘓嘓然若人病危，不能多語者，實由才薄。

詩不可多改

詩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則心浮，多改則機窒。要像「初揚黃庭，剛到恰好處。」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境最難。予最愛方扶南滕王閣詩云：「閣外青山閣下江，閣中無主自開牕；春風欲擲滕王帖，蝴蝶入簾飛一雙。」嘆爲絕調！後見其子某云：「翁晚年嫌爲少作，刪去矣。」予大驚，卒不解其故。桐城吳某告予云：「扶南三改周瑜墓詩，而愈改愈謬。」其少作云：「大帝君臣同骨肉，小喬夫婿是英雄。」可稱工矣！中年改云：「大帝誓師江水綠，小喬卸甲晚妝紅。」已覺牽強，晚年又改云：「小喬妝罷胭脂濕，大帝謀成

翡翠通。一真乃不成文理！豈非朱子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感」哉？扶南與方敏恪公爲族兄，敏恪寄信，苦勸其勿改少作，而扶南不從。方知存幾句好詩，亦須福分。

大帝——三國時，吳國王孫權稱爲吳大帝。有周瑜，年少有才，大帝和他自幼結交。大帝的母親吳太夫人對大帝說道：周瑜和大帝同年，祇小了一個月，我看他和自己的兒子一般，你却要和弟兄一般的看待他。小喬——三國時候，吳國王孫策，大都督周瑜，兩人都是英雄。周瑜帶兵去打荊州，得到喬家的兩個女兒，大的名大喬，小的名小喬，都有十分姿色。孫策娶大喬，周瑜娶小喬。

詩須偉而細

詩雖奇偉，而不能揉磨入細，未免粗才；詩雖幽俊，而不能展拓開張，終窘邊幅。有作用人，放之則彌六合，收之則斂方寸；巨刃摩天，金針刺繡，一以

貫之者也。諸葛躬耕草廬，忽然統師六出，韋王中興首將，竟能跨驢西湖。聖人用行舍藏，可伸可屈。於詩亦可一貫。書家北海如象，不及右軍如龍。亦此意耳。余嘗規蔣心餘云：「子氣壓九州矣！然能大而不能小，能放而不能斂，能剛而不能柔。」心餘折服曰：「吾今日始得真師。」其虛心如此。

草廬——三國時候，蜀國丞相諸葛亮，在未徹丞相以前，在南陽臥龍岡山中，住着草屋，親自種田。蜀國王劉備親自到草廬裏去探望諸葛亮三次，在歷史上稱爲「三顧茅廬」。六出——三國時候，蜀國丞相諸葛亮帶兵去打魏國，從祁山出兵，前後共出兵六次，歷史上稱爲「六出祁山」。跨驢——宋朝大將韓世忠大敗金兵，自從秦檜與金國講和以後，他便回家去關門謝客，絕口不談國事。每日騎一頭驢子帶着酒，後面跟着一二個童兒，在西湖上來去游玩。

夢中詩

夢中得詩，醒時尙記，及曉，往往忘之。似村公子有句云：「夢中得句多。」

忘却，推醒姬人代記詩。『予謂此詩固佳，此姬人尤佳。魯星村亦云：『客裏每先頑僕起，夢中常惜好詩忘。』』

徐士林詩

徐雨峯中丞士林，巡撫蘇州。人以爲繼湯文正公之後，一人而已！母喪去官，有詔奪情不起，其方正如此。然其詩極絳麗，官中書時有句云：『歸來惹得山妻問，侍女薰香近有無？』

藥根不賣地詩

金陵僮藥根，工楷法，住揚州某菴。商人洪姓者，欲買其菴旁隙地起花園。藥根意不欲，乃投以詩云：『自笑蝸廬旁寺開，隣園樹木迴崔巍；儂家園小難栽樹，但有青青一片苔。』洪知其意，乃不果買。藥根泊瓜渚云：『星光

全在水，漁火欲浮天。『喜晴云：『雨收亦似瘥沉病，日出渾如見故人。』

留別地方詩

賢者多情，每離所官之地，動致留連。韓魏公離黃州，依依不捨，尹太保四督江南，三十餘年，乙酉入相，正值重九之時，先別懷霞，再辭蜀阜，淒然泣下。公不能捨江南，猶江南之人亦不能捨公也。余送至清江浦，每晚必見，及渡黃河，公猶教以明晨作別。臨期，余乍盥面，而公遣家人來云：『公已上馬行矣！』蓋恐面別之難爲情耳。後從京師寄詩云：『歌到離亭聲斷續，人分淮浦影東西。』又曰：『三年只覺流光速，一別方知見面難！』

戀女詩

古之忠臣孝子，皆情爲之也。胡忠簡公劾秦檜，流竄海南，臨歸時，戀戀

於黎倩。此與蘇子卿娶胡婦相類。蓋一意孤行之士，細行不矜；孔子所謂觀過知仁，正此類也。乃朱子譏之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恰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高守村和云：「批鱗一疏死生輕，萬死投荒尙有情；不學遜翁捧著草，甘心箝口自偷生。」

海南——海南島，在廣東瓊崖東北面，在宋時稱爲「吉陽軍」。宋朝時候，胡銓因秦檜和金國講和，他便上奏章與高宗請殺秦檜，高宗革去他的官，又充軍到海南島去。到孝宗皇帝時候，又放他回來做官。黎倩——宋胡銓充軍在海南島時，愛一妓女，名黎倩。住島上十年後，孝宗皇帝喚他去做官，在胡民園中飲酒，黎倩在一傍陪酒，胡銓在牆上題詩道：「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娶胡婦——漢蘇武出使到匈奴去十九年，娶一個匈奴女人做妻子，生一子名通國。十九年後替回國來，胡便是說匈奴。批鱗——龍的頸項下面，有一段倒生的鱗，人去觸動了這鱗，龍便動怒咬死人。後人稱拿皇帝比做龍，觸怒了皇帝，便稱「批逆鱗」。逆

是例生的意思。

高太夫人詩

閨秀能文，終竟出於大家。張侯家高太夫人，著紅雪軒稿，七古排律，至數十首，盛矣哉。其本朝之曹大家乎？夫宗仁，襲封靖逆侯，家資百萬，以好客喜施，不二十年，費盡而蕩。夫人暗埋三十萬金於後園，交其兒謙，始能襲職，其識力如此。夫人名景芳，父琦，爲浙閩總督。作女兒時，年十五，晨妝云：「妝閣開清曉，晨光上畫欄；未曾梳寶髻，不敢問親安。妥貼加釵鳳，低徊插佩蘭；隔簾呼侍婢，背後與重看。」又示謙兒云：「高捧名花求插髻，偏尋佳果勸嘗新。」

曹大家——家字讀作姑字。後漢時候，曹世叔的夫人，便是班彪的女兒，名昭，有才學，講究

做女人的道，著一部女誠。漢和帝請他進宮去，使宮中皇后和貴夫人都做她的學生，宮人都稱他爲「曹大家」。

詩有因緣

余不喜佛法，而獨取「因緣」二字，以爲足補聖經賢傳之缺。身在名場五十餘年，或昨識面而相憎，或未識面而相慕，皆有緣無緣故也。己亥省募杭州，王夢樓太守來云：「商邱 陳藥洲觀察願見甚切。」予不解何故。晤後，方知其尊人諱履中者，曾在尹制府署中讀余詩而愛之。事已三十餘年，其夫人李氏，見余名紙，詫曰：「是子才耶？吾先君門下士也！」蓋夫人爲存先生之女。先生名惺，宰錢塘時，枚年十二，應童子試，受知入泮，因有兩重世好，歡宴月餘。別後，觀察見懷云：「早從仙佛參真諦，且向漁樵伴此身。」

又曰：「猶記何郎年少日，新詩賞共沈尙書。」

調狀元貌醜

汪度齡先生中狀元時，年已四十餘，面麻身長，腰腹十圍，買妾京師，有「小家女陸氏，粗通文墨，觀彈詞曲本，以爲狀元皆美少年，欣然願嫁。結婚之夕，於燭下見先生年貌，大失所望，業已鬱鬱矣；是夕，諸同年勦飲巨杯，先生量宏興豪，沉醉上牀，不顧新人，和衣酣寢。已而嘔吐，將新置枕衾，盡污腥穢。陸女恚甚，未五更，雉經而亡。或嘲之曰：「國色太嬌難作壻，狀元雖好却非郎。」

詩人好名

商寶意詩集刻成，有人摘其疵累，余爲悵然。仲小海曰：「但願人生一

世留得幾行筆墨，被人指摘，便是有大福分人；不然，草亡木卒，誰則知之？而誰議之？余謂此言沉痛，深得聖人「疾沒世無名」之意。然古來曹蜍李志，又轉以庸庸而得存其名。豈非不幸中之幸耶？寶意先生有句云：「明知愛惜終須割，但得流傳不在多。」

真讀書人詩

黃允修云：「無詩轉爲讀書忙。」方子雲云：「學荒翻得新靈詩。」劉霞裳云：「讀書久覺詩思澀。」余謂此數言，非真讀書真能詩者不能道。

作詩須才學識

諺云：「死碁腹中有仙著。」此言最有理，余平生得此益不一而足。要之能從人而不徇人方妙。樂取於人以爲善，聖人也；無稽之言勿聽，亦聖人

也作史三長，才學識缺一不可。余謂詩亦如之，而識最爲先，非識則才學俱誤用矣。北朝徐遵明指其心曰：「吾今而知真師之所在。」其識之謂歟？

詩須講性情

汪舟次先生作周櫟園詩序曰：「賴古堂集欲小試神通，加以氣格，未必不可以怖作者，但添出一分氣格，定減去一分性情，於方寸中終不愉快。」

淡江二人詩

淡蓬洲明府稱蕪湖胡漱泉秀才，有「日影度花輕」五字，得五言妙境。江君旭東亦賞沙斗初「花氣半湖陰」五字，所見與蓬洲同。

詩境最寬

詩境最寬，有學士大夫，讀破萬卷，窮老盡氣而不能得其闢奧者，有婦人女子，村氓淺學，偶有一二句，雖李杜復生，必爲低首者，此詩之所以爲大也。作詩者，必知此二義，而後能求詩於書中，得詩於書外。

詩切姓事

陶梅軒方伯，任衡陽時，署中小池，爲署外居民所買，先生贖歸，置軒其上。朱玉階督學贈句云：「官廨買歸三徑內，夜牕補惜寸陰餘。」一詠其事，一切其姓。石君文成爲序云：「先失楚弓，旋歸趙壁；汝陽田反，合浦珠還。支公之鶴可高飛，子產之魚真得所。鷗鷺待化，行看君去朝天；臺榭長存，知是誰來作主？」

寸陰——寸陰，是說很短的時間，好似一寸長的光陰。淮南子說：「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陰。」

寸之陰！據說古時最愛惜光陰。所以晉朝的陶侃說道：『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楚弓——楚王有一架寶貴的弓，名烏號，忽然失去了，那臣子都請楚王去追尋。楚王說道：『楚國人失去了弓，楚國人得到了弓，爲什麼要去追尋呢？』趙璧——春秋時候，趙國有一塊「和氏璧」，十分寶貴；秦昭王願拿十五座城池向趙國交換這塊玉，趙王便打發蔣相如拿了璧到秦國去。秦王不肯拿城池來交換，蔣相如依舊把璧拿回趙國來。汝陽田——春秋時候，魯國被齊國奪去了汝陽地方的田。後來，晉國用威力使齊國歸還汝陽的田。合浦——廣東合浦水中產蚌珠。那合浦知府十分貪污，合浦中的蚌一齊逃到交趾地方去了。後來孟嘗君來做合浦知府官，十分清廉，那蚌珠依舊回到合浦來了。鶴可高飛——古時，和尙支道林歡喜養鶴。有人送他一雙鶴，支道林怕他飛去，便剪去了鶴的翼毛；鶴看着自己的翼毛好似不快活的神氣，道林便待鶴毛長成以後，放他飛去。子產之魚——鄭子產做人厚道。有人送他活的魚，子產命管魚池的人拿魚去放在池裏；那人背地裏拿魚煮着吃了，回來哄着子產說道：『魚初放水去的時候，却不動，後來很快活的游去了。』子產聽了，連聲說道：『得其所哉！得』

其所哉！
鷓鴣——鷓鴣字，應該寫作鷓。莊子裏有兩句：「北冥有魚，其名曰鯀；化而爲鳥，其名曰鷓。」

愛才之報

癸酉春，余在王孟亭太守處，見建德布衣徐鳳木。席間吟一絕云：「自笑不如原上草，春風吹到也開花。」除夕在外云：「閱歷深知客路難，非關白首戀江干；歲除一息爭千古，莫作尋常旅夜看。」武進莊念農，初宰建德，卽往相訪。贈詩云：「玉峯花影颺簾旌，罨戶閒雲靜不扃；未必山城無綺皓，斯人卽是少微星。粗官未敢師嚴武，泥飲無由續舊題；劇喜少陵居杜曲，得閒還過浣花溪。」鳳木得詩喜，刻之集中。後莊歿十餘年，詩多散失；其子宸選搜尋不可得，予於鳳木集中抄此與之。嗚呼！使無鳳木代爲之存，則人琴

俱亡矣！豈非愛才之報乎？

綺皓——秦始皇時候，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四人，躲在商山裏；直到漢朝，這四人年紀已老，漢帝便稱他們爲「商山四皓」。皓是白色。人年老了，頭髮白了，也稱爲皓。綺便是說綺里。粗官——粗官，便是小官的意思。古人薛詭，有文才，十分驕傲。官做節度，他的詩道：「靈官乞與真拋却，賴有詩名合得償。」他稱節度爲粗官，是嫌官小的意思。泥飲——再三糾纏不清，稱爲「泥」。泥飲——是說，人再三喚去飲酒。人琴俱亡——晉朝王獻之死了。徽之去弔，孝不哭。直走進靈堂，拿獻之平日彈的琴彈着，許久彈不成調。徽之便哭道：「嗚呼！子敬人琴俱亡！」隔了一個多月，徽之也死了。子敬是獻之的號。

詠菊

蔣用菴侍御罷官後，與姚雲岫觀察同修南巡盛典。過隨園，詠菊云：「名花自向閒中老，浮世原宜淡處看。」後姚爲廣西巡撫，寄信來，猶吟及

之。

當年佳兒

余年二十三，館今相國稽公家，教其幼子承謙。今四十三年矣，承謙官侍讀，行走上書房。假滿，赴都過隨園，贈云：「萬事由來夙有緣，七齡問字記當年；讀書好處心先覺，立雪深時道已傳。每盼鳳巢阿閣上，果摩麟頂絳帷前；德門善慶知無限，伫見驪珠顆顆圓。」余附書相國云：「當日七齡公子，爲問字之佳兒；此時白髮詞臣，作青宮之師傅。能無對之欣然，思之黯然也乎？」

立雪——宋楊時十分敬重程頤。有一天，楊時和游酢去見程頤，那程頤正閉着眼養神，楊時不敢去驚醒他，和游酢二人守候在門外不去，待到程頤醒來，那門外的雪已積了有一尺高。

了。驪珠——驪龍頷子下面的珠子，最是光明，所以稱「驪珠」。又稱人家的兒子，也稱他「驪珠」。元稹贈嚴童子詩有一句：「家有驪珠不復貧。」

虞舜善言詩

千古善言詩者，莫如虞舜。教夔典樂曰：「詩言志。」言詩之必本乎性情也。曰「歌永言。」言歌之不離乎本旨也。曰「聲依永。」言聲韻之貴悠長也。曰「律和聲。」言音之貴均調也。知是四者，於詩之道盡之矣。

銳進者速退

每見熱中人銳進不已，身家交瘁，未常不隆隆而升，一旦化去若烘開花，精神已竭，次年必萎。常詠唐花云：「百花開落雖天定，偷不烘開落或遲。」又見媚長宮者，損下益上，徒招怨尤，而於己毫無享受。戲詠箬云：「笑君

攫取忙，送入他人口；一世酸鹹中，能知味也否？」

蔣君詩

己未翰林，五十人蔣君麟昌，年纔十九，大京兆時厓公諱炳之長子也。目空一世，嘗言「同館中吾服叔度子才耳！歸愚先生，雖耆年重望，意不屬也。」和 皇上消夏詩，援筆立就，賜葛二疋。旁觀者疑君正籥青雲，而竟一病以卒。余別後寄懷云：「干將莫邪虞缺折，我有數言贈李邕。」乃成讖語。詩有奇氣，詠七夕云：「一報人間簫鼓喧，羊燈無燄秋雲碧。」中元詩云：「兩岸紅沙多旋舞，驚風不定到三更。」劉相國綸序其詩曰：「十八載夜燿太白，知臣則但問王公；廿七年晝見緋衣，召汝而重呼阿孀。阿翁投杖，誰當荷此析薪？稚子牽衣，未得預其玄草。」蓋靜存亡時，大父猶存，予尙幼故也。

同年金質夫哭之云：「漸看豪氣籠人上，不料英年似夢中！」余哭之云：「一榜少年今剩我，九原才子又添君！」

干將莫邪——古時吳國有夫妻二人，男名干將，女名莫邪。干將造劍，鐵不溶化，莫邪剪下自己的頭髮指爪來拋在爐子裏，鐵便溶化了；造成雌雄兩劍，雌劍便名莫邪，雄劍便名干將。李邕——唐朝李邕，做北海太守官，也稱李北海，性情剛強，有盧藏用勸他道：「你性情好似干將莫邪，容易折斷。」後李邕被李林甫害死。緋衣——緋是紅色。詩人李長吉死的時候，在白天看見一個穿緋衣的人，手拿一版，上面刻着古篆文，說是來喚長吉的；那長吉的靈魂忽然跪在榻前，叩着頭說，阿嬤又老又病我不願去。析薪——砍柴草稱做析薪。左傳裏有兩句：「其父析薪，其子勿克負荷。」是說子不能承接父業的意思。玄草——楊雄，有文才，寫太玄經，模倣易經，草便是說文章的底稿。大父——祖父稱爲「大父」。

嚇人詩

某侍郎督學江蘇，羅致知名之士，所選五古最佳，七古則不拘何題，動輒千言，引典填書，如塗塗附，香不知其命意之所在。程魚門閱之，掀髯笑曰：「欲嚇人耶？此楊子雲所謂『鴻文無範』也。吾不受其嚇矣！」

水南園詩酒會

乾隆辛未，予在吳門。五月十四日，薛一瓢招宴水南園。座中葉定湖、長楊、虞東、臯景星、許竹素、廷鏢、李客山、果、汪山樵、俊、俞賦拙、來、求，皆科目耆英，最少者亦過花甲。惟余纔三十六歲，得遇此會。是夕大雨，未到者沈歸愚、宗伯、謝淞洲、徵士而已。葉年八十五，詩云：「瀟瀟風雨滿池塘，白髮清尊掃葉莊；不有忘形到爾汝，那能舉座盡文章。軒窗遠度雲峯影，几席平分水竹光。最是葵榴好時節，醉吟相賞畫方長。」虞八十有二，句云：「入座古風堪遠

俗到門新雨欲催詩。一俞六十有九，句云：「社開今粟里，樹老古南園。」次月，一瓢再招同人相會，則余歸白下，竹素還太倉，客山死矣。主人之孫，壽魚賦云：「照眼芙蓉半開落，滿堂名士各西東。」昇平日久，海內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顧阿瑛徐良夫之風，蓄積書史，廣開壇坫。揚州有馬氏秋玉之玲瓏山館，天津有查氏心穀之水西莊，杭州有趙氏公干之小山堂，吳氏尺牘之瓶花齋，名流宴詠，殆無虛日。許佩璜刺史贈查云：「庇人孫北海，置驛鄭南陽。」其豪可想。此外公卿當事，則有唐公英之在九江，鄂公敏之在西湖，皆以宏獎爲己任。不四十年，風流頓盡。唐公號蝸寄老人，司九江關，懸紙墨筆硯於琵琶亭，客過有題詩者，命關吏開列姓名以進。公讀其詩，分高下以酬贈之。建白太傅祠，肖己像於旁。甲辰冬，余過九江，則太傅祠改作戲臺，

唐公像亦不見。

馬氏詩會

馬氏玲瓏山館，一時名士如厲太鴻、陳授衣、汪玉樞、閔蓮峯諸人，爭爲詩會。分詠一題，哀然成集。陳田家樂云：「兒童下學惱比隣，拋壻池塘日幾巡，折得松梢當旗纛，又來呵殿學官人。」閔云：「黃葉溪頭村路長，挫針負局客郎當，草花揮鬢假籬望，知是誰家新嫁娘。」秋玉云：「兩兩車乘穀鯨輕，田家最要一冬晴，秋田晒罷村醪熟，翻愛糟牀滴雨聲。」汪養蠶云：「小姑娘畏人房闔潛，采桑那惜春蔥纖，半夜沙沙食葉急，聽作雨聲愁雨濕。」陳云：「蠶娘養蠶如養兒，性知畏寒饑有時，籬根賣炭聞潑漿，屋後鄰園桑剪響。」皆可誦也。餘題甚多，不及備載。至今未三十年，諸詩人零落殆盡，而商

人亦無能知風雅者。蓮峯年八十三歲，儼然尙存，聞其饑寒垂斃矣！

拋塼——破瓦片稱做「塼」。兒童拿破瓦片打在水面上，稱做「拋塼」。負局——磨

鏡子的人，稱做「負局」。郎當——衣服寬大不合身寸的稱做「郎當」。楊億詩道：「鮑老

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

徐氏婦詩

金陵女徐氏，適桐城張某。夫久客不歸，寄詩云：「殘漏已催明月盡，五更如度五重關。」又有魯月霞者，嫁徽邑程生而寡，有掃花詩云：「觸我朱欄三日恨，費他青帝一春功。」陳淑蘭讀兩詩而慕之，題其集云：「吟來恍入班昭座，恨我遲生二十年！」

學古樂府

本朝詩家序事，學古樂府孔雀東南飛而絕妙者，如陳元孝之王將軍歌，許衡紫之伍節女歌，馬墨麟之戴烈婦歌，胡稚威之孝女李三行，皆古藻淋漓，惜篇頁繁重，不能盡錄。

孔雀東南飛——古樂府有孔雀東南飛，因他第一句便是「孔雀東南飛」歌中敘述漢人焦仲卿有妻劉氏，夫妻十分恩愛。但仲卿的母親十分厭惡劉氏，逼她回娘家；娘家人又逼她嫁給別人，劉氏便跳水淹死。丈夫焦仲卿知道了，也自縊死。全首數千字，敘事又曲折又自然。

杭州詩酒之會

乾隆初，杭州詩酒之會最盛。名士杭厲之外，則有朱鹿田、樟、吳鷗亭、城、汪抱樸、臺、金江聲、志章、張鷺洲、湄、施竹田、安、周穆、門、京，每到西湖堤上，拈裳聯轡，若屏風然。有明中讓山兩詩僧，留宿古寺，詩成傳抄，紙價爲貴。南屏坐

雨，朱云：「一角山昏秋欲晚，滿窗葉戰雨來初。」張云：「荷聲冷帶桃珠雨，鐸語遙飛潑墨山。」汪云：「雲氣半遮山下塔，秋光早入水邊村。」施云：「濃雲擁樹湖先暝，涼雨到牕山欲墮。」讓山句如「多情無過鳥，到處似留人。」一室敞許雲住，竹深無暑通。「一樹聲滿壑，秋初到，山影一池泉洗青。」明中句如「燒烟隔岸水猶靜，初日到窗山自移。」皆可愛也。四十年來，儒釋兩門，一齊寂滅，竟無繼起者！

吳好山

山陰吳修齡有句云：「鷹將秋色去，帆帶好山移。」人因呼之曰吳好山。好山晚晴云：「江臯收宿雨，征鴈捲簾聞；野戍空千里，高秋無片雲。海明天落日，風響馬歸羣；賦罷衫巾岸，應書白練裙。」與胡稚威交好，兩序皆胡

所作。胡和其寒夜一聯云：「凍苦星辰白，霜明鼓角乾。」真乃不愧孟郊！

詩可用理語

或云：「詩無理語。」予謂不然。大雅「於緝熙敬止，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何嘗非理語？何等古妙？文選「寡欲罕所缺，理來情無存。」唐人「簾豈沽名具，高宜近物情。」陳后山訓子云：「勉汝言須記，逢人善即師。」文山詠懷云：「疎因隨事直，忠故有時愚。」又宋人「獨有玉堂人不寐，六箴將曉獻宸旒。」亦皆理語，何嘗非詩家上乘？至乃「月窟」「天根」等語，便令人聞而生厭矣！

六箴——用四字一句押韻，有勸誡的意義的，稱做「箴」。唐朝李德裕獻「六箴」，寫在皇帝座位後面的圍屏上。六箴：一是宵衣，二是正服，三是龍獻，四是納誨，五是辨邪，六是防微。

不說理真說理

詩家有不說理而真乃說理者。如唐人詠棋云：「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詠帆云：「恰認已身住，翻疑彼岸移。」宋人「君王若看貌，甘在衆妃中。」「禪心終不動，仍捧舊花歸。」雪詩：「何由更得齊民煖？恨不偏於宿麥深！」雲詩：「無限旱苗枯欲盡，悠悠閒處作奇峯。」許魯齋卽景云：「黑雲莽莽路昏昏，底事登車尙出門？直待前途風雨惡，蒼茫何處覓烟村？」無名氏云：「一點緇塵澆素衣，癡癡駁駁使人疑；縱教洗偏千江水，爭似當初未澆時？」

黃布衣詩

蘇州黃子雲號野鴻，布衣能詩。有某中丞欲見之，黃不可。題一聯云：「

空谷衣冠非易覯，野人門巷不輕開。『郊外云：』村角鳥呼紅杏雨，陌頭人拜白楊烟。『上王虛舟先生云：』兩晉而還誰翰墨？九州之內獨聲名！『皆佳句也。』子雲於城外構一草屋，客至，則具雞黍，夜留榻焉。父子終夜讀書，客嘆其好學，曰：『非也。我父子只有一被，撤以供客，夜無以爲寢，故且讀書耳。』

苦吟半生

己卯鄉試，丹陽貢生于震，負詩一冊，踵門求見。年五十餘矣，曰：『苦吟半生，無一知己，今所望者惟先生，故以詩呈教。如先生亦無所取，則震將投江死矣！』余駭且笑，急讀之，是學前明七子者，於唐人形貌頗能描摹。因稱許數言，其人大喜而去。黃星巖戲吟云：『虧公寬著看詩眼，救得狂人蹈海』

心。」

賦白牡丹

劉春池賦白牡丹云：「神仙隊裏風流易，富貴場中本色難。」陳紫瀾宮詹浩賦白桃花云：「後庭歌罷醒初醒，前度人來鬢已華。」蔣用菴御史亦賦白桃花云：「亡息國因紅粉累，避秦人是白衣尊。」皆妙。

前度人來——「前度人來」是說前一次來過的人又來了。唐朝劉禹錫去游元都觀，還沒有桃花。到貞觀年間，有道士在觀中滿種桃花，花開時如一片紅雲。後劉禹錫又到元都來，便在牆上寫一首詩道：「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後劉禹錫第三次到元都觀去，已不見有桃花了，劉又寫一首詩道：「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亡息國——春秋時候，息國夫人息媯過蔡國，蔡侯不拿客人的禮待他，息侯大怒，到楚國去求兵。楚國兵打敗蔡國兵後，蔡哀侯在楚王

跟前說息媯的美貌，楚國王便滅去了息國，奪得了息夫人。息夫人又名「桃花夫人」。

胡西垞

山陰胡西垞，素行詭激，落魄揚州，屢謁盧轉運不得見。乃除夕投詩云：「莽莽乾坤歲又闌，蕭蕭白髮老江干；布金地煖迴春易，列戟門高再拜難。庾信生涯最蕭瑟，孟郊詩骨劇清寒；自憐七字香無力，封上梅花閣下看。」
雅雨先生見之，即呼驕往拜，餽朱提數笏。

布金——把錢鋪着稱做「布金」。佛經說，欲造一座精美屋子給佛住，有祇陀太子的花園共有八十頃，大去問太子，太子說，須拿黃金鋪滿在花園地上，便把花園讓給佛住。那須達多

長者，真的把金子鋪滿八十頃地面。朱提——銀子別名又稱「朱提」。因漢朝時候朱提縣

山上產銀。

芍藥詩

盧招人觀虹橋芍藥，諸名士集二十餘人，獨布衣金司農詩先成云：「看花都是白頭人，愛惜風光愛惜身；到此百杯須滿飲，果然四月有餘春。枝頭紅影初離雨，扇底狂香欲拂塵；知道使君詩第一，明珠清玉比精神。」盧大喜，一座爲之擱筆。

青衣詩

詩家閨秀多，青衣少。高明府繼允，有蘇州薛筠郎，貌美藝嫻。賦秋月云：「風韻亂傳杵，雲華輕入河。」旅思云：「如何野店聞鐘夜，猶是寒山寺裏聲？」曉行云：「並馬忽驚人在後，貪看山色又回頭。」皆有風調。筠郎隨主人入都，卒於保陽。高刻其遺稿，屬余題句。余書三絕，有云：「絕好齊梁詩弟子，不教來事沈尙書。」

附會聖經

沈歸愚選明詩別裁，有劉永錫行路難一首云：「雲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難。」批云：「只此數字，抵人千百！」予不覺大笑。「風蕭蕭兮白日寒」是國策語；「行路難」三字，是題目；此人所作，只「天荆地棘」四字而已；以此爲佳，全無意義！須知三百篇，如「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之類，均非後人所當效法；聖人存之，采南國之風，尊文王之化，非如後人選讀本教人摹倣也。今人附會聖經，極力贊嘆。章彥齋戲做云：「點點蠟燭，薄言點之；點點蠟燭，薄言剪之。」註云：「剪，剪去其煤也。」聞者絕倒。余嘗疑孔子刪詩之說，本屬附會；今不見於三百篇中，而見於他書者，如左氏之「翹翹車乘，招我以弓。」雖有姬姜，無棄憔悴。」表記之昔，昔有先正。」其

言明且清。古詩之「兩無其極，傷我稼穡」之類，皆無愧於三百篇，而何以全刪？要知聖人「述而不作」，三百篇者，魯國方策舊存之詩，聖人正之，使雅頌各得其所而已，非刪之也。後儒王魯齋欲刪國風淫詞五十章，陳少南欲刪魯頌，何迂妄乃爾！

宋人好附會名人

宋人好附會名重之人，稱韓文杜詩，無一字沒來歷。不知此二人之所以獨絕千古者，轉妙在沒來歷。元微之稱少陵云：「憐渠直道當時事，不著心源傍古人。」昌黎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今就二人所用之典，證二人生平所讀之書，頗不爲多，班班可攷，亦從不自註此句出何書用何典。昌黎尤好生造字句，正難其自我作古，吐詞爲經，他人學之，便

覺不妥耳。

過終在男子

女寵雖自古爲患，而地道無成。其過終在男子。使太宗不死，武氏何能爲禍？李白云：「若教管仲身常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楊誠齋云：「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唐人詠明皇云：「姚宋不亡妃子在，胡塵那得到中華。」僖宗幸蜀詩云：「地下阿瞞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范同叔云：「吳國若教丞相在，越王空送美人來。」此數首，皆爲美人開脫。余詠陳宮云：「若教褒姒逢君子，都是周南傳裏人。」亦此意也。唐人又有句云：「吳王事事都顛倒，未必西施勝六宮。」此句尤妙。

武氏——唐太宗的才人武氏，名嬰，美貌有才。太宗死後，武氏剃去頭髮做尼姑。後，太宗的

兒子高宗做皇帝，武氏再進宮來。高宗要她做皇后，十分得寵。高宗死後，武氏自立做女皇，稱爲則天皇帝，廢去中宗皇帝，改國號稱周。六人——春秋時候，齊桓公寵愛的女人很多，宮裏面好似夫人一般的有六個人。所以後來稱人的小老婆爲如夫人，說他好似夫人一般。阿瞞——三國時，魏王曹操小名阿瞞。後來唐明皇也自稱爲阿瞞。周南——詩經裏有周南詩，說周文王時候，皇后妃子的賢德。

不喜四皓

余雅不喜「四皓」事，著論非之，且疑是子長好奇附會，非真有其人也。後讀杜牧「四皓安劉是滅劉」錢辛楣先生「安呂非安劉」二詩，可謂先得我心。顧祿伯亦有詩誦之云：「垂老與人家國事，幾聞巢許出山來？」

四皓——皓是白色的意思。後來年紀老，鬚髮全白的人，也稱「皓漢」。高皇帝有一個寵

愛的妃子名戚夫人。在先高皇帝已立了太子，後又欲立戚夫人的兒子做太子。在吃酒的時候，高皇帝見前太子身後站着四個鬚髮全白，年紀八十以上的人，高皇帝大驚說：「太子有這四個老人幫助，不能搖動的了。」後人稱這四個老人爲「四皓」。巢許——巢是巢父，許是許由，兩人都是堯帝時候有學問的人。堯帝欲讓他們做皇帝，這兩人都逃到深山裏去躲起來。蠟屐——拿蠟塗在木屐上，使木屐格外堅固，後人便稱木屐爲蠟屐。晉朝阮孚最愛穿木屐，自己拿蠟塗着木屐說道：「不知一世穿得幾雙木屐？」

不求工於字句間

己酉夏間，鰲靜夫明府，與張荷塘過訪隨園，蒙見贈云：「太史藏書地，因山得一園；西風吹蠟屐，涼雨叩蓬門。霜重楓將老，秋酣菊已繁；十年荒蕪學，詩律待深論。」此詩雖成，逾年不寄。直至鰲公調任金山，余過松江，舟中相晤，方出以相示。予問：「何不早寄？」曰：「荷塘道不佳。」余笑曰：「此詩

通首清老，一氣卷舒，不求工於字句間，古大家往往有之，頗可存也！想荷塘引春秋之義，必欲責備賢者，誘出君驚人之句耶？「彼此蹶然。」鰲第三句，是「西風吹倦客。」荷塘道：「倦字對不過蓬字，爲改作「西風蠟山展。」」余道：「蠟字又與風字不相聯貫，不如改「西風吹蠟屐，」益覺清老也。」

奇詩多清妙

奇麗川方伯，篤友誼而愛風雅。辛亥清明後三日，寄札云：「有惠山侯生，名光第，字枕漁者，常攜之同至黔中，詩多清妙。而身亡後，散夫無存。向其家搜得古今體一卷，特崑函寄上，偷得採錄入詩話中，則鱣生附以不朽，而余亦有以報故人也！」余讀之，頗近中唐風格。爲錄其送友之河南云：「親老難爲別，家貧耐遠行。東風吹客夢，落日已孤征。盡此一樽酒，相將無限情！」

梁園春正好，莫聽鷓鴣聲。『山塘竹枝詞云：』當壚十五鬢堆鴉，稱體單衫淺碧紗；玉璣勸郎拚醉飲，更無花好似濃家。坡塘春水碧於油，樹樹垂楊隱畫樓；樓上玉人春睡足，一簾紅日正梳頭。』其他佳句，五言如「蟬吟出高樹，山色落孤篷。」「隔水犬爭吠，斷橋僧獨歸。」七言如弔李白云：「千載比肩惟杜甫，一生低首祇宣城。」落花云：「丁靈落向春波去，不許東西兩處流。」

鰥生——對人客氣，自己稱「鰥生」，便是小人的意思。梁園——漢朝時候，梁孝王愛建造花園，房屋常常在花園中請客。後人稱自己家裏往往稱爲「梁園」。

隨園詩話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四卷

作詩各有身分

凡作詩者，各有身分，亦各有心胸。畢秋帆中丞家漪香夫人，有青門柳枝詞云：『留得六宮眉黛好，高樓付與曉妝人。』是閨閣語。中丞和云：『莫向離亭爭折取，濃陰留覆往來人。』是大臣語。嚴冬友侍讀和云：『五里東風三里雪，一齊排着等離人。』是詞客語。夫人又有句云：『天涯半是傷春客，飄泊煩他青眼看。』亦有慈雲護物之意。張少儀觀察和云：『不須看到婆婆日，已覺傷心似漢南。』則的是名場耆舊語矣！

惲南田身世

惲南田壽平之父遜菴，遭國變，父子相失，壽平賣杭州富商某爲奴，其故人諦暉和尚，在靈隱坐方丈，苦無救策。會二月十九日，觀音生辰，天竺燒香者，過靈隱寺必拜方丈。諦暉道行高，貴官男女來膜拜者，以萬數，從無答禮。富商夫人從蒼頭婢僕數十人來拜諦暉，諦暉探知，頤而織者，惲氏兒也。矍然起跪兒前，膜拜不止。曰：「罪過罪過！」夫人驚問故。曰：「此地藏王菩薩也！託生人間，訪人善惡；夫人奴畜之，無禮已甚！聞又鞭撲之，從此罪孽深重，奈何！」夫人惶急，歸告某商。次早，某商來，長跪不起，求開一綫佛門之路。諦暉曰：「非特公有罪，僧亦有罪；地藏王來寺，而僧不知迎，僧罪大矣！請以香花清水，供養地藏王入寺，緩緩爲公夫婦懺悔，并爲僧自己懺悔。」某商

大喜，布施百萬，以兒付諦暉。諦暉教之讀書學畫，一時聲名大起。壽平佳句如：「蟬移無定響，星過有餘光。」「送迎人自老，新舊歲無痕。」「只爲花陰貪坐久，不須歸去更熏衣。」皆清絕也。十四夜望月云：「平開圖畫含千嶺，盡掃星河占一天。」真乃自喻其筆墨之高矣。其時石揆僧與諦暉齊名，石揆有弟子沈近思，後官總憲。人問：「諦暉孰優？」曰：「近思講理學，不出周程張朱範圍；壽平作畫，能脫文沈唐仇窠臼。似憚優矣！」

周程張朱——宋朝理學家：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都有大名的。理學家專研究做人的理，事物的理，重理論的。壽平——壽平姓揮，名格，又號南田，是清朝初年一個有名的畫家。他原是畫山水的，但他的朋友王翬畫的山水比他好，壽平便專畫花鳥。文沈唐仇——明朝時候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四人，都是有名的畫家。「窠臼」是說前人用過的老法子。

詩用經書成語

詩用經書成語，有對仗極妙者。前輩盧玉巖云：「頭既責余，余責頭，腹亦負公公負腹。」近人吳文溥云：「人非磨墨磨人，我自註經經註我。」姚念慈云：「野無青草霜飛後，菊有黃花雁到初。」汪韓門云：「白覺化後成衰老，黃雀飛來謝少年。」胡稚威云：「春水綠波芳草色，雜花生樹亂鶯飛。」朱鹿田得子云：「我求壯艾三年藥，汝是王瓜五月生。」皆用經書樂府成語也。余戲集樂府云：「背畫天圖，子星歷歷；東升日影，雞黃團團。」

負腹——古時，黨太尉吃飽了飯後，捧着肚子說道：「我沒有對不起你！」在傍的人回答道：「將軍沒有對不起肚子，肚子却對不起將軍，肚子從來也沒有替將軍出過一個好主意。」負，是對不起的意思。壯艾——孟子裏有一句：「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壯艾，是說正茂盛時候的艾，可以做藥用。

題古須出新意

題古蹟能翻陳出新最妙。河南邯鄲壁上，或題云：「四十年中公與侯，雖然是夢也風流，我今落魄邯鄲道，要替先生借枕頭。」嚴子陵釣臺，或題云：「一著羊裘便有心，虛名傳誦到如今，當時若著蓑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尋？」

邯鄲——古時有一道士，名呂翁，有仙法；在邯鄲地方遇見一個少年男子，自恨太窮苦。呂翁拿出一個枕頭來給少年枕着。這時呂翁正養着黃梁飯，那少年便睡在枕上，做夢，夢見走進了枕裏去，娶一個美人崔氏做妻子；又中了進士官，做節度使，出兵打勝了外國兵，做了十年宰相，年紀活到八十多歲死了。一夢醒來，那黃梁飯還不會煮熟呢！後人稱爲「黃梁夢」。羊裘——後漢光武皇帝的同學嚴子陵，名光，有才學。後光武做了皇帝，嚴光便改換姓名去躲，在嚴州地方山裏；光武皇帝令地方官找尋嚴光，見嚴光身披羊皮衣，在水邊釣魚。光武帝去請了他。

三次，纔到京城裏。

學詩有弊

凡事不能無弊，學詩亦然。學漢魏文選者，其弊常流于假；學李杜韓蘇者，其弊常失于粗；學王孟韋柳者，其弊常流于弱；學元白放翁者，其弊常失于淺；學溫李冬郎者，其弊常失于纖；人能吸取諸家之精華，而吐其糟粕，則諸弊盡捐。大概杜韓以學力勝，學之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太白東坡以天分勝，學之畫虎不成，反類狗也！佛云：『學我者死！』無佛之聰明而學佛，自然死矣！

心在一邱

昔人稱謝太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范希文經略西邊，猶戀戀於曩日

之圭峯月下，與友人書，時時及之。秋帆尙書，巡撫陝西，有小方壺憶梅詩。節其大概云：「仙人家住梅花村，寒香萬頃塞我門。門巷寂寂嵌空谷，冷艷繁枝環破屋。塵緣未了出山去，回頭別花花不語。北走燕雲西入秦，問梅精舍知何處？歲云暮矣風雪驟，驛使音稀斷隴首。天涯人遠乍黃昏，料得花還如我瘦。松林翠羽最想思，夢繞南枝更北枝。花神曩日盟言在，重訂還山在幾時？香落琴絃彈一曲，爾音千里同金玉。花如不諒余精誠，請問鄧尉山樵徐友竹。」徐名堅，蘇州木瀆人。能詩工畫，余舊交也。張文敏公題橫山西廬云：「壺中長日靜中緣，我亦曾經四小年。不及蒼髯牆外叟，梅花看到菊花天。」與畢公同有心在一邱之想。

百辟——辟，便是封王的人；百辟，是說許多封王的人。功高百辟，是說功勞大過許多封王

封侯的人以上。邱，是山洞。心在一邱，是說虛心得和山洞一般。隴首——隴，是山背；隴首，便是高山頂上。高山頂上的梅花先開。古時，採一枝先開的梅花寄給遠處的朋友，報告春天到了的消息。後人把「隴梅」代信的意思用。南枝——廣東有一座大庾嶺，嶺上的梅花，向南的枝先開，向北的枝後開；往往南枝的花已謝落，北枝的花纔開放。壺中——神仙傳裏說，漢朝汝南街上有一個賣藥的老人，街頭掛一個空壺；到夜晚，這老人便跳進壺去。

尹公詩識

尹文端公年七十七而薨，薨時，滿榻紛披，皆詩草也。病革，聞 皇上有駕臨之信，纔略收拾。前一月，命諸公子作送春詩，西席解吉菴賦云：「也知住已經三月，其奈逢須隔一年；遺愛只留庭樹好，餘暉空託架花鮮。」公甚賞之，動筆加圈。歿後，方知皆識。公第四公子樹齋，爲尙書，應第三句。又一聯云：「千紅萬紫費安排，底事功成駕便回。」亦暗藏騎箕之意，皆無心偶觸。

云。

病革——禮記裏有一句：「夫子之病革矣！」革，是說病重，人在快死的時候。騎箕——箕是天上的星名。人死稱做「騎箕」。因莊子裏有：「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一句。

提倡後學

副憲趙學齋先生，提倡後學，愛才如命。掌教萬松書院，識拔英俊少年，一時遂有北史張雕武之謗。不數年，所識拔者，雲蒸霞起。如吳雲巖、葉登南輩，皆作狀元詞翰，浮言始息。有項春臺秀才早卒，先生哭之云：「文章靈氣歸何處？師弟情緣結再生！」余在京師，送王卿華歸里云：「風懷似我能憐我，客路逢君又別君！」先生讀之，謂卿華曰：「此種才人，當鑄黃金事之！」先生諱大鯨。

張雕武——北朝時候長史官王元則，在張家教書，張雕武在許多學生裏面，年紀最輕，貌最美，元則十分愛他，便格外用心教導他。張雕武也愛讀書，能够明白五經的道理。黃金事之——春秋時候，越國的宰相范蠡，把國家救過來後，便去躲在五湖裏。越王時時記念他，便喚工人用黃金造一個范蠡的像，放在面前，每天對着范蠡的像，談論國家大事。

蔣南莊詩

蔣南莊守潁州，有句云：「人原是俗非因吏，仕豈能優且讀書？」謙而蘊藉。過瀧喉云：「亂石磨舟泉有骨，雙槳撥霧水生塵。」與徐鳳木布衣「水淺攔舟沙怒語，山彎轉舵月回眸」相似。蔣名熊，常州人。

詩不腐

湯潛菴巡撫江蘇。出郭云：「按部雨餘香稻熟，課農花發曉雲輕。」人

言公理學名儒，何詩之清婉也！余記座師孫文定公，亦有詠梅云：「天地心從數點見，河山春借一枝回。」詩不腐，而言外具舍道氣。

性剛詩柔

朱子立中丞，高顙長髯，多權謀，人稱「雙料曹操」。與西林相公共事雲南，彼此牴牾。朱有句云：「畏暑舖長簾，思風去短屏。」頗閒雅，不類其爲人。康熙間，施漕帥，諱世綸者，亦剛不可犯。有句云：「愛山移舫對，隔水問花多。」與中丞同調。朱名綱。

端午竹枝

己未冬，余乞假歸娶，路過揚州，轉運使徐梅麓先生，止而觴之。席無雜寶，汪度齡應銓，唐赤子建中，皆翰林前輩，余科最晚，年最少，終席敬慎威儀，

不敢發一語。但見壁上有赤子先生端午竹枝云：「無端錢鼓出空舟，賺得珠簾盡上鉤；小玉低言嬌女避，郎君倚扇在船頭。」

張豈石詩

湖南張少廷尉名璨，字豈石，紫髯偉貌，議論風生，能赤手捕盜，與魯觀察亮儕俱權奇自喜，題所居云：「南軒北牖又東扉，取次園林待我歸；當路莫栽荆棘草，他年免挂子孫衣。」言可風世。又戲題云：「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他；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殊解頤也。又謂人云：「見鬼莫怕，但與之打。」人問「打敗奈何？」曰：「我打敗纔同他一樣！」

詠牡丹

馮古浦在西林相公席上，詠牡丹云：「詩到清平能動主，花雖富貴不驕人。」
西林喜，贈遺甚厚。此詩若在他席上作，便覺無謂。

張先生詩

丙辰，余在都中，受知於張鷟洲先生。先生作御史，立朝侃侃，頗著風節。有柳漁集行世，余購得，被人攫去，時爲惱悶。甲午歲，余泊舟丹陽，旁有小舟相並。時天暑，彼此窗開。余艙中詩稿堆積几上，隣舟一女子，容貌莊姝，每伺余出艙，便注目偷視，若領解者。余心疑之，問其家人，乃先生女，嫁汪文端公從子某。因招汪入艙話舊，問先生詩不能記，入問夫人，夫人乃誦其巡臺灣作云：「少寒多暖不霜天，木葉長青花久妍；真個四時皆是夏，荷花度臘菊迎年。」

黃公愛才

宛平黃崑圃先生，康熙辛未詞林。予告後，在長安主持風雅，人有一技一長，必爲揄揚，無須識面。李方伯渭來江南，余往衙參，一見便云：「崑圃先生交好耶？」余曰：「未也。」方伯云：「我出都時，黃公以足下再三託我。」方知先生憐才，有古人風。庚午，重赴鹿鳴，詩曰：「蕊榜新開敞盛筵，漫勞車馬問衰年；雀羅門巷羣相訝，鶴髮重聯桂籍仙。」辛未，重赴瓊林，詩曰：「天鼓聲喧曉漏餘，春風吹雨灑庭除；婆婆老眼着新榜，髣髴青雲接舊廬。鶴返故巢無宿侶，花開仙洞見新枝；輪軒南國追疇昔，風雨橋山憶夢思。」先生巡撫浙江，追感兩宮恩遇，故詩中及之。

鹿鳴——在從前考功名的時候，考中了舉人，出榜的第二天，便由舉人公請考試官吃酒。

稱做「鹿鳴之宴」。詩經裏有兩句：「呦呦鹿鳴，食我浮萍。」雀羅——羅，便是網。捉雀也用網的，所以捉麻雀也稱「羅雀」。人家門口冷靜，稱做「門可羅雀」。桂籍——傳說月中有桂樹。後人稱考得功名的人爲「折桂客」。是說他得意高陞，直高得上天，在月宮裏折到桂花枝兒了。瓊林——宋朝有一座花園，名瓊林苑，常在花園中請中進士的人吃酒；後人稱新中進士在皇宮裏吃酒，稱做「瓊林宴」。瓊林苑在如今開封府城西。

易人所難

姜白石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詩便不俗。」

變體詩

古人詩有全篇用平聲者，天隨子夏日詩，四十字皆平聲；有全篇用仄聲者，梅聖俞酌酒與婦飲一篇，皆仄聲；有通首不用韻者，古采蓮曲是也；有

平仄各押韻者，唐末章碣以八句詩，平仄各有一韻是也。詩家變體，宋魏菊莊詩人玉屑言之最詳。

稅吏不愛書

關稅巡攔書吏，如捕役緝賊，虎視眈眈，但一見書冊，輿便索然。姚雲上作七古，前四句云：「劬勞王事前，旌驅伊唔星。夜關山踰，笋束牛腰橐負載，關吏疾呼：『書書書！』此輩聲口宛然，讀之欲笑。南豐謝鳴篋有句云：『近海風濤壯，當關僕隸尊。』或和云：『客久囊雖破，船裝書便尊。』

鄭所南四言詩

鄭所南井中心史，雖用鐵匣浸水中，然年歷二百，紙墨斷無不壞之理。所載元世祖剖剖文天祥食其心肺，又好食孕婦腹中小兒，語太荒悖，殊不

足信。惟四言詩一首殊妙，曰：「今日之今，翟翟栩栩，少焉矚之，已化爲古。」

鄭所南——宋朝末年，學者鄭所南名思肖。因元朝滅去宋朝，他便不做官，寫一本詩集名心史。詩中記元朝人暴虐的事體。這心史詩本是抄寫成的，裝在一隻鐵匣子裏；又把匣子丟在井裏，直到明朝末年間有人在吳中丞天寺井裏，拿出這隻鐵匣來，打開鐵匣，這一部心史依舊完好。

女心外向

「女心外向」自古爲然。南越古蠻洞，秦時最強，俗尤善弩，每發銅箭，貫十餘人，趙佗畏之。蠻王有女蘭珠，美而艷，製弩尤精，佗乃遣子某贅其家，不三年，盡得其製弩破弩之法，遂起兵伐之，虜蠻王以歸。此事見粵嶠志。余賦詩云：「趙王父子開邊界，賴種蘭珠一朵花；銅弩三千隨墜去，女兒心太

爲夫家！按後世開邊，往往收功於婦人。洪武時，貴州宣慰使譚翠妻奢香，爲都督馬勝所裸撻，乃走愬京師。太祖問：「朕爲汝報仇，何以報我？」曰：「願立龍場九驛，通黔蜀之道。」後果如其言。吳卿詩云：「君不見蜀道之關五丁神，隄爲萬卒迷無津；帳中坐叱山河走，誰道奢香一婦人！」

詠秦良玉

古來奇女子，如馮嬖及洗夫人，事載史書，惜見於詩者絕少。惟石柱土司之秦良玉，能爲國殺賊。明懷宗賜詩云：「桃花馬上請長纓。」又云：「試看他年麟閣上，丹青先畫美人圖。」本朝朱鹿田先生作七古美之，警句云：「一時巾幗盡鬚眉，馬上紅旗馬前酒；蜀亡不肯樹降旗，殘疆猶爲君王守。」又曰：「綠沉槍舞春星轉，花桶裙拖錦帶紅。」

馮嬖——西漢時候，女子馮嬖讀書能辦事，她代公主到邊外各國去行賞賜，各國稱她爲「馮夫人」。
洗夫人——南北朝時候，高涼地方洗家的女兒，在家時已做南越一帶地方的首領，能用兵有計謀，南越許多小國都服從她。後嫁給高涼太守馮寶，馮寶死後，嶺表一帶地方大亂，只有南越一帶地方很太平。到隋朝時候，封「護國夫人」。
秦良玉——明朝時候，做石柱宣慰使，官馬千乘的，妻子秦良玉，有膽量，有武力，能騎馬，又能文學，時常裝扮成男子，帶兵去打退敵兵有功，做總兵都督僉事等官。
請長纓——漢朝時候，南越王常常造反，有終軍年紀很小，他自己請願給他一根長繩子，去把南越王幫來。
長纓，便是說長繩子。
麟閣——漢帝把有功的臣子的面貌，畫在「麒麟閣」上。
蜀亡——古時，蜀國有美人姓叢，進蜀王宮中，稱爲「花蕊夫人」。
國亡以後，太祖喚她到面前，「花蕊夫人」寫亡國詩道：「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綠沉槍——古時最好的鐵，稱做「綠沉」。又說把綠色的漆塗在槍杆上，稱做「綠沉槍」。
杜甫詩有「苦臥綠沉槍」一句。

僧稱郎

僧無稱郎之理，而北魏諺云：「支郎眼中黃，形軀似智囊。」是僧可稱郎之證。魏有三高僧，支謙、支諒、支讖也。

香山詩：「楊柳小蠻腰。」妓女名也。後寄禹錫詩：「携將小蠻去，招得老劉來。」自註云：「小蠻，酒榼也。」小蠻竟有二解。

錢註杜詩太附會

汪舒懷先生云：「錢箋杜詩，穿鑿附會，令人欲嘔！」如以「黃河十月冰」爲積蓋之冰；「煎弦續膠」爲美饌愈疾；以「洗兵馬」收兩京；「二篇」爲刺肅宗，比之商臣楊廣，此豈少陵忠君愛國之心耶？尤可笑者，跋元人汪水雲詩：「客中忽忽又重陽，滿酌葡萄桃當菊觴；謝后已叨新聖旨，謝家

田土免輸糧。第二筵開八九重，君王把酒勸三宮。醅酥割罷行酥酪，又進椒盤剝嫩葱。就此二首，遂以爲謝后有失節之事。按宋史理宗謝后，寶慶三年册立，垂四十年；而度宗嗣位，尊爲太皇太后，已老病不能聽政。德祐二年，宋亡，徙越，七年而崩，壽七十四。是至燕時，已六十七矣。寧有劉曜羊后之慮哉？水雲又詠宋宮人分嫁北匠云：「君王不重色，安肯留金閨。」則世祖爲人可知。元史又稱洪吉刺皇后見幼主入朝而不樂，爲全太后不習水土，代奏乞放還江南。帝雖不許，而封幼主爲瀛國公，則別置邸第完全眷屬可知。水雲詩云：「昭儀別館香雲煖，手把詩書授國公。」是王昭儀亦未入元宮也。

商臣——春秋時候，楚成王太子名商臣，成王要廢去他，商臣便帶兵包圍成王的宮，成王

吊死在宮裏。楊廣——隋文帝太子楊廣，文帝病重的時候，因太子沒有品行，要廢去他；楊廣便殺死文帝，自己立做皇帝，便是隋煬帝。汪水雲——宋末汪元量，能彈琴，在宮裏陪伴度宗皇帝。宋朝亡後做道士。

似易實難

陳后山吟詩最刻苦，九日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只作去年香。」
鄭毅夫云：「夜來過嶺忽聞雨，今日滿溪都是花。」此種句似易實難，人能知易中之難，可與言詩。

陳公詩

雍正甲寅，海寧陳文簡公，予告在家，來游西湖，人知三朝元老，觀者如堵。余年十九，猶及瞻仰風采。先生仙風道骨，年已八十，猶替人題陳章侯蓮

驚圖云：「墨花吹得綠差差，小景分來太液池；白鷺不飛蓮不謝，搖風立雨已多時。」書法絕似董香光。余生平所見翰林前輩，如徐蝶園相國，陳文簡公，黃崑圃中丞，熊滌齋太史，皆魯靈光也！

董香光——明朝有名的書家董其昌，號香光，又能畫。是華亭地方人。魯靈光——漢初，魯恭王歡喜多造宮殿；有名的是未央殿、建章殿、靈光殿。後漢帝廢去魯王，各處宮殿都塌壞，只有靈光殿完好。後人說許多裏面只剩下來的一個，稱他爲「魯靈光」。

讀書是前世事

諺云：「讀書是前世事。」余幼時家中無書，借得文選，見長門賦一篇，恍如讀過，離騷亦然。方知諺語之非誣。毛俟園廣文有句云：「名須沒世稱纔好，書到今生讀已遲。」

作詩貴曲

凡作人貴直，而作詩文貴曲。孔子曰：「情欲信，詞欲巧。」孟子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巧，卽曲之謂也。崔念陵詩云：「有磨皆好事，無曲不文星。」洵知言哉！

詩曲

或問：「詩如何而後可謂之曲？」余曰：「古詩之曲者，不勝數矣。卽如近人王仔園訪友云：「亂鳥棲定夜三更，樓上銀燈一點明，記得到門還不扣，花陰悄聽讀書聲。」此曲也。若到門便扣，則直矣。方蒙章訪友云：「輕舟一路繞烟霞，更愛山前滿澗花，不爲尋君也留住，那知花裏卽君家！」此曲也。若知是君家，便直矣。宋人詠梅云：「綠楊解語應相笑，漏洩春光恰是誰？」

「詠紅梅云：「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欲放牛。」詠梅而想到楊柳之心，牧童之眼，此曲也。若專詠梅花，便直矣。」

詩不可有鄉氣

詩雖貴淡雅，亦不可有鄉野氣。何也？古之應、劉、鮑、謝、李、杜、韓、蘇，皆有官職，非村野之人。蓋士君子讀破萬卷，又必須登廟堂，覽山川，結交海內名流，然後氣局見解，自然闊大，良友琢磨，自然精進。否則，鳥啼蟲吟，沾沾自喜，雖有佳處，而邊幅固已狹矣！人有鄉黨自好之士，詩亦有鄉黨自好之詩。恒寬鹽鐵論曰：「鄙儒不如都士。」信矣！

宋女詩

吾鄉宋笠田明府女，名右妍，能詩。有一殘溜積來，頻洗硯，爐灰撥去屢

添香」之句。嫁璫徐金粟，亦少年能詩。七夕云：「一灣河漢影，萬國女兒情。」
「晚坐云：『風帶殘雲歸遠岫，樹搖餘滴亂斜陽。』」

四鴻詞詩

丙辰，以布衣薦鴻詞者，海內四人：一，江西趙寧靜；一，河南車文；一，陝西屈復；一，嘉禾張庚。車之著作，余未經見。張善畫，長於五古，人亦樸誠。獨屈叟傲岸，自號悔翁，出必高杖，四童扶持。在京師見客，南面坐。公侯學詩者，入拜床下。專改餽少陵，訾詆太白，以自誇身分。耳食者，抵死奉若神明。山左顏懋倫心不平，獨往求見。坐定，卽問曰：「足下詩有『書中乾蝴蝶』二十首，此委巷小家子題目，李杜集中可曾有否？」屈默然慚。人以爲快。沈歸愚刻別裁集，僅錄屈王母廟一首云：「秦地山河留落日，漢家宮闕見孤燈，如今應

是蟠桃熟，寂寞何人薦茂陵？

蟠桃熟——一種扁形的桃子，稱做蟠桃，好似蛇蟠成一般的。漢武帝見西王母，西王母送他四個蟠桃，味十分甘美；武帝欲留下他的核去種，西王母說，這桃樹三千年一結子，中國土地氣薄，不能種活牠的。

花園詩

慶兩峯玉，觀察蕪湖。因舊署荒蕪，前任劉公未加修葺；兩峯抵任，爲培花樹。戲題一絕寄劉云：「笑殺河陽舊吏來，地無青草長莓苔；嶺梅巖桂江干竹，都是劉郎去後栽。」

嘲和尚詩

辛未，聖駕南巡，西湖僧某迎於聖因寺，上以手撫其左腕，其僧遂

繡團龍於袈裟之左偏，客來相揖者，以右手答之，而左臂不動。杭葦浦嘲之云：「維摩經院境清嘉，依舊紅塵送歲華，夸道賜衣曾借紫，竹邊留客晒袈裟。」

王藻詩

丙辰徵士王藻，字載揚，吳江人。販米爲業。偶題桃源圖云：「相看何物同塵世？只有秦時月在天！」以此受知於沈翰翁先生，四處榆揚，遂棄業讀書。吳大宗伯荆山，薦舉鴻詞科，廷試報罷，往來揚州，與詩人結社吟詠。貌瑣瘦急遽，小聲音，好畜宋板書，青田石印章。有友借觀，誤墜地碎，載揚垂泣三日，其風越如此。讀梅村集云：「百首淋浪一長慶體，一生慚愧義熙民。」剪梅云：「大抵端相求入畫，最難割愛似刪詩。」

桃源——晉朝詩人陶淵明，寫一篇桃花源記，說武陵地方有一個捉魚的人，搖着船走進一座桃樹林去，兩岸開滿了桃花，又走進一個山洞去，裏面一座村莊，村中人自己說是秦朝時候避亂住下的，現在是什麼朝代，他們都不知道。這捉魚的人出了山洞以後，便再也找不到這桃源地方了。梅村——明朝詩人吳偉業，號梅村，中進士，後投降清朝做官。有梅村詩集。他詩中歌行體寫得最好。長慶體——唐朝詩人元稹白居易，都是唐穆宗長慶年間人。元白二人詩的格調，都有許多相同的地方，所以他們自己稱為「長慶體」。義熙——義熙是東晉安帝時候的年號。陶潛的曾祖，做過晉朝的宰相，所以他後來不肯做別朝的官。他寫文章在義熙以前的，都寫義熙年號；在義熙以後的，都寫甲子，不寫年號。

學士船

余少時，過江西瀘溪，舟中把書吟詠，岸上兒童指曰：「此學士船也！」余喜而成句云：「衣冠僧識江南客，翰墨兒呼學士舟。」後三十年，讀無錫

顧公奎光赴辰州詩云：「村民久識瀘溪令，笑指篷窗滿几書。」兩意相同，而俱成於瀘溪，亦奇。顧詠傀儡云：「閒來惟挂壁，用我也登場。」過沅江云：「名場似奕無同局，吏道如詩有別才。」

陳滄洲先生守蘇州，重遊虎邱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年蹤跡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還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刪除半晌閒，青鞋布襪也看山。離宮路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其時總督嚙禮以詩爲誹謗，句句旁註而刻奏之，摘印下獄。聖祖詔云：「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罪？」命復其官，尋擢霸昌道。

虎邱——蘇州有虎邱山，十分矮小。傳說春秋時候，吳國在蘇州地方，徽京城，吳王闔閭死後，葬在虎邱山上。有一隻老虎蹲在山上，所以稱爲「虎邱」。生公石——蘇州虎邱山上有生公石。傳說古時有生公在虎邱山上說法，沒有人去聽他，生公便拿石塊堆在面前，對着石頭說佛法，說到精妙的地方，那石頭也點起頭來。

嘲小腳詩

杭州趙均臺，買妾蘇州，有李姓女，貌佳而足欠裹。趙曰：「似此風姿，可惜土重！」土重者，杭州諺語，腳大也。媒嫗曰：「李女能詩，可以面試。」趙欲戲之，即以「弓鞋」命題。女卽詩曰：「三寸弓鞋自古無，觀音大士赤雙趺；不知裹足從何起，起自人間賤丈夫！」趙悚然而退。

張女詩

古閨秀能詩者多，何至今而杳然？余宰江寧時，有松江女張氏二人，寓

居尼菴，自言文敏公族也。姊名宛玉，嫁淮北程家，與夫不協，私行脫逃。山陽令行文關提，余點解，宛玉堂上獻詩云：「五湖深處素馨花，誤入淮西估客家；得遇江州白司馬，敢將幽怨訴琵琶！」余疑倩人作，女請面試。予指庭前枯樹爲題，女曰：「明府旣許婢子吟詩，詩人無跪禮，請假紙筆，立吟可乎？」余許之。乃倚几疾書曰：「獨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陽；何人能手植，移作後庭芳。」未幾，山陽馮令來，予問：「張女事作何辦？」曰：「此事不應斷離，然才女嫁俗商不稱，故釋其背逃之罪，且放歸矣。」問：「何以知其才？」曰：「渠獻詩云：『泣請神明宰，容奴返故鄉；他時化蜀鳥，銜結到君旁。』馮故四川人也。」

素馨。

——素馨是花名。傳說古時劉王有一個侍女，名素馨，死後在坟上長出一種花來，樣

子和茉莉花相同，後人便稱他爲素馨花。琵琶——詩人白居易，有歌名琵琶行。他序裏說，白居易做九江都司馬的時候，送客到湓浦口，在夜裏，忽聽得隔船有彈琵琶的聲音，女人說話有京城裏的口音，白居易問她，那女人說，原是長安地方的妓女，後年紀大了，顏色也退了，便嫁了一個商人。這商人時時出門在外面，丟下一個人冷冷清清的在船裏。白居易可憐她，便寫成這一首歌。蜀鳥——古時望帝逃難死在四川，他的魂靈變成鳥，名爲杜鵑，又稱子規，常在春天叫喚。四川山中最多，所以稱爲「蜀鳥」。銜結——銜，是說銜金杯報恩的事；結，是說結草報恩的事。春秋時候，有魏顆的父親，遺囑待死後將小老婆嫁與別人，後病重的時候，又遺囑將小老婆活葬在自己墳裏。魏顆待父親死後，便把父親的小老婆嫁去。後來魏顆和杜回打仗，見一老人把草頭結成圈兒，套住了杜回騎的馬脚，杜回落下馬來，被魏顆捉住，待尋那老人時，已不見了。到了夜裏，顯夢見老人，說是小老婆的父親。結草是來報恩的，後人說報恩，便稱「銜結」。

伶人劉三

雍正間，京師伶人劉三，色藝冠時，獨與翰林李玉洲先生交好。蘇州張少儀觀察爲諸生時，封公謫戍軍臺，徒步入都，爲父贖罪，一時有「三子」之稱。——蓋云公子才子孝子也。——沿門托鉢，尙缺五百餘金，偶于先生席上言及此事，劉慨然曰：「此何難！公子有此孝心，我能相助。」遂徧告班中人云：「諸君助張如助我也！」擇日設席江南會館，請諸豪貴來，已乃纏頭而出；一座傾靡，擲金錢者如雨，果得五百餘金，盡以與張，而封公之難遂解。余丙辰入都，在先生處見劉，則已老矣。但聞先生未第時甚貧，劉愛其才，以身事之。余疑而不信，偶過雍髮舖，壁上無名氏題云：「欲得劉三一片心，明珠十斛萬黃金，一錢不費偏傾倒，妬殺江南李翰林。」方知果實事也。先生生在吳門，與朱約岑送采官北上云：「莫惜當筵舞髮斜，多情曾爲損才華。」

玉郎此會成長別，飛起江南陌上花！朱和之，有「春燈紅照一枝花」之句。朱爲張匠門先生之故人，相見京師，年已八十，惡見髮鬚之白，日日癡，與翁齋堂同癖。

伶人許雲亭

乾隆己未，京師伶人許雲亭，名冠一時。羣翰林慕之，糾金演劇。余雖年少，而敵車贏馬，無足動許者。許流目送笑，若將睨焉，余心疑之，未敢問也。次日侵晨，竟叩門而至，情款綢繆。余喜過望，贈詩云：「笙簧簧煖小排當，絕代飛瓊最擅長，底事一泓秋水剪，曲終人反顧周郎？」

小排當——排當，是說佈置的意思。小排當，是說略略佈置。顧周郎——三國時候，吳國大將周瑜，從小便懂音樂，每達到諸客吃酒的時候，音樂有錯的地方，周瑜便回過頭去看那奏

樂的人。所以當時有人唱着歌謠道：「曲有誤周郎顧。」後來人稱懂唱戲懂音樂的人都稱他爲「周郎。」

嘲李公詩

李桂官與畢秋帆尙書交好，畢未第時，李服事最殷，病則稱藥量水，出則授轡隨車。畢中庚辰進士，李爲購素冊，界烏絲，勸習殿試卷子，果大魁天下。溧陽相公，康熙前庚辰進士也，重赴櫻桃之宴，聞桂郎在坐，笑曰：「我措老眼，要一見狀元夫人！」其名重如此。戊子年，畢公官陝西，李將往訪，路過金陵，年已三十，風韻猶存，余作長歌贈之。序其勸畢公習字云：「若教內助論勛伐，合使夫人讓誥封！」

詩宜厚宜薄

今人論詩，動言「貴厚而賤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爲主。以兩物論，狐貉貴厚，鮫綃貴薄；以一物論，刀背貴厚，刀鋒貴薄。安見厚者定貴，薄者定賤耶？古人之詩，少陵似厚，太白似薄，義山似厚，飛卿似薄，俱爲名家。猶之論交，謂「深人難交」，不知淺人亦正難交。

似烟非烟

庚寅元旦，皇上登保和殿，受朝賀。望見遠處有烟騰空而起，問大學士曰：「得毋民間有失火者乎？」首相舒文襄公奏曰：「似烟非烟。」諸公服其吐屬典雅。（古語似烟非烟是謂慶雲）

朋崩二字同韻

杭人土音，呼朋作蓬之本音，崩爲蓬之陽音，皆一東韻也。韻書都收入

十蒸，則與一東遠矣。然左傳：「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三國志張昭作陶謙哀詞曰：「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會不旬月，五郡潰崩。」是將朋崩二字，俱押入一東也。

李涓賣馬

彭城李涓，字容涓，以選拔入京師。一日，欲救某友之窘，賣所乘小駟贈之。賦詩云：「從此蹢躅嬾行步，好花都讓別人看。」亡何，不第而亡，人以爲讖。容涓貌美，揚州綉繡女兒，有國色，好養鸚鵡，每早喂食。一日，方提籠而目有所睇，不覺籠落於地。旁人咸訝之，察所睇，則容涓方過其門故也。劉霞裳聞而賦詩云：「貪看野鴛鴦，忘墮手鸚鵡，可惜此時情，鸚鵡不能語。」

學人之詩

陸陸堂諸襄七汪韓門三太史，經學淵深，而詩多澀悶；所謂「學人之詩」，讀之令人不懽。或誦諸詩：「秋草馴龍種，春羅狎雉媒。」「九秋易灑登高淚，百戰重經廣武場。」差爲可誦，他作不能稱是。相傳康熙間，京師三前輩，主持風雅，士多趨其門。王阮亭多譽，汪鈍翁多毀，劉公馥持平。方望溪先生以詩投汪，汪斥之，次以詩投王，王亦不譽，乃投劉，劉笑曰：「人各有性之所近，子以後專作文，不作詩可也。」方以故終身不作詩。近代深經學而能詩者，其鄭瓊尺憲紅豆陳見復二先生乎。

詩註出處昔人所無

吟詩自註出處，昔人所無。歐公譏元稹，註桐柏觀碑，言之詳矣。况詩有待于註，便非佳詩。韓門先生蚊煙詩十二韻，註至八行，便是蚊類書，非蚊詩。

也。贈友云：「知來匪鵲休論往，爲主如鴻喜得賓。」上句註：淮南子「乾鵲知來而不知往。」下句註：孔疏「鴻以先至者爲主，後至者爲賓。」作詩何苦乃爾！惟張雪子雲南典試歸，將近長安而歿，先生哭之云：「路紆雙節重，天近一星沉。」便覺清妙！又有詠柳絮一絕云：「沾襟揀袖自矜妍，未化爲萍絕可憐！嘆息春風竟何意，團揉無處不成綿？」

王相國救憚南田

憚南田少時，受知王太倉相國，有監司某，延之作畫，不卽赴，乃迫致蘇州，拘官廳所，明日將辱之。南田以急足至婁水乞援。時已二更，相國卽命呼舟將出，復擊案曰：「馬最速，舟不如！」遽跨馬，命僕以竹竿挑燈縛背上，行九十里抵郡城。尙未五鼓也。守門者知爲相國，遽啓門，直詣監司署。問南田

所在擣之以歸。監司隨詣太倉謝過，乃釋。南田畫拙修堂纈集圖題詩云：「花殘江國滯征纓，綠浦紅潮柳岸平。芳草有心抽夜雨，東風無力轉春晴。艱難抱子還鄉國，落拓浮家仗友生。只爲躊躇千里別，歸期臨發又重更。」

一門女詩人

黃莘田妻，月鹿夫人，與莘田同有研癖。先生罷官時，囊餘二千金，以千金市十研，以千金購侍兒金櫻以歸。有二女：長曰淑蕤，字似洲；次曰淑腕，字紉佩。題杏花雙燕圖云：「艷陽天氣試輕衫，媚紫嬌紅正鬪酣。記得春明池館靜，落花風裏話呢喃。夕陽亭院曲闌東，語燕時飛扇底風。不管春來與春去，雙雙長在杏花中。」金櫻明艷能詩，許子遜酒間舉其夜來香絕句云：「知隔絳紗帷暗坐，謝娘頭上過來風。」

白雲禪師作偈曰：『蠅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着來時路，始覺平生被眼瞞！』雪竇禪師作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蒼處尋！』二偈雖禪語，頗合作詩之旨。

趙夫人詩

冬友侍讀出都，過天津查氏，晤修進士濬，言其母趙夫人，苦節能詩。祭竈云：『再拜東厨司命神，聊將清水餞行塵；年年破屋多灰土，須恕夫亡子幼人！』查恂叔言其叔心毅悼亡姬詩，和者甚衆，有修氏姬人名艷雪者，一絕甚佳。其結句云：『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此與宋笠田明府『白髮從無到美人』之句相似。

風吹女子六千里外

乙丑歲，予宰江寧，五月十日，天大風，白日晦冥。城中女子韓姓者，年十八，被風吹至銅井村。——離城九十里——其村氓問明姓名，次日送女還家。女已婚東城李秀才之子，李疑風無吹人九十里之理，必有姦約，控官退婚。余曉之曰：「古有風吹女子至六千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予取元郝文忠公陵川集示之曰：「郝公一代忠臣，豈肯作誣語者？第當年風吹吳門女，竟嫁宰相，恐汝子沒福耳！」秀才讀詩大喜，兩家婚配如初。制府尹公聞之曰：「可謂一宰官必用讀書人」矣！其詩曰：「八月十五雙星會，花月搖光照金翠，黑風當筵滅紅燭，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芋氏負從鍾建背，爭看燈下來鬼物，雲鬢欹斜倒冠佩。須臾舉目視旁人，衣服不同言語異，自說吳門六千里，恍惚不知來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婦，詔起高門勝

天賜幾年夫婿作相公，滿眼兒孫盡朝貴；須知伉儷有因緣，富者莫求貧莫棄！

讀書人——宋太祖要改年號，欲揀那前代不會用過的年號，便用了「乾德」兩字。後來，太祖在宮中得到四面鏡子，那鏡子背面有「乾德四年鑄」五個字。太祖去問學士竇儀之，竇說道，從前僞蜀國王名衍的，也會用過這個年號。太祖嘆道：「宰相須用讀書人！」芋氏——春秋時候，楚國大亂，楚國王逃到郢的地方去。楚王有女兒季芊，跟着逃出去；因一時沒有車馬，由臣子名鍾建的背着逃。後來楚王欲將季芊嫁與別人，季芊不肯，她說，女人不容易親近男人，鍾建背過我的身體，我一定嫁給鍾建。楚王便將季芊嫁了鍾建。

阮亭詩取悅中人

或問：「明七子摹倣唐人，王阮亭亦摹倣唐人，何以人愛阮亭者多愛七子者少？」余告之曰：「七子擊鼓鳴鉦，專唱宮商大調，易生人厭；阮亭善

爲角徵之聲，吹竹彈絲，易入人耳。然七子如李崕峒，雖無性情，尙有氣魄；阮亭于氣魄性情俱有所短，此其所以能取悅中人，而不能牢籠上智也！

詩調有定而無定

近有聲調譜之傳，以爲得自阮亭，作七古者奉爲秘本。余覽之，不覺失笑！夫詩爲天地元音，有定而無定；到恰好處，自成音節，此中微妙，口不能言。試觀國風雅頌離騷樂府，各有聲調，無譜可填。杜甫王維，七古中平仄均調，竟有如七律者。韓文公七字皆平，七字皆仄；阮亭不能以四仄三平之例縛之也。倘必照曲譜排填，則「四始」「六義」之風掃地矣！此阮亭之七古，所以如杞國伯姬，不敢那移半步！

聲調譜——聲調譜是書名，專講做詩用字的一定方法，是清朝人趙執信寫的。趙執信聞

王士禛做詩用聲調的法子，士禛不肯說；執信便拿唐朝人的詩集，統統研究過，得到了方法，便寫成這聲調譜。大概寫古體五言詩，第三字是有一定的聲調；七言詩，第五字有一定的聲調。

四始六義——古人研究詩經，分「四始」「六義」。「四始」是說：關雎是風始，鹿鳴是小雅始，文王是大雅始，清廟是頌始。六義便是說：風、雅、頌、賦、比、興。杞國伯姬——列子裏說，古時杞國有一個人，常常憂愁天要落下來，身體沒有地方去躲。又春秋時候，伯姬的屋子火燒了，有人勸伯姬快逃出屋子去避火，伯姬說：做女人的一行一動，都要聽保母的吩咐，夜裏不能走出屋子去的，便燒死在屋子裏。後人說迂腐拘泥的人，都拿他比杞人伯姬。

詠鶴詩

南朝人云：「鵝性最傲，鶴更甚焉。」余嘗畜一鶴，偶過池隄甚窄，鶴故意張翅攔之，頗爲所窘。後讀陸甥詩云：「境仄鶴妨人去路，窗虛雲攬雨來天。」方賞其詞之工。

詩須幼年學習

詩雖小技，然必童而習之。入手先從漢魏六朝，下至三唐二宋，自然源流各得，脈絡分明。今之士大夫，已竭精神于時文八股矣，宦成後，慕詩名而強爲之，又慕大家之名而狹取之。於是所讀者在宋，非蘇卽黃，在唐非韓則杜，此外付之不觀。亦知此四家者，豈淺學之人所能襲取哉。於是專得皮毛，自夸高格，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作詩之要也。陶篁村曰：「先生之言固然，然亦視其人之天分耳。與詩近者，雖中年後可以名家；與詩遠者，雖童而習之，無益也。磨鐵可以成針，磨磚不可以成針。」

古詩無偏愛

余于古人之詩，無所不愛，恰無偏嗜者；于今人之詩，亦無所不愛，恰于高文良公味和堂集，黃莘田先生香草齋集，有偏嗜焉。豈亦性之所近耶？

唐氏詩會

丙戌年，慶樹齋雨林兩公子過蘇州，余招飲唐氏棣華書屋。一時都知錄事，住者雲集。三人各有所屬，雨林即席云：「度曲花猶遮半面，迎眸春已透三分。」別後又寄詩云：「天河落向碧窗紗，十二瑤臺霧不遮，香煖綉幃春似海，一鴛鴦抱一枝花。」友人陶夔典贈余一姬，載還家，方知已有娠，乃送還之。雨林所昵，以事到官，有「困于株木」之慘。雨林和余懊惱詞云：「無奈別春何，詩筒驢背馱，花開仍散影，水小亦生波。頓改繁華夢，惟餘懊惱歌；金釵雖十二，難解此情多！滄浪煙水際，無復蕩舟來；完壁仍歸趙，明珠別」

有胎。倚欄憑繾綣，對月暗低徊！環佩聲偏遠，銷魂又幾回！猶記旗亭夜，紅燈語不休；芙蓉經雨損，風蝶爲花愁。薄命原應爾，無情笑此流；心同天外月，空自照蘇州！

又寄遊仙一首云：「吹殘瓊樹下蓬萊，自斷仙緣萬念灰；底事無風花也落，方知立地有輪迴！」樹齋公子，後一年爲威遠將軍，出鎮伊犁。予寄七律二章，末二句戲云：「偷奪胭脂好顏色，江南兒女要平分！」

都知錄事——都知錄事，都借作稱妓女用的。大概有名的妓女，稱做都知，管酒令的妓女，

稱做錄事。瑤臺——李義山詩裏有一句：「更在瑤臺十二層。」瑤臺是仙人住的地方。困

于株林——易經裏有：「困于株林，入于幽谷，三歲不覿。」這裏說困于株林，是說在牢監裏關

了三年的意思。詩筒——唐朝詩人白居易，做杭州刺史官的時候，和吳興知府錢徽，湖州知

府李祺，彼此寫着詩，裝在竹筒裏送來送去，稱做「詩筒」。金釵——金釵，是說女人，因爲女

人都是插金釵的。後來借用稱小老婆。金釵十二，是說小老婆多的意思。游仙——晉朝詩人

何邵郭璞寫游仙詩，描寫仙人的生活，後來唐朝詩人曹唐二人，摹倣他的詩體，分爲大游仙、小游仙二種。奪胭脂——古時，匈奴地方有焉支山，後被中國奪去，改爲甘州，刪丹縣。那時匈奴入唱着歌道：『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焉支二字和胭脂二字同音借用，北方女人愛用胭脂，所以說無顏色。

龔雲若

乙丑，余知江寧，救火水西門，見喧嚷時，一美少年，着單縑衣，貌頗閒雅。異而問焉，曰：『秀才也。姓龔，名如璋，號雲若。次日，以文作贄，來往甚歡。後十年中進士，改名孫枝。過隨園見贈云：『早結山堂水竹緣，朝簪重脫未華顛。有詩何但稱循吏，不老方知是謫仙。細雨漸消寒食候，穠花爭放麴塵天。謝公墩外峯峯好，展齒遙巡又一年。』龔後出宰山西榆次縣，王師西征，烹羊享兵，得奇句云：『拔刀割肉目裝裂，太平時羊亂時妾。』

麴塵天——麴字借作菊字用。菊花顏色大都是黃的，春天有一時期空中現着淡黃色稱做「麴塵天」，好似菊花變成灰塵一般。謝公墩——晉朝宰相謝安石住在半山，山上有一墩，稱爲謝公墩。

一字師

詩得一字之師，如紅爐點雪，樂不可言。余視尹文端公壽云：「休夸與佛同生日，轉恐恩榮佛尙差。」公嫌「恩」字與佛不切，應改「光」字。詠落花云：「無言獨自下山。」邱浩亭云：「空山是落葉，非落花也。」應改「春」字。送黃宮保巡邊云：「秋色玉門涼。」蔣心餘云：「門字不響，應改關字。」贈樂清張令云：「我慙靈運稱山賊。」劉震裳云：「稱字不亮，應改呼字。」凡此類，余從諫如流，不待其詞之畢也。浩亭詩學極深，惜未得其遺

稿！

佛·同·生——古時，荆楚一帶地方，四月初八日各處廟宇，都有佛會，用香湯替佛洗浴，說是彌勒佛生日。山·賊——南朝謝靈運，是詩人，又愛游山水。他帶了許多朋友，從始寧南山欲去樹木，開闢道路，直到臨海地方；一時跟他在一塊兒的，有幾百。臨海太守王琇見許多人從山裏出來，大驚，認做是山賊。

落第詩

蒼生分校禮闈，作詩云：『再燃丹炬照波心，恐有遺珠碧海沉。記得當時含木石，十年辛苦作冤禽。』朱香南太史有句云：『寄語羣公高着眼，青衫明日淚痕多。』余甲子分校亦有句云：『帶入秋闈示同伴，當時落第淚痕衫。』

冤·禽——冤禽，是說精衛鳥。傳說上古時炎帝的女兒，在東海游玩，溺死在海裏；後化為精

衛鳥每日口啣木塊石塊拋在海裏要把這海填滿免得後人再在海裏溺死冤禽是說這鳥肚子裏含着冤曲。

方節婦詩

桐城女子方筠儀，嫁左君文全而寡，年二十有六，卽守節以終。有含貞閣集，其偶檢先夫遺草云：「鸚鵡才高屈數奇，未開篋笥淚先垂；平生映雪囊螢力，不見騰蛟起鳳時！獄底龍埋光詎掩，墓門鶴返事難期；九京應悔嘔心血，百卷文章待付誰？」

屈數奇——單數稱爲奇數。數奇，是說人的命運不好，跑來跑去，沒有適合的人，也遇不到適合的時代。因爲單數是永遠不能相合的。「屈數奇」是說受委屈，一生一世，得不到相合的時運。映雪囊螢——古時，孫康家中窮苦，在夜裏沒有錢買燈油，便照着雪光讀書，稱做「映雪」。又，晉朝時候，車胤家中窮苦，夜裏讀書沒有錢買燈油，便捉了許多螢火蟲裝在紗袋裏，照

着讀書，稱做「囊螢」。騰蛟起鳳——稱人在功名事業發達的時候，稱做「騰蛟起鳳」。王閔序裏有一句：「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龍埋——晉朝雷煥，能够望氣，他望見一股紫色氣，直衝斗牛兩星中間，認識是寶劍的光，在豫章豐城一帶地方起來的。後雷煥在豐縣牢間的屋下面，掘得一個石箱，箱中有兩口寶劍，一口上刻「龍泉」兩字，一口上刻「太阿」兩字。雷煥自己掛了一口劍，又送一口劍給張華。後張華被殺，那口劍失去了。雷煥後因尋訪張華的寶劍，過延平津，那雷煥腰間的寶劍，忽跳下水裏去，立刻下水去找尋，只見水底有兩條龍，都有數丈長的身體。鶴返——古人丁令威，他原是遼東地方人，有仙法。他在天下各處游玩，隔了一千年後，變一隻仙鶴，回到遼東去，停在墳墓的石柱上——名華表——說着人的話道：「我是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如舊，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壘。」

寧作子都妾

春江公子，戊午孝廉，貌如美婦人，而性倜儻，與妻不睦，好與少俊遊，或

同臥起，不知鳥之雌雄。嘗賦詩云：「人各有性情，樹各有枝葉，與爲無鹽夫，寧作子都妾！」其父中丞公見而怒之。公子又賦詩云：「古聖所制禮，立意何深妙？但有烈女祠，而無貞童廟！」中丞笑曰：「賤子強詞奪理，乃至是耶！」後乙丑，入翰林，妻楊氏，亡矣。再娶吳氏，貌與相抵，遂懽愛異常。余贈詩云：「安得唐宮針博士，喚來趙國繡郎君？」嘗觀劇于天祿居，有參領某，誤認作伶人而調之，公子笑而避之。人爲不平，公子曰：「夫狎我者，愛我也；子獨不見晏子春秋諫誅圍人章乎？惜彼非吾偶耳，怒之則俗矣！」參領聞之，踵門謝罪。

無鹽——齊國有一個女子，名鍾期春，是無鹽地方人，面貌極醜，但極有德性。後齊王娶去做妃子。李白詩有兩句：「丹青詭令醜者妍，無鹽却在深宮裏。」子都——古時有一個極美

貌的男子名子都。孟子裏有一句：「不知子都之美者，無目者也。」針博士——傳說唐朝永貞元年，南海地方獻一個女子，名盧眉娘，有眼力，刺繡極精，能夠在一尺方的絹上面，繡法華經字七卷，筆畫比毛髮還細。後人稱她爲「針博士。」繡郎君——戰國時候，趙國公子平原君，做許多於百姓有利的事體，後來趙國的百姓，都用絲繡着平原君的像，掛在牆上記念他。郎君便是說平原君。

思澀手滑

詩少作則思澀，多作則手滑；醫澀須多看古人之詩。醫滑須用剝進幾層之法。

功須自來

蕭子顯自稱凡有著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此則陸放翁所謂「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也。薛道衡登吟榻構思，聞人聲則怒；陳后

山作詩，家人爲之逐去。猶犬，嬰兒都寄別家。此卽少陵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也。二者不可偏廢。蓋詩有從天籟來者，有從人巧得者，不可執一以求。

五十歲老處女

己未殿試，予徵諸同年云：「霓裳三百都輪我，此處曾來第二回。」蓋試鴻博曾在保和殿也。同徵友蘧雲墀曾與章藻功太史蔣文肅相公同時角逐名場，而流落不偶，誓不登科不娶妻。寓京師晉陽菴五十餘年而卒。康熙庚子，中北闈副車，妻年五十，竟以處女終。余有詩弔之云：「五十四年蕭寺老，終身一曲雉朝飛。」雲墀名駿，常熟人。

霓裳——唐明皇游月宮，見數百個仙女，都穿了白色衣裳，披着烏毛做成的雲肩，跳舞着。

唱着歌，稱爲「霓裳羽衣曲」。後人稱技術高妙的歌舞，都比作「霓裳羽衣曲」。雉朝飛！古齊宣王時候，有一個犢牧子，年紀五十歲，還不會娶妻。有一天，到野外去砍柴，看見雌雄的雉雞追着，飛着，他便寫一遍琴曲，名雉朝飛。

金江聲詩

雲堦七十生日，金江聲觀察率同人携樽晉陽菴。卽席賦詩云：「卅年京洛已成翁，經學人推駢子弓。酒熟漫將孤影勸，詩成先揀妙香烘。龕燈清晝同彌勒，慧業前生定玉童。天眼視君多道氣，紛紛真愧可憐蟲！」

張學林詩

圖東張學林，爲京江相公之孫，守河南時，雲堦薦余司記室事，公欣然相延，余以道遠不果往。記其贈箋云：「征塵纔拂卸行滕，亟叩禪扉訪舊朋。

七度春明惟剩爾，卅年蕭寺竟同僧。賣文自昔家懸磬，愛士于今局似冰。我亦棲棲倦行役，二毛相對感鬢鬢。公暮年陞觀察，闔河工，黷甚。有女六歲，泣曰：「爺何不歸家？」婢戲云：「作官豈不好耶？」女答曰：「大家原好，爺一個獨苦耳！」公淒然泣下。賦詩云：「恩重難抽七尺身，愧他黃口語酸辛！」

詩人三布衣

康熙中年，金陵詩人有三布衣：一馬秋田，一袁古香，一芮瀛客。古香年老，在都中館康親王府，芮年少後至，意頗輕之，常短袁于王前。一日，王命宦者封一紙出，付客題，是賀人新婚，韻限階，乖骸，理四字。外銀二封，一重一輕，能作此詩者，取重封留邸，不能者持輕封作路費歸。芮辭不能，而袁獨詠云：

「裴航得踐游仙約，簇擁紅燈上綠階；此夕雙星成好會，百年偕老莫相乖。」
芝蘭氣吐香爲骨，冰雪心清玉作骸；更喜來宵明月滿，團圓不爲白雲埋。」
王大欣賞。芮慚沮，卽日辭歸。馬客中有句云：「二更聞雁月在水，半夜打鐘天有霜。」

月波

宋王禹偁詠月波樓，自註不知月波出處。按漢樂府「月穆穆以金波」
昌黎詩，「微風吹空月舒波」已用之矣。

汪氏詩

松江張夢喈之妻汪氏，名佛珍，能詩而有幹才。夢喈外出，有偷兒入其室。汪佯爲不知，暗曰：「今夕賴得某在家相護，可無憂矣。」——某者，其戚

中之有勇力者也。——偷兒聞之，潛逃。夫人佳句如對月云：「萬戶恍臨城不夜，千年惟有免長生。」對雪云：「自携尊酒酬滕六，莫損籬邊竹外枝。」兩子與載興鏞，皆能詩。來江寧秋試，興載見贈云：「海內論文皆後輩，江南何福著先生。」興鏞見贈云：「絕地通天雙管擅，登山臨水一筇先。」人夸其妙，不知皆母訓也。興載云：「桐鄉有程拱字者，畫拜袁揖趙哭蔣圖，其人非隨園心餘雲松三人之詩不讀。」想亦唐時之任華荊州之葛清耶。程字墨浦，廩膳生。

李公敬讀書人

李敏達公衛撫浙時，威不可犯，獨能敬讀書人，設志局修書，所延皆一時名士。公餘之暇，放艇西湖，屢開文讎。汪西顛流賦詩云：「西湖大好作春

遊，環珮如雲簇水頭；誰似尙書能愛士，日斜堤外未回舟。其時余纔九歲，後五十年，西顥在莊相國席上見贈云：「花扈同泛小山堂，回首星霜三載強；野叟尙能夸舊政，羣公每見譽文章。君卿老去言逾妙，陶令歸來樂未央；莫道隨園秋色淡，萱庭日月閉門長。」與余在席上論元次山文，有惡圓一篇。余道天體尙圓，何可見惡？西顥因指身上衣袖冠領，席上盤碗壺碟曰：「諸物皆圓，才適於用。」彼此大笑。

整碎不同 死活不同

詩文用字，有意同而字面整碎不同，死活不同者，不可不知。楊文公撰宋主與契丹書，有「隣壤交懽」四字。真宗用筆旁抹批云：「鼠壤糞壤。」楊公改隣壤爲隣境，真宗乃悅。此改碎爲整也。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初

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旋改德字爲風字，此改死爲活也。荀子曰：「文而不采。」樂記曰：「聲成文，爲之音。」今之詩流，知之者鮮矣！

搶妾詩

昔人有王琨「回面避家姬」之句，嗤其迂也。元相燕帖木兒，侍妾數百；一日，宴侍郎趙世延家，見簾內人驚爲絕色，竄取至家，卽其第二十九房妾也。虞啟蜀秀才題其事云：「一簾相隔未模糊，上眼心驚卽故夫；絕似采桑相遇處，大元宰相作秋胡！」

嘲李公詩

唐書載賀知章在禮部選鞞郎，取捨不公，門蔭子弟，喧鬧盈門；知章不敢出，乃于後園昇一梯出牆頭外以決事。康熙辛丑會試，李穆堂先生用通

榜法，所取皆一時名士，落第者糾衆作鬧，新進士無由入謁。或呈一詩云：「門生未必敢升堂，道路紛紛鬧未央；我獻一梯兼一策，牆頭高立賀知章！」丙辰，予在都中，見先生白鬚偉貌，有一「泰山巖巖」氣象。待後輩當面必訓斥，逢人必贊揚，人以故畏而服之。余謂此張乖厓待彭公乘法也。前輩率真，亦可不必。

通榜——考功名，不問他的文章寫得好不好，專取平日在地方上有名氣的讀書人。這名爲「通榜法」。彭公乘——古時有張尙書，在四川徽官。有一個彭公乘，有文學天才。寫一篇文章去獻給張尙書；張拿文章丟在地下。後張尙書要進京去，便對彭說道：「你正在年輕，要虛心讀書；我倘然稱贊你的文章好，使你立刻驕傲起來。不肯再去用心苦讀了。我故意丟去你的文章，是要激動你用功讀書的意思。」

似知非知

周青原云：「不知誰把芙蓉摘，枝上分明見爪痕。」劉海菴云：「鏡影不知雙鬢白，書聲寧識此翁衰。」余謂不知得妙！王至澹云：「水邊紅影一燈過，知有人從堤上行。」楊子載云：「忽驚雨後青龍爪，知是蒼松倒挂枝。」余謂知得妙！喬慕韓云：「夢回枕上窗微白，知是天明是月明。」余謂似知非知得妙！

儲氏二詩人

宜興儲氏，多古文經義之學，少吟詩者。吾近今得二人焉：一名潤書，字玉琴。贈梅岑云：「一曲吳歌酒半釀，當筵爭識杜司勳，天花作骨絲難綉，春水如情剪不分。話到西窗剛近月，人於東野願爲雲；應知此後相思處，日日江頭倚夕曛。」又句云：「山氣作寒啼鳥外，春陰如夢落花初。」其一名國

釣，字長源。梁溪云：「紙鳶輕颺午晴開，雜沓遊人傍水隈；多半畫船猶未攏，知從池上飼魚來。」卽目云：「日午橫塘緩櫂過，風吹花氣蕩層波；依篷不肯輕回首，近水樓臺茜袖多。」晚年飄泊，六十自壽云：「誰言老去離家慣，轉恐歸來卒歲難！」窘狀可想。他如「樹涼宜散帙，梅盡始薰衣。」「煙消松翠淡，雪墮柳枝輕。」「酒旗翻凍雪，土鏹燎征衣。」「嵐翠忽從亭午變，扇紈都向嫩晴開。」「銀箏度曲徐牽舫，鏡檻懸燈不隔紗。」皆詩人之詩，歿後知之者少矣！

杜司勳——唐朝詩人杜牧，做司勳官，人便稱他爲「杜司勳」。李義山詩道：「一曲傷春復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勳。」願爲雲——雲是幫助龍的人，願幫助朋友或大事，好似願做雲一般。韓愈和孟東野是知己朋友，拜以韓愈的詩道：「吾願身爲雲，東野化爲龍。」

心穀詩集

余在江寧時，查宣門居士（開）贈蔗塘詩一集，蓋其族人心毅先生（爲仁）所作。本籍海寧，寓居天津，十九歲卽經患難，在獄八年，始得釋歸。憐才愛士，置驛通賓。其詩清妙，蓋深得初白老人之教者。同友集空谷園云：「郊居塵壒少，幽訪共沿回。柳下孤篷泊，花間白版開。高人還掩臥，稚子識曾來。小立窺鷗鷺，忘機客不猜。」秋夜病中云：「巷尾迢迢報柝聲，虛堂如水斷人行。雲移一朵月吞吐，竹嘯幾聲風送迎。不向枚生求七發，祇憑麴部覓「三清。」調麩煮藥經旬臥，白髮蕭蕭又幾莖。」他如「酒無千日醉，事有百年忙。」「風愁撼樹響，鼠厭數錢聲。」「爲問亭邊三五樹，春來花發幾多枝。」皆可誦也。已未，余乞假歸娶，杭堇浦前輩爲余通書，先生命其子儉堂（禮）登船厚贖，至今未敢忘也。

七發——漢文學家枚乘，號叔，他做太子的先生，因太子有許多不好的行爲，枚乘便寫一篇文章，名爲七發。文章裏分七段，借七樣事體，引起太子的七樣壞處勸戒他。後人摹倣他的體裁，七便成了文章的一體。麴部——酒，便稱爲「麴部」，因爲酒是米麥做成的。麴是米麥的意思。三清——道教中的人說，天上有層，名爲玉清、太清、上清，又稱三清，或稱三天。

蓮塘論詩

先生有蓮塘詩話，載初白老人教作詩法云：「詩之厚，在意不在辭；詩之雄，在氣不在句；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妙不在淺。」其言頗與吾意相合，特錄之。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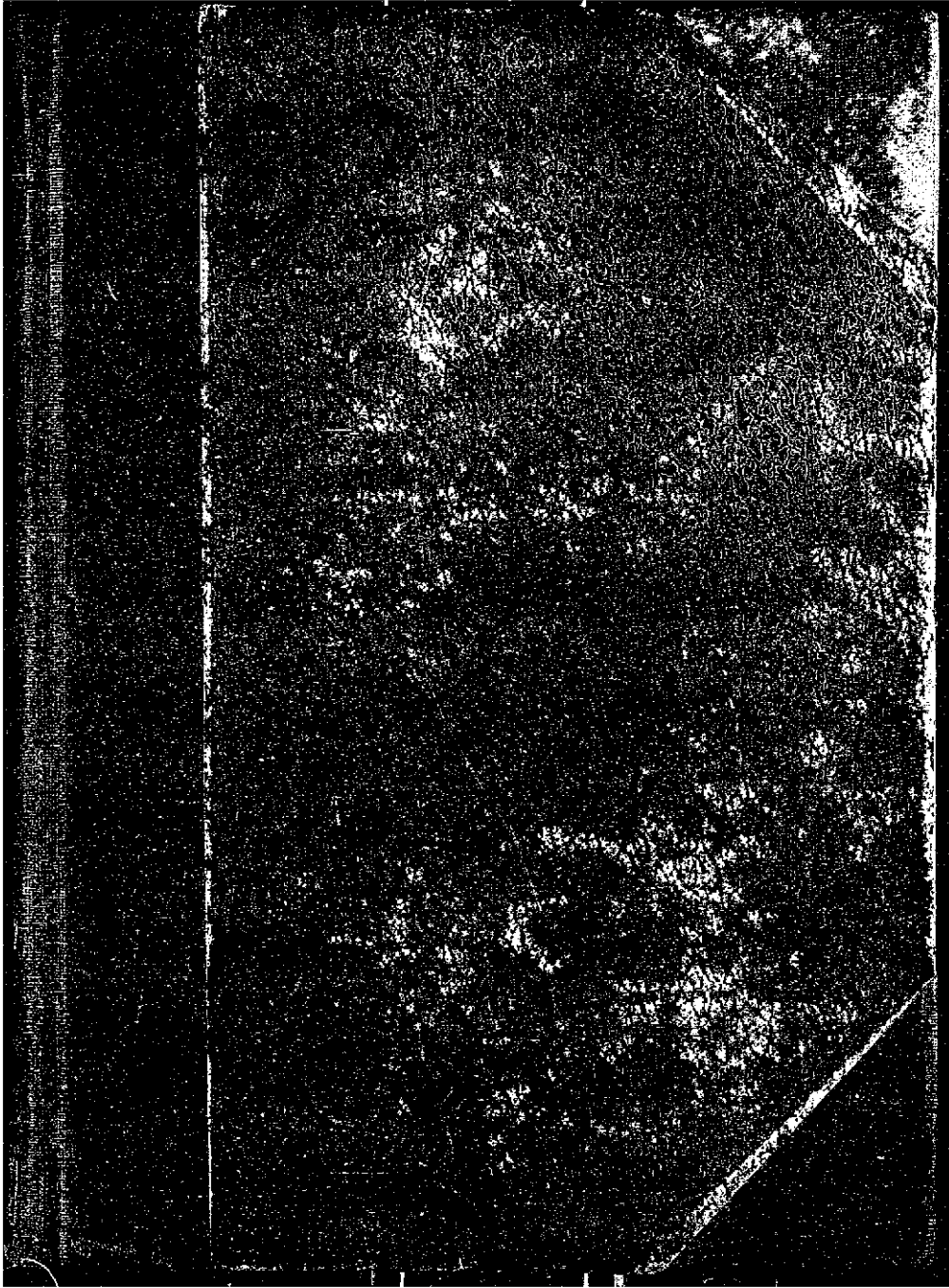
登記號 08996 書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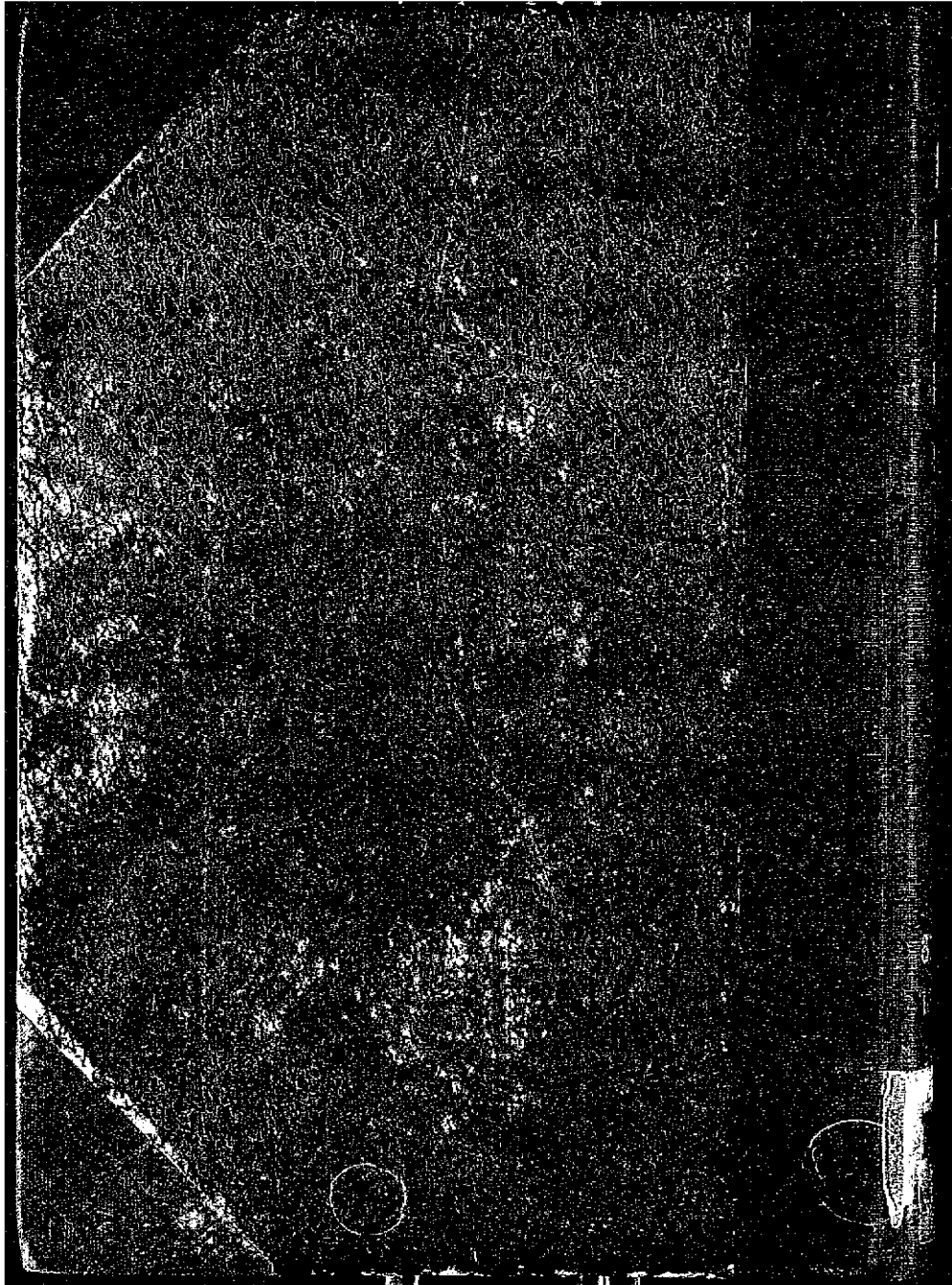
Acc. 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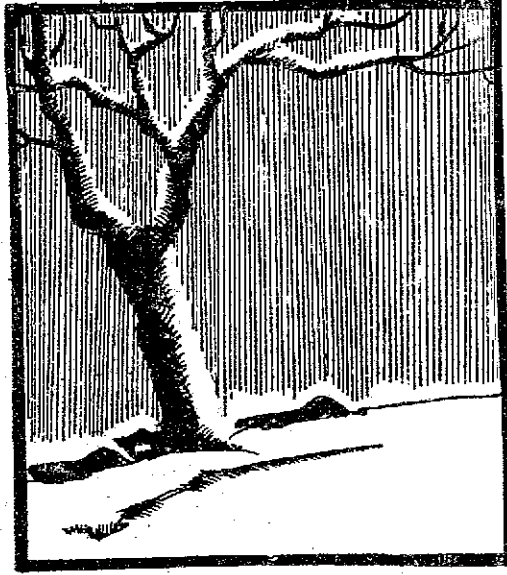
Call No.

821
185









0.
話未竟有

註天康詩

每節標題白話註解

隨園詩話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五卷

兩弟能詩

余春圃香亭兩弟，詩皆絕妙；而一累于官，一累于畫，皆未盡其才。春圃有揚州虹橋二律云：「出郭聊爲汗漫遊，虹橋曉放木蘭舟；菱荷香氣宜初日，鷗鷺情懷赴早秋。自喜琴樽今雨共，敢誇風雅昔賢儔。盈盈綠水依依柳，暫擬名園作小留。雁落平沙古調稀，冰絃聲徹樹間扉；荷亭遣暑茶煙颺，竹院尋僧木葉飛。山雨暗移游客舫，水風涼上酒人衣；林鴉櫪馬都喧散，賓從傳呵子夜歸。」又一「山堂勝迹先賢重，蓮界慈雲大士尊。」皆佳句也。

汗漫游——人到一處，游玩一處，沒有一定的日子，沒有一定的地方，稱做「汗漫游。」
汗漫二字，出在淮南子裏。蘇東坡詩有一句：「甘爲汗漫游。」山堂——揚州蜀岡上，有一座廳房，稱做「平山堂。」是宋朝歐陽修造的，在堂上望江南岸一帶山峯，一齊排列在窗前，所以稱爲「平山堂。」

隨園詩會

戊辰秋，余初得隋織造園，改爲隨園。王孟亭太守，商寶意陶西園二太史，置酒相賀，各有詩見贈。西圃云：「荒園得主名仍舊，平野添樓樹盡環；作吏如何耽此事！買山真不乞人錢！」寶意云：「過江不愧真名士，退院其如未老僧；領取十年卿相後，幅巾野服始相應。」蓋其時余年纔過三十故也。惟孟亭詩未錄，只記「萬木槎枒錄到簷」一句而已。嗟呼！余得隨園之次年，即乞病居之。四十年來，園之增榮飾觀，迥非從前光景；而三人者，亦多化

去久矣！

南邦黎獻集

西林鄂公，爲江蘇布政使，刻南邦黎獻集。沈歸愚尙書，時爲秀才，得與其選。後此本進呈御覽，沈知受之，從此始也。公春風亭會文，贈華豫原一律，中四句云：「謬以通家尊世講，敢當老友列門生。文章報國科名重，洙泗尋源管樂輕。」其好賢禮士，情見乎詞。公亡後，門下生楊湖觀梓其詩五百餘首。苦熱云：「未能作霖雨，何敢怨驕陽。」偶成云：「楊柳情多因帶水，芭蕉心定不聞雷。」題某寺云：「飛雲倚岫心常住，明月沈潭影不流。」別貴州云：「身名到底都塵土，留與閒人袖手看。」嗚呼！公出將入相，垂二十年，經略七省，諸郎君兩督兩撫，故吏門生，亦多顯貴。而平生詩集，終傳于一落。

託書生檀默齋詩云：「不有三千門下客，至今誰識信陵君。」

世講——古人朋友交情極重。朋友的子孫，也把祖宗的交情，世世代代傳說下去，所以稱爲「世講」。現在人稱朋友的子侄輩，都稱「世講」。**霖雨驕陽**——大旱以後，四處平均落着的雨，稱爲「霖雨」。有威力的太陽，稱「驕陽」。是說夏天的太陽光。**信陵君**——戰國時候，魏國的公子無忌，封信陵君，家中養着幾千客人。

詩人傲骨

揚州孝廉馬力畚，自負古文作家，與汪可舟會于盧轉運席上。汪雖布衣，詩才實出馬上。馬意頗輕之，汪又不肯自下，於是二人終席不交一語。後五日，馬病卒，沙斗初戲可舟曰：「汝與馬君，前日席間，已陰陽分界矣！」汪送方守齋之白下，兼懷隨園云：「此邦賴有舊神君，除却斯人孰與羣？久臥

林泉猶未老，只談風月別無聞。山中白石同誰煮，座上名香待爾焚。聽說扁舟去吳會，料應歸看早秋雲。」

只談風月。

——南朝時候，徐勉他做考讀書人功名的官。有時和他的學生，在夜裏會集開

談；有一人名虞嘉，向徐勉求官，徐勉正色答道：「今夜只可以談談風月，不應該談做官的事體。」

白石——神仙中，有一個中黃丈人。他的弟子白石先生，在彭祖時候已經二千多歲了；住

在白石山上，煮着白石代飯。

黃生詩

丁丑余覓一抄書人，或薦黃生，名之紀，號星巖者，人甚樸野。偶過其案頭，得句云：「破菴僧賣臨街瓦，獨井人爭向晚泉。」余大奇之，即餉米五斗。自此欣然，大用力於詩。五言句云：「雲開日脚直，雨落水紋圓。」「竹鏡穿

泥壁，蠅黽落酒尊。」「釣久知魚性，樵多識樹名。」「筆殘蘆並用，墨盡指同磨。」「七言云：『小窗近水寒先覺，古木遮天曙不知。』」「舊生萍處泥猶綠，新落花時水亦香。」「舊壁恐閒都貯水，破牆難補盡糊詩。」「有簾當檻雲仍入，無客推門風自開。』

曾南村好吟詩

曾南村好吟詩，作山西平定州刺史，傲白香山，將詩集分置聖善東林故事。乃將上黨詠古諸作，命門人李珍聘書藏文昌祠中。身故十餘年，陶悔軒來牧此州，過祠拈香，見此藏本，既愛詩之清妙，而又自憐同爲山左人，乃序而梓之。并附已作于後。曾過盤石關云：『盤石關前石路微，離離黃葉小村稀；斜陽忽送奇峯影，千疊層雲屋上飛。』陶詠遺詩軒云：『一代文章擅逸

才，開軒吟罷興悠哉！官閒且喜能醫俗，爲與詩人坐臥來。陶又詠嘉山書院云：「新開藝苑育羣英，文學風傳古艾城，借得公餘無俗累，携明來聽讀書聲。」

聖善東林——聖善東林，都是唐朝寺院的名稱。唐朝詩人白香山，把他的詩集，抄成四部分，藏在東都的聖善寺，香山寺，廬山的東林寺，和蘇州南禪院四處地方。

薛醫生詩

吳門名醫薛雪，自號一瓢。性孤傲，公卿延之不肯往，而余有疾，則不招自至。乙亥春，余在蘇州，庖人王小余病瘦不起，將掩棺而君來。天已晚，燒燭照之，笑曰：「死矣！然吾好與疫鬼戰，恐得勝亦未可知。」出藥一丸，搗石菖蒲汁調和，命輿夫有力者，用鐵箸鏤其齒灌之。小余目閉氣絕，喉汨汨然，似

咽似吐。薛囑曰：「好遣人視之，雞鳴時當有聲。」已而果然。再服二劑而病起。乙酉冬，余又往蘇州。有厨人張慶者，得狂易之疾，認日光爲雪，啖少許，腸痛欲裂。諸醫不效。薛至，袖手向張臉上下視曰：「此冷痧也！一刮而愈，不必診脉。」如其言，身現黑癍如掌大，亦卽霍然。余奇賞之。先生曰：「我之醫卽君之詩，純以神行。所謂「人居屋中，我來天外」是也。」然先生詩，亦正不凡。如夜別汪山樵云：「客中憐客去，燒燭送歸橈；把手各無語，寒江正落潮。」異鄉難跋涉，舊業有漁樵；切莫依人慣，家貧子尙嬌。」嘲陶令云：「又向門前栽五柳，風來依舊折腰枝。」詠漢高云：「恰笑手提三尺劍，斬蛇容易割雞難。」偶成云：「窗添墨譜搖新竹，几印蓮環按覆盃。」

五柳——晉詩人陶潛，別號五柳先生；因他的住宅傍有五株柳樹。後陶潛寫五柳先生傳

一文，說五柳先生的性情，完全是描寫自己。折腰——見人屈腰行禮，稱做「折腰」。晉朝詩人陶淵明，做彭澤縣官的時候，上司派一督郵官來，那差役勸陶淵明，要加上衣帶向督郵官行禮。陶淵明說道：「我不能爲「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便辭官回家去。」五斗米，是當時做縣官的俸祿。斬蛇——漢高祖不會做皇帝以前，一天，吃醉了酒，走過一個大湖邊，遇見一條大蛇，橫在路上，高祖便拔劍斬死了蛇。後有人走過那死蛇傍，看見一個老太婆哭着道：「我兒子「白帝子」，變成了蛇，睡在當路口，被「赤帝子」殺死了。」割雞——論語裏有一句：「割雞焉用牛刀」，是比方說大才小用。割雞難，是說做小事體不容易。

張公詩

張文敏公，照以書法掩詩名。余見手書春鶯囀云：「綢壓香筒墜宿雲，花魂愁殺月如銀，燭聽魚鑰西風冷，又是深秋一夜人！」

春鶯囀——春鶯囀，是一種樂曲名。高宗皇帝一天清早坐在園中，聽鶯啼聲，便吩咐音樂

匠人名白明達的，寫春鶯囀曲。魚鑰——古時門上的鎖鑰，一定要做成魚的樣子，是取他不閉眼守夜的意思。

看花詩

方敏恪公，勳位隆赫，而詩情極佳。未第時，途中看花三絕云：「數枝紅艷困輕塵，隴後風前別有春；袖底飛英吹特地，似憐驢背有詩人。女兒裝罷鬢鬢髮，髮底桃花一面酣；結伴前村携手去，每逢花處又重簪。稽首茅菴古白華，道旁人獻道旁花，慈雲座下無多願，每到花時堦在家！」

驢背——古時詩人鄭爨，他常冒着雪，騎着驢子，出去尋梅花。他常說：「我做詩的思想，都寄託在灞橋風雪中，驢背上。」後人稱他爲「驢背詩人。」

許燦詩

己卯夏，蔣秦樹中翰，偶過金陵，篋中藏海寧許衡紫名燦者詩一卷。湖

上云：『秋思動孤往，凌波遂渺然；湖雲多上樹，山雨忽如烟。白鷺來菱外，紅藥落檻前；淡粧西子笑，風急莫回船。』作河西雜詩，有明七子氣魄。如「龍沙掃雪秋馳馬，兔魄凝霜夜照旗。」一「邊丁日課屯田麥，使者星馳屬國瓜。」皆極雄健，又絕句云：「鐵馬寒風日日秋，綉旂獵鼓捲蚩尤，何緣身作平安火，一夜東還過肅州？」余慕其人，徧訪卅年，卒無知者！

河西——河西，是說黃河以西。現在陝西、甘肅以及蒙古一帶地方都是。龍沙——蒙古一帶沙漠地方，那沙往往被風吹成一條龍的樣子，稱做「龍沙」。現在長城外蒙古一帶地方，都稱他爲「龍沙」。屬國瓜——新疆的哈密地方，是中國的屬地；出產一種瓜，稱爲哈密瓜，十分清脆。在清朝時候，每年貢獻哈密瓜與皇帝。鐵馬——元帝時候，拿蒲玉片雕成龍，幾個掛在簷口，風吹着玉片，磕碰發出聲來，十分清脆。後來百姓用鐵片做成馬，便是現在的「鐵馬」。蚩尤——黃帝時候，是一個都落的酋長名，後改作旂名，旂上繡着帶星一般標識。

程娘子

丙辰秋，召試者同領月俸于戶部。同鄉程鄭渠，指一人笑曰：「此吾家娘子秀才也！」入學時初名默。寓居金陵工詩，今遁而窮經，改名廷祚，別字綿莊。以其閒靜修潔，故號「程娘子」。因與數言而別。讀其海澱園林一絕云：「隔岸迢遙御路明，林間倒影見人行；朝天多少朱輪過，添入山泉作水聲。」京中憶女云：「三齡幼女縈離夢，一自能言未得看；戲罷頗聞知記憶，書來漸解問平安。慰情欲比真男子，努力應加遠客餐；啼笑更教聽隔舍，茫茫愁思到更闌！」武林懷古云：「一自休兵國怨除，君王酣醉九重居；雲開鳳嶺笙歌滿，夢冷龍城驛使疎。海日忽驚宮漏盡，春潮猶笑將壇虛。誰知立馬吳山客，不惜千金買諫書。」詩甚綿麗，不作經生語。後蘇撫雅公薦先生

經學，卒報罷。年七十七，無子而卒。著書盈尺，俱付隨園。

嚴秀才詩

乙亥秋，余弔于綿莊家。綿莊指一少年，告我曰：「此嚴冬友秀才也。」年未弱冠，前日學使問笙詩有聲無辭，生條舉十六家之說，以辨其非。余心敬之。已而見過，以秀容小草相示。晚眺云：「別院鳴鐘鼓，登樓報晚晴；一山清有待，千樹暖無聲。漸得東風信，彌傷旅客情；滄洲明發早，應負好春生。」舟次仇湖云：「際天雙岸失，出霧一帆輕。」

四鄉主人

通州保井公，工填詞，自號四鄉主人。——蓋言睡鄉、醉鄉、溫柔鄉、白雲鄉也。詠崔鶯鶯一闋甚佳，末二句云：「交相補過，還他一嫁。」癸酉秋，見訪。

隨園相得甚懽。別三十年，余遊狼山，井公久亡矣！其子欵接甚殷，壁上糊余手札數行，視之，乃遊客某所假也。然已厚贖之矣。其兩代之好賢若此。

溫柔鄉——說女人的身體，又暖又軟，一生迷戀着女人的，稱做「終老溫柔鄉」。漢帝得

妃子趙飛燕，面貌美麗，皮膚溫柔，稱他爲「溫柔鄉」。白雲鄉——神仙是在天上雲裏面的，

所以稱神仙住的地方，爲「白雲鄉」。霍鸞——唐朝時候，霍相國的女兒名鸞，盤父親

的靈柩，隨她母親回博陵去。因兵亂，暫住在蒲關普救寺裏。潭城元帥死，部將孫飛虎反亂，打聽

得鸞美貌，便率領部下包圍普救寺，欲搶霍鸞。同時，有張生寄住在普救寺中作客，因霍老

夫人許張生救得鸞性命時，便給他做妻子。張生有義兄白馬將軍杜確，因張生送信去求救，

便來打退孫飛虎。孫飛虎退後，霍老夫人忽反悔，使鸞認張生爲義兄。張生便託鸞身傍了

鬢紅娘，從中傳遞情詩，在西廂中私通。後詩人元稹寫會真記，記霍鸞的事。又有西廂記曲本，

西廂記彈詞甚多。

穴居詩

陝州鞏洛間。人多鑿土而居。余自西秦歸，遇雨，住窰中三日，吟詩未成。後二十年，年家子沈孝廉琨，有過陝一聯云：「人家半鑿山腰住，車馬都從屋上過。」真是代余作也。又過高淳湖云：「涼生宿鷺眠初穩，風靜游魚聽有聲。」

二詩相似

宋維藩，字瑞屏，落魄揚州。盧雅雨爲轉運，未知其才，拒而不見。余爲代呈曉行云：「客程無晏起，破曉跨驢行。殘月忽墮水，村雞初有聲。市橋霜漸滑，野店火微明。不少幽居者，高眠夢未驚。」盧喜，贈以行資。蘇州浦翔春曉行云：「早出弇山口，秋風襍被輕。背人殘月落，何處曉鷄聲。客久影俱瘦，宵

闌氣更清；行行遠樹裏，紅日自東生。二人不相識，而二詩相似，且同用八庚韻亦奇。浦更有佳句云：『舊塔未傾流水抱，孤峯欲倒亂雲扶。』又一醉後不知歸路晚，玉人扶著上花驄。』

盲女詩

杭州宴會，俗尙盲女彈詞；予雅不喜，以爲女子所重者目也，清臚不盼，神采先無。有王三姑者，雅好文墨，對答名流，人人如其意之所出。王夢樓侍講作七古一章，中有八句云：『成君浮磬子登璫，金醴曾經侍玉霄；謫降道緣猶未滅，不將青眼看塵蠶。紉質由來兼黠慧，傳神豈待秋波媚；輕雲冉冉月宜遮，香霧濛濛花愛睡。』杭堇浦贈詩云：『曉妝梳掠逐時新，巧笑生春又善顰；道客勝常知客姓，目中莫謂竟無人。檀槽圓股曉生寒，也學曹剛左』

手彈，衆裏自嫌衰太甚，幸無老態被卿看。」

勝常——古人見客，或朋友通信，先寫「勝常」二字，是問好的意思。說一切都勝過平常。

曹剛——唐朝有曹剛妻與奴二人，都是彈琵琶的好手；曹剛能用左手，與奴能用右手。

小全園詩酒會

乾隆戊寅，盧雅雨轉揚州，一時名士趨之如雲。其時劉映榆侍講，掌教書院，生徒則王夢樓，金棕亭，鮑雅堂，王少陵，嚴冬友諸人，俱極東南之選。聞余到，各捐簞廩，延飲於小全園。不數年，盡入青雲矣。鮑見贈玉堂仙人篇不及省記。僅記夢樓偕全公魁使琉球二首云：「一行金埒響瓊瑤，公子羣過水竹居，卍髮也須千萬值，綺年多是十三餘。將離更唱紅蘭曲，相憶應看青李書，鸚鵡香醪斟酌遍，不知涼月透交疏。那霸清江接海門，每隨殘照望

中原；東風未與歸舟便，北里空銷旅客魂。盡夜華燈舞鸚鵡，三秋荒島狎鯨鯢；他時若話悲歡事，衣上濤痕並酒痕。」余按琉球國王，貴戚子弟，皆傅脂粉，錦衣玉貌，能歌以敬天使，故移尊度曲。汪舟次先生集中所詠，與夢樓同。

青李——青李是一種字帖。晉王羲之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信上向朋友要青李、來禽、櫻桃，所以便稱爲青李書，也稱來禽青李帖。舞鸚鵡——晉朝時候，謝尚能學着鸚鵡樣子跳舞。

哭父不當作詩題

有某太史，以哭父詩見示。余規之曰：「哭父，非詩題也。禮：『大功廢業。』而況於斬衰乎？古人在喪服中，三年不作詩，何也？詩乃有韵之文，在哀毀時，何暇揮毫拈韵？況父母恩如天地，試問古人可有詠天地者乎？」六朝劉晝

賦六合，一時有「疥駱駝」之譏，歷數漢唐名家，無哭父詩。非不孝也，非皆生于空桑者也。三百篇有「蓼莪」，古序以爲刺幽王作，有「陟岵陟屺」，其人之父母生時作。惟晉傅咸宋文文山，有小祥哭母詩，母與父似略有間，到小祥，哀亦略減。然哭二親，終不可爲訓。」

疥駱駝——駱駝背上有高肉，已經是累垂了；再生上疥瘡，更是累垂而又累垂。稱人文章寫得笨，稱他爲「疥駱駝」。北齊時候，邢子才稱劉晝賦，好似「疥駱駝」。空桑——傳說古時有一姓旣的女子，在桑園採桑，忽見那蛀空的桑樹榦子裏面，有一個小孩子藏著，便抱回家去，取名伊尹，後做商朝的宰相。

兩太史詩

常州莊蓀菴太史，冬日詩云：「磨來凍墨無濃色，典後朝衣有皺痕。」

揚州程午橋太史，贈唐改堂前輩云：「春生秋扇隨新令，霉久朝衣檢舊斑。」

苦吟

常州顧文煒有苦吟一聯云：「不知功到處，但覺誦來安。」又云：「爲求一字穩，耐得半宵寒。」深得作詩甘苦。

着力閒處

人畏冷，臥必彎身。高翰起司馬，宿明港驛云：「燈昏妨睡頻移背，衾薄愁寒屢曲腰。」野行者，嘗見牛背上負羣鳥而行。魯星村云：「春田牛背鳩爭落，野店牆頭花亂開。」船小者，人不能起立，程魚門云：「別開新樣殊堪哂，跪著衣裳臥讀書。」

得唐人風味

黃星巖隨園偶成云：「山如屏立當窗見，路似虵旋隔竹看。」厲樊榭詠崇先寺云：「花明正要徹陰襯，路轉多從隔竹看。」二人不謀而合。然黃不如厲者，以如字與似字犯重。竹垞爲放翁摘出百餘句，後人當以爲戒。

戊戌九月，余寓吳中有嘉禾少年吳君文溥來訪，袖中出詩稿見示云：「將就陝西畢撫軍之聘。」匆匆別去。予讀其詩，深喜吾浙後起有人，而嘆畢公之能憐才也。錄其遊孤山云：「春風欲來山已知，山南梅萼先破枝；高人去後春草草，萬古孤山迹如掃。巢居閣畔酒可沽，幸有我來山未孤；笑問梅花：「肯妻我？」我將抱鶴家西湖。」其他佳句，如「不知新月上，疑是水沾衣。」「底事春風欠公道，兒家門港落花多。」深得唐人風味。

詩境高淡

巢縣湯郎中，名懋剛。性高淡，如其吟咏。早起云：「老杏著東風，紅芳幾回變；何必遠尋春，日日墻頭見。昨夜雨無聲，地上青苔徧；早起快登樓，鈎簾進雙燕。」他如「清溪山影入，風動竹陰移；遊山心在山，合眼飛嵐繞。」真得靜中三昧者。其子擴祖能詩，有父風。過隨園見訪不值，寄詩云：「花含宿雨柳含烟，隱士園林別有天；高臥白雲人不見，一家鷄犬翠微顛。」

符曾詩

杭州符郎中，名曾，字幼魯。詩主高淡。嵇相國爲余誦其「三日不來秋滿地，蟲聲如雨落空山。」一聯。余同召試，記其齋宮云：「寒雲添暝色，老屋聚秋聲。」詠唐花云：「當時不藉吹墟力，少待陽和也自開。」哭揚州馬秋

玉云：「心死便爲大自在，魂歸仍返小玲瓏。」小玲瓏山館者，馬氏花園也。屬對甚巧！賀周石帆學士納妾云：「藥爐經卷都拋却，只向燈前喚夜深！」尤蘊藉。

悔分恩仇

吳中七子，有趙損之，而無張少華；二人交好，忽中道不終，都向余噴噴有言，而余亦不能爲兩家。騎驛也，未十年，張一第而卒，趙亦殉難金川。史彌遠云：「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信哉！少華蘇堤三首云：「拍隄新漲碧於羅，隄上游人連臂歌；笑指紛紛水楊柳，那知眠起得春多。碧琉璃淨夜雲輕，簫管無聲露氣清；好是柳陰花影裏，月華如水踏沙行。沙棠銜尾按箏琶，鄰舫停橈靜不譁；雲母窗中雙鬢影，亭亭低映小紅紗。」消夏云：

「水厄不辭茶七椀，火攻愁對燭二條。」

蘇堤——杭州西湖南部，泥漲成田，長滿野草。宋朝詩人蘇東坡做杭州太守，開田成湖，把淤泥野草堆積成一長堤，接通南高峯北高峯兩山。沿堤夾岸種桃花楊柳，後人稱他爲蘇公堤。眠起——稱楊柳枝向下垂爲「眠」，向上擡爲「起」。據說楊柳枝一日三起三眠。水厄。

厄，是災害的意思。不願飲茶，被主人強迫着飲茶，稱做「水厄」。古時，王濬愛飲茶。有人到他家裏去，便要強迫人飲茶；有人去見王濬，便說今日有「水厄」。七椀——古時盧仝愛飲茶。他說飲茶七椀，便欲腋下生風，飛上天去。他的歌道：「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吃不得也，維覺兩腋習習清風生。」火攻——古人周仲智，酒吃醉後對他哥哥伯仁說道：「你的才學不及弟弟，但名氣比我大。」說着，拿點着火的蠟燭，向伯仁擲過去。伯仁笑道：「奴才用火攻！」

三押長字

王道士至淳有句云：「東風大是無知物，吹老春光晝轉長。」黃星巖有句云：「飯餘一睡都成例，五月何曾覺晝長？」陳古漁有句云：「靜坐晴冬晝亦長。」三押長字俱妙！

有天籟詩

朱草衣哭槎兒云：「羅浮南海歷秋冬，烟水雲山隔萬重；前日寄書書面上，紅簽猶寫汝開封。」洪鑾贈徐小鶴云：「早離講席賦離居，知己逢難別易疎；正是開門逢去使，接君三月十三書。」嚴冬友憶女云：「料得此時依母坐，看封書札寄長安。」三詩人傳誦，以爲天籟。不知盡本皆出於王次回。其過婦家感舊云：「歸寧去日淚痕濃，鎖却粧樓第二重；空剩一行遺墨在，「丙寅三月十三封！」」

趙秋谷詩

余掛冠四十年，久不閱搢紳，偶有送者，擷之都非相識。偶讀趙秋谷題搢紳云：「無復堪容位置處，漸多不識姓名人。」爲之一笑。先生康熙己未翰林，至乾隆己未，而身猶強健，惟兩目不能見物，與余爲先後同年。相傳所著譚龍錄，痛詆阮亭，余索觀之，亦無甚愜悟。先生名執信，以國忌日演戲，被劾。故有句云：「可憐一曲長生殿，真誤功名到白頭。」

祝太史詩

祝太史芷塘，以詩集見示，予小獻蕪墓，太史深爲嘉納。別後從京師寄懷云：「蓋世才名大，遊仙福量深；江河不廢業，松柏後凋心。酌兕祈難老，將雛得好音，平生行樂處，古少莫論今。孤踪淹丙舍，公亦返鄉閭；一見笑談劇，

廿年傾倒餘。定文丁敬禮。賦海木元虛。何日秦淮曲。相逢重起予。

詠古詩須使讀者知寄託之意

詠古詩有寄託固妙，亦須讀者知其所寄託之意，而后覺其詩之佳。盧雅雨先生，長不滿三尺，人呼「矮盧」。故題李廣廟云：「明禋自有千秋貌，不在封侯骨相中。」薛皆三進士，門生甚少。題桃源圖云：「桃花不相拒，源路自家尋。」余起病補官，年未四十。題邯鄲廟云：「黃梁未熟天還早，此夢何妨再一回。」

說盡世情

從古權貴在朝，未有能和協者。宋人登山詩云：「直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唐人闡情云：「若非形與影，未必肯相容。」宮詞云：「聞

有美人新進入，六宮無語一齊愁。」又曰：「三千宮女如花貌，幾個春來沒淚痕？」皆可謂說盡世情。

不可借詩賣弄

人有滿腔書卷，無處張皇，當爲考据之學，自成一家；其次則駢體文，儘可鋪排。何必借詩爲賣弄？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自性靈，不關堆砌。惟李義山詩，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驅使，不專砌填也。余續司空表聖詩品，第三首，便曰博習。言詩之必根於學，所謂「不從糟粕，安得精英」是也。近見作詩者，全仗糟粕，瑣碎零星，如剃僧髮，如拆驪線，句句加註，是將詩當考据作矣！慮吾說之害之也，故續元遺山論詩末一首云：「天涯有客號論癡，誤把抄書當作詩，抄到鍾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

折襪線——古時，蜀國韓照，琴、棋、書、畫，件件都懂得。李台瓊說他的才學，好似折下襪上的線來，沒有一條長的。後人說才學短淺的，便稱爲「襪線才」。論痴——誇口說大話，稱做「論痴」。別人明知他說大話，他還不停的說着大話，稱做「論痴」。這兩個字出在顏氏家訓裏。

好惡拂人

宋人論詩，多不可解。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的是金山，不可移動，而王平甫以爲是牙人量地界詩。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的是靜境，無人道破，而劉貢父以爲春水慢不須柳塘。孟東野詠吹角云：「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月不聞生口，星忽然有心。穿鑿極矣！而東坡贊爲奇妙。皆所謂好惡拂人之性也。

高南阜詩

隨園詩話 第五卷

余素慕山左高鳳翰之名，不得一見。初之朴太守，爲誦其送人一首云：「君胡爲者昨日來，青燈綠酒歡無涯。君胡爲者今日去，挽斷征鞭留不住。君來君去總傷神，不如悠悠陌路人。」高字南阜，晚年病臂，以左手作書。盧雅雨哭之云：「再散千金仍託鉢，已殘一臂尙臨池。」高珍藏衛青印一方，臨終贈陝中劉介石刺史，斗紐方寸，篆法雖佳，而玉已經火炙，余見之頗不當意。按明史亦有衛青，此印未必便是漢大將軍之物。

臨池——臨，是靠近的意思。晉朝王羲之，有名的書家，他每日靠近池邊學字，那池中的水，都成墨色。後人稱學字爲「臨池」，便是這個出處。衛青——衛青有兩個人：一個是漢武帝

時候的大將，出兵打匈奴有功，封爲長平侯。一個是明朝人永樂年間，做山東防倭都指揮。

以不怪爲怪

蘇州袁秀才鉞，自號青溪先生。嫉宋儒之學，著書數千言，專駁朱子。人以怪物目之。年八十餘，猶生子。善醫工書，詩多自適，不落古人家數。明覺寺題壁云：「燈火熒熒滿法堂，僧家愛靜却偏忙；亦知世上逍遙客，踏月吟詩到上方。」夏日寫懷云：「風過靜聽松子落，雨餘閒數藥苗抽。」冬暖云：「似閱敝裘留質庫，爲開薄霧送朝暉。」頗見性情。青溪解：「惟求則非邦也，與？惟赤則非邦也，與？」皆夫子之言，非曾點問也。人以爲怪，不知論語何晏古註，原本作此解。宋王旦怒試者解：「當仁不讓於師，」師字作衆字解，以爲悖古，不知說本賈逵，並非杜撰。少所見之人，以不怪爲怪。

女郎詩

元遺山譏秦少游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昌黎

山石句，方知渠是女郎詩。此論大謬！芍藥薔薇，原近女郎，不近山石，二者不可相提而並論。詩題各有境界，各有宜稱。杜少陵詩，光焰萬丈，然而「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一分飛蝶，蝶原相逐。並蒂芙蓉，本是雙。韓退之詩，「橫空盤硬語，然一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又何嘗不是女郎詩耶？東山詩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周公大聖人，亦且善謔。

詩人通病

抱韓杜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謂之權門託足；倣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謂之貧賤驕人；開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韻者，謂之木偶演戲；故意走宋人冷徑者，謂之乞兒搬家；好疊韻次韻刺刺不休者，謂之村婆絮談；一字一句，自註來歷者，謂之骨董開店！

和春草詩

余詠春草，一時和者甚多。獨徐緒和「人」字韵云：「踏青渺渺前無路，埋玉深深下有人。」余謂嘆絕。其他則周青原云：「拾翠暗遺金鈿小，踏青微礙綉裙低。」嚴冬友云：「坐來小苑同千里，夢去朱門又一年。」龔元超云：「春回地上人難測，錄到門前柳未知。」李參將炯云：「曠野有人知醉醒，荒園無主自高低。」諸作雖佳，皆不如徐之沉著也。惟程魚門有「長共春來不共歸」七字，殊覺大方。惜忘其全首！

踏青——陰曆二月時候，地面草出芽，一片青色；人在草地上行走，稱做「踏青」。古時二月二日爲踏青節。後改爲清明節，爲踏春日。千里——後漢末年，有董卓變亂，在獻帝初年的時候，京師地方便有小孩唱着歌道：「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千里草三字，合起來成一「董」字；十日上三字，合起來是一個「卓」字。

近體詩費時

作古體詩，極遲不過兩日，可得佳構；作近體詩，或竟十日不成一首。何也？蓋古體地位寬餘，可使才氣卷軸；而近體之妙，須不著一字，自得風流。天籟不來，人力亦無如何。今人動輕近體，而重古風，蓋於此道，未得甘苦者也。葉庶子書山曰：『子言固然，然人功未極，則天籟亦無因而至。雖云天籟，亦須從人功求之。』知言哉！

詩不可拘一派

詩人家數甚多，不可硜硜然域一先生之言，自以爲是而妄薄前人。須知王孟清幽，豈可施諸邊塞？杜韓排募，未便播之管絃。沈宋莊重，到山野則俗慮全險怪，登廟堂則野。韋柳雋逸，不宜長篇；蘇黃瘦硬，短於言情。悱惻芬

芳，非溫李冬郎不可；屬詞比事，非元白梅村不可；古人各成一家，業已傳名而去；後人不得不兼綜條貫，相題行事。雖才力筆性各有所宜，未容勉強；然寧藏拙而不爲則可，若護其所短而反譏人之所長則不可。所謂「以宮笑角，以白詆青」者，謂之陋儒。范蔚宗云：「人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此大病也！」蔣茗生太史題隨園集云：「古來只此筆數枝，怪哉公以一手持。」余雖不能當此言，而私心竊向往之。

古來各有祖述

古來門戶，雖各自標新，亦各有所祖述。如玉臺新詠，溫李西崑，得力於風者也；李杜排纂，得力於雅者也；韓孟奇崛，得力於頌者也；李賀盧仝之險怪，得力於離騷天問大招者也；元白七古長篇，得力於初唐四子，而四子又

得之於庾子山，及孔雀東南飛諸樂府者也。今人一見文字艱險，便以爲文體不正，不知「載鬼一車」，「上帝板板」，已見於毛詩周易矣。

詩宜大巧之樸

詩宜樸不宜巧，然必須大巧之樸；詩宜澹不宜濃，然必須濃後之澹。譬如大貴人，功成宦就，散髮解簪，便是名士風流；若少年紈袴，遽爲此態，便當答責。富家雕金琢玉，別有規模；然後竹几籐床，非村夫貧相。

牡丹詩最難

牡丹詩最難出色。唐人「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之句，不如「嫩畏人看損，嬌疑日炙消」之寫神也。其他如「應爲價高人不問，恰緣香甚蝶難親」，別有寄託。「買栽池塘疑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別具有感慨。

宋人云：『要看一尺春風面，俗矣！』本朝沙斗初云：『艷艷嚴妝常自重，明明薄醉要人扶。』裴春臺云：『一欄并力作春色，百卉甘心奉盛名。』羅江村云：『未必美人多富貴，斷無仙子不樓臺。』胡稚威云：『非徒冠冕三春色，真使能移一世心。』程魚門云：『能教北地成香界，不負東風是此花。』此數聯，足與古人頡頏。元人貶牡丹詩云：『棗花似小能成實，桑葉雖麤解作絲，惟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晁無咎並頭牡丹云：『月下故應相伴語，風前各自一般愁。』

詩以比興爲佳

詩以比興爲佳。王孟亭箴輿，守懷慶時，與盧中丞焯同寅，王被劾罷官，二十年後，盧爲浙江巡撫，王往見之，盧相待甚優，許其薦舉，而王自傷老矣，

不欲再談往事。西湖小集詩云：「再移畫舫春應老，重撥朱絃恨轉生。」

詩媒

江陰翁明經照，字朗夫，籍樞相國家相國，非朗夫倡和，不吟詩，人呼爲詩媒。雍正乙卯，以鴻博薦朗夫，謝詩云：「此身得遇裴中令，不向香山老一生。」一時傳誦。朗夫有春柳云：「千里因依惟夜月，一生消受是東風。迎來桃葉如相識，猜得楊枝是小名。」皆佳句也。平生有謙癖，拜起紆遲，年登八十，猶薰衣飾貌，寸髭不留。余初相見，知其多禮，乃先跪叩頭，逾時不起，先生愕然，余告人曰：「今日謙過朗夫矣！」

裴中令——唐朝裴度，官做中書令，所以稱爲裴中令。裴度不做官了，在午橋地方造一別墅，名「綠野堂」。穿着鄉下人的衣服，和白居易劉禹錫一輩詩人，日夜吃酒，寫詩，不問世間人

事。香山——香山，在河南洛陽縣。後，唐朝詩人白居易，住在香山，便自稱香山居士，也稱白香山。
桃葉——晉朝王獻之，寵愛的小老婆名桃葉。桃葉的妹妹名桃根。獻之送桃葉坐船渡河，便唱着歌道：「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

三種竹枝詞

李嘯村虎邱竹枝詞，已極新艷，而楊次也先生西湖竹枝詞，乃更過之。
李云：「橫塘七里路西東，侍女如雲踏軟紅，纔到寺門懽喜地，一時花下筍與空。仰蘇樓畔石梯懸，步步弓鞋劇可憐，五十三參心暗數，欹斜扶遍阿娘肩。佛座燒香一瓣新，慈雲低覆落花塵，不妨訴盡癡兒女，那有如來更笑人？女冠裝裹認依稀，只少穿珠百八圍，豈是閨人真好道，阿儂愛著水田衣。」
楊云：「自翻黃歷揀良辰，幾日前頭約比鄰，郎自乞晴儂乞雨，要他微雨散。」

聞人斟酌衣裳稱體難，回時暄熱去時寒。侍兒會得人心意，半臂輕綿隔夜安。乍晴時節好天光，紈綺風來撲地香。花點胭脂山潑黛，西湖今日也濃妝。烏油小轎兩肩扶，紕縷窗紗有若無。裏面看人原了了，不知人看可模糊。時樣梳妝出意新，鄂王墳上小逡巡。抬頭一笑匆匆去，不避生人避熟人。游人魚貫各分行，就裏妍媸略自量。老婢當頭娘押尾，垂髻嬌女在中央。珠翠叢中逞別才，時新衣服稱身裁。誰知百欄羅裙上，也畫西湖十景來。白石敲光細火紅，綉襟細貯小金筒。口中吹出如蘭氣，僥倖何人在下風。苔陰小立按雙鬢，貼地弓鞋一寸彎。行轉長堤無氣力，累人攙著上孤山。白舫青尊挾妓遊，語音清脆認蘇州。明知此地湖山勝，偏要違心譽虎邱。悄密行蹤自戒嚴，朱簾轎子綠垂簷。輕風畢竟難防備，故揀人叢揭轎簾。朋儕遊興略相同，裏

外湖橋宛轉通，覲面幾番成一笑。剛纔分路又相逢。畫舫人歸一字排，半奩春水淨如揩。斜陽獨上長堤立，拾得花間小鳳釵。『黃莘田先生虎邱竹枝云：』昏崖老樹絡朱籐，漏出紅紗隔葉燈。不畏霓裳有風露，吹笙樓上坐三層。斑竹薰籠有舊恩，湘妃節節長情根。吳娘酷愛衣香好，個個將錢買淚痕。千點琉璃八角亭，劍池寒水浸華星。天上一片笙歌石，留與千人廣坐聽。畫鼓紅牙節拍繁，崑山法部鬪新翻。順郎年少何堪老，海燕亭前較一番。樓前玉杵搗紅牙，簾下銀燈索點茶。十五當壚年少女，四更猶插滿頭花。湘簾畫楫趁新涼，衣帶盈盈隔水香。好是一行烏柏樹，慣遮朱舫坐秋娘。『又西湖竹枝云：』畫羅紈扇總如雲，細草新泥簇蝶裙。孤憤何關兒女事，踏青爭上岳王墳。梨花無主草堂侵，金縷歌殘翠黛凝。魂斷蕭蕭松柏路，滿天梅雨下

西陵。三人竹枝，皆冠絕一時。

橫塘——蘇州虎邱山，原是在田中間，沒有路可以通。唐朝詩人白居易做蘇州知府官，便造一塘路，直通南北岸。蘇州人稱他爲「山塘」，又稱「橫塘」。從閶門到虎邱，共有七里路。蘇州人常說，七里山塘行至半塘三里半。五十三參——虎邱山上有虎邱寺，從山下走上去，共有五十三級，稱做「五十三參」。百八圖——和尚手中拿着念珠，每一串有一百零八粒，稱爲「百八牟尼」。佛經「牟尼」是靜默的意思。和尚手中拿着念珠，心便靜默。水田衣——和尚穿的袈裟，稱做「水田衣」。因他是一方一方的布縫湊成的，好似一塊一塊的水田一般。

西湖十景——舊時，杭州西湖有十種美景：一是「平湖秋月」，二是「蘇堤春曉」，三是「斷橋殘雪」，四是「雷峯夕照」，五是「南屏晚鐘」，六是「曲院風荷」，七是「花港觀魚」，八是「柳浪聞鶯」，九是「三潭印月」，十是「兩峯插雲」。劍池——蘇州虎邱山，有劍池。據說，秦始皇到虎邱，找尋吳王的寶劍，那吳王坟上有一頭老虎爬着，秦始皇拔劍擲過去，那虎逃去，劍劈石成功，一口深池，池中有泉水噴出。千人——蘇州虎邱山上，有一塊大平石，上面

可以坐一千個人，稱做「千人石」。據說，當時生公說佛法，有一千個人坐在石上聽說法，所以又稱爲「千人坐」。崑山法部——明朝魏良輔，崑山人，他創造崑曲，他第一個曲本，便是紗記。「法部」是說管音樂的人。點茶——茶經裏，使茶葉浮在水面的，稱做「點茶」。先把茶杯泡熱，杯冷便不能浮起。

虹橋竹枝

又程太史午橋虹橋竹枝云：「青溪碧草兩悠悠，酒地花塲易惹愁。月暗玉鉤人散後，冷螢飛上十三樓。米家舫子只琴書，秋水新添二尺餘。一帶管絃躡棹晚，橋邊簾幕上燈初。遊人爭喚酒家船，兒女心情更可憐。未出水關三四里，家家開閣整花鈿。不厭朝陰愛曉晴，園林相倚百花生。梨紅杏白休輕喚，簾底防人認小名。法海橋頭酒半闌，水嬉烟火盡餘歡。笑他遊客雙環女，一半拳簾側鬢看。」

玉鈞——今揚州西面，有玉鈞斜地方。原是隋煬帝埋葬宮人的地方。米家舫子——宋朝米芾，筆寫大草。他收藏字畫極多，把字畫掛在船裏，在江淮一帶地方游玩，船上掛一塊牌子，上面寫着「米家書畫船」。

大將軍詩

岳大將軍鍾琪，爲一代名將，容狀奇偉，食飲兼人，而工於吟詩。丙辰赦歸後，種菜於四川之百花洲，尹文端公贈詩云：「他日玉書傳詔日，江天何處覓漁翁？」未幾王師征金川，果復起用。過邯鄲題壁云：「只因未了塵寰事，又作封侯夢一場。」周蘭坡學士祭告西岳，所過僧壁山巖，見題詩甚佳，字亦奇古，歎落容齋，不知即岳公也。

兄弟兩詩人

明將軍瑞，殉節緬甸，賜諡「忠烈」。工於吟詩，雨中過石門云：「自

憐馬上囊韉客，獨立溪邊問渡船。『元夜歸省云：』陌上晚烟飛素練，渡頭殘雪踏銀沙。』送弟瑤林使烏斯藏云：『寒分百戰袍，渴共一刀血。』皆名句也。弟明義字我齋詩尤嫺雅，其醉後聽歌云：『官柳蕭蕭石路平，歡場回首隔重城，可憐驕馬情如我，步步徘徊不肯行。涼風吹面酒初醒，馬上敲詩鞭未停，寄語金吾城慢閉，夢魂還要再來聽。』又偶成云：『東風不解瞞人度，纔入竹來便有聲。』早起云：『平明鐘鼓嚴寒夜，不負香衾有幾人。』

馬上敲詩——唐詩人賈島到京城裏去趕考，騎在馬上忽然想起：「僧推月下門」一句

詩。又想把「推」字改做「敲」字。他一面低頭讀着詩句，一面拿手裝着推敲的姿勢。這時，大尹韓愈帶着護衛的人出來，那賈島的馬，不知不覺衝散了韓愈的儀仗，差役們捉賈島去見韓愈。韓愈也是一個詩人，他問明了賈島的意思，便替賈島決定用「敲」字好。

夫人送行詩

將軍三娶名媛，皆見逐於姑，有放翁之恨；最後娶都統常公季女，伉儷甚篤。征緬時，夫人送行詩，有「但願同凋並蒂蓮」之句。公果死節，而夫人亦自縊。

放翁之恨——古詩人陸放翁，娶妻唐氏，夫妻十分恩愛，但放翁的母親不歡喜媳婦，被趕出陸家。後唐氏改嫁趙士程，夫妻二人春天在城外遊玩，在禹迹寺南面沈園中，唐氏又遇見前夫陸放翁，陸放翁在牆上寫一首銀頭鳳詞，唐氏也和一首詞在下面。不久唐氏便死。從此陸放翁住在紹興鑑湖的三山上，常常到寺裏去探望，心裏十分悲哀。

徐相公詩

京師故事，凡搢紳陪弔於喪家者，聞前輩至，則易吉服相見；然有易有不易者，以來客之未必皆前輩也。余陪弔於座主甘大司馬家，忽聞徐蝶園

相公來，則滿堂盡吉服矣。公名元夢，康熙癸丑進士。與韓慕廬同年，滿朝公卿皆其後輩。時年九十餘，短身赤鼻，面少鬚髯。詩宗盛唐，送人出塞云：「君到居庸北，應憐一鴈回。沙平疑地盡，山豁訝天開。落日重關閉，秋風萬馬來。勉旃從此役，莫上望鄉臺。」大學士舒公赫德，其孫也。

夫婦能詩

蘇州逸園，離城七十里，在西蹟山下，面臨太湖，古梅百株，環繞左右。溪流潺潺，渡以石橋，登騰嘯望臺，飄渺諸峰，有天際真人想。主人程鍾，字在山，隱士也，妻號生香居士。夫婦能詩，有絕句云：「高樓鎮日無人到，只有山妻問字來。」可想見一門風雅。予探梅鄧尉，往訪不值。次日，程君入城作答，鬚眉清古，勤續前遊，而予匆匆解纜，逾年再至蘇州，程君已爲異物，記其雜詠。

一首云：「樵者本在山，山深沒樵徑，不見採樵人，樵聲谷中應。」

詩家活對

詩家活對最妙：宋人贈某云：「每憐民若子，還喜稻成孫。」真山民詠杜鵑云：「歸心千古終難白，啼血萬山都是紅。」華亭李進哭友云：「詠詞作自先生婦，遺稿歸於後死朋。」王介祉詠牡丹云：「相公自進姚黃種，妃子偏吟李白詩。」李穆堂賀安溪相公生子云：「其間原必有，幾日辨之無。」沈椒園登陶然亭云：「每來此地皆重九，有約同遊至再三。」胡宗緒祭酒贈友云：「兩人拍手齊大笑，一路同行到小姑。」皆活對也。

稻成孫——稻子割去了以後，留在田裏的稻根，又長出苗來，稱做「稻孫」。歸心——

據說，望帝死在四川山中，變成杜鵑鳥，時時想歸去，所以杜鵑鳥的喚聲，好似說：「不如歸去！」

杜鵑又稱杜宇，又稱子規，又稱催歸。啼血——杜鵑鳥，在三月啼喚，日夜不停，啼時頭向北，聲音十分悲哀，嘴上有血。先生婦——古時，柳下惠死，他的門人來祭先生，大家想寫一篇誄詞，表示門人悲哀的意思。柳下惠的妻說道，知道柳下惠的，祇有他的妻子。柳下惠妻，便自寫一首誄詞。姚黃——牡丹花，有姚家魏家兩種。最貴姚家，花黃色。魏家花，紫色。所以稱爲姚黃，魏紫。錢思公說，姚家花是王，魏家花是后。辨之無——唐朝詩人白香山，生出世七個月，便知道翻書，認識「之無」兩字。他的乳母，在別的書上指着「之無」兩字，叫白香山認試，一百多次也不錯的。

揚州俗富

揚州爲鹽賈所居，風尚侈靡。崔尚書應階詩云：「青山也厭揚州俗，多少峯蠻不過江。」鄭板橋詩云：「千家生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當種田。」

陳見復詩

隨園詩話 第五卷

常熟陳見復先生，爲海內經師，而詩極風韻。悼亡云：「出門交寡入門求，晤語居然近上流。寂寞於陵停織屨，他時誰與證黔婁。何必他生訂會期，相逢即在夢來時。烏啼月落人何處？又是一番新別離。」中進士，不殿試而歸。曰：「馬力健知遊冀北，擲聲柔覺到江南。題名浪逐看花伴，去國還同落第人。」

織屨——織屨，便是說織草鞋。戰國時候，齊國的陳仲子，又號於陵子，有才學，不願做官，住

在於陵地方，自己織草鞋，妻子搓麻繩度着日子。證黔婁——人死以後，根據他生平行的

善惡，定一個適當的名字，稱做「證」。古時，黔婁是一個濟高的讀書人，他死了，曾子問用什麼

字做「證」？他妻子說，用一個「康」字做「證」。他生會期——唐明皇寵愛楊妃，在七月

七日夜裏，兩人並肩望着天上的牽牛織女星，立着誓說，願世世做夫妻。「他生會期」便是說

明皇與楊妃。題名——前朝規矩，考中了進士的人，大家把自己姓名，去寫在慈恩寺塔上，稱

做「題名會」看花——考中狀元的人，便要帶着他同榜的人，戴着花，騎着馬，從妓女住的街巷門口走過，稱爲「看花」。

女詩人孟鈿

錢稼軒司寇之女，名孟鈿，嫁崔進士龍兒，爲富平令。嚴侍讀從長安歸，夫人厚贈之。嚴問：「至江南帶何物奉酬？」曰：「無他求，只望寄袁太史詩集一部。」其風雅如此！因誦其五言云：「啼鳥空繞樹，殘夢只隨鐘。」有澆青集行世。——其號「澆青」者，欲兼澆花青蓮而一之也。夫人通音律，常在秋帆中丞座上聽客鼓琴，曰：「角聲多，宮聲少，且多殺伐之音何也？」問客，果從塞外軍中來。余庚申夏，乘舟北上，遇稼軒南歸，時未中狀元也。見其手抱幼女，纔周晷。今四十八年矣！在杭州見夫人，談及此事。夫人笑云：「所

抱者，卽年姪女也。』余故題其詩冊有云：『而翁南下賦歸歟，值我新婚北
上初，水面匆匆通數語，懷中正抱女相如。』

周暉——孩子生下地來一百日，稱爲「百晬」。到明年第一個生日，稱做「周晬」。女
相如——漢朝司馬相如，有文學天才，最能寫詞采美麗的辭賦。隋煬帝有一個得寵的女官，名
吳絳仙，寫得好詩詞，煬帝稱他是女相如。煬帝賞她合歡水果，絳仙便在紅箋上題詩謝恩。後
人稱有文才的女人，稱他爲「女相如」。

有篇無句詩

詩有有篇無句者，通首清老，一氣渾成，恰無佳句，令人傳誦；有有句無
篇者，一首之中非無可傳之句，而通體不稱，難入作家之選。二者一欠天分，
一欠工夫，必也有篇有句，方稱名手。

西林論詩

杭州布衣吳穎芳，字西林。博學多聞，嘗自序其詩曰：「古人讀書，不專務詞章，偶爾流露，謠吟，僅抒所蓄之一二。其胸中所貯，淵乎其莫測也。遞降而下，傾瀉漸多。逮至元明，以十分之學，作十分之詩，無餘蘊矣。次焉者，或溢其量以出，故其經營之處，時露不足，如舉重械，雖同一運用，而勞逸之態各殊。古人勝於近代。」可準是以觀，予嘗試武童，見有開弓至十石而色變，手戰者。曉之曰：「汝務十石之名，而醜態盡露；何若用五石六石之從容大方乎？」頗與吳言相合。

西林箏譜詩

西林與杭厲諸公，同時角逐；及諸公俱登科第，而西林如故也。故詠箏譜結句云：「回頭看同隊，一一上雲烟。」又答客至曰：「田間住却携鋤手，

來與諸公話白雲。」

學詩須暗偷其意

詩須善學，暗偷其意而顯易其詞。如毛詩「嗟我懷人，置彼周行。」唐人學之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是也。唐人詩云：「憶得去年春風至，中庭桃李映瑣窗；美人挾琴對芳樹，玉顏亭亭與花雙。今年花開如舊時，去年美人不在茲；借問離居恨深淺，只應獨有庭花知。」宋人學之云：「去年除夕歸自北，行李到門天已黑；今年除夕客南方，雪滿關山歸不得。老妻望我眼將穿，只道今年似去年；古樹夕陽鴉影亂，猶同小女立門前。」

宋人反白香山詩意

白香山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早死，

兩人真僞有誰知？
宋人反其意曰：「少年跨下安無忤？
老父配邊愕不平。
人物若非觀歲暮，
淮陰何必滅文成？」

流言——外面的謠言，稱做「流言」。周公幫助成王管理國家事體。這時成王年紀小，那成王的叔父，管叔蔡叔，在外面放謠言出去，說周公要謀害成王，周公十分害怕。王莽——西漢末年，王莽原是平帝的親戚。做大司馬官時，十分虛心，最敬重讀書人。後王莽造反，奪了漢朝的天下，自立爲新朝。跨下——漢，淮陰侯韓信，在少年不得意的時候，常常被淮陰地方的一班流氓欺侮。韓信身體高大，却沒有氣力，一班流氓圍住了韓信，嘲笑道：「你身體雖長大，又歡喜帶刀劍，你究竟有多少氣力？你有本領的，便把我們刺死，倘不能刺死，我們便請你從我們的褲襠下面爬出去！」韓信無法，只得從流氓的褲襠下面爬出去。圪邊——圪是說橋。圪邊是說橋脚下。漢朝張良，在不得意的時候，到下邳地方去游玩，看見橋上有一個老頭兒坐着，把腳上的一隻鞋子拋落在橋下，回頭對張良說道：「小孩子，快替我去拾取鞋子來！」張良便忍着

氣去拿了鞋子來替老頭子穿上脚去。後這老人傳授張良兵法。老人沒有名姓，後世稱他「圯上老人」。

女詩人早死

毘陵王荪山明府，女玉瑛，字采薇，嫁孫星衍秀才，伉儷甚篤，年二十四而夭。秀才求予墓志。其舟過丹徒云：「幽行已百里，村落半柴扉；隻鳥時依樹，孤螢不上衣。月高人影小，潮定橈聲稀；沿水星星火，歸鷺宿鷺飛。」其他佳句，如「戶低交葉暗，徑小受花深。」「研墨污羅袖，看魚落翠鈿。」「蟲依香影垂簾網，蛾怯晨光墮帳紗。」「一院露光團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皆絕妙也！秀才後中丁未榜眼，采薇竟不及見。悲夫！

前輩方巖

李北海見崔顥投詩曰：「十五嫁王昌。」罵曰：「小兒無禮！」秦少游見孫莘老投詩云：「平康在何處？十里帶垂楊。」孫罵曰：「小子又賤發！」二前輩方嚴相似，而考其生平，均非能作詩者。

詠佛手

鎮江布衣李夢夫詠佛手云：「白業堂前幾樹黃，摘來猶似帶新霜。自從散得天花後，空手歸來總是香。」詠佛手至此，可謂空前絕後矣！

白業——佛家稱做善事爲「白業」，稱做惡事爲「黑業」。白業堂，便是說佛堂。天花——佛在靈山會上說法，有許多菩薩聽說法。當時，有一個天女，她捧着天花向衆人頭上散去，那花都從衆菩薩頭上落下來，獨有大弟子頭上飄着一朵花，天女說道：「塵心不淨，所以花不落。」

愛讀書無書有書無暇讀

余少貧，不能買書，然好之頗切，每過書肆，垂涎翻閱，苦價貴不能得，夜輒形諸夢寐。曾作詩曰：「塾遠愁過市，家貧夢買書。」及作官後，購書萬卷，翻不暇讀矣！有如少時牙齒堅強，貧不得食，衰年珍羞滿前，而齒脫腹果不能饜飫，爲可嘆也！偶讀東坡李氏山房藏書記，甚言少時得書之難，後書多而轉無人讀，正與此意相同。

詠蕭何

黃石牧太史，言秦禁書，禁在民不禁在官，故內府博士所藏，並未亡也。自蕭何不取，項羽燒阿房，而書亡矣。年家子高樹程詠蕭相云：「英風猶想入關初，相國功勳世莫如；獨恨未離刀筆吏，只收圖籍不收書。」

蕭何——漢丞相蕭何，聯合各路諸侯的兵，打進秦始皇京城咸陽地方去，諸侯都搶着取金銀財物，獨蕭何取秦朝的案卷書籍。刀筆——古時，用刀代筆，所以稱爲「刀筆」。後人稱律師的筆爲「刀筆」，說他和刀一般的兇。蕭何在秦朝時候，是做刀筆吏的。

朱子佳句

揚州轉運使朱子顥，工畫能詩。王夢樓爲誦其佳句云：「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

老年詩

老年之詩，多簡練者，皆由博返約之功。如陳年之酒，風霜之木，藥淬之匕首，非枯槁簡寂之謂。然必須力學苦思，衰年不倦，如南齊之沈麟士，年過八旬，手寫三千紙，然後可以壓倒少年。

詩與行爲相反

上官儀詩多浮艷，以忠獲罪，傅元善言兒女之情，而剛正嫉惡，臺閣生風。揚子雲自擬周易，乃附新莽，余中請禁探花，而後以臧敗，席豫一生不作草書，而薦安祿山「公正無私」。

上官儀——唐朝時候，上官儀做的詩十分香艷；大家學着他，稱爲「上官體」。唐高宗時候，國家大權都在武后手裏，上官儀代高宗寫廢武后的詔書，武后十分怨恨他，後死在監獄裏。

臺閣生風——臺閣，是說大官員。風是冷的。「臺閣生風」是說大官員都害怕。晉朝時候，傅玄，做御史官，十分嚴正，見有官員犯法的，他便捧着奏章坐在朝門口，守候到天亮，官員們都怕他。

揚子雲——揚子雲，名雄，西漢末年人，有文學天才，摹倣易經的格式寫太玄經，摹倣論語的格式寫法言。後來跟着王莽造反，寫一篇「劇秦美新」，討王莽的好。因王莽的國號稱「新」，所以他「美新」。「劇秦」是說責備秦朝。

愛買書

余門生談羽儀，字毓奇，家富而好買書。自著一聯曰：「閉戶自知精力減，貯書還望子孫賢。」

不知有嚴有翼

宋嚴有翼，詆東坡詩，誤以葱爲韭，以長桑君爲倉公。以摸金校尉爲摸金中郎，所用典故，被其摺摘，幾無完膚。然七百年來，人知有東坡，不知有嚴有翼。

用事愈多愈難

用事如用兵，愈多愈難。以漢高之雄略，而韓信只許其能用十萬。可見部勒驅使，談何容易？有梁溪少年，作懷古詩，動輒二百韻。予笑曰：「子獨不

見唐人詠蜀葵詩乎？其人請誦之曰：『能共牡丹爭幾許？被人嫌處只緣多！』

十萬——漢高祖和韓信談各將軍的本領。高祖又問韓信：『我的才力可以統帶多少兵？』韓信說：『十萬。』

學溫李不得謂下流

某太史掌教金陵，戒其門人曰：『詩須學韓蘇大家，一讀溫李，便終身入下流矣！』余笑曰：『如溫李方是真才，力量還在韓蘇之上。』太史愕然。余曰：『韓蘇官皆尙書侍郎，力足以傳其身後之名；溫李皆未僚賤職，無門生故吏爲之推挽，公然名傳至今，非其力量，尙在韓蘇之上乎？且學溫李者，唐有韓偓，宋有劉筠楊億，皆忠清顯亮人也。一代名臣，如寇萊公準，文潞公

彦博，趙清獻公抃皆「西崑」詩體。專學溫李者也。得謂之下流乎！

人專必佳

傳字人旁加專，言人專則必傳也。堯舜之臣只一事，孔子之門分四科，亦專之謂也。唐人五言工，不必七言也；近體工，不必古風也。宋以後學者，好誇多而鬪靡。善乎方望溪云：「古人竭畢生之力，只窮一經；後人貪而兼爲之，是以循其流而不能溯其源也。」

劉公詩

乾隆丙辰，召試博學宏詞，海內薦者二百餘人。至九月而試保和殿者，一百八十人。詩題是山雞舞鏡七排十二韻限山字。劉文定公有句云：「可能對語便關關。」上深嘉獎，親拔爲第一，遂以編修致身宰相。二百人

中年最高者，萬九沙先生諱經，最少者，爲枚。全謝山祖望庶常，作公車徵士錄，以先生居首，枚居尾。己亥枚還杭州，先生之少子名福者，持先生小像索詩。余題一律，有「當年丹詔召耆英，驥尾龍頭記得清」之句。詩載集中。

舞鏡——雉雞，性情妬忌；他見鏡子裏自己的影子，認做是別一隻雞，便把尾上美麗的毛，

豎起來對鏡子舞着，比賽的意思。魏武帝時，南方獻一隻山雞；那雞對鏡子舞着，氣力用盡便死。

驥尾——蒼蠅不能飛遠，但他爬在馬尾巴上，馬跑得很遠，蒼蠅也跑得很遠了。後人說諺有

大力量大名氣的人，稱做「附驥尾」。龍頭——三國時候，魏國的華歆、邴原、管寧三人，同在

一塊兒讀書。當時人稱三人爲「一條龍」。華歆是龍頭，邴原爲龍肚，管寧爲龍尾。

胸襟太陋

明洪紫溪自言：「三十年讀書，纔消得胸中「狀元」二字。」陋哉言

乎！如欲狀元之名副其實，則狀元二字，胸中不可一日忘也；如倚狀元爲驕

人之具，則狀元二字，胸中不可一日不忘也。何待讀書三十年哉？味其言，紫溪自以爲忘，正其終身不忘之證。同年錢文敏公維城臚唱第一口號云：「自慚才出劉蕡下，獨對春風轉厚顏！」其胸襟出紫溪上矣！

劉蕡——唐朝時候，劉蕡去考「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的功名。劉的文章裏，竭力說太監的害處，那考官怕得罪了太監，便不取他。當時有一個李郃，却考中了，他說：「劉蕡考不中，我們却考中了，豈不羞恥？」便上奏章，願意把自己的官職讓給劉蕡。後人考不取功名，都比做劉蕡。

善藏其短

鄭澆深極誇杜征南之註，左傳，顏師古之註漢書，妙在不強不知以爲知。杜不長於鳥獸蟲魚，顏不長於天文地理，故俱缺之，不假他人以訾議也。余謂作詩亦然：青蓮李白少排律，少陵杜甫少絕句，昌黎韓愈少近體，善藏

其短，而長乃愈見。

臆說解詩

大雅「文王在上。」毛傳稱文王受命而作。然則文王生而謚文乎？自以爲於昭于天乎？鄭箋「平王之孫，」爲平正之王；成王不敢康，爲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不顯成康，」亦解爲成安祖考之道。皆捨先王之謚法而逞其穿鑿之臆說，朱子駁而正之，是矣！

白文其陋

顧寧人曰：「夫其巧於和人者，其胸中本無詩，而拙於自言者也。」又曰：「舍近今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以相矜者，此文人之所以自文其陋也！」

西施影

人悅西施，不悅西施之影。明七子之學唐，是西施之影也。

不必強作詩

臯陶作歌，禹稷無聞；周召作詩，太公無聞；子夏子貢可與言詩，顏閔無聞；人亦何必勉強作詩哉？

作詩不可泥古法

宋史嘉祐間，朝廷頒陣圖以賜邊將。王德用諫曰：「兵機無常，而陣圖一定；若泥古法，以用今兵，慮有僨事者。」技術傳：錢乙善醫，不守古方，時時度越之，而卒於法會。此二條，皆可悟作詩文之道。

小說不可入詩

崔念陵進士詩才極佳，惜有五古一篇，責關公華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說演義語也，何可入詩？何祀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語，被毛西河誚其無稽，終身慚悔。某孝廉作關廟對聯，竟有用「秉燭達旦」者，俚俗乃爾！人可不學耶？

詩須有音韻

宋曾致堯謂李虛已曰：「子詩雖工，而音韻猶啞。」愛日齋詩話曰：「歐公詩如閨中嬌婦，終身不見華飾。」味此二語，當知音韻風華，固不可少。

太史自誇詩拙樸

某太史自夸其詩不巧而拙，不華而樸，不脆而澀。余笑謂曰：「先生聞樂，喜金絲乎？喜瓦缶乎？入市買錦繡乎？買麻臬乎？」太史不能答。

隨園詩話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六卷

荆公恰有佳句

王荆公作文，落筆便古；王荆公論詩，開口便錯。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拘執，故琢句選詞，迥不猶人。詩貴溫柔，而公性情刻酷，故鑿險縫幽，自墮魔障。其生平最得意句云：「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余以爲首句是乞兒向陽，次句是村童逃學。然荆公恰有佳句如「近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可謂生平傑作矣！

沈朗改詩經

隨園詩話 第六卷

宋沈朗奏關雎夫婦之詩，頗嫌狎褻，不可冠國風，故別撰堯舜二詩以進。敢翻孔子之案，迂謬已極！而理宗嘉之，賜帛百疋。余嘗笑曰：「易以「乾」「坤」二卦爲首，亦陰陽夫婦之義。沈朗何不再別撰二卦以進乎？且詩經好序婦人，詠姜嫄則忘帝嚳，詠太任則忘太王，律以宋儒「夫爲妻綱」之道，皆失體裁。」

不轉韻

顧寧人言：三百篇無不轉韻者。唐詩亦然。惟韓昌黎七古，始一韻到底。余按文心雕龍云：「賈誼枚乘，四韻輒易；劉歆桓譚，百韻不遷。亦各從其志也。」則不轉韻詩，漢魏已然矣。

篇什

今詩稱篇什者，本左傳所謂「以什其事必克」之義。什者，十人爲耦也。國風詩少，可以同卷；雅頌篇多，故每十爲卷，而卽以卷首之篇爲什。

不可解

晏子以「二桃殺三士」事本荒唐，後人演爲梁父吟，尤無意味！而孔明好吟之，殊不可解？秋胡一妬婦，劉知幾史通詆之甚力，乃樂府外，前人又有詩云：「郎心葉蕩妾冰清，郎說黃金妾不應，若使偶然通一語，半生誰信守孤燈？」

二桃殺三士——春秋時候，齊景公身傍有幾個大力的人，名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晏子勸齊景公殺死三人，說有大力的人，要危害國家的。齊景公便打發人送兩個桃子去，說誰的力大，誰吃桃子。這三個力士便因搶桃子吃，自己一齊殺死。梁父吟——泰山脚下有一座小山。

名梁父山。「梁父吟」是一種送葬時候唱的歌。他的歌道：「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

宋儒應聲蟲

楊用修笑今之儒者，皆宋儒之應聲蟲。吾以爲孔穎達真鄭康成之應聲蟲也！最可笑者，鄭註「曾孫來止，以其婦子。」以曾孫爲成王，婦子爲王后太子。王肅非之云：「勸農不必與王后太子同行。」而孔穎達以爲聖賢所訓，與日月同懸，其識見之謬如此，安得不誤認王世充爲真主乎？

應聲蟲——古時，楊勳在中年時候，得一奇病，每說一句話，那肚子裏便有低低的聲音答應着。隔了幾年，那肚子裏的聲音愈大了。有一個道士說，肚子裏生應聲蟲了。後人說摹倣前人的意思格式寫的文章，都說他是「應聲蟲」。

陳密山詩

安徽方伯陳密山先生，諱德榮，人淳樸而詩極風趣。每瞻園花開，必招余遊賞，不以屬吏待。適階下蟻鬪，公用扇拂之，作詩云：「退食展良觀，逍遙步深院；樹根見羣蟻，紛紛方交戰。呼童前布席，拂以蒲葵扇；頃刻緣草根，求穴各奔竄。伊有記事臣，載筆應上殿。大書：『某月日，兩軍正相見；忽然風揚沙，師潰互踏踐。收隊各依壘，蓄銳更伺便。』」人生亦倮蟲，擾擾盈赤縣；嗜欲各有求，情僞遞相煽。吞筮蠢然動，吉凶見常變；豈無飛仙人，乘鸞注遐盼？」

余按宋人詩云：「螻蛄殺敵蚊眉上，蠻觸交爭蝸角中；何異諸天觀下界，一微塵裏鬪英雄。」卽此意也。先生郊行云：「芳園青草綠離離，好是人家祭掃時；何處紙錢燒不盡，東風吹上野棠枝。」又女兒曲云：「睡眠朦朧春夢覺，不知額上有梅花。」

倮蟲——身上不長毛的動物，稱倮蟲。家語說：「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蚊、眉——春秋時候，齊國景公問晏子道：「天下有最小的動物麼？」晏子說：「有一種蟲，名喚蠅螟；他做窠在蚊子的眉毛上面，飛來飛去，那蚊子一點也不覺得。」蝸角——莊子裏說：「有蝸牛的左角上，立一個國家的，名叫蠻國；在蝸牛右角上，也有一個國家，名喚觸國。這兩個國家，因爲搶地方，打起仗來，打死了一百萬個兵了。」

雨詩

魯星村得雨詩云：「一雨人心定，歌聲四野聞。」何南園春雨詩云：「芳草不知春，一雨猛然省。」曹澹泉偶成云：「東風力尙微，一雨衆山綠。」
同用「一雨」二字，俱可愛。

鄭王臣詩

福建鄭王臣，爲蘭州太守。年未六十，以弟喪乞病歸，留別寅好云：「畏

聞使過頻移疾，懶答人言但託聾。『閨情云：』最憐待月湘簾下，銀燭烟多怕點燈。』俱暗用故事，使人不覺。杭堇浦題其歸來草云：『東京風俗由來厚，每爲期功便去官。陳寔譙元吾目汝，尊驢人錯比張翰。東臯舒嘯復西疇，人較柴桑更遠遊。七錄異時標別集，竟應題作鄭蘭州。』在隨園小住一日，買書兩船，打槳而去。

徐溥詩

湖州徐溥雨亭，在金陵爲人司織局，每吟詩，與機聲相和。錢塘竹枝云：『芳心脉脉夜迢迢，郎在江南第幾橋？欲寄尺書寫腸斷，西湖只恨不通潮！』落盡楊花郎未歸，空煩刀尺製羅衣；人前怕卷珠簾看，蝴蝶一雙相對飛。』虎邱題壁云：『好景半藏峯頂寺，美人多住水邊樓。』

王次岳詩

常熟王介祉之弟，名岱，字次岳，能繼其家風。宿隨園見贈云：「貧分鶴俸還留客，老惜鴻才尙著書。」其他佳句云：「片雨前村過微雲，半嶺陰。」「故山解慰歸人望，隔水先迎一髻青。」清明云：「忽忽春光過半時，浴蠶天氣雨如絲；無端柳色侵書幌，憶著河橋折處枝。」

孟廟詩

錫山鄒世楠，過孟廟夢懸對句云：「戰國風趨下，斯文日再中。」覺而異之，徧觀廊廡，無此十字。後數年，過蘇州，得黃野鴻集讀之，乃其集中句也。豈孟子愛之，而冥冥中書以自娛耶？田實發題孟廟云：「孔門功冠三千士，周室生虛五百年。」似遜黃作。黃以論詩忤沈歸愚，故吳人多擯之，然其佳

句，自不可掩。夜歸云：「兒童暄笑各紛紛，未解燈前刺繡紋；夜半醉歸人不覺，叩門獨有老妻聞。」

金裘陞沉

余在都，與金質夫文淳，裘叔度曰修，居最相近。金棋劣于裘，而偏欲饒裘。金移居，裘以詩賀云：「追趨秘閣兩年餘，一日何曾賦索居？雪苑對裁新著稿，風簾同校舊抄書。吟筒惠我寧嫌數，棋局饒人實自譽；早有聲華傳白下，故知名士定無虛。」余作七古一首，中四句云：「我願同年如春樹，枝枝葉葉相依附；不願同年如落花，鸞漂鳳泊飛天涯。」裘讀而嘆曰：「子才終竟有性情！」嗚呼！此皆四十年前事。今裘官至尙書，聲施赫奕，而質夫爲太守，兩遭罪譴，謫戍以死。豈亦如花之飛茵墮溷，各有前因耶？金死後，余搜其

遺詩，了不可得。僅得其遊張園云：「綠楊門外板橋橫，新水如船接岸平。三月春寒花尚淺，一簾煙重雨初成。欹危瘦竹扶衰步，高下疎畦入晚晴。莫便酒闌催晚棹，野懷吾欲與鷗盟。」偶成云：「一蟲吟到曉，兩客淡無言。」

飛茵、飛潤——茵，便是毯子；潤，便是糞坑。古時有一人名子良，信佛學。有花蘊，不信佛學。子良道：「你不信佛家因果，但人生在世，爲什麼有富貴貧賤？」花蘊答道：「人在世上，好似花開在樹上一般；一陣風來，花被吹落，有的落在茵上，有的落在潤裏；落在茵上的便是你，落在潤裏的便是我。」

百里不同音

閩百詩云：「百里不同音，千年不同韻。」毛詩凡韻作某音者，乃其字之正聲，非強爲押也。焦氏筆乘載：古人下皆音虎。衛風云：「于林之下。」上

韻爲「爰居爰處。」凱風云：「在浚之下，」下韻爲「母氏勞苦。」大雅云：「至于岐下，」下云「率西水滂。」服皆音迫。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爲「輾轉反側。」候人云：「不濡其翼，」下句爲「不稱其服。」離騷云：「非時俗之所服，」下句爲依「彭咸之遺則，」降皆音攻。草蟲云：「我心則降，」下句爲「憂心忡忡。」早麓云：「福祿攸降，」上韻爲「黃流在中。」英皆音央。清人云：「二矛重英，」下句爲「河上乎翱翔，」有女同車云：「顏如舜英，」下句爲「珮玉將將，」楚詞云：「華采衣兮若英，」下句爲「爛昭昭兮未央。」風皆讀分。綠衣云：「淒其以風，」下句爲「實獲我心，」晨風云：「猷彼晨風，」下句爲「鬱彼北林，」蒸民云：「穆如清風，」下句爲「以慰其心。」憂皆讀腰。黍離云：「謂我心憂，」上句爲「中心搖搖，」

載馳云：「我心則憂。」上句爲「言至于漕」，楚詞云：「思公子兮徒離憂。」上韻爲「風颯颯兮木蕭蕭。」其他則好之爲吼，雄之爲形，南之爲能，儀之爲何，宅之爲托，澤之爲鏗，皆玩其上下文及他篇之相同者而自見。風字毛詩中凡六見，皆在侵韻，他可類推。朱子不解此義，乃以後代詩韻，強押三百篇，誤矣！至于「委蛇」二字，有十二變，離字有十五義，敦字有十二音，徐應秋談薈言之甚詳。

用韻積習

王氏續通考言：唐武夷山人吳棫，深悉沈約周顒之韻，以爲穿鑿無理，乃稽考毛詩周易尚書而別爲韻書，分麻遮歸飛爲二，合東冬江陽爲一。余以爲此洪武正韻之先聲也，然積習已久，雖帝王之力，尙不能挽，況其下乎？

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商鞅廢「井田」而天下怨，王莽復「井田」而天下怨；一改舊習，人以爲怪。從前解經者，河北宗王肅，河南宗鄭康成，今之解經，專宗程朱，亦詩韻類耳！

沈約——六朝時候，梁朝人沈約，寫文章講究音韻，把字分做平、上、去、入四聲，著一部詩韻，後人寫詩都依着他的韻。但沈約是湖州人，依着湖州的鄉音，分韻很不妥當。去者叛者——應當去的事體去，稱做去；不應當去的事體去，稱做叛。逆祀順祀——不應當祭祀的人，去行着祭祀，稱做逆祀；應當祭祀的人，去行着祭祀，稱做順祀。井田——春秋時候，秦國宰相商鞅，行「井田」的方法，把國裏的田，一齊劃成井字形，每一井字共分九方，每一方二百畝。田地不能買賣，是國家公有的。每一家農人領田一百畝，八家人成井，中央的一百畝是公田，由八家農夫共同耕種。公田的收成是國家的，私田的收成，是歸農夫享用的。

朱青雷工詩畫

山左朱文震，字青雷，在滇郡王藩邸。善畫能詩，兼工篆刻。偶宿隨園，爲鐫小印二十餘方。余驚其神速，君笑曰：「以鐵畫石，何所不靡？凡遲遲云者，皆故作身分耳！」記其紅橋晚步云：「西風開遍野棠花，垂柳絲絲數點鴉；多少畫船歸欲盡，夕陽偏戀玉鈎斜。」過揚子江云：「笑對篷窗酒一罌，黃梅時節恰揚舡；憑君說盡風波惡，貪看金焦漫不聽。」雨霽云：「雨霽碧天闊，夕陽蟬復吟；偶然行樹下，餘點濕衣襟。」

楊公子詩

楊公子搢，父笠湖公，刺邗州。公子自任上歸，其弟蓉裳，索蜀中土宜。公子贈蜀椒雅蓮，附詩云：「宦久并無囊，土物置何許？且開藥籠看，贈子辛與苦。」有雨後一聯云：「坐吹紫玉樹聲雜，行近白蓮人影香。」漁父詞云：「

若使樵青絕世，閒身願作漁童。」

寒士詩

隨園西，有放生菴，余偶至其地，見齷居一寒士，衣敝履穿。儿上有詩稿，題是夏日雜詠云：「香焚寶鴨客吟哦，萬軸牙籤手遍摩；此事未知何日了？著書翻恨古人多！」余驚問姓名，曰：「丁珠，字貫如，懷寧人。訪親不值，流落于此。」因小有饋贈，勸其攻詩作札，薦與安慶太守鄭公時慶。鄭拔作府案首，入學。次年卽舉鄉試。記其遺懷云：「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書，已書古人手。不生古人前，偏生古人後；一十二萬年，汝我皆無有。等我再來時，還後古人否？」詠淮陰侯云：「淮陰當窮時，乞食一餓殍；及其封王後，被誅尤草草。窮不能自保，達不能自保，萬古稱人傑，爲之一笑倒！」陳古漁

尤愛其「江心浪險鷗偏穩，船裏人多客自孤」之句。

牙籤——古時，拿象牙磨成薄片，剪成籤一般的東西，夾在書裏，上面寫着號數使讀書時候容易找尋。唐朝時候，書分甲、乙、丙、丁四部。甲部是經書，用紅牙籤；乙部是史書，用綠牙籤；丙部是子書，用翠色牙籤；丁部是集書，用白色牙籤。人傑——人才出衆的，稱做傑。漢高祖時候，有「三人傑」便是張良、蕭何、韓信。高祖說：「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詩識

乙酉鄉試，徽州汪秀才廷昉，以詩受業。路過淳安云：「扁舟一葉枕江濱，
邑小如村俗尚淳；出郭千家圍竹木，浪遊五日識風塵。垂雲有脚疑成雨，
水落無聲欲斷津；僕指故園歸信早，天涯極目倚閩人。」俄而竟以丁憂歸。
依閩人——戰國時候，王孫賈的母親對王孫賈說道：「你早晨出去，晚上回來，我便靠在
門口望你；你晚上出去不回來，我便靠在街口望你。」閩，是街口的門。

名帖贈死友

盧抱經學士，有張遷碑，搨手甚工，其同年秦澗泉愛而乞之，盧不與。一日，乘盧外出，入其書舍，攫至袖中，盧知之，追至半途，仍篡取還。未半月，秦暴亡。盧往奠畢，忽袖中出此碑，哭曰：「早知君將永訣我，當時何苦如許吝耶！」今耿耿于心，特來補過。」取帖出，向靈前焚之。余感其風義，爲作詩云：「一紙碑文贈故交，勝他十萬紙錢燒。延陵挂劍徐君墓，似此高風久寂寥。」

張遷碑——

後漢時候，張遷做葭陰縣官，待百姓十分寬厚。張死後，百姓紀念他，便刻一塊

碑，豎在葭陰地方。

掛劍——

春秋時候，吳國公子季札，掛劍出門去，走過徐君家墓，徐君很愛

季札的劍，祇是不好說出口來。季札心裏明白，但因要到大國去見國王，不能沒有劍，心中打算

回來時候再把劍送與徐君；誰知回來時候，徐君已死了，季札便解下劍來，掛在徐君坟傍的樹

上。季札住在延陵地方，又稱爲「延陵季子。」

盧公子落魄上詩

盧抱孫先生轉運揚州，名流畢業，極東南壇坫之盛。已卯十月，余飲署中。見其少子謨，年甫十五六，玉雪可念；後三十年，家籍沒矣。公子雖舉孝廉，而飄泊無歸。上渤海公二首云：「城旦餘生剩藐孤，十年飄泊到江湖；桐花久墮懷中羽，香飯誰拋屋上烏；踽踽葛衣留凍骨，棲棲蹇足耐征途；年來鷄鶩同爭食，不是當年小鳳雛。拂拭知誰眼獨青，襤褸弱鳥許梳翎。量來碧海輸愁淺，嗅到黃梁感涕零！將母誰憐棲逆旅，忍饑猶勉誦殘經。簫聲吹徹吳門市，敢望山陽舊雨聽！」

城旦——古時犯充軍罪的，把犯人送到邊地裏去。夜裏造城牆，白天守城門，所以稱爲「城旦」。屋上烏——六韜裏有一句：「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現在人說：「愛屋及烏。」

是說，因為和這個人有交情，所以連滯和這人有關係的人，也有了交情。襤褸——鳥頭的羽毛，初生時候的樣子，稱做「襤褸」。將母——將，是養的意思。「將母」，是說養活母親。吹簫——春秋時候，伍子胥要報讎，到吳國去求救兵，在吳國街上吹簫做乞丐。

用巧用典

用巧無斧鑿痕，用典無填砌痕，此是晚年成就之事；若初學者，正要他肯雕刻，方去費心，肯用典方去讀書。

范王秀才詩癖

寶山 范秀才起鳳，字瘦生。有詩癖。詠梅云：「微月雲際升，獨鶴踏花影；」又「風急衆香齊度水，夜深孤月獨當天。」皆可喜也！萬華峯應馨贈云：「瘦真同鶴立，命若與仇謀。」其困躓可想。送別云：「酒惟可化當前淚，詩

尙能傳別後情。詠桃源云：「樹木自生無稅地，子孫常讀未燒書。避地不知誰日月，成仙可惜廢君臣。」范後遭奇禍，竟得脫免，終落託以死。

蘇詩

吳下進士蘇汝礪，宰黃陂有句云：「水面星疑落，船頭樹似行。」與宋人「山遠疑無樹，湖平似不流」相似。吾鄉王麟徵有句云：「鳥翻仍戀樹，波定尙搖人。」與宋人「窺魚光照鶴，洗鉢影搖僧」相似。李鐵君「鬪禽雙墮地，交蔓各升籬。」與唐人「驚蟬移別樹，鬪雀墮閒庭」相似。

詩情愈痴愈妙

詩情愈癡愈妙。紅蘭主人歸途贈朱贊皇云：「大漢歸來至半途，聞君先我入京都。此宵我有逢君夢，夢裏逢君見我無。」許宜瑛寄外云：「柳風

梅雨路漫漫，身不能飛著翅難；除是今宵同入夢，夢時權作醒時看。

吳竹橋太史見訪，湖上贈詩，有「湖氣逼人將上樓」之句，范瘦生觀梅太湖亦云：「湖光都欲上樓來。」兩意相同。吳題揚州天寧寺云：「鈴聲得露清如語，塔影隨雲遠欲奔。」尤妙。

學韓詩

歐公學韓文，而所作文，全不似韓；此八家中所以獨樹一幟也！公學韓詩，而所作詩，頗似韓；此宋詩中所以不能獨成一家也！

詩架子

七律始于盛唐，如國家締造之初，宮室粗備，故不過樹立架子，創建規模；而其中之洞房曲室，網戶罍罍，尙未齊備。至中晚而始備，至宋元而愈出。

愈奇。明七子不知此理，空想挾天子以臨諸侯；於是空架雖立，而諸妙盡捐。
淮南子曰：「鸚鵡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

網戶——網戶，是說佈置成花紋。楚辭裏有一句：「網戶朱綴。」宋·愚——拿木板雕成的花格，稱「宋愚。」

哭朱詩

朱竹君以學士降編修分校，得老名士程魚門，京師傳爲佳話。歿後，張中翰墳哭以一律，後四句云：「丹旌書銘前學士，青山送葬老門生；從今前輩無人哭，拚與先生淚盡傾！」瘦銅詩多雕刻，而此獨沈著。

走狗

鄭板橋愛徐青籐詩，常刻一印云：「徐青籐門下走狗鄭燮。」童二樹

亦重青簾，題青簾小像云：「抵死目中無七子，豈知身後得中郎！」又曰：「尚有一燈博鄭燮，甘心走狗列門墻。」

詩人二樹

二樹名鈺，山陰詩人。幼時女史徐昭華抱置膝上，爲梳髻課詩；及長，少所許可，獨於隨園詩，矜寵太過。奈從未謀面。今春在揚州，特渡江見訪，適余遊天台相左。嗣後寄聲，欲秋間再來，余以將往揚州，故作札止之，旋爲他事滯留。到揚時，則童已歿十日矣！聞其臨終時，簾開門響，都道余之將至也。故余入哭，作挽聯云：「到處推袁，知君雅抱千秋鑑；特來訪戴，恨我偏遲十日期！」童病中夢二叟，自稱紫閣真人，浮白老人，手牽鶴使騎，童辭衣裝未備，真人曉以詩曰：「昔從赤身來，今從赤身去；一絲且莫挂，何論麻與絮？不若

五銖衣，隨風自高舉。童答云：「多謝羣真招我歸，殷勤特贈五銖衣；相從化鶴吾真願，要傍仙人隴上飛。」吟畢求寬期，紫閣真人立二指示之，果越二十日而卒。

訪戴——晉朝的王敬之，住在山陰地方；夜裏雪晴了，月光十分鮮明，他忽然想起他的朋友戴逵。戴逵住在剡溪地方，便連夜坐着小船到剡溪去看望他。後人稱去看望朋友，都說「訪戴」。五銖衣——銖，是分量最輕的名稱。唐朝岑文本，在山上避暑，有人來打門，一個童兒自稱上清童子，見這童子身上穿的衣服十分輕薄，問他是什麼地方做的，他說：「這是上清官的五銖衣。」——「上清官」是仙住的地方。

臨終求序

二樹臨終，滿牀堆詩高尺許，所以殷殷望余者，爲欲校定其全稿，而加一序故也。余感其意，爲編定十二卷。作序外，錄其黃河云：「一氣直趨海，中

含萬古聲，劃開神禹甸，橫壓霸王城。幾見榮光出，剛逢徹底清。浮槎如可借，應犯斗牛行。『金山云：』三山名勝豈尋常，彼岸居然一葦航。重疊樓臺知地少，奔騰江海覺天忙。梵音只許魚龍聽，佛面時分水月光。回首蓬萊應不遠，幾聲長嘯極蒼茫。』五言如『落花隨棹轉，隔樹看山移。』一『蟻閒綠水過，蜂健負花歸。』一『山遠雲平過，天空月直來。』觀潮云：『一氣自開關，衆星相動搖。』齒落云：『無煩重漱石，所恨不關風。』七言如『秋聲如雨不知處，落月帶霜還照人。』一『風梅落紙畫猶濕，松雪撲絃琴一鳴。』一『客感每從孤館集，老懷常覺暮秋多。』一『茶聲響雜花稍雨，簾影晴通竹塢烟。』一『詎有庚寅同正則，敢夸丁卯是前生。』一『花猶解媚開如笑，水不忘情去有聲。』皆可傳也！二樹畫梅，題七古一篇，疊韻字韻八十餘首。神工鬼斧，愈

出愈奇！余雅不喜疊韻，而見此詩，不覺嘆絕！易簪時，令兒扶起，畫梅贈我。梅成，題詩二句而氣絕矣。余裝潢作跋，傳子孫，以表不識面之交情拳拳如此。

禹句——詩經裏有兩句：「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句是開始的意思，又是整理地方的意思。

禹皇整理中國九州地方，退去大水，所以後人稱中國地方也稱「禹甸」。徹底清——黃

河的水，夾着泥沙，終年混濁的。據說，每隔一千年，水清一次；每次水清，一定有聖人出來。徹底是

說到底的意思。犯斗牛——斗是北斗星，牛是牽牛星。據說，牽牛織女兩星，在天河的兩岸。天

河與海接連。有一人住在海邊上，每年到八月時候，便見一個人坐着木牌，從海面渡到天河，一

來一去，從不錯日子的。那人便也帶着乾糧，坐着木牌，浮在海面上，飄到一處地方，見一座城池，

有許多房屋，屋子裏面，住着許多織布的女人。又見一個男子，牽着牛在水邊上，給牛吃水。便問

那男子，這裏是什麼地方？那男子回答說道：「你回到四川去問問嚴君平，便可以知道了。」後

來那人回到四川，找到君平問他，君平說：「我在某年某日，看見天上有一粒客星，衝進了牽牛

星的地界去。」原來便是那人在水邊，遇到一個牽着牛的男子的一天。三山——如今江蘇江寧縣西南面，沿江有三個山峯，從南到北，接連的，便是三山。李白詩道：『三山半路青天外。』漱石——晉朝人孫楚，他在年青的時候，對王濟說要去住在山水地方，可以拿山石代枕，拿流水漱口；他一時說錯了，說或「枕流漱石」。王濟問他：『流，怎麼樣枕法？石，怎麼樣漱口法？』孫楚說道：『枕流，是要洗乾淨耳朵；漱石，是要磨快牙齒。』正則——春秋時候，楚國大臣屈原，名正則。他寫一首離騷，上面有一句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丁卯——古人許渾，別名丁卯。因為他家住在了丁卯橋邊，考得功名又在丁卯年，所以他著的一部文集稱為丁卯集。易簣——牀上的席子，稱做「簣」。古人在臨死的時候，是要換席子的，所以人死又稱做「易簣」。

張茵亭詩

蕪湖觀察張茵亭先生，性耽風雅，工詩善書。有散步一首云：『霜林落

葉點人衣，散步郊原趁夕暉；禾熟更輕新雨潤，雀馴常傍舊簷飛。餘霞近水添紅豔，遠岫排空接翠微；洗却纖塵天宇近，閒吟不覺帶星歸。」乙酉秋，來江寧監試，余以竹葉裹粽餽之。附詩云：「勸公莫負便便腹，不嚼紅霞嚼綠雲。」公和云：「偷得攜筇親奉訪，管教嚼盡嶺頭雲。」

硯詩

漢軍董元鏡，在京師市上買端硯，中有黃氣一縷，卽硯譜中所謂「黃龍」也。旁題云：「雖有虹貫日，竟無客入秦；可憐易水上，愁殺白衣人！」

虹貫日——戰國時候，秦國十分強大，各國都怕他。燕國太子名丹，做抵押品，住在秦國；秦

始皇待他無禮，太子丹心中十分怨恨，便去找到一個勇士荆軻，去刺死秦王。那荆軻吐一口氣，化成白虹，直穿過天上的太陽。白衣人——燕太子丹，送勇士荆軻渡江去行刺秦皇的時候，

大家穿着白色衣帽，在江邊送他。

詩律傷嚴

尹文端公于近體詩，推敲最細，常招陳太常星齋，申副憲芴山，小集。申和廉字云：「得天厚，只論詩刻，待客豐，惟自奉廉。」余按宋人亦有句云：「詩律傷嚴似寡恩。」

無名氏

唐有無名氏詩云：「烈風拔大樹，未拔根已露；上有寄生草，依依猶未悟。」明季國事危矣，姚雪菴大司馬在朝，有友人畫猴兒抱籐眠枯樹上寄之。題云：「猴兒要醒而今醒，莫待籐枯樹倒時！」

白門張啓人句云：「書爲重看多折角，詩因待酌暫存雙。」陳古漁亦有句云：「却恐好書輕看過，摺將餘頁待明朝。」

新婚詩

桐城張文端公，賀同館翰林某新婚云：「坐對玉人無辨處，只分雲鬢與花鈿。」可想見其人之美。余故史文靖公門生，而其子抑堂少司馬，則兒女親家也。王寅二月，訪抑堂于溧陽，席間出文靖公玉堂歸娶圖命題。畫美少年騎馬行親迎禮于揚州許氏，事在康熙庚辰，公纔十九歲，至今八十餘年矣。抑堂笑謂余曰：「親家當日亦係翰林歸娶，何不歸娶人題歸娶圖乎？」卷中前輩詩之最佳者，郭元釭云：「采燈十道簇香輪，花滿游纓踏路塵；似有路人傳盛事，公然許史是天親。」徐葆光云：「華燈夾道擁鳴騶，詔許乘鸞衣錦遊；十里珠簾春盡捲，誰家少婦不登樓。」蔣仁錫云：「宴罷紅綾樂事餘，翩翩走馬帽簷斜；似聞却扇先私語，誰奪迎門利市花。」余題四

絕末一首云：「愧作彭宣拜後堂，絕無衣鉢繼安昌；算來只有歸迎事，曾學黃梁夢一場！」

紅綾——宋僖宗，在興慶池上坐船游玩；正吃着餅，很有味。當時有一班新進士，在曲江地方吃酒；僖宗便吩咐用紅綾包着餅，去賞他們每人吃一餅。衣鉢——佛家傳弟子用衣鉢兩樣東西。

妓女詩

人問「妓女始于何時？」余云：「三代以上，民衣食足而禮教明，焉得有妓女？惟春秋時，衛使婦人飲南宮萬以酒，醉而縛之；此婦人當是妓女之濫觴，不然，焉有良家女而肯陪人飲酒乎？若管仲之女閭三百，越王使罷女爲士縫衽，固其後焉者矣。」戴敬咸進士過邯鄲，見店壁題云：「妖姬從古

說叢臺，一曲琵琶酒一杯，若使桑麻真蔽野，肯行多露夜深來。」用意深厚，惜忘其姓名！

女閭——女閭，是說妓女住的屋子。春秋時候，齊國宰相管仲，造妓女住的屋子三百間，使別處來做買賣的人，有住宿的地方。後來齊國便十分富強。罷女——罷字，和蔽字通用，便是沒有德性的女人。爲士縫衽，便是說替兵士縫衣服。叢臺——古時，趙武靈王造了許多高臺，聚集在一塊兒，稱爲「叢臺」。趙國，便是如今河北邯鄲縣城東北。古時，河北河南一帶地方，產生許多美貌的女人。多露——詩經裏有兩句：「厭浥行露，豈不夙夜，爲行多露。」夜間是有露水的。行露，是說夜間在外面走路；是說女人不規矩，夜裏跑到外面去和男人私通的意思。

盛公何句最佳

霞裳從余遊琴溪歸，次日同遊之盛明經復初以二律見投。余問：盛公何句最佳？霞裳應聲云：惟「赤鯉去千載，青山留一峯。」余曰：然。果近太白！

後三日，路遇雨。霞裳曰：「偶得『雨過濕雲忙』五字。余極稱其得雨後雲走之神，代作出句云：『風停乾鶻噪。』」家春圃觀察曰：「噪字對不過忙字。」爲改喜字。霞裳過鄱陽湖云：「風能扶水立，雲欲帶山行。」亦佳。

白頭公詩

余在安慶許司獄席上，見小伶扇上畫一白頭公，題曰：「山中一隻鳥，獨立心悄悄，所歡胡不來，相思頭白了！」又題蠟嘴鳥云：「世味嚼來渾似蠟，莫教開口向人啼。」

題小照

高文端公第七公子，字雨亭。從京師寄小照索題，畫美少年，著縑單衣。坐松石上。余題就寄去，而公子死矣。其弟廣德，搜其遺稿，屬余爲序。錄其七

夕一首云：「女伴穿針乞巧時，半彎新月動相思；天邊星宿人間客，一樣明朝有別離。」詠柳云：「柳色連溪碧，依依傍玉臺；門前無知己，青眼爲誰開？」又一「懷人隨夢去，隔世帶愁來。」皆不似富貴人語。

不可開卷便見

有某以詩見示，題皆雁字夾竹桃之類。余謂之曰：「尊作禮物非不工，然享宴者，必先有三牲五鼎，而后有葵菹蜃醢之供；造屋者，必先有明堂大廈，而后有曲室密廬之備。似此種題，大家集中，非不可存。終不可開卷便見。」韓昌黎與東野聯句云：「古奧可喜。」李漢編集，都置之卷尾。此是文章局面，不可不知。」

葵菹——菹是鹽菜。葵菹，是說拿葵做成鹽菜。古時有七種菹，便是：韭菹、菁菹、苜菹、葵菹、芹

薄、滑、菹、筍、蕈。——金醬油漬起來，稱做醃。是螞蟻的子。螞蟻子用醬油漬起來，古人算一種食品。李漢——韓昌黎的弟子李漢，編一部韓昌黎文集。

言情難

凡作詩，寫景易，言情難，何也？景從外來，目之所觸，留心便得，情從心出，非有一種芬芳悱惻之懷，便不能哀感頑豔。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長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長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曾子固偶作小歌詞，讀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

葉小鸞

甬東顧鑑沙，讀書伴梅草堂。夢一嚴裝女子來見曰：「妾月府侍書女，與生有緣，今奉勅賚書南海，生當偕行。」願驚醒不解所謂。後作官廣東，于

市上買得葉小鸞小照，宛如夢中人。爲畫橫影圖索題。錢相人方伯有句云：「怪他纔解吟詩句，便是江城笛裏聲！」余按小鸞粵人，笄年入道，受戒于月郎大師。佛法受戒者，必先自陳平生過惡，方許懺悔。師問：「犯淫否？」曰：「徵歌愛唱求凰曲，展畫羞看出浴圖。」「犯口過否？」曰：「生怕泥污嘴燕子，爲憐花謝罵東風。」「犯殺否？」曰：「曾呼小玉除花虱，偶掛輕紈壞蝶衣。」

小鸞——明朝末年，葉紹袁的女兒。葉小鸞，面貌美麗，愛寫詩詞，許配給崑山張家，快要嫁便死了。死後七天工夫，纔安放到棺材裏去；身體十分輕軟，原來是靈魂成仙去了。寫一部詩集，名返生香。據說，她成仙以後，去受和尚的審問。和尚問她：「犯過殺戒沒有？」她回說：「曾呼小玉除花虱，偶掛輕紈壞蝶衣。」「犯過偷盜沒有？」她回說：「不知新綠誰家樹，怪底清簫何處聲。」「犯過姦淫的罪沒有？」回說：「晚鏡偷窺眉曲曲，春裙新綸鳥雙雙。」「犯過誑話沒有？」

「回說：『自謂生前歡喜地，詭云今世辨才天。』」說過艷麗的話沒有？回說：「團香製就夫
人字，縷雪裁成幼婦詞。」罵過人沒有？回說：「生怕籠開讎燕子，爲憐花謝罵東風。」「食
心不貪心？」回說：「經營繚帙成千軸，辛苦鶯花滿一庭。」「生過氣沒有？」回說：「怪他道蘊
敲枯硯，薄彼崔徽撲玉釵。」「犯過痴默沒有？」回說：「勉棄珠環收漢玉，戲捐粉盒葬花魂。」
求風——鳳凰是兩種鳥。雄的稱鳳，雌的稱凰。借作男女的稱呼，男人稱鳳，女人稱凰。求風是
說男子戀愛女子。司馬相如戀愛卓文君，彈着求風的琴曲道：「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兮，
求其凰。」

杭州人求摘句

余在杭州，杭人知作詩話，爭以詩來求摘句者，無慮百首。余只愛朱亦
龔春晚書懷云：「春當三月原如客，人過中年欲近僧。」沈菊人一聯云：「雙
雀露濃移別樹，孤螢風靜引歸人。」福建女子林氏賀黃莘田重赴鹿鳴云：

「丹桂花開六十秋，振衣人到廣寒遊。嫦娥細認曾相識，前度人來竟白頭。」

文章不可徒工於外

周德卿之言曰：「文章徒工于外者，可以驚四筵，不可以適獨坐。」斯言也，余頗非之。文章非比陰德，不求人知。景星慶雲，明珠美玉，雖不一見，即知寶貴哉！吟蛩唧唧，嚙語悄悄，彼雖自鳴得意，豈足傳之不朽？得之雖苦，出之須甘；出人意外者，仍須在人意中。古名家皆然。況四座之驚，有知音有不知音，獨坐之適，有敝帚之享，有寸心之知，不可一概而論。

景星慶雲——光芒明亮的星，稱所「景星」。古人說，國家有道，景星出現。五色美麗的雲，稱做「慶雲」。世界太平，慶雲出現。敝帚——敝帚，是說破的掃帚，自己的東西，稱做敝帚。自

己的東西，總是愛惜的，所以稱爲敝帚之珍。值錢的東西稱做珍。

司空表聖論詩

司空表聖論詩，實得味外味。余謂今之作詩者，味內味，尙不能得，況味外味乎？要之以出新意，去陳言爲第一著。鄉黨云：「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則不食之矣。」能詩者，其勿爲三日後之祭肉乎！

笑好用典者

「博士賣驢，書券三紙，不見驢字。」此古人笑好用典者之語。余以爲用典如陳設古玩，各有攸宜：或宜堂，或宜室，或宜書舍，或宜山齋。竟有胡窗淨几，以絕無一物爲佳者。孔子所謂「繪事後素」也。世家大族，夷庭高堂，不得已而隨意橫陳，愈昭名貴；暴富兒自夸其富，非所宜設而設之，置櫺窻于大門，設尊疊于臥寢，徒招人笑。吳西林云：「詩以意爲主，以辭采爲奴婢，」

苟無意思作主，則主弱奴強，雖僮指千人，喚之不動。古人所謂「詩言志，情生文，文生韻。」此一定之理。今人好用典，是無志而言詩；好疊韻，是因韻而生文；好和韻，是因文而生情。兒童鬪草，雖多亦奚以爲？

穢窰——「穢窰」便是現在人用的馬桶，也稱便桶。排洩大小便用的。說文裏有一句：「穢窰，穢器也。」**鬥草**——小兒拿草比賽着，彼此誇說自己草的好處。古時楚國一帶地方，五月五日鬥百草。

選好韻

欲作佳詩，先選好韻。凡其音涉啞滯者，晦僻者，便宜棄捨。葩，卽花也，而葩字不亮，芳，卽香也，而芳字不響。以此類推，不一而足。宋唐之分，亦從此起。李杜大家，不用僻韻，非不能用，乃不屑用也。昌黎闢險，撥唐韻而拉雜砌之，

不過一時遊戲；如僧家作孟蘭會，偶一佈施窮鬼耳！然亦止于古體聯句爲之。今人效尤務博，竟有用之于近體者；是猶奏雅樂而雜侏儻，坐華堂而宴乞丐也。不已慎乎！

孟蘭會——每年七月，和尚做法事，在街頭超度沒有家的鬼魂，稱做「孟蘭盆會。」**侏儻**——矮小的人，稱做「侏儻。」古時有矮人國，名「侏儒國。」

不用生典

唐人近體詩，不用生典，稱公卿不過臬，夔，蕭，曹，稱隱士不過梅，福，君，平，叙，風景，不過夕陽，芳草，用字面不過月露，風雲，一經調度，便日月斬新，猶之易牙，治味，不過鷄，豬，魚，肉；華陀，用藥，不過青，粘，漆，葉。其勝人處，不求之海外異國也。余過馬嵬，弔楊妃，詩曰：「金鳥，錦袍，何處，去？只留，羅襪，與人，看。」用

新唐書李石傳中語，非僻書也；而讀者人人問出處，余厭而刪之，故此詩不存集中。

畢夔——古時，舜帝兩個臣子，一名畢陶，一名夔。

梅福——漢朝人梅福，號子真，因爲王

莽反亂，他拋去妻子，去躲在會稽地方，改名「吳市門卒」。

易牙——春秋時，齊桓公有一個

臣子，名易牙，做的菜十分有味。後人稱能做菜的人爲「易牙再世」。

金烏錦袍——唐朝宮

裏，有一件衣服，拿金色的烏毛織成的；這一件袍，稱做金烏錦袍。

唐明皇和楊貴妃，在溫泉洗浴

時候穿過的。羅襪——楊貴妃被吊死在馬嵬坡寺裏，遺落一隻羅襪在寺裏，被一個老太婆

拾去。凡是有路過馬嵬坡的人，看一看羅襪，收錢一百文。

搜之無窮

王夢樓云：「詞章之學，見之易盡，搜之無窮。今聰明才學之士，往往薄視詩文，遁而窮經註史，不知彼所能者，皆詞章之皮面耳，未吸神髓，故易於

決捨。如果深造有得，必愁日短心長，孜孜不及，焉有餘功旁求考據乎？予以爲君言是也。然人才力各有所宜，要在一縱一橫而已。鄭馬主縱，崔蔡主橫，斷難兼得。余嘗考古官制，檢搜羣書，不過兩月之久，偶作一詩，覺神思滯塞，亦欲于故紙堆中求之。方悟著作與考訂兩家，鴻溝界限，非親歷不可。或問：「兩家孰優？」曰：「天下先有著作而后有書，有書而后有考據，著述始于三代六經，考據始于漢唐注疏，考其先後，知所優劣矣。著作如水自爲江海，考據如火必附柴薪。作者之謂聖，詞章是也；述者之謂明，考據是也。」

鄭馬主縱——縱，是直的意思。一種學問，世世代代一直傳下去，可以通用的，稱做縱。古時有考究每一個字造成的來源，和他筆畫的意義的學問，稱做「小學」。還有考究古時經傳中，每一句每一字的意義，或是有錯誤的地方的學問，稱做「經學」。又稱「考據學」。這稱學問，

世世代代可以傳下去的，所以說縱。鄭玄馬，是馮融，都是古時的經學大家。崔蔡主橫。一種文學，或一種學問，在一個時代中，很時髦，很流行的，稱做橫。詩詞文章，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作風，所以是橫的。謝靈運傳裏說：「王褒、劉向、揚子雲、班固、崔瑗、蔡邕一班人的文章，各有各的長處，都是在一個時代很流行的，所以說是橫的。鴻溝——秦朝末年，楚項羽與漢劉邦打仗，漢兵敗十分危險，彼此講和，拿鴻溝做地界，鴻溝以西的是漢地，鴻溝以東的是楚地，兩不侵犯。」

送尹公詩

余任江寧時，送尹文端公移督廣州云：「天上本無常照月，人間還有再來春。」未五年，果仍督江南。

面面全

元相稱韓舍人詩：「欲得人人服，能教面面全。」又曰：「玉磬聲聲徹，

金鈴個個圓。韓舍人卽昌黎也。昌黎硬語橫空，而元相以此二聯稱之；此中消息，非深于詩者不知。

懷古詩

懷古詩乃一時興會所觸，不比山經地志，以詳核爲佳。近見某太史洛陽懷古四首，將洛下故事，搜括無遺，竟有一首中使事至七八者。編湊拖沓，茫然不知，作者意在何處！因告之曰：「古人懷古，只指一人一事而言，如少陵之詠懷古迹，一首武侯，一首昭君，兩不相羸也；劉夢得金陵懷古，只詠王濬樓船一事，而後四句，全是空描當時。太白傳謂其一已探驪珠，所餘鱗甲無用。」真知言哉！不然，金陵典故，豈王濬一事，而劉公胸中，豈知曉此一典耶？」

相。屬。——長混亂的意思。彼此混亂，稱做「相屬」。王濬樓船——晉朝大將王濬，造

許多兵船，船上有樓，稱做樓船。晉武帝命王濬去打吳國，吳國兵用鐵索欄住在江面上，王濬坐樓船從武昌直衝下來，大破吳國。

徐媛詩

松江有徐媛者，十峯先生之女。黃石牧太史述其續繡餘集一絕云：「仰視天無星，俯視月如霜；月正人影短，月斜人影長。」其母張夫人能詩，所云「續繡餘」者，以母夫人先有此集名也。

道歉詩

黃石牧太史未遇時，館于青浦盛氏。范笏溪先生訪之，爲閩人所阻，懊惱而返。華亭至青浦，已百里矣。黃知之，深不自安。贈詩云：「高鴻渺渺過無

跡，凡鳥匆匆去未題，妬殺綠楊絲萬縷，曾牽范舸在長堤。』後海寧陳文簡公延石牧于家，范所薦也。范于黃爲先輩，范卒後，黃爲序其四香樓詩集而述其在葉忠節公席上贈欠山詩云：『有客夜歸迷舊語，隔村樹黑遠疑山。』

凡鳥——晉朝時候，嵇康和呂安交情很厚，便是隔一千里，也彼此來往探望。有一天，呂安去看望嵇康，康不在家中；康的哥哥嵇喜，接他進屋子去，呂安不肯進屋子，在門上寫一個「鳳」字去了。嵇喜不知他的意思，後來纔知道「鳳」字拆開成「凡鳥」二字，是在那裏嘲笑嵇喜。王維詩有：『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范舸——春秋時候，越國宰相范蠡，打败了吳國以後，便坐船在五湖游玩，從此不見。舸，便是船。

古詩選

隨園詩話 第六卷

余幼時家貧，除四書五經外，不知詩爲何物。一日，業師外出，其友張自南先生，携書一冊，到館求售。留札致師云：「適有亟需，奉上古詩選四本，求押銀二星。實荷再生，感非言罄！」予舅氏章升扶見之，語先慈曰：「張先生以二星之故，而詞哀如此，急宜與之；留其詩可，不留其詩亦可。」予年九歲，偶閱之，如獲珍寶。始古詩十九首，終于盛唐；伺業師他出，及歲終解館時，便吟詠而摹倣之。嗚呼！此余學詩所由始也！自南先生其益我不已多乎！

五戒

阮亭尙書，自言一生不次韻，不集句，不聯句，不疊韻，不和古人之韻；此五戒，與余天性若有暗合。

心折袁蔣

甲辰秋，余在廣州，有傳蔣荅生物啟者，未幾，接荅生手書，方知訛傳。到桂林，告岑溪令李獻喬明府，李喜，口號一絕云：「狂生有待兩公裁，未便先期一嶽摧，豈爲路逢章子厚，端明已自道山回。」李心折，袁蔣兩家詩，與趙雲松同癖。

女弟子詩

余在桂林，淑蘭女弟子偶過隨園，題壁見懷云：「爲訪桃源偶駐車，仙雲何處落天涯？喜看幾筆簪花字，猶領春風獲絳紗。幾度蒙招未得過，居然人似隔天河。」（偷公朝考句）非關學得嵇康懶，半爲風多半病多。

簪花——簪字是戴字的意思。簪花，便是戴花。古時，衛夫人的姊妹名嫫，寫的字十分美麗。袁昂批評她的字，好似簪花美女。從此稱美的字，都稱「簪花格」。嵇康懶——晉詩人嵇康，

十分懶。他寫給山巨源的絕交信道：「性復疏懶，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

買書歌

戊辰秋，余宰江寧，將乞病歸，適長沙陶士璜方伯調任福建，路過金陵，謂余曰：「子現題陸高郵州憲眷如此，年方三十，忽有世外之志，甚非所望于賢者也！」余雖未從其言，而至今感其意。甲辰在廣州遇方伯之孫，誦乃祖買書歌曰：「十錢買書書半殘，十錢買酒酒可餐。我言「舍酒」一僮曰「否！」「呀，唔萬卷不療飢，斟酌一杯酒適口。」我感僮言意良厚，酒到醒時，愁復來，書堪咀處味愈久。淳于豪飲能一石，子建雄才得八斗，二事我俱遜古人。不如把書聊當酒。雖然一編殘字半蠹魚，區區蠹測我真愚，秦灰而後無完書！」

一石——戰國時候，淳于髡愛飲酒。他說，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心中極歡喜的時候，可以飲一石。蠡測——學問小的人，批評學問大的人，稱做「蠡測」。蠡，是海螺；測，是量的意思。拿海螺去量着海水的深淺，一小一大，相去太遠，所以說「蠡測」。漢書裏有兩句：「以管窺天，以蠡測海。」

李又川

同年李湖，字又川。巡撫廣東，以清嚴爲政。與人歌曰：「廣東真樂土，來了李巡撫！」聖眷甚隆，而積勞成疾。薨時，香亭往送入殮，見公面目手足，作黃金色，光耀照人，亦一奇也。巡撫貴州，入境口號云：「雙旌遙指貴陽城，紫蓋紅旂夾道迎；自愧書生當重任，不知何以報昇平！」

夢中神合

隨園詩話 第六卷

周櫟園論詩云：『學古人者，只可與之夢中神合，不可使其白晝現形。』至哉言乎！

張堅

乙酉，余宰江寧，有張漱石名堅者，持故人陳長卿札，求見贈云：『他年霖雨知何處？記取烟波有釣徒。』後歲丙子，同楊洪序來隨園，年七十餘，其所居不遠，月下時時過從，別三十年，杳無音耗。丙午二月，過洪武街，遇老人，乃其子也，方知先生八十三歲，委化陝中，爲黯然者久之！次日，其子抱先生全集，屬爲點定。偶成云：『細雨瀟瀟欲曉天，半床花影伴書眠。朦朧正作思鄉夢，隔院棋聲落枕邊。』鄂文端公爲蘇藩司，選南邦黎獻集，擢君第二。

調茗生

茗生攜婦遊攝山，余寄詩調之。茗生答云：「樵夫汲婦互穿雲，老佛低眉苦不分；客路偶然攜眷屬，遊蹤未必感星文。漫勞史筆傳佳話，却被山靈識細君；誰與洪厓描小影，鹿皮冠伴水田裙。」

低眉——人在慈善的時候，稱做低眉。佛經裏有「菩薩低眉」。細君——漢朝時候，東

方朔稱自己的妻子稱「細君」。又說，東方朔的妻子名細君。後人稱妻子也稱「細君」。細是小的意思。鹿皮冠——古時，沒有功名的人，戴鹿皮做的帽子。南朝何尚之做官的時候，戴鹿皮帽；後做開府，纔不戴鹿皮帽。沈慶之對他說道：「今日爲什麼不戴鹿皮帽？」

余得紹興十八年題名碑，朱子乃五甲進士也。王葑亭中翰戲題云：「若使當年無五甲，先生也合落孫山。」朱子小名沈郎，亦載碑中。

武將能詩

武將能詩，皆由天授。劉大刀名綈，本姓龔，湖廣人。其七世孫某來作江寧都司，誦其先人遺句云：「剪髮接韁牽戰馬，拆袍袖線補旌旂；胸中多少英雄淚，洒上雲藍紙不知！」戚繼光亦有警句云：「風塵已老塞門臣，欲向君王乞此身；一夜秋霜零短鬢，明朝不是鏡中人。」

唐公

乾隆丙辰，唐公莪村爲太常寺卿。余鴻詞報罷後，袖詩走謁公，奇賞之。次日，卽託其西席朱君佩蓮道意，欲以從女見妻，余以聘定辭，公爲惋惜。至今感不能忘，垂五十年矣。甲辰到端州，見公贈關廟瑞公上人一律云：「何因來古寺，冷落二年羈；性拙宜僧樸，身危仗佛慈。險夷無定象，夢幻有醒時；一笑成今別，前途最汝思。」紙尾註云：「甲子冬，緣事來肇慶，羈樓二年，今

丙寅夏，將之任山左，賦詩留別。『蓋公任廣西方伯時，待鞠到此所作。後巡撫江西，三仕三已，以官壽終。名綏祖，揚州人。』

白鳥詩

余過永州，時值冬月。遠望禿樹上，立數鷺鷥，疑是木蘭花開。方憶戴雪村先生「高湍散作低田雨，白鳥棲爲遠樹花。」二句之妙！

舊句時時改

周元公云：『白香山詩，似平易，間觀所存遺稿，塗改甚多。竟有終篇不留一字者。』余讀公詩云：『舊句時時改，無妨悅性情。』然則元公之言信矣！

王荊公矯揉造作

王荆公矯揉造作，不止施之政事也。王仲圭「日斜奏罷長楊賦，閒拂塵埃看畫墻。」句最渾成。荆公改爲「奏賦長楊罷，」以爲如是乃健。劉賁父「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從雲裏望蓬萊。」荆公改雲裏爲雲氣，幾乎文理不通！唐劉威詩云：「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荆公改爲「漫漫芙蓉難覓路，蕭蕭楊柳獨知門。」蘇子卿詠梅云：「祇應花是雪，不悟有香來。」荆公改爲「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活者死矣，靈者笨矣！

僕人喜見隨園

余遊南嶽，往謁衡山令許公；其僕人張彬者，沅江人，年二十許。見余名紙大喜，奔告諸幕府，以得見隨園叟爲幸。旣而許公招飲，命彬呈所作詩。有「湖邊芳草合，山外子規啼。」一遠岫碧雲高不落，平湖螢火在還飛」之

句。果青衣中一異人也！性無他嗜，酷好吟詠；主人賞婚費，乃不聘妻，而盡以買書。

全祖望

全祖望，字謝山，以丙辰春闈，先入詞館。故九月間，不與鴻博之試。丁巳散館外用，謝山不樂，賦詩呈李穆堂侍郎云：「生平坐笑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穠未成醪身已去，先幾何待督郵來？」有乩仙傳謝山爲錢忠介公後身者，故有舉子詩云：「釋子語輪回，聞之輒加嗔；有客妄附會，云我具夙根。琅江老督相，于我乃前身；一笑妄應之，燕說謾云云。」按謝山年三十六，方娶滿州學士春臺之女，逾年舉子。時忠介公後人名芍亭者，侵晨入賀。謝山驚曰：「何知之神耶？」芍亭曰：「夜來寒影堂中，不知何人揚言曰：『謝

山得子！故來賀耳。此事朱心池爲余言之，余悔在都見謝山時不會一問。

牽絲——古時有王如絲，薦人去做官。牽絲，是說靠王如絲的話，得到官做。百里才——

一縣地方，大小約一百里。做縣官的才幹，稱做「百里才」。穰未成——穰，便是麥子，麥子可

以造酒。晉朝陶淵明愛飲酒，他做彭澤縣官的時候，把縣中公田，統種秫穀。「秫未成」是說做

官的日子短。燕說——韓非子，楚國郢地方的人。他寫給燕相國信時候，奴僕在一傍照着蠟

燭，便喚奴僕舉燭；不知不覺把「舉燭」二字寫在信上去了。後來，燕相國得到了韓非子的信

不能解，請韓非子自己解說「舉燭」二字。韓非子說道：「燭是光明的，舉燭，是說要用光明磊

碌的人，管國家大事。」燕相國便把韓非子的話，去對楚國王說：「楚國王大喜，依了韓非子的

說法，國家十分發達。後人稱牽強附會的說話，稱做「郢書燕說。」

山西一人山東一人

余在粵，自東而西，常告人曰：吾此行得山西一人，山東一人，山西者，晉寧令折君遇蘭，字霽人，山東者，岑溪令李君憲喬，字義堂。二人詩有風格，學有根柢，皆風塵中之麟鳳也。折君見贈五首，錄其二云：「南國多芙蓉，北地饒冰雪。風土固自殊，氣類有差別。如何邂逅間，投契若符節。蘭馨蕙自芬，松茂柏乃悅。物理有如斯，心知不容說。經年廢吟詠，對客類暗啞。豈無風人懷，所嗟和者寡！今逢袁夫子，方寸有鱸冶。雙字精搜羅，篋衍重包裹。敬宗詎不聽，能知世有我。自慚苦窳姿，一顧成碩果。于我雖無加，益以成功大。誰能充是心，用以宰天下？」李君于余起行時，追送不及。到泉州後寄詩云：「岸邊雙樹林，來對兀沈沈。挂席去已遠，別醪空自斟。烟寒過客少，江色暮樓深。誰識此時際，寥寥千載心。」湘上云：「孤月無人處，扁舟先雁來。」皆高淡可

喜。

李明府

己亥三月，小住西湖，有李明府名天英者，號容塘，四川詩人，特來見訪。錄其雪後寄施南田云：「雪汁初融瓦，寒光已在天；大江回望處，清影兩蕭然。忽發山陰興，思乘訪戴船；風濤夜未息，目斷小姑前。」他如「遠夢搖孤榜，殘星落酒旂。」「野鷗時避槳，旅雁自爲羣。」李松園郎中稱其「詩有奇氣」信然！

閩秀

金陵閩秀陳淑蘭，受業隨園，繡詩見贈云：「儂作門生真有幸，碧桃種向彩雲邊！」張秋厓孝廉見而和云：「書生未列扶風帳，慚愧佳人賦彩雲！」

「秋厓詩筆清雅，鄴城九日句云：『楓葉落殘孤閣雨，菊花開盡故鄉心。』
明鄭少谷詩學少陵，友林貞恒譏之曰：『時非天寶，官非拾遺，徒託于
悲哀激越之音，可謂無病而呻矣！』學杜者不可不知。

林邦基妻

康熙間，杭州林邦基妻，曾如蘭能詩。邦基死，招之相從。曾矢之曰：「有
如皎日！」後立其兄子光節，葬畢舅姑，吞金而亡。吟詩曰：「鏡裏菱花冷，三
年淚未乾；已終姑舅老，復咽雪霜寒。我自歸家去，人休作烈看；西陵松柏下，
夫子共盤桓！」一時和者數百人。未死前十日，先具牒錢塘令周公，周加批
用駢語慰留之，竟不從而死，可謂從容之至矣！

詩分唐宋

詩分唐宋，至今人猶恪守，不知詩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國號。人之性情，豈因國號而轉移哉？亦猶道者，人人共由之路，而宋儒必以道統自居，謂宋以前直至孟子，此外無一人知道者。吾誰欺？欺天乎？七子以盛唐自命，謂唐以後無詩。卽宋儒習氣語，倘有好事者，學其附會，則宋元明三朝，亦何嘗無初盛中晚之可分乎？節外生枝，頃刻一波又起。莊子曰：『辨生于末學。』此之謂也。

引泉詩

余引泉過水西亭，作五律起句云：『水是悠悠者，招之入戶流。』隔數年，改爲『水澹真吾友，招之入戶流。』孔南溪方伯見曰：『求工反拙，以實易虛，大不如原本矣！』余憬然自悔，仍用前句。因憶四十年來，將詩改好者

固多，改壞者定復不少。

不拘字義

詩人用字，大概不拘字義：如上下之下，上聲也；禮賢下士之下，去聲也；杜詩「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又一「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是借上聲爲去聲矣。王維「公子爲羸停四馬，執轡愈恭意愈下」，是借去聲爲上聲矣。

時文害詩

時文之學，有害於詩；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貫之理。余案頭置某公詩一冊，其人負重名。郭運青侍講來，讀之引手橫截于五七字之間曰：「詩雖工，氣脈不貫。其人殆不能時文者耶？」余曰：「是也。」郭甚喜，自夸眼力之高。

後與程魚門論及之，程亦避其言。余曰：「古韓柳歐蘇，俱非爲詩文者，何以詩皆流貫？」程曰：「韓柳歐蘇所爲策論應試之文，卽今之時文也，不曾從事于此，則心不細而脉不清。」余曰：「然則今之工于時文而不能詩者何故？」程曰：「莊子有言：『仁義者，先王之蘧蘆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也。』今之時文之謂也。」

黃牡丹詩

前朝番禺黎美周，少年玉貌，在揚州賦黃牡丹詩，某宗伯品爲第一人，呼爲「牡丹狀元花主人。」鄭超宗，故豪士也，用錦輿歌吹，擁狀元遊廿四橋，士女觀者如堵。還歸粵中，郊迎者千人。美周被錦袍，坐畫舫，選珠娘之麗者，排列兩行，如天女之擁神仙。相傳有明三百年，真狀元無此貌，亦無此榮。

也。其詩十章，雖整齊華贍，亦無甚意思。惟「窺浴轉愁金照眼，割盟須記赭留衣」一聯，稍切黃字。後美周終不第。陳文忠薦以主事，監廣州軍，死明亡之難。絕命詞云：「大地吹黃沙，白骨爲塵烟。鬼伯舐腹厭，心苦肉不甜。」一時將士爲之隕涕。此外尙有蓮花榜眼，其詩不傳。

牡丹狀元——明朝黎遂球，有文才，又能畫山水，但他幾次去考進士不中。這時，有揚州進士鄭元勳，會集了四處有才學的人，在「影園」裏做黃牡丹詩，由錢謙益批評高低。考第一名的人，送他金酒壺。這時，黎遂球立刻寫成十首詩，考得第一。當時人稱他「牡丹狀元」。廿四橋——揚州地方，有二十四橋。後人稱揚州便稱二十四橋。據說，這橋是隋朝時候造的。

謝生詩

廣西岑溪縣，最小且僻，有諸生謝際昌者，送其邑宰李少鶴云：「官貧

歸棹易，民愛出城難。『此生可謂陽山之區冊矣！或贈查聲山宮詹云：『地高投足險，恩重乞身難。』

和尙能詩

甲戌春，余與張司馬芸墅遊棲霞，見僧維墨禪，纔七歲。其時山最幽僻，遊者絕稀，惟揚州商人，搆靜室數間，春秋一到而已。自尹文端公請聖駕巡幸，乃增榮益觀。方修葺時，余屢從公遊，有一山似人才，搜更出一之句。其時墨禪漸長成，花前燈下，時時以一聯相示。隨入京師，別十餘載，丁未秋，相見于紫峯閣下，則年已三十九矣。追談往事，彼此愴然。誦其盤石詩云：『偶來浮石上，疑是泛滄浪。一鳥墮寒翠，千峯明夕陽。無人垂釣去，有約看雲忙。卽此愜真賞，蕭然世慮忘！』其他如『樹隨厓脚斷，山到寺門深。』『月白

鳥疑畫。山空樹欲秋。」「樹偏饒曲折，僧不礙逢迎。」皆可愛也！相別又一年，遽示寂而去。

戲尹公詩

尹公三次迎，變幽居菴紫峯閣諸奇峯，皆從地底搜出；刷沙去土，至三四丈之深。所用朱龍鑑莊經畬潘涵等州縣官，皆一時名士，又嫌攝山水少，故于寺門外開兩湖，題曰「彩虹」「明鏡」。余戲呈詩云：「尙書抱負何曾展，展盡經綸在此山。」

平山堂詩

揚州四十年前，平山樓閣寥寥，溝水一泓而已。自高盧兩樵使，費帑無算，浚池葺山，別開生面，而前次遊人，幾不相識矣。劉春池有句云：「兩隄花

柳全依水，一路樓臺直到山。」

詩畫

山陰陶篁村，得汪氏舊莊于葛嶺下，葺而新之。自云：「詩不能寫者，付之于畫；畫不能寫者，付之于詩。」號曰泊鷗山莊。題云：「高士門庭雲亦懶，荷花世界夢俱香。」四詩甫成，忽奉有官檄，佔去養馬，如催租人敗興一般。

葛嶺——杭州西湖孤山對面，有葛嶺。據說是晉朝道士葛洪，在這山上煉丹成仙，後人便稱這山爲葛嶺。催租人——催租人，便是討債的人。古時，潘大臨愛寫詩。一日，他的朋友謝無逸，問他有新詩沒有？潘大臨說：「昨天在牀上，聽得樹林中風雨甚大。」便寫詩第一句：「滿城風雨近重陽。」正要寫下去，那催租的人來了，便敗興。

王蓬心

永州太守王蓬心，爲麓臺司農之後，工詩畫。余遊南岳，過永州，與其子訪愚溪鈇母潭諸處。夕歸，太守出小像索詩，而自畫芝城話舊圖見贈。題云：「一別東吳思舊雨，重來南楚鬢添霜。談天猶是蘇玉局，縮地難逢費長房。江水悠悠不知遠，山風習習漸加涼。兩人情態都如昨，作畫吟詩愛夜長。」彼此落筆時，各挑燈倚几。蓬心笑謂余曰：「此夕光景，可似五十年前同赴童子試耶？」記其書齋對聯云：「豈易片言清積牘，還留一夕理殘書。」

麓臺——清朝王原祈，號麓臺，官做戶部侍郎；畫山水的名氣很大。鈇母——零陵縣西

面三里路，有一口池，名「鈇母潭」。鈇，是熨斗。因爲這池的形式像熨斗，所以稱爲「鈇母」。

蘇玉局——詩人蘇東坡，官做玉局祠提舉，所以又喚他爲蘇玉局。費長房——古時有神仙

名費長房，他有縮地的本領，一千里外的地方，可以縮在眼前；縮過以後，依舊可以回到原處。

夢中

沈子大先生，夢至一處，上坐二儒者，皆姓周，素不識面。笑向沈云：「羲畫破天頰妹補。」君可對之。沈沉吟良久，忽唐孫華太史從外來，曰：「我代對。」羿弓饒月待妻奔。何如？」兩周爲之拍手。唐字實君，沈之業師也。

妹補——最古帝王伏羲，妹女媧。伏羲畫八卦，又古時天缺西北一角，女媧鍊五色石補滿天缺。妻奔——堯帝時候，天上有十個太陽，草木也燒焦了。大臣后羿，射箭的本領很高，堯帝命他射落九個太陽來。又，后羿有不死的藥，他妻子偷去吃了，逃到月宮裏去成了神仙。這種傳說見淮南子。

曲沃詩人

陳古漁嘗爲余誦「馬過聞沙響，拖霜看雁飛」之句，余甚愛之。後知

是曲沃詩人秦紫峯明府所作。紫峯有句云：「看花須看花盛時，盛時難再花亦知。」尤妙！紫峯與客觀方竹，客戲云：「世有方竹無方人。」紫峯曰：「有。」問：「何人？」曰：「子貢。」問：「何以知之？」曰：「論語云：『子貢方人。』」

金長儒

吾鄉金長儒先生，以時文名世，不知其能詩也。有人爲述其禹廟云：「授笈儻陪蒼水使，奉香猶贖白頭僧。」晚步云：「打頭黃葉忽飄墜，知是隔林松鼠來。」

詠綠梅

梅耦長詠綠梅云：「聞說綠珠真絕世，我來偏見墜樓時。歸安有五亭」

山人者，姓吳名斯洛。詠桐子云：「墮地綠珠人不見，至今猶覺畫樓高。」二詩相似。又嘲牡丹云：「蝶使蜂媒齊用力，萬花叢裏看擒王。」可云奇絕。

鑿樓——晉朝時候石崇，有一個寵愛的小老婆，名綠珠，面貌美麗，能吹笛。孫秀打發人去向石崇要綠珠。石崇不肯，孫秀便假造了皇帝的命令，把石崇捉去。石崇哭着對綠珠說道：「我因爲你犯了罪，綠珠也哭着回答道：『我願死在你眼前。』便從樓上跳下地去跌死。擒王——牡丹花稱「花中王」芍藥花稱「花中宰相」。又古詩有一句：「擒賊先擒王。」

歸娶

乾隆己未，余乞假歸娶。諸公卿有送行詩冊，題簽者爲吳江陸虔石先生。今五十餘年矣！甲辰，其子朗夫巡撫湖南，余從西粵過長沙，中丞款接甚殷。云：「當初先人題簽時，我年纔十七，侍旁磨墨。」余感其意，到家寄詩謝。

之。不料詩未到而中丞已亡。僅傳其夢中自贈云：『能開衡岳千重雲，只飲
湘江一杯水。』至今楚人受德者，揮淚誦之中丞名，隴吳江人。

惠天牧

蘇州惠天牧先生，督學廣東。訓士子以實學，一時英俊，多在門牆。去後，
人立生祠，如潮州之奉韓愈也。先生以珠江竹枝詞試士，何夢瑤賦云：『看
月誰人得月多？灣船齊唱浪花歌。花田一片光如雪，照見賣花人過河。』公
喜，延入幕中。——此雍正年間事。後吾鄉杭堇浦太史掌教粵東，與何唱和。
嘲杭病起云：『門外久疎參學侶，簾前漸立犯齋人。』詠史云：『趙宋若生
燕太子，肯將金幣事仇人？』余慕何君之名，到南海訪之，則已逝矣！

生祠——祠堂，大都是供奉死人的。那供奉活人牌位的祠堂，稱做生祠。唐朝韓愈到潮州

去做刺史，潮州地方的人，都不識字，韓愈詩一位進士，名趙德的去徽先生，從此潮州人知道讀書。韓愈離開潮州，潮州人替韓愈造一座生祠祭祀他。潮州在廣東。珠江——珠江在廣東省地方。江中有圓形的沙地，好似珠子一般，所以稱爲珠江。浪花歌——浪花歌，是搖船的人唱的。梁元帝鴛鴦賦裏有兩句：「朝浮兮浪花，夜集兮江沙。」花田——廣東番禺縣西面十三里角市地方，有一大塊花田，滿眼都種着素馨蘭花，這地方便名爲花田。

作客詩

沈方舟磁溪早發云：「北風獵獵水茫茫，多謝吳門鼓柁娘；鐵鹿長檣四千里，送人夫壻早還鄉。」方問亭宮保未遇時，在漢上亦有句云：「寄語湘波連夜發，十年我是未歸人。」

石曉堂

莫夢堂相公與裘文達公同在戶部，謂裘曰：「有句云：『官久真成強

弩末，歸遲空望大刀頭。君猜是何人之作？「裘以爲放翁逸詩，已而知是桐城石曉堂，乃大驚嘆。石屢欲訪余，以官楚南路遠，時時託方綺亭明府寄聲道意，方誦其舟行云：『擊汰過籬洲，人在烟中語；中流一舟來，空濛數聲橈。』少婦善操舟，小兒能盪槳；漁翁不捕魚，船頭坐補網。』曉堂，名文成。

強弩——弩便是弓。有力量的弓，稱做「強弩」。漢書裏有兩句：「強弩之末力，不入魯縞。」古時魯國出一種綢，十分的薄，但無論怎樣有大力的弓，射出箭去，到那箭力快完的時候，便是最薄的魯縞，也穿不過去。大刀頭——大刀頭，是說回來的意思。因爲大刀的頭上，有一個環。環字和還字同音，還是回來的意思。古詩裏有一句：「何當大刀頭？」是說何日回來的意思。

曉堂佳句

曉堂亡後，其子某抱遺集來。索余作序云：「先人志也。」余摘其佳句，

五言如「角聲沉暮雨，雁影起寒沙。」「水喧村碓急，雲墮寺門低。」七言如「沙邊水退猶存跡，烟際帆遙似不行。」「買田陽羨宵宵夢，作客并州處處家！」「窺魚淺渚翹雙鷺，待渡斜陽立一僧。」「入店已非前度主，拂墻猶有舊題詩。」「僮嫌解橐尋詩稿，客忌登舟算水程。」皆妙！

張五典

張君五典，字叙伯，秦中人。九世同居，蒙 恩題獎。作宰上元時，時擁詩袖中，入山見訪，絕非今之從政者。祁陽訪友云：「示病手揮羣吏散，著書心喜好朋友來。」示安奴云：「孺人日課郎君讀，去就書生認畫船。」孺人亡，乃悼之云：「好我果能長入夢，把君竟可當長生。」（安奴者，遺接家眷船也）

方夫人

杭州方夫人芷齋，名芳佩，適汪又新太史，翁霽堂徵君，向余誦其西湖佳句云：「曉市花間搖短幟，夕陽柳外數歸舟；烟迷山失浮圖影，風緊帆歸蓋飯僧。」皆有畫意！隨太史入都，憶西湖云：「清涼世界水晶宮，亞字闌干面面風；今夜若教身作蝶，祇因飛入藕花中。」贈霽堂云：「四海長留知己感，一生惟有愛才忙。」有在璞草堂集，一時唱和者，許太夫人而外，杭董浦之妹清之，嫁趙萬暉上舍，寡居守志，有句云：「盡日支床深擁被，不知戶外幾峯青。」同一能詩女子，方榮貴而杭艱辛，何耶？

責王導

王陽明集中云：「正德庚辰八月，夢見郭璞，極言『王導姦邪在王敦之上。』」故公詩責導云：「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璞亦有詩

云：「偷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余按此說，與蘇子瞻夢中人告以唐楊綰之好殺，陶貞白真語言晉太尉鄧鑾之貪酷，皆與史冊相反。

曹操不喜兮字些字

樂府題解云：「毛詩之兮，楚詞之些，曹操所不喜。」余頗以操爲知音。蓋詩有關詠嘆者，不得不用虛字以伸長其音；若直敘鋪陳，一用虛字，便成敷衍。近有作七古者，排比未終，無端忽插兮字，以致調軟氣鬆，全無音節。

揚州女子

劉震裳之弟某，風貌遠不及其兄，而際遇甚奇。有揚州女子，姓陳，名素蓮者，與交好，抽簪勸學。臨別贈詩云：「深閨獨醒起常遲，愁上眉峰有鏡知；縱使天風能解意，萍蹤吹聚又何時？」

行肆之物享大賓

酒肴百貨，都存行肆中。一旦請客，不謀之行肆，而謀之于厨人何也？以味非厨人不能爲也。今人作詩，好填書籍，而不假鑪錘，別取真味，是以行肆之物，享大賓矣！

陳氏詩

杭州沈觀察世濤，妻陳氏，名素安，字芝林，詠賣花聲云：「房櫳寂寂閉春愁，未放雕梁燕出樓；應怪賣花人太早，一聲聲似促梳頭。」水墨裙云：「百疊波紋縹墨痕，疎花細葉淡生春；窈娘病後腰肢減，鈿尺休量舊日身。」病起云：「幾日無心課小娃，晴窗睡起自分茶；重簾不捲紗幮靜，落硯何來數點花？」

張氏詩

王悔坡妻張氏，能詩。幼子汝翰初上學，嫌衣服不華，張訓以詩云：「簞食應知顏子樂，緼袍誰笑仲由寒。」其他佳句，如「花因寒重難舒蕊，人爲愁多易斂眉。」生女美絕，年十三時，皇太后駕過，見之，抱置膝上，賞藏香一枝。

顏子樂——孔子的弟子顏子，有學問，思想高尚，不怕窮苦，吃一碗飯，喝一碗水，十分快活。顏子名回，論語裏有「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

緼袍——緼袍，便是棉袍子。孔子的學生子路，穿着破的棉袍子，和穿狐皮衣裳的人站在一塊兒，不覺得難爲情的。論語裏有「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敝，是破的意思。由是子路的名字，喚仲由。

鄧英堂妻

鄧英堂秀才，偕妻陳淑蘭，各畫蘭竹數枝，贈毛俟園廣文。毛謝以詩曰：「閨中清課剪冰紈，夫寫簷簪婦寫蘭；料得圖中愛雙絕，水晶簾下並肩看。」未幾，英堂無故自沉于水；越三月，淑蘭殉夫自縊。毛追憶詩中，「雙絕」二字，「水晶簾」三字，早成詩讖，嘆悔莫及。余作陳烈婦傳，兼梓其詩。

王太守

四川崇寧縣蔡酣紫先生，好道術，與漢陽太守王某交好。王年九十餘，能馭空而行。言元時玉山堂主人顧阿英，已成地仙，至今猶在青城山中；引蔡見之，綠鬢朱顏，不食不飲，談笑不異常人。說元末明初之事尤詳。王善畫古松，題云：「烟墨一螺香一炷，寫出長松兩三樹。月明老鶴忽飛來，踏枝不著空歸去。」

風箏美人

有人詠風箏美人詩曰：「薄憐妾命風吹紙，瘦到腰支骨是柴。」魯星村云：「切則切矣，何窮薄乃爾？」因誦台怡菴句云：「紅線祇今爲近侍，飛瓊當日是前生。」是何等風華！

酒詩

魯溫卿席上嫌酒不佳，調主人云：「詩近老成多帶辣，酒逢寒士不嫌酸。」俞又陶喜席上酒佳，謝主人云：「疎花似月將殘夜，好友如醇欲醉時。」

陶姬

余屢娶姬人，無能詩者。惟蘇州陶姬有二首云：「新年無處不張燈，笙

鼓元宵響沸騰；惟有學吟人愛靜，小樓坐看月高升。無心閒步到蕭齋，忽有春風拂面來；行過小橋池水活，梅花對我一枝開。』生女嫁蔣氏，姬年三十而亡。

名妓

康熙間，蘇州名妓張憶娘，色藝冠時。蔣繡谷先生爲寫簪花圖小照。乾隆庚午，余在蘇州，繡谷之孫漪園，以圖索題。見憶娘戴烏紗髻，著天青羅裙；眉目秀媚，以左手簪花而笑。——爲當時楊子鶴筆也。題者，皆國初名士。萊陽姜垓云：「十年前遇傾城色，猶是雲英未嫁身；今日相逢重問姓，尊前愁殺白頭人。」蘇州尤侗云：「當場一曲浣溪紗，可是陳宮張麗華？恰勝狀元新及第，瓊林宴裏去簪花。」沈歸愚云：「曾遇當年冰雪姿，輕塵短夢悵何

之卷中此日重相見，猶認春風舞柘枝。繡谷留春春可憐，傾城名士總寒烟；
老夫莫怪襟懷惡，觸撥閒情五十年。『余題數絕，有一國初諸老鍾情甚，
袖角裙邊半姓名』之句。人皆莞然。按萊陽兩姜先生，以孤忠直節，名震海
內；而詩之風情如此。聞憶娘與先生，本舊相識，一別十年，尊前問姓，故詩中
不覺情深一往云。

傾城——傾，是倒下來的意思。李延年的歌道：『一願傾人城，再願傾人國！』是說美貌的
女人，他的力量可以使男子迷戀着她，把城池也失去，國家也滅亡。願，是回頭看。美貌女子回頭
看一眼，害人城池也失了；再回頭看一眼，國家也亡了！張麗華——南朝陳後主的妃子張麗
華，面貌十分美麗。她站在樓頭窗口，遠望去好似天上神仙；有天才，有記憶力。後主十分寵愛她，
常抱着她坐在膝上，一塊商量國家的事體。

過虎邱

前人過虎邱句云：「妬他怒馬隨車客，出色花枝不避人。」陸擘君過彭城句云：「休夸洛浦能投枕，不是天台嬾看花。」一羨之，一厭之，兩人心事，易地則皆然。

洛浦——三國時候，曹操的兒子曹植，愛甄皇后不能得。後郭皇后謀死，曹植得到甄皇后的玉縷金帶枕，對着枕哭得很傷心。後來曹植渡洛河，夢見甄皇后從洛水上走來，和曹植同睡在一個枕上。曹植醒來寫一篇洛神賦，描寫洛神的美麗樣子。

不喜說在官事迹

「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素其位而行。」余雅不喜解組人好說在官事迹，錢璣方沙伯有句云：「劇憐到處皆爲客，生怕逢人尙說官。」余讀之，距躍三百！

隨園詩話 第六卷

隨園詩話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七卷

註毛詩

同年葉書山太史，掌教鍾山。生平專心經學，而尤長於春秋，自稱啖助。趙匡不足多也。註毛詩「桃兮達兮」一章，爲兩男子相悅之詩，人多笑之。然作詩頗有性情，出都云：「行年七十古來稀，東馬嚴徐事已非；檢點良方醫老病，所須藥物是當歸。白石清泉固自佳，九衢車馬漫紛拏；欲知此後春相憶，只有豐臺芍藥花。行色匆匆鬢影疎，騎驢猶憶入京初；劔一劍寒酸甚，今日歸裝有賜書。」（太史諱西桐城人）

屈膝詩

王戊歲，余改官金陵，寓王僕巖太史家，遇戚瞻川太守。言書生初任外吏，參見長官，不慣屈膝，勿遽間動致聲響。余試之果然。戲吟云：「書銜筆慣字難小，學跪膝忙時有聲。」戚宿承恩寺句云：「五溝落月印孤榻，檐隙入風吹短檠。」殊冷峭！（戚諱振鷺湖州人）

舒城任好吟詠

舒城任自舉學坡，爲莊明府記室。好吟詠。一日余訪莊公，聞書齋中高唱拍案，細聽之，乃余詩也。莊出笑曰：「幸而任先生大賞公詩，如其大罵則奈何？」後任死，伏魄時口號別親友云：「六旬失足下蓬瀛，今日纔欣返玉京。直以聰明還造化，但憑樵牧話平生。花當春盡應辭樹，鳥際冬殘合罷聲。」

見說羣仙同抗手，遲余受代主蓉城。」

李晴江

通州李方膺晴江，工畫梅，傲岸不羈；罷官，寓江寧項氏花園，日與沈補蘿及余遊覽名山。人觀者號「三仙出洞」。題畫梅云：「寫梅未必合時宜，莫怪花前落墨遲；觸目橫斜千萬朵，賞心只有兩三枝。」秋葵云：「蕭瑟風吹永巷長，采衣非復舊時黃；到頭只覺君恩重，常自傾心向太陽。」晴江牧滁州，見醉翁亭古梅，伏地再拜，其風趣如此。

永巷——古時皇宮裏宮女犯了罪，便捉去關在一條長的街裏，稱做「永巷」。永是長的意思。**醉翁亭**——現在安徽滁縣西南面七里地方，有一座醉翁亭，是宋朝時候的和尙名智遷造的。歐陽修做滁州官的時候，在亭中請客，寫一篇醉翁亭記。

方求義

上猶令方綺亭，名求義，聒於耳而聽於心，與人言必大聲高呼，諧謔百出，而一本於天真。辭官歸里云：「三年政罷喜忘機，老去仍思竹裏扉。携取清風隨掉去，添來白髮滿頭歸。不妨琴鶴爲行李，那計妻孥說是非。力倦眼昏貪穩臥，誤傳高尙遂初衣。」死後余爲銘墓。陳古漁哭之云：「不見白頭憑几坐，尙疑朱履出堂來。」

琴鶴——宋朝趙抃做御史官，十分清正。當時人稱他爲「鐵面御史」。他到四川去做元帥，隨身除一琴一鶴以外，別無行李。後來他第二次去做官，連琴鶴也沒有，祇有一個老奴才。

遂初——遂，是說適合的意思。初，是原來的意思。原來不想做官的，如今不做官回家去了，稱做「遂初」。晉朝人孫綽，有一篇遂初賦。

妻女無嫌

余過蘇州，常寓曹家巷唐靜涵家，其人有豪氣，能羅致都知錄事，故尤狎就之。兩家妻女無嫌，如龐公之於司馬德操，不知誰爲主客也。靜涵有句云：「苔痕深夜雨，人影小窗燈。」花朝分韻云：「薄醉微吟答歲華，春寒十日掩窗紗；多情昨夜樓頭雨，吹出滿牆紅杏花。」其少子七郎詠落花云：「零落嫣紅歸不得，楊花相約過鄰家。」真佳句也！長子湘昀居隨園吟云：「小住名園又一年，石闌干畔聽流泉；夜深怕作還鄉夢，月到南窗尙未眠。小窗閒坐夕陽斜，對此教人不憶家；喜見香荷纔出水，一枝高葉一枝花。」從來荷葉高出水者必有花，湘昀居園久，故知之。靜涵有姬人王氏，美而賢。每聞余至，必手自烹飪。先數年亡，余挽聯云：「落葉添薪，心傷元相貧時婦；爲

誰截髮，腸斷陶家座上賓！

司馬德操——三國時候，司馬德操和龐德公交情很厚，有一天，司馬德操到龐德公家裏去，龐德公不在家，龐德公的妻子兒女都出來拜見司馬德操。司馬德操吩咐快預備飯菜招待徐元直。待龐德公回家來，兩人正說笑的時候，徐元直進來不知誰是這家中的主人。陶家——晉朝人陶侃，年紀小死了父親，家中窮苦。一天，范逵到陶侃家裏去。陶侃的母親，沒有錢給客人備飯菜，便把自己頭上的髮剪下來去賣給人做假髮，得了錢來備辦酒菜招待范逵。

元人詩

元人詩曰：「老不甘心奈鏡何！李益覽鏡云：『縱使逢人見，猶勝自見悲。』」本朝鄭璣尺先生云：「朱顏誰不惜，白髮爾先知。」皆嫌鏡之示人以老也。宋人云：「貧女如花祇鏡知。」又曰：「鏡裏自應諳素貌，人間只解看紅妝。」又曰：「自家憐未了，臨去復徘徊。」本朝高夫人有句云：「

乍見不知誰覲面，細看真覺我憐卿！
是鏡有恩於女子，有怨於老翁也。
容成侯何容心哉？

容成侯——「容成侯」是鏡子的別名。唐朝人司空圖，寫一篇容成侯賦。

漁洲居士

蘇州楓橋西沿塘有余本家，漁洲居士，乃前明六俊之後。愛客能詩，家有漁隱園，水木明瑟，余爲作記，鑄石壁間。每過姑蘇，必泊舟塘下，與其叔春鋤。弟又愷，爲剪燭之談。年甫五十而亡。有新柳一律云：「二月韶光媚，春風嫩柳條，含烟初作態，浥露不勝嬌。腰細柔難舞，眉疎淡欲描。丰神與誰並？好女乍垂髻。」

如吾意所欲出

隨園詩話 第七卷

香亭弟偶吟，往往如吾意所欲出，不愧吾家阿連也！余三十年前，選妾姑蘇，所需花封甚輕。今動至數金，香亭過吳門云：「傳聞近日選花枝，百兩纏頭費莫支；爭及當年吳市好，一錢便許看西施。」消夏雜詠云：「科頭赤足徜徉過，一領蕉衫尙覺多；不信熱場人不熱，紅燈圍著聽笙歌。」

阿連——南朝人謝靈運，和侄兒惠連都有文學天才。惠連小名阿連，阿連的父親方明，不知道他兒子是有文才的；靈運對方明道：「阿連有這樣好的才學，你怎麼不看重他？」蕉衫——廣東地方，有一種蕉麻，可以織成布，稱做「蕉布」。拿蕉布做成衫，稱做「蕉衫」，在夏天時候穿的。

性之所近

南史言阮孝緒之門閥，諸葛瓌之學術；使其好仕，何官不可爲？乃各安

於隱退，豈非性之所近，不可強歟？近今吾見二人焉：一爲尹文端公之六公子似村，一爲傅文忠公從子我齋。似村舉秀才，終日閉戶吟詩；我齋雖官參領，司馬政而意思蕭散，不希榮利。有人從都中來，誦其環溪別墅詩云：「將官當隱稱畸吏，未老先衰號半翁。」又曰：「不是門前騎馬過，幾忘身現作何官。」

長洲女子

長洲女子陶慶餘，嫁大司馬彭公孫希洛，年二十二而亡。有瓊樓吟行。世詠鸚鵡云：「一夢喚回唐社稷，千秋留得漢文章。」婢去云：「院從汝去長青苔，小榻香消午夢回；不覺疎簾搖樹影，風前誤認摘花來。」

一夢——唐明皇時候，廣東地方貢獻一隻白鸚鵡，十分聰明，能學着人的話；明皇的妃子

楊貴妃，十分愛他。明皇喚他爲「雪衣娘」。有一天，雪衣娘忽然飛上貴妃的鏡臺，說着人的話道：「雪衣娘在昨天夜裏夢見被一頭兇惡的鳥捉去，我的性命怕要保不住了。明皇命貴妃教牠念心經，鸚鵡每日念心經十分熟，日夜不停，好似怕災難的到來。但後來到底被一隻老鷹飛來啄死。」

紅袖添香

己卯秋在揚州，遇萬近蓬秀才，屬題紅袖添香圖。近蓬少時，託李硯北寫此圖，虛擬娉婷，實無所指。裘姓友見畫中人驚笑，以爲絕似其家婢，遂延近蓬至其家，出婢贈之。婢姓花，一時題者紛然。余獨愛吳玉墀詩曰：「紅樓翠被知多少，如此消魂定姓花。」又曰：「聘錢若許名流歛，第一須酬作畫人。」廿年後，余至杭州，花姬已下世矣！近蓬訪余湖上，不值，投詩云：「惜花人早出，載酒客遲來。」

聘錢——據說，天上牽牛星娶織女星，沒有錢下聘，織女便去向天帝借二萬個錢來下聘禮。後織女嫁了牛郎以後，每天織布還天帝的債。織女終年織布，祇有七月七日夜裏，渡過天河去和牛郎會面一次。

小谷

辛丑秋，忽有浙中校官，入山見訪，方知卽玉墀，字小谷，是吾鄉尺堯先生之少子，鷗亭居士之季弟。予少時乞假歸娶，飲於鷗亭之瓶花齋，其時小谷纔四歲。故見贈云：「園林心契卅年餘，今日真來大隱居；修贄忙於投要路，扣門快比訪奇書。相看共訝鬚眉古，久別渾忘訊疎；細認雙瞳點秋水，依然竹馬識君初。」嗚呼！四十餘年，鄉里故人，二十年前，詩中知己，彼此茫茫，絕無晤期；而天必爲兩人作合，「文章有神」信矣！

竹馬——小孩兒騎一枝竹代馬，稱做「竹馬」。後漢時候，郭伋到西河去做官，有幾百個小孩子，騎了竹馬來迎接他。又說，小孩子到五歲，稱做「鳩車之戲」。七歲，稱做「竹馬之戲」。

芙蓉詩

小谷在隨園賞芙蓉賦，五古千言，以太長不能全錄。託羅兩峯畫板橋遺跡題云：「談罷羅家鬼趣圖，去尋舊院影模糊；蘆根瑟瑟如人語，中有鶯鶯燕燕無綠蕪。一片麝香埋半沒，橋身半沒街，艷迹但餘殘礎在，也曾親近玉人鞋。此柏婆婆似舊人，盤桓幾度板橋春；祇憐生長烟花裏，猶作亭亭倩女身！者番遊緒已愴然，又對風斜雨細天；畫最淒涼天最慘，看君筆上起蒼煙。」

鬼趣圖——清朝人羅聘，號兩峯畫人物，最能畫鬼，有一幅「鬼趣圖」最有名。舊院——明朝太祖時候，南京有官妓，官妓住的地方，稱做「舊院」。鶯鶯燕燕——古時錢塘地方，范

十二郎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名鶯，小女兒名燕燕。現在人稱妓女們爲「鶯鶯燕燕」。情女——太平廣記說，濟河地方有一個張鑑，家住在衡州地方；有一個最小的女兒，名喚倩娘，面貌十分美麗。張鑑有一個外甥名王宙，年紀和倩娘差不多，十分聰明，才學也好，相貌也漂亮。張鑑常常對王宙說，將來使倩娘嫁他做妻子。後來張鑑的朋友向張鑑求婚，張鑑竟把倩娘許嫁了別人。王宙和倩娘二人心中十分悲傷。王宙便辭別張鑑坐船回家去。王宙在船裏，到了半夜時候，忽聽得岸上有女人走路的聲音；一看，便是倩娘，十分快樂。便把倩娘藏在船裏，到四川家裏做夫妻。五年工夫，生了兩個兒子。但倩娘常常記掛她的父母。王宙送她回娘家去；見了張鑑便說起倩娘的事體，張鑑十分詫異。原來倩娘並沒有離開家，在家中害了幾年病，好似半死的樣子；聽得王宙來了，那害病的倩娘，便走出外屋子來，兩個倩娘的身體合成一個。原來跟王宙到四川去的，是倩娘的魂靈。後人便稱他是「倩兒離魂」。

不喜平熟

余自幼詩文，不喜平熟。丙辰，諸徵士集京師，獨心折於山陰胡天遊稚威。常言：「吾於稚威，則師之矣；吾於元木，循初，則友之矣；其他某某，則事我者也。」元木者，周君大樞；循初者，萬君光泰也。稚威駢體文，直掩徐庾；散行耻言宋代，一以唐人爲歸。詩學韓孟，過於澀拗。今錄其近人者，如明妃云：「天低海水西流處，獨有琵琶堪解語；斷絲枯木本無情，猶勝人心百千許。」詠諫果云：「苦口衆所揮，餘甘幾人賞；置蜜鏡鑿端，或者如舐掌。」贈某營將云：「大聲當鼓急，片影落槍危。劍血看生漚，天狼對捋髭。」皆奇句也。亦有風韻獨絕者，曉行云：「夢闌鶯喚喚，穆陵西，驛吏催詩雨，拂衣行客落花心。事別，無端俱趁曉風飛。」

徐庾——徐，是說徐陵；庾，是說庾信。兩人都南北朝時候的文學家；寫文章喜用美麗字

句。當時稱爲「徐庾體」。諫果——諫勸人的說話，初聽覺得難受，回味纔知道是好意。吃橄欖，初上口是苦味，後來是甜味；好似聽勸諫的說話一般。所以橄欖的別名，稱做「諫果」。又稱做「餘甘子」。錕鏑——錕鏑，又稱昆吾，原是山名。昆吾山上的鐵打成的劍，十分鋒利的。後來便拿「昆吾」二字做劍名。舐掌——狗熊在冬天睡在山洞裏，不吃東西，肚子餓了，便舐着自己的掌。

聽雨

丁巳春，余與元木循初同在維威寓中，夜眠聽雨，元木見贈一篇云：「文章之家無不有，元郎二十膽如斗。」詩甚奇詭，不能備錄。壬申歲，余起病至長安，元木再贈七古，起句云：「憶昔相見長安邸，志氣如虹挂千里，狂飛大句風雨來，頭沒酒杯笑不已。」真乃替余少時寫照。元木廷試報罷，果毅

公訥親，延爲上客。每公餘之暇，命講通鑑數則，亦想見當日公卿風雅也。元木詩最堅瘦，獨詠桃花頗婉麗。其詞曰：「寂寂朱塵度歲華，又驚春色到桃花。五陵遊客知何限，只有漁人最憶家。」管仲墓云：「浪說儒門羞五尺，至今江左幾夷吾？」早行詩，二人同調，而皆有妙境。梁藥亭云：「鴻雁自南人自北，一時來往月明中。」元木云：「行人飛鳥都何事，一樣衝寒度曉隄。」

膽如斗。

——三國時候蜀國的大將姜維死後，割他的肚子，他的膽和斗一般大。五陵。

——漢朝時候，長安有五陵，便是長陵、安陵、陽陵、茂陵、昭陵。羞五尺——孔子的道理，治天下用

情感，不用強力。春秋時，齊國、晉國、楚國、秦國、宋國五國，用霸力治百姓，稱做「五霸」。但在孔子

一派的人，便是五尺長的小孩子，也不願學他的。羞是不願的意思。江左——江，是說長江。江

左，是說長江南面地方。春秋時候，齊國宰相管仲，號夷吾，把齊國管理得富強起來。

尖叉韻

周蘭坡學士多髯，冬日同元木詠雪，和東坡尖叉韻。元木押鹽字韻云：「修髯繞作離離竹，妙句清於昔昔鹽。」

尖叉韻——做詩用韻，那字數最少的韻，稱做險韻。「尖叉」兩字的韻，字數最少，詩人蘇東坡，在落雪以後，寫在北臺牆上的詩兩首。第一首用「尖」字韻，第二首用「叉」字韻，都寫得很好。後人稱險韻便稱爲「尖叉韻」。

不如宋人

余辛江寧時，俞來溪秀才見贈云：「誰道樓前多鼓響，只聞花外有琴聲。」余道不如宋人「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又有人贈云：「事到眼前亮如雪，民從心上養如春。」余道不如余沈陽雜興云：「獄豈得情寧結早，判防多誤每刑輕。」

通天文不祥

人言通天文者不祥。四川高太史名辰，字白雲，向爲岳大將軍西席。常在金陵觀星象，言山東有事，次年果有王倫之逆，而太史已先亡矣。過隨園，命其子受業門下。贈詩云：「名重隨園詎偶然，興來神妙寫毫顛；已知葛井來勾漏，豈但香山數樂天；入座嵐光時拱揖，依人鶴影自翩翻；荀香近處瞻先輩，慰我調饑三十年。」過定軍山弔武侯云：「三代而還論出處，兩朝之際見權宜。」

王倫——清乾隆年間，有兗州人名王倫的，用邪教騙人，說能够運氣醫病，招集了許多徒弟，練習拳法，吵亂地方。當時有壽張知縣名沈齊義的，派兵去捉王倫；王倫便打進壽張縣城，殺死縣官，一連佔據許多城池。後來大學士去打平他。葛井——葛，是說晉朝的葛洪。他修仙煉

丹，取廣西北流縣勾漏山中的硃砂石，又有白沙銅山下又有井，煉成仙丹成仙。荀香——古時荀令君，身上有香味。他到人家去坐在帳幃邊三天，那帳幃上的香氣永遠不斷。調飢——調字和朝字一樣講。朝飢，是說每天肚子餓。

求平正

孫過庭書譜云：「學書者，初學先求平正，進功須求絕險；成功之後，仍歸平正。」余謂學詩之道，何以異是？

不可以有我

爲人不可以有我，有我則自恃佞用之病多。孔子所以「無固無我」也。作詩不可以無我，無我則剽襲敷衍之弊大。韓昌黎所以「惟古於詞必已出」也。北魏祖瑩云：「文章當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不可寄人籛下。」

現前指點

詩有現前指點，語最佳。香樹尙書題紅葉云：「一夜流傳霜信徧，早衰多是出頭枝。」程魚門觀打漁云：「旁人束手休相怪，空網由來撒最多。」張哲士觀奕云：「笑渠斂手推枰後，始羨從旁攏袖人。」

宋人詩

宋人詩云：「無事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哲士月夜云：「恐有閒人能見訪，滿庭涼影未關門。」兩意相反而皆有味。

精文選理

唐以前未有不熟精文選理者，不獨杜少陵也。韓柳兩家文字，其濃厚處，俱從此出；宋人以八代爲衰，遂一筆抹撥，而詩文從此平弱矣。漢陽戴思

任題文選樓云：『七步以來誰抗手？六經而外此傳書。』

八代——自從東漢以後到唐朝，中間經過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八個朝代。這八個朝代人寫的文章，都是在字面上裝飾，用美麗的字，整齊的句子，講對仗，講聲調，不講究思想。到了唐朝，韓愈寫文章重思想，摹倣周秦時候的作風，稱爲「古文」。把八代以來的文學風氣，一齊改變。文選樓——梁昭明太子選一部文章的專集，名爲文選。造一座「文選樓」。在如今江蘇江都縣。七步——三國時候，曹丕曹植弟兄二人，曹丕做魏文帝，欲殺曹植。曹植是一個詩人，曹丕便限制曹植，在走七步路的時間裏，寫成一首詩。過了時間，便要殺死。曹植立刻寫成一首詩道：「煮豆燃豆其，豈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常州文人

近日文人，常州爲盛：趙懷玉，字映川，能八家之文；黃景仁，字仲則，詩近太白；孫星衍，字淵如，詩近昌谷；洪君亮吉，字稚存，詩學韓杜；俱秀出班行。黃

不幸早亡，錄其前觀潮行云：「客有不樂遊廣陵，臥看八月秋濤興。偉哉造物此巨觀，海水直挾心飛騰。龍堂誰作天吳介，對此茫茫入挺隘。才見銀山動地來，已將赤岸浮天外。碎崖隨岳萬穴號，雄呖雌吟六節搖。是豈乾坤共呼吸，乃與晦朔爲盈消。殷天怒爲排山入，轉眼西追日輪及。一信將無渤海空，再來或恐鴻濛濕。唱歌踏浪輸吳儂，曾將何物齎海童。答言三千水犀弩，至今猶敢櫻其鋒。我思此語等兒戲，員也英靈實難避。只合回頭撼越山，那因抉目仇吳地。吳顛越蹶曾幾時，前胥後種誰見知。潮生潮落自終古，我欲停杯一問之。」後觀潮行云：「海風捲盡江頭葉，沙岸千人萬人立。怪底山川忽變容，又報天邊海潮入。鷗飛艇亂行雲停，江亦作勢如相迎。鵝毛一白尚天際，側耳已是風霆聲。江流不合幾回折，欲折潮頭如折鐵。一折平添百

丈飛浩浩長空捲晴雪。星馳電掣望已遙，江塘十里隨低高。此時萬戶同屏息，但見窗櫺齊動搖。濤頭障天天亦暮，蒼茫却望潮來處。前陣才平羅刹磯，後來又沒西興樹。獨客弔影行自愁，大地與身同一浮。願乘世外鹿盧躡，孰職就裏陰陽溝。賦罷觀潮長太息，我尙輸潮歸即得；回首重城鼓角哀，半空純作魚龍色！

八家之文

——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曾鞏、王安石八人，都是唐宋兩代時候

的大文學家；稱做「唐宋八大家」。天吳——「天吳」是水神的名字。八埏隘——八埏，

便是八方。東南、西北、東北、西南、東南、西南。雄喙——喙字音依，張大了嘴喊的樣子。水犀弩，

——水中的犀牛，走進水去，水便避去。拿水犀牛做成弓射海潮，潮水便低落。古時饒武肅王，因

造海塘，用水犀弩射去潮頭。員也——戰國時候伍子胥，名員，死後，屍身拋在江裏，後封「潮

神」。據說，有人看見伍員，騎着白馬立在潮頭上。抉目——抉目，是說挖出眼珠來。吳國伍子

骨，勸殺越王，不聽。他臨死的時候，對他家裏人說：「把我的眼珠挖出來，掛在東門上，眼着着越國的兵打進東門來滅去吳國。」後來果然越國滅了吳國。羅刹磯——羅刹是鬼怪的意思。江心中的小山，稱做「磯」。長江望山左近江心中，有一塊大石，終年江水洑湧，江船到石傍往往沉沒，當時人稱他爲「羅刹磯」。鹿廬躡——人在兩脚下綁着兩條木棍走着路，稱做「躡」。又稱「高躡」。抱朴子說：「乘躡有三法：一曰龍躡，二曰虎躡，三曰鹿廬躡。」

清才多奇才少

余常謂孫淵如云：「天下清才多，奇才少；君天下之奇才也！」淵如聞之竊喜自負。登千佛樓云：「城東佛樓幾年閉，塞逕秋穉刺芒利；飛燐射屋鳥啄牆，鬼風吟檐斷佛臂。此間非墓非戰原，豈有厲魄號煩冤？青狸捧骨夜窺月，日氣不足羅神姦。迎廊一僧病枯瘠，見慣妖蹤訝人跡。老莎出戶曲復斜，反鎖空堂晝深黑；樓前慘碧竹作圍，逼袖細影明寒暉。殘霖滴階漬幽血，

敗粉剝壁生陰苔，竹梢朦朧上無路，疑墮中宵夢遊處。回頭不憶隔世來，過眼復空今生去；檐牙壓肩樓脚搖，驚起穴棟千年鴉，屏聲獨立瓦爭落，失勢一墜魂難招。原頭日落樹蒼莽，既下心神久愉悅。林端却顧寺角移，那得騰身立平壤？「又妻病云：「眉痕只覺瘦來濃，指爪都從病後長。」抑何哀豔！

散振圖

洪稚存題某官散振圖云：「河流東來不可當，憶作魚鼈升君堂；官卑方攝丞簿尉，天險欲合江淮黃。河流決城已旬日，散振遂呼尉官出；尉官耳聾年六十，驗票呼人百無失。大者屋角狂狐犇，小者樹底飢鷹蹲；頭顛頸縮三日餓，共聞振粟來空邨。持瓢舉釜復攜斗，已見千人立沙阜。黃衫小吏足不停，村後村前更招手；深泥沒膝無肩輿，尉來村北跨一驢。行籌散盡整鞭

去，不遣索米來豪胥。淮陰太守知君績，早晚臺端奏賢迹；君今所補非寸尺，不見遺黎活千百。」

奔放之病

裴晉公笑韓昌黎恃其逸足，往往奔放。近日才人頗多此病，惟王太守夢樓能揉之使道，鍊之使警，篇外尚有餘音。錄其在西湖寄都中同年云：「星河雲海望迢迢，八度花朝與雪朝；徼外蠻烟空日極，楚南芳草易魂銷。抽身我本疎慵慣，奮翅君方搏擊遙；豈是升沈關氣類，輕舟相繼返林臬。增城瓊苑蕊珠宮，香案西偏紫閣東；夢裏似曾聞廣樂，歸來但覺任樵風。蓬瀛消息無青鳥，煙水生涯有雪鴻；近日愈諳禪悅味，繁華清淨兩俱空。每向東華散玉珂，相於花下酌紅螺；歐梅自許賢豪聚，蘇李偏教闊別多。棋局居然更

甲子，酒壚真自邈山河；何戡解語當年事，也與樽前喚奈何。棧道連雲粵海
霏，星軺先後有光輝，（去歲芷塘典試四川，項竹虛典試廣東）吟詩喜得江
山助，問字欣添玉筍圍。舊雨定知縈遠夢，野雲端不耐高飛；年來自畧西湖
長，占取蘇隄作釣磯。」

樵風——古人鄭弘，在射的山砍柴，遇到仙人，每天有風吹他上山砍柴，又有風吹他下山
回家，不必自己走路，稱爲「樵風」。青鳥——漢朝時候，東方朔和神仙來往着。七月七日，忽
然有許多青色的鳥飛到漢皇殿前來；東方朔說道：這是西王母差遣來的，西王母快要到了。不
久，果然西王母到了。有三隻青鳥站在西王母身旁。後人稱差遣的人，爲「青鳥使者」。蘇李
漢朝時候，蘇武、李陵十分有交情，但兩人離得很遠。李陵寫給蘇武的信上說道：「相去萬里，人
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棋局——晉朝時候，王質到石
竇山上去砍柴，見兩個小孩子在那裏下棋，王質便站在一旁看着。一個小孩子給王質一粒棗

子舍在嘴裏，便不覺肚饑。那王質愈看愈有味，把砍柴的斧頭丟在地下。後來一個孩子催王質回家去。王質回頭一看，那斧頭的柄已爛去了。下山回家去，那山下的人已換了幾世了，沒有一個認識的。遼·山河——遼，是遠的意思。遼山河，是說好似隔着幾重山幾條河一般的遠。晉朝的王戎，有一天走過黃公酒壚傍，對他的同伴說道：「我從前和嵇叔夜阮嗣宗一班人在黃公酒壚吃酒，吃得很醉，後來嵇阮兩人死了，我也因為事體忙不吃酒了。現在看見了這酒壚，雖說離得很近，但好似遠隔山河一般。」喚·奈何——奈何，便是怎麼好的意思。古時，桓子野每聽人唱歌，便喊道：現在這樣快活，將來怎麼好。——他是恨人生不得永久快樂的意思。——謝公說道，子野可算得一往深情的了。星·軺——出使的臣子，所坐的車子稱做「星軺」。漢朝時候，武帝使班超到西域，去沿着黃河上去，直到天上，遇到了牽牛織女兩座星的神仙，所以後來稱爲「星軺」。西·湖——杭州地方有一個西湖，顧上地方也有一個西湖，兩處西湖游玩的人都是很熱鬧的。蘇東坡在兩處地方都做過官，所以他自稱「西湖長」。

唐宋人句

唐人句云：「鄉心正無限，一雁度南樓。」宋人句云：「正思秋信到，一葉墜中庭。」古今人下筆，往往不謀而合。

吳中詩人

吳中詩人沙斗初張崑南外，有張玉穀詩工古風，在家漁洲處一見後，遂成永訣。僅記其烏夜啼云：「參橫月落庭烏啼，窗前有女猶鳴機，聞聲停梭低頭思，烏何夜啼想烏飢。老烏辛苦飢常忍，小烏啾啾老烏憫，勸烏且莫啼高聲，嬌兒甫眠恐驚醒。」玉穀尤長樂府，有義婦袁氏，因夫作竊，勸之不服，乃沉水死。其事其詩，俱足千古，惜太長不能備錄。

參橫月落——參，是天上的星名。「參橫月落」是天快亮的時候。

無心相同

佳句有無心而相同者。張寶臣宗伯晚步云：「竹枝風影更宜月，荷葉露香偏勝花。」厲樊榭遊智果寺云：「竹陰入寺綠無暑，荷葉繞門香生花。」王夢樓遊曲院云：「煙光自潤非關雨，水藻俱香不獨花。」梁守存看新荷云：「似經雨過風猶颺，未到花時葉早香。」

四押無字

周幔亭「山光含月淡，僧影入松無。」魯星村「酒中萬愁散，詩外一言無。」方子雲「香篆舞來簷際斷，水痕圓到岸邊無。」陳古漁「花陰拂地香方覺，橋影橫波動卽無。」四押無字最妙。前人詠始皇云：「憐君未到沙邱日，知道人間有死無。」尤奇！

沙邱——秦始皇用專制手段治天下，心中常常防備百姓造反，所以到各地方去查看着。

後來死在沙邱地方。沙邱在今河北平鄉縣地方。

七夕

七夕牛郎織女，雙星渡河。此不過月桂日鳥乘槎化蝶之類，妄言妄聽，作點綴詞章用耳。近見蔣茗生作詩，力辨其誣，殊覺無謂。常調之云：譬如贊美人色秀可餐，君必爭人肉喫不得，算不得聰明也。高郵露筋祠，說部書有四解；或云鹿筋，梁地名也；有鹿爲蚊所嚙，露筋而死，故名。或云路金者，人名也；五代時將軍戰死於此，故名。或云，有遠商二人，分金於此，一人忿爭不已，一人悉以贈之。其人大慚，置金路上而去。後人義之，以其金爲之立祠，故名。路金訛爲露筋，所云姑嫂避蚊者，乃俗傳一說耳。近見雲松觀察詩：極裏貞女之貞而痛貶，失節之婦，笨與茗生同。不如孫豹人有句云：「黃昏仍獨自，

白馬近如何？李少鶴有句云：「湖上天仍暮，門前草自春。」與阮亭「門外野風開白蓮」之句，同爲高雅。

月桂——據說，月中有桂樹，高五百丈；我們現在望見月亮裏的黑影，便是桂樹影子。（其實月亮上面全是山嶺，那黑影便是山谷。）

日鳥——淮南子說，太陽裏面有一隻三隻腳的金烏。化蝶——古時，莊周做了一夢，夢見自己的身體化成蝴蝶。避蚊——高郵地方有一

座露筋寺。據說，從前有姑嫂兩人，在夏天黑夜裏走過高郵地方，離城還有三十里路，遠望有一座村莊。那嫂嫂因要避蚊子咬，便到村莊人家去借宿一夜；姑娘說，女子名節爲重，寧可死，不願在人家中過夜，便在野地裏過夜。一夜被蚊子咬死，吃去了肉，露出筋來。後來人便在姑娘死的地方，造一座祠堂，稱爲「露筋祠」。

詩性

詩有幹無華，是枯木也；有肉無骨，是夏蟲也；有人無我，是傀儡也；有聲

無韻，是瓦缶也；有直無曲，是漏卮也；有格無趣，是土牛也。

古辭

古辭奇奧，多不可解；大抵本其時之方言，而流傳失真。如盤庚之「弔由靈」，國語「暇豫之吾吾」，巾舞歌之「來吾嬰」，伯牙之「歎欽傷宮」，古樂府之「收中吾羊無夷，何何吾吾」，尚書大傳之「舟張辟雍，鷁鷁相從」，皆是也。北魏繆襲仿其體，作尤射經，拘澀不可句讀，殊覺無謂！

弔由靈——書經盤庚篇裏有兩句：「非廢厥諒弔由靈。」意思是說，不是不聽你這個話，是要做到那善的地步。廢，是不聽的意思。厥，是這個的意思。諒，是說人的計劃。弔，是到的意思。靈，是善的意思。吾吾——國語裏有一句：「暇豫之吾吾。」吾吾，魚吾吾，是說不敢自己看得太親近的樣子。巾舞歌——秦末的時候，楚漢兩國打仗，後來講和，漢王和楚王在鴻門地方吃酒。

楚王使項莊在酒席前舞劍，欲趁便殺漢王，漢王的朋友項伯也起來舞劍，常常拿衣袖遮漢王，保護漢王。後來人模倣他拿手巾代袖子舞着，稱做「巾舞」。舞的時候唱歌，稱做「巾舞歌」。歌裏的文字，很不容易懂。

選詩

選詩如用人才，門戶須寬，採取須嚴。能知派別之所由，則自然寬矣；能知精采之所在，則自然嚴矣。余論詩似寬實嚴，常口號云：「聲憑宮徵都須脆，味儘酸鹹只要鮮。」

西崑體

楊劉詩號「西崑體」，詞多綺麗。宋史楊文公之正直，人皆知之。劉筠知制誥時，不肯草丁謂復相之詔，真宗不得已，命晏元獻草之。後晏見劉自

慚至掩扇而過，其剛正不在楊下。可見桑間濮上之音，未必非賢人所作。

桑間濮上——桑間，是說桑樹林中。間，是說河邊岸上。男女在桑間濮上私通時候唱的歌，稱做「桑間濮上之音」。

不必爭唐宋

楊龜山先生云：「當今祖宗之法，不必分元祐與熙豐也。國家但取其善者而行之可也。」予聞人論詩，好爭唐宋，必以先生此語曉之。

六書

從古講六書者，多不工書；歐虞褚薛，不經經於說文，凡將講韻學者，多不工詩；李杜韓蘇，一斤斤於分音列譜，何也？空諸一切，而後能以神氣孤行，一涉箋註，趣便索然。

六書——研究字的意義，把字分做六種性質：一是指事，是說從字上面，可以看出他所指的事體來。二是象形，是說從字的形狀上面，可以看出東西的形狀來。三是形聲，是說用半個象形，半個發聲湊成的一個字。四是會意，是說從字的拚合上面，可以看出意思來。五是轉注，是說兩個字同一個意思的。六是假借，是說同一個字可以借做別的意思的。上下是指事字。日月是象形字。江河是形聲字。武信是會意字。考老是轉注字。令長是假借字。稱爲「六書」。歐虞褚薛——歐，是說歐陽詢；虞，是說虞世南；褚，是說褚遂良；薛，是說薛稷，都是寫好字的人。

三百篇不著姓名

三百篇不著姓名，蓋其人直寫懷抱，無意於傳名，所以真切可愛，今作詩有意要人知有學問，有章法，有師承，於是真意少而繁文多。予按三百篇有姓名可考者，惟家父之南山，寺人孟子之萋菲，尹吉甫之崧高，魯奚斯之闕宮而已。此外皆不知何人秉筆。

家父——家父，是周朝的臣子。他寫一首節南山的詩，批評周幽王的壞處。孟子——古時，宮裏的太監，稱做「寺人」。孟子寫一首詩有「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兩句。他因為自己被人在皇帝跟前說壞話，所以寫成這一首詩，拿萋菲比做說壞話的小人，拿貝錦比做壞話。尹吉甫——周宣王的臣子尹吉甫，寫一首詩名崧高，稱贊周宣王的功德。魯奚斯——魯國公子名奚斯的，寫一首閟宮詩。

短章才不短

人但知寥寥短章之才短，而不知喋喋千言之才更短；人但知滿口公卿之人俗，而不知滿口不趨公卿之人更俗。予常箴一名士云：「吟詩素作野才子，行已莫爲小丈夫。」

耳食之論

隨園詩話 第七卷

阮亭詩話，道晚唐人之一布穀啼春雨，杏花紅半村。不如盛唐人之「興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余以爲真耳。食之論，阮亭胸中先有晚盛之分，故不知兩詩之各有妙境。若以渾成而言，轉覺晚唐爲勝。

成就文人非偶然

或言八股文體制，出於唐人試帖，累人已甚。梅式菴曰：「不然。天欲成就一文人，一儒者，都非偶然。試觀古文人如歐蘇韓柳，儒者如周程張朱，誰非少年科甲哉。蓋使之先得出身，以捐棄其俗學，而後乃有全力以攻實學。試觀諸公應試之文，都不甚佳；晚年得力於學之後，方始不凡。不然，彼方終日用心於五言八韻，對策三條，豈足以傳世哉？就中晚登科第者，只歸熙甫一人。然古文雖工，終不脫時文氣息，而且終身不能爲詩，亦累於俗學之一

證。

八股文——從宋朝成化年起，到清朝光緒年止，流行一種用規定的分八股寫成的文章格式，稱做八股文。第一段文章，和第二段的意思，文字相對，共成爲四對。當時都拿這一種文章考功名的。凡是讀書人都學做這一種文章，思想有限制，文字也有限制。試帖——唐朝考功名，規定格式的一種文章，稱做「試帖」。

陳布衣

休寧布衣陳浦，字楚南，白髻偉貌。壬辰年與陳古漁同來，投一冊詩而去。余當時未及卒讀，度之架上，蠹蝕者過半。庚子春，偶擷讀之，乃學唐人能得其神趣者。問古漁曰：「死數年矣！」余深悔交臂而失詩人。其廬山瀑布云：「噴雪萬峰巔，風吹直下天；長懸一疋練，飛作百重泉。松近無晴翳，村遙

有濕烟；因知元化大，江海與周旋。『秋月云：』秋月一何皎！照人生遠哀。閉門不忍看，自上紙窗來。『孤雁云：』月因孤影冷，夜以一聲長。『鄱陽湖云：』岸闌山沉水，天低浪入雲。『七言如：』遠水無邊天作岸，亂帆一散影如鴉。』『割愛折花因贈妾，攢眉入社爲吟詩。』皆不凡也！其可憐者，醉後題壁云：『貧歸故里生無計，病臥他鄉死亦難！放眼古今多少恨，可憐身後識方干！』嗚呼！余亦識方干於死後，能無有愧其言哉！

元化——元，是說天；化，是說變化。『元化大』，是說天地變化的力量大。方干——古時有一個方干，面貌醜陋，性情粗野。他寫的文章，也很老實，意思很好，不知道用文字裝飾，所以他考幾次功名，都考不中。後來有一個宰相名張文蔚，查出有十五個人都是寫的好文章，都沒有考中功名的，統統給他補中功名。但這時方干已死了，所以人稱『死後識方干』。

明季名妓

明季秦淮多名妓，柳如是顧橫波其尤著者也。俱以色藝受公卿知，爲之落籍。而所適錢龔兩尙書，又都少夷齊之節。兩夫人恰禮賢愛士，俠骨凌嶮，閭古古被難，夫人匿之側室中，卒以脫禍。厲樊榭詩云：「蛾眉前後皆奇絕，莫怪羣公欠致身。」較梅庚「藤蕪詩句橫波墨，都是尙書傳裏人」之句，更覺蘊籍。

柳如是——明朝末年，一個有名的妓女。柳如是，他原名楊愛，號隱燕，面貌美麗，能寫詩文，能彈琴。後嫁給明朝大臣錢謙益做小老婆，稱爲柳夫人。明朝亡了，柳夫人勸錢不可投降清朝，一死盡忠；但錢謙益竟投降了清朝，做大學士官，後錢謙益死，柳如是也自盡。顧橫波——明朝末年，名妓顧橫波，名媚，又名眉，號眉生，面貌美麗，能寫詩詞，又能畫蘭。她家有一座「眉樓」。當時名人，天天在「眉樓」裏吃酒請客。後顧橫波嫁給一個詩人名龔鼎孳的做小老婆，改姓做徐。錢龔兩尙書——錢，是說錢謙益；龔，是說龔鼎孳。兩個都是詩人，兩個都投降清朝，兩個

都做尙書官。鼎彝字孝升，號芝麓。閩古古——明朝末年人，閩古古，名爾梅，崇禎年的舉人。明朝亡的時候，他熱心做救國的事體。到清朝時候，官府要捉閩古古，當時名妓顧橫波，把古古藏在自已夾房裏，不會被官府捉去。

樂府多不可解

或問：「太白樂府『元氣是文康之老親』作何解？」余按周舍上雲樂曰：「西方老胡，厥名文康。」此其所本。然樂府語多不可解，如烏棲曲之「目作宴瑱飽，腹作宛惱飢。刀作離婁僻。」措語奧僻。又曰：「既死明月魄，無復玻璃魂。」明月魄可解也，玻璃魂不可解也。周宣王時，采薪歌曰：「金虎入門吸元泉。」金虎，元泉，的是何物？

聯句

聯句始式微。劉向烈女傳，謂毛詩泥中中露，衛二邑名。式微之詩，二人同作，是聯句之始。文心雕龍云：「聯句共韻，柏梁餘製。」

聯句——兩人或多數人合做一首詩，每人一句輪着寫下去，稱做「聯句」。式微——詩經裏有一首詩名式微有：「式微式微胡不歸？」等句子。「式微式微」是一個人說的；「胡不歸」好像又是一個人說的，所以說他是聯句詩。柏梁——漢武帝造一座「柏梁臺」，邀集了文武官員在臺上做聯句的詩，後人便稱他為「柏梁體」。

集句

集句始傳咸。傳咸有回文反覆詩，又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皆集經語，是集句所由始矣。

詩文集

隨園詩話 第七卷

詩文集之名，始東京，隋經籍志曰：「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指班史某人文幾篇，某人詩幾篇而言。後人集之，非自爲集也。齊梁間始有自爲集者，王筠以一官爲一集，江淹自名前後集是也。有一人之集止一題者，阮步兵集五言八十篇，四言十三篇，題皆曰詠懷，應休璉詩八卷，總名曰百一詩是也。亦有一集止爲一事者，梁元帝爲燕歌行，羣臣和之爲燕歌行集，唐睿宗時，李適送司馬承禎還山詩，朝士和者三百餘人，徐彥伯編而序之，號白雲記是也。有一集止一體者，崔道融唐詩二卷，皆四言是也。有數人唱和而成集者，元伯之因繼集，皮陸之松陵集，溫飛卿之漢上題襟集是也。

題襟——古時詩人劉禹錫，他寫詩用字，都要從六經古書裏去找出來。他寫重陽詩，因重

陽的風俗是要吃糕的；但他翻遍六經找不到一個糕字，因此他的詩上不敢用糕字。

從香爐悟詩理

余嘗鑄香爐，合金銀銅三品而火化焉。鑪成後，金與銀化，銀與銅化，兩物可合爲一，惟金與銅，則各自凝結，知君子小人不相入也。因之有悟於詩文之理：八家之文，三唐之詩，金銀也，不攙和銅錫，所以品貴；宋元以後之詩文，則金銀銅錫無所不攙。字面欠雅馴，遂爲耳食者所擯，并其本質之金銀而薄之，可惜也！

哭鄂公詩

余哭鄂文端公云：「魂依大禘歸天廟。」程夢湘爭云：「禘字入禮不入詩。」余雖一時不能易，而心頗折服。夫六經之字，尙且不可攙入詩中，況他書乎？劉禹錫不敢題糕字，此劉之所以爲唐詩也。東坡笑劉不題糕字爲

不豪，此蘇之所以爲宋詩也。人不能在此處分唐宋，而徒在渾含刻露處分唐宋，則不知三百篇中，渾含固多，刻露者亦復不少。此作僞唐詩者之所以陷入平庸也。

無題詩

無題之詩，天籟也；有題之詩，人籟也。天籟易工，人籟難工。三百篇，古詩十九首，皆無題之作，後人取其詩中首面之一二字爲題，遂獨絕千古。漢魏以下，有題方有詩，性情漸漓。至唐人有五言八韻之試帖，限以格律，而性情愈遠，且有「賦得」等名目，以詩爲詩，猶之以水洗水，更無意味。從此詩之道，每況愈下矣！余幼有句云：「花如有子非真色，詩到無題是化工。」略見大意。

詩籤

秦澗泉修撰，將朝考，關廟求籤得句云：「靜來好把此心捫。」不解所謂。朝考題是松柏有心賦，通篇忘押心字韻，總裁列之高等，被上看出，乃各謝罪。上笑曰：「狀元有無心之賦，試官無有眼之人。」按宋莒公試德車結旌賦，亦忘押結字。謝表云：「掀天波浪之中，舟人忘楫；動地鼓鼙之下，戰士遺弓。」

羽檄寄詩

香亭宰南陽，大將軍明公瑞之弟諱仁者，領軍征西川，路過其邑，於未到前三日，飛羽檄寄香亭。合署大駭，拆視，乃詩一首云：「雙丁二陸聞名久，今日相逢在道途。寄問南陽賢令尹，風流得似子才無。」嗚呼！枚與公絕無

一面，蒙其推挹如此。因公在京時，曾託尹似村索詩，枚書扇奉寄，而公已歿軍中。故哭公云：「團扇詩纔從北寄，雕弓人已賦西征。」

七六一

襄城劉芳草先生，名青芝。雍正丁未翰林，與兄青藜友愛，築江村七一軒同居。所謂七一者，仿歐陽六一居士之義，多一弟，故名「七一」。先生初入詞館，卽請假省兄。座主沈近思留之曰：「頃闕子上張儀封書，與王豐川札，知君有經濟之人，何言歸也？」先生誦其兄寄詩云：「今生不盡團圓樂，那有來生未了因！」沈憐而許之。丙辰秋，同徵友張雄圖引見，先生於僧寺中，鬚已盡白，德容粹然。秀水張布衣庚爲之立傳。初，先生與張訣，脫佩玉爲贈。後聞訃，張奉玉爲位以哭云。

六一——宋朝文學家歐陽修，自己取一個別號，稱做六一居士。他說，有古書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棋一盤，酒一壺，所以稱爲「六一」。未了因——蘇軾和蘇子由是兄弟。蘇軾在監牢裏寫給子由的詩，有兩句道：與君世爲兄弟，又結來生未了緣。

李松圃詩

或誦詩句云：「鳥聲穿樹日當午，燈影隔簾人讀書。」問：「當是何人之句？」余曰：「似宋元名家。」其人曰：「非也。近人李松圃所作。」

陳把總詩

雲南蒙化，有陳把總名翼叔。卽景云：「斜月低於樹，高山遠過天。」從軍云：「壯士從來有熱血，秋深不必寄寒衣。」有如此才，而隱於百夫長，可嘆也。陳鑿一山洞，命子俟其死藏而封焉。

珠娘

廣東珠娘皆惡劣，無一可者。余偶同龍文弟上其船，意致索然。問：「何姓名？」龍文笑曰：「皆名春色。」余問：「何以有此美名？」曰：「春色惱人眠不得。」

各從其志

唐殷璠選河嶽英靈集，不選杜少陵高仲武；選中興間氣集，不選李太白。所謂「各從其志」也。

吳中閨秀

吳中多閨秀，崔夫人之子景儼，娶婦莊素馨，能詩。早卒，夫人爲梓其蒙楚關遺草。詠蟬云：「吟風雙翅薄，飲露一身輕。」新月云：「簾捲西風小院。」

門，玉階涼動近黃昏；蛾眉一曲橫天半，疑是嫦娥指爪痕。『洪稚存爲誌墓云：』景儼感逝旣殷，傷心屢賦。十二時之內，欲廢黃昏；三百篇之間，竟刪蒙楚。』彭希涑孝廉之妻，顧韞玉，亦能詩。早卒。詠白燕云：『銀剪輕風送曉寒，穿來飛絮訝春殘；那知暫向林間宿，猶作枝頭霽雪看。』舟行云：『鳥啼知月上，犬吠報村來。』

頌揚不如規勸

味甜自悅口，然甜過則令人嘔；味苦自整口，然味苦恰耐人思。要知甘而能鮮，則不俗矣；苦能回甘，則不厭矣。凡作詩獻公卿者，頌揚不如規諷。余有句云：『厭香焚皂笈，苦膩慕蒿芹。』

小照

古無小照，起於漢武梁祠畫古賢烈女之像；而今則庸夫俗子，皆有一行樂圖矣！古無別號，起於史衛王，紈袴子弟，創雲麓十洲之號，互相稱栩，而今則市井少年，皆有一別字矣！索題者累百盈千，余不得已，隨手應酬。常口號云：「別號稱非古，題圖詩不存。」偶然翻擷全集，存者尚多，可見割愛甚難，然所存亦十分中之一二。

武梁祠——武梁祠在山東嘉祥縣武家山，原是漢朝人武班的墳墓，在墳墓前面，有一間石房屋子，屋子的四面牆上，刻着從古以來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女的像，每一像上有小字說明，也有寫着像贊，共有一百六十二人。這許多人都是從史記、漢書、列女傳等書裏去找出來的。

行樂圖——現在稱畫的人像爲行樂圖，最早有一幅「少年行樂圖」。

作詩必此詩

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最妙。然須知儻此詩而竟

不是此詩，則尤非詩人矣。其妙處總在旁見側出，吸取題神，不是此詩，恰是此詩。古梅花詩，佳者多矣。馮鈍吟云：「羨他清絕西溪水，纔得水開便照君。」真前人所未有！余詠蘆花詩，頗刻劃矣。劉霞裳云：「知否楊花翻羨汝，一生從不識君愁。」余不覺失色。金壽門畫杏花一枝，題云：「香驄紅雨上林街，牆內枝從牆外開，惟有杏花真得意，三年又見狀元來。」詠梅而思至於冰，詠蘆花而思至於楊花，詠杏花而思至於狀元，皆從天外落想，焉得不佳！

古刺水

余家藏古刺水一罐，上鐫「永樂六年，古刺國熬造，重一斤十三兩。」五十年來，分量如故，鑽開試水，其臭香，色黃而濃，裏面皆黃金包裹。方知水歷數百年而分量不減者，金生水故也。池北偶談：左蘿石詠古刺水云：「瓶

中古刺水，製自文星年，列皇飲祖澤，旨之如羹然。又曰：「再拜嘗此水，含之不忍咽。」似乎古刺水可飲也。明人宮詞云：「聞道內人新浴罷，一杯古刺水橫陳。」似乎宮人浴罷染體之水也。厲太鴻詩曰：「一洒羅衣常不滅，氤氳願與君恩終。」又似乎熏洒衣服之用矣。二君子者，不知何考耶？嚴分宜籍沒時，其家有古刺水十三罐，人以爲奇，則此水之貴重可知。

嚴分宜

——明朝時候宰相嚴嵩，是分宜地方人。他兒子嚴世蕃，都是貪污奸惡的人，後犯

罪，家產一齊沒收充公，「籍沒」是說照賬沒收家產的意思。柴世宗——磁器，也稱做窰器。

柴世宗皇帝時候，燒造的磁器稱做柴窰，在如今河南鄭州地方。當時燒窰的官問柴世宗磁器的顏色，柴世宗寫着道：「雨過天青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所以那時磁器中有一種「雨過天青色」。

雨過天青

骨董家相傳，雨過天青色，始於柴世宗。按晚唐早有之。陸龜蒙詩曰：「九天風露越窈窕，奪得千峯翠色來。」

月詩

宋人詞云：「斜陽何處最消魂？樓上黃昏，馬上黃昏。」陳古漁詠月云：「閨中少婦關山客，樓上無眠馬上看。」清波雜志，詠望後月云：「昨夜三更後，嫦娥墮玉簪；馮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本朝楊文叔先生，詠十六夜月云：「休言三五團圓好，二八嬋娟更可憐！」玉壺清話，詠新月云：「一二初三四，蛾眉影尙單；待奴年十五，正面與君看。」近人方子雲詠新月云：「宛如待嫁閨中女，知有團圓在後頭。」心思之妙，孰謂今人不如古人耶？前朝廣東惠州，有蘇神童詠月三十首。其最佳者，初一月云：「氣朔盈虛又

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渾似先天太極圖。『初二月云：『
三足金烏已斂形，且看兔魄一絲生；嫦娥底事梳粧懶，終夜蛾眉畫不成。』
初三月云：『日落江城半掩門，城西斜眺已黃昏；何人伸得披雲手，錯把青
天擲一痕。』初四月云：『禁鼓纔聞第一敲，忽看新月挂林梢；誰家寶鏡新
藏匣，蓋小參差掩不交。』十八月云：『二九良宵此夜當，鏡輪雖破有餘光；
勸君夜飲停杯待，二鼓初敲管上窗。』二十一月云：『破鏡緣何少半規？陽
精倒迫若相催。弓弦過滿知何似？正是彎弓欲射時。』二十二月云：『三更
半夜未成眠，殘月今宵正下弦；若有遠行人早起，也應相伴五更天。』神童
年十四而卒。人問：『幾時再生？』應聲曰：『五百年！』

太極圖——宋朝時候，理學家周敦頤，畫太極圖，從圖上看出天地最初的來源。圖是一個

圓圈圈，裏面畫成瓣斗形，一黑一白繞着。白的代表陽，黑的代表陰。下弦——弦是弓。說月亮在陰曆的月初和月終的時候，好似弓一般的。每月初八九的月亮稱做上弦；每月二十二三的月亮稱做下弦。

妓乞詩

吳雲巖殿撰，在潮州眷一妓，妓持紙乞詩，吳書一絕云：「濤箋親捧剪輕霞，小立當筵蹙錦靴；休訝老坡難忍俊，多因無奈海棠花！」此妓聲價頓增，人呼「狀元嫂」。

濤箋——箋是說紙。唐朝時候，四川地方有一個名妓，名薛濤。他歡喜用一種松花色的紙，又歡喜寫短詩，嫌太大，便自己造一種狹小的紙，上面寫着短詩。後來人稱一種狹小的紙稱爲「薛濤箋」。忍俊——忍俊，是笑的意思。難忍俊，是說不容易笑。海棠花——詩人蘇東坡在黃岡的時候，每吃酒有許多妓女陪着，妓女都拿着紙要蘇東坡寫詩，大家都得到了，獨有一

個妓女名李琦的，沒有得到。有一天，李琦請蘇頌題詩。東坡便寫道：「東坡五載黃州任，何事無言及李琦？却似城南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從此李琦的名氣，比別的妓女更高了。

調納寵

譚默齋進士，掌教嶺南。其同年謝興士新納寵，不肯告人。譚寄詩調之云：「玉指丹唇鴉髻盤，東山絲竹妙吹彈。定知鍾得夫人愛，簾捲常教太傅看。」謝笑曰：「既吾家有此故事，敢不自首。」譚著楚庭稗珠錄，皆遊黔粵所得。自序云：「人有到南海得大蟻尺許者，漬鹽帶歸，以夸示人。東坡食蠨而甘，戒其子勿告人，慮有公卿謀謫南海以奪其味者。余爲此書，當蟻以夸人，不學東坡之饒，慮人奪味也。」其言甚雋。譚名萃。

簾捲——晉朝宰相謝安，他夫人劉氏，生性妬忌。謝安家中養着許多弄音樂的女人，用簾

子遮隔着，不許謝安開簾一看。

巧對

杜雲川太史送周震川之天長。僕馬俱已戒途，口號一首云：「招尋有約竟何嘗，判袂匆匆語未遑，半晌花前嫌日短，」至第四句久停，乃疾書曰：「一帆江上到天長。」真巧對也。

詩難真

詩難其真也，有性情而後真，否則敷衍成文矣；詩難其雅也，有學問而後雅，否則俚鄙率意矣。太白「斗酒詩百篇」，東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不過一時興到語，不可以詞害意；若認以爲真，則兩家之集，宜塞破屋子，而何以僅存若干，且可精選者，亦不過十之五六。人安得恃才而自放乎？惟

糜惟芑，美穀也，而必如春揄揚簸之功；赤堇之銅，良金也，而必加千辟萬灌之鑄。

用典

用典一也，有宜近體者，有宜古體者，有近古體俱宜者，有近古體俱不宜者。用典如水中著鹽，但知鹽味，不見鹽質；用僻典如請生客入座，必須問名探姓，令人生厭。宋喬子曠好用僻書，人稱「孤穴詩人」，當以爲戒。或稱予詩云：「專寫性情，不得已而適逢典故，不分門戶，乃無心而自合唐音。」雖有不及，不敢不勉。

描詩

高青邱笑古人作詩，今人描詩。描詩者，像生花之類，所謂優孟衣冠，詩

中之鄉愿也。譬如學杜而竟如杜，學韓而竟如韓，人何不觀真杜真韓之詩，而肯觀僞韓僞杜之詩乎？孔子學周公，不如王莽之似也；孟子學孔子，不如王通之似也。唐義山、香山、牧之、昌黎，同學杜者，今其詩集，都是別樹一旗。杜所伏膺者，庾鮑兩家，而集中亦絕不相似。蕭子顯云：「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陸放翁曰：「文章切忌參死句。」黃山谷曰：「文章切忌隨人後。」皆金針度人語。漁隱叢話笑：「歐公如三管畫筆，專替古人傳神。」嫌其描也。五亭山人嘲鸚鵡云：「齒牙餘慧雖偷拾，那識雷同轉可羞。」又曰：「爭似流鶯當百轉，天真還是一家言。」

王通——隋朝時候，一位學者王通，不做官，住在山裏教許多弟子，有一千多人。他學着孔子寫一部元經，摹倣春秋的格式，寫一部中說，摹倣論語。他死後，他的學生公定了一個號，稱他

爲「文中子」。庚鮑——庚是庚信，鮑是鮑照。兩個都是詩人。杜甫稱贊他二人的詩道：「濟新開府，俊逸鮑參軍。」伏膺——人的心胸，稱做膺。心中佩服人，稱做「伏膺」。

百物賴用

人莫不有五官百體，而何以男夸宋朝，女稱西施？昌黎答劉正夫云：「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皇甫持正亦云：「虎豹之文必炳，珠玉之光必耀，故知色采貴華也。聖如堯舜，有山龍藻火之章；淡如仙佛，有瓊樓玉宇之號。彼擊瓦缶，披裋褐者，終非名家。」

門面語

老學究論詩，必有一副門面語。作文章必曰「有關係」，論詩學必曰「須含蓄」。此店舖招牌，無關貨之美惡。三百篇中有關係者，「邇之事父，

遠之事君」是也，有無關係者，「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是也，有含蓄者，「棘心夭夭，母氏劬勞」是也，有說盡者，「投畀豺虎，投畀有昊」是也。

鍾李佳句

鍾譚論詩入魔，李崕峒作詩落套，然其佳句，自不可掩。鍾云：「子姪漸親知老至，江山無故覺情生。」慰人下第云：「似子何須論富貴，旁人未免重科名。」皆妙。李遊黃曾嶺云：「搔首黃曾霄漢近，舊題應被紫苔封。」舟飲云：「貪數岸花杯不記，已衝江雨纜猶牽。」春暮云：「荷因有暑先擎蓋，柳爲無寒漸脫綿。」俱有風味，不似平時濶落！

別友詩

乙未冬，余在蘇州太守孔南溪同年席上，談久夜深，余屢欲起，而孔苦

留不已。曰：『小坐強於去後書。』予爲黯然。問：『是何人之作？』曰：『任進士大椿別友詩也。』首句云：『無言便是別時淚。』

瀟灑

人有生而瀟灑者，不關學力也。傅玉筍先生有句云：『鶯花日辦三春課，風月天生一種人。』

陳詩

嚴冬友最愛陳梅岑，『怕鋤野草傷新笋，偶檢殘書得舊詩』之句，以爲閨中鋤地翻卷，往往有之。

白頭鳥

張南華先生畫白頭鳥立桃花上，題者難之。李玉洲先生云：『桃花紅

滿三千歲，青鳥飛來也白頭。

多鬚

程魚門多鬚納妾，尹公子璞齋戲賀云：「鶯囀一聲紅袖近，長髯二尺老奴來。」文端公笑曰：「阿三該打！」

詠蘭

熊蔗泉觀察詠蘭云：「伴我三春消永晝，垂簾一月不燒香。」予謂第二句並非蘭花，的是蘭花。

孫容克

桐城孫容克，題采石詩云：「從古江山閒不得，半歸名士半英雄。」蓋一指太白，一指常開平也。虞山陳見復先生過桐城云：「彌天險手高人筆，

如此村墟大有人。一指姚廣孝，一指李公麟也。

采石——安徽當塗縣長江水中間，有一座山，名爲采石磯。太白——太白，便是唐朝詩

人李白。他母親夢見太白星落在懷裏，生李白，所以取名太白。太白和崔宗之兩人坐着船，從采

石到金陵地方。太白身上穿着宮裏賜他的錦袍，坐在船裏，倘若無人。後來太白在采石江游玩，

酒吃醉了，要水底裏去捉住月亮，便淹死了。常開平——常開平，便是明朝的大將。常遇春打

敗元朝的兵，在采石磯江面上。後封開平王。李公麟——李公麟，宋朝人，號伯時，能寫詩，寫畫；

年老時候，住在龍眠山，自號龍眠山人。龍眠山，在安徽桐城縣。

方問亭

方制府問亭，栽棉花，招募府吟詩，多至數十韻。桐城馬蘇臣曰：「我止

兩韻：提筆云，「五月棉花秀，八月棉花乾；花開天下暖，花落天下寒。」方公

擊節不已。」常州楊公子搢一聯云：「誰知姹紫嫣紅外，衣被蒼生別有花。」

同年舒瞻，字雲亭，作宰平湖，招吾鄉詩人施竹田、厲樊榭、諸君，流連倡和，極一時之盛。同時杭郡太守鄂筠亭先生，亦修禊西湖，名流畢集，各有歌行。臨去時，布衣丁敬，送哭失聲。雲亭偶成一首云：「芳草青青送馬蹄，垂楊深處畫樓西；流鶯自惜春將去，銜住飛花不忍啼。」鄂公修禊序云：「詩者，先生之教也。山水清音，此邦爲最；無與合之則調孤，有與倡之則和起。余安得拘俗吏之規規乎？此擬蘭亭之所由作也。」嗚呼！似此賢令尹，賢太守，何可再得！鄂公名敏，上改名樂舜。

蘭亭——蘭亭地方，有樹林，有流水，風景極美，在浙江紹興城外西南面。晉朝時候，有文人王羲之和他朋友孫統、孫綽一班人，在蘭亭地方吃酒做詩。王羲之自己寫一篇蘭亭集序，記當

時的事體。

得見前輩甚少

丙辰入都，一時耆士中得見前輩甚少，惟翁霽堂，曾見西河竹垞，謝
皆人，芳蓮曾見阮亭。謝風調和雅，如春風中人。阮亭有香祖筆記，故自號香
祖。其詩淡潔，而蹊徑殊小。尙茶洋比部，稱爲「盆景詩」。溪村早起云：「早
起杏花白，飯牛人出門；野田多傍水，深柳自爲村。比屋盡耕稼，服疇皆弟昆；
炊烟猶未散，林鳥亂朝暾。」其弟子王繼祖敬亭，能傳其派。曉起云：「曉起
臨幽檻，無人一徑清；淡烟縈竹翠，微露點花明。梁燕梳新羽，林鴉雜乳聲；偶
然忘盥櫛，得句且怡情。」敬亭與余同校甲子科鄉試，闈中自誦其過古墓
云：「古墓鬱嵯峨，荒鷗立華表；當時會葬時，車馬何擾擾！」余不覺其佳。王

笑曰：君且閉目一想。

西河——清朝時候，一位學者名毛奇齡，別號西河先生，是浙江蕭山縣人。竹垞——清

朝時候學者朱竹垞，名彝尊，他的文集稱為曝書亭集。阮亭——詩人王士禛，號阮亭，別號「

漁洋山人」。

敬亭

敬亭牧泰州，爲太守楊重英所劾落職。後遊朝陽洞云：「洞古層厓上，
藤蘿挂石扉，白雲時出沒，一半濕僧衣。」雨過云：「陰雲初過雨，一半夕陽
開；閒立豆棚下，蜻蜓去復來。」

陳亦園

常州陳明善，字亦園。鄉居甚富，家有園亭，性好吟詠。種蔬云：「閒種半

畦蔬芳葉紛滿目；天意答小勤，盤餐遂余欲。亦清才也！錫山邵辰煥主其家，有柳枝詞云：『前溪烟雨後溪晴，桃葉桃根慣送迎；誰似小紅橋畔柳，繫儂畫舫過清明。』亦園忽有仕宦之志，盡賣其田，出仕遠方，家業蕩然，園歸他姓。余爲誦白傳詩曰：『我有一言君應記，世間自取苦人多。』

詩占身分

詩占身分，往往有之。莊容可未遇時，詠蠶云：『經綸猶有待，吐屬已非凡。』後果以狀元致官亞相。唐郭代公元振詠井云：『鑿處若教當要路，爲君常濟往來人。』亦此意也。

齊次風

齊次風宗伯，年十二，登巾子山云：『江水連天白，人煙滿地浮；巾子山

上望，一覽小東甌。龍爲霖太史，改官爲令。詠大樹云：「但教能覆地，何必定參天。」陸雙橋貧困有感云：「老驥尙懷千里志，枯桐空抱五音材。」

馬觀察風骨

馬觀察維翰，字墨麟，嘉興人。貌不逾中人，而抱負甚大。康熙辛丑進士，內大臣看驗時，諸人皆跪，公不可。九門提督隆科多呵之，公夷然不動。隆轉笑曰：「不料渺小丈夫，乃風骨如許！」公曰：「區區一跪，尙未見維翰風骨也！」隆大奇之。從部郎擢四川建昌道，忤總督某，直揭部科，被逮入都。皇上登極，授江南常鎮道。在都時，余以後輩禮見，蒙有「三異人」之稱。其二，則尙君廷楓，萬君光泰也。公南行漫興云：「西方多說無生法，但演刀山卽下乘。」詠梅云：「雅直心知原欲笑，淡無人賞亦終開。」其心胸可想。與

盧雅雨同年，一時號南馬北盧。亡後，盧哭之云：「前輩典型亡北斗，中原旂鼓失南軍。」

無生法——佛家有一種無生法，說人的生命是幻想中造出來的，本來是沒有生命的。傳燈錄裏說：「禪性無往離生，禪寂無生離生，禪想心無空虛，亦無空虛之地。」下乘——佛家專講理論的，稱做「上乘」；專講因果報應，地獄天堂的，稱做「下乘」。「上乘」又稱做「大乘」；「下乘」又稱做「小乘」。

被人先說

眼前欲說之語，往往被人先說。余冬月山行，見柏子離離，誤認梅蕊，將欲賦詩，偶讀江岷山太守詩云：「偶看柏子梢頭白，疑是江梅小著花。」杭堇浦詩云：「千林烏柏都離殼，便作梅花一路看。」是此景被人說矣。晚年

好遊，所到黃山、白嶽、羅浮、匡廬、天台、鴈宕、南岳、桂林、武夷、丹霞，覺山水各自爭奇，無重複者。讀門生邵珙詩云：「探輿搜奇興不窮，山連霄漢水連空，較量山水如評畫，畫稿曾無一幅同。」知此意又被人說過矣。商寶意先生詠菜花云：「小朵最宜村婦鬢，細香時簇牧童衣。」其同鄉劉鳴玉翻其意云：「半畝只邀名士賞，一生不上美人頭。」鳴玉與童二樹陳芝圖，號「越中三子」。

宋詩紀事

宋詩紀事，載有羅顛者，題漢高祖廟云：「果然公大度，容得辟陽侯。」夜夢高祖召而責之，且遂病卒。異哉，果有此事，彼僞撰天寶遺事者，明皇何以不誅？

大度——漢高皇帝，器量很大，稱做大度。他沒有做皇帝的時候，專在外面結識朋友，不管家裏妻子生活的事體。辟陽侯——漢朝大將審食其，在漢王與楚王打仗兵敗的時候，漢王的妻子呂后和父親太公，被楚捉去，審食其陪在身旁，呂后很寵愛審食其，後封爲辟陽侯。天寶遺事——天寶遺事是書名。五代時候，王仁裕寫的書裏面全是記錄着唐明皇開元天寶年間的事體。又稱爲「開元天寶遺事」。

論詩不當區分唐宋

論詩區別唐宋，判分中晚，余雅不喜。嘗舉盛唐賀知章詠柳云：「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初唐張謂之安樂公主山莊詩：「靈泉巧鑿天孫錦，孝箏能抽帝女枝。」皆雕刻極矣，得不謂之中晚乎？杜少陵之一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妬紅花却倒吹。——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瑣碎極矣，得不謂之宋詩乎？不特此也，施肩吾古樂府云：「三更風作

切夢刀，萬轉愁成繞腸線。』如此雕刻，恰在晚唐以前，耳食者不知出處，必以爲宋元最後之詩。

靈泉——傳說，古時大軫國裏用五色的石，堆成一座池塘，用大柘樹的葉，餵着鸞，養在池塘裏，過了十五天工夫，便做成了繭。他的絲，自然成了五種顏色，稱做「靈泉絲」。孝笋——傳說，古時孟宗的母親，生性歡喜吃笋。在冬天時候，他母親忽然想吃笋，但笋還不會生長，孟宗跑到竹林裏去哭着，那笋忽然從地裏長出來了。後人說，這都是孟宗一片孝心，感動了天，生出來的笋，稱爲「孝笋」。

自嘲

元微之自嘲云：『飯來開口似神鴉。』姚武功某寺云：『無齋餽看僧。』二句皆摹神之筆。

女兒情態

隨園詩話 第七卷

古樂府「羞澀伴牽伴」五字，寫盡女兒情態；唐人因之，有「強語戲同伴，希郎聞笑聲」之句。「他如從來不墜馬，故遣髻鬟斜。」「小胆空房怯，長眉滿鏡愁。」「密約臨行怯，私書欲報難。」皆不愧淫思古意矣！近時楊公子搢一聯云：「行來躑躅渾無力，不倚闌干定倚人。」

詠小女詩

唐人詠小女詩云：「見爺不相識，反走牽娘裙。」是畫小女之神。「髮覆長眉側，花簪小髻旁。」是畫小女之貌。「學語渠渠問，牽裳步步隨。」是畫小女之態。「愛拈爺筆墨，閒學母裁縫。」是寫小女之愁。

東坡

東坡詩有才而無情，多趣而少韻；由於天分高，學力淺也。有起而無結，

多剛而少柔，驗其知遇早，晚景窮也。

離別詩

離別詩最佳者，如「路長難算日，書遠每題年。」「無復生還想，終思未別前。」「醉中忘却身爲客，意欲仍同送者歸。」皆讀之令人欲泣。又宋人云：「西窗分手四年餘，千里殷勤慰索居，若比九原泉路別，只多含淚一封書。」唐人女墳湖云：「應是離魂雙不得，至今沙上少鴛鴦。」宋人青樓詩云：「與郎酣夢渾忘曉，雞亦流連不肯啼。」

女墳湖——女墳湖，在蘇州西北六里地方。戰國時候，吳國王葬在這湖傍。青樓——青

樓，原是富貴人家女人住的樓。自從六朝時候，梁朝詩人劉邈寫詩有：「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兩句以後，稱妓女住的樓爲「青樓」。

老僧常談

陸弢曰：『凡人作詩，一題到手，必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老僧常談，不召自來。苦作家必如謝絕泛交，盡行磨去；然後心精獨運，自出新裁。及其成後，又必渾成精當，無斧鑿痕，方稱合作。』余見史稱孟浩然苦吟，眉毫脫盡；王維構思，走入醋甕。可謂難矣！今讀其詩，從容和雅，如天衣之無縫，深入淺出，方臻此境。唐人有句云：『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

天衣——幽怪錄裏說：『有郭翰在夏天月下睡在院子裏，仰頭看着空中，見有一女人從天空中慢慢的走下地來；那女人自己說是織女，看她身上穿的衣服，是不用線縫的，問是什麼衣，她說：「天衣，」不用針線做成的。』』

溧陽相公

溧陽相公爲大司寇時，奉旨教習庶吉士，到任庶常館，而此科狀元莊容，可在南書房故，不偕諸翰林來。史公怒曰：「我二十年老南書房，不應以此給我！」將奏召之。彭芝庭侍講，爲之通其意甚婉，遂爲師弟如常。彭故史公本房弟子，而莊又彭公本房弟子也。莊獻詩云：「絳帳自然應侍立，蓬山未到總支吾。」

春日卽事

溧陽公館課，出春日卽事題。同年管水初一聯云：「兩三點雨逢寒食，廿四番風到杏花。」公擢爲第一。同人以「管杏花」呼之。公七十壽旦，某庶常獻百韻詩，公讀之笑曰：「把老夫做題，也還耐得。百韻可惜無一句搔癢處，都是祝嘏浮詞，不敢領情。」蓋公總督八省，兼領六卿故也。記許刺史

佩璣有句云：「三朝元老裴中令，百歲詩篇衛武公。」余有句云：「南宮六一先生座，北面三千弟子行。」俱爲公所許可。

衛武公——春秋時候，衛國的武公，是衛康叔第八世的孫子；年紀九十歲，還寫一首自警告自己的詩，到九十五歲纔死。
南宮——漢朝時候，造一座尙書百官府，稱做「南宮。」後來稱在京中做官的，爲「南宮。」

不喜杜少陵秋興詩

余雅不喜杜少陵秋興八首，而世間耳食者，往往贊嘆，奉爲標準。不知少陵海涵地負之才，其佳處未易窺測；此八首不過一時興到語耳，非其至者也。如曰「一繫，」曰「兩開，」曰「還泛泛，」曰「故飛飛，」習氣太重，毫無意義！即如韓昌黎之「蔓漭角出縮，樹啄頭敲鏗，」此與「夕話之」

蛙翻白出闕，蚓死紫之長。一何殊？令人將此學韓杜，便入魔障！有學究言：人能行論語一句，便是聖人；有執袴子笑曰：我已力行三句，恐未是聖人。問之，乃一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狐貉之厚以居。一也。聞者大笑。

古風須學四家

余常教人古風須學李杜韓蘇四大家，近體須學中晚宋元諸名家。或問其故，曰：李杜韓蘇，才力太大，不層抽筋入細，播入管絃，音節亦多未協；中晚各家，便清脆可歌。

押韻

高惠功臣表，班氏以符與昭押韻；西南夷兩粵贊，班氏以區與驕押韻；王岐公爲人作碑銘，俱倣此例。

青衣

蔡孝廉有青衣許翠齡，貌如美女而夭。記性絕佳，嘗過染坊，戲焚其簿，坊主大駭，翠齡笑取筆爲默出之，某家染某色，及其價值，絲毫不差。主人亡，翠齡哭以詩云：「雙淚啼殘遺僕在，一燈青入旅魂來。」初，孝廉在蘇州安方伯幕中，請乩，有女仙劉翠環下降，贈詩云：「升沉已定君休戚，他日長安道上人。」孝廉喜，以爲東野「看遍長安花」之意，後竟死於陝西。

歌童點點

福建歌童名點點者，柔媚能文，有客行酒政，要一句唐詩，一句曲牌名。曰：「閒看兒童捉柳花，合手拏。」點點應聲曰：「有約不來過夜半，奴心怒。」點點又唱曰：「柳下惠風和。」合席噤口，以爲絕對。

竹枝詞

余已選楊次也李嘯村竹枝，自謂妙絕矣；近又得程望川揚州竹枝詞云：「準備明朝謁梵宮，癡情不與別人同；薰籠徹夜衣香透，故意鉤人立上風。巧髻新盤兩鬢分，衣裝百蝶薄棉溫；臨行自願生憎色，袖底何人潑酒痕？長旛飄動繞爐香，攝級同登拜上方；此去下坡苔露滑，儂扶小妹妹扶娘。繡花簾下靄晴烟，特漏全身到客前；忽聽後艙人贊好，安排鬪眼看來船。」四首皆眼前事，而筆足以達之，殊可愛也！望川名宗洛，桐城人。

荷花生日

吳俗以六月二十四爲荷花生日，士女出遊。徐朗齋作竹枝詞云：「荷花風前暑氣收，荷花蕩口碧波流；荷花今日是生日，郎與妾船開並頭。赤日

當天駐火輪，龍船旂幟一時新；東家女笑西家女，橋上人看橋下人。葑門城門門繞湖，湖光一片白糲糊，荷花生日年年去，若問荷花半朵無。丹陽段郎官長清，天然詩句自然成；怪郎面似荷花好，郎是荷花生日生。

並頭——晉朝的晉陽渡曲裏有兩句：「下有並根藕，上有並頭蓮。」青陽港在蘇州。面

似荷花——唐朝時候張昌宗面貌十分漂亮，女皇武則天十分寵愛他。楊再思說道：「人說六

郎面貌似蓮花，實在是蓮花似六郎面貌。」六郎便是張昌宗。

隨園詩話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八卷

諷世詩

諷世語最蘊籍者，某遊春云：「地濕莎青雨後天，桃花紅近竹林邊；遊人本是農桑客，記得春深要種田。」詠桑云：「采采東風葉滿籃，禦寒功已在春蠶；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生民亦自慚。」雨中作云：「布被裝綿夢黯然，曉看遙岫鎖輕烟；蹇驢盡避當風馬，也有香泥濕錦韉。」

詩話作而詩亡

西崖先生云：「詩話作而詩亡。」余嘗不解其說，後讀漁隱叢話而嘆

宋人之詩可存，宋人之話可廢也。皮光業詩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含泥帶落花。」詩佳矣！裴光約嘗之曰：「柳當有絮，燕或無泥。」唐人「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詩佳矣！歐公譏其夜半無鐘聲，作詩話者又歷舉其夜半之鐘以證實之。如此論詩，使人天闕性靈，塞斷機括，豈非詩話作而詩亡哉？或贊杜詩之妙，一經生曰：「濁醪誰造汝？一醉散千愁。」酒是杜康所造，而杜甫不知，安得謂之詩人哉？「痴人說夢，勢必如此！」

陳以剛詩

天長詩人陳燭門進士，名以剛。余宰江寧，蒙其過訪。余愛買書，而官廨甚小，都堆簽押處。故贈詩云：「六朝山立簾鉤外，萬卷書橫簿領中。」卽姚武功「印硃沾墨研，戶籍雜經書」之意。

莫遣孫兒餓我兒

有籬桶匠老矣，其子時時凍餒之；子又生孫，老人愛孫，常抱於懷。人笑其痴，老人吟云：「曾記當年養我兒，我兒今又養孫兒；我兒餓我憑他餓，莫遣孫兒餓我兒！」此詩用意深厚，較之因子不孝抱孫圖報仇者，更進一層。

詩讖從古有之

詩讖從古有之，宋徽宗詠金芝生詩曰：「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已兆靖康之禍。後蜀主孟昶題桃符貼寢宮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肇長春。」後太祖滅蜀，遣呂餘慶知成都，王陽明擒宸濠，勒石廬山，有「嘉靖我邦國」五字。亡何，世宗卽位，國號嘉靖，揚州城內有康山，俗傳康對山曾讀書其處故名。康熙間朱竹垞游康山，有「有約江春到」之句，今康

山主人穎長方伯，修葺其地，極一時之盛。姓江名春，亦一奇矣！

靖康之禍——

靖康是宋朝欽宗皇帝的年號。靖康年間，蒙古地方金國兵打進關來，把欽宗的父親徽宗，連欽宗二人都捉了去。在歷史上稱爲「靖康之禍」。

康對山——明朝時候

康海，號對山。他在康山上造一座草堂，請客吃酒彈琵琶。康山在江蘇江都縣沿運。據說，是從前

開運河時，把河底的泥堆積成山。

汪輦雲詩

乾隆初，江西有四子：楊汪、趙蔣是也。趙山南早夭，詩失傳；汪輦雲名輒，少孤貧，爲人執炊。有句云：「積晦雲疑鬪，新晴草欲焚。」楊子載名屋，才最高，與蔣心餘相抗。其先本雲南土司，改籍江西。五言云：「山鬼常聯臂，溪虹修現身，早霞隨日上，敗葉擁潮行。」有客嫌庭仄，無書覺畫長。」七言云：

「寒星欲滅見漁火，小雨無聲添落花。」
「欄邊花草牛羊路，寺裏人家杵臼聲。」
「客少長留不鳴雁，睡酣翻喜失晨雞。」

執炊——在廚房裏燒柴火，稱做執炊，便是做廚子。土司——雲南地方有一種土人，便

是苗族的子孫。土司，是專管理土人的官。溪虹——猶怪錄裏說：「後魏時候，在首陽山，有

一個砍柴的人，看見天上一條虹光，向地面上掛下來；在溪面上飲水，忽然變了一個女人。」

何在田詩

又有何在田者，偶成云：「月借日光成半面，雨收雲氣泛餘絲。」郊外

云：「野徑無人問，隨牛自得村。」近市原非隱，能詩豈是才？」「樵室薪

爲榻，漁舟網作帆。」皆可傳之句也！甲辰三月，余赴粵東，過南昌，心餘病風，

口不能言，猶以左手書此數聯。

作序只託隨園

心餘手持詩集廿卷，向余云：「知交遍海內，作序只託隨園。」余感其意，臨別涕下。其子知讓見贈五古，灑灑千言，合少陵香山而一之，篇什太長，故未鈔錄。與余論古尤合。又贈三律，有句云：「公所讀書人亦讀，不如公處只聰明。」

汪劍潭詩

心餘書舍，有揚州汪端光孝廉贈句云：「置酒好招鄉父老，解衣平揖漢公卿。」汪字劍潭，少年玉貌，佳句如「水定漁燈出，風驕戍鼓沉。」「路長行應獨，舟小買宜雙。」「月明又是無邊水，半照行人半照魚。」皆有別趣！

魚門哭董東亭

魚門哭董東亭云：「然疑未定先拋淚，日月都真旋得書。」雲松哭韓延宣云：「久客不歸無異死，故人入夢尙如生。」

徐椒林詩

廬州守備徐椒林，每到金陵，與余款洽。在滿州城夜飲詩云：「爲恃將軍司鎖鑰，幾番痛飲月沉西。」

託不得四書五經

士大夫宦成之後，讀破萬卷，往往幼時所習之四書五經，都不省記。癸未召試時，吳竹嶼程魚門嚴冬友諸公，畢集隨園。余偶言及四書有韻者，如孟子「師行而糧食」一段，五人背至「方命虐民」之下，都不省記。冬友

自撰一句足之，彼此疑其不類；急翻書看，乃「飲食若流」四字也。一座大笑。外甥王家駿有句云：「因留僧話通吟偈，爲課兒功熟舊書。」

甥詩有放翁風味

甥多佳句，如「乍見波微白，方知月驟明。」「一編如好友，宜近不宜疎。」「衣因亂疊痕常縐，書爲頻翻卷不齊。」「宿雲似幕能遮月，細雨如烟不損花。」「停足恰逢曾識寺，入門先問舊交僧。」「曲引急流歸遠港，微刪密葉顯新花。」「伏枕苦吟無好句，描詩容易做詩難。」皆有放翁風味。

立馬簷下索詩

錢文端公庚午典江西試，寫榜吏陳巨儒，鬚鬢如雪，求公贈手跡爲榮。

自陳年七十，手寫文武試三十二榜。公贈詩云：「桂籍憑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書省，曾待朱衣四十年。」十月，復寫武榜，解首，則其孫騰蛟也。名初唱，掀髯一笑，筆墮於地。中丞阿公喜極，遣牙校馳箋索藩司彭公家屏贈詩；彭方有劇務，幕中客擬數首，不稱公意，遣吏飛馬請蔣茗生來。蔣方與友飲酒肆，戀不肯行，吏敦促至再，扶鞭上馬。比至，則促召之使已四輩矣。彭公遽起，告以中丞索詩之使，立馬簷下。蔣笑曰：「某不知公有此急也。」濡筆立題一絕云：「榜頭題處笑開眉，六十年來鬢若絲；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抱孫時。」彭公得詩狂喜，復酌茗生，送輕紗四端。

地行仙——佛家說，能守佛家的真理，長壽不死的，稱爲「地行仙」。後人稱年老享福的人爲「地行仙」。中書——「中書省」原是官名。後拿作筆的別號。筆又名「毛穎」。韓愈

寫的毛穎傳道：「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君今不中書耶？」朱衣——朱衣，是說紅色的衣服。傳說唐歐陽修考功名的時候，時時覺得有一個穿紅色衣服的人，常常對着他點頭，他的文章便能够寫得合式；待回過頭去看那穿紅衣的人，又沒有了。後人說考得功名，爲之「朱衣暗點頭。」

鍾太夫人詩

荅生太夫人鍾氏，名令嘉，晚號甘荼老人。生心餘四歲，卽斷竹絲作波磔，教之識字。嘗登太行山云：「絕磴馬蕭蕭，羣峰氣勢驕。蒼雲橫上黨，寒色滿中條。極目河如帶，攔車雪未消。龍門割諸水，禹力萬年昭。」已酉歲，心餘奉母出都，書歸母安穩圖，一時名公卿題滿卷上。尹文端公謂余曰：「此卷中無佳作，惟太夫人自題七章，陸健男太史四首足傳也。」惜未抄錄！

求退難

尹文端公和余飛字韵云：「鳥入青雲倦亦飛。」吟至再三，歛歛不已。想見當局者求退之難。古漁有句云：「未遊五嶽心雖切，便到重霄却又多。」

尹文端公愛才

尹文端公督兩江時，愛才如命。宛平王發桂，以主簿派管行宮。有句云：「愧我衛官無一事，宮門持帚掃闌花。」公見而大喜，卽超遷貳尹。秀才解中發有句云：「多讀詩書命亦佳。」公於某扇上見之，卽聘作西席。

李師中覓愛卿

或問李師中將出兵，在魏韓公席上賦詩云：「歸來不願封侯印，只向

君王覓愛卿。不知所用何典？余按宋史王景傳，景仕唐歸晉，高祖厚遇之。問其所欲，對「受恩已厚，無所欲。」固問之，乃曰：「臣爲小卒，常負胡牀，從隊長過官妓，侯小師家彈唱，心頗慕之；今得小師爲妻足矣！」高祖大笑，卽以賜之，封楚國夫人。疑師中卽指此事。後蔡攸出兵，指帝座劉妃求賞，其事在後。或云愛卿者，卽魏公席上之妓名。

愛卿——古時，魏韓公做陝西撫使的時候，有李師中去見他。李是武將，又能寫詩；當時替官妓賈愛卿寫一首詩道：「願得魏貅十萬兵，大戎巢穴一時平；功成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吟隨園

梅鈔爲文穆公第六子。弱冠時，從張芸墅遊於隨園云：「隨園耳久熟，

遊歷自今初，買得小山隱。名仍太傅餘，主人能愛客。高士幸携余，幽徑入蘿
薛，知應世味疎。又曰：『岸分雙沼水，壁滿一朝詩。』嗚呼！式菴學醇行端，
年未五十竟亡，詩多散失矣！

詠史詩

余幼時詠史云：『若道高皇勝項羽，試將呂后比虞姬。』後見益都王
中丞遵坦有句云：『垓下何必更悲歌？虞兮呂兮較若何？』兩意相同。王又
有句云：『亞父不用乃壽終，淮陰枉死未央宮。』意亦新。

垓下——秦末時候，楚漢兩國打仗，楚王兵敗，退到垓下地方。楚王有美人虞，有戰馬名
騅，都是楚王歡喜的。當時楚王寫一首古詩道：『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
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亞父——楚王項羽有一個軍師名范增，年七十歲，頗能用計。項

初起初十分信用他，敬重他，不喚他的名字，稱他爲「亞父」。亞父，是次一等的意思。「亞父」是說比父親次一等。書帶草——不其城東面有一座黃山，原是鄭元教弟子讀書的地方；山下長一種草，形狀和韭菜相同，葉長一尺多，山中人稱他爲鄭公「書帶草」。

馬宛斯詩

馬驢宛斯作繹史，叙三代事，極博雅。而詩筆甚清，池上云：「種魚有術尋漁父，斷酒無心學醉翁。」漁洋題其像云：「今日黃山山下路，只餘書帶草青青。」

未入門

陳古漁云：「今人不知詩中甘苦，而強作解事者，正如富貴之家，堂上喧鬧，而牆外行人，抵死不知。何也？未入門故也。」宋人栽竹云：「應築粉牆。」

高百尺，不容門外俗人看。」

沈陳二人詩

余遊九華山，青陽沈正侯，字倫玉，少年韶秀，延候于五溪，已三日矣。見贈云：「大抵高人能下士，於今童子得瞻師。」又句云：「風狂欲折依牆竹，菊萎猶開臥地花。」又陳明經名芳者，相待於陵陽鎮。呈詩云：「岸曲橋橫草樹萎，書堂佛寺水東西；溪亭日映欄干外，九十九峰影盡低。」兩人俱不事科舉，以吟詠自娛。

詩須雖新似舊

詩雖新似舊才佳。尹似村云：「看花好似尋良友，得句渾疑是舊詩。」古漁云：「得句渾疑先輩語，登筵初僭少年人。」

吳魯二人題壁詩

偶過西湖，見陳莊題壁云：「一葉蜻蜓似缺瓜，年年盪槳水雲涯；又魚射鴨嬌無力，笑入南湖摘藕花。」蘇小樓頭楊柳風，小姑鬪草語芳叢，阿儂家住胭脂嶺，怪底花枝映日紅。」末署竹嶼二字，蘇州吳進士泰來也。新安江寺，見題壁云：「昨與鄰舟姊妹逢，香風暖處話從容；低頭怕有漁郎至，不看蓮花只看儂。」灘頭漠漠起炊烟，折罷蓮花正暮天，却怪鴛鴦不解事，偏依儂艇並頭眠。」末署魯鳳藻三字。

落第詩

黃莘田落第賦無題云：「秃尖成冢還成陣，未抵靈犀一點通。」吳竹橋落第賦無題云：「聞說千金纔買笑，紫騮休繫莫愁家。」王介祉落第，亦

有無題云：『盼到織兒還蕩子，傳來小婢又夫人。』

秃尖成家——筆寫舊了，毛落脫了，稱做秃尖家，便是故唐朝時長沙地方，有一個和尚，各懷素寫得極好的草書，把許多寫壞了的筆頭，堆在山脚下面，稱做「筆冢」。靈犀——有一種犀牛角，兩頭都通的，稱做「靈犀」。後人說聰明人，稱他「心有靈犀」。莫愁——莫愁是女子的名字。有兩個莫愁：一個是金陵人，很能唱歌；現在金陵地方，有莫愁湖。一個是梁武帝時候洛陽地方人，也能唱歌。他的歌道：『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織兒——晉朝時候，稱小孩兒為「織兒」。晉書陸納傳裏陸納說：『好家居織兒。』是說好人家的孩子。小婢又夫人——翰墨志裏說：『羊欣寫的字，好似大戶人家的丫環做夫人，雖是做了夫人，但常常有怕羞的樣子，所以到底不好。』

吟風

古漁路上詩云：『年來一事甚堪笑，只見來船是順風。』戴喻讓云：『

莫羨上流風便好，好風也有卸帆時。」榮方伯名桂者，有句云：「風自橫來無順逆，水當漲處失江湖。」余則云：「東窗關後西窗啟，猶喜風無兩面來。」

題遺失詩冊

甲子秋，余遺失詩冊，心鬱鬱者一年。古漁云：「癸巳冬得詩百篇，懷之訪人，帶寬落地，竟無覓處。」乃題云：「撚斷吟髭費苦猜，已拋偏又上心來；關情似與良朋別，撒手如沉拱壁回。薄祭可能分酒脯，孤飛未必出塵埃。多應擲地無聲響，一墮人間便永埋。」

吟髭——老年人在寫詩的時候，一邊搓着鬚鬚，一邊思想着，所以說是「吟髭」。吟，便是讀詩；髭，便是鬚鬚。虞延讓詩裏有兩句：「吟成幾個字，撚斷數莖髭。」薄祭——古詩人賈島，

每到一年完的時候，把一年中所寫的詩，供在桌上，拿酒，拿肉祭祀。他說道：「勞苦了我的精神，現在拿酒肉調補他。」擲地——晉朝時候孫綽，寫一遍天台賦，拿去給范榮期看，范榮期說：「你把這遍賦丟在地下，可以聽得出和金石一般的響聲來。」後來人稱贊人的文章寫得好，稱為「擲地作金石聲。」

前輩有虛心

朱竹垞先生，詩名蓋世，而自稱本朝第二。故揚州方近雯觀察詩云：「駢體莫輕嗤沈宋，古音休易許曹劉。試看前輩詩如此，只負皇朝第二流。」商寶意先生云：「詩品官階兩不高。」前輩之虛心如此。王葑亭御史亦有句云：「宦情似墨磨常短，詩境如棋著不高。」

沈宋——沈，是說沈約。宋，是說宋之問。詩的作風，從三國以後直到晉朝，大家慢慢的，不考究思想，祇考究文字的美麗，聲調的好聽。到沈約庾信時候，已是研究得十分精細了。後來到沈

佳期宋之間一班人手裏，更是美麗有聲調。詩學家稱爲沈宋。曹劉——曹是說曹植，劉是說劉楨，都是三國時候的文學家。

唐人詩多深刻

「莫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何言之沉痛也。「升沉閣下意，誰道在蒼蒼。」何求之堅切也。「知親每相見，多在相門前。」何刺之輕薄也。「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何吟之灑苦也！俱非唐人不能作。李少鶴哭人云：「世緣猶有子，死日始無詩。」亦本於唐。

無鬼論——晉朝的阮瞻，寫一篇無鬼論，說明沒有鬼的道理。

將詩比畫

查他山先生詩，以白描擅長，將詩比畫，其宋之李伯時乎！近繼之者，錢

瓊沙方伯，光祿卿申笏山，笏山卒後，畢秋帆尙書梓其全集。五言云：「雨聲涼入硯，花氣潤侵簾。」看桂云：「香於半路先迎客，花已全開正及時。」謝茂秦云：「凡作近體，誦之流水行雲，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朝霞散綺，講之異繭綠絲。」

李伯時——李公麟，號伯時，又號龍眠居士，能寫畫，寫的畫不用顏色的，他用的紙，稱爲「澄心紙」。

萬程二人詩

萬柘坡贈錢坤一云：「雨中聽屐到，燈下出詩看。」程南溟有句云：「佳句奚囊盛不住，滿山風雨送人看。」

奚囊——唐朝詩人李賀，每出門去，身後跟一個小溪奴，肩上背一個綢袋袋，偶然想得了

詩句，便寫在紙條上，丟在袋子裏。後人稱他爲「奚囊」。以後藏詩本的箱子，也稱爲「奚囊」。

相同的佳句

近人佳句有相同者。董曲江太史，歷城詩云：「寺塔插天雲外影，人烟近市日中聲。」江于九太守遊九華山云：「松竹分巒翠，雲烟隔寺聲。」陳梅岑句云：「津鼓聲沉寒雨急，漁燈影亂夜潮來。」蔣心餘句云：「守戍兵多官舫過，拔篙聲緩亂灘來。」

二李詩

李竹溪句云：「相逢馬上搖頭者，得句知他勝得官。」李懷民句云：「思苦如中酒，吟成勝拜官。」

詩僧難得

近日詩僧甚少，余遊天台，得梅谷，到淨慈寺，得佛裔，遊九華，得亦葦，遊粵東，得澄波，懷遠，寄塵，亦葦野步云：「傍晚欲歸尋別徑，忽驚沙鳥出苗飛。」澄波折木樨云：「莫怪靈山留一笑，如來原是賣花人。」懷遠江行云：「片帆高趁大江風，過眼雲山笑轉篷，行盡斷堤楊柳岸，夕陽猶在板橋東。」佛裔者，讓山弟子也。有句云：「魚亦憐儂水中影，誤他爭唼鬢邊花。」綺語自佳，恰不似方外人所作。懷遠云：「雍正間廣東有詩會，好事者張飲分題，聘名流品題甲乙，首選者贈綾絹，其次贈筆墨。」亦佳話也！寄塵本姓彭，工詩能畫。遊長壽寺云：「淨壇風掃地，清課月爲燈。」

爭唼——唼，字音市。魚吃東西的聲音。綺語——綺，是有花的綢緞，代作美麗的意。說關係於女人的話，稱爲「綺語」。又把綺字解說成空花樣的意思。說說話也稱爲「綺語」。

邵太守詩

山陰邵太守大業，字厚菴，治蘇有惠政，以忤大府罷官。有口號一聯云：「江山見慣新詩少，世味深嘗感慨多。」又「老來兒女費周旋」七字，亦頗是人情。

任太守詩

吾鄉任武承太史，名應烈。出守懷慶，中年乞病，買鑑湖快閣以居。乃陸放翁舊地。作詩四首，和者如雲。先生句云：「疊石略存山意思，蒔花聊破睡工夫。風流何處追狂客，蹤跡重教記放翁。」甲戌歲，札來索和，并招往遊。余寄詩奉答，終不果往。壬寅遊天台，始登快閣，先生亡久矣！精舍數間，全覽鑑湖之勝，想在日清福，不減賀知章。

傅玉篋遊西湖詩

康熙戊戌，探花傅玉篋先生，名玉露，年八十餘，同在湖船，自誦陪申尙
衣遊西湖絕句云：『正是金牛紀瑞年，小春風景似春天；蓬萊原近孤山寺，
遊舫多停六一泉。一到湖心眼界寬，雲光灑露接風湍；三朝恩澤深如許，莫
作瑤池清淺看。』先生耳聾，與談者以手畫字，卽能通解。癸未春來遊攝山，
與之談，聲振屋瓦。

春臺有妾能詩

學士春臺，典試福建，過吳下，買妾方大英，貌美能詩。以南北地殊，服食
不慣，雉經而亡。搜其遺稿有句云：『戶閉新蛛網，梁空舊燕泥。』

天之將降大任

孫補山尙書，先以中翰從傅文忠公征緬甸，見虜氛日惡，口號一首，付諸同事云：「軍容茶火盛，不戢便成災；水土本來惡，烏鳶曉便來。功成原有數，我死愧無才；腰下防身劍，摩挲日幾回。」嗚呼！先生當艱險時，賦詩如此，豈料日後之總督兩廣，爵官保，世襲輕車都尉哉！孟子云：「天之將降大任，一信然！」

傅文忠公——清朝 滿洲人，傅恒，帶兵去打平西藏 金川地方，又打平緬甸，打平蒙古的準噶爾，都官做到大學士。死後定諡法，稱「文忠公」。茶火——茶，有兩種：一種便是苦菜；一種是蘆草的一類。到秋天的時，草頭上開白色的花，所以茶字也當作白色的意思。詩經裏有一句：「有女如茶。」是說女人的肌膚，白得好似茶的花一般。國語裏說：「以萬人爲方陳，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又皆赤裳，赤旂，丹甲，朱旄之矰，望之如火。」後來人說兵隊人多，說他「如火如茶。」

戲村學究

或戲村學究云：「漆熏茅柴屋半間，豬窩牛圈浴鍋連；牧童八九蹤橫坐，「天地元黃」喊一年！」末句趣極。

贊妻詩

尹文端公妾張氏，封一品夫人，與內廷恩宴，大將軍某與忠勇公，在上前戲尹云：「張有貴相，十指皆箕斗，無羅紋。」會伊里平，定諸功臣畫像，內庭例有贊語。上命公自爲張夫人贊。尹應聲云：「繼善小妻，事臣最久，貌雖不都，亦不甚醜。恰有貴相，十指箕斗，遭際天恩，公然命婦。上相簪花，元戎進酒，同畫凌烟，一齊不朽！」忠勇曰：「欲戲尹某，反爲尹某戲耶！」上大

調得一城泥

壬午春迎 變，淮上雨久不止，錢文端公戲尹相國云：「閣下燮理陰陽，只燮陰而不燮陽何也？」按：西清詩話載宋時宋琪沈義倫俱在黃閣，久旱得雨，雨復不止，琪苦之，戲沈曰：「可謂「燮成三日雨。」」沈應聲曰：「調得一城泥。」

慶兩峯詩

丁酉七月，慶兩峯赴湖北臬使之便，過隨園留別云：「天外飛鴻迹，又過衡門深處叩烟蘿，交情共指青山在，別意相看白髮多。祖餞一杯江上酒，秋風八月洞庭波，才人老去須珍重，漫把遺編日苦摩。」到湖北後，又寄紅抹肚與阿蘊，繫以詩云：「一個錦兜寄兒著，要他包裹五車書。」自此一別

兩峯，出鎮塞外，遂永訣矣！余哭之云：「平原自是佳公子，劉秩終非曳落河。」傷其不耐塞外之風霜也。其詩集甚多，不知流落何所？

平原

——戰國時候，趙武靈王的兒子名勝封在平原地方，稱平原君，做趙國的宰相；

招待客人，家裏常常養着幾千個客人。史記裏稱他是翩翩濁世之佳公子。曳落河——曳落

河是說有氣力的人。唐朝宰相房綰，自己帶兵去打敵人，說道：「他們曳落河雖然多，怎麼能够

敵得過我劉秩呢？」

可笑的對聯

對聯有解頤者，康熙時，廣東詩僧石蓮，住海珠寺，交通公卿，寺塑金剛與彌勒環坐，題對聯云：「莫怪和尚們，這般大樣；請看護法者，豈是小人？」楊蘭坡題倒坐觀音像云：「問大士緣何倒坐？恨世人不肯回頭！」江西某題養濟院云：「看諸君腦滿腸肥，此日共餐常住飯；想一樣鐘鳴鼎食，前生

都是宰官身。」

腦滿腸肥——說血氣旺沒有知識的人，稱他爲「腦滿腸肥」。北齊書裏有：「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常住飯——和尙有兩種：一種常常出外，到各處朝山去的，稱做「游方僧」。住定在一個廟裏的，稱做「常住僧」。鐘鳴鼎食——大戶人家吃飯的人多，打着鐘召集人來吃飯，鼎便是現在的菜盤。吃飯的人多，那菜盤也擺了許多。

詩人之遭際有幸有不幸

古詩人遭際有幸不幸焉。唐宰相鄭畋之女，愛讀羅隱詩；後隔簾窺其貌，遂終身不復再誦。明謝茂秦眇一目，貌不揚，而趙穆王愛其詩；酒闌樂作，出所愛賈姬，光華奪目，奏琵琶歌。謝所作竹枝詞，卽以贈之。宋真宗時，宋子京乘車，路遇宮人，知爲狀元，呼曰：「小宋耶？」子京賦詩，有「更隔蓬山一萬重」之句。流傳禁中，真宗知之，賜以宮女。曰：「蓬山不遠。」正德南巡，

翰林謝政，年少貌美，迎駕西江，見宮眷船，誤爲御舟，跪迎報名。適宮人開窗潑水，見之一笑。謝賦詩云：「天上果然花絕代，人間竟有笑因緣。」亦復流傳宮禁，武宗怒，削籍遣歸。

詩人幼時亦嘗逃學

兒童逃學，似非佳子弟。然唐相韋端已詩云：「曾爲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學暫登樓。」文潞公幼時，畏父督課，逃西隣張堯佐家，後有燈籠錦之胎。蓋與貴妃本屬世交，常通縞紵故也。可見詩人名相幼時，亦嘗逃學矣。阿通九歲，能知四聲，而性貪嬉戲。重九日，余出對云：「家有登高處。」通應聲曰：「人無放學時。」余不覺大笑。爲請於先生而放學焉。其師出對云：「上山斫竹。」通云：「隔樹鳥含花。」

燈籠錦——古時有一種燈籠錦做成衣服，穿在身上，皮膚隱約可以看見，好似燈籠一般明亮。宋朝仁宗皇帝寵愛的妃子張貴妃，陪皇帝吃酒，身上穿的是燈籠錦做成的衣服。仁宗皇帝問她從什麼地方來的，貴妃說：文彥博獻的。皇帝心裏不高興。文彥博封潞國公。縞紵——縞、紵兩種，都是用絲織成的綢。春秋時候，吳國公子季扎到鄭國去，見了鄭國宰相，好似老朋友一般。季扎送子產縞帶，子產送季扎紵衣。後人稱朋友互送東西，稱做通「縞紵」。

染鬚亦無傷於雅士

諱老染鬚，似非高人所爲。南朝陸展有媚側室之譏，然司空圖清風亮節，唐季忠臣。其詩曰：「髭鬚強染三分折，絃管聽來一半愁。」可知染鬚亦無傷於雅士。

黃石牧自忘其老

○黃石牧先生，以翰林中允督學閩中，因公落職。吾鄉徐文穆公薦舉博

學鴻詞，與余同試保和殿。先生年過七旬，神明衰矣，以不完卷，累薦主議處。蓋馬伏波自忘其老之過也。

自忘老——後漢時候，大將軍馬援有大功，封伏波將軍，年紀六十二歲，對皇帝說：「臣還能够穿着盔甲騎馬！」皇帝喚他試看，馬援立刻騎上馬去，精神十分強健。皇帝笑說道：「好有精神的老頭子啊！」一瓣——肉的一小塊，稱做「瓣」。在全部中得到一小部分，稱做「嘗一瓣」。

唐堂詩集

唐堂詩集，生新超雋，美不勝收；姑錄短句，以志一瓣之嗜。芭蕉云：「日不紅三伏，天惟綠一蕃。」北路買餅云：「駐馬一錢交易，羈留三刻行程。」玫瑰花云：「生來合是依人命，從不容渠在樹看。」集中七古，遠勝潘稼堂。

踏搖娘知文墨

余泛舟橫塘，有踏謠娘蕊仙者，素矜身分，隔窗對語，不肯進艙侍飲。而頗知文墨。客許重贈纏頭，拒而不受。少頃，月出矣，蕊仙持扇求詩。余戲題云：「橫塘宵泛酒如淮，十里桃花四面開；只恨錦帆竿上月，夜深不肯下艙來！」蕊仙一笑進艙。

踏謠娘——北齊時候，有一個人歡喜吃酒，酒吃醉了以後，常常打他的妻子；他妻子一面哭着，去告訴他的鄰舍。他一邊走着，一邊唱着歌，所以稱做踏謠。後來做戲的人，摹倣着他，一個扮着女人唱着，後面許多人跟着他唱道：「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這裏是借用說搖船的女人，便是船娘。

程蔚亭闡詞

孝感程蔚亭先生，名光鍾，甲辰翰林。出爲杭州糧道。有閩詞云：「東家姊妹與西鄰，聽說相招去踏春。料得今年花事好，晚歸都語畫眉人。青衫薄薄襯宮緋，上綉鴛鴦並翅飛。勉強著來都不稱，可身還是嫁時衣。」余已未歸娶，先生留飲云：「老夫次首，有不慣外任仍思內用之意。」

詩人少達而多窮

詩人少達而多窮。汪可舟舸，自稱客吟先生，詩筆清絕，而在揚州竟無知者。己丑除夕，忽過白門，意大不適，有漢江之行，余堅留之，不肯小住，遂成永訣。未十年，其子中也，家業大昌，買馬氏玲瓏山館，造亭臺，招延名士，而可舟不及見矣。其聽雨詩云：「檐外幾聲纔浙瀝，胸中何事不分明。」又曰：「側身已在江湖外，繞屋寧堪竹樹多，但覺有聲皆劍戟，不知何物是笙歌。」其

紆鬱可想。仲小海聽雨云：「明知關我心何事，只覺撩人夢不成。」宋人有小詞云：「薄暮投村急，風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

高趙二人詩

余行路見遠樹，疑爲塔尖。高翰起司馬云：「平疇見喜塍成綉，遠樹看疑塔露尖。」每見門神相對，似怒似笑。趙雲松云：「無言似厭人投刺，含笑應羞客曳裾。」

投刺——刺，是印着名字的紙片，古人到朋友家裏去，先削一木片，上面寫着名字送進去。在漢朝時候，稱做謁；在漢朝末年的時候，稱做刺。

學詩文者當以博覽爲工

文尊韓，詩尊杜；猶登山者必上泰山，泛水者必朝東海也。然使空抱東

海泰山，而此外不知有天台武夷之奇，瀟湘鏡湖之勝，則亦泰山上之樵夫，海船上之舵工而已矣！學者當以博覽爲工。

王寶二人詩

王次回有句云：「天台再許劉晨到，那惜千回度石梁。」寶意先生反其意，作秋霞曲云：「天台已入休嫌暫，尙有終身未到人。」

留別詩

近日書院一席全以薦者之榮落，定先生之去留。蔣春農掌教真州，移主揚州梅花書院，留別諸生云：「自慚頭惱太冬烘，兩載鑿江作寓公；提舉原如宮觀例，量移還與職官同。痕留雪爪棲難定，老困鹽車步未工；却憶來時春正晚，海棠飛雨墮階紅。風雪交加臘盡時，臨歧握手意遲遲；豐碑昔拜

文丞相，遺像今瞻史督師。山長頭銜聊復爾，英雄末路合如斯；諸生莫作攀轅計，撰仗重遊未可知。

冬烘——古時有鄭董，考讀書人，有一個人名顏標的，他錯認做是顏魯公的子孫，便取顏標中了狀元。後來有人笑他，寫兩句詩道：『主司頭腦太多烘，誤認顏標作魯公。』冬烘是糊塗的意思。又稱鄉下地方的教書先生爲冬烘。寓公——寄住在客地的人，稱做「寓公」。提舉——提舉，是管理的意思。古人有某某宮提舉，某某觀提舉等官名。鹽車——人的責任重，稱「困鹽車」，好似一匹馬，年紀又老，拖着一輛裝鹽的車子，走上高山去。國策裏有兩句：「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齒至，是說年紀大；服，是拖着的意思。太行是山名。文丞相——文丞相，是說文天祥。宋朝宰相文天祥，被元朝人捉了去，過鎮江的地方脫逃，去躲在真州的地方。後來人替他立一塊碑在這地方。史督師——明朝做兵部尚書大學士官的史可法，因滿洲兵打進關來，他親自督兵在揚州地方打仗，被清朝兵殺死。後來人敬重他的忠義，便拿史可

法的衣服朝笏，埋葬着在揚州梅花嶺上，做一個塚。山長——元朝直到清朝，有一種書院，專給一班讀書人平時研究學問的地方。每一個書院，請一個有學問的人主持，稱做「山長」。

撰杖——撰，是拿着的意思；撰杖，是說拿着拐杖。禮記裏有一句：「君子欠伸撰杖履。」

調戲詩

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京口解李瀛善畫，有人聘往寫真，而主人久臥不出。解戲改蘇詩贈云：「無事此靜臥，臥起日將午；若活七十年，只算三十五。」山陰人有三乳者，金上清進士調之云：「胸羅星宿素襟披，下字成文亦太奇；四乳曾聞男則百，君應七十五男兒。」

則百——詩經裏有兩句：「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太姒是周文王的妻子。嗣，是傳下去的意思。徽音，是說好名譽。則是說榜樣的的意思。則百斯男，是說做許多男子的榜樣。百字，是說許

多的意思。文王身上生四個乳頭的。江西五家——說在清朝時候，江西地方有五個寫八股文的好手，便是羅萬藻，陳際泰，艾南英，章世純，還有一個不明白。不兩能——不兩能，是說一個人，不能把兩種學問都做得很好。

時文之學深則害於詩

程魚門云：「時文之學，有害於古文，詞曲之學，有害於詩。」余謂時文之學，不宜過深，深則兼有害於詩。前明一代，能時文又能詩者，有幾人哉！金正希，陳大士，與江西五家，可稱時文之聖，其於詩一字無傳。陳臥子，黃陶菴，不過時文之豪，其詩便有可傳。荀子曰：「藝之精者，不兩能也。」

黃陶菴詩有風情

黃陶菴先生，性嚴重，館牧齋家，不肯和柳夫人詩。然其詩極有風情。竹

枝歌云：『東湖西湖蓮葭開，一日搖船探一回；蓮葉田田無限好，只因曾見美人來。柳條不繫玉蹄驕，拗作長鞭去路斜；春色也隨郎馬去，妝樓飛起別時花。』

蓮葭——葭字音便是蓮子。田田——田田是說荷葉又茂盛，又肥大的意思。田字的形狀像荷葉。江南曲有兩句：『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邵無恙詩

戊申春，余阻風燕子磯，見壁上題云：『一夜山風歇，僧掃門前花。』又云：『夜聞楸杙聲，知有孤舟泊。』喜其高淡，訪之，乃知是邵明府作。未幾，以詩見投，長篇不能盡錄，記竹枝云：『送郎下揚州，留儂江上住；郎夢渡江來，儂夢渡江去。若耶湖水似西泠，蓮葉波光一片青；郎唱吳歌儂唱越，大家花』

下並船聽。』又夢中得句云：『澗泉分石過，村樹接烟生。』皆妙！邵名颺，字無恙，山陰人。

寒夜曲

許子遜先生有女孟昭，寒夜曲云：『金剪生寒夜漏長，玉人纖手懶縫裳；素娥偏耐秋光冷，肯照鴛鴦瓦上霜。』江賓谷有室陳氏，哭某夫人云：『忽駕青鸞返碧虛，瓊花吹折痛何如！修文應是才人盡，徵到嫦娥舊侍書。』

素娥——素娥是說霜的女神。詩有：『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鬥嬋娟。』修文——人死後，稱做地下修文，是說到陰世裏修改文章去了。晉書裏說：有一個蘇韶，他死去又醒過來，說孔子的弟子顏淵、卜商兩人，在陰世裏做修文郎官。陰世，也稱做地下。

朝賣國臣

明季誤國臣，馬阮皆庸人也，姦而不雄；較之曹操，直奴才耳！宿遷女子倪璫，璫嘲之云：「賣國仍將身自賣，姦雄兩字惜稱君！」憶母句云：「暗中時滴思親淚，只恐思兒淚更多。」

哭諸邦協

綏安孝廉諸邦協，值耿逆之變，率家人避兵石窩岩，賊兵過，索牖不與，怒焚其岩，全家灰沒。族人國樞哭以詩云：「三年抗節萬山行，密箐深林母子并，誰遣多生逢浩劫，直教一死重科名。閤門皆決朝探磧，枯骨灰飛夜請兵；青草年年寒食路，招魂惟有杜鵑聲。」

耿逆——明朝末年，有三個大將，便是吳三桂、尚之信、耿精忠三人。明朝滅亡，便投降了清朝；後來又造反，被清朝殺死。因他對清朝叛逆，所以清朝人稱爲「耿逆」。

詩有畫意

閩人崔巖十三歲，有遇雨一絕云：『葉香亂打冷霏霏，與夢尋秋雁影稀；烟雨滿溪行不了，渡頭扶繖一僧歸。』雅有畫意！

持詩之正

董浦先生曰：『馮鈍吟右西崑，而黜江西，固矣。夫西崑沿于晚唐，西江盛於南宋，今將禁晉魏之不爲齊梁，禁齊梁之不爲開元大歷，此必不得之數。一風會流傳，人聲因之，合三千年之人爲一朝之詩，有是理乎？二馮可謂能持詩之正，未可謂遂盡其變者也。』

江西——詩人呂居仁爲江西詩派圖，認黃山谷是江西派首領，下面寫陳無已等二十五人，成一統系。也有稱爲西江詩派的，因爲他們都是長江以西的人。二馮——馮舒、馮班弟兄

二人都是清朝的詩人，當時稱爲「二馮」。

才女茗華詩

吾鄉多才女，河督吳公樹屏，有女名茗華，留別淮陰官署云：「三載依
依玉鏡前，鴛梳妝處最相憐，不知今後紅窗裏，又是何人點翠鈿？」古鏡云：
「閱世興亡疑有眼，辨人好醜總無聲。」

山陰吼山

山陰古無吼山，因採石者屢鑿不休，遂成一小湖，遠望山如列城，山頂
種禾麥，中開一洞，搖船而入，別有天地。大魚長一二丈者，紛然游泳。邵無恙
誦某「船進有魚聽」五字，以爲貼切。余曰：「方宮保泊岳州，亦有句云：「
莫使大驚孤雁宿，且吟詩與大魚聽。」」

工對

羅兩峯誦孔廟詩云：「陽虎可能同面目，祖龍空自倒衣裳。」顧立
方法藏寺云：「拂衣人柳碧，覆瓦佛桑青。」以龍對虎，以人對佛，皆工對也。
孔廟著筆尤難。

陽虎——春秋時候，有一個奸臣名陽虎，面貌很像孔子，孔子走過匡國的時候，匡國的人錯認了他是陽虎，便去攔住他，不許他經過。祖龍——「祖龍」是說秦始皇。秦始皇的臣子，從關東來，夜裏走過華陰地方，遇到一個人，對那臣子說道：「今年祖龍死。」那臣子回去告訴秦始皇，第二年秦始皇果然死了。祖是始的意思，龍是皇字的意思。祖龍二字，是用猜謎法說出來的。倒衣裳——孔子臨死的時候，寫下幾句話道：「不知何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後來秦始皇燒毀孔子的六經，便好似顛倒孔子的衣裳一般。後來始皇出門，果然死在沙邱地方。

永用五禮賢愛士

滿洲永公名福，字用五。守湖州，作吳興竹枝云：「香雪西崦處處栽，終朝結社賞梅來；兒家門戶敲不得，留待月明人靜開。練裙如雪浣中單，二月風多草色寒；片雨過窗紅日現，家家樓上晒衣竿。」公禮賢愛士，蒙見訪杭州，於公事如麻時，苦留夜飲，遣人以手板到大府處，乞假談詩。

香雪——清朝乾隆年間，湖州地方的人，都以種樹爲職業；滿山都是梅花，望去好似一片雪地，香味吹到數十里以外不斷。當時浙江巡撫宋學題一匾額，寫「香雪海」三字。

詩用意要精深下語要平淡

漫齋語錄曰：「詩用意要精深，下語要平淡。」余愛其言，每作一詩，往往改至三五日，或過時而又改。何也？求其精深，是一半工夫；求其平淡，又是

一半工夫。非精深不能超超獨先，非平淡不能人人領解。朱子曰：『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何也？欠精深故也。郭功甫曰：『黃山谷詩，費許多氣力，爲是甚底何也？欠平淡故也。有汪孝廉以詩投余，余不解其佳。汪曰：『某詩須傳五百年後，方有人知。』余笑曰：『人人不解，五只難傳！何由傳到五百年耶？』

沈方舟詩

吾鄉沈方舟用濟，詩宗老杜，常來金陵，與姚雨亭、袁古香諸人倡和。余宰江寧時，先生已老，不復來矣。杭人有謀梓其詩者，託余訪之。歸愚尙書尙書云：『聞其全稿，藏張少弋家。少弋已亡，竟難搜尋。』雨亭之子，記其留別云：『青樽斷送流光易，白社重尋舊雨難。』自此永訣。

柯錦機詩

青田才女柯錦機，有宣文夫人之風，絳幃問字者數十人。同鄉韓太守錫胙，猶及見之。誦其送夫應試云：「劍匣書囊自檢詳，冬裘夏葛賦行裝。西風忽送來朝別，明月休沉此夜光。見說試文容易作，須知客感最難防。莫夸司馬題橋柱，富貴何如守故鄉。」調郎云：「午夜剔銀燈，蘭房私事急；薰菴郎不知，故故僂儂立。」又云：「合線煩君申食指，拾釵爲我屈儒躬。」自題小像云：「焚香合受檀郎拜，一幅盤陀水月身。」

宣文夫人——晉朝太常官韋逞的母親宋氏，從小得他父親教授周官的字義。有晉朝前秦皇帝苻堅，便在宋氏家中，立一個學堂；學堂中有一百二十個學生，屋子裏掛一幅紅紗帳幔，宋氏在帳幔裏面教授，當時稱爲「宣文夫人」。題橋柱——漢文學家司馬相如，不得意的

時候，他向西面走去。過昇仙橋的時候，在橋柱上寫着字道：「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薰·
·齋——薰·齋，是兩種草名，一香，一臭。家語裏有一句：「薰·齋，不同器而藏。」後人把好人比作薰·
把惡人比作齋。食·指——手的第二個指，稱做食·指。第一個指，稱大·拇·指。第三個指，稱中·指。第·
四個指，稱無·名·指。第五個指，稱小·指。檀·郎——潘安的面貌，十分美麗，當時稱爲「檀·奴」。後·
來女人稱丈夫，或是稱情人，都稱爲「檀·郎」。檀木是香的，稱檀郎是表示親愛的意。盤·陀·
——盤陀，便是印度國。

楊誠齋天才清妙

汪大紳道余詩似楊誠齋。范·瘦·生·大·不·服·，來告余。余驚曰：「誠齋一代·
作手，談何容易？後人嫌太雕刻，往往輕之，不知其天才清妙，絕類太白。瑕瑜·
不掩，正是此公真處。至其文章氣節，本傳俱存，使我擬之，方且有愧。」

王弇州詩似子瞻

王弇州推尊李于鱗，而弇州之才，實倍於李。予愛其短歌云：「數句云不必名山藏，不必千金懸，歸去來，一壺美酒抽一編，讀罷一枕牀頭眠。天公未喚債未滿，自吟自寫終殘年。」棄官云：「人生求官不可得，我今得官何棄之？六月繡襦黃金垂，行人拍手好威儀。與君說苦君不信，請君自衣當自知。」本傳稱先生論詩，呵斥宋人。晚年臨終，猶手握蘇子瞻集。此二詩，果似子瞻。

詩要相題行事

嚴滄浪借禪喻詩，所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有神韻可味，無迹象可尋。此說甚是，然不過詩中一格耳。阮亭奉爲至論，馮鈍吟笑爲謬談，皆非知詩者。詩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種境界。如作近體短章，不是半吞

半吐，超超元箸，斷不能得絃外之音，甘餘之味。滄浪之言，如何可詆？若作七古長篇，五言百韻，卽以禪喻，自當天魔獻舞，花雨瀟空，雖造入萬四千寶塔，不爲多也。又何能一羊一象，顯渡河挂角之小神通哉？總在相題行事，能放能收，方稱作手。

天魔舞——元順帝愛歌舞，愛飲酒，他使美貌的宮女十六人，全身裝成菩薩樣子，頭上掛着珠串跳舞着，稱爲「天魔舞」。花雨——法華經裏說：佛說完了法華經，那天上便落下曼陀花，摩訶曼陀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各種花散在佛地上。後人稱善於說話的人，爲「天花亂墜」。八萬四千寶塔——周朝共和九年，東天竺國有一個阿育王，統統收取西域地方的許多塔，和龍宮裏的珠子，用鬼神的力量，把七樣珍寶打成碎末，造成八萬四千座寶塔。

吹毛之論

余雅不喜苛論古人。阮亭罵杜甫無恥，以其上明皇西岳賦表云：「惟

嶽授陛下元弼，克主司空。一指楊國忠故也。不知表奏體裁，君相並美，非有心阿附；況國忠亂國之迹，日後始昭，富初相時，杜甫微臣，難遽斥爲奸佞，卽如上哥舒翰詩亦極推尊，安能逆料其將來有潼關之敗哉？韓昌黎贈鄭尙書序，鄭權也。顏真卿爭坐位帖，與郭英乂也。本傳皆非正人，而兩賢頗加推奉，行文體製，不得不然。宋人訾陸放翁爲韓侂胄作記，以爲黨奸；魏叔子責謝疊山作却聘書，以伯夷自比，是以殷紂比宋。皆屬吹毛之論。孔子「與上大夫言，聞闔如也」，所謂上大夫者，獨非季桓子叔孫武叔一輩人乎？

潼關之敗——唐玄宗天寶十五年，哥舒翰帶兵和翟乾祐打仗，在靈寶地方打了敗仗，哥舒翰逃進關來，京城地方搖動。乾祐打進了關，玄宗逃到四川去避亂。爭坐位帖——唐朝廣德二年，宰相郭子儀從涇陽來見皇帝。京城裏文武各官，都在開元門外迎接。皇帝在安福寺裏

守候着。那時有大臣魚朝恩，權勢極大，但官只做監門將軍，座位却在郭英父上面。當時有顏真卿寫信七張紙去批評他。顏真卿的字寫得挺直有力，後人便拿他的信，刻在石碑上，搭成帖，稱為爭坐位帖。摹倣他的筆法寫着，現在稱為「顏字」。韓侂胄——韓侂胄是宋朝的好臣。文學家陸游，替他寫一篇南園閣古泉記。後來人批評陸游，沒有氣節。却聘書——有人來請，寫一封信辭去人的請，稱為「却聘書」。宋朝謝枋得有才學，有氣節。宋朝亡後，元朝皇帝請他出去做官，謝枋得寫一封信去辭退，稱為「却聘書」。吹毛——故意找人家的錯處，好似吹開毛來，尋皮面上的癢點，稱為「吹毛求疵」。疵，便是癢點。韓非子裏有一句：「不吹毛，而求小疵。」

儲何二人詩

隨園席間詠六月菊，儲秀才潤書云：「秋士偶然輕出處，高人原不解炎涼。」余嘆為獨絕。何南園一聯云：「隱士靜宜荷作侶，東籬閒愛日如年。」

「雖差遜，而心思自佳。」

何南園詩

何南園望晴詩云：「風都有意收殘暑，雲尙多情戀太陽；莫怪人間無易事，一晴天且費商量。」春過隨園見遊女，又云：「送與名園助春色，水邊來往麗人多。」

隋煬帝虛心

北史稱庾自直爲隋煬帝改詩，許其詆呵，帝必劓改。至於再三，俟其稱善而後已。煬帝雖非令主，如此虛心，亦云難得。第一改章難於造篇，易字難於代句。劉勰所言，深知甘苦矣。

耗心力損年壽

余已未同年，多出任封疆，內調鼎鼐者，可謂盛矣！近都薨逝，惟余以奉母故，空山獨存。想勤勞王事者，畢竟耗心力，損年壽耶？嵇康有一圍馬不乘，壽高羣麋」之語，似亦有理。宋人吟古樹云：「四邊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宮幾度春？若使當時成大廈，也應隨例作灰塵。」閨詞云：「羨他村落無鹽女，不寵無驚過一生。」

筆情超脫

文，沈，唐，仇，以畫名前朝。仇畫從無題詠，唐能詩，恰無佳句，詩畫兼工者，惟文、沈二公。而筆情超脫，則沈爲獨絕。落花云：「美人天遠無家別，逐客春深盡族行，苦戒兒童莫搖樹，空教行路欲窺牆。漁艇再來非舊徑，酒家重訪是空村。」詠影云：「算來只有鰥夫稱，老去猶堪作伴行。」金山云：「過江

如隔世，入寺不知山。『有愛日歌，七十自壽，兩篇奇絕，惜篇長難錄。

有道氣

楊刺史潮觀，字笠湖，與余在長安交好。以運四川皇木，故再見於白門，垂四十年矣！山行遇雨云：『廣廈千萬間，不免炎暑熱；蓋頭一把茅，亦避風雨雪。』馬跑泉云：『十月冰霜潔，真陽坎內全；任教無底洞，不到有源泉。』所言皆有道氣。筇湖在中州作宰，鄉試分房。夢淡粧女子，拏簾私語曰：『桂花香卷子，千萬留意！』醒而大驚，搜落卷有「杏花時節桂花香」一卷，蓋謝恩科表聯，其年移秋試在二月故也。主司是錢東麓司農，見之大喜，遂取中焉。拆卷，乃侯元標，是侯朝宗之孫也。楊悚然笑曰：『入夢求請者，得非李香君乎？』一時傳李香君薦卷，以爲佳話。

侯朝宗——明朝侯朝宗，名方域，是大臣的兒子，當時稱爲「侯公子」，性情爽直，有才識。

明朝滅亡以後，他不做官，專研究詩文，有一部壯悔堂集。李香君——明末時候，名妓李香君，

和侯朝宗有恩情。當時大官田仰，拿勢力逼香君，香君抵抗，頭撞在石上，血流在扇面上，畫家楊

文驥就扇上的血跡，畫成桃花。清朝詞曲家，便採取香君的事實，寫成一部曲本，名爲「桃花扇」。

尹陳二公交情好

尹文端公與陳文恭公同年交好，各任封疆四十餘年，先後入相。乾隆己丑，尹公臥病，陳以老乞歸。尹在枕席間，力疾贈詩云：「聞公予告出都門，白髮還鄉錦滿身，早歲霓裳分詠句，卅年玉節共班春。到家綠酒斟應滿，回首黃梁夢豈真。我老頽唐難出餞，將詩和淚送行人。」末數日，尹公薨，陳在天津聞信，欲回舟作弔，家人止之。未幾，舟至德州，亦薨。

俚歌

或有句云：「喚船船不應，水應兩三聲。」人稱爲天籟，吾鄉有販鬻者，不甚識字，而強學詞曲。哭母云：「叫一聲，哭一聲；兒的聲音娘慣聽，如何娘不應？」語雖俚，聞者動色。

吹皺一池春水

——南唐時候，馮延巳能寫詞，元宗皇帝也能寫詞。元宗的樂府裏有一句

「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的詞有一句「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都是好句子。有一天，元宗

對延巳說道：「吹皺一池春水，干你何事？」延巳說道：「不如皇帝的：『小樓吹徹玉笙寒。』元

宗大喜。後人說好管閒事的人爲：「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詩人愛管閒事

詩人愛管閒事，越沒要緊，則愈佳。所謂「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也。陳方伯德榮，七夕詩云：「笑問牛郎與織女，是誰先過鵲橋來？」楊鐵崖

柳花詩云：『飛入畫樓花幾點，不知楊柳在誰家？』

王次山妻能詩

虞山王次岳妻席氏能詩，端陽日，寄次岳詩曰：『菖蒲酌玉罌，獨泛已三年。』亡何夭亡。次岳哭云：『蛾眉月易沉天際，鳥爪仙難住世間，舊雨每來先治饌，殘燈欲爇尙論詩。幾夕殯宮移榻伴，還如同病對床眠。』

菖蒲玉罌——江南地方風俗，每年「端午節」，拿菖蒲根泡在酒裏吃，據說可以避免瘟疫。大的酒杯稱做罌。玉罌，是說玉做的大酒杯。鳥爪——神仙傳裏說：王方平在蔡經家裏，看見一個麻姑仙，是一個年紀十八九歲的美貌女子，她的手和鳥的爪一般的，蔡經心想背癢時，得麻姑手一搔，豈不很好！

詩交

人有邂逅相逢，慕其風貌，與通一語，不料其能詩者，已而以詩見投，則

相得益甚。丙辰冬，余遊土地廟，見美少年，揖而與言，方知是李玉洲先生第三子，名光運，字傳天，問余姓名，欣然握手。次日見贈云：「燕地逢仙客，新交勝故知。高才偏不偶，大遇合教遲。書劍懷儔侶，風霜感歲時。慚余初學步，何以慰相思！」時予纔弱冠，廣西金撫軍疏中，首及其年，傳天闕邸報，先知余故也。丙戌二月，余遊寒山，一少年甚閒雅，問之，姓郭名淳，字元會，吳下秀才。素讀余文者。次日，與沙斗初同來受業。方與語時，易觀手中所持扇，臨別，彼此忘歸原物。次日，詩題之云：「取來紈扇置懷中，忘卻歸還彼此同。搖向花前應一笑，少男風變老人風。」秀才見贈五古一篇，洋洋千言。中有云：「琴書得餘閑，判花作御史；飛絮泥不沾，太清雲不滓。多情乃佛心，汎愛真君子；禪有懽喜法，聖無縉磷理。所以每到處，風花纏杖履。」乙酉三月，尹文端公

扈 駕墜馬，余往問疾，在軍門外遇美少年，眉目如畫，未敢問其名姓，悵悵還家。俄而戶外馬嘶，則少年至矣。曰：「先生不識東興阿乎？」阿乃總鎮七公兒，幼時先生到館，曾蒙贈詩。與阿和韻云：「蒙贈瓊珠字幾行也，開智慧一分花。」先生忘之乎？」余驚喜，問其年，曰：「十八矣。」已舉京兆。

御史——穆宗皇帝時，宮中每一花，有一個御史管，管理花開花落的事體，稱做「判花御史」。

飛絮——楊柳花，稱做柳絮。蘇東坡打發一個妓女去見參寥和尚，那和尚口中念一首詩道：「多前尊前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波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是說心和黏住在泥土上的花一般不動的了。

懽喜法——懽字和歡字通用。明朝時候，皇宮裏有寺院，寺院裏用金銀塑着男女交媾的樣子，稱爲「懽喜佛」。

潛磷——染黑色，稱做潛磷。薄的石片，稱做磷。論語裏有兩句：「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涅是染的意思；是說最堅硬的石塊，不能磨成薄片；最潔白的顏色，不能染成黑色的。比方是有道德的人，雖在惡

濁的世界上，也不改變他的行為的。

詩人異數

松江顧小匡先生，諱成天，康熙丁酉舉人。世宗簿錄某大臣家，得其哭聖祖詩，有「已增虞舜巡方歲，竟少唐堯在位年」之句，遂欽賜編修，上書房行走。乾隆二年，以老乞歸，上加侍講銜。年八十二而卒。亦詩人異數也。

巡方——巡，是查看的意思。巡方，是說跑來跑去，在四面地方查看着。舜六十一歲，代堯做皇帝，他規定每隔五年工夫，到四面地方去巡查一遍，稱爲「巡方」。舜做皇帝，又是四十八年。唐堯——堯做皇帝，共有一百零一年。

因老得官

乾隆間，以老受恩得官者，當塗有二人焉：徐位山，名文靖，曹洛禪，名麟書。徐同余丙辰召試，而曹乃丙辰同盟友也。徐年九十餘，授翰林院檢討；甲戌秋，寄所註竹書紀年詩一冊。來湖居云：「天將幽致敵湖濱，共我盤桓幾十春。守業願爲清白吏，著書羞傍草玄人。妻緣貧慣無交謫，子未驕成肯負薪。那得向平婚嫁畢，三江烟雨任垂綸。白駒幾向隙間過，荏苒年華長薜蘿；閒極有時評北苑，愁來無夢寄南柯。文標司馬尊元狩，帖檢來禽署永和；湖上遊行湖上立，顏唐老大竟如何！」又「雲生漸覺桐絃潤，潮上徐看釣艇斜。」酒緣齋曰：陳三雅，茶爲眠時試一槍。皆典雅可誦。

清白吏——清白吏，是說不貪財的官。後漢時候，楊震做官，公正不貪財；他的子孫，不坐車，不騎馬，不吃魚肉。朋友勸楊震置備家產，楊震說：「使後世人稱贊一聲，說是清白吏的子孫，不是。」

很大的家產嗎？草玄人——西漢時候楊雄，有學問，不求功名，他寫一部太玄經。草是說寫草稿的意思；玄，便是說太玄經。向平——東漢時候向平，有才學不做官，住在山裏。到建武年間，他兒女婚嫁的事體，都做完了，便從此不問家裏的事體；和他朋友名禽慶去游玩五嶽。後人說嫁女或娶媳婦，都說是了「向平之願」。白駒——白駒，便是白馬。史記裏有兩句道：「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隙。」比方光陰過得快，好似從牆洞裏，看一匹白馬跑過一般。南柯——古人淳于夢，在白天睡覺；忽做夢，看見兩個穿紫色衣服的人，領着他，走到屋子南面，一株大槐樹下面跑進去；走到一座城裏，那城門上寫着「大槐安國」四字，走進了城，一個官員模樣的人來迎接着說道：「駙馬很遠的路跑來，且住在「東華館」裏休息幾天。淳于夢在館裏住了幾天。去見國王，國王十分歡喜他，便將女兒名瑤芳的嫁給淳于夢做妻子。國王又使他去做南柯郡的地方官。他做了二十年的官，生了五個兒子，兩個女兒。後來妻子死了，正傷心痛哭的時候，便從夢中醒來。到那株大槐樹下面去看，看有一個大洞，洞裏面住着許多螞蟻。後人說空的事體，稱做「南柯一夢」。三雅——古人劉表的兒子，歡喜吃酒；把酒分裝在三個大酒杯裏面。最大

的稱「伯雅」，可以裝酒七升。第二是「仲雅」，可以裝酒五升。第三是「季雅」，可以裝酒三升。一槍——茶經裏說：最細的茶葉，嫩芽樣子像鷹爪雀舌一般的，最上等；像一旗、一槍的，已經是次等了。

納交之道

曹官至侍讀學士，少時與魯之裕亮儕，奪槊舞劍，權奇倜儻，後行走上書房，予告歸。戊寅年，入山話舊，有留影雜記一編，即生平行述也。曾入黃山，遇老人傳道，年九十餘，行走如飛。詩亦清矯。金山云：「日月不離水，荻蘆難辨霜。」飲招亭云：「泉細但聞響，山香不見花。」題泰山云：「日觀天門上幾回，層雲雪海盪胸開；年來懶讀人間字，曾探金泥玉簡來。」寄樊姬云：「天外雲寒暮雨多，音書何處寄烟波；他鄉動覺愁千種，小小雙魚載幾何？」古漁贈以詩云：「黃山早有神仙遇，白首纔蒙 聖主知。」余題其留

影册子云：「人間蹤跡兩漫漫，欲畫飛仙影最難；只有上清曹學士，自家留影自家看。我亦人間有半生，三山五岳等閒情；雪中爪跡分明在，可惜飛鴻記不清！」人問先生：「納交之道，從子夏乎？從子張乎？」先生曰：「皆從。」問：「何以皆從？」曰：「朝廷之上從子夏，鄉黨之間從子張。」

日觀——泰山東南面有一座山頭，稱爲「日觀」；是看太陽從東海出來的地方。每日清早雞啼的時候，那太陽便從東海邊出來，一跳三丈高。又從泰山東面一直上去，七十里到了絕頂，稱做「天門」。金泥玉簡——把金粉打成泥樣子，把玉片做封條紙，稱做「金泥玉簡」。古時做國王的立了大功，便到泰山上去祭天，在石碑上刻着記功的文字。又有金牌藏在石箱子裏，外面用金泥玉簡封鎖着。三山五岳——古時傳說東海上有三座神山：一名「蓬萊」，二名「方丈」，三名「瀛洲」；其實便是現在的日本三島。又中國地方有五座大山，稱做五岳。便是中嶽嵩山，東嶽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恆山。嶽字和岳字通用。子夏子張——

子夏子張，是孔子兩個弟子。子夏的做人方法，見好的便歡迎他，見不好的便拒絕他。子張的做人方法，敬重那有才學的人，不容納那沒有才學的人；稱贊那有道德的人，又可憐那沒有道德的人。這一段話出在論語裏，便是：子夏：「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亮儕先生抱負不凡

己未，余在孫文定公署中，見亮儕先生。其時觀察清河，年七十餘，銀鬢垂腹，口若懸河；向制府述水利，娓娓萬言，無一澀語閒字。使屏後侍史錄之，即可作奏疏讀也。初從河南縣令起家，忤總督田文鏡，每被劾一次，世宗召見，必陞一官，真奇士也！作令不用牌票，書片紙召吏民，作府道不用文檄，書尺牘諭下屬。有令必行，無情不燭。登黃鶴樓云：「名勝迹隨頽浪捲，孤危身託畫欄憑。好把江波成地醴，偏教溝壑飲天漿。」其抱負可想。

意味深長的詩

詩有極平淺而意味深長者。桐城張徵士若駒，五月九日舟中偶成云：「水窗晴掩日光高，河上風寒正長潮；忽忽夢回憶家事，女兒生日是今朝。」此詩真是天籟！然把女字換一男字，便不成詩。此中消息，口不能言。

許太監愛文士

許太監者，名坤，杭州人。在京師頗有氣燄，而性愛文士。常過杭太史華浦家，採野蕘一束去，報以人參一斤。欲交鄭太史虎文，鄭不與通。人疑鄭故孤峭者，然其詠紅豆詩，頗有宋廣平賦梅花之意。詞云：「記取靈芸別後身，玉壺清淚血痕新；傷心略似燃於釜，繞宅何緣幻作人。」一點紅宜留玉臂，十分圓欲上櫻唇；只嫌不及榴房子，空結團圓未了因。」梁瑤峯少宰和云：「

采綠何曾勝采藍？猩紅端合摘江南；且看沉水星星活，得似靈犀點點含。秋漢可煩橋更駕，朝雲應有夢同甘；石榴消息分明是，朱鳥窗前仔細探。一按紅豆生於廣東，乾隆丙戌，鄭督學其地，梁爲糧道，故彼此分詠此題。

● 宋廣平——古人宋璟封廣平公。他性情剛直，好似鐵石心腸的人；但他寫起梅花賦來，又是美麗多情。靈芸——三國時候，一個美人名薛靈芸，有人買去獻給魏文帝。靈芸辭別父母的時候，眼淚流個不住；拿玉壺盛着眼淚，到了京城裏，那眼淚已變成了血。繞宅——晉朝時候，郭璞寄住在人家，心中很愛他主人家裏的一個丫鬟，沒有方法可以得到手，便拿了三斗小豆，繞着他主人的屋子，一面走着，一面敬着。他主人清早起來，看見有穿紅色衣服的人數千，圍住了他的屋子，走近去一看，又沒有了。一點紅——博物志說：養一頭蜥蜴，拿硃砂餵他吃，那蜥蜴全身變成紅色。又拿蜥蜴的血，塗在女人的臂膀上，便一點鮮紅，永遠不退。但女人倘和男子交媾過一次，這一點紅便立刻退去。據說古時皇宮裏，拿這個法子來試驗宮女貞節不貞節。

的，所以稱爲「守宮砂」。朝雲——戰國時候，楚國宋玉，寫一篇高堂賦，中有一段道：「昔者先王，嘗游高堂，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且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後人說男女交媾的事體，稱爲行雲雨。男女交媾的地方，稱爲陽臺。

中唐佳境

戊戌秋，余小住閩門，詩人張崑南，每晚必至，年七十三矣。誦其登靈巖云：「振衣同上落虹亭，古塔雲深入杳冥；香徑草荒秋露白，山村雨過暮烟青。天空一雁來胥口，木落諸峯見洞庭；莫向西風更懷古，菱歌清絕起遙汀。」余嘆曰：「此中唐佳境也！」崑南喜，次日呈詩三冊，屬余輪替觀之。其佳句如「潮痕沙岸落，露氣渚蘭聞。」「松間細路通僧寺，花裏微風颺酒旂。」皆妙！崑南別去後，錢景開來，又誦其虎邱詩云：「蘼蕪亦解憐傾國，多傍

貞娘墓上生。春去云：「月上簾鉤風太急，落花如雨不聞聲。」

邵君詩

常熟孝廉邵君培，每秋試必以詩見投。記其觀燈云：「紅羅碧綺間琉璃，遠近龍鸞一望齊；樓下花鈿樓上曲，留人偏在畫橋西。」路上云：「昨日晴和今日雨，蕭蕭篷底作春寒；分明即是來時路，頓覺烟波別樣看。」

詩有寄託

遊仙詩，大半出於寄託。方南塘居士云：「到底劉安未絕塵，昨宵相與共朝真；漫將富貴夸同列，手版橫腰道寡人。」此刺暴貴兒作態者也。陸陸堂太史云：「尋真臺上紫雲高，阿母宵分降節旄；臣朔讀書破萬卷，不甘呵叱小兒曹。」此刺妄庸人傲士者也。方近雯觀察云：「一痕輕綠畫春山，冰

剪雙眸玉煉顏，不解大羅天上事，蘭香何過謫人間？』此惜詞臣外用之詩也。

朝真——朝是見的意思。真是說神仙。勾曲山的道士，在每年十二月二日，都要到大茅山頂上去朝真。臣朔——漢朝時候東方朔，他對漢王說：十六歲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大羅天——道家說：三界以外，稱為四人境；四人天外，稱為三清；三清上面，稱做大羅天。李義山詩有：『空記大羅天上事，衆仙同日詠霓裳。』蘭香——集仙錄裏說：有一個小女兒，流落在湘江洞庭湖岸邊；一個漁翁可憐他，便拿回家去養着。他養到十多歲上，忽見有一個童兒，從天上下來，拉了這女孩兒上天去。那女孩臨去的時候，對這漁翁說道：『我原是仙女，名杜蘭香，因犯了罪，罰落在人世上千多年。』

姚方伯詩

隨園詩話 第八卷

桐城姚方伯有闕怨云：「分明賺得兩眉開，手折黃花上鏡臺；侍女無端忙報道，鄰家昨夜遠人回。」

和而不同

蔣茗生與余互相推許；惟論詩不合者，余不喜黃山谷而喜楊誠齋，蔣不喜楊而喜黃，可謂「和而不同」。

滿面詩書之氣

孫文定公爲冢宰時，余以秀才修士相見禮。投詩云：「百年事在奇男子，天下才歸古大臣。」又曰：「一囊得飽侏儒粟，三上應無宰相書。」公讀之忻然，延入曰：「滿面詩書之氣！」已而戊午科，出公門下。

侏儒——據說有一侏儒國，國中的人都是十分矮小。後人稱矮小的人，稱他爲「侏儒」。

漢朝東方朔說道：「侏儒長三尺，奉一囊粟；臣長九尺，亦一囊粟。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詩的真僞不及僞

王崑繩曰：「詩有真者，有僞者，有不及僞者。」真者尙矣，僞者不如真者。然優孟學孫叔敖，終竟孫叔敖之衣冠尙存也；使不學孫叔敖之衣冠，而自著其衣冠，則不過藍縷之優孟而已。譬人不得看真山水，則畫中山水亦足自娛。今人詆呵七子，而言之無物，庸鄙粗啞，所謂「不及僞者」是矣！

指使有人

謝梅莊，諱濟世，廣西潯州人。作御史三日，即奏劾河東總督田文鏡；朝廷疑有指使，交刑部嚴訊。先生稱：「指使有人！」問：「爲誰？」曰：「孔子。」孟子：「問：『何爲指使？』曰：『讀孔孟書，便應盡忠直諫。』」世宗憐其駭，

謫軍前効力，——時雍正丙午十二月初七日也。先生次東坡獄中寄子由韻，寄從弟佩蒼云：「嚴霜初隕，陡回春，留得衝寒冒雪身；綸綍乍傳，渾似夢，親朋相慶更爲人。敢愁弓劍趨戎幕，已免銀鑿禮獄神；早晚扶歸君莫痛，嬖姍勃窣亦前因。尙方借劍心何壯，牘背書辭氣漸低；已分黃泉埋碧血，忽聞丹闕放金雞。花看上苑期吾弟，讓樹高堂仗老妻；且脫南冠北庭去，大宛東畔賀蘭西！」今上登極，赦還原職。先生疏求外用，授湖南糧道。長沙士人感其遺愛，片紙隻字，俱珍重之，故傳此二首。先生不信風水之說，題金山郭璞墓云：「雲根浮浪花，生氣來何處？上有古碑存，楚師郭璞墓。」曉世之意，隱然言外。

嬖姍——司馬相如寫的子虛賦有一句：「嬖姍勃窣，是爬在地下走。」

路的樣子。尙方——「尙方劍」是皇帝用的劍；有時交與大臣，用他可以隨意殺人，超出於法律之外的，所以稱爲「尙方」。漢朝的朱雲，對成帝說道，臣求得一尙方斬馬劍，殺一奸臣頭。成帝問殺什麼？他說殺安昌侯張禹。那時張禹是成帝的先生，地位十分尊貴。碧血——莊子裏說，慶宏死在蜀的地方，藏着他的血，三年工夫，化成碧，碧便是現在的翡翠玉。金雞——「金雞」是一種旂名。唐朝時候，尙書衙門遇到大赦的日子，南門南面豎起一枝七丈長的旂竿，上面有一隻四尺高的雞，用黃金雕成雞頭，雞嘴裏銜着七尺長的一幅紅旂。護樹——護，便是護草。樹，是種的意思。詩經裏有兩句：「焉得護草，言樹之背」背，是說屋子的北面。護草又稱忘憂草。「護樹高堂仗老妻」高堂，是說父母，是說家中有老妻代養父母，可以免得憂愁了。南冠——春秋時候，晉國王閻鍾儀道，那頭上戴着南冠被細綁着的犯人，是什麼人？後來說犯人穿的衣服，都稱「南冠」。「北庭」是說匈奴的京城。匈奴，便是現在的蒙古，在中國的北面。大宛、賀蘭——大宛，是古時外國名，是西域中的一國；現在是俄國屬地中亞細亞地方。賀蘭是山名，現在甘肅省寧夏縣西面。郭璞——晉朝人郭璞，寫有葬書二十篇。後來看風水的人，

都熟讀葬書。

王午堂集句

贛州總兵王公字午堂，名集。工詩善書，與余相慕二十年，終不得一晤。弟香亭過贛，公寄我鶴研一方，集古句一聯云：「中天懸日月，絕代有佳人。」

對聯

過潤州見僧壁對聯云：「要除煩惱須成佛，各有來因莫羨人。」過九華寺有一對云：「非名山不留仙住，是真儒只說家常。」

詠雪獅

香亭以雪獅爲題，令諸少年分詠，而糊名易書，屬余評定。余奇賞二句

云：「蹲伏尙能驚百獸，強梁可惜不多時！」拆封，乃胡甥吉光所作，書巢之子也。詩人有後，信哉！

性情與詩境

朱竹君學士曰：「詩以道性情，性情有厚薄，詩境有淺深。性情厚者，詞淺而意深；性情薄者，詞深而意淺。」

戲詩

番禺何夢瑤工詼諧，爲催租吏所窘。戲爲牛郎贈織女云：「巧妻常爲拙夫忙，多謝天孫製七襄。舊借聘錢過百萬，織來雲錦可能償。」織女答云：「織錦空勞問報章，近來花樣費商量。人間債負都堪抵，第一天錢不易償。」

使不得

夏醴谷督學廣東，有門生鄭齊一者，年少貌美，飲舟中，妓醉而逼之。鄭勃然怒曰：「使不得！」夏贈以詩云：「柔情似水從頭抹，硬語如刀帶酒聽。」程魚門北上，旅店主人招妓侑酒，魚門與同飲而却其眠。作詩曰：「花明野店春無主，月黑秋林幸有燈。」潘筠軒笑曰：「次句有小說『秉燭達旦』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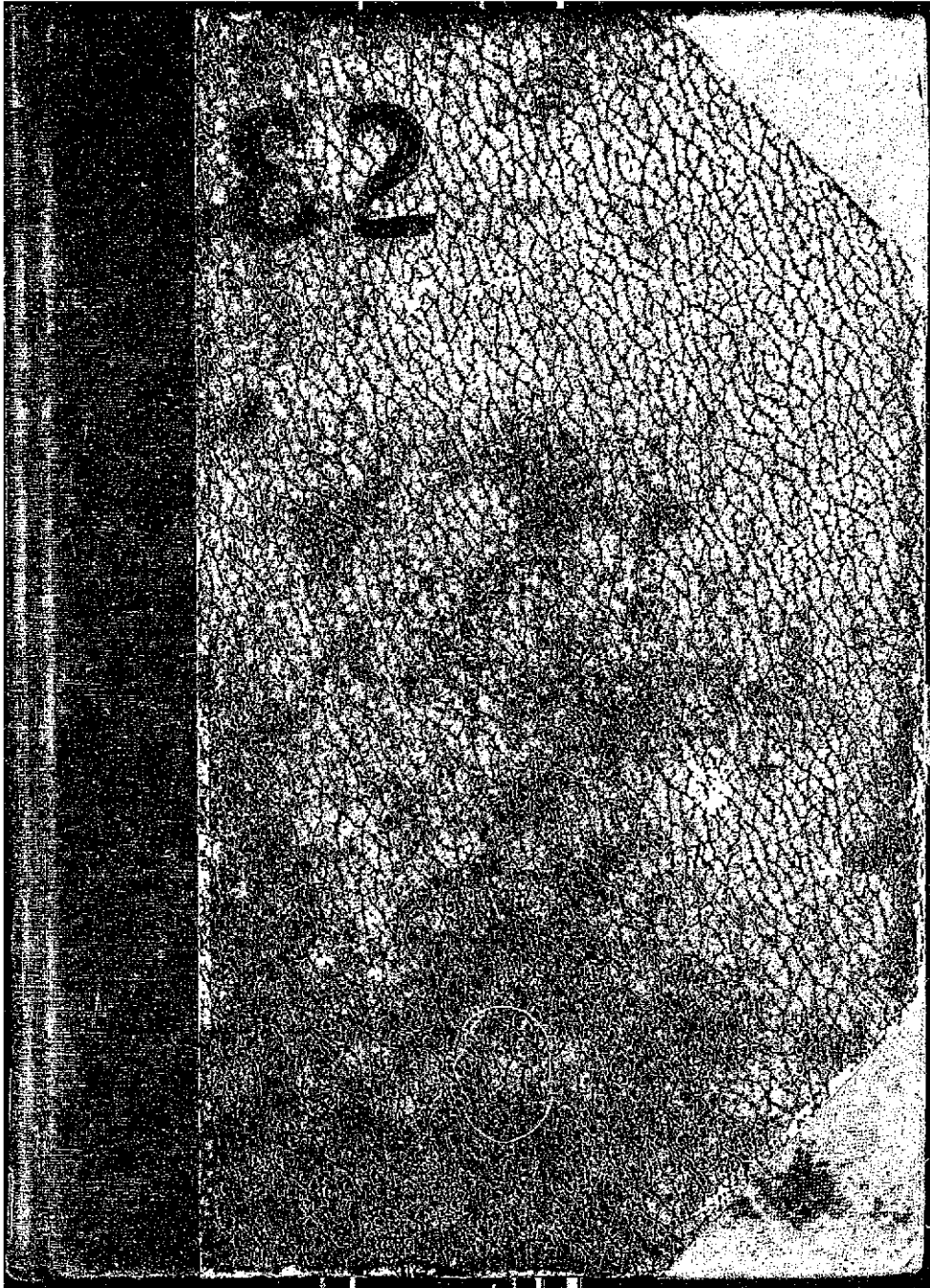
題松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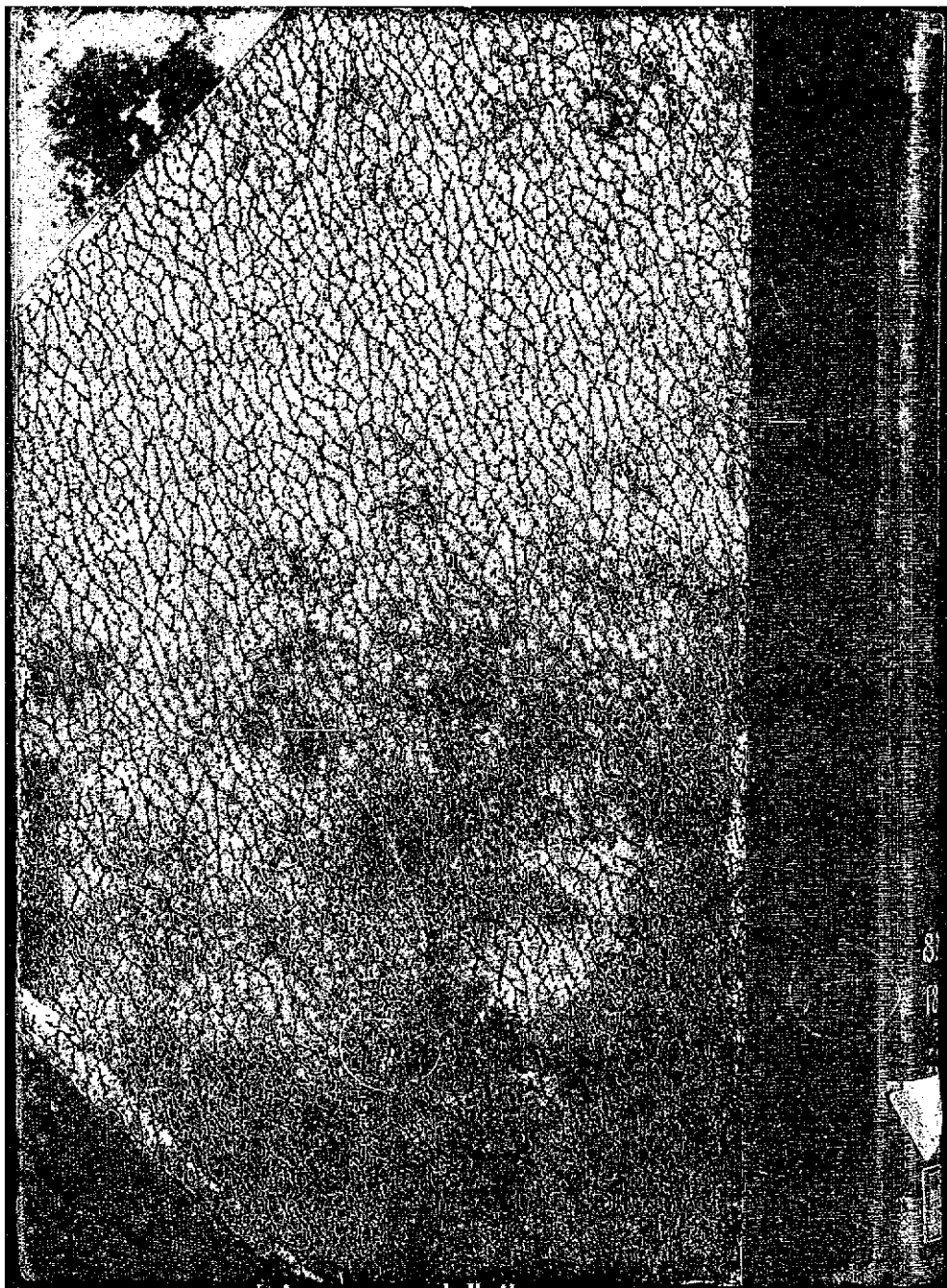
蔡持正貧時，寓僧寺，僧厭之。蔡題松樹云：「常在眼前君莫厭，化為龍去見應難。」黃之紀寓隨園，或輕之，黃亦題松樹云：「寄人籬下因春好，聽我風聲在老來。」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08997 書號 821
Acc. No. Call No. 185
: 2









話未言老有附

註天肅評

每節標題白話註解

隨園詩話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九卷

朱草衣詩

白下布衣朱草衣，少時有「破樓僧打夕陽鐘」之句，因之得名。晚年無子，卒後葬清涼山，余爲書「清故詩人朱草衣先生之墓」，勒石墳前。余宰溧水，蒙見贈云：「疊爲花縣一江分，來往惟攜兩袖雲；待客酒從朝起設，告天香每夜來焚。自慚龍尾非名士，肯把猪肝累使君；却喜循良人說遍，填渠塞巷盡傳聞。」
郊外云：「亂鴉多在野，深樹不藏村。」與客野集云：「羈身同海國，歸夢各家鄉。」大觀亭云：「長江圍地白，老樹隔朝青。」晚行云：

「土人防虎門書字，水屋又魚樹有燈。」贈某侍御云：「朝罷宮袍多質庫，時清諫紙盡鈔書。」

豬肝——古人閔仲叔家裏十分窮苦，沒有錢買肉，每天買豬肝一片，那肉店裏的人恨他買得太少，不肯賣給他；安邑縣官知道了，便打發差人每天送豬肝去。仲叔說道：我閔仲叔豈肯因為口腹的事，拖累縣官呢？便離開安邑到別處去。閔仲叔是有才學有道德的人。

先得我心

隨園地曠多樹木，夜中鳥啼甚異，家人多怖之。予讀王荇亭進士平溝早發云：「怪禽聲類鬼，暗樹影疑人。」先得我心矣。其他佳句，如「大星高出樹，殘月細流溪。」「月斜人影忽在水，風過秋聲正滿山。」「滿帽黃花逢醉客，一肩紅葉識歸樵。」皆妙！

潘進士詩

湖州潘進士立亭，名汝晟。詩宗韓杜，五古尤佳。偶成云：「靜士難爲介，靜女難爲媒。嫁容靜女醜，交面靜士羞。盛年易春晚，獨抱無郵驛。桃李非我春，蒲柳非我秋。鶴老心萬里，鵬怒翼九州。未免笑樊援，豈屑伍喧啾。搜春潤章句，摘卉膏吟哦。非無蘭荅玩，風騷旨已譌。詩濤與詩骨，韓孟兩嗟峨。崑體逮鐵體，滔滔同一波。金天削秀華，碧海鳴神鼉。義色少姚佚，吉詞無淫頗。裊中南風手，請爲南風歌。寥寥發古響，羯鼓如予何！」潘宰直隸某縣，以迂緩故，幾被劾矣。適傅忠勇公平金川歸，潘獻饒歌，公大誇賞，乃改爲卓薦。

嫁容——說女人仗着面貌美麗去嫁男人的，稱爲「嫁容」。孟郊靜女吟裏有一句：「嫁德不嫁容。」靜女，是說有德性安分守己的女人。交面——朋友在形式金錢上結交的，稱爲

「交面」在情感道德上結交的，稱做「交心」。白香山詩有句：「交心不交面，從此重相憶。」

晚晚——太陽向西落下去，光力淡薄的樣子，稱做「晚晚」。成年易晚晚，是說人一到了成年，便容易到老年時候。晚晚比方是年老。詩：「有氣魄的詩，稱做「詩濤」，說他好似潮水一般。用字有力的詩，稱做「詩骨」。孟郊詩裏有兩句：「詩骨聳東野，詩濤擁退之。」

鐵體——元朝詩人楊鐵厓，寫詩文有力，當時稱爲「鐵體」。又稱「鐵厓體」。金天——秋天稱「金天」。金便是刀。秋天的風十分尖利，好似刀一般，所以稱「金天」。秀是高的意思。華是說華山。姚佚——姚，是說美貌的樣子。佚，是說放浪的樣子。裏中——裏中，便是袖中。南風是詩名。古時舜帝有孝行，當時有南風詩稱贊孝子的。饒歌——軍隊裏的音樂，稱爲饒歌。又稱爲騎吹。軍隊出發的時候，在馬上吹奏的。

詩轉韻方法

鮑進士之鍾，字雅堂，詩人步江之子。詩有父風，而清逸處往往突過前

人。秋雨乍晴云：「箬帽芒鞋淮備秋，稍晴便擬看山遊；江湖入郭無三里，溪水到門容一舟。亭午白雲開野徑，夕陽黃葉下僧樓；閒身自笑如閒鶴，欲度前峯却又休。」五言如：「一鳥掠溪鏡，四山明畫簾。」魚跳重湖黑，蒲喧急雨來。」七言如：「道心靜似山藏玉，書味清於水養魚。」「翻書細檢遺忘事，撥火閒尋未過香。」「岸柳帶鴉明遠照，塔鈴和月語清宵。」皆可愛也！雅堂常言：「作七古詩，雅不喜一韻到底。」余深然其言。顧寧人云：「詩轉韻方法。」三百篇無不轉韻。

楊子安詩

秦中詩人楊子安鸞見訪，適余外出，歸後，見貽一冊。雪齋云：「寒瘦自性情，苦吟工未能，晚晴窗上日，先曬硯池冰。」聞砧云：「滿院苔痕合，重門

樹影深。」

車靜研詩

余宰江寧時，所賞識諸生，秦澗泉，龔雲若，涂長卿，俱登科第，而流落不偶者，惟車靜研與沈瘦岑。沈工古文，不爲詩，車詩有可存者。河南道中云：「三月春陽淡不濃，老冰如石漱寒風；蹇驢覓路人家遠，日暮山坳虎眼紅。」農家云：「築塲如鏡草堆山，遶屋黃花映碧潭；閒倚茅簷留客過，南人北去北人南。」

服隨園

寶應王孟亭太守，爲樓村先生之孫。丁卯見訪江寧，攜胡牀坐門外，俟主人請見乃已。遂相得甚懽。聘修江寧志書，朝夕過從。嘗言：「樓村先生教

人作詩，以三山爲師，一香山，一義山，一遺山也。一有從子嵩高，字少林，少年
倜儻，論詩不服乃伯而服隨園。大梁懷古云：「搖落偏驚旅客魂，秋風回首
眺中原，三花樹色開神岳，萬里河聲下孟門。形勝鬱盤終古在，英雄慷慨幾
人存，信陵策士俱黃土，獨有侯生解報恩。」太守諱箴輿。

三花——嵩高寺裏面，忽然長出一株「思維樹」，又名「貝多樹」，一年中開三次花。神
岳，是說中岳嵩山。孟門——孟門，是山名，在龍門山東。古時禹王治水，開孟門山，流通黃河的
水。侯生——戰國時，魏國有一人名侯嬴，在信陵君家中做客人。後來秦國欺壓趙國，侯生獻
計救趙國。他的計是暗地勾通了魏王的寵愛妃子如姬，去偷得了晉鄙調兵的令牌，奪得了晉
鄙的軍隊，又推薦他的朋友大力士朱亥，陪着信陵君一同去打秦國。待信陵君去後，侯生便自
己拿刀刎死，免得信陵君疑心他。

分明大謝

隨園詩話 第九卷

揚州張哲士，與蔣秋涇交好，蔣尤自負作游山一首，程魚門夸爲小謝。勃然怒曰：「分明大謝，何小之有！」留別哲士云：「竟掛秋帆決計行，關心天末倚閭情；便歸只好留三月，浪跡無端已半生。人世乘除蒼狗幻，名山期許白頭成；殷勤相屬還相慰，愁聽西風雁一聲。」哲士寄懷云：「戀友心空切，寧親去敢遲；纔爲三夕別，已是百回思。避日簾仍下，追涼榻未移；不知江上路，秋暑可曾衰？」哲士詠胭脂云：「南朝有井君王入，北地無山婦女愁。」以此得名，人呼「張胭脂」。

小謝——晉朝詩人謝靈運，稱「大謝」。謝惠連稱「小謝」。蒼狗——杜甫詩：「天上浮雲如白衣，須臾改變如蒼狗。」他說天上雲的樣子，變換得很快；先看好似一件白衣，忽然又好似一隻白狗。後人說，人世上的事，改變得快，也稱爲「蒼狗白雲」。

李竹門詩

中州李竹門，過隨園見贈云：「園在六朝山色裏，一筇先要問高臺。碧梧葉響秋將至，紅藕花香客正來。」其詩頗清。惜年甫三十而卒。余愛其詠鞭云：「一事思量轉惆悵，不能行到祖生先。」郊外云：「山勢趁潮多北向，人心如雁只南飛。」

祖生先——晉朝的劉琨，和祖逖做朋友，兩人都願替國家打仗。劉琨把刀槍作枕頭睡，在上面守候天明到來。他說：只怕祖生拿着馬鞭子，比我先上馬。後人說急要去打仗，稱爲「枕戈待旦」。

上塚歌

燕湖施長春曼郎，少年有衛叔寶之稱。余宰江寧時，秦澗泉屢爲致意。

云：「將渡江求見。」已而病亡。有上塚歌云：「白楊樹，城東路，野草萋萋葬人處，挈榼提壺出郭行，可憐今日又清明！富家塚高高傍嶺，貧家塚低低亞畛，塚中貧富人不同，一樣酒澆不能飲！嗔烟慘淡日西斜，挈榼提壺還返家，一線陰風旋不定，紙錢飛上棠梨花！」

今之鄭當時

吳門顧星橋進士，詩才清冠等夷。家有月滿樓，藏書萬卷，海內知名之士，無不交投縞紵，予目爲今之鄭當時。龍潭一律云：「微風緩緩送江聲，最好龍潭道上行，碧樹數叢堪作障，青山一半不知名。閒情轉向塵中得，幽景偏宜客裏生，晚覓茅齋投一宿，花前試看酒旗輕。」進士名宗泰。

姚沈二人詩

姚申甫方伯，與沈永之觀察，本中表親，姚姊嫁沈，二人年少時，與余同肄業書院。每見方伯家遣僮擔盒供其子壻，二人同登鄉會科。沈寄姚詩云：「辛勤二老訓喃喃，愛壻猶如愛長男，甘脆每教常健飯，苦吟猶記許分甘。」沈殿試二甲第三，姚二甲第二，自後官壻，沈必差姚一級。姚爲觀察，沈爲太守，沈爲觀察，則姚爲方伯矣。沈又寄詩云：「平生每好居人後，今日還應讓弟先。」余將赴廣西金撫軍之聘，姚賦詩相留曰：「就使將軍重揖客，何如南國有詞人。」後四十年，姚竟巡撫廣西。余寄書云：「不料當日所謂將軍，卽此時之閣下，惜我不能來作揖客耳。」永之在書院寄內詩云：「深院蝶嬌無語坐，小園花嫩卷簾看。」爲掌教楊文叔先生所賞。

揖客——漢大將軍衛青官高位重，大臣見大將軍都要跪拜，獨汲黯見大將軍，只作一揖。

不拜。有人勸汲黯行跪拜禮，汲黯說道：「使大將軍有一個作揖的客人，豈不是更見得大將軍的謙虛嗎？」響馬——人騎着馬，走在四面山峯中間，那馬喊起來，好似在壘裏發出來的聲音一般，所以說「響馬」。古時，桓司馬手下有一個參軍官，在許多客人聚會的時候，他能够學着每一個客人說話的聲調，裏面有一個客人，鼻中生瘡的最不容易學，這參軍便把頭伸進瘡裏，去說着話學着。

見月有悟

余在都時，永之引見滿洲學士春臺。春自云：「年三十時，目不識丁，從一禪師靜坐三月，頗以爲苦；一夕，提刀欲殺禪師，仰頭見月，忽然有悟，賦詩便工。」塞外云：「野水吞人面，青山養馬聲；浮雲連帽起，殘雪帶鞭行。」殊 羅偉！公愛永之與枚，以爲兩少年必貴，每至必留飲留宿，遣妾捧觴。

桐城相公七十生辰，余與諸翰林祝壽，宴罷，各賜詩扇一柄。詩寫田園雜興云：「不識風塵勞擾，但知雲水盤桓；買畚偶來城市，祀神一著衣冠。小橋流水村近，疎柳長堤路斜；車馬不聞叩戶，雞豚自識還家。烟生茅屋雲白，雨過菱塘水新；今歲秋田大稔，稻苗高過行人。竹屋正臨流水，檣籬曲繞閒亭；此是吾廬本色，被人偷作丹青。作苦最憐田婦，布衣椎髻無華；饑餉並攜稚子，采桑不摘閒花。」公終身富貴，而詩能淡雅若此。

詩人唱和

嚴公瑞龍，作湖北布政使，續漢上題襟集，招諸詩人唱和，亦公卿雅事也。傅辰三感春云：「恰恰春分二月半，分春妙手愛東君；但愁過却花朝後，一日春容減一分。月落參橫夜向晨，半釀花意欲留人；夜闌莫怯風吹袂，惟

愛梅花不惜身。大雨戲作云：「兩師一夕興淋漓，筆尖亂點西窗紙；初猶落落蝌蚪分，繼則盈盈垂露似。須臾漫漶一片濕，直似秦碑沒字體。」殊有東坡風趣。沈樹德落花云：「飛燕躡歸簾影裏，遊魚吹起浪花中。」葉聲木送人云：「吹酒涼風穿樹過，破煙水月隔樓生。」

題襟集——集合許多朋友，在一塊兒吃酒寫詩，稱做「題襟」。把當時寫成的詩，搜在一部集子裏，稱做「題襟集」。唐朝詩人溫庭筠，段成式，余知古一班人，把彼此和答贈送的詩，寫成一本集子，稱爲「漢上題襟集」。花朝——花朝，便是百花生日。陰曆二月初二日，是「花朝節」。蝌蚪——蝌蚪，又稱科斗。周朝時候的古體字，樣子很像春天水中的蝌蚪蟲，（便是蛙的幼蟲）。每一筆畫，頭大尾細，湊搭寫成，稱爲「蝌蚪文」。垂露——漢朝秘書郎官，名曹喜的，造出一種字體，好似露水向下掛着一般的，稱爲「垂露文」。沒字碑——泰山最高的頂上，有秦始皇豎着的沒字碑，碑上沒有一個字。

史先生詩

康熙壬寅，余七歲，受業於史玉瓚先生。雍正丁未，同入學。先生不茹作詩，而得句殊雋。偶成云：「好鳥鳴隨意，幽花落自然。」病中云：「廿年辛苦黔婁婦，半世酸辛伯道兒。」終無子，余爲葬於葛嶺。

黔婁——古時有一個黔婁先生，做人方正，有學問。他死了，他的妻子拿一牀布被去蓋在死人身上；那布被太短，蓋住了頭，便露出了腳；蓋住了腳，便露出了頭。有一個會西勸黔婁夫人拿被斜蓋，黔婁夫人說道：與其斜的有餘，不如正的不足。伯道——晉朝鄧攸，號伯道，做河東太守官。石勒兵打進河東來，伯道用牛馬馱着妻兒，逃過泗水去；又被強盜搶去了他的牛馬，伯道便扶了妻兒步行。當時有一個小兒，名鄧綏的，是伯道弟弟的兒子。伯道抱了自己的兒子，便拋棄了姪兒；抱了姪兒，便拋棄了自己的兒子。兩個小孩中間，祇能保全一個。但伯道的弟弟早已死了，伯道便決定拋棄了自己的兒子，抱了姪兒逃難去。但從此伯道終究沒有再生兒子。當

時人說道：「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深婉有味

沈歸愚尙書，晚年受上知遇之隆，從古詩人所未有。作秀才時，七夕悼亡云：「但有生離無死別，果然天上勝人間。」落第詠昭君云：「無金贈延壽，妾自誤平生。」深婉有味。皆集中最出色詩。六十七歲與余同入詞林。紀恩詩云：「許隨香案稱仙吏，望見紅雲識聖人。」

詩有奇氣

與余同薦鴻詞者，有戶部主事尙庭楓，號茶洋，陝西人。爲人詭誕不羈，忽而結駟連騎，忽而布衣藍縷。賦詩有奇氣，如「落花平地二尺厚，芳草如天萬里青。」「月華照樹有烏鵲，雲氣上天如白羊。」皆驚句也。

都有所本

余愛誦金壽門「故人笑比庭中樹，一日秋風一日疎」之句。杭堃浦先生云：「此句本唐人高蟾「君恩秋後葉，一日一回疎」不足爲壽門奇。」壽門佳句如：「佛烟聚處都成塔，林雨吹來半雜花。」詠荅云：「細雨偏三月，無人又一年。」乃真獨造！余按古人佳句，都有所本。陳元孝「池花對影落，沙鳥帶聲飛。」本李羣玉「沙鳥帶聲飛遠天。」梁藥亭「龍虎片雲終王漢，詩書餘火竟燒秦。」倣唐人「半夜素靈先哭楚，一星遺火竟燒秦。」楊誠齋「不知落得幾多雪，作盡北風無限聲。」倣唐人「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

龍虎片雲——漢高皇帝窮苦的時候，他住的屋子上面，常常有雲氣樣子，和龍虎一般。

五色光彩，有人說這個是天子的氣。哭楚——秦朝末年，楚漢兩國打仗，漢高祖一天走過湖邊，看見一條白蛇在路上橫着，被高祖拔下寶劍來，一劍斬成兩段。後有人看見一個老年女人，坐在死蛇傍哭着道：「我兒子是白帝子，現在被赤帝子殺死了，赤帝是漢王，白帝子是楚王。這老太婆哭的是楚王，所以說：『哭楚。』後來果然楚國被漢國打去了。」

閨秀詩

閨秀李金娥詠路上柳云：「折取一枝城裏去，教人知道是春深。」湖州高氏小女有一聯云：「也知春色歸人早，鄰女釵邊有杏花。」

馬湘蘭墓

相傳江寧南城外，瑞相院後，叢竹中，爲馬湘蘭墓。望江魯鴈門題詩云：「葉飄難禁往來風，未肯輸懷向狡童；畫到蘭心留素素，死依僧院示空空。」

知音卓女情雖切，薄倖王郎信未終。一點憐才真意在，青青竹節夕陽中。絕世英雄寄女妝，荆家會說十三娘。年來文士動相擠，始識伊人不可忘。零露似薰香豈麝，百花想見繡衣裳。平生除拜要離塚，到此纔焚一瓣香。嚴侍讀冬友曰：「瑞相院前之墓，少時亦誤以爲湘蘭，後往訪之，見題碣云：『新安貞女某氏之墓。』碑陰載爲某商人之妾，商人不歸，守貞而死，以爲湘蘭有玷逝者矣。』陳楚筠製錦曾效「長吉體」爲詩，證明其事云：「古釵耿耿蝕黃土，千歲老蟾嘯秋雨。蒼茫落日掩平坡，風入黃蒿作人語。新安山高江水遙，卷旒原不生倡條。貞魂夜號月光曉，兒童莫賦西陵草。」

馬湘蘭——明朝時候的名妓馬湘蘭，能寫詩，又能畫蘭花，住在金陵地方。她願嫁給王穉登，王穉登不願。後來到王穉登七十歲的時候，湘蘭去拜壽，吃酒歡笑，在王家住了一個月，回家。

去便害病，坐着死去。卓女——漢朝時候，臨邛地方，有一個卓王孫，家裏一個女兒，名文君，面貌極美，歡喜音樂，新守寡在家中。有一天，卓王孫請客，有一客名司馬相如，有文才，又能彈琴，在席上彈一套鳳求凰。那卓文君在裏面聽了，十分動心。到夜裏，卓文君便去看司馬相如；兩人逃出去，做了夫妻，在大街上開一家酒店。要離——春秋時候，吳王僚造反，公子光殺死王僚，又派一刺客名要離的，去刺死王僚的兒子慶忌。又怕慶忌起疑心，又使公子光殺死要離的妻子。要離逃去見慶忌，說怨恨公子光的話，慶忌果然不疑心。他和要離一同渡江到吳國去。要離便刺死了慶忌，又自己刎死。要離的墳墓，現在蘇州閶門內。長吉——唐朝詩人李賀，號長吉。後人學他一派寫的詩，稱爲「長吉體」。卷旒，倡條——卷旒草，耐得起苦；把牠的心拔去，還是不死的。倡條，是隨風倒的長草。後人拿有志氣的人，比作卷旒；拿沒志氣的人，比作倡條。又把妓女，比作倡條。

徐天石詩

余過京口，丹徒宰徐天球，字天石，貴州人，見示詩集。一別之後，遂永訣矣！余愛其風箏一絕云：「誰向天邊認塞鴻，但憑一紙可騰空，任他風信東西轉，百丈游絲在掌中。」

沈許二人詩

沈光祿子大許，明府子遜，二人齊名。沈如「竹光晨露滑，池靜夜泉生。」許如「鐘聲涼引月，江氣夕沉山。」真少陵也行役絕句有相同者。沈云：「惟有夢魂吹不斷，月明猶自逆風歸。」許云：「明月有情應識我，年年相見在他鄉。」子遜先生與余爲忘年交，論詩尊唐黜宋，失之大拘，有某少年，故意抄宋詩之有聲調者試之，先生誤以爲唐，少年大笑。余贈云：「前生合是唐宮女，不唱開元以後詩。」

王太守詩

松江王太守名祖庚，與乃祖文恭公同日生，故號生同。丁未進士，終身以不入詞館爲恨。兩子皆入翰林，而先生不樂也。與彭芝庭尙書同出尹文端公門下。有納涼聞笛云：「碧空如水淨無雲，斗轉參橫夜欲分；長笛不知何處起，好風偏送此間聞。」江楊片片傷春暮，岸柳絲絲縮夕曛；曲罷無端倍惆悵，階前涼露濕紛紛。」亦同余召試友也。

典雅出色

學人之詩，吾鄉除諸襄七汪韓門三公而外，有翟進士韓灝字晴江者，詠烟草五十韻，警句云：「藉艾頻敲石，圍灰尙撥爐；乍疑伶兼籥，復效雁銜蘆。墨飲三升盡，烟騰一縷孤；似茅驚燄發，如筆見花敷。苦口成忠介，焚心異

鬱紆，穢驚苔草亂，醉擬碧筩呼。吻燥寧嫌渴，唇津漸得腴。清禪參鼻觀，沉澀潤嚨胡。幻訝吞刀並，寒能舉口驅。餐霞方孰秘，厭火國非誣。繞鬢露徐結，盪胸雲疊鋪。含來思渺渺，策去步于于。一典雅出色，在韓慕廬先生烟草詩之上。又薄暮驟雨云：「黑雲靨靨西南來，狂飈挾勢驚奔雷；夕陽倉卒收不及，劃住半壁青天開。」句殊奇險。

乘籥——籥是古時的一種樂器，樣子比笛小。古時有一種「八佾舞」，右手拿着野雞長毛，左手拿着一枝籥。衛蘆——雁要避去網來捉他，便含一枝蘆草在嘴裏。尸子裏有一句：「雁銜蘆而捍網。」墨飲——北齊時候，考功名的法子寫文章有錯，或寫字壞的人，便罰他喝一升墨水。筆見花——唐朝詩人李白，年輕的時候，夢見筆頭上開出花來；從此他的文章，便寫得好。碧筩——古人魏絜，在夏天請客飲酒，把酒倒在荷葉上面，葉心裏打一個洞，酒從荷梗中流進去，把荷梗灣成象鼻樣子，客人含着荷梗喝着酒。這荷梗稱為「碧筩杯」。沉澀

囉胡——潑香穢，沉澀，便是霧氣。列仙傳裏說：陵陽子春天吃朝霞，夏天吃沆瀣，囉胡便是喉囉。
後漢書裏有一句：「讀爲諸君鼓囉胡。」厭火——山海經裏說：有一個「厭火國」，國裏人，長着獸的身體，皮膚黑色，嘴裏噴出火來。

巧妻常伴拙夫眠

余自幼聞姨母章氏，嫁非其偶，時誦「巧妻常伴拙夫眠」之句，不知何人所作，後閱謝在杭集，方知故是謝詩。其詞曰：「痴漢偏騎駿馬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間多少不平事，不會作天莫作天！」

念家

從弟鳳儀旅店云：「迎面有山，皆客路，問心無日不家鄉。」呂柏巖有句云：「天果有涯行易盡，家雖無路夢常通。」

畫出一個尹无長

余知江寧時，和尹公通字韻云：「身如雨露村村到，心似玲瓏面面通。」

「史文靖公聞之笑曰：『畫出一個尹无長！』」

尹无長——唐朝元就封霍王。有人問劉公平：霍王有什麼長處？劉公平說：沒有什麼長處。因爲人一定要有短處，纔看得出他的長處來；霍王沒有短處，所以也沒有長處。无字，和無字通用。

他生無愁

長沙太守陳燾，陝西人。與余在蘇州花宴甚歡。口號云：「此地若教行樂死，他生亦不帶愁來。」未二年竟卒。然他生無愁，亦可知矣。

詩能齋威

隨園詩話 第九卷

某公子惑溺狹斜，幾於得病。其父將答之，公子獻詩云：『自憐病體輕於葉，扶上金鞍馬不知。』父爲霽威。所惑者亦有句云：『朝朝梳洗臨江水，一路芙蓉不敢開。』又曰：『世間未有無情物，蠟燭能癡酒亦酸。』

狹斜——古樂府裏面，有一篇長安狹斜行。後人稱妓女住的地方，爲狹斜。狹斜，是不正的意思。

得子詩

方敏恪公六十一歲生兒，當八月十四日，賦得子詩云：『與翁同甲子，添汝作中秋。』

題扇

余酒席歌場，乘人鬪捷之作，多不載集中。乙未二月，避生日於蘇州，有

舊識女校書任氏，以扇索詩。余題云：「隔年相見倍關情，樓上金燈樓下爭，難得相逢好時節，再遲三日是清明。小市長陵路狹斜，當簷一樹碧桃花，果然六十非虛度，半醉天台玉女家。」校書喜，次日引余見其第四妹。妹亦持扇索詩，余題云：「王立長身窈窕姿，相逢從此惹相思，雲翹更比雲英弱，知是瑤臺第四枝。若非月姊通消息，爭得元霜見少君，一樣珍珠兩行字，替他題上藕絲裙。」嗣後任家姊妹，逢能文之客，必歌此四章，不落一字，亦慧人也。余初意慶六句，欲傲康對山集，名妓百人，唱百年歌，而不料稱觴之日，僅得五人。御史蔣用菴同席後，將往杭州留詩見贈云：「喜是尋芳到未遲，唐昌觀裏正花時，芝蘭八畹春如許，却讓芝房第一枝。」（謂芝仙校書）風月東南屬主盟，買花親自載花行，未知桃葉會迎否，先占揚州小杜名，壽域歡場

不易全，介眉見說有初筵，分明一樣稱觴酒，纖手扶來便欲仙。館娃回首夢虛無，又掛風帆西子湖；不識玉釵羅袖畔，可曾閒憶到狂夫？余後四年，再過蘇州，任氏姊名翠筠者，持舊扇相示，紙已破矣！猶裝裏護持，爲余唱曲。余感其情，再題二絕云：「四年前贈扇頭詩，多謝佳人好護持；不是文君才絕世，相如琴曲有誰知！爲儂重唱玉瓏玲，嚶嚶鶯聲繞畫屏；一曲歌終人一世，那堪頭白客中聽！」

雲翹——古仙人裴航妻子，雲英的姊姊，雲翹夫人。她的丈夫便是劉綱仙。瑤臺——仙

人住的地方，稱做瑤臺。瑤臺第四枝，是說人家第四個女兒。李白詩有：「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元霜——元霜是仙人最高貴的藥。少君，是稱妻子，又稱小君。見左傳。百人

——古文人康對山，六十歲生日，喚妓女一百人，稱爲百年會。唐昌觀——道士住的廟，稱做

「觀」。唐朝時候，長安有一座唐昌觀，觀裏有玉蕊花。當時忽然看見一個女人走來，年紀大約

十七八歲，穿着繡花的綠色衣服，騎着馬，後面跟着兩個尼姑，三個僮兒，走進觀來。這女人身上的香味，直吹到幾十步以外，去喚僮兒折了幾枝花出去，纔走得一百多步，那一隊人已站在天上。這女人原來是神仙。小杜——唐朝有兩個姓杜的詩人，先有杜甫，後有杜牧。後人稱杜牧爲小杜。杜牧在揚州的時候，每夜到妓女家中去住，一連幾年，杜牧詩有：「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館娃——館，是住的意思。娃，是女人住女人的地方，稱做「館娃宮。」春秋時候，吳國王夫差，寵愛美女西施，造一座宮，在硯石山，稱爲「館娃宮。」在如今蘇州西南，靈岩山上。西子湖——西子，便是古美人西施。蘇軾詩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後人便稱西湖爲西子湖。

爲妓求情

蘇州太守孔南溪，風骨冷峭，權貴不敢以情干。青樓金蕊仙，以事挂法，一時交好，無能爲之道地，乃遣人至白下，求余關說。余與金蕊疎，僅半面耳。

竊念書中語，偷不佯爲親狎，轉生孔之疑。乃寄札云：「僕老矣！三生杜牧，萬念俱空；只花月因緣，猶有狂奴故態。今春到治下，欲爲尋春之舉，而吳宮花草，半屬虛名；接席銜杯，了無當意。惟女校書金某，含睇宜笑，故是嬌嬌於庸中，遂同探梅鄧尉而別。刻下接蕭娘一紙，道爲他事牽引，就鞠黃堂，將有月缺花殘之恨。其一切顛末，自有令甲，憑公以惠文冠彈治之，非僕所敢與聞。只念此小妮子，蕉葉有心，雖知捲雨，而楊枝無力，祇好隨風。偶茵溷之誤投，遂窮民而無告，似乎君家宣聖復生，亦當在「少者懷之」之例，而必不以杖叩其脛也。且此輩南迎北送，何路不通？何不聽請於有力者之家，而必遠求數千里外之空山一叟，可想見夫子之門牆，壁立萬仞，而非僕不足以替花請命耶？」元微之詩云：「寄與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樓。」敬爲明公

誦之。一孔得札後，覆云：「鳳鳥曾棲之樹，託擡舉於東風，惟有當作召公之甘棠，勿剪勿伐而已。」二札風傳一時。未二年，余又往蘇州，過京口，已解纜矣，丹徒徐令，挽舟相留。道妓戴三，與太守淮樹章公，司閨者狎，章知之，逐閨人而不罪戴，戴往城隍廟焚香還願，一廟譴然。章怒其張揚，嚴檄拘訊，將使荷校以徇，徐婉求不聽，乞余解圍。余召見戴三，則霧鬢風鬟，春秋老矣，然馬骨千金，不可以不援手也。草札與太守云：「昔錢穆父刺常州，宴客，將答一妓，妓哀錢謂云：『得座上歐陽永叔一詞，故當貸汝。』」歐公爲賦一闋，遂釋之。僕雖非永叔，而公則今之穆父也，請爲二章，以當小調，詞曰：「東風吹散野鴛鴦，私熱神前一瓣香，爲祝長官千萬福，緣何翻惱長官腸？樊川行矣一帆斜，那有情留子夜家，只問千秋賢太守，可曾幾個斫桃花？」交書徐公。

即掛帆，還白下，終不得消息，心殊惓惓。半月後，章寄函來，看只七字曰：「桃花依舊笑東風。」

矯矯——矯矯，是人才出衆的樣子。庸中矯矯，是說在平常人裏面，是一個出衆的人才。後漢書裏有一句：「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佼字，知矯字通用。就鞫黃堂——官審問案件，稱做鞫。就鞫，是說被審問。古時知府官辦公事的地方，稱做「黃堂」。令甲——令，是說命令。甲，是第一的意思。令甲，便是說第一號命令。惠文冠——惠文冠，便是說法冠。官員審問案件的時候，要戴法冠。惠文冠彈治，是說依着法律定他的罪。宣聖——孔子是聖人，孔子又稱文宣王。所以宣聖，便是說孔子。甘棠——周朝時候，召公到各處去訪問百姓的痛苦，在甘棠樹下面坐着休息。後來百姓因爲紀念召公，便不肯剪甘棠的葉，不肯去砍甘棠的枝。詩經裏有：「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蔽芾，是茂盛的意思。爰，是遮蔽的意思。荷校——肩土擔着東西，稱做荷校，便是枷荷校，便是戴枷，犯入受的一種刑具。馬骨千金——古人要買一匹好馬，願

出一千塊錢，那馬走在半路上，便死了；那人願意拿出五百塊錢買這匹死馬。人家看這人這樣愛馬，那真的好馬，都拿來賣給他了。這是比方說，人能够敬重沒有才學的人，那真有才學的人便來了。死馬，好似沒有才學的人；活馬，好似有才學的人。好的馬稱做千里馬，說他能跑一千里路。樊川——唐朝詩人杜牧，住在樊川地方。後人便稱他爲「杜樊川」。子夜——古時有一個女子，名子夜，他造出種歌的調子來，後人摹倣他調子寫成歌的，稱爲「子夜歌」。

笑倒老瞞

漢陽戴喻讓詩有奇氣，出吾鄉陳星齋先生門下。有臨漳曲云：「暮雲深，霸橋逝，水天橫，歌臺廢。玉龍金鳳已千年，古瓦還鑄銅雀字，賈履分香兒女情，讀書射獵英雄氣。如何橫槊對東風，老年想作喬家壻？」末二句老瞞在九泉，亦當笑倒。又詠雪云：「未添庾嶺三分白，預借章臺一月花。」

銅雀——三國時候，魏王曹操，造一座銅雀臺，上面站一對銅雀。後人拿銅雀臺上的瓦，來

改造成硯。滴水在硯上，幾天不乾的。賈履分香——曹操臨死的時候，把他藏着許多貴重的香，分給他的姬妾，勸他的姬妾，去住在銅雀臺上，守着貞節。大家織着鞋子，賣錢來消遣。橫槩——槩，便是槍。曹操是有詩才的。他在赤壁山月下，坐在船頭上，手中橫着槍，嘴裏唱着詩，稱爲「橫槩賦詩」。喬家婿——三國時，吳王娶喬家大女兒，名大喬。周瑜娶喬家小女兒。庾嶺——廣東有一大庾嶺。滿山都是白梅花。

江陽可通

邵子湘作韻略，以爲江陽必不可通；余讀史記龜策傳，韓昌黎「此日足可惜」及李翱祭韓公諸篇，江陽皆通。猶以爲彼固合東青庚而通之甚廣，未足據也；及讀岑嘉州陪狄員外早秋登府西樓一篇云：「常愛張儀樓，西山正相當；車馬隘百井，里閭盤三江。」此短篇五古也。唐人均韻甚嚴，何濫通乃爾？因而廣考之，方知子湘之陋。尙書「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戴記

「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此六經通江陽之證也。孔雀東南飛云：「東家第三郎，窈窕世無雙。」樊毅西嶽碑云：「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臊穢，篤災必降。」柳敏碑云：「山陵元室，建斯邦兮；不飭不凋，隕履霜兮！」三國志楊戲蜀君臣贊云：「保據河江，家破軍亡。」晉語云：「二陸三張，中興過江。」宋書大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大社，以保萬邦。」漢紫玉歌云：「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荀勗正德舞歌云：「煥炳其章，光乎萬邦。」庾信柳遐墓銘云：「起茲禮數，峻此戎章；長離宛宛，刷羽凌江。」吳越春秋河梁歌云：「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呂溫昭陵功臣贊云：「經綸八方，晏海澄江。」李翰裴吳射虎贊云：「弧矢之說，以威四方；羣虎既夷，狄人來降。」此漢唐樂府通江陽之證也。至宋諸大家，尤

不勝屈指。

押韻

余作駢體文，押曹丕「丕」字爲上聲，爲人所嗤，不知「丕」與「不通」又與「負」「背」通，不止攀悲切也。書曰：「是有丕子之責於天。」史記作負字。索隱引鄭氏曰：「丕讀爲負。」石經尚書，亦作負字。惟今之韻書，捃摭淺陋，未經收拾。沈存中笑香山押餒殍爲夫，又笑杜牧之杜秋詩：「厭飫不能飴。」誤飴糖之飴，作飲噉用。不知杜牧之用飴字，本東漢童謠：「飴我大豆烹芋魁。」又晉盛彥傳：「婢使躋螿炙飴之。」香山之押殍作平聲，本唐韻敷字下，收殍作撫俱切，猶之今平韻不收糾字，而嵇康琴賦，亦竟作平聲押也。

國風有不可學者

玉臺新詠，實國風之正宗。然有不可學者，如湘東王「春日」一句，用兩新字，鮑泉沈約有詩八首，以五言一首爲題，如「秋衰悲落櫛」之類，反覆千言，殊覺可憎，爲唐人試帖賦得題所自仿也。

戲人無酒德

人無酒德，而貪杯勺，最爲可憎！有某太守在隨園賞海棠，醉後竟弛下衣，溲於庭中。余次日寄詩戲之云：「想是當年夷射姑，不教虎子挈花奴。但驚羸者此陽也，誰令軍中有布乎？頭禿公然曠似屋，心長空有腹如瓠。平生雅抱時苗癖，日縛衣冠射酒徒。」

虎子——虎子，便是現在的夜壺，又稱便壺。漢朝皇帝，掌玉雕成便壺。花奴，便是奴僕。驚

羸——羸，是纏繞的意思。驚羸，是說羊角被竹籬纏住了，心中害怕。易經裏有一句：「羝羊觸藩羸其角。」藩，便是籬笆。布乎——漢朝末年，大將呂布，原是董卓的養子，後殺死董卓。以前董卓在街上，看見一個賣布的人，在布上寫一個呂字。蘇軾詩裏有一句：「豈信軍中有布乎？」布字，代作怖字用。「布乎」，便是說害怕嗎？幘似屋——幘，便是帽子。屋，是說帽子梁上面包的。一層布。古人有一種平頭幘，只有帽梁沒有布的。時苗——古時有一時苗，做壽春的知縣官。他去見治中官蔣濟，那蔣濟吃醉了酒，不見他。時苗回去，雕一個木頭人，上面寫着「酒徒蔣濟」四字，拿箭射着木頭人。

局面太小

年家子龔友，青年好學。來，誦其白門小住云：「秋生黃葉聲中雨，人在清溪水上樓。」余爲嘆賞。臨別，忽向余正色云：「友不好名，先生切勿以友詩告人。」余雅不喜曰：「此子矜情作態，局面太小！」已而竟不永年。

感觸成讖

余哭鄂制府虛亭死節詩云：「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
乙酉 天子南巡，傳文忠公向莊滋圃新參，誦此二句曰：「我不料袁某才人，竟有此心胸！聞係公同年，我欲見之，希轉告之。」余雖不能往謁，而心中知己之感，惻惻不忘，第念平生詩頗多，公何以獨愛此二句？後公往緬甸，受瘴得病歸薨，方知一時感觸，未嘗非讖云。

誤字之意

鄂公拈香清涼山，過隨園門外，指示人曰：「風景殊佳，恐此中人必爲山林所誤。」有告余者，余不解所謂。後見宋人題呂仙一絕曰：「覓官千里赴神京，得遇鍾離蓋便傾，未必無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誤先生。」方悟鄂公

誤字之意。

鍾離——古時有呂洞賓和雲房兩人在一家店中坐着。雲房自己去煮飯，洞賓坐着做夢。夢見自己考中了舉人，到京裏去，又考中了狀元，做了許多大官，前後娶了兩個貴族的女兒做妻子。正得意的時候，忽然犯了大罪，充軍到廣東去。一個人十分淒涼，忽然夢醒了；看那雲房的飯，還不會煮熟。雲房口中念着詩道：「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呂洞賓十分詫異的說道：你怎麼知道我在做夢呢？便從此看破世情，求雲房帶他修行去，後成了仙人。雲房名鍾離權。蓋便傾——古人出門坐車，車上張傘，蓋是傘。兩人在路上遇到的時候，便把傘側着，車靠近了談話，是側着的意思。後人說朋友在路上遇見，便稱傾蓋。

劉宋陳三人詩

宋劉子儀爲夏英公先得樞密，乃詠侯子詩曰：「空呈厚貌臨官道，更有人從捷徑過。」本朝朱草衣詠雪云：「正愁前途迷樵徑，先有人行路。」

一條。『陳古漁看桃花云：』回頭莫羨人行處，曾向行人行處來。』

自命不凡

同年李竹溪棠，性誠慤，而詩獨清超。感懷云：『罷官便有閒人集，纔老旋生後輩嫌。』得家書云：『急開翻惱緘封密，朗讀頻教句讀差。』其子燧年十歲，時余命屬對「水仙花」，渠應聲曰：「羅漢松。」平仄雖不協，而意境極佳。遂大奇之。歸河間後，見懷云：『韋司風味陶潛節，野鶴閒雲伴此身。四海聲名雙管舉，六朝花柳一家春。鬚眉每向詩中見，函丈徧從夢裏親。此日著書深幾許，瓣香心事屬何人。』末二句，其自命亦不凡矣！

韋司——唐朝詩人韋應物，做左司郎中官，人便稱他爲「韋司」。韋後又做蘇州刺史官，人又稱他爲「韋蘇州」。

南阜生詩

杭州張有慶先生，年九十三，皇上欽賜舉人；余自幼蒙提攜，故求其詩不得。得其子名濟川，號南阜生者。微雨云：「無聲著林木，有色引莓苔。」欲雪云：「風號平野急，雲重暮山連。」

詩意耐想

有人誦常州汪玉珩詠淚佳句云：「江干斑竹牆陰草，壺內紅冰鏡裏潮。」余以爲不如其第一首云：「商女含愁歌一曲，楚妃無語過三年。」更覺耐想。又偶成云：「高閣對層巒，屋角烟蘿接；山雨欲來時，蕭蕭下黃葉。」

牆陰草——牆陰草，是說秋海棠，花開紅色。據說，古時有一個女人，因記念出門在外面的

人，眼淚滴在牆脚下，便長出這種花來。秋海棠不宜曬太陽，所以常常生長在牆的陰面。紅冰

——唐朝楊貴妃，選進宮去的時候，和父母分別。天冷，眼淚落下，成了紅色的水。楚妃——古時息夫人，封楚妃。

來得去得存得

胡稚威云：「詩有來得去得存得之分。來得者，下筆便有也；去得者，平正穩妥也；存得者，新鮮出色也。」

天分高心必虛

劉霞裳與余論詩曰：「天分高之人，其心必虛，肯受人譏彈。」余謂非獨詩也，鐘鼓虛故受考，笙竽虛故成音。試看諸葛武侯之集思廣益，勤求啓誨，此老是何等天分！孔子入太廟，每事問；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非謙也，天分高，故心虛也。

父子二人詩

梁文莊公之兄啟心，字守存。入翰林後，卽乞歸養。其子山舟侍講，亦早乞病，使其弟敦書仕於朝。一門家風如此。守存除夕約同人遊吳山，不果。乃寄詩云：「何堪歲盡復遷延，夙約都爲俗事牽。多謝分吟留一席，不妨屬和待明年。空山響答于門爆，落日寒迷萬瓦烟。想見諸公高會處，下方人指地行仙。」除夕云：「舊賜宮袍聊一著，新頒春帖嬾重書。」晚過山菴云：「清依古佛原無夢，老笑秋蟲尙有絲。」山舟性不近婦人，不宴客，亦不赴人之宴。惟余還杭州，卽具華饌，一主一賓，相對而已。故余寄懷云：「一飯矜嚴常選客，半生孤冷不宜花。」山舟有反遊仙云：「漫說長生有秘傳，餐芝絕粒幾經年。登仙真是尋常事，雞犬由來亦上天。瑤林瓊樹生來有，玉宇雲樓望

裏深，上界不聞阿堵貴，道入偏要煉黃金。曾侍朝正玉殿來，遙瞻旌節下蓬萊；如何一片飛鳧影，也被人間網得回。賺他劉阮是何人，畢竟迷樓莫當真。我是天台狂道士，桃花多處急抽身。擾擾蜉蝣奈若何，寸田尺宅竟蹉跎。自從偷吃稽康髓，只覺胸中塊壘多。

雞犬

——論衡中說：淮南王成仙的時候，他家中的牲口，都跟着上天；祇聽得犬吠天上，雞

鳴雲中。

飛鳧

——鳧是一種水鳥。後漢時候，王喬做葉縣官。王喬有仙法，每月初一十五兩日，

從縣城到京城裏去朝見皇帝，來得很快；他又不坐車馬，皇帝便使太史官，暗地裏看他。每一次王喬來，便見一雙鳧鳥，從東南天上飛來。後太史官見鳧鳥飛來的時候，拿網去捉他，落下地來，變成了一隻鞋子。迷樓——隋朝時候，有項昇，是一個巧匠。他替隋煬帝造一座迷樓，千門萬路，途徑曲折，不知道方法的，在裏面走一世也走不出來。嵇康——晉朝人嵇康。遇見一個王烈；他是有仙法的，帶他到山裏面去喝一種水，名喚「石髓」。王烈喝了一半，嵇康喝了一半，剩

下來便凝結成了石塊。塊壘——有氣憤不平的事體，鬱住在心裏，好似有石塊堆在胸口一般，所以稱爲「塊壘」。

尹似村詩

尹望山相公，四督江南，諸公子隨任未久，多仕於朝。惟似村以秀才，故不當差，常侍膝下。詩才清絕，余駢體序中，已備言之。猶記其訂余往過云：「清談相訂菊花期，正慰幽懷入夢時；空谷傳書鴻屢至，閒庭掃徑僕先知。關心尙憶他鄉客，（時以詩寄二兄）因病翻添數首詩；聞道芒鞋將我過，倚闌只恨月圓遲！」絢春園云：「莫喚池邊貪睡犬，隔林恐有看花人。」乙酉別去，庚子八月，忽奉太夫人就蕪湖觀察兩峰之養，重過隨園。見和云：「迎人鷄犬閒如舊，滿架琴書賣欲無？」臨別云：「故人垂老別，歸舫任風移；退一

步來想，斯遊本不期。似村名慶蘭。

落筆新穎

張松園方伯，不甚作詩，而落筆新穎。見張素雲女校書扇上，有余贈詩，乃題其後云：「小住青樓醉好春，偶教踪跡落紅塵。昨宵月下看歌扇，忽見文星照美人。」

曹廷樞詩

嘉禾徵士曹廷樞古謙，與葛下元同教習宗學。葛北方人，長於考據，自負博雅，而曹專工詞章，二人不相能。虞山蔣公，滿洲世公，各有所庇，遂相參劾。古人洛蜀之分，皆由門下士起也。曹詩自佳，詠春雨云：「兩兩溪邊水鳥呼，漸看檐際濕模糊。憑欄花重紅疑滴，隔座山橫翠欲無。吟苦莫愁春冷淡，

病多偏穩睡工夫，捲簾自愛虛無景，未要瀟湘入畫圖。」

宗學——清朝皇帝是滿洲人，稱爲「宗人」。立學堂專教授宗人的，稱爲「宗學」。洛蜀——宋朝元祐年間，學者分爲三黨，都拿地名來分配的。程頤、賈易一班人，稱爲「洛黨」。蘇軾、呂陶一班人，稱爲「蜀黨」。劉摯一班人，稱爲「朔黨」。朔，是北方的意思。

詠西湖

杭州柴南屏先生，名謙。作中書時，和 聖祖冬至詩，有「雪花欲共梅花落，春意還同臘意舒」之句。聖祖謂有翰苑才，超陞御史。余與其曾孫景高交，先生年八十餘矣。詠西湖云：「月出慣留歌舞席，風生不送別離船。」

口頭俗句皆有出處

世有口頭俗句，皆出名士集中。「世亂奴欺主，時衰鬼弄人。」杜荀鶴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愁。」羅隱詩也。「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崔戎酒籌詩也。「閉門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詩也。「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宋人笑趙師墨欲附范文正公祠堂詩也。「晚飯少喫口，活到九十九。」古樂府也。
(見七修類稿所引)「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鄴詩也。「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女真蕙蘭詩也。「一舉手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張唐卿詩也。「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邵康節詩也。「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徐守信詩也。「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自家掃去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並見事林廣記。「黃

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見唐人逸詩。

黃泉無客店——明太祖殺藍玉的時候，搜查他家中。凡是和藍玉有一個字來往的，都殺死。當時有詩人孫賚，因為替藍玉在臺上題了幾個字，也犯了死罪。臨殺頭的時候，嘴裏念着詩道：「鼙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那監斬官殺死了孫賚以後，便把孫賚的詩去對太祖說。太祖聽了，大怒說道：他能作這樣的好詩，爲什麼不早來奏明？便又把這監斬官殺死。

詠祭

河督姚小坡作別駕時，以「祭葬」二字命題。余宰江寧時，無子，詠祭云：「血食滿天下，但看所樹恩。羞將好魂魄，飢飽仗兒孫。」

金娘詩

余作席常時，寓年家花園。同年吳自堂，與其兄飛池，借寓園中。飛池與

吳女金娘，有三生之約，畏妻不敢聘。金寄詩云：「殘淚未消和影拭，舊書重展背人看。」詩既佳，書法亦秀媚。

沈大成多聞博學

雲間沈大成，字學子，皓首窮經，多聞博學。嘗見古廟，有一九原丈人之碑，「不知所出。後閱十洲記，始知乃海神司水者也。因作九原丈人考一篇。贈邵檀波云：『異書勸後兼金重，古硯磨多似臼深。』即事云：『樓頭風定鐘初動，湖上雲開舫漸行。』」

花甲重周

浙中遂昌教諭王世芳，字芝圃，年一百十歲，入都祝太后萬壽，賜翰林侍講銜，還鄉，陳太常星齋贈詩云：「華皓何來雲水頭，寵加新秩返扁舟；

酒錢未卜憑誰與，壺藥翻叨爲我投。薄宦夢驚山北檄，散仙行逐海東鷗。獨留佳話傳臺閣，曾與耆英大父遊。王面長尺許，腰若植鱗。自言少居鄉，遭耿逆之變，與諸妹豆棚閒坐，一妹頭忽不見，蓋爲飛礮擊去也。與第三子同來，白髮飄蕭，背轉傴僂。問其長子曰：「不幸天亡矣！」問天亡之年，曰：「八十五歲。」乾隆辛未，聖駕南巡，有湖南湯老人來按駕，年一百四十歲。皇上先賜匾額云：「花甲重周。」又賜云：「古稀再度。」

山北檄——寫一篇文章說對方的罪惡，告訴大眾知道，稱爲檄。晉朝，周顒有才學，自命清高，住在北山，常常說不願做官，後來去做海鹽縣官。有孔稚圭寫一篇北山移文，借着山神的气，去罵周顒。着英——年老有學問的人，稱做「着英」。祖父稱爲「大父」。

譙蚊詩

余夏間惡蚊，常誤批頰甚痛，而蚊乃飛去。偶讀葉聲木譙蚊詩，不覺大快。詞曰：「虎狼偶食人，人猶寢其皮；獨怪蚤蝨蚊，嗜人甘如飴。蟻蝨我自生，自孽將怨誰？蚤出塵土間，跳梁亦暫時。爾蚊何爲者，薨薨聲殷雷。訂盟如點將，歃血遣飲飛；聚昏更爲市，利析秋毫微。穿衣巧刺繡，中膚驚卓錐。深入石飲羽，潛侵劍切泥。三伏涼夜好，清風吹滿懷；時方愛露坐，鳴鏑一聲雷。誤憤自批頰，悵望空徘徊；亦或中老拳，磔裂殲渠魁。無奈苦搔癢，汗黏變瘡癩。咄咄么麼蟲，陰毒乃如斯！長喙不擇肉，呼吸若乳兒；怪底入夏瘦，毛孔成漏卮。安得通身手，左右時交揮。」葉諱誠，錢塘孝廉。

歃血——古時結盟，各人把血塗在嘴上，稱做「歃血」，表示到死不背盟約的意思。飲。

飛——周朝時候，楚地方有一個大氣力的，名飲飛，後來，漢朝拿來做武官的名字。卓錐——

卓，是豎起來的意思。卓錘，是把錘子豎起，尖頭插在地下，說地方小的意思。傳燈錄裏說：「去年貧無卓錘之地，今年貧到錘也無。」石飲羽——飲，是沒下去的意思。箭的尾上有鳥羽。飲羽，是說箭射出有力，連箭尾上的鳥羽，也沒到石頭裏面去了。古時楚國有一個熊渠子，在夜裏走路，看見路傍一塊石頭，錯認做是蹲着的老虎，拿箭去射石頭，那箭射進石頭去，連箭尾的毛也沒進去了。

王平圃詩

王安崑，字平圃。予少在都中，與交好，常宿其家。見其題尤貢甫墨竹云：「幾個琅玕幾點苔，勝他五色筆花開；分明滿幅蕭蕭響，似帶江南風雨來。」買竹云：「南郊過雨綠生香，底事勞人買竹忙；我一出城君入市，兩邊風味各分嘗。」又送羅兩峯歸邗上，兼示舍弟瘦生云：「別時冰雪到時春，萬樹寒梅照眼新；邂逅若逢江上客，已歸須勸未歸人。」

五色筆——南朝文學家江淹，一夜夢見一個男子，自己說名喚郭璞，對江淹說道：我有一枝筆，藏在你袋子裏多年了，現在可以還我了！江淹便從袋子裏，拿出一枝五色的筆來還他。從此江淹的文學，便退步了。

護落花

余宰流陽，有宦家女，依祖母居。私其甥陳某逃，護訊。時值六月，跪烈日中，汗雨下而膚理玉映。陳貌寢，以縫皮爲業。余念「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殊不可解！問女何供，女垂淚云：「一念之差，玷辱先人，自是前生宿孽！」其祖母怒甚，欲置之死，余以卓茂語再三諭之，答甥而以女交還其家。搜其篋，有閨詞云：「蕉心死後猶全捲，蓮子生時便倒含。」亦詩讖也。隔數月，聞被戚匪胡丰賣往山東矣。予至今惜之，嘗爲人題畫冊云：「他生願作司香尉，」

十萬金鈴護落花。

感施——詩經裏有「燕婉之求，得此感施。」感施，便是駝背的人，又說有殘疾醜貌的人。金鈴——唐朝靈王，十分歡喜花，每到春天時候，便用紅絲繩串着小金鈴，掛在花枝上面；見有鳥飛在花枝上，便搖着金鈴，把鳥嚇退，是怕鳥去啄壞了花的意思。

天然佳耦

宰江寧時，有南鄉錢貢甫之子某，買張某妻陳氏爲妾，得價後，屢詐不遂，遂來控官。余召訊之。錢燒窰，張爲其採煤者也。貌如石炭，妻嫵然窈窕，錢美少年能詩。余意天然佳耦，欲配合之，而格於例，乃發官媒，免其答。有役某素黠，探知官意，密授錢計，仍買歸焉。錢故鄉居，事過後，余不便再問消息。後十餘年，余遊牛首山，路見鬢鬢者，率三嬰兒捧香伏地。問：「何人？」曰：「錢

某也。年來妻亡，扶陳氏爲正室；此三兒皆其所生，某亦入上元學矣。妻聞公遊山，命我來謝。『獻詩云：『酬恩兩個山村雀，含著金環沒處尋；綠葉成陰滿枝子，費公多少種花心！』』

成陰——唐詩人杜牧，歡喜女色。他在湖州游玩，見有一個老太婆，帶着一個十歲零的小女孩子，面貌十分美麗；便送他許多錢，和老太婆約定，不可把女孩子嫁給別人。後來杜牧去做湖州的知府官，去把老太婆喚來。那老太婆對杜牧說道：『原約定守候過了十年纔嫁人，現在嫁人已三年，生了三個兒子了。杜牧心中十分悲傷，便寫一首詩道：『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詞曲尖巧

李笠翁詞曲尖巧，人多輕之；然其詩有足采者。如送周參戎之浦陽云：

「儒將從來重，君其髯絕倫；三遷無喜色，百戰有完身。灰裏求遺史，刀邊活故人。仙華名勝地，細柳正堪屯。」發寧菴云：「誰引招提路，隨雲上小峯。飯依香積煮，衣倩衲僧縫。鼓吹千林鳥，波濤萬壑松。楞嚴聽未闕，歸計且從容。」尤展成贈云：「十郎才調本無雙，雙燕雙鶯話小窗；送客留髭休滅燭，要看花影照銀缸。」

無喜色——論語裏說：有一個做令尹官的子文，他三次做令尹官，臉上沒有歡喜的顏色；三次不做官，他臉上也沒有怨恨的顏色。仙華——浙江的金華縣原是漢朝赤松子成仙的地方，所以稱爲「仙華」。楞嚴經——佛家楞嚴經原是印度人寫的。唐朝時候，譯成中文。楞是輪着次序的意思。嚴是堅固的意思。楞嚴是說經過許多磨折，到底能够堅固。十郎——唐朝詩人李益，小名十郎；和當時詩人李賀，名氣一樣大。留髭——戰國時候，齊國大臣淳于髡，他生性愛說笑話。他說，男女在一塊兒飲酒，屋子裏燭火又吹熄了，主人留住了髭，送去了別的

客人在那個時候，髮心中最快活，能够飲一石酒。

新年百詠

杭州姚君思勤，黃君湘圃，吳君錫麒，八九人同作新年百詠，俱典雅。而吳詩尤超。門神云：「問爾侯門立，能知深幾重？」倪經培云：「爵封萬戶外，秩滿一年中。」姚詠拜年云：「履吉弓鞋換，催妝歲燭然。勝常稱再四，利市乞團圓。」風菱云：「面目爲誰槁，心腸到底甜。」黃詠爆竹云：「買來還縮手，畢竟讓人工。」面鬼云：「一半頭銜用，幾重顏甲生。」皆佳句也。金雨叔宗伯，爲題辭云：「回首辭家十載餘，舊鄉風土夢華胥。卷中重認新年景，却認初來占籍居。」

世風不古

清波雜誌載：「元祐間新正賀節，有士持門狀，遣僕代往，到門，其人出迎，僕云：『已脫籠矣。』」諺云：『脫籠者，詐閃也。』溫公聞之笑曰：『不誠之事，原不可爲。』及前朝文衡山拜年詩曰：『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可見賀節投書帖，宋朝不可，明朝不以爲非，世風不古，亦因年代而遞降焉。

棄之可惜

余有詩不入集中者，嫌其少作未工也。然終竟是爾時一種光景，棄之可惜，乃追憶而錄之。九歲詠盤香云：『空梁無燕泥常落，古佛傳燈影太孤。』十五歲詠懷云：『也堪斬馬談方略，還是騎牛讀漢書。』題田古農賣書買劍圖云：『丈夫窮後疑無路，猶有神仙作退步。』舟行云：『山雲猶辨樹，

江雨暗移春。詠柳云：「新絲買得剛三月，舊雨吹來似六朝。」落花云：「莫訝萬枝隨雨盡，須知一片自天來。」無題云：「紅豆相思多入骨，綠蘿著處便生根。」在都中爲徐相國耕籍應制云：「水到公田龍脈轉，風翻仙仗杏花飛。」頗爲相公稱許。和金沛恩詠昭君紙鸞云：「玉門春老恨難忘，猶逐東風謁漢王；環珮影沉天漠北，琵琶聲在白雲鄉。素絲解作留仙帶，細雨彈成墜馬妝。莫怪洛城多紙貴，畫圖終日對斜陽。」

斬馬——唐朝大臣徐敬業，在年紀小的時候，他父親說道：「這孩子面相不善，怕要害徐家，全族的人都要死在他手裏。」有一天，敬業的父親英公帶他出去打獵，故意引敬業走進一座荒山裏去，四面放起火來，要燒死他。敬業走在一個死的山谷裏，沒有可以躲避的地方，他便把騎的馬殺死，剖開馬肚子來，身體躲在馬肚子裏。待火勢退了，纔血淋淋的，從馬肚子裏攢出來。

騎牛——唐朝大臣李密，歡喜讀書。當是有一個大學者名包愷的，在綏山地方，李密騎着牛去

找尋他，牛角上掛一部漢書，一面走着，一面讀着。留仙——漢妃子趙飛燕，身體甚輕，能够在手掌上跳舞。一天，忽起大風，那飛燕被風吹着衣裾飄動，好似要吹上天去一般。趙飛燕唱道：「仙乎！去故而就新乎？」皇帝喚人快拉住飛燕的衣裙，那裙被拉縳了。從此宮裏便流行一種縳裙，稱爲「留仙裙」。墮馬——後漢時候，大將梁冀的夫人孫壽，美貌，又能裝飾。她梳的髻，直掛在頸子後面，稱做「墮馬髻」。

天語成讖

丁卯冬，余宰江寧，以公事往揚州，阻風燕子磯。宏濟寺僧默默，年九十餘，導余遊山，并出西林桐城兩相國及諸公卿詩相示，余亦贈四律而別。後辛未南巡，默默接駕，上問其年，奏曰：「一百二歲。」上笑曰：「和尚還有二十年壽！」隨賜紫衣，默默謝恩而出。乾隆二十年，竟圓寂矣！方知天語之成讖也。高文定公贈以詩云：「默默僧年八十餘，麥畦猶愛荷春鋤；

擡頭見客心先喜，款坐烹茶意自如。千尺娑羅庭外樹，兩朝丞相壁間書；救生舟送風帆穩，利涉長江信不虛。」

名之累

陶貞白云：「仙人九障，名居一焉。」余不幸負虛名，丁丑過書肆，見有金陵懷古詩者，姓王名顛客，假余序文。詩既不佳，序亦相稱，余一笑置之。後三年再過書肆，見清溪唱酬集一本，載上海彭金度，碭山汪元琛，太倉畢瀧等，共二十餘人，前駢體序，亦假我姓名。詩序俱佳，不能無訝。因買歸，示程魚門，程笑曰：「名之累人如此！雖然，如魚門之名，求其一假，尙未可得。後十年，集中王陸禔，曹錫辰，徐德諒，范雲鵬四人，都來相見；而諸君子則終未謀面，姑錄數首，以志暗中因緣。」范采菱曲云：「采蓮莫采菱，菱角刺儂手，采菱

莫采蓮，蓮心苦儂口。刺手苦儂苦不深，苦口兼欲苦儂心。『汪金陵雜詩云：「清江一曲鴨頭波，相約漪裙踏淺莎；雙槳月明桃葉渡，但聞人語不聞歌。」

鴨頭渡。

——三國時候，諸葛恪造一種船，稱爲「鴨頭船」。又水的顏色和鴨頭上的綠毛

一般的，稱做「鴨頭綠」。李白詩有一句：「遙看漢水鴨頭綠。」桃葉——江蘇省江寧縣秦

淮河，有桃葉渡。晉朝的王獻之，他送小老婆名桃葉的從這地方渡過水去，從此後人便稱他

爲桃葉渡。

詩人并不一定能吟詩

王西莊光祿爲人作序云：「所謂詩人者，非必其能吟詩也。果能胸境超脫，相對溫雅，雖一字不識，真詩人矣。如其胸境齷齪，相對塵俗，雖終日咬

文嚼字，連篇累牘，乃非詩人矣。」余愛其言，深有得於詩之先者，故錄之。

孔先生詩

丙辰余將赴廣西，吾鄉有孔先生者，年八十餘。贈詩云：「畫眉聲裏推篷坐，不是看山便讀書。」

張鵬翀詩

張宮詹鵬翀，受今上知最深，侍直乾清門，方宣召，而張已歸。上以詩責之云：「傳宣學士爲吟詩，勤政臨軒未退時；試問羔羊三首內，幾曾此際許委蛇。」命依韻和呈，聊當自訟。張奉旨呈詩，上喜，賜以克食。張進謝恩詩，有「溫語更欣天一笑，翻教賜汝得便宜」之句。後數日，和上柳絮詩，託詞見意云：「空塔勻積似鋪霜，忽起因風上玉堂；縱有別情供

管領，本無才思敢輕狂。散來欲著仍難起，飛去如閒恰又忙。剩有鬢絲堪比素，蜂黏雀啄底何妨？
嘲春風云：「封姨十八正當家，牆角朱檐弄影斜。掃盡亂紅無興緒，強將餘力管楊花。」
先生詠物詩，尤爲獨絕。如集中「泥美人」：「鴈字」，「粉團」，「玉環」諸題，皆能不脫不黏，出人意表。少時遊楚南，太守張蒼厓懋，贈以序云：「好窮七澤之游，勿遽吞吾雲夢；試問郢中之客，誰能和汝陽春？」

委蛇——委蛇，是說走路從容的樣子。詩經裏有兩句：「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蛇，音移。管領——春天時候，管領三種花信風。便是桐花風，麥花風，柳花風。封姨——古人崔元徽，在月光下遇到幾個美貌女子：一個姓楊，一個姓李，一個姓陶，還有一個穿紅衣服，的年輕女子，名喚石措措。最後一個封家十八姨走來，那石措措說道：這許多女人都住在

園子裏常常被惡風來糟蹋，常常求十八姨保護我們。又對崔元微說道：先生每到春天時候，做一幅紅旂，旂上畫着日月五星的圖，便可以免得惡風的糟蹋了。崔元微便去在花園中插一張旂。到了這一天，那大風從東面來，吹斷許多樹木，獨有崔家花園裏的花一點也沒有損壞。後來纔明白那姓楊的便是楊花，姓李的便是李花，從陶的便是桃花。那封家十八姨，便是風神。吞雲夢——雲夢是湖名，便是現在的洞庭湖。吞雲夢，是說人的度量大，把雲夢吞在肚裏，也不覺得。司馬相如賦裏說：楚國有七個湖，裏面有一個名喚雲夢，有九百方里大。像雲夢這樣大的湖八九個，吞在肚子裏，那肚子裏還沒有一粒芥菜子的大。

木瓜呀布

康熙庚子，常熟杜昌丁入藏，過瀾滄百里，其部落曰狛綜。有女年十六，名倫，幾卑，聰慧明艷，能通漢語。昌丁來往，屢主其家，見輒呼「木瓜呀布。」木瓜者，尊稱也；呀布者，猶言好也。彼此有情，臨行以所挂戒珠作贈，揮淚而

別。歸語士大夫，咸爲慙然。沈子大先生作詩云：「猗猗小女年十六，生長胡鄉服胡服；紅鬪窄衫小垂手，白氈貼地雙趺足。漢家天子撫窮邊，門前節使紛蟬聯；慧性早能通漢語，含情何處結微緣？杜郎七尺青雲士，仗劍辭家報知己；匹馬翩翩去復回，暫借猗猗行李。解鞍入戶詫嫣然，萬里歸心一笑寬；笑迎板屋藏春暖，絮問游蹤念夏寒。自言去日曾相見，君自無心妾自憐；妾心如月常臨漢，君意如雲欲返山。私語閒將番字教，烹茶知厭酪漿羶；兩意綢繆俄十日，誰言十日是千年。留君不住歸東土，恨無雙翼隨君舉；聊解胸前瑪瑙珠，將淚和珠親贈與。一珠一念是妾心，百回不斷珠中縷。塵起如烟馬如電，珠在君懷君不見；黃河東流黑水西，脈脈空懸情一綫。」

小垂手——小垂手，是古時一種舞名。又有大垂手、獨垂手等名稱。黑水——黑水，是西

藏的一條河名。尙書裏有一句：「華陽黑水惟梁州。」現在西藏的哈喇烏蘇，便是古時的黑水。哈喇，是黑的意思。烏蘇，是水。

無字家信

郭暉遠寄家信，誤封白紙。妻答詩曰：「碧紗窗下啓緘封，尺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別恨，憶人全在不言中。」

謝滄湄詩

蘇州謝滄湄，老於游幕，爲淮關權使年希堯之上客。有得意句云：「惟有鄉心消不得，又隨一鴈到江南。」每旅夜高吟，則聲淚俱下。過惠山云：「路轉弓彎三里賒，好風猶趁半帆斜。鶯聲滿店二泉酒，春雨維舟一樹花。白髮來游嗟已晚，青山如畫欲移家；幾時來傍禪燈宿，惠麓雲中汲井華。」

二泉——無錫惠泉山的泉水，請潔甘醇。唐朝人陸羽是專研究吃茶的，袁好茶要用好水。陸羽試嘗過中國所有的泉水，稱惠泉山的泉水為「天下第一泉」。汲井華——杜甫詩裏有兩句：「兒童汲井花慣撻瓶在手。」華字和花字通用。

王載揚吟詩以對仗爲工

徵士王載揚，吟詩以對仗爲工。有句云：「百五正逢寒食節，十千誰醉美人家？」愛余滕王閣詩：「阿房有焦土，玉樓無故釘。」一聯。湖州徐階五先生贈沈椒園詩云：「詩派同初白，官情共軟紅。」以沈乃初白先生外孫，故也。王亦愛而時時誦之。徐知予於未遇時，記其關山月一首云：「大牙旗捲夕陽殘，旋見城邊湧玉盤；鼓角無聲霜氣肅，山河流影鏡光寒。白頭漢將占星立，紅淚胡姬倚馬看；淨掃烟塵天闕迥，清輝多處是長安。」先生名以

升，雍正癸卯翰林，官臬使。

鄭板橋大哭

興化鄭板橋，作宰山東，與余從未識面；有誤傳余死者，板橋大哭，以足踢地。余聞而感焉。後廿年，與余相見於盧雅雨席間，板橋言：「天下雖大人，才屈指，不過數人。」余故贈詩云：「聞死誤拋千點淚，論才不覺九州寬。」板橋深於時文，工畫，詩非所長。佳句云：「月來滿地水，雲起一天山。」「五更上馬披風露，曉月隨人出樹林。」「奴藏去志神先沮，鶴有饑容羽不脩。」皆可誦也。板橋多外寵，常言欲改律文答臀爲答背，聞者笑之。

飲酒如長鯨吸海

戴雪村學士，典試順天，爲忌者所傷，落職家居。其飲酒如長鯨吸海，卒

以此成疾亡。沅州立秋云：『沅州秋信悄然生，旅思無煩鴈到驚，月落尚餘山桂白，露零先著海棠清。夢如蝶不離紋簾，靜覺蛩都就畫楹。愧是上方旬日住，禪觀曾未遣微情。』鎮遠云：『泉脉自來簷可接，箒端時嗅雨旋傾；只愁歸說人難信，安得吟成畫更成？』

詠海棠

杜茶村爲國初逸老，人多重其五律，余以爲襲杜之皮毛，甚覺無味！獨愛其詠海棠一句云：『全樹開成一朵花。』

靜中妙境

晁君誠詩：『小雨悻悻人不寐，臥聽羸馬齧殘芻。』真靜中妙境也。黃魯直學之云：『馬齧枯篋喧午夢，誤驚風雨浪翻江。』落筆太狠，便無意致。

周明先佳句

隱仙菴道士周明先，善琴能詩，離隨園甚近。年未五十亡，余錄其佳句云：「神仙樂事君知否？只比人間多笑聲。」「竹間樓小窗三面，山裏人稀樹四鄰。」「壁琴風過聞天籟，香椀灰深裊篆烟。」「雨中破壁蝸留篆，醉後餘腥蟻起兵。」又「新笋成時白晝長。」七字亦妙。

隱者詩

姑蘇隱者殷如梅，字羽調，詠桃花云：「望去分明臨水岸，開殘容易逐楊花。」詠梅云：「自是歲寒松竹伴，無心要占百花先。」謝人惠佛手啟云：「數來千指屈伸，總是無名；看去兩枝大小，豈能垂手？」僧蛟云：「以啓其毛，何堪供汝流歡，不濡其味，亦且驚我虛聲。」

歲寒——歲寒，是一年最冷的時候，便是冬天。松、竹、梅，稱爲「歲寒三友。」百花先——
每年花開最早的，便是梅花，所以說「百花先。」王會詩有「而今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
開。」後王會中狀元，做宰相。從這百花仙三個字裏，已可以看得出來。

杭州多高士

杭州多高士，梁秋潭先生，因從子詩正貴後，遂不鄉試，恥以官卷中故也。垂釣云：「一溪新漲失前汀，照見青山處處青；香餌自香魚不食，釣竿只好立蜻蜓。」題采芝圖云：「山間石上爛生光，曾受青城道士方；自採自餐還自壽，不來朝市說禎祥。」宋杏洲先生詠槐花云：「寄語世間諸舉子，不應纔到此時忙。」周徵士西穆湖上云：「野鶴道我有閒意，新柳笑人成老夫。」施文學竹田湖心亭云：「六時但有蘋風至，五月來看梅雨晴。」

實獲我心

余讀漢書，雅不喜董廣川，而最喜賈太傅。偶讀錢竹初洛中懷古云：「南來莫再尋遺宅，第一人才是賈生。」蘇州薛皆山云：「一篇鵬賦離形相，才子回頭是道人。」二詩皆推崇太傅，實獲我心！

名士題壁

余幼時遊西湖，見酒樓號「五柳居」者，壁上題詩甚多，不久即圯去。惟西穆先生一首，墨瀟淋漓，字寫爭坐位帖，歷七八年如新。酒樓主人及來遊者，皆護存之，敬其爲名士故也。題是冬日同樊榭放舟湖上念樊城赤覺都已下世彌覺清遊之足重也分韻同作云：「一角西山雪未消，鏡光清照赤闌橋，小分寒影看梅色，半入春痕是柳條。閒裏安排塵外迹，酒邊珍重故

人招孤烟落日空臺榭，歲晚重來話寂寥。』後四十年，余再至湖上，則壁詩無存，西穆樊榭久歸道山，而酒樓主人亦不知名士爲何物矣！惟陳莊壁上有蔣用菴侍御酬王夢樓招遊一首云：『六朝風物正妍和，珍重烏篷載酒過；一串歌珠人似玉，四圍巒翠水微波。狂夫興不隨年減，舊雨情于失路多；爭奈嚴城宵漏急，未知今夜月如何。』

庚詞謎語了無餘味

● 吾鄉詩有「浙派」，好用替代字，蓋始于宋人，而成于厲樊榭。宋人如「水泥行郭索，雲木叫鈞軒。」不過一蟹一鷓鴣耳。「歲暮蒼官能自保，日高青女尙橫陳。」「含風鳴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不過「松」「霜」「水」「柳」四物而已，庚詞謎語了無餘味。樊榭在揚州馬秋玉家，

所見說部書，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有類庶物異名疏，清異錄二種。董竹枝云：「偷將冷字騙商人。」責之是也。不知先生之詩，佳處全不在是。嗣後學者，遂以瓶爲軍持，橋爲略約，箬爲挾提，棉爲芮溫，提燈爲懸火，風箱爲扇，熨斗爲熱升，草履爲不借，其他青奴黃奶，紅友綠卿，善哉吉了，白甲紅丁之類，數之可盡，味同嚼蠟！余按世說郝隆爲桓溫南部參軍，三月二日作詩曰：「娥隔躍清池。」桓問：「何物？」曰：「魚也。」桓問：「何以作蠻語？」曰：「千里投公，纔得蠻部參軍，那得不作蠻語！」此用替代字之濫觴。文選中詩以日爲「耀靈」，風爲「商飈」，月爲「蟾魄」，皆此類也。唐陳子昂出，始一洗而空之。

郭索——郭索兩字，是描寫蟹在地上爬動的聲音。楊子裏有一句：「蟹之郭索。」雲木

鈎·轡——雲木是一種鳥名，又名鷓鴣，俗稱鷓鴣。鈎·轡兩字，是描寫鳥的啼喚聲。蒼·官——白灰色，稱做蒼。松木是白灰色的，所以松樹又稱「蒼官」。青·女——青女，又稱玉女，是霜雪的神。淮南子裏有：「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虞·詞——虞，是藏躲起來的意思。虞詞，便是猜謎的字句，把真意藏在文字裏面的。不·借——草鞋，稱爲不借。是說他價值賤，人人可以買得，不必向別人借用的意思。青·奴——青奴，又稱「竹夫人」。拿竹編成圓筒，人抱着他睡，又涼爽，又可以免得汗黏着皮膚。黃·奶——唐朝人說人在白天睡覺，稱爲「黃奶」。紅·友·綠·卿——紅友，是酒的別名。綠卿，是竹的別名。蘇東坡從南邊回來的時候，那地主送他酒，對他說：「道：這個是紅友。」又王彪賦裏有一句：「綠卿高拂宿，烟霧以參差。」善·哉——鳳凰，稱爲善哉。樹，也稱爲善哉。詩疏裏說：鳳凰夜鳴曰善哉。又，漢武帝在花園中游玩，看見一株茂盛的樹，問東方朔，東方朔回答說：「這樹名善哉。」吉·了——吉了，又名秦吉了，是一種鳥名，俗稱百哥，能學人說話的。白·甲·紅·丁——白甲，是蘑菇的別名。紅丁，是香草的別名。甲·字·丁·字，都是象形的。陸游詩裏有一句：「密封小甕餉紅丁。」

詩意相似

寶意先生「恩同花上露，留得不多時。」萬柘坡「相逢似春雪，一夜不能留。」元微之「傷心落殘葉，猶識合昏期。」三詩意味相似。

李先生詩

李穆堂先生詩，以少作爲佳，位尊後有率易之病。予所喜者，皆其未第時及初入翰林之作。東平州看杏花云：「斷雲斜日過東平，楊柳風來葉葉輕。莫爲春陰便惆悵，杏花如雪更分明。」落葉云：「寒來千樹薄，秋盡一身輕。」卽事云：「欲問春深淺，桃花渡不言。」湯泉云：「漢井炎方熾，周京德已涼。」日暮云：「鳥聲隔屋山初暗，燈影當窗紙未溫。」驛舖云：「短堞一空雞絕唱，敗槽百鬻馬多聲。」晚年不屑爲此種詩，亦不能爲此種詩。

湯泉——熱的水，稱燉湯。湯泉是說熱的泉水，便是硫磺泉；在地中因硫磺的燃燒，天然熱的，有皮膚病和肺病的人，在泉中洗澡可以痊愈。漢井——漢朝臨邛地方，有一座火井，終年冒火；國家愈強盛，井中火勢愈旺。到桓靈二帝的時候，國家衰弱，井中火勢也低了。後諸葛亮到井邊去一看，那火又大起來。

聲應氣求

王阮亭尙書未遇時，受知於先達某，故詩集卷首，即錄其所贈五古一篇，用蕭豪韻。穆堂未遇時，受知於阮亭，故哭阮亭五古一篇，亦用蕭豪韻。姜西溟哭徐健菴司寇詩，用張文昌哭昌黎韻，想見古人聲應氣求，後先推挽之盛。

曹荔惟詩

吾鄉文學曹芝，字荔帷。以好名貧其家。中年遽亡。詩稿甚富。宿隨園見贈云：「蓬蓼年年靜掩扉，好風吹上芰荷衣。青山一覺鶴同夢，白髮滿頭花打圍。肯與凡禽爭飲啄，果然天馬脫鞍韉。陶歸邴罷關何事，出處如公世所稀。」

得一詩人矣

丁丑春，陳古愚袖詩一冊，來告予曰：「得一詩人矣！」適黃星巖在山中，三人披讀，乃常州董潮字東亭者所作也。其京口渡江云：「輕帆如葉下吳頭，晚景蒼茫動客愁。雲淨蕪城山過雨，江空瓜步鴈橫秋。鈴音幾處烟中寺，燈影誰家水上樓。最是二分明月好，玉簫聲裏宿揚州。」想見其人，儻癸未闕邸抄，知與香亭同中進士，入詞館。予方喜相交之日正長，不料散館。

後，竟病卒。余因思未見其人，先吟其詩。而相慕者，一爲蔣君士銓，一爲陶君元藻，皆隔十餘年，欣然握手，惟董君則始終隔面，渠未必知冥冥中有此一知己也。嗚呼！

蕪城——蕪城，在江蘇江都縣，又稱廣陵，俗名揚州。鮑照有一篇蕪城賦。瓜步——瓜步

是地名，在江蘇六合縣東南，長江邊。南北朝時候，魏朝太武帝帶兵打宋朝，直打到瓜步地方。

二分——揚州風景，在月光下看，更是美麗。徐凝詩有：「天下三分明月好，二分無賴在揚州。」

所以揚州人常說「二分明月」。簫聲——杜牧詩有兩句：「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

吹簫。」是說揚州的風景。

調同而各妙

曹澹泉詩：「含雨花如抱恨人。」方子雲云：「向日花如暴富人。」陳古愚云：「新綠樹如人少年。」三人調同而各妙。

彭湘南詩

湖廣彭湘南廷梅，與長沙陳恪敏公交好，過隨園時，年已七十，卽席賦詩，有「落日紅未盡，遙山青欲來」之句。余愛賞之。在秦淮河口占云：「秦淮河畔亂沙汀，芳草魂生六代青。春去雨中人不惜，杜鵑啼與落花聽。」湘南畫小像，一叟坐室中，旁有偷兒持斧穴洞而窺，號竊比于我老彭圖，見者大笑。秋夕宿憑虛閣云：「尋幽住此山，秋聲卽吾性。一閣銜夕陽，半江紅不定。淡淡暮雲低，漠漠松陰暝。遙見隔林燈，寒空生遠映。」

拙速不如巧遲

昔人稱王粲精思，不能有加于宿構，故拙速不如巧遲，此言是也。然對客揮毫，文不加點，亦是樂事。余平生所見，敏于詩者四人，前輩中一爲宮詹

張南華鵬，一爲學士，周蘭坡長發，同學中，一爲侯夷門嘉繙，一爲金進士兆燕，俱可以擊鉢聲終，萬言倚馬。乙丑，予宰江寧，侯爲貳尹，招之小飲，侯即席有「龍蟠虎踞江山助，璧合珠聯文字交」之句。惜忘其全篇。後得狂易之疾，死鎮江黃太守署中。秦澗泉哭以詩云：「客傳京口訃音來，無際愁雲望不開；妻子半船歸海嶠，圖書千帙付蒿萊。龍蛇應有前生夢，宇宙誰爲曠世才？懊惱人天今異路，新詩定已滿泉臺。」又曰：「若使九原真及第，勝教五斗戀微官。」

宿構——宿，是說隔夜的意思。構，是造的意思。寫文章，也稱構。隔夜肚子裏想好的文章，稱做「宿構」。不能有加於宿構，是說他立刻寫出來的文章，便是隔夜想好的，也不能再比他好了。**鑿鉢**——南朝竟陵王，召集了許多有文才的臣子，做詩，點一支蠟燭，在臘燭上刻着線，每

一寸一條線，限制蠟燭燒到完一寸，便要將四韻詩寫好。當時有蕭文瑛一班人，打着銅鉢寫詩，打一下銅鉢，那聲音沒有停止，便已寫成一首詩。龍蟠——金陵，俗稱南京，地勢極好，城靠大江，傍有鍾山。三國時候，諸葛亮說道：鍾山好似龍一般的盤着，石頭城好似虎一般的踞着。南京城，又稱做石頭城。龍蛇——後漢時候，大學者鄭康成做夢，看見孔子對他說：起來起來，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不久鄭康成便死了。辰，是龍。巳，是蛇。在屬龍屬蛇的年份，有大才學的人便要死。

送別詩

余散館出都，走別南華先生，先生取紙疾書。送別云：「清時重民牧，臨御簡良才；經術平生裕，文章我輩推。醉辭鸚鵡侶，吟向鳳凰臺；民力東南急，君其保障哉！眷言桑梓近，鄭重惜分襟；暫輟三都筆，將聽五袴吟。風流爲政美，愷悌入人深；千里同明月，相思寄好音！」

鳳凰臺——現在江蘇江寧縣南面，有一座鳳凰臺，是南朝時候造的。因為當時王凱看見許多奇形的鳥，飛在山上，後知道是鳳凰，便在上造一座臺。五袴——後漢時候廉范，做蜀郡的太守官。因前任官禁止百姓在夜裏做工，後來廉范不禁止百姓在夜裏做工，那百姓生產多起來，享用富起來，便唱着歌道：「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襁，今五袴！」叔度，是廉范的號。

同飲隨園

癸酉夏五，周蘭坡潘筠軒兩學士，同飲隨園。見案上有東坡詩，擷之笑曰：「我即用其仇池石韻，序今日事可乎？」余曰：「幸甚！」磨墨伸紙，日影未移，詩已畢矣。曰：「千章夏木清，一雨洗濃綠；前月遊隨園，林巒看未足。北牖貪晝眠，人語邊韶腹；雲開峯黛妍，水長波紋蹙。爵祿離市塵，疎狂狎樵牧；恐費十千沽，何曾再三瀆。榴火吐紅蕤，林篁削青玉；老友中州歸，陳人案前

伏。相約飲無何，聯吟日可卜。爲愛好軒楹，不辭屢徵逐。絕類仲蔚園，恍入子真谷。無酒君須謀，有魚我所欲。看鋤邵圃瓜，敢顧周郎曲。劇喜天已晴，莫訝客不速。」

仲蔚園——

張仲蔚愛讀書，不願做官；和魏晉卿兩人同住在一個園裏，不和外人往來。園

裏的草長得遮住了人。岑參詩道：「若訪張仲蔚，衡門滿蒿萊。」子真谷——山脚下稱做谷。

漢朝鄭子真，他愛幽靜，有思想。漢成帝時候，大將軍王鳳去請他出來做官，他再三拒絕。子真家

住在山谷口。邵圃瓜——秦朝，邵平封東陵侯。秦朝滅了，他住在鄉下，做一個平民。家裏窮，在

長安城東面種瓜，瓜味甚美，大家稱爲「邵圃」。瓜又稱爲「東陵瓜」。

棕亭詩

棕亭在江氏秋聲館，卽席和余四絕云：「坐對名山列綺筵，離花爭豔暮秋天。百年傳得詩人宅，先把黃金鑄浪仙。近郭遙峯左右當，帆檣歷歷遠

天長女牆穿過疎林外，放出殘霞襯夕陽。山腰奇石最伶俗，矮作闌干曲作屏；選得雲根坐吹笛，新聲分與萬家聽。惠郎中酒眼波斜，一曲清歌遏衆譁，安得將身作么鳳，香叢長伴刺桐花。

浪仙——唐朝詩人賈島，號浪仙。有李洞，十分敬重賈島，拿黃金鑄成一個賈島的像，嘴裏常常念着「賈島菩薩」。女牆——城上的矮牆，稱做「女牆」。雲根——雲根，是石的別名。因為雲從石裏出來的，是雲的根。宋孝武帝詩裏有一句：「積水溺雲根」。么鳳——么鳳，又名桐花鳳。桐花開的時候，便飛來，身體比燕子還小。

客情與別情

善寫客情者，昔人詩如「只因相見近，轉致久無書。」「近鄉心更怯，不敢問來人。」善寫別情者，如「可憐高處望，猶有故人車。」「相看尙未

遠，不致遽回舟。」

押扉字

「爲學心難足，知君更掩扉。」項斯贈友詩也。「一點村前火，誰家未掩扉。」唐山人村行詩也。兩押扉字均妙。

何南園詩

何南園館於汪氏，其尊人禮之，甚至後其子非解事者，而苛責館課轉嚴。南園賦詩云：「急管繁絃子夜聲，宮商強半不分明，老夫聽慣開元曲，聽到殘唐刻刻驚！」

詩的音節清脆由天性使然

詩有音節清脆，如雪竹冰絲，非人間凡響，皆由天性使然，非關學問。在

唐則青蓮一人，而溫飛卿繼之；宋有楊誠齋，元有薩天錫，明有高青邱。本朝繼之者，其惟黃莘田乎！

吳魯齋詩

吳魯齋賢宰甘泉，有惠政。不幸無子，四十而歿。其詩稿失散，僅記其送友云：『遙知白髮相思苦，馬上逢人便寄書。』過洛陽云：『最羨少年能挾策，至今天子重書生。』衛齋偶成云：『候吏解投山客刺，奚童不掃印牀花。』京江云：『揚子江頭月正明，夜深風露怯淒清；鄰舟有客橫吹笛，似說故人離別情。』

一往情深

偶見晚唐人辭某節度七律一首，前四句云：『去遠知己任違親，欲策

羸驂屢逡巡，萬里家山歸養志，十年門館受恩身。『讀之一往情深，必士君子中有至性者也。恨不友其人于千載以上！惜不能記其全首，與其姓名；他日翻擷全唐詩，自能遇之。』

隨園詩話 第九卷

隨園詩話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十卷

元理小秀才詩

江寧吳樸，字元理，應童子試。時年纔十三，舉止端肅。因喚入署，啖以果餌，旋即入泮。邑中名士沈瘦岑，以女妻之，嗣後十年不復相見。詩入李晴洲告予曰：「元理小秀才，近詩日佳。比其外舅，駸駸欲度驂前矣。」誦其迎秋一首云：「碧天靄靄暮山晴，一片秋心趁月明。暑退漸教葵扇棄，風高已覺葛衫輕。繞堦草色籠烟淡，隔樹蟬聲咽露清。爲讀離騷更漏永，幽蘭時有暗香迎。」未幾，元理來讀余外集。呈一律云：「陶令無官通刺易，崔儵有室

入門難。」又曰：「傳有其人應久待，我生雖晚未嫌遲。」是年與周青原同受知於學使。李鶴峯拔貢入都，予喜賀以詩云：「人夸籍湜居門下，我道班楊在意中。」

驕驄——「驕驄」是一種最能跑路的馬，跑得很快。說人的才學高，爲度驕驄，是說比好的還要好。入門難——隨朝時候崔儻，有才學，十分驕傲。他在門口寫一行字道：「不讀五千卷，無得入此室。」居門下——蘇軾寫韓文公廟碑裏有一句：「汗流籍湜走且儼。」籍，是張籍，是皇甫湜。都是韓愈的門生，也是唐朝的文學家。

詠窗

余以紫玻璃鑲窗，一時詠者甚多。太倉聞省謙云：「一天花氣鏡邊浮，朵朵晴霞入望收。檻外電光何處雨，山中暮色最宜秋。」尤貢父云：「四面

有山皆夕照，一年無日不花光。」

菊花月月有

江寧高廟僧亮一，工栽菊，能使月月有花。戊辰秋，席武山別駕，招余同蔣用菴侍御，姚雲岫觀察，同往賞花。用菴分得有字韻，詩云：「天地之大何不有，造化乃出山僧手。山僧一手種菊花，花高十尺大如斗。四時羣卉遞凋殘，僧寮月月如重九。石頭城外普陀菴，相思半載游終負。初冬聶八書相招，盍簪花下中山酒。座客呼僧相踴躍，問訊神方乞誰某。僧云我絕艸師傳，蘊崇祇在三時厚，料寒量煖細鋤泥，別穢芟蕪重縛帶，雨無苦濕晴無乾，如期各有神明壽。此言雖小可喻大，士夫身世宜遵守。萬物從來栽者培，枯菴紛紛都自取。東風桃李劇芳妍，此時可保穠華否？經得冰霜受得春，畢竟此花

能耐久。坐中聽者太軒渠，花亦從旁如點首。街鼓催人月到窗，籃輿還帶餘香走。」

盞管——易經裏有一句：「勿疑朋盞管。」後人稱朋友在一塊兒聚會，稱做「盞管」中。山酒——古人劉玄石愛吃酒；在中山地方一家酒店中飲酒，那酒家給他一種千日酒，忘記對他說飲這種酒的限度。玄石吃得大醉，回家去睡在牀上，好似死人一般。千日酒吃了要醉一千日。騁貽軒渠——撐大了眼睛詭異的樣子，稱做「騁貽」。軒渠，便是笑的样子。

愛其才而縱之狎遊

關防二字，見隋書酷吏傳，原非作官者之美名。故余知江寧時，記室史正義茗湄時出狎遊，予愛其才而不禁也。其南歸留別得青字云：「浪跡深慚水上萍，漫勞今夜餞郵亭。鬢從久客無多綠，燈入籬篷分外青。海國歸帆

隨候鴈，天涯知己賸晨星。何時載得蘭陵酒，重向紅橋共醉醒。」又曰：「酒沽雙屐雨，人坐一庭煙。」

夏寶傳有俠氣

六安秀才夏寶傳，生而任俠，出雅雨盧公門下。盧謫戍軍臺，僮僕無肯隨者。夏奮曰：「我願往！」竟策馬出塞。三年後，與盧同歸。盧再任轉運，爲捐學正一官，所以報也。程魚門題其藁中集云：「磨刀冰作石，煖客火爲衣。」盧亦有句云：「手僵常散轡，淚凍不沾衣。」可想見塞外之苦矣。乾隆庚子科，以年過八十，欽賜舉人。陳古漁贈句云：「八旬鄉榜無消息，一紙天書有姓名。」又曰：「三徵尙却連城聘，一諾能輕萬里行。」

三徵——徵，是請的意思。三徵，是說三次請他去做官。連城——秦國要得到趙國的和

氏玉，願意拿許多城池去和趙國交換連城，便是說許多城池。後人說價值大的東西，稱為「價值連城。」拿極大價值的禮物去請人，稱做「連城聘。」

顧祿百詩

蘇州顧祿百，張匠門先生外孫也。晚年不遇，為歸愚先生權記室，凡先生酬應之作，皆顧捉刀。詠紅葉云：「秋樹忽夏色，曉山皆暮霞。」余嘗歎陸放翁臨終時，猶望九州恢復而終於國亡家破，不遂其願。祿百有句云：「散關鐵馬平生願，愁絕他年家祭時。」

捉刀——魏武帝相貌醜陋。當時匈奴有一個使臣來見武帝，武帝怕自己的面貌沒有威嚴，吃匈奴人見笑，使臣子崔季珪假裝了皇帝，武帝自己拿着刀站在牀頭。匈奴的使臣拜見過了，退出去對人說道：魏王面貌果然不錯，但牀頭捉刀的人，他相貌更是不凡，可以稱得英雄。後來說代人寫文章，稱為「捉刀。」放翁——晉朝詩人陸游，因國家北方土地被匈奴佔去，

不能完全。他臨死的時候，寫一首給他兒子道：『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夢登清涼山

蔣心餘太史，居金陵時，除夕夢與余登清涼山，得句云：『三春花鳥空陳迹，六代江山兩寓公。』聞山寺鐘鳴，擲筆而寤。

白香山作壯語

唐人詩曰：『欲折垂楊葉，回頭見鬢絲。』又曰：『久不開明鏡，多應爲白頭。』皆傷老之詩也。不如香山作壯語曰：『莫道桑榆晚，餘霞尙滿天。』又宋人云：『勸君莫惱鬢毛斑，鬢到斑時也自難。多少朱門年少子，被風吹上北邙山。』

桑榆——後漢書有兩句：「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桑榆是種在西方，所以桑榆也可以代西方的意思。用是說從東方失去了，也可以從西方收回來。又，太陽從東方起來，西方下去，太陽下去，天便晚了。桑榆既可以代表西方的意思，也可以代表晚的意思。又可以代表年老的意思。「莫道桑榆晚」是說，不要說年紀老了來不及了。北邙山——北邙山在河南洛陽縣東南面，後漢時候城陽王葬在北邙山上。後來王侯公卿都葬在這山上。現在說北邙山是墳地的意思。

何東甫詩

杭州布衣何琪，字東甫，詠簾鉤云：「高牽纏臂金無色，誤觸搔頭玉有聲。」金銀花云：「可能華屋開常好，只恐柴門種亦難。」

纏臂——纏臂，便是現在的臂鐲。又稱爲手釧。蘇軾詩有兩句：「夜來春睡濃於酒，壓扁佳人纏臂金。」搔頭——搔頭，便是簪子，因他兩頭尖的，可以搔頭。武帝到李夫人房中去，便拿

李夫人的玉簪搔頭，稱爲「玉搔頭」。

詩詞經史不可偏廢

學問之道，四子書如戶牖，九經如廳堂，十七史如正寢，雜史如東西兩廂，注疏如樞闈，類書如廚櫃，說部如庖湑井區，諸子百家詩文詞，如書舍花園，廳堂正寢，可以合賓，書舍花園，可以娛神。今之博通經史，而不能爲詩者，猶之有廳堂大廈，而無園榭之樂也；能吟詩詞，而不博通經史者，猶之有園榭，而無正屋高堂也。是皆不可偏廢！

庖湑——廚房稱做庖。水房稱做湑。井區——路傍的糞厠，稱爲「區」。又說是陰溝。

輓涂爽亭

江寧涂爽亭，善小兒醫，能詩，年九十餘。有句云：「船底水鳴風力大，蘆

中雁語月光高，余小女病危，爽亭活之，因來往甚歡。辛丑九月，以書來訣。一切身後事，親自檢校。予挽聯云：「過九秩以考，終從古名醫，都登上壽。痛三號而未已，傷吾老友，更失詩人。」

移居詩

或傳程漁門京中移居詩云：「勢家歇馬評珍玩，冷客攤錢問故書。」予笑曰：「此必琉璃廠也。」詢之果然。因記商寶意移居。周蘭坡與萬晴初訪之，見門對云：「豈有文章驚海內，從無書札到公卿。」萬笑曰：「此必商公家矣！」詢之果然。

王金英性孤冷而工詩

王菊莊孝廉，名金英，性孤冷，而工詩。有「殘雪墜仍起，如塵空際盤」

之句。余尤愛其楊柳店夢歸云：「征騎尙棲楊柳岸，歸魂已到菊花莊。杖藜父老聞聲喜，停織山妻設饌忙。生菜摘來猶帶露，新醅釀得已聞香。堪憐稚女都齊膝，羞澁率衣立母旁。」掌教永平書院云：「生徒散後庭階靜，知己逢來禮法疎。」邢溝云：「負郭人家隄下住，酒帘颺出樹梢頭。」

詩中有畫

魯星村「貓迎落花戲，魚負小萍移。」與宋笠田「護籬小犬吠生客，曝背老翁調幼孫。」之句。皆詩中有畫。魯沙橋道上云：「山下竹林林下屋，門前溪水帶花流。」王蘭泉方伯雲陽驛云：「明月似霜霜似雪，雲陽驛外夜三更。」二句相似。

抑何暗合耶

予有句云：「開卷古人都在眼，閉門晴雨不關心。」龔旭開登石臺詩云：「短牆南畔接烟林，啼罷山禽又海禽。甚日晴明甚日雨，不曾出戶不關心。」抑何暗合耶！龔有連理枝詞云：「曉尙衣衫薄，未許開簾幙。小婢來言：東風料峭，動花鈴索。海棠軒外石闌邊，有風箏吹落。」

茅布衣詩

山陰布衣茅商隱，客死汴城。桑叟甫爲梓其詩，晚村云：「帶聲鴉易樹，偶語客歸村。」山行云：「郭外鬮饅眠野草，墳前翁仲戴山花。」皆佳句也！越中故事，娶新婦至，必選處女迎之，號曰「伴姑」。茅吟曰：「十六作伴姑，含情語鄰姆。」今日新嫁娘，問年纔十五。」

翁仲——三國時候，造兩個銅人，稱他爲翁仲。翁仲，原是人名。秦朝時候，阮翁仲身長一丈

三尺帶兵去打匈奴，匈奴人都害怕，駐紮在臨洮地方。後翁仲死，便鑄成他的像，站在咸陽宮司馬門外面。後人坟墓前都豎着高大的石人，名爲翁仲，也是說可以嚇野鬼的意思。

王進士詩工遊覽

王進士又曾，字穀原，詩工遊覽。同人看白蓮云：『船窗六扇拓銀紗，倚漿風前落晚霞，依約前灘涼月晒，但聞花氣不看花。』阜亭來往省年時，香飲蓮筒醉不辭，莫怪花容渾似雪，看花人亦鬢成絲。』遊陶然亭云：『岸蘆迸笋妨遊屐，林蝶翻灰浣袷衣。春濃轉怕形人老，官冷真宣伴佛間。』皆傳誦一時，有丁辛老屋集。

有古樂府遺音

岳水軒，名夢淵，爲督撫上客。居與隨園相迎。丁丑秋，忽作詩會，大集名

流，其豪氣猶勃勃可想。江行云：「荻港人維雪裏舟，雪花飛較荻花稠。篷窗人醉荻中臥，時被雪花飛上頭。」荷花云：「蘭舟載麗人，搖入荷花蕩。亭亭紅粉姿，花與人相彷彿。其中有蓮的，心苦惟儂賞。欲以擲奉郎，生憎金釧響。」兩詩有古樂府遺音。

金江聲詩

金江聲觀察，名志章，在吾鄉與杭厲齊名。王子月夜，登虎邱云：「一片深宵月，明明照虎邱；松杉交影靜，蘋藻上階流。夜舫吹簫客，春燈賣酒樓；他鄉有朋好，竟夕此淹留。」庚辰年，余過虎邱，山僧出此詩見示，不知余故觀察年家子也。尤愛其過冷水鋪云：「白鷗傍槩自雙浴，黃蝶逆風還倒飛。」宿靈隱云：「窗虛暗覺雲生壁，夜靜時聞雨滴階。」

食馬留肝

或問劉勰言，陸機亦有鋒穎，而腴詞勿剪，終累文骨。近日才人如寶意魚門，時蹈此病。余曉之曰：「韋端已云：『屈宋亦有蕪詞，應劉豈無累句！』但須精選斯文者，食馬留肝，烹魚去乙可耳。此極元集之所由作也。」

文骨——文章的詞采是肉，思想是骨。專用詞采不講思想，便是沒有文骨。屈宋應劉——屈，是屈原。宋，是宋玉。是戰國時候楚國的文人。應，是應瑒。劉，是劉楨，是三國時候的文人。食馬留肝——馬肝有毒，吃了便要死人。漢書韋固傳裏有：「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食馬留肝，是說採取好的，丟去壞的。烹魚去乙——魚肚子裏的腸，稱爲乙，人吃了便有傷害。禮記裏有一句：「魚去乙。」極元集——元，是高深的意思。極元，是最高深的意思。唐朝人姚合編一部極元集，搜羅從王維到戴叔倫共二十一人的詩，共一百首。最是有精采的詩，當時稱爲「詩家射雕手。」

人傳不在位

漢杜欽兄弟，任二千石者十人，欽官最小，名最著。韓文公之孫袞，中狀元後，人但知布衣方干，不知狀元韓袞，甚矣！人傳不在官位也。唐人詩曰：『孟簡雖持節，襄陽屬浩然。』簡之名自在浩然下，然余到桂林，見獨秀峯有『簡題名，筆力蒼古。今之持節者，如孟簡其人亦少矣！』

一時感觸竟成天籟

薛中立幼時見蝴蝶，詠詩云：『佳人偷樣好，停却繡鴛鴦。』大爲乃翁生白所賞。且云宋時某童子有句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不還家。』都是就一時感觸，竟成天籟。

碧梧夫人工七古

閨秀少工七古者，近惟浣青碧梧兩夫人耳！碧梧詠李香君媚香樓云：
一秦淮烟月板橋春，宿粉殘脂膩水濱。翠黛紅裙競妝裹，垂楊勾惹看花人。
香君生長貌無雙，新築紅樓喚媚香。春影亂時花弄月，風簾開處燕歸梁。盈
盈十五春無主，阿母偏憐小兒女；弄玉雖居引鳳臺，蕭郎未遇吹簫侶。公子
侯生求燕好，輸金欲買紅兒笑。桃花春水引漁人，門前繫住遊仙棹；奄黨纖
兒想納交，纏頭故遣狡童招；那知西子含顰拒，更比東林結社高。樓中剛耀
雙星色，無奈風波生頃刻；易服悲離阿軟行，重房難把臺卿匿。天涯從此別
情濃，錦字書憑若个通？桐樹已曾棲彩鳳，繡幃爭肯放遊蜂？因愁久已拋歌
扇，教坊忽報君王選。啼眉擁髻下妝樓，從今風月憑誰管；柘枝舊譜唱當筵，
部曲新翻燕子箋；總爲聖情憐靦靦，桃花宮扇賜簾前。天子不知征戰苦，風

前且擊催花鼓。阿監潛傳鐵鎖開，美人猶在瓊臺舞。銀箭聲殘火尚溫，君王
匹馬出宮門。西陵空自宮人泣，南內誰招帝子魂？最是秦淮古渡頭，傷心無
復媚香樓。可憐一片清溪水，猶向門前鳴邑流。『碧梧卽孫雲鳳，和余留別
詩者。有妹蘭友名雲鶴，亦才女也。詠指甲作沁園春云：』雲母裁成，春冰碾
就，裹住葱尖。憶綠窗人靜，蘭湯悄試；銀屏風細，絳蠟輕彈。愛染仙葩，偶調香
粉，點上些兒玳瑁斑。支頤久，有一痕鈎影，斜映腮間。摘花清露微粘，剖繡
線，雙虹掛月邊。把霓裳暗拍，代他象板，藕絲白雪，招个連環未斷先。愁將修
更惜女伴，燈前比並看消魂處，向紫荊花上，故逞纖纖。』

盈盈——女子舉動飄逸，體態靈動，稱爲「盈盈」。古詩裏有一句，『盈盈樓上女』。弄
玉——春秋時候秦國有一個男子名蕭史，能在簫裏吹出鳳凰的聲音來。秦穆公的女兒名弄

玉的，很愛他；兩人結成夫妻，住在一個鳳樓上，教弄玉吹簫，引得鳳凰從天上飛下來，夫妻兩人便騎了鳳上天去。燕好——男女二人住在一塊兒，十分要好，稱做「燕好」。明朝末年侯方域，號朝宗，到京城裏去趕考，認識了名妓李香君，十分要好。紅兒——唐朝妓女紅兒，很會唱歌，州官羅虬喚他去唱歌，紅兒不去，羅虬十分生氣，寫了一百首詩責備她，稱爲「比紅兒詩」。奄黨、織兒——奄黨，便是說太監。織兒，是說女人。明朝阮大鍼，是太監魏忠賢的同黨。魏是奸臣，被革去官位，他便託大鍼去結交公子侯方域。侯的父親是做大官的。大鍼知道王將軍與侯公子很有交情，便託王將軍每日陪着侯公子吃酒游玩，當時有名妓李香君和侯公子很有交情，在暗地裏留心，對公子說道：「王將軍是沒有錢的，如何有力量結交公子這裏面一定有人在那裏指使。」侯公子便拿香君的說話，再三去追問王將軍，王將軍便說出阮大鍼魏忠賢的意思來。侯公子便和阮大鍼絕交不來往。東林——宋朝有一個學者造「東林書院」，講求學問。後來明朝顧憲成和高攀龍一班人，重造「東林書院」，同黨的人極多，勢力也大，批評政治，干涉權貴，奸臣魏忠賢殺死這一班讀書人，幾乎把有才學的人都殺完。當時稱他爲「東林黨」。

阿·軟·——唐朝長安地方，有一個名妓，名喚阿軟。白香山詩中有一句：「偶助笑歌嘲阿軟。」

臺·卿·——後漢人趙岐，號臺卿，國家大亂，趙岐逃難到外面去，到安邱地方，遇到一個孫書，把他藏在夾層的牆裏。錦·字·——前秦時候，有一個竇滔，做襄陽鎮守官，寵愛一個小老婆。家中的妻子蘇氏，有詩才，又能織錦；她便寫二百多首迴文詩，共有八百多字，織在錦裏，橫直都可以讀得通。詩上面都是說夫妻恩愛的話，送去給竇滔看，那竇滔看了，心中感動，使用車子把蘇氏迎接到襄陽去。後人稱他爲「錦字書」。

燕·子·箋·——燕子箋曲本，是明朝人阮大鍼寫的。當時戲院裏都唱他的曲。

催·花·鼓·——唐明皇愛弄音樂，到了春天雨晴的時候，便在花下飲酒，命高力士拿鼓來，明皇自己坐在亭子裏打一曲鼓曲，名春光好。一曲打完，那柳花杏花一齊開了，當時名爲「催花鼓」。

鐵·鎖·——晉朝龍驤將軍王濟，帶兵去打吳國。吳國兵用鐵鍊橫在江面上，把長江鎖住。王濟便造十餘丈的火把，有數十圍粗，裏面灌着麻油去，燒開鐵鍊，戰船直衝下江來，打平吳國。

銀·箭·——古時，宮中記時刻，用許多銀壺。第一個壺中盛滿了水，把水滴在空壺裏，空壺水滿了，便有一支浮起來。這樣滴滿了十二壺，便是過了一天一夜，所以稱爲「銀

箭。」那盞也有用銅做的，稱爲「銅壺滴瀝。」西陵——皇帝的故稱爲「陵。」西陵是說西面的王玖。曹攣臨死，對他的兒子說道：我死後，把許多姬妾留在銅雀臺上。臺上安一架六尺長的牀，放下了帳幔，每早每晚供着酒菜；你們常常到臺上去望望我的西陵和墓田。南內——王宮在南面宮門裏面的，稱做南內。唐朝的南內，是與慶宮，在東內的南面隆慶坊地方。清溪——清溪，在金陵地方；沿溪有九個灣頭，有幾十里長。玄武湖水從清溪流到秦淮河。

楚楚自憐

梁文莊公弟，夢善，字午樓。生富貴家，而娟潔靜好，孟子所謂無獻子之家者也。年十五，舉于鄉，六上春闈不第，出宰蠡縣，非其志也。年過四十而卒。出都一首，便覺不祥，其詞云：「何處人間有鴈聲？暮雲無際且南征！西風未黍臨官道，落日牛羊近古城。生意漸如衰柳盡，浮生只共片帆輕；勞勞踪跡

年年是，淒絕天涯此夜情。詠熏爐云：「夢去恰疑懷墮月，抱來錯認玉爲烟。」飲沈椒園太史家云：「微吟韻許追前輩，中酒身還耐薄寒。」述懷云：「洗馬清羸潘令鬢，外人剛認一愁無。」皆清詞麗句，楚楚自憐，亦有壯語。如出「塞不辭三萬里，著書須計一千年。」恰不多也。

洗馬——「洗馬」是古時的官名。晉朝衛玠，號叔寶，官做「太子洗馬」，面貌十分清秀。當時劉惔謝尚一班人評論一班官員，有人說：「杜父可以比得上衛洗馬麼？」劉惔說道：「杜父身體清，叔寶神氣清。」潘令——晉朝潘岳，做河陽令，懷令，所以稱爲「潘令」。令，便是現在的縣官。

瑤英女士詩

國初逸老某贈妾云：「香能損肺熏宜少，露漸沾花採莫頻。」王健菴妻，張瑤英示兒云：「教兒寶鴨休添火，龍腦香多最損花。」瑤英有繡墨詩。

集，余已爲刊刻矣！茲再錄其佳句，送健菴云：「縱無多路情難別，須念衰親游有方！」病目云：「豈爲愁多清淚落，却緣烟重午炊遲。」偶成云：「無夢不愁鷄唱早，有書只望鴈飛過。荒院草刪三徑闕，破窗風入一燈危。蛛知網濕添絲急，月待雲開到檻遲。」

怕作詩耶

戊戌春，余在杭州，兩姬置酒，招女眷游西湖。瑤英以詩辭云：「呼女窗前看刺鳳，課兒燈下學塗鴉。韶光一刻難虛擲，那有閒看湖上花。」旣而遣人劫之曰：「娘子不來，怕作詩耶！果然飛輿而至，到湖心亭書二十八字云：「釀花天氣雨新晴，一片清光兩岸平。最好湖心亭上望，滿堤人似水中行。」

塗鴉——古人盧仝的兒子，年紀小，常常拿一支筆在書本上塗抹，好似一隻一隻烏鴉。所

以盧仝的詩有一句：「塗抹詩書如老鴉。」後人說字寫得不好，稱做「塗鴉。」

周青原有風趣

李宏猷秀才，設帳尹制府署中。詠新竹云：「節已凌雲未出頭。」未幾病重，薦其友周青原入署相代。青原來見，袖中出西園池上詩云：「目不窺園已浹旬，小池春漲綠鱗鱗；得魚鳥勝垂綸客，臨水花如照鏡人。欲掃閒庭苔莫損，偶扳芳樹蝶相親；笑余三月裘還着，只爲調停病起身。」末句余略爲酌改，周欣然辭出。良久聞門外尙有吟哦聲，則以肩輿未至，故得意而徐步呻吟也。其風趣如此！後官中書，在京師寄懷云：「我如脫銜駒，恣意聘原糶。不讀五千卷，輒入崔儵室。又如餽丹鼠，吐腸還自悼。空得成連師，未諳水

仙操，川雖難學海，磁則曾引針。千秋一瓣香，頂禮優盞林。」

吐腸——古時有唐防，成仙的時候，連屋子雞犬都一齊飛上天去，獨有老鼠不得成仙，從半天裏落下地來，那肚腸從嘴裏流出來。後來人在望鄉山造一座「唐仙人祠」，祠裏有一種老鼠，每一個月把腸子吐出來三次，換三次新肚腸，便稱爲「唐鼠」。水仙操——琴曲，稱做「操」。古時，伯牙跟成連先生學琴，三年學不成；成連說，我有一個師父，名方子春，住在東海裏，彈琴能叫人忘了憂愁。便和伯牙一塊兒到東海去。走到蓬萊山，成連吩咐伯牙守候着，說道，我去迎接我師父去。便一人坐着船渡過海去。伯牙守候了半天，不見成連回來，祇聽得海水潑天，飛鳥啼喚。伯牙便大悟，拿琴彈着，摹倣海水的聲音，稱爲「水仙操」。從此伯牙便成了彈琴的聖手。優盞——優盞也稱爲優鉢花，是佛家最寶貴的花。三千年一開花，花開時，便有祥瑞的事體。

爲妓關說

隨園詩話 第十卷

金陵妓郭三爲訟事，江寧王令拘訊之，香亭爲關說求免，王覆札云：「昨承簡翰，誠恐狼藉花枝，欲於園中立五彩幡，使封家十八姨莫逞其勢。然弄郭郎者，只是逢場作戲，須俟上臺時，看作如何扮演，再理會下場可耳。」香亭乃寄詩云：「一波纔定又生波，屢困風姨可奈何！不是花奴偏惹事，總緣柳弱受風多。登場更比下場難，牛鬼威風色已寒。要識李夫人面目，何如留待帳中看？」

李夫人——漢朝李夫人，年輕貌美，早年便死，漢武帝每天想念李夫人，有一個道士名少翁的，說能够把李夫人請來，便在夜裏，在帳幔裏面點着燈燭，武帝遠遠的坐在帳外望着，祇見一個美貌女子，形狀很像李夫人的，在帳幔裏面行動着。

沈均安留別邑人

秦郵沈均安，字際可，官江右，以廉潔稱，能詩工書。由贛邑令擢蓮花廳司馬，留別邑人云：「民稱張旭書堪寶，我比時苗犢並無。」

張旭——唐朝時候，張旭能寫草書，好似龍蛇一般飛舞着。唐文宗皇帝把李白的詩歌，斐旻的舞劍，張旭的寫草字，稱爲「三絕」。張旭是蘇州人，愛吃酒，每一次把酒吃得大醉，狂喊着狂跳着，便動筆寫字。有時把頭上的髮髻，蘸着黑水寫着字。當時稱爲「草顛」，又稱「草聖」。

此卽晚唐人

真州鄭中翰濬，字晴波，新婚北上，留別閩中云：「來年春到江南岸，楊柳青青莫上樓。」其同年周舍人發春喜誦之，時有陳庶常濂，與周相善，而未識鄭。一日公讌處，周鄭俱在。陳忽語周曰：「昨聞有人贈內之句，情韻絕佳，當是晚唐人手筆。」周急叩之，則所稱者卽鄭詩也。鄭聞而愕然。周因指

鄭示陳曰：「此卽賦楊柳青青之晚唐人矣！」三人大笑。真州程灌夫亦有句云：「春風自綠垂楊色，何事羈人怕倚樓。」

秦淮偶興

寶意先生告余云：「己卯秋，過龍潭，見旅壁題詩四絕，清麗芊綿，後書「桂堂」二字。橫胸中數十載，終不知其爲誰。題作秦淮偶興云：「淡黃楊柳曉啼鴉，絲雨溫香濕落花；應有鱖魚吹雪上，水邊亭子正琵琶。水榭湘簾特地清，朝煙上與曲闌平；舊時紅豆拋殘處，只恐風吹子又生。籬門過雨綠煙鋪，檀板金尊俗有無？小艇已將煙月去，人間空說女兒湖。鱗鱗碧瓦照春萊，簷井宵深鳥語哀。第一林泉誰省得？數枝猶發舊宮槐。」

以押詩韻而衡人百不失一

冬友自言九歲時，侍先大父過淮舟中。人限吞字韻爲詩，多未穩。予有句云：「橫橋風定帆全卸，小艇潮來勢欲吞。」大父曰：「此子將來，必無患苦。」或問其故，曰：「凡詩押啞韻而能響者，其人必貴；押險韻而能穩者，其人必安。生平以此衡人，百不失一。」大父諱馨，字星標。

趙文哲詩筆最健

吳中七子中，趙文哲損之，詩筆最健。丁丑召試，與吳竹嶼同集隨園，愛誦余：「無情何必生斯世，有好都能累此身。」一聯。後從溫將軍征金川，死難。軍中過襄陽時，以懷諸葛故居詩四首見寄云：「洵美躬耕地，千秋一草廬。勛名微管亞，出處有莘如。巾服漁樵裏，川原戰陣餘。西風渭濱路，尙憶沔南居。四海占龍臥，蕭條一畝宮。泊如明厥志，行矣慎吾躬。變化遭非偶，棲遲

道豈窮？可知出師表，慷慨本隆中。崔徐二三子，來往定欣然。逸事風塵外，高評月旦前。襟期梁甫曲，生計漢陰田。當日如終隱，鴻妻亦最賢。宇宙聲名大，遺踪錦水長。人歌千尺柏，公念百枝桑。涕尙沾遺老，魂應戀故鄉。溪毛如可薦，此地合祠堂。」

管亞——管是戰國時候齊國的宰相。管仲亞，是次一等的意思。管亞，是說比管仲的地位次一等。幸如——商朝的宰相伊尹，原是在有莘地方耕田的。幸如是說和伊尹差不多。渭濱——水邊，稱做濱。渭水在現時的陝西。諸葛亮帶兵打魏國。在渭水南面五丈原地方，諸葛亮便死了。龍臥——三國時候，蜀國宰相，原是隱居在南陽地方臥龍岡，後人便稱他爲「臥龍先生」。泊如——人見了功名不動心，稱做「泊如」。諸葛亮寫給兒子的信道：「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出師表——出師表有兩篇：一是前出師表，一是後出師表，都是諸葛亮臨出兵時候，叮囑後主治國家的話。隆中——隆中山，在今日湖北襄陽縣西面二十

里。三國時，諸葛亮造一座草廬在山脚下；山半有抱膝石，是當時諸葛亮抱着膝休息的地方；山下有躬耕田，原是諸葛亮耕過的田。翟徐——三國時，諸葛亮未曾做宰相以前，在臥龍山下耕田，又寫詩，歡喜摹倣着梁父吟，常常自己比方管仲、樂毅。那時識得他的人少，只有博陵地方翟州平、潁川地方徐庶都敬重他。月旦——後漢時候，有一個許劭，見識很高，他常常批評着地方上一班人的好壞；每隔一個月，更換一次，稱做「月旦」。現在稱一切批評，都稱做「月旦」。

鴻妻——東漢時候，梁鴻家裏很窮，娶一個富家的女兒做妻子，名孟光。這孟光一到了梁鴻家裏，便脫去了漂亮的衣服，親自做奴僕的事體。梁鴻說道：「這個真是我的妻子了。」便替他取一個號，喚做德耀。夫妻兩人同拉一輛鹿車，到霸陵山中去住着，耕田織布，過了一世。錦水——諸葛亮的祠堂，在錦官城外，有錦江，又名流江，在今日四川地方。千尺柏——諸葛亮祠堂門前古柏樹，高有二千尺。杜甫古柏行裏有兩句：「孔明廟前有老柏，黛色參天二千尺。」百枝桑——諸葛亮上後主的表中說：「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溪毛——水中生長的蘆藻一類東西，都稱做溪毛。左傳裏有一句：「溯溪沼沚之毛。」

親切而有味

江賓谷在楚中寄信，託家人山莊栽樹云：「老去菟裘身後家，他年都要此中來。」何言之親切而有味也。漢上喜晤汪丈云：「他鄉執手感前盟，白髮垂肩閱變更，問舊可堪皆後輩，抱書猶記拜先生。漸成安土如秦贅，別後添丁盡楚聲。客況中年復誰遣，一尊寒雨故人情。」

菟裘——春秋時候，魯公使人到菟裘地方，去造着花園住屋，預備把國王的位置，傳給兒子。自己到菟裘地方去養老。後人凡是養老的地方，都稱「菟裘」。秦贅——男子到妻子家中去結婚，住在妻子家裏的，稱做「入贅女婿」。古時秦國人家裏有錢的，兒子到了壯年，便分家住，家裏窮的，兒子到了壯年便出贅到妻子家裏去。後人稱久住在客地裏的，爲之「秦贅」。

舅甥二人詩

香亭弟隨叔父健馨公，生長廣西。叔父亡後，余迎歸故里，年十五，卽見贈云：「坐無尼父爲師易，家有元方作弟難。」又卽目云：「山氣騰空欲化雲。」余早知其能詩也。孤甥陸建，號豫庭，字湄君，幼爲余所撫養，與香亭同歲。己巳春，余辭官，挈兩人讀書隨園，時相唱和。後予官秦中，二人過隨園見憶。香亭云：「共尋幽徑訪柴扉，遙見高臺出翠微。蠟屐重臨秋色冷，青山如故客情非。枯荷帶雨碧連水，荒蘚盈庭綠染衣。滿樹寒鴉鳴不已，斜陽煙草更依依。」豫庭云：「自別青山兩載餘，風光較昔更何如！竹梅添種階前樹，詩史空堆架上書。窗外葉飛人去後，天邊月冷鴈來初。灞橋此日秋風早，應向江南憶故廬。」豫庭贅於宿州刺史張公處。張名開士，字軼倫，杭州壬戌進士，歷任有循聲，謂豫庭曰：「作時文則我教卿，作詩則卿教我。」豫庭年

三十餘，以瘵亡，張忽忽不樂，如支公之喪法虔也。月餘亦亡。豫庭贈婦翁云：「喜我絳紗深有託，半爲嬌客半門生。」贈婦云：「未有肉能憑我割，不妨酒更向卿謀。」張詩亦佳，宿華嚴寺云：「竹裏琴聲秋澗落，定中燈火石牀分。」感懷云：「臣心自問清如水，世道尤難直似弦。」

元方——後漢時候，陳元方的兒子，名長文，和他弟弟季方的兒子，名孝先的，兩人批評自己父親的事業和道德，爭辯不休，去向太邱太邱說道：「元方不容易做哥哥，季方不容易做弟弟。」元方便是陳紀，季方便是陳謨。後來稱人的哥哥，都稱他爲元方，稱人的弟弟，稱他爲季方。支公——晉朝一個和尚名法虔，和支遁是師弟兄，兩人交情很厚，常常在一塊兒講究佛理。後來法虔先死，支遁十分傷心，不久也死了。支遁號道林，簡單稱爲支公。肉能憑我割——漢朝大巨東方朔，性情滑稽。在夏天皇帝賞肉，宰相不會來，大家不敢先動手；東方朔先拔劍去割下一塊肉來，拿回家去。後宰相秦明皇帝，皇帝喚東方朔寫文章責備自己。東方朔提筆寫道：「朔

來朝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剖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東方朔的妻子，名喚細君。後人凡稱妻子，都稱細君。清如水——漢朝尚書僕射官鄭崇說道：「臣門如市，臣心如水。」是說門口來往的人多，好似街市上一般的鬧熱；但心中和水一般清，不貪人賄賂的。

三妹遇人不淑

余三妹皆能詩，不愧孝綽門風。而皆多坎坷，少福澤。余已刻三妹合稿行世矣；茲又抄三人佳句，以廣流傳。三妹名機，字素文。秋夜云：「不見深秋月影寒。只聞風信響闌干；閒庭落葉知多少？記取朝來著意看。」閒情云：「欲捲湘簾問歲華，不知春在幾人家？一雙燕子殷勤甚，銜到窗前盡落花！」他如：「女嬌頻索果，婢小嬾梳頭；怕引游蜂至，不栽香色花。」皆可誦也！

人不淑，卒於隨園。香亭弟哭之云：「若爲男子真名士，使配參軍信可人。無家枉說曾招婿，有影終年只傍親。」豫庭甥哭之云：「誰信有才偏命薄，生教無計奈夫狂。」白雪裁詩陪道蘊，青燈說史侍班姑。」

孝綽

——南朝時候，劉孝綽，有三個妹妹，都有才學能做詩。

配參軍

——參軍是在軍隊

裏幫助計劃的官，俗名「軍師」。現在稱爲「參謀」。晉朝王渾的妻子鍾憐，生了一個兒子，名濟。一天王渾和鍾憐一塊兒坐着，王濟從院子裏走過。王渾說道：「生了這樣一個兒子，可以使人心裏得到安慰的了。」鍾憐笑着說道：「倘然使新娘得配參軍，生的兒子也差不多像這樣的了。」參軍是說王渾的兄弟王淪。班姑——漢朝班彪的女兒班昭，有才學。昭的哥哥班固寫一部漢書，不會寫成便死。皇帝下詔書命班昭接寫漢書，大家稱她爲班姑。紙鳶——紙鳶是拿紙做成鳥的形狀，便是風箏，俗稱鷓子。梁武帝時候，侯景造反，把武帝圍困在臺城地方，簡文拿紙鳶放在天空裏，向城外的官兵求救。

四妹靜宜詩

四妹名杼，字靜宜。遊雞鳴寺云：「蒼蒼烟樹帶斜暉，石塔層巒傍翠微。無復蕭梁宮殿在，臺城猶見紙鳶飛。」秋園踏月云：「藹藹山光映碧空，參差樹影亂西風。蘆花幾朵明如雪，吹在橫橋曲澗中。」其他可誦者如：「描花嫌紙窄，學字借書抄。賓鴻雲作路，蟋蟀草爲城。」「畫閣偏聞雛燕語，亂書常被癩貓眠。」課女云：「花簪一朵休嫌少，字課三張莫厭多。」挽葛姬云：「斷線幾條猶委地，南樓一榻已生塵。」

堂妹秋卿不祥之言

堂妹棠，字秋卿，嫁揚州汪楷亭，家頗溫飽，伉儷甚篤。詠燕云：「春風燕子今年早，歲歲梁間補舊草；華堂叮囑主人翁，珍重香泥莫輕掃。」吁，嗟乎！

千年田土尚滄桑，那得雕梁常汝保？余讀之不樂曰：「詩雖好，何言之不祥也！已而竟以婉難亡。又二年，楷亭亦卒。妹寄二兄香亭云：『鵬程人與白雲齊，君獨年年借一枝。聞道故交多及第，更憐歸客尙無期。琴書別後遙相憶，雪月窗前寄所思；常對芙蓉染衣鏡，堪嗟儂不是男兒。』于歸揚州云：『不堪回憶武陵春，嬌養曾爲膝下身。未解姑嫜深意處，偏郎愛作遠遊人。綠楊堤畔行遊子，紅粉樓中冷翠帷。爲問秦淮江上月，今宵照得幾人歸。』亡後香亭哭以詩云：『最苦高堂念懷中小女兒，至今傳死信，未敢與親知。書遠摹多誤，人稠語屢歧，調停兩邊意，暗泣淚如絲！』

滄桑——神仙傳裏說有麻姑仙，他說自從成仙以後，已親眼看見海水三次變成桑田，桑田三次變成海水。後人說人在世界上，事體經驗得多，稱爲「歷盡滄桑」。借枝——人得到

一個職業，解決生活，稱做「借枝」。唐朝李義府見太宗皇帝寫烏鴉詩兩句道：「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太宗道：「給你整個的樹，豈止一枝呢？」芙蓉鏡——古人李固言，在四川遇到一個老婦人，對他說：「你明年在芙蓉鏡下，可以得功名。」到了明年，果然中了狀元。那時考的詩賦，題目是「人鏡芙蓉」。所以老婦人說在芙蓉鏡下，這老婦人原是仙人。

低頭思故鄉

余在蘇州四妹寄懷云：「長路迢迢江水寒，蕭蕭梅雨客身單。無言但勸歸期速，有淚多從別後彈。新署乍來應保重，高堂雖老幸平安。青山寂寞烟雲裏，偶倚闌干忍獨看！」余讀之淒然，當即買舟還山。四女琴姑從妹受業，妹贈以詩云：「有女依依喚阿姑，忝爲女傅教之無。欲將古典從容說，失却當年記事珠。」妹嫁韓氏，生一兒名執玉，十四歲。詠夏雨云：「潤回青簟

色涼逼采蓮人。」學使寶東皋先生愛之，拔入縣學，未一年得暴疾亡。目將瞑矣，忽坐起問阿母曰：「唐詩「舉頭望明月」」下句若何？曰：「低頭思故鄉。」嘆曰：「果然！」遂點頭而仆。故妹哭之云：「傷心欲拍靈牀問，兒往何鄉是故鄉？」

記事珠——唐朝時候，張說做宰相。有一個人送他一粒珠，紅色有光彩，稱做「記事珠」。有忘記了什麼，祇須把這一粒珠子拿在手裏，便可以記起來了。後人說人記性好的，稱爲「記事珠」。

情景活現

詩有情至語，寫出活現者。許竹人先生，督學廣西，接弟石樹凶問云：「望書眼欲穿，拆書手欲爭，抱書心忽亂，隔紙字忽明。揮手急屏置，忍淚雨暗。」

傾；老親中庭立，念遠心懸旌。病訊百計匿，矧可聞哭聲。違心方飾貌，哀抑喜且盈。趨言夢弟至，所患行已平。」

隨園賞花

隨園每至春日，百花齊放，家中內子及諸姬人，輪流置酒，爲太夫人壽。太夫人亦嘗設席作答。余有句云：「高堂戒我無他出，阿母明朝作主人。」蓋實事也。香亭同賞梅詩云：「爲愛梅花敞綺筵，合家春聚畫堂前。忽憐香氣傳風外，却喜花開在雨先。人影共分千竹翠，簾光高捲一山烟。知他萬片隨雲去，還赴繡樓讌列仙。」嗚呼！自先慈亡後，此席永斷，而香亭亦遠宦粵中矣。

調江北村婦

江寧城中，每至冬月，江北村婦，多渡江爲人傭工，皆不纏足，間有住者。秦芝軒方伯席上集唐句戲云：「一身兼作僕，兩足白于霜。」

方姚二人詩

桐城詩人，分韻古鏡，方正璣云：「絕代應憐顏色少，六宮曾識舊人多。」姚孔銜云：「相對不知何代物，此中曾老幾朝人！」皆佳句也。姚又有句云：「病後精神當酒怯，靜中情性與香宜。」

趙仁甫公愛時文

余己未座主，爲泰安相國趙公仁圃，公以長垣令，有政聲。受知世祖，晉秩卿貳。平生愛時文，雖入綸扉，猶手校成宏諸大家，孜孜不倦。晚泊小米灘一絕云：「回橈艤艇傍平沙，客路停舟便是家。坐久鳥驚山吐月，話長人

喜燭生花。一作令時，以勸災故，足浸水中三日故，病跛。每入朝，許給扶以行。
公諱國璘，山東人。

鄒學士愛貓

余習國書，讀十二鳥朱，受業於鄒泰和學士。記其丁香一首云：『春
空烟鎖綴星星，兩樹瓊枝占一處；交網月穿珠絡索，小鈴風動玉冬丁。傍簷
結密人難折，拂座香多酒易醒。只恐天花散無迹，擬將湘管寫娉婷。』又白
雲寺云：『飛鳥沒邊孤塔見，亂山缺處夕陽明。』先生戊戌翰林，和雅謙謹，
有愛貓之癖，每宴客，召貓與兒孫側坐，賜孫肉一片，必賜貓一片。曰：『必均
毋相奪也。』嘗學河南，按臨商邱畢，出署失一貓，嚴檄督縣捕尋，令苦其煩，
用印文詳報云：『卑職遣幹役四人，按民家搜捕，至今逾限，憲貓不得。』

十二鳥朱——鳥朱，是滿洲人的說話，是說頭腦的意思。十二鳥朱，便是說字裏面的十二個字母。滿洲字是用拼音的，有十二個韻母字，在字的起頭。

薛寧庭詩

陝西薛寧庭太史，與江寧令陸蘭村，爲同年。丙戌到白門相訪，偕公子兩莊，與其師高東井，泛舟秦淮。作詩云：「衣帶一條水，蘭舟小亦佳。南朝留勝覽，北客壯吟懷。綽約虹橋束，參差畫檻排。衝炎偶然出，記取始秦淮。誰與偕來者？詩人高達夫。看山揮玉麈，忘暑對冰壺。乍可清談足，寧教佳句無。士龍君弟子，架筆也珊瑚。」

一條水——衣帶一條水，是說河面狹，路近的意思。隋文帝說：「我做百姓的父母，怎麼可被一條衣帶水阻住，不去救他呢？」衣帶水是說河水在地面上好似衣上的一條帶。南朝

——東晉以後，中國的歷史分爲南北朝時期。在中國南部的，有東齊、梁、陳，稱爲南朝；在中國北部的，有北魏、北齊、北周，稱爲北朝。

詩之流傳藉其所居之位分

金陵承恩寺僧行肇能詩，有句云：「雨晴雲有態，風定水無痕。」其師闡乘有五絕云：「香氣透窗紗，風輕日未斜；午堂春睡起，雙燕下含花。」又有句云：「纔展金剛經了了，金剛經夾小吟箋。」余嘗云：「凡詩之傳，雖藉詩佳，亦藉其所居之位分。如女子青樓，山僧野道，苟成一首，人皆有味乎其言，較士大夫最易流布。」

程南耕以筆代口

余改官江南，賦落花詩。祁陽中丞內幕程南耕，愛而和之。記數聯云：「

燕壘漫教留粉在，馬蹄幾度踏香來！升沉我已參名理，落莫人還惜異才。」
程名嗣章，綿莊先生之弟。中年病聾，每來則以筆代口。先以一函相訂，故余贈句云：「見面預安雙管筆，焚香先捧一函書。」

登湖樓

朱學士筠，字竹書。考據博雅，不甚吟詩。有登湖樓一律云：「載月來登湖上樓，飄然便可御風游。帆如不動暮天沒，岸竟欲斜秋水流。古寺一聲孤磬遠，長空萬點亂鴉愁。酒杯頻勸君何苦，未使春波負秀州。」

御風——御風，是說趁着風勢，吹上天去游玩。莊子裏有：「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丘嫂——漢高皇帝在不得意的時候，常常帶着他的朋友，到丘嫂家裏去吃飯。那丘嫂很厭惡他，每見高帝來便故意在廚房裏打着空鍋子，表示說飯已吃完了。那朋友聽得空鍋的聲音，便

退出去。後來高皇帝到廚房裏去看看，却滿滿的煮着一鍋羹，從此高皇帝心中怨恨丘嫂。丘是大的意思，丘嫂便是大嫂，是高皇帝的長嫂。

姊夫王貢南詩

姊夫王貢南，名裕琨。雨過宜春云：「歷亂如絲小雨微，相呼舟子授蓑衣；魚爭新水穿萍出，鳥怯寒風貼地飛。宿霧半藏臨澗屋，好花多落釣魚磯；紛紛魚艇隨波散，撒網閒歌何處歸。」寄內云：「好奉慈姑勸菽水，莫同邱嫂戛杯羹。」余時年十四，愛而記之，即健菴父也。

二枚

海寧許鐵山，惟枚與余同官金陵，一時有「二枚」之稱。余已薦牧高郵，而許猶有待。意有所感，和余河房宴集詩云：「朱簾斜捲晚風前，楊柳蕭

疎隔岸烟，一樣樓臺都近水，向南明月得來先。
園梅云：「臘盡還微雪，春來尙薄寒；迎風飛片易，背日拆苞難。疎蕊明高閣，低枝韻小欄。莫教吹短笛，我正倚闌干。」許性嚴重，秦淮小集，坐有歌郎君，義形於色，將責其無禮而答之，余急揮郎去，而調以詩云：「惱殺隔簾紗帽客，排衙花底打鴛鴦。」

得來先——范仲淹做杭州知府官，蘇麟做縣巡檢，住在城外城裏的兵官，都得到范知府的薦信，蘇麟因路遠，在城外得不到，後來蘇寫詩道：「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

途中紀事

同試鴻博陳魯章士璠，杭州人，以諸生中式，卽授庶常。途中紀事云：「月映湖光分外明，蘆花影裏一舟橫；夜深聞有鄉音在，曉起開篷問姓名。」遙同者遙和也。

毛西河言古人詩題「所云遙同者，卽遙和也。」謝朓同謝咨議銅雀臺詩，盧照鄰同紀明孤鴈詩，皆是和詩，非同游也。」

題騎驢圖

見吳小仙畫騎驢圖，題云：「白頭一老子，騎驢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顧赤芳題云：「張果倒騎驢，不知是何故？爲恐向前差，忘却來時路。」慶兩峯落齒云：「無端一齒落，探口不知故。且喜剛者亡，免與世齟齬。」

張果——唐朝仙人張果，住在中條山裏，出來騎一頭白色驢子，一天走幾萬里路，到夜裏便把驢子折疊起來，藏在箱子裏。張果騎驢是倒騎的。剛者亡——剛者亡，是說強硬的人，先要失敗。說苑裏有兩句：「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

高文端公愛才

乙亥年高文端公爲江寧方伯，過訪隨園。余上詩云：「鄰翁爭羨高軒過，上客偏憐小住佳。」亡何巡撫皖江，將瞻園牡丹移贈隨園。余謝云：「至尊偏愛山林客，贈別還分富貴花。」兩詩俱以摺扇書之。後戊子年，公總制兩江，招飲席間，出二扇宛然如新。余問公何藏之久也？公笑曰：「才子之詩，敢不寶護。」余自念平日受人之扇，不下千百，都已拉雜摧燒，而公獨能愛惜如此，不覺感嘆！因再作詩獻。有句云：「舊物尙存憐我老，愛才如此嘆公難。」後公薨於黃河工所，口吟云：「夢中還有夢，家外豈無家。」

周太史和詩清真綿麗

張葯齋宗伯，予告還桐城。兄文和公爲首相，作詩送云：「七十懸車

事竟成，輕車遠稱秩宗清。幾人引退能如願，先我歸休覺不情。圖籍開緘珍手澤，墓田作供好躬耕。阿兄他日還初服，拄杖花前一笑迎。『周長發太史和云：』從古人倫重老成，秩宗真不愧寅清。引年久切歸田志，予告翻增戀鬻情。萬卷縹緗藏古篋，一犁烟雨課春耕。龍眠山色春如黛，知有羣仙抗手迎。』清真綿麗，一時和者，皆不能及。

懸車。——做官的人，不做官回家去了，稱做「懸車」。是說把車子掛起來，不再出去的意思。**秩宗。**——古時有秩宗的官名，是專管教導人禮節的。秩是有次序有規矩的意思。人知道了禮節，纔能守着一定的次序。**手澤。**——人用過的器物，讀過的書，上面都有手的汗漬，留下的，稱做「手澤」。人死了，留下他用過的東西，稱做「手澤」。澤是滋潤的意思。禮記裏有兩句：「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初服。**——不做官了回家去，把當初未做官時候穿的衣服，再穿起來，稱做「初服」。後人說不做官回家去了，稱「遂我初服」。歸田——古人

不做官，便在家讀書耕田；待做過了官，回家去，稱做「歸田」。

分他一斗

乾隆癸酉，尹文端公總督南河。趙雲松中翰入署，見案上有余詩冊，戲題云：「八扇天門誅蕩開，行間字字走風雷。子才果是真才子，我要分他一斗來！」

史先生詩

先師史玉瓚先生，以硃筆書僕固懷恩傳後云：「懷恩本不負君恩，青史何曾照覆盆。萬里靈州荒草外，至今夜夜泣英魂。」余時七歲，偷讀而記之。

僕固懷恩——唐朝有一個蒙古人，名僕固懷恩。安祿山造反的時候，他幫着郭子儀打平

史朝義，又奪回兩京來，後封大寧郡王。覆盆——人受了冤屈，好似蓋住在一個覆盆的下面。不見天日。所以稱「覆盆之冤。」

黃山詩

余紹祉布衣，有黃山詩四首，驚句云：「松生絕壁不知土，人住深厓只見烟。」又曰：「山中人習聞天樂，石上松曾見古皇。」余遊黃山至佳處，嘆其言之果然。

方大章詩頗有奇氣

余過蘇州，許穆堂侍御，極夸方大章名燮者之詩。蒙以詩冊見投，七古學少陵，頗有奇氣，七律似明七子，錄其題內子桃源放舟小照云：「碧桃灣裏聽鳴榔，水複山重路渺茫；過此便爲仙世界，來時還着嫁衣裳。雲中雞犬

應同聽，月下房櫳好對牀；願種秫秔三十畝，畫眉窗下話羲皇。」

鳴榔——船身後面，有一塊橫木，靠近舵的地方，稱爲「榔」。捉魚的船，在水深的地方，用槌子打着榔，使魚在水中驚慌，逃進網去，稱做「鳴榔」。是一種捉魚的法子。秫秔——秔，是一種黏性的米，俗稱「糯米」可以造酒，秔是一種硬性的米。俗稱「粳米」是普通煮飯的米。晉朝陶淵明，做彭澤縣官，縣官原有一百畝田做俸祿的，稱爲「公田」。因爲陶淵明愛吃酒，便吩咐在一百畝田上全種秫米。他夫人再三勸說，便令五十畝田種秫米，五十畝田種秔米。羲皇——中國最古的皇帝，稱爲伏羲。據說伏羲皇帝時候，天下太平，人民無憂無慮，十分快樂。後人說快活的人，稱他爲「羲皇上人」。陶潛說：在五六月時候，睡在北面窗下，吹着涼風，十分快樂，稱爲「羲皇上人」。上人是說最快樂的人。

弔馬

尹文端公有紫騮馬，騎三十年矣！憐其老斃，以敝帷瘞之。穆堂弔以詩

云：「萬里雲霄空悵望，一生筋力盡馳驅。」又曰：「朽骨漫留賢士口，敝帷應念主人恩。」尹公讀之泣下。

古人有時不可有，有時不可無。

人間居時不可一刻無古人，落筆時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有古人，而學力方深；落筆無古人，而精神始出。

張宏勛終不一第

萍望張宏勛名棟，自號看雲山人。工詩善畫，與余在長安，有車笠之好。同譜中如沈椒園、張少儀、曹麟書俱顯貴。莊容可官至大學士，而宏勛終不一第，晚依揚商汪怡士以終。有看雲樓詩集。閨怨云：「鏡臺寂寂掩荒塵。又換深閨一度春，除却殷勤花上鳥，他鄉應少勸歸人。」郊外云：「春來是處

足春遊，風轉長隄草色柔；客過不須頻勒馬，花扶人影出牆頭。」

車笠

——風土記裏說，越國地方的人，性情誠實。和朋友第一次見面，有一定的禮節；把泥

土堆成一個高壇，行着祭祀的禮，一面祝告着說道：「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簿，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乘車跨馬的，是富貴人；戴笠擔簿的，是窮苦人。既做了朋友，便不分窮富。相面時，都要下車下馬行禮。後人稱結拜弟兄，爲「車笠之好。」

汪蘭圃爲貧所累

余有汪蘭圃，名庭萱，亦能詩。爲貧所累，未盡其才。有句云：「潮落岸從洲外露，風高雲向嶺頭平。」又：「楊柳護田蒙綠霧，桃花隔水墜紅雲。」皆妙。

擊節稱賞

余在端州，豐川令彭翥，字竹林，雲南人，以詩來見，有句云：「一官手板隨人後，萬里鄉心入雁先。」余擊節不已。竹林喜見，贈云：「盛世歲星終執戟，南華隱吏有隨園。雲裏笳纔雙足峙，鷗邊舫已萬花扶。」

歲星——歲星便是太歲星。漢朝時候，大臣東方朔，在武帝時候，徵郎官。到宣帝時候，因時世反亂，躲去。後來有人看見他在會稽地方賣藥，有人疑心他是歲星的仙人。執戟——漢朝韓信，原在楚國做執戟郎小官，便是營門口守衛的官。南華——戰國時候，道家莊周，著一書，名南華經，自己稱爲南華真人。南華經又稱爲「莊子」，是子書中的一種。

楊國霖傲兀不羈

高要令楊國霖，蘭坡，作吏三十年，兩膺卓薦，傲兀不羈。與余相見端江，東修之餽，無日不至。聞余遊羅浮歸，乞假到鼎湖延候。以詩來迎云：「山麓

峯巒秀色殊，如何海內姓名無？全憑大雅如椽筆，爲我湖山補道書。」（道書海內洞天二十四福地三十六鼎湖不與焉）杖履閒從天上來，教人喜極反成猜，飛騎爲報湖山桂，不到山門不許開。」及余歸時，送至十里外，臨別泣下。口號云：「送公自此止，思公何時已。有淚不輕彈，恐溢端江水。」

椽筆——晉朝人王珣，做夢看見有一個人，送他一枝大筆，和椽子一般。醒來對人說道：「我應當有大手筆要寫了。」後來皇帝死了，所有哀冊謚議的文章，都是王珣一個人起草的。大手筆，便是說寫有大關係的文章。後人稱人的文字爲椽筆，是敬重的意思。道書——道書中說：世界上有洞天二十四處，福地三十六處。鼎湖不在裏面。後人稱好山好水的地方，爲「洞天福地。」

恍若前生

余丙辰到廣西蒙金撫軍薦入都，今五十年矣！因訪親家汪太守，故重

至焉。吳樹堂中丞垣，引余至署。周歷舊遊。余席間稱金公任藩司時，作官廳對聯云：「坐此似同舟，宦情彼此關休戚。須與參大府，公事何妨共酌商。」用意深厚，有名臣風味。公因誦其鄉人徐公士林，作臬司題庭柱云：「看塔前草綠蒼青，無非生意，聽牆外鶉啼雀噪，恐有冤魂。」真仁人之言。樹堂見和一律，有「洞蕭聲重三千玉，銅鼓詞傳五十春。」之句。所云銅鼓者，丙辰余試鴻博賦題也。金公刻入省志藝文類中，今五十載矣！重得披覽，恍若前生。

送別詩

桂林向有詩會，李松圃比部，馬嶸山中翰，浦柳愚山長，朱心池明府，朱蘭雪布衣，時時分題吟詠。余到後，得與文酒之會，同訪名山古剎。臨行時，五

人買舟相送，依依不捨。見贈篇什，不能盡錄。僅記心池云：「五十年前跨鶴行，重來無復舊同羣！一囊新句千絲雪，萬疊青山兩屐雲。好古不求唐後禍，論文誰撼岳家軍。靈臯健筆漁洋句，才力輸公尙十分。卅載心驚絕代才，何緣杖履得追陪？文章真處性情見，談笑深時風雨來。一櫂方回仙掌外，片帆又挂楚江隈。湘靈也解延名士，九面奇峯次第開。」柳愚云：「筋力登臨老尚優，每逢佳處輒勾留，誰能鶴髮六千里來證鴻泥五十秋。」舊事略知餘白足，一僧明遠能談金中丞遺事。殘碑儘擲付蒼頭。聞公欲挂湘帆去，又向衡山作勝遊。」蘭雪云：「六朝偶戀烟花迹，一代先收翰墨勛。」

岳家軍——宋朝大將岳飛的軍隊，十分勇敢，打金兵百戰百勝，稱爲「岳家軍」。那時金國人說道：推倒山容易，推到「岳家軍」不容易。九面奇峯——湖南衡山東南兩面，靠着湘

水沿長沙過來，共有七百里江面，有九面九背不同的山景。當時湘江漁夫唱的歌道：「帆隨湘轉，望衡九面。」白足——古時和尚名曇始的，脚上皮肉十分潔白，赤脚在污泥中走路，也不濕不髒。當時稱他爲「白足和尚」。後來凡是和尚，都稱他爲「白足」。

父子皆奇士

松圃父丹臣先生，少貧，以筆一枝，織一柄，至廣西。不二十年，致富百萬。松圃詩才清絕，不慕顯榮。父子皆奇士也！曉行云：「朦朧曙色噪歸鴉，風撼疏林一徑斜，滿地白雲吹不起，野田蕎麥亂開花。蘆荻飛花白滿汀，停車小憩水邊亭，前林一線炊烟起，畫斷遙山半角青。」秋思云：「涼笛聲兼風葉下，歸鴉影帶夕陽來！」

重見老成眉宇

隨園詩話 第十卷

余試鴻詞報罷，蒙歸安吳小眉少司馬，最爲青盼。五十年來，其家式微。今年遊粵東，過飛來寺，見先生題詩半山亭云：「西徑崎嶇上，東峯宛轉行，半山山過半，飛鳥一身輕。」讀之如重見老成眉宇。先生諱應棻，弟諱應枚。其封君夢蘇眉山兄弟而生，故一字小眉，一字小頰。小眉巡撫湖北，平反麻城冤獄，爲海內所稱。小頰亦官至禮部侍郎。

眉山——宋朝的詩人蘇軾，號子瞻。他的弟弟蘇轍，號子由，是四川眉山地方人。蘇軾又號瀨濱遺老。麻城冤獄——麻城人涂如松，有一妻子姓楊，夫妻不和睦。楊氏逃去嫁在秀才楊同範家中，同範使他的弟弟五榮，告知松虐殺妻子。官府用刑，涂如松屈招，是謀殺妻子。總督邁柱奏明皇帝，定如松死罪。當時有一個老太婆，是楊同範的鄰人，知道楊秀才確是藏匿了如松的妻子，便使他的兒子，到縣裏去告狀，代涂如松伸冤。撫臺吳應棻收了這伸冤的狀紙，總督不肯收狀紙，兩人衝突起來。皇帝把兩人喚進京去，另派大臣貽直，做湖廣總督，審問明白，這一

件冤案，平反便是伸冤的意思。

果有賈張風味

李懷民與弟憲橋，選唐人主客圖。以張水部賈長江兩派爲主，餘人爲客。遂號所詠爲「二客吟」。懷民贈人盆桂云：「送花如嫁女，相看出門時；手爲拂朝露，心愁搖遠枝。」送張明府云：「在縣常無事，還家只有身。隨行一舟月，出送滿城人。」憲橋詠鶴云：「縱教就平立，總有欲高心。不辭臨水久，祇覺近人難。」歷下廳云：「馬餐侵皂雪，吏掃過階風。」送流人云：「再逢歸夢是，數語此生分。」二人果有賈張風味。

張水部——唐朝詩人張籍，號文昌，做水部員外郎官。當時和王建，都有詩人的名氣。後人稱爲「張王」。張又稱爲「張水部」。賈長江——唐朝詩人賈島，號圓仙，做長江主簿官。寫

長江集十卷。後人稱爲「賈長江」。

袁鏡伊爲官廉正

余過大庾，邑宰袁鏡伊，欣然相接，自言傾想者三十年。同遊了山，又親送過梅嶺。自誦雪詩云：「遠近枝橫千樹玉，往來人負一身花。」贈人云：「雪調靜聽孤唱遠，雲程遙望一痕青。」本籍宣化，故有句云：「山排雲朔從天下，水合桑滙入地無。」皆佳句也。鏡伊名錫衡，乙酉孝廉，有勛貴過境，僂從毆傷平民。鏡伊縛置獄中，取保辜限狀，嗣後過者肅然。

上天下大才子某

山左朱海客先生，名承煦，素無一面，忽遣人投書署云：「上天下大才子某。」余感其意，過京口時，訪于海岳書院，先生已七十矣。留飲再四，余因

風揚帆，不克小住。未半年，先生竟歸道山。又六年，遇其子鑾坡于廣州，急索乃翁詩稿。得示內二句云：「剪刀聲歇栽花後，井臼功餘問字初。」

吳世賢詩筆清麗

余病廣州，樂昌令吳公世賢，每公事稍暇，必至牀前問訊。余愛其詩筆清麗，可作陳琳之檄。詠釣竿云：「淇園籊籊折新枝，人到忘機鷗鷺知，風雪寒江應憶我，英雄末路悔拋伊。」羽扇云：「常使指揮天下事，不羞憔悴月明中。」皮蛋云：「個中偏蘊雲霞影，味外還餘松竹烟。」吳號古心，松江人。

陳琳之檄——對許多人宣佈罪狀的文章，稱做檄。三國時候，陳琳寫一篇宣佈曹操罪狀的檄文。曹操正害頭痛病，讀了陳琳的檄文，頭痛病也好了。淇園籊籊——籊籊，是說竹樹又長又尖的樣子。淇水兩岸，多生長竹樹。從周朝到漢朝，竹還生長不絕。

不遠千里而來

海陽令邱公學敏，聞余到端州，卽馳書與香亭，必欲一見。果不遠千里，假公事到省，暢談竟日，餽遺殊厚。記其佳句云：『山連齊魯青難了，樹入秦淮綠漸多。』

竟成永訣

魚門太史，于學無所不窺，而一生以詩爲最。余寄懷云：『平生絕學都參徧，第一詩功海樣深。』寄未一月，而魚門自京師信來，亦云：『所學惟詩自信，不謀而合，可謂知己，自知心心相印矣！』屢託余買屋金陵，爲結鄰計。不料在廣州，孫補山中丞招飲，告以魚門歿于陝西，畢撫軍署中，彼此泣下，銜杯無憾。因思畢公一代宗工，必能收其遺稿。然魚門所刻蕺園集，僅十分之

三耳！記其未梓者，書懷云：「才難問生產，氣不識金銀。」題阮吾山行卷云：「無勞嘆行役，行役是閒時。」對雪云：「鬧市收聲歸闌寂，虛堂歛抱對寒清。」乞假云：「官書百卷從擔去，病牒三行有印鈴。」嗚呼！此乾隆三十五年假歸寓隨園，以近作見示，而余所抄存者也。不意竟成永訣。

李時乘詩

余戊午秋闈，與錫山李君時乘同寓馬姓家，同登秋榜，垂五十年。今歲在粵東，其子嵩來見訪，出詩見示，錄山居二首云：「一從疎世事，終日把犁鋤，椰色牛羊外，秋砧水石餘。山深遲刈麥，潭冷不生魚，倘有詩人至，猶堪剪韭蔬。閒雲上小樓，落日林塘幽，溪雨蛙聲聚，山風樹葉秋。一囊方朔米，卅載晏嬰裘，便欲煙霞外，將身作隱侯。」

方朔米——漢朝大臣東方朔對皇帝說道：「臣的才學，倘然可用，便望另眼看待；倘然不合用，便立刻放我回家去。不要叫我空喫長安地方的米。」長安是漢朝時候的京城。晏嬰——戰國時候，齊國的宰相，宴嬰，十分省儉。他一件狐皮衣服，穿了三十年。隱侯——六朝時候沈約，他做大官，又能寫駢體文。寫一部詩韻，後人都依着他的韻做詩。當時封爲建昌侯，死後定封號稱隱侯。王安石詩有兩句：「他日隱侯身亦老，爲尋陳跡到烟蘿。」

侯君長于古風

余宰江寧時，侯君學詩葦原，年十四，應童子試後，夏醴谷先生屢稱其能詩，終未見也。今宰新會，余往相訪，同遊圭峯望海，讀其詩，長于古風，蓋深于杜韓蘇三家者。佳句云：「綠遮人外柳，紅落渡前花。狂藥看人頻動色，樗蒲到老不知名。」

狂藥——酒又稱狂藥。晉朝大臣石崇，請裴楷吃酒。裴楷吃醉了酒，十分無禮；石崇憤怒，要

上奏章，割去他的官。裴楷說：「你拿狂藥給人吃，又要責備人無禮，這不是錯了嗎？」
樗蒲——樗蒲原是古時的一種賭具，據說是老子創造的，後來早已失傳。現在稱一切賭博，統稱「樗蒲」。

風情之事不宜于老

風情之事，不宜于老；然借老解嘲，頗可強詞奪理。康節先生妓席云：「花見白頭花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余做其意云：「若道風情老無分，夕陽不合照桃花。」方南塘六十歲，娶妾云：「我已輕舟將出世，得君來作挂帆人。」

實獲我心

余幼居杭州葵巷，十七歲而遷居，五六十歲，從白下歸，重經舊廬，記幼

時遊躍之場，極爲寬展，而此時觀之，則湫隘已甚，不知曩者何以居之，恬然也！偶讀陳處士古漁詩曰：「老經舊地都嫌小，晝憶兒時似覺長。」乃實獲我心矣！

丁田樹先生詩

掌科丁田樹先生，乞假歸，留別都人云：「亦知葑菲才無棄，其奈桑榆影漸低。論事偶然分洛蜀，交情原自比雷陳。曉鐘催去朝天客，過巷車聲枕畔聽。」皆妙。

葑菲——詩經裏有兩句：「采葑采菲，無遺下體。」後人稱才學小，爲「葑菲才」。雷陳——後漢時候，有雷義和陳重，兩人交情極厚。後刺史官保舉雷義茂才的功名，雷義願把功名讓與陳重。刺史官不許，雷義便假裝瘋癲的樣子逃去。當時有人唱着歌謠道：「膠漆自謂堅，不

如雷與「後人說朋友交情厚的，便稱爲「雷陳」。

王氏詩

蘇州繆孝廉之惠妻王氏，詠馬云：「死有千金骨，生無一顧人。」漫興云：「天有風雲常欲暮，山無草木不知秋。」

一顧——春秋時候，有一個伯樂，能認識好馬。當時有一個人牽着一匹好馬，在街頭喊賣。三天工夫，沒有一個人去問價的。後來伯樂走過這馬身傍，一過頭去向馬身上看了一看。那馬在一天裏面，價錢高到十倍以上。無一顧人，是說遇不到知己。沒有識得自己的人。

替新婦催妝

桐城馬相如，山陰沈可山，少年狂放，路逢親迎者，不問主人，直造其家，索紙筆，替新婦催妝云：「江南詞客太翩躚，打鼓吹簫薄暮天。應是天孫今

夕嫁，碧空飛下兩雲仙。隨郎共枕心猶怯，別母牽衣淚未乾。玉筋休教褪紅粉，金蓮燭下有人看。』娶婦家頗解事，讀之大喜，飲以玉爵，各贈金花一枝。

言情之作

余最愛言情之作，讀之如桓子野聞歌，輒喚奈何。錄汪可舟在外哭女云：『遙聞臨逝語堪哀，望我殷殷日百回；死別幾時曾想到？歲朝無路復歸來！絕憐艱苦爲新婦，轉幸逍遙入夜臺；便即還家能見否？一棺已蓋萬難開。』過朱草衣故居云：『路繞叢祠鳥雀飛，依然門巷故人非；憶尋君自初交始，每渡江無不見歸。問疾榻前纔轉盼，談詩窗外剩斜暉；絕憐童僕相隨慣，未解存亡欲扣扉。』沙斗初經亡友別墅云：『千石魚陂占水鄉，四時烟景助清光；弟兄不隔東西屋，賓主無分上下牀。鬪酒幾番當皓月，題詩多半在

修篁，今朝獨棹扁舟過，回首前歡墮渺茫。」厲太鴻送全謝山赴揚州云：「生來僧祐偏多病，同往林宗又失期，兩點紅燈看漸遠，暮江惆悵獨歸時。」王孟亭歸輿云：「漫理輕裝喚小舸，何緣歸興轉蕭騷，老來最怕臨歧語，燈半昏時酒半消。」宗介帆別母云：「垂白高堂八十餘，龍鍾負杖倚門闥，泣惟張口全無淚，話到關心只望書。」某婦送夫云：「君且前行莫回顧，高堂有妾勤加餐。」

上下牀——三國時候，許汜和劉備批評當時的人。許汜說：「陳元龍湖海聞名的人，不免有驕傲氣。從前經過下邳地方，看見元龍見客，坐位不分；自己在大牀上睡着，却使客人睡在牀下。」劉備說道：「你這人太拘束了，說話太小器。倘使我見客，便自己睡在一百尺高的樓上，却使你睡在地面上，豈止上下牀的分別呢？」僧祐——南朝時候，王僧祐年輕時候十分聰明。

他哥哥王儉，十分看重他。後做着作郎官，又做司空祭酒官。因身體有病，不肯在外面游玩。林宗——後漢時候。謝頭和邊讓兩人，十分有交情。當時都有有才學的名氣。兩人同去見郭林宗。從早到晚守着，不能見到，不怨恨的。

一用毛詩 一用北史

壬辰年，王光祿禮堂來白下，訪江寧令陸蘭村，予問有新詩否？光祿書贈內云：「幾載東華不自聊，綠窗並坐感蕭騷；寒閨刀尺陪宵讀，瓦鼎茶湯候早朝。馬磨勞生還憶共，犬臺殘魄可能招；却嗤割肉容臣朔，但把清齋學細腰。一室流塵玉漏窮，更闌深掩小房櫳；何妨放誕時卿壻，聽唱風波欲惱公。天畔登樓長客裏，燈前擁髻只愁中；一龕低處雙棲穩，雪北香南結託同。」又從園句云：「日占戊好軍容壯，牡奉辰多典禮偕；霜濃牛馬通身白，林

凍烏鴉閉口暗。一用毛詩，一用北史，俱典雅。

馬磨——馬磨，是說磨着馬吃的草料，是一種下賤的工人。三國時候，許靖和弟弟許邵，兩人都有才名；但是兄弟間情感很壞。許邵做郡功曹官，却不肯養他哥哥；那許靖却做着馬磨的苦工，自己養活自己。黃庭堅有兩句詩道：「汝南許文休，馬磨自衣食。」犬臺——漢朝皇宮裏，有「犬臺宮」，「走狗觀」等名稱。漢帝在犬臺宮裏，召見江充。後江充因為陷害戾太子的案件，犯死罪。細腰——春秋時候，楚國王愛看女人的細腰；一時宮中妃子，都把腰束得十分細。楚國的女子，也模倣着把腰束得更細。管子裏有一句：「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卿壻——做丈夫的，常叫妻子爲卿。獨有古人王安豐的妻子，喚安豐爲卿。安豐說道：「婦人稱壻爲卿，在禮是不敬的；以後不要再喚卿。」安豐的妻子回答道：「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雪北香南——雪是雪山，香是香山。雪北香南，是說雪山的北面，香山的南面。傳燈錄裏說，問金粟如來，爲什麼落在釋迦會裏？答道：「香山南雪山北。」又佛家說，南瞻部洲從中

直向北，有九里山，次有大雪山，次有香醉山，雪北香南，有阿耨地。牡奉——雄的獸，稱做牡。詩

經裏有兩句：『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辰牡，是說正肥壯的雄獸。孔碩，是說十分大的意思。

二村

安慶詩人以二村爲最：一李嘯村，一魯星村。魯五言如：『久客神常倦，還家似在舟。』一鳥散雲辭竹，烟消山到門。』一風竹不留雪，冰池時集鴉。』七言如：『舟行忽止冰初合，窗暗還明月未沉。』一避雪野禽低就屋，忘機小鼠漸親人。』皆可誦也。又一雀浴乘冰缺。』五字亦佳。

獨寫性靈

嘯村工七絕，其七律亦多佳句。如：『馬齒坐叨人第一，蛾眉窗對月初三。』一賣花市散香沿路，踏月人歸影過橋。』一春服未成翻愛冷，家書空

寄不妨遲。『皆獨寫性靈，自然清絕。腐儒以雕巧輕之，豈知鈍根人，正當飲此聖藥耶！』乾隆丙寅，觀補亭閣學，科試上江，點名至嘯村，笑曰：『久聞秀才詩名，此番考不必作四書文，作詩一首可也。』題是賣花吟。李有句云：『自從賣落行人手，瓦缶金尊挿任君。』又曰：『自笑不如雙粉蝶，相隨猶得入朱門。』閣學喜拔置一等。

馬齒——馬的年紀，從他的牙齒上看出來的。每一年長一粒牙齒。人借用說年紀，也稱爲「馬齒」。

風流自賞

朱竹君學士，督學皖江，任滿，余問所得人才。公手書姓名，分爲兩種：樸學數人，才華數人。次日卽率黃秀才名戊，字左君者，來見。美少年也！其京邸

夜歸云：「入城燈市散，有客正還家。新僕欲通姓，嬌兒不識爺。春光滿茅屋，喜氣上燈花。乍見翻無語，徘徊月正華。」七言如：「小艇自流初住雨，袂衣難受嫩晴風。」殊有風流自賞之意。

詩才清妙

乾隆丙辰，予于李敏達公處，見厲子大先生，時爲少司寇，以冢宰文恭公之子，未弱冠卽入翰林。詩才清妙。歲除和韻云：「一年清課爲花忙，無事花間倒百觴。日落歸鴉喧古木，家貧饑鶴喚空倉。楸枰靜設遲棋客，綵筆吟成和省郎。官柳未黃桃已爛，春風早晚亦何嘗。」獨酌云：「萍分雲散故人離，尊酒應憐獨酌時。夜漏漸沉燒燭短，殘書未了引眠遲。羅江春信益梅報，紙帳宵寒鶴夢知。皎皎庭除餘落月，屋梁相照此心期。」

遲棋客——遲字讀作去聲，是等待的意思。楸枰便是棋子。棋盤是下棋的器具。省郎——

晉朝自從孝武皇帝以後，立一個省官，專管皇帝的詔書誥命等事。住在西省，又稱爲「省郎」。

「屋梁——杜甫夢見李白醒來寫詩道：『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後人稱記掛朋友爲

「落月屋梁。」

曹秀才詩

金陵曹淡泉秀才，以「一夕春風煖，吹紅上海棠」一聯爲予所賞，遂刻意爲詩贈妹云：「吾妹何竇淑，能箴女史詞。倩人教織素，隨嫂學烝梨。母病繙經早，家貧得堵遲。天然心愛好，常誦阿兄詩。」
「織山道中詩云：『南陌草萋萋，新秧種未齊；投村先問路，隔壠但聞鷄。壠斷溪聲急，山高日影低；夜來經雨過，牛跡滿荒堤。』他如：『老牛舐犢沿修埂，雛燕分巢過別家；歲逢

閨月春來早，山背朝陽雪化遲。俱妙。

箴女史——用四字一句，寫成有韻的文字，包含着勸戒的意思，稱做「箴」。晉朝時候，張

華預防皇后家裏人的權柄太大，便寫一篇女史箴去勸告着。蒸梨——春秋時候，曾參竭力

孝順後母，但後母總是待他沒有恩情。一天，曾參的妻子，爲後母蒸梨，不熟，曾參便將妻子休回娘家去。曾參說：「蒸梨是一件小事，他尚且不服從我的話，更不必說大事了！」

劉耕田詩勝于文

桐城劉大櫟耕南，以古文名家。程魚門讀其全集告予曰：「耕南詩勝於文也。」聽琴云：「香臺初上日，檐鐸受風微；好友不期至，僧廬同叩扉。彈琴向佛坐，餘響入雲飛；余亦忘言說，鳥棲猶未歸。」獨宿云：「江村黃葉飛，猶掩蕭齋臥；時有捕漁人，擲聲窗外過。」真清絕也！哭弟云：「死別漸欺初

日諾，長貧難作託孤人。」

薛皆三詩

蘇州孝廉薛起鳳，字皆三，性孤冷。亡後，彭尺木進士爲梓其遺詩。過范文正公祠云：「憂樂平生事，蠶鹹志在斯。由來天下任，只在秀才時。」對雪云：「天風剪水水爭飛，飛上寒山澗石衣。一夜雪深迷礪道，不知何處叩巖扉。」

憂樂——范仲淹寫的文章裏有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說愛國愛人民的人，應當愛衆人所不會愛到的事，享衆人所已經享過的福。秀才時——范仲淹後做大臣，死後封文正公。但他在做秀才的時候，便拿治天下的責任，擔負在自己身上。

龔秀才詩

隨園詩話 第十卷

金陵龔秀才元超，字旭開，余詩弟子也。月夜云：「江水洗江月，荻花寒不飛；林園足烟景，屋宇湛霜輝。戍角宵將半，溪船漁未歸。沿隄采芳芷，似勝北山薇。」送從兄酌泉夜歸云：「前番不識路，聞語碧蘿叢；此次逢招飲，銜杯紅葉中。山深花木好，客妙性情同；歸路誰先醉，應扶白髮翁。」漁家云：「輕縠紋生玉柳斜，晚風吹雨濕桃花；紅裙雙腕急搖櫓，前面垂楊是妾家。」

清脆可喜

杭州吳飛池，學詩于樊榭先生，先生愛其「紅蓼花深冷葛衣」一句，謂可鐫入印章。其澶州雜詩云：「晨光黯黯樹稀微，雲帶炊烟濕不飛，多少人家秋色裏，滿天白露漫柴扉。」過洛陽問牡丹云：「花濃落下種應真，我却來時不是春。到耳盡誇顏色好，未開先賞斷無人。」他如「林間一鳥過，

池面數花欵。『岸仄疑無路，燈明似有村。』『曉月光微難辨樹，西風吹冷不知衣。』皆清脆可喜。

洛下——牡丹花出在丹州延州東面。出在青州，南面，出在越州。但以出在洛陽的，算是天下第一好種。在唐朝宋朝的時候，稱牡丹花爲『洛陽花』。洛陽在如今河南地方。

題抱鐘圖

余祖居杭州艮山門內大樹巷，鄰有隱者桑文侯，鬻糶爲業。性至孝，父病，爰合羊脂和粥以進。父死，乃抱鐘而哭。人爲繪抱鐘圖徵詩，萬君光泰詩最佳，其詞曰：『羊脂數合米一掬，病父在牀惟噉粥；父能噉粥子亦甘，粒米勝於五鼎肉。升屋臯某無歸魂，束薪斷火鐘寡恩。牀前呼父鐘咩哭，抱鐘三日鐘猶溫，嗚呼！恨身不作鐘中米，臨歿猶能進一匕。謂鐘不聞鐘有耳。』

升屋——舊風俗人害病，家裏人便爬到屋上去喊着病人的名字，稱爲「喊魂」。把魂喊回來，病便好了。禮記裏有「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臯字是喊人的名字，以前一種發聲；某復便是說「啊！某人回來！」復字是回來的意思。

非深于游山者不能言

文侯之子弢甫先生，性孤癖，能步行百里。棄主事官，裹糧遊五岳，留別袁石峯云：「莫定畸人物，外蹤夢魂飛入碧霞重；浮雲形似世情幻，秋樹色添遊興濃。白練橫過天際馬，烏藤直上嶺頭龍；巖將一斗隴糜汁，洒遍天門日觀峯。」過華山云：「華山門下雨盈盈，玉女秋期會玉京；十萬雲鬟梳洗罷，漫空盆水一齊傾。」嵩洛雜詩云：「鐵梁大小石縱橫，似步空廊屨有聲。」

世外多情一明月，直陪孤影到三更。非深于遊山者，不能言。先生名調元。

陰廳汁——漢朝時候，有一座陰廳縣城，城中產墨。後人便稱墨爲「陰廳汁」。陰廳地方，

在如今陝西汧陽縣東面。玉京——玉京，是說天帝的京城。古時有明星玉女，住在華山上，每

天飲玉漿，在白天便飛上天去成了仙。現在華山上有玉女祠，祠的門前有五個石臼，稱爲「玉

女洗頭盆」，盆中水十分清潔；天雨水也不滿，天旱水也不乾。

用筆庸行

姬傳姚太史云：「詩文之道，凡志奇行者易爲工，傳庸德者難爲巧，」
理固然也；然亦視其人之用筆何如耳！吾族柳村，有側室韓氏，年逾二十，即
守節教子，居竹柏樓。十五年而卒，子又愷，請旌于朝。又畫樓居圖志痛。一
時士大夫詠其事者如雲，號霜哺遺音集，此庸行也。余獨愛少詹錢辛楣七

古云：「郊居岑蔚竹柏交，秋霜轆物羣英凋；小樓一燈青不搖，課兒夜誦聲
呀咬。柳村嶽嶽古英豪。山邱華屋如驚泡，淑姬寤言矢終宵，手持刀尺敢憚
勞？離鸞別鵠哀弦操，可憐荻影風蕭蕭，熊九茹苦勝珍肴，澁侃復見良足褒。
竚看紫誥慶所遭，烏頭綽楔榮光高，何圖蕙草謝一朝，樓存人去魂難招！郎
君玉立森蘭若，春暉未報心忉忉，音徽追溯倩畫描，披圖展拜恒號咷。我爲
歌詠輝風騷，」又無錫進士顧鈺，五律第二首云：「非擬懷清築，蕭然坐一
林，竹森環戶翠，柏古落庭陰。畫荻慈親志，登樓孝子心。當年紡績處，傾聽有
遺音。」柳村名永涵，蘇州人。

岑蔚——岑是山深的地方。蔚是樹林多的地方。山邱——山邱是說山上的坟。華屋，是
說美麗的房子。山邱是代死字的意思，華屋是代生字的意思。曹植詩有兩句：「生存華屋處，零

落歸山邱。」別鵠——別鵠，是比喻說夫妻分離了。古時商陵地方有一個穆子，他娶妻五年，不生兒子。他的父母要逼着穆子退回妻子，另娶一個女子。穆子的妻子，便在夜深的時候，哭得十分悲哀。穆子心中也感動，作一曲琴譜，稱爲「別鵠操」。懷清——秦朝時候，巴蜀地方有一個寡婦，名清。他探得金鑽，家中十分富，便拿錢僱用了許多有大力的人，保護着，沒有人敢侵犯他。秦始皇封他爲「貞婦」，拿客人禮招待她，在京城裏造一座「懷清臺」紀念她。

隨園詩話 第十卷

隨園詩話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十一卷

訓詞深厚

古陶太尉，歐陽少師之母。俱以教子貴顯，名傳千古。然兩母之著述不傳，卽宣文夫人講解經義，幾與孔子並稱。而吟詠亦無聞焉！近惟畢太夫人兼而有之，夫人名藻，字于湘，印江令笠亭先生之女，余同徵友少儀觀察之妹也。偶詠梅云：「出身首荷東皇賜，點額親添帝女裝。」首句本出無心，未幾，秋帆尙書果殿試第一。繼王沂公而起，吉人之詞，便成詩讖，事亦奇矣！太夫人雖在閨閣，而通達政體。尙書出撫陝西，太夫人作詩箴之云：「讀書裕

經綸，學古法政治。功業與文章，斯道非有二。汝宦久秦中，海膺封圻寄，仰沐聖主慈，寵命九重賁。日夕爲汝祈，冰淵慎惕厲。譬諸樞櫪材，斲小則恐敝，又如任載車，失誠則懼躓。捫心五夜慙，報答奚所自。我聞經緯才，持重戒輕易，教勅無煩苛，廉察無猥細。勿膠柱糾纏，勿模稜附麗，端已勸清操，儉德風下惠；大法則小廉，積誠以去僞。西土民氣淳，質樸鮮糜費，豐鎬有遺音，人文鬱炳蔚，況逢邳治隆，陶鈞綜萬類。民力久普存，愛養在大吏，潤澤因時宜，撙節善調理。古人樹聲名，根柢性情地。一一踐履真，實心見實事；千秋照汗青，今古合符契。不負平生學，不存溫飽志；上酬 高厚恩，下爲家門庇。我家祖德詒，箕裘罔或墜；痛汝早失怙，遣教幸勿棄。嘆我就衰年，垂老筋力瘁，曳杖看飛雲，目斷秦山翠。『讀其詩，可謂訓詞深厚，不減顏家庭誥。未幾，太夫人

就養官署，一路關心，訪察政聲。聞長安父老，俱稱尚書之賢，太夫人喜，抵署又賦詩曰：『駟駟乍解路三千，風物琴川慰眼前；到處聽來人語好，頻年豐樂使君賢。』連朝話舊到更深，不盡婁江望遠心；莫怪老人添白髮，兒童幾輩換鄉音。周遭竹嶼與花潭，檻外雲光映翠嵐；儘有瓊窗詩料在，不須回首憶江南。』太夫人受封極品，考終官署。庚子，上巡江浙，尚書居憂里門，謁于行在，具陳母氏賢行。上賜『經訓克家』四字，尚書建樓于靈巖別業，以奉宸章。當世榮之，有培遠堂詩集行世。

陶太尉——晉朝陶丹的小老婆，湛氏，生一個兒子陶侃。丹死了，家中十分窮苦。湛氏紡紗織布，做工度日。暗地裏拿錢給陶侃，使他到外面去結交好朋友。後來陶侃做潯陽縣吏官，專管收魚稅的事體。陶侃得到一條鮮魚，拿去送給母親；湛氏寫信責備陶侃說，不應該取公家的東

西。當時有一個范達，常常到陶侃家中去；陶侃十分窮苦，天又下大雪，陶侃的母親，把自己睡的草薦，切碎了來喂范達的馬；又暗暗的剪下自己的頭髮來，去換了酒，送給客人吃。范達知道了，贊嘆着說道：「不是這樣的母親，不能生這樣的兒子。」後來陶侃官做到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膠柱——瑟，每一條絃線下面，有一短柱，把絃線撐住。但這柱是活動的，可以移上移下，不能把他膠住在柱上的；倘然把柱膠住在絃線上，彈着瑟，那瑟便彈不響了。所以說只是死守住成法，不知道變化的，稱爲「膠柱鼓瑟」。摸稜——稜是角；摸稜是說圓滑的人，面面都好的，不表示自己的主意，好似摸去了稜一般，稱爲「摸稜」兩可。附麗，是說附和人家的意思。大法小廉——大法，是說大的官要守法。小廉是說小的官要不貪賊。禮記裏有兩句：「大臣法，小臣廉。」豐鎬——周文王的京城在豐的地方。在如今陝西鄠縣。豐水的西面。武王的京城在鎬的地方，在如今陝西長安縣西面。普存——普，是平均的意思；存是發達的意思。民力普存，是說百姓的生計，是平均的發達的。汗青——歷史書稱做「汗青」。文天祥詩有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千秋照汗青，是說有光榮的事體，記在歷史書上，留在一千年以後，還是十分

榮耀的。箕裘——禮記裏有兩句：「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箕裘，是說上代傳下來的事業。顏家庭語——詰是教訓的意思。父親的教訓，稱做「庭語」。南朝有一個學者，顏延之，寫一部顏氏家訓，傳給子孫。所以說：「顏家庭語。」琴川——琴川是常熟的名，因在常熟左近地方，有七條河道，好似琴的七條絃線一般，所以稱爲「琴川」。

清微淡遠之音

培遠堂集中，美不勝收。摘其尤者，五古如靈巖山館夜坐云：「圓景下絕壁，山館忽已暝，石磴靜張琴，雪泉清淪茗。不知夜已深，月上青松頂。」五律如正月十二夜云：「銀缸暗畫堂，坐數漏偏長，雁影半牆月，雞聲萬瓦霜。夜吟多遣興，春夢不離鄉。庭下微風起，梅花入幕香。」落葉云：「微霜零木葉，秋氣乍蕭森，亂逐西風下，多隨涼雨深，紙窗延皓月，苔磴失層陰。偶爾凭

欄立，平林露遠岑。』七律如小園云：『小園半畝寄西城，每到春深信有情，花裏簾櫳晴放燕，柳邊樓閣曉聞鶯。漢書舊讀文猶熟，晉帖初臨手尙生，自笑爭心猶未忘，閒招鄰女對棋枰。』七絕如探梅云：『光福寺前日欲曛，上陽村外望細縑，千林萬壑浩無際，不辨湖光與白雲。』春殘云：『斐几熏鑪百衲琴，綠陰門巷晝沉沉，春來小苑無人掃，花落牕前一寸深。』松徑云：『曲徑彎環石級高，滿亭山色綠周遭，松風似厭泉聲小，自寫雲門百尺濤。』五排如雁字云：『一片雲藍紙，鴻文絕點瑕，禽經殊古雅，羽檄等紛拏，每作纏聯起，何曾叙次差，銜蘆如運筆，游霧類塗鴉，凡鳥徒貽誚，家雞詎用誇，緘情來塞北，傳信向天涯，四出驚風急，低橫遠岫遮，諧聲呼伴侶，破體遇弓韉，行斷疑從缺，書空點不加，奇姿多縹緲，取勢故欹斜，斂翰停搗藻，臨池戲劃』

沙。鵝羣猶遜巧，鳳策足聯華。水映騰清稿，烟籠護碧紗。揆天才不愧，逸興寄雲霞。『五言絕如夜雨云：』向晚花冥冥，獨坐理琴譜；一縷茶烟生，疎簾散春雨。『六言絕如夏日作云：』撥火鑪香颺來，卷簾梁燕飛去。吳門六月猶寒，雨在江南何處。』皆有清微淡遠之音，真合作也。其他名句。五言如望華云：『日生常夜半，雲到祇山腰。』嘗新茶云：『未乾春露氣，猶帶曉雲香。』虎邱云：『隔花皆有閣，入寺始知山。』江村寓目云：『山吞將落日，風抵欲來潮。』七言如梅花云：『獨與白雲如有約，遙疑積雪亦生香。』聞蟲云：『花徑雨過苔乍冷，豆棚風定月初明。』野望云：『雨餘霜葉紅於染，風定炊烟白欲凝。』靈巖懷古云：『香徑花開人去後，屨廊風響月明中。』登澄觀樓云：『積雪明多能淡日，遠山寒極不生烟。』

桌几——桌几，是說葉木做的桌几，十分滑淨，古人書房中用的。晉朝書家王羲之，到他的
一個門生家裏去，見桌几十分清潔，便坐在几前寫字。緘情——緘情便是書信。緘是封起
來的意思。情是情感。人把各種情感，封在信裏面寄去，所以稱爲「緘情」。書空——人在出
神的時候，拿手指向着空中寫字，稱爲「書空」。晉朝的殷浩，終日書空寫着「咄咄怪事」四
字。鵝羣——晉朝書家王羲之，生性愛鵝；他到山陰道士家裏去，看見一羣鵝，十分歡喜。道士
說：「你能替我寫道德經兩章，便拿這一羣鵝送給你。」王羲之便在道士家中住了半天，寫完
了道德經，拿籠子裝着一羣鵝回去。屨廊——春秋時候，吳國王妃子西施，十分美貌；吳王很
寵愛他，用榿梓木料，鋪成地板，造一條走廊，使西施在上面走着，發出清脆的應聲來。稱爲「響
屨廊」。

升沉聚散音塵若夢

仁和沈椒園庭芳，查聲山學士外孫也！其尊甫麟洲先生，宰文昌，被累

成寧夏。母查太淑人，留居嘉善不從行。椒園每歲南北省親，極行路之苦。有詩云：「秋生紅豆辭南國，春到青銅赴朔方。」青銅者，寧夏山名。又：「雲影有心隨望眼，淚痕和綫綻征衣。」爲厲樊榭孝廉所賞。沈歿後，張少儀有詩哭之云：「塞上草枯雙淚白，瀛州雲淨一襟清。」草枯用裴子野事，蓋紀實也。觀察尊甫笠亭先生，宰印江，與沈同戍。觀察徒跣萬里，號呼求救，卒獲安全。嗚呼！三君皆與余同舉詞科，而沈張兩觀察，又同舉詩社，於李玉洲先生家，往來尤狎。今皆先後化去。追思六十年中，升沉聚散，音塵若夢，可爲於邑。張母顧恭人若憲，即畢太夫人母也。有挹翠閣集，與武林林以寧願，姒齊名，隨宦牂牁，卒於官所。太夫人有得黔中信二首，最悽惻。詩云：「黔中驛使到，腸斷血沾襟；絕域懷歸意，頻年憶女心。不曾虛藥物，猶得寄華簪；悽絕離亭。」

語，迢遙遂至今。官舍千山外，飄飄舟旆懸。望雲空白髮，繞膝待黃泉。猶有清吟在，應教彤管傳。阿兄歸日近，負土在明年。」其後尙書迎養秦關，少儀自滇中解組來署，白頭兄妹，唱和終朝。太夫人又作云：「千里迢遙客乍回，相逢歲盡笑眉開。廿年髮逐梅花白，一夜春隨爆竹來。誰料異鄉逢雁序，細談舊事劃鑪灰。殷勤傳語司更者，漏箭城頭莫浪催。」

雲影——唐朝宰相狄仁傑，走到太行山上，望見天上一朵白雲飛着；他對傍人說道：「我

父母住的地方，便在這雲影子下面。」他站着望了半天，直到雲飛去了，纔下山來。征衣——

征是出門的意思；征衣是說出門人穿的衣服。孟郊詩有兩句：「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

彤管——彤是紅色；管是筆桿。古時宮裏的女官，都拿紅色筆桿寫字，所以稱女人寫的文章，爲

「彤管。」負土——負土便是做坟。古人父母死了，做兒子的親自負土。晉書山濤傳裏有兩

句：「負土成墳，手植松柏。」

未嘗一日釋書不觀

吳中詩學，婁東爲盛；二百年來，前有鳳洲，繼有梅村。今繼兩公之後而起者，其弇山尙書乎？過吳祭酒舊邸詩云：『我是婁東吟社客，瓣香私淑不勝情。』其以兩公自命可知。然兩公僅有文學，而無功勳，則尙書過之遠矣！尙書雖擁節鉞，勤王事，未嘗一日釋書不觀，手披口誦，刻苦過於諸生。詩編三十二卷，曰靈巖山人詩集，靈巖者，尙書早歲讀書地也！

有才還要有命

蔣用菴有句云：『花似春秋分早晚，天於才命各升沉。』斯言是也！然有才無命，終不能展布經綸。徐英公遣將，必用方面大耳者，曰：『取彼福力，成我功名。』余按嵩陽毒地也，代公到而龍遠徙；樂陽苦泉也，房豹臨而昧

變甘。此其明效也！天子知弇山尚書最深，故中州奇荒，移公於秦中。荊州水災，移公於楚省。公所到處，便能變醜養瘠，元氣昭回，古今人若合一轍。然非有至誠慘怛之懷，亦不能上格天心，而下孚民望。公有荊州述事詩十首，仁人之言，不愧次山、春陵行。今錄其八云：「一色長天接混茫，登高無地問蒼蒼！突如禍比焚巢慘，蠢爾危於破釜忙。海市應開新聚落，渚宮重見小滄桑，最憐多繡鳥臺客，披髮何由訴大荒。」（魯侍御贊之全家陷沒）涼颯日暮暗淒其，棺窆縱橫滿路歧，饑鼠伏倉餐腐粟，亂魚吠浪逐浮屍。神燈示現天開網，（聞水患前數日江上時有神燈來往）息壤難埋地絕維，那料存亡關片刻，萬家骨肉痛流離。浪頭高壓望江樓，眷屬都羈水府囚，人鬼黃泉爭路出，蛟龍白石上城遊。悲哉極目秋爲氣，逝者傷心淚并流，不是乘桴便升屋，

此生始信卽浮漚，生生死死萬情牽。騷客酸吟哀郢篇，慈筏津迷登彼岸，濫觴勢蹶竟滔天！不知骨化泥塗內，祇道身經降割前；此去江流分九派，魂歸何處識窮泉？雲夢蒼茫八九吞，半皆餓口半遊魂；鮫綃有淚珠應滴，鰲足無功極恐翻。救急城填成死劫，劈空刀落得生門；若非帝力宏慈福，十萬蒼靈幾個存！手勅親封遣上公，勤民堂陞一心通；金錢內府催加振，版築冬官記考工。直欲犀然窮罔象，肯教鶉結哭鴻濛；宵衣五夜批章奏，飢溺真如一己同。大工重議築方城，免使蚩氓祝癸庚；涼月千家嫠婦淚，清霜萬杵役夫聲。蟻生漸整新槐穴，虎旅重開舊柳營；我有孝侯三尺劍，誓將踏浪斬長鯨！江水茫茫烟靄深，紙錢吹滿挂楓林；寃埋魚腹彈湘怨，哀譜鴻鳴寫楚吟。南國鄭圖膏雨逮，西風潘鬢鏡霜侵；莫嗟病骨支離甚，康濟儒生本素心。

成功名——唐朝宰相李勣，他挑選將官，一定要選那身體肥胖高大的。他說：身材矮小的人，是福薄的，福薄的人，不能成功名。」房豹——北齊時候，房豹做樂陵太守，那地方尋海水，都是鹽苦的。房豹另開一井，井水十分甜美。待到房豹去了，井水的味又鹽了。破釜——釜便是煮飯的鍋子。秦朝末年的時候，楚漢交戰，楚王項羽帶兵渡江，便把船打沉，釜打破，人人身上帶三日的乾糧，存着必死的心去打仗。多繡鳥臺——做御史官的，稱為「多繡鳥臺客」。御史官是專監察官員犯法事體的，自己最要清正。獸類中的獬豸，生性最是忠實，所以做御史官的衣帽上，都繡着獬豸。又漢朝御史衙門裏，有一株柏樹，樹上有烏鴉幾千隻住着，早去晚回，稱是「朝夕鳥」。御史衙門也便稱為「鳥臺」。大荒——山海經裏說：大荒地方，有一座大荒山，又有大荒野，日月都從這地方下去。息壤——息壤是地名，在湖北江陵縣。山海經說：洪水大發，帝使鯀治洪水，鯀偷了帝息壤的地方，去塞住洪水的眼。在唐朝元和年間，有一個裴宇，做荊州官，在地下掘得一座石頭造成的城池，直徑有六尺八寸闊，那城池和江陵城一樣的。這一年，大雨不休，再拿這石城去埋在地裏，兩便停止。地絕維——拿繩子吊住，稱做維地，搖動

了，稱爲地絕維。列子裏說：古時共工和顓頊，搶做皇帝。大怒撞在不周山上，折斷了天柱，拉斷了地維。盪，盪，盪——盪，是酒杯，把酒杯浮在水面，稱做盪盪。孔子家語裏說：「大江從岷山發源，其源可以盪盪。」是說源頭的水，十分淺狹，可以在水面上浮着酒杯。以後各種事體的起源，都稱做「盪盪」。淚珠——博物志裏說：「南海裏面有一種鮫人，住在水裏，好似魚一般；他織的一種綃極薄，極堅密，常常拿了綃，到人家裏來賣。鮫人的眼裏面，有珠，一哭便淌出珠來，稱爲「淚珠」。鰲足——最古的時候，女媧皇帝燒煉五色的雲，去補天的缺口；又斬下鰲的四隻腳來，做成四條柱子，去撐住天的四角。犀然——犀是說犀牛，火燒着，稱做然。晉朝溫嶠，在牛渚磯上見水十分深。土人說：「水裏躲着許多妖怪。」溫嶠便燒着犀牛角，照着水中十分光明，祇見有許多奇形怪狀的東西。在水裏。後人說：能知道人的秘密事體的，稱爲「然犀」。羈結——古時子夏，十分窮苦，穿的衣服，好似掛着的羈鳥一般。又，晉朝的董威，買得許多碎布，裁成衣服，稱爲「百結衣」。後人稱破碎或縫補的衣服，爲「羈衣百結」。宵衣——不到天明，便穿起衣服來辦事，稱爲「宵衣」。飢溺——孟子裏有：「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

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後人說己飢已溺，是愛百姓的意思。癸庚——癸在北方，是出水的。庚在西方，是出米的水，米是人生一日不可缺的東西，銀錢也是人生不可缺的東西。後人說向人借錢，爲之呼庚呼癸。孝侯——晉朝周處封孝侯，氣力極大，常常在地方上作惡。當時地方上人說有三害：一是山上的虎，二是水中的蛟，三是周處的作惡。被周處聽得了這個話，便親自去捉蛟，他抱住了蛟的身體，在水中忽沉忽浮，流了數十里，過了三日三夜，便殺死了蛟，出水來。從此做好人。鄒圖——宋朝貪官監安，在東北做官。那東北地方的百姓身上，沒有一件完全的衣服，近城的百姓，身上都被着枷鎖，拿着從他房屋裏拆下來瓦木，賣了錢送到官府裏去。當時有鄒俠見了這樣子，便畫成了圖，送去給皇帝看。

上凌七子下接黃門

古名臣共事一方，賡歌疊和，傳爲佳話。唐白太傅刺杭州，而元相觀察浙東，彼此以詩往來，爲昇平盛事。近日秋帆尙書，總督兩湖，適蒙古惠椿亭

中丞來撫湖北，致相得也！尙書知余作詩話，因寄中丞詩見示，讀之，欽爲名手。僅錄其過哈密云：「西扼雄關第一區，鞭絲遙指認伊吾。當年雁磧勞戎馬，此日人烟入版圖。路向車師雲黯淡，天連吐谷雪模糊。寒威陣陣催征騎，不問村醪尙有無！」過潼關云：「百二秦關萬古雄，片帆黃水度西風。馬嘶沙岸寒濤外，人倚山城夕照中。眼界一時窮古蹟，爪痕三度笑飛鴻。（余自潼中往返並此凡三次）來朝又入華陰道，飽看霜林幾樹紅。」果子溝云：「山勢嶙峋水勢西，過溝百里屬伊犁。斷橋積雪迷人跡，古澗堆冰礙馬蹄。驛騎送迎多舊雨，征衫檢點半春泥。數間板閣風燈裏，猶有閒情倚醉題。」中丞早歲工詩，後卽立功青海伊犁及天山南北，凡古之月支鄯善，足跡殆徧。以故以所見聞，彰諸吟詠，宜其沉雄古健，足可上凌七子，下接黃門矣！

百二——百二是說一百和二的比較。戰國時候，秦國地勢十分險要，容易把守。那時關東六國都和秦國反對；但六國用一百萬人馬去攻關，秦國祇須二萬人馬，便可以守住關。所以說「秦關百二」七子——東漢末，建安年間，有七個有名的詩人，便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七人，稱爲「建安七子」。黃門——晉朝詩人潘岳，做黃門待郎官，後人便稱他爲「潘黃門」。

得中唐神味

中丞詩不專一體，亦有清微委婉，得中唐神味者。如靜坐云：「夕陽留戀最高枝，簾影垂垂小困時，夢裏不忘身是客，鏡中怕見鬢如絲。黃花秋綻東籬早，紫塞人憐北雁遲，惜熱一爐香靜坐，篆煙縷縷結相思。」秋宵云：「離懷輕易豈能休？打疊新愁換舊愁。宿酒大都隨夢醒，殘燈多半爲詩留。月扶花影偏憐夜，風得棋聲亦帶秋，漸覺宵寒禁不起，笑披鶴氅也溫柔。」過

華峰題壁云：「主人愛客獨超羣，小隊招邀過渭汾，三十六峰無所贈，隨緣分與一溪雲。」題畫云：「誰家亭子碧山巔，白板橋通屋幾椽？遠樹層層山半角，杖藜人立夕陽天。」其他佳句，如「柳圍雙沼水，花掩一房山。」「渡口雲連春草碧，波心浪湧夕陽紅。」皆可傳也。

清脆絕塵

湖北陳望之方伯，爲其年檢討之後人。詩才清妙，綽有家風。官楚時，適與畢惠兩公共事，可謂天與詩人作合也。第方伯詩，余只錄見贈佳句，入三卷中，此外未窺全豹。忽有松江廖某，持養鶴圖，見題中有方伯一絕云：「美人自結歲寒盟，入座雲山照眼明，料理鶴糧門盡掩，松花如雨撲簾旌。」清脆絕塵，嘗鼎一臠，亦可知味矣。

張映山詩

畢尙書宏獎風流，一時學士文人趨之如鶩。尙書已刻黃仲則等八人詩，號吳會英才集。此外尙有吳下張琦，字映山者，亦在幕中。生平不甚讀書，而工作韻語。五言如詠簾云：『西北小紅樓，湘簾懶上鉤。織成千縷恨，添得一層愁。夜逗玲瓏月，風穿瑣碎秋。鑪香隔不斷，偷出畫檐浮。』七律如登妙高臺云：『海門中拆大江開，浩浩風濤白雪堆。樓閣自盤飛鳥上，淮徐爭送好山來。千秋弔古空搔首，二月懷人正落梅。滿地江湖雙白眼，與誰同覆掌中盃。』夏日感懷云：『笠澤湖邊是我家，釣竿魚艇足生涯。酒泉戀酒不歸去，聞過幾番菡萏花。』和人寒食憶舊云：『春好因尋方外交，小樓高出萬松梢。山童遙指向予笑，閒土作家如鳥巢。六橋春水曲還通，載酒舟行夕照

中；指點鶯聲好樓閣，小桃斜出一枝紅。醉筆燈前雜草行，已聞遙巷一雞鳴；
登牀偷有夢歸去，好趁半街殘月明。『遊靈園云：』峯巒曲折水淙淙，花映
藩籬竹映窗，最好小亭東北望，青山缺處露秋江。』五言絕句，詠溫泉云：『
欲訪阿房跡，平原烟樹昏；楚人一炬後，贏得水長溫。』

不衣自暖

映山弟名瑗，字慕蘊，予于吳門見之，聽其言，令人不衣自暖。詩有家風，
道中云：『人家屈曲居山腹，客騎盤旋走樹頭。』舟中云：『遠灘沙漲疑分
港，順水帆飛似逆流。』應山道中云：『危峯有路人烟少，破廟無門水鳥棲。
』黃鶴樓云：『巴蜀浪歎天欲濕，荆襄雲起樹全無。』題高校書小照云：『胭
脂山接楚王宮，人好先知境不同。一閣峇峇闌曲曲，春深門閉百花中。』

憶舊

王夢樓從雲南歸，嘗誦寶意先生憶舊一絕云：『鶯花庭院綺羅年，
語琴心記不全，賸有舊時金屈戌，書樓深鎖五更天。』

哭方行之

上元有任東白者，哭方行之云：『此日曾無杯酒奠，夜臺應諒故人貧。
』陳古漁爲予誦而傷之。未幾，任亦死。

隱僻之典看詩文者不可不知

隱僻之典，作詩文者不可用；而看詩文者，不可不知。有人誦明季楊維
斗先生詩曰：『吾宮蘿蔔火，咳唾地榆生。』所用何書？余按：『北史魏昭成
皇帝，所睡處，地皆生榆。蘿蔔火不知所出？』後二十年，閱洞微志齊州有人

病狂，夢見紅裳女子，引入宮中，歌曰：『五靈樓閣曉玲瓏，天府由來是此中。惆悵悶懷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宮。』旁一道士云：『君犯大麥毒也！少女心神，小姑脾神，知蘿蔔制麵毒，故曰火，吾宮火者，毀也！』狂者醒而食蘿蔔，病遂愈。夏醴谷先生督學楚中，歲試題象，日以殺舜爲事，有一生文云：『象不徒殺之以水，而并殺之以火也；不徒殺之以火，而又殺之以酒也！』幕中闕文者大笑，欲批抹而置之劣等。夏公不可，曰：『恐有出處，且看作何對法。其對比云：』舜不得於母，而遂不得於父也；舜雖不得於弟，而幸有得於妹也；『通篇文亦奇警，夏公改置一等。欲召而問之，而其人已遠出矣！余按：』舜妹敷首，與舜相得。載帝王世紀，祖君彥微揚帝云：『蘭陵公主，逼幸告終，不圖敷首之賢，反蒙齊襄之恥。』是此種典，六朝人已用之。惟以酒殺舜，不

知何出？又十餘年，讀馬驢譯史，方知象飲舜以藥酒，見劉向列女傳。

駁首——古時舜帝的妹妹，名駁首，又名嫫。舜的父母，虐待舜，駁首却愛憐舜。舜娶兩個妻子，一名娥皇，一名女英。駁首却陪着兩個嫂嫂。駁首第一個發明畫的法子，所以又稱爲「畫嫫」。

齊襄——春秋時候，齊國襄公和他妹妹文姜私通。後文姜嫁作魯桓公夫人。桓公帶着夫人到齊國去，齊襄公又把文姜留住住在宮裏私通。後人說兄妹私通，爲之「齊襄之恥」。

工力悉敵

許太夫人夜坐云：「瘦削吟肩詩滿腔，春燈燭坐影幢幢。可憐落月橫斜照，畫稿分明印紙窗。」

畢太夫人夜坐云：「晚睡纔興理鬢鴉，侍兒擎到雨前茶。愛看寫月桃花影，移上紅窗六扇紗。」

兩題兩詩，工力悉敵。

宋人絕句

嚴冬友選宋人萬首絕句，採取最博。余流覽說部，嫌有遺珠，爲錄數十首，以補其缺。未及交付，冬友已亡。乃倣王漁洋池北偶談，採宋絕句之例，以補之。其題其作者姓名，俱不省記也。其詩云：「鎮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歸來偶過梅花下，春在枝頭已十分。」「昨日厨中乏短供，嬌兒啼哭飯蘿空；阿娘搖手向兒道，爺有新詩上相公。」「十年山館始圍牆，竹裏開門筍最長；一輛小車行得過，不愁花露濕衣裳。」「行盡疎籬見小橋，綠楊深處有紅蕉；分明眼界無分別，安置心頭不肯消。」「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口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蘆中。」「桃花雨過碎紅飛，半逐溪流半染泥；何處飛來雙燕子，一時銜到畫梁西。」「金針刺破南窗紙，偷引寒梅一陣香；螻蟻也知春富貴，倒拖花片上宮牆。」「白雲山

上白雲泉，泉自無心雲自閒；何必奔流下山去？又添波浪在人間。」與郎相期月上時，及至月上郎不知；妾在平地見月早，郎在深山見月遲。」「風急雲驚雨不成，覺來春夢甚分明；當時苦恨銀屏影，遮隔仙娥只聽聲。」「寄語沙邊鷗鷺羣，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鈎黨，甲乙推排恐到君。」「浪靜風平月正中，自搖柔櫓駕孤篷；若非三萬六千頃，把甚江湖著此翁？」「小桃無主自開花，烟草茫茫帶晚霞；幾處敗垣圍故井，向來一一是人。」「校獵山陰幾度春，雕弓羽箭不離身；於今老去渾無力，看見飛鴻指示人。」「鳴籥直上三千尺，風緊秋高雪正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花前灑淚臨寒食，醉裏回頭問夕陽；不管相思人老盡，朝朝容易下西牆。」「桑麻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更不能；四十二年如夢醒，春風

吹淚過昭陵。「繡袖翻翻上翠衿，舞姬猶是舊精神；座中莫怪無歡意，我
與將軍是故人。」「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客，
曉鶯啼斷落花枝！」「囑咐花香莫過牆，隔牆人正繡鴛鴦；聞香定要停針
線，繡不成雙不寄將。」「花飛一片減春光，恰逐春風送夕陽；莫放珠簾遮
燕子，好教含得上雕梁。」「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捲簾
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日幾回；惟有君
家老松樹，春風來似未曾來。」「霧裏江山看不真，只憑雞犬認前村；渡船
滿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牛渚磯邊渺渺秋，笛聲吹月下中流；西
風不識張京兆，畫得蛾眉如許愁！」「未得霜晴不是晴，霜晴無復點雲生；
鶯鶯不遣魚鶯散，移脚惟愁水作聲。」「竹裏茅茨竹外溪，粼粼白日護魚

磯；想因日日來垂釣，石上簑衣不帶歸。」「春山靈草百花香，誰識仙家日月長。滿院莓苔綠陰匝，棋聲何處隔宮牆。」「田家汨汨水流渾，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不知殘照好，却將微雨送黃昏。」「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月團新碾淪花羹，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胡虜安知鼎重輕，指蹤先自漢公卿。襄陽耆舊惟龐老，受禪碑中無姓名。」「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一年春事又成空，攏鼻微吟半醉中。夾道桃花新雨過，馬蹄無處避殘紅。」「簾裏孤燈覺晚遲，獨眠留得畫殘眉。珊瑚枕上驚殘夢，認得蕭郎馬過時。」「淡黃越

紙打殘碑，都是先生。御製詩：白髮內人含淚讀，爲曾親見寫詩時。」

不作頌揚泛語

唐開元之治，輔之者，宋璟以德，姚崇以才，張說以文，皆稱賢相。本朝巡撫蘇州者，湯潛菴以德，宋牧仲以文，皆中州人也。近日中州胡雲坡司寇，秉臬蘇州，繼二公而起。政簡刑清，屢開文宴。一時名士，如平瑤、海太史、顧星橋進士，時時過從。余至吳門，必超赴會。公領尙書後，都中猶寄懷云：「過江名士久推袁，吳下相逢月滿軒，鸞掖文章留舊價，倉山著述綜羣言。平生契合惟元老，半世棲遲爲壽萱，我上燕臺每南望，最關情處是隨園。」後又寄屬從紀事詩十二首來，不作頌揚泛語，自出心裁。從園云：「一望燈光列星斗，始知身在五雲邊。」想見待漏晨趨，身傍九霄之光景。策馬上山尋別

路，忽聞絕壑響松濤，」想見熱處冷行，不爭衝要之識力，至於「纔過殘月又新月，幾度排班看打圍。」則又明寫湛露龍光，晝日三接之恩榮焉！有札命余和韻。余以詩貴清真，目所未瞻，身所未到，不敢牙牙學語，婢作夫人。故不敢作也！

倉山——小倉山在江蘇江寧縣北面，是清涼山的支脈。清朝詩人袁子才，在山下造一座
小倉山房。**燕臺**——戰國時候，燕昭王愛有才學的人，便造一座臺，在易水的東南面。臺上有黃金一千兩，請天下有才學的人。後人稱爲「黃金臺」，又稱「燕臺」。牙牙——小孩子學說話的聲音，稱爲「牙牙學語」。

向道之心不勇

構李顧牧雲，流寓襄陽。一日獨遊隴中，憑弔武侯遺跡。避雨臥龍岡，見

山腰有茅菴，一隻出迎，風貌奇古。正欲與言，則菴側蹲一猛虎，顧驚且仆。老翁笑曰：「子無懼，此虎已歸依我作弟子矣！」且曰：「知子能詩，盍題數言見贈！」顧辭以目疾，翁取几上芋與食，命瞑坐一刻，眼開，果察秋毫。顧異之，卽題石壁云：「一衣一鉢一軍持，雲水天涯任所之。莫笑道人無伴侶，新收猛虎作童兒。偶向山前咒毒龍，風雷欲拔萬株松。須臾明月當空起，歸到茅簷打晚鐘。」翁留宿菴中，臨別曰：「明年正月上寅日，吾開丹爐，與子服一粒，體輕成仙，勿忘此囑！」次年及期赴約，行未十里，風雪大作，山無行徑。又恐老翁不在，猛虎獨存，悵悵而返。後十餘年，目漸昏，體漸衰，悔從前向道之心不勇，又賦詩云：「老堪嗟駐顏，何處覓丹砂？老堪惱，五官雖具無一好。涓零渾似過時花，憔悴不殊霜後草，手頻戰頭屢顛行，來蹙蹙足不前。自憎容

貌改，人惡性情偏。吁嗟乎！我今八十已如此，愁煞蓬萊千歲仙！

文字之緣比骨肉妻子尤爲真切

毛詩伐木章有「求其友聲」之語，杜陵有「文章有神」之句，余初不信此言。後歷名場五十年，方知古人非欺我也。戊申八月，年家子許香巖告余云：「其同鄉程款園明府，宰武進。六月望後，苦熱，移榻桑影山房，讀小倉山房詩而愛之。夜夢題後云：『吟壇甌北及新畬，盟主當時讓本初。搏古爲丸知力大，愛才若命見心虛。仙人偶戲蓬壺頂，下士爭酣墨瀋餘。格調不能名一體，香山竊比意如何？』滿洲詩人法時帆學士，與書云：自惠小倉山房集，一時都中，同人借閱無虛日，現在已鈔副本。洛陽紙貴，索詩稿者盈集，幾不可當。可否再惠一部何如？外題拙集後云：『萬事看如水，一情生作春，

公卿多後輩，湖海有幽人。筆陣驅裙屐，詞鋒佈鬼神。莫驚才力猛，今世有誰倫？此二人者，素不識面，皆因詩句流傳，牽連而至，豈非文字之緣，比骨肉妻孥，尤爲真切耶！又有皖江魯沂者，見贈云：「此地在城如在野，其人非佛亦非仙。」却切隨園。蕪園名明懷，孝感人。時帆名式善，滿洲人。

和尙應酬忙

有僧見阮亭先生，自稱應酬之忙，頗以爲苦。先生戲云：「和尙如此煩擾，何不出家。」聞者大笑。余按：楊誠齋有句云：「袈裟未著嫌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

氣力不足

虞山趙再白孝廉，作詩如武侯出師，志吞吳魏，而氣力不足。摘其中秋

呈鄂文端公云：「樓虛貯月光常滿，水濶涵星影自稀。」可謂頌揚得體，真州朝陽樓云：「萬重山去圍如海，千里江來折到樓。」自嘲云：「名士本來如畫餅，古人原不好真龍。」又渡江有：「水立不動天無容。」七字殊奇。曾爲余誦鄂公未遇時句云：「一飯便留客，得錢仍與人。」相公氣局之大，早可想見。

畫餅——畫餅是說空的意思。三國志裏說：「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真龍——莊子裏說：有一個葉公子高愛龍，便使匠人雕成一條木龍，龍身上畫着顏色。那天上的真龍，便下來從廊下伸進他的頭來，又把龍尾擱在堂上。葉公子高嚇得魂魄也飛去了。從此可以知道他不是愛的真龍，是愛的假龍。後人說只圖虛名的人，稱爲「葉公好龍。」

戲不屑仕宦而家甚富者

齊田駢不屑仕宦，而家甚富。或戲之曰：「臣鄰女貌稱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而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不宦則不宦，而宦過畢矣！」孫芷亭仿其意，詠息夫人云：「無言空有淚，兒女粲成行。」

巧湊之事

沈永之與余同榜五十年，官雲南驛鹽道，乞病歸，途中信來，道生一女，適余生阿遲，念二人俱是么豚暮鷗，遂相訂爲婚。沈寄詩云：「天留蔗境與公嘗，六十逾三學弄璋。」又曰：「蘭譜同年交最舊，錦綉合璧事尤奇。」未幾，沈來山中云：「女爲旁妻殷氏所出，本籍江寧。父某康熙間作雲南守備，僑居滇中，年八十餘。聞沈失配，願以女供箕帚。沈辭年老，殷強勸不已，問其

故曰：「我本江南人，墳墓現在金陵。公南人也，以女從公，庶幾留江南一脈耳。吁，當殷翁起念時，豈料真有余之僑居江寧者？一段因緣哉！天下事巧湊之奇，往往如此。爲賦感婚長篇，中數句云：『果然此老嬉遊處，安置他家女外孫，萬里合教青鳥使，一函先報白頭人。』殷夫人號稱國色，攜其女來隨園相壻。故又云：『嬌娃抱出珠相似，阿母同來花見羞。』沈得詩以示梁瑤峯相公。公連讀此二句，音較響。胡雲坡尙書在座，不覺大笑。

么豚暮鷄——豬最後生的兒子，稱爲「么豚」。雉最老時候生的小鳥，稱爲「暮鷄」。現在人稱年紀最小的兒女，也稱爲「么豚暮鷄」。蔗境——甘蔗愈到根上味愈甜。後人說人到年老的時候，得到享福，稱爲「蔗境」。是說到了甘蔗根上的地位了。弄璋——璋，是玉做成的掛件。古時生了男孩子，三日後拿一塊玉璋給他玩弄。後人說生兒子，便說是「弄璋」。花見羞——說女人面貌美麗得勝過花，花見了也羞愧，所以說「花見羞」。五代時候，有王氏

淑妃原是賣餅人家的女兒，面貌十分美麗，稱爲「花見羞」。

對聯

金陵太守謝鏗，抵任時，索余對聯。余贈云：「太守風清，江左依然迎謝
傳；先生來晚，山中久已臥袁安。」陳省齋先生，繼其父署守鎮江，余代作對聯
云：「守郡繼先人，問江水長流，剩幾個當年父老；析薪綿世澤，願黃堂少住，
留一枝此日甘棠！」

臥袁安——後漢時候，袁安有才學，能耐苦。一天，大雪厚一丈多，洛陽縣官出來巡查，走到
袁安門口，見大門閉着，門外雪不會掃去，認爲屋裏的人已凍死了，便打門進去，見袁安高臥在
牀上，縣官問爲什麼不開門。袁安說：大雪時候，大家餓着肚子，不應當出門去驚吵別人。析薪
——接着父親的職業做下去，稱爲「析薪」。左傳裏有兩句：「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竹林寺題壁

隨園詩話 第十一卷

偶過竹林寺，見題壁云：「曉來一雨動新涼，獨展殘編坐竹房，無數風枝墮殘滴，紅闌干外卽瀟湘。」或云，此近人趙魯瞻詩也！

何不恭之有

李方膺明府，善畫梅，性傲岸，而與余交好。歿後，其子某見贈云：「記得先君交兩友，一子才子一梅花。」殊有風趣。有郭耕禮者，嫌其稱父執之字爲不恭。余曰：「仲尼祖述堯舜，子思且字其祖矣！何不恭之有？」

父執——同志氣，同性情的朋友。稱做「父執」，「執」是說父親一輩的朋友。祖述——祖，是說崇拜的意思。述，是說傳說前代人的學術思想。祖述堯舜，是說把堯舜治天下的道理，傳說給後代人知道。

上賜詩對

桐城張文和公，七十壽辰。上賜對聯云：「潞國晚年猶矍鑠，呂端大事不糊塗。」
梁文莊公乞假養親，上賜詩云：「翻視還朝晚，卿家慶更深。」
常州陳文恭公薨，上賜對聯云：「執笏無慚真宰相，蓋棺還是舊書生。」

矍鑠——精神健旺，稱爲矍鑠。宋朝大臣文彥博，做大將，做宰相五十年工夫，在四個皇帝時候都做大官，年紀活到九十二歲，封爲「潞國公」。呂端——宋朝人呂端，有才學；太宗皇帝欲拜呂端做宰相，有人說呂端做人太糊塗，太宗說道：「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

自啖其瀾

予幼時，大母常爲予言：「大父且釜公，性豪俠，與沈適聲秀才交好。秀才中表楊大姑，有文君夜奔之事，託先祖爲之道地，楊纖足夜行，不能踰溝，

先祖助沈爲扶而過之事發，藏匿余家。大姑纖腰美盼，吐屬嫺雅，大母亦憐愛之。母家訟於官，太守某惡其越禮，鬻與駐防旗下。大姑佯狂披髮，自啖其溺，旗人不能容。沈暗遣人買歸，終爲夫婦，生一女而亡。後閱香祖筆記載此事，稱武林女子王倩玉者，蓋即楊氏，諱其姓爲王也。其寄沈長相思一曲云：「見時羞，別時愁，百轉千回不自由，教奴爭罷休。懶梳頭，怕凝眸，明月光中上小樓，思君楓葉秋。」

少年未易才

戊申過虞山，竹橋太史薦士六人。孫子瀟長千里云：「門前春風其來矣，珠箔無人自捲起。」對酒云：「黃金能買如花人，不能買取花時春。」陳聲和西莊草堂云：「水高帆過當窗影，風起花傳隔岸香。」偶成云：「生怕

曉風吹絮落，願爲殘燭照花眠。一皆少年未易才也。

住好的詞

余不耐學詞，嫌其必依譜，而填故也。然愛人有佳作，老友何獻葵之長郎，名承燕者，其壽內云：「紙閣蘆簾偕老，欣欣十載於茲，算百年桂萼，三分去矣！平生辛苦，兩個同之。弄杼秋宵，檢書寒夜，常伴窗前月半窺；慚相對，把青雲穩步。望了多時，今宵喜溢雙眉。是三十平頭設脫期，記去年壽我，一杯新釀。我今壽爾，一曲清詞。爾本荆釵，我非紈袴，風味儒家類若斯！還堪笑，笑梅花繞屋，又放枝枝。」春雨云：「簾外輕寒傍曉多，試問鸚哥，春色如何？爲言昨夜雨婆娑，紅了庭柯，綠了檐蘿，流水茫茫捲逝波；春事蹉跎，花事蹉跎，尋芳休待楚雲過！放下春螺，披上煙蓑。」留鬢云：「馬齒頻加，鵬程屢蹶，還

容爾面添何物？丈夫欲表必留鬚，試問那個些兒沒？
窺鏡多慚，染麝誰拂？鬢
叢博得羅敷悅，從今但擬學詩人，閒吟便好將他掙。
詠眼鏡云：『非關四
十視茫茫，也欲借君光。自從與子囊中相處，一鑑休亡，誰爲白眼誰青眼？相
對總無妨。閱人世上，觀書燈下，只怕心盲！』吸烟美人云：『吐納櫻唇，氤
蘭氣，玉纖握處，堪憐脂香粉澤！分外覺清妍。豈是陽臺行雨，剛來自十二峯
邊？闌干外，風鬟霧鬢，猶自繞雲烟，流連。怎禁得相思暗結，閒悶難捐。算消遣
春愁，此最爲先。怪底鴛鴦繡倦，停針坐，便爾情牽，恰喜有知心小婢，一笑遞
嬋娟。』無題云：『遮遮掩掩，心下難拋秋一點。微露鞋尖，妾隔珠簾郎轎簾。
簾垂人遠，只道西風吹不捲。風更風流，不捲簾兒誓不休。』記黃仲則有禽
言斷句云：『誰是哥哥，莫喚生疎客，尖新至此。』令人欲笑。

平頭——平頭，是說整數。三十平頭，是說三十歲的整數。設帳——帳，便是現在的手帕。古人生了男孩子，便掛一架弓在門上；生了女孩子，便掛一塊手帕在門上。以後凡是說女人的生日，都稱說帳。春螺——酒杯稱做春螺，說酒杯和螺殼一般。鵬程——鵬鳥，是最大的鳥。鵬鳥飛的路程最長。人有大志氣大事業的，稱爲「鵬程」。俗稱「鵬程萬里」。梁羹——宋朝丁謂，事奉寇準十分敬重；兩人在一塊兒吃飯，菜羹染住了寇準的鬚鬚，丁謂便親自去替他拂去。一鑑——鑑，是鏡子。唐朝宰相魏徵，極忠心有權力。魏徵死了，皇帝嘆息着說道：「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現在我已經失去了一鑑。」心盲——盲，是眼瞎，心中不明白事理，稱爲「心盲」。哥哥——鴉鴉鳥喚的聲音，好似說：「行不得也哥哥！」詩人摹倣他的聲音，寫成有意義的詩句，稱爲「禽言」。

不覺魂消

皇甫古尊，在金陵市上，得金字扇一柄。乃前朝名妓徐翩翩所書。扇尾

署名曰：「金陵蕩子婦某。」古尊喜甚，求題於厲太鴻先生，得賣花聲一闋云：「花月秣陵秋，十四妝樓，青溪迴抱板橋頭，舊日徐娘無覓處，芳草生愁，金粉一時休。團扇誰留，帶人只有小銀鈎。句尾可憐書蕩婦，似訴漂流。余讀之不覺魂消，亦以揮扇士女圖索題，先生爲填南鄉子云：「思夢髻慵梳，鸚鵡驚回依井梧。扇影似人人似月，圓初。十六盈盈十五餘，並蒂點紅渠。更有關心好句書，不用近前頻掩面，生疎。水院雲廊見也無。」心餘未入翰林時，彼此相慕未見，寄長調四首來，其賀新涼云：「記向秦淮水，問何人小樓吹笛？勸人愁死。雨皺嵐皺多偃蹇，我與蔣山相似，白下柳又添憔悴，却到江山奇絕處，遇雙鬢都唱袁才子。情至者，竟如此！」羅衫團扇傳名字，比風流淮南書記，蘇州刺史，常聽東華故人說：「斷腸江南花底，何苦較天都人世？」樓

閣虛無平等看，謫塵寰終是神仙耳。花落恨，莫提起。『百字令云：』才人爲政羨宦成，三十居然不朽。互聽參觀如善射，轉側皆能入彀。遊戲奇情，循良小傳，千里傳人口。西清餘子，旁觀且袖雙手。底事拋擲西湖勾留，南國展放林端牖，六代青山橫淺黛，都做袁家新婦。酒客清豪，名姬窈窕，小令歌紅豆，香名豔福，幾人兼此消受？『夢芙蓉云：』忽拜魚書，賜有十分思憶，十分惆悵，不曾相識，相識如何樣？泛詞源春漲，十隊飛仙旗仗，情至文生，縱編珠組繡，排比亦清曠。眼底金剛紛變相，問誰能寂坐蓮幢上？低首前賢，焉敢角瑜亮？幾人憐跌宕，難覓酒樓歌舫，一卷新詞，待求君按節分遣小紅唱。『邁陂塘云：』揀鄉山絕無佳處，躬耕又乏南畝，塵容俗狀真難耐，待覓灌夫行酒。尋犀首，奈淚灑黃墟，漸失論文友。小人有母，但北望京華，徘徊小院，寂

寔倚南斗。食肉者俊物，餼才都有，半是望秋蒲柳，東塗西抹年華改，說甚色絲叢白，牛馬走約丁字簾前，共剪春盤韭，故人歸否？唱山抹微雲，大江東去，準備捉秦九。（謂調泉同年）

十四妝樓——明朝洪武年間，在寶石城西關一帶地方，造來寶重濬、清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烟、淡粉、梅妍、柳翠、十四座樓，使官妓住着。徐娘——南朝梁元帝的妃子徐氏，年紀已老，但十分淫蕩，和大臣們私通，有一個大臣名季江的說道：徐娘雖年，老還是多情的。後人稱老年的女人，稱為「徐娘」。蘇州刺史——唐朝詩人劉禹錫，到蘇州去做刺史，官路過揚州地方，揚州元帥杜鴻漸請劉禹錫吃酒，又有許多美貌的女人陪酒。劉禹錫酒吃得大醉，寫一首詩給杜鴻漸，詩裏有「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亂蘇州，刺史鵬——杜看了詩，便喚兩個女子去陪劉禹錫睡。小紅——宋朝范成，大的一個丫鬟名小紅，美貌又能唱歌，有姜夔最能寫詞，每一新詞寫成，便使小紅唱着，聲調十分清脆。姜夔

的詩道：「自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橋。」灌夫——
漢朝人灌夫，生性剛直，吃醉了酒，便罵人。他最恨當時宰相田蚡。一天，在田蚡家中吃酒，大醉，
便罵席上的客人田蚡大怒，便殺死灌夫。小人有母——春秋時候，鄭國莊公恨他母親寵愛
公叔段，便把母親去關在城穎地方。有一臣子，名穎考叔，要去感化莊公，便去覓莊公，莊公賜考
叔吃肉，考叔把肉留下，說，小人有母，欲將肉去奉母。莊公聽了十分感動，便把母親去迎接回來。
蒲柳——說身體弱，好似喜蒲楊柳一般的。古人顧悅和簡文帝是同年，但頭髮早已白了。簡文
帝問道：你爲什麼頭髮白得這般早？顧悅回答說：「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猶茂。」
色絲。白。——曹操和楊修二人，過曹娥碑前，讀了碑上的文章，曹操便在碑的後面寫着「黃
絹幼婦，外孫。白。」八個字，問楊修知不知意思。楊修說道：黃是顏色，絹是絲織成的，絲傍一個
色字，是絕字。幼婦，便是少年女子，女字加一少字，是妙字。外孫，是女兒的兒子。女字加子字，是
好字。蠶菜是辣的。白是受物的。辣又稱做辛。受字加一辛字，是辭字。合起來，是「絕妙好辭」四
字。後人說好文章，便說是一色絲。白。——牛馬走——走，是說僕人；僕人是跑來跑去的，所以

稱爲走牛馬走，是說管牛馬的僕人，對人稱自己客氣的話。丁字簾前——六朝時候，妓女住的地方，稱爲「丁字簾前」。大江東去——大江東去，是詞名，原名「念奴嬌」，因蘇東坡填這詞，第一句有「大江東去」四字，從此便名爲大江東去。蘇東坡問柳耆卿，我做詞怎麼樣？耆卿說道：柳郎中詞，只好使十七八歲女孩兒，拿着紅色牙板，打着拍子唱。楊柳岸，曉風殘月。蘇學士的詞，便當使關西大漢，拿着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蘇東坡聽了，不禁大笑。

已爲江東小吏所得

乾隆戊辰，李君宗典權知甘泉，書來道：「女子王姓者，有事在官，可作小星之贈。」予買舟揚州，見此女於觀音菴，與阿母同居。年十九，風致嫣然！任予平視，挽衣掀鬢，了無忤意。欲娶之，而以膚色稍次，故中止。及解纜，到蘇州，重遣人相訪，則已爲江東小吏所得。余爲作滿江紅一闕云：「我負卿卿，撐船去，晚風殘雪。曾記得菴門初啟，嬋娟方出，玉手自翻紅翠袖，粉香聽摸。」

風前頰，問姮娥何事不嬌羞？情難說。既已別，還相憶；重訪舊，杳無跡！說廬
江小吏，公然折得珠落掌中偏不取，花看人採方知惜。笑平生雙眼太孤高，
嗟何益？

平視——臉對臉看着，稱做「平視」。三國時候，劉楨有文才，和魏太子十分有交情。魏太子請客吃酒，吃到高興的時候，太子便把夫人甄氏喚出來拜見客人；滿屋子客人都把頭低下，獨有劉楨向甄氏平視，太子大怒，把劉楨監禁起來。

士女如雲

隨園四面無牆，以山勢高低，難加磚石故也。每至春秋佳日，士女如雲，
主人亦聽其往來，全無遮闕。惟綠淨軒環房二十三間，非相識者，不能遽到。
因摘晚唐人詩句作對聯云：「放鶴去尋三島客，任人來看四時花。」

沈季堂詩

舒城沈生本陞，字季堂，年已艾矣。戊申秋，以詩求見，各體俱工。古風如白石山古柏行等篇，詩長不能備錄。五言如西施洞云：「香草美人遠，春山古洞寒。」見贈云：「記吟詩句從黃口，得傍門牆已白頭。」俱妙。餘三首已采入續同人集中。其祖名長祚者，康熙間舉鴻博，有竹香園集。過友人草堂云：「春雲遮不盡，柳色認君家；到逕聽微雨，開門見落花。古心徵直諫，閒語及桑麻。飲量年來減，村醪莫更賒。」哭友云：「修短難將理問天，人間福慧應難全。他生好向空王乞，少占才華自永年。」

黃口——小孩子稱爲「黃口」，所以稱爲「黃口小兒」。淮南子裏有兩句：「古之伐國，不殺黃口。」空王——佛經說，佛是黃法之王，又稱「空王」。

疑爲神工

張南垣以畫法疊石，見者疑爲神工。吳梅村黃梨洲皆爲之傳，載文集
中。太倉離齋園，爲王麟洲奉常別業。園中假山，南垣遺製。後歸弇山，尙書爲
奉母地，更名靜逸園。畢太夫人秋日閒居詩，題五律云：「勝跡留城市，幽居
得小園。吾生澹泊寄，往事漫追論。人憶烏衣舊，名憐香草存。祇今耽靜逸，秋
景滿邱樊。」字摹王內史，詩愛鄭都官。石色青書幌，花陰冷畫闌。池魚一二寸，
庭竹兩三竿。於此端居好，身閒夢亦安。地迴人稀到，風清暑罷侵。竹簾香細
細，桐閣綠悄悄。隱几時看畫，安弦靜譜琴。夜涼明月上，掃石坐深林。磴小花
枝密，廊深書舍藏。有時翻秘帙，隨意坐匡牀。詩遇前春稿，鑪凝隔夜香。庭前
蹲石丈，親見歷滄桑。」

王謝——晉朝時候，王謝兩姓都是做大官的，同住在一條巷裏面。兩家的子弟都穿黑色衣服，稱爲烏衣子弟。這條巷便稱爲「烏衣巷」。王內史——晉朝王羲之，寫得一手好字，官做右軍將軍，又做會稽內史，所以後人稱他「王右軍」也稱他爲「王內史」。鄭都官——唐朝末年，詩人鄭谷做都官郎中，後人稱他爲「鄭都官」。石丈——米芾做無爲軍州官，第一次走進衙門見院，子裏一座石直立着，樣子十分奇妙，米芾便穿着袍，手中拿着笏，好似拜見皇帝一般，向石頭拜着，稱爲「石丈」。

三押年字俱妙

金陵秋試之年，上下江名士畢集。余止而觴之，各有贈詩，約三十餘首。其尤佳者，梓入續同人集矣！尚有斷句可采者，如虞山王陸禔云：「叢叢著述皆千古，草草功名只十年。」長洲顧星橋云：「渡江名士推前輩，扶輦門生半少年。」王又云：「休夸翁子乘車日，已是懸車十七年。」三押年字俱

妙。金陵管松年云：『四海文章今日貴，百年心事問花知。』無錫徐景云：『姓氏直疑前代客，語言妙是一家詩。』青陽程蔚云：『一將治績乘時著，便把塵緣當夢看。』

翁子乘車——朱買臣，號翁子，家裏十分窮苦，但最愛讀書。他妻子耐不住窮苦，便要離去。買臣說，五十歲便可以做官，但他妻子不聽竟去了。後來，翁子到五十歲，果然坐了公車去做會稽太守官。

未嘗不自喜

以部婁擬泰山，人人知其不倫。然在部婁私心，未嘗不自喜也。秋帆尙書，德位兼隆，主持風雅，枚山澤之癯，何能及萬分之一。乃詩人好相提而並論。孫淵如太史云：『惟有先生與開府，許教人吐氣如虹。』徐朗齋孝廉云：

「弇山制府倉山叟，海內龍門兩扇開。」

龍門——人得意了，稱爲「登龍門」。後漢時候，大臣李膺很愛讀書，讀書人能得李膺

一見的，稱爲「登龍門」。李白與韓荊州書裏有兩句：「登龍門，則身價十倍！」

以王嬙見戲

壬戌年，余改官外出，客送詩者，動以王嬙見戲。余因口號云：「琵琶一曲靖邊塵，欲報君恩屢顧身。只是內家妝束改，回頭羞見漢宮人。」後十年再入朝，則鳳池諸客，都非舊人。又戲吟云：「曉日曛曛玉殿開，春風回首認蓬萊；三千宮女如花貌，都是明妃去後來。」

神工鬼斧

張文敏公同南華先生上朝，值春雪初霽，南華見午門外簷下冰柱，

賦七律一章，文敏公疑爲宿構，南華請面試。文敏出所佩小玉羊爲題，南華應聲云：「宛爾成形質，居然或寢訛。」方欲續下，而皇上有旨，命和湯圓詩。南華在朝房，立進二十四韻。警句云：「甘白俱能受，升沉總不驚。」文敏嘆服曰：「不料倉卒間，先生猶能自見身分也！爲序其集云：『春雨著物，萬花怒開，神工鬼斧，不可思議；似之者病，學之者死。』」

寢訛——寢，是說睡着不動。訛，是說身體動搖不定。訛字和訛字通用。甘白——甘，是甜味。甜味的食物，可以加上各種味。白色的東西，可以加上各種色。甘白，是說心地忠厚的人。禮記裏有兩句：「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上元燈詞

秋帆尙書撫陝時，有上元燈詞十首，莊重高華，是金華殿上語。一時幕

中學士文人，俱不能和。爲錄四章云：「碧樹紅闌萬點明，戟門蓮漏轉三更，交春便抱祈年意，不聽歌聲聽雨聲。鼓鉦殷地走輕雷，寶鉞千枝百戲開，瞥見廣場波浪直，雙龍爭挾火珠來。仙館明輝麗絳霄，銅駝四角綴瓊翹，夜長華燭添寒燄，春曉終南雪未消。十年持節駐秦關，夢斷蓬瀛供奉班，記得披香頻侍宴，紅雲萬朵駕鰲山。」

金華殿——漢朝大臣鄧寬中張禹二人，朝晚二次，輪流着到金華殿上去對皇帝講解論語尙書二書。鰲山——燈綵的一種。傳說地下有鰲魚，能够背着山走路。舊習每到正月十五，拿紙糊成山的樣子，裏面點燈，稱爲鰲山。以後凡是燈綵，都稱鰲山。

詩筆清新

裴二知中丞，巡撫皖江，每至隨園，依依不去。舉家工琴，閨閣中淡如儒。

素。其子婦沈岫雲能詩，著有雙清閣集。途中日暮云：『薄暮行人倦，長途景色賒，條峯疎夕照，汾水散冰花，春暖香迎蝶，天空陣起鴉，此身圖畫裏，便擬問仙家。』在滇中送中丞極歸云：『丹旄秋風返故鄉，長途悽惻斷人腸。朝行野霧籠殘月，暮宿寒雲掩夕陽；蝴蝶紙錢飄萬里，杜鵑血淚落千行。軍民沿路還私祭，豈獨兒孫意慘傷？』讀之不特詩筆清新，而中丞之惠政在滇，亦可想見。余方采閩秀詩，公子取其詩見寄，而夫人不欲以支翰自矜，公子戲題云：偷寄香閨詩冊子，妝臺伴問目稍嘖。』亦佳話也。中丞名宗錫，山西人。

老瞞在九原爲之汗耳

韓慕廬尙書，雖爲徐健菴司寇所識拔，而在朝中立，不倚於牛李之黨，

兩無所附。然官爵崇隆，終身平善，可知仕途之不須奔競也。近今張警堂先生，以縣令起家，官爲監司，皆委懷任運，不營求而自得。詩才清妙，過盧生廟云：「快馬衝風急，添衣禦曉寒，平生無好夢，醒眼過邯鄲。」其襟懷之淡，定可知矣！又宣城夜行云：「夜半張燈起，披衣上馬鞍，月明如欲曙，風歛不知寒。」此景人誰見？長途心轉安，襄陽舊遊處，明日且盤桓。」劉霞裳秀才出公門下，仿其意作鉛山夜行云：「車比龕尤仄，心閒坐頗安，清冰明似鏡，凍月小於丸。燈遠知村到，更深喚渡難，漸看浮草白，霜重夜將闌。」可謂工於竊比者矣。先生又過銅雀臺云：「可憐腸斷分香日，輸與開門放婢人。」使老瞞在九原，爲之汗下。先生名銘，江西已卯孝廉。

牛李——唐朝大臣牛僧儒和李吉甫兩人，各自結黨，爭權衝突。後人稱爲「牛李黨」。

張居士立身端謹

金陵張止原居士，立身端謹，爲秋帆尙書所重，以家政託之。常臘底冒雨，招余遊靈巖山館，其襟懷可想。舟中誦其春暮書事云：「山苑濃陰覆綠苔，意行敷坐自徘徊。池邊柳弱鶯難駐，庭畔花殘蝶未回。酒盞怕空先料理，柴門喜靜且長開。人生得喪何須計，一任浮雲過眼來。」步尙書青門柳枝韻云：「綠烟漠漠裊晴嵐，紫陌輕陰月正三。怕上樂游原上望，引人離恨到江南。」居士名復純，兼通醫理，工賞鑑。

吐氣如虹

壬寅冬，余遊雒皋，何春巢引見其親家徐湘圃司馬，其人吐氣如虹，不可一世。家有園亭之勝，招致名姝，宴飲竟夜。見贈云：「一病經年喜再生，西

風吹客過江城，虎溪大笑酬前願，雁宕閒遊寄遠情。荒徑漫勞攜杖訪，傾心不待整冠迎。夜來天降文星聚，珠玉驚聞擲地聲。颯颯空林亂葉聲，相逢慰我寂寥情。多邀紅袖同行酒，小摘寒蔬爲煮羹。對月且拚三五夜，看花莫問短長更。幽懷萬種愁千斛，不遇先生不肯鳴。

虎溪——唐朝和尚惠遠法師，住在廬山上，來往的朋友很多。山上有一條溪，惠遠送客走過溪去，便聽得老虎的叫聲，從此惠遠不過溪了。有一天，惠遠送陶元亮、陸修靜二人下山，一邊走路，一邊談話，竟走過了溪去，那虎便大叫起來，三個人也不禁大笑起來。後人便畫一幅「三笑圖」。

隨園詩話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十二卷

妙在可解不可解之間

戴喻讓有句云：「夜氣壓山低一尺。」周蓉衣有句云：「山影壓船春夢重。」皆妙在可解不可解之間。

一經說出便妙

人人共有之意，共見之景，一經說出便妙。盛復初獨寐云：「燈盡見窗影，酒醒聞笛聲。」符之恒湖上云：「漏日松陰薄，搖風花影移。」女子張瑤英偶成云：「短垣延月早，病葉得秋先。」鄭璣尺雪後遊吳山云：「人來饑

鳥散，日出凍雲升。」顧文煒立夏云：「病骨先愁暑，殘花尙戀春。」女子孫
雲鳳巫峽道中云：「烟瘴寒雲起，灘聲驟雨來。」沈大成登淨慈寺云：「花
氣隨雙屐，湖光納一窗。」姜西溟野行云：「橋欹眠折筆，檻倒坐雙鳧。」

兒童老嫗都能領略

有全首在人意中者，門生蔡家璋舟中云：「孤客心情急去旌，榜人帶
月趁宵征；去舟時共來舟語，殘夢依稀聽不明。」汪舟次田間云：「小婦扶
犁大婦耕，隴頭一樹有啼鶯；兒童不解春何在？只向遊人多處行。」此種詩
兒童老嫗，都能領略，而竟有學富五車者，終身不能道隻字也。他如湯擴祖
之：「事當失路工成拙，言到乖時是亦非。」方子雲之：「優孟得時皆貴客，
英雄見慣亦常人；酒常知節狂言少，心不能清亂夢多。」吳西林之：「貧士

出門非易事，豪門投刺豈初心。」皆使聞者人人點頭。

詩獨風騷

吾鄉鄭瓊尺先生，名江，康熙戊辰翰林。幼孤貧，里有商人張靜遠者，助其讀書，先生貌寢，眇一目。湛深經學，而詩獨風騷。自嘲云：「自號小冠杜子夏，人嗤一目江東王。」藏花片於書中，題云：「卷裏崔徽帳中李，何如通替見殷妃！」

小冠——漢朝杜欽，號子夏，歡喜讀書，很有才學；祇因他一隻眼睛是盲的，不能做官。當時茂陵地方杜鄴，也號子夏，也是有才學的。京城地方人，便喚杜欽爲盲杜子夏。杜欽聽了，不快活，便特別去做一頂小帽子，高寬祇有二寸，戴在頭上；從此，人便喚杜欽爲「小帽杜子夏」。喚杜鄴爲「大帽杜子夏」。一目——南朝梁元帝，一隻眼睛盲的。初封爲江東王，當時人喚爲「

「目江東王。」崔徽——唐朝妓女，面美多情。裴敬中做河中官的時候，和崔徽同住幾個月，十分恩愛，後敬中回去，崔徽十分悲傷，自己畫一幅小像寄與敬中，說崔徽的面貌已和畫中不同了，崔徽已爲敬中死了。後元稹有一首崔徽歌。通替——有雙層蓋的棺材，裏面一層蓋是玻璃做的，稱爲「通替棺」。南朝宋孝武帝的妃子殷妃，死後孝武帝常常想念他，便把殷妃的屍身裝在「通替棺」裏，早晚去開着棺蓋看望屍身，過了很久的日子，屍身不變的。

無心之雷同

詠雲者，吳尺、臧焯有句云：「蘆花搖雪碍船過，雲葉隨風逐雁飛。」陳心田實有句云：「一雁披霜千樹冷，片雲移日半山陰。」嫌飯遲者，劉悔菴云：「冷早秋衣薄，天陰午飯遲。」顧牧雲云：「衣輕曉寒逼，新濕午炊遲。」詠新僕者，汪舟次云：「見事先人往，應門答語輕。」吳野人云：「長者尊難近，新名答尙疑。」四人者皆無心之雷同，而俱妙。又張哲士詠老僕云：「曠

職身常病，應門語每訛。『亦趣！』

詩筆絕佳

六合彭厚村，家資百萬，慷慨好施，年六十而家資罄矣。不得已，辭家遠出，卒於乃弟孝豐署中。葛筠亭哭以詩云：『頭盈白髮翻爲客，手散黃金可築臺。』又曰：『俠傳衆口難爲富，患在無錢不認貧。』真厚村小傳。其弟廸菴，葛弟子也。葛往訪之，贈詩云：『笑隨童叟來聽政，要借雲山去賦詩。』在西湖夜望云：『月光山色靜窗扉，夜景空明水四圍；多少漁燈風不定，滿湖心裏作螢飛。』葛詩筆絕佳，半生爲時文所累，然高達夫五十吟詩，故未遲也。

誦世

有人畫七八警者，各執圭璧銅磁書畫等物，作張口爭論狀，號羣盲評古圖，其諍世也深矣！劉鳴玉題云：「耳聾偏要逢人聒，足跛轉喜登山滑，可惜不逢周師達，眼珠個個金篦刮。」

醒世

又有人畫牽車圖，將妻子奴婢，器具食物，盡放車中。一枯瘦男子牽長繩，背負而走。空中一鬼，持鞭驅之，亦醒世意也！余題云：「人世肩頭各一擔，梅花馱過杏花殘，暗中何必長鞭打，就作神仙懶亦難。」

長白女史詩

寶意先生有女曰可，字長白，有才而天。詠荅云：「昨宵疑有雨，深院久無人。」題畫云：「黃雪灑灑點翠環，秋光一抹上房山，采雲飛盡碧天遠，半

夜月明響珮環。『寶意編其詩，號曇花一現集。』

夢

張麟圖計偕入都，與某同寓。夢至大海，四望皆五色牡丹，鸞麟翔躍，有女郎容貌絕世，袖中出碧玉版如桐圭曰：『此女媧篋也。』求郎題詩。張題一絕，女曰：『郎詩固佳，未慊妾意，須倩某郎爲之。』所云某郎者，卽其同寓友也。次早起行，述所夢相同，是科張竟落第，而某捷南宮矣。某所題僅記二句云：『淚花逗雨鮫珠死，畫屏幾疊扶桑紫。』

計偕——古時，功名不用考試，是由地方官推舉的。地方官每年把推舉的人寫在冊子上，打發計簿吏送進京師去，那推舉的人也跟着計簿吏一塊兒進京去，稱爲「計偕」。偕，是一塊兒去的意思，計，是說計簿吏。後人進京去考進士，也稱爲「計偕」。桐圭——古時，臣子見皇

帝，手中捧着一塊長方的玉，稱爲圭。周成王和他的弟弟叔虞，在宮裏游玩，拿一張桐樹的葉子，剪成圭的樣子，說：「拿這個封你。」周公在一傍聽了說道：「做皇帝的不能說謊話，成王便真的封叔虞爲王。」扶桑——扶桑是一種神樹，在東面。太陽從扶桑樹上出來。所以現在稱日本爲扶桑。因爲日本在東方，太陽從東方出來的。淮南子裏說：「朝發扶桑，日入落英。」扶桑紫，是說傍晚時候，東方雲的顏色是紫的。

陳淑旂詩

山陰女子陳淑旂晚思云：「弱質怯春寒，名花帶月看，惜花兼惜影，不忍倚欄干。」

知己之感

余乙卯科試，考列前茅，其時在師學使幕中，閱卷者邵君昂霄也。相遇湖上，有所贈云：「韻到梅花清有骨，軟於楊柳怯當風。」余有知己之感，故

至今誦之。

極有見解

山陰沈冰壺，字清玉，有古調獨彈集。以新樂府論古事，極有見解。如辨永王璘之非反，李白之受誣。作夜郎行，雪李贊皇之非黨，作崖州行，笑隋主誅宇文身死，於宇文作南氏，怨以何平叔之不父曹瞞爲孝，不從司馬爲忠。其粉白不離手之說，卽梁冀誣李固之胡粉飾貌也。人言崔浩毀佛遭禍，乃詠崔浩云：「仙不能救，佛豈能厄。」尤爲超脫。

永王——唐玄宗第十個兒子，名璘，封永王，做四道節度使官，在江陵地方。永王有兒子，名瑒的，有大氣力，歡喜帶兵。這時北方大亂，祇有南方太平，便有薛璘等，勸瑒造反，在江陵一帶自立一國。後唐肅宗下旨，使瑒回四川，瑒不聽，肅宗便用兵打平他，永王兵敗自殺。李白——唐

詩人李白，在南方游玩，被永王請去參謀軍事。後永王造反，李白逃去。永王敗死，李白也犯了死罪；幸得郭子儀竭力保全，充軍到夜郎地方去。不久，皇帝大赦放回。夜郎在如今貴州省西面。

李·賀·皇。——唐朝宰相李德裕，是賀皇地方人。德裕的父親吉甫，和當時的宰相牛僧孺反對，各自立黨，互相破壞，當時稱爲「牛李之黨」。後吉甫死，德裕在武宗皇帝時候，做宰相，威權極大。到宣宗皇帝時候，聽信了反對方面人的話，把李德裕降官，做崖州司戶。宇文——隋文帝姓楊，名堅，原是北周朝的宰相，後奪了北周的國，自立爲隋朝。北周朝皇帝姓宇文。文帝把姓宇文的人統統殺死。後文帝病重，太子楊廣，使大將宇文述帶兵圍住宮門；又使張衡進宮去殺死文帝，楊廣稱爲煬帝。後煬帝也被宇文述的兒子宇文化及殺死。隋朝便亡。司馬——三國時候，魏國大臣司馬懿，魏明帝死後，和曹爽同受託孤的遺詔，管理政事。後，何晏勸曹爽削去司馬懿的權，一時曹爽的威權極大，但不久被司馬懿殺死。粉·白——三國時候，魏國何晏，歡喜擦粉的權，一不輪到什麼地方，總是粉白不離手。又走路時，常常看着自己的影子。李·固——後漢時候，李固做大臣時，辦事十分嚴明；被他革去無用的官，共有一百多人。一時，怨恨的人很多。這時，梁

冀的權柄很大，大家都在梁冀跟前說李固的壞話，說送皇帝喪的時候，路上人都流淚，獨李固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胡粉便是糊粉。崔浩毀佛——南北朝時候，魏國的崔浩最反對佛教；做司徒官，權力極大，常對魏王說，佛是迷信害人的，應該把一切寺院封鎖起來。後來魏王到長安的佛寺去，見寺裏藏着兵器極多，崔浩便把國裏的和尙一齊殺死，所有寺院一齊打毀。後來崔浩因寫國史，因犯了不敬的罪也被殺。

湯楊二人詩

湯中丞莘來聘湖上云：『小橋隔岸時通馬，細柳如烟不礙鶯。』江西楊子載偶成云：『漁燈欲滅見漁火，細雨無聲添落花。』

詠釣臺

胡偉然釣臺云：『在昔披裘客，浮名著意逃，江流日趨下，益見釣臺高。』錢相人方伯釣臺云：『圖畫功名安在哉，高風千古一漁臺。此情惟有江

潮解，流到灘前便急回。」余過釣臺，見石刻林立，獨愛此二首。

題畫詩最妙者

題畫詩最妙者，徐文長畫牡丹云：「毫端頃刻百花開，萬事惟憑酒杯；茅屋半間無住處，牡丹猶自起樓臺。」唐六如畫山水云：「領解皇都第一名，猖披歸臥舊茅衡，立錐莫笑無餘地，萬里江山筆下生。」余之掃墓杭州也，蘇州陸生（鼎）畫扇贈云：「一枝蘭槳鴨頭波，兩個漁翁載酒過，好看舊山似新婦，迎門先爲掃雙蛾。」詩中用虎點綴者最少。吳尊萊有句云：「樵聲密雲隔，虎跡落花封。」雪嶠大師有句云：「殘雪枝頭雪未消，熟眠老虎始伸腰。」唐人句云：「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

研露老人詩

崔尙書應階督浙，聞自稱研露老人，書扇贈歌者櫻桃云：「柳禪花嬌已斷魂，春風空自與溫存，歌筵一曲當年事，猶識金環舊指痕。」

西湖詩

松江何嘯客，有西湖詩四十首，或誦二首云：「秦亭山頭煖氣勻，秦亭山下早梅新，嫁郎願嫁秦亭住，占得梅花第一春。」「長短蘭橈拂渚汀，聲聲簫鼓集西冷，爲誰唱出桃花曲，儘著簫郎簾外聽。」

非個中人不解

詩改一字，界判人天，非個中人不解，齊己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幾枝開？」鄭谷曰：「改幾字爲一字，方是早梅。」齊乃下拜。某作御溝詩曰：「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以示皎然，皎然曰：「波字不佳，」某怒而去。

皎然暗書一中字，在手心待之。須臾其人狂奔而來曰：「已改波字爲中字矣！」皎然出手心示之，相與大笑。

到死無一筆

沈存中云：「詩徒平正，若不出色。譬如三館楷書，不可謂不端整，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此言是也。然求佳句，詩便難作。戴殿撰有祺句云：「但得閒身何必隱，不耽佳句易成詩。」

用事清切

宋人詠五月菊云：「爲嫌陶令醉，來就屈原醒。」詠十月桃云：「劉郎再來歲云暮，王母一笑天爲春。」兩用事俱清切。近日姜紹渠詠諸葛菜云：「至昧於今思淡泊，軍行到處寓農桑。」

陶令醉——晉朝的陶淵明，徵彭澤令，稱爲「陶令」。他生性歡喜吃酒，歡喜菊花，寫的詩文極清淡浪漫。屈原醒——戰國時，楚國大臣屈原，被奸臣陷害，革去官位，離開了楚國，屈原十分悲哀；又記念祖國，寫成一篇離騷，說：「衆人皆醉，而我獨醒！」後，屈原自己跳在汨羅江裏沉死。

數也

已卯秋，陳竹香從都門來，替余長女成姑議婚，所議者曹來殷舍人也。誦其句云：「水連鐵甕無邊白，山到金陵不斷青。」余極賞之。陳以書寄曹，曹欣然允諾。兩家已有成說矣。適蘇州故人蔣誦先別牒不已，遂定蔣而辭曹。嫁未半年，女與壻俱亡。數之不可挽也如是。曹旋入詞林。

詩可以興

聖人稱詩可以興，以其最易感人也。王孟端友某，在都娶妾，而忘其妻。王寄詩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知否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其人泣下，卽挾妾而歸。

真學者之言

杭州汪秋御夫人程慰良，詠秧針云：『陌旁柳線穿難定，水面羅紋刺不禁。』可謂巧而不纖。又有句云：『事從悟後言皆物，詩到工時心更虛。』真學者之言。有二女皆能詩，長女坤和母句云：『松留石下千年藥，雨引池中二寸魚。』次女婢云：『皓日穿窗飛野馬，平池貯水數浮魚。』

野馬——莊子裏有一句：『野馬也，塵埃也。』野馬，是說水面上的一層霧氣，是極小的水點結成的。

王太守母夫人詩

王生同太守母夫人楊氏，江都人，爲昭武將軍諱捷者之女孫。詠琴云：
一游魚浮水聽，大蟹出沙行。一年十九生生同，十四日而亡。故生同有十四
日兒譜行世。

龔立夫詩

余入學，年纔十二，龔立夫名本者亦髻年，同覆試時，立夫著繡領紅袴，
爲學使王交河先生所呵。今五十餘年矣，老而不遇。有人傳其看庭桂一首
云：一牡蠣牆陰碧蘚封，連蟻古幹影重重，曉風吹過葉微動，夜雨瀆來香更
濃。好就曲欄敷坐具，時從幽境策吟筇，天香滿院娛清晝，一任泥深斷客縱。

前輩之愛才如此

余泊高郵，邑中詩人孫芳湖，沈少宰。吳螺峯，招遊文遊臺。是東坡、莘老、少游、定國、四人遺跡。席間沈自誦其春草云：「山經燒後痕猶淺，雪到消時色已濃。」余甚賞之。屏上有王樓村詩云：「落日倒懸雙塔影，晚風吹散萬家煙。」真臺上光景，螺峯云：「樓村以七律一聯，受知於宋商邱中丞，遂聘在門牆，列江左十五子中，大魁天下。」詩云：「尊中臘酒翻花熟，案上春聯帶草書。」不過對仗巧耳！前輩之愛才如此。十五子中，宰相尙書，不一而足。惟李百藥一人，以諸生終，而詩尤超絕。

較勝有目者

熊觀察學驥，字蔗泉，自楚中歸，兩目盲矣！其晉接周旋，較勝有目者，居

秦淮水閣，與余晨夕過從。死前半月，賦秦淮雜詠云：「秦淮三月畫簾開，便有遊人打槳來。燕子不歸春又暮，幾家閒煞好樓臺。笑語勾留畫舫停，紅妝綠鬢影娉婷。簾前燈映樓頭月，十里人家一畫屏。」亡後，余哭之哀。作輓聯云：「生祭有祠，楚國至今歌善政；風騷無主，秦淮那可喪斯人！」

饒有唐音

六合孝廉張廷松，清才不壽，詩不多而饒有唐音。古意云：「荷葉風香隔水涯，吳姬濕槳濕裙紗。晚來滿載新蓮子，月上橫塘正到家。」

詩才清妙

金壇虞廣文景星，康熙壬辰進士，年八十餘，與余相遇蘇州。詩才清妙，都未付梓。偶成云：「貧不賣書留子讀，老猶栽竹與人看。將雪論交人尙暖，

與梅相對我猶肥。一解組云：「人情驗自休官後，我意渾如出夢時。」訓兒云：「偶然爲汝父，未免愛吾兒。」

陶西園詩

王戌余與陶西園鏞，俱以翰林改官！陶先乞病，庚午余亦解組隨園。陶與余同踏月云：「偷得閒身是此宵，白門何處不瓊瑤？芒鞋醉踏三更月，猶認霜華共早朝！」壬申余從陝西歸，陶方起病赴都。見贈云：「草草銷魂過白門，故人招我住隨園；同看昨歲此時雪，仍倒空山累夕尊。竹壓千竿青失影，峯鋪四面白無痕；君行萬里詩奇絕，何意重逢一快論。」余置酒出路上，詩相示，陶讀至扁鵲墓云：「一坏尙起膏肓疾，九死難醫嫉妒心。」不覺淚下。詢其故，爲一愛姬，被夫人見逐故也。余欲安其意，適家婢招兒，年將笄矣，

問肯事陶官人否？笑曰：「諾！」遂以贈之。正月七日，方毓川掌科，王孟亭太守，朱草衣布衣，呂星垣進士，添箱贈枕，各賦催妝。陶有詩云：「脫贈臨歧感故人，相攜風雪不嫌貧；當他意處無多少，未老年華欲仗身。」余和云：「故人臨別最銷魂，萬里攜囊撲被身；欲折長條無別物，自家山裏一枝春。」十餘年後，陶從山右，遷楚中司馬，挈招兒再過隨園，則子女成行矣。子時行，小名佛保，亦能詩。聽雨云：「連朝三日碧苔生，疎館蕭條夜氣清；紅燭當筵花拂帽，愛聽春雨到天明。」雨窗云：「照眼花枝亞短牆，曉看風雨太顛狂；生憎簾捲危檐近，點點飄來濺筆床。」佛保入泮後，年二十，以瘵疾亡。

扁鵲——三國時候，盧城地方有一個好本領的醫生，名扁鵲。他醫病用藥針，極危險的病，一針便痊愈。後人稱好的醫生，都稱為「盧扁」。盧城，在如今山東長清縣西面。膏肓——膏

育，是人肚子裏的腸膈膜。春秋時候，晉國王害病，到秦國去請一個好醫生名綏的來治病。那醫生未曾到晉國，晉國王做夢看見兩個小孩子，一個說道：那人是一個好醫生，他來便要殺死我。我們逃到什麼地方去呢？一個孩子說道：去躲在育的上面，育的下面，他便沒有方法害我了！後來醫生來了，看了晉王的病，諸道沒有方法的了。病在育的上面，育的下面，後人說病重，便說「病入膏肓。」

曾南村詩

山東曾南村尙增，風貌偉然，以庶常改知蕪湖。常詩戲西園云：「幾載柴桑爲刺史，當年元亮是州民。」因西圃居蕪湖故也。同舟訪余白下，一路唱和云：「潮通燕子趨京口，帆帶蛾眉認小姑。風微漁火重生燄，寺僻鐘聲半代更。」皆佳句也。後刺郴州，署中不戒於火，女以救母故，與母俱焚。郴人爲立孝女祠。南村亦以悻卒。

楊清恪公詩才清妙

漕帥楊清恪公錫紱，德望冠時，而詩才清妙。夜行云：「好風潛入夜，明月正當頭，宇碧兼空闊，舟輕足泳游。微涼雙袖薄，小照一螢流。此意憑誰識？前磯有釣鈎。」楊村云：「微雲不成雨，片月復宵明，柳外烟無際，河邊市有聲。飛流緣漲急，氣肅爲秋清，咫尺楊村近，吾宗有送迎。」泊北夏口云：「舟維涼雨後，人坐晚燈初，葉濕全低柳，波寒不上魚。攬衣嫌葛細，得酒愛更餘，亦有耽吟客，瑤篇孰起予。」夕陽云：「一棹秋風裏，行行又夕陽，飛還鴉影亂，舞罷柳絲黃，客意衝山急，帆陰臥水涼，何人方獨立，覓句向蒼茫。」

裘文達公詩（一）

裘文達公曰修，與余同出蔣文恪公門下。己未入都，過阜城，悅女校書

采玉，意殊拳拳，後乞假歸觀，余送行詩戲云：『阜陽女兒名采玉，當筵一曲歌楊柳，今日臨卽負弩迎，可還杜牧尋春否？』又十年，余入都補官，裘典試江南，相逢荏平。道上見贈云：『車中遙指影翩翩，忽訝相逢古道邊，粗問行藏知大概，諦觀顏色勝從前。南來我愧山濤鑑，北去君夸祖逖鞭；後會分明仍有約，歸程期在暮春天。』是夜宿旅店，見余壁上有詩，和其後云：『漫空飛絮攪春情，十日都無一日晴，水斷虹橋迷古渡，雲埋雉堞隱孤城。故人已別心猶惜，舊壁來看眼忽明。我正聳肩閒覓句，不勞津吏遠相迎。』己卯秋，裘又典試江南，到山中，爲余誦之。

負弩——大弓，稱傲弩。負弩，是奴僕做的事體。漢朝司馬相如，四川地方人，他不得意的時候，和卓文君在臨邛地方賣酒；文君的父亲卓王孫，十分有錢，看不起司馬相如。後司馬相如到

四川來做官，四川地方官走出城去迎接，縣官背着大弓，走在前面，卓王孫送牛酒給司馬相如。

(二)

公出使伊犁，襄贊軍事。在黃制府行臺，卽席有作云：「使相鈞衡大將旗，西來賓閣喜追隨，談深席上杯行數，坐久窗間日過遲。任事肩無旁卸處，安邊功是已成時，天兵討叛非勤遠，此意須教萬姓知。」又元旦試筆云：「年年染翰揮毫手，乍喜金韉控鐵驄。」嗚呼！以一書生，而能走萬里，贊軍機，與沈文愨公，以詩人而受帝寵者，皆近今所未有。可稱吾榜中得人最多，張乖厓不得擅美於前。

沈文愨——清朝詩人沈德潛，號歸愚，乾隆年間的進士，年紀七十歲，皇帝十分敬重他，稱爲「老名士」。官做禮部侍郎，年九十七歲死。死後，封「文愨公」。

其信然歟

盧雅雨先生，轉運揚州，以漁洋山人自命。嘗賦紅橋修禊四章，一時和者千餘人。余俱未見，而先生原唱，余亦不甚愛誦也。及其致仕，留別揚州詩，竟成絕調。真所謂歡愉之詞難工，感愴之言多妙耶！其詞曰：「脫却銀黃敢自憐，不才久任受恩偏。齒加孫冕餘三歲，歸後歐公又九年。犬馬有情仍戀主，參苓無效也憑天。養痾得請懸車日，五福誰云尙未全？平山迴望更關愁，標勝家家醉墨留。十里亭臺通畫舫，一年簫鼓到深秋。每看絳雪迎朱旆，轉似青山戀白頭。爲報先疇墓田在，人生未合死揚州。長河一曲繞柴門，荒徑遙憐松菊存。從此風波消宦海，始知烟月足家園。歲時社集牛歌好，鄉里筵開鶴髮尊。癡願無多應易遂，杖朝還有引年恩！一鳴呼！後公果將杖朝矣，乃

竟不得考終。余弔之曰：「潘岳閒居竟不終，褚淵高壽真非福。」列子云：「當生而生福也，當死而死福也。」其信然歟？

漁洋

——清朝詩人王士禛，別號「漁洋山人」。

年輕時候，做揚州推官，公事完畢，常常和

朋友坐着船在紅橋游玩。他寫的秋柳詩最有名，人稱爲「秋柳詞人」。

銀黃——漢朝時候，

官印分金銀兩種，銀是銀印，黃是金印。脫却銀黃，是說不做官了。

五福——

尙書裏有五福：「

一曰壽，二曰福，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牛歌——

戰國時候，齊國桓公訪尋有

才學的人。有一天，在城外遇到一個人穿着布衣，拉着牛車，在唱着歌。他名喚寧戚，桓公便迎

接他去做宰相。

引年——

古時，年紀到八十歲，可以拉着拐杖去朝見皇帝。引年，是說比較年

紀，又是有才學道德的人，皇帝便請他做官。

閒居——

晉朝文人潘岳寫一篇閒居賦，說明自

己的志向。後來被孫秀冤枉，一族人都殺死。

褚淵——

宋朝時候褚淵，在明帝朝做大官。明帝

臨死，把國家大事託給褚淵、袁粲兩人。後來蕭道成造反，滅去宋朝。褚淵又在蕭道成朝中做司

徒官。稽淵的弟弟說道：稽淵年輕時候，名譽品行極好，如今却壞到這個樣子，真是家門不幸，使他投降這後朝。倘使他在前朝做中書郎時便死，豈不是完全一個好人嗎？如今名譽品行都壞了，却是長壽害了他呢。

措詞之切

余髻年入泮，人來相賀，而余不知其何以賀也。讀宋人李昉贈賈黃中童子云：「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方知古人措詞之切。

聲音不同

聲音不同，不但隔郡州，並隔古今。穀梁云：「吳謂善伊爲稻緩，淮南人呼母爲社。」世說王丞相作吳語曰：「何乃淘，唐韻江淮以韓爲何。」今皆無此音。

稻緩——地土肥美，稻穀收成好的地方，稱爲「稻緩」。蘇州人稱爲「善伊」。見穀梁傳。
爲社——江北淮河一帶地方人，喚母親爲「社」。淮南子裏有「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
何乃淘——吳國口音，說怎麼樣走，稱爲「何乃淘」。晉朝時候，劉眞長去見宰相王導，祇見王導拿肚子推着棋盤道：「何乃淘？」劉眞長出來對人說道，不見別的，祇聽得宰相說吳語。

爽然若失

偶見坊間俗韻，有以真、元、通、庚、青者，意頗非之。及讀三百篇，爽然若失。山榛隰苓，十蒸通九青；有鳥高飛，亦傳於天。彼人之心，於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是一先十一真十蒸俱通也。楚辭肇錫余以佳名，字余曰靈均。八庚通十蒸也。其他九歌九辨，俱九青通文元。無怪老杜與某曹長詩，末字韻旁通者六；東坡與季長詩，汁字韻旁通者七。

唐人不以爲嫌

余祝彭尙書壽詩，七虞內誤用餘字，意欲改之。後考唐人律詩，通韻極多，因而中止。劉長卿登思禪寺五律，東韻也，而用松字。杜少陵崔氏東山草堂七律，真韻也，而用芹字。蘇頲出塞五律，微韻也，而用磨字。明皇饒王駿巡邊長律，魚韻也，而用符字。李義山屬對最工，而押韻頗寬。如東冬蕭肴之類，律詩中竟時時通用，唐人不以爲嫌也。

署門

沈總憲近思，在都無眷屬，項霜泉嘲之云：「三間無佛殿，一個有毛僧。」魯觀察之裕，性粗豪而屋小。署門曰：「兩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薛徵士雪，善醫而性傲。署門曰：「且喜無人爲狗監，不妨喚我作牛醫。」

狗監——古時宮裏掌管皇帝打獵用的獵狗的太監，稱爲狗監。漢朝時候，四川人楊得意做狗監，他和文人司馬相如是同鄉。司馬相如寫一篇子虛賦，楊得意送去給皇帝，讀了十分稱贊。說道：我怎麼不能和寫這篇文章的人，生在同一個時代呢？楊得意說：這是臣同鄉人司馬相如。皇帝便喚司馬相如進京去，給他做大官。

成衛宗詩

同年成衛宗，宰南安，小婢春桂於後園獲石印，文曰：「忠孝傳家。」成題云：「孔龜張鵠難重觀，此石摩挲亦頗宜；愧我平生期許在，儘教世守作良規。」余宰江寧時，聘史茗湄爲記室，成識之於署中。後爲臺灣司馬，史館馮觀察家，相見甚懽。秩滿將西渡，留別史云：「卅年舊雨各西東，忽漫相逢大海中，自是壯懷同作客，不堪衰鬢已成翁，世情轉燭貧交久，物態浮雲老

眼空，他日故園應聚首，一樽相對話松風。」

孔龜——晉朝孔愉，有大功封「餘不亭侯」。孔愉在不得意的時候，走過餘不亭下面，看見一個賣烏龜的，孔愉便買去把烏龜放在溪水裏；那烏龜在水中，常常把頭向左回過來望着孔愉，後來孔愉封爲「餘不亭侯」，造一座印，那印上鑄一個龜的頭，是向左轉的。運造了三次，都是向左轉的。張鶴——古時張顯，做梁朝的宰相。有一天，張顯見一隻鶴飛下地來，變成一塊圓石；張顯把圓石打破，裏面有個黃金印，印上有「忠孝侯印」四字。

詩讖

寇萊公夢中詩云：「渡海只十里，過山已萬重。」後貶雷州渡海，方悟前詩成讖。范文正公詠月云：「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後終於參知政事。

姑通文史

姑母嫁沈氏，年三十而寡，守志母家。余幼時即蒙撫養，凡浣衣盥面事，皆依賴於姑。姑通文史，余讀盤庚大誥，苦聾牙，姑爲同讀，以助其聾，嘗論古人不喜郭巨，有詩責之云：「孝子虛傳郭巨名，承歡不辨重和輕，無端枉殺嬌兒命，有食徒傷老母情。伯道沉宗因縛樹，樂羊罷相爲嘗羹，忍心自古遭嚴譴，天賜黃金事不平。」余集中有郭巨埋兒論，年十四時所作，秉姑訓也。

聾牙——文章字音相同，不能讀得清楚的，稱爲「聾牙」。韓愈文裏有兩句：「周誥殷盤詰屈聾牙。」周誥便是大誥，是周朝皇帝的文章。殷盤便是盤庚，是殷朝皇帝的文章。兩篇文章都在尙書裏。郭巨——漢朝時候，郭巨家裏十分窮苦，又十分孝順母親，夫妻兩人吃着粗飯，買魚肉專供母親吃。母親得了魚肉，便分給孫子吃，因此魚肉很快的吃完了。郭巨也沒有錢常常去買魚肉，他便和妻子商量，要活埋死兒子，待到掘下地去三尺深，便得到一鍋子黃金，黃金上面寫着一行紅字道：「天賜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樂羊——戰國時候，魏國大將樂

羊，帶兵去打中山國，樂羊的兒子，在中山國裏被中山國王殺死，煮成肉羹，送一碗羹給樂羊，樂羊把一碗吃完。後來樂羊到底打破了中山國，魏文侯封樂羊的功名，但心裏常常疑心樂羊的心太狠。

先輩之愛才如此

江西帥蘭臯先生，名念祖，督學浙江。一時名宿，都入網羅。半皆蘇耕餘廣文爲之先容，蘇故癸巳進士，長於月旦，吾鄉名士，多出其門。惟余年幼未往，帥公來時，余年十九。考古學賦，秋水云：「映河漢而萬象皆虛，望遠山而寒烟不起。」公加歎賞。又問：「國馬公馬何解？」余對云：「出自國語註，自韋昭至作何解？」枚實不知。繳卷時，公閱之曰：「汝輕年，能知一馬出處足矣！何必再解說乎？」曰：「國馬公馬之外，尚有父馬，汝知之乎？」曰：「出史

流平準書。』曰：『汝能對乎？』曰：『可對母牛。出易經說卦傳。』公大喜，拔置高等。蘇先生聞之招往，矜寵以不早識，面爲恨，先輩之愛才如此！後帥公爲陝西布政使，竄死臺上。余賦五古哭之，末四句曰：『青蠅宦海飛，白骨沙塲拋；何當抱孤琴，塞外將魂招！』

國馬公馬——國馬公馬，見周禮。國馬，是說不同種的馬，一國有一國的馬種。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等，都是的。公馬，是說六種馬，便是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騫馬、種馬等。父馬——父馬，便是雄馬。青蠅——青蠅，是比方專在背地裏說人壞話的人。詩經裏有一句：『營營青蠅。』

似是而非之語

詩有正喻夾寫，似是而非之語最妙。王介社詠鐵馬云：『依人簷宇下，底作不平鳴。』香亭阻風云：『想通天上銀河易，力挽人間風氣難。』周之

桂詠秋暑云：「傍曉燈偏光燄大，罷官人更熱中多。」董曲江太史過十八灘云：「漫誇利涉乘風便，始信中流立脚難。」周詩成時，適有罷官者，冒酷暑入都，讀者愈覺其佳。

措辭雋雅

余少時氣盛跳盪，爲吾鄉名宿所排。惟柴秀才名致遠，號耕南者，一見傾心。乙卯春，柴讀書孤山，余寄札云：「秋將至矣，頗欲掩帷春實佳哉，未能端坐。」餘數行泛論友朋。柴答云：「赤燁未來，青春可愛。足下端坐未能，僕且嬾索香熏矣。來書惓惓人物，此間俗子如春萍，何從覓佳客？昨無聊閒步登孤山之巔，折梅誰贈？可憐可憐！某某輩僕不能定其爲人。鄙意以仲翔針芥之言，求知己，以君子全交之道，待泛交。如是而已。晴日早來，當以此論質

之通老。余愛其措詞雋雅，有谷子雲筆札之妙，藏篋中五十餘年。耕南夜遊孤山有句云：「月行疑踏水，花坐當熏衣。」後客死廣西。己亥年，余至其家，夫人出見，白髮蕭然，有陸魯望重過張處士故居光景。

二語險絕

丙辰春，余欲西行，苦無路資。適耕南之兄東升，就館高安，挈余同至署中，贈金一笏，裁得裹糧。至粵，一路舟中聯句。過鄱陽湖，野有樹，大可蔽牛，已朽折委地矣！旁一小枝，穿根而出，高十丈餘。相傳明太祖與陳友諒戰時，此樹代受砲，故封爲將軍，至今尙有燒灼痕。柴首唱云：「大樹兵火餘，枯根尙委地。」余續云：「曾抱紀信忠，一死代漢帝。」柴云：「輪囷根盤存，焦枯枝葉棄。」余云：「叢叢莓苔痕，鬱鬱霜露氣。」柴云：「祖榦扶桑傾，孫枝小龍

繼。『余續云：『穿出盤古墳，猶作拏雲臂。』東升歎曰：『二語險絕，可不必續成矣。』彼此一笑而罷。東升贈余五古，僅記二句云：『浩氣盤九疑，晴襟豁萬谷。』嗚呼，當日無柴君，則余何由得見金公，又何由得從粵西至都下哉！後戊戌年，余往杭州訪柴，鄰人云：『全家都在廣東。』東升亡後，未曾歸葬。余哭以詩載集中。

知己之恩

余弱冠時，與王復旦卿華爲至交。其父星望公，官御史。丙辰春，余從廣西入都，卿華舉浙江鄉試。漏盡作家信，報其尊人，猶再三道，余不置。已而同到京師，彼此失意，往來更密。其大父子堅先生，亦以國士相待。次年八月，卿華歸娶，同騎馬至彰義門外，兩人泣別。戊午秋，星望公病篤，猶讀余闈墨，許

爲第一。初十日榜發，余獲雋，而先生卽於是日委化。余感生平知己之恩，往視含殮，顏色慘悽。其戚唐某，疑余落第，再三道屈，坐客無不掩口而笑。卿華贈余改官云：「朝士盡將韓愈惜，都人爭作李邕看。」又數年聞，其再落第，縊死長安。余哭以七古一章，載集中。已亥春，余歸杭州，訪其墓，則四至塹道，被勢家侵佔，爲告之官，而斷還其後人。

已得子矣

余六十三歲，方生阿遲，時家弟春圃觀察，在蘇州勾當公事。接江寧方伯陶公飛檄文書，意頗驚駭，拆之，但有紅牋十字云：「令兄隨園先生，已得子矣。」常州趙映川舍人詩云：「佳問有人馳驛報，賀詩經月把杯聽。」

恰有意義

隨園詩話 第十二卷

余弱冠在都，卽聞吳江布衣徐靈胎，有權奇倜儻之名。終不得一見，庚寅七月，患臂痛，乃買舟訪之，一見懽然。年將八十矣，猶談論生風。留余小飲，贈以良藥。門鄰太湖，七十二峯，招之可到。有佳句云：『一生那有真閒日，百歲仍多未了緣。』自題墓門云：『滿山靈草仙人藥，一徑松風處士墳。』靈胎有戒賭戒酒勸世道情語，雖俚，恰有意義。刺時文云：『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爲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治平及世亂時詩

唐當治平時，或詠所見曰：『可惜數枝紅豔好，不知今夜落誰家？』及世亂矣，或詠所見曰：『無窮紅豔烟塵裏，蹀馬分香散入營。』

老舉人

廣東稱妓爲老舉人，不知其義。問土人亦無知者。偶閱唐人北里志，方知唐人以老妓爲都知，分管諸姬。使召見諸客一席四饗，燭上加倍，新郎君更加倍焉！有鄭舉舉者，爲都知，狀元孫僱頗惑之。盧嗣業贈詩云：『未識都知面，先輸劇罰錢。』廣東至今有老舉之名，殆從此始。

尙有風趣

謝深甫云：『詩之爲道，標舉性靈，發舒懷抱，使人易於矜伐。』此言是

也。然如杜審言臨終，謂宋之問曰：「不見替人久壓公等，袁嘏自稱已所作詩，須以大材進之，不爾飛去。」言雖夸尙有風趣。漢桓帝時，馬子侯自謂知音，彈陌上桑，左右盡笑。而子侯猶搖頭自得，則豈獐太過矣。今之未諧競病，而詩狂欲上天者，毋乃類是。

久壓——上面大官，長久不死，下面小官不得上陞，稱爲久壓。唐朝杜審言害病很久，宋之問武平一班人去望他的病，杜審言說道：我活在世上，久壓公等，祇恨找不到可以替代的人競病。——南朝曹景宗，打勝仗回來，皇帝在「華光殿」賞酒，分韻寫詩，好的韻都被人用完了，祇有競病兩韻字。曹景宗便提筆寫道：「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試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俱當錄之座右

孫興公說：「高輔佐如白地光明錦，裁爲負版袴，雖邊幅頗闊，而全乏剪裁。」宋詩話云：「郭功甫如二十四味，大排筵席，非不華侈，而求其適口。」

者少矣。一以衣喻文，一以食喻詩，作者俱當錄之座右。」

佳句

淮南程氏，雖業禹莢甚富。而前後有四詩人，一風衣名嗣立，一夔州名
鑿，一午橋名夢星，一魚門名晉芳，四人俱與余交。而風衣夔州求其詩不得，
魚門雖呼午橋爲伯父，意頗輕之。余曰：「午橋先生，古風力弱，近體風華，不
可沒也。」如看花不果云：「蠟屐也思新草色，病醒偏負曉鶯聲。」贈僧云：
「樓前常設留賓榻，巖下多栽獻佛花。」桐廬云：「百里烟深因近水，一年
秋早爲多山。」皆佳句也。

青樓

齊武帝於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是青樓乃帝王之居，故曹植詩：

「青樓臨大路。」駱賓王詩。「大道青樓十二重。」言其華也。今以妓爲青樓誤矣。梁劉邈詩曰：「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殆稱妓居之始。

桑梓

小雅「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考上下文，並無鄉里之說。張衡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真人南巡觀舊里焉。」後人因之，遂以桑梓爲鄉里。

初無意見

宋潛溪曰：「人皆云陶淵明不肯用劉宋年號，故編詩但書甲子，此誤也。陶詩中凡十題甲子，皆是晉未亡時。最後丙辰，安帝尙存，瑯琊王未立，安得棄晉家年號乎？」其自題甲子者，猶之今人編年纂詩，初無意見。

黃魯直爲益公題跋所譏

黃魯直詩，月黑虎夔夔，用少陵課伐木詩序云：「有虎知禁，必昏黑控突，夔人屋壁。」夔者，夔州人也。魯直以夔字當窺字解，爲益公題跋所譏。

竟不曾見過通志

郭注爾雅，闕逢攝提格未詳。司馬貞索隱，以爾雅爲近。今所作所記年名，不符古鐘鼎，從未有以闕逢攝提紀年者。鄭夾漈曰：「今人編年，好用爾雅名，甲爲闕逢，乙爲旃蒙，是以一元大武爲牛也。」夫隱語爲智井逃難之言，豈可施於簡編乎？顧寧人有古人不以甲子紀歲之說，又云：「古人不以王父字爲字。」按通志歷舉春秋時，以王父字爲字者，八十餘條。顧最博雅，竟不曾見過通志何耶？

管井——春秋時候，將軍還無社和申叔展在軍隊裏不能說秘密話，便用猜謎的法子說話。叔展說道：有麥麴嗎？回答說：沒有。又問：有山鞠窮嗎？回答說：沒有。又問：河魚肚子裏害病怎麼樣？回答說：看着管井裏去找尋他。麥麴、鞠窮、河魚腹疾，都是謎語。麥麴窮，是抵敵濕氣的；倘然沒有抵敵濕氣的藥，那便如河裏的魚，長久在水裏，便要肚子裏害病了。叔展的意思，是要使無社去躲在泥水裏，無社明白叔展的意思，所以說：「當目視于管井而搔出之。」管井，便是枯井。

棋喻

吳冠山先生言散體文如圍棋，易學而難工。駢體文如象棋，難學而易工。余謂古詩如象棋，近體如圍棋。

詠菊

何南園詠野菊云：「絕無人處偏逢我，不寄籬邊獨羨君。」寫野字妙。

李琴夫詠瓶菊云：「未許園林終晚節，不妨風雨到重陽。」寫瓶字妙。李又

有「風定雨絲直」五字亦佳。

可觀易可讀難

魚門太史云：「古文有可讀者，有可觀者。」余謂詩亦然，有可觀者，可觀易，可讀難。

顧秀才詩

鮑雅堂之妹，詩人步江女也。名季媿，工吟詩。金棕亭贈云：「續史正堪兄作伴。工吟恰好父爲師。」己卯冬，余在揚州，見門生劉伊，有遊平山詩冊，作者十餘人，俱押卮韻。余獨賞如皋顧秀才駒，「清響忽傳樓外笛，嚴寒爭避手中卮」之句。後官湖北歸，卜築於如皋百步。余過其居，主人感二十年前知己，欣然款接。宴飲水窗，出新詩相示。西湖云：「白沙堤外盪舟行，烟雨

空濛畫不成，忽見斜陽照西嶺，半峯陰間半峯晴，花塢斜連花港遙，夾堤水色淡輕綃，外湖艇子裏湖去，穿過湖西十二橋。『虎邱云：』片石尙留金虎迹，千花都是玉人魂。』

十二橋——西湖中央有兩條堤，一是蘇公堤，是蘇東坡造的；一是白公堤，是白樂天造的。蘇公堤上有六座橋：一是跨虹橋，二是東浦橋，三是壓堤橋，四是望山橋，五是鎖澗橋，六是映波橋。裏湖也有六座橋，是明朝楊孟暎造的。一名環璧，二名流金，三名臥龍，四名隱秀，五名景行，六名澹源，共是十二橋。

正與此意相反

余過如皋，訪冒辟疆水繪園，荒草廢池，一無陳迹。惟敗壁上有斷句云：『月因戀客常行緩，風爲吹花不忍狂。』劉霞裳有句云：『一片亂紅吹滿』

地，看來最忍是東風。」正與此意相反。

水繪園——明末時候，如皋地方冒辟疆，號巢民，有才學，和桐城地方的方以智，宜興地方的陳慧貞，商邱地方的侯方域，稱爲「四公子」。到了清朝，都不做官，住在家中著書。冒辟疆家中有「水繪園」，山水清秀，天天賓客不斷。「四公子」在當時極有名氣。

風情獨絕

杭州何春巢，年少耳聾，而風情獨絕。有秦淮竹枝云：「猩紅一點著櫻唇，淡抹春山黛色勻，壓鬢素馨三百朵，風來香撲隔河人。遠近聽來笑語聲，板橋西畔泛舟行，尋常一柄芭蕉扇，搖動春蔥便有情。蘭橈最是晚來多，萬點紅燈映碧波，我已三更鴛夢醒，猶聞簾外有笙歌。夕陽兩岸畫樓臺，紅藕香中一棹回。別有芳心卿不解，扁舟豈爲納涼來！」

十字概太白生平

吾鄉王百朋先生，過李白廟云：「氣吞高力士，眼識郭汾陽。」只此十字，可以概太白生平。

高力士——高力士，唐明皇宮中的太監，做大官，極有權勢。李白在明皇前酒吃醉了，喚高力士替他脫靴，力士心中十分恨他。郭汾陽——唐朝大將郭子儀，在不得意的時候犯法，李白竭力救他出獄，後立大功，封爲汾陽王。世人稱他爲郭汾陽。

俱有東坡風味

郭明府起元，字復堂，閩中孝廉，受業於蔡聞之宗伯。蔡爲理學名儒，而郭以任俠聞。蔡有家難，郭爲證佐。至受官刑，交臂歷指，口無二辭。後宰盱眙，與余同官。有客中秋思一絕云：「銷魂何處盼仙槎？客鬢逢秋白更加。遙指

斷橋垂柳岸，前年曾宿那人家。『贈方南堂云：』一瓢自可輕千乘，三徑還堪抵十洲。』比舍云：『薰衣香出紅窗外，芟草聲喧綠樹邊。』其母夫人陳玉瑛，自稱左芬侍史。佳句云：『欲別難爲別，吞聲古渡頭，妾心如此水，相送下渝州。』劉悔菴有句云：『石交惟舊硯，火伴是寒爐。』陳古漁弔六朝松云：『劇憐兒輩不及見，真似古人難再生。』俱有東坡風味。

十洲——十洲記裏說：漢武帝訪求神仙，見西王母、王母，說道：大海裏有十個洲，便是：『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這十個洲都有神仙來往，人跡不能到的。水中間的地，稱爲洲。火伴——古時軍隊裏規矩，十個人稱爲一火，因爲十個人同在一個灶裏燒火煮飯吃的，所以稱爲火伴。木蘭詩裏有：『出門看火伴。』現在同事的人，爲火伴。

父子推讓

隨園詩話 第十二卷

霞裳與其父，役於慈湖。舟覆江中，時當臘月，兩人賴衣裳，故浮水不沉。有救船至，父曰：「我老矣，速救我兒。」兒曰：「不救吾父，我不受救。」父子推讓，適又有船來，遂得兩全。陶京山明府，贈以詩曰：「本是龍門客，龍宮今到來；孝慈應默佑，風浪不爲災。」其孫渙悅，亦贈云：「從今吸盡西江水，吐屬文章更不同。」

龍門客——功名得意的人，稱爲「龍門客」。龍門是山名，山下便是黃河。傳說江海裏的魚，都到龍門山下，進龍門山的水勢極高，魚能跳進龍門，便化龍上天。後人便拿他比方人考得了功名，好似魚的跳進了龍門。西江水——傳燈錄裏說：龐居士去見馬祖，問道：不和萬法在一塊兒的是什麼？人馬祖說道：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時，便對你說。後人說學問成功，或是功名成就，都稱爲「吸盡西江水」。

寫眼前驚悸情景最真

程魚門覆舟詩，原稿寫眼前驚悸，情景最真。後改本有意修飾，轉不如前。今特錄其原作云：「揚州西去一宵程，小艇無端夜忽傾；制命不煩滄海闊，澡身先試暮流清。詩書失後無餘本，戚友來時話再生，莫嘆遭逢磨蝸重，世間風浪幾曾平？客舟猛疾勢如風，南北相持力不同，絕叫已驚身在水，舉頭猶見月如弓。慈航修至關天幸，隻履飄然悟大空。（時失去一履）攬芷牽裳平日願，險隨騷魄葬珠宮。」余賦詩調之云：「水經註疏河渠考，此後輸君閱歷深。」

善寫風水之險者

善寫風水之險者，吾鄉糧道程公光鉅。有華陽行云：「滔滔汨汨長江水，扁舟一葉天涯子。船頭船尾白浪高，片雲黑處狂風起。舟子喧呼語未終，

布帆半曳浪澆篷，桅竿百尺橫斜立，欲臥不臥奔濤中；濤湧如山高莫比，青山頭落江心裏，一傾一仄強撐風，欲上船舷見船底，小兒無知向母啼，大兒解事欲登堤，面面相看心胆折，男號女哭一齊歇，翻身擢立喚鄰舟，鄰舟早向潮頭沒，須臾岸回風勢順，回首驚魂纔一瞬，電掣雷轟萬馬驅，舉頭已到華陽鎮，華陽已到驚未平，老妻尙有念佛聲。」

不識張秀才

金陵張秀才培，饒有風味，正月間與畫師鄒若泉來，余心識之。亡何，又與常君得祿來，余轉問可認張某乎？已知即前人，自慚老眼之昏，乃誦劉梅菴詩曰：「閒行那可忘携杖，欲揖還愁錯認人。」

孫傳曾詩

杭州孫中翰傳，與余三世通家，詩才清逸。春朝云：「鶯啼迎曉霧，蝶夢怯花寒。」上已云：「人臨曲水偏愁雨，天惜桃花忽放晴。」

起句結句之妙者

近人起句之妙者，新安張節，夜坐云：「雨霽月忽滿，牆陰樹影搖。」陳月泉舟中云：「獨起對江月，滿船聞睡聲。」某春早云：「不待清明近，鶯花已自忙。」三起俱超。結句之妙者，「月中無事立，草上一螢飛。」「殷勤語江嶺，歸夢莫相妨。」「遠山深樹裏，鐘斷有餘聲。」三結俱超。惜忘題目，及作者姓名。

陸夢熊詩

丁未余遊武夷，夜泊江山，聞鄰舟有客說鬼，口杭音，余喜語怪，乃揖而

進之。其人姓陸名夢熊，字瑩若，乃吾鄉詩人也。別後蒙寄晚香堂詩，二十餘卷。曉起見雪云：「夜靜無風冷莫支，檐前凍雀早應知。關心喜見頭番雪，掃逕先扶竹樹枝。紅友有情還愛我，綠梅無夢亦相思。斷橋久廢衝泥屐，欲踏瓊瑤訪莫遲。」鵝湖寺云：「地寒花未放，僧樸語無多。」皆妙。

讀詩更應讀史

讀詩不讀史，便不知作者事何所指。李燾長編載宋真宗爲李沆還債三十萬。故宋人詩云：「新祠民祭祀，舊債帝償還。」唐書載王毛仲奏明皇，願得宋璟爲客。帝許之，故徐騎省贈陳侍郎花燭云：「坐客亦從天子賜，更籌須爲主人留。」

國爾忘家

高文端公之父，嵩瞻都統。贈弟斌云：「與君一世爲兄弟，今日相逢第二場。」想見勳貴家國爾，忘家之義。有積翠軒詩集，文端公屬余爲註釋，編上下兩卷。

雅謔

雅謔自佳，或以詩示仲小海。仲曰：「詩佳矣，可惜太甜。」其人愕然問故曰：「有唐氣焉得不甜。」蔡芷衫好自稱，蔡子以詩示汪用敷。汪曰：「打油詩也。」蔡怒曰：「此文選正體，何名打油？」曰：「菜子不打油，何物打油？」

打油詩——唐朝人張打油，寫一首雪詩道：「江上一籠統，井上黑窟籠；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後人稱凡是用粗俗字句滑稽意味寫成的詩，都稱爲「打油詩。」

俚語

前朝說部，有俚語可存者。如曉學仙者云：「服藥求長生，莫如孤竹子。」一食西山薇，萬古長不死。一戒谿刻者云：「侔門如鼠穴，也須留一個；若皆堵塞之，好處都穿破。」刺暴貴者，詠鷗吻云：「而今擡在青雲上，忘却當年窰內時。」嘲官昏者，詠繖云：「常時撐向馬前去，真個有天沒日頭。」刺好讚人者，詠蟬云：「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螿螂。」刺代人劾友者，詠金云：「黃金自有雙南貴，莫與遊人作彈丸。」

孤竹子——孤竹，是古時的國名。在周朝初奪得商朝天下的時候，有孤竹國王的兩個兒子，一名伯夷，一名叔齊；他二人不肯投降周朝，也不願吃周朝國土所長出來的米，便去躲在首陽山裏餓死。西山薇——首陽山，又名西山。伯夷叔齊，躲在首陽山裏吃着薇草。伯夷叔齊歌

裏有兩句：「登彼西山兮，採其薇兮。」鴟吻——鴟，是貓頭鷹；吻，是嘴。皇宮或是廟宇的屋角，都是裝成鳥嘴樣子，向上翹的，稱爲鴟吻。顧螳螂——「螳螂捕蟬，又有黃雀在後。」是比方說人做事要小心，好似夏天的蟬，在樹上很得意的啼着；但不知他身後已有一隻螳螂來捉他了。所以做蟬的，在得意的時候，要回過頭去看看身後有沒有螳螂。做人在得意的時候，也要回過頭去看看後面有沒有危險。雙南貴——最貴重的金子，稱爲「雙南」。古人李杲祖窮的時候，夜裏正讀書，忽有一個女子從地下攢出來，和他並坐着讀書；又慢慢的接近身來，杲祖不去理他。又問他你是什麼人，什麼鬼？那女人拿筆在書桌上寫：「許身愧比雙南」幾個字，便躲到地下去。杲祖掘下地去，掘得一籠金子。彈丸——古人韓嫣，歡喜打彈弓，拿黃金做著彈丸；每天被人拾去的有十餘粒，長安地方的人說道：「苦饑寒，逐彈丸。」

弔脫脫丞相

元人弔脫脫丞相云：「百千萬貫猶嫌少，堆積黃金北斗邊。可惜太師

無脚費，不能搬運到黃泉。」

楊郭二人詩

楊子載漫興云：「客中恍過曾遊境，夢裏常逢未見書。」郭麐秀才見贈云：「園疑曩昔曾窺處，人似生平未見書。」

耿湘門題壁

耿上舍湘門題素齋舫壁云：「背郭臨河靜不譁，一軒深築抵山家。茶煙出戶常蒙樹，池水過籬欲漂花。小睡手中書欲墮，半酣窗下字微斜。叢蘭不合留香久，勾引遊蜂入幕紗。」

詠梅

海寧陳心田寅，與諸友以禁體詠梅云：「已看無不憶，未見必先探。」

汪秋白云：「一枝懷故宅，幾度憶前生。」陳谷湖云：「交枝香不斷，一白樹難分。」顧竹坡詠綠梅云：「窺春自怯荷衣薄，倚竹誰憐翠袖寒。」俱妙。又有梅花宜稱諸詠夕陽云：「殘香漠漠山家溟，猶作宮人半額黃。」疎籬云：「有客來探門未啟，先從麀眼認瓊枝。」微雪云：「料峭寒凝天半黃，霏烟漠漠集池塘，是梅是雪兩三點，飛絮因風想謝娘。」枰下云：「花底消閒對奕時，稜稜石角擁寒枝，微風吹墮兩三朵，絕似山人落子時。」

半額黃——後漢時候，女人拿黃色畫眉；又流行畫長眉，把半個額角都畫滿，稱爲「半額黃」。後漢書裏有兩句：「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麀眼——麀，是鹿的一種，竹籬，又稱爲麀眼；因爲麀眼是斜方形的，籬眼也是斜方形的，所以稱爲「麀眼」。

清妙之作

戊寅二月，過憎寺，見壁上小幅詩云：「花下人歸暄女兒，老妻買酒索題詩。爲言昨日花纔放，又比去年多幾枝。夜裏香光如更好，曉來風雨可能支，巾車歸若先三日，飽看還從欲吐時。」詩尾但書與內子看牡丹，不書名姓，或笑其淡率。余曰：「一片性靈，恐是名手。」乃錄稿問人，無知者。後二年，王孟亭太守來看牡丹，談及此詩，方知是國初逸老顧與治所作，余自負賞識之不誤。王因云：「國初前輩，不登仕途，與老妻相對，往往有此清妙之作。」因誦吳野人壽內云：「潦倒邱園二十秋，親炊葵菹慰余愁，絕無暇日臨青鏡，頻過荒年到白頭。海氣荒涼門有燕，溪光搖蕩屋如舟，不能沾酒持相祝，依舊歸來向爾謀。」覺風趣更出顧詩之上。

巾車——周朝時候，拿玉金象皮等裝飾在車子上面的，稱爲「巾車」。陶淵明文裏有一

句。『或命巾車。』蘇李——蘇，是說蘇武；李，是說李陵。他兩人都是西漢人，寫五字一句的詩問答着。蘇漢——唐朝詩人蘇漢，年輕時候做強盜，用白色大弓射人；四川一帶地方做買賣的人，都受他的害，稱他爲「白跖」。後來蘇漢忽然改過讀書，中了進士官，做侍御史。後因到廣東去聯絡哥舒晃造反，被殺。劉義——唐朝時候，劉義先聽得韓愈敬重讀書人，便從遠路走去見他。後因和韓愈兩人爭辯，不服，便搶了幾斤黃金去；他說這種「諛墓中人」得來的錢，不如給我劉義使用。——「諛墓中人」是說奉承死人。因爲韓愈常給人寫墓誌銘，稱贊死人的文章。能臣——能臣，是說能治國的臣子。曹操問許子將，我是怎麼樣的人？許子將不作聲。曹操又問他，子將說道：你是太平世界的能臣，亂世的好英雄！曹操大笑。喬太尉——三國時候喬玄，做大官。曹操窮苦的時候，去見喬玄；喬玄一見曹操，便說道：如今天下快要大亂，保護百姓，是要靠你的了。曹操心中十分感激。後喬玄死，曹操去祭喬玄的墓，十分悲傷。贖文姬——後漢末年，董祀的妻子蔡琰，號文姬，是蔡邕的女兒，有才學，能做詩，能音樂。後來天下大亂，蒙古兵打進中國來，文姬被蒙古兵捉去；在蒙古地方嫁丈夫，生兒子。過了十二年工夫，曹操和蔡邕是好

朋友因可憐蔡邕年老無子，便拿金玉去贖回蔡文姬來，再嫁與董祀，使他父女夫妻團圓。

言者心之聲

尹文端公曰：「言者心之聲也。古今來未有心不善而詩能佳者。三百篇，大半賢人君子之作，溯自西漢蘇李五言，下至魏晉六朝，唐宋元明，所謂大家名家者，不一而足。何一非有心胸有性情之君子哉！即其人稍涉詭激，亦不過不矜細行，自損名位而已！從未有陰賊險狠，妨民病國之人。至若唐之蘇渙作賊，劉叉攫金，羅虬殺妓，須知此種無賴詩，本不佳，不過附他人以傳耳。聖人教人學詩，其效可觀矣！」余笑問曹操何如？公曰：「使操生治世，原是能臣。觀其祭喬太尉，贖文姬，頗有性情，宜其詩之佳也。」

重赴泮宮詩

余以雍正丁未年入泮，今又丁未矣，戲做重赴鹿鳴故事，作重赴泮宮詩云：「記得垂髫泮水遊，一時佳話遍杭州。青衿乍著心雖喜，紅粉爭看臉尚羞。夢裏榮華如頃刻，人間花甲已重周。諸公可當同年看，替採芹香插白頭。」杭州同入學者，只錢璵沙方伯一人。和云：「歲歲黌門文運開，劉郎老去又重來。壺中日轉前丁未，冊上名存舊秀才。兩領青衫真法物，一頭白髮笑子鬚。平生幾枕邯鄲夢，屈指黃梁第一回。」此外和者百餘人，如毛俟園廣文云：「久於館閣推前輩，又向宮牆領後生。」梅衷源云：「錦袍笑赴青衿會，似把靈光照泮宮。」盧元珩云：「子衿一賦年周甲，聖闕重來歲又丁。」

青衿——青衿，便是青色的衣領。古時讀書人穿青色領的衣服。後人說考中秀才的讀書

人稱爲「青衫」。芹香——詩經裏有兩句：「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泮宮，古時讀書人讀書的地方。後人說考中了秀才，稱爲「入泮」，又稱爲「采芹」。黌門——古時，學堂稱爲「黌門」。于鬣——長鬚接連鬍子的，稱爲于鬣。左傳裏有兩句：「于鬣于鬣，乘甲復來。」

得時文之力

余不喜時文，而平生頗得其力。壬寅遊天台，渡錢塘江，到客店無舟可雇，遇查廣文耕經，有赴任船，用名紙借之，欣然來見曰：「向讀先生文，登第讓船，所以報也。」余贈詩云：「一隻孝廉船肯讓，期君還作後來人。」到新昌，邑令蘇公曜，素不相識，遣車遠迎，供張甚飾。余駭然詢其故，知查所語。余贈詩云：「羈旅忽逢傾蓋客，文章曾是受知人。」蘇宣化孝廉，作官有惠政，解餉入都，後任反其所爲，民苦之。余到時，適蘇回任，邑人爭迎上廬云：「還

我使君！對聯云：「三春花雨重，攜鶴百里笙歌早入雲。」不料新昌僻縣，竟有文人，頌揚甚雅。

虞氏兄弟

余過處州，想遊仙都峯，以路遠中止。出縣城，到黃碧塘，將止宿矣。望前村瓦屋，翠如，隨緩步焉。與主人虞姓者，略通數語，卽還寓。將弛衣眠，聞戶外人聲嗷嗷。詢之，則虞氏見余名紙，兄弟六、七人，來問先生可卽袁太史耶？曰：「然！」乃手燭上下照，詫曰：「我輩讀太史稿，以爲國初人。今年僅花甲，是古人復生矣！豈容遽去。願作地主，陪遊仙都。於是少者解帳，長者捲席，諸奴肩行李，相與昇至其家。余留詩謝云：「我是漁郎無介紹，公然三夜宿桃源。」

雅有仙意

遊仙之夢，斑竹最佳。離天台五十里，四面高山亂灘。青樓二十餘家，壓山而建。中多女郎，簪山花，浣衣溪口。坐溪石上與語，了無驚猜，亦不作態。楚楚可人，釵釧之色，耀入烟雲，雅有仙意。霞裳悅蔣校書，爲留一宿。次日天未明，披衣而至云：『被四面灘聲驚醒。』余賦詩云：『茅屋半山起，山峯枕上看，飯香人弛擔，夢醒客聞瀾。花野得真意，竹多生暮寒。青溪蔣家妹，歡喜遇劉安。』

言語不通

溫州雖多佳麗，而言語不通，有織藤盤者甚明媚，彼此寒暄，了不通曉。余戲贈云：『安得巫山置重譯，替郎通夢到陽臺。』

坐筵之禮

溫州風俗新婚，有坐筵之禮，余久聞其說，壬寅四月，到永嘉，次日有王氏娶婦，余往觀焉。新婦南面坐，旁設四席，珠翠照耀，分已嫁未嫁，爲東西班。重門洞開，雖素不識面者，聽入平視，了無嫌猜。心羨其美，則直前勸酒。女亦答禮，飲畢，回敬來客。其時向西坐第三位者，貌最佳，余不能飲，不敢前。霞裳欣然揖而酬焉。女起立，俠拜飲畢，斟酒回敬。霞裳一時忘却將酒自飲，儻相呼曰：「此敬客酒也。」女大慚，媿然而笑，卽手授霞裳。霞裳得沾美人餘瀝，以爲榮。大抵所延，皆鄉城粲者，不美不請，請亦不肯來也。太守鄭公，以爲非禮，將出示禁之。余曰：「禮從宜，事從俗，此亦亡於禮者之禮也。」乃賦竹枝詞六章。有句云：「不是月宮無界限，嫦娥原許萬人看。」太守笑曰：「且留

此陋俗，作先生詩料可也！詩載集中。

雁宕觀音洞

雁宕觀音洞最高敞，可容千人，石坡共三百七十七級，余賈勇登焉。相傳嘉靖三十年，按察使劉允升，偕二女成仙於此。塑像甚美，余低徊久之，下坡留戀。口號云：「垂老出仙洞，一步一躊躇，自知去路有，斷然來時無。」

佳句

余遊覽久，得人佳句，必手錄之。過安慶，見司獄許健菴，扇上自題云：「權支薄俸初成閣，自愛閒曹好種花。」到黃公壩，杏花村，見陳省齋太守，有對云：「至今村釀黃公酒，依舊花開杜牧詩。」廬山開先寺，見程巨山有對云：「樹裏月光纔露影，山中雲氣不分層。」小姑山有俞楚江對句云：「入

寺恍疑雨，終宵只覺寒。『巨山姓程名巖，余己巳同年。官至少宰。

名不符實

羅浮祇華首臺五龍潭數處，景尙幽渺。其餘如梅花村沖虛觀，平衍散漫，頗無足觀。不知何以洞天福地，負此盛名。節相李侍堯勒石云：『黃土臥黑石，此外一無有。只可一回來，不堪再回首！』

關廟中公卿題句

遊武夷，路過蘇嶺，見關廟中公卿題句甚多。莊培因太史云：『竹林初過雨，僧寺乍生涼。』朱石君侍郎己亥過云：『山僧談舊雨，使者闔流星。』癸卯再過云：『字跡驚分雁，參居竟隔星。』蓋第一次與其兄竹君作學使交代，第二次傷竹君之已亡也。秦大士學士題云：『幽境愛耽禪，悅永老僧

閱盡使星忙。

分雁——雁在天空飛的時候，有時成人字形，有時成一字形，稱爲「雁字陣」。陶詩裏有一句：「列國山河分雁字。」參居——人分離開住着，稱爲「參居」。杜甫詩裏有兩句：「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參、商，是兩座星名。商星在東方，參星在西方，兩星永不能會合在一起的。後人稱兩人隔離，或是兩人鬧意見不見面，都稱「參商」。使星——後漢時候，李郃有才學，通天文。皇帝先打發一個使臣去迎接李郃，後又打發一個使臣去見李郃。這時李郃坐在院子裏乘涼，仰看天上，說有兩個使臣來了。人問他怎麼樣知道的？李郃說道：我看天上有兩顆使星，落在益州地界，所以知道。後人說打發來的人，稱爲「使星」。

揭煉師能詩

武夷勝處，以第七曲天遊一覽亭爲最。寺中揭煉師字子文者，頗能詩。留宿一宵，誦其自壽云：「病能自藥容身健，道不人談免俗譏。」庭柱有對

云：『世間有石皆奴僕，天下無山可弟兄。』末尾署大周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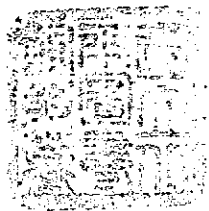
武夷

福建崇安縣南面三十里地方，有武夷山，據說是仙人武夷君曾任在這山上的。

山共長一百二十里，沿山有三十六座峯，三十七座岩，沿山泉水繞着，分爲九曲。

隨園詩話 第十二卷

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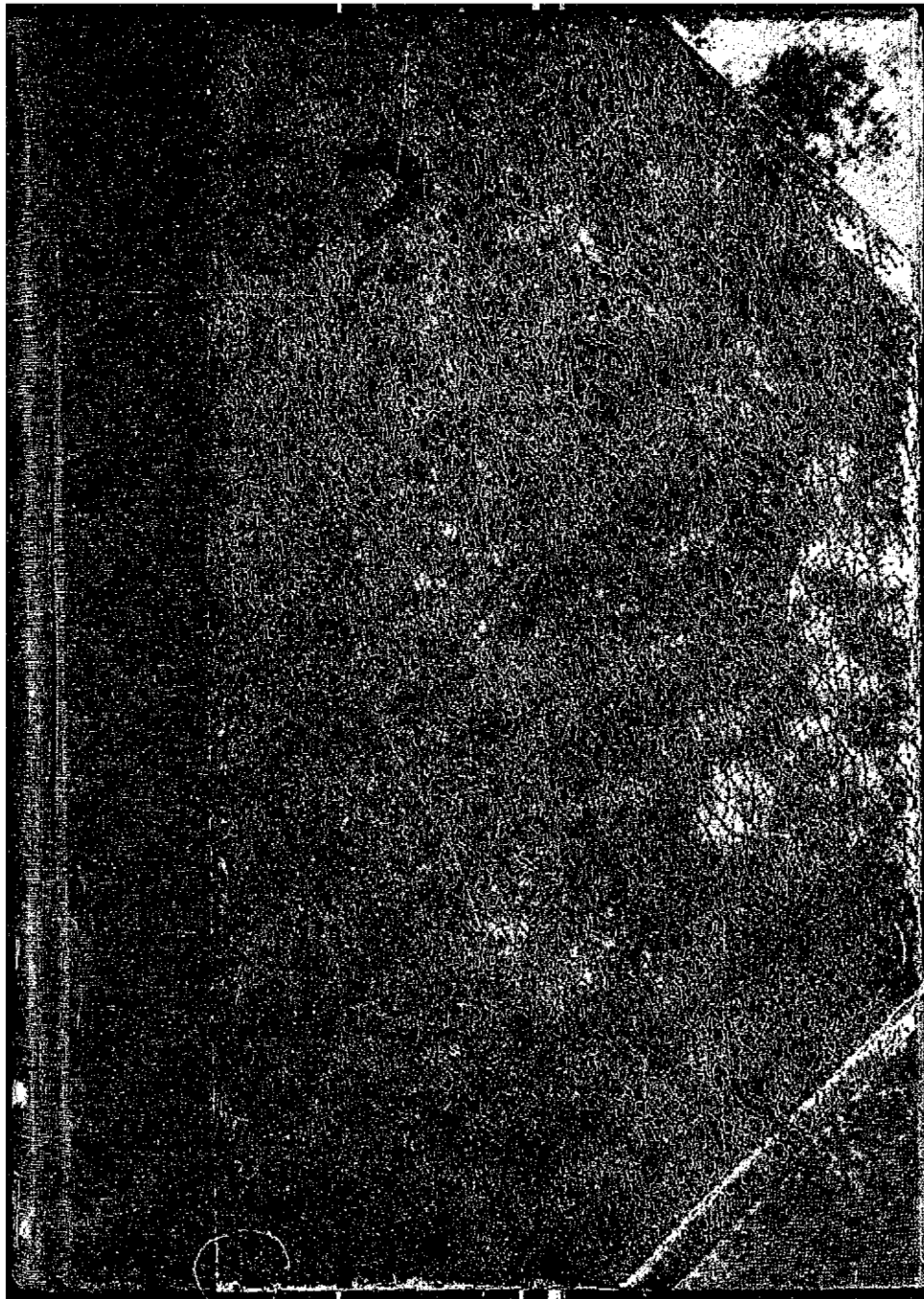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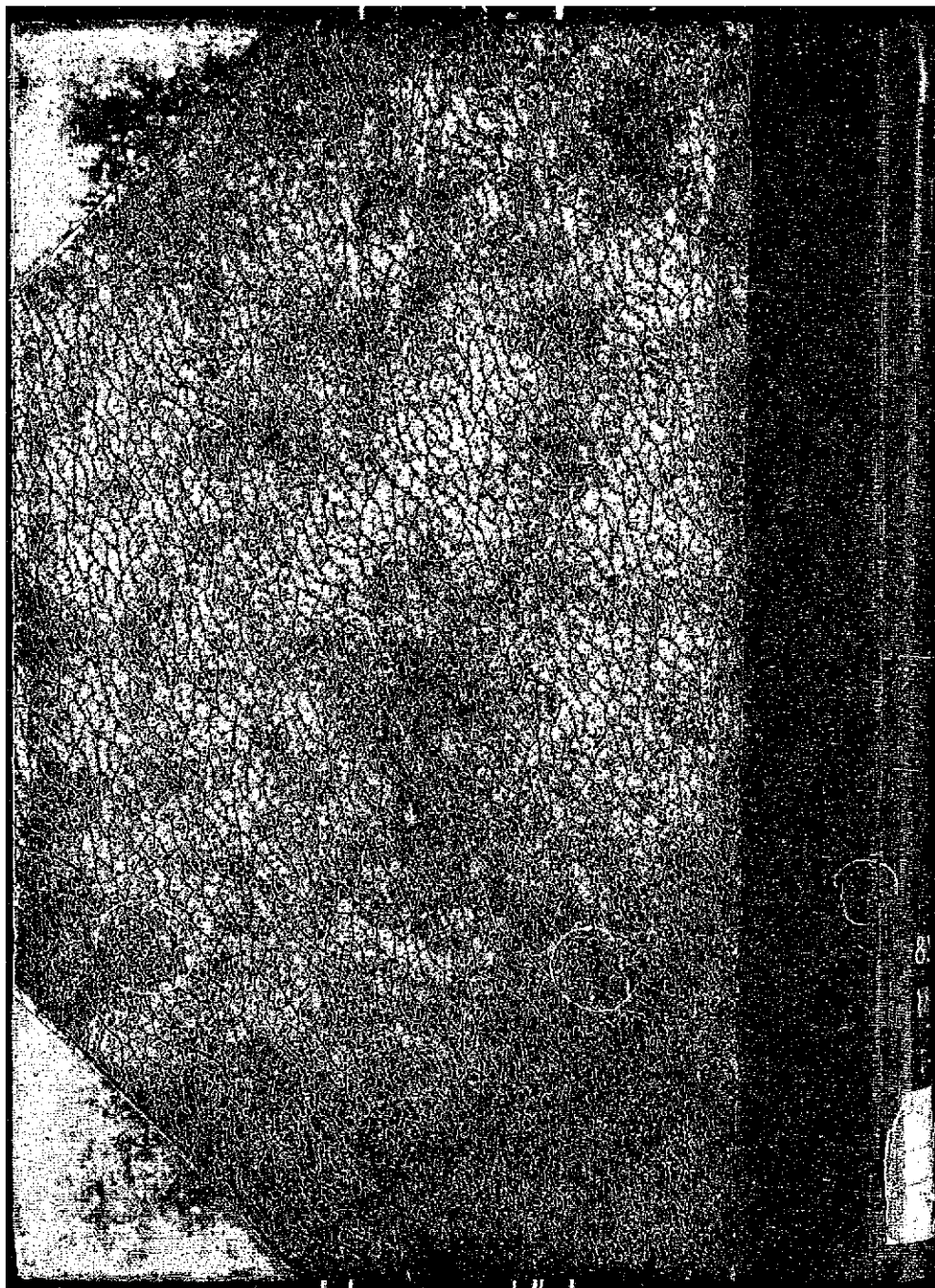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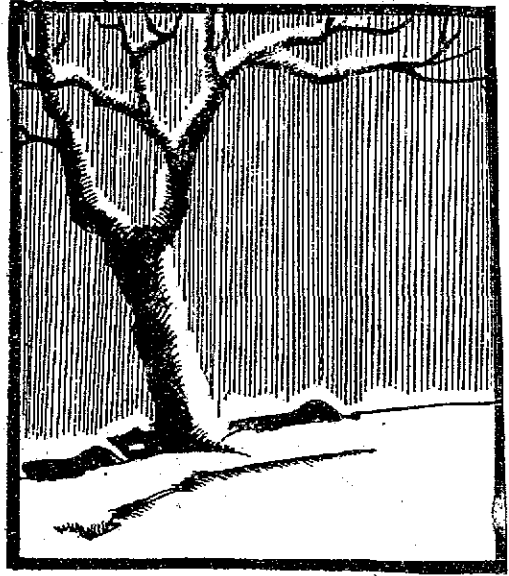
登記號 08008 書號 821
Acc. No. Call No. 185
:3



1954年
10月







古詩選

許大康註

每節標題白話註解

隨園詩話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十三卷

幽光集

李穆堂侍郎云：「凡拾人遺編斷句，而代爲存之者，比葬暴露之白骨，哺路棄之嬰兒，功德更大。」何言之沉痛也？「余不能仿韋莊上表，追贈詩八十九人，乃錄近人中，其有才未遇者，詩號幽光集，以待付梓。採取未畢，姑先摘數首及佳句存詩話中。歸安姚汝金，字念慈，初名世鍊，性落拓，冠履欹斜，有南朝張融風味。謝吳眉菴少司馬，薦鴻博啓云：「十年老女，猶畫娥眉，百戰將軍，空爭猿臂。」一時傳其工整。題李將軍夜逢醉尉圖云：「隴西將

08999

軍雄且武，猿臂閒來聊射虎。良宵與客飲田間，飲罷歸遭亭尉侮，將軍醉矣尉未醒，宿之亭下良復苦。羸馬單車野次偕，昏燈澹月殘更吐。是時將軍正失官，意豈須臾忘滅虜？暫屈龍沙熊豹姿，試聽鶻喉蝦蟆鼓。畫師摹寫如目睹，面帶微酣色微怒。古者門官各有司，彼候人兮實主之。夜行必禁犯必罰，由來啓閉惟其時。今將軍尚不得爾，斯言良是非醉詞。儻師文帝獎細柳，此尉應得蒙恩知，或如丙相恕酒失，異日可籍聞邊機。請俱一旦快私忿，將軍之量宜偏裨。一看劍云：「齊金楚鐵擅名高，碧血糝糊舊戰袍。不躍不鳴兼不化，問渠何處異鉛刀？」念慈受知於鄂文端公。公卒，念慈哭云：「未報公恩徒一慟，自憐此淚亦千秋。」在山左時，有訛傳其死者。後入都，諸桐嶼太史贈詩云：「學道終朝銀鬪去，入都快比玉門還。」念慈答云：「欠來一事

能逃否？聞到同心自愕然！

猿臂——

漢朝大將李廣，射箭的本領極高。他長着和猿一樣的臂膀，十分的長。

醉尉——

！李廣一天在鄉村地方吃酒回來，走到一座涼亭，傍邊那竊陵尉酒吃醉了，睡在當路罵人，不讓李廣過去。後來李廣做右北平太守，喚竊陵尉到營裏去殺死。射虎——李廣做右北平太守的時候，出去打獵，見草中一塊大石，錯認做是一隻老虎，便射過一支箭去。那箭直插進石頭裏面，連箭梢也沒了進去。鷺塼——塼，是守候察看的意思。御史官，專查察大小官員犯法事

業的。軍隊裏有「斥塼」，專查察敵人行動的。他們都好似水中站着的鷺塼鳥一般，伸長了頸子，四面看着，所以稱爲「鷺塼」。蝦蟆鼓——古時皇宮裏，打六更的。五更打過以後，又打一

次梆子，聲音和蝦蟆的叫聲一般，稱爲「蝦蟆鼓」。細柳——漢朝文帝時候，匈奴兵常常打

進關來，便派劉禮做大將軍，帶兵往紮在霸上；又派祝蓀侯徐廣做將軍，帶兵駐紮在棘門；又派周亞夫做將軍，帶兵駐紮在細柳地方，去抵敵匈奴兵。皇帝親自到軍隊裏去慰勞兵士，先到霸

上，又到棘門，皇帝的車馬，都是直跑進營門去的。獨到了細柳的營門口，被守門兵攔住，不放皇帝進去；皇帝稱贊道：這真是將軍呢！那棘門霸上兩處，便好似兒戲一般罷了。

詩興不衰

金陵劉春池，名芳織，造府計吏也。不戒於火，將龍衣貢物，俱付焚如。賠累後，既貧且老，而詩興不衰。如：「貧難好客如當日，老覺逢人羨少年。」「三間屋僅棲兒女，一領裘還共祖孫。」「從古詩惟天籟好，萬般事讓少年爲。」皆佳句也。其憶半野園舊居云：「半野園堪遂隱淪，山爲屏障水爲鄰。林亭已入天然畫，休息難終老去身。喬木昔曾經我種，好花今復爲誰春？傷心最是重來燕，不見堂前舊主人。」弔香櫞樹云：「自別園林甫二句，忽枯此樹是何因？伊如義不迎新主，我獨悲同哭故人。物與情通原有感，木經歲

久豈無神？尚須留取根株在，猶望仍回舊日春！劉以欠帑入獄，予向尹文端公誦其詩，尹驚其才，即命寬限，一時傳爲佳話。其子曾，字悔菴，亦好吟詩，不省家事，人目爲癡，然得一二句，便寫示余，歲晏云：「簷以低常煖，裘因敝轉輕。」見贈云：「新稿只呈蕭穎士，長裾不謁鄭當時。」嗚呼！胸襟如此，何得目爲癡哉？

春池尙有佳句云：「道在已時惟自適，事求人處總難憑。衰齡轉作無家客，多壽還須有福人。異地幾忘身是客，禪門今已熟於家。」

運用恰新

春池富時，有窮胥倚以生活，後竟負之。故詠落葉詩云：「積怨堆愁委地深，西風衰草亂蟲吟；此時狼藉無人問，誰記窗前借綠陰？」雨中海棠云：

『黑雲若得明朝霽，紅雪猶餘未放枝。我獨笑花花笑我，今年俱未得逢時。』
『此雖傲羅隱贈妓詩意，而運用恰新。』

羅隱——古人羅英，第一次去考舉人，過鍾陵地方，遇到一個妓女名雲英的。後考不中，回來過鍾陵地方，又看見雲英。雲英笑道：『羅秀才還不能脫白！——古人考中舉人的，穿青色衣領，不考中的，穿白色衣領，不脫白，是說考不中功名。』——羅隱便寫一首詩道：『鍾陵辭別才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俱有風味

烏程凌雲字香坪，少有吳門紀事詩，極酒場花徑之樂。晚年就館李參戎家，鬱鬱不得志而卒。胥門感舊云：『金閨曾度五清明，選勝攜明取次行；楊柳堤邊調細馬，杏花村裏聽嬌鶯。春風久負青山約，舊雨難尋白鷺盟；今』

日胥江重艤棹，斜陽芳草不勝情。『過分水龍王廟云：』汶河西注水汪洋，
南北中分界兩行。從此空彈遊子淚，隨波流不到家鄉。』他如：『雨積山多
瀑，烟收樹滿村，魚跳驚燭影，雞唱亂琴音。』俱有風味。

章秀才詩

表弟章鱸齋秀才名袁梓。性迂碎，有潔癖，好神仙吐納之術，自謂可長
生，而卒不驗。睢陽客興云：『幾度飄蓬動客嗟，况逢遲日感韶華，塔前杖響
誰看竹，月下烟飛自煮茶。遊騎踏殘零露草，幽禽含過隔牆花，尋芳孺子知
時節，也著新衣到酒家。』對雪云：『素光燦爛映簷楹，未許疎狂嘆獨清。隔
夜江山都改色，連朝猿鳥並無聲，風飄墮瓦寒冰響，鼠滅殘燈戶外明。畫帳
香茵初睡起，舉頭錯認是天晴。』其他佳句云：『有梅人坐靜，踏雪鶴行徐。』

「風枝挑瓦墮，石筍引藤纏。」「宵柝暗驚孤客夢，寒雞時作故鄉聲。」
「蜂能負子應知老，燕屢升堂若賀貧。」「花香夾路人歸緩，水影搖天月上遲。」
「投杖驚逃穿屋鼠，圍棋引進過門人。」俱妙。

目空一世

高文照，字東井，少年韶秀，嶷嶷自立。父植，宰德化，有賢聲。所得俸，盡爲東井買書。年未二十，詩已千首。目空一世，於前輩中所心折者，隨園與心餘而已！舉甲午鄉試後，卒於京師。詩稿不知流落何處？見贈云：「萬壑千峯裏一門，仙家住老百花村，重開朱戶樓臺出，未改青山面目存。執手各探新得句，驚心難定舊離魂，憐才誰似先生切？替拭襟前積淚痕。宏獎何人得到斯？文章風義一身持。眼無後起偏憐我，座有先生敢論詩。轉舵風看收棹候，在

山泉話出山時。才名官職誰多少？未要區區世上知！此身豈肯受人憐？低首爲公拜榻前。不朽文章傳郭泰，得聞絲竹許彭宣。女嬃詈予申申日，鄧禹嗤人寂寂年。想到平生知己報，商量只有祖生鞭。其他佳句如過衢州云：「水回雙碓落，灘急一篙爭。」壽山菴云：「一磐隔花出，片旛當殿陰。」送人云：「且將一點思鄉淚，灑向君衣好寄歸。」贈方子雲云：「門外市聲三日雨，簾前風色一牀書。」過阮懷寧故宅云：「鳥語尙疑偷法曲，池波無復照明妝。」

在山泉——杜甫詩裏有兩句：「在山泉水清，在山泉水濁。」後人便把未曾做過官的人，稱爲「在山泉」。正在做官的人，稱爲「出山泉」。郭泰——後漢時候郭泰，號林宗，很有才學，在家中教授學生，有幾千個弟子。女嬃——戰國時候，文學家屈原的姊姊，名女嬃。屈原寫

的離騷裏面有兩句：『女嬃之嬋娟兮，申申其詈予。』申申，是說罵人不休。鄧禹嗤人——冷笑稱做「嗤」。南朝王融，希望做大官的心很急；他預料在三十年裏面，可以做到宰相。後來他做到中書郎，常常拍着案子嘆氣說道：爲什麼這樣冷靜，叫鄧禹笑人寂寞；是說官小，來往的人少，門庭不熱鬧。鄧禹是做大官的。

徐柱臣詩

崑山徐柱臣字題客，健菴尙書之孫，余親家也。飲外舅張氏青山莊云：『東風報花信，春色來南枝；輟權風漸細，到門香已知。綠野占勝迹，青山似昔時。登樓俯林杪，雪影何離離。』舟中晚眺云：『天垂餘靄橫，船在鏡中行；拍手沙禽起，迴頭明月生。向南寒氣減，入夜酒懷清；不有蘭陵釀，銜盃空復情。』題客性耽詞曲，晚年落魄揚州，爲洪氏司音樂以終。惜哉！又有句云：『

看慣舊書多脫線，移來新樹少開花。」

不知人間事

徐緒，字徵園，蘇州人，貌短小，爲李守備烟記室。終日以酒一壺，杜詩一卷自娛。此外不知有人間事。余題其小像云：「吳市布衣夫，杜陵詩骨尊。」卒貧死。詩稿失散，余錄其兩阻胥江云：「擊柝嚴城閉，相依再宿舟。一天惟是雨，六月竟如秋。漸覺江湖滿，能無稼穡憂？萍蹤憐乞食，華髮早盈頭。」移居云：「剝啄衡門啟，時過話老農，却欣環泮水，不厭託萍蹤！對酒東鄰樹，催詩南寺鐘，隔城山色好，落日見芙蓉。」歸舟至盤溪云：「漂泊仍長缺，歸來買釣槎，順流風勢緩，近岸雨聲多。小鳥衝烟起，低橋撥棹過，家人應識我，篷底遠聞歌。」盆菊云：「東瓦爲花盎，無須金屋藏，帶霜移牖下，就日列堦旁。」

種細開尤晚，名多記輒忘；到殘應匝月，不限舉壺觴。『寒檐云：』寒檐短景如風馳，迢迢長夜占八時。弱女刺繡補不足，一燈豆大燃殘脂。呼兒劇論千古事，老妻來聒明朝炊。掩耳疾走且相避，隔屋吾弟能吟詩；不圖轉落乃嫂笑，小郎亦有兒啼飢。』西鄰哭云：『夜聞西鄰哭，哭聲一何悲？云是母哭兒，聲聲哭入老夫耳。老夫亦有丈夫子，同日辭家分路死；死弗及見哭憑棺，三月到今淚未乾。傷心有口那能言？君不見烏生八九子，一一飛上青林端。』新竹云：『森森碧玉已成行，一雨長梢盡過牆；微露粉痕初解籜，疑君已帶九秋霜。』

長缺——劍的柄稱做「缺」。戰國時候，齊國孟嘗君家裏有一個食客，名馮煖的，他常常打着劍柄唱道：『長缺歸來了，食無魚。』孟嘗君給他魚吃。他又唱道：『長缺歸來兮，出無車。』

孟嘗君給他車坐。後來馮媛便替孟嘗君了大功。金屋——漢武帝做太子的時候，長公主要把女兒嫁給武帝。公主的女兒名阿嬌。公主問武帝道：我拿阿嬌嫁你，你可願意嗎？武帝說道：倘然得阿嬌做妻子，便預備造一座金屋子藏起來。

瘦硬自喜

杭州仲蘊藥，字燭亭，與余同庚。雍正癸丑，兩人初學爲詩，彼此吟成，便攜袖中，冒雨欣賞。後余官白下，而燭亭亦就幕江南，常得把晤。歲辛卯，相見蘇州，怪其消瘦，不類平時壯佼，然意致尙豪。猶令小妻出拜，尙無子。亡何訃至，記其長至日，飲隨園云：「老大空憐役庫車，清樽小語過精廬，二千里客易中酒，半百外人無熟書。斷雁貼雲寒雨後，歸鴉擁樹晚晴初，今朝罨畫軒西醉，覓句差貪一線餘。」莫愁湖云：「晴波嫩柳舊歌臺，一眺愁心略小開，

湖影淡拖山色去，春煙冷送夕陽來。遊絲不縮金跳脫，水調空沉阿濫堆，誰更風流問徐九，銷魂無那索茶盃。」郊行云：「雨霽郊圻笑語譁，裙腰碧過四娘家，遊思解渴問荒店，春尙慰人留病花。遠寺鐘隨遲日度，隔江山挾晚青斜，零星滿地榆錢好，賤買村醪敵歲華。」他如：「月於低處作湖色，山漸暝時生水烟。」皆瘦硬自喜。

悉畫——中國畫法裏有一種「悉畫」，是把各種顏色和在一塊兒畫的。金跳脫——

跳脫，便是女人套在臂上的鐲子，又稱臂釧。阿濫堆——唐朝玄宗皇帝在驪山上聽得一種鳥叫，喚道：「阿濫堆。」便依着鳥聲，造成一種曲子，名爲「阿濫堆。」從此大家模倣着寫阿濫堆曲。徐九——清朝時候，南京有一個名妓，名徐九；揚州地方人，面貌長裁都好。

心心相印

余甲子分校南闈，題樂則韶舞。有一卷云：「一人奏瑄，而入伯歌風。」

愛其文有賦心，薦而未售，出榜後遇外監試商寶意先生曰：「我收卷見一文絕麗。」問之乃吳梅村先生孫也。我告之曰：「此文若遇袁太史必能賞識。」因誦此二句，予告以果力薦矣。彼此大喜，覺論文有心心相印之奇。未幾，吳到沐來謁，貌如美女，年纔弱冠，益器重之。癸酉，余從秦中歸隨園，而吳已中經魁。來見，則嘔血失音，非復曩時玉貌。予心憂之。赴都會試，竟死場中。年二十七。其時同薦者有松江廩生陳邁晴，亦奇才也。場後賦百韻詩來謁，惜未存其稿。先吳卒。吳在席上，題盆中飛白竹云：「渭水清風譜，流傳別有支。出藍誇逸品，飛白擅奇姿。名以中郎重，根從子敬移。森然一筆起，曖若八分披。捲葉輕於綬，抽枝弱比絲。映花風獨轉，拂草露俱垂。細細分龍節，輕輕洗玉肌。生來鳳尾貴，不怕雀頭癡。影落屏風小，香傳棊几遲。恰添承旨石，同

上伯英池。專室居何媿？登牀賞自奇。地依蕭寺好，人在晚晴宜。擢彼東南秀，珍逾十二時。品題無與可，篤好有義之。北館承家學，南宮得畫師。綠窗窺窈窕，紅燭照參差。蘭墨傳新樣，魚箋寫折枝。好將端獻筆，追取順陵碑。吳諱維鶚，太倉人，佳句尙多，僅錄其吉光片羽者，不料其卽赴玉樓也。陳生五策，博引羣書。兩主試愕然，不知來歷。余爾時年少氣盛，語侵主司，以故愈不得售。亦其命運使然耶？有哀兩生詩存集中。

八伯——伯字和百字通用，八伯便是八百。周武王出兵去打紂王，有八百個諸侯，都帶了兵到孟津水邊來會齊，一同出兵。出藍——藍，是說藍色。荀子裏有兩句：「青取之于藍，而青於藍。」後人說學生的才學比先生高，或是兒子的才學比父親高，都說「青出於藍」。飛白——「飛白」是一種字體，依着字的筆畫，鈎一條邊緣，中間空着白地的，稱爲「飛白體」。原是後漢時候蔡邕，看了泥匠拿刷帶在牆上刷白粉時創造的。八分——「八分」是一種字

體名。秦時，李斯造小篆字；程邈造隸體字；王次仲造八分書。他用筆的法子，是割去程邈隸體的八分取二分，又割去李斯的二分取八分寫成的，所以稱爲「八分書」。鳳尾——南朝時候，齊江夏王五歲的時候，他父親便使他學寫「鳳尾諾」。江夏王一寫便寫成。現在人稱在契據上寫的花押或簽的字，古時稱爲「畫諾」。鳳尾諾，是說簽的花押字，好似鳳尾一般的。葉几——晉朝王羲之，是一個有名的書家。他一天到一個門生家裏去，見一張用葉木造成的書桌，十分光滑，便提筆在桌上寫字，筆法是真體和草體夾雜的。後來被門生的父親刮去，那門生十分可惜。承旨——承旨是官名。元朝做翰林學士承旨官的趙孟頫，號子昂，能寫字作畫，十分有名。他寫篆字、籀文、八分書、真、隸、書、行、書、草字，沒一樣不精；又能畫山水、花草、人物。他畫的馬最有名。伯英池——後漢時候張芝，號伯英，他最能寫草字；常常在池邊寫字，池水也被他弄成黑字。現在人說寫字，稱爲「臨池」。專室——專室，是說專爲他造一間房屋。六朝時候，梁武帝造一座寺院，喚齋子雲在牆上用飛白體寫一個大齋字，後來寺坍了，獨有這個齋字不曾壞。有一個李，約把這個齋字買去，搬到東洛地，方專造一間房屋，陳列這個齋字，這房屋便稱爲「

蕭齋。登牀——唐朝貞觀十八年，太宗皇帝在玄武門賜大臣飲酒，太宗皇帝寫飛白體字，許多臣子要搶得皇帝的字，內中有一個做散騎常侍官名劉洎的，爬到太宗皇帝坐的牀上去搶得了，太宗皇帝大笑。東南——中國東南會稽地方，出的竹最好，可以製筆杆。爾雅裏有兩句：「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十二時——羣芳譜裏說：蘇州地方，出一種十二時竹，每一個竹節上，有一個十二支的字。——十二支便是子、丑、寅、卯等。與可——宋朝時候文同，號與可，能畫墨竹，十分有名，稱爲「湖州派」。吉光——吉光是一種獸名，十洲紀裏說：漢武帝時候，西國王獻一件吉光毛的皮衣，吉光是神馬的一類，把這皮衣丟在水裏，幾天不沉，丟在火裏，幾天不焦，是一種珍貴的東西，現在人稱零碎有價值的東西，稱爲「吉光片羽」。說好似得到吉光獸的一根毛。玉樓——李賀臨死的時候，做一夢，見一個穿紅衣裳的人，手中捧着一塊木板，上面寫着許多好似古篆的字，說道上帝新造成一座玉樓，請你去寫一篇記。不久，李賀便死了。後人說男子死，稱爲「玉樓赴召」。

詩筆清麗

常熟王陸禔，字介祉，瘦長骨立，兩眸熒然。家貧母老，又遭馮敬通之厄，客死長沙，年三十二。其詩清麗。蘇臺紀事序云：「僕本恨人，尤希好事。趁蘭膏之餘燄，述花月之新聞，則有參佐名流，宏農妙裔。王昌居處迹近金堂，韓壽來時，香通青燦，牆頭一笑，秋風客鑽穴相窺。枕畔五更，夜度娘繫坏而遁。不須青鳥，爲約佳期，何必元駒，始諧歡夢。手提金縷，踰查冒以聲希；懷落鈿釵，冒流蘇而影亂。輕隴屈成，潛由顧愷之厨；反合倉琅，永匿梁清之洞。遂致空聞大索，徒勞阿母闔門，鄰壁旁求，共訝彼姝履闔。偷屬無妻之牧犢，或易牽絲，偏爲有壻之羅敷，難收覆水。霧生三里，葉不翳蟬，風挂一帆，花終戀蝶。可憐月姊，隨蟬魄以俱奔；詎耐冰人，賦鼠牙而作訟。謀成秘計，大都鸚鵡之禪，下得官符，不是鴛鴦之牒。悵三生兮永別，未消圓澤之烟，縱九死以無辭。」

難覓芽山之藥。是則煉媧皇之石，莫補離天；彎后羿之弓，長仇怨日者矣。嗚呼！人生行樂，難禁贈芍遺椒，我輩鍾情，未免焚芝歎蕙。觸哀弦於舊軫，儂亦情狂；戒覆轍於前車，卿休放誕！不逢白傅，誰裁長恨之歌？爲語雙文，我作會真之記。詩云：「東風如夢春如畫，蘿蔓須扶薇待架，黃雀飛飛鏡檻邊，班雕得得樓欄下。綠楊門巷是兒家，青粉牆高隔亂鴉，惜艷羞窺留影鏡，耽閒懶逐鬪風車。柔懷脈脈憐幽獨，少小紅絲曾繫足，蕭史遲吹引鳳簫，馬卿忽奏求鳳曲。尋常聲息互知聞，促漏遙鐘兩斷魂！側帽望殘牕竹影，抽釵劃遍砌苔痕。蓬萊咫尺休嗟遠，絳繚輕裙便往返。曉把豪犀故剔梳，宵捫了鳥還加鍵。懷中轉側掌中擎，殷蒨難描嫫媼形，蛤帳霞光猶恍忽，蜃窗日彩更晶熒。刻骨恩同膠漆洽，迷藏秘戲貪嬉狎，連天夢雨卷陽臺，平地風波生楚峽。無

端阿母喚匆匆，捲幔披帷室是空。鸚鵡攪翻脂盒粉，狸奴搔亂綉牀絨。侍兒尋覓爭牽惹，瞥見微光抽替間。問道斜通鳥鼠山，頽垣近接鴛鴦社。防閑始悔未週遭，直待亡羊與補牢。瓜字分明慚碧玉，藕絲宛轉怨金刀。多生久作雙飛侶，豈忍禁持別離苦。攜手潛登范蠡舟，齊眉共寄梁鴻廡。天桃已放出牆枝，元稹從題決絕詞。無奈鳩媒偏作惡，不容雁壻永追隨。訴牒恹恹控花縣，孤城免窟徵求遍。里胥排日計郵籤，亭長分程馳驛傳。替戾岡旋劬禿當，可憐屈體受銀鐙。淋鈴雨泣紅顏婦，貫索星臨白面郎。劓誓從今消舊寵，刀環約在要離冢。馱金縱許贖文姬，化玉何時見韓重。君不見雪絮漫空鷗作塵，沾衣拂幌總前因。柳枝逸去樊娘嫁，我亦情傷潦倒人。一留髮云：一漸看鬱鬱復離離，忍遣芟除累剝師。潘鬢見來增老態，飛胡學得憶兒嬉。依稀草

活抽芽日，彷彿花殘露帶時，猶是堪摩未堪捋，免教人把彥回嗤。屬體風懷
夢裏春，鬢鬢羞憶嚙妃唇，好陪覓句拈髭客，休對熏香羅面人。青縷細含微
見影，紫珍纔展便傷神。從渠長到星星日，敢向中涓戲效顰。詠題名錄云：
「倚棹向通津，紅箋闕市塵。買時慚啓齒，展處暗傷神。」千佛名經錄：三生
慧業因，未看先鄭重，回視更逡巡。幾輩曾盟笠，伊誰是積薪。名場驚絕迹，號
舍記比隣。藥銚相依切，風檐問訊頻，獨憐叉手客，未遇點頭人。何敢輕餘子，
徒教怨不辰。窮通知有命，俯仰總嫌身。」孫園翦牡丹歸：云尋春閒訪野人
家，扶醉歸來日未斜。買得扁舟小於葉，半容人坐半容花。」其他如落梅云：
「驛使再來休問信！美人已嫁莫相思。」杏花云：「開當落日憐微倦，嫁與
東風恐不甘。」偶成云：「誤書因想得，微倦覺眠佳。」

馮敬通——後漢時候馮衍，號敬通，年輕時候已十分有才學，讀的書很多。明帝因為他的天才太高，怕做事不近實際，便故意不使他做官。馮敬通到老也不得意。蘇臺——春秋時候，吳國王在宮裏造一座「姑蘇臺」，五年工夫造成。吳國便是現在的蘇州地方。所以現在人稱蘇州也稱「姑蘇」。韓壽——晉朝大臣賈充府中有一位秘書名韓壽，他面貌十分美麗，賈充的女兒十分愛他。這時西域國獻來一種奇香，在人衣袋裏藏一次，香味便幾月不散去。晉帝拿奇香賞給賈充，賈充的女兒暗暗的去把奇香偷來，去送給韓壽。賈充覺得，便把女兒嫁給韓壽。懸頭——戰國時候，楚國文人宋玉寫一篇登徒子好色賦，說：東面隣舍人家有一個美貌女子，她笑一笑，那陽城下蔡一帶地方，全城的人都被他迷惑了，但這女子天天爬在牆頭上探望我，三年工夫，我心中一點也不動。夜度娘——夜度娘，是說妓女每夜接待人的。後有夜度娘歌道：「夜來冒霜雪，晨去履風波；雖得殺微情，奈儂身苦何。」「懸頭」——屋子後面的牆稱爲「坏」，「坏」字，又寫作壞字。沓冒——沓冒，便是門檻。漢書裏有：「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願愷之廚——晉朝願愷之有一樹畫，寄存在桓靈實家中，這畫是十分珍貴的；靈實

將畫偷去後，願憶之來取畫，那櫺門照舊封鎖着，畫已失去了，祇得嘆道：「妙畫靈通，變化而去。」
倉琅——門上的鎖環，稱做倉琅。漢成帝時候童謠有一句：「木門倉琅根。」梁清——獨異志裏說：戰國末年時候，太白星偷了織女的丫鬟名梁玉清的，逃進小仙洞去，十六天工夫不出來。
闔門——闔門，是開門的意思。國語裏有一句：「闔門與之言。」覆水——周朝時候，太公望的妻子馬氏，因太公年老還不得功名，便離太公去。後太公封爲齊國侯，在路上遇到馬氏，拜倒在馬前，求太公收他回去；太公便拿一盆水倒在地上，對馬氏說道：「你能把水再收回盆中去，便可以重做夫妻。」三里——後漢時候，關西人名裴優的，能够造三里霧氣，迷住身體，使人不看見。李義山詩有兩句：「無質易迷三里霧，不寒長著五銖衣。」冰水——晉朝人令狐萊做夢，見自己站在冰上面，和冰下面的人講話；醒來去問索統，索統說道：「冰上面陽，冰下面是陰，是關係於陰陽男女的事體。你站在水的上面，和水的下面人說話，是爲男女做媒人的事體，後人稱媒人爲「冰人」。了鳥——了鳥，便是門上的搭瓣。李義山詩裏有一句：「鎖門金了鳥。」殷荷——南朝劉瓛傳裏說：陳郡地方，有一個人名殷荷，他最能畫人的小像，畫來和真

的人一般。嫫媿是說女人姿勢苗條，軟弱的樣子。迷藏——拿手巾包住眼睛捉人的遊戲。稱

爲「捉迷藏」。唐明皇和楊貴妃兩人，在月光下用繡帕包住眼睛捉人，稱爲捉迷藏。抽替間

——抽替，俗名抽屜，是藏零碎東西用的。間字音可，是破裂得很大的樣子。瓜字——女子年

紀到十六歲，稱爲「破瓜年紀」，又稱「瓜字年紀」；因爲十六是兩個八的合數，八字和破開

的瓜一般的形狀，所以十六歲稱爲二八年華。碧玉，是女人的名字，原是汝南王的小老婆。范

蠡——古時越國的宰相范蠡，他滅去吳國以後，便帶了西施坐着船，在五湖一帶地方游玩。

梁鴻廬——廊下，稱做廬。後漢時候，梁鴻在窮苦的時候，住在一家大戶人家的廊下，替人舂米

過活。他妻子十分敬重丈夫，不敢抬起頭來看丈夫的；每一次送飯給丈夫吃，總是一舉案齊眉。

勦秃當——晉朝劉曜出兵攻洛陽，石勒要出兵去打劉曜，心中決不定主意，便去問佛圖

澄。澄答道：「秀支替展閭，僕谷勦秃當。」這一句，是匈奴人的俗話。秀支，是兵的意思。替展閭，是

出的意思。僕谷，是說敵人的將軍。勦秃當，是捉住的意思。便是說：這一次出兵，可以捉住劉曜的

意思。淋鈴雨——唐明皇死了楊貴妃以後，向四川去，在斜谷口棧道上，遇到大雨，十天不停。

那寺院屋子角上的銅鈴，被雨打得一片響聲，唐明皇聽了，心中萬分悲，便模模糊糊着雨打鈴聲寫成曲，稱爲雨零鈴曲，表示紀念楊妃的意思。

鯛誓——烏鯛魚吐出來的水，是黑色，和墨一般的。拿烏鯛水寫成字，到第二年便退去，成一張白紙。鯛誓是說拿烏鯛水寫誓書，是騙人用的。

化玉——春秋時候，吳王夫差的女兒紫玉，十分美麗；有一個童子名韓重的，向吳王求婚，吳王

不許，紫玉一時氣鬱，積住了便死，稱爲「化玉」。後人稱女人死了，都稱爲「化玉」。

柳枝——唐朝韓退之有兩個小老婆：一個名絳桃，一個名柳枝。後退之出使回來，柳枝已逃去了。

飛——李義山題驕兒詩裏有兩句：「或學張飛胡，或笑鄧艾吃。」胡是說鬍鬚；張飛是生大鬍鬚的，吃是說口吃；鄧艾說話是口吃的。

紫珍——紫珍是鏡的神。古人王度，有一面古鏡，夢見

一人，自稱是鏡的精，名喚「紫珍」。積薪——積是堆起來的意思；薪是柴草。堆柴草時候，把

愈後拿得的，愈堆在上面。後人說用人，新來的人地位反在舊時人的上面，稱爲「積薪」。

義——詩人溫庭筠，思想艷麗，寫文章又極快，善寫短賦，在官府裏考試，他一首賦一面思索着，

一面叉着手，他共叉了八次手，八韻的賦便寫成了。當時人稱他爲「溫八叉」。

好作無題詩

介社好作無題詩，如：「衣上石華新唾迹，帳中霞采舊丰神，登牆不惜三年望，展畫誰甘百日呼？」人謂其輕薄。則云：「畢竟閒情累何德？不言惟有息夫人。」

百日呼——古人趙顛，在畫家得到一驕美人畫，畫上的女人十分美貌；趙顛說，倘叫這畫裏的人活起來，便願娶他做小老婆。那畫師說道：我的畫有神道幫助的，這畫中的女人名喚真真，你對着畫喚他的名字一百日，那畫裏的女人便能够活起來。趙顛依了他的話喊了一百日，那畫中女人真的答應起來；趙顛便拿酒灌他，畫上女人便走下地來。閒情——晉詩人陶淵明，寫閒情賦，是說女人事體的。昭明太子批評他道：「閒情一賦，有如白璧微瑕。」

有君子風度

常州李檢討英，字芋圃，余甲子科所得士。為人醇古淡泊，一望而知爲

君子年老乞歸，掌教六安州，過隨園，宿十日去。竟永訣矣，卒無子。歸雁云：「
清秋雁聲落屋檐，春早急去程期嚴。此邦之人非汝嫌，高飛冥冥去且僉。稻
梁雖謀退亦恬，江湖暑濕難久淹，吁嗟物性尙避炎。」春深云：「春深淹久
客，門掩即山家。悶遣攤書坐，吟耽倚仗斜。晚風敲徑竹，微雨潤窗花。不覺蒼
苔暗，深林已暮鴉。」僻處云：「僻處無喧囂，閒中耐寂寞。一卷味可耽，雙屐懶
不著。荏苒春將殘，東風捲羅幕。庭前碧桃花，遲開亦遲落。」

捉小門生

丙辰在都，詩人大會。有常州儲君師軾，字學坡者，年最長，爲坐中祭酒。
後三十年會試，出余門生李英名下，選作校官，監鐘山書院，久不來見。余與
莊君念農先往，太呼而入曰：「太老師來，捉小門生矣。」彼此大笑。招飲隨

園見贈云：「廿年名姓達安昌，應許彭宣到後堂。問字久辭松徑香，傳觴重嗅竹林香。樓臺近午千層曲，草木連山一帶長。只恐徵書來北郭，未容老住白雲鄉。高築天風百尺樓，憑欄懷古意悠悠。聲詩不卒開元後，法物還從宣政收。借著風生磨盾鼻，（讀與某將軍書）登山雲起遂菟裘。中林猿鶴無猜忌，繞樹銀燈蠟屐遊。」卒無子，詩多失散。

祭酒——古人每吃酒，由同桌中最尊貴的人，拿酒杯舉一舉，那別的人纔可以飲酒，稱爲

「祭酒」。後人稱同輩中最使人敬重的人，爲祭酒。竹林——晉朝的文人嵇康、阮籍、山濤、向

秀、劉伶、阮咸、王戎七人，常常到竹林中去飲酒寫詩，當時人稱爲「竹林七賢」。盾鼻——盾，

是打仗避刀槍用的鐵牌，俗名「藤牌」。鼻，是說盾上的梁。荀恪和梁武帝，在窮苦的時候做朋友，知道武帝有大志氣，不肯屈伏在人下面的，常對他說：「將來我在盾鼻上磨了墨寫檄文罵你。」

天道難知

杭州潘涵，字字情，宰六合，以循吏稱。兩子早卒，家竟絕嗣。甚矣天道之難知也！僅錄其隨園小集云：「安住林亭遠放舟，境隨人轉水隨鷗，好山剛近長江口，老屋深藏大樹頭。叱馭原同招隱別，買園先爲種花愁，解還墨綬銅章貴，換得繁英與素秋。香名弱冠飲都城，壯志空山踽踽行，陶令穫田償酒債，敬姜操績伴書聲。漁童歌好垂絲聽，長者車來拂袖迎。一片倉山梅影水，回頭還比玉堂清。西亭北樹閉闌干，閣引天風獵獵寒，舊約飛魚傳去杳，新詩走馬借來看，風生咳吐追唐調，禮失威儀謝漢官。笑我熱中心未死，偷聞來弄釣魚竿。」

叱馭——馭，是趕馬的人；叱馭，是說催着趕馬的人，把馬趕得快。漢朝時候，王陽王尊兩人，

都做過益州刺史官。益州便是現在四川地方；路上經半山腰裏的九折阪，是十分危險的。王陽走到阪上的時候，心中害怕，說道：我怎麼拿父母生我的身體來冒這樣的危險？便退下阪來，不做官回家去了。後王尊去做益州刺史官，也走到這九折阪上，便催趕馬的人，把馬快趕過阪去。後人說王尊是忠臣，王陽是孝子。敬姜——春秋時候，魯國大臣公父文伯的母親敬姜；文伯每天退朝回來，敬姜還是織布不停止。

詩似放翁

同年許朝，字光庭，常熟人。詩似放翁，歿後，家無繼起者。錄其佳句云：「泉礙石流無意曲，草經霜隕不須芟，倚牀愛就肱邊枕，攬鏡貪看背後山。得月便佳還值望，是山都好不須名，預思煮雪鑪先辦，不會栽花譜借抄。」五言如病騾云：「眠沙深有印，嚙草懶無聲。」山村云：「峯亂向人湧，泉分界

石流，又一舟隔隄撐半露篙。」七字亦佳。

一見傾心

蘇州周鈺，字其相，相遇於江雨峯家。蒙一見傾心，每過蘇州，必主其家。家道甚豐，而性奮且傲，卒無子。以葬親故，墜水死。見贈云：「零亂花飛又一年，思君時問北來船。隨園清夜三更月，應照幽人獨自眠。空吟場蠶白駒詩，往事傷心不可思。南國至今悲賈誼，爲他偏值聖明時。」詠落花云：「鶯從此日空啼樹，人到明朝嬾上樓。」

張表姪詩

張長民秉政，予表姪也。父瀛，官侍讀學士。長民十五，舉京兆，三十夭亡。送余出都云：「芙蓉雙闕致君身，誤逐飄風落九旻。丹穴有天翔鳳鳥，金羈

何術擾麒麟？關前侯吏覘青犢，江上行舟盪白蘋，此去未須憐左授，下方欲識謫仙人。」

青犢——青犢，是說青色的牛。老子做周朝的柱下史官，見周朝衰敗，他便騎着青牛出去，到西關地方，那守關的官名喜的，先望見天上有一縷氣，知道老子來了，便拉住了老子請他寫一部道德經。

少認世間無數爺娘

史梧岡進士名震林，湛深禪理，半世長齋。知余不喜佛，而愛與余談，以爲頗得佛家奧旨；余亦終不解也。記其觀荷云：「露折朱霞裏，旭開淒涼心。付蓼花猜，銀河正晒天。孫錦風雨欺，香禁早來。蕊綻華峯，閑錦年。序班宣在牡丹先，携琴笑坐如船藕，去訪蓬萊海外天。」梧岡言，修行無他慕，只求免

入輪回。少認世間無數爺娘耳！

布衣雲遊

閩人劉南廬，名芳，貌若枯僧，以布衣雲遊。所到必棲深山古刹，受羣僧供養。問何不還鄉？笑而不答。晚年卒於通州之狼山。羣僧爲葬於駱右丞墓側，置石碣焉。丁丑九月，宿隨園，見贈七律，僅記中二聯云：「安仁尙有栽花興，孟博全無攬轡心。水影到牕知月上，松風攪枕信秋深。」焦山避暑云：「十丈洪濤一小瓢，乘危逃暑到僧寮；衣沾濕翠晴猶滴，榻拂涼雲午不消。壓檻有天連水閣，開門無路入塵囂；濁醪我欲酬高隱，千古幽魂未可招。」瓦官寺云：「瓦官瓦破佛廬荒，二絕空懷舊講堂；曲徑雲深僧笠重，閒門花落客鞋香。行經河畔聞簫鼓，坐近臺邊想鳳凰；弔古一尊沾未至，烟鐘風磬立

斜陽。『軍山夜坐』云：「星辰夜影窗間落，江海秋潮枕上生。」

有美人之稱

湯西崖少宰，幼有美人之稱。其幼子名學顯，戊寅見訪，長身玉立，想見少宰風儀。有慧山二首云：「九峯鬱雲根，蜿蜒置青蒼；黃緣入幽磴，長史舊草堂。只今法象空，寶籙馴鷓翔；葉落拂牀塵，花放見佛光。癯僧不談禪，哦詩草木香；孤意與俱永，隨在如坐忘。颯灑林風生，寒空弄清樾；山禽隔葉鳴，好音聞不絕。訪榻剔烟蘿，斂脚半磨滅；蝶老抱秋花，松疎漏涼月。際此孰含毫，秀采芙蓉發。」

草堂——惠山脚下有一座惠山寺，原是宋朝司徒長史官名湛茂之的花園，舊時稱為「歷山草堂」。坐忘——人在靜極的時候，呆坐着出神，怎麼都忘記了，稱為「坐忘」。莊子裏

有兩句：『墮肢體，黜聰名，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

逋峭難

李嘯村最長絕句，人有薄其尖新者。不知溫子昇云：『文章易作逋峭難。』爲若嘯村者，不愧逋峭矣。其秦州舟次云：『烟汀月暈影微微，辨得宵衣草上飛；垂髮女兒知盪槳，不辭風露送人歸。』夜泛紅橋云：『天高月小玉繩低，酒碧燈紅夾兩堤；一串歌喉風動水，輕舟圍住畫橋西。』廢園云：『誰家亭院自成春？窗有莓苔案有塵；偏有關心鄰舍犬，隔牆猶吠折花人。』青溪云：『粉牆經掃落花塵，一帶樓臺樹影昏；雨細風斜簾未捲，縱無人在亦消魂。』却人寫真云：『有影正嫌無處匿，不才尙覺此身多。』此是嘯村最佳詩也。歸愚別裁集，只選上已憶白門一首云：『楊柳晚風深巷酒，桃花

春水隔簾人。『不過排湊好看，字面最爲下乘。捨性靈而講風格者，往往捨彼取此。』

通峭——人被禮貌所拘束着，稱爲「通峭」。北朝溫子昇做中書郎，生性浪漫，常常到館閣裏去學習國書，每出來說人說道：「詩章易作，通峭難爲。」

不入平淺一流

白太傅云：『有唐衢者，愛其詩，亡何唐死；有鄧訪者愛其詩，亡何鄧死。』吾於金陵得二人焉，一金光國，一高步瀛，詩筆起雋，受業未及三年俱死。金之詩，惟存祝壽數章，高有未灰稿二編。晚春詩云：『百花開落草芊芊，傑閣層樓白石邊，埋沒春光全是雨，初長天氣却如年。客來未慣驚羅燕，人到無愁愛杜鵑，裴儿一燈三徑晚，垂簾影裏是茶烟。』七絕云：『風刀瘦剪綠』

楊絲，一路芳菲落日時，山曲不妨隨徑轉，隔雲早見酒家旗。靜裏消磨墨數升，封書遠問作詩僧，尋君曾到聞鐘後，流水村橋照蟹燈。『佳句云：』不是近霜偏愛菊，要需時日始看梅。』『燈非報喜花爭結，人慣離家夢轉無。』『同人催上馬，臨水廢觀魚。』『名每輸王後，嫌終避觸前。』皆有心精結撰，不入平淺一流。

王後——唐朝時候，有王、楊、盧、駱四個有名的文人。王，便是王勃。楊，便是楊炯。盧，便是盧照鄰。駱，便是駱賓王。那楊炯聽了說道：『我慚愧排列在盧的前面，不甘心在王的後面。』觸前——戰國時候，有一個顏觸，有才學，十分驕傲，去見齊宣王，齊宣王喚顏觸走上前來，顏觸也喚宣王走上前來，他說，顏觸走上前來，是趨奉勞利；國王走上前來，是敬重讀書人。

詩有新意

紹興布衣，俞楚江，名瀚，久客京師。金少司農輝薦與望山相公，公稱其詩有新意。卒無所遇，賣藥虎邱而亡。登九龍山遇雨云：「浮生徒碌碌，冒雨渡寒津；策馬山頭過，雲橫不讓人。」偶成云：「安貧求自寡，書劍漫相從；且築數椽屋，將爲一老農。亭空雲可貯，院小樹還容；居近開元寺，臥聽清夜鐘。戒飲原因病，村旗莫浪招；忙酬花事畢，閒養睡魔驕。霜色歸蓬鬢，秋聲上柳條；竹爐茶未熟，一縷細烟飄。」他如：「誰與吾來往？西山一片雲。柳倦欲眠風勸舞，鳥歌未和雨催歸。」俱有趣。

張日恆詩

儀真諸生張日恆，受知梁瑤峯學使，寫詩一冊，屬尤貢父先容。將來見余，呼舟未行，以暴疾亡，年未三十。冊書山中早春云：「不知芳信轉，但覺鳥

聲和倚檻聽溪水，紆行繞竹坡。池香生草細，樹晚著花多。雅意春風愜，還應
倒白醪。『青山守風云：』野戍依沙岸，孤帆守客塗；勞心虛悵望，終夜戀菰
蘆。江影時明滅，星光乍有無。曉風狂不定，神女弄波珠。『江令宅云：』南都
多舊第，江令最知名；長板雙橋合，青溪一水迎。仙臺迴騎杳，高樹晚鳩鳴；悵
望城東路，年年春草生。』

宋明府詩（一）

杭州宋笠田明府，名樹穀，宰蕪湖，有賢聲。罷官再起，補陝西兩當縣，過
隨園一宿而別。聞爲甘肅案，譎戍黑龍江，年近七旬，恐今生未必再見。幸抄
存其詩，立秋柬顧孝廉云：『前宵白雨昨清風，爍石炎威轉眼空；萬竅商聲
先蟋蟀，一年落葉又梧桐。花開涼夜香偏久，吟入秋來句易工；爲報湖頭二

三子，好修遊履理詩筒。『獨步淨業湖云：』風吹堤柳綠斜斜，淨業湖波亂似麻。京國清明初斷雪，故園二月已飛花。青帘易買三升酒，白乳空思七碗茶；日暮一行飛雁落，知渠曾否過吾家。』山村小步云：『如此春光不自持，寬鞋短策步來遲；得時花柳有矜色，入畫雲山無定姿。佳節放閒村學散，豐年預兆老農知；日斜碧水橋頭坐，何處錫簫向客吹。』出京留別云：『六年燕市聚遊蹤，酒席歌場處處同；一夕西風人去遠，便從天上望諸公。』對月云：『桂花庭院晚風輕，簾捲西窗看月生；只費一鉤懸樹杪，已教秋思滿江城。』盆梅云：『數枝也復影橫斜，惹得羈人鄉夢賒；拋却西溪千樹雪，瓦盆三尺看梅花。』山塘閒步云：『疎狂猶記少年時，幾處歌場閑雪詩；今日舊遊零落盡，酒痕只有故衫知！似此風光絕可憐，相携朋好踏春烟；怪他楊柳

舒青眼，只向長街看少年。」紅花埠題壁云：「六年京國夢江城，此是江南第一程；爲算還家多少事，昨宵枕上聽三更。」林處士墓云：「巖居尙恨雲常出，世事惟餘詩未刪。」僧舍云：「新花倚石儼相待，古佛侯門如歡迎。」近郊小飲云：「風吹池水干何事，人映桃花憶此門！」

白乳——詩人蘇東坡家裏，供着十八個羅漢像；每次在像前供的茶，忽然變成白色的乳汁。俞靖詩裏有一句：「白乳槍旂帶露收。」餉簫——餉，俗名稱爲「麥芽糖」。每年春天，便有賣餉的；賣餉的人是不叫喚的，祇吹着一種排簫，稱詩「餉簫」。普通說餉簫，是說春天到了。宋祁詩有一句：簫聲吹暖賣餉天。」橫斜——橫斜，是說梅花。因爲林逋梅花詩裏有一句：「疏影橫斜水清淺。」西谿——西谿，在杭州縣西面；這地方的人，都以種花爲職業。千樹雪，是說滿樹林開着花和雪一般。林處士——有才學不做官住在山水地方的人稱爲「處士」。宋朝處士林逋，有才學，不做官，住在杭州西湖孤山地方，養鶴種梅，認梅做妻，認鶴做子。死後立

謚號稱「和靖」。故在杭州孤山。桃花——唐朝有一個崔護。他在京城裏趕考。清明節一個
人走出南門外去；看見一鄉村人家，牆裏桃花開地十分鮮艷，便上去打門。有一個美貌的女人，
從門縫裏張望着，崔護對她說是口渴，來要一杯茶喝的。那女人便開着門放崔護進來，回身進
去拿一杯水出來遞給崔護；自己却去把身體靠在桃花樹下面，兩眼偷偷的望着崔護。崔護
看了，十分動情。到了第二年清明節，崔護又去打門，那門已加上鎖，屋裏面沒有人；那牆裏的
桃花，依舊十分的鮮艷，崔護便在門上題着一首詩道：「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
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二)

笠田詩甚多，子又年幼，慮其散失，故再錄其詠屋上草云：「秋雨積我
簷，秋草繁我屋；分行隨瓦溝，踞勝等山麓。得天雖有餘，資地若不足；踐踏幸
免加，滋蔓遂逞欲。率爾占萬間，偶然餘一角；下止駭飛鳥，仰望饑奔犢。垂垂

映垣衣，密密成翠幄；高先偃疾風，柔能格響雹。慣被炊烟遮，不受採翠辱。鷗吻日以藏，龍鱗日以駭。省牽蘿補苴，代索綯約束。寧肯事翦除，留作百花褥。

「垣衣」——垣，是說牆牆的陰面，長着的一層青苔；好似人披着一件綠衣一般，所以稱爲「垣衣」。

炳甥詩

孤甥陸建，與香亭弟同受詩於余。而建早亡，余已梓湄。君集行世矣。其弟炳，年未及冠而夭。詠小滄浪云：「十里橫塘路，船搖明月春。鴛鴦相識否？前度採蓮人。」春暮云：「吟窗晝靜獨徘徊，綠上疎簾認翠苔。忽見飛花兩三片，迴風舞過小溪來！」落花云：「傷春無奈落花紅，夾在離騷一卷中。葬

汝自憐非玉匣，開書到底見春風。

典雅處不可磨滅

湖州進士沈瀾，字惟涓，詩近皮陸，人多輕之。然典雅處不可磨滅。寄懷杭堇浦云：「休向江潭悵獨醒，青山偃蹇稱閒庭。枕函自秘鄉嬛記，農社還修耒耜經。小庭瓜皮乘月泛，清歌菱角隔簾聽。朝衫拋却饒幽興，好伴維摩著素屏。步履經過屢結跣，同林各夢一悲吁。」（謂舉陽馬事）篷窗聽雨都元敬，酒郡移官張藐姑。琴作家資空送別，鶴分俸料耐償逋。偶耕他日期相訪，穩臥瓜牛號野夫。」

皮陸——唐朝人皮日休和陸龜蒙兩人，詩不是寫得很好，但是很愛寫詩；兩人常常把詩送來送去和答着，後人稱他爲「皮陸」。鄉嬛記——古人張茂先，走進一個山洞去，見一座

宮殿，遇到一個人，領他在殿裏游玩；屋裏洪藏着書卷，說這屋子裏藏的，盡是歷代史。又到別一個藏書的屋子裏去，說這屋子裏藏的，盡是萬國志。每一間屋子，都收藏着奇書，書中記的，都是漢朝以前的事體，大都是世人不知道的。問是什麼地名，那人說是「嫫嫫地」。後有瑯環記一書，是元朝人伊士珍寫的，書中記的，大半是秘密事體，是別人所不知道的。後人凡是說秘密的記錄，都稱「嫫環記」。菱角——唐詩人白居易，有兩個童兒，一名菱角，能吹笙；一名谷兒，能彈琵琶。白樂天詩有兩句：「菱角執笙簧，谷兒扶琵琶。」後人說書僮，便稱為「菱角」。維摩——維摩是菩薩的名，原是譯印度音的，是說潔淨的意思。結跌——跌，是脚；接跌，是兩脚接住，盤着腿兒坐。瓜牛——魏國焦牛，造一間屋子，稱為「瓜廬」，打掃得十分乾淨，屋中安放一架牀，上面鋪着草褥。

朱竹樓詩

丹徒朱竹樓懷人云：「何處飛來殘笛聲？西牕月落鳥爭鳴。誰言夏夜

夜偏短？萬里夢回天未明。

詩學七子

蘇州汪縉，詩學七子。遊穹隆云：「星滿天壇河瀉影，月離海嶠樹生烟。」樓霞云：「雲埋大壑封秦樹，雷劈陰厓見禹碑。」乙酉秋闈，遺才不錄。遽登舟歸，余聞之，急往見學使彭公芸楣。公謙云：「某在此衡文三年，得毋有人怨我乎？」答曰：「有。」彭駭然變色。余笑曰：「公毋驚也！詩人汪大紳，公不許其入場何也？」彭更駭曰：「此某所拔歲考案首也，豈有遺才不取之理？」余云：「渠已買舟歸矣！」乃手書其名補付提調，而遣人追之。時已八月朔七日矣！傍晚汪到，見謝詩云：「業已漉廬歸越國，忽蒙追騎喚王孫。」

禹碑——禹碑，是說峴巖碑。夏朝禹王，把洪水治好了，便刻這一座碑，記當時治水的事體。

是最古的一種石碑，如今在湖南衡山縣密雲臺上面。湛盧——古時有一寶劍，名湛盧，是春秋時候名歐冶造的。王孫——古時稱少年人爲「王孫」。漢朝大將軍韓信，他窮苦的時候，流落在淮陰地方，有一個洗衣的老婆婆，每天送飯給他吃，稱韓信爲王孫。後韓信在楚國做執戟郎，官小不得意，便連夜逃去，蕭何騎着馬追他，在後面大聲喚着，所以說「追騎喚王孫」。

論詩要少知考據

考據家不可與論詩，或譬余馬嵬詩曰：「石壕裏村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當日貴妃不死於長生殿，余笑曰：「白香山長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何曾路過峨嵋耶？」其人語塞。然太不知考據者，亦不可與論詩。余錢塘江懷古云：「勸王妙選三千弩，不射江潮射汴河。」或譬之曰：「宋室都汴，不可射也。」余笑曰：「錢鏐射潮時，宋太祖未知生否？其時都

「汴者何人，何不一考！」

石壕村——唐朝詩人杜甫，他親自遇到天寶年的兵亂，所以他的詩集裏，有許多是描寫當時人民受兵亂的痛苦。有一首詩名石壕吏的，是記當時官差在石壕村裏拉夫的一段事：「對老年夫妻，三個兒子都死在戰場上，最後又把這家的老婦人拉了去，那老頭子却躲起來，詩中有幾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人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半個詩人

唐相陸贄云：「士不飲酒已成半士。」余謂詩題潔，用韻響，便是半個詩人。

洪進士詩

隨園詩話 第十三卷

四九

蕪湖洪進士鑾，以「江山好處渾如夢，一塔秋燈影六朝。」句馳名。沈歸愚愛其「夕陽無近色，飛鳥有高心。」二句。余道不如「窗邊落微雪，竹外有斜陽。」之自然也。七言云：「人居客館眠常早，家寄空書寫最難。」

曲終奏雅

壬戌秋，余補官江寧，途逢豫長卿，以弟子禮見。其人修潔自好，以詠簾波爲戴雪村先生所賞。詩宗溫李，其秦淮曲云：「燈船歌吹酒船遲，天鼓聲閒唱柘枝。石上暗潮嗚咽語，無人解拜侍中祠。」可謂曲終奏雅矣。詠竹牀云：「微吟留枕席，殘夢入瀟湘。」

程夢湘有詩才

癸未四月，京口程君夢湘，同遊焦山。一路論詩，渠最心折。於吾鄉樊榭

先生，心摹手追，幾可抗手。有絕句云：「昨宵忘記下簾鉤，吹得梅花滿竹樓；五夜闌衾清似水，夢涼酒醒雪盈頭。」在隨園賞海棠云：「隔著紫玻璃一片，夕陽紅得可憐生。」又曰：「朦朧月色溫麝酒，錯認釵鈿列兩行。」嗚呼！有才如此！宰湘陰未二年，以事罷官。口號云：「舌在猶生路，詩多卽宦囊。」甫四十歲而死。惜哉！然松寥山房集四卷，頗足不朽。君字荆南，天資絕高，好吟詩，畏作時文。王午鄉試向家人詭云入闈，乃私匿隨園數日，爲余斟酌詩集，頗受其益。

舌在——戰國時候張儀，有口才，在各國諸侯前游說。他在楚國，楚國宰相失去了一塊玉，疑心是張儀偷的，便用棍子打了張儀數百下。張儀的妻子，哭着說道：你倘不出來游說，也不受這個羞辱了。張儀說道：你看着我嘴裏的舌頭還在嗎？他妻子說道：舌頭還在。張儀說：還可以用。

呢！

獨近劍南

尹似村詩，雖經付梓，而非其全集也。集外佳句云：「鵲非報喜何妨少，雨縱澆花也怕多。」「欲穿竹筍泥先破，纔放春花蝶便忙。」「水去硯池防夜凍，春生布被藉爐溫。」「買將花種分兒女，試驗誰栽出最多。」接尙方伯書云：「惹得妻孥來笑我，柴門那說沒人敲？」數聯可謂專寫性情，獨近「劍南」矣。

劍南——劍南，原是四川的地名。宋朝的詩人陸游，歡喜四川地方的山水風景，便寫成劍南詩稿。

不同凡響

甲午二月，余過真州，南監掣張東臬，招觀並頭牡丹。一時作詩者無不以二喬爲比。獨楊鯤舉二句云：「似承周召桃夭化，絕勝漁陽麥兩歧。」

周召桃夭——詩經國風詩裏面，有周南召南兩卷。周南，是說住在周公國裏南方的百姓，受了周公的感化，寫出來的詩。召南，是說被召公感化的南方的百姓，寫出來的詩。桃夭，是一篇詩的題目。桃，是桃樹；天，是說桃樹茂盛的樣子，拿桃樹的茂盛，來比方當時后妃年輕美貌，又有德性的樣子。兩歧——歧，是山頭；兩歧，是說兩個頭。漢朝張湛，做漁陽知府官時候，那地方長出來的麥，有兩個頭的，是年成好的樣子。所以當時漁陽地方的百姓唱道：「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公爲政，樂不可支！」

名士半從幕府出

古名士，半從幕府出。而今則讀書不成，始習幕。此道漸衰，猶之古稱秀才。楊素以爲惟周孔可以當之，非若今之讀時文諸生也。康熙雍正間，督撫

俱以千金重禮，厚聘名流。一時如張西清，范履淵，潘荆山，岳水軒等，皆名重一時。范詩最清，無從訪覓。只記西清過潯陽云：「潯陽江上客，一歲兩經過；去日梅花好，歸時楓葉多。櫓聲搖夜月，帆影落晴波；爲向山僧問，塵容添幾何？」

身長不滿四尺

楊蓉裳金陵鄉試，偕舅氏顧公斗光來。顧長不滿四尺，而詩筆特佳。鐵厓詠史樂府伏生女云：「坑不得闔內儒，燒不得腹中書。伏生父女皆口授典謨訓誥如其初，吁嗟伏生女強記人不如。」漂母云：「哀王孫，在淮陰。一飯之恩如海深！哀王孫，不求報，千金之贈不可少。千金容易一飯難，沛公家有轅釜嫂。」

伏生——伏生是秦朝時候人，熟讀尙書。因秦始皇燒毀六經書籍，到漢朝時候，六經都失傳了。漢孝文帝派人去找前朝熟讀經書的人，一個嘴裏背出來，一個筆上寫。伏生那時年紀已老，孝文帝派大臣量錯去寫尙書經。伏生年老，口齒不清楚，便喚他的女兒幫着傳話，依着伏生的話，寫在紙上。坑儒——秦始皇痛恨讀書人，根據古書，妖言惑衆，便下令把一切古書燒毀，又捉去讀書人四百六十多，活埋死在咸陽城裏。坑，是活埋的意思。儒，是說讀書人。閨，是女人的臥房。閨內儒，是女讀書人。漂母——漂，是洗衣服。漂母，是說洗衣服的老太婆。漢朝時候大元帥韓信，他窮苦的時候，在淮陰地方，有一個漂母，每天送飯給他吃，韓信說道：我將來要好好的謝你。漂母大怒道：「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獨工五言

吾鄉王麟徵秀才，名會祥。工古文，不甚作詩，而五言獨工。如：「星芒林際大，雪滴晚來疎。」慰某落第云：「曾說捐金能市馬，俄聞買積竟還珠。」

買·積·還·珠——積，是說箱子。韓非子中說：楚國有一個賣珠子的人，拿木蘭做一隻箱子，拿桂椒等香料薰着箱子，箱子外面，又拿珠玉鑲着，把珠子裝在箱子裏，拿到鄭國去賣。那鄭國人買了他的箱子，還了他的珠子。後人說：看重外貌不重內質的，稱爲「買積還珠」。

王峨園先生詩

山右王峨園先生，名師。爲江蘇方伯，爲巡撫安公所劾，奪職歸。余時宰江寧，賦詩送行云：「他日終爲黃閣老，此時權作白雲夫。」公見答云：「期君還作中流柱，愧我曾爲上大夫。」嘗題書舍云：「曲院回廊留月久，中庭老樹閱人多。」

劉企山有清才

蘇州劉潢，字企山，有清才，與顧景岳齊名。常因 召試來隨園，貌瘦而

弱，旋以瘵亡。僅記其晚步云：「缺月依橋斷，孤雲背郭流。」

骯髒不羈

明鐵匠孝廉，性骯髒不羈，牛四十早亡。其兄竹巖爲誦其落花云：「薄命誰憐，傾國色受風偏，是最高枝。」贈友云：「空腸得酒生芒角，交友因人判淺深。」

呂觀察詩

己未年，余乞假歸娶。見呂觀察守會，於完顏臬使署中。讀其松坪集樂府最佳。如云：「雨雪思見覲，歡去淚如霰。來時笑相迎，啼時歡不見。夏日冬之夜，猶有旦暮時。與郎情難滿，如醕醢漏卮。」登山云：「石徑巉巖花氣紛，偶乘餘興送斜曛。不知絕壑何人嘯，遙帶鐘聲入暮雲。」未二年，署布政使。

以廬案受內臣周內，憤而雉經，非其罪也。

有勿遽之色

洞庭山人，蔣愚谷，喜吟詩。致貧其家，以療疾亡。其成仁菴云：「心安靜看閒雲過，地僻潭忘夏日長。」虎邱云：「鳥棲深樹斜陽影，風過虛堂貝葉聲。」愚谷每來隨園，往往有勿遽之色，死後予輓聯云：「生爲誰忙？學業未成家已破；死虧君忍，高堂垂老子初啼。」

爲之狂喜

余知江寧，過觀象臺。見有題壁者云：「草色荒臺過雨遲，短牆古柏暮雲垂；桃花紅引遊人去，獨自斜陽讀斷碑。」問之僧人，乃嘉興夏培叔名復森者所題。因聘修志書，耳聾與豪。一日從嘉興還金陵告余曰：「家中手植

老梅一本，去冬爲僮所伐。乃弔之云：『老梅移植廿餘載，客裏歸看已作薪。無復橫斜舊時影，負他多少後來春！』秦淮夏集云：『傍晚紛紛載酒后，有爭鬻處過船遲。一河風月無人管，都付橋南楊柳枝。』亡何，歸里卒。相隔三十餘年，聞其子鼎中庚子副舉。余感詩人有後，爲之狂喜。

詩識

沈歸愚選 本朝詩，不知杭州王百朋，幾有遺珠之嘆。余告之曰：『百朋諸生，名錫。毛西河高弟子也。』有嘯竹軒集，無題云：『燈暗頻疑虛室響，衾多不敵半牀寒。金針入處心俱痛，素線添時恨共牽。』皆余幼時所熟誦句。其子厚齋，與余鄰居交好。和余落花云：『乍驚彼美從天降，直覺斯文掃地來。』余覺不祥，果一第而卒。厚齋名風滄。

黔中風景

人但知商寶意先生，以詩名海內，而不知其弟名書，字響意者，亦詩人也。作貴州吏目，有消夏吟云：「雨後壑全響，日中崖半陰；壞簷蛛網結，嘉樹雀巢深。永日無公事，閒居有道心；短衣隨意著，涼意滿衣襟。」又：「六月無三伏，一朝有四時。蜂巢當午鬧，蚓壤趁涼歌。」真能寫黔中風景。

唐人詩中往往用方言

唐人詩中，往往用方言。杜詩「一昨陪錫杖。」一昨者，猶言昨日也。王逸少帖，「一昨得安西六日書，晉人已用之矣！」太白詩，「遮莫枝根長百尺。」遮莫者，猶言儘教也。干寶搜神記，張華以獵犬試狐，狐曰：「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爲患乎？」晉人亦用之矣。孟浩然詩，「更道明朝不當作，相期共閉管弦。」

來，「不當作者，猶言先道個不該也。」元稹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隔是者，猶云已如此也。杜牧詩「至竟薛亡爲底事」至竟者，猶云究竟也。

破瓜

古樂府「碧玉破瓜時。」或解以爲月事初來，如破瓜則見紅潮者，非也。蓋將瓜縱橫破之，成二八字，作十六歲解也。段成式詩「猶憐最小分瓜日。」李羣玉詩「碧玉初分瓜字年。」此其證矣。又詩中用所由者，蓋本南史沈炯傳文帝留炯曰：「當勅所由，相迎尊累。」一解以爲州縣官，一解以爲里保。又和凝詩「蟾蜍領上訶梨子」人多不解。朱竹垞曰：「訶梨婦女之雲肩也。」呂種玉言鯖云：「祿山瓜傷楊妃乳，乃爲金訶子以掩之。」或云卽今之抹胸。

弔明季楊左二公詩

偶讀馮益都相公集，有弔明季楊左二公詩云：「忠魂莫再傷冤抑，今日猶能塵 聖衷。」下註面奉 聖祖云：「二臣死於廷杖，非死於獄也。」

楊左二公——明朝忠臣楊文儒，名隄，別號大洪。因當時奸臣魏忠賢當權，楊隄便上奏章說魏忠賢有二十四大罪，後被魏忠賢害死。左光斗，號遺直，也是明朝的忠臣，和楊文儒同死在牢監裏。

空青

相傳世有空青，人無瞽目。其真者，余未之見也。惟南蘭張天池家，藏一顆石巔趾，僅寸許，面帶波痕。光采空靈，中伏一兔，兔腹下藏銀母漿，搖蕩有聲。據云：「其先人得自海上，傳家已三世矣。」同年儲梅夫太史題七古云：

「白雲縹緲太素含，波光隱現細浪蹙；入水能教霞采生，舟行怕有饞龍逐。」
〔博物志龍嗜空青燕肉〕

白生歌

海鹽馬世榮，字煥如，墨林觀察之祖。與陸稼書先生交好，所著詩集，有白生歌云：「白生者，蛇精也。化美男子，爲錢千秋、孝廉所狎。孝廉謫戍出塞，白與偕行，情好綢繆。後遇赦歸錢，官司李白以手帕託錢，求張真人用印。事破受誅，乃乞錢以玉瓶裝其骨，道百年後可仍還原身。」事甚詭誕。而馬乃理學人，非誑語者。惜詩有百韻，不能備錄。

老紅豆詩

蘇州老紅豆，惠周迪先生有句云：「花浮小盞三投酒，乳撥深爐七品

茶。一人疑七品當是七碗之誤。余曰：「非也。」金人七品官，纔許飲茶，事見金史。惟三投酒未詳所出，或是三辰酒之訛。「先生有香城驛一絕云：『縷田乘雨破春耕，落日柴車帶犢行。繞屋馬通高一尺，地名還是號香城。』」

老紅豆——清朝人惠周迪，江蘇吳縣人，研究經學，家住吳縣冷香溪，北院子裏種着紅豆樹，稱自己的屋子爲「紅豆山莊」，自己稱爲「紅豆主人」。後來周迪的孫子名棟，人自稱爲「小紅豆主人」，稱他祖父爲「老紅豆主人」。三投——酒溫過三次，稱爲「三投」。七品——品，是說嘗茶的味；七品，是說把茶連飲七口，每飲一口，研究一次味。梅堯臣、李仲求寄建溪洪井茶七品詩有：「忽有西山使，始遺七品茶；末品無水量，六品無沉相，五品散雲脚，四品無粟花，三品若瓊乳，一品罕所加；絕品不可議，甘香焉等差。」三辰酒——元宗皇帝造一座清潭藏酒，用銀磚造着池邊，用石粉膠着磚縫，藏着三辰酒一萬車，賞給當時的的學士大臣飲酒。馬通——馬通便是馬糞。漢朝戴就，睡在覆着的空船，下面繞着馬通薰着。

詩骨清

桐城二詩人，方扶南與方南塘齊名。魚門愛扶南，余獨愛南塘，何也？以其詩骨清故也。扶南苦學玉溪少陵兩家，反爲所累，天閼性靈。南塘如：「風定孤烟直，天遙獨鳥沉。因潮通估客，隔葦見漁燈。」閨年入夏花猶在，積雨逢晴草怒生。皆扶南所不能。至於「無意懷人偏入夢，未報恩門羞再入。」其妙在真。又：「清風時一來，悠然復徐歇。」真陶詩之佳者。

拜而謝

顧俠君先生，選元百家詩。夢有古衣冠者數百人，拜而謝焉。杭州嚴曙聲煥贈云：「但見三吳書板盛，不知十載選樓忙。」王介眉撰通鑑，成而未梓，儲梅夫贈云：「二十一史加前明，王郎鏤板胸中行。」

詠險峻山川不宜近體

凡詠險峻山川，不宜近體。余遊黃山，攜曹震亭、江鶴亭兩詩，本作印證。以爲江乃巨商，曹故宿學，以故置江而觀，讀之不甚慊意，乃擷江詩，大爲嘆賞。如雨行許村云：「昨朝方戒途，雨阻欲無路；今晨思啓行，開門滿晴煦。雨若拒客來，晴若招客赴；山靈本無心，招拒詎有故。」又曰：「非是山行剛遇雨，實因自入雨中來。」皆有妙境。雲海云：「白雲倒海忽平鋪，三十六峯遭吞屠，風帆烟艇雖不見，點點螺髻時有無。」一笑看塵中局，縮轅下駒，曷不來此登斯須，垣遮瓦壓胡爲乎？」雲谷云：「領妙如悟禪，搜秘等尋讎。看山得是法，善刃無全牛。」其心胸筆力，迥異尋常。宜其隱於禺莢而能勢傾公侯，晉爵方伯也。卒無子，年逾六十而終，嗚呼！非余與四十年，又誰知其能詩。

哉？

無全年——莊子裏有一段說：初學殺牛的人，眼前只看見一隻身體很大的牛，心中十分害怕，不敢下手殺他。後來殺牛日子多了，他祇看見牛身上下刀的一塊地方，他不把全一隻手放在眼裏，是膽大手熟了。後來人說本領高的人，稱爲「目無全牛」。三十六峯——黃山，共有三十六座山峯，所以三十六峯，便是說「黃山」。

正喻夾寫之詩

正喻夾寫之詩，前已載數條矣。茲又得黃莘田驟冷云：「今日蒙茸昨繚絡，炎涼只在一宵中。」闍乘僧園上云：「縱教吹出桃花去，自有山風吹送回。」王雲上山行云：「敢云閱歷多艱苦，最好峯巒最不平。」

鄭太守詩

閩中鄭蘭州太守無題云：「此身願化催歸鳥，到處逢人苦勸歸。」余仿其意，賀人致仕云：「我是嘉賓慕高隱，喜人歸勝自家歸。」鄭有駢體自序云：「羊叔子不如銅雀妓，雖近於諧；卓文君得嫁馬相如，尙嫌其晚。」

催歸——催歸是鳥名，牠啼的聲音，好似說「不如歸去」，是催人歸去的意思。韓愈詩裏有兩句，「喚起窗前曙，催歸日未西。」喚起，也是鳥名，每日清早，喚人起身的。尙嫌其晚——漢

朝文學大臣司馬相如，窮苦的時候，有富人卓王孫的女兒，私嫁他；卓王孫十分憤怒。後司馬相如做了大官，卓王孫還嫌女兒嫁他太晚。卓王孫的女兒，便是卓文君。司馬相如號長卿。

實獲我心

合肥才女許燕珍，元夜竹枝云：「鰲山烟火照樓臺，都把臨街格子開。椒眼竹籃呼賣藕，金錢拋出綉簾來。」題余三妹素文遺稿云：「采鳳隨鴉

已自慚，終風且暴，更何堪？不須更道參軍好，得嫁王郎死亦甘。嗚呼！班氏人物表，原有九等。王凝之不過庸才中下之資，若妹所適高某者，真下下也。燕珍此詩，可謂實獲我心。

采風隨鴉——美貌有才學的女人，嫁了粗俗的丈夫，稱爲「采風隨鴉」。古時有武臣杜

大中，他原是賞兵出身，人十分粗俗。他的小老婆，却是有才學，能寫詞。當時這小老婆的詞裏有

「彩風隨鴉」的句子，表示怨恨的意思。杜大中知道了，大怒說道：「鴉還要打風呢！」終風

——終風，是說一天到晚發大風。詩經裏有一句：「終風且暴。」王郎——晉朝宰相謝安的

姪女，嫁給文人王逸少的兒子王凝之。謝氏心中不快樂，說道：「我謝家一門裏，叔父便做阿大

中郎；許多兄弟裏面，又有在外國封王的。想不到天地間，却有這樣一個王郎。」

公卿佳話

同年錢文敏公維城，在都時，所居綠雲書屋，陳乾齋相國之故宅也。公

女浣青有詩才，與婿崔君龍見弟維喬戚里莊君斨管君世銘五人倡和，宅有古桑，綠陰麤麤，映一畝許，視其影將逾屋，則公必退朝。各呈詩請政，公欣然爲甲乙之。有鳴秋合韻集兩卷，真公卿佳話也。余嘗戲之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四人而已。」諸君詩不能備錄，惟摘浣青通天臺云：「當塗代漢逾百年，銅人之淚流作鉛，移經灑水亦傷別，回頭立盡東關烟。」又詠華清宮故址云：「新臺之水古所恥，老奴遂爲良娣死，盛衰轉眼五十年，始知李嶠真才子。」

通天臺——漢朝甘泉宮裏，造一座通天臺，離地有一百多丈高；在臺上一望，那雲雨都在脚下，可以望見長安全城。臺頂上有石雕的一個仙人，手中拿着玉杯，承接雲中的露水，稱爲「承露盤」。華清宮——唐明皇造「華清宮」，在驪山宮中，有華清池，池中溫泉，終年不冷。明

皇的妃子楊玉環常在池中洗澡。驪山在如今陝西臨潼縣。新臺——詩經裏有新臺篇，說衛宣公替他兒子在齊國娶一個媳婦，見媳婦十分美貌，宣公便自己娶了做妃子，造一座臺在河邊上，名爲「新臺」給妃子住着，不讓她到宮裏去。後人說公公和媳婦通姦的，稱爲「新臺之恥」。老奴——老奴是說唐朝玄宗皇帝。良娣是說楊貴妃。楊貴妃原是玄宗的兒子壽王的妃子。李嶠——唐朝詩人李嶠寫的詩常常在宮中歌唱。唐明皇天寶末年，明皇年紀已老，楊妃已死。一天在「勤政樓」聽梨園子弟唱曲子道：「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明皇聽了，問是誰做的詩？子弟說是李嶠的詩，明皇說道：「李嶠真是才子！」便不覺流下淚來。

荆卿——荆卿名軻，戰國時候衛國人。燕國太子名丹的，欲報仇去殺秦皇。當時有秦國將軍樊於期，逃在燕國。秦皇常常向燕國要人，又秦皇早已想佔據燕國督亢地方。太子丹便命荆卿做刺客，殺死了樊於期，便拿了樊於期的頭和督亢的地圖，去獻給秦皇。地圖裏面有一柄刺刀，荆卿拔刀刺秦皇，不中，便被殺死。後有荆軻的朋友高漸離，因秦皇愛聽彈筑，高漸離到秦皇宮中去彈筑，他要替荆軻報仇，便上去刺秦皇，也不中，高漸離便被殺死。三六——秦始皇三十

五年，有一個官員夜裏過華陰地方，見一個人對他說道：「明年祖龍死，到第二年三十六年，果然秦始皇死了。祖便是始字的意思，龍便是皇字的意思。」

爲之解頤

余甲子斜，從沐陽就聘南關，過燕子磯，見秦秀才大士，題詩壁上。有一漁火真疑星倒出，鐘聲欲共水爭流。之句，心甚異之。次年奉調江寧，秦以弟子禮見。見贈一律，中二聯云：「門生半爲論文至，大吏都邀作賦還。玉塵清談時善謔，烏紗習氣已全刪。」予月課多士，拔其尤者，如車研寧、楷、沈石麟、龔孫枝、朱本楫、陳製錦及秦君等共二十人。徵歌選勝，大會於徐園。有伶人康某，爲余所賞。秦卽席賦詩云：「秋雲霧歷午陰長，舞袖風回桂蕊香。忘是將軍門下客，公然子細看康郎。」一坐爲之解頤。余尤愛其遊秦淮云：「

金粉飄零野草新，女牆日夜枕寒津。興亡莫漫悲前事，淮水而今尙姓秦。
後中狀元官學士。

徐園高會

徐園高會時，余首唱一絕。諸生和者十九人。龔孫枝繪圖以記其勝。掛
冠後，詩畫俱遺失，園亦荒圯。越四十年，有邢秀才作主人，葺而新之。求亭上
對聯，余題曰：「舊地怕重經，記當年絲竹宴諸生，回頭是夢。名園須得主。看
此日樓臺逢哲匠，著手成春。」

梁太史詩

庚申在京，余與裘叔度同年，同車遇雨。裘誦其師梁仙來太史一聯云：
「飛雨不到地，輕烟吹若塵。」太史名機。雍正癸卯翰林，外出爲令。高安相

公薦鴻博入都與余相遇於琉璃廠書肆中。詠桃花云：「渾疑人面隱，下馬誤題門。」贈妓云：「欲作歌聲畏花落，選詞先唱鎖南枝。」鬻藥云：「老去還嗟耳力退，自吹羌管不聞聲。」沙邱云：「荆卿匕首漸離筑，可惜不逢祖龍三十六。」

不可當面錯過隨園

揚州江賓谷，白首名場，余每過邗江，賓谷必呼子姪出見曰：「余少時得見前輩某某，至今夸說於人。汝等不可與隨園先生當面錯過。」余感其意，錄其與弟蔗畦夜坐云：「宵中更警嚴城柝，暑退人親小室燈。」冬晴云：「剩菊尙支蒼徑賞，凍蠅微觸紙牕聞。」詠古梅云：「乍見根疑石，旋驚雪作香。」

江蔗畦詩

蔗畦名恂，詠穹廬雪云：「穹廬雪，嚼復咽，氈毛已盡雪不歇，雪能冷骨不冷心，十九年來覺長熟，風沙大地慘無春，只有手中之節凍不折，君節臣執臣不辭，臣節君莫君不知，淚零紅雪吞不得，灑在茂林松柏枝。」蔗畦刺亳州，守徽州，俱有善政。所藏金石文字最多。

穹廬——拿氈毯搭成的蓬帳，稱爲「穹廬」。漢武帝時候，蘇武出使到匈奴地方去，匈奴人逼蘇武投降，蘇武不肯。匈奴王便把蘇武去關在一座穹廬裏，不給他飲食；天下大雪，蘇武便拿雪和氈毛一塊兒吞下肚子去不死。匈奴人認蘇武爲神仙，便又使他到北海沒有人的地方去看羊，共住了十九年，纔放他回中國來。

和春寒詩

隨園詩話 第十三卷

余作春寒詩，黃星巖和云：「寒深疑歷誤，春久沒花知。」何士顥和云：「流細水初活，花遲春轉寬。」

古之人歟

常州徐太史昂發上韓慕廬尙書云：「佳士姓名常在口，好官階級不關心。」孔雱谷贈龍明府雨樵云：「有意憐寒士，無心媚長官。」嗚呼！古之人歟？

茅秀才詩

丙戌三月，余過京口，宿茅耕亭秀才家，庭宇幽邃，簞飲精妙。燈下出詩稿見示，余爲加墨。記其佳句云：「鄰船通客語，虛枕納潮聲；千里月明天不夜，五更風急海初潮。」官亭道上一絕云：「細道繞平疇，時聽農歌起。回頭

不見人，聲在禾麻裏。』未數年，秀才入詞林。丁酉鄉試，作吾鄉副主考。

似偷兒詩

淮寧詩人黃浩浩歌柳云：『小驛孤城風一笛，斷橋流水路三叉。』余曰：『佳則佳矣，惜其似梅花詩。』有某公詠梅云：『五尺短牆低有月，一村流水寂無人。』或笑曰：『此似偷兒詩。』

題路上去思碑

許竹人侍御題路上去思碑云：『君看去思官道石，深鑄鑄不到人心。』足補白太傅詠碑之所未及。

落難秀才

壬寅春，余遊西湖，寓漱石居。閒步斷橋，遇一少年問路，愁容可掬。叩其

故曰：「我平湖秀才，來遊湖上，進錢塘門，行李被竊，無處投宿。」予疑不實，問既是秀才，可能詩乎？曰：「能！」命詠落花，操筆立，就有句云：「入宮自訝連城價，失路偏多絕代人。」余大驚，留宿贈金而別。但記姓都，忘其名。

押來字

余苦春寒不已，中州呂柏巖詩云：「朔風烈烈知何意？不許江春入得來。」張自南云：「春寒不遂早已去，今日又從何處來？」兩押來字俱妙。

通首唐音

王中丞恕，四川人，號樓山，過潮州感舊詩曰：「金山遙對鳳凰洲，策馬崆峒憶舊遊！二十七年如昨日，八千里外是并州。空餘大樹翻斜日，尙有遺丁說故侯。路過西州秋欲老，舊參軍也雪盈頭。」通首唐音，許竹素先生爲

余誦之。

并州——賈島的詩道：『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大樹——後漢時候，馮異做人十分謙虛，許多將軍在一塊兒的時候，常常歡喜誇說自己的功勞，獨有馮異遠遠的去靠在大樹下面不說話。當時向營的人，都稱他爲「大樹將軍」。

讀書如吃飯

余嘗謂魚門云：『世人所以不如古人者，爲其胸中書太少；我輩所以不如古人者，爲其胸中書太多。』昌黎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亦即此意。東坡云：『孟襄陽詩非不佳，可惜作料少。』施惠山駁之云：『東坡詩非不佳，可惜作料多。詩如人之眸子，一道靈光，此中著不得金屑，作料豈』

可在詩中求乎？予頗是其言。或問詩不貴典，何以少陵有讀破萬卷之說。不知破字與有神三字，全是教人讀書作文之法。蓋破其卷，取其神，非囫圇用其糟粕也。蠶食桑而所吐者絲，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釀者蜜，非花也。讀書如喫飯，善喫者長精神，不善喫者生痰癩。

詩文妙處全在於空

嚴冬友曰：「凡詩文妙處，全在於空。譬如一室內，人之所遊焉息焉者，皆空處也。若窒而塞之，雖金玉滿堂，而無安放此身處，又安見富貴之樂耶？鐘不空，則啞矣；耳不空，則聾矣！」范景文對牀錄云：「李義山人日詩，填砌太多，嚼蠟無味。若其他懷古諸作，排空融化，自出精神，一可以爲戒，一可以爲法。」

送人納妾

保勳堂侍郎送人納妾，七律後四句云：「席上偶然教進酒，燈前何敢
遽呼郎？只因未識夫人性，試問明朝那樣妝？」

劉素素詩

明季用兵時，有女子劉素素者被掠。題詩店壁云：「天明吹角數聲殘，
將士傳呼上玉鞍。恰憶當時閨閣裏，曉妝猶怯露桃寒。」

袁保侯詩

宛平袁明府增，字保侯。辛江寧時，與余通譜。有句云：「天遠望窮飛去
鳥，春寒餞盡早開花。」詠瓶云：「飲水自知胸最冷，銜花應覺口常香。」

淡而有味

先慈九十生日，祝壽詩無慮百餘首。予獨愛龔旭開秀才五律一結云：「爲有稱觴客，今朝戶不扃。」淡而有味。

姜太公在此

杭州風俗，人家作醬，甕上鎮壓，必書「姜太公在此」五字。余嘗疑之。孫文和秀才笑曰：「君豈不知太公不能將兵，而善將將乎？」又過張息侯家，見其奴携燈籠來，上題「賴有此耳」四字。兩用史書語，令人莞然。

蔣戟門善製豆腐

蔣戟門觀察招飲，珍羞羅列。忽問余「曾喫我手製豆腐乎？」曰：「未也！」公卽著犢鼻裙，親赴厨下。良久擊出，果一切盤餐盡廢。因求公賜烹飪法，公命向上三揖，如其言始口授。方歸家試作，賓客咸夸。毛俟園廣文調余

云：「珍珠羣推郇令庖，黎祈尤似易牙調。誰知解組陶元亮？爲此曾經三折腰。」

犢鼻——犢鼻，便是牛鼻。牛鼻是很短的，所以短腳褲，稱爲「犢鼻褲」。犢鼻褲，是下等人穿的。漢朝文學大臣司馬相如，在窮苦的時候，穿着「犢鼻褲」做酒保。郇令——古人章陟，做郇州令；他的廚房中，各種食物都有。有客人去，都是吃得很飽的出來。當時人有兩句歌謠道：「人欲不餓筋骨舒，衾緣須入郇公廚。」易牙——春秋時候，齊國大臣易牙，專會做菜，十分有味，齊桓公十分歡喜他。

鄭熏詩

南宋末年，士大夫簞簋不飭。有鄭熏者，素作賊。以軍功得主簿，衆不禮焉。鄭乃獻詩云：「鄭熏素行本非端，熏有狂言上衆官。衆官作官還作賊，鄭

「熏作賊還作官。」

簞簞——簞簞是盛菜的盤盞。貪嘴的人，隨意做了許多盤的菜，稱爲「簞簞不飭」。漢朝時候，稱貪賊的官吏也，稱他爲「簞簞不飭」。是說貪賊的人和貪嘴的人一樣的。

方咸亨論畫

方咸亨論畫云：「神品如孫吳，能品是刁斗森嚴之程不識，逸品則解鞍縱臥之李將軍。」又曰：「厚不因多，薄不因少。」余愛其言可通於詩，故錄之。

程不識——漢朝大將程不識，武帝時候，他和大將李廣各管一軍。李廣的軍法，十分寬大，不分部隊，兵士隨意住宿，夜裏不打更，不打鼓，不用守衛的兵，不歡喜多用公文，營中的書記，十分安閒。程不識的軍法，十分嚴緊，兵士都有一定的地位，不能亂走一步，在營裏打更打鼓的聲音，通夜不絕。那書記官，統夜寫着文書，不得休息。但兩人都是很能打仗的。李將軍——漢朝

大將李廣，傲上郡太守官的時候，帶了一百個騎兵出關去，遇見了匈奴數千的兵，那騎兵都要逃走，李廣令大家下馬，解去了馬鞍，使馬臥在地下；匈奴兵見了，十分詫異，便退去。王珣——晉朝的王珣，和他的弟弟王珉，每人造一座別墅在鹿邱山上，到咸和二年，把別墅改成寺院，成爲東西二寺；立王珣王珉的祠堂在寺傍。邢溝——邢河，是春秋時候吳國王夫差開的，在如今江都縣西北地方，併現併入運河。

士大夫之樂

唐太宗云：『泥龍竹馬，兒童之樂也；翠羽明珠，婦女之樂也。』余亦云：『急流勇退，後起有人，士大夫之樂也。』今之人，惟揚州秦西巖先生，以觀察致仕，子又繼入翰林，宜其詩之自然豁宕也。南莊題壁云：『郭繞村烟水繞堤，數椽屋可託卑棲，百年老樹留花塢，二頃荒田雜菜畦。庾信小園枝下上，王珣別墅澗東西。誰云巢許買山隱，家在城南認舊溪。策杖登樓眼界寬，』

邢溝一水迅奔湍，天邊漕運雲梯上，江外山光帶霧看。南北塔高雙鶴立，東西橋鎖九龍蟠，往來多少風帆急？孤櫂何如斗室安！

隨園詩話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十四卷

有才女子

嘉興江浩然，幕遊江西，於市上得一銀光牋楷書云：「妾年十五許嫁君，聞說君情若不聞，十七于歸見君面，春風乍拂心長戀。爲歡半載奈離何，千里江山渺綠波，未成錦字腸先斷，零落胭脂淚更多！」西江浙江隔一水，天上銀河亦如此！銀河猶有渡橋時，奈妾奄奄病將死。傷心未見寧馨育，仰負高堂愆莫贖，偷蒙垂念舊時情，有妹長成絃可續。君年衰得正英英，莫更蹉跎無所成，無成豈特違親意，泉下亡人亦不平。要知世事皆前定，明珠一粒

遙相贈，非求見物便思人，結襦來世於今定。」後書政可夫君，康熙癸酉仲夏，垂死妾顏玉斂柩，玩此詩，蓋有才女子也。第所謂政可者，不知何人？

寧馨——「寧馨」是晉朝時候人的俗話，意思是說這樣的。晉朝王衍年紀小的時候，去見山濤，山濤說道：「何物老婦，生此寧馨兒？」寧馨兒，是說這樣一個好兒子的意思。後人凡是稱贊別人的小孩兒好，都稱爲「寧馨兒」。結襦——襦字和縞字通用，原是女人用的手帕。女子出嫁的時候，用手帕遮住頭，所以結婚也稱做結襦。詩經裏有一句：「親結其縞。」是說女人嫁得了丈夫的意思。

選家七病

選家選近人之詩有七病焉。其借此射利通聲氣者，無論矣！凡人全集各有精神，必通觀之，方可定去取。倘摺據一二，並非其人應選之詩，管窺蠡測，一病也；三百篇中，貞淫正變，無所不包。今就一人見解之小，而欲該羣才

之大，於各家門戶源流，並未探討。以己履爲式，而削他人之足以就之；二病也；分唐界宋，抱杜尊韓。附會大家門面，而不能判別真僞，採擷精華，三病也；動稱綱常名教，箴刺褒譏，以爲非有關係者不錄。不知贈芍采蘭，有何關係？而聖人不刪。宋儒責蔡文姬不應登列女傳，然則十七史列傳，盡皆龍逢比干乎？學究條規，令人欲嘔，四病也；貪選部頭之大，以爲每省每郡必選數人。遂至勉強搜尋，從寬濫錄，五病也；或其人才力與作者相隔甚遠，而妄爲改竄，遂至點金成鐵，六病也；徇一己之交情，聽他人之求請，七病也；末一條，余作詩話，亦不能免。

贈芍——贈芍采蘭，是說男女活識私情的事體。詩經裏有兩句：「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簡，便是蘭花。龍逢——紂王的叔父比干，桀王的

臣子龍逢，都是忠臣；因勸諫皇帝的惡事，被桀紂兩帝殺死。學究——學究，原是研究學問的意思。唐朝李五經來考取功名，分五經、三經、二經、學究一溜等名目。學究一經，是說他專研究一種經的學問。後來稱讀書人爲學究，年老的爲老學究，是有看輕的意思。

題相思鳥

冬友侍讀，昵伶人登元，將之陝西，未能攜去。路上見籠中賣相思鳥者，

戲題云：「同眠復同食，何處號相思？」

馮康齋詩

山右馮康齋觀察，名廷丞，學頗淵博。居官以廉聞，其夫人爲吾鄉周叔大太史之女，亦好客。觀察詩云：「談經客過頻搜字，脫珥妻賢解治厨。」

張月槎先生詩

丙辰召試，有康熙癸巳編修雲南張月槎先生名漢。年七十餘，重入詞館，先生以前輩自居，而丙辰翰林欲以同年視之，彼此慙懣。後五十年，余遊粵東，飲封川邑宰彭公竹林署中。西席張旭出見，詢知爲先生嫡孫，急問先生遺稿。渠僅記秋夜回文一首云：「烟深臥閣草凝愁，冷夢驚回幾樹秋。懸壁四山雲上下，隔簾一水月沉浮。翩翩影落飛鴻雁，皎皎光寒靜斗牛。前路客歸營點點，邊城夜火似星流。」余按「回文詩相傳，始於蘇若蘭，其實非也。」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道原爲始，傳咸有回文反覆詩，溫太真亦有回文詩，俱在寶滔之前。」

悽絕不言

真州張嘯門遊鳩江，遇隣舟一女子，倚篷窗而哦。與語，悽絕不言。但見

其題青羅帶寄人云：「扁舟一夜燈如雪。無限深情羞不說；東風何苦又天明？抵死催人江上別。」

詠史有三體

詠史有三體，一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懷抱，左太冲之詠史是也；一爲隱括其事，而以詠嘆出之，張景陽之詠二疏，盧子諒之詠蘭生是也；一取對仗之巧，義山之牽牛對駐馬，韋莊之無忌對莫愁是也。

抱硯以寢

周月東游海潮菴，得謝文節公小方硯。額携「橋亭卜卦硯」五字，背有元人程文海銘。周珍重之，抱硯以寢。臨死，乃贈查恂叔。一時題者如雲。錢辛楣云：「眼中只有石丈人，江南更無斯養卒。」紀心齋云：「遠過一片韓」

陵石，留伴千秋玉帶生。」

謝文節

——宋朝的謝枋得，號疊山。宋朝滅亡，他改姓名在建陽地方，當一個賣卜的人。後

來，元朝要找尋他去做官，捉他到北邊地方去，他便自己餓死。死後，他的學生立謚號，稱爲「文

節先生」。韓陵石——溫子昇寫韓陵山寺碑文，刻在石上。後庾信讀碑，又把文抄下來；遇到

南方的人，問庾信道北方的文人品行怎麼樣，庾信說道：「祇有韓陵山上一片石，還可以對他說

說話。」玉帶——宋朝忠臣文天祥留下來的方硯，瓦中有一條白紋，稱爲玉帶硯。玉帶生，韓

陵石，都是說清高的意思。

有幸有不幸

尤貢甫，在真州市得東坡石鏹，容水升許。以銅爲堤，鑄芙蓉葉一瓣，上篆「元祐」二字。蓋卽周禮所饋坡公物也。鄭炳也題云：「煉石天留雲氣古，煎茶人去水雲乾。」謝登倩云：「毋矜酒戶大，獨許石交深。」未幾有人

買獻 上方矣。一硯一鈔，主人俱繪形作冊，傳播藝林。余在揚州，汪魯佩家見桓圭，長七寸，葵首垂縹，質粹沁紅，真三代物也。惜無人題詠，終年蘊積而藏，物亦有幸有不幸焉。

詠兪觥

前明萬歷五年，常熟趙文毅公劾張江陵，廷杖謫戍。其友庶子許國銘，兪觥爲贈。蓋取神羊一角觸邪之義。後流傳數易其主，五世孫王槐，探知在山左顏衡齋家。乃製玉觥銀船，託宮詹翁覃溪先生作詩，請易之，竟得返璧。一時題詠如雲，覃溪作七古一篇。後八句云：「顏公奉觥向君笑，趙叟傾心誓相報。觥喜多年逢故人，叟泣還鄉告家廟。昔人贈觥事偶然，今日還觥世更傳。譜出兪觥新樂府，壓倒米家虹玉船。」

神羊——古時傳說有一種獸，名獬豸，額上生一角，身體和羊相同，稱爲神羊。生性又聰明，又忠直，他見兩人打架，便用他的角去撞那理曲的人。米家——米芾，號元章，能寫大草，他自
己也很愛書畫，造一隻船，把書畫都掛在船裏，坐着在各處游玩，稱爲「米家書畫船」。

少年好學

安慶徐蘭坡，少年好學，得余斷章零句，必手抄之。余遊黃山，來舟中，誦所作夏夜云：「螢火繞籬飛，風輕荷氣微，幾竿斜竹影，隨月上人衣。」偶成云：「屋邊松樹經春長，樓鳥不知巢漸高。」大觀亭宴集云：「新舊痕留衣上酒，往來影亂席前船。」又「綠楊深護倚樓人」七字亦佳。

可謂孝矣

平湖張香谷，與其兄數坡最友愛。數坡歿後，香谷踰年亦病，臨終，有「

清魂同到梅花下」之句。數坡之子熙河孝廉，繼先人之志，墓旁種梅三百樹，題云：「卜兆經營親負土，栽花愛護當承歡。」可謂孝矣！熙河愛遊山，作梅花詩話一百卷，至隨園一宿去，登峨嵋絕頂。見懷云：「峨嵋高絕天，八月雪浩浩。我持謫仙筇，飄然上秋昊。衆星向簷低，羣峯入室小。佛光日中明，聖燈夜半皎。五色兜羅綿，疊疊巖前繞。蒼茫四顧間，忽憶隨園老。奇景不共賞，何以愜幽抱？焉得縮地方，與公立雲表。」熙河在峨嵋，見神燈佛光。又到淨土山下，觀小龍在池中，長四寸五爪，攜過雷洞坪便死。佛光飛至臺上，掬之乃木葉一片。

題臚唱圖

余知江寧時，胡秀才某招飲，席間出乃祖甲戌臚唱圖，屬題。係邦江王

雲所畫，卷首何義門云：「鴻臚三唱名，香一龍驤首羣龍翔。金吾仗引從天下，長安門外人如堵。方山神秀信有鍾，焦夫子後生胡公。江左周星推首張，意氣肯輸渴睡漢。」胡公名任輿，字芝山，康熙甲戌狀元，未十年而卒。同年高章之哭云：「十年不分君終此，累月猶疑死未真。」卷中題者如彭定求、陳恂、楊仲訥、大年、追挽之章。余題云：「九闕天門蕩蕩開，先皇親手策羣才。南宮莫訝祥雲見，臣自白門江上來。我亦曾追香案蹤，卅科前輩企高風。人間春夢醒何速？未了浮雲一夢中。名園晚到夕陽斜，老樹無聲覆落花。贏得兒童齊拍手，縣官還醉狀元家。」此乙丑冬月事也。詩不留稿，丙午閏七月重展此卷，爲之憮然。

渴睡漢——十分愛睡的人稱爲「渴睡漢」。古時呂文穆公，在不曾考得功名的時候，到

一個縣城裏去游玩，縣官的兒子胡大監看輕他，有人說，呂詩寫得最好，有一挑盡寒燈夢不成」的句子。胡大監大笑說道：這是渴睡漢的詩。呂聽了，十分怨恨。第二年，呂中了狀元，便託人去對胡大監說，渴睡漢如今中得狀元了。胡大監笑道：待我去做第二人。下一科，果然胡大監也中了狀元。

有劍南風味

葉書山侍講，常爲余誇陶京山同年之孫，名渙悅者，英異不羣，時纔八九歲。稍長，好吟詩，尤好余詩，大半成誦。偶成云：「午課初完臥短床，立春節過晝微長，高簷向日難留雪，小室藏花易貯香。堦下綠初浮遠草，路旁青未上垂楊。呼僮添貯爐中火，午後溫馨薄暮涼。」又「人因待月窗常啓，書是傳詩口不封。」賀余生子云：「公有未全天必補，老猶得見子非遲。」俱有

劍南風咏，惜侍講先亡，未之見也。

呂樹村詩

中州呂公滋，字樹村，宰介休歸。因從子仲篤，宰上元，來遊白下。見贈云：「地兼白下三山勝，詩比黃初七子工。」讀三妹集云：「鴛鴦飛來因綉好，蠶魚仙去爲香多。」年未老而乞病，有勸其再出者，乃作老女嫁云：「自製羅紈五色裳，晶簾低捲綉鴛鴦，不知小妹于歸日，阿母殷勤爲理妝。檢點新妝轉自思，於今花樣不相宜；嫁衣肥瘦憑誰剪，羞問隣家小女兒。」戲仲篤云：「憐余增馬齒，看爾奏牛刀。」潼關云：「三峯天外立，一騎雨中行。」

蠶魚——蠶魚是書中的蛀蟲，形狀和魚一般，全身銀白色的。據傳說，蠶連吃了書中三個仙字，便要成仙去的。牛刀——諺語裏有一句：「割雞焉用牛刀？」如今說有大才學的人去

做下事體，稱爲「割雞用牛刀。」

嘲人詩

唐李揆，自負才望。嘲人云：「龍章鳳姿，士不見用；獐頭鼠目，乃欲求官耶？」或反其意，贈相士云：「相法於今大不倫，我將秘訣告諸君：要看世上公侯相，先取獐頭鼠目人。」

獐頭——獐的額角，是向前衝的；鼠的眼睛十分小的。人額小眼，是一種窮賤相。

莫愁乃古男子

余遊武夷，過浦城，遇鈕明府之弟闔圃，有詩三册求閱。七夕云：「黃昏無伴說牽牛，獨對江山半壁愁。今夕盧家樓上月，莫愁未必不知愁。」又句云：「星沉殘水魚吞餌，月上空廊犬吠花。」皆可誦也。余按：「宋曾三異云：

「莫愁乃古男子，神仙隱逸者流，非女子也。楚石城有莫愁石像，男子衣冠，見劉向列仙傳。」語雖不經，亦可存此一說。猶之龍陽君、鄭櫻桃，古皆以爲
女妃。一見國策鮑註，一見十六國春秋。」

盧家——梁朝有一個善唱歌的女子名莫愁，嫁給姓盧的。所以梁武帝的歌道：「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名阿侯。」龍陽——龍陽君，有男女兩人。戰國時候，魏王寵愛的妃子龍陽君，和魏王同坐在船裏釣魚；龍陽君釣得了十多尾魚，不覺落下淚來。又有一龍陽君，是魏國的臣子，魏王十分愛他，和他一塊兒睡。後人說做相公的，稱他爲「龍陽君」。相公，是供給男子同性戀愛的。鄭櫻桃——晉朝石勒的兒子石季龍，愛一個唱戲的男孩子，名鄭櫻桃的。季龍先娶郭，被櫻桃謀死；後娶崔氏，也被櫻桃謀死。櫻桃的面貌十分美麗。後樂府裏有鄭櫻桃歌。

奇士

隨園詩話 第十四卷

錫山錢秀才泳，字立羣，居梅里。丙午臘月七日，張止原居士，招遊靈巖。與秀才兩宿舟中，談古文金石之學，極淵博。遊西湖云：「十年不識錢唐路，今到翻疑是夢中。」嚮翠難分南北寺，舟輕易颺往來風。數灣碧水通仙宅，一帶蒼烟沒宋宮。何處吾家表忠觀，幾回搔首問漁翁。躍馬登山松四圍，梵王宮殿鬱崔巍。老僧迎客來幽逕，少女焚香上翠微。鷺嶺樓高滄海濶，冷泉水急濕雲飛。何當端坐三生石，說破遊人去路非。一是日舟泊木瀆，鷺飛橋，秀才往訪其友孫鏡川。俄而同至舟中，見余即拜。背小倉山房古文，琅琅上口，亦奇士也。

一家能詩

新安王氏，一家能詩。葑亭李夫人歌曰：「一生能一顧，留君心死不肯一

願留君憶。乃知結君自有術，擅寵非徒在顏色。君不見生長門，死釣弋。其兄于庭比部，不輕作詩，而多佳句。病起云：「修竹似憐人病起，青青垂葉不搖風。」示兒云：「寸陰勸汝須知惜，到底秋花總讓春。」其子名養中者，醉歸云：「不是老奴扶持好，模糊幾打別人門。」詠蝦云：「鬚髯似戟雙睛瞪，失水蛟龍見亦驚。」其弟孔祥年十七，亦有句云：「見月忙將蒲扇掩，怕教花影上身來。」

李夫人——漢朝李夫人，原是妓女。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善唱歌，在漢武帝跟前唱歌道：「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武帝聽了，便問道：「世界豈有這樣的佳人嗎？」延年便把他妹妹李夫人送進宮去，十分得寵。長門——長門，是漢朝的宮名。皇后有罪，便在長門宮裏關鎖起來。漢武帝時候，陳皇后因相信邪教的

事體，便關在長門宮裏。鉤弋——漢昭帝的母親鉤弋夫人，是武帝的妃子。武帝要立昭帝做太子，又怕鉤弋夫人年輕，將來奪太子的權，便先拿鉤弋夫人弄死。寸陰——寸陰，是說極短的時間。晉朝陶侃說道：『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

將錯就錯

荆楚歲時記，以七月八日雨，爲洒淚雨。說本荒唐，然賦詩非失之笨，便失之迂。將錯就錯，以僞爲真，方有風味。一說煞味又索然，余與香亭同作。忽王甥健菴有句云：『不解女牛分別意，一年有淚一年無。』兩人嘆其超絕。

弄巧反成拙

馬相如有漁父詩云：『自把長竿後，生涯卽水涯。尺鱗堪易酒，一葉便爲家。晒網炊烟起，停舟月影斜。不爭魚得失，只愛傍桃花。』真王孟也！有人

傳其「月影分明三李白，水光蕩漾百東坡。」則弄巧反成拙矣。

三李白——唐朝詩人李白，性愛吃酒。他的月下獨斟詩有兩句：「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所以說「三李白」。百東坡——蘇軾號東坡，他坐船過潁河，寫詩道：「散爲百東坡，固刻復在茲。」

張廷枚詩

福建布政使張廷枚，有瓶花絕句云：「垂簾莫放西風入，留取寒香在草堂。」吾鄉詩人沈方舟主於其家，遺稿在焉。張三使高麗，杭堇浦贈云：「一參羽獵長楊乘，三繪宣河奉使圖。」

羽獵——鳥毛稱做羽。古時打獵的人，身上都披着鳥毛，使野獸認不清楚，所以說羽獵。長楊，是漢朝的宮名。漢朝皇帝出來打獵，便住在長楊宮裏。司馬相如有羽獵長楊兩篇賦。

詠始皇

隨園詩話 第十四卷

詠始皇者，朱排山先生云：「詩書何苦遭焚劫？劉項都非識字人。」崔念陵進士云：「劉項生長長城裏，枉用民膏築萬里。」

縊鬼詩

劉介石請仙，忽出盤大書云：「眼如魚目徹宵懸，心似柳條終日挂。月明風緊十三樓，獨自上來獨自下。」衆人驚曰：「此縊鬼詩也。」至夜，果有紅妝女子犯之。乃急毀其盤而遷寓焉！

寫懷假託閨情最蘊藉

寫懷假託閨情，最蘊藉。仲燭亭在杭州，金屢爲薦館。最後將薦往蕪湖，札問需修金若干。仲不答。但寄古樂府云：「託買吳綾束，何須問短長？妾身君慣抱，尺寸細思量。」宋笥田宰鳩江，官罷，想捐復。余勸其不必再出山，已

而幸兩當，以事謫戍，悔不聽余言。亦札外寄前人別妓詩云：「昨日笙歌宴畫樓，今宵揮淚送行舟。當時嫁作商人婦，無此天涯一段愁。」某明府欲聘陳楚南，以路遠不決。陳寄商婦怨云：「泪滴門前江水滿，眼穿天際孤帆斷。」只在郎心歸不歸？不在郎行遠不遠？」

鮑步江詩

鮑步江有贈云：「雙烟已換博山香，正對金荷卸晚妝。手剔蘭煤須仔細，好留半燄解衣裳。」

博山——東海中有博山。古時燒香的爐子，造成博山樣子；爐子下面坐着一盤水，好似海中的博山一般。後人稱香都稱「博山」。**金荷**——蠟燭臺，又名「金荷」；因盛燭油的盤，造成荷葉的樣子。

善言兒女之情

安慶魯鳳藻有贈云：「携得芳枝返故村，悔將玉貌共花論；低聲還向小姑囑，阿母跟前莫要言。」陳夢湘嘲某云：「畫鸞衫子褪輕紅，料峭春寒豆蔻風；雙鬢亂雲堆未穩，日高猶是背人攏。」商寶意喜環娘到云：「藥餌急須調病後，珮環親自解燈前。」金台衡贈妓云：「春葱欲送玫瑰酒，冷煖先教櫻桃管。」皆善言兒女之情。

句同而意不同

寫景有句同而意不同者。元人云：「石壓笋斜出。」宋人云：「斷橋斜取路。」近人劉春池云：「鳥喧晴樹樂於人。」魯星村云：「炎天几席熟於人。」嘯村云：「雪中無陋巷。」星村云：「遠岸無高樹。」皆句同而意不同。

也。亦有句不同而意同者。如「岸澗樹難高，遠樹浪頭生。」與「遠岸無高樹。」意思相同。皆不害其爲佳也。

對句

余有句云：「人無風趣官多貴。」一時不得對。周青原對「案有琴書家必貧。」吳元禮對「花太嬌紅子必稀。」

宛然在目

雍正乙卯春，余年二十。與周蘭坡先生同試博學鴻詞於杭州制府。其時主試者，總督程公元章，學使帥公念祖。詩題是春雪十二韻，因試日下雪故也。先生有句云：「堆從梨蕊銷難辨，迸入梅花認亦稀。今乾隆戊申矣。其孫雲翹爲上海令，招余入署，謀刻先生詩集，因得重讀一過。追憶五十四年

前，同試光景，宛然在目。

余爲擊節

余方送魯星村出門，而雨勢將下。魯吟云：「雨聲猶在雲，風色已到樹。」余爲擊節，命司閽者錄登門簿中。魯曰：「我不料公之愛詩若此也！」大笑而去。

相慕垂三十年

余泊舟滕王閣下，有揚州孫生，名湘者見訪。自言相慕垂三十年。見示蕉窗八詠蠅云：「飛揚莫入幽人室，一種芬芳不稱君。」蝶云：「偶因誤墮金錢劫，恥逐青蚨一處飛。」孫故庠生，工吟詠。爲人司馬筴事，旣而悔之，故寄託如此。

金錢劫——穆宗皇帝時候，殿前的牡丹花，開得十分熱鬧；有黃色白色的蝴蝶數萬隻，在花的四面飛來飛去，皇帝喚人用網捉得數百隻，忽然都變了金玉片兒，宮女們都搶了去做首飾。用到了第二年，宮女去打開箱首飾匣子來，看見金錢玉塊中間，有許多蟲在動着，原來都快要變成蝴蝶了。青蚨——古時有一種蟲，名青蚨，樣子和蟬一般；拿他一母一子殺死，把他每一隻身上的血塗在八十一個錢上，拿不論塗母血的錢或是塗子血的錢出化用，這錢便能自己飛回家來，這錢便永遠用不完了。後人便把「青蚨」做了錢的別名。

謝太守詩

余在南昌，謝蘊山太守招飲，以詩見示，題其妾姚秀英小像云：「宜男花小最宜春，故故相偎意態真，併作一身形與影，不應僅號比肩人。」太守有升官圖五排最佳，警句云：「森森羅衆宿，粲粲列周廬；考制遵三百，登賢占一偶，憑陵爭入局，將相遂分途，唾手功名得，推班氣象殊。握拳矜後獲，制

勝在中樞，偶爾觀成敗，從何論智？愚雲泥區尺幅，升降在須臾。」

宜男——女人長着能生男孩子的身體的，稱爲「宜男相」。又有一種草，名葦草，女人採去掛在身傍，便能生男孩子，稱爲「宜男草」。又有說鹿葱是宜男草。周廬——在房屋四周圍，造着屋子，屋裏面住着保護的兵，稱爲「周廬」。廬是矮小的房子。三百——禮記裏說：舜帝時候，立官五十人。夏朝時候，立官一百人。商朝時候，立官二百人。周朝時候，立官三百人。雲泥——說兩樣東西離得遠，或是說兩人的地位差得遠，好似天上的雲和地下的泥，所以說「雲泥」。荀濟詩裏有一句：「雲泥已殊路。」

立言之妙

余七十以後，遇宴飲太飽，夜輒不適。讀黃莘田詩曰：「老似嬰兒防飲食，貧如禁體作文章。」嘆其立言之妙，然不老亦不能知。古漁有句云：「老似名山到始知。」

譏刺語要用比興體

譏刺語，用比興體，便不露矣。夢堂云：『桃花嗜笑非無故，燕子矜飛太自輕。』陳古漁云：『無名草長非關雨，得煖蟲飛不待春。』皆有所指也。

如得導師

余遊天台，詩人張雨村外出，其子秀墀極盡東道之誼。雨村寄詩有：『千山結翠延詞客，一杖挑雲過石梁。』之句。余讀其天台遊稿，一路訪求，如得導師焉。

不愧此言

李竹溪守廣東惠州，歸贈云：『此行曾向貪泉過，留得冰心見故人。』嗚呼！竹溪真能不愧此言故記之。

貪泉——晉朝的吳隱之，做官不貪賊。他做廣州刺史官，離廣州二十里地方，名喚石門，這地方有貪泉，人喝了貪泉的水，便立刻要起貪心，獨有吳隱之飲了貪泉的水，似舊不貪賊。

可謂情深

嚴冬友常誦厲太鴻感舊云：「朱欄今已朽，何況倚欄人？」可謂情深。余曰：「此有所本也。」歐陽詹懷妓云：「高城不可見，何況城中人？」或稱東坡「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炫生花。」余曰：「此亦有所本也。」晚唐裴說詩「瘦肌寒起粟，病眠餒生花。」

錢竹初詩

錢竹初題豫讓橋云：「愛士須愛徹，畜馬盡馬力。長芻數束豆數升，縱有驂騮氣先塞。」余亦題養馬圖云：「一挑芻草三升豆，莫想神龍輕死生。」

豫讓橋——戰國時候，趙襄子殺死了智伯。有智伯的朋友豫讓，要替智伯報仇，自己先躲
在橋下，候趙襄子過橋，便從橋下跳出來行刺。誰知趙襄子不曾過橋，那馬先驚跳起來，豫讓使
被捉住。但趙襄子因為豫讓有義氣，便放了他。從此稱這橋爲豫讓橋。在如今山西陽曲縣東門
外一里地方。

懷古詩

近人懷古詩，有絕佳者，不能全錄。如光祿沈子大亦壁云：『漫訝東風
燒北岸，可知赤帝在南軍。』太史杜紫綸戲馬臺云：『儘教宿土歸劉氏，剩
有斯臺與項王。』王麟照侍郎平原村云：『八王兵甲無臣主，兩晉文章有
弟兄。晚節不堪思鶴唳，舊交聞已賦尊羹。』姜西溟烏江詩云：『虞歌曲盡

怨天亡，潮落沙平舊戰場。千里江東羞不渡，六朝曾此作金湯。」

赤壁——赤壁是山名，在如今湖北嘉魚縣東北長江岸邊，三國時候，周瑜劉備大敗曹操兵馬，火燒戰船，那山壁都燒成紅色，所以稱爲「赤壁」。北岸——三國時候，曹操水兵船隻停靠在長江北岸，周瑜水兵在南岸。東南風大起，周瑜派大將黃蓋，帶領大船數十隻，船上滿裝柴草，灌油在柴草裏，假裝來投降曹操，那柴草船近北岸時候，便放起火來。同時火箭齊發，曹操兵船一齊着火，水兵完全燒死。赤壁——「赤壁」便是說漢帝祖，因爲漢朝重紅色的，所以稱爲「赤壁」。戲馬臺——楚王項羽，愛馬，他有一匹烏騅馬，十分寶貴，便造一座臺，常常坐在臺上看馬，稱爲「戲馬臺」。在如今江蘇銅山縣地方。八王——西晉時，有八個王，便是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頊，東海王越。這八個王，因爭奪帝位，起兵反亂，後來稱爲「八王之亂」。弟兄——晉朝的陸機，和他弟弟陸雲，都是有文學的名氣，當時人稱爲「二陸」。烏江——烏江，在如今安徽和縣東北。秦朝末年，楚漢兩國爭奪天

下：楚王項羽大敗，到烏江邊上。烏江地方的亭長，預備下許多船隻候着，對項羽說道：江東面地方雖小，但也有一千里地方，幾十萬兵馬，也可以在這地方做一個大王。項羽聽了大笑道：『是天要亡我，何必渡江！』便拔劍自己刎死。

一片性靈不可磨滅

漢軍劉觀察廷璣，號葛莊，康熙間詩人。或嫌其詩過輕俏，然一片性靈，不可磨滅。漁家云：『一家一个打魚舟，結得姻盟水上浮，有女十三郎十五，朝朝相見只低頭。』偶成云：『閒花只好閒中看，一折歸來便不鮮。』

沈太史詩

沈椒園太史，所居爛麪齋，接葉亭湯西厓少宰之故居也。丁巳余主其家，記其秋夜云：『薄病閒身坐小廳，鄉心三度見流螢，水雲涼到庭前樹，

一夜秋聲帶雨聽。」

詠夢

布衣史青溪詩云：「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余反其意云：「只求無好夢，轉覺醒時安。」唐人詠夢云：「乍覺猶言是，沉思始覺空。」

韓李二人詩

宋牧仲撫蘇州，爲唐六如修墓。韓宗伯慕廬題云：「在昔唐衢常慟哭，祇今宋玉與招魂。」俗傳太白捉月而死，李季青題太白樓云：「脫身依舊歸仙去，撒手還將月放回。」余按：「宋史有唐寅，名伯虎，亦在文苑傳。」

六如——明朝有唐寅，號六如，字伯虎，能畫又能做詩，在當時十分有名。唐衢——古時，

周鄭家裏，有一個客人，名唐衢，有文學天才，到老不能得到功名，祇是愛哭，哭時聲調十分悲哀，傍人聽了，也替他落淚。招魂——戰國時，楚國大臣屈原，因被奸臣陷害，自己跳在汨羅江裏淹死。後有宋玉寫一篇招魂賦，是招屈原的魂。

彭芝亭先生詩

蒲城雷國楫，字松舟，撰龍山詩話二卷，官松江丞。有「雲行花蕩水，風動草浮山」之句。彭芝亭先生贈以詩云：「官閣哦詩思不羣，一編風雅抗吾軍，情親吳會山間友，身帶函關馬上雲。弔古頻懷楊伯起，論詩應繼杜司勳。篋中劍氣雙龍躍，那向江頭看夕曛。」

凡詩帶桀鷲之氣，其人必非良士。

凡詩帶桀鷲之氣，其人必非良士。張元詠雪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敗

鱗殘甲滿天飛。詠鷹云：「有心待捉月中兔，更向白雲高處飛。」韓范爲經略，嫌其投詩自媒，棄而不用。張乃投元昊爲中國患，後岳武穆駐兵之所，江禁甚嚴。有毛國英者投詩云：「鐵鎖沉沉截碧江，風旗獵獵駐危檣。禹門縱使高千尺，放過蛟龍也不妨。」岳公笑曰：「此張元輩也！」速召見，以禮接之。

詠雪佳句

詠雪佳句，繆雪莊云：「捲簾半樹帶花落，吹燭一窗如月明。」章智干云：「伏枕旅人驚看月，掃階童子學爲山。」陳明卿云：「填平世上嶽崎路，冷到人間富貴家。」皆昔人所未有。

遊山詩貴寫得出

遊山詩貴寫得出。陶庭珍盤豆驛云：「叢山如破衣，人似虱緣縫，盤旋一綫中，欲速不得縱。」沈石田天平山云：「登臨風扶身，談笑雲入口，直上忽左旋，方塞復旁剖。」洪稚存林屋洞云：「盤渦既深入，覆釜不獲仰。微白怵來蹤，捫黑撼虛象。憑湍同矢注，轉逕識虵枉，不惜耳口濡，驚此腹背響。」梅岑極樂峯云：「碎石隨足動，危逕不容步。支筇愁孤掌，捫葛等懸度。欲止勢難留，將前意終怖。」萬柘坡盤山云：「青山喜客來，馬首相拱揖，中峯極雲深，旁嶺儼魚立。行人踏樹梢，飛鳥觸屐齒，後來用尾銜，先到試足揣。」宗介飄磨盤山云：「分明尋丈恰隔里，指點平夷偏落走。東西俄轉望若失，呼應已逼待還久。中央簇簇攢牛宮，四角層層布魚筍，更疑去路即來處，幾訝迷途欲退走。」入世敢云肱折三，立峯頓覺腸回九。」沈樹本磨盤山云：「

回顧不見入山處，此身已在盤中住。百千旋折眼生花，三五迴環神失據。纔思左往復右行，正欲仰登先俯注。坡平幸獲尋丈寬，徑仄只留分寸度。鞭絲帽影蟻懸窗，馬足車輪鮑繞樹。乍陰乍陽日向背，在前在後風來去。山遠不踰三十里，山高不越萬餘步。從卯到酉歷未窮，自壯至老陟猶誤。」

盤豆——盤豆驛，又稱盤豆館，在遼關外湖城縣西面二十里地方。漢武帝走過這個地方，有鄉下人獻牙豆一盤，後人便稱這地方爲「盤豆驛」。林屋——林屋洞，在如今的洞庭山中，洞庭山在洞庭湖中，四圍有四百里大的地方。盤山——盤山，在如今薊縣西北地方。古時有田盤先生，住在這裏面，便稱爲盤山；分上盤、中盤、下盤三級。清朝在山上造行宮，稱爲「靜寄山莊。」

初學詩當先學古風

余常勸作詩者，莫輕作七古，何也？恐力小而任重，如秦武王舉鼎，有絕

臙之患故也。七古中長短句，尤不可輕作。何也？古樂府音節無定而恰有定，恐康昆侖彈琴，三分琵琶七分箏絃，全無琴韻故也。初學詩當先學古風，次學近體，則其勢易。倘先學近體，再學古風，則其勢難。猶之學字者，先學楷書，後學行草，亦是一定之法。杭堇浦先生教人多作五排。曰：「五排要對仗，不得不用心思。要典雅，不得不觀書史；但專作五言八韻之賦得體，則終身無進境矣！」

絕臙——臙，便是腿；腿折斷了，稱爲「絕臙」。戰國時候，秦武王有有力，常常和有力的游戲。後因和孟詵比氣力，用手舉起鐵鼎來，把腿折斷了。**無琴韻**——唐朝時候，于頔聽客彈琴，于頔的嫂嫂是懂音樂的，在籬子裏面聽着，說道：三分裏面，有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却全無琴聲。

均有天趣

湯擴祖春雨云：「一夜聲喧客夢搖，春風送雨夜瀟瀟。不知新水添多少，漁艇都撐進板橋。」莊廷延聽雨云：「梅花風裏雨霏霏，人臥空堂靜掩扉。一夜滄浪亭畔水，料應陡沒釣魚磯。」二詩相似，均有天趣。

好名

有中丞某，自稱平生不好名。余戲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好名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大聖人尚且重名如此，後世人不好名，而別有所好，則鄙夫事君，無所不至矣！屈悔翁云：「才子多貪色，神仙不好名。」不如司空表聖曰：「名能不朽，輕仙骨，理到忘機近佛心。」高東井贈方子雲曰：「從來貧士貪留」

客，未有庸人解好名。」

入人心脾

王次回詩，往往入人心脾。余年衰無子，賓朋來者，動以此事相詢，貌爲關切，余深厭之。有詩云：「厭聽人詢得子無，些些小事不關渠；逍遙公有兒孫累，未必雲烟得自如。」後見次回句云：「最是厭人當面問，鳳凰何日却將雛。」余評女以膚如凝脂爲主，次回亦有句曰：「從來國色玉光寒，晝視常疑月下看。」

琵琶記宋時已有

愛日齋叢談云：「琵琶記爲明初王四棄妻而作。太祖惡之，謫戍海外。致伯嗜賢者，蒙此惡聲。不知南宋時有詩刺高宗云：「陌頭盲女無愁恨，猶

抱琵琶說趙家。『放翁亦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沿村聽唱蔡中郎。』似乎琵琶記，宋時已有。

琵琶記——琵琶記是一種曲本，元朝人高則誠寫的。則誠是浙江永嘉人。他有朋友名王四的，中了狀元以後，便拋棄他的妻子周氏，却去入贅在宰相不花家中做女婿。則誠心裏恨王四，便寫成這本琵琶記去罵他。琵琶二字，上面有四個王字，是暗藏王四的名字，所以定名琵琶記。琵琶記裏的主人是蔡邕，因為王四年輕時候，十分窮苦，在菜園裏做傭人。蔡邕和菜傭兩字同音。後來元朝滅亡，明太祖便殺死王四。

作詩要能遲

厲太鴻宋詩記事，採取最博。余閱北盟會編，爲補所未採者。如徽宗在五國城詩曰：『曠臍有愧平燕日，嘗膽無忘在莒時。』李若水曰：『五鼓可回千里夢，一官妨盡百年身。』宇文虛中云：『傳聞已築西河館，自許能肥

北地羊。『皆佳句也。』金主亮中秋無月詞云：『恨劍鋒不快，一一揮斷紫雲根。』要見嫦娥體態，亦頗豪氣逼人。作詩能速不能遲，亦是才人一病。心餘賀熊滌齋重赴瓊林云：『昔著宮袍夸美秀，余披鶴氅見精神。』余曰：『熊公美秀時，君未生何由知之？赴瓊林不披鶴氅也！』心餘曰：『我明知率筆，然不能再構思，先生何不作以示我？』余唯唯。遲半月，成七絕句。心餘以爲佳，余乃出籠中廢紙示之曰：『已七易稿矣！』心餘嘆曰：『吾今日方知先生吟詩刻苦如此！果然，第七回稿勝五六次之稿也。』余因有句云：『專從知悔方徵學，詩到能遲轉是才。』』

五國城——五國城，在如今吉林依蘭縣。宋朝徽宗皇帝，被金朝兵捉去，死在五國城地方。
噫臍——噫臍之悔，是悔恨不及的意思。嘗臍——春秋時候，越國被吳國打败了，越王勾

踐，便天天睡在草上，時時嘗着苦膽，自己常常受着刺激，不忘記報吳國的讎。在莒——齊國桓公做太子的時候，逃在莒國，十分窮苦。後回國做諸侯。一天，桓公和管仲、鮑叔、寧戚一班人吃酒，鮑叔捧着酒杯，對齊桓公說道：願君王不要忘記在莒地方吃苦的情形。肥北地羊——漢朝卜式，未做官以前，在鄉下養羊，羊養得很胖；漢王見了，十分稱贊他。卜式說道：不但是養羊，便是養百姓，也是用這個法子的。

黃莘田詩

黃莘田重赴鹿鳴云：「得染新香本舊栽，桂花重爲故人開。月宮不是元都觀，也學劉郎去又來。雲階月地事如何？誰共霓裳詠大羅？未免被他猿鶴怨，小山連日有笙歌。」

不如才鬼山魃

余唐詩話，凡利尙道士仙人都無好詩，不如才鬼山魃，頗有佳句。

詩人筆太豪健往往短於言情

詩人筆太豪健，往往短於言情。好徵典者，病亦相同。卽如悼亡詩，必纏綿婉轉，方稱合作。東坡之哭朝雲，味同嚼蠟，筆能剛而不能柔故也。阮亭之悼亡妻，浮言滿紙，詞太文而意轉隱故也。近時杭堇浦太史悼亡妾詩，遠不如樊榭先生。今摘數首爲比例。厲哭月上云：一場短夢七年過，往事分明觸緒多。掘管自稱詩弟子，散花相伴病維摩。半屏涼影頰低髻，三徑春風曳薄羅。今日書堂覓行跡，不禁雙鬢爲伊皤。無端風信到梅邊，誰道蛾眉不復全。雙槳來時人似玉，一匳去後月如烟。第三自比青溪妹，最小相逢白石仙。十二碧欄重倚徧，那堪腸斷數華年。病來倚枕坐秋宵，聽徹江城漏點遙。薄命已知因藥誤，殘妝不惜帶愁描。悶憑盲女彈詞話，危託尼媾祝夢妖。幾度

氣絲先訣別，淚痕兼雨灑芭蕉。郎主年年耐薄游，片帆望盡海西頭，將歸預想迎門笑，欲別俄成滿鏡愁。消渴頻煩供茗椀，怕寒重與理薰篝，春來憔悴看如此，一臥楓根尙憶否？
『廖古檀悼亡云：』合歡花瓣委輕塵，風雨城邊不見春。苦憶小窗扶病起，脂殘粉褪寫遺真。『商寶意哭環娘云：』待年略住娉婷市，却聘曾嫌富貴家。還余清淨三生體，欠汝滂沱淚數行。『寶山黃變鼎悼亡云：』無多奠酒語卿量。未就埋香諒我貧。』皆言情絕調。

悲涼雄壯

董浦先生詩，以嶺南集爲生平極盛之作。題陳元孝遺像云：『南村晉處士，沙社宋遺民。湖海歸來客，乾坤定後身。竹堂吟暮雨，山鬼哭蕭晨。莫向匡門去，霜風正撲人。秋井苔花漬，荒廬蜃氣蒸。飛潛兩難問，憂患況相仍。』

策非關老，裁衣祇學僧，悽涼懷古意，豈是屈梁能？巢覆仍完卵，皇天本至公。
蓼莪篇久廢，薇蕨採應空。刼已歸龍漢，家猶祭鬼雄，等身遺著在，泉下告而翁。
袁粲能無傳，嵇康亦有兒，古人誰汝匹？信史豈吾欺？寂寞徒看畫，蒼涼祇益詩。
懷賢兼論世，淒絕卷還時。『此種詩，悲涼雄壯，恐又非樊榭寶意所能矣！』
金陵何南園，陳古漁，俱能詩而貧。余不能資助，常誦唐人句云：『相知惟我獨，無補與人同。』又自訟云：『蘭草同心多半弱，海棠自恨不能香。』

陳元孝

——清朝人陳恭尹，號元孝。他父親名邦彥。明朝末年，邦彥和陳子壯起義，反抗清

朝，被殺死。這時，元孝年紀祇有十多歲。後年紀大起來，便躲在山裏不做官，自己稱爲『羅浮布衣』。詩寫得很好，和當時屈大均、梁佩蘭兩詩人，稱爲『嶺南三家』。元孝做首領。 厓門——

厓門，是山名，在如今廣東新會縣大海中，又稱傲厓山。宋朝末年，忠臣陸秀夫，背着他年幼的國王名昺的，從厓山上跳下海去死。完卵——三國時，孔融被魏王捉去的時候，融的大兒子祗

有九歲，小兒子八歲，孔融對那捉人的公差道：這兩個孩兒可以保全性命麼？孔融兩個兒子齊聲說道：大人可曾看見覆巢之下，有完全的卵麼？是說同歸於盡的意思。 蓼莪——晉朝的王哀，他父親被文帝殺死，便終身不向西坐；因為他父親是死在西面的。讀詩經裏「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兩句，便連讀三遍，淌下眼淚來。王哀的門生，都不忍讀蓼莪的詩；因為蓼莪詩，是說父母恩德的。 等身——宋朝賈黃中，年紀五歲時，便十分聰明。他父親每日清早起來，使黃中站着，把書堆得和他身子一樣高，便把這堆着的書教他讀，稱為「等身書」。是說和身體高的意思。 袁粲——五代時候宋朝忠臣袁粲，到南朝時候，沈約寫宋史，打算給袁粲寫傳；去問梁朝皇帝，梁帝說：袁粲原是宋朝的忠臣，應該替他寫傳。袁粲和他的兒子名最的，起兵打梁朝的蕭道成不成父子，都死，當時人稱他為「忠臣孝子」。 嵇康——嵇康，號叔夜，三國時候魏國人，做中散大夫官。後被司馬昭殺死。嵇康的兒子名紹，因父親的仇未報，便去躲在家裏。到晉朝泰始十年時候，山濤推薦嵇紹出來做官，嵇紹不肯；山濤說道：天地四時，都有來去起伏的時候，何況做人呢？嵇紹便出來做官。後死在蕩陰的亂事裏。

詩是人的精神

詩者，人之精神也。人老則精神衰蕙，往往多頽唐浮泛之詞。香山放翁，尙且不免，而况後人乎？故余有句云：「鶯老莫調舌，人老莫作詩。」

勸人知足

勸人知足者。杭州汪積山先生有句云：「盈虛物理都如許，那有東餐宿又西？」楚中戴喻讓孝廉有句云：「天地猶憾堯舜病，人生何必爲其盡？」二意相同，而俱足以醒世。戴屢赴禮闈不第，歸顏其室，曰：「佳士軒。」人問：「君自命爲佳士乎？」曰：「非也！佳士不成進士，爲欠一走耳！」

東餐——古時齊國，有一個女兒，有東西兩家，願娶他去。女兒的父母問女兒如願嫁給東家，便捲起左面的袖子，如願嫁給西家，便捲起右面的袖子。女兒便把兩面的袖口都捲起來，說

顧憲到東家去吃飯，到西家去住宿。因爲東家的男子有錢，而面貌醜陋，西家的男子窮苦，而面貌美麗。天地猶憾——是說做了天地，人還要怨恨他。中庸裏有兩句：「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高文良公詩

本朝高文良公，詩爲勛業所掩，不知一代作手，直駕新城而上。如值夜云：「一幕新寒雨後生，宮槐黃葉下重城，意中故國偏無夢，風裏銀河似有聲。萬馬夜嘶秋待獵，一封宵奏遠論兵，杞人孤坐聽殘角，落月光中太白明。」其他佳句雄壯，則「宴罷白沉千帳月，獵回紅上六街燈。自在騎牛今豎子，苦辛逐鹿昔英雄。」奇警則「風鐸閒同山魅語，鬼燈紅出寺門遊。萬點城烏驚曙鼓，一壚村酒閃風燈。」綿麗則「白蘋風細魚苗長，紅杏花深燕

子低。老樹無花三月半，舊遊如夢六年餘。』委婉則『白月無聲秋漏永，紅燈有影夜樓深，天涯日日思歸日，覺有歸期日倍長。』淡宕則『長河暫伏潛仍出，高嶺遙看到恰平。纔穿雲過捫衣潤，欲覓詩行任馬遲。』至於『東南生意借誰計！數仰江雲掉白頭。』則又大臣報國，憂民深情，若揭矣！本朝賞花翎黃馬褂最難著筆，公詩云：『冠飄孔翠天風細，衣染鵝黃御氣濃。』莊雅獨絕。

杞人——列子裏說：杞國有一個人，終日憂愁，怕天落下地來，自己沒有躲避的地方。後人說人無理由的憂愁，稱爲「杞人憂天。」逐鹿——兩人搶奪天下，好似打獵的人追着鹿，所以奪天下，也稱「逐鹿。」史記裏有兩句：『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望海詩

隨園詩話 第十四卷

望海詩，朱章衣云：「地影全無著，天形轉不高。」沈子大云：「天水無邊孤月在，魚龍欲起大風生。」王次岳云：「曉傳鼉吼占風起，夕閃魚睛訝日生。」江舟次云：「萬里全憑針作路，六時只見浪搖天。」

可兒可兒

詩文之道，全關天分。聰穎之人，一指便悟。霞裳初見余時，呈詩十餘首。余不忍拂其意，盡粘壁上，渠亦喜色。遂同遊天台，一路唱和，恰無一言，及其前所呈詩也。往返兩月，霞裳歸家，急奔園中，取壁上詩，撕毀摧燒之，對余大笑。余亦戲作宣武語曰：「可兒，可兒！」

詠秋海棠

蘇州汪端揆秀才，與婢小珠有情。詠秋海棠云：「海棠花嫩不禁秋，

采含烟月下愁，記得舊時庭院裏，憑人看殺只垂頭。」

詩識

陳魯齋太守，夢人贈句云：「夢回碧落三千里，筆瀉銀河十二時。」醒後不解。後守端州，卒於亥年。十二時亥也。碧落山在端州。

皆同此意

余幼詠懷云：「每飯不忘惟竹帛，立名最小是文章。」先師嘉其有志。中年，見查他山贈田間先生云：「語雜詼諧皆典故，老傳著述豈初心。」近見趙雲松和錢嶼沙先生云：「前程雲海雙蓬鬢，末路英雄一卷書。」皆同此意。

妄加一剛字

洪素人樸，性冷，官京師，獨與陳梅岑最厚，督學楚中。寄詩云：「三十六湖湖水清，使君鑒此自分明，琉璃硯匣生花筆，詩爲懷人倍有情。」洪在部時，某相國問：「汝向人說我剛愎自用，有之乎？」曰：「然！」相國怒曰：「汝是我門生，乃誇我？」洪謝曰：「老師只有一愎字，何曾有剛字？門生因師生故，妄加一剛字耳！」

拜服拜服

尹氏昆季，皆能詩，而推三郎兩峯爲最。一日文端公退朝，召兩峯曰：「今日我憊矣！皇上命和春雨詩，我不及作，汝速擬一稿，我明早要帶去。」兩峯構成送上，公已酣寢。黎明公盛服將朝，諸公子侍立階下。兩峯惴惴，慮有曠喝。忽見公向之拱手曰：「拜服拜服！不料汝詩大好。」回頭呼婢曰：「

遠煨我所喫蓮子與三哥兒喫！兩峯大喜過望。四公子樹齋笑曰：「我今日却又得一詩題。」諸公子問何題目：「見人喫蓮子有感。」（兩峯名慶玉）

有孟郊風味

如皋布衣江干，字黃竹，貌陋家寒。詠疲驢云：「落葉踏不碎，四蹄輕可知。」詠巢云：「草窠一生力，風碎五更心。圓影月中墮，凍痕霜外深。」登大觀臺云：「殘夜海明知月上，隔江風遠送鐘來。」又一飄零何地託孤蹤？古佛門空或見容。」俱有孟郊風味。

有佛意

余遊天台，諸寺僧多撞鐘鼓，請余禮佛。余不耐煩，書扇示之云：「逢僧

我必揖，見佛我不拜，拜佛佛無知，揖僧僧現在。」王夢樓見之笑曰：「君不好佛，而所言往往有佛意。」陳梅岑贈朱竹君云：「遊山靈運常携客，關佛昌黎也愛僧。」

應秀才詩

杭州應仔傳秀才，過弋陽云：「沙清魚上晚，春冷燕來稀。」郊外云：「斷崖殘照晚將入，隔岸野風波欲秋。」

謝梅岑遣人追送肴烝

余赴廣東，過鳩江，適梅岑官其地，與之別，揚帆二十里矣。梅岑遣人追送肴烝，剪江而至。余詩謝云：「遠寄荒江酒一尊，一帆穿破水雲奔，蛟龍知是先生饌，白浪如山不敢吞。」霞裳亦謝云：「羹調金屋裏，香入浪花中。」

詩文帶富貴氣者未嘗不佳

唐荆川云：「詩文帶富貴氣者，便不佳。」余道不然。金檜門總憲郊西柳枝云：「西直門邊柳萬枝，含煙帶露拂旌旗；長是至尊臨幸地，世間離別不會知。」程午橋太史菊屏云：「低枝芬馥富書幌，細蕊離披近筆床。六曲屏風花萬疊，人間何處五更霜。」兩絕句俱富貴，何嘗不佳？又記宋人富貴詩曰：「踏青駙馬未還家，公主傳宣賜早茶。十二闌干春似海，隔牕閒殺碧桃花。晝燭燒闌煖復迷，殿帷深鎖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千官已醉猶教坐，百戲皆呈未放休。共看拜恩侵曉出，金吾不敢問來由。」

我獨頭低

趙雲松觀察謂余曰：「我本欲占人間第一流，而無如總作第三人。」蓋雲松辛已探花，而於詩只推服心餘與隨園故也。雲松才氣橫流一代，獨王夢樓不以爲然。嘗謂余曰：「佛家重正法眼藏，不重神通。心餘雲松詩，專顯神通，非正法眼藏。惟隨園能兼二義，故我獨頭低；而彼二公亦心折也！」余有愧其言，然吾鄉錢瓊沙前輩，讀甌北集，而奇賞之。寄以詩云：「忽墮文星下斗台，聲華藉藉冠蓬萊。探花春看長安徧，投筆身從絕域回。風雅名誰爭後世，乾坤我欲妬斯才。登壇老將推袁久，不道重逢大敵來！」

正法眼藏——佛家稱正派的佛法，爲「正法眼藏」。傳燈錄裏說：始祖迦葉尊者，在靈山會上百萬衆面前，見世尊手中拿着一枝花，祇有迦葉尊者對着世尊微微一笑，世尊便對迦葉尊者說道：我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都傳授給你。探花——唐朝考中新進士的，領過了宴以

後，騎着馬從妓院門前走過，年紀最輕的兩人，跑在前面，稱爲「探花使」。後來稱考中殿試第三名的爲探花。投筆——後漢時候，大將班超，年輕時候，家中窮苦，在官家當抄寫的事體。有一天，班超把手中筆拋丟在地下，說道：大丈夫當學着張騫、傅介一班人，到外國去立功勞，得到封侯的地位，怎麼能永遠埋沒在筆硯呢？後來班超果然去打平了西域，立了大功勞，封爲博望侯。

有羚羊掛角之意

常州楊青望南潤晚歸云：「嶽寺風聲起暮鐘，殘陽歸去興尤濃。停車欲認登臨處，忘却西南第幾峯？」陳郁庭造假山云：「歷盡嶙峋興愈濃，歸來猶自憶芙蓉。塔前疊石呼僮問，認是曾遊第幾峯？」兩首相似，俱有羚羊掛角之意。

想見在都文名之盛

隨園詩話 第十四卷

癸未 聖駕南巡，尹太保欲覓任書記者。莊念農太守薦其族弟忻，尹公甚重之。亡何，試京兆不第。趙雲松送行云：「科因一士關輕重，迹有羣公問去留。」想見在都文名之盛。其子伯鴻有父風。詠簾鈎云：「待引春雲入檻，不高懸畫閣，結青樓。心通恨隔玲瓏望，腕弱憐將窈窕收。多宛轉時能約束，未團圓處好勾留，漫言眼底除牽挂，放下依然萬縷愁。」

幽豔而有鬼氣

郭秀才慶，彭城中秋云：「西風聯袂鹿城秋，舊侶偕行話舊遊。羅襪雙鈎人半臂，夜深誰立板橋頭。」詩非不幽豔，而覺有鬼氣。吳竹橋法源寺云：「街頭日仄漸風沙，步履閒尋古寺花。一樹綠陰兩黃鳥，春深門卷是誰家。」同一風調，恰是人間光景。

顧李二人無名士習氣

名士習氣多傲兀。惟錫山之顧立方進士，嘉定之李書田孝廉，恂恂訥訥，慮以下人。顧不雨嘆云：「外河水淺，今成溝；內河水涸，今成邱。螺蚌紛紛，雜瓦石，童稚踏歌橋下遊。大船抽却舵，小船沙上過；長年袖手篙師餓，估客篷牕三月坐。清晨婦子喜，濃雲在天雨至矣！雨不來，風颼颼，先訛作鳥尾，後渙作魚鱗，六龍躍出光陸離，朝不雨，夕不雨，老農低頭淚如雨，浮雲閒閒自來去。安得儂家稻，多於原上草，有雨固佳晴亦好。安得儂家田，生近滄海邊，潮潮暮汐高於天。無水不可車，有稻不可割，路逢一士大笑樂，先世薄田今賣却。」李見贈云：「一百八十八徵士，只有先生最少年。風雅偏能兼樂壽，聰明直欲傲神仙。宮如抱扑懷勾漏，人指樓霞作洞天。若使懸車須此歲，轉

因簪笏誤林泉。」

相題行事

某書折蘭小照，求題七古。余曉之曰：「蘭爲幽靜之花，七古乃沉雄之作。考鐘鼓以享幽人，與題不稱。若必以多爲貴，則須知米豆千甔，不若明珠一粒也！刀槍雜弄，不若老僧之寸鐵殺人也。世充萬言，何如阮咸三語。」成王冠周公使祝雍作祝詞曰：「達而勿多也。」此貴少之證也。若夫謝艾雖繁不可刪，王濟雖少不能益。則各極其妙，亦在相題行事耳！唐人句云：「藥靈丸不大，棋妙子無多。」或問如先生言簡固佳乎？余曰：「是又不可以有意爲也。」宋子京修唐書，有意爲簡，遂硬割字句，幾於文理不通。顧寧人摘出數條，余摘百十餘條，載隨筆中。

寸鐵殺人——是比方有本領的人，不用多說話的意思。鶴林玉露裏說：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是說能殺人的，不必用好刀，更不必拿許多兵器。世充——世充是王充，他寫一本論衡，裏面有：「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無有萬語。」王充是東漢時候一個學者。論衡八十五篇，思想闊大，打倒前人許多迂腐的話。三語——晉朝阮瞻，有才學，不多說話；說的話，却十分深切。當時有王戎問道：「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是一樣的，還是兩樣的？」瞻祇回答了三個字道：「將無同。」王戎聽了，十分佩服，便請他做官。當時人稱他爲：「三語掾。」掾，是官的意思。「將無同」，是說差不多一樣的意思。

黃鶴樓無佳對

人言黃鶴樓無佳對，惟魯亮脩觀察一聯云：「到來徑欲凌風去，吟罷還思借笛吹。」差勝。魯星村云：「凌風二字，改乘雲二字更佳。」

無端而契合

文字之交，有無端而契合者，殆佛家之所謂緣耶！乙酉秋試，四方之士來，修士相見禮者甚多。予答拜章姓，誤投刺于張秀才處。張大驚，次日來答。見其儀容秀整，遂招飲之。張贈詩云：「儻得灑江小屋居，敢將蹤跡混樵漁。平生不識金閨彥，剝啄無端到敝廬。籃輿欸欸赴清涼，夾路松花間稻香。一院青山人不見，飛來嵐翠滿衣裳。折柬招邀酌舊醅，主人原是撥天才。兩江月旦歸名士，又報文星入座來。」（時梁階平先生適至）霓裳曲度廣寒宮，鑑檻銀燈照碧空。夜半酒闌星斗醉，天風吹墮小池中。」秀才名邦弼，蘇州人。

河東君藏一唐鏡，背銘云：「照日菱花出，臨池滿月生。官看巾帽整，妾

映點妝成。查他山金陵雜詠刺之云：「宗伯奄清世莫知，菱花初照月臨池，點妝巾帽俱新樣，不用喧傳鏡背詞。」

詩以進一步爲佳

詩以進一步爲佳，杜門懸車，高尚也！而張寶臣致仕云：「門爲看山寧用杜，車還駕鹿不須懸。」別離，苦事也！而黃石牧送別冊子云：「一度送行傳一畫，人生那厭別離多？」寄衣，古曲也！而盛青樓出門云：「檢點篋中裘葛具，早知別後寄衣難。」打起黃鶯兒，懼驚夢也！而朱受新春鶯云：「任爾樓頭啼曉雨，美人夢已到漁陽。」

能無忤乎

春學士臺常，言其門人謝又紹侍郎，乞病養母。人問「何不奏終養，而

奏病耶？曰：「爲人子養可也！」聞終字便傷心耳！其憶母詩云：「兒來前自堯經，今凡幾年，兒可記自堯經，今凡幾帝？兒時應對稍逡巡，母怒變色旋嗚噴。陳篋遜志學人責，稽古胡不如婦人？吁嗟！母言在耳，兒顏猶泚，安得我母常噴兒常泚，於今勸學無聞矣！」嗚呼！今士大夫溺於時文之學，談及史鑑，震如充耳，讀先生詩，能無忤乎？先生名道承，福建晉安人。解中發秀才，館尹文端公家。一日鮑雅堂來訪，見十四公子慶保，問年幾何？曰：「十四歲。」鮑戲出對云：「十四世兄年十四。」解應聲曰：「三千弟子路三千。」杭州沈既堂在高相公署中，公出對云：「可能子面如吾面？」沈應聲曰：「未必他心卽我心。」

陳篋——篋，是書箱；陳篋，是說打開書箱，把書都攤在面前。戰國時候的蘇秦，他拿治國的

法子去游說諸侯，諸侯不聽，便回家去打開幾十隻書箱來，得到一本太公陰符書，便爬在書桌邊終日讀着。

梅田女史詩

永安寺壁上，有梅田女史題詩云：『靈妃齊駕玉龍回，留得清陰滿綠苔。來歲春風一相待，囊琴便約嬾仙來。』所云嬾仙，不知何人。

和哭鳳齡詩

金姬小妹鳳齡，幼鬻吳門作婢。余爲贖歸，年十四矣！明眸巧笑，其姊勸留爲簾室，鳳齡意亦欣然。余自傷年老不欲爲枯楊之梯，因別嫁隋氏。爲大妻所虐，雉經而亡。余哭以詩，一時和者甚多。新安巴雋堂中翰云：『粉蛾貼幃塵沾幕，綽約佳人嗟命薄，惱鴉打鳳海難填，桃葉離根淚珠落。往事泥中』

善說詩，吳音嬌軟含春姿，因情割愛反成悔，締非其偶尤堪悲。驚材詎足親仙骨，獅子何曾憐委髮，風傳柑果味全殊，雨暗合歡花不發。鋤蘭門內影踰躅，傷哉逝水難歸瓶，芳魂仍返倉山早，虛廊簌簌鳴幽篠。」

泥中

——漢朝大學者鄒康成，他家裏的奴婢，都熟讀經書。有一天，一個婢女做錯了事，便

罰他跪在地下，給別一個婢女看見了，便問她道：「胡爲乎泥中？」那婢女答道：「薄言往愬，逢

彼之怒。」「胡爲乎泥中」是說爲什麼跪在泥地裏。「薄言往愬」是說我拿話去對他說。「

逢彼之怒」是說遇到他正在動怒的時候。這幾句，都是出在詩經裏的。獅子——拿兇惡的

女人，比做獅子，兇惡女人的動怒，比做獅子吼。詩人蘇軾，在黃州地方，常常和陳慥來往着。陳慥

的妻子柳氏，十分兇橫，又妬忌。陳慥請客吃酒，喚妓女來陪酒，那柳氏便拿手杖在牆上用力打

着，大喊着，那客人都被她驚散。蘇軾寫詩道：「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委髮——

委，是放下來的意思；委髮，是女人梳頭的時候，把頭髮打散來。晉朝桓溫，娶郡主做妻子，又娶

李勢的女兒做妾。那郡主知道了，便拿着刀，帶了一羣婢女，趕到李女房中去。李女正在窗前梳頭，頭髮很長，直拖在地面下，面貌又十分美麗。見了郡主，便慢慢的站起來，手中捏住一把頭髮，行着禮說：「道國破家亡，婢子也無心活在世上了。倘然郡主能够殺死婢子，正是婢子的萬幸。說話時，神色十分從容，聲音十分可憐。」郡主便丟下刀，上去抱住李女，說道：「我見了都可憐，何況我們這老奴才！」

鳳齡曲

楊蓉裳亦有鳳齡曲云：「汝南太史人中傑，文采風流世無敵；羊備筵前舞袖圍，馬融帳外金釵列。我是彭宣到後庭，隔幃絲竹許同聽；酒酣振觸平生事，向我低徊說鳳齡。鳳齡本是蘇臺女，貧向豪家傍門戶；牙郎那解惜娉婷？竈妾由來耐辛苦。攜出淤泥一瓣蓮，青衣乍脫便登仙；漫拈郭璞三升豆，判費初明十萬錢。關情三五韶年紀，蓬髮初齊試羅綺；碧玉嬌癡未有夫，

桃根宛轉長依姊。愛惜盈盈掌上身，恐教辜負永豐春；誰言絡秀堪同老，願把西施別贈人。堂前文讎多賓從，隋郎風貌偏殊衆；照影人誇城北徐，嬉春女愛牆東宋。珍偶相看已目成，許將紅粉嫁書生；重重錦幔憑私語，叩叩香囊易定情。蘭期初七銀河渡，啼痕滿面登車去；從此茫茫萬劫塵，回頭迷却仙山路。銅街別館貯嬌姿，蹤跡難教大婦知；綃帳香濃檀枕煖，一絢絲絡幾多時？宣城郡主威名重，搜牢驚破巫雲夢；浪說王家九錫文，短轅長柄成何用？架上拋殘金縷衣，篋中奪去紫鸞篋；粉痕狼藉雲鬟卸，扶入車中不敢啼。檀郎隔絕無由見，秋雨秋風閉空院；九轉柔腸對暗燈，千行愁淚吟團扇。絕粒非關愛細腰，典衣何計度寒宵；膚凝寒玉心還熱，口嚼紅霞怨不銷。忍苦含辛經半載，九死窮泉更何悔！只是難忘舊主恩，留將一綫殘魂待。更念同

根兩地分，蘭幃應亦痛離羣；一朝噩夢花辭樹，百種癡情泥憶雲。誰知路比蓬山峻，更無青鳥通芳訊；綉幃頻迎那許還，黃柑遙贈知無分。（二句用本事）絮果蘭因去住難，攘將弱息自摧殘；腰間三尺冰文練，百轉千回掩淚看。黃昏人靜重門閉，遂巡竟向南枝繫；紅蠟纔灰輾轉心，冰蠶永斷纏綿意。鬱鬱埋香土一坏，長干西去板橋頭；空林鷓語三生恨，幽壙螢飛夜獨愁。浮花浪蕊消彈指，畢竟韶顏爲誰死；殺粉親書墮淚碑，燃脂好續傷心史。只悔當初作鳩媒，生將珠玉委蒿萊；縱教探盡中州鐵，鑄錯無成劇可哀。『洪稚存嫌蓉裳詩，多肉少骨。余曰：『張燕公評許景先，豐肌膩理，惜乏風骨。李華文詞綿麗，氣少雄傑。』宋子景亦云：『恃華者質少，好麗者壯違，人各有性之所近也。』蓉裳年十六，卽來受業。爲余註四六文方半，而出宰甘肅矣！與

陳梅岑皆翰林才，而困于風塵俗吏亦奇。

羊侃——侃字和侃字通用。南北朝時候，羊侃生性十分豪奢，每一次吃酒，便有許多姬妾站立在傍邊，又有許多妓女在筵前跳舞唱歌。牙郎——古人稱做買賣的人，爲「牙郎」。後

來稱做買賣的中間人，爲「牙郎」。十萬錢——六朝時候，沈炯很有學問，宋子仙在吳興，稱

王的時候，便去請沈炯當書記，沈炯推說病不去。後王僧辨打破了宋子仙，也敬重沈炯的名氣，

在亂軍裏面找到了沈炯，王僧辨便賞找尋沈炯的人十萬個錢。沈炯號初明。遺髮——遺，是

逸去的意思。遺髮，是說頭髮散亂不能梳理。掌上身——漢朝妃子趙飛燕，身體十分輕靈，能

够在手掌上跳舞，所以稱爲「掌上身」。永豐春——唐詩人白樂天，有兩個姬妾，一名樊素，善

唱歌；一名小蠻，善跳舞。白樂天年紀愈老，那小蠻面貌愈美，便寫一首楊柳詩表示意思。詩道：「

一枝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絡秀——晉朝周

顛的母親李絡秀。當初周顛的父親，出城去打獵，遇到天下雨，便到李家去躲雨，見了絡秀，便要

去傲妾，後生周顥、周嵩、周謨三子。

叩叩。

叩叩是說十分誠心的意思。漢朝人繁欽定情詩

裏面有兩句：「何以致叩叩，香鬢懸肘後。」何以致叩叩，是說拿什麼東西來表示自己的真心。

宣城郡主。

漢王的女兒宣城郡主，生性奇妬，他嫁給裴巽做妻子，裴巽有一個寵愛的小

老婆，郡主知道了，便去把小老婆的耳朵鼻子割下來，又把裴巽的頭髮剪去。漢王大怒，便罰郡

主爲縣主。

九錫。

錫是賞賜的意思。古時最高貴的大臣，皇帝賞賜九樣用的東西，稱爲一

九錫，一是車馬，二是衣服，三是樂器，四是朱戶，五是納陛，六是虎賁，七是弓矢，八是鈇鉞，九是

粗粵。晉朝王導的妻子曹氏，十分妬忌，導娶一妾，瞞着曹氏，在另一屋子住着。後來曹氏知道了，

打算去找尋王導，急坐着車子趕去，還怕馬跑得慢，便拿手中的拂塵帶，帮着打拉車的牛。他朋

友蔡謨聽得了，便取笑着王導說道：皇帝賞你九錫，不聽得有別的東西，只有短轆轤車，長柄拂

塵。

團扇——晉朝的王戎，愛用白團扇。他和嫂嫂的婢女私通，十分有情，他嫂嫂知道了，打婢

女打得很兇。那婢女後來便寫一篇團扇歌唱着。

墮淚碑。

晉朝羊祜，做官十分清正。羊祜

常在岷山上游玩。羊祜死後，百姓便刻碑豎在岷山上，又造一座廟，每年百姓上山來祭祀，看見

碑的，沒有不下淚。杜預稱他爲「墮淚碑」。鑄錯——五代時候，羅紹威殺死牙軍，但魏兵從此衰弱，紹威十分悔恨，便說道：合六州四十三縣鐵鑄成一個大錯。後人說十分錯的事體，稱爲「鐵鑄大錯」。

終身不能忘

斷句入耳，有終身不能忘者。言情則周蘭坡送別云：「臨行一把相思
泪，當作珍珠贈故人。」寫景則起渭西湖云：「若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
是廣寒宮。」寄託則朱贊皇詠牡丹云：「漫道此花真富貴，有誰來看未開
時！」感慨則徐方虎贈冒辟疆云：「人逢滄海遺民少，話聽開元舊事多。」
可以興可以觀

人必先有芬芳悱惻之懷，而後有沉鬱頓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飯

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兒女間，何在不一往情深耶！觀其冒不韙以救房公，感一宿而頌孫宰，要鄭虔於泉路，招李白於匡山。此種風義，可以興可以觀矣！後人無杜之性情，學杜之風格，抑末也。蔣心餘讀陳梅岑詩贈云：「一代高才有情者，繼袁夫子是陳君。」

熟觀義山詩

何義門曰：「馮定遠謂熟觀義山詩，可免江西粗俗槎枒之病。」余謂：「熟觀義山詩，兼悟西崑之失。西崑只是雕飾字句，無義山之高情遠識。卽文從字順，猶可間也。」

不著人間烟火

彭尺木進士，爲大司馬芝亭先生之子，生長華腴，而湛深禪理。中年卽

茹素，與夫人別屋而居。每朔望則相勸曰：『大家努力修行，彼此一見而已。』後閉關西湖，恰不廢吟詠。嘗作錢唐旅舍雜句云：『處士當年百不營，偏于梅鶴劇多情；梅枯鶴去人何在？冷徹孤亭月四更。』結跌終夕復終朝，眼底空華瞥地消；尚有閒情消不得，起尋松子當香燒。酸齏薄粥少人陪，雪霽南窗畫懶開；不是一枝梅破萼，阿誰與我報春回。』病起云：『簾深蠅自迸，花盡蝶無營。』皆見道之言，不著人間煙火。

龍雨樵洵風塵中一奇士

龍鐸，字震升，號雨樵，宛平己卯舉人。十二歲時，杭州老宿朱桂亭先生，命卽席賦瓜子皮。應聲曰：『玉芽已褪空餘殼，纖手初拋乍有聲。』莫道東陵無託意，中間黑白儘分明。』朱嘆曰：『此子將來，必以詩名。』觀魚云：『子

不知魚樂，君其問水濱。『題畫云：』亂泉尋石竇，歸霧斷山腰。『贈友云：』
篷轉三年雨，蘭言一夕秋。』皆少作也。後宰吳江，余掃墓杭州，必過其署。美
膳橫列，如入護世城中；豪氣飛騰，勝坐元龍牀上。洵風塵中一奇士也。小伶
鳳珠，善歌，能解人意，雨樵卽席賦浣溪紗，以鳳珠可兒爲韻。詞云：『彩雲么
夢，何處飛來紅玉鳳，笑倩人扶，一曲梁州一斛珠。眉歡目妥教人坐，立如何？
可偏解相思學語，雛鶯小意兒。』

魚樂——莊子和惠子二人在橋上游玩。莊子說道：魚在水游玩着，看他樣子，是很快樂的。
惠子說道：你不是魚，怎麼知道魚的快樂呢？莊子說道：你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的快樂
呢？

侯中狀元

隨園詩話 第十四卷

康熙間，汪東山先生繹精星學。桐城吳貢生某，以女命與算。汪云：「此一品夫人命也，但必須作妾。」吳愕然怒，以爲輕已。「汪曰：『我早知君之必怒也！然君不信我言，請待我某科中狀元時，君方信我。』」及期果中狀元，吳再問汪。汪曰：「勿急！待我再算。郎君命中有一品者，而后許之。」半年後，走告吳曰：「桐城張相國之子，名廷玉者，將來官一品，現在覓妾，君何不以女歸之？」吳從之，遂生若靄，若澄，受兩重誥封。汪題其燈籠曰：「侯中狀元。」某人多笑之。在京師與方靈皋、蔣南沙、湯西厓齊名。三人皆疎放，而方獨迂謹，時相牴牾。堂上挂沈石田芭蕉一幅，所狎二美伶來，錯呼白菜，人因以雙白菜呼之。方大加規諫，先生厭之，乃署其門曰：「侯中狀元。」汪諭靈皋免賜光，庶幾南蔣，或者西湯。晦明風雨時來往，又何妨雙雙白菜，終日到。

書堂先生自知不壽，自贈云：「生計未謀千畝竹，浮生只辦十年官。」又嘗望岱云：「閒雲莫戀山頭住，四海蒼生正望君。」

有李鄴侯晏元獻之風

錢塘令曹江廬明府，有子名一熊，乳名順生，聰穎異常。有李鄴侯晏元獻之風，對客揮毫。賦秋聲云：「西風颯颯日相催，桐葉飄搖滿綠苔。最愛秋霜添逸韻，樹中傳出一聲來。」其時曹公方逐土娼，客問娼應逐否？笑曰：「好事者爲之也。」客又問汝想作官否？曰：「要作又不作，問何也？」曰：「學而優則仕，學而不優則不仕。」問作官可要錢否？曰：「要錢又不要錢。」問也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不取。」

鄴侯——唐朝李泌，號長源，七歲便能寫文章。玄宗皇帝喚進宮去考試，張說稱他爲奇童。

後封爲鄴縣侯。晏元獻——宋朝晏殊，號同叔，七歲，能够寫文章，和一千多人在皇帝殿上考進士，神氣自然，拿起筆來，寫得很快，當時稱爲「神童」。

銜之刺骨

宋元俊作四川提督，有恩威，苗人畏而愛之。王帥征金川，頗立功。以性剛犯上，被劾。臨訊時，苗民護從者千餘人，揮之不散。宋公怒取其頭目，杖四十，終不忍去。有參戎哈某，宋素輕之。哈畫牡丹花於扇，宋戲題曰：「已縮征西節，新吹幕府笳，如何貪富貴，又畫牡丹花。」哈銜之刺骨，卒爲所構。

意思蕭散

揚州洪錫豫，字建侯，年甫弱冠，姿貌如玉，生長于華腴之家。而性耽風雅，以詩書爲鼓吹，與名流相過從。昔人稱謝覽芳蘭竟體，知其得於天者異

矣。爲余梓尺牘六卷，寄詩請益。其暮雨云：「衰柳拂西風。蟲鳴亂葉中。片雲將暮雨，吹送小樓東。螢火生寒碧，簷花墜小紅。那堪終夜裏，蕭瑟傍梧桐。」春日云：「青叢白恰了春耕，上家人歸月二更。燈影半殘眠未隱，碧空吹落紙鳶聲。」意思蕭散，真清絕也。

真能道人子之心

蘇州閨秀江銘玉，有堂上視膳詩云：「明知溫清時時缺，隱懼春秋漸漸高。」真能道人子之心，余讀之爲泣下。

吉光片羽

如皋張乾夫，有南坪集八卷。其子竹軒太守，託其宗人荷塘明府索序于余。余適撰詩話，爲摘一二，以志吉光片羽之珍。其荆溪云：「離墨山前路，

千林望鬱蒼。人烟聚茶市，沙鳥繞漁梁。白雨江聲急，孤舟水氣涼。今宵高枕夢，不減在瀟湘。『不寢云：』春更隱隱夜迢迢，愁不能祛酒易消，斷送落花窗外雨，生憎一半在芭蕉。『夜出南郊云：』霜華散白滿長堤，堤柳蕭蕭帶月低，樹上凍鴉棲不定，屢驚人影過橋西。『慕園卽事云：』松影平分半窗月，漏聲散作滿城霜。『癸酉除夕云：』要問春從何處到，開元寺裏一聲鐘。『皆可愛也。』

女弟子孫雲鶴詩

仁和高氏女，與其隣何某私通，女已許配某家，迎娶有日，乃誘何外出，而自懸於梁。何歸，見之大慟，卽以其繩自縊。兩家父母惡其子女之不肖，不肯收殮。邑宰唐公柘田，風雅士也，爲捐貲買棺而雙瘞之。作四六判詞，哀其

越禮之無知，取其從一之可憫。城中紳士，均爲賦詩。余按此題着筆，褒貶兩難，獨女弟子孫雲鶴詩最佳。詞曰：「由來情種是情癡，匪石堅心兩不移；偷使化魚應比目，就令成樹也連枝。紅綃已結千秋恨，青史難教後代知；賴有神君解憐惜，爲營鴛冢播風詩。」後四句八面俱到，尤爲得體。錢謝菴枚璵，沙方伯第五子也。亦有句云：「解識巫山雲雨意，始知唐勒是騷人。」亦佳。

讀之有餘味

近見作詩者，好作拗語以爲古，好填浮詞以爲富。孟子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朱竹君學士，督學皖江。來山中論詩，與余意合。因自述其序池州太守張芝亭之詩曰：「三百篇專主性情，性情有厚薄之分，則詩亦有淺深之別。性情薄者，詞深而轉淺；性情厚者，詞淺而轉深。」余道學

士腹笥最富，而何以論詩之清妙若此？竹君曰：「某所論卽詩家唐宋之所由分也。因誦芝亭過望華亭云：『昨夜望華亭，未覩九峯面；肩輿復匆匆，流光如掣電。當境不及探，過後心逾戀；九疊芙蓉萬壑深，登臨不到幾沉吟；何當直上東峯宿，海月天風夜鼓琴。』又江行云：『犬吠人歸處，燈移岸轉時。』端陽云：『看人懸艾虎，到處戲龍舟。』太白樓云：『何時江上無明月？千古人間一謫仙。』同人自齊山泛舟云：『聊以公餘借舊友，須知興到卽新吾。』皆極淺語，而讀之有餘味。昔人稱陸遜意思深長，信然！芝亭字仲謨，名士範，陝西人。今觀察蕪湖，其長君汝驥亦能繼聲繼志。題署中小園云：『風吹花氣香歸硯，月過松心涼到書。』將往邳州云：『此去正過桃葉渡，歸來不負菊花期。』又華蓋寺云：『曲徑松遮洞巖深，寺隱山。』皆清雅可傳。

艾虎——江南地方，到五月五日，拿艾葉做成虎形，稱爲「艾虎」。也有剪紙成虎形，拿艾葉貼在紙上的。龍舟——戰國末年，楚國屈原，五月五日沉死在汨羅江裏；當時有人坐着船，到江心裏去救他。後來每逢五月五日，各處水面上賽着龍舟，是紀念屈原的意思。新吾——莊子說：田子方死了，把舊時的我忘記了；但他還有不忘記的東西在着。郭象註着：忘記了舊時的，我，那新的我已來了。我有什麼可憂愁的呢？

隨園詩話 第十四卷

隨園詩話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十五卷

元相連昌宮詞

元相連昌宮詞：「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因隋書音樂志，每歲正月十五日，于端門外建國門，綿巨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脚路，從昏達旦觀之，謂之場屋故也。今誤稱場屋爲試士之處。

勾欄考

今人動稱勾欄爲教坊。甘澤謠辨云：「漢有願成廟，設勾欄，以扶老人，非教坊也。」教坊之稱，始于明皇，因女妓不可隸太常，故別立教坊。王建宮

詞，李長吉館娃歌，俱用勾欄爲宮禁華飾。自義山倡家詩，有「簾輕幕重金勾欄」之詞，而勾欄遂混入妓家。

荷包與荷囊

今人以荷包爲荷囊。蓋取劉偉明詩曰：「西清寓直荷爲囊，左蜀宣風綉作衣。」之句。按紫荷者，以紫爲袂囊服，外加于左肩。是周公負成王之服，一名契囊。見張晏註。丙吉傳。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袂囊綴之朝服，外呼曰紫荷，以盛奏章。」是紫荷非今之荷包明矣。惟三國志云：「曹操好佩小鞶囊。」似今之荷包。

羊車楚歌

柴欽之年少貌美，賦詩自夸云：「卽今叔寶神清少，敢坐羊車有幾人？」

「余按漢書，注羊車，定張車也。非羊所牽之車也。然晉武帝在宮中乘羊車遊，宮人以竹葉洒鹽以引羊，是牽車者羊也。猶之如涪注，楚歌，雞鳴歌也，非楚人所歌也。然高帝爲戚夫人曰：『若爲吾楚歌，吾爲若楚舞。』又明是楚人之歌。」

羊車——晉朝的衛玠，年輕，面貌十分美麗，坐着羊車在洛陽街市上游玩，當時人稱他爲「玉人羊車。」車身稍小，宮中婦女們坐着的。

啞樂

魏書禮志曰：「徒歌曰謠，徒吹曰和，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毛謂之樂。然則素琴以示終，笙歌以告哀，不可謂之樂也。宋王黼傳，遭欽聖之喪，猶召樂妓，舞而不歌。號曰『啞樂。』余故題息夫人廟，有『簫鼓還須啞樂迎。』」

之句。

龍鍾

人疑東坡詩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三十九不得稱龍鍾。按蘇鶚演義，龍鍾謂不昌熾不翹舉之貌。廣韻，龍鍾竹名。老人如竹搖曳，不能自持。唐人談錄，載裴晉公未第時，過洛中有二老人，言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相。僕聞以告，公笑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王忠嗣以女嫁元載，歲久見輕，游學于秦。爲詩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二人皆于少年未第時，自言龍鍾。

竟以四月爲清和

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蓋指二月也。小謝詩因之，故

曰：「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今人刪去猶字，而竟以四月爲清和。

廣文館

今動以苜蓿廣文稱教官，余按非也！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談，薛令之爲左庶子，以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上闌干。」蓋是東宮詹事等官，非今之學博也。說見宋林洪山家清供。杜詩曰：「諸公袞袞登華省，廣文先生官獨冷。」按唐書明皇愛鄭虔之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之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始就職，是廣文者，乃明皇爲虔特設之館，非今之學官也。

金馬玉堂

今人動以金馬玉堂稱翰林。余按宋玉風賦，「徜徉中庭，北上玉堂。」
古樂府：「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泛稱富貴之家，非翰林也。漢武帝命
文學之士，待詔金馬門。金馬二字，與文臣微有干涉。至于谷永對成帝曰：「
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顏師古注玉堂嬖幸之舍也。」三輔黃圖曰：「未央
宮有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是玉堂乃宮闈妃嬪之所，與翰林無
干。宋太宗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想從此遂專屬翰林耶！

以嚶爲鶯

今稱人遷官，曰鶯遷，本詩經「遷于喬木」之義。按伐木章「鳥鳴嚶
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是嚶字不是鶯字。嚶乃鳥之鳴聲耳。「綿蠻黃鳥，
一當是鶯字而又無遷喬字樣。然唐人有鶯出谷詩題，盧正道碑有「鴻漸

于磐，鶯遷于木。」之文。則以嚶爲鶯，自唐已然。

介壽必生日

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萑誕大也，彌終也。」此詩下有八誕字。「誕置之隘巷，誕置之平林。」朱子以誕字爲發語辭，今以生日爲誕日，可嗤也。余又接古人以宴享爲禮，而以介壽爲節文，故詩書所稱，逐日可以爲壽。今人以生日爲禮，而以宴飲爲節文，故介壽必生日。

萱草比妓

珍珠船言萱草妓女也，人以比母誤矣。此說蓋本魏人吳普本草按毛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註云：「背北堂也。」人蓋因北堂而傳會于母也。風土記云：「婦人有妊，佩萱則生男。」故謂之宜男草。西溪叢話言「今

人多用北堂萱堂于鰥居之人，以其花未嘗雙開故也。一似與比母之義尙遠。

泮宮

戴氏鼠璞云：「魯頌所稱泮宮者，泮魯水也，非學宮也。若以泮水爲半水，則下文泮林，豈是半林乎？况魯頌泮宮詩，乃是僖公獻誠演武之所，非尙文之地。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是漢儒誤解魯頌，而至今因之。」

八座

杜詩有「起居八座太夫人」之句。今人以八人扛輿者爲八座。按宋齊所云：「八座者，五尙書，二僕射，一令唐。」六典曰：「後漢以令僕射，六曹尙書爲八座。」今以二丞相六尙書爲八座。唐不置令。考宋書六典之言，

「是八座者，八省之官，非八人昇之而行之謂也。」南齊王融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是則有類今所稱八座之說矣。

老泉

老泉者，眉山蘇氏瑩，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故子由祭子瞻文云：「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而今人多指爲其父明允之稱，蓋誤于梅都官有老泉詩故也。

花旦并非伶人女妝者之稱

今人稱伶人女妝者爲花旦，誤也。黃雪槎青樓集曰：「凡妓以墨點面者號花旦，蓋是女妓之名，非今之伶人也。」鹽鐵論有胡蠱奇姐之語，方密之以奇姐爲小旦。余按：漢郊祀志，樂人有飾女妓者，此乃今之小旦花旦。

奇姐二字，亦未必作小旦解。

樵星門

程綿莊云：「孔子廟有樵星門，其誤已久，不可不知！」詩經小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高祖始令天下祀靈星。後漢書註云：「靈星，天田星也。」欲祭天者先祭靈星，風俗通。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曰：「惟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宋史禮志云：「仁宗天聖六年，築南郊壇外壝，周以短垣，置靈星門。夫以郊壇外垣爲靈星門者，所以象天之體，用之于聖廟。蓋以尊天者尊聖也。」其移用之始，始于宋景德建康志，金陵新志，並言聖廟立靈星門，惟元志誤以靈作樵，後人承而用之。則不知義之所在矣！晉史天文志云：「東方角二星爲天關，其間天門

也。左角爲天田，其南爲太陽道，右角爲將，其北爲太陰道。蓋天之三門也。與後漢書註語正相印證。俗儒曲解，樞星以爲養先于教，猶知樞之爲靈也。今竟解作疎通之義，則大謬矣！余戲題云：「繹祭靈星有樂章，故將聖廟比天閭。如何解作疎通義，鑽入窗櫺上講堂。」

行李

劉孝威結客少年場云：「少年李六郡，李使也。故左氏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註：李使人也，凡言信者，亦使人也。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今誤以行李爲作客之衣裝。

結髮斂衽

今稱夫妻爲結髮，女拜曰斂衽，皆誤也。按李廣傳：「廣自結髮與匈奴

戰。蘇武詩：「結髮爲夫妻，泛稱自幼束髮之意，非指稱結兩人之髮也。」成昏之夕，男左女右。合其髻曰結髮。始于劉岳書儀，戰國策江乙謂安陵君曰：「國人見君莫不斂衽而拜。」留侯世家曰：「陛下南面稱霸，楚君必斂衽而朝。」皆指男子也，今稱女拜爲斂衽，不知始于何時？

題目

今人稱詩題爲題目，按二字始見于世說。山司徒前後選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又時人欲題目高坐上人而未能，桓公曰：「精神淵箸，是題目者，品題之意，非今之詩題文題也。」

馬南寶

余到南海，閱粵嶠志：「景炎二年，端宗航海，有香山人馬南寶獻粟助

餉，拜工部侍郎。帝幸沙涌，與丞相陳宜中少傅張世傑，即主其家。居數日，廣州陷。南寶募鄉兵千人，扈送至香山島。元兵追至彌州，陳宜中走占城求救。帝崩，衛王昺立走厓山，以曾子淵充山陵使，奉梓宮殯于南寶家。宋亡，南寶泣不食。作詩曰：「目擊厓門天地改，寸心不與夜潮消。」又曰：「衆星耿耿滄波底，恨不同歸一少微。」後卒殉節。其詩其事，正史不傳，故志之。

李儲二人詩

李太守棠喜晤故人云：「問年人是舊，見面老驚新。」儲宗丞麟趾落齒云：「失輔悲新別，觀頤念舊勛。」

留取一半

江南俗例登科報捷者，例用紅綾書喜帖，方近雯方伯家本寒素。舉京

兆報到，夫人倉猝，無力買綾，不得已截衫袖付之。家婢戲云：「留取一半，待明年中進士作賞。」先生聞之，在長安寄詩云：「朔風寒到柔黃手，憶殺麟衫兩袖紅。」次年果宴瓊林。先生又寄詩云：「榜下憶來常欲泣，朝中說去半能知。」

自命英雄

詩人能武藝，自命英雄。晚年有王處仲，擊唾壺之意。許子遜詠飛將云：「垂老猶橫槊，窮愁未廢詩。薦章終日上，不到傳修期。」沈子大詠懷云：「落筆一身膽，結交寸心血。」薛生白詠馬云：「爾不嘶風吾老矣！可知俱享太平時？」

飛將——漢朝大將李廣，帶兵駐紮在古北平地方，抵敵匈奴兵。匈奴人因李將軍的兵來

去很快，便稱他爲「飛將軍」。傅修期——北朝傅永，號修期，有文才，又有武功，做鎮南長史，官常常打败敵人，孝文皇帝說道：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佈，只有傅修期一個人。

西林相公詩

西林相公，勲業巍巍，而賦詩時有感慨。石橋掃墓云：「石橋西下白楊堆，宿草初從煖氣回；一陌紙錢三滴酒，幾家墳上子孫來。」

無意相同

詩有無意相同者，徐太夫人詠蝶云：「試向青陵臺上望，可曾飛上別家枝？」王次岳詠蝶云：「果是青陵舊魂魄，不應到處宿花房。」

青陵臺——宋朝韓憑，娶妻十分美麗，被宋康王奪去，韓憑自殺死。韓憑妻，一天和宋康王同在青陵臺上游玩，乘人不防備，便跳下臺去，宮女們拉住韓憑妻子的衣服，那衣服破碎散成

一片一片變了蝴蝶。

反切之學始於漢末

封氏聞見錄曰：一切字始于周顛，顛好爲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分，沈約遂因之，而撰四聲譜。沈括曾糙俱以切字始于西域佛家。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而已，無反切也。吳獬以爲始于後魏，校書令李啓撰聲韻十卷，夏侯詠撰聲韻略十二卷，李涪刊誤，亦主其說。至于叶韻之說，古人所無。顧亭林以爲始于顏師古，章懷太子二人，王伯厚以爲始于陸法言撰切韻五卷，余按：漢末涿郡高誘解淮南子，呂氏春秋，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法，蓋反切之學，實始于此，而孫叔然炎猶在其後。

關門閉戶掩柴扉

詩賦爲文人興到之作，不可爲典要。上林不產盧橘，而相如賦有之。甘泉不產玉樹，而揚雄賦有之。簡文雁門太守行而云：「日逐康居與月氏。」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河，東流白馬，皆非題中所有之地。」蘇武詩有「俯看江漢流」之句。其時武在長安，安得有江漢？爾雅山有穴爲岫。謝元暉詩，「窗中列遠岫。」徐浩文「孤岫龜形。」皆誤指爲山巒。劉琨答盧謏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邱。」宣尼即孔邱也。謝眺秋懷詩云：「雖好相如色不同，長卿慢。」長卿即相如也。康樂「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揚帆即挂席也。孟浩然「竹間殘照入，池上夕陽微。」夕陽即殘照也。使後人爲之，必有關門閉戶掩柴扉之諠矣。杜少陵寄賈司馬詩，「諸生老伏虔。」東漢「服虔並不老」所云伏虔者伏生也。伏生不名虔。示僚奴阿段云：

「會驚陶侃胡奴異。」胡奴，侃之子，非奴僕也。不聞夏殷興，中自誅褒妲。褒妲是殷周人，與夏無干。

胡奴——晉朝陶侃家裏有奴僕一千多人；裏面有一個胡奴，不肯說話，一天到晚總是閉着嘴，坐着。有一天，陶侃帶着這胡奴到城外鄉下地方去；有一個胡僧，見了這胡奴，便拜倒在地，稱他爲「海山使者」。陶侃十分詫異。到夜裏，那個胡奴忽然不見了。有人說，陶侃的兒子名胡奴，胡是匈奴，便是現在的蒙古。

張騫乘槎

杜詩「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此卽世俗所傳張騫乘槎事也。然宋之問詩云：「還將織女支磯石，重訪成都賣卜人。」是明用荆楚歲時記，織女教問嚴君平事，獨不知君平爲王莽時人，張騫乃武帝時人，相去遠矣！

乘槎——浮在水面上的木排，稱做「槎」。武帝時候，有張騫到西域地方去，武帝便令張騫找尋黃河的源頭。那張騫乘槎沿着黃河上去，在河面上走了一個多月，到一個地方，看見一個女人在河邊上織着布，一個男子牽着一頭牛，在河裏飲水。那織布的女人，拿一塊支織的石給張騫。張騫回來見武帝，拿出這塊石來，東方朔却認識這織布的女人，便是天上的織女星；那牽牛的男子，便是天上的牽牛星。

杞梁妻哭倒長城

汪韓門云：「檀弓齊莊公襲紀，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孟子杞梁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左傳但言「杞妻辭齊侯之弔，而不言哭。」檀弓孟子雖言哭，未言崩城事也。說苑立節篇云：「其妻聞夫亡而哭，城爲之隤。」列女傳云：「枕其夫之屍于城下，哭十日而城崩。」亦未

言長城也。長城築於齊威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始皇所築長城。唐釋貫休乃爲詩曰：「秦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則竟以杞梁爲秦時築城之人，而其妻所哭崩，乃卽秦之長城矣！

未爲無因

俗傳梁灝八十登科，有龍頭屬老成七言詩一首，黃氏日抄。朝野雜記俱駁正之。以爲灝中狀元時，年纔二十六耳！余按：「宋史灝本傳，雍熙二年舉進士，賜進士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雍熙至景德，相隔只十餘年，而灝壽已九十二。則八十登科之說，未爲無因。」

龍頭——考功名考得第一名的，稱爲「龍頭」。古時，梁灝年紀八十二歲了，纔考得狀元。

——狀元是進士的第一名——他的謝恩詩道：「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

髮中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看榜已無朋輩在，歸家惟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爭奈龍頭屬老成。」

事甚博雅

班氏稱霍光不學無術，故不知伊尹放太甲之事。乃西京雜記載光答孿生兄弟書。先引殷王祖甲，再引許釐公一產二女，楚唐勒一產二子，事甚博雅。蜀志劉巴輕張飛云：「大丈夫何暇與兵子。」語似飛椎魯無文，乃涪陵有飛所作刀斗銘。流江縣有飛所書題名石。前明張士環有詩云：「江上祠堂橫劍佩，人間刀斗重銀鈎。」

曾子固未嘗不能詩

宋人多稱曾子固不能詩，乃上元祥符寺宴集云：「紅雲燈火浮滄海，

碧水遙臺浸遠空，
又享祀軍山廟歌，
土膏起兮，流泉駛兮，
凡二百餘言，俱不減作者。

冶長通鳥語

或問唐沈佺期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余按：皇侃論語義疏云：「冶長從衛反，魯見老嫗當道哭，問何爲哭云：「兒出未歸！」冶長曰：「頃聞鳥相呼，往某村食肉，得毋兒已死耶！」嫗往視得兒尸，告村官。官曰：「冶長不殺人，何由知兒尸？」遂囚冶長，且曰：「汝言能通鳥言，試果驗，裁放汝。」冶長在獄六十日，聞雀鳴而大笑。獄主問何笑？冶長曰：「雀鳴嘖嘖喑喑，白蓮水邊有車翻，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往視果然。乃白村官而釋之。余愛雀言，音節天然，有類古樂府。

不成文理

蕭子榮日出東南隅云：「三五前年暮，四五今年朝。」梁元帝法寶聯璧序云：「相兼二八，將兼四七。」此等算博士語，最爲可笑。其濫觴蓋起于東漢。唐君頌曰：「五六六七，訓道若神，用曾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也。」棠邑費鳳碑曰：「菲五五，」言居喪菲食，二十五月也。「皆割裂太過，不成文理。」

三伏四遊

或問梅定九先生詩云：「乾道炎三伏，坤靈樂四遊。」作何解？余按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註：三伏始于秦，周無伏也。劉熙釋名云：「金氣伏藏也。」故三伏皆庚。王大可云：「三伏者，庚金伏于夏火之下。金畏火，故曰伏。」

惟四遊不得其解。後見尙書考，靈曜曰：「地體雖靜，而終日旋轉，如人坐舟中，舟自行動，人不能知，春星西遊，夏星北遊，秋星東遊，冬星南遊。」一年之中，地有四遊，此定九先生之所本也。

試帖

毛西河以詩賦爲試帖。按唐明經先帖文，然後試帖經之法。以所習經帖其兩端，中留一行試之，非指詩賦也。然明經亦有試詩者。王貞白有帖經曰試宮中瑞蓮詩。

擬題

余舉子于場前，揣主司所命題，而預作之，號曰擬題。按宋何承天私造鑄歌十五篇，不沿舊曲，而以己意詠之，號曰「擬題」。此二字之始，今遂以

爲士子揣摩之稱。

黃崇嘏並非女狀元

俗傳黃崇嘏爲女狀元，按十國春秋，崇嘏好男裝，以失火繫獄。邳州刺史周庠愛其丰采，欲妻以女。乃獻詩云：「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驚召問，乃黃使君女也。幼失父母，與老嫗同居。命攝司戶參軍，已而乞罷歸，不知所終。今世俗訛稱女狀元者，以其獻詩時自稱鄉貢進士故也。嚴冬友曰：「徐文長四聲猿劇未一折爲女狀元，卽崇嘏事，此俗稱之始。」

兩個退之

孔毅夫雜志稱退之晚年服金石藥致死。引香山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爲證。呂汲公辨之云：「衛中立字退之，餌金石，求不死反死。中

立與香山交好，非韓退之也。韓公之痛詆金石，已見李虛中諸人墓志矣。豈有身反服之之理。

催妝

近人新婚，賀者作催妝詩，其風頗古。按毛詩問「關車之牽兮」一章。申豐曰：「宣王中興，士得行迎親之禮，其友賀之，而作是詩。」北齊昏禮設青廬，夫家領百餘人，挾車子呼新婦催出來。唐因之有催妝詩。中宗守歲以皇后乳媪配寶從，一誦却扇詩數首。天祐中南平王鍾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已昏。令人走乞障車文于湯篋，篋命小吏四人，執紙倚馬而成。即催妝也。

青廬——古時，娶新娘子，在大門的裏外搭着青布的篷帳，新郎新娘便在這篷帳下面交拜成夫妻的禮。這青布篷帳，稱爲「青廬」。却扇詩——古時，新娘子手中拿着扇子遮住臉，

到梳粧的時候，便把扇子放下。却扇，便是說放下扇子梳粧的意思。却扇詩，便是催促新娘子梳粧的詩，又稱催妝詩。

新婦入門弗令履地

芥隱筆記輟耕錄云：「今新婦至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唐人已然。白樂天春深娶婦詩云：「青衣捧氍毹，錦綉一條斜。」

拜堂

兩新人宅堂參拜，謂之拜堂。唐人王建失釵怨：「雙杯行酒六親喜，我家新婦宜拜堂。」

詩能令人笑者必佳

詩能令人笑者必佳，雲松詠眼鏡云：「長繩繫雙目，橫橋一鼻跨。」古

漁客邸云：「近來翻厭夢，夜夜到家鄉。」張文端公云：「姑作欺人語，報國在文章。」尹似村詠貧云：「筭能有幾衣頻典，錢值無多畫幸存。」劉春池立春云：「門前久已無車馬，尙有人來送土牛。」古漁哭陳楚筠云：「才可閉門身便死，書生強健要飢寒。」蔣心餘詠京師雞毛炕云：「天明出街寒蟲號，自恨不如雞有毛。」

真得妙

香亭和余詠帳云：「垂處便宜人語細。」余乍讀便笑，香亭問故，余曰：「縱粗豪客，斷無在帳中喊叫之理。」又詠杖曰：「隔戶聲先步履來。」皆真得妙。

陰氣襲人

曹震亭與史梧岡潛心仙佛，好爲幽冷之詩。曹云：『蕭蕭秋乾風，蕭曠野無已。橋孤朽柱搖，落日動野水。』史云：『一峯兩峯陰，三更五更雨。冷月破雲來，白衣坐幽女。』皆陰氣襲人。曹又有句云：『秋陰連朔望，黯黯白雲平，似聽前村裏，呼雞有婦聲。』此首便冷而不陰。

詩有聽來甚雅，恰行不得者。

詩有聽來甚雅，恰行不得者。金壽門云：『消受白蓮花世界，風來四面臥中央。』詩佳矣，果有其人，必患疲瘡。雪菴僧云：『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詩佳矣，果有其事，必染寒疾。

郢曲

今人稱曲之高者，曰郢曲。此誤也。宋玉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則歌者

非郢人也。」又曰：「下里巴人，國中屬和者數千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是郢之人能和下曲，而不能和妙曲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不亦訛乎？」

訛解

毛詩流離之子，鄭箋流離鳥名，今訛以爲離散之詞；猶之狼狽獸名也，今訛以爲困頓之詞。瑣尾二字，箋美好也，今亦訛爲瑣碎之詞。

雁塔題名

謝位聯賀進士云：「赴宴瓊林早，題名雁塔高。」余有舊榻雁塔題名記十餘張，皆縉紳大夫僧流羽士之名，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于曲江宴賞之餘，多有各題名姓者。今人遂以雁塔題名爲稱賀進士之言。

雁塔——古時有一個進士名張莒的，在慈恩寺中游玩，寺中有一座塔，名雁塔，張莒便在塔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後人說中進士的，便稱他爲「雁塔題名」。

以訛傳訛

世傳蘇小妹之說，按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蘇氏有詞行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菊坡叢話云：「老蘇之女，幼而好學，嫁其母兄程潛之子。之才先生作詩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考二書所言，東坡止有二妹，一適柳，一適程也。今俗傳爲秦少遊之妻，誤矣。或云今所傳蘇小妹之詩句對語，見宋林坤誠齋雜記。原屬不根之論，猶之世傳甘羅爲秦相。按國策甘羅年十二，爲少庶子，請張卿相燕，又事呂不韋。以說趙功封上卿，並無爲秦相之說。然儀

禮疏亦云：「甘羅十二相秦。」則以訛傳訛久矣。

誤菜花爲菊

張翰詩：「黃花若散金。」菜花也。通首皆言春景，宋真宗出此題，舉子誤以爲菊，乃被放黜。

高足本以名馬

外祖章師鹿詩云：「高足多金紫，先生已白頭。」人問高足出處，按世說新語：「鄭康成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言融不能親教，使高弟子傳授之耳！然顏師古註高祖本紀云：「凡乘傳者，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驛傳，四馬下足爲乘傳。是高足二字，在漢時以之名馬，而世說竟以之稱弟子何也？師鹿先生年八十四，猶冒雨著屐，赴康

熙庚子鄉試，使遇。今上，必受殊恩無疑也。與及門遊西湖云：「師弟同遊，興不孤，呼僮挈榼，更提壺，分明柳暗花明處，年少叢中一老夫。」

上頭

今人稱女子，加笄爲上頭。按南史孝義傳，華寶八歲，父成往長安，臨別曰：「須我還爲汝上頭。」長安陷，父不歸，寶年至七十，猶不冠。是上頭者，男子之事，今專稱女子，心頗疑之。讀晉樂府云：「窈窕上頭歡，那得及破瓜？」則主女說亦可。

昭陽

唐耿緯，長門怨云：「聞道昭陽宴。」揚衡云：「望斷昭陽信不來。」劉媛云：「愁心和雨到昭陽。」按昭陽爲成帝時趙氏姊妹所居，與武帝之陳

后長門無涉。

泰山並非中幹發脈

章槐墅觀察曰：「泰山從古迄今，皆言自中幹發脈。聖祖遣人，從長白山，蹤至旅順山口，龍脈入海，從諸島直接登州，起福山而達泰山，鑿鑿可據。」余雖未至旅順福山，然山左往來，不惟岱岳爲震而兌，即觀汝泗二水源流，亦皆自東而西。則泰山不從中幹發脈，又一確證也。因紀以詩云：「兩條汝泗朝西去，一座泰山渡海來！笑殺古今談地脈，分明是夢未曾猜。」

五馬

樂府云：「五馬立踟躕。」香山詩云：「五疋鳴珂馬，雙輪畫戟車。」註五馬者，不一其說。按漢官儀，四馬載車。惟太守出則增一馬，故稱太守曰五

馬，此一說也。程氏演繁露以爲始于毛詩，良馬五之，亦一說也。南史柳元策傳，兄弟五人，同爲太守，各乘一馬。出入時人榮之，號「柳氏門庭五馬委蛇」，則又一說矣。

小史

古樂府「十五府小史，三十侍中郎。」似令史之年經者，名小史。卽今之小書辦也。張翰有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甫十五，如日在東。」謝惠連有贈小史杜德靈詩，似乎褻狎。然吳祐舉孝廉，乃越道共雍邱。小史黃真歡語，移時人以爲榮，則小史又以人重矣。高俅爲東坡小史，後見蘇氏子孫，執禮猶恭。

唐人以爭取新進士衣裳爲吉利

唐人爭取新進士衣裳，以爲吉利。張文昌詩曰：「歸去惟將新誥命，後來爭取舊衣裳。」唐宣宗自稱鄉貢進士，李道隆進士之榮，至于天子慕之。宋時尤重出身，無出身者不得入相。故欲相此人，必先賜同進士出身，而後許其入相，其重如此！然亦有時而賤。李贊皇不中進士，故不喜科目。曰：「好騾馬不入行金衛。」紹王喜吏員，不喜進士。曰：「高廷玉人才非不佳，可惜出身不正。」嫌其中進士故也。

考試士子

宋咸淳辛未，正言陳伯大議考試士子。諸路運司牒州縣，先置士籍，編排保伍。取各人戶貫三代年甲，書明所習經書，年十五以上，能文者，許其鄉之貢士，結狀保伍，一樣四本，分送縣州漕部。臨唱名時，重行編排保伍，各人

親書家狀，以驗筆迹，士人苦之。賦詩云：「劉整驚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廟堂束手全無策，只把科場鬧秀才。」

廣陵散

邵又房贈友云：「廣陵散裏求知己，不特彈無聽亦無。」余嘆其意，包括甚廣。按文苑英華，顧况序彈琴者，王女繼之名曰宮。月宮有歸雲引，華嶽引諸曲，皆廣陵散之遺音，是叔夜所彈未嘗絕也。唐書韓舉傳解廣陵散爲嵇康思魏之意。因毋邱儉諸葛誕俱起兵于廣陵，思興復魏室，而兵皆散亡。故曰「從此絕矣」，非專指琴也。

廣陵散——晉朝的詩人嵇康，在洛西地方游玩，夜裏住宿在華陽亭裏，彈着琴。忽然有一個客人，走進屋子來，那客人自稱是古人，兩人講究音樂，十分投機。那古人彈琴一曲，曲名廣陵

散，嵇康學得了這廣陵散曲子，立誓不傳給別人。後來嵇康犯了殺頭的罪，綁到東市去臨殺頭的時候，便彈着琴，用廣陵散曲調。嵇康說道：「從前袁孝尼求我學廣陵散曲，我不肯傳授他，如今我死了，這廣陵散也絕了。後人說失了傳的學問，稱爲「廣陵散絕。」

一桶水傾來，倒去，還是此一桶水

或問楊升菴有句云：「一桶水傾如佛語，兩重紗夾起江波。」應作何解？余按徐騎省不喜佛經，常云楞嚴法華。不過以此一桶水傾入，彼一桶中，傾來倒去，還是此一桶水。識破毫無餘味，此升菴所本也。方空紗，用一層糊窗，更無波紋，夾以兩層，必有閃爍不定之波。恐升菴卽事成詩，未必有本，余亦有句云：「水痕瀉地方圓少，雪片經風厚薄多。」一用世說，一用東坡志林。

方圓少——古人殷中軍問劉尹：人是受自然的元氣生的，爲什麼世界上的善人少，惡人多？劉尹說道：這便是自然。譬如把水倒在地下，那水痕總是雜亂歪斜的，絕少成正方形、正圓形的；所以世上的正人君子，也是很少的。

格調相同

熊蕉泉觀察聽雪云：「一夜朔風急，重衾尙覺寒，料應階下白，及早起來看。」
童二樹盼月云：「佳絕娟娟月，秋窗逼曉開，臥看桐竹影，漸上臥牀來。」
兩首格調相同。商寶意願曲云：「一曲明光三十段，自彈先要聽人彈。」
趙雲松論詩云：「背人恰向菱花照，還把看人眼自看。」兩首用意相反。

明光——古時有一個王彥伯愛彈琴。一夜，在燭下調琴，忽見一個女子進來，拿琴調理着。彈一套曲子，是王彥伯從來不曾聽見過的，問他是什麼曲名，那女子說道：這便名爲楚明光曲。

全憑天分

詩文自須學力，然用筆構思，全憑天分。往往古今人持論不謀而合。李太白懷素草書歌云：「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公孫大娘渾脫舞。」趙雲松論詩云：「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懷素——唐朝長沙地方，有一個和尚名懷素的，最能寫草體，字寫來靈活清雅。當時稱為「草聖」。他自己說是得到了寫草字的秘訣。公孫大娘——唐朝時候，有一個公孫大娘，善於舞劍，有名裴將軍滿堂驚的，十分靈活，變化不測。和尚懷素見了公孫舞劍的姿勢，更悟到寫草字靈活的方法。

士大夫之習氣

士大夫熱中貪仕，原無足諱，而往往滿口說，歸竟成習氣可。厭黃莘田

詩云：「常參班裏說歸休，都作寒暄好話頭。恰似朱門歌舞地，屏風偏畫白蘋洲。」

吹竹彈絲之樂

近人佳句，常摘錄之，以教子弟。過時一觀，亦有吹竹彈絲之樂。明知收拾不盡，然揅撫一二，亦聖人舉爾所知意也。毛琬云：「乍寒童子怯，將雨野人知。」童鈺云：「病聞新事少，老別故人難。」張節云：「行善最爲樂，觀書動畜疑。」孔東堂云：「瘴低時掠水，帆飽不依桅。」廖古檀云：「山風枯硯水，花雨慢琴絃。」王卿華云：「斷香浮缺月，古佛守昏燈。」汪可舟云：「客久人多識，年高衆病歸。」吳飛池云：「涼風不管征衣薄，落日方知行路難。」李穆堂云：「雲在岫無爭出意，石當流有不平鳴。」何南園云：「閒愁早

釋非關酒，舊學重濫爲課孫。楊次也云：「淺水戲魚如可拾，密林藏鳥只聞聲。」周青原云：「鳥自下山人自上，一齊穿破白雲過。」劉果云：「花間看竹嫌逢主，夢裏聞雞似到家。」章智千送春云：「青山駐景如留客，綠樹成陰已改妝。」姚念慈哭孫虛船云：「有淚直從知己落，無文可共別人論。」尹似村送南園出京云：「乍親丰采歸偏速，不慣風塵住自難。」袁蕙纓云：「功名何物催人老，車馬無情客送多。」寶意哭環娘云：「乍分烟島情猶戀，略想春風死未甘。」香亭渡淮云：「田家飲麥風仍北，遊女拖裙俗漸南。」春池順風云：「天上鳥爭帆影速，岸邊人恨馬行遲。」又有五七字單句亦妙者。魯星村之「老怕送春歸。」楊守知之「隨身只有影同來。」王家駿之「園不栽梅覺負春。」嘯村之「諱老偏逢人叙齒。」飛池之「孤

鴻與客爭沙宿。』皆是也。

詩不可以木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余謂：『人可以木，詩不可以木也。』人學杜詩，不學其剛毅，而專學其木，則成不可雕之朽木矣。潘稼堂詩不如黃磨堂，以一木而一靈也。『余選錢文敏公詩甚少，家人誤抄十餘章。余讀之，生氣勃勃，悔知公未盡。』居亡何，有人云：『此孫淵如詩也。』余自喜老眼之未昏。

不可不會心獨遠

余嘗極賞健菴甥詠落花云：『看他已逐東流去，却又因風倒轉來。』或大不服曰：『此孩童能說之話，公何以如此奇賞？』余曰：『子不見張燕

公爭魏元忠事乎？燕公已受二張囑託矣！因宋璟一言而止。一生名節，從此大定。在朝作詩時，未必果有此意；而讀詩者不可不會心獨遠也。不然，詩稱「如切如磋」，與貧而無語何干？詩稱「巧笑倩兮」，與繪事後素何干？而聖人許子夏子貢，可與言詩，正謂此也。」

宋璟——唐朝忠臣魏元忠，當時有一班姓張的好臣，在皇帝跟前說魏元忠的壞話，李饒去送給張說，要張說替他們做見證，把魏元忠下在牢監裏。這時，宋璟正做着鳳閣舍人官，對張說道：「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倘因袒護忠臣而獲罪，其榮多矣！」後張說封燕公。

聲色不動

高文良公巡撫江蘇，爲制府某所凌勢，屢屢乎殆矣！而公聲色不動。詠天平山云：「倚天峭壁無塵玉，墮地孤留不動雲。」其時沈子大先生在幕

府和云：「白浪靜教翻石下，碧雲高不受風移。」

三押人字

闌乘上人對月弔以中云：「共玩君何往？江頭獨愴神；難將一片月，分照九泉人。」余在小市買一古鏡，背有詩云：「寶匣初離水，寒光不染塵；光如一輪月，分照兩邊人。」毛西河詠鏡云：「與余同下淚，惟有鏡中人。」三押人字俱佳。

高喬二人詩

高翰起司馬路上喜晴云：「聲傳乾鵲喜，步覺蹇驢輕。」喬慕韓舟中云：「雨聲篷背重，鷗影浪頭輕。」

自命不凡

有人過劉智廟，見壁上題云：『明時如此拔幽淪，薦禰須看士貢身！敢擬石渠容散木，竟教塵海作勞薪。變名梅尉非無地，捧檄毛生尙有親。異日儒林與循吏，一編位置聽他人。』詩尾署竹初二字，自命如此，可想見其不凡！

薦禰——禰，是說三國時候的禰衡，有才學，性情狂放。他和孔融做朋友，孔融上奏章推薦禰衡的才學。後因打鼓罵曹操，曹操送禰衡到黃祖那裏，被黃祖殺死。石渠——漢朝時候，造一座「石渠閣」，收藏各種書籍。散木，是說無用的木料。勞薪——用舊的木器劈碎做柴料，稱爲「勞薪」。晉朝的荀勗，陪皇帝吃飯，對同坐的人說道：這飯是用勞薪煮成的；大家不信，後曉尉夫來問他，果然是劈碎了舊的車輪子煮成的飯，當時人都佩服他有見識。變名——漢朝的梅福，號子真，做南昌尉官，稱爲梅尉。當時王莽專權，梅福便丟去了妻兒逃去。後有人在會稽地方遇到梅福，他已改名爲「吳市門卒」。毛生——後漢時候，廬江地方有一個毛義，家

裏窮苦，事奉母親十分孝順。南陽地方有一個張奉，慕他的名，去見毛義，纔坐定，那知府官正送公文來，請毛義去做官，毛義捧着公文，臉上露着笑容，走進內室去。張奉看了，心裏看他不起。後來毛義的母親死了，毛義便不做官了。皇帝常常用車子去迎接毛義，那毛義到底不去做官；張奉纔明白從前毛義的歡喜做官，原是爲博母親的歡心，自己暫時委屈着志氣的呢。說項——替人說好話，稱爲「說項」。唐朝文人項斯，拿自己寫的文章去送給楊敬之看，楊敬之十分敬重他，便寫兩句詩道：「平生不解識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珊瑚網——探珊瑚，用鐵網拋在海中去網取物。後人稱搜羅人才的人，爲「珊瑚網」。

王夢樓贈別詩

王夢樓作雲南太守，有納樓夷民李鶴齡獻詩云：「玉堂老鳳留衣鉢，滄海長虹卷釣絲。」夢樓喜，即用其二句爲起句，續六句以贈別云：「舊事都隨雲變滅，新詩喜見錦紛披。殊方那易逢佳士，識面無如是別時。自負平

生能說項，珊瑚幾失網中枝！

碾詩

昌黎云：「橫空盤硬語，硬語能佳。在古人亦少。只愛杜牧之云：『安得東召龍伯公，車乾海水見底空。』又云：『鯨魚橫脊臥滄溟，海波分作兩處生。』宋人句云：『金翅動身摩日月，銀河翻浪洗乾坤。』本朝方問亭卜魁雜詩云：『龍來陰嶺作遊戲，雷電光中舞雪花。』趙秋谷秋雨云：『油雲潑濃墨，天額持廣帕，風過日欲來，艱難走雲罅。』大雨云：『日月皆歸海，蛟龍亂上天。』趙雲松從李相國征臺灣云：『人膏作炬燃宵黑，魚眼如星射水紅。』趙魯瞻云：『江星動魚脊，山果落猿懷。』

天憐自憐

丙辰召試鴻詞，到丙申四十餘年矣！申笏山在都中，與錢籜石、曹笏山小集賦詩云：『尺五城南逐散仙，懽場一散似飛烟；多生那得離文字，後死何容卸仔肩？醉後吟聲驚戶外，雨餘山色入窗前；百人尙有三人在，似得天憐亦自憐！』嗚呼！笏山歿，又十餘年矣！今海內召試者，只余與籜石二人尙在。而近聞其年過八十，亦已中風。然則天憐自憐，能無再三誦之乎？

詠楊妃

周青原詠楊妃云：『綵輿花下祿兒狂，此說終疑是渺茫。惟小劉郎曾愛惜，坐懷親爲畫眉長。』用史事補前人未有。將錄寄秋帆中丞，鐫楊妃墓上。

祿兒——唐朝安祿山，匈奴人，身體肥胖，楊貴妃愛他。祿山在宮中，用包小孩子的布包着

安祿山的身體，稱他爲祿兒。安祿山後來起兵造反。小劉郎——唐朝劉晏，八歲時候，便寫一篇頌獻給唐明皇，當時稱爲「神童小劉郎」。劉晏到宮裏去見楊貴妃，貴妃親自替劉晏畫眉，又替他梳着小髻。

可爲用典者法

水仙花詩無佳者，惟楊次也先生七律前半首云：「汀蘅洲草伴無多，以水爲家奈冷何！生意不須沾寸土，通詞直欲託微波。」余按焦氏易林云：「鳧雁啞啞，以水爲家。」楊暗用之，而使人不覺，可爲用典者法。

足以解頤

趙雲松太史入闈分校，作雜詠十餘章，足以解頤。封門云：「官封恰似懸符禁，人望居然入海深。」聘牌云：「金鎔應識披沙苦，禮重真同納采虔。」

『供給軍云：』日有雙雞公膳半，夜無斗酒客談孤。』分經云：『多士未遑談虎觀，考官恰似割鴻溝。』鶻條云：『品題未便無雙士，遇合先成得半功。』佛海漸登超渡筏，神山猶怕引回風。』落卷云：『落花退筆全無豔，食葉春蠶尚有聲。沉命法嚴難自訴，返魂香到或重生。』撥房云：『未妨螺贏艱生子，笑比琵琶別過船。』

解頤——笑，又稱爲解頤。頤，便是腮。人笑的時候，把腮兒放出來，所以稱爲解頤。納采——采是禮物，納，便是送。古時男女結婚的禮節，分做六步：第一步便是納采，是男家送點禮物到女家去，是從此認識的意思。虎觀——虎觀，便是白虎觀，漢章帝時候的殿名。章帝時候，集合許多有才學的人，在白虎觀裏討論五經的異同，把討論的文章，寫成一部書，便是白虎通。無雙士——無雙士，是說這人的才學，同時沒有第二個人比他再好的了。史記裏說韓信「國士無雙」，國士，便是治國的人才。回風——打着旋兒的風，稱爲「回風」。史記說：東海裏有蓬

萊、方丈、瀛洲三座山，是神仙住的人。坐着船到山下去，便被打旋兒的風吹開，永遠不能走近山去。沉命法——漢朝時候，遍地都是盜賊。咸宣定沉命法道：「盜賊起來不發覺，發覺了不捕捉，滿品的都罰在二千石以下，那小官吏都定死罪。」螺贏——螺贏，又名蒲盧；他自己不能生子的，把桑蟲的子背了去養着。詩經裏有兩句：「螟蛉有子，螺贏負之。」後人說承繼兒子的人，比他爲「螺贏。」

賦月華

余自幼聞月華之說，終未見也。同年王大司農秋瑞，夢月華而生，故小字華官，後見平湖陸陸堂先生云：「康熙辛酉，八月十四夜，曾見月當正午，輪之西南角，忽吐白光一道，已而紅黃紺碧，約有二十餘條，下垂至地。良久結輪三匝，見月不見天矣！」先生賦云：「今宵纔見月華圓，織女張機也失妍；五色流蘇齊著池，三重輪廓欲彌天。」先生名奎勳，掌教桂林，作禮經解。

義請序于金中丞。中丞命余代作，先生夸不已，中丞以實告之，先生曰：「此古文老手，不似少年人所作也。」記先生有句云：「簷低絲網蛛常斷，沼淺蓮房于半空。」

九歲卽能救父命

先生祖名棗，字義山。當國初鼎革時，馬將軍兵破平湖，掠其父將殺之。棗纔九歲，伏草中跳出，抱將軍膝求代。將軍愛其貌韶秀，取手扇示之曰：「兒能讀扇上詩，卽赦汝父。」棗朗誦曰：「收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此宋人贈曹武惠王詩也，將軍不殺人，卽今之武惠王矣。」將軍大喜，抱懷中辟呼曰：「汝能隨我去爲我子乎？」曰：「將軍赦吾父，卽吾父也！」遂哭別其父而行，將軍爲之淚下。已而將軍身故，棗得脫歸。康熙己未，舉鴻博。

入詞林。聖祖愛其才，一日七遷，從編修贊善庶子授內閣學士。纔一年，先生引疾歸，又十年卒。自題華表云：「一日七遷千古少，周年致政寸心安。」有病不治，吟曰：「無藥能延炎帝壽，有人曾哭老聃來。」

曹武憲王——宋朝的曹彬，有大功，封濟陽郡王。死後定謚爲「武惠」。後人便稱他爲「曹武憲王」。辟，辟，字和避字通用。辟，是說在耳邊低低的說着話。辟，是說歪着頭在耳邊說着話。

天開眼

相傳天開眼，余亦未之見也。平湖張數坡，曉步于庭，天無片雲。忽聞有聲，剗然天開一縫。當中寬，兩頭狹，狀類大船，寬處有圓睛閃閃，光芒照耀，似電非電。眼旁碎芒，如人之有睫毛，良久乃閉。數坡賦詩云：「霹靂年年響，何

曾極惡來？』今朝纔省悟，天眼不輕開。

詩要含兩層意

詩含兩層意，不求其佳而自佳。或詠太行山云：『但有路可上，再高人也行。』詠燭云：『只緣心尚在，不免淚長淚。』詠相見坡云：『勸君行路存餘步，山水還留相見坡。』

望若天人

余十二歲入學，廩生程鄭渠云：『渠甥吳冠山，名華孫，亦以髫年入學。今已賦鹿鳴，年纔十五。』袖文一册示余，余讀之，望若天人。及余登詞館，先生督學閩中，無由相見。五十年後，先生致仕在家，年八十矣！余遊黃山，新安何素峯秀才招遊仇樹汪園，離先生所居僅十里餘，竟未走謁，別後心悵悵。

如有所失，乃作詩寄之。先生見和云：「英才碩望是吾師，咫尺相逢願又違，自昔直廬欣識面，（己未科收掌試卷公所相識）于今花徑少摠衣。（屢想訪隨園未果）無人不挹神仙度，獨我偏教遇合稀；猶憶神交年尚幼，兩株弱柳共依依。」

未爲無因

張儀封觀察謂余曰：「李白清平調三章，非詠牡丹也。」其時武惠妃薨，楊妃初寵。帝對花感舊，召李白賦詩。白知帝意，故有「巫山斷腸雲想裳」之語，蓋正喻夾寫也。至于「名花傾國」則指貴妃矣。「余按唐書李白傳，「稱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乃召李白。」則觀察此說，未爲無因。張名裕穀，字詒庭。」

沿襲

曹子建美女篇，押二難字。謝康樂述祖德詩，押二人字。阮公詠懷，押二歸字。以故杜甫飲中八仙歌，香山滑村退居，昌黎寄孟郊詩，皆沿襲之。

雋語

田實發云：「我偶一展卷，頗似穿窬入金谷，珍寶林立，眩奪目精；時既無多，力復有限，不知當取何物而雞聲已唱矣！」此語甚雋，魚門晒書詩云：「老饕對長筵，未啖空顧朵。」

林鐵簫詩

如臯布衣林鐵簫，有「老至識秋心」五字。余頗賞之。與吳松崖看海棠云：「萬朵仙雲輕欲滴，多情紅向白頭人。」松崖云：「嬌來渾欲睡，愁殺

倚闌人。兩押人字俱妙。林名李，買得古鐵簫能吹，變徵之音，因字鐵簫，蓋取王子淵「願得爲洞簫」之意云。

亂仙詩

亂仙詩都無佳者，惟盱眙許家有仙降壇，詠燕子銜泥認舊巢，飛來飛去暮連朝；哺兒不耐秋風老，回首空梁月正高。讀者云：詩雖佳，恐非吉兆，果未十年，許零落殆盡。當許與仙倡和時，分詠薛濤箋，限陵字。諸客攔筆，仙云：「便宜節度高千里，錯過詩人杜少陵。」

畢竟是詩人

余不解詞曲，蔣心餘強余觀所撰曲本，且曰：「先生只算小病一塲，籠賜披覽。」余不得已爲覽數闕，次日心餘來問，其中可有得意語否？余曰：「

只愛二句云：「任汝忒聰明，猜不出天情性。」心餘笑曰：「先生畢竟是詩人，非曲客也。」余問何故？曰：「商寶意聞雷詩云：『造物豈憑翻覆手？窺天難用揣摩心。』此我十一個字之藍本也。」

用典切而雅

余梓詩集十餘年矣，偶爾翻擷，誤字尙多。因記椒園先生詠落葉云：「看月可知遮漸少，校書真覺掃猶多。」王載揚接家信，知兩子孿生，喜賦詩以寄云：「可無致語來清照，會有明妝避伯楷。」用典切而雅。

清照——宋朝湖州知府官趙明誠的妻子李清照，別號易安居士，是中國第一個女詩人。生性風雅，寫的詩詞，都渾脫自然，寫的文章，也有天才。他賀朋友生雙生兒的文中，有兩句道：「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秀。」仕文生兩個雙生兒，一名德卿，在午時出世；一名道卿，在

未時出世。又張伯楷、張仲楷兄弟二人，面貌分不出兩樣來。避伯楷——古時有張伯楷、張仲楷兄弟二人，是雙生子，面貌絲毫沒有分別。弟兄兩人各娶了妻子。有一天，仲楷的妻子，遇見伯楷，錯認做是他的丈夫，便去和他講話；那伯楷說：我是伯楷，仲楷的妻子十分羞慚，從此以後，他弟兄二人，各穿着不同樣子的衣服做標識。明妝，是說女人。

三贅二擊

崑山城隍祠四宜軒，有積土道士，將築亭其上。階石甫登，雷擊之，三贅二擊。掘地，乃是黃子澄墓，邑志載公被戮，其門下士拾骨葬此。錢漑亭進士詩云：「昔時誅戮無遺嬰，此日風雷護殘骨。」

隨園詩話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十六卷

論詩應只論工拙不論朝代

徐朗齋嵩曰：「有數人論詩，爭唐宋爲優劣者，幾至攘臂，乃援嵩以定其說。嵩乃仰天而歎，良久不言。衆問何歎？曰：「吾恨李氏不及姬家耳！倘唐朝亦如周家八百年，則宋元明三朝詩，俱號稱唐詩，諸公何用爭哉？須知論詩，只論工拙，不論朝代。譬如金玉出於今之土中，不可謂非寶也！敗石瓦礫，傳自洪荒，不可謂之寶也。」衆人聞之，乃閉口散。余謂詩稱唐，猶稱宋之斤，魯之削也。取其極工者而言，非謂宋外無斤，魯外無削也。朗齋癸卯科爲主

考，謝金圃所賞已定元矣，因三場策不到而罷。謝刊其薦卷流傳京師。故朗齋詠唐寅畫像云：「錦瑟華年廿五春，虎頭金粟是前身。虛名麗六流傳徧，下第江南第一人。」麗六者，其場中坐號也。次科亦卽登第。

宋斤魯削——斤削，都是刀的一種。周禮考工記說：「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遷乎其地，而能爲良地氣然也。」後人說每一個時代，或每一個地方出一種人才，或一種學問的，拿他比爲「宋斤魯削」。錦瑟——瑟是古時的一種絃樂，有雅瑟，頤瑟，寶瑟，錦瑟的分別。雅瑟有二十三絃，頤瑟二十五絃。瑟上嵌鑲寶玉的，稱寶瑟。瑟上面刻着花紋和綉花紋一般的，稱爲錦瑟。虎頭金粟——晉朝顧愷之，號虎頭。金粟是佛名，便是金粟如來，顧愷之在瓦官寺北殿畫着佛像，後人便稱爲「虎頭金粟」。

深得大體

明季，士大夫學問空疎，見解迂淺，而好名特甚。今所傳三才案，惟移宮

略有關係，然擁護天啓，童昏督亂，遂致亡國，殊覺無謂。楊慎大禮一議，本朝毛西河程綿莊兩先生，引經據古，駁之甚詳。挺擊一事，則漢晉五行志中，此類狂人，不一而足。焉有一妄男子，白日持棍，便可打殺一太子之理？蘄州顧黃公詩云：『天倫關至性，張桂未全非。』又曰：『深文論宮闈，習氣惱書生。』議論深得大體。黃公與杜茶村齊名，而今人知有茶村，不知有黃公，因白茅堂詩集，貪多稍近於雜，閱者寥寥然。較雙雅堂集，已高倍蓰矣。

三大案——明朝神宗皇帝萬曆四十三年，有一個男子名張差的，手中拿着棍子，闖進慈慶宮裏去；那時大臣都疑心這男子是鄭貴妃的弟弟鄭國泰，指使來謀殺太子的，這便稱爲「挺擊案」。棍，便是棍子。又，明光宗皇帝害痢疾，有鴻臚寺丞官李可灼獻紅丸，光宗吃了紅丸，便死，這便稱爲「紅丸案」。又，光宗死了以後，有妃子李氏，要奪太子大權，住在乾清宮不肯出讓；當時大臣奉太子稱熹宗皇帝，住在慈慶宮裏，大家上奏章請李氏讓出宮來，這便稱爲「移宮」。

案。統稱「明季三大案」。楊慎——明朝武宗皇帝死後，沒有兒子，由世宗皇帝承繼做兒子。那世宗皇帝，要追封生身的父母做太上皇和皇太后；有進士張璉，主事桂萼，上奏章爲與獻王，在京城裏立廟，又改稱孝宗皇帝爲皇伯考，稱與獻王爲皇考，別的大臣都反對張璉的主張，楊慎這時做修撰官，也曾兩次上奏章爭皇家的大禮。

眼前事總被才人說過

黃蒙 聖祖召見，寵問優渥，以老病乞歸。再舉鴻詞，亦不赴試。有楊鐵厓「白衣宣至白衣還」之風。憶內云：「靜夜停金剪，含情對玉缸，數聲風起處，花雨上紗窗。」觀姬人睡云：「玉腕明香簟，羅帷奈汝何！不知夢何事，微笑啟腮窩。」風韻獨絕。余嘗見小兒睡中，往往啟顏而笑，訝其不知緣何事而喜？今讀先生詩，方知眼前事，總被才人說過也。

白衣——沒有功名的人，穿着平常百姓的衣服，稱爲「白衣」。元朝楊維禎，號鐵厓，到明

朝初年，明太祖拿金錢禮物，用車子去接他到京城裏來修編元史。楊維禎住在宮裏一百二十日，因害病，送回家去，始終不肯受太祖的官名。宋濂詩裏有：「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

風致嫣然

同年楊大琛太史，在部以聾告歸。專心攻詩，見示一冊，有句云：「金釧手搖春水影，玉樓簾捲賣花聲。」風致嫣然。惜未錄其全稿，今太史已亡，詩稿不知散落何處？太史字寶巖，蘇州人。

著述太多轉自累

古人詩集之多，以香山放翁爲最。本朝則未有多如吾鄉吳慶伯先生者，所著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四卷。他文稱是現藏吳氏瓶花齋。先生乳哺時，啞啞私語，皆建文遜國之事。年過十歲，方閉口不言。初爲前朝馬文忠公

世奇所知，晚爲本朝李文襄公之芳所知。康熙戊午，薦鴻詞科，不遇而歸。少時在陳公函暉家作詩會，以「芙蓉露下落」爲題，操筆立就。贈陳云：「一輩少年爭跋扈，明公從此願躬耕。」陳大奇之，惜其集浩如烟海，不能細閱，欲梓而存之，非二千金不可。著述太多，轉自累也。

建文遜國——把皇帝的位置讓給別人，稱爲「遜國」。建文是明惠帝的年號。成祖打破丁京城，惠帝便放火自己燒死。有說是逃出京城剃髮做和尚去的。

殊有古趣

余在廣東新會縣，見愁山太師塔院，聞其弟子道恒，爲人作佛事，誦詩不誦經。和王修微女子樂府云：「剝去蓮房蓮子冷，一顆打過鴛鴦頸。鴛鴦頸，是睡時交，一顆留待鴛鴦醒。」殊有古趣，圓寂後，願赤方徵士哭之云：「

已沉千日磬，猶滿一牀書。

頗近禪理

丹陽鮑氏女，自稱聞一道人。遭難流離，嫁竟陵陸襄雲，年二十四而夭。詠溪鐘云：「溪外聲徐疾，心中意斷連；是聲來枕畔，抑耳到聲邊。」頗近禪理。昔朱子在南安聞鐘聲，矍然曰：「便覺此心把握不住。」卽此意也。

康熙時，吾鄉女子卞夢珏有句云：「夕陽交代笙歌月，曙色輕移燈火樓。」又曰：「花謝六橋春色暗，雨來三竺遠山無。」

詠月

吳文溥詠月云：「清暉半邊缺，似妾獨眠時。」顧赤方詠月云：「不分月宮人耐老，蛾眉一月一回新。」

擬人不倫

國初說書人柳敬亭，歌者王紫稼，皆見名人歌詠。王以黯昧事，爲李御史杖死。有「燒琴煮鶴」之慘。顧赤方哭之云：「崑山腔管三絃鼓，誰唱新翻赤鳳兒？說著蘇州王紫稼，勾欄紅粉淚齊垂。」王送公卿出塞，必唱驪歌，聽者不忍，卽上馬去。故又云：「廣柳紛紛出盛京，一聲嗚咽最傷情；行人怕聽陽關曲，先拍冰輪上馬行。」悼王郎詩，只宜如此，便與題相稱。乃龔尙書竟用墜樓賦鵬之典，擬人不倫，悖矣。

柳敬亭——明朝時候，秦州人柳敬亭，原姓曹，後因避仇人的耳目，改姓柳；在酒樓茶店裏說各種小說書，夾入滑稽的談吐，聽的人都歡喜快樂。後左良玉起兵打清朝，柳敬亭便去幫助計畫。良玉兵敗，又去幫助松江的馬提督；年老不得意死去。王紫稼——清朝王紫稼，面貌美

麗，又善裝飾，唱歌喉音婉轉，聽的人十分動情。清朝順治年間，在京師裏許多大官員，都迷戀他。詩人吳梅村，替他寫王郎曲，被王紫稼姦污的婦女，不計其數；婦女暗地裏送他的錢物，也不計其數。當時有一個李森，做御史官的，便去捉他來用棍子打死。赤鳳——漢朝妃子趙飛燕和他的妹妹合德，都得皇帝的寵愛；但他姊妹二人，都與宮中一個奴才名赤鳳的私通。十月十五日，合德唱着赤鳳來曲，飛燕便問赤鳳爲誰來，合德便說道：赤鳳爲姊來，飛燕又羞又怒，姊妹二人，從此結下仇恨。廣柳——古時有一種大車，可以裝許多貨物的，稱爲「廣柳車」。漢朝的季布，因兵敗，漢高祖拿一千兩黃金懸賞捉季布；季布去躲在濮陽地方周家，便剃去頭髮，穿着布短衣，躲在「廣柳車」中逃出。陽關曲——唐朝詩人王維，寫送客詩道：「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人把這詩編成曲，配上音樂，在送客出門的時候唱着；每唱到末一句，便連唱三句，稱爲「陽關三疊」。

詩恰清婉

隨園詩話 第十六卷

御史名森先，字琳枝，性雖伉直，詩恰清婉，過雲間亭云：「空亭積水松陰亂，小閣張燈夜氣清。」卒以忤衆罷官。

文士筆墨

龔芝麓尙書，失節。本朝，又娶顧橫波夫人，物論輕之。顧黃公爲昭雪云：「天壽還陵寢，龍輻葬大行，義聲歸御史，疏稿出先生。浮議千秋白，餘生七尺輕；當年溝瀆死，苦志竟誰明？憐才到紅粉，此意不難知。禮法憎多口，君恩許畫眉。王戎終死孝，江令苦先衰；名教原瀟灑，迂儒莫浪訾！」文士筆墨，能爲人補過飾非，往往如是。

阮紫坪題于忠肅公墓

余過于忠肅公墓，題詩甚多。惟山陽阮中翰紫坪，五排最佳。警句云：「

漢統愁中絕，周京喜再昌；股肱知己竭，日月得重光。天意還思禍，星纏又告祥；
遯荒非太伯，守節異曹臧。未覩遺弓劍，先聞缺斧斨；三章憑翁說，一劍答
忠良。象少祈連冢，歌憐石子岡；誰憐十世宥，難贖百夫防！

太伯——吳國王古公，因愛孫子名昌的，但昌是古公小兒子季歷的兒子，依規矩國王的
位置，只可以傳給大兒子。古公的大兒子太伯，知道父親的意思，便預先逃到荊蠻一帶地方去，
把國王的位置，傳給季歷。曹臧——春秋時候，晉侯兵打破了曹國，捉住曹伯，要使曹伯的兒
子名臧的去朝見周皇，立他做曹國諸侯。曹臧說道：「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
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節乎？」曹臧便逃到宋國去。斧斨——斧斨兩種都是兵器，詩
經裏有：「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三章——漢高祖得了秦朝的天下以
後，便立定三條法律：「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稱爲「約法三章。」翁說——翁說，是說
小人忙忙碌碌，營私舞弊的樣子。詩經裏有兩句：「翁翁識說，亦孔之哀。」祈連——祈連，是

山名。祈連冢，是說做的坎樣子，和祈連山相同的。漢大將軍霍去病他的坎，像祈連山。石子岡，

——三歲時候，諸葛恪有才學，住在石子岡上。那時兒童唱着歌道：「諸葛恪，蘆葦單衣窳鈎落，

子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是石子岡的反話。十世宥——宥，是饒恕的意思；說有大功的人，

他的子孫雖到了十代以後犯了罪，也要饒恕他的。左傳裏有兩句：「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百夫防」——是說一個人的力量，可以抵敵得住一百個人的侵略，所以稱爲「百夫防」。

詩經裏有兩句：「維此仲行，百夫之防。」

風秀可誦

庚午春，蘇州韓立方先生，掌教鐘山。以其姑名韞玉者，寸草軒詩集見

示，慕廬宗伯之季女也。詩只十一首，而風秀可誦。病中云：「月落霜寒葉滿

墀，臥疴正及晚秋時，風簷網結長垂幌，硯匣塵封久廢詩，瘦影怕從明鏡見，

淚痕空有枕函知！何因乞得青囊術，擬向南華叩靜師。」又有願頡亭之妻

黃汝蕙，字仙佩者，有送春絕句云：「九十春光暗裏催，花飛紅雨變芳埃；流鶯日日枝頭喚，底事東皇駕不回；柳絮穿簾燕撲衣，林園紅瘦綠偏肥；可憐花底多情蝶，猶戀殘香遶樹飛。」

青囊——晉朝的郭璞，遇到一個郭公，他能算命看風水，郭璞跟他學習；郭公從青布袋子裏拿出書九卷來傳授給郭璞，從此郭璞便十分精通算命看風水的法子。後人稱看風水，謂之「青囊術」。南華——戰國時候，道學思想家莊周，自稱爲南華真人，寫南華經一部，說明道家的理想，便是現在人讀的莊子。

讀之而不能令人興者非佳詩

萬華亭云：「孔子興于詩三字，抉詩之精蘊，無論貞淫正變，讀之而令人不能興者，非佳詩也！」華亭進士，名應馨。

黃仲則懷隨園詩

毗陵黃仲則有歲暮懷人詩。懷隨園云：「近來詞賦諧兼則，老去心情宦作家；建業臨安通一水，年年來往看梅花。」

小姑嫁彭郎

小姑嫁彭郎，東坡諧語也。然坐實說亦趣。胡書巢過小姑山云：「小姑眉黛映秋空，衫影靴紋碧一弓；不識彭郎緣底事，憑他拋擲浪花中。」

不問蒼生問鬼神

義山譏漢文召賈生問鬼神不問蒼生，此言是也。然鬼神之理不明，亦是蒼生之累。嗣後武帝巫蠱禍起，父子不保，其時無前席之問故耳！余故反其意題云：「不問蒼生問鬼神，玉溪生笑漢文君；請看宣室無才子，巫蠱紛

紛死萬人。」

賈生——漢孝文帝時候，賈生被喚進宮去，帝問鬼神的事體，直談到夜半。蒼王，便是百姓。

父子——漢武帝時候，因宮中相信鬼神的事體，便有女巫常常在宮中出入，宮中妃子要求

免災禍，便拿木頭刻成人形埋在地下。這時，武帝害病，大臣江充說是女巫害人，武帝便令江充

辦女巫的罪；江充和太子原是有仇恨的，便說從太子宫裏地下掘得埋着的木頭人很多，太子

驚惶起來，便要捉江充。江充起兵造反，兵敗自殺。

可與雪芹公子前後輝映

丁未八月，余答客之便，見秦淮壁上題云：「一溪烟水露華凝，別院笙歌轉玉繩；爲待夜涼新月上，曲欄深處撤銀燈。飛盞香含豆蔻梢，冰桃雪藕綠荷包，榜人能唱湘江浪，畫槳臨風當板敲。早潮退後晚潮催，潮去潮來日

幾回潮去不能將妾去，潮來可肯送郎來！
三首深得竹枝風趣。尾署翠雲道人訪之，乃織造成公之子嘯厓所作。名延福，有才如此，可與雪芹公子前後輝映。雪芹者，曹練亭織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

張蔣二人詩

吳門張瘦銅中翰，少與蔣心餘齊名。蔣以排募勝，張以清峭勝，家數絕不相同，而二人相得。心餘贈云：「道人有鄰道不孤，友君無異黃友蘇。」其心折可想。過比于墓云：「只因血脈同先祖，真以心肝奉獨夫。」新豐云：「運至能爲天下養，時衰拚作一杯羹。」讀之令人解頤。瘦銅自言吟時刻苦，爲鐘譚家數所累。又工於詞，故詩境瑣碎，不入大家，然其新穎處不可磨滅。詠風箏美人云：「只想爲雲應怕雨，不教到地便升天。」借書云：「事無可

奈仍歸趙，人恐相沿又發棠。『真巧絕也。至於「酒瓶在手六國印，花露上身一品衣。」則失之雕刻無游行自在之意。

獨夫——專制皇帝獨斷獨行的，稱爲「獨夫」。商朝末年，紂王荒淫無道，天下人稱他爲「獨夫」。有紂王的叔父比干，去勸諫着紂王，紂王大怒，故意說道：「比干是聖人。我聽說聖人的心上，有七個竅。」便將比干的肚子破開，看他的心。新豐——漢高祖是豐縣人。後高祖做了皇帝，高祖的父親太公，同住在京城裏，因常常想念家鄉地方，高祖便喚工匠造起街道城市來，模仿着豐縣的格式，使太公住在城裏，稱這地方爲新豐，是說新的豐縣，在如今陝西臨潼縣東北方。天下養——養，是說養父母；天下養，是說做官的兒子，能够把天下治得好，使天下太平，使父母也安寧，這便是「天下養」。一杯羹——秦朝末年的時候，楚漢兩國打仗，楚國兵打败了漢國的兵，把漢王的父親，和漢王的妻子，一齊捉了去，後來楚兵包圍漢兵，在一座城裏要逼着漢王出城來投降，便拿漢王的父親，綁在肉墩頭上面，對漢王說道：你倘然不出城投

降，便要把你父親殺死，煮做羹吃。漢王回答說道：「我和你在懷王跟前結拜做兄弟的，我的父親便是你的父親，倘然一定要殺死你的父親煮做羹，便請你分一杯羹給我吃。」發棠——棠，是戰國時候齊國的一座縣城。這一年，齊國大荒年，孟子便勸齊王把棠地方的米，統統發出去救災民，所以稱爲「發棠」。孟子裏有一句：「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六國印——戰國時候，蘇秦做燕、趙、韓、魏、齊、楚六國的宰相，身上掛着六國宰相的印。

一氣呵成

近日十三省詩人佳句，余多采錄詩話中。惟甘肅一省，路遠朋稀，無從搜輯，戊申春，忽江寧典史王柏厓光晟見訪，貽五律四首，一氣呵成，中無雜句，余洒然異之。問所由來云：「幼講詩於吳信辰進士。」吳詩奇警，詠蠟梅云：「陽春如開闢，盤古卽梅花，牡丹僭稱王，富貴何足夸，羣芳訴天帝，鵝雁紛喧譁，乃呼羅浮仙，冒雪詣殿衙。帝曰咨爾梅，首出冠羣葩，白袷與絳襦，何

以懲奇邪梅花未及對，黃袍已身加。『榆錢曲』云：『桃花笑老榆，汝是搖錢樹；不解濟王孫，飛來復飛去。』『午夢』云：『竹徑涼颼入，芸窗午夢遲；偶然高枕處，便是到家時。』木蘭女云：『絕塞春深草不青，女郎經久戍龍庭；軍中萬馬如搗鼓，只當當窗促織聽。』或訾其存詩太多，乃答曰：『詩自心源出，妍媸惑愛憎，譬如不才子，搗殺竟誰能？』或訾其存詩太少，又答云：『詩似朱門宴，誰甘草具餐，三千隨趙勝，選俊一毛難。』吳名鎮甘肅臨洮人。

羅浮仙——古時有趙師雄，在羅浮地方游玩；到天傍晚時候，在樹林中酒店裏，看見一個美貌的女子，穿着淡顏色的衣服，面貌又美麗，又清秀；師雄走近身去和她說話，祇覺得一陣一陣清香吹來，便和他對坐飲酒。師雄不覺把酒吃醉了，便睡下，直睡到天明；起來一看，却是睡在一株大梅花樹下面。從此稱梅花爲羅浮仙子。黃袍——宋朝第一個皇帝趙玄胤，原是一位大將，他帶兵到陳橋地方，吃醉了酒睡着；待天明醒來，部下許多將軍，拿着做皇帝穿的黃袍，給

他披在身上，擁他做宋朝的皇帝，便是宋太祖。搖錢樹——普通把妓女比做搖錢樹。古時，有一種錢樹，祇須把樹身搖一搖，樹上便落下錢來。因為妓女的身體可以賣錢的，所以稱為搖錢樹。古時有妓女名許子和，她臨死的時候，對他母親說：母親的搖錢樹倒了。木蘭女——古時有一女子名木蘭，因父親沒有兒子，木蘭便假裝做男子，替父親去從軍；在軍隊裏十二年，回家來，別人不知道她是一個女子。趙勝——戰國時候，趙國公子名勝，封為平原君，是當時四公子中的一個。——四公子便是信陵君，孟嘗君，春申君，平原君。——四公子家中，都愛養客；平原君家中，也養着三千個客。——一毛——戰國時候，趙國十分危急，打發平原君出去求救。平原君欲帶二十個有才能的客同去，便在他三千個客中挑選了十九個，最後有毛遂自己推薦，湊滿了二十個同去。後人說自己推薦的，稱為「毛遂」。

兩意相同

唐高駢節度西川，又調廣陵詠風箏云：「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風移

別調中。『吳官山左，又調楚江，詠懷云：』阿婆經歲撫嬰孩，飢飽寒暄總費猜，纔識呱呱真痛癢，家人又報乳娘來。』兩意相同。余雅不喜，陳元禮逼死楊妃過馬嵬云：『將軍手把黃金鉞，不管三軍管六宮。』吳過馬嵬云：『桓桓枉說陳元禮，一矢何曾向祿山？』亦兩意相同。吳又有韓城行云：『良人遠買妾心哀，秋月春花眼倦開。忍死待郎三十載，歸鞍馱得小妻來。』詠虞美人花云：『怨粉愁香繞砌多，大風一起奈卿何！烏江夜雨天涯滿，休向花前唱楚歌。』

陳元禮——唐朝的大將陳元禮，因安祿山造反，他帶兵保護着唐明皇逃出京城，向四川去。當時唐明皇寵愛楊貴妃，楊貴妃有哥哥楊國忠，權力很大。安祿山因和楊國忠爭權造反。後楊國忠跟着明皇一塊兒逃出京城去，在路上兵士鼓噪起來，把楊國忠殺死，又殺死楊貴妃的

妹妹秦國夫人、韓國夫人、陳元禮又逼着明皇把楊貴妃吊死在馬嵬坡下佛堂裏。大風——
漢高祖打勝了楚國，自己立做皇帝，便回到家鄉沛縣地方來。酒吃醉了，自己寫一遍大風歌道：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使部下的兵士一齊唱着。

詩筆清老

伯厓送客云：「握手纔經歲，含情復送君；不堪秋色老，重使雁行分。」嶽麓山前月，崇臺嶺外雲；都添孤客恨，回首念同羣。」詩甚清老，不料衙官中乃有此人。

有風趣

李義山詩云：「願得化爲紅綬帶，許教雙鳳一齊銜。」黃甘泉秀才途中詩云：「憫憫行百里，多情毋乃太；安得龍鵝生，全家口中帶。」風趣殊佳。

甘泉名世璉徽州人。

籠鵝——傳說，古時陽羨地方，有一人名許彥，他背着一籠鵝出門，遇見一個書生，說脚痛跑不動路，要寄住在鶯籠子裏，許彥便答應他。這書生跑進籠子去，和籠子裏的兩頭鶯一塊兒坐着。許彥背着籠子，又不覺得重，走到一株樹下，放下籠子休息。那書生從嘴裏吐出酒菜杯盤來，又吐出一個女子來，兩人同飲着酒；後來書生酒吃醉了睡下，那女子嘴裏又吐出一個男子來，女子便睡去；那男子嘴裏又吐出一個女子來，兩人對坐飲着酒。後書生醒來，把那一切男女酒菜一齊吞下肚去，拿出一個銅盤來送給許彥。

頗近禪悟

廬江孫嘯壑工琴，有琴餘集。詠薔薇云：「半紅半白裊風條，雨後春光未寂寥；自笑看花人漸老，讓他一歲一回嬌。」夜吟云：「有燈相對好吟詩，準擬今宵睡更遲；不道興長油已沒，從今打點未乾時。」余愛其結句，頗近

禪悟，故錄之。又「得意水流壑，無心雲出山」亦佳。

進退兩難

杭州秋闈榜發，仁錢兩縣，往往中者五六十人。赴鹿鳴宴時，傾城士女垂簾而觀，見美少年則嘖嘖歎羨。戊午科，年少尤多，有周孝廉名鼎者，年纔三十，而滿面于鬚。常謂余曰：「人以赴鹿鳴爲樂，我以赴鹿鳴爲慘。」余問何也？曰：「余在路上揭簾坐，則兒童婦女矚眙。曰：『大鬚子何必赴鹿鳴？』余下轎簾，則又簇簇然笑指曰：『此人不敢揭簾，定坐一白髮翁矣！』豈非教我進退兩難乎？」徐朗齋有句云：「有酒休辭連夜飲，好花須及少年看。」真閱歷語。又句云：「幽榻琴書偏愛夜，異鄉風月不宜秋，新涼半牀月，殘醉一簾花。」皆可愛也。

于鬘——鬚髮連着鬘的，稱爲「于鬘」。左傳裏有兩句：「于鬘于鬘，棄甲復來。」噫。噫。——人大笑，稱做「噫」；大喊，稱做「噫」。

巧合

山左李呈祥少詹，謫戍時，有李現田者贈云：「洗耳自同高士潔，披襟不讓大王雄。」及到遼東押解者，姓高名士潔，抵戍所。後至者爲侍郎王舜，初名雄。歸後偶語其事，尤展成曰：「二句是余戲作，浴乎沂，風乎舞雩，詩也。」

洗耳——堯帝時候，有一個許由，號武仲。堯帝要把天下讓給許由，許由聽了堯帝的話，立刻逃去，到河邊，拿河水洗耳朵，說是洗去污穢。大王風——宋玉風賦裏有：「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又說：「清清冷冷，發明耳目，此大王之雄風也。」

借人詠藥

膠州李世錫進士，字霞裳。詠甘草云：「歷事五朝長樂老，未曾獨將漢留侯。」借人詠藥，真甘草身分。又有人詠菊枕云：「野人枕此增顏色，似有牀頭未盡金。」亦酷是菊花。

長樂老——五代時候馮道，他在四個朝代，十三個皇帝手下，做過大官，自己稱為「長樂老」。他寫書數百萬字，甘草，藥性和順，各種藥方裏都用得着，所以把甘草比做「長樂老」。

獨將——一人帶一枝兵出去打仗，稱為「獨將」。漢朝大臣張良，善用計，却不曾一人帶一枝兵出去打過仗。

夢登泰山飲酒

馮益都相國溥，訪高念東侍郎于松雪僧舍，竟日留連。高賦絕句云：「

戶倚雙扉禪宇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塵市，風味依然兩秀才。」
馮答曰：「隱几僧寮戶不開，天親無著憶從來；而今相對渾忘却，但識維摩
是辨才。」相傳公二十一歲，鄉舉報到，而公酣眠不醒。太夫人大驚，以水噴
面，乃張目曰：「夢登泰山，雲氣擁身，而行至一殿上，碧霞元君迎之，置錦幘，
張樂飲酒未終，見海日如車輪，大驚而醒。」醒時猶帶酒氣。

皆有逸氣

李杜，字雲帆，山陰人，貧不能自存，流轉燕趙吳楚間，依僧而居。年三十
餘，卒於京師。性耽吟詠，嘗有「黃河水濶秋飛雁，銀漢風疎夜墮星」之句。
友人某，書之扇頭，過查樓，有江南顧姓者，見而愛之，詢姓名往訪，知其寒困，
爲贈金置裘而去，殊難得也。雲帆又有題伍大夫廟詩云：「入吳雖是成兄

志，破楚終非望子心。『客懷云：』一江涼月呼同載，到處名山恨獨看。『皆有逸氣。』

成元志——春秋時候，楚平王捉住伍奢，欲殺他；楚大臣費無極說道：『伍奢的兒子，是有才能的，倘然留他在吳國，一定要害楚國的。』便假說不殺伍奢，哄伍奢兩個兒子到楚國去。伍奢的大兒子伍尚，小兒子伍員；伍員的才能高出伍尚，伍尚勸伍員到吳國去借兵報仇，伍員到楚國去和他父親同死。破楚——伍員在吳國求得救兵，打破楚國京城；伍員搜尋楚昭王不得，便去掘開平王的坟墓來，拿馬鞭打平王的屍身三百下。

殊爲確切

元遺山惜義山詩，無人箋註。漁洋先生亦有一篇「錦瑟解人難」之句。近時馮養吾太史，註玉溪集，斷定以爲此悼亡之詩，思華年原擬偕老也。莊生曉夢，用鼓盆事，藍田日暖，用吳宮事，皆指夫婦而言。曰無端曰不憶者

云，從何得此佳婦？曰：憫然者，早知好物不堅牢。湘素雜記以錦瑟爲令狐家青衣者，非也。又註漫成五章，專爲李衛公雪冤而作。代北二句，爲石雄發韓公，郭令推尊德裕也。以史證之，殊爲確切。

錦瑟——李義山寫錦瑟詩，詩中意義無人能解得。王漁洋詩有一句：「一篇錦瑟解人難。」

李義山的錦瑟詩道：「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年已惘然。」從來解他這首詩的人，都不知道他詩裏是指什麼人說的。鼓盆——戰國時候，莊子的妻子死了，他朋友惠子去弔孝，見莊子正踞在牀上，一手打着盆兒唱着歌。藍田——陝西藍田縣東面藍田山，產生美玉。

大胥小胥

壽光安致遠詩曰：「試罷三雅與五經，密雲小酌付樵青。」雅字讀平

聲，人以爲疑。按劉表三雅之說，出於典論。一作盃，方言曰盃杯也。秦晉之郊，謂之盃。周禮大胥小胥，卽詩之大雅小雅也。詩曰：「邊豆有且，侯氏宴胥。」太元曰：「不宴不雅，宴胥猶宴雅也。」

詩筆清超

孫子未先生，襄幼孤貧，鬻某家爲青衣。聽穎非凡，伴主人之子讀書，代其作文，塾師大奇之。告知主人，養爲己子。遂中康熙乙丑進士，官至通政司參議。以時文名重天下，詩亦清超。有鶴侶齋集，次漁洋謝公村云：「荒涼九龍口，寂寞謝公村。溪水空浮岸，風帆不到門。」馬墨麟維翰與盧抱孫見會未第時，出公門，公贈云：「盧同馬異，總能詩，韓孟雲龍意可師，交比芝蘭投臭味，韻將絲竹迭參差。古人不作原無恨，此日齊名更勿疑。老去自憐才力

盡，恰欣二妙正同時。」

盧同馬異——唐朝人盧同和馬異，是朋友，彼此寫詩嘲笑。當時盧同寫給馬異的結交

詩道：「昨日同不同，異不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今日同是同，異是異，是謂同不往，今異不至。」

二妙——晉朝做尚書令官的衛瓘，和做尚書郎官的索靖兩人，寫的草體字十分好，當時人稱他爲「二妙」。

和若春風廉如秋月

余幼時，聞吾鄉督學何公世璣之賢，和若春風，廉如秋月。世宗時總

督直隸，贈尚書，諡端簡，漁洋先生之高弟子也。有暢春苑詩云：「出郭逢新
霽，垂鞭信馬蹄；松林微見日，沙路淨無泥。鳥語含風軟，楊花撲水低；不妨隨
意歇，流水小橋西！」詠史云：「丞相安知獄吏尊，將軍爭似外家親！七諸侯

破亞夫死，社稷臣非少主臣。」

獄吏尊——獄吏，便是管監獄的官。漢朝大將軍周勃，犯了罪，入監牢；那監獄官虐待他。後來周勃放出牢監來，說道：我從前統帶一百萬人馬，也不覺得尊貴，誰知那獄吏却比什麼人都尊貴！

外家親——妻子家裏的人，稱爲「外家」。漢景帝的皇太后，要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侯爵；景帝去問丞相周亞夫，亞夫說道：高帝傳下來的規矩，不是有大功的人，不能封侯；王信雖是皇后的哥哥，但是沒有功，不能封侯。景帝便不說話。

七諸侯——漢景帝時候，封諸侯的有七國；當時七個諸侯的兵權，一天的大起來，景帝用晁錯的計策，去減小七諸侯的地土，割去七諸侯的兵權。七諸侯一齊造反，景帝便用周亞夫去打平他。

亞夫死——周亞夫，是漢朝大將，有大功。亞夫的兒子替父親做壽，用皇帝用的壽器。當時大臣便告發亞夫的罪，亞夫被關在牢監裏，自己餓死。

少主臣——在年紀輕的皇帝下面做大臣，稱爲「少主臣」。

李太守胆大於身

余幼時府試，見杭州太守李慎修，長不滿三尺，而判事明決，膽大於身，吏民畏之。與盧雅兩同年，一時有兩短人之號。李喜步韻，盧道非古也。規以詩云：「每以歌行矜短李，笑將月旦詡前盧。」李初不以爲然，後和盧字，屢押不妥。乃喟然服曰：「君言是也！」引見時，嘗勸上勿以吟詠勞聖躬，上嘉納之，出外不言。後恭讀御製初集，始知有此奏，其慎密如此！

短李——唐朝李紳，寫的詩歌極好，但他的身體十分矮小，當時稱他爲「短李」。白香詩有兩句道：「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

杜書吏之影射

徐公士林，巡撫蘇州，凡讞決先摘定案大略，牌示於外，而後發繕文冊。所以杜書吏之影射也。世宗謂曰：「爾風格凝重，當爲名臣。」程中丞元章

薦三人，一公，一盧雅雨，一陳文恭公也。後皆稱職。盧贈云：「賢名久訝龍圖近，異相應從麟閣看。」

不肯爲朱考亭折腰

李遠敬太史，以剛直將被劾。惠半農先生救之得免，或謂曰：「何不勸以和柔？」曰：「渠尙不肯爲朱考亭折腰，何能降心當道耶？」其詠懷云：「臨風一杯酒，對水一曲琴，嵇生禽鹿性，莊叟濠魚心。」自成沖淡，一家註書，與朱子不合。

王盧二人詩

王清範太守觀察浙江，月課諸生，余以童子受知。後落職，再起來守江寧。到園文宴，自誦其海塘詩云：「滄桑直似爭三島，捍禦時防潰六州。」公

名敏福，與盧抱孫辛丑同年時相過從。盧贈云：「席嘗散後猶呼坐，馬到門前總不行。」

詩才敏捷（二）

余在李晴洲家，見高南阜山人小像，鬚眉奇偉，頗似先大夫晴洲。爲言山人，宰歙縣時，人誣以賊。盧抱孫轉運兩淮，營救甚力。有指爲黨者，并盧摘戍。故山人詩云：「幾曾連茹茅同拔，却爲鋤蘭蕙并傷。」盧和云：「不妨李固終成黨，到底曾參未殺人。」山人詩才敏捷，制府尹文端公試以雁字操筆立就。警句云：「無意回波風錯落，有時潑墨雨模糊。」又曰：「落霞點出簪花格，驟雨催成急就章。」尹公喜，將欲薦拔之，而公調雲貴！

連茹——「拔茅連茹」是在易經裏的。茅是茅草，茹是草根。拔茅連茹是說連帶着一塊

兒去的意思。又一個人做官，把他的親戚朋友都推薦出去做官，也稱爲拔茅連茹。李固——後漢時候，做太尉官的李固，十分有權。當時有大臣梁冀妬忌他，有許多官員怨恨李固的，大家幫着梁冀上奏章告訴皇帝，說李固離間國戚，結黨營私。曾參——春秋時候，魯國人曾參，有才學道德，是孔子的弟子，孝順母親。同時也有一個人名曾參的，却十分兇惡。一天，那兇惡的曾參，殺死了人，有人去告訴曾參的母親，曾參的母親這時正在織布，聽了這個話，便說道：「我的兒子決不會殺人的，便自管自織布。」急就章——急就章，原是一本書名。後人說文章被催逼寫成的，或事體匆匆做成的，都稱爲「急就章」。

獄中詩

在獄中詩云：「敢道案無三字定，終期心有一人知。」

三字——宋朝忠臣岳飛，被秦檜冤屈殺死的。有大將韓世忠去見秦檜，問岳飛犯的什麼罪？秦檜說道：「莫須有。」世忠說道：「莫須有三字，怎麼可以使天下人心服？」莫須有，便是說

不必有辨的意思。

(二)

山人秦州題壁云：「鳶墮無端逢腐鼠，角觸那信有神羊？」按觸字，韻本無平聲。惟毛西河引西京賦：「百獸凌遽，蹶躄奔觸，喪精忘魄，失歸妄趨。」作平聲押，其博覽如此！遊孤山云：「寒香飛盡不成花，何處清風問水涯？」石罅竹根殘雪裏，還留數點認林家！山人落魄揚州，適盧守永平，貧不自聊，乃以書告急。盧尙未答，而山人化去矣！盧哭云：「巫咸不爲劉蕡下，邑宰誰迎杜甫來？」

腐鼠——腐鼠，是說死的老鼠。列子書裏說有一個姓虞的，是梁州地方的富人，他在高樓上游戲說笑；這一座高樓，是靠大街的。這時，空中有一隻老鷹，嘴裏合着一隻死老鼠飛過，那死

老鼠落_下地來，打中了站在大街上的一個俠客；這俠客大怒，錯認是這姓虞的做的事體，便帶了他的徒黨，去殺死姓虞的一家人。列子舉出這個例證，是要人覺悟世界上冤屈人的事體是很多的。

夢遊金碧樓台

牛進士運震，字階平。號真谷，學問淵雅，年五十有三，無疾而終。未死前一月，屢夢遊金碧樓臺，光華照耀。一日謂家人曰：「昨夜我又遊前處，殆將復位，臨去時，汝輩慎毋驚我！」次日無疾而終。余得公文集，未得其詩，但見題畫一絕云：「潑墨似雲林，秋意森滿幅，石氣翻空青，古樹寒如束。樵徑寂無人，西風下叢竹。」

潑墨——「潑墨」是中國畫中畫山水的一種畫法；專用墨濃淡相間畫成，望去好似霧

裏的山峯，稱爲「潑墨山水」。有倪瓚元號雲林，善畫潑墨山水，倪是無錫人。

奇事

孫子未先生，常于其師秀水徐華隱坐中，見一貧客，乃徐年家子也。先生仰體師意，留養家中，待之甚厚。忽謂孫公曰：「受恩未報，明年當生公家。」未幾卒，公果生女，六歲時，戲抱之，謂家人曰：「此華隱客師也！說來報恩，乃是女兒，恐報恩之說虛矣！」女勃然曰：「爺憎我女耶，當再生爲男。」逾十日以痘殤。明年公果舉子，頂有痘癍，名于盧，字莊天，雍正乙卯舉人。有織錦詞一首，載山左詩鈔，詩不佳，故不錄。

有唐音

功臣子孫封蔭，多襲武職。其中頗多文學之士，用違其才。然唐以前，文

武原無分途，具韜略者未嘗不雅歌投壺也。吾所交好者，如威信公岳公之
三子潛，昭武將軍楊公之元孫大壯，皆官參戎，彬彬好學。現任贛州總鎮王
午堂先生，世襲冠軍侯，尤好吟詩。登雞母澳演砲云：「小隊來秋閱，窮崖出
石徑，沙喧山雨白，龍過海天青，遠舶千帆挂，蒼溟一氣停。自漸非鎖鑰，烽靜
仰皇靈。」又黃岡卽事云：「賈航風是路，蛋戶水爲家。」俱有唐音。公諱集
正，紅旗人。楊巡海云：「欲回刁悍俗，將吏先和衷，多謝良守令，君子之德風。」
其胸次可想。

投壺——投壺是古人一種遊戲。方法：地下放一個大瓶，人離開瓶四五步路，用箭向瓶口
擲去，使箭插進在瓶口裏，便稱爲投壺。蛋戶——廣東地方，有一種蠻族人，全家住在船裏，在
水面上來去自由以捉魚爲生。現在福建廣東一帶沿海地方，都有的稱爲「蛋戶」也稱爲「
龍戶」。

詩讖

吾鄉高翰起司馬，髫年入學。曾稽王瞻山廣文，命賦琢玉亭聽雨詩，有「未見草逾碧，先看花減紅」之句。王大奇之，許以少女，未婚而卒，方知詩已成讖也！高同余舉戊午鄉試，而入學，則後余一年。和余重赴泮宮詩云：「難老依然在泮身，飛騰逸樂兩奇人。（瑣沙方伯與子才同入學）我嗟遲暮呼庚癸，歲到明年又戊申。蒲柳滋生空度日，鶯鳩決起不離塵；只餘往事堪追想，琢玉亭邊雨後春。」

逃入考据之學

余向讀孫淵如詩，歎爲奇才，後見近作，鋒銜稍頽，詢其故，緣逃入考据之學故也！孫知余意，乃見贈云：「等身書卷著初成，絕地通天寫性靈，我覺

千秋難第一，避公才筆去研經。

投贈佳句

投贈佳句，余摘錄甚多。今又得常州鈕牧村云：「一語慣申寒士氣，五雲常護老人星。」年家子管粵秀云：「刻鵠每爲童稚喜，登龍還仗祖宗緣。」孫鍵云：「比紅得句尋花笑，飛白揮毫對雪書。」郭慶云：「生尙見公休恨晚，天留此老亦多情。」

非隨園不能爲之師

杭州錢進士圯，號北庭，過隨園，余晨臥未起，乃題壁而去。亡何患奇疾，一日夜飲三石水，猶道渴甚，遂卒。其詩云：「三徑亭臺水一隈，蕭蕭落葉點莓苔，小舟隔岸穿花出，怪樹當門揖客來。看竹何妨人竟入，題詩好是雨先

催；袁安穩臥雲深處，怕引西風戶未開。北庭乃瓊沙方伯之族弟，在隨園賞梅。一見陳梅岑即妻以女。梅岑大父省齋，向作江寧司馬，余舊長官也。梅岑年十五，即攜至山中，命受業門下。曰：「此兒聰明跳蕩，非隨園不能爲之師。」果一見相傳，爲取名曰熙，其梅岑則渠所自號也。性愛吟詩，不愛時文。余每見其詩必喜，見其文必嘖。嘗規之曰：「此事無關學問，而有係科名，奈何勿習耶？」卒以此屢困場屋，後受知於李香林河督，得官河廳司馬。亦以詩也。

看竹——晉朝詩人王徽之，最愛看竹。他在吳縣地方，聽說某士大夫家有好竹，他便坐着轎子遠遠的跑去，在竹林下面游玩着，吟着詩。那家的主人來招待他坐，王徽之理也不去理他。看完了竹，便自己去了。

喜不自勝

吳涵齋太史女惠姬，善琴工詩。嫁錢公子東，字袖海，伉儷篤甚。錢善丹青，爲畫探梅小照。亡何，錢入都應試，而惠姬亡，像亦遺失。錢歸家，想像爲之，終於不肖。忽得之於破簾中，喜不自勝，遂加潢治，遍求題詠，且載其鴛鴦吟社箋詩稿贈夫子云：「白雲紅葉青山裏，雙隱人間讀道書。」後入夢云：「已託生吳門趙氏，郎可以玉魚爲聘。」錢因自號玉魚生。賦詩云：「可憐女士已成塵，翻使蕭郎近得名；聽說祇今吳下路，歌場人說玉魚生。」

西樓傳奇

龔端毅公定山堂集，有觀袁冕公水部演西樓傳奇一首。所云虞叔夜者，卽冕公之託名。蓋康熙初年事也。王子堅先生曾親見冕公，短身赤鼻，長

於詞曲。穆素輝亦人中之姿，面微麻，貌不美，而性耽筆墨，故兩人交好。爲趙某所忌，故假趙伯將以刺之。龔詩云：「詞客幸隨明月在，新聲應逐采雲飛。」

西樓傳奇

——西樓記是一部用曲寫成的小說。清朝袁于令著的。于令和吳江沈同和，因

爭奪一妓女名穆素暉的，被革去功名。他便寫成這一部西樓記，消他的怨氣。西樓是妓女穆素暉住的屋子。書裏面嘲罵趙鳴鳳，因爲沈同和認識穆素暉，是趙鳴鳳介紹的。袁于令又號烏公。

鈕牧村倜儻不羈

常州鈕牧村，天才縱逸，倜儻不羈，王申歲在蘇州，福仁山邑宰幕中，與余元旦登妓樓，遍召諸姬，評花張飲。今三十六年矣。歷幕楚粵中州，爲督撫上客，忽來見訪，見贈云：「才子神仙且莫論，襟期當代有誰倫？驚人眉宇光

先照，傳世文章筆有神。天下已無書可讀，意中誰有物同春？香山蘊藉東坡達，知是前身是後身？昔年吳下許同遊，元日尋春上酒樓。桃葉嬌持名士筆，梅花親插美人頭。板橋歌舞輕雲散，（莊令農上席）鈴閣壺觴逝水遊。（謂望山相公署中）忽漫相逢懷舊侶，空餘江上幾沙鷗。一牧村名孝思，受業于李芋圃檢討，李故余本房弟子，牧村亦自稱弟子。或訾之，牧村曰：「曾皙曾參，同事孔子，未聞有太老師之稱。」人莫能難，余亦鄂文端公之小門生也。公命稱師，曰：「太老師尊而不親，不必從俗！」

美人之光可以養目

余嘗謂美人之光，可以養目，詩人之詩，可以養心。自格律嚴，而境界狹矣！議論多，而性情漓矣。

清遠絕塵

吾鄉王文莊公際華與余有總角之好，余遊粵西，借其手抄韓昌黎集，久假不歸。詩學因之大進，同舉戊午科，與羅在郊，三人爲車笠之會。後三十年，余乞養隨園，而公官司農，典試江南，班荆道故。今公委化已久。次子朝颺，選江寧司馬，來修通家之禮，與談竟日。清遠絕塵，真孟子所謂無獻子之家者也。見贈云：「夢想名園二十年，今朝花裏識神仙；歛門行處真如畫，入勝渾疑別有天。檻外樹雲饒供奉，榻前圖史任丹鉛；久知福慧雙修到，贏得聲名海內傳。先生風味愛林泉，循吏詞林總偶然；杖履晚游天下半，文章早列古人前。三層樓閣居宏景，一卷鄉嬛記茂先；（公著子不語）我勸上清姑少待，緩迎公返四禪天。」（今年二月八日公夢有僧道二人來請公復位）

三層——南朝時候陶宏景有才學，他家中住着許多弟子，又住着許多賓客。陶宏景便造一座三層樓的屋子，自己住在最高一層，弟子住在中間一層，賓客住在最下一層。四禪天——佛家說：色界諸天，共分為四禪；世界到了末日的時候，火、水、風三種災難，連接着起來，那三禪以下的各種天，都毀滅了；只有第四禪天，可以免去災難。這一年二月初八日，袁隨園夢見一和尚一道士來迎接他，所以詩裏說「返四禪天」的話。

心術不端

余讀錢註杜詩，而知錢之爲小人也。少陵鄜州月一首：「所云兒女者，自己之兒女也。」錢以爲指肅宗與張后而言，則不特心術不端，而且與下文「雙照淚痕乾」之句，亦不連貫。善乎黃山谷之言曰：「少陵之詩，所以獨絕千古者，爲其卽景言情，存心忠厚故也。若寸寸節節，皆以爲有所刺，則少陵之詩掃地矣！」

賦古別離

余幼時賦古別離云：「無情生山川，無情造舟車；今日君與妾，遂至淚盈裾。」後五十年見陳楚南有句云：「天不欲人別，星辰分方隅；地不欲人別，山河界道塗。吁嗟古聖賢，乃造舟與車。」

實情實事

余每作詩，將草稿交阿通騰正；通不識草書，往往誤寫，劉悔菴句云：「詩稿兒童猜草字，書聲病婦笑華顛。」歎其真實情實事。

真豪傑之士

沈陽呂觀察，名昌際，字禪亭。出身非科目，而詩似香山，字寫東坡，好談史鑑，真豪傑之士也。乾隆癸亥，余宰沈陽，觀察尊人又祥，爲功曹，有異才，相

得其歡，官至常德太守。其時觀察纔四歲，今作冀寧道，養母家居。書來見招，余欣然命駕。則鬢已斑白，相對慙然。主于其家，園亭軒敞，膳飲甘鮮，政足感也。因賦詩云：「黃河水照白頭顱，重到潼陽認故吾；竹馬兒童三世換，琴堂書吏一人無。笑非丁令身爲鶴，喜是王喬烏化鳥；四十六年如頃刻，滄桑何處問麻姑？」此邦賴有呂公賢，肯讀淮南招隱篇；舊雨不忘雲外客，官聲久付晉陽煙。蕭齋論史燈花落，子舍承歡綵服鮮；我奉慈雲三十載，喜君追步到林泉。」一時和者如雲，錢接三文學云：「百姓謳歌隨路有，使君城府一分無。」吳南昫中翰云：「胸中武庫誰能測？天下名山歷盡無！」余因近體易招人，故草草賦此二章，而別作五古四首存集中。

竹馬。

後漢時候，郭伋在并州做官，做了許多公益事體，地方上百姓都感激他。後來郭

假重復到并州地方來，走進并州地界，有數百個兒童，都騎一枝竹竿，代馬來迎接他。琴堂——春秋時候，宓子賤做單父地方的縣官，終日坐在一間堂屋裏彈着琴，不問百姓的事體；但地方上十分太平。後人稱知縣官住的衙門，都稱「琴堂」。綵服——小孩子穿的五色布做成的衣服，稱爲「綵服」。古時有老萊子，孝順父母；他年紀七十歲，老萊子還穿着五色的衣服，在地上打滾，裝着小孩兒的哭聲，使父母歡笑。城府——人，生性陰沉，不多說話；但他的思想十分曲折，便稱爲有「城府」。是說他肚子裏，好似造着一座城池，府第一般。晉朝，于寶說高祖宣皇帝，性若「城府」。武庫——武庫，是藏兵器的屋子。晉朝的杜預，學問很豐富，人稱他爲「杜武庫」，說他肚子裏無所不有。

呂驪亭詩

驪亭聞余到，以詩迎云：「使回捧讀五雲箋，如獲珍珠滿百船，引領南天非一日，看番望月月纔圓。膏澤流傳五十年，甘棠蔽芾已參天，忽聞召伯

重來信，父老兒童喜欲顛。一又和余留別云：「半夜追陪興正豪，平生飢渴一時消；相逢不敵相思久，忍聽驅歌過野橋。河橋送別滿城悲，駐馬臨風怨落暉；人影却輸原上草，江南江北傍征衣。」

五雲箋——唐朝的韋陟，用五色信箋寫信；由韋陟說明意思，却使他的老婆寫着信，信寫成了，再由韋陟親自寫上名字。五色信紙，好似天上的五色雲，所以稱他爲「五雲箋」。後人稱信爲「朶雲」。

清麗可愛

沈陽教諭朱勲，字竹江，江陰詩人也。聞余至，朝夕過從。間一日不至，余與呂公必遣人促之。詠落花云：「名園酒散春何處？剩有歸來屐齒香。」春草云：「萋萋那得不關情？畫裙拂遍花時節。」皆清麗可愛。爲余送別云：「

世間皆小住，詩卷已長留。一和余五古四章尤佳，因太長，載續同人集中。

張朝魁年八十三尙工書

有禮房吏張朝魁者，年八十三矣！甲子科，因其工書，派入秋闈。謄錄獻詩云：「南天旭日光同燭，靈鷲驚飛噪高樹；恍似青年紫氣來，那知舊尹幃帷駐！三門初見城四圍，黃童白叟未全非；漢南依依柳將落，東籬團團菊正肥。憶昔瀛洲推獨步，殿前曾作摩空賦；讓他老鳳躡池邊，著我雙鳧下雲路。蓬萊頂上飛朱霞，散作河陽一縣花；仁風不負東山扇，甘雨真隨百里車。爾時給役有小吏，簿書堆裏常陪侍；眼看判決速如流，直疑口手同遊戲。藥籠參苓得土賒，探珠幾輩握靈蛇；爭襄夫子扶風帳，不睬歐陽貢舉紗。出宰郎官移列宿，歎息當年難借寇；豈料暎違五十年，尙教胥吏瞻依就！喜見高山

探藥行，敢隨杖履話平生，仙人不棄凡雞犬，許向雲中作吠鳴。」

仁風——晉朝的袁宏，去做東陽郡的知府官。謝安送他一柄扇；袁宏說道：我便拿相公仁慈的風去安慰那地方的百姓。東山便是謝安，因為謝安住在東山地方。甘雨——天旱時候下的雨，稱為「甘雨」。後漢時候，百里嵩做徐州刺史官。徐州地方大旱，百里嵩便到各縣城去察看；百里嵩所到的地方，天便下雨，當時人稱為「刺史雨」。藥籠——收藏藥的箱子，稱為「藥籠」。唐朝時候，元行沖對宰相狄仁傑說道：一個國家，要搜各種人才，好似各項魚肉，是叫人吃了口中有味的；那人參黃耆，是可以醫病的。現在我元行沖，祇是在藥裏面一種最沒有用的藥罷了！狄仁傑笑道：你正是我藥籠中的重要東西，怎麼可以一天沒有你呢？借寇——後漢時候，寇恂做潁川的知府官，待百姓有恩德。後寇恂陞官，進京去做執金吾。這時，皇帝出巡潁川地方，那百姓跪滿在路上說：要向皇帝借寇恂，再在潁川做一年官。

吳秀才詩

又有吳廷實秀才者贈詩云：「五十年來迹已陳，新侯不及故侯親；追思竹馬歡迎日，一世入如兩世人。」

音節清蒼

金陵懷古詩，最難出色。皖江潘蘭如瑛云：「玉樹庭花唱已遙，金陵王氣又重消；龍蟠不去懷雙闕，牛首空回望六朝。故壘雲低天漠漠，荒林秋盡雨瀟瀟；石頭城畔多情月，夜夜來看江上潮。」通首音節清蒼。又宛轉歌云：「宛轉松上蘿，松枯蘿色喜，同體不同心，安望同生死？殊堪風世又船頭，山月落人指海雲。」生活對亦佳。

雙闕——皇帝宮中的門，稱爲「闕」。江蘇江寧縣地方，有一座牛首山，山上有兩座山峯；一在東，一在西，好似兩座闕一般，所以稱爲「雙闕」。宛轉歌——晉朝王敬伯能彈琴，坐着

船過吳中，停船在岸邊，彈罷了琴，走出船來望月色。忽見一個女子走來，對敬伯說道：「我歡喜你的琴，我和你兩人同彈一曲罷。」這女子便披下頭上的金釵來，打着琴絃唱着宛轉歌道：「歌宛轉，宛轉接以哀，願爲星與漢，光影共徘徊。」

方秀才束修甚雅

新安方如川秀才，來金陵鄉試，贈墨百螺，上鐫隨園先生著書之墨。余不覺驚喜，覺弟子束修，未有雅如秀才者。錄其席間有贈云：「烟籠明月月籠烟，十里湘簾捲畫船。阿翠不知秋已老，調箏猶唱杏花天。」

通首唐音

曹劍亭侍御，胥江云：「市近人聲雜，船多夜火明。」王廷取太守沙河云：「危巢雙燕宿，破屋一驢鳴。」汪守亭秀才佛寺云：「塔影衝霄直，亭陰

向午圓。王麓臺司農題畫云：「蛟龍疑有窟，風雨若聞聲。」此數聯皆聞人傳誦。而余愛之，故摘記者也。曹又有送梁階平司農隨駕木蘭云：「獵獵旌旗擁玉珂，森森帳殿碧嵯峨；三秋月色臨邊早，萬馬風聲出塞多。晨捧金泥隨葦草，暮翻王靶落天鵝；知君奏罷長楊賦，合有新詩寄薜蘿。」通首唐音。

木蘭——木蘭是地名，在如今熱河地方。清朝時候，每年八月，皇帝都要到木蘭地方來打獵。這地方有打獵用極大的圍場，左近有縣城，便稱爲「圍場縣」。長楊——長楊是漢朝皇帝打獵的地方。漢文學家楊雄，有一篇長楊賦，是描寫皇帝打獵時候，一種熱鬧闊大的樣子。

讀之令人欲笑

宋荔裳贈犬云：「榻邊飽飯垂頭睡，也似英雄髀肉生。」高念東過邯

鄆云：「願作盧生不願寤，飽食黃梁追夢去。」皆讀之令人欲笑。

髀肉——大脰傍的肉，稱爲「髀肉」。常常騎馬的人，這髀上的肉便銷去，多日不騎馬了，那髀上的肉便重復長起來了。三國時候，蜀國王劉備連年打仗，騎在馬上指揮兵士，不得休息，後在荊州住下了幾年。一天，在廁所裏看見自己髀上的肉重復生出來了；想到自己事業，還不會成功，不覺落下眼淚來。當時劉表問他爲什麼哭，劉備說道：我前幾年，是身不離鞍的，所以髀上的肉都消去；現在多年不騎馬，那髀上的肉又生出來了！光陰去得這樣快，那事業還沒有成功，年紀又是快老了；所以不覺悲哀起來。

收帆須在順風時

余常謂收帆須在順風時，急流勇退，是古今佳話。然必須嘿而不言，趁適意之際，毅然引疾，則人不相疑。若時時形諸口角，轉覺落套；而上游聞之，以爲飽則思颺，翻致挂礙矣！錢竹初擅鄭虔三絕之才，抱梁敬叔州郡之歎，

屢次書來，欲賦遂初。余寄聲規其濡滯，今秋纔得解組。余賀以詩，渠答云：「海上秋風江上尊，塵顏久已悵迷津。竊公故智裁今日，勸我抽身有幾人。世事秋平留黑白，老懷壘白雜酸辛。退閒自此陪裙屐，長作田間識字民。勞生那復計年華，歸識吾生本有涯。未定新巢同燕子，早營孤冢付梅花。千秋欲借先生筆，十畝從添處士家。他日並登皇甫傳，始知真契在烟霞。」

三絕——唐朝時候鄭虔，他寫的字和詩，作的畫都好，便寫着自己的詩和畫去送與獻帝。

在具名的地方寫着「鄭虔三絕」四字。梁叔敬——後漢時候，梁竦號叔敬，他做過州官，又

做郡官，便說道：大丈夫活在世上，應當封侯封王，死後便由國家造廟祭祀；不然應當安安靜靜的住在家裏，保養自己的志氣，讀書寫詩，自己尋着快樂。做州郡的官，徒然自尋苦惱罷了。皇

甫傳——晉朝的皇甫謐，他寫一部高士傳，又寫一部逸士傳，傳裏面，都是志氣清高不求功利的

蔣周二入詞曲

詩餘之佳者，余已附載數首入詩話矣！茲檢舊冊，又得蔣用菴侍御送
余出都沁園春二首，時侍御尙作秀才也！其詞云：「聊作龔官，蕭然一琴，五
月治裝，正中朝元老聞而扼腕。」（西林鐵崖兩相公）一時學者望輒沾裳。
僕竊有言，先生此去，厚意還須識彼蒼？江南好，舍驚才絕代，管領誰當？江
山東晉南唐，便雨打風吹未就荒！更畫船七里，燈烘虎阜，珠簾二月，花綉雷
塘，洗馬愁乎，阿龍超矣！人物由來數過江，憑君到，把斜陽草樹，收入春光！
一代詞場，誰則如君？歷落多姿，每奮衣而起，詞都滾滾，酒酣以往，語更霏霏。
隨意判花間情願曲，贏得三生杜牧之。今行矣！剩東塗西抹，付并州兒。城
南頰歲樓遲，笑未坐偏容平子。知記絳紗剪燭，縱橫商略，平臺啜茗，次第敲

推儂本阿蒙，君將南去，肯向縑塵戀染衣。須記取！待杏花春雨，予亦過歸。
又周之桂作金縷曲，送同劉郎遊天台云：「春是先生主，怎頻年尋春不倦，
又搖柔艣家有梅花愁輕別，一半嬌波不語，看瘦減雲英如許！祇有多情新
桃李，逐春風，還共尋南浦。楊柳餞，柘枝舞，誰知密意留行苦！似花神，從天
暗，乞者回風雨，烟水滯人應難出，况是江流寒阻。喚不到吳娘六柱，我本衝
泥遙相送，乍聞言，也覺寬離緒。歌水調，且延佇！及余返棹，周喜，又贈沁園
春云：「如此先生，老更清豪，行歌采芝，正西湖妝靚。重牽鄉夢，天台花笑，易
惹游思，足任生雲，懷堪貯月，萬壑千巖，一杖攜，掀髯處，每逢人誇健，涉險忘
疲。文章流播天涯，聽處處推袁事更奇，恁瓣香爭奉，人間香祖，一經難質，
曠代經師，忽拜靈光，都疑絳歲苦向三生認鬢絲，歸來笑，似還鄉羽客，出夢

希夷。

洗馬愁乎——古人衛洗馬，身體多病，又善愁；他要渡江，又因身體憔悴，對他左右的人說道：「對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阿龍——晉朝王導，小名阿龍，他的才學出衆。他自己說道：「人說阿龍超，阿龍故自超！」超，是說出衆的意思。過江——晉朝時候，過長江以南，有才學的人很多。有才學的人，稱爲「名士」。那時，每到休息的日子，便邀集過江的「名士」，在新亭地方吃酒歡樂。阿蒙——阿蒙，便是三國時候的呂蒙，他極能用兵，又有才學見識。魯肅一天見呂蒙道：「我一向以認你祇懂得武事罷了！如今纔知道你學問極深，不是從前的吳下阿蒙了！」呂蒙是吳下人。後人說多日不見的朋友，忽然學問增加，或是地位增高，便說非復「吳下阿蒙」。

奇士

先君子慕遊楚南，舊主人高公名清者，在衡陽九年。亡後以虧祭故，妻

子下獄。先君子出全力援之，竟得歸殯。有楊朗溪太史贈詩云：「袁夫子當今真義士，一雙冷眼看世人。滿腔熱血酬知己，恨我相見今猶遲。」湘江傾蓋締蘭芝，余時尙幼，讀而記之，今忘其全首矣！太史名緒，武陵人，權奇倜儻，詩宗少陵，字寫爭坐位。雍正間苗民蠢動，王師征之，未捷。公學鄭生，單身入洞說之，羣苗羅拜乞降，亦奇士也！

康熙間山左多名臣

康熙間，山左名臣最多，如相國李文襄公之芳之功勳，湖廣總督郭瑞卿之剛正，兩江總督董公納之經濟，皆赫赫在人耳目，而皆能詩。世人不知者，爲其名位所掩也。李與施愚山陪祀郊壇，云：「太乙瑤壇接露臺，龍旌遙拂翠華來。仙韶細度雲門奏，玉殿初明泰畤開。千尺爐烟天外轉，九重環

珮月中回，嗣官解有登封意，獨愧甘泉作賦才。董興化道中云：「村從烟際出，草逼浪頭生。」沅州道中云：「雲裏諸峯堪入畫，雨中無樹不含秋。」郭撰 太皇太后輓詞云：「撫孤三十載，兩世際和豐。渭水開姬歷，塗山助禹功。雞鳴問曙切，烏哺報劉同。遙想含飴日，徽音宛在躬。」又偶成云：「去官人易嬾，無累病常輕。」皆可誦也。相傳郭公之劾納蘭太傅也，趁其慶壽日，列欵奏之。旋帶疏章登門求見，太傅疑此人崛強，何以忽來稱祝。延之入，長揖不拜，而屢引其袖。太傅喜曰：「御史公亦有壽詩見贈乎？」曰：「非也！彈章也！」太傅讀未畢。公從容曰：「郭琇無禮，應罰自飲一巨觥。」趨而出，滿座愕然。少頃，太傅廷訊之。旨下矣！一說郭初宰吳江，簞簋不飭。聞湯潛菴來撫蘇州，自陳改悔之意，請另擇日到任。果聲名大震，湯遂薦之。後湯爲

太傅所傾，郭故劾之。報師恩，亦以申公論也。

報劉——晉朝大臣李宓，後朝的皇帝，拜他做官，但李宓有祖母劉氏，年老，家中無人奉養，李宓便上奏章辭去官職，說要報答劉氏的恩德。他的陳情表裏有一段寫道：「臣宓，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含飴——飴，是一種麥糖，後漢時候馬皇后說道：「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圖政矣！」後人說生孫子，總稱「含飴」。

李太守詩

久聞廣東珠娘之麗，余至廣州，諸戚友招飲花船，所見絕無佳者。故有「青唇吹火拖鞋出，難近多如鬼手馨！」之句。相傳潮州六篷船，人物殊勝，猶未信也。後見毗陵太守李寧甫，程江竹枝詞云：「程江幾曲接韓江，水膩風微蕩小艓，爲恐晨曦驚曉夢，四圍黃篾悄無窗。江上蕭蕭暮雨時，家家篷

底理哀絲，怪他楚調兼湘調，半唱消魂絕妙詞。讀之，方悔潮陽之未到也！
太守尤多佳句。潞河舟行云：「遠能招客汀州樹，豔不求名野徑花。」
姑蘇懷古云：「松柏纔封埋劍地，河山已付浣紗人。」皆古人所未有也！又弋陽
苦雨云：「水驛蕭騷百感生，維舟野戍聽雞鳴；愁時最怯芭蕉雨，夜夜孤篷
作此聲。」朱梅蘭竹枝詞云：「野花和露上釵頭，貧女臨風亦識愁。欲向舵
樓行復止，似聞夫壻在鄰舟。」

鬼手馨——世說裏有兩句：「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馨字，是當時說話的口氣。封
劍地——封，是埋葬的意思。春秋時候，吳王闔閭死後，把扁諸魚腸等寶劍三千柄，一塊兒葬在
坟裏；坟前有池水，稱爲劍池。在如今蘇州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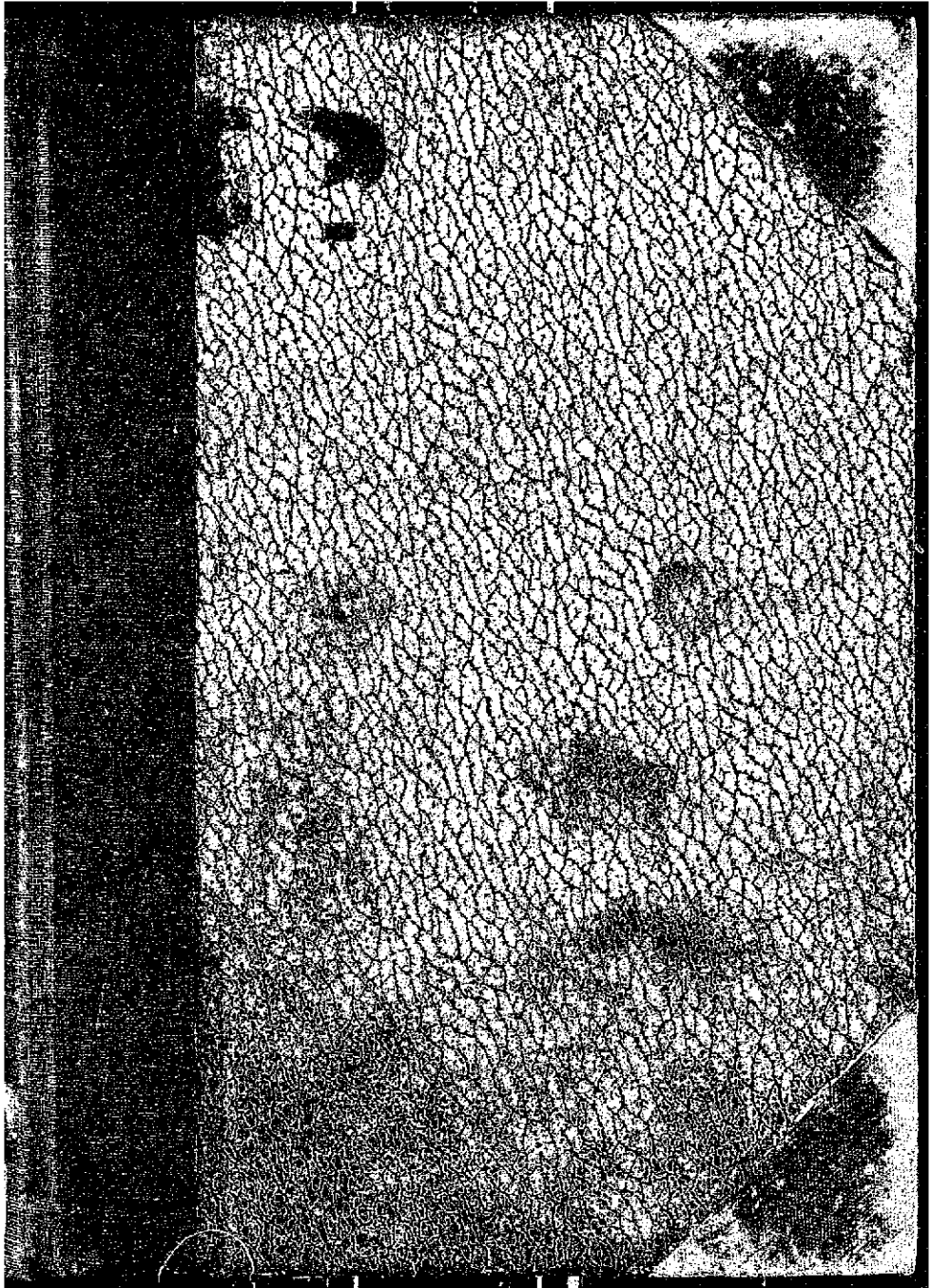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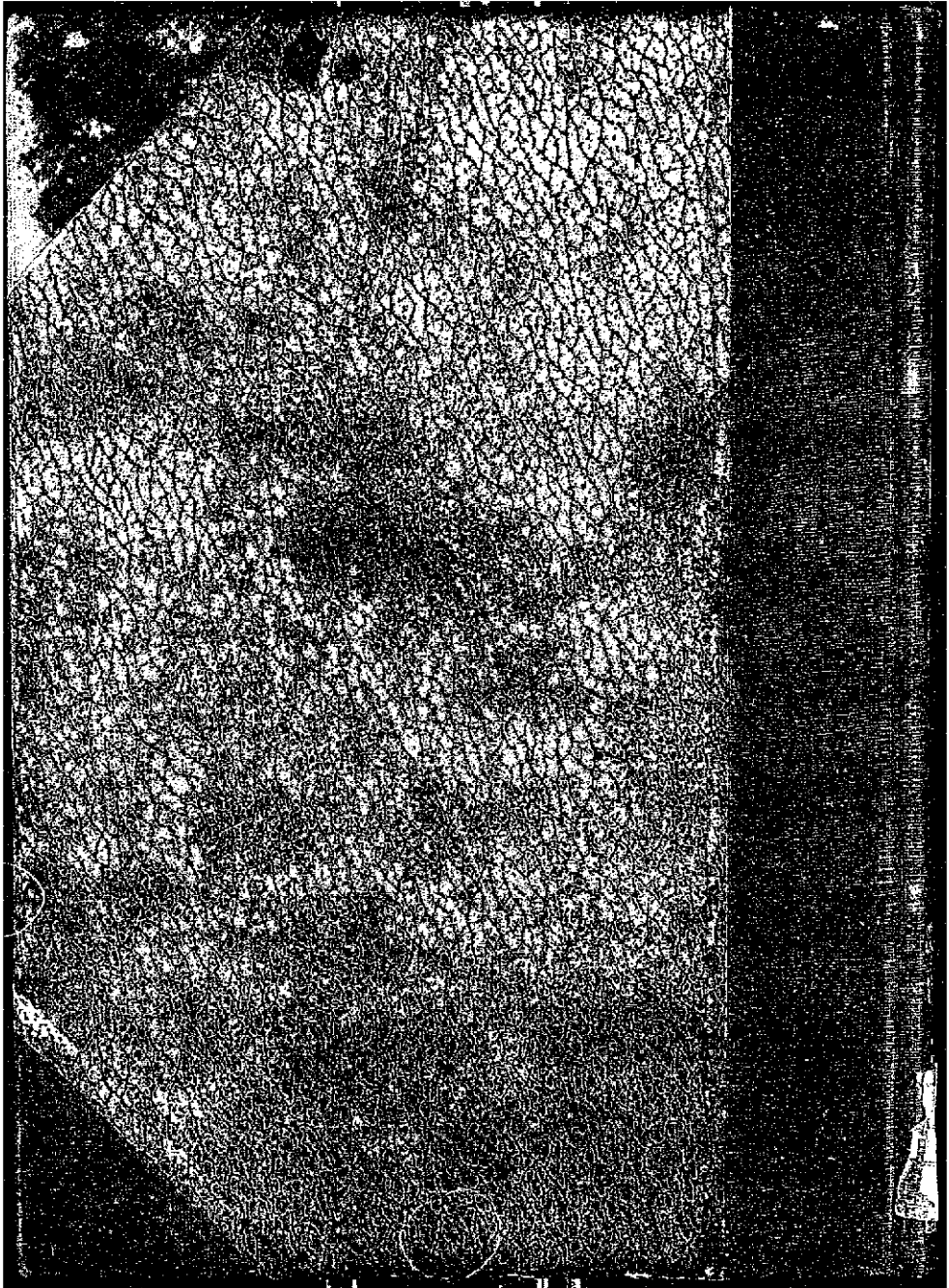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08999 書號 821
Acc. No. 185
Call No. 4



上海醫學會
上海醫學書局







詩有表詩話

許可康天註

每節標題白話註解

821.87
185



:5

隨園詩話補遺 目錄

第一卷

詩者人之性情.....	一	非身經不知其妙.....	六
多讀書爲詩家最要事.....	二	石蛟龍不如活老鼠.....	六
獅子之愚.....	二	逢人必誇.....	六
差之毫厘失以千里.....	二	駘蕩可喜.....	七
開口乳要吃得好.....	三	笑而不答.....	八
妙在一管字.....	四	因拘轉峭.....	九
句法相似.....	四	李讖擁詩.....	一〇
振聾發聵.....	四	題紅橋板.....	一一
人各有性情.....	五	雞子偈.....	一三

隨園詩話補遺 目錄

09000

姚太史詩	一三	陳滄州先生詩	二四
徐裕馨女士詩	一五	不是貴人筆墨	二五
饒有唐詩	一六	詩境冷淡	二六
幾不可辨	一七	陳燭門詩	二七
陸飛性情高曠	一八	官領閒曹之樂	二七
刺臂纏金鐲手弄椰珠者	一九	杜紫綸先生詩	二八
陳望之先生詩	二〇	晉節沉雄有豪客之氣	二九
夫子自道之乎	二〇	葛布衣詩	三二
詩如白話而情深	二一	詩用眼前之真貼切便佳	三二
眼前景緻	二二	無心而相同	三三
詩筆清拔	二二	沈王二人詩	三三
帥蘭臯先生詩	二三	房山詩集	三四

意外有意	三五	不謀而合	四五
臨死還不忘其詩	三五	選詩如選色	四五
刺孔北海	三七	黃補山詩	四六
呂步瀛詩	三七	趙星閣先生詩	四六
言之可悲	三七	園名先後相同	四六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缺一不可	三八	怪匣	四七
懼內之起源	四〇	葉眉娘詩	四八
詩用哥字者奇	四一	王映沙敢作敢爲	四九
漁父詞	四二	如食綏山桃	五一
實惜實景	四二	潔女史詩	五二
誰之過	四三	女子爲何不宜爲詩	五三
夢中緣	四四	雅宜香宜二人詩	五五

奇事……………五五

對聯之佳者……………七

諸襄七性情迂傲……………八

第二卷

詩文之道……………九

佳公子……………一

簾鉤詩……………九

兩個紅字……………二

賦一產四男者……………一

性靈能在詩中流露……………二

氣格雄渾……………一

有筆有書亦唐亦宋……………二

古人未道過……………二

妙在一尋字……………三

雲南彭氏……………二

一生心血……………四

蘇錢二人詩……………三

汪山樵……………五

龔簪岩詩……………四

儲太守長於五言……………五

沈司馬之長女能詩……………六

五年後始足成一律……………六

皆眼前事……………六

只圖有名不求其實	二七	酷似真舅	二四
託諷冷箭	一七	顏古翁詩	二五
非身歷者不知	一八	古有鮑孤雁今有鮑夕陽	二六
俱有情致	一九	方言可補輿地志之缺	二七
鍾女士	一九	李公竹枝詞	二八
崔應榴詩	二〇	弔嚴世璠	三〇
不覺狂喜	二〇	處索詩	三〇
尹文端公及其子	二一	宮箱橋善畫能詩	三一
徐上舍僂不羈	二二	文章有神	三一
並非有意抄襲	二二	明竹岩秀雅可頌	三二
所見皆同	二三	姜秀才詩	三三
父與子	二三	寫得忠臣心事	三三

隨園詩話補遺 目錄

六

金女士十三歲卽能作詩	三四	張侍郎詩	四三
雄偉與清麗	三四	張靜山詩	四四
張方二人詩	三五	汪秀才詩	四四
贈眉詩	三五	用典用得巧	四五
詩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詩	三五	不可有貧兒驟富光景	四六
吟詩要不入平庸一路	三六	張太守詩	四七
菜榜劉糞	三七	詩筆清新	四八
有風致	三九	情秀可喜	四八
有新意	三九	程孝廉詩	四九
義犬四兒	四〇	文字之奇	四九
趙飛鸞女士詩	四二	孫詭芬詩	五〇
道出行役之意	四二	口頭說得出便是天籟	五一

王女士詩頗有天趣	五二
青出于藍	五二
胡滄來詩極清妙	五二
風調相似	五四
張璠英女子詩可傳	五四
不脫一木字	五四
配錯了婚姻	五五
非親歷者不知	五六
詩境高潔	五七
張秀才有風情	五七
不減謝家昆玉	五八
陳情詩	六〇

隨園詩話補遺 目錄

孟女士詩才清妙	六〇
謝夫人通書史	六一
第二卷	
極樂世界	一
別創一格	二
趙秋谷詩	三
詩流三病	四
福仁山父子	五
詩外有詩	六
詩讖	七
戴孝廉詩有寄託	七

隨園詩話補遺 目錄

八

憶梅	八
能剛又要能柔	九
一得之言	一〇
雖偷而不傷事主	一〇
一粗硬一平淺	一一
便宜了賣紙人	一二
王孟景語	一二
碧澗居士潔身高雅	一三
香亭弟擅作香奩詩	一四
張觀察詩	一五
語謙而傲	一七
周夫人詩	一八
李夫人詩	二〇
葉令儀女公子詩	二三
葉方伯長媳詩	二四
不謀而合	二六
葉方伯次媳詩	二七
陳談宜女士詩	二七
超雋不凡	二八
琴桐公子詩	二九
考据家與著作家	三〇
無才	三一
好詩如好色	三一
盡信書不如無書	三二

吳靜女士有節氣	三四
詩佛歌	三五
語句可愛	三七
洞庭山人詩	三七
無子誓句	三八
司馬章年少多情	三八
詩無生趣如木馬泥龍	四〇
調願二娘	四二
石氏女子詩	四三
國中有顏子而不知	四五
聖世昇平時之公卿風雅	四六
古人所未有之議論	四八

隨園詩話補遺 目錄

秦嘉徐淑不得擅美于前	五一
伊小尹詩	五二
有芬芳悱惻之情	五三
一文一武足勝人千百	五三

第四卷

不信孔子刪詩之說	一
詩筆清於乃翁	一
嚴翰鴻有義氣	二
汪梅湖先生詩是陶寧家致	二
才高斷不狂精明不刻薄	四
唐朝之士大夫	五

隨園詩話補遺 目錄

一〇

士各有志……………	五	學者最忌自高自狹……………	一四
尹似村詩能獨寫性靈……………	六	學郊島詩……………	一五
善人有後……………	七	苦事……………	一六
才多之患耶……………	八	屋少而遊女多……………	一六
張夫人規勸其夫詩……………	九	看書與遊山……………	一六
鼠穴尋羊蜂窠唱戲……………	九	詩讖……………	一六
詩之主人與奴婢……………	一〇	吳思忠詩……………	一七
詩如其人……………	一〇	情文雙至……………	一八
不俗即仙骨……………	一〇	惟隨園一人……………	一九
趙元一虛懷若谷……………	一一	詩外有詩……………	一九
強詞奪理……………	一二	抒懷……………	二〇
正學先生耶……………	一三	文字之交……………	二〇

先得我心	二一	名臣落筆自然超妙	三一
朱坤詩	二二	沈謙之詩	三二
俞竹梅詩	二二	永之幼女全賢十五歲卽已能詩	三四
汪女史詩	二三	詩中有畫	三四
夜行	二四	蔣于野昆季	三五
鄭德基詩	二四	戈小蓮詩筆清矯	三七
方外詩	二五	少年之詩能通體完密者最少	三七
青眼山人	二六	徐秀才落筆超絕	三八
賦銅鼓	二七	陳叶宮可與楊蓉裳抗手	三九
劉文白能驅鬼怪	二八	綽有家風	四〇
女弟子駱綺蘭詩	二九	天壤王郎之嘆	四〇
方藕堂謝內	二九	明七子風格	四一

隨園詩話補遺 目錄

隨園詩話補遺 目錄

徐施二人詩……………四二
題畫及題葡萄……………四四
孫君柘田詩……………四四
艷體中獨闢一境……………四六
馬欄頭……………四六
詠病馬……………四六
詩寫雜俗情態難……………四七
嗟乎其後……………四七
旭亭居士詩……………四八
妙手……………四九
有王孟逸趣……………五〇
宋軼才女孫詩……………五〇

奇偉可愛……………五二
絕妙天籟……………五二
外夷慕化……………五三

第五卷

汪爲霖詩……………一
一氣呵成……………二
用桃花事有風趣……………三
兄妹二人詩……………三
二女子……………五
亂仙……………七
游戲詩……………七

方丈暉詩	八	一悲一壯	一六
太白後身	八	梅花詩	一六
小礫山莊	九	青衣能詩者最少	一七
爲之悽然	一〇	兄弟二人俱有清才	一八
得風人意旨	一〇	用典無心而暗合	一八
金童玉女	一一	滿洲古人詩	一九
陸以誠詩	一一	鐵冶亭詩	二〇
一切詩文總須字立紙上	一二	夢侍郎未盡其才	二〇
錫老堂詩集	一三	鰲滄來詩有唐音	二一
得其師承	一四	英相公生有詩骨	二一
行止坐臥說得著便是好詩	一四	不在夢堂相公之下	二二
真唐人高調	一五	一片性靈筆能曲達	二三

隨園詩話補遺 目錄

詩有寄託便佳	二二三	西湖詩會	三三三
詠蛟	二二四	潘明府詩筆清逸	三三五
吳江三女	二二四	超凡而去	三三五
詩有天籟最妙	二二六	詩之有意趣者	三三六
二餘集	二二六	金織織詩	四一
松江閩秀多	二二八	真而有味	四一
詩話必先有話而後有詩	二二九	洪稚存與張船山	四二
許紅橋自愧不如玉岑僧	三〇	淵源有自	四四
鮑張二人生平得意詩	三一	不愧謝家風味	四五
爲老年人吐氣	三一	姊妹二人詩	四六
意不在龍舟	三一	二道人	四八
徐陳二人詩	三二	香巖自嘲	四九

呂仲篤詩	四九	師徒二人詩	五九
有羚羊掛角之意	五〇	悟籍僧詩	六一
爲國家非爲君	五一	奇事	六一
凡地必須親歷方知書史之誼	五二	詩題三代	六二
因難而見巧	五三	音節近唐人	六三
沈申二人詩	五四	觀補亭有古大臣風	六四
句句不脫消暑二字	五四	有先見之明	六五
曹金陳羅王五人詩	五五	詠七夕	六六
毛陶王岳四人詩	五六	高濬士詩	六六
山南詩真可愛	五七	唐明府詩	六七
有少陵風	五八	天然雅切	六七
梅沖才氣橫溢	五八	晉明府詩	六八

唐人高調……………六九

王女史詩才清麗……………九

第六卷

李白受騙……………一〇

神交……………一〇

野孤禪……………一一

王鳳書詩……………一二

詠折花……………一二

讀畫之說……………一三

孫子嚮妻亦能詩……………一三

不愧家風……………一五

下愚所爲賢者不能知……………一六

雙字不可單用……………一七

鮑銘山詩……………一八

書賊……………一

書氣迎人……………二

毛大瀛妻能詩……………三

陳叔毅先生長於言情……………四

詩筆雋逸……………五

葛鶴亭詩……………六

好對聯……………七

嘲俗儒……………八

詩文與美人……………八

三怪	二八	吏不可爲六章	二八
天然佳對	一九	劉崇如先生	三二
黃蛟門詩	一九	有唐人風味	三三
謝贈芭蕉花	二〇	詩要耐想	三三
不料是小時友伴	二一	唐薛能自誇	三四
張毅齋詩	二二	童語是真語	三五
以訛傳鬧出笑話	二二	詩如射	三五
金秀才詩才清妙	二三	爲莫愁破例	三六
眼前語拈便新	二五	淵源有自	三六
孫相國詩	二五	風水之說不可信	三七
汪汝弼詩	二七	名士俱願來生作妾	三九
詩有奇氣	二八	詩有寄託	四一

隨園詩話補遺 目錄

法時帆得詩家上乘之旨……………四一
 思超筆健音節清蒼……………四三
 朱礪東多情……………四五
 詠物詩要不脫不粘……………四六
 張老人題墨蘭……………四六
 作詩不可有疊床架屋之病……………四七

第七卷

清絕……………一
 猿女耶……………二
 能貴能賤……………二
 稱許人才不可過分……………三

歸先生對聯……………三
 王女子贈尼……………四
 馬夫要赴縣考……………四
 金太守風流個儼……………四
 程魚門好交結文人……………五
 寄情人……………六
 申南屏詩……………七
 詩僧巨超……………八
 烈女李三行……………八
 孔女士……………一六
 施蘭臯有清才……………一七
 古人所未有……………一七

四賢人合璧	一八	文以情生韻因詩押	二六
滿洲風雅遠勝漢人	一九	年少時與年老時	二七
如此詠桐古所未有	二〇	徐椒林詩	二七
天籟	二〇	幽篤獨絕	二九
曾先生詩筆蘊藉	二一	吳祝二人愛才	二九
謝學塘年才十二便能作詩	二二	佳句隨錄	三〇
善爲易者不占善爲詩者不說	二二	姚居士贈虞四官	三二
李滄雲詩	二三	醒語終不如夢語	三二
詠海	二四	楊瓊華寫弟詩	三三
邢太守學杜最深	二四	佳句卽錄不問其爲誰	三五
邵壽民詩	二五	古人作詩無處不搜到	三五
莊女士詩	二六	古不用銀說	三六

爲之慨然·····	三六	性情孤介而詩却清和·····	四六
清絕·····	三七	用意深厚·····	四七
鳴鉦播鼓見賞者稀·····	三七	許紅橋詩學放翁·····	四八
姚公隨園俱不可無·····	三九	詩才不減當年·····	四九
梅兆願先生詩·····	三九	竹橋太史贈翮如小詞·····	四九
尹似村公子詩·····	四〇	詩品雖於奇闊·····	五〇
偷詩傷了事主·····	四一	詩筆隨境遇及師友而轉移·····	五〇
天籟·····	四二	錢枚公子詩才清妙·····	五一
詩重比興貴情韻·····	四二	僚屬多才不負大好湖山·····	五二
河東三鳳·····	四三	蔣子野吟與頗豪·····	五三
尊溪有子·····	四五	順風耳·····	五四
君子不以人廢言·····	四六	主僕能詩·····	五四

夢中得句官翰林	五五
仁言	五五
押翻押思	五五
一時之冠	五六
自嘲	五六
吳門閨秀多	五七
不愧老手	五七

第八卷

不愧名臣之後	一
德門有後	一
有風趣	三

烟瘴之地	四
夫婦二人詩	四
鄉鴻能詩	五
沁春園詞	六
西林相公父子	六
鏡澄僧能詩	七
值得誦讀	八
席佩蘭詩讀之細膩風光	八
十四歲女郎能詩	一〇
誤會	一一
悽絕不忍起	一三
斬新日月	一三

隨園詩話補遺 目錄

一一一

- 一弱女子能聆音識曲真難得……………一五
徐秀才買書無錢自嘲……………一六
用多字……………一七
趙同鈺詩善言情……………一七
陳竹士過婦家有感……………一九
汪宜秋女士有才……………一九
趙陳二人詩……………二〇
徐靈胎贈隨園曲……………二一
所見略同……………二二
探詩如散飯……………二二
較唐人更覺深婉……………二三
王仲堅夫婦……………二三
- 不減放翁……………二四
紫牡丹……………二五
鄭魚門先生清廉愛士……………二五
詩不值錢……………二六
駿工詩有生趣……………二六
是何許才力……………二六
有奇傑之氣……………二七
當代名臣惟鐵牛一人……………二八
無短何能見長……………二九
鑿節不已……………三〇
伊公子年才而詩筆佳……………三〇
方介亭詩……………三一

李允升詩語雅可誦	三二	花字葩字不能同屏	三八
華公子詩	三二	諷曰贊其詩及有官氣者	三八
陳花南詩	三二	有夷猶自得之趣	三九
別隨園	三二	周郎字詩筆清嘉	四〇
年方十八歲必欲觀場	三三	有柳屯田風味	四一
學然後知不足	三四	年方十三而詩筆清妙	四三
有士孟遺晉	三四	嚴祿華女士詩	四三
出乎意料	三五	王秋卿女士詩	四四
趙女史詩	三五	姪婦戴蘭英詩	四五
張軻齋之父生有清才	三六	韓泉二人有古人風	四七
蔣秀才少有才名	三六	許介山詩清妙可存	四八
宋司農詩	三七	得一宗工	四九

不愧大家風範……………四九

三千里外閨閣中……………五一

淵源有自……………五二

之蘭女士詩……………五三

新妙可喜……………五四

第九卷

豫親王世子好學虛懷……………一

瑤華主人詩……………二

迴非凡響……………三

秀才村……………四

惜文雙至……………六

妙諦……………七

張松園先生詩……………七

贈華春芳……………八

不食人間煙火……………八

陳竹士詩……………九

留松齋先生詩……………九

駱佩香詩……………一

香亭弟留別詩……………一

直追韓杜……………二

詩可入畫……………三

曹孝廉政尙寬和……………四

天機清妙……………四

有神悟……………一五

六松山莊小集……………一五

詩文與馬士大夫與山林……………一六

邱筆峯詩……………一七

沈屠汝三人詩……………一七

處州風景……………一八

第十卷

六朝詩可以足法者……………一

詩要超雋能新……………一

寫景與言情……………二

無情之情……………三

情深……………三

辨語荒塘語……………四

宋人絕句……………四

詩要得性情之真……………五

見道之言……………六

胡書巢有官迷……………六

討蚊檄有風趣……………七

題漂母祠……………七

厲太鴻長於近體……………七

五律……………八

詠曉鐘……………九

陳吳二人詩……………九

揚州之會	九	思無邪共必以情	一九
徐羽士詩	一〇	賈孝廉詩	二〇
弔福敬齋公	一〇	一變至道	二〇
王荊公	一二	笛生二子能詩	二一
江山之助不可少	一二	誰是合歡人	二二
氣體沉雄	一四	吳江之遊	二二
年老而詩有風趣	一四	吳江閩秀詩	二三
滿口公卿不趨者最俗	一五	朱文虎慣作無題詩	二五
有餘味	一五	朱爾澄詩	二五
物理人情古人皆說過	一五	畸士賤工詩	二六
代人悼亡最難落筆	一六	薛氏	二六
燕子磯永濟寺題詩	一七	耐溪詩有唐晉	二七

閨中三大知己	二八	女鬼耶	三五
呼彭祖爲小兒	二九	彌留時尙不忘隨園詩話	三五
車中有感	三〇		
烟酒	三〇		
嘲嗜烟者	三一		
蔡石公先生謝妓	三一		
嗜茄之癖	三二		
奇事	三二		
詠鶴	三三		
爲崇考据者下一神針	三三		
嚴司馬嘲隨園病	三三		
豫親王詩	三四		

隨園詩話補遺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一卷

詩者人之性情

詩始于虞舜，編于孔子，吾儒不奉兩聖人之教，而遠引佛老何耶？阮亭好以禪悟比詩人，奉爲至論。余駁之曰：『毛詩三百篇，豈非絕調？不知爾時禪在何處？佛在何方？』人不能答。因告之曰：『詩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諸身而足矣！其言動心，其色奪目，其味適口，其音悅耳，便是佳詩。』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詩可以興，』兩句相應。惟其言之工妙，所以能使人感發而興起；倘直率庸腐之言，能興者其誰耶？

多讀書爲詩家最要事

李玉洲先生曰：「凡多讀書，爲詩家最要事。」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欲其助我神氣耳！其隸事不隸事，作詩者不自知，讀詩者亦不知，方可謂之真詩。若有心矜炫淹博，便落下乘。」

獅子之愚

又有人問先生曰：大題目用全力了却，固見力量。倘些小題，亦用長篇，豈不更有才人手段？先生笑曰：「獅子搏兔必用全力，終是獅子之愚。」

差之毫厘失以千里

同一樂器，瑟曰鼓，琴曰操；同一著述，文曰作，詩曰吟。可知音節之不可不講。然音節一事，難以言傳。少陵「羣山萬壑赴荆門」，使改羣字爲千字，

便不入調。王昌齡「不斬樓蘭更不還」，使改更字爲終字，又不入調。字義一也，而差之毫釐，失以千里。其他可以類推。

開口乳要吃得好

沈雲淑侍郎，未遇時，館于陳梅岑家，其時梅岑尙髻也。然梅岑詩筆清新，實爲先生傳授。諺云：「開口乳要吃得好。」此之謂也。梅岑常誦先生午日秦淮云：「菖蒲綠映石榴紅，罌盎東西放幾叢，不辨誰家妝閣底，遠山多在畫屏中。闌干影裏綺疏橫，艾酒齊酣笑語迎，樓上衣風樓下水，一簾香霧不分明。丹符風颭拂旂如，扇影參差漾碧虛，一片湖光星萬點，家家水閣上燈初。柳陰檻外泊船頭，都向尊前聽短謳，却到中流清景好，蔣王山上月如鉤。」晚過楓橋云：「雨不成絲柳帶烟，暮天遠水正無邊。客愁最怕鐘聲攪，

不向楓橋夜泊船。泛舟城北云：『最是長條柳，依依一愴情，蘆花猶未白，已解作秋聲。』

妙在一管字

鄭璣尺先生詠鏡云：『朱顏誰不惜？白髮爾先知。』可謂佳矣！後聞俞鶴齡秀才詠鏡有『白髮朱顏管一生。』七字尤佳。其妙處在一管字。

句法相似

趙雲松過蘇小墳云：『蘇小墳鄰岳王墓，英雄兒女各千秋。』孫九成過琵琶亭云：『爲有琵琶數行字，荻花蘆葉也千秋。』句法相似。

振聾發聵

近日有巨公教人作詩，必須窮經讀注疏然後落筆，詩乃可傳。余聞之

笑曰：「且勿論建安大歷開府參軍其經學何如？只問一關關雎鳩，采采卷耳。是窮何經？何注疏得此不朽之作。陶詩獨絕千古，而讀書不求甚解，何不讀注疏以解之！梁昭明太子與湘東王書云：『夫六典三禮，所施有地，所用有宜。未聞吟詠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漭漭江水，竟全大誥。』此數言振聾發聵，想當時必有迂儒曲士，以經學談詩者，故爲此語以曉之。」

人各有性情

人問杜陵不喜陶詩，歐公不喜杜詩，何耶？余曰：「人各有性情。陶詩甘，杜詩苦，歐詩多因，杜詩多創。此其所以不合也。」元微之云：「鳥不走，馬不飛，不相能，胡相識？」

非身經不知其妙

宋人漁父詞云：「歸來月下漁舟暗，認得山妻結網燈。」又云：「不愁日暮還家錯，認得芭蕉出董籬。」二語相似。余寓西湖放生庵，夜深斷橋獨步，常恐迷路，緊望僧庵燈影而歸。方覺二詩之妙。

石蛟龍不如活老鼠

凡菱笋魚蝦，從水中采得，過半個時辰，則色味俱變。其爲菱笋魚蝦之形質，依然尙在，而其天則已失矣！諺云：「死蛟龍不如活老鼠。」可悟作詩文之旨。然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作者難，知者尤難。

逢人必誇

尹文端公，出將入相，垂四十年，常謙謙然不自喜。惟妻張氏以所生女，

入宮爲 皇子妃，詰封一品夫人，逢人必夸。故紀 恩詩曰：「瑞日朦朧
展翠屏，環階拜舞祝 慈寧；爭傳王母瑤池會，竟見仙班列小星。」

駘蕩可喜

余屢寬同年楊兼山大琛詩不得。今年到蘇州，得其古香堂詩稿。秦宮
云：「五丈旗飄復道寬，曉粧人試綠雲盤。虛懸照膽秦宮鏡，不見長城白骨
寒。」舟中云：「斷雲作意橫遙嶺，明月多情送短篷。最愛風標兩公子，一生
消受綠蘆風。」又「春衣典盡還賒酒，鶴俸分來又買花。」皆駘蕩可喜。

五丈旂——秦始皇造阿房宮，曲折高大，東西五百步寬，南北五十丈長，樓上可以坐一萬
人，樓下可以豎五丈高的旂。復道，是說樓上和樓上來往飛橋。秦宮鏡——秦始皇咸陽宮
裏，有一架方鏡，人去對鏡照着，那腸胃都可以照出來。女人倘然有淫亂的念頭，照着鏡子，便看

見這女人肚子裏的膽放大，心在跳動。秦始皇便拿這鏡子去照着宮女們，見有邪心的，便殺死他。

笑而不答

庚申初春，余與兼山及諸同年在京師遊陶然亭。兼山次壁間田退齋少宰韻云：「欲雨不雨春晝陰，城南亭子同登臨。雪痕消盡葦根出，磬響斷時禽語深。且喜僧寮無俗韻，漫將宦迹託沉吟。丁香幾樹才含萼，記取花時策杖尋。」兼山晚年寵妾，與夫人反目。余戲之曰：「君可記四十年前贈內詩乎？」兼山請誦之。曰：「百杵午窗頻搗藥，一燈子夜尙縫衣。」此與唐明皇王夫人脫阿忠半臂作生日何殊？讀之可作回心院矣！兼山笑而不答。田少宰諱懋，山西相公從典之子，立朝有聲。

半臂——半臂，便是背心。唐玄宗皇帝，年輕時十分窮苦；他皇后王氏，因皇帝對他的愛情一天一天的減退，便對玄宗皇帝說道：萬歲難道忘記了我從前脫去紫色半臂，去換得一斗麪替萬歲做生日的事體嗎？玄宗皇帝聽了，心中十分感動，便依舊愛王皇后。回心院——唐高宗皇帝，因妃子蕭氏和武氏彼此妬忌爭鬧，被王皇后革去名位，關閉在冷宮裏，後高宗皇帝記念二人，便到冷宮裏去探望兩個妃子；兩妃子說道：萬歲能想起舊日恩愛，使我二人死裏重生，又見到天日，從此便稱這座冷宮爲回心院，是說高宗回過恩愛的心來。

因拘轉峭

杭蕙浦論七律，不喜拘體。余道詩境甚寬，實有因拘轉峭者，因誦睨紫珍先生客中憶西湖云：「江水不如湖水澄，南峯涼暖時堪登，入雲但問采樵客，踏葉偶隨歸寺僧。一掬泉因瘦蛟活，滿山桂與青霞蒸，白波渺渺未可渡，空倚葛陂三尺藤。」似此八句，一調平仄，便索然無味矣！杭亦以爲然。先

生官御史，古貌清標。識余于未第時，余學寫殿試卷，先生教以偏旁點畫，致足感也！記其渡江遇風云：「越陰已夙戒，涉波復新懦，忽然馮夷怒，葉舟竟掀播。命祇比毛輕，心已拚顛破，且守柁檣立，獨抱忠信臥。須臾洪濤平，白鷗浮一箇。」在試院中，答厲衣園侍郎云：「文入彀中須賞識，棋于局外易分明。」贈丹桂云：「老幹十年看獨立，丹心一點早平分。」其存心之公正可想。宿瀘溪云：「避風先泊岸，過雨更觀瀾。」皆妙。先生名國瓚。

馮夷——馮夷，是水神的名字。莊子裏有兩句：「馮夷得之，以游大川。」甌破——瓦罐，

稱做「甌」。後漢時候，孟敏住在太原地方，手中拿着一個瓦罐，在路上走着，一失手，罐落在地上，打破了，孟敏看也不去看他。這時，郭林宗在一傍，便問他爲什麼不看？那孟敏說道：「甌已破了，看他何用？」

李謹揮詩

李瑾堦芝遊靈隱寺，雲林太師出示右軍感懷札，紙墨殘缺，如裂春冰。又出山谷襄陽二札，李題云：「玉印何時勒？貞觀十五年，不多完筆墨，一米補雲烟，稀世無人信，名山有佛憐，我來長跪讀，深幸見殘箋。」觀梅云：「步步梅花裏，遲遲過石梁，兩山清澗合，一路白雲香。偶約探春侶，同登選佛場。羨他修得到，愧我半生忙！」又一願我忽無影，前峯落照微。」十字亦超。

選佛場——考試讀書人，稱做「選官」；考試和尚，稱為「選佛」。傳燈錄裏說：丹霞天然禪師，原是一個讀書人，他一天去趕考，路上遇到一個和尚對他說道：「選官不如選佛，問選佛場在什麼地方？」和尚道：「江西馬大師出世，便是選佛場。後人說做佛事，或是香火熱鬧的廟裏，都稱「選佛場」。

題紅橋板

余遊武夷至大藏峯，望半空山。穴中有橋板梁柱，大小百千根，參差堆架，灰墨色長短不齊。既不朽爛，又不傾落，其下湍急，舟難停泊。有某官擊以鳥槍，落木梯數片。朱子云：「是堯時民避洪水居此，水平時，人下而木存。」想亦有理。余還杭州後，與孫景高世講談及之。孫出所藏虹橋板一片，長尺許，薄二分。云得自張芑堂，張又得于吳達夫。梁山舟題云：「虹橋之板長徑尺，付與幽人鎮玉格。」延陵家藏東海題，題處天然一角白。書不可信字可傳，非松非柏無人識；卽今散落市塵中，君獨何緣收拾得？當年吹墮武夷峯，仙凡倘恍將毋同；須防一夜風霜起，飛上青天化斷虹。」主人題云：「虹橋遺跡倩誰搜？千載猶看片板留；莫道仙踪渺難問，有人曾向武夷遊。九曲環溪銷翠烟，仙風吹墮幾何年？題來好句尤珍重，慰我平生嗜古緣。」

雞子偈

人餽得心大師雞子四十，師大吞啞。人笑之，師作偈云：「混沌乾坤一口包，也無皮血也無毛！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在人間受一刀。」

姚太史詩

桐城姚姬傳太史，掌教鍾山，有移居之志。賦詩云：「又向金陵十日留，依然雙闕望牛頭，交遊聚處思移宅，病衰行時愛掉舟。蕭寺風多疑作雨，後湖烟淡總如秋，僧書擬共舒王讀，不弔興亡惹淚流。」余謂第四句尤合余意，余當未衰時，亦喜行舟畏陸行也。太史七古雄厚，惜篇長難錄。錄其岳陽樓見月云：「高樓深夜靜秋空，蕩蕩江湖積氣通，萬頃波平天四面，九霄風定月當中。雲間朱鳥峯何處？水上蒼龍瑟未終。便欲拂衣瓊島外，止留涼嘯

落湘東！弔王彥章云：「亂世鳥飛難擇木，男兒豹死自留皮。」哭劉耕南云：「別來書到長安少，死去才教天下空。」淮上云：「只愁天上桃花水，浸失淮南桂樹山。」釣臺云：「可憐高鳥盡，回憶釣魚磯。」皆絕妙也已。已歲，余中秋渡江云：「世上夜深秋正半，江心風定月當中。」亦與先生岳陽三四聯相似。先生從父南青諱範，在長安，與余有車笠之好。學問淹博，而不喜吟詩。余改官江南，送行詩麻集，而南青無有也。余調之云：「南青愛人如老嫗，初入翰林殊詡詡，平時著述千萬言，臨別贈我無一語。」

王彥章——五代時候，梁國大將王彥章，被唐朝兵打敗，捉去勸他投降。彥章說道：「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便不肯投降，被殺死。桃花水——每年三月桃花開時，一定常常下雨，江河水滿，稱為「桃花水」。釣臺——漢大將韓信，在窮苦的時候，常在淮陰地方河邊釣魚。後韓

信封淮陰侯，便在河邊造一座「釣臺」。淮陰釣臺，在如今江蘇淮安縣北。高鳥盡——高鳥盡，是說高飛的鳥捉完了。漢朝大將韓信，幫助漢高帝打得天下，有大功。後因皇帝疑心他造反，便捉韓信去殺死。韓被網在車上的時候說道：「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徐裕馨女士詩

閨秀吾浙爲盛，庚戌春，掃墓杭州，女弟子孫碧梧邀女士十三人，大會于湖樓。各以詩畫爲贄，余設一席以待之。徐裕馨，相國文穆公之孫女也。書法南田詩吟中晚。卽景云：「讀罷黃庭卷，懶開靜中消息費推裁；吹燈欲禁花留影，剛捲珠簾月又來。」暮秋云：「寒蝶低飛月滿枝，海棠紅冷桂凋時；笑儂竟比黃花瘦，青女多情知未知？」畫眉云：「柳梢枝上曉風柔，夢醒雕

欄語未休；莫向碧紗窗畔喚，美人猶是未梳頭。『暮春云：』殘紅片片卸簷前，樹有餘香蝶尙憐；士女不來芳草外，鞦韆猶繫綠楊邊。『中庭風靜遊絲落，繡戶簾垂紫燕穿；恰好送春詩未就，瑤臺有妹贈雲箋。』夜雨云：『夜雨小窗多少？春喚子規去了！起來收拾餘花，又把五更風惱。』

饒有唐音

汪坤，字異爲，號順哉，秋御先生之女也。春日山居云：『山居無事起常遲，不斷溪聲雨過時。最愛學飛新燕子，簾鉤低拂影差池。』聞蟲云：『四壁蟲亂鳴，聞聲暗自驚，獨憐秋一色，可奈月三更。』嘆息雨如助，丁寧夢未成。可知爲客者，緣爾倍關情。』秋月云：『古戍鳴寒柝，孤城急暮砧。』俱饒有唐音。

幾不可辨

孫春巖觀察滇南，娶姬人王氏，名玉如。善畫工詩，與女公子雲鳳雲鶴，闔房唱和，有林下風。喜弟自滇至，云：「既見翻疑誤，凝眸各審詳。九年雲出岫，一夕雁成行。別後滄桑換，途中歲月長。舊容驚半改，鄉語歎全忘。對月秋垂淚，聽猿夜斷腸。逢人問消息，覓便寄衣裳。剪燭心方慰，回頭意轉傷。自余離故土，賴爾奉高堂。感逝餐應減，思兒鬢恐霜。弟能支菽水，妹可護溫涼。聞已調琴瑟，曾無弄瓦璋。當年送我處，今日遇君場。彼此皆如夢，依依兩渺茫。」此詩置白太傅集中，幾不可辨。

剪燭——剪燭，是說知己朋友，在夜裏談話時候，談得久了，剪去燭上的烟煤，再談下去。李義山詩裏有兩句：「何當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弄瓦璋——古人規矩，生了女孩

子，便給他一塊瓦玩玩；生了男孩子，便給他一塊玉玩玩。詩經裏有：「乃生女子，載弄之璋。」
乃生男子，載弄之璋。」

陸飛性情高曠

錢塘陸飛，字筱飲，乾隆乙酉解元，性高曠，善畫工詩。慕張志和之爲人，自造一舟，妻孥茶竈悉載其中。遨遊西湖，以水爲家。揚州遇雪云：「雨隨微霰集，船與斷冰爭。」渡錢江云：「萬弩尙餘沉鐵在，羣山渾欲勒潮回。」爆竹云：「縵袍易裂拋宜遠，濁酒能醒近未妨。」

張志和——唐朝張志和，號子同，他把家住在船裏，終年在江湖上面游玩。自己取別名喚做「烟波釣徒」。他朋友顏真卿，做湖州刺史官的時候，志和坐着船到湖州去對顏真卿道：「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苕霅是兩條水名在湖州一帶地方。

刺臂纏金鐲手弄擲珠者

近來習尙，丈夫多臂纏金鐲，手弄擲珠。余頗以爲嫌，而謹厚者亦復爲之。陸作詩刺之云：「我聞遠賈多艱處，纏金或以資窮途；途窮未必非懷寶，慢藏亦足來萑苻。世人金多揮不足，舉袖滿堂黃映肉；指環臂釧乃女子，男化女兒何日始？南方草木椰最久，實大如瓜漿作酒；何年落子比元珠？一串摩尼時在手，有手不弄琴與書，有手不把犁與鋤；可惜白日空摩挲，不有博奕猶賢乎！」

萑苻——萑苻，便是蘆草。秋天蘆草長了，那強盜便多了；因爲蘆草中可以藏躲盜賊。後人便稱盜賊爲「萑苻」。左傳裏有：「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椰子——椰子樹，產在南洋熱帶地方；樹高五六丈，結的果子和西瓜樣子相同；硬殼，果肉甜美，可以造酒；果殼可以做盤。

做瓢，又可以做瓦。牟尼——佛家稱珠子爲「牟尼」。佛家最愛珠子，因爲佛理圓通，好似珠子一般的圓潤光明。

陳望之先生詩

余嘗求陳望之先生詩而不得，詩話中所載甚少。近日王夢樓從楚中歸，誦其月夜登黃鶴樓云：「丹樓天外峙，皓月空中行；銀濤與玉魄，相迸出光明。樹暗漢陽渡，雲低鄂渚城；不知何處笛，解作落梅聲。」泛舟登伯牙臺云：「伯牙臺畔曉鶯飛，梅子山前綠漸肥；舟共鳧鷖聊泛泛，柳遮樓閣似依依。人琴千古知誰在？江漢殘春照鬢稀；我欲臨風彈一曲，落紅成陣亂斜暉。」

夫子自道之乎

丙辰召試者二百餘人，今五十五年矣，存者惟錢籙石閣學與余二人耳！庚戌五月相訪嘉禾，則已中風，半身不遂。年八十有三，猶能醞醞清談，家徒壁立，賣畫爲生，官至二品，屢掌文衡，而清貧如此，真古人哉！刻籙石齋詩集四十九卷，最後題春圃弟茶訪圖云：「清涼山後阿兄題，大令名看小令齊。」三月柳遮江路永，十年人隔夕陽低。『拳拳念舊，蓋物稀爲貴，理應然也！』先生吟詩多率真任意，有夫子自道之樂。其村居云：「村居誰爲閉門高，夜雨頻添水半蒿；楊柳初絲亞文杏，木蘭如玉照櫻桃。王官谷小雲同住，華子岡深犬夜嗥；短杖一枝扶便出，西軒北陌又東臯。」先人別業云：「屋于高處非忘世，志欲終焉此讀書。」皆有駘宕之致。先生名載嘉輿人。

詩如白話而情深

國初高士徐貫時，詩近西崑。人多傳其贈妾云：「香能損肺薰宜少，露漸沾花朵莫頻。」余尤愛其寄妾云：「善保玉容休怨別，可憐無益又傷身。」詩如白話，而情致殊深。

眼前景緻

秋霜初下，木葉未凋，而浮萍先悴。松江張夢階之女玉珍有句云：「梧陰尙覆階前草，秋信先殘水面花。」雖眼前景，無人道過。又贈歸燕云：「空巢爲爾殷勤護，重到休迷故主樓。」真仁人之言。（玉珍嫁太倉秀才金瑚有孝子之稱。）

詩筆清拔

凡攻經學者，詩多晦滯。獨蘇州江鄭堂藩，詩能清拔，王蘭泉司寇之高

弟子也。登齊雲山云：「危梯高百步，曲折徑通幽；人與鳥爭路，僧邀雲住樓。山收千里翠，石放衆溪流；空際聞鐘磬，聲從何處求？」寓樓云：「東風料峭覺衣單，樓閣虛空夢未殘；病裏已教花事去，愁來肯放酒杯寬。畫圖勸客看山色，書卷留人忍夜寒；去歲家書今歲達，老親爲我定加餐。」送蘭泉從方伯升司寇入都云：「民情愛冬日，朝命轉秋官。」抑何工切！

愛冬日——冬天的日光和暖，人人歡喜；所以做好官的人，百姓和愛太陽光一般的愛他。春秋時候趙衰，待百姓有恩德，百姓愛他好似冬天的太陽。秋官——秋天氣候枯燥，好似沒有情感的人，所以周朝稱管刑罰的官，爲「秋官」。管刑罰的官，是嚴正不能用情的。秋官又稱「司寇」。

師蘭臯先生詩

隨園詩話補遺 第一卷

余十二歲，受王交河先生蘭生知入學。十五歲，受李安溪先生清植知補增。十九歲，受帥蘭臯先生念祖知食餼，感知己之恩，求王李二公詩不可得。近在汪松蘿清詩大雅中，得帥公春園云：「羣香多撲鼻，空翠總沾衣；良以得春趣，因之忘世機。徑幽當曉寂，禽小見人飛；我意適如此，看雲何處歸？」又秋信云：「柳殘池受月，花落徑添泥。」彈琴云：「耳邊猶有韻，空外絕無聲。」

陳滄州先生詩

彭湘南布衣，與陳滄洲先生同鄉交好。陳歿後，無所依歸，以選詩爲生。癸酉來金陵，年七十餘矣！杖頭挂古錢數枚，朱履白髮，招搖過市。爲余言滄洲詩宗少陵，誦其石峽看月云：「薄暮春難辨，依微古渡旁；空江懸網罟，落

日下牛羊。水落灘聲緩，山高樹影涼，開篷看月色，夜久漸爲霜。『他如一夜
雨隣燈舟似市，經年旅泊水爲家。』『竹榻耳隨天籟寂，紙窗雲共佛香飄。
』皆佳。

不是貴人筆墨

松江提督張雲翼，以公侯世職，而嚴灘一首，獨出新裁，其詞云：『漫整
荷衣拜逸民，灘聲猶自動星辰。富春今日誰漁父，天子當年有故人。名到先
生才是隱，賢如光武不稱臣。只因曾作梅家壻，外氏家風愛隱淪。』（嚴先
生爲梅福之壻事見逸史）又『明月到樓忘是夜，桃花無水不成春。』俱
有意思，不是貴人筆墨。

嚴灘——浙江上流有富春江，江邊有嚴灘，原是後漢時候的隱士，嚴子陵釣魚的地方，又

名嚴陵瀨。在如今浙江桐廬縣南面。荷衣——有才學不肯做官的人，稱做「隱士」。隱士穿的衣服，稱做荷衣；是比方他清高的意思。北山移文裏有一句：「焚芰製而裂荷衣。」富春——浙江桐廬縣南面，有富春山，山下有富春江。後漢時候，光武帝的老朋友嚴子陵，在這江邊釣魚，不願去做官。現在富春江邊，有一座「嚴子陵釣臺。」

詩境冷淡

康熙末年布衣能詩者，金陵有屈思齊、景賢，蘇州有李客山、果，二人俱落落孤高，與朱草衣別一風格。客山詩余見甚少，屈長于五古，工夫勝草衣，而性靈不如。在僧壁見與馬秋田、沈方舟、姚玉亭觀秋色云：「香閣層巒上，登臨落照邊，鐘聲傳下界，人語近諸天。紅葉齊爭艷，秋花靜可憐，蕭然林壑外，歸鳥渡寒烟。」莫愁湖云：「一自美人去，至今芳草生。」詩境冷淡，可以

想見其人。余宰江寧，從來不見。

陳燭門詩

天長陳燭門以剛，壬辰進士，與王孟亭同年。論詩兩不相合，以王好險
拘，而陳平和故也。陳長于投贈，贈顧俠君云：「心厭承明戀釣槎，題名江上
有籠紗；鼓鐘清廟元和筆，蕭管揚州大業花。重碧千卮傾北道，軟紅十丈憶
東華；相看淮海詩人盡，攜手平山日又斜。」

官領閒曹之樂

瀋陽唐俊公英司關九江，四方詩人遊者，必有唱和。余于詩話中已詳
言其壇坫之盛，先生詩尙未見也，近始得其歸舟卽景云：「逸興忙中減，茲
遊片刻清；岸蟲隨櫓急，漁火貼波明。山暗殘陽滅，江寒夜氣生；莫教驚野浦，

恐散白鷗盟。『環翠亭納涼云：』古亭雅集趁新涼，明月依人照異鄉。老樹靜風鴉睡穩，山衙報漏鼓聲忙。向平心事誰知己？庾亮襟期自笑狂。白雪陽春歌滿座，不堪回首少年場。『讀之想見盛世昇平，官領閒曹之樂。其子名寅保，貌似冠玉，早入翰林，出錫山嵇公之門人。以爲先生禮士尊賢之報也。』

庾亮——晉朝大臣庾亮，他部下官吏殷浩一人，常常在秋天裏跑到南樓上去游玩，忽見庾亮也上樓來，一班官吏都想避去，亮說道：『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與復不淺！』冠玉——冠玉，是說帽子上的一塊玉，祇有外面的光彩，那帽子裏面却是空的，嘲笑人形式漂亮，肚子裏沒有學問，便說他『貌似冠玉。』現在人稱面貌美麗的男子，稱他爲『貌似冠玉。』這實在是錯誤的。

杜紫綸先生詩

杜紫綸先生，選唐人叩彈集，專尙中晚，學者從茲入手，可免粗硬槎枿。

之病。而宗法少陵山谷者，意頗輕之。先生虎邱雨後云：「六宮花老淚胭脂，點點殘紅墜晚枝，自是東風無著處，本來西子有歸時。錦帆冷落青簾舫，玉管闌珊白紵詞；雙槳綠波留不住，半塘烟柳雨如絲。」先生翰林前輩，與余同試光明殿，恰未一握手。

音節沉雄有豪宕之氣

沈歸愚言沈方舟詩，藏少弋家；少弋已亡，求之不得。杭堇浦言方舟詩，在福建布政使張廷枚家，或少弋。卽方伯之宗人，未可知也。沈詩音節沉雄，得明七子梗槩，而新穎過之，足迹所到足以助其豪宕之氣。如下朝陽云：「似聞風雨作，前有大灘來；一氣雙江合，孤城百粵開。鰲身移島嶼，蜃口出樓臺；倚棹懷湘子，橋成力大哉！」余每過灘，先聞聲響，讀此方知其妙。他如小

泊云：『竹喧歸鳥後，村靜餉蠶時。』天啓德陵云：『內豎一朝祠宇遍，爰書三案士林空。』懷思宗陵云：『一劍割將公主愛，九門報道寺人開。』泰山云：『四嶽共椎青帝長，一峰還占丈人尊。』皆膾炙人口，有長安陶友蘭者，愛其詩。臨卒，命以方舟詩集置棺中爲殮，亦異人哉。虎邱山塘，有白傅舊堤，其碑爲居民埋匿。汪松蘿掘得之。沈賦詩云：『片石苔封閱歲華，憑君磨洗認龍蛇。從今覓得春風路，送與吳娘踏落花。』王昊廬宗伯捐貲贖甲寅難婦百餘口，沈贈云：『紅淚千行濺鐵衣，傾家不惜拔重圍。揮金欲笑曹瞞客，只贖文姬一個歸。』

百粵——粵字和越字通用。在春秋時候，如今的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一帶地方，是越人住的。越人的種類極多，所以稱爲百越，又稱百粵。鯨身——鯨，是海中的一種大魚。列子

裏說：渤海裏有一座山，浮在海面上，下面沒有根，隨風飄浮。天帝怕他飄到極西的地方去，便使大鯨魚十五條，一齊用頭頂住這座山。屨口——屨，是一種大鰲，他在海邊上吹出氣來，直飛空中，變成樓臺的形狀，稱做「屨樓」。後人說空話，稱爲「屨樓」。湘子——唐朝文人韓愈的侄兒韓湘，又稱韓湘子，是八仙中的一個。如今廣東海陽縣韓江上面，有一座韓湘子橋，據說是韓湘造的。內豎——太監，稱爲內豎，明朝熹宗皇帝時候，有太監魏忠賢，權力極大；他的徒弟替他造生祠，遍天下都是的。人活在世上造的祠堂，稱爲「生祠」。士林——明朝神宗皇帝時候，無錫地方的顧憲成、高攀龍一班人，在東林書院講學做人，講究氣節，寫文章批評政治，痛罵奸臣；一時集合的正人君子極多，當時稱爲東林黨。後來宮裏鬧出了三種謀殺案件，那東林黨和他的反對黨，彼此攻擊着；奸臣魏忠賢做宰相，便借着三案的罪名，把東林黨人殺死的很多。愛書，便是定罪的文書。公主愛——明朝思宗皇帝十七年的時候，那大盜李自成打進京城來；有太監曹淳化，和李自成通聲氣，私地裏去開彰義門，放李自成進宮來。思宗急把太子永王定王，分送給大臣周奎、田宏遇二人家中去藏躲起來。思宗又拔劍親自去殺死長平公主。

說道：「你爲什麼生在戎帝王家中？」公主死去又活來。

葛布衣詩

雍正間，宣城有布衣葛鶴，字雲衢者，詩筆頗清。年未四十而亡。陳古樵誦其佳句云：「巢傾爭宿鳥，鞭響過橋驢。夜雨屢遷孤客館，秋風先瘦異鄉人。」

詩用眼前之典貼切便佳

詩用眼前之典，能貼切便佳。陳燭門贈李天山云：「老人吹火窺劉向，天子臨軒問長卿。」楊兼山在戶部歲暮云：「孫簿當年猶祭竈，崔丞近日只哦松。」姚姬傳贈陶生云：「貧無素業彈長鋏，行入朱門著小冠。」語俱妙。而姚詩似有所諷。

老人——漢朝文學大臣劉向在天祿閣校書，黑夜裏獨自坐着，見有一老人拄着拐杖進來，向杖的頭上吹出火來燒着，代蠟燭，便對劉向細細的說最古沒有歷史以前的事體。哦，松——唐朝崔斯立，做藍田縣丞，院子裏有老槐樹四株，竹林一座，斯立一齊將他拔去，祇種松樹兩株，每天在松樹下面唱着詩。

無心而相同

詩有無心而相同者。陶篁村偶成云：「閉戶渾如坐佛幢，彈琴作伴影成雙；多情只有蕭蕭竹，時帶斜陽綠到牕。」姚姬傳亦有涼階一首云：「涼階今夕又飛螢，倚檻風前已涕零；人迹不如修竹影，每隨明月到中庭。」陶題闕江樓云：「木落天空濶，蟲鳴岸動搖。」亦奇偉可喜。

沈王二人詩

隨園詩話補遺 第一卷

沈方舟出峽云：「舟擲波心去，人穿石罅來。」王蘭泉舟至玉屏云：「人從激箭流中坐，船在崩崖罅裏行。」

房山詩集

丙子年家子陶時行，以胡氏一房山詩集見示，作者六七人。王寅秋，余過蕪湖，主人激泉來遨遊其處。屋不甚多，而窗對赭山，門臨湖水，洵鳩江一勝景也。集中管松厓太史幹珍云：「日夕山水碧，冷然秋更清；微風湖面至，初月竹稍生。排雁銀筍柱，躍魚玉尺聲；不愁歸路晚，村火似星明。」淡叢山明府如水云：「入室菊排三徑秀，開窗風送一山秋。」仲燭亭繡縵秀才云：「小閣乍開雙白板，秋山剛借一屏風。」宋笠田明府樹穀云：「沙外鷗眠閒勝客，竹間禽語妙于詩。」主人曉起云：「殘月林中挂，晴雲空際生，北窗

幽夢覺，天色欲微明。露浥蕉花重，烟凝竹葉清。迎風傾兩耳，恰好一蟬鳴。

意外有意

出入權貴人家，能履朱門如蓬戶，則炎涼之意自無所動于中。宋人詠松云：『白雲功成謝龍去，歸來自挂千年松。』汪易堂蒼霖詠菊云：『不蒙春風榮，詎畏秋氣肅。』可謂見道之言。汪又有白桃花云：『褪盡鉛華露一叢，輕陰漠漠淡烟籠。漁郎錯認仙源路，洞口春深雪未融。』七夕呈冰玉主人云：『神光鬢鬢有無中，靈駕雲衢一水通。欲乞天孫爲補拙，明朝移巧到城東。』皆言外有意。

臨死還不忘其詩

寶山徐水鄉名松，不事舉業，專攻詩，年三十三而卒。卒前十日，病臥牀，

語其父云：「兒往謁洞庭陰君矣，惟一生心血在詩，可以遺稿付吾友浦翔春藏之。」其時浦猶未知其死也，夢與水鄉談甚樂，自言已死四日矣，今遊趙秋谷先生門下，講詩工夫大進，一笑而去。浦爲刻其詩，號百刪小草。海上秋輿云：「魚鱗千戶縣初成，高築回塘似帶橫。天任孤城淪碧海，帝爭尺土與蒼生，扶桑日射帆檣出，褐石雲開島嶼明，極目滔滔烟水濶，秋風無浪總堪驚。」弔韓蘄王云：「宋家猶有西湖在，且自騎驢遺暮年。」此夕云：「明知惜玉須完璞，無那看花想折枝。」皆有性靈。

扶桑——扶桑，是樹名，生長在東方；每朝太陽從扶桑頭上升出來，所以後人說「日入扶桑」。騎驢——宋朝大將韓世忠，封蘄王。他因秦檜殺死了岳飛，和金國講和，便氣得拋下官不做，住家在西湖邊上，謝絕賓客，絕口不談國家的事體；祇是每天騎着驢子，僮兒三人拿着酒

臺，在西湖上游玩自尋快樂。

刺孔北海

孔北海云：「今之後生，喜謗前輩。」水鄉詠鸚鵡，刺之云：「怪儂巧弄無多舌，才解人言便罵人。」又刺元稹云：「君臣兒女情無二，報國會無薄行流。」

呂步瀛詩

水鄉有友呂步瀛，字仙客，亦工詩，而早亡。贈馮雲九云：「名士門生羽士師，仙壇步上少年時。男兒只道封侯易，誤到頭顱白未知。」馮棄儒入道，故呂羨之，亡何二人俱亡。

言之可悲

余嘗謂陵放翁、康對山，俱一入權門，名爲小損。然士大夫寧爲權門之草木，勿爲權門之鷹犬，何也？草木不過供其賞玩，可以免禍，恰無害於人，爲其鷹犬，則有害于人而已，亦終難免禍。東坡詠馬季良云：『不礙依梁冀，何須害李公？』雖是落第二層身分，而言之亦可悲也！

康對山——康對山名海，明朝人，十分有才學。當時太監劉瑾，權力極大，屢賈康對山去做官，對山總是推謝不去。後康對山朋友李夢陽，因寫奏章彈劾劉瑾，却被劉瑾捉去關在牢監裏。夢陽從牢監裏寫信給康對山說道：『對山救我！』康對山便去求着劉瑾。劉瑾一見了康對山，便十分歡喜，立刻把李夢陽放出來。後來劉瑾失敗了革職，康對山也因為同黨，關在牢監裏。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缺一不可

王蘭泉方伯，詩多清微平遠之音，擬古樂府及初唐人體最擅長。自隨

阿將軍征金川，在路間寄南斗集一冊，讀之俶詭奇險，大得江山之助。方信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缺一不可也。』過養子洞二首云：『急溜從東來，銳石忽西拒；水爲石所搏，奔流竟回注。豈知限波拖，欲走不得去；回旋蹴浪花，蓄勢作馳鶩。何爲一葉舟，竟往殺其怒；舟水相撞春，進退屢猶豫。乘間突而前，奇絕詫徑度；大石如覆舟，小石如斷白。其色侔猪肝，其狀肖熊首；其積累重顛，其裂豁破缶。譎詭非一形，爭出扼溪口；三石更頎然，似結煙霞友。臨空出竅穴，大小靡不有；俾受篙師篙，真宰信非偶。』昇輿短歌云：『下山走坂丸，上山逆水船！下用四人夾，上用四人牽。長繩擊板當胸穿，昇者二耦趨而前；二十四足相後先，如魚逐隊螳附羶，如羊倒挂禽齊驚。我身托輿輿托肩，肩上尺木纏以緣；莫怪侏侏走不前，脚底千峯方刺天。』

懼內之起源

人間懼內之說始自何時？余戲云：「始于要離越絕書，稱要離與人鬥，有萬夫莫當之氣，聞妻一喚卽回，豈非懼內之濫觴乎？王代時朱溫雖凶暴，亦有要離之風。其他文學之士，如王謝兩公，張稷李陽諸典故，固無論矣！」人又問懼內可見于詩歌否？余只記唐中宗寵韋后，優人因裴談與宴，知君臣同病，唱回波詞曰：「回波爾似栲，栲怕婦也是大好。外邊只有斐談，內裏無如李老。」后喜以束帛賜之。

朱溫——五代時候，梁朝的太祖朱溫，他雖是大盜出身，他的皇后張氏，又聰明，又嚴正，朱溫見了，十分害怕。王謝——王，是王道謝，是謝安。兩人都做宰相，十分尊貴。謝安的妻子劉夫人生性妬忌，不生兒子，又不許丈夫娶妾。謝安的侄兒和外甥輩，常在劉夫人跟前讀詩經裏關

雖篇鑫斯篇的句子說，周朝的后妃，沒有妬忌的心，所以夫妻和樂，子女衆多。劉夫人問：「這詩是誰作的？」回答說：「是周公作的。」劉夫人說道：「因周公是男子，所以寫成這樣的詩，倘然是周婆寫的詩，便決不是這樣了！」張稷——南朝柳惔，十分懼怕他的妻子；但柳惔的妻子，又十分敬重張稷。柳惔每一次要見妓女，便須由張稷去把柳惔的妻子請出來；在隔簾坐着，那妓女便出來見柳惔，因為有妻子在隔簾監督着，柳惔便不敢十分放蕩。李陽——晉朝王衍的妻子郭氏，常常要干涉他丈夫的事體，王衍心中十分厭惡他；但因怕他妻子的威力，却不敢說。當時有一個大俠客李陽，常常替人打抱不平；那郭氏聽得了李陽的名字，便害怕。一天，王衍對妻子郭氏說道：你做的事體，不但我說不可以，便是李陽也說不可以。郭氏心中害怕，便略略改過她的行爲。

詩用哥字者奇

哥字最俗，不入詩文。惟唐時張元一主司郎中，咏靜樂縣公主云：「馬

帶桃花錦，裙拖綠草羅；定知幃帽底，儀容似大哥。其時武懿宗短醜，而其妹甚長，人呼妹爲大哥公主。與則天並行，則天命元一嘲之，故云爾也。此外白香山詩，有何似沙哥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沙哥者，楊汝士小名，居易則楊之妹婿也。元世祖稱其臣董文炳，爲董大哥，亦奇。

漁父詞

儀真石大年有漁父詞云：「櫂頭艇子送生涯，來往蒼溪與若耶；手把一竿春又老，釣絲牽上野桃花。」浦翔泰漁父詞云：「水之涯，山之麓，蓼花行，蘆花宿。不脫蓑衣酣睡足，得魚換酒笑向天，月落空江自歌曲。」二詩俱妙。石又有句云：手劈芭蕉充繭紙，眼看蝌蚪學蟲書。

實情實景

路途行後之詩，明將軍瑞有句云：「沿途聽爆竹，逐驛讀春聯。」邵元直孝廉有句云：「行旌最喜晴，畏熱轉思雨。」皆行路之實情實景也。邵又有句云：「馬蹄易礙非芳草，鴉背難留是夕陽。」浮生若寄誰非夢？到處能安即是家。」劇憐車馬馳驅苦，幸喜山川應接忙。」皆妙。又車前細雨織成簾」七字，亦頗是路中雨景。

誰之過

楊升庵曰：詩至杜而極盛，然詩教之衰自杜始；理學至程朱而極明，然理學之暗自程朱始。非杜與程朱之過也，是尊杜與程朱者之過也。「客座贅語」曰：「李子鱗詩律細而調高，然似吳中暴富兒局面，止是華美精緻。若杜少陵便如累世老財主，家中百物俱足，即偶然陳朽間錯，愈見其爲富有。」

也。一兩段議論甚佳，故錄之。

夢中緣

余丁巳，流落長安，飯高怡園先生家三月。後四十餘年，先生亡矣。余感其德，爲撰墓志以報。不料又隔數年。張蒙泉果寄夢中緣一册來云：先生亡，一時貧甚，家有九棺未葬。夜見夢于童君二樹，以箋紙索畫梅十幅。童素不相識，驚醒，則案上有余所作墓志存焉。所謂短而癯者，卽其貌也。以告蒙泉，蒙泉曰：「得毋高公欲假君畫以歸土耶！」蓋其時二人同客中州，而童畫甚貴重故也。童欣然握筆，及畫成，買者無人。適河南施我真太守來見之，嘆曰：「畫梅助葬，真盛德事。」乃取其畫，而助葬資二百金。題詩曰：「十幅梅花十萬錢，詩中之伯畫中仙。耶溪太守捐清俸，了却幽人夢裏緣。」張招同

人和其詩，號夢中緣云。（高公名景藩，官至觀察）

不謀而合

余親家徐題客，畫穿雲沽酒圖。余題云：「玉貌仙人衣帶斜，腰間瓶插綠梅花。穿雲何事頻來往，天上嫌無賣酒家。」後讀王荊公集有句云：「花前若遇餘杭姥，爲道仙人憶酒家。」與余意似，不謀而合。

選詩如選色

某太史詩集四十餘卷，余與交好，欲采數言入詩話，苦其太多，托門下士周午塘代勸之。周戲題見覆云：「何苦老詞壇，篇篇別調彈；披沙三萬斛，檢得寸金難。」余不覺大笑，戲和云：「消夏閒無事，將人詩卷看；選詩如選色，總覺動心難。」

黃補山詩

黃煊，號補山，泰州別駕也。有昏夜獻金者，題其函云：「感君厚意，還君贈，不畏人知，畏己知。」余傲其意，題鏡云：「從無好醜，向人說，只等君看，自已知。」

趙星閣先生詩

涇縣趙星閣先生青黎，乾隆元年春闈第一人，也。後官侍御，以耳聾去官。爲人古淡樸實，有詩集高尺許，記其祝某云：「退食常隨鶴，閒行不杖鳩。」夜行云：「高樹引涼生腋下，遠山銜月挂輿前。」又阻風云：「客舟半繫客心飛。」一七字尤妙。

園名先後相同

余買小倉山廢園，舊爲康熙間織造隋公之園，故仍其姓，易隋爲隨，取隨之時義大矣哉之意。居四十餘年矣，勿于小市上，購得前朝顧尙書東橋先生手書。詩幅題云：『茂慈詞丈，就北山之麓，構園名隨園，索余賦詩，因贈云：』霜松雪竹憶歸初，千載猶堪借客居；雨過泉聲飛卷幔，雲生嵐翠擁行裾。金尊坐對賢人酒，石室山藏太史書；共說高情邱壑在，蒼生凝望意何如？』又曰：『誰向山居同揆咏，主人原是謝公才。』讀其詩，想見主人亦是詞館文學之士，而歸隱者。北山之麓，當卽在小倉山左右。未署天啓五年，友弟顧起元書。事隔二百年，而園名與余先後相同，事亦奇矣！惜茂慈二字，是字非名，終不知其爲誰也。（後考邑志茂慈名潤生，焦弱侯長子，守雲南殉節）

怪匣

余丙辰年，過廣西全州，見江上山凹有匣。非石非木，頗類棺狀。甲辰再過觀之，其匣如故，絲毫無損。相傳武侯藏兵書處，或用千里鏡睨之，的係是木匣，非石也，但其上似無蓋耳。庚戌夏間，偶閱朱國禎湧幢小品云：「嘉靖時，上遣南昌姜御史訪求奇書，入全州。張雲梯募健卒探取，乃一棺中。函頭頗甚巨，兩牙長尺許，垂口外，如虎豹狀。卒取其骨下山，卒暴死，姜埋其骨而覆奏焉。余曾戲題石壁云：『萬疊驚濤百尺崖，山凹石匣有誰開？此中畢竟藏何物？枉費行人萬古猜。』爾時未見湧幢所載，故用疑猜，若見此書，亦無可猜矣。惜武夷山之紅橋板，不得姜御史搭雲梯而一探之。」

葉眉娘詩

康熙辛亥，趙斗瞻從晉入都，道經定州清風店，宿逆旅，主人家姓陳，號

繼鳴。壁上有絕句一首云：『馬足飛塵到鬢邊，傷心羞整舊花鈿；回頭難憶宮中事，衰柳空垂起暮烟。』後跋云：『妾廣陵人也，從事西宮，曾不一年。彼虜旗下，出守秦中，馬上琵琶逐塵而去，逆旅過此，語不成章，非敢言文，惟幸我梓里同人見之，知妾浮萍之所歸耳！時庚寅秋杪也，廣陵葉眉娘題。』

王映沙敢作敢爲

桐城張映沙若瀛，倜儻負氣，作熱河巡檢。鑾輿駕臨，有太監某橫索金帛，其勢洶洶，知縣遁矣。張以理論之，太監大罵，張命役擒下，重杖二十。總督方公大驚，以爲顛，據實參奏。上嘉其官卑而能執法，將太監登時充發，而擢張爲河北同知。余按：唐敬宗五坊小兒，騷擾百姓，長安令崔發遣人拘之，尙未訊也，中官率百餘人，持棒直入，歐崔幾斃。敬宗猶怒其擅拘中人，下

崔於獄。以今較昔，聖主之聖，庸主之庸，豈不相懸萬萬哉？映沙恃聖明，在上，得行其志，在北路時，有土公莊頭強贖民田，戴花翎來說情者數輩，映沙盡行揮去，拘強贖者杖之，衆爲讐伏。映沙雖剛正，而喜恢諧。桐城土俗，呼叔叔爲椒椒。其時族弟曾做編修，鄉試分房。有叔某，爲大興縣丞，遵例迎送榜後，門生有獻狐裘二襲者。映沙賦詩嘲之云：「聖旨分房第一遭，馬前迎送有椒椒；鹿鳴宴罷懷銀器，虎榜人來捏紙包。白髮門生雙膝屈，藍圈文字七篇高；莫言分校無他樂，夫婦同時着大毛。」

藍圈——舊時，考舉人進士的文章卷子，字是用墨寫的，又用紅硃抄寫。那批改文章的考官，是用藍色圈的。大毛——沙漠裏有一種狐狸，身體十分小，全身長着白毛，拿牠的皮做成皮衣，名爲「天馬皮」，又稱「大毛」。

如食綬山桃

人有以詩重者，亦有詩以人重者。古李杜韓蘇俱以詩名千古，然李杜無功業，不得不以詩傳；韓蘇有功業，雖無詩其人亦傳也，而况其有詩乎？金陵方伯康茂園先生，清風惠政，人所共知。在睢寧治河，落水中，神扶以起。余記其事，載文集中，公豈藉詩以傳者哉！然重其人，則其詩亦因人而重。今春三月，詩弟子陳熙爲抄一冊見寄，錄其繁峙學署有懷云：「吾懷仲夫子，負米欣然歸；吾愛楚老萊，踟躕舞斑衣。人生離膝下，忽忽欲何之？憶我少年時，井里從兒嬉，甫壯營薄祿，出門意遲遲。一官爲親喜，山城復羈縻，官冷飯不足，嗟哉無鮮遺！感此傷客心，晨昏忍暫違！寒風生四壁，瑟瑟砭人肌。以我念母日，知母憶兒時；憶兒憐其少，憶母慮其衰。人生願爲兒，結念常在茲。」登

焦山云：『浮玉搖天碧，迴瀾障海門。人從初地入，峯到上方尊。吳楚當軒合，雲山遠水吞。我尋高士宅，三詔石猶存。』此兩首一徵仁孝之思，一存清音之旨。讀者如食綏山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矣！公諱基田，丁丑科進士，山西興縣人。

負米——春秋時候，孔子的弟子仲由，號子路，十分孝順父母，自己吃着粗糲粗飯，常常爲他的父母從一百里外去背着米回家來。三詔——詔，是皇帝的命令；三詔，是說皇帝三次下命令。漢朝時候，焦先有才學，不肯做官，躲在焦山裏；皇帝三次下詔書去喚他，他不肯出山來一天，大火燒去了他的住宅，天又下大雪，焦先便露出了肚子，睡在雪裏不動。綏山桃——周成王時候，葛由到四川地方，走上綏山去成了仙。綏山十分高，上山去的人，都能成仙；山上有桃樹，吃了綏山上的桃子，雖不得成仙，也可以長生不老。

潔女史詩

鰲滄來明府，有妹名潔，爲紫庭太史之女，性愛吟詩。年十六，適四品宗室魁明，年二十而寡，守志撫孤，常寄滄來云：「織盡人間寡女絲，三更涕淚一燈知。近來焚却從前稿，不爲懷兄不作詩。兒女乾啼濕哭餘，偷閑纔得寄家書；望兄好繼襄勤業，莫使官聲竟不如。」滄來，襄勤公成龍之曾孫也。歷宰吳下，清慎勤敏，綽有祖風。

寡女絲——漢朝時候，有一個寡婦，一個人睡在牀上，不能睡熟，悄悄的從牆洞裏去窺望鄰舍人家羞着的蠶。後來蠶做成的繭，都是成了那寡婦睡在牀上憂愁的模樣；蔡邕去買了回來，拿這繭的絲做成琴的絃線彈着。音調教人聽了心中憂愁。蔡邕的女兒蔡琰說道：這是一「寡女絲」。

女子爲何不宜爲詩

俗稱女子不宜爲詩，陋哉言乎！聖人以關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詩，第恐鍼黹之餘，不暇弄筆墨，而又無人唱和，而表章之，則淹沒而不宣者多矣。家龍文弟婦黃氏雅宜，香亭簾室吳氏香宜，俱有窈窕之容，同居一室，互相切磋。黃詠燈花云：『銀缸奪月吐光華，影入窗櫺透碧紗，未忍輕挑私問汝，不知何喜報吾家。』吳咏梅云：『爲受春寒花放遲，遊人偶探未開時，儂心恰愛天然好，不忍臨風折一枝。』春晴云：『細雨連宵濕軟塵，今朝晴放一窗春，柳絲低舞花添笑，都似風前得意人。』皆清妙可誦。又有淑端內史者，見二人詩而愛之，贈一絕云：『誦君佳句愛君才，未對菱花卷已開，想是瑤池曾結伴，詩仙逃下一雙來。』余按荀奉倩云：『女子以色爲主，而才次之。』李笠翁則云：『有色而無才，斷乎不可。』有句云：『蓬心

不稱如花貌，金屋難藏沒字碑。

雅宜香宜二人詩

龍文候補粵西，家無擔石，而家信來詭云娶妾，雅宜答以詩云：「郎君新得意，志氣入雲驕；未置黃金屋，先謀貯阿嬌。」蓋柳榆之也。香宜知余采其詩入詩話，以詩謝云：「有志紅窗學咏詩，絳帷深幸侍良師；微名也許登詩話，榮似兒夫及第時。」戲香亭也。雅宜名楨，香宜名蕙，淑端姓孟名楷。

奇事

梁山舟侍講，南山掃墓，見方姓人家，張壁一楨，乃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題名錄一紙，即市賣之物，完好如故，且刻板清潔，比近日百倍；正榜僅五十名，副榜十名，同考十二房。并主司官爵表字鄉貫，一一詳載於尺幅。又監

臨提調。三場題目皆全。解元於潛伍涵分，第七名卽查聲山先生也。榜姓邱，百餘年故紙居然不毀，亦一奇也。梁中乾隆丁卯舉人，是科有重預鹿鳴之周名天相者，因題其後云：「我年二十五，卯歲領鄉薦；再上六十年，此榜實羔鴈。憶余鄉試時，羣集髓諸彥；領袖鶴髮翁，（謂錄中第四十二名周翁天相錢塘人）巍然靈光殿。風貌既甚古，章服亦不賤；私竊問姓名，愛蓮分一瓣。少年曾筮仕，秩視諸侯半；歸臥由里間，後生獲由見。恭逢盛典舉，重預嘉賓宴；今後卅年餘，翁久隨物變。卽余同年生，八九已露電；乃于山人廬，忽覩紙半片。上鑄千佛名，一佛曾識面；當年取士嚴，額解纔大衍。主司及同考，一載鄉貫；字迹頗工整，首尾無漫漶。想見論賣時，狼藉坊市遍；此紙逾百年，獨載優曇現。賢哉方山子，拾得常自玩；藏棄比吟箋，裝背作畫卷。某也後進

人，彭美在所先，率書五字詩，留下一重案。『余道此與康熙年間，吳鱗潭祭酒，在啟聖祠掘得元人題名三碑。一蒙古，一色目，一漢人，皆有正副。余買得紹興十八年朱子題名碑相做。朱子中五甲進士，小名沈郎。』

羔雁——古時，兩人初次相見，便須送禮，稱爲「贄」。當時做大官的見面時，送羔；做小官的見面時，送雁。這裏所說的羔雁，是說做大小官員的意思。露電——露電，是說人已死了。人活在世上，時間很短，好似露水電氣一般，過去得很快。金剛經裏有一段：「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論賣——說話誇張，稱做「論」。論賣，是說抬高了虛價出賣。

隨園詩話補遺 第一卷

隨園詩話補遺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二卷

佳公子

福建高南疇觀察，官江南時，與余交好，遭患難後，三十年不通音問。庚戌秋，其子竹筠，袖詩相訪，壽陽云：「陟險攀藤上，岩堯勢百尋；路危遲馬步，峯峻怯人心。殘夢扶鞍續，愁懷對月深；前程都莫辨，雲霧濕衣襟！」青玉峽云：「人隨飛鳥渡，僧帶斷雲來。」平山堂云：「紫蝶緩隨人影去，綠楊低護畫船行。」皆佳句也。嗚呼！余見公子時，年才六七，方疑流落何所，而竟能清詞麗句，卓然成家，可謂佳公子矣！

兩個紅字

吾鄉金江聲觀察有句云：『蕭寺秋聲流夕磬，酒樓紅影上春燈。』陽湖楊宇昭有句云：『滿林黃葉通樵徑，繞郭紅燈半酒家。』

性靈能在詩中流露

余丙辰入都，胡稚威引見徐壇長先生，己丑翰林，年登大耋。少遊安溪李文貞公之門，所學一以安溪爲歸。詩不求工，而間有性靈流露處。贈何義門云：『通籍不求仕，作文能滿家，坐環耽酒客，門擁賣書車。』真義門實錄也。幽情云：『酒伴強人先自醉，棋兵捨己只貪贏。』安居云：『入坐半爲求字客，敲門都是送花人。』亦圭美集中出色之句。

有筆有書亦唐亦宋

溧陽彭賁園先生，素無一面，寄雲溪詩集見示。有筆有書，亦唐亦宋，不愧作者。佳句如雨阻淮上云：「春風勒堤柳，水光團野烟。」舟中云：「長河欹枕過，片月貼帆飛。」劍津云：「早知神物終當化，何似豐城便永埋。」無題云：「月碾璧輪宜喚姊，風吹池水最千卿。」皆妙。又接家書云：「有客來故鄉，貽我鄉里札，心怪書來遲，反覆看年月。」只此二十字，寫盡家書遲接之苦。先生名光斗，出仕閩中。

劍津——劍津又稱延平津。閩的河面分路的地方，稱微津。從前晉朝時候，雷煥拿着兩支寶劍過延平津，一劍忽然跳下水去，變成龍，所以後來便稱為劍津。劍津在如今福建南平縣東面，又稱建溪。

妙在一尋字

某有句云：「落月鋪滿地，秋聲尋到門。」余愛其中一尋字，因憶厲太鴻有「明月出樹如相尋」七字，亦復相同。

一生心血

武林胡少霞蔚，老於蓮幕，死後雲南彭竹林明府，鐫其萬吹樓遺稿付余曰：「此少霞一生心血，先生爲存其人可乎？」余錄其渡口五絕云：「渡口秋來樹，迎風葉葉黃；懷人相久望，猶道是斜陽。」和史梧岡云：「蓬萊回首隔山河，王子吹笙帝子歌；聞說長春在天上，春愁應比世間多。」

蓮幕——南朝的王儉，他的部下有庾杲，庾杲長得人物風流，王儉也十分俊秀；當時蕭緝寫給王儉的信，稱他兩人說好似綠水上長着紅蓮花，景色十分美麗；從此稱王儉的衙門爲「蓮花池」。後來稱被大官員僱去辦公事的爲幕友，那幕友住的地方，稱爲「蓮幕」。帝子

歌——列仙傳說：周靈王太子王子喬，善吹笙，聲音好似鳳凰。後人說他是帝子歌。又楚辭裏有兩句：『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

汪山樵

蘇州汪山樵明府，獻聖祖南巡詩，蒙召入南書房。一日，聖祖坐內廷，取榻上冊，顧諸臣曰：『卿等試看此冊，是何人筆墨？』皆奏曰：『似翰林陳邦彥。』上笑曰：『非也！此是邦彥內弟汪浚所書，詩字俱佳。』其受知如此。旋出宰醴泉，以詩酒罷官。余在薛生白家，與同宴集，來往甚歡。欲覓其遺稿，竟不可得。近見少霞有懷汪一絕云：『幾年著作直承明，萬壽詩章御榻橫；曾說九重親賞識，是何年少有韓翃？』

儲太守長於五言

隨園詩話補遺 第二卷

宜興儲玉函太守，同年梅夫之從子也。詩筆與其弟玉琴相似，而尤長於五言。過舅氏別業云：「乞墅慵遊地，重來舊業存。敲冰進孤艇，曝日聚閒門。林影深藏屋，湖光冷逼村。廿年人事改，昔夢向誰論？」佳句如：「竹陰清石磴，花色淡秋衣。」「遠鐘清過水，深竹暮連山。」又：「春烟浮綠野，夜火滿丹陽。」對仗亦巧。

五年後始足成一律

桐城李仙芝自稱抱犢山人，館方氏一梅齋。夜半關門，宿鳥驚噪，因得「推窗驚鳥夢」五字，以爲似賈浪仙，然終未成篇也。又隔五年，爲山館蟲聲振觸，方足成一律云：「宵深寒氣重，山館劇淒涼。夜月猿將臥，秋螢鬼擁行。推窗驚鳥夢，就枕聽蟲聲。寂寂孤燈燼，匡床已二更。」又客金陵，見新燕

有感云：「尋巢擇室幾經春，故國烏衣夢想頻。上苑喬林遷不到，生成薄命是依人。」其寓意亦可悲矣！

烏衣——燕子，又稱烏衣，因他身上是黑色的。古時有王謝渡海，被風吹到一座島上，島上國王，把女兒嫁給他做妻子。王謝問這裏是什麼地方，那妻子說道：是烏衣國。後王謝想回家去，國王用飛雲車送王謝回家，到家中心一看，見梁上的燕子啼喚着，纔明白那海島上原是燕子國。

對聯之佳者

對聯之佳者，趙雲松見贈云：「野王之地有二老，北斗以南止一人。」龍雨蒼見贈云：「羲皇以上懷陶令，山水之間樂醉翁。」余自題云：「讀書已過五千卷，此墨足支三十年。」黃浩浩嘯江有句云：「花怯曉寒思就日，柳搖春夢欲依人。」胡蛟齡壽人有句云：「前山暖日如修好，昨夜狂風尚

賈餘。俱新！

野王——野王，是地名。漢光武帝在野王地方打獵，因追飛禽，遇到兩個老人，便問他可曾看見禽飛向何方去。兩老人答道：向西方去，但西方有虎豹。光武便覺悟是兩老人勸他不要打獵的意思，便要喚兩老人去做官，兩老人便避去。北斗——北斗星，在北方北斗以南的地方，便是中國。唐朝的狄仁傑做宰相，十分愛百姓，當時人稱他北斗以南，一人而已。便是說他全國第一個好人的意思。

諸襄七性情迂傲

諸襄七檢討，性情迂傲。有弟子求題圖，先生開卷，見齊次風侍郎，周蘭坡學士先題矣，心有所忤，大書曰：「齊大非吾偶，周衰尙有髭，兩人都已寫，何必我題詩。」

齊大——戰國時候，齊國十分強大。左傳裏有一句：「齊大非吾偶也！」後人說勢力小的

和勢力大的人做朋友，稱爲「齊大非吾偶」，偶是伴侶的意思。有髡——領下的鬚，稱爲「髡」。戰國時候，周朝一天衰弱一天，秦國一天強大一天，秦國王欲併吞周朝的天下，忽然秦國裏來了一個人，說周朝當出一個有髡的皇帝，很有德性，能叫諸侯敬重他。後來周靈王生下地來，領下便長着鬚，治國十分有德性，諸侯都聽他的號令。

詩文之道

凡藥之登上品者，其味必不苦，人參枸杞是也。凡詩之稱絕調者，其詞必不拘，國風盛唐是也。大抵物以柔爲貴，綾絹柔則絲細熟，金鐵柔則質精良；詩文之道，何獨不然？余有句云：「良藥味不苦，聖人言不腐。」

簾鉤詩

常州呂映薇秀才，邀人作簾鉤詩，首唱云：「棨戟深深鉤影微，玉竿又

上綺窗衣呢喃燕語窺巢入，溶漾絲牽入戶飛。十里釵環攀絡索，一廳燈燭落珠璣。嚴公幕下憐才甚，三挂冠巾是也非？
吳穀人太史云：「縱殊畫向鴉叉展，宛似書摹躉尾成。」秦端崖太史云：「游空半學魚抽乙，倒挂真疑鳳是么？」吳古然云：「眼于檻外看么鳳，手出樓頭見美人。」又穀人云：「分明賭酒曾籠袖，仔細擡頭怕礙冠。」皆可謂工矣！

三挂冠——唐朝詩人杜甫，生性狂放，在嚴武家中做客。一天，酒吃醉了，便跳到嚴武的牀上去，大聲喝道：嚴挺之，却有這樣一個孩兒！嚴武心中十分恨他。一天，嚴武欲殺杜甫，三次走出門去，那帽子便被門簾鉤住了三次；嚴武的母親知道了，便跑出來勸住，救了杜甫的性命。躉尾——躉是一種毒蟲，俗名蠍子。蝎子的尾，上有鉤，十分有力。後人說寫字筆畫有力，便稱「躉尾」。魚抽乙——魚的眼傍，有一骨，樣子好似篆書的乙字。吃魚的，先把這骨抽去；倘然這骨吃下人的喉嚨去，便要被骨鉤住不能吐出。鳳是么——么，是小的意思；么鳳，是一種舞名。

後魏高陽王有兩個姬人，一個名艶姿，能舞么鳳舞。

賦一產四男者

乾隆庚戌五月二十六日，直隸完縣，有一產四男者。大吏奏聞，秦西巖觀察賦詩云：『一胎不數三丁異，八士何難兩乳成。』

三丁——後漢時候，黎陽地方有一個婦人，一胎生下三個兒子，一個女兒，皇帝認是國家祥瑞的預兆，便賞他乳母和米穀綢緞許多東西。

氣格雄渾

丙戌方比部均堂昂，見訪隨園，留詩一冊而去。其感懷云：『蓑衣箬笠愧坡仙，放浪慵營洛下田；過眼功名花在鏡，驚心歲月箭離絃。鬢毛短處人應笑，髀肉生時我自憐；多謝長征識途馬，也如名將歷幽燕。』通首氣格雄

渾。嘗與高東正交好贈云：「貧多游覽懷應壯，少不窮愁句自工。」

識途馬——齊國的管仲隰朋兩人，跟着齊桓公帶兵去打孤竹國，春天出兵去，到冬天回國來。那山中樹木的葉，都落盡，景色完全不同，大家認不得回去的路。管仲便想得了一計，把老馬放在前面走着，那兵隊在後面跟着老馬走，果然認得了途徑回來。後人說年老有學問，便稱爲「識途老馬。」

古人未道過

真州張湖字愚谷，詠落葉云：「曾爲上古衣裳用，莫道闌珊是棄材。」
此意古人未道。

雲南彭氏

雲南離中國七千餘里，而近日文章之士甚多，以彭氏一門爲最。香山

令彭少鵬名翥者，在肇慶受業于余，曾載其佳句，入詩話矣！今秋以獲海盜，保薦入都，過金陵，宿中山三日，購書一船而行；其人弱不勝衣，而擒盜入洋，乃有餘勇，余爲驚喜。贈七古一章，載入集中。彭獅子洋云：『到此疑無岸，飄然天際行；珠光隨月滿，水氣與雲平。猛虎原名鎮，蓮花別有城；一聲秋夜笛，吹動故鄉情！』澳門云：『天上風雲全護水，海中村落總依山。』他如『濤聲歸壑急，海艇攔沙多。』『無雲天水合，有月海山清。』『舟行未雨前，日落無人處。』皆奇境也！見訪云：『升堂由也果，今日到隨園。』用論語甚趣。其族人彭印古亦有句云：『雲深都失路，葉落不藏村。』『竹裏敲詩隨鶴步，花閒鼓瑟與魚聽。』『窗橫野色雲千里，松帶濤聲水一樓。』俱妙？

蘇錢二人詩

少鵬同舟，有蘇君名楹者，亦詩人也！昆明旅次云：「山光臨坐暗，湖氣入門涼。」冬夕云：「舉步霜月中，人寒影亦濕。」又有昆明翰林錢君名澧者，留宿李氏。小飲云：「二麥將枯老却春，南郊徧訪葛天民；九年不共尊前飲，再宿猶疑夢裏身。門接山光來異縣，牆分花氣與芳鄰；蓬瀛故事休夸說，看取風前兩鬢新。」

龔簪岩詩

趙州龔簪岩名錫瑞者，工古樂府，及七言長句。龍尾關云：「龍尾關前水，年年帶雪流；如聞天寶事，永恨國忠謀。蜀道倉皇幸，冰山頃刻休；餘兵二十萬，白骨竟誰收？」自註云：「唐時高仙芝攻大食國，安祿山討奚契丹，陽思勗討叛蠻，各喪師數萬，故及之。」又遊飛來寺云：「孤月時翻江影動，亂

松寒送雨聲來。『悼亡云：』鬼燈如見通宵續，故突猶疑帶病炊；泪下憐余如隔世，挂遺驚汝尙持家。』贈某云：『從戎二十執戈爰，百戰餘生胆氣粗；飲馬長江休照影，恐驚霜雪上頭顱。』

國忠——楊國忠是楊貴妃的堂房哥哥。唐明皇寵愛貴妃，楊國忠爲右丞相，權力極大。楊國忠要立功，便常常去激動邊地的外國人造反，自己又用兵去打平他。當時安祿山因楊貴妃的寵愛，權力也不小；楊國忠又故意常常去激怒安祿山，安祿山造反，打進潼關來，明皇帶了楊貴妃向四川逃難，將軍陳元禮，帶領兵士殺死楊國忠，在馬嵬驛，大家吃着楊國忠的肉。水山——唐朝楊國忠做宰相，許多人去投在宰相門下。當時有陝西進士張彖，頗有才學，大家便去勸張彖也去投楊丞相門下；張彖說道：『你們依賴楊丞相有如泰山，但依我看來，楊丞相却好似一座冰山。待到太陽一出，冰山立刻倒下，你們却再去靠什麼人？』二十萬——唐丞相楊國忠，用鮮于仲通做劍南節度使。仲通生性急躁，常用強力壓迫邊地上的蠻子，後蠻族造反，國

忠發兵去征伐，中國兵死了二十多萬人。

沈司馬之長女能詩

周中翰青原，娶沈氏，爲蓮花廳沈司馬之長女。常來隨園看花，貌明秀而性和婉，不愧名家女，不知其能詩也。歿後，其子之桂，從故簾中檢得其思歸云：「東風吹恨幾時消？春水連天又漲潮；自嘆不如梁上燕，一年一度也歸巢。」初晴云：「晚霞紅映碧窗開，雁字搖空入鏡臺；漸遠不知何處去？化爲雲氣過山來！」

皆眼前事

每過池上，見楊柳向人低折，遊山，見紅牆，必是僧寺。皆眼前事也！真州李秀才濂有句云：「往來恰怪沿堤柳，低舞成行欲拜人。」又曰：「約略，招

提前面是，淡金塔影淺紅牆。」

只圖有名不求其實

錢辛楣少詹，序馮曉廬之詩曰：「古之君子，以詩名者，大都自抒所得，而非有意于求名。故一篇一句，傳誦于士大夫之日，後人會萃成書，而集始名焉！南齊張融自題其集，有玉海金波之名。五代和凝鑄集行世，人多笑之。近世士人，未窺六甲，便製五言，又多求名公爲之標榜，遂梓集送人。宜于詩學入之不深，而可傳者少。」

託諷冷雋

曉廬者，姓馮名懷朴，躬耕于太倉之瓊徑，歿後其詩始出。舟中書所見云：「進鮮河裏布帆飛，秋水清蓮鱸鱖肥；掠鬢漁娃都帶濕，太湖風雨打魚

歸。『五言云：』遠水籠煙闊，遙天壓樹低；饑年憎閏月，病叟厭餘生。嬾僧遲見客，冷寺早鳴蟲。』題韓文公集云：『一檝投溪旋徙窰，聽言猶覺鱷魚賢。』託諷冷雋。又『客與寒潮共到門』七字亦佳。

鱷魚——鱷魚，生在熱帶上，要吃人的。唐朝時候，廣東潮州地方，常常有鱷魚吃人畜的事。後韓愈去做潮州刺史官，用一頭羊一頭豬去拋在水裏祭鱷魚；又寫一篇祭文，勸鱷魚搬到海裏，不要在潮州地方傷害人民；當夜便起大雷大風，那溪中的水一齊乾了，鱷魚向西搬到六十里外，從此潮州地方便沒有鱷魚了。

非身歷者不知

太倉又有許培秀者，題畫云：『垂柳罨晴煙，微風颺飛絮；一帶綠陰濃，鶯啼不知處。』末二句是聞鶯真境界，非身歷者不知。又望月云：『但覺溪

光白，不知新月生？
得友人信云：「曉起聞啼鳥，書來正落花。」

俱有情致

七夕詩最多，家四妹棠云：「匆匆下顧塵寰處，如此夫妻有幾家？」近見休寧陳蕙晚湘有句云：「天孫莫尙嫌權短，儂自離家已五年！」俱有情致。陳又有句云：「蛛網蒙飛絮，蜂鬚挂落紅；隔岸炊烟起，柴門牧笛歸。」楊花云：「無賴喜遮遊客面，多情時入酒人家。」

鍾女士

蕪湖有鍾姓女子，名睿姑，字文貞。能詩，能畫，能琴，兼工時文，受業于寧孝廉楷，陪其師遊冶父山云：「籃輿重去訪名山，楓葉纔紅綠未斑；自把瑤琴傍溪樹，乘風一奏白雲間。無梁殿冷石門秋，鑄劍池空水不流；苔蘚照人

心自古，滿天晴雪落峯頭。樹裏湖光一鏡開，水精宮外有樓台；散花不到摩
維室，親捧雲珠供佛來。『寧故宿學之士。余宰江寧時，與秦大士朱本楫諸
公，受業門下；五十年來，羣賢亡盡，而寧年八十，巍然獨存。又得女弟子以衍
河汾一脉，亦衰年聞之而心喜者也！』

崔應榴詩

海鹽崔應榴秋谷，吳江夜泊云：『小驛柝初起，孤蓬月已上；漸息人語
暄，微聞水聲響。』真州客夜云：『凍雨欲歇聲漸微，窺窗殘月揚清輝；此時
有酒不成醉，明日無風那得歸？』江水翻翻自北上，秋鴻一一皆南飛；矢歌未
闋雞報曉，滿庭白露沾我衣。』

不覺狂喜

壬寅春，余遊黃山，路過貴池，昭明太子廟，有新撰碑文甚佳，末署名者，爲呂宰林夢鯉，其文古雅，似出六朝高手，乃揚其文以歸。偏問何人秉筆？絕無知者。庚辰夏間，在蘇州門生顧立方敏恒作府學廣文來見，出示古文四篇，其首篇卽昭明太子碑。余不覺狂喜，自夸老眼之非花。

尹文端公及其子

尹文端公病重時，有人以秋雨殘荷圖求題。公題云：「秋雨滿池塘，殘荷委流水；可憐君子花，衰來亦如此。」題畢，噓唏再三，未五日卒。公諸子皆能詩，四公子樹齋，以蔭得官，有句云：「三代簪纓承雨露，一家機杼織文章。」三公子雨峯，以科名起家。詠獨秀峰云：「千丈芙蓉拔空起，爲山原不藉邱陵。」文端公見而笑曰：「三兒以我爲邱陵乎？」

徐上舍侗儻不羈

徐上舍濤吳江人，號江菴，少侗儻不羈，長于近體。贈龍樵雨明府云：「客來風簾尋琴譜，入到公庭乞法書。」龍頗重之。又題清霧瑤臺云：「石欄屈曲路橫斜，流水空山見落花；貪逐胎仙過橋去，不知涼露滿輕沙。」病中與郭頰伽秀才鄧尉探梅云：「今朝尋花將命乞，呼童荷鋪隨我行；死便埋我梅花下，君爲立石題我名。後之遊者考歲年，手摸其文笑且顛，咄哉此子本多病，不死牆下死花前！」果以是年不起。

並非有意抄襲

謝康樂詩：「千岩盛阻積，萬壑勢縈回。」李白詩：「千岩泉洒落，萬壑樹縈回。」二句不但襲其意，兼襲其詞。以太白之才，豈肯蹈襲前人，因生

平最喜謝詩，故不覺習而不察。杜少陵平生最愛庾子山，故詩亦往往襲其調。如「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之類，不一而足。

所見皆同

余每出門，或遠行數千里之外，撒手便行，無繫戀之意；及在客邊住久，到歸家時，賓朋相送，反覺難堪。與化任進士大椿有句云：「放船歸思滅，久客別人難。」

父與子

新安王勳，字於聖，精於醫理。章淮樹觀察，因其長子病重，延之診視。夫人吳氏，順便請其按脉，王曰：「長郎胎瘡，無妨也！夫人脉已空矣！明年三月，恐不能過。」時夫人方強健，聞其言以爲詛咒，羣笑而罵之。到期，竟如其言。

余患腹疾，訪之揚州，蒙以師禮相事，秤藥量水，有劉真長之風。出乃父槐亭
森詩見示，錄其新年到家云：「水陸因由臘及春，到家重慶履端辰；漫談別
後風霜苦，且放尊前歲月新。昨日尙爲羈旅客，今宵才屬自由身；梅花不是
因寒勒，有意舍香待主人。」遺興云：「野花村酒堪娛性，山月溪風亦解懷；
莫使寒梅和露菊，年年含怨望青鞋。」二詩頗見性情，他作未能稱是。初於
聖之意欲梓乃父全稿，余止之曰：「槐亭集非不清妥，但無甚出色處，雖付
棗梨，無人耐看，不如提取佳者入詩話中，使人讀而慕思，轉可不朽。」

酷似其舅

廬江胡夢湘孝廉，沈木陸秀才之甥也，名光燦，早歲能詩。歸雁云：「雲
淡影相失，月明聲更稀。」秋夜云：「雁來月夜關河冷，秋到江城枕簟知。」

懷人云：「繞徑蛩聲人迹少，一庭閒散月明多。」可謂何無忌酷似其舅。

顏古翁詩

顏古翁詩，對仗最工，有不可磨滅者。如：「天哀孝婦三年旱，山畏愚公一夕移。」門羅府相文中子，例變春秋太史公之類。

三年旱——漢朝時候，東海地方有一個婦人，年紀極輕，便死了丈夫；她極孝順婆婆，因要奉養婆婆，便立志不嫁他。婆婆因媳婦守寡，十分苦，便竭力勸媳婦改嫁，那媳婦是不肯。後來婆婆瞞着媳婦，自盡死了，地方官說是媳婦逼死了婆婆，便也把媳婦捉去殺了；從此東海地方大旱了三年。愚公——列子裏有一段神話說道：太行王屋兩山，原是在冀州南面，河陽北面地方的。當時北山地方，有一人名愚公，年紀九十歲了；他的屋子，正對着山，心中十分厭惡這座山，便親自去掘着山，每日搬着泥土，意思要把這座山搬去。山神問愚公：你年紀這樣老了，如何搬得完這座山？愚公說道：我死了有我兒子，兒子死了有孫子，子子孫孫，永遠搬着山，不怕不把這

廬山撥完，天帝感動了愚公的誠意，便命夸娥氏的兩個兒子，把這兩廬山撥開，一向北撥，一向南撥。文中子——隋朝大學者王通，號仲淹，龍門地方人，在河汾地方講學，門下的弟子，有許多是大官員。他死後，定諡稱爲文中子。現在有文中子一書，是表示他的思想的。太史公——「太史公」是漢朝時候官名，專管歷史和陰陽卜卦的事體。漢司馬談司馬遷父子二人，都做太史令，稱爲太史公。司馬遷寫一部史記，記着從黃帝起到漢武帝時候的歷史，是要繼續孔子的春秋的。春秋，是紀年的史書；史記，是紀人的史書。

古有鮑孤雁，今有鮑夕陽

吾鄉鮑以文，廷博博學多文，廣鐫書籍，名動九重，不知其能詩也；余偶見其夕陽二十首，清妙可喜，錄其一云：「一匝人間夕又朝，晚來依舊滿閑寮；疎分霜葉秋容淡，細點征帆別思遙。淡淡欲隨城角盡，明明還帶酒旗搖；迷藏慣匿西樓影，不似春愁不肯消。」其他佳句如：「馬上看山多倦客，

溪邊掃葉有閒僧；問誰開袖遮西手？老我空懷再少心。遠引鐘來雲外寺，漸分燈上酒家樓；願得少留牆一角，悔曾高臥竹三竿。不愁一去蹤難覓，却恐重來事轉生；山外有山看未足，幾回倚仗立衡門。『皆妙絕也。可稱古有一鮑孤雁，』今有一鮑夕陽』矣！

方言可補輿地志之缺

異域方言，采之入詩，足補輿地志之缺。古人如嫩隅、躍清池，誤我一生路裏采之類，不一而足。近見梁孝廉處素履繩題汪亦滄日本國神海編云：『貢院繁華繫客情，朝朝應辦幾番更；筵前只愛紅裙醉，拽盡何緣號撒羹。』貢院者，館唐人處也。佐酒者，號撒羹。『蠟油拭鬢膩雅鬢，妾住花街任往還；那管吳兒心木石，我邦却有換心山。』妓所居處，山名換心山。『十幅輕

綃不用勾，倩圍夜玉短屏幽；通宵學枕麻姑刺，好向床前聽鬪牛。其俗以木爲枕，號麻姑刺，直豎而不貼耳，故至老不聾。李寧國太守潮州竹枝詞：『銷魂種子阿儂佳，開襖千金莫浪夸；高捲篷窗陳午宴，爭夸老衍貌如花。』六篷船幼女呼阿儂。佳梳籠謂之開襖。幼女梳籠，以得美少年爲貴，不計財帛。呼婿曰老衍。

李公竹枝詞

李公竹枝，亦有都知錄事之不可不記者，以其人皆有可取故也。其一云：『金盞床頭眼尙青，天涯斷梗寄浮萍；紅顏俠骨今誰是，好把黃金鑄阿星。』慕容某，流落朝陽，魏阿星時邀至舟中，供給備至，五年不衰，病愈，復資之赴省。又十年，攜重賞復遊於潮，時星已色衰，載客他往。某居潮半載，俟星

歸，酬以千金爲脫蠶籍。其二云：『艷說金姑品絕倫，阿珠含笑復含顰；道儂也有冰霜志，要待蓬萊第二人。』金姑卽狀元嫂，阿珠亦一時尤物。有數貴官艷稱狀元嫂，卓識堅操，人所不及；阿珠笑曰：『妾貌雖遜金姑，而志頗向之，惜未遇榜眼探花耳！』其三云：『日向船頭祝逆風，青溪三宿藥爐空；星輟不許騎雙鳳，却悔腰間綬帶紅。』某學使惑于大鳳，小鳳自潮至青溪六百里，緩其程至，十餘日抵岸，又託病在船三宿而後去，二鳳亦爲之臥病經年。其四云：『除却蕭郎盡路人，寶兒憨態最情真；新詩便是三生約，爛爛胸前月一輪。』湖州某，與寶娘交好，特爲鑄鏡一枚，鑄其定情詩于背，寶娘日夜佩之。

蕭郎——唐朝時候，崔郊有一個丫頭，名鶯鶯，十分美貌，又能弄音樂，崔郊很寵愛他。後來

翟郊家窮，便把端麗去賣，給運帥。翟郊却日夜想念這丫頭，他有兩句詩道：「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弔嚴世藍

呂紹堂客分宜，見嚴氏家譜，載世番有兄，名世藍者，家居不仕，睦鄰敦族，後不罹于禍。今之子孫，皆其苗裔也。梁孝廉過而弔之云：「兄豈難爲非競爽，子能不肖始稱賢。」

處素詩

考据之學，本朝最盛，然能兼詞章者，西河竹垞二人之外，無餘子也。近日處素諫庵兩兄弟，頗能兼之。處素將至長沙，遇順風云：「江天如拭晚成晴，帆飽舟輕浪不驚；斜日漸從鴉背落，殘霞猶映樹邊明。飯丸烏接神應助，

沙鶩風回草有聲，頻向篙工問前路，烟中指點武安城。」其他五言如：「怪
松連石長，歸鳥雜雲飛。」「星低疑在岸，月近總隨船。」「談深蟲語續，人
靜鼠聲來。」「浪花入船窗，添我硯池水。」七言如：「星光墮水白於月，樹
色粘雲暗似山。」「荒寺鳴鐘驚鷺起，孤村喚渡少人膺。」皆妙。

宮霜橋善畫能詩

秦州宮霜橋，善畫能詩；余在李明府屏上，見其秋夜寄友云：「新涼如
水撲簾鉤，唧唧蟲聲動旅愁；人到饑寒纔作客，樹無風雨不成秋。靜聽砧杵
催長夜，誤煞關河說壯遊；正是相思無著處，一聲征雁下西樓。」又新柳云：
「青未能牽花市鳥，綠將扶出酒家帘。」

文章有神

己酉二月十一日，余平晝無事，翻閱近人詩集，正看青陽沈正侯詩，未三頁，闈者來報，正侯與僧亦肇到矣，余爲驚喜，信文章之真有神也。沈呈新作，余愛其貴池道中云：『雲遮山入夢，風急鳥移家；貪睡每教兒應客，好吟且聽婦持家。』登攝山云：『誰云攝山高？我道不如客；我立最高峯，比山高一尺。』聽琴云：『花含簾外笑，鳥歛樹頭音。』不料別來七年，詩之進境如此。

明竹岩秀雅可頌

戊申冬，余訪明竹岩新于武佑場，盤桓三日，極唱酬之樂。追思二十年前，其尊人作江寧方伯，彼此置酒看花，忽忽如夢。惜其弟鐵崖亭中年徂謝，余將作哀詞以輓之，惜無事實，故匆匆尙未暇也。錄其青冢驛夜行云：『空

山夜靜悄無聲，皓月霜天分外清；習慣渾忘身萬里，途長不覺漏三更。寒星天際時時換，（道中竟日所行多之字路）積雪懸厓處處明；歷盡高寒清到骨，人生幾個隴西行？「竹岩尤長于言情，寄內云：『料得深閨應有夢，計程先我到遼西，細字含情臨洛浦，新詩掩卷愛周南。』俱秀雅可誦。

姜秀才詩

湖州姜秀才宸熙，號笠堂。浮萍詩云：「春水方三月，楊花又一生。」晚眺詩云：「晚烟都在樹，春雨不離山。」歲暮詩云：「睡重知春近，人忙覺歲殘。」贛州太守張公爲余誦之。

寫得忠臣心事

「扶桑影裏看金輪。」宋文丞相詩也。如臯范秀才昂千賦得此句云：

「極目萬山猶拱宋，蹉跎一霎恐移陰。」頗寫得忠臣心事。

金女士十三歲卽能作詩

蘇州桃花塢，有女子姓金，名兌，字湘芷者，諸生金鳳翔女也。年甫十三，有人錄其秋日雜詠云：「無事柴門識靜機，初晴樹上挂簑衣。花間小燕隨風去，也向雲霄漸學飛。秋來只有睡工夫，水檻風涼近石湖。却笑溪邊老漁父，垂竿終日一魚無。」

雄偉與清麗

婺源洪丹采朝陽詠長干塔云：「渾疑天柱從空降，始信雲梯可上行。」二句殊雄偉。倪司馬春岩詠裏湖云：「一段橋合是兒家住，湖水當門作鏡奩。」二句殊清麗。

張方二人詩

揚州諸生張本，字友堂，爲山長趙雲松所賞。張贈山長云：「可能當得逢人說，從此專爲悅己容？」蘇州詩人方大章，因劉霞裳而來受業，贈霞裳云：「扶持玉局尋花仗，接引龍華會上人。」

贈眉詩

上海曹錫辰，眉毫盡落。曹贈眉以詩云：「汝能速反乎？吾將報汝以揚伸卓豎，誓不與汝以鬢蹙低攢。汝來否乎？吾將遲汝于天臺雁宕之間。」

詩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詩

詩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詩，不必名家老手也。金陵弟子，岳樹德，滋園，初學爲詩。銅陵夜泊云：「櫓聲乍住月初明，散步江皋宿雁驚；忽聽鄰舟故鄉

語縱非相識也關情。」古寺云：「寺荒僧去鐘猶在，碑老苔生字半存。」小艇云：「滿載誰知都是月，輕飛始信不關風。」其弟樹仁，字樂山，亦能詩。題隨園云：「依山偶蓋看花樓，樓上看花五十秋；到此任爲門外客，匆匆行過也回頭。」曉步云：「黃鸝啼破綠楊烟，喚醒東風二月天；宿露欲晞雲氣散，斬新山色到人前。日日循途自往還，胸中繪得好溪山；今朝貪看沿堤柳，走過平橋錯轉灣。」春閨云：「吟罷伊誰共唱酬，金爐香燼漏聲稠；侍兒俯仰偷眠態，似向燈旁暗點頭。」

吟詩要不入平庸一路

白下余秀才旻，吟詩肯刻意，不入平庸一路；余道從此加功，便能加人一等。徒榻云：「得月又愁多受露，迎風懷恨不當花。」洗硯云：「願將賸得

涓涓滴灑，徧人間，沒字碑。詠風云：「欲吹山作地，能送海升天。」種花云：「垂頭不語還遮面，新種花如新嫁娘。」

菜榜劉蕢

吾鄉倪春岩司馬，廷謨有吏才。兩宰桐城，謳歌載道。詩亦清新拔俗。尹文端公督兩江時，最爲賞識。尹公晚年好平章肴饌之事，封篆餘閒，命余遍嘗諸當事羹湯，開單密薦。余因得終日醉飽，頗有所稱。引惟于春岩治具之日，攢眉不薦。蓋春岩但知靡廢金銀，而平素不曾調適庖人故也。春岩知之，作書與余，末署「菜榜劉蕢」四字，余爲大笑。今年來金陵，讀隨園詩話，喟曰：「何獨無我，豈詩榜亦作劉蕢乎？」余因索其從前呈獻尹公之詩云：都已遺失，惟抄近作數首見寄。余讀之嘆曰：「此護世城中美饈也，加人一

等矣！辛丑元旦云：「斗柄才回欲曙天，歲朝風物喜澄鮮；閨隨葭莢推重午，人共梅花老一年。椒酒莫辭元日醉，爐香猶篆昨宵烟；江城柳色看初動，已覺春光到眼前。」上元觀燈云：「羅綺香風拂面來，星橋燈火滿樓台；十分桂魄如春曉，萬朵蓮花不水開。寶馬傾城金作絡，綵虹匝地錦成堆；縱難一問元宵夜，玉漏何須故故催。」紅梅云：「東風爲汝洗鉛華，又點胭脂學畫家；似笑絳桃無骨格，却憐紅杏少橫斜。新粧照水窺明鏡，薄醉當春鬪綺霞；蜂蝶未知芳信早，清高到底是梅花。」余年過六十，屢次戒詩，而屢有吟詠，因自號「詩中馮婦」，「正可對」，「菜榜劉蕢」。聞者駭然。

葭莢——堯帝時候，有一種草，生長在階沿石縫裏；每到初一日，便生出一莢豆來，到十五日，共生十五莢。從十六日起，每日落去一莢，到月終，那莢便落盡。遇到月小，便留下一莢，祇乾枯。

不落，稱爲「宴莢」。椒酒——拿花椒泡在酒裏，稱爲「椒酒」。古時，正月初一日獻酒祭神，過了，子孫又獻椒酒給家長。

有風致

余門生談羽儀，之孫名晉者，年少工詩，而累于病，遂潛心歧黃之術。其送友云：「登程偏遇還鄉客，拈筆愁吟賦別詩。」聞笛云：「未向江頭尋驛使，先聽玉笛落梅花。」三十自壽云：「蕭曹勳貴由刀筆，李杜功名非甲科。」皆有風致，而身分亦高。

刀筆——古時，寫字不用筆，都拿刀在竹片上刻着字，稱爲「刀筆」。現在說人寫的文章，用字嚴整，意思深刻，稱爲「刀筆」，說他的筆力和刀一般的鋒利。在衙門裏專記錄公文的差役，也稱爲「刀筆吏」。漢書裏說：「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

有新意

史梧岡好禪，不茹作詩，而往往有新意；游仙云：「佛函佛笈記會談，大地如毯繞看三；天外有天君到否，梅花都不異江南。水雲淒冷到初冬，避盡春來蝶與蜂；最是花神不安處，海棠無福見芙蓉。」他如：「弱水到今如有力，好浮花片海西來；且放蟾蜍光一個，與他蝴蝶破黃昏。」俱可誦。

弱水——水力軟弱得不能浮東西的，稱爲「弱水」。十洲記說：鳳麟洲在西海的中央，洲的四面，都是弱水；把鴻毛拋在水裏，也是要下沉的人，坐着船永遠不能渡過去。蟾蜍——「蛙」又稱蟾蜍。古時，后羿從西王母那裏去得到不死的藥，羿的妻子姮娥偷去吃了，逃在月亮裏便變成「蟾蜍」。後人稱月也稱蟾蜍。

義犬四兒

紀曉嵐先生，在烏魯木齊數年。辛卯，賜環東歸；畜一黑犬，名曰四兒，

戀戀隨行，揮之不去，竟同至京師；途中守行篋甚嚴，非主人至前，雖童僕不能取一物。一日過七達坂，車四輛，半至嶺北，半至嶺南，日已曠黑，不能全度；犬乃獨臥嶺巔，左右望而護視之。先生爲賦詩曰：「歸路無煩汝寄書，風餐露宿且隨予；夜深奴子酣眠後，爲守東行數輛車。空山日日忍饑行，冰雪騎驢百日程；我已無官何所戀？可憐汝亦太癡生！」後被人毒死，先生爲冢祀之，題曰：「義犬四兒之墓。」

烏魯木齊——新疆省迪化縣回族人，稱爲烏魯木齊。七達坂——新疆省郵善縣有一

座山，名七達坂。回族人稱山頭爲達坂。這山有七重山頭，所以稱爲七達坂。寄書——晉朝詩

人陸機，養一頭狗，十分聰明，名叫黃耳，陸機十分愛他。陸機住在京城裏許多日子，不會得到家

信，便試寫一信塞在竹筒裏，把竹筒套在黃耳的頸子上，這黃耳便送信回家去，又把家信送回

京城裏來。從此陸機每寫家信，總交黃耳送去。

趙飛鸞女士詩

余幼時，曾見人抄女子趙飛鸞怨詩十九首，其人家本姑蘇，賣與某參領家作妾，正妻不容，發配家奴，故悲傷而作。首章云：「誰憐青鬢亂飄蓬，馬上琵琶曲又終；嫁得搶夫雙足健，漫言夫壻善乘龍。」味其詞，蓋旗廝之走差者也。餘詩不能記憶，其最詼諧者如云：「坑頭不是尋常火，馬糞如香細細添；俗子不知人意懶，挨肩故意唱秧歌。」

乘龍——古時黃憲、李膺兩人，都做大官，他兩人都是大尉桓焉的女婿。當時人說桓家兩女，都乘龍去了。把女比成龍，是說高貴的意。思後人稱人的女婿，便稱「乘龍佳婿」。

道出行役之意

關中史舒堂，褒官雲南，有句云：「掬露連衣濕，奔泉雜驢鳴。」山行云：

「斜照垂鞭影，輕陰襯馬蹄。」頗能寫行役之意。因運銅過白門，投詩一冊而去。

張侍郎詩

余十二歲，與張星指應辰侍郎，同受知於王交河先生。入泮，張後爲翰林前輩，今六十四年矣。其子雲璈孝廉，以遺稿索序，錄其督學江西夜坐云：「丁冬遞響到簾櫳，何處鳴號萬竅風。夜色似年難得曉，燈光如豆不成紅。沉憂觸撥千端集，舊事雲烟一笑空。饑鼠繞床揮不去，睡鄉未許夢魂通。」其他佳句如：「簾影日移直，樹枝風撼鳴。」「綠樹鳥棲連影動，好花風送隔林香。」「樹外青山才一角，屋頭明月恰當中。最貪早起通宵月，先看黃河隔岸山。」皆集中精華也。

張靜山詩

余與吾鄉柴行之同庚，十八歲時，柴與其表兄張靜山見訪，珊珊玉貌，彼此醅嬉，致相得也。逾年，張侍其尊人官平陸署中，離桂林二百里，余雖到廣西，竟不得見，從此永訣。今年在西湖，靜山之女，因余係父執，與女弟子孫碧梧姊妹到湖樓相訪，談論之餘，方知故一詩人也。有病起一首云：「風逼簾櫳睡起遲，春寒無計可支持；雙眉慵掃因新病，一卷叢殘剩舊詩。雪鬢庭梅初破凍，日長堤柳暗抽絲；年來憂思憑誰訴，獨有粧臺明鏡知。」

汪秀才詩

杭州汪秋御秀才，繩祖性倜儻好客。其室程慰良女婢，女婢一家能詩，屢次招余遊西湖，而中年抱病，遽卒，僅傳其雪彌勒云：「搏雪居然壞佛誇，

白毫現處絕纖瑕；雲中瑩徹髮穿鬘，掌上玲瓏塔聚沙。顯相別開嚴淨界，笑拈還有霧淞花；日光應照琉璃室，隔盡諸塵寂衆譁。又題聽秋圖云：「月窟高于絳樹庭，桂叢誰占一枝馨；年來我是傷秋客，每遇秋風最怕聽。」

用典用得巧

張星指先生，弔韓蘄王云：「臥虎早能知俊傑，跨驢誰復識王公？」或詠淮陰侯云：「早知結局終烹狗，悔不功成再釣魚。」兩用典作對，其巧相似。

臥虎——宋朝大將韓世忠，在年輕時候，十分窮苦。韓世忠妻子梁氏，名紅玉，原是京口地方的妓女。這時，世忠受凍餓，倒臥在梁紅玉門外；紅玉出門來，忽見門外一頭老虎睡著，一轉眼，已成了一個。紅玉知道韓世忠將來一定富貴的，便嫁給世忠做妻子。後韓世忠封蕞王。

不可有貧兒驟富光景

考據之學，離詩最遠，然詩中恰有考據題目，如石鼓歌鐵券行之類，不得不徵文考典，以侈侈隆富爲貴。但須一氣呵成，有議論波瀾方妙，不可銖積寸累，徒作算博士也。其詩大概用七古方稱，亦必置之于各卷中諸詩之後，以備一格；若放在卷首，以撐門面，則是張屏風床榻于儀門之外，有貧兒驟富光景，轉覺陋矣。聖人編詩，先國風而後雅頌何也？以國風近性情故也。余編詩二十二卷，以七言絕冠首，蓋亦衣錦尙絀，惡此而逃之之意。

石鼓歌——周宣王立了許多戰功，大臣史籀寫一篇頌文，刻在石上，把石打在鼓形，共有十個，埋在地下。直到唐朝，纔發見。現今石鼓，陳列在北平。唐朝詩人韋應物韓愈，宋朝詩人蘇軾，都有石鼓歌。鐵券——古時，有大功的臣子，皇帝便賞他一塊鐵打成的券，做憑據，永遠免收

他子孫的捐稅，便是犯罪，也免去他的罪。鐵券樣子，和瓦一般，外面刻着人名，履歷和功勞，裏面刻着免罪，和賞賜世代功名俸祿的話。字上面塗着金。算博士——寫文章歡喜用數目作對的，稱爲「算博士」。唐朝文人駱賓王，寫文章便歡喜用數字作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等句子，當時人稱他爲「算博士」。

張太守詩

廣信太守張竹軒朝樂見訪，自誦其無題云：「小院落花初過雨，空樓歸燕又斜暉；若非鸞鏡應無匹，或對芙蓉竟有雙。」閩中雜詠云：「紅了桃花綠了水，春風不管未歸人。」俱妙！江西有疑獄控部者，奉旨交制府審辦，疊訊不服，其囚云：「得見張某官來，囚死無怨；」已而公果從都中來，爲平其事，方知循吏，故是詩人。

鸞鏡——題貧國王，得到一隻鸞鳥，三年工夫不肯啼喚；夫人說：鸞鳥見了自己的影子，便

肯叫喚。便在鸞鳥面前，掛一面鏡子；那鸞鳥見了鏡中的影子，便大叫起來，聲音十分悲慘，鸞鳥也便斷了氣。後人稱鏡子又稱「鸞鏡」。芙蓉——漢司馬相如妻卓文君臉上，露着芙蓉一般嬌艷的顏色，永不退色的。

詩筆清新

曹星湖明府，詩清新可喜；近蒙寄示，錄其佳句云：「竹聲隨雨至，花影送晴來。」「霜濃皴地面，樹禿減風聲。」「花是當窗宜密種，草非礙道莫輕芟。」皆可存也！余性伉爽，坐車中最怕下簾，曹有句云：「平生眼界嫌遮蔽，風雪何妨一面當？」與鄙意恰合。

情秀可喜

嘉興吳澹川，臥病揚州。其族弟魯暮橋，親爲稱藥量水，澹川贈詩，有「

生我父母知我子，骨肉待我救我死！之句。亡何來金陵，誦暮橋佳句，如「愁多甜酒苦，客久故鄉生。」「花影殿春色，雨聲生夏寒。」「雲影溪留住，秋聲雁送來。」皆雋秀可喜！又見贈云：「詞臣循吏老烟蘿，天遣湖山付嘯歌；官似樂天辭政早，仙如列子出遊多。千年蠶飽神仙字，四季花開安樂窩；想見日餐雲母粉，不知江上有風波。」

程孝廉詩

程藹人孝廉元吉，晴嵐太史之子，年少工詩，詠蝴蝶云：「小雨蒼痕新掠過，午晴花氣亂飛來。」即事云：「滿院秋聲催落日，一庭黃葉聚詩人。」

文字之奇

王子春，余在杭州，錢塘曹江廬明府以小照屬題，卷中詩甚多，余獨愛

吳嵩梁一首，詢之云：「是西江高才生也！」癸丑春，王葑亭給諫書來云：「有詩人吳某南來，索書爲介。」余大喜，掃榻以待。又遲半年，始從揚州來。人果倜儻，讀所著作，以未窺全豹爲恨！忽于除夕前七日五鼓，夢蘭雪來，誦其舊句數聯，俱超妙，而以不寐一聯爲稍遜！言未終，惺惺欲醒，而佳句亦沉沉漸忘，余亦驚怖，如健步捕亡人，苦相捉留，而竟冥然逝矣！僅記不寐云：「不倒喜傳丹訣好，將衰愁見聖人難。」晨起錄出，覺二句未嘗不佳，而終不如前所誦之超超元箸也，爲悶悶者久之！因思入海尋針，針非在海底也，然而不可尋矣！探湯求雪，雪非不在湯中也，然而不可求矣！天仙化人之句，未嘗不在人心也，然而蘭雪不能知，我亦不能再夢矣！文字之奇，一至于此！

孫誦芬詩

吾鄉孫誦芬舍人傳習性耽吟詩，余久採其佳句入詩話矣。今春寄其詩來，屬爲評定，再錄其秋夜云：「滿林空翠淡烟遮，秋入深宵爽氣加；人靜莎蟲悲砌月，燭照黠鼠嚙瓶花。洗心只合依三竺，開卷殊難遍五車；光範一書原不上，未須哀怨感琵琶。」初夏云：「粉蝶時依草，蛛絲慣戀花。」俱妙！

口頭說得出便是天籟

口頭說得出，便是天籟！誦芬冬暖云：「草痕回碧柳舒芽，眼底翻嫌歲序差；可惜輕寒重勒住，不然開遍小桃花！」黃蛟門竹枝云：「自揀良辰去踏青，相邀女伴盡娉婷；關心生怕朝來雨，一夜東風側耳聽。」范瘦生有句云：「高手不從時尚體，好詩只說眼邊情。」又某有句云：「階前不種梧桐樹，何處飛來一葉風；貪着夜涼窗不掩，秋蟲飛上讀書燈。」

王女士詩頗有天趣

丹徒女子王碧雲，瓊年未笄，而能詩，與其兄賦掃徑云：「菊殘三徑癩徘徊，楓葉飄丹積滿苔，正欲有心呼婢婦，那知風過替吹開！」頗有天趣。又，「鳥語亂殘夢，雞聲送曉風，夕陽不在山，春烟生木末。」俱佳。夢樓侍講之女孫也。

青出于藍

余少時詠落花云：「此去竟成千古恨，好春還待一年看。」弟子湯敬輿和云：「落去儘憑童子掃，飛來還望主人看。」余大嘆賞，以爲青出于藍。胡滄來詩極清妙。

杭州胡滄來，濤隱于橋桃師史之術，詩筆甚清，余每到杭州，必相款洽，

不幸年未五十而亡，錄其車遙遙云：「別酒初行第一尊，征夫結束車在門，別酒匆匆三酌過，征夫出門車上坐。天涯萬里車遙遙，山程驛店柳花飄；向暮停車侵曉發，人在車中長白髮。依依相伴不相離，唯有車前故鄉月；勿恨當時造轂人，行與不行由君身。門前芳草年年長，幾時草上歸輪響。」其他佳句，如雲共庵云：「夕陽明似畫，僧貌古于松。」雪齋云：「山客帶粉消難盡，簷淚如珠滴未乾。」湖上云：「湖波驟長連宵雨，山霧齊收過午風。」落葉云：「辭柯早帶新霜色，委砌空含舊雨情。」俱極清妙，置之樊榭集中，幾不可辨。

橋桃師史之術——漢朝有兩人：一名橋桃，一名師史。橋桃在北方邊地上養牲口發了財；師史因做買賣發了財，共有十千萬。後來稱做買賣的人爲「橋桃師史之術」。

風調相似

孫碧梧女子有句云：『簷前綠墮鶯偷葉，簾外紅翻燕掠花。』張瑤瑛女子有句云：『蟲飛成陣知新暖，花瓣穿櫺識暮春。』二人風調相似。

張瑤瑛女子詩可傳

張嫁王朔，健葦，來隨園，張在家聞子規云：『小院春深綠樹肥，闔人任爾自高飛；渡江休去歌新曲，尚有秦淮客未歸。』又有句云：『野店未過先見旆，茅庵將近便聞鐘；守貧似病醫無益，習靜如禪悟却難。』九月桂云：『瞥見有花疑八月，遲開故意近重陽。』俱可傳也。

不脫一木字

有人以某巨公之詩，求選入詩話，余覽之倦而思臥，因告之曰：『詩甚

清老，頗有功夫，然而非之，無可非也；刺之，無可刺也；選之，無可選也；摘之，無可摘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某公之詩，不脫一木字，謂之近仁則可，謂之近詩則不可。或曰：「其語皆莊語故耳！」余曰：「不然。筆性靈，則寫忠孝節義俱有生氣；筆性笨，雖詠閨房兒女，亦少風情。」

配錯了婚姻

康熙間，叔父健馨公，訪戚鎮江，寓某鐵匠家，與其妻張淑儀，有文字之知，彼此暗投箋札，唱和甚懽，而終不及於亂，微言挑之，則正色曰：「妾故老秀才某之女，幼嗜文墨，父亡，爲媒者所誑，誤嫁賤工，一字不識，彼方熾炭我自吟詩，爲此鬱鬱，得遇君子，聆音識曲，使我幾句荒言，得傳播于士大夫之口，足矣。至於情欲之感發乎情，止乎禮義可也！」再三言，則涕泣立誓，以來

生爲訂。健磐公心敬之，不忍強也。歸家後，記其佳句云：「賴妝擦鬢易，私泣拭痕難。」送健磐公歸云：「三月桃花憐妾命，六橋烟柳夢君家。」逾兩年，再過京口，訪之，則鐵鋪不開，全家不知何往矣。後二十年，在粵中又遇一劉鐵匠者，不能作字，而能吟詩，每得句，數人代寫。月夜聞歌云：「朱闌幾曲人何處，銀河一泓秋更清！笑我寄懷仍寄迹，與人同聽不同情。」健磐公常笑謂余曰：「同一鐵匠也，使張女當初得嫁劉某，便稱佳耦矣。」

非親歷者不知

客冬，香亭在杭州歸，得詩一冊示余，湖樓觀雪云：「歷白萬山巔，襯黑一湖水。」余以爲首句，人人能道，次句古人所無，非親歷者不知。又「一樹穩放湖寬」五字亦妙。

詩境高潔

錢塘陳文水孝廉，泃設帳於香亭家，性愛苦吟，詩境高潔，爲錄其吳山西爽閣云：「傑閣憑虛起，登臨好是閒。涼秋半城樹，殘雨一湖山。道侶談相對，詩人去不遲。」（江聲樊謝俱有西爽閣詩）茲遊太寂寞，覓徑返柴關。湖村晚步云：「幾折湖村路，身閒興自幽。蟲聲多在草，野色半依樓。樹有瓜棚倚，池惟菱葉浮。農人荷鋤返，三五話涼秋。」題天竺寺云：「求心不可得，慧日正東升。澗道百泉響，山光一路清。偶因松篁轉，忽見宮殿生。入拜觀音像，無言恰有情。」又云：「殘雨飛遙甸，晴雷走斷雲。我持一笻逸，山爲六朝忙。」皆佳句也。或云「爲」字，改「笑」字，更有味。

張秀才有風情

金陵張香岩秀才，培以秋雨齋詩見示，年甫弱冠，而詩筆甚清。晚過通濟寺云：「半壁殘秋月，籬籬繞寺斜。語麤驚客至，踏落數枝花。」懷秦楞香云：「皓月人千里，清風酒一樽。無端下林葉，深夜暗敲門。」夜夢遊秦淮云：「雨餘山色浮天遠，月下潮聲汨岸多。醉後不知身是夢，半橋疎柳聽漁歌。」其人玉貌珊珊，殆亦風情不薄者耶！

不減謝家昆玉

周青原舍人，一家能詩，余已錄其室沈氏，其子之桂之詩矣。今春其幼子之桐，亦以詩來，殆不減謝家昆玉也。和鈕牧村元夕招飲，卽送赴皖上云：「移簷作主是今朝，綠酒行珍折柬邀。江館雪泥傳彩筆，桃花紅雨送春潮。笛吹驪唱成三弄，月滿瓊臺第一宵。笑指烟江襟帶水，皖公山色正相招。」

余愛其音節清蒼。其他如：「江空風任來三面，舟小人如聚一床。」真能寫坐小船光景。立秋云：「日斜殘暑催應去，人瘦新涼得更多。」明妃怨云：「妾未承恩想報恩，女兒身願犯邊塵；只憐照影黃河水，恰比君王照妾真。」就館邗江其主人非解文墨者。又有句云：「百卷書堆繡閣寬，故園花事未闌珊；如何苦抱香靈瑟，來向齊土殿上彈。」（莊穆堂韻押床字句云岸平山似排千笠波穩人如坐一床與周語意相似）

昆玉

——謝晦謝鯤弟兄兩人都長得面貌俊秀，舉動風雅。武帝見了他，稱爲「兩玉人」。

又，玉出在昆岡所以稱爲昆玉。後人稱人的弟兄，便稱爲「賢昆玉」。

三弄——吹笛，又稱爲

弄笛。晉朝桓伊能吹笛，一天坐車到徽之家裏，徽之請他吹笛，桓伊便下車坐在胡牀上吹了三個調子，弄完便上車去了。後人稱爲「三弄」。

齊王——戰國時候，齊國王歡喜聽吹竿的聲

音，有一個人拿着瑟去求見，齊王那看門的人罵道：大王愛聽吹竽，你偏愛彈瑟；瑟雖彈得好，但是大王不愛聽便怎麼樣？

陳情詩

偶過僧寺，見山水一幅，上題云：「鴛鴦湖上惜無山，烟雨樓頭獨倚闌；兩眼放開無著處，不知自己畫來看。」其人姓陳，名情，不知何許人也。

孟女士詩才清妙

長洲女孟文輝，適震澤秀才王慕瀾，詩才清妙，今錄其秋日云：「遠樹蟬聲秋意濃，卷簾拂拂度金風，綉餘無字消長夜，獨數秋花深淺紅。」秋夜云：「秋夜月明風細，淡淡碧雲天際，此時無限愁心，那更莎蟲鳴砌。北榻羲皇夢醒，南山雨過雲停，一派洞庭秋色，滿窗月透疎檣。」俱妙！

謝夫人通書史

甲辰春余過南昌，讀謝太史蘊山題姬人小影詩，而愛之，已採入詩話矣。忽忽八九年，先生觀察南河，余寄聲問安，並訊佳人消息，先生答書云：「姬姓姚，名秀英，字雲卿，吳縣人，生而婉孌賢淑，持家之餘，兼通書史。維揚郡齋看桃花云：『何須種核海邊求，錦帳掀空艷欲流，綠綻枝頭風乍暖，紅垂簾外雨初收。仙源只許劉郎問，佳實寧容曼倩偷，頽面他年作光悅，花前暗囑一樽酬。』遊百花洲云：『小苑墻低弱柳長，綺羅香散綠池塘，花洲一曲吳江夢，彷彿風迴響屨郎。』姑蘇上塚云：『不到山塘十五年，舊時女伴話依然；雙親奠酬悲泉路，一弟零丁又各天。』清江卽事云：『碧雲暮合望儂來，官舫銀燈驛路催；底是多愁兼善病，探春嬾上禹王臺。不信前身是月華，

浮雲夫婿宦爲家，廿年行遍江南路。又看淮壻雪作花！夫人無子，爲先生納蓮室盧氏，生一子，而躬自撫養之。故先生掌教白鹿書院，以詩寄云：「米鹽淩雜必躬親，那得偷閒寫洛神；小婦持家如大婦，故人織素勝新人！十年出入肩常並，百里雲山夢更真；屈指歸期槐夏過，雲香（屋名）看擁桂輪新。」余按：莊姜因無子而美愈彰，馬后因無子而賢愈顯。有子無子，何須掉罄？余幼有句云：「花如有子非真色，詩到無題是化工。」又云：「脉望成仙因食字，牡丹無子始稱王。」

媿媿——媿媿，是說女人長得有風韻，又幽靜。宋玉賦裏有一句：「既媿媿於幽靜兮。」

曼倩——漢武帝大臣東方朔，號曼倩。那時候東郡地方進貢一個矮人來，那矮人見了東方朔，對武帝說道：「王母種的桃樹，三千年一結子，東方朔已三次偷過王母的桃了。」類面——拿水

塗在臉上，稱爲頰面。北齊時候，盧士深的妻子崔林叉的女兒，有才學；她在春天用桃花汁塗在
小孩子的臉上，使小兒的面貌發出光彩來。洛神——三國時，曹植作洛神賦。晉朝時候，有一
個寫好字的王羲之，他用玉版紙寫洛神賦十三行；後來練習寫字的人，都臨他的帖。織素——
素，是一種沒有花紋的綢緞。古詩裏有兩句：「新人工織練，故人工織素。」馬后——後漢
時候，明帝的皇后馬氏，是馬伏馬將軍的女兒，有德性，沒有兒子；明帝便使他承繼一個宮女生
的兒子做太子，母子二人十分親愛，後太子便是章帝。

隨園詩話補遺 第二卷

隨園詩話補遺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二卷

極樂世界

辛亥端陽後二日，廣西劉明府大觀，袖詩來見，方知官桂林十餘年，與比部李松圃，岑溪令李少鶴諸詩人，皆至好也。席間談及廣西官况清苦，獨宰天保三年，爲極樂世界，其地離桂林二千餘里。乾隆四年，改土歸流，方設府縣，歲有二秋，獄無一犯，每月收公牒一二紙。胥吏辰來聽役，午卽歸耕。縣中無乞丐娼優盜賊，亦不知有擄蒲海菜綢緞等物。養廉八百金，而每歲薪米雞豚，皆父老兒童背負以供。月下秧歌四起，方知桃源風景，尙在人間。劉

率郡人種花云：『鋤雲植嘉卉，人力助天工。此樂真吾有，分春與衆同。暮烟生遠水，樵唱散遙空。領得山中趣，橫琴坐遠風。』甘棠渡云：『渡頭溪水繫魚船，細雨濛濛叫杜鵑。花片打門春已暮，牧童猶枕老牛眠。』

故土歸流——現在的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這幾省，從前都是羗種、番種、苗族、瑤族人住的地方，風氣十分野蠻。最初完全是部落制度，每部有一酋長。經過唐宋元明幾個朝代，中國常常用兵去打服他，西南一帶地方一齊投降了。中國便把這許多地方劃成幾省，又分着府、縣等區域，却由土人做知府知縣等官，稱為土官。直到清朝雍正年間，由鄂爾泰提議，把土官一律改換由政府派官去管理地方，這稱做改土歸流，是派出去的意思。

別創一格

吾鄉安樂山樵，著燕蘭小譜，皆南北伶人之有色藝者，蓋在古人南部煙花錄北里志之外，別創一格。余采一二以備佳話。其節義可風者，如張柯

亭爲某明府所暱，某以罪被誅，柯亭在戲場奔赴市曹，一慟幾絕。詩美之云：「樹覆巢傾事可哀，感恩相伴逐輿臺；不知金鳳分飛後，曾爲東樓一慟來。」徐雙喜身長嘲之云：「阿那多姿柳帶牽，臨風搖颺玉樓前；若教嫁作曹交婦，縱不齊眉也及肩。」嘲留鬚而復剃者云：「兒童瞥見多相笑，西子麻胡兩失真。」贈最佳者云：「如意館中春萬樹，一時都讓鄭櫻桃。」

輿臺——供人使喚的奴僕，稱爲輿臺。左傳裏說：「與臣僚，僚臣隸，隸臣僕，僕臣臺。」曹

交——戰國時候，曹國王的弟弟曹交，身長九尺四寸。齊眉及肩——後漢時候，梁鴻的妻子

孟光，十分敬重丈夫，每一次送飯給丈夫吃，把飯盤舉起和肩一樣高，稱爲「齊眉」。又陸東美的妻子朱氏，美貌，夫妻十分恩愛，終日寸步不離，並肩走着，當時稱爲「比肩人」。麻胡——面上有麻點，又長着鬚鬚的人，稱爲麻胡。

趙秋谷詩

隨園詩話補遺 第三卷

趙秋谷有海漚小譜，半載天津妓名。贈仙姬八首最佳，摘其尤者云：「晚涼新點麩塵紗，半月微明絳縷霞；不忘當筵強索飲，春腮初放小桃花。新蟬嚙嚙送斜陽，小蝶翻翻過短牆；記得臨行還却坐，滿頭花映讀書床。」

詩流三病

孔子論詩，但云興觀羣怨；又云溫柔敦厚足矣。孟子論詩，但云以意逆志；又云言近而指遠足矣。不料今之詩流有三病焉！其一填書塞典，滿紙死氣，自矜淹博。其一全無蘊藉，矢口而道，自夸真率。近又有講聲調，而圈平點仄，以爲譜者；戒蜂腰鶴膝，疊韻雙聲，以爲嚴者；栩栩然矜獨得之秘，不知少陵所謂老去漸於詩律細，其何以謂之律，何以謂之細，少陵不言，元微之云：「欲得人人服，須教面面全。」其作何全法，微之亦不言。蓋詩境甚寬，詩情

甚活，總在乎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以不失孔孟論詩之旨而已。必欲繁其例，狹其徑，苛其條規，桎梏其性靈，使無生人之樂，不已慎乎！唐齊已有風騷旨格，宋吳潛溪有詩眼，皆非大家真知詩者。

蜂腰鶴膝——字分平上去入四音。做詩用字，要使平仄協調；倘然詩句中犯了同聲的一字，念起來腔調便不好聽。每一句詩裏面，第二字和第四字同聲的，好似蜂的腰兩頭粗，中間細，便犯了蜂腰病。又五言詩兩聯第五個字和第十個字同聲的，好似鶴的腰兩膝骨，兩個突然大的膝骨並立着，不好看，這便是犯了鶴膝的病。
疊韻雙聲——做詩兩個連接的字，同在一個韻裏的，稱做疊韻。兩個連接的字，發聲同類的，稱做雙聲。

福仁山父子

乾隆辛未，余送黃文襄公至浦口，見隨行一員，疑爲把總，與之談，方知戊午同年，姓福名安，字仁山，品端而性爽，遂成莫逆。累官至贛南道，率其幼

子來隨園作別，余止而觴之。嗣後不通消息矣。庚戌春間，余掃墓杭州，歸見几上有詩扇一柄，云是祭陵。欽差圖大人留贈，初不知爲誰。閱札方知卽當年福公之子圖敏，字時泉，官禮部侍郎事。隔四十餘年，尙能念舊。欲修書作謝，而公免卒於路，爲淒然者久之。扇上詩云：「憶昔兒時此地過，卅年重到鬢雙皤。先生歸日應驚笑，來唱皇華卽是他。」

詩外有詩

乾隆庚戌，金陵風雅於斯爲盛。吾鄉孫補山宮保爲總督，滄州李寧國翰林爲知府，涇陽張荷塘孝廉，上元遼州王栢崖廩生爲典史，西江陶瑩明經爲茶引所大使，盱眙毛侯園孝廉爲上元廣文，隨園唱和，殆無虛日。諸公詩話中，已採入矣。近又得侯園遊邢園一絕云：「一溪春水一橋橫，籠柳

嬌花夾岸迎，儂自過橋閒處立。放開來路讓人行。一此所謂詩外有詩也。侯園因余愛誦其詩，故見贈云：「水惟善下能成海，山不矜高自極天。」又云：「誰云智慧能消福，不信窮愁始著書。」

詩識

王春溪明府，在濟南三月三日，與李子喬諸人夜泛大明湖，分得南字。王吟云：「久客風塵倦，今宵酒意酣。相隨賢有七，剛值日重三。新月如鉤上，明湖似鏡涵。濛濛烟水裏，幽夢到江南。」子喬讀而笑曰：「君得毋將官江南乎？」已而果選新陽人，驚爲詩識。戊申入闈，齒痛有句云：「易牙思妙術，鑿齒鮮良方。」一時主司簾官，俱稱其典雅。

戴孝廉詩有寄托

隨園詩話補遺 第三卷

近時兄弟怡怡，若多不概見。休寧戴友衡孝廉，詠黃山連理松云：「獅子峯前連理松，柯交葉互碧重重；爲憐同氣難分割，縱使風來不化龍。」殊有寄托。又江上竹枝云：「欲雨不雨江上霞，青帘茅屋酒人家；長年閣槩不歸去，淡月一叢蘆葦花。」亦頗清妙，惜未中年遽亡，其師吳竹橋太史爲余誦之。

憶梅

蕪湖令陳岸亭，湛深禪理，詩故清曠；錄其憶梅云：「春心忽忽在花先，盼到花時倍惘然；一夜梨雲空有夢，二分明月已如烟。傳來芳訊知何日？別後嬋娟近一年；愁絕西溪三百樹，冷香飛不到窗前。巡遍簷牙十二時，紅羅白紵渺難知；相思雪海應同漲，一笛江城忍便吹。何遜官忙開闔小，陸郎路

遠寄春遲；斷烟細雨相思苦，擬作逋仙寄內詩。

二分明月——揚州風景，十分美麗；在月光下看，不但是景色幽靜，便是那月色也越法覺得皎艷，叫人疑心揚州的月光，更比別地方的好。所以徐凝詩有兩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在揚州。』簷牙——屋簷角上的向上翹起成一個尖角的，稱爲簷牙。阿房宮賦裏有一句『簷牙高啄。』雪海——梅花白色好似雪一般，花多好似海一般，所以稱爲雪海。鄧尉山上人王種的梅樹，花開時，一片白色數里，好似海一般。宋堯寫『香雪海』三字，刻成碑豎在山上。逋仙——宋朝隱士林逋，住在西湖孤山，山上遍種梅花，又養鶴一羣，閒時放鶴看梅；林逋不娶妻子，拿梅代妻，拿鶴代子，當時人稱他爲『逋仙』。林逋的梅花詩有『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當時人說他是寄內詩。

能剛又要能柔

詩家百體，嚴滄浪詩話，臚列最詳，謂東坡山谷詩，如子路見夫子，終有

行行之氣，此語解頤，卽我規，蔣心餘能剛而不能柔之說也。然李杜韓蘇四大家，惟李杜剛柔參半，韓蘇純剛，白香山則純乎柔矣。

行行——行字音杭，行行是說強健的樣子。論語裏有一句『子路行行如也』。

一得之言

陳去非云：『楊子雲好奇，惟其好奇，所以不能奇。』陸放翁云：『後人不知杜詩所以妙處，但以有出處爲工，其去杜也愈遠。』余愛二人之言，故摘錄之。

雖偷而不傷事主

東坡詩云：『惆悵東闌一枝雪，人生能得幾清明？』此偷杜牧之『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倚此欄杆』句也。然風調自別。有人說歐公好偷韓

文者劉貢父笑曰：「永叔雖偷，恰不傷事主！」亦妙語也。

一粗硬一平淺

晁以道問邵：「博梅二詩何如？」黃九邵曰：「魯直詩到人愛處，聖俞詩到人不愛處。」其意似尊梅而抑黃。余道兩人詩俱無可愛，一粗硬，一平淺。

盧仝月蝕詩，有「官爵及董秦」之句，人疑藩將董秦來降，賜名李忠，臣，現在貴官，盧仝不應譏之。姚寬西溪叢話，以爲董秦者漢之幸臣，董賢秦宮也，此說似有理。癸卯春，余遊黃山，見絕壁之上刻江麗田先生彈琴處，疑是古之仙家者流，不復相訪。今辛亥三月間，宣州叅戎楊公，大壯同一琴客江某來，道其姓氏，蓋卽麗田先生，余驚喜往訪，見骨格清整，白鬚飄然，隱天

都峯下，五十餘年，終身不娶，有貴客過者，必踰垣而避，洵異人哉。楊誦其詠古梅云：「托根幽谷不知年，霧鎖雲封得自全。」蓋自况也。楊與之過陵陽，作絕句云：「山城重駐有前緣，再到陵陽二月天，笑指宦囊無別物，一船書畫一神仙。」

便宜了賣紙人

余刻詩話尺牘二種，被人翻板，以一時風行，賣者得價故也。近聞又有翻刻隨園全集者。劉霞裳在九江寄懷云：「年來詩價春潮長，一日春深一日高。」余戲答云：「左思悔作三都賦，好是便宜賣紙人。」

王孟景語

今州縣大堂有戒石箴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一人但知爲宋高宗語也。後讀張端義貴耳集，方知是蜀王孟昶語。本二十四句，而高宗摘取之。猶云清、慎、勤三字。今奉爲聖經賢傳，而不知司馬昭訓長史之言，見三國志。

碧澗居士潔身高雅

余在沐陽署中，賦落花詩，已五十四年矣。今秋，門人方甫參，攜其尊甫碧澗居士詩來，蓋當時和余之作，中一首云：「獨對園林感不支，殘紅零落滿階墀；明妃曲唱離鄉日，金谷魂銷墮地時。一夜雨偏添別恨，數聲鶯尙戀空枝；殷勤好向風前約，莫負春來隔歲期。」又「玉漏愁聽三月雨，金鈴誰護五更風；山鳥解人憐惜意，故含花片往來飛。」皆佳句也，讀之想見其爲人。在當時，不急急以詩來見，其高雅可知。甫參在余門二十餘年，亦遲至今

年七月，方袖詩來，豈非風騷顯晦，亦有一定之時耶？先是碧溥弱弟子雲，以詩受業余門，尙在甫參之前，亦未言及乃兄之能詩。余詩話中，載子雲詩甚多，今纔知其淵源有自云。碧溥諱正溶，新安人。

香亭弟擅作香奩詩

香奩詩，至本朝王次回可稱絕調。惟吾家香亭，可與抗手。錄其無題云：「迴廊百折轉，堂坳阿閣三層鎖。鳳巢金扇暗，遮人影至，玉屏輕借指聲敲。脂含垂熟櫻桃顫，香解重襟荳蔻梢。倚燭笑看屏背上，角巾釵索影先交。一簾花影拂輕塵，路認仙源未隔津。密約夜深能待我，喫虛心細善防人。喜無鸚鵡偷傳話，剩有流鶯解惜春。形跡怕教同伴妬，囑郎見面莫相親。碧桃花下訪臨邛，含笑開門有病容。帶一分愁情更好，不多時別興尤濃。枕衾先

自留虛席，衣釵遲郎解內重。親舉纖纖偎頰看，分明不是夢中逢。惺惺最是惜惺惺，擁翠偎紅兩乍停。念我驚魂防姊覺，教郎安睡待奴醒。香寒被角傾身讓，風過窗櫺側耳聽。天曉餘溫留不得，隔宵密約重叮嚀。『其他佳句如：『他日悲歡憑妾命，此身輕重恃郎心。』『常防過處留燈影，偏易行來觸瑟聲。』『勸君莫結同心結，一結同心解不開。』皆妙。余戲謂詩中境界，非親歷者不知，然阿兄雖親歷，亦不能如此之細膩風光也。

臨卽

臨卽，是地名。漢朝時候，文學家司馬相如，他在不得意的時候，因認識臨卽縣官，

縣官帶司馬相如到富人卓王孫家去赴宴；在筵席上，司馬相如彈琴；卓王孫有一女名文君，新

守寡在家中，生性愛好音樂，聽了司馬相如的琴，便連夜私奔相如，從此便做了夫妻。惺惺！

心地聰明的人，稱為惺惺。俗語說「惺惺惜惺惺」，是說聰明人愛惜聰明人的意思。

張觀察詩

隨園詩話補遺 第三卷

近又見詒庭張觀察，亦工此體。無題云：『珍珠樓翠倚香帷，赤玉闌干白玉揮；人與桃花爭一面，春將柳葉鬪雙眉。畫裙綉鳳晨風舉，寶鏡盤龍夜月移；珍重瀛壺無限好，文鸞瑞合占瓊枝。每從夢裏說相思，夢好翻嫌入夢遲；去後情懷憑酒遣，來時歡喜有燈知。羊權縮地真無術，張碩逢仙更有期；一樹天桃濃着色，梳粧樓上綉簾垂。』其他佳句如：『常啓鏡奩如對月，應知蝶夢不離花。』『不敢當庭愁月掩，未曾却扇怕花羞。』『水搖鬢影疑釵墜，身比花香惹蝶親。』觀察又有山窗一絕云：『空階入夜雨蕭蕭，剔盡銀燈夜轉遙；爲怕客中聽不得，小窗先日剪芭蕉。』亦七絕中之姜白石也。觀察名裕穀，中州名臣儀封先生之曾孫。

瀛壺——瀛壺，是渤海中的兩個島名。列子裏說：渤海裏有一個大島，島上有五座山，一名

岱輿，二名員嶠，三名方壺，四名瀛洲，五名蓬萊，都有神仙住着，所以後人說人住的地方風景好，稱爲「瀛壺」。

語謙而傲

梁山舟侍講，以書名重海內。余過其家，見箋絹塞滿兩屋，余笑云：「君須有彭祖八百年之壽，才還清此債。」梁爲一笑。賦詩自懺云：「誓墓歸來王右軍，暮年都付代書人；小生那敢希前哲，只合從人役苦辛。可笑塗鴉逾四紀，半生白日此中頽；書家縱有凌烟閣，恥把千秋託麝煤。我自無心結蛇蚓，錯傳韋陟五雲如；世間到底無真賞，認煞題名一字書。從來得失寸心知，無佛稱尊或有之；未必西家勝東宅，却教屈了效顰施。手未支離眼未昏，業緣欲斷竟何音；從今誓齧工錘指，懶作供官設客人。」語似謙，而實傲。

彭祖——彭祖是古時最長壽的人，最初做堯帝的臣子，封在彭城地方，所以稱爲彭祖。他經過了舜、夏、商三個朝代，共七百歲；也有說是八百歲。王右軍——王右軍便是晉朝的王羲之，他能寫好字，不愛做官，推說有病，便辭去官，在父母墳前立誓從此不做官。蛇蚓——說人不做大事業，只是寫詩文。蛇蚓，是說他的字好似蛇一般，蚯蚓一般。工倕——古時有一個極聰明的工匠名倕，他製造出來的器具，十分巧妙。

周夫人詩

吾鄉多閨秀，而莫盛于葉方伯佩蓀家；其前後兩夫人，兩女公子一兒婦，皆詩壇飛將也。先娶周夫人，曠清甲成聞捷云：「雙眉欲展意猶驚，起聽銅鐙屋外聲；不惜雕梁驅乳燕，泥金帖子挂題名。秦家上計動經年，閨夢何由向日邊；今日離情暫拋却，知君身到大羅天。」春蠶詞云：「蠶生戢戢滿庭隅，但願蠅無鼠也無；大婦裹鹽呼小婦，前村趁早聘狸奴。典衣買葉不論錢，

要趁晴明乍暖天，却似靈和殿前柳，春來三起又三眠。『令阿緝入學云：』
低鬟憐阿姊，與汝亦齊肩，且令拋針線，相隨共簡編。雙行知宛轉，坐詠愛清
圓，試看俱成誦，今朝若个先。『其他佳句如：都門卽景云：』擣杏新添調酪
碗，賞花不惜買冰錢。』首夏云：』花因辭樹偏多態，鳥爲催春已變聲。』夏
日臥病云：』小倦何心燒白朮，薄陰有信近黃梅。』柳綿云：』乍從野水官
橋見，只傍鞭絲帽影飛。』

泥金——在紙上塗着金粉，稱爲泥金帖。唐朝時候，有新考中進士的，使用泥金帖子寫着
名姓寄回家去報喜；後人稱考得功名的人，便稱泥金帖子題名。上計——漢朝的政治制度，
各處郡縣都要把每年的收付簿計送到京裏去查核，稱爲上計，又稱上升。又地方上有明白百
姓痛苦和有學問的人，每年都可跟着上計的人到京裏去給他做官，稱爲計偕。後來說進京去
考進士的人，也稱爲計偕。日邊——古人拿日比皇帝，拿月比皇后。日邊，是說到京城裏去，好

似走近日邊一般。杜言詩裏有一句：『終南近日邊。』襄鹽——風俗向人要貓，須拿一包鹽去交接，所以說襄鹽。陸游詩裏有一句：『襄鹽迎得小狸奴。』靈和——靈和，是南朝武帝的殿名。劉俊做益州刺史官，獻四川出產的楊柳數株，這柳枝倒掛着垂在地下很長，好似絲縷一般；武帝去種在靈和殿前，臨風飄動着，武帝說道，這柳枝好似當年的張緒，張緒年少風流，好似楊柳臨風。

李夫人詩

繼娶李夫人，合章刺繡詞云：『朝繡長短橋，暮繡東西嶺，生不識西湖，道是西湖景。羅稀不受針，縑密不容線，繡好有人知，繡苦無人見。』夏晝云：『午樓風暖試輕紗，語燕聲中日未斜，滿地綠陰簾不捲，游絲飛上蜀葵花。』長沙節署感賦云：『廿年詠絮鳴環地，今日隨君幕府開，（時外攝中丞事）畫閣乍迎新使節，春風猶憶舊粧台。殊思象服漸難稱，遣愛棠陰待補』

裁聞道江城輿頌美，如冰樂令又重來。〔夫人爲吾同年李鶴峯之女鶴峯曾撫湖北故有感而作也〕萬固寺云：「山寺不知路，忽聞流水聲；溪隨岩石轉，塔與白雲平。古木上無際，幽禽時一鳴；松根堪小憩，試汲碧泉清。」題李白詩後云：「千仞翔孤鳳，高歌一代中；在天猶被謫，人世豈能容。膽落高騾騎，恩深郭令公；再回唐社稷，諸將莫言功。」望樵兒不至云：「濟南秋八月，接汝數行書；報說重陽日，能迴上谷車。已經楓落後，又到雪飛初；何事歸期誤，臨風一倚闌。」二篇皆一氣呵成，真唐人高手也。其佳句如詠始皇云：「車載輻輳山有鬼，舟行縹渺海無仙。」望岱云：「海外天光明野馬，寰中人影動蜉蝣。」並頭蕙蘭云：「風靜謝庭羣從集，月明湘浦二妃歸。」重至都門云：「每歷舊遊疑隔世，暫休征旆當還家。」常州遺中云：「路已近家

翻覺遠，人因垂老漸知秋。又慰兒下第云：「得失由來露電如，老人爲爾重踟躕，不辭羽鍛三年翻，可有光分十乘車。四海幾人雲得路，諸生多半墜潛魚；當年蓬矢桑弧意，豈爲科名始讀書。」見解高超，可與三百篇並傳矣。

象服——古時，大官員的夫人穿的禮服，稱爲象服。詩經裏有一句「象服是宜」。樂令

——晉朝樂廣，做尙書令，人稱爲樂令；有才學，名望很大。他女婿衛玠，又是十分美貌，和美女一般；當時人說他「岳父水清」，「女婿玉潤」。後人稱人的岳父和女婿，爲「賢水玉」。高驃

騎——唐明皇時候，太監高力士官拜驃騎將軍；後詩人李白酒吃醉了，便命高力士脫靴。郭

令公——唐朝大臣郭子儀，做了許多大官，他的子女都十分富貴，當時人稱爲郭令公。郭令公

年輕的時候犯法，李白見他面貌出衆，便救他出罪。輶轎——輶，也有寫涼的。車箱四面關閉，

裏面放着水，防止車子裏的東西腐爛的，稱爲輶轎車。秦始皇到沙邱地方去游玩，害病死了，丞

相李斯防人心變動，便要瞞住這個消息，把皇帝的屍身放在輶轎車裏，回京城來；沿路每天塚

舊對着車子奏對上食。山有鬼——秦始皇時候，有一個出使的官員回到京城裏來，夜裏志過華陰地方，遇到一個人拿着一塊璧攔住了那官員說道：「今年祖龍死，那出使的官員便把這話去告訴始皇，始皇說道：『這是山鬼，也祇能知道一年裏的事體。』祖龍便是說始皇，祖是始的意思，龍是皇的意思。」二妃——堯帝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嫁給舜帝做妃子。後來舜帝出巡，死在蒼梧山下，這兩個妃子跳在湘江裏淹死；後便做了水神，娥皇稱爲湘君，女英稱爲湘夫人。十乘車——一輛車，稱做乘。古時秦王有一寸大的珠子十個，掛在車上，他發出來的光，可以照見車子十輛。蓬矢桑弧——矢，便是箭；弧，便是弓。古時國王生了兒子，拿蓬做的箭，桑做的弓，向天地四方射六支箭，是說男子要做頂天立地四方的事業。蓬矢桑弧，意思是說有大志氣的。

葉令儀女公子詩

其女公子，令儀春陰云：『碧窗人起怯春寒，小立閒庭露未乾，牆外杏花階下草，引人長倚碧闌干。』舟夜云：『小艇低昂睡不成，夜深猶自促歸

程滿窗涼月白于雪，船底忽聞魚鱗聲。『初夏偶成云：』躑躅花開暮雨餘，送春天氣此幽居。棋杆半取殘箋補，詩草時尋退筆書。節序關心殊苦樂，韶光過眼有乘除。年來怕上蘇堤望，愁見垂楊綠映裾。』其佳句如村居云：『帆影多從窗隙過，溪光合向鏡中看。』偶成云：『多病階前時曬藥，畏寒窗外亦垂簾。』

躑躅——走路不敢上前去的樣子，稱爲躑躅。躑躅花，又稱爲羊躑躅，因爲羊吃了這個花，便要死，羊見了這個花，便不敢走上前去，所以有這個名稱。退筆——寫字太多，筆毛脫落了，稱爲退筆。古時智永和尙，寫字三十年，他脫落的筆頭共有五大籬，便埋在地下，做成一個坎，稱爲「退筆塚」。

葉方伯長媳詩

其長媳，長生吾鄉陳句山先生之女孫也。春曉云：「翠幙沉沉不上鈎，曉來怕看落花稠，紙窗一線橫斜裂，又放春風入畫樓。」太真春睡圖云：「秘殿春寒倚繡茵，君前底事效橫陳，馬嵬更有長眠處，也傍梨花一樹春。」寄外云：「弱歲成名志已違，看花人又阻春闈，兩上春宮以迴避不得與試。」縱教裘敝黃金盡，敢道君來不下機。頻年心事託冰紈，絮語煩君仔細看，莫道閨中兒女小，燈前也解憶長安。」春日信筆云：「軟紅無數欲成泥，庭草催春綠漸齊，窗外忽聞鸚鵡說，風箏吹落畫簷西。」春園偶賦云：「賣錫聲裏日初長，春滿閑庭花事忙，樓外軟風鶯夢暖，籬邊疎雨蝶衣涼。碧桃重似垂頭睡，紅藥殘如半面妝，看盡韶光應不捨，題詩長倚小迴廊。」其佳句如破石道中云：「樹遠作人立，山深疑雨來。」春夜云：「濕雲壓樹暝烟

重，淡月入簾花氣幽。」聞家大人旋里云：「走郡定多遮道吏，還山已是杖鄉人。」

下機——機，是說織布的機。戰國時候，蘇秦到秦國去游說治國的方法，十次上書，那秦國諸侯不用他，蘇秦十分窮苦；回家去，妻子正在織布，見了蘇秦，也不走下機來，嫂嫂不肯替他煮飯；父母不和他講話。半面妝——南朝時候的梁元帝，一隻眼是瞎的，他寵愛的徐妃，十分美貌，每看元帝來，他便拿脂粉塗在半張臉上，給皇帝看，稱爲「半面妝」；元帝看了，十分動怒，便轉身跑去。

不謀而合

余舊詠西施有云：「妾自承恩人報怨，捧心常覺不分明。」自道得題之間，載入集中，今讀陳夫人題捧心題云：「眉鎖春山歛黛痕，君王猶是解溫存；捧心別有傷心處，只恐承恩却負恩。」與余意不謀而合。

葉方伯次媳詩

方伯次媳，周星薇亦工吟詠，少年早夭，以故詩多失傳。僅錄其悼鸚鵡云：「羽毛纔就慘奇霜，敲斷銀環恨渺茫；連日誦經知有意，昨宵說夢已非祥。綠衣原自藏金屋，丹詔何年下玉皇；應伴飛瓊充鳥使，綵霞深處任廻翔。」

陳淡宜女士詩

陳夫人之妹淡宜亦工詩；都中寄姊云：「鴿原分手隔天涯，風雨聯床願尙賒；兩地空煩詩代簡，三春祇有夢還家。病多漸識君臣藥，別久愁看姊妹化；他日相思勞遠望，五雲深處是京華。」

鴿原——詩經裏有兩句：「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又稱鴿鴿；後人便拿鴿原二字，代

做弟兄姊妹的稱呼。聯牀——兩人睡的牀接連着，稱爲聯牀。宋詩人蘇轍，年幼的時候，和哥哥的兒子蘇子瞻，在一塊兒讀書，一天也不會離開；後來年紀大了，各自分開，在四方做官；讀到韋蘇州的『安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兩句，心中大感動，他兩人便一齊丟去了官，回家去依舊住在一塊兒。

超雋不凡

聞芷方伯精研易理，不屑爲詞章之學；然偶爾揮毫，皆超雋不凡。有雁字二十首，爲尹文端公所賞，錄三首云：『綠章可待乞天公，箋奏遙傳碧落中；不斷數行如曳白，有何羈怨慣書空。斜陽閃背金泥燦，霽雪梳翎玉筋工；最是關山飛欲倦，數行小草最匆匆。』來憑月勅去風支，紀錄春秋特筆垂；鴛關聯班曾視草，龍湫絕頂好臨池。揮成欲獻凌雲賦，過去難摹沒字碑；最後

失羣餘片影，西風吹散碎金詞。點染天池付雁王，祇今真種更飄揚。將斜覆整廻波秀，漸遠如無削牘忙。體變八分猶鳥跡，天開一畫本鴻荒。銀河秋老稀烏鵲，錦字重勞訊報章。」

曳白——唐朝皇帝在花萼樓上帶一班臣子寫詩賦，那時有張爽拿着一張白紙，終日不能下一筆，當時稱他爲「曳白」，俗稱潔白卷。**書空**——拿手指向空中畫着，好似寫字一般。

稱爲「書空」。晉朝的殷浩，被革去了官，一天到晚拿手指向空中寫着「咄咄怪事」四字。

玉筋——玉筋，是一種字體的名稱，便是小篆。秦丞相李斯，把史籀的大篆減省筆，改爲小篆，又

稱爲「玉筋篆文」。**碎金**——晉朝謝安寫的文章極好，桓溫拿了謝安寫的簡文帝證議一

篇文給客人看，說道：「這是安石的碎金。」

琴桐公子詩

琴桐公子見贈四律，余已梓入續同人集矣。茲又錄其寒山即事云：「

山寺不知路，微聞清磬音；松崖春寂寂，石屋晝陰陰。幽坐見空色，寒流無古今；披讀成小住，祇愧俗緣深。」又，填金縷曲寫懷云：「挨過醮釀節，怪春來畫樓燈影，幾番轉別，孤館悵悵不捲，怕放楊花飛，入定添了安仁鬢雪。憔悴天涯人一個，料青衫不爲琵琶濕；思往事，計何拙！尋春偶傍欄杆立，又侵塔茸茸，細草染成愁碧，沾盡落紅三月雨。不見去年蝴蝶，定怪我遊踪未歇；幾度問春春不應，遣深更杜宇低低說，羈枕畔，正愁絕！」

醮釀節——古時，每年清明節，皇帝賞賜大臣們吃醮釀酒。醮釀酒便是第二次釀過的酒，後人便稱清明節爲醮釀節。**琵琶濕**——白居易琵琶行有：「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琵琶濕，是說可憐妓女，聽了琵琶聲便下淚。

考据家與著作家

支公云：「北人學問，如顯處觀月。」言其博而寡要，今之考据家也。」
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言其約而能明，今之著作家也。世說稱王平北相對，使人不厭，去後亦不見思，我道是梅聖俞詩。王夷甫太鮮明，我道是東坡詩。張茂先我所不解，我道是魯直詩。

無才

宋太祖曰：「李煜好個翰林學士，可惜無才作人主耳！」秀才郭慶南唐雜詠云：「我思昧昧最神傷，予季歸來更斷腸；作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

好詩如好色

余好詩如好色，得人佳句，心不能忘。近又得王孝廉芑偶過行宮賦詩

云：「街子似嫌春不去，平明催掃繡毬花。」方扶南過周公瑾墓云：「一事不如張子布，墓前飛過白頭翁。」汪易堂賦野樹云：「散才幸免收林斧，留得青陰與路人。」劉悔菴偶成云：「小蝶過牆如使至，短筇在手當孫扶。」又曰：「通宵玩月寧知旦，排日聞歌直到秋。」吾鄉王星望先生有句云：「蕭綱斷酒二百日，王奩長齋十一年。」

白頭翁——白頭翁是鳥名，頭上有白毛。三國時候，吳國王孫權和諸葛恪張昭一班人坐在殿上，有一隻鳥飛過，孫權問是什麼鳥？諸葛恪答道：是白頭翁。在座的人，張昭年紀最大，聽了諸葛恪的話，疑心他是羞辱自己，心中不樂。

盡信書不如無書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此是晚年悟道之言；若早見及於此，則

捐階焚廩，舜不告而娶之說，俱付之「齊東野語」而已矣。卽如葛伯以七十里諸侯，而奪童子之黍肉，此是惡巧行徑；湯遣一小卒擒之足矣，安用起兵以征之哉？余嘗謂書中，最可信者，莫如尙書論語。然尙書開口便稱「粵若稽古帝堯」，則其相隔必有千百年；若相離不遠，史官必不稱「粵若稽古」。康熙稽古順治也。論語稱陳成子魯哀公，都是孔子亡後二人之謚法；可見論語之傳述，亦去聖人亡後百十年。後追述其言，能無所見異詞所聞異詞之慮哉！一管仲也，而忽貶忽褒，若出兩口。子路往見丈人，至則行矣；子路不仕無義一節說話，是向何人饒舌？亦猶趙盾假寐，鉏麇觸槐死矣。所嘆不忘恭敬等語，是何人聽得？師曠警矣，何以見王子晉火色不壽？此種疑竇不一而足，故嘗有句云：「雙眼自將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

吳靜女士有節氣

海虞女子吳靜，定生氏，嫁項生肇，而寡。婦扃戶自經，姑救之曰：「我在，汝不得死！」婦泣而誌之。越二年，姑亡，婦又自經，叔母救之曰：「姑與夫未葬，汝不得死！」婦乃復生，遂析家財爲三分，其叔季葬舅姑與夫，而不食死年三十六。婦生時，好觀綱鑑，吳竹橋太史爲之立傳，錄其詠史云：「不學何須詆霍光？託孤寄命報先王；匡張孔馬多經術，青史于今若個芳。更有名儒莽大夫，紫陽書法勝南狐；當年奇士人爭問，曾識綱常二字無。」

莽大夫——漢朝的楊雄，寫文章極好，後王莽造反，自稱「新國王」，楊雄做王莽的臣子。
朱熹寫一部歷史書名綱目的，書上稱楊雄爲「莽大夫」。紫陽——宋朝大學者朱熹，他的聽屋上有「紫陽」二字的匾額，後人便稱朱熹爲「朱紫陽」。南狐——南史春秋裏，記春

秋時候濟國的史官董狐，他不怕強暴，把強暴的事照實寫在史書上，後人稱他爲「南狐」，又說「直筆董狐」。

詩佛歌

蔣心餘太史，自稱「詩仙」，而稱余爲「詩佛」，想亦廣大教主之義。弟子梅沖爲作詩佛歌云：「心餘太史不世情，獨以詩佛稱先生；先生平生不好佛，攢眉入社辭不得。佛之慈悲罔不包，先生見解同其超；佛之所到無不化，先生法力如其大。一聲忽作獅子吼，唱破炎摩下方走；天上地下我獨尊，雙管兔毫一隻手。人間遊戲撒金蓮，急流勇退全其天；小倉山居大自在，一吟一詠生雲烟。有時披出紅袈裟，南天門邊縛夜叉；八萬四千寶塔造，天魔龍象爭紛拏。有時趺坐如善女，低眉微笑寂無語；天外心從何處歸？鵲巢

於頂相爾汝。眼前指點說因由，千山頑石皆點頭；三唐二宋攝其總，四大海水入毛孔。一心之外無他師，六合以內皆布施；先生卽佛佛卽詩，佛與先生兩不知。我是如來大弟子，夜半傳衣得微旨；放胆爲作詩佛歌，願學佛者從隗始。

廣·大·教·主——廣大教主，是說一羣人中的首領。唐朝張爲寫一張「詩人主客圖」，推白

居易、孟雲卿、李益、鮑溶、孟郊、武元衡五個人做主人，此外的都稱客，又稱白居易爲廣大教化主。

後人稱人才學在一班人以上的，也稱爲廣大教主。獅子吼——說話有力量，稱得許多人佩服，稱爲獅子吼。

傳燈錄裏說，佛教主釋迦牟尼，生下地來的時候，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嘴裏發着

獅子一般的吼聲，說着話道：「天上天下，維吾獨尊！」

傳衣——傳燈錄裏說，佛在雪山上打坐，有野鵲在佛的頭頂上做窠，時來時去，佛好似不知道。

傳衣——和尚用一衣一鉢傳給弟子，弟子裏面有能承繼得師父學理，便把衣鉢傳授給他做憑據。傳燈錄裏說，釋迦牟尼打坐四

十九年，纔找到一個弟子名摩訶迦葉的，釋迦牟尼便拿一件金縷僧迦梨衣傳給他，稱爲一祖。
——在夜半時候，李義山詩道：『自從夜半傳衣後，不羨王祥得佩刀。』

語句可愛

金陵小市，買得水精方印，縱橫二寸七分，上鐫十六字云：『好學忘老，存心對天行樂一世，傳名千年。』印質不甚瑩徹，而陽文篆書，甚蒼勁，語句亦可愛。

洞庭山人詩

洞庭山人徐堅，字友竹，工丹青篆刻，兼能詩，與余交三十餘年矣。今春相遇姑蘇，以觀園詩見示，紅橋暮泛云：『春風一櫂渚烟開，雨洗平泉淨碧苔；薄暝花光亂松竹，夕陽人影散樓臺。鄰船歌吹移燈去，野店魚蝦入饌來；

轉眼寒梅便零落，共拚酩酊莫催回。」東行云：「驅人名利路何窮，嘆息勞
勞來往同；途次相逢不相識，鞭絲帽影各匆匆。」抵家云：「換得輕舸越滸
關，此身真個到家山；家山畢竟風光好，久住人偏看等閒。」其他佳句，如「
秋風不願征衣薄，夜雨還同別淚多；此際柴門深夜火，幾人圍坐望歸人。」

無子警句

友竹與秋帆尙書至好，又嘗小住揚州汪令聞家。汪故余戚也。爾時宴
飲酣嬉，髮無二色，而今則彼此皤然，年垂八十矣。班荆道故，不覺悽然。其族
姪龍飲尤聰俊，賞鑑書畫，一時無兩，不幸中年化去，其詩亦散失。但記其無
子警句云：「空費醫錢九千萬，阿嬌金屋總無兒。」

司馬章年少多情

白下秀才司馬章，字石圃，風神瀟灑。年少多情，與周麟官校書，有三生之約，而格于家範，乃撰雙星會曲本，以舒結情。余錄其辛亥記游浪淘沙云：「春到鳳城中，遊運方通，閒來指點過橋東，記得當時心醉處，蛛網塵封。」

人去翠樓空，聚散匆匆，今年花似舊時客，可惜如花人已去，欲折誰同？」又南柯子云：「渡口傳桃葉，溪頭說范雲，笑他街市語紛紛，都把文郎情事作新聞。心結愁千縷，人歸瘦幾分，內人不解問殷勤，今日眉頭真個爲誰顰？」又臨江仙云：「午睡昏沉偏戀枕，夢魂尋到天涯，幾回夢得到卿家，知郎新病渴，親試六班茶。歛笑問儂何好事，將人譜入琵琶，嚶嚶低語怨郎羞。覺來嫌夢短，紅日已西斜。」

鳳城——春秋時候秦穆公女吹簫，鳳凰便飛下城來，便稱爲丹鳳城；以後稱京城都稱鳳

城。

隨園詩話補遺 第三卷

詩無生趣如木馬泥龍

老友何獻葵刺史，喜談詩，而不輕作。常云：『詩無生趣，如木馬泥龍，徒增人厭。』嘗在隨園得梅子肥時，落地輕七字，卒亦懶于成章也。其長子春巢工填詩，余已載入詩話矣。今年獻葵亡，春巢乞余志墓，袖近作見示。秦淮感舊云：『十年不作白門遊，忽把孤帆向石頭；聞說舊人都不在，春風愁上十三樓。』迢迢一水遠通江，郎去潮來妾倚窗；羨煞載郎船上槳，隨波來去總雙雙。』千金亭云：『空亭千古對平波，野渡斜陽獨客過；莫怪無人留一飯，報恩人少受恩多。』贈釣叟云：『萍開風起水生紋，一葉飄然泛夕曛；魚在綠波竿在手，船頭閒坐看秋雲。』他如：『湖邊客到花先笑，樹裏僧歸路半

陰。閒雲未必忘舒卷，流水何曾管是非。雨足田車閒架樹，日斜耕犢馱人。
「皆佳句也。其次子蘭庭懷兄云：『遠漏聲聲滴，寒宵故故長，遙思千里客，
不覺九迴腸。月白鴉翻樹，燈昏鼠墜梁，布衾頻轉側，有夢到錢塘。』重到云：
『門巷重來認未差，昏黃月色淡雲遮，生憎一幅香簾影，不隔鶯聲只隔花。
』放舟云：『茅屋疎籬綠水灣，泉聲入澗響潺湲，篙師莫怪蒲帆滿，有客推
蓬愛看山。』其佳句如：『鍾新花似延佳客，讀舊書如遇故人，百歲閒懷能
幾日？一生知己不多人！』『烟平疑積水，燈遠若孤星。』俱妙。

千金亭——漢大將韓信，在窮苦的時候，淮陰地方有一個洗衣服的老太婆，常常送飯給
韓信吃。後來韓信封了楚王，便拿一千兩黃金去送給那洗衣服的老太婆，後人便在淮陰地方
造一座千金亭作紀念。

調顧二娘

春巢在金陵得端硯，背有劉慈絕句云：「一寸干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如何軋軋鳴機手，割徧端州十里溪。」跋云：「吳門顧二娘爲製斯硯，贈之以詩；顧家于專諸舊里，時康熙戊戌秋日。後晤顧竹亭云：顧二娘製硯，能以鞋尖試石之好醜，人故以顧小足稱之。春巢因調一剪梅云：『玉指金蓮爲底忙，昔贈劉郎，今遇何郎？墨花猶帶粉花香，自製蘭房，佐我文房。片色摩挲古色蒼，顧也茫茫，劉也茫茫，何時攜取過吳閶，喚起情郎，弔爾秋娘。』」

端州——隋朝時候端州，在如今廣州高要縣地方；縣城東面有一條溪，稱爲端溪，溪邊的石十分細膩，可以做硯，稱爲端硯，價錢極貴。顧二娘——清朝時候，蘇州人顧德麟的媳婦。

氏，人稱爲顧二娘。德麟能磨硯，工做得十分細；二娘也學得這本領，磨硯的工價極貴，不是真正的端溪石，她還不肯磨。金蓮——南朝東昏君愛女人的小脚，又把金子打成蓮花鋪在地上，使他寵愛的潘妃在上面走路，稱爲「步步生蓮花」。後來稱女人的小脚，也稱爲「金蓮」。

石氏女子詩

如臯女子石氏，學仙戊辰進士，石公爲崧之女也。適彰德太守沙公次子又文，善書畫工琴棋。臯邑剪彩貼絨花鳥，自學仙姑。著有水簾綉閣詩抄。過故居云：「風迴玉笛夕陽斜，誰傍山陽譜落花？喜得春回梁上燕，不曾飛到別人家。」答吳門女子感懷云：「蘭思蕙怨惺惺語，柳絮春風字字新；自古傷心同此病，深愁多付有才人。」又有熊澹仙者，幼穎悟，妙解聲律，適陳氏，配非其偶，鬱鬱不樂之意，時形諸吟詠。見蝶云：「曉露零香粉，春風拂畫

衣輕紈原在手，未忍撲雙飛！村女云：「柔桑枝上聽鳴鳩，曉起提筐過翠疇，借問誰家春夢好？半窗紅日未梳頭。」紅樹云：「老樹經霜色更鮮，半竿斜日影前川，漁郎指點烟波外，錯認桃源二月天。」感舊云：「刺繡餘閒就塾時，也從花裏謁名師；貪看夜月憎眠早，倦挽春雲上學遲。琴案屢吟秋柳句，錦箋頻寫落花詩；而今回憶皆塵夢，悵望當年舊董帷！」調蝶戀花詠刺繡美人云：「二八紅閨春似水，幾日金針，拋却奩箱裏！貪睡朦朧慵不理，簾前鸚鵡頻催起。手展鮫綃重春意，鴛譜拈來，幾朵花爭麗。繡到雙飛私自喜，背人笑向紅窗倚。」

董帷——漢朝大學者董仲舒，他做博士官，放下窗簾在屋子裏講學，三年工夫沒有看花園裏的景色，後人說讀書的房，稱為「董帷」。帷，便是帳幔等物。

國中有顏子而不知

句容駱氏，相傳爲右丞之後，故大家也。有秋亭女子，名綺蘭者，嫁與金陵龔氏，詩才清妙，余詩話中錄閨秀詩甚多，竟未采及，可謂國中有顏子而不知。辛亥冬，從京口執訊來，自稱女弟子，以詩受業。遊西湖云：『渺渺平湖漠漠烟，酒樓斜倚綠楊前；南屏五百西方佛，散盡天花總是蓮。』春閨云：『春寒料峭乍晴時，睡起紗窗日影移；何處風箏吹斷線，飄來落在杏花枝。』雲根山館題壁云：『寂寂園林日未斜，一庭紅影上窗紗；主人難免花枝笑，如此開時不在家。』對雪云：『登樓對雪懶吟詩，閒倚闌干有所思；莫怪世人容易老，香山也有白頭時。』四首一氣卷舒，清機徐引，彼館閣諸公能此者，問有幾人？

聖世昇平時之公卿風雅

山左任城東關外，有泉，相傳李白浣筆處也。上有祠堂祀太白，及賀監少陵三賢。乾隆辛亥沈清齋觀察，啓震葺而新之。土中得詩碣，署「木蘭山人劉浦題」，不知何時人。其詞曰：「蘚蝕殘碑枕廢池，開元吟客剩孤祠，空庭古柏吹風處，秋草寒泉落日時。誰采澗毛修冷寺，我沾村酒讀選詩，唐宮漢寢無人記，獨有才名到處知。」未幾巡漕使者和希齋琳閣學入都，河帥李香林尚書祖錢于祠中，希齋和云：「太白樓臨杜老池，此間合祀有專祠，林泉竟屬先生地，風雅剛逢我輩時。梁繞驪歌將進酒，壁留鴻爪共題詩，他年重過應相訪，直與三公作舊知。」香林云：「當年浣筆有清池，此日名泉葺舊祠，花竹新栽遊賞地，歌筵初做餞行時。標題不亞羲之序，（重修浣筆

泉和希齋作記）賡韻如吟白也詩；文水堂前風月好，幾人惆悵爲心知！
曹師管公幹珍云：「謫仙去後剩空池，剔蘚疏泉認古祠；官跡已沈靈武後，
筆花猶及盛唐時。入門合進臨波酒，立石重摹出土詩；拊景漫增輿廢感，好
將觴詠記新知。」中丞惠公齡云：「女牆東處發方池，上有雲烟罨古祠；誰
向寒泉談舊蹟，空餘文藻憶當時。低徊不少飛觴飲，感慨爭留過客詩；拍檻
欲狂呼太白，要從曠世結心知。」進士顧禮琥云：「仙在高樓月在池，池光
千載抱遺祠；幸逢元老重開宴，轉惜先生不並時。綠水瀾洄沈彩筆，舊碑林
立待新詩；吳都狂客今初到，未要尋常賀令知。」轉運阿公蘭森云：「泗水
源流故有池，泉開滄筆闢叢祠；風雲餘墨人千古，仙聖同龕祀一時。勝地從
今頻集讖，殘碑自昔記題詩；漫言輿寄形骸外，大雅欣逢盡舊知。」觀察沈

公啟震云：「源分泗水關方池，座列三賢葺舊祠；人地廢興原有數，主賓今古宛同時。新移竹影庭前畫，細辨苔痕壁上詩；樽酒落成兼送別，高情留與後來知。」諸詩俱各清妙，輯而存之後世，想見 聖世昇平，公卿風雅矣。

梁繞——從前有一個唱歌的女人名韓娥的，在雍門地方唱歌賣錢；韓娥去後，那歌聲還繞住在梁上三天不斷；後人說人唱歌唱得好，稱為「餘音繞梁」。仙聖——唐朝有兩個最有名的詩人，一是李白，一是杜甫；後人稱李白為詩仙，稱杜甫為詩聖。

古人所未有之議論

桐城汪稼門先生云：「歐陽公醉翁亭連用「也」字，仿唐人杜牧阿房宮賦「開妝鏡也」「棄脂水也」。杜牧又仿漢人邊孝先博塞賦「分陰陽也」「象日月也」。不知詩亦有之：「牆有茨三章，均用「也」字。桑

廬三章，均用「矣」字。樛木三章，均用「之」字。緇衣三章，均用「兮」字。又如：螽斯三章，首句不易一字，桃夭免芻皆然。漢廣三章，末句不易一字，麟趾騶虞皆然。此論古人所未有。先生守蘇州廉聲爲一時冠，然公餘不廢吟詠，遊棲霞山成六韻云：「探幽臨勝地，慰我廿年思。高節明僧紹，鴻文江總持。寒雲封舊宅，古蘚覆殘碑。佛法青松護，泉源白鹿知。春催花信早，僧訝客來遲。欲採長生藥，靈崖有紫芝。」詠斂帶云：「人情交久情愈真，肯輕舍舊復圖新；凡物關心亦類此，低徊臨別尤酸辛。憶我初年通仕籍，帶下雙雙垂影帛；左垂刀佩共堅貞，右拂玉環同潔白。學製慚無奪錦才，老老拘束準繩來；但期順下如流水，豈肯隨風著點埃！無那星霜歷顛顛，神采漸與當時異；綢繆莫頡頏騰花，閤淡徒存雞肋意。爲憑染人施力罩，濃於河畔草拖藍；

翻舊從新費裁剪，化兩爲一懲奢貪。重加矜惜風塵外，相依仍作脛衣帶；裙履風流我自慙，腰肢瘦損君應怪。個中伸縮有誰知？蘇州猶似霍州時；慚愧香山恩意厚，搜腸難續故衫詩。香燭光銷伴岑寂，俯視帶垂增閱歷；物理從來有苑枯，人心底事勞欣戚。溫涼異態春復春，惟我與汝臭味親；慙慙什襲藏諸笥，留作衰年老故人。」

明僧紹——南齊時候明僧，有才學，皇帝幾次請他去做官，他不去，家住在江乘攝山上，高帝時時派人去送他東西，有竹根、如意、筥、檠、冠等物件。現在的棲霞寺，原是明僧紹的住宅，明僧紹死後，便改作寺院。奪錦——錦，是有花紋的綢緞；奪錦，是說學得織綢緞的本領。把做官比做織錦，無奪錦才，是說不會學得做官的本領。雞肋——把沒有大好處的事體，比成雞肋。《國志》裏說：「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什襲——什字，和十字通用；襲，是包裹的意思。什襲，把貴重的東西，重重包裹起來。

秦嘉徐淑不得擅美于前

鮑步江之女，葢香居士，名之蕙，適丹徒張翊和，合刻清娛閣集，丐余爲序；齊遊廣陵鮑寄云：「秣陵僧院廣陵船，幾日遊蹤附彩箋；懷渴得梅濃較酒，詩狂乘興樂於仙。三分新月扶殘醉，四美佳辰媚少年；珍重宵深風露冷，征衫多半未裝綿。」張和云：「卅載休言歲月虛，縹緗差擬茂先車；鬢絲理爲茶烟濕，眉嫵成從墨瀋餘。到處勝遊常背汝，得來佳句轉先余；何年始踐誅茅願，同向湖山賦遂初。」又卽事云：「夜雨催歸直到明，草痕新與漲痕平；朝曦十里空濛路，雙櫓飛如小燕輕。」二人才調相匹，故知秦嘉徐淑，不得擅美于前。

四美——謝靈運文惠稱「良辰美景，賞心樂事」爲四美，便是說四樣快樂事體。茂先

車——晉朝的張華，號茂先，有才學，家中藏的書又多；他搬家的時候，把書裝成三十輛車子，有許多貴重書，是不容易買到的。誅茅——誅茅，便是說拔去田裏的茅草，田的意思。屈原寫的一篇卜居裏有兩句：「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以成名乎？」秦嘉——後漢時候，有秦嘉，他的妻徐淑，有文才，在家中害病，十分沉重，便寫詩寄給秦嘉，秦嘉也寫詩回答他，他夫妻二人常寫着文詞美妙的信。後人說有文才的夫妻，便拿他比作徐淑與秦嘉。

伊小尹詩

滿洲伊小尹，湯安相國永公之從子，幼卽工詩，來作江防司馬。春郊卽事云：「春郊攬轡值新晴，騎馬悠悠自在行；雪滿溝塍占歲稔，烟浮村落覺寒輕。清風似剪能裁柳，黃犢初肥好勤耕；猶有村氓知禮數，春醪肯爲使君傾。」謝余餽肉云：「捧來西子鬢俱美，製自東坡肉亦尊。」

東坡肉——蘇東坡愛吃肉，他研究得煮肉的方法，寫成食豬肉詩道：「黃州好豬肉，價賤

如糞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羹，慢著火，少羹水，火候足時他自美。『後人便依着他詩裏的方
法，羹成美味的豬肉，稱爲「東坡肉」。』

有芬芳悱惻之情

西江曹屋湖，龍樹大宗伯地，山同年之姪也。出知如臯，與余未識面，而
時時以詩往來。勸農云：『九陌千疇繡錯開，停輿蔭借綠雲槐；羹渠扶杖迎
官者，白髮飄蕭領隊來。農忙翻爲看官閒，戴白垂髻喜動顏；莫道使君耕未
曉，使君來也自由閒。鴉鬢小女學當家，阿母教同坐績麻；觸目新紅春似海，
抽身偷戴滿頭花。』桃葉渡云：『小艇盈盈隔，紅樓處處家；昔時花映水，今
日水流花。』數首皆有芬芳悱惻之情。

一文一武足勝人千百

乾隆戊午科，余與阿廣庭根公，同出四川鄧遜齋先生之門。榜下一別，於今五十四年矣。公出將入相，以忠勳爵至上公，而余乞養還山，賣文爲活。先生常向人云：『我門生不多，而一文一武，足勝人千百。』余聞之赧然。哭先生有句云：『共說師門原不參，敢云文武竟平分。』詩載集中。後公在杭州勾當公事，託今觀察方次耘馳檄見招，而余適遊武夷，無由進謁。今年冬，奇麗川撫軍陞見，公在宮門垂問，余甚殷。奇公於路上吟一絕見寄云：『中侍傳宣遞膳牌，平明待詔立金階；白頭宰相關心甚，問了黃河問簡齋。』

（袁枚號簡齋）

隨園詩話補遺

——自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四卷

不信孔子刪詩之說

余不信孔子刪詩之說，而又不料茅鹿門之選入大家，至今奉爲定例也。嘗有句云：「詩亡原只存三百，文古何曾止八家？」

八大家——明朝人茅坤，號鹿門，他選韓愈、柳宗厚、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轍、蘇軾、蘇子洵、唐宋兩代中有名文人的文章，成功一集，稱爲「八大家文」。

詩筆清於乃翁

張古香太守之詩，余已摘入詩話矣；其子玉階孝廉，詩筆清於乃翁。

隨園詩話補遺 第四卷

殘云：「花殘一樹繫愁思，斷送春光是雨絲；我是主人花是客，縱留他住不多時。」過趙北口云：「連天春水晚烟浮，一曲紅欄映碧流，絕似江南好風景。跨驢人去又回頭。」

嚴翰鴻有義氣

金陵嚴翰鴻，雖行賈嶺南，而性篤風義。余孤甥汪蘭圃將之肇慶，缺於路資，余託嚴挈之以行，一路彼此倡和，晚泊云：「酒旗挑出屋簷斜，古木蕭疎挂落霞，吹笛牧童歸競渡，滿頭多插野山花。」

汪梅湖先生詩是陶亭家致

姚姬傳太史言：「國初有懷寧逸老，汪梅湖先生，隱居不仕，詩格甚高。本朝諸采詩者，竟未收錄，殊可惜也。」其田家雜咏云：「戴勝鳴中園，社燕

樓故巢；田田壘水白，秧針日已高。卽事欣有賴，襟顏舒鬱陶；余其理閒策，步
過林塘坳。鰓子小如葉，沿溪泛藻蘋；繫纜甫植杖，柴門見主賓。主賓匪異人，
左右一二鄰；科跣各直率，貌簡情乃親。須臾挈酒榼，肴饌亦具陳；共言禾苗
好，瞥眼當懷新。風日美襟度，釣溪理絲綸；芳餌投文漪，修鱗逝駛湍。衆山一
色碧，獨鳥孤光寒；夕陽冥水村，新月上林端。暢好詠而歸，無魚何所歎；寒月
挾秋氣，孤燈耿清影；寥寥天宇曠，迢迢夜漏水。魚膏向轆轤，雞窗豚筴簪；遙
聞犬吠聲，行人楓葉冷。『秋懷云：』村靜日當午，雞鳴三兩聲；籬花吹野菊，
鄰釜熟香秔。讀史數行淚，看天萬種情；浮雲爾何意，只傍隴頭生。』晚步云：
『春雨晚來歇，殘陽湖上峯；人家烟漠漠，田壘水淙淙。小步林塘路，時聞山
寺鐘；幽情屬何許，古道牛羊蹤。』詩境清遠，是陶韋家數。又有寄周櫟園侍

郎三首，因櫟園往訪不值故也。想見當時，亦名動公卿云。

卽事——對於眼前的事有感，寫成的詩，稱爲卽事詩。科跣——不戴帽子蓬着頭，稱

爲科頭；不穿襪子赤着腳，稱爲跣足。答答——凡是捉魚的器具，總稱爲答答。

才高斷不狂 精明不刻薄

人常言：『某才高，可惜太狂；』余道非也。從古才高，有過顏子與孔明者乎？然而顏子則有若無，實若虛矣；孔明則勤求啓誨，孜孜不倦矣。曾贈德厚菴云：『不數袁羊與范汪，更從何處放真長；驕雖力好終須德，人果才高斷不狂。』又有人言：『某天分高，可惜不讀書；某精明，可惜太刻。』余又道非也。天分果高，必知書中滋味，自然篤嗜；精明者，知其事之徹始徹終，當可而止，必不過於搜求。搜求太苦，必致自累其身。故常云：『不讀書，便是低天』

分行刻簿，真乃太糊塗！

唐朝之士大夫

唐待士大夫失之太厚，選官有小選者，凡流外官，兵部禮部舉人，得自主之。又念嶺南黔中人，離長安太遠，遣御史郎官就其近地，設爲南選，東選以選官，是移粟以就民也。見選舉志。凡使外國者，許其舉州縣十員，爲遠行之費，以便其私，謂之私覲官。白居易作學士，自稱家貧，求兼領戶曹，上許之。守杭州時，餘俸太多，存貯庫中，後官亦不便領用，直至黃巢之亂，裁用爲兵餉。家居後，郡僚太守，猶爲之造橋栽樹，不已過乎？余嘗讀長慶集而嘲之曰：「滿口說歸歸不得，想緣官樂是唐朝。」

士各有志

士各有志，邴原與鄭康成同里，而不肯師康成，人尤之，原曰：「人有登山而采玉者，有人海而求珠者，各寶其寶，不必同也。」余故有詩云：「丁少微、陳希夷，兩箇神仙有是非，蘇子瞻、程伊川，兩賢胸中各不然。可惜不見尼山老，狂狷中行盡相好。」

丁少微——宋朝丁少微，專研究道學，在華山嶺谷做道士。當時有陳搏，道行十分高，和丁少微同在華山；丁少微的修道是講究清潔幽靜，陳搏的修道飲酒放蕩，兩人便不通來往。陳希夷——陳希夷，便是陳搏。宋朝時候，在華山上修道，後又在少華石室修道，太平興國年間，去朝見皇帝，賞名號爲希夷先生。狂狷中行——狂狷，是說思想激烈的人，中行，是說思想和平的人。孟子裏有兩句：「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尹似村詩能獨寫性靈

偶理舊書，得尹似村斷句云：「有月燈常緩，多餐睡偶遲，愁添雙鬢雪，

怕憶少年時。一蓋是似村在京師寄詩囑批，余就其五律一首，摘而存之者也。又摘其贖出典裘斷句云：「老妻見故衣，開箱色先喜；姬人持熟升，殷勤熨袖底。無奈縐痕深，熨之不肯起。」獨寫性靈，清妙乃爾。嗚呼！似村爲尹文端公第六子，祖父宰相，兄弟皆侍郎尙書，而似村自號「殿試秀才」，不就官職，賦詩種竹，以林泉終，豈非漢之張長公一流人乎？殿試秀才者，以丁卯科試，諸生鬧場，上惡之，親自監試，似村獨蒙 欽取故也。熨斗名熟升，見庶物異名疏。

善人有後

閩中楊鏡升太守，歷任三吳，判獄如神，人亦風流儒雅，中年得狂易之疾，余常鬱鬱，閔天道之無知，今秋其子學基，以詩來，風格雋永，方信善人之

有後也。吳門雜詠云：「巖桂香飄豔素秋，石湖風靜水悠悠，洞簫吹出山頭月，兩岸輕烟半未收。迴塘夜火刺船行，銀燭高燒水樹明，兩岸采菱歌不絕，木蘭舟上又吹笙，行春橋畔水雲涼，萬頃玻璃映夕陽，霧縠衫輕紈扇薄，捲簾低喚賣花郎。」見贈云：「獨占詞壇五十秋，坡仙老去尙風流，滄桑幾見歸來鶴，花柳常停不繫舟。到處逢迎多士女，平生疎懶薄公侯，天教享盡才人福，飽看溪山至白頭。」

張長公——漢朝張釋的兒子張摯，號長公，官做到大夫，因生性直爽，不能和當時同伴相合，便辭去了官，回家終身不再做官。

才多之患耶

諸升之，文思繁富。三赴北闕不售，高翰起司馬，贈以詩云：「中原非爾

力，患或在才多。諸旋中庚辰榜眼。辛亥十月，胡少司馬希呂，督學金陵，爲予誦之。諸名重光。

張夫人規勸其夫詩

杭州多閨秀，有張夫人者，美而賢，郎主喜狎邪，張不能禁，而慮其染惡疾也。規以詩云：「此去湖山汗漫游，紅橋白社更青樓；攀花折柳尋常事，只管風流莫下流！」

鼠穴尋羊蜂窠唱戲

有某公課士，以賦得蜻蜓立釣絲，限「蜻」字，七排四十韻，人以爲難。余笑曰：此之謂鼠穴尋羊，蜂窠唱戲，非以詩學教人之道也！若以多爲貴，則豈不知徐樂傳名，一書已足；阮咸作椽，三語猶多乎？

詩之主人與奴婢

浦柳愚山長云：「詩生於心，而成於手，然以心運手則可以手代心則不可。今之描詩者，東拉西扯，左支右吾，都從故紙堆來，不從性情流出，是以手代心也。」吳西林處士云：「詩以意爲主人，以詞爲奴婢，若意少詞多，便是主弱奴強，呼喚不動矣。」二說皆妙。

詩如其人

金陵莊秀才，元燮，弱不勝衣，少年綺媚，作無題云：「鬢雲撩亂不曾梳，先向池邊飼碧魚，露滴翠荷擎不定，戲分小妹當珍珠。」可謂詩如其人。

不俗即仙骨

李香林尚書，愛才如命，督南河時，詩弟子陳熙，從州倅薦用至銅沛同

知，而公移督河東矣。猶書扇寄之云：「握手河梁別緒繁，忽驚月瑄已頻更；語憑尺素書難盡，意似層波去又生。風靜珠湖應有夢，雲橫岱岳總關情；水窗此夕君何處？重展鸞箋對短檠。」又尙書在蘭陽行館題竹云：「干霄修竹自漪漪，十載相違每繫思；笑我塵勞鬚鬢改，羨君青翠尙如斯！」亦復有纏綿之旨。昔人云：「不俗卽仙骨，多情乃佛心。」其公之謂歟？

趙元一虛懷若谷

涇縣，古宣州所屬，故多詩人。梅宛陵之後，本朝愚山先生，其最著者也。近日涇邑孝廉趙元一，帥與其弟琴士，俱工吟詠；丁未秋在丹徒廣文署中，以詩集見示，余爲加墨而去。今五年矣。今冬寄偉堂詩鈔來，凡余所甲乙者，商榷者無不降心相從，虛懷若谷，宜其造詣之進，而彌上也。錄其宿焦山

寺云：「海國秋初到，山堂氣更清；林昏星有影，江定夜無聲。設席臨嘉樹，論詩對短檠；依然留臥榻，一枕百蟲鳴。」焦山頂觀月出云：「爲看月上海門東，洞口盤紆石磴崇；行到雙峯多竹樹，不知身在大江中。」青山晚泊云：「倒捲長江白浪飛，幽巖鐘磬靜禪扉；秋風極浦雁初下，暮雨空山僧未歸。」上估橋千樹密，洲前漁火一星微；明朝更約齊安過，載酒題詩赤壁磯。他如：「夕陽低野樹，秋水斷河橋。秋深海國梧桐老，夜靜關山鼓角清。」俱不愧唐人音節。

強詞奪理

蔡侍郎，觀瀾守江寧時，私宰之，禁甚嚴，余不以爲然。一日，余在府署，蔡公坐堂收呈，有回民之黠者，具呈請釋牛犯，其狀首云：「爲恩足以及禽獸，

而功不至於百姓事。」蔡遣家人謂余曰：「君原勸我貴人賤畜，今果惹回民之曠，然其狀詞文理甚佳，須君替我強詞奪理。」余書五絕於紙尾云：「太守非牛愛，心原愛老農；耕牛耕滿野，百姓豈無功？」黠回無詞而退，太守牛禁亦因之稍寬。

方正學——明朝大臣方孝孺，號希直，他自己讀書的屋子上面，寫着「正學」兩字，大家便稱他爲正學先生。他做官，講究用感情教化百姓。當時燕王到南京來接皇帝的位置，使孝孺寫皇帝卽位的詔書，孝孺因燕王做皇帝不是正式的，便不肯寫詔書，被燕王把他十族的人都殺死。北下金川——明惠帝四年，燕王棣造反，打進京城來，明帝留谷王穗和李景隆守金川門，那穗和景隆二人在城上一望見燕王的兵馬，便開城投降。

正學先生耶

余宰江寧時，門下士談毓奇，爲刻雙柳軒詩文集二冊。罷官後，悔其少

作，將板焚燬。後小倉山房集中，僅存十分之三。辛丑清明遊雨花臺，謁方正學祠，一夜夢有古衣冠者，揖余而言曰：「余詩人也。懷古有燕王北下金川，日行到周官第幾章，此詩刪之可也。又有句云：『江山忽見開燕闕，風雨原難對孝陵。』此二句甚佳，如何可刪？」余唯唯。其人言畢，有儀從呼唱而去。余次日語人，或曰：此莫非正學先生乎？

學者最忌自高自狹

人有譽余詩話，收取太濫者，余告之曰：余嘗受教於方正學先生矣，嘗見先生手書，贈俞子嚴溪喻一篇云：「學者之病，最忌自高與自狹。自高者，如峭壁巍然，時雨過之，須臾溜散，不能分潤。自狹者，如甕盎受水，容擔容斗，過其量則溢矣。善學者，其如海乎？旱九年而不枯，受八州水而不滿，無他，善

爲之下而已矣。『書法爭坐位，筆力蒼堅；余道先生精忠貫日，身騎箕尾，何妨高以自待，狹以拒人哉！然而以此二字，諄諄示戒，則其平日之虛懷樂善，可知余與先生無能爲役；然自少至老，恰惡此二字，竟與先生有暗合者，然而詩話之作，集思廣益，顯微闡幽，寧濫毋遺，不亦可乎？

學郊島詩

近學郊島詩者最少，獨葑亭給諫，於無意中往往似之。秋蟲云：『真使孤燈死，常催白髮生。』又：『瘦篔腰刻字，古樹腹藏人。』『風多螢貼樹，月出鷺巡堤。』皆孟賈集中佳句在。閩河守淺云：『不勞畫地還成獄，且喜窺天尚有臆。』何其苦也。及渡江得順風云：『大江東去月西走，獨客南歸風北來。』又何其樂也！詩人善體物情，往往如是。

苦事

余性通脫，遇繁禮飾貌之人，輒以爲苦。常詠桐花云：『桐花却也清香，甚瑣碎，無人肯耐看。』

屋少而遊女多

程尊江晚甘園，屋甚少，而春間遊女甚多。主人請余做對聯，余提筆云：『好花美女有來時，明月清風沒逃處。』主人喜其貼切。

看書與游山

香亭以余年衰，勸勿遠出遊山。余書六言絕句與之云：『看書多擷一部，遊山多走幾步，倘非廣見博聞，總覺光陰虛度。』

詩讖

新陽明府王春溪，向余云：「歲丁酉課徒山中，夏日偶以陶詩中「夏貯清陰命題，有族弟名如山者，結句云：『夜深微雨過，積翠滴成音。』余賞其作意，而嫌有鬼氣，不踰月病卒，因哭之曰：『難忘滴翠成音句，是我尋簷腹痛時。』益嘆詩識之說，非漫然也。」余因記壬申入都，遇雪途中，有句云：「僕夫與主人，麻衣無短長。」後五月，而丁先君憂。己酉秋，余與金姬同患病，先一月得句云：「好夢醒難尋枕上，落花扶不上枝頭。」己而自嫌不祥，劉霞裳曰：「先生非花也，其應在金夫人乎？」己而果然。

吳思忠詩

金陵吳思忠，字孝陵，善畫工詩，受知於錢南浦觀察。宿別峯庵云：「別峯庵結焦山西，庵外諸峯無與齊，雙眼攝盡大江色，入門頓覺青天低。月光

欲上水氣白，送闌鬪酒傾玻璃；不辭酩酊懽清夜，好與楹前松鶴棲。一檢黃鹿巖遺稿云：「愴無兒祭荒涼墓，幸有人抄失散詩。」又偶興云：「牀頭剩有宣和紙，寫我當年看過山。」

情文雙至

尹文端公公子，大半徂謝。去年尹太夫人亡，百日，而十二公子又亡。五郎晴村作青州都統，哭弟云：「吾家駿足望騰驤，底事青年竟夭亡！百日從親歸地府，九原先我侍高堂。枯荆每見花枝折，倦鳥何堪羽翼傷！纔隔一程成永別，（余出京之次日）阿兄能不淚千行！」可謂情文雙至，文端公在九泉，亦必嘆賞。

枯荆——古時京兆地方田真兄弟三人，分配家中的財產，分得十分平均；獨有院子裏一株荆樹，兄弟三人商議，把樹分爲三段；到了第二日，那荆樹忽然枯死了，那田真見了十分詫異。

兄弟覺悟起來，仍合住在一塊兒，不再分家，那荆樹便又活了起來。

惟隨園一人

何春巢向余云：『沙竹嶼，如皋寒士，性孤傲不羣，應試不售，遂棄書遠遊，足跡遍天下。其所推重者，惟先生一人。』誦其秋齋云：『小庭人寂猗蘭開，獨對幽香一舉杯；薄暮閒雲不成雨，冷風吹月上簾來。』山居云：『飯罷鐘聲已斷煙，偶來閒倚寺門前；夕陽暝色行人絕，空見羣峯亂捧天。』又讀隨園詩話云：『瓣香好下隨園拜，安得黃金鑄此人！』

詩外有詩

余老矣，最喜人說少年舊事。何蘭庭句云：『回思慈母悲今日，最愛山僧說幼時。』爲之擊節。何又有江樓看雨云：『狂風驟雨逼蕭晨，萬里烟波

失遠津，穩坐西窗憑几望，幾多浪裏著忙人！詩外有詩，深得風人之旨。遊理安寺云：「不信客從山外入，恰疑僧在樹頭歸。」亦真境也。蘭庭幼時，其父西舫，許我爲壻，後以路遙不果，惜哉。

抒懷

熊澹仙女子，不止能詩，詞賦俱佳，以所天非解事者，故詠螢火云：「水面光初亂，風前影更輕。背燈兼背月，原不向人間。」作廣怨賦云：「文采遭傷，久矣人皆欲殺；蛾眉致妬，何能見猶憐！」聞笛賦云：「三更不寐，遙知思婦情深！十指俱寒，想見高樓獨倚！」

文字之交

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毛詩曰：「求其友聲。」杜少陵曰：「

文章有神交有道，皆不期其然而然者也。『故余嘗謂文字之交，比骨肉妻孥猶爲真摯，非雲泥所能判，關山所能隔者。如惠制府瑤圃，法學士時帆，諸公都已載入詩話。近又得何水部道生，劉舍人錫五，二賢焉，抱英絕之才，而獨惓惓於隨園，各贈長律數首，以篇幅稍長，故另刻續同人集中，而其所心醉之句，有不忍不標而出之者，如劉云：『閒來志怪都根理，語必驚人總近情。』余道第二句，真指心源，包括小倉山六十四卷全集，較勝他人作序，萬語千言矣。何云：『願署隨園詩弟子，此生端不羨封侯！』矜寵一至於斯，使我汗顏。擬作山右二賢歌以美之，而年衰才盡，未敢落筆也。

先得我心

余行路，喜水而惡陸；聞明日站遠，則夜眠不安。偶見楊次也先生有句

云：「車平終日臥，路遠隔宵愁。」可謂先得我心。昔人罵蚊云：「滿腹經營飽膏血，可知通夜不眠人。」又：「山在隣家樹上青。」皆能道人意中事。

朱坤詩

吳江朱坤，隱於市廛，有詩號琴思集，可採者，如哭弟詩一絕云：「尋餽索哺淚雙流，隨少隨多與卽休！賸有半盤梨栗在，可憐携去祭墳頭。」旅中送春云：「旅人從此賦歸兮，落絮飛花襯馬蹄；鶯到今朝聲不惜，垂陽陰裏盡情啼。」五言絕云：「極憐春意好，隨月入花陰；上有雙棲蝶，行來亦小心。」又：「花霧著人微似濕，柳風吹面不生寒。」皆可誦也。

俞竹梅詩

仁和俞竹梅，號天羹，有潮州竹枝詞云：「榕樹如郎妾女蘿，朝朝牽掛

在枝柯，根鬚著處成連理，只是怪他頭腦多！又卽事一絕云：「笏竹園林
株，椴色，銀鑲穿耳小蠻娃，見人躲入牆陰去，觸墮簪頭金鳳花。」

榕樹——福建廣東一帶地方，有一種榕樹，樹身高四五丈，從樹幹上生出樹枝，那樹枝倒

掛在地下，又生出根來，成了樹幹，往往由一株榕樹，成了一座數十畝大的森林，這一種樹根稱
爲氣根，女羅，又名松蘿，是薜苔一類的小植物，生在地面成樹皮上。笏竹——廣東地方有一
種笏竹，竹節十分緊密，每一節上長着五枝刺，好似雞爪一般。廣東人在圍牆外種着笏竹，可以
避免盜賊。

汪女史詩

吳江女史汪玉軫，有詩才，偶成云：「夜靜更闌猶未眠，熏爐香燼不生
煙，且推窗看中庭月，影過東牆第幾磚。風飄柳絮雨飄花，多少新愁上碧紗；
借問過牆雙蝶，春光今在阿誰家？」

夜行

王葑亭夜行云：「殘星雞口落，初日馬頭高。」
鄭德基夜行云：「蝶夢來驢背，雞聲過隴頭。」

鄭德基詩

詩家紅袖多，青衣少；然鮑庭殷，胃作楊素家奴，未嘗非名士。白下有鄭德基者，穆太守僕也；梅雨云：「窗前一夜聽梅雨，曉看堂前生碧苔；正惜滿城花落盡，偏教殘蕊燕銜來。」馬嵬云：「馬嵬坡下草萋萋，過客停車望欲迷；知是太真身死處，馬蹄何忍踏香泥？」朝天寺云：「朝天山下川流急，短艇孤篷趁順風；絕頂不知還有寺，白雲深處一聲鐘。」上元無月云：「星橋火樹滿街紅，微雨疎風過碧空；想是嫦娥開夜宴，雲簾深鎖廣寒宮。除夕云：

「今夜不眠非守歲，防他有夢到家鄉。」棧道云：「馬盤絕頂青霄近，人到中天萬壑低；澗水勢催羣石走，浮雲如擁亂山行。」與友黃鶴樓分袂云：「我如黃鶴去，君似白雲留。」贈隱者云：「讀書豈必皆觀國，學佛何須定出家！」

方外詩

從來閨秀及方外詩之佳者，最易流傳。余編隨園詩話，閨秀多而方外少，心頗缺然。方坳塘觀察過訪山中，談及禪僧智朗，號漁朗，上元人，性至孝，母歿出家，住持理安，歸省母墓云：「風木驚心二十年，偷生只爲學金仙；誰知杖錫歸來日，荒草叢中化紙錢。」簾髮荆釵苧布裙，夕陽影裏淚紛紛；趨前欲訊重泉恨，吹過西風一片雲。」改葬云：「別後匆匆掩一棺，多年淺土忍重看；故衣斷線痕猶在，靜樹搖風骨已寒。西輪可憐通夜夢，南陔空說潔晨

餐；慈恩欲報終難報，徒向平原意少安。」又泰州光寺僧西林有句云：「黃花野徑僧歸寺，紅樹村莊人倚樓。」亦有盡意。

風木——說年老的人，好似被風吹着的樹。韓詩外傳裏有兩句：「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待。」杖錫——拄杖，稱爲杖錫，是說和尚手中拿的錫杖，杖的頭上有錫做成的小環，拿錫杖走着路，那小環便搖動着發出聲音來，這杖又稱爲禪杖。西庵——庵，是說瞻巖山在西面到天晚的時候，那太陽先從瞻巖山頭西面落下去，天晚好似人到了老年時候，所以西庵是說到老年。

青眼山人

吾鄉金秀才，織眼旁青色，自號青眼山人，幕遊金陵，執贄隨園，榻漢印百方面去，詩古峭可喜，西塞山云：「志和揮手去，冷落少微星；蓑笠高風遠，魚龍夜氣腥。江雲走虛白，石壁斷空青；獨有金湖月，年年照翠屏。」江浪餘

生歌贈萬別駕云：「海莊別駕量如海，生死關頭氣不改；颯風促浪高百尺，別駕氣穩如鼎鼐。風狂浪急船不支，舵工水師無所爲；排風挾浪未頃刻，磅礪一聲桅下垂。從人狂叫齊涕泣，船尾向天如壁立；別駕遲徊步慢移，願謂諸君莫惶急。以手指浪浪卽催，江上風迴水倒開；斯須江水幾及膝，艇子恍從天上來。嗟哉海莊性篤厚，先喚從人上岸走；箏輿無恙亦相隨，有如嫂溺能援手。回眸獨剩檣梢動，片舫低昂浪輕送；歸來歌嘯月滿樓，蛟龍影滅秋江空。」他如郊外云：「宿雲平接地，新漲遠浮天。」畫鷹云：「風吹秋影靜，堂下鳥聲空。」夜坐云：「花影一庭蟲四壁，江聲千里月三更。」春冷云：「鳥聲著意試空谷，雲影有心低漢江。」皆妙。

賦銅鼓

隨園詩話補遺 第四卷

番人最重銅鼓，卽剝蝕而聲磬磬者，可易牛千頭。相傳爲諸葛亮征蠻所鑄，不知後漢書馬援傳已載之矣。余丙辰至粵，金中丞得鼓二面，命余作賦，大加稱賞，卽命刻廣西志書中。甲辰歲余重遊桂林，閱省志藝文一門，國朝首載此賦，且驚且感，題一絕云：「五十年前銅鼓賦，自家披覽自家憐；不圖灘水崇文日，竟冠 熙朝第一篇。」

劉文白能驅鬼怪

劉揆，字文白，湖北沔陽州人；少穎悟，過目成誦，比長剛正不阿，能驅鬼怪。有某氏女爲怪所迷，自稱丁相公，劉訪知，是野廟木偶，執而枷之，怪遂絕。詩亦清老，錄其新堤云：「鼓榼晨光裏，灣環一港通；林鳩猶喚雨，檣燕欲凌風。帆影江煙外，人家水氣中；誰憐穠李樹，如雪吐晴空。」他如過白湖云：「

微波不動處，新月自然生。詠月云：「宿樹鴉聲定，侵窗花影移。」俱妙。

女弟子駱綺蘭詩

余今歲，約女弟子駱綺蘭，同遊西湖；余須看過梅花方出行，而綺蘭約女件先往。及余到湖樓，則已先一日歸矣。見壁上題詩詠秋燈云：「獨坐影爲伴，閒窗對短檠；照人雖冷淡，觀我自分明。焰小知風急，光寒避月盈；欲挑還住手，無語聽殘更。」秋扇云：「暑消新雨後，人困晚涼天。」余愛其清妙，即手錄以歸。

方藕堂謝內

方藕堂，維翰與程魚門因詩交好，遂結婚姻。後藕堂補官杭州，年四十無子，其夫人爲置一妾，而藕堂於役吳興，竟未知也。歸後驚喜賦詩謝內云：

「中年華髮漸成絲，羞對紅妝入繡帷；冀我免爲今伯道，知君會讀古蠡斯。剛逢燈月交輝夜，乍見衾裯與抱時；良緣早符燕姑夢，春蘭花發正盈墀。」又芍藥云：「豐臺十里春如夢，風軟沙平感舊遊；悔自南來消息斷，一年春盡一回頭。」

于役——于，是到的意思；役，是說辦公事。于役，是說到外面去辦事。詩經裏有兩句：「君子于役，不知其期。」蠡斯——蠡斯，是飛蟲的一種，生子最多；所以人生兒女多的，便拿他比爲蠡斯。詩經裏有蠡斯篇。衾裯——衾，便是人睡的被褥。古時做小老婆的，不能和丈夫完全睡一夜，抱着自己睡的被褥來，和丈夫睡過了，便抱着被褥回自己的房去；所以做小老婆，稱爲「抱衾裯」。詩經裏有兩句：「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燕姑——春秋時候，鄭國文公的妃子名燕姑，做了一夢，見神道給他一枝蘭花；後來鄭文公寵愛燕姑，便送一枝蘭花給燕姑；燕姑生了一個兒子，取名爲蘭；後來蘭便做了鄒穆公，後人祝人生兒子，便說稱爲「燕姑夢」。

名臣落筆自然超妙

武臣能文，皆太平盛事。公侯干城，見於周南，卻穀說禮樂而敦詩書，見於左傳。余遊貴池齊山，見壁上鐫岳武穆詩云：『年來塵土滿征衣，得得閒吟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盡，馬蹄催趁月明歸。』想見名臣落筆，自然超妙。不止曹景宗之能諧競病也。近余又得二人焉，鎮江都統楊公儉齋，春保登北固山用唐人孫魴韻云：『古屋倚蒼冥，峒嶢聳地形；波連湘浦闊，山抱潤城青。遠樹迷江驛，寒煙淡晚汀；故人不可見，嵐翠滿空庭。』詠儉齋云：『自是一腔春意滿，故教兩袖盡開花。』可稱趣絕。松江提督陳公樹齋，大相閱兵皖江，登大觀亭云：『浩浩長江天際橫，地連吳楚一波平；蒼茫草樹迷遙浦，歷落帆檣趁晚征。斜日墮城干堞迥，漁燈點水亂星生；不知多少英雄事，

都付潮聲徹夜鳴。『寄懷程也園云：』今宵夜氣劇清寒，底事遂巡欲睡難；明月滿庭花樹靜，料應詞客也憑欄。『兩公位登極品，而風貌秀整，謙若書生，皆蒙其先來見訪。』毛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斯之謂歟？

沈謙之詩

余年十八，受知於浙督程公，元章送入萬松書院肄業；離家二十里，夜不能歸，輒借榻湖州沈謙之永之寓所。後永之同舉戊午鄉榜，官至糧道，晚年結兒女姻親。而謙之以一孝廉，中年摘館，殊可悲也。今春其子東橋，寄竹翠溪堂詩集來，讀之想見當年罄款，即席贈嚴崧瞻進士云：『萍浮梗泛得相親，酒賦琴歌不厭頻；君莫傷時悲不遇，世間多少布衣人。』鈞臺云：『王氣終應在茂陵，兔肩麥飯記飄零；故交貧賤如相忘，帝座何由犯客星。』二

詩皆有寄託，足以風世。又謝僧餉茶云：「幽絕精藍莫記名，到門惟有老僧迎。烹茶不是在山水，那有一杯如許清！」五言如：「鷗隨遠山沒，帆帶夕陽飛；離情花落後，春病雨聲中。水闊疑無岸，雲昏不辨山。」皆佳句也。東橋名鼎生。

兔肩麥飯。

後漢光武皇帝在南宮遇到大風雨，光武帝在路傍的空屋子躲雨，當時有大臣馮異去砍下柴草來燒火，光武帝脫下衣服來烤火，又馮異送上麥飯，兔肩給光武帝充飢，後人說患難的朋友，便稱爲「兔肩麥飯」。容星——光武帝和嚴子陵，是從小的朋友，後光武做了皇帝，子陵在富春江釣魚，光武帝喚子陵進宮去，兩人談話，到夜裏他同睡在一狀，嚴子陵睡熟了，不覺把一隻腳擱在光武帝的肚子上，第二天，有太史官奏說，昨夜見天上容星犯帝座，須防有外人謀害，光武帝大笑道：「是朕和舊友嚴子陵同睡罷了！」在山——杜甫詩有兩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後人稱做官的爲「出山泉」。

永之幼女全寶十五歲即已能詩

東橋設帳永之家，教其幼女全寶，即許配阿遲者；年纔十五，娟好閒靜，即已能詩。寄姪女音保云：「與君分手忽經年，長自關心望日邊；幾欲寄書魚雁少，今朝纔得劈雲箋。淨儿明窗喜不支，曾同碗席日親師；而今遠隔三千里，憶否春風並坐時？」即事云：「首夏天光照眼明，綠楊芳草雨初晴；清陰繞逕渾如畫，閒向窗前聽鳥聲。」嘻！三首一氣卷舒，阿遲與之同年，尙不能作一韻語，豈吾家詩事，將來不傳於兒，要傳於兒婦耶？

詩中有畫

王子三月，余與吳門陳斗泉秀才同遊天台，斗泉與余步月云：「作合在山水，南橋風景清，灘聲亂人語，巖月隱江城。共有煙霞癖，誰憐羈旅情；來

朝理筇屐，華頂撥雲行。』又雜詠云：『一徑紆回渡翠厓，查無人跡落蒼苔；白雲抹斷丹臺路，知是前峯雨欲來。』斗泉善畫，雅得二王神韻，故詩中亦含畫意。

蔣于野昆季

余每下蘇杭，必採詩歸，以壯行色；性之所耽，老而愈篤。近有聞風而來，且受業者，蔣莘字于野，年纔十九，遊古寺云：『山外野僧家，孤龕半落霞；磬聲流樹杪，鈴語繞簷牙。彼靜魚遊鏡，香消佛散花；我來無別事，應許問楞伽。』山行云：『村古藤爲瓦，溪幽樹作橋。』佛手云：『天下援非易，楊枝洒未忘；有心擊法界，彈指過秋光。』表忠觀云：『鐵券已分唐土地，璽書曾奉宋春秋。』皆妙。其弟名蔚，字起霞，年纔十六，落梅曲云：『一樹幽花世外姿，依依水

淺月斜時，無端玉骨飄零甚，不怨東風恰怨誰！
神山昨夢夜逡巡，花底聞吹紫玉聲；
三叩素扉人不見，滿庭殘雪落無聲。
詠王半山云：「竟使紅羊成小劫，幾同白馬害羣賢。」
偶成云：「細雨一簾飛燕子，春寒幾日又花朝。」
兩昆季，皆未易言也。起霞愛趙雲松詩題七古一章，奇橫譎詭，惜篇長不能備錄，爲錄稿寄與雲松。

楞伽——有佛名大慧，在楞伽山講道。到宋朝，有天竺國和尚那跋陀羅，譯一部楞伽經，共有四卷。紅羊——宋朝理宗皇帝時候，有一個人名柴望，獻一部書名丙丁龜鑑，書裏面記的從秦莊襄王丙午年起，到五代後漢天福丁未年止，中間凡遇到丙午丁未的年份，中國總要大亂；照陰陽家說，丙是屬火的，火是紅色的，未是屬羊的，所以稱亂世爲「紅羊劫」。白馬——唐朝末年，朱全忠造反，殺死宰相裴樞一班三十多人，在白馬驛裏，把這許多屍首拋在河水裏，後人說有才學的正經人遭害，便稱爲「白馬之劫」。

戈小蓮詩筆清嬌

吳門戈小蓮，培吾家姪壻也。詩筆清嬌，天平山云：『不辨翠微色，蒼茫夕照濃。澗喧爭一水，寺近鎖千峯。煙隔雲間月，聲傳花外鐘。遊人歸去後，只有白雲封。』無題云：『可奈相逢處，翻生落漠愁。人前渾不語，留意在雙眸。』綉毬云：『團團微雨聲，片片春風冷。蝴蝶窗外來，飄搖亂花影。』

少年之詩能通體完密者最少

少年之詩，往往有句無篇，能通體完密者最少。京口左壙，字蘭城，年纔弱冠，而風格清穩。舟過無錫云：『梁溪山色好，向晚放舟行。名酒分泉味，吳歌雜榜聲。人家多近水，楊柳半遮城。遙見斜陽裏，長堤一綫平。』湖樓云：『夜靜披衣坐，湖光浸滿身。遠山微有月，近岸寂無人。舟小漁成市，村孤樹作

隣；碧天涼似水，鐘鼓報清晨。秦淮云：「客中無酒醉花朝，騎馬閒行過板橋；蝶影亂飛芳草路，歌聲爭送白門潮。重尋舊院人何在，空對斜陽恨未消。惟有東來堤上柳，年年烟雨換長條。」通首音節清蒼。

泉味

——無錫惠泉山上，有石泉水，水味十分清潔。唐朝有一個陸羽，生性愛飲茶，用好水

煮茶，有泉水的地方，他都去拿泉水煮着茶，分辨水味的濃淡，他定惠山的泉水爲天下第一泉。舊院——明太祖皇帝，在南京地方造許多房屋，住着官妓；後人稱妓女的房屋，爲舊院。

徐秀才落筆超絕

徐心梅秀才，備經住洞庭西山。辛丑余遊石公飄渺二峯，宿其家，凡七日；徐手錄隨園詩成帙，已雖不多作，而落筆甚超。題一輪上人禪定圖云：「我來看薔薇，高僧正清課；相看寂無言，相對惟對坐。不見天花飛，但見金輪

隋月出三生來，鐘殘一世過。卽此是禪機，如來不說破。」

陳叶宮可與楊蓉裳抗手

虞山陳叶宮聲和少年，才思豔發，余嘗謂可與楊蓉裳抗手，惜年未三十，兩耳未聰，想亦學力苦思之故耳。賀沈正生領解云：「沈郎才調領羣仙，手種秋香到月邊；未必重來無我分，已將此著讓君先。榜頭喜得真名士，吳下喧傳最少年；莫到旗亭夸畫壁，霓裳留奏大羅天。」沈善歌，故調之。聞景秋蒲訃云：「知否相思不暫停，兩番詩句重叮嚀；若無人寄封仍在，還想君歸讀與聽。」二詩可謂不著一字，自得風流佳句。如長干答云：「人影長空落，風聲絕頂驕。」送弟就昏黃平云：「遠遊憐汝小，出贅苦家貧。」韓鈞釣臺云：「王齊王楚無寸土，微時翻有釣魚臺。」

綽有家風

余過太倉，秋帆尚書之從子，曉山孝廉，裕會苦留小住。至藏匿行李，不許上船，甚矣！主人之尊賢禮士，綽有家風也。示我春詞四首云：「細雨空庭長綠苔，梅花零落杏花開；叮嚀侍女逢春社，高捲珠簾待燕來。春光淡蕩愛新晴，高樹鶯啼曉夢驚。紅日滿窗人未起，隔牆風送賣花聲。自把雙眉柳葉描，曉妝成後最無聊。春來女伴多相問，綉閣新添線幾條。滿目山川似畫屏，綠楊芳草水邊亭；花時獨愛薰香坐，嬾逐隣姬去踏青。」

添線——唐朝宮裏，妃子宮女們做着女工，拿用線的多少，來分日子的長短；每年到了冬至節以後，時間加長，做女工便要多做一根線，稱爲「添線」。

天壤王郎之嘆

近日閨秀能詩者，往往嫁無佳耦，有天壤王郎之嘆。惟吾鄉吳小谷明府之女柔之，適狄小同居士，紹興潘石舟刺史之女素性，適汪潤之解元，皆彼此唱和，如笙磬之詞。小同居游在外，吳寄云：『伊人蹤跡又天涯，小別無端感歲華，千里迢遙此寒夜，一般清瘦共梅花。孤衲入爨聲難辨，美玉求沽願久賒，不爲封侯緣底事，紀遊詩卷向誰夸。』小同答之有：『幾行新句機中錦，一瓣幽香雪後花。』之句，潘寄外云：『瘦影新痕楊柳枝，杏花十里送春時，須知吟詠無閒筆，那向妝臺更畫眉。』哭姊云：『采筆長辭詠絮人，硯池妝閣久生塵，瑤階明月空如水，更有何人立滿身。』俱一時傳誦。

明七子風格

吾鄉詩多浙派，專趨宋人，生癖一路，惟小同以明七子風格救之，溫州

感舊云：「十載曾游地，三秋悵別時；郗生仍入幕，謝客舊題詩。潮落沙痕在，舟輕塔影移；霜華今夜白，偏惹鬢邊絲。」

郗生：

晉朝的郗超，是桓溫的賓客。那謝安和王坦之，都是有才學的人，常在桓溫家中

談話。桓溫使郗超在隔着帳子睡着，聽着那風吹着帳幕開了，謝安見了郗超便笑說道：郗生可以算得是「人幕之賓」了。謝客——溫州華蓋山東南，有一塊山石，上面刻着「謝客岩」三字，又有謝靈運寫的白雲曲在岩石上。

徐施二人詩

余過山陰，宿徐小汀秉鑑家七日；小汀乃貴州方伯，紫亭同年之子也；抄詩見示，錄其陪劉石帆昆季西園雅集云：「名園高會啟郗尉，詩興還隨酒興俱；人雅不關居有竹，鳥鳴疑喚客提壺。分爭旗鼓憑三雅，領袖詞壇有

二蘇；惆悵柴桑陶處士，秋風匹馬獨馳驅。其他佳句如：「萬山迎暮靄，一雁下斜陽。」「杏花欲破春將半，竹影初圓月正中。」「但使故人長聚首，不妨十日石尤風。」皆可愛也。其友人施漢一，政亦耽吟詩，蔣心餘弟子也。在僧院懷蔣云：「雲煙飄忽此生浮，去住無端我欲愁；鎮日蕭蕭僧院雨，輕風瑟瑟竹牀秋，射師示的弓猶在，戰馬聞征旆未收；三十年來生老病，不堪回首識荊州。」五言佳句如：「月明孤棹遠，波動小橋移；驚電招雷至，殘更帶雨移。」七言如：「殘照有餘留水面，淡煙無際到山腰。」

石尤風！——傳說古時有姓石的女兒，嫁給尤家做媳婦，夫妻十分恩愛；後來那尤家兒子出門去，長久不回家，那石家女兒因天天想念丈夫，害相思病死了。她臨死時候，嘆氣說道：我懊悔從前不攔住丈夫，不放他出門去，現在弄得害相思病死；我死以後，見有男子坐船出門去，做

買賣的，我便要變成大風，攔住他的船；從此以後，這地方的男子，坐着船出門去做買賣的，便要遇到對頭風，把船吹回來，後人稱這風爲「石尤風」。荆州——唐朝的韓愈，做荆州刺史，官李白寫信給他，稱爲韓荆州，後人便通行這一種稱呼。有的拿這人生長的地方做他的名字，有的拿這人在做過官地方的名兒做他的名字。又李白文中有兩句：「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後人稱朋友第一次見面爲「識荆」。

題蠶及題葡萄

沈石田畫蠶一筐，題云：「題詩勸爾多餐葉，二月吳氓要賣絲。」徐文長畫葡萄題云：「滿腹珠璣無處賣，閒拋閒擲亂籐中。」

孫君秬田詩

余編詩話，爲助刻資者，畢弁山尙書，孫秬田慰祖司馬也。畢公詩采錄甚多，而孫君不幸早卒，余向其家昆仲，搜得遺稿二卷，歲暮感懷云：「雪積

千里鎖翠霞，寒宵戢影悵搏沙；雲中怕聽回峯雁，風裏驚聞過市車。慣趁慵
身勤剗草，強扶凍足去尋花；捲簾小閣薰香坐，更向晴窗曬晝叉。『杏花云：
』十里輕紅罨畫樓，柳絲牽雨作春愁；催花一片東風起，村裏人歸壓滿頭。
』調寄意難忘贈人云：『日暮雲遮，聽聲聲孤雁，點點樓鴉；添燒香秘辭，拈
韻鬪尖又。風蕭索，月橫斜，臨別轉含嗟！憶舊游不如歸去，我亦久離家。』又
『湘江未許乘槎，漫挑燈夜坐，同話桑麻。輕盈低竹葉，屈曲小梅花。三盞酒，
一杯茶，這清味堪夸！恨殺了片帆早挂，腸斷天涯！』

搏沙——說人和人沒有交情，好似搏着把沙一般，一放手便散去。蘇軾詩裏有兩句：『
親友如搏沙，放手還復散。』回峯——衡山上有七十二座山峯，內中有一峯名回雁峯；雁飛
到這座峯邊，便回轉身去，又到每年春天，便回到這峯上來。

艷體中獨闢一境

華亭吳鈞詩云：「籬梢橘刺冒烟鬢，芍藥梢裙露未乾。昨夜剪刀尋不著，曉來橫在竹欄杆。」思致幽雋，於艷體中獨闢一境。吳蓋吳松四布衣之一也。

馬攔頭

汪研香司馬，攝上海縣篆臨去，同官餞別。江滸村童，以馬攔頭獻某守備。賦詩云：「欲識黎民攀戀意，村童爭獻馬攔頭。」馬攔頭者，野菜名，京師所謂十家香也。用之贈行篇，便爾有情。

詠病馬

余蕭客詠病馬云：「旋毛腹下一千里，死骨人間五百金。」汪墨莊詠

老馬云：「末路料難逢伯樂，壯心猶想出邯鄲。」

詩寫離伶情態難

詩寫離姬情態易，寫離伶情態難。吳玉松進士，客河南學使幕府時，贈顧伶云：「舞隊一大垂手，」歌曹「小比肩，」問年差不語，笑指十三弦。吳苑折垂楊，驅車向大梁，恐傷孤客意，只道不思鄉。讀之覺是兒可愛。

小比肩——古時海鹽地方人陸東美的妻子朱氏，夫妻十分恩愛，進出總在一塊兒，寸步不離，兩人常肩並着肩走着，當時稱爲「比肩人。」後東美的兒子陸弘和他的妻子張氏，也十分恩愛，寸步不離，進出在一塊兒，當時人稱爲「小比肩。」

瞠乎其後

「白水遙連郭，青山直到門。」畏壘山人詩也。「野水白連郭，亂山青

到門。」王子乘詩也。二詩各臻其妙。然觀楊誠齋「江欲浮天去，山疑渡水來。」則又瞠乎後矣！

旭亭居士詩

虞山蔣文恪公，入相後，門生滿天下，而從前官至學士，尙未持文衡也。己未初次分房，得予與裘文達公，故嘗向公戲引南漢劉鋹語云：「若聚飲同門，枚當執挺爲門生之長。」公爲莞然。公家子弟多貴顯，無以詩名者；今年過常熟，見公孫旭亭居士，詩才倜儻。錄其閨怨云：「花朝又屈好良時，病骨蕭疎強自支；鸚鵡不知人去後，窗前猶自背郎詩。獸火金盆仔細添，續紛瑞雪壓斜檣；江梅又送春消息，只管沉沉下繡簾。」佳句如：「風透疎牕燈易盡，涼生薄被脚先知；銀漢遠涵秋水淡，小樓斜受夕陽多。」俱妙。

執棍——棍，便是棍子；執棍，是說拿着棍子監察着一班人。劉鏐，原是五代時候南漢王，後投降宋朝，封恩赦侯。唐太宗要出兵去討伐晉陽，在宮中擺酒，許多大臣在一塊兒吃酒；劉鏐說：「願執棍爲諸降王長。」太宗大笑。獸火——晉朝羊琇，十分奢侈，把炭屑捏成獸的樣子去煮酒，所以稱爲「獸火」。後來富貴的人家，都模仿着他。

妙手

蔣子野幸初夏云：「小山如畫仿眉青，已潤莓苔雨乍晴；滿戶風來潮未退，捲簾飛入兩蜻蜓。」詠殘柳云：「無物可爲長壽客，多情難作後凋身。」陳春華暉見贈云：「花無可戀香難捨，書有何讎校不休？」余謂校讐二字，能如此分開用，可稱妙手。又詠春信云：「天上若無雙鯉至，人間那有萬花知？」亦善做信字。與蔣生皆少年，詩筆如此，他時何可限量！

後凋——草木枯謝落下葉來，稱爲凋；後凋，是譬喻說後死的人。

有王孟逸趣

心梅又有秋山一首云：「秋山靜自古，空翠滿衣裳。矯首看雲岫，支筇過草堂。風清松子落，水動藕花香。中有巖阿樂，欲言意已忘。」田家云：「今年春雨足，歡聲動茅屋。新婦助揮秧，小兒拾桑落。烏鬼船頭忙，團桑籬下綠。老翁沽酒猶未來，門前野花笑自開。」俱有王孟逸趣。

宋軼才女孫詩

宋軼才中丞，爲丁巳翰林前輩，在京中與予比隣而居，兩家眷屬，往返如姻婭然，後內遷少司農而卒。其公子思仁思敬，俱與予交好。今年在蘇，有持其女孫詩來者，讀之清妙。焚香云：「一剪清香午後焚，都梁迷迭靜中分；

爲憐紫玉成烟去，約住簾鉤護篆雲。」佳句如：「綠濃新雨後，紅墮晚風初。」
「風聲到樹葉初墮，月色窺牕漏正長。」皆可愛。女名靜娟，字守一，好觀

史鑑，住蘇州平橋。

都梁迷迭——都梁迷迭，是兩種香名。都梁香，出在交阯廣東一帶，形狀和霍香相同；迷迭香，出在西域地方，燒迷迭香，可以避去邪穢氣。紫玉——春秋時候，吳國王夫差的女兒名紫玉，面貌十分美麗；有一個男孩子名韓重的，向吳王求婚，要娶紫玉做妻子。紫玉也很願意，但吳王不許，那紫玉便氣憤死去。韓重私地裏去拜着紫玉的坟墓，紫玉的鬼魂從坟墓裏出來，拉韓重一塊兒走進坟墓裏去，行了夫妻的禮，在坟墓裏住了三日三夜。韓重去見吳王，說明和紫玉結婚的事體，吳王大怒，捉住韓重要定他的罪；那紫玉的鬼魂，親自去見吳王，吳王見了女兒，又驚喜，又悲傷。紫玉的母親出來伸手去抱紫玉，那紫玉便化成一道煙飛去了。後來人說女人死了，都稱爲「紫玉成煙。」

奇偉可愛

楊儉齋先生詩，已采入詩話矣。近又見麗川中丞，贈楊一律，奇偉可愛，非中丞不能作，非楊公不能當也。詩云：『玉關雙啓動風雷，儒將新從瀚海回；座上舉杯軍令肅，馬前得句陣雲開。劍留回紇人烟外，筆帶單于地影來。』（公駐回部多紀其事）移節江南春正好，太平風景供詩才。」

瀚海——瀚海，便是沙漠地，又稱戈壁。這地方數百千里地，盡是沙泥，看不到一點水草。在中國外蒙古和伊犁西面地方，都有瀚海。回紇——回紇國，便是現在外蒙古的西部，唐朝時候，他滅去了突厥，佔據了內外蒙古一帶，國勢十分強盛，回紇又稱回鶻。單于——古時蒙古王稱單于，便是部落的會長。匈奴人稱單于，是比如天一般廣大的樣子。

絕妙天籟

青陽雨詩弟子，一陳蔚一沈正侯也。二人有五絕句，皆天籟而不自知其佳，余爲表而出之。陳春閨云：「春來花滿枝，春去花散飛，幾度花開落，栽花人未歸。」沈村晚卽事云：「身安萬事閑，日落一村靜，攜兒向月明，壁上看人影。」皆絕妙天籟，非粗心者所知。

外夷慕化

方明府於禮從京師來說，高麗國史臣樸齋家，以重價購小倉山房集，及劉霞裳詩，竟不可得，怏怏而去。亡何，金曉香秀才來，又說此事，與前年方公維翰所云相同，但使者姓名不同耳。余按史稱新羅國，請馮定撰黑水碑，吐谷渾有溫子昇文集，外夷慕化，往往有之。况高麗原有箕子之餘風乎？霞裳聞之，喜賦詩曰：「劉放何幸侍歐公，姓氏居然海外通，蟬附高枝聲易遠，

鶯初調舌語難工。毛萇詩自傳門下，闕澤名疑在月中；多謝蠻姬能識曲，弓衣繡勝碧紗籠。

箕子——商朝時候，太史官箕子，後武王滅去了商朝，箕子不願做周朝的臣子，逃到朝鮮去；武王便拿朝鮮地方封給了箕子。毛萇——戰國時候，魯國毛亨註解詩經，稱爲大毛公。漢朝又有毛萇註解詩經，稱爲小毛公。由小毛公再傳授給貫長卿。在月中——古人有闕澤，在十三歲時候，做一夢，看見自己的名字寫在月亮裏。弓衣——詩人蘇子瞻，在涪井監地方，得到一個西南夷人所賣出來的藏弓的袋子，那布的絲縷，織成梅聖俞的一首春雪詩。春雪詩是聖俞全首詩集中最好的一首，所以蠻人都愛讀他。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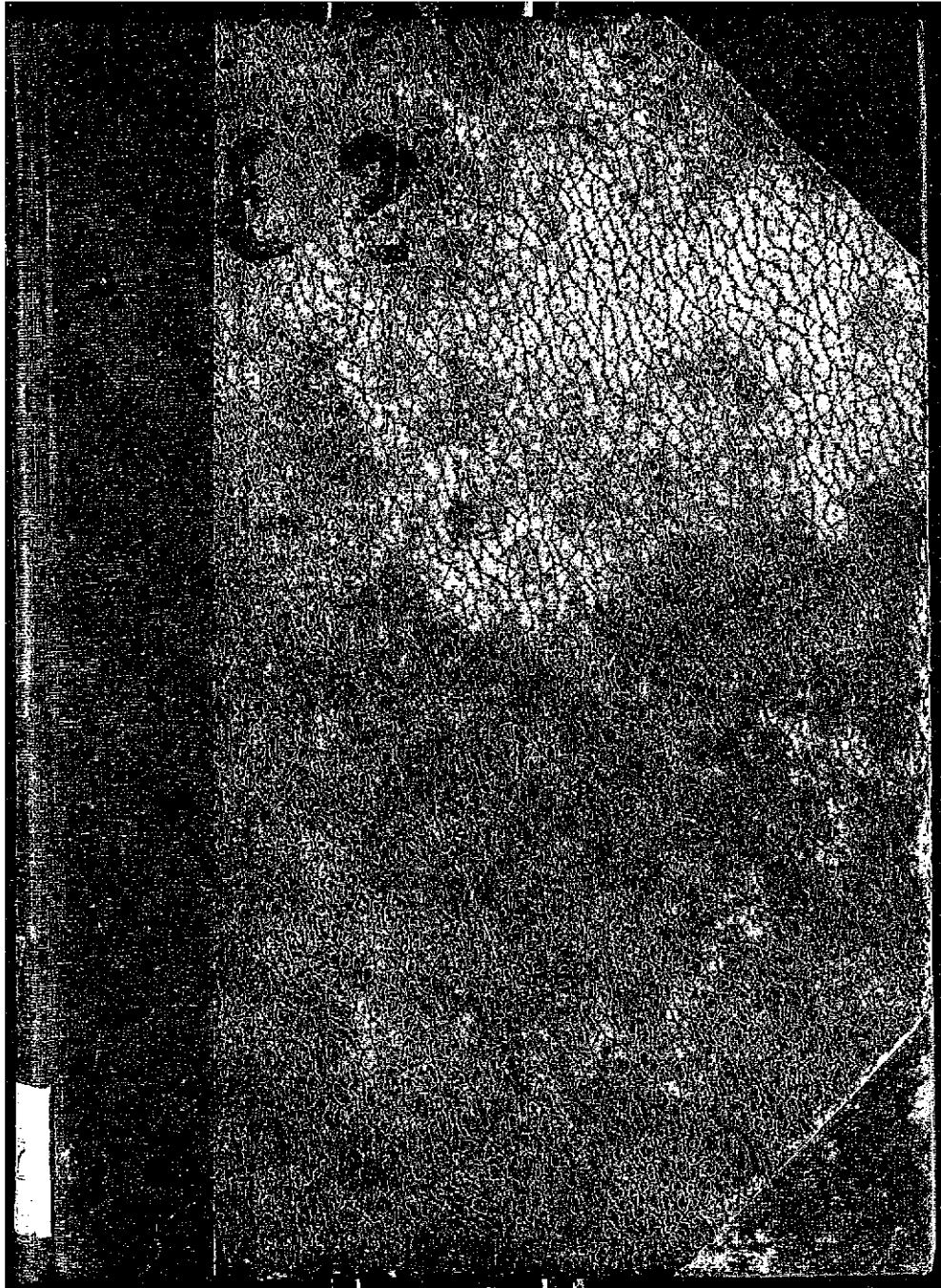
登記號 00000 書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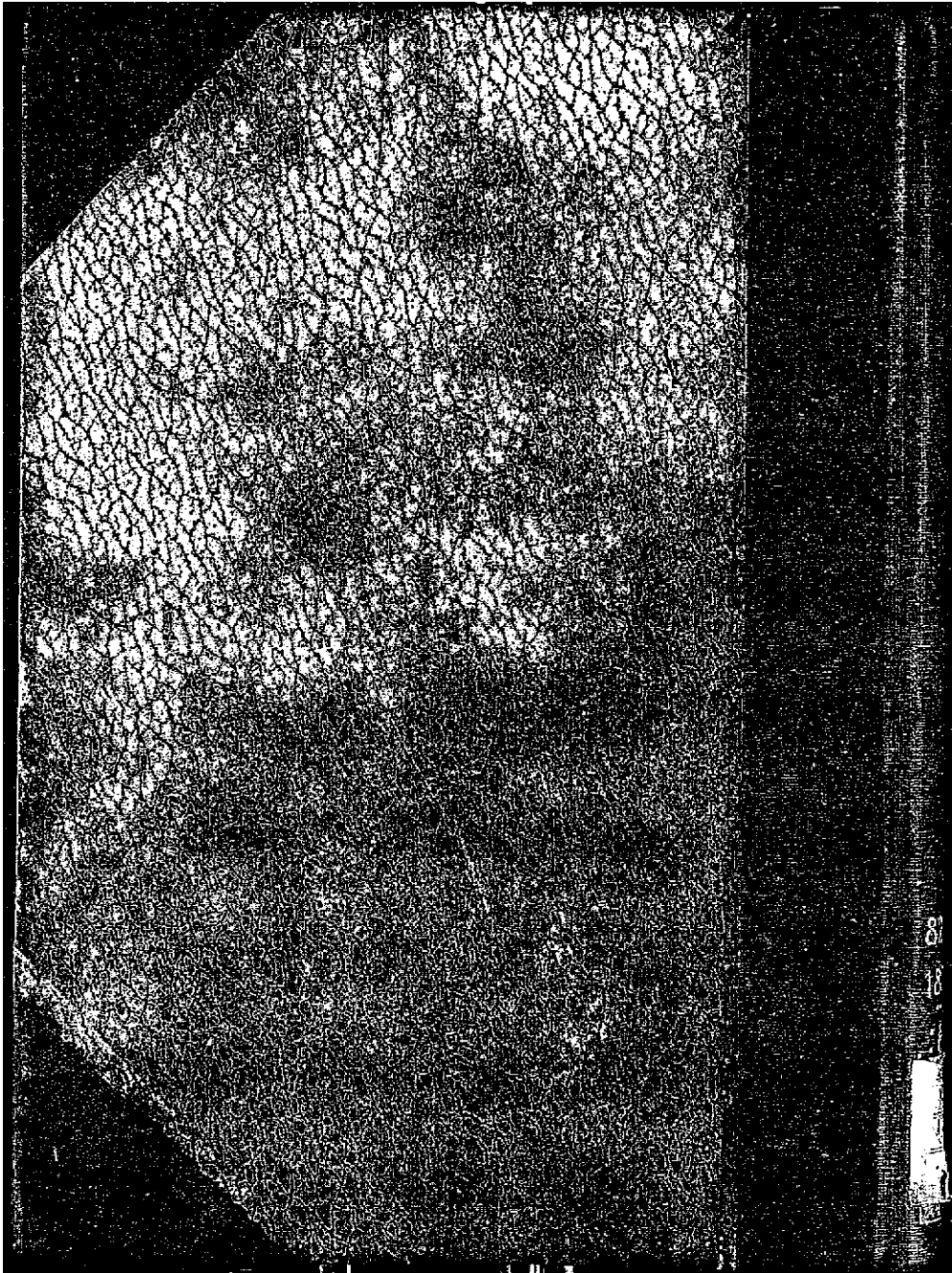
Acc. 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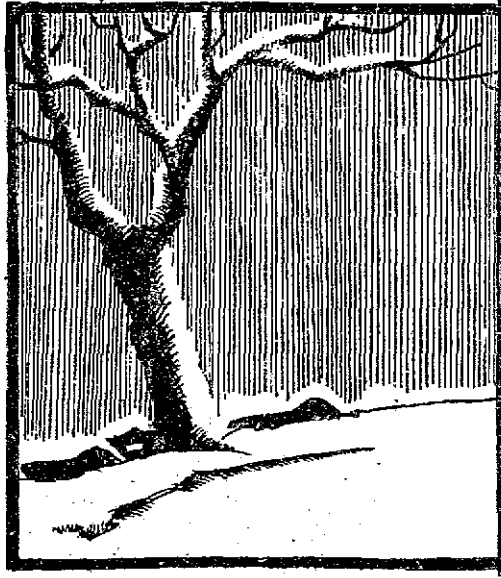
Call No.

821
185
: 5









古詩選

註天康評

每節標題白話註解

隨園詩話補遺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五卷

汪爲霖詩

如臯汪楚白之子爲霖，字春田，家故富饒，而性愛風雅，作部郎時，曾隨
駕射箭，得中二枝，上喜，賜以花翎。出守思恩府，平生喜讀余詩，有「先生宗
白我推袁，萬古心香共此源。」之句。登獨秀峰云：「拔地超天起一峯，當空
高插碧芙蓉，絕無依倚成孤立，細繹磨厓識舊封。躡級數登三百六，羣山遙
列幾千重；我來頂上憑欄望，萬戶炊烟暮靄濃。」遊棲霞云：「乘興尋秋日
日來，提壺攜硯上高臺；有官到底難捐俗，畢竟斜陽喝道回。」厭雨云：「竟

09001



同惡客驅還至，卻共閒愁滅復生。」

一氣呵成

庚辰余就醫薛生白家，遇趙君曾益，談論甚洽。忽忽三十餘年，今年趙官湖北，忽寄詩來，且云：故是尹文端公弟子，尹三公子，秉臬楚南時，曾寄詩云：「相國江南開府日，栽培桃李卅餘年；祇今老去明三釜，敢忘文成割半甌。廉使愛才垂下問，書生薄命負前緣；囊中一卷風簷草，手澤于今尙宛然。」其詩一氣呵成，允推老手。其他佳句如：「小閣飛花春欲去，幼時熟境夢常來。」「茅掀屋角添虛白，土缺牆頭見遠青。」皆妙。

三釜——釜，是古人量米的器具。又古時做官的人，拿米做俸祿。春秋時候，曾子十分孝順母親，他母親活在世上的時候，曾子做官得到三釜米的俸祿，心裏十分歡喜。曾子母親死後，曾

子做官得到三千鍾米的俸祿，曾子心中還是不快樂。半氈——南朝時候，謝眺去探望江革，這時冷天，下大雪，見江革的牀上，祇有破棉花和單張草席；但江革還專心讀書，不休息，謝眺便把自己身上穿的棉衣服脫下來，又割下半張氈毯來送給江革。

用桃花事有風趣

何蘭庭張香巖，同余遊天台。何有句云：「燈前笑向妻孥別，遇著桃花便不歸。」張在斑竹贈妓云：「勸儂莫向天台去，恐被桃花留住君。」香巖之兄月樓寄弟云：「故園亦有桃千樹，莫戀天台久不回。」三人共用桃花事，而皆有風趣。狄小同亦有句云：「天台山下征人路，不爲求仙也再來。」

兄妹二人詩

錢林，字曇如，吾鄉瓊沙先生之幼女也，年未及笄，偶成云：「獨坐西窗

下，蕭蕭雨不成，芭蕉三兩葉，多半作秋聲。『落花云：』覓路乍迷三里霧，含情如怨五更風。』皆佳句也。曇如生時，家中夢有年大將軍來，及墜地娟好妍靜，兆乃大奇。其五兄名枚者，戊申孝廉，生于鎮江觀察署中，是日適余到署，觀察卽以我名賜之，長有父風。題孟廟云：『楊墨風交煽，儀秦辨復騰；斯文天未喪，夫子道相承。浩氣中能養，微言絕更興；齊梁無地主，周孔有雲仍。功業尊同禹，經綸小試滕；介應班柳下，醇自過蘭陵。七國知矜式，千秋肅豆登；秩宗昭祀典，廟貌仰觚稜。畫壁前朝古，豐碑歷代增；巖巖泰山色，相對各峻嶒。』又無題云：『蕩漾愁心已倦排，明明月又入空齋；寄將眼淚惟清簟，付與針箱有舊釵。腸到九迴偏未斷，人難再得始爲佳；無端十一年間事，次第隨風入酒懷。』

楊墨——楊，是楊子，名朱，墨，是墨子，名翟；兩人都是春秋時候的哲學家。楊朱的思想，祇求利己；墨子的思想，祇求利人。**儀秦**——儀，是張儀；秦，是蘇秦；兩人都是戰國時候的政客，有口才，說各國諸侯得到富貴。**浩氣**——浩氣，是說人心中坦白高尚的志氣。孟子裏有一句：「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微言**——用字少，意思深刻的文章，稱為「微言」。孔子作春秋有「微言大義」。齊梁——戰國時候，孟子拿仁義治國的方法去勸齊宣王，齊國不能用，又去勸梁惠王，不能把他的話完全說出來，認為孟子的說話太迂。**雲祢**——爾雅裏說：曰弟孫的兒子，是雲孫，雲孫的兒子是祢孫；總之，雲孫祢孫是子孫中最遠的。**醇自**——人的學問道德，到子純粹專一的時候，稱為醇。**豆登**——古時拿木做成的盤稱為豆；拿瓦燒成的盤稱為登；拿豆盛菜拿登盛湯。

二女子

吳興幼女嚴靜，**甫九齡**，善書，兼工墨作。**甫田吳荔娘**題云：「繡閣遙隣

墨妙亭，開簾煤麝動芳馨；晴窗書破洪兒紙，誰識金鑾未十齡？
縱橫千尺寒梢一筆成，我看丹青先比較，此君風韻却輪圓。賦茗才華總角年，揮毫風致自翩翩；他時理棹苕溪上，好結香閨翰墨緣。荔娘，年亦十有四。

墨妙亭

——宋朝孫覺做吳興太守，搜集從漢朝以來的碑帖，刻在石上，造一座亭子，稱為

墨妙亭

蘇東坡寫一篇墨妙亭記。墨妙亭在如今浙江吳興縣，舊時湖州府衙門裏面。

洪兒紙

——古人姜澄，年紀十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寫得好字，却沒有紙，姜澄便燒濼造紙，供給他父親。

姜澄小名喚洪兒，當時人呼為「洪兒紙」。

金鑾

——白樂天的女兒名金鑾，年紀纔得十歲，

他忽然寫成一篇北山移文。

此君——古人王徽之最愛竹，他說道：「何可一日無此君？」此

君，便是說竹，以後「此君」二字，便成了竹的別名。

賦茗

——寫賦，也稱賦。鮑昭的妹子名令

暉，有文學天才，她寫一篇茗賦，世人都愛讀他。

看花難當意

余中年以後，遇妓席無歡，人疑遁入理學，而不知看花當意之難也。偶讀祝芷塘一絕爲之莞然，詞云：「自笑眉愁遞酒波，厭厭常笑奈卿何！摩登伽自無神咒，不是阿難定力多。」

亂仙

柳依依者，亂仙也，自言維揚女子，歸方氏，年方十八，遇亂被虜，絕水漿七日，誓死全貞，竟得脫免。書黃金縷一闋云：「身裏絮棉難着枕，淡月補窗，亂寫飛花影。莫怪青春歸步緊，枝頭杜宇聲聲請！」又書一絕云：「歸去虛空踏月行，五銖衣重白雲輕；自從飲得銀河水，吐向臺端一色清。」

游戲詩

隨園詩話補遺 第五卷

張若瀛詩好游戲，詠眼鏡云：「終日耳邊拉短絳，何時鼻上卸長枷。」聞者皆笑。贈兄竹杖云：「珍重提携竹一杖，枯筇也有化龍時；須知手足關心切，不待顛危始助持。」恰有意義。限鏡結句云：「天涯莫道無同調，磨麵驢兒是一家。」

方又暉詩

真州方又暉春詞云：「鬢含蟬翼影依微，酒暈紅潮落翠衣；妬殺梁間新燕子，向人只管學雙飛。」又暉少時絕美，今鬢鬢矣。以所權讓人云：「老大啼春真強舌，甘將喬木讓新鶯。」

太白後身

湘潭張紫峴，九鉞年十三，登采石太白樓作歌，人呼「太白後身。」中

有數聯云：「乾坤浩蕩日月白，中有斯人容不得空攔駿馬五花裘，調笑風塵二千石。自從大雅久沈淪，獨立寥寥今古春，待公不來我亦去，樓影蕭蕭愁殺人。」果有青蓮風味。將發寥城寄蔡芷衫云：「寒雲隨落葉，渺渺上征衣，淮水正東下，離鴻猶北飛。逢人得消息，入夢見依稀，尺素聊憑寄，梁園亦倦歸。」弔西征戰士云：「裹來馬革心原壯，熏作檀香骨未枯，昨夜魂隨驪騎出，過河還殺五單于。」

五花裘——五花是說五花馬裘，是說千金裘，這兩樣東西都是值錢的。李白詩裏說「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馬革——馬革是說馬皮軍士死在戰場上，一時沒有棺材，拿馬皮包着屍首，稱爲「馬革裹屍。」

小礫山莊

陳豹章有別業，在廬江，曰小礫山莊，依山結屋，吟嘯其中。作一聯云：「王伯輿終當爲情死，孟東野始以其詩鳴。」山莊云：「薤草誅茅鳳嶺東，幾灣流水小橋通。慈菇葉潤簷牙雨，粳稻花香屋角風。不斷情根連理木，暫羈行脚寄居蟲。比鄰晨夕時相過，桑柘陰間載酒筒。」

爲之悽然

將軍魁，林提兵塞外，別其兄傅公云：「君去松林莫回首，夕陽天外有孤鴻。」同年成城謫戍塞外，寄詩家人云：「令威縱有歸來日，只恐人民半已非。」讀者皆爲悽然。

得風人意旨

山東道上，妓女最多，佳者絕少；過客題詩壁上者亦多，佳者亦少，獨有

無名氏末二句云：「最是低眉可憐處，在山泉水本來清。」用心慈厚，深得風人意旨。

金童玉女

前朝，山陰祁忠憫公，彪臣少年美姿容，夫人亦有國色，一時稱爲金童玉女。後殉國難，赴池而死。余遊寓山，爲公讀書之地，遺像猶存園中竹上，或題詩云：「孤忠願逐水波清，聞說降幡堅石城；龍種已潛寧惜死，豸冠端坐儼如生。一拳石聳含雲氣，四負堂開照月明；今日豐碑傍古岸，蒼斑猶似舊縱橫。」末書「嶽峯」二字，不知何人所作。旁又有無名氏在竹上刻三字云：「此人通。」

陸以誠詩

王子三月，余遊石梁上方廣寺，壁上題詩云：「萬山圍處泉聲急，竹葉森森碧漢齊，兩寺雲分峯上下，一橋水并澗東西。潭深白日雷震起，秋老蒼松鶴鶴棲，欲向洞天尋舊迹，未離塵網路多迷。」又五古一首，太長，不能備錄，摘其尤佳者，如：「人從澗底行，步步踏泉脉，岩同狡獬躡，怒欲攫人食。幸憑腰脚健，渾忘衣履濕，雖非深冬時，髣髴飛殘雪。」末署「沃洲外史陸以誠題。」余歸後訪之，方知新昌教官也，悔過新昌，竟未一訪。有醫者扇上畫李鐵拐，求劉霞裳題，劉調之曰：「星冠霞佩踏雲行，足跡猶嫌路不平，修到神仙無妙藥，世間何處覓醫生？」

一切詩文總須字立紙上

同年徐芷亭方伯，荊州懷古云：「英雄爭戰幾時休，巨鎮天開楚上游，

月夜與誰遊，赤壁江山從古重。荆州帆檣影帶巫陽雨，草樹聲含鄂渚秋。憑
弔興亡已陳迹，嚴城畫角動人愁。此詩通首雄偉，而選越風者，改第四句
爲「伯圖何處問孫劉」，是點金成鐵矣。余嘗謂一切詩文，總須字立紙上，
不可字臥紙上；人活則立，人死則臥，用筆亦然。徐之原句是立，改句是臥，識
者辨之。

錫老堂詩集

青陽吳文簡公，（名襄，字七雲）錫老堂詩集，半多應制之作。其佳者
如雨花菴云：「黃花應笑客，白髮未還家。」送徐澄齋出使琉球云：「嗣王
册命今三錫，使者才名第一流。」金山云：「海氣籠天橫北固，江濤捲雪走
東洋。」

三錫——錫，是賞賜的意思。皇帝封臣子爵位，又稱錫爵；三錫，是說賞賜三次爵位了。清朝三次封琉球國王。第一流——第一流，便是第一等。唐朝大臣李揆，官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皇帝稱他門第人物文章，在當世是第一流人；後出使到吐蕃國去，那吐蕃國的酋長問道：「唐朝有一個第一人，是你不是？」李揆怕酋長留住他，便答道：「那李揆怎麼肯來呢？」

得其師承

陳明經捷字露書文簡公高弟也。五溪云：『幾家帝影人沽月，一路鈴聲馬踏冰。』頗能得其師承。

行止坐臥說得著便是好詩

子臣弟友做得到，便是聖人；行止坐臥說得著，便是好詩。余嘗過橋下，則船篷便有須臾之黑，上山轉幾個灣，則路便峻。徐說若秀才有句云：「犬

吠知逢市，篷陰識過橋。又云：「但覺路幾曲，不知身漸高；只因新水綠，愈覺夕陽紅。」徐阻風燕子磯云：「隔澗歸來踏淺沙，森森古木亂啼鴉；野人問我居何處？笑指孤篷卽是家。」劉曾詠雪云：「塔頂松尖消也未？呼童先爲出門看。」皆眼前實事，而何以人不能道耶？

真唐人高調

真州太常卿施朝幹，字鐵如，與余有世誼；自幼吟詩，熟精文選，于漢魏源流，最爲淹貫。聞曲云：「琵琶絃曲對秋青，彈出關山離別情；借問黃河東去水，幾時流盡斷腸聲？」真唐人高調也。余尤愛其倚枕詩有「平世受凡才」五字，真乃包括十七史，試觀三國南北朝人才略差一籌，立形優拙，何也？用人之際，那容濫竽，不比太平時尸位者多也！又有句云：「山水清音自

幽獨，英雄末路卽文章。」

濫竿——混雜在裏面，稱做濫。春秋時候，齊宣王愛聽吹竿的聲音，每次總是三百個人齊吹；有一個南郭先生，也混在裏面吹竿。後宣王死了，到了湣王時候，喚吹竿的人一個一個的吹；那南郭先生，實在是不會吹的，便丟下了竿跑去。後人自己謙虛說不能做事體的，爲「濫竿。」

一悲一壯

姜西溟老而未遇，揆叙送行云：「青衫難作還鄉客，白髮偏欺下第人。」
姚啟聖尙書述懷云：「千里波濤孤枕上，萬家饑溺夢魂中。」一悲一壯。

梅花詩

麗川方伯和高青邱梅花詩九首，詩話第二卷中僅載數聯，今見全璧，爲再錄二首云：「枝頭何處認輕痕，霜亦精神雪亦溫；一逕曉風尋舊夢，半

林寒月失孤村。吟情欲鏤冰爲句，離恨應敲玉作魂；寄語溪橋橋上客，莫從香裏誤柴門。點額誰教入漢宮，凍雲合處路難通；臙臙斜照月疑路，瓣瓣驚來雪又空。無夢不隨流水去，有香只在此山中；松間竹外誰知己，地老天荒玉一叢。『謝蘊山觀察種梅詩，風調亦與奇公相埒，詞云：『修得多生到此花，不分山墅與官衙；惜春如命恒支筆，種樹成園便是家。香色都空寒徹骨，栽培要厚玉生芽；他年留作甘棠愛，何用詩籠壁上紗。』』

青衣能詩者最少

紅粉能詩者多，青衣能詩者最少。近江寧陳方伯有侍者陳鵬，投詩求見，端午云：『羈遊當今節，隨俗采蘭芽；鑄盡平生錯，飄零何處家？吟看松雨細，醉倚竹風斜；挿艾兒時事，而今兩鬢華。』又：『殘蟬過雨急，疎磬度風遲。』

「亦五言佳句。詢其蹤迹，故是舊家子弟。字儀庭，號賓來，武昌人也。」

兄弟二人俱有清才

金載羹聚升昆季，俱有清才，載羹燕子云：「昵喃似說綠楊晴，雙剪參差拂水輕，銜得海棠花入壘，畫梁紅雨落無聲。」聚升水煙云：「舟向小溪浮，橫空練不收，人喧知近岸，鷓響辨行舟。鳥去棲何處，螢飛入遠流，須臾烟滅後，明鏡一輪收。」晚起云：「菜市聲喧眠最穩，餅師叫過日將西，小童已報黃梁熟，倦倚藜牀聽鳥啼。」一名忠鼎，一名忠萃。

用典無心而暗合

余幼作無題詩云：「洗淚珠面將毫染，詩句焚灰和酒吞。」胡稚威見而賞之曰：「此少年頗有詩膽！」余自笑二句皆鑿空，首句用李後主事，尚

可拉扯；至次句則全是杜撰矣。不料今年偶翻張泌妝樓記，載姚月華女子慕楊達之詩，讀數過，便燒灰和酒吞之，謂之「欸中散」。又牛應貞女，夢裂書而食之，每食一部，則文體一變。楊巨源序其集曰：「遺芳。」方知用典，竟有無心而暗合者。

滿洲故人詩

鐵冶亭侍郎，選長白山詩，皆滿洲已故之人，命余校勘，余摘其句之佳者，如國柱伊犁云：「舉頭惟有日，過此便無關。」觀冶亭保路行云：「雲氣常隨馬，秋聲半在山；冥心契道妙，謝客養苔痕。」福增格云：「陰厓春色滅，廢寺夕陽多。」伊福訥云：「落葉聚空巷，饑鳥投遠林。」塞音布云：「風定樹猶怒，日高霜尚飛。」鄂文端云：「山果隨風墜，秋花出葉開；一杖立斜日，

滿園飛落花。』皆妙。

鐵冶亭詩

冶亭侍郎，典試江南；先有人抄其兩絕句來云：『鎮日丹鉛笑未遑，書生習氣總荒唐；文魔字債輪番應，客到時間客去忙。不信烟霞癖已成，閒遊到處結鷗盟；同行盡道山中好，多少山人喜入城。』後冶亭入場，于開門放水菜時，卽託監臨以詩幅見寄；佳句如『水落魚龍依岸近，天高星斗上船紅。』『秋懸野色明沙嘴，天縱江聲到石頭。』『愁裏逢春驚老至，中年得女當兒看。』俱妙。

夢侍郎未盡其才

夢謝山侍郎，詩亦奇偉，惜多累句，由中年殂謝未盡其才故也。惟廣武

原一首最佳，詞云：『秋高廣武原，日落斷雲奔；天地一龍鬪，風塵千里昏。平沙生朔氣，殘壘駐征魂；撥馬尋遺跡，荒郊戰骨存。』

鰲滄來詩有唐音

余與鰲滄來交好，常許寄其曾祖于襄勤公詩來，而至今未到。余于白山詩選中，得其登萬壽閣云：『古寺荒涼草木平，十年人到倍傷情；滿城黃葉飛秋色，虛閣寒濤夾雨聲。賦稅何勞頻仰屋，關山行看會休兵；依然故國音書絕，潦倒風塵白雁橫。』聞笛云：『繚繞飛空短笛聲，高天露下共淒清；愁來江漢人何處？望裏關山月倍明。萬里孤雲隨絕漢，十年羸馬更長征；誰知一曲終宵怨，霜雪無端兩鬢生。』二首皆唐音。

英相公生有詩骨

英夢堂相公，生有詩骨，吐屬不同。除夕云：『定趣隨時異，流光過眼非；善忘心轉暇，遲聽語因稀。臘酒催拈管，春燈照掩扉；不干兒輩事，鞍馬六街飛。』出郊云：『隔宵意先樂，今日出郊行；風老有禽語，雪消添雨聲。當春山氣重，入夜客身輕；預擬重來日，垂楊聽鳥驚。』

不在夢堂相公之下

德少司空齡在京師，每見余詩，必加稱許，託張宏勛棟時致意。因隔內外城，終不得一見。近見其詩，不在夢堂相公之下；劍州道中云：『武連坡下亂烟生，劍閣峯頭夕照明；一鳥不喧寒瀨寂，滿山黃葉馬啼聲。』琉璃河口占云：『白髮蒼顏老侍臣，又隨豹尾踏芳塵；琉璃河畔麇麇柳，應識三朝扈蹕人。』

一片性靈筆能曲達

余與香巖遊天台，小別湖樓已一月矣；歸來，几上堆滿客中來信，花事都殘。香巖有句云：『案前堆滿新來札，牆角開殘去後花。』又別西湖云：『看來直似難忘友，想去還多未了詩。』一片性靈，筆能曲達。

詩有寄託便佳

詩有寄託便佳。管松年秀才落第，詠梳妝云：『聞說梳妝要入時，不嫌傳粉更塗脂；寄聲虢國夫人道，淡掃蛾眉恐不宜。』祝芷塘太史，在長安詠燕云：『野店江村少是非，芹泥春暖試烏衣；如何楚楚紅襟燕，但向雕梁高處飛。』

淡掃——掃，是說畫眉淡掃，是說不畫眉。女人臉上不用脂粉，稱爲「淡掃蛾眉」。唐朝楊

貴妃的妹妹封虢國夫人的，面貌天然美麗，常常不施脂粉去朝見唐明皇；張祐詩有「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詠蛟

小門生汪（原缺二字）詠蛟云：「乍停紈扇便成圍，隱隱雷聲夜未闌；
〔紗厨涼似水，明中易避暗中難。〕」

吳江三女

有人抄吳江三女詩來，一王素芬夢蘭宮詞云：「寂寞空庭鎖綠苔，長門何日爲君開？淚珠滴地成鹽汁，底事牛車引不來。宴罷臨春悵落暉，名花無主自芳扉；穿簾怕見尋香蝶，故向愁人作對飛。」袁湘佩蘭貞春闈云：「
數竿修竹傍溪栽，零落殘紅帶雨開；正是春愁無奈處，賣花聲過小橋來。」

陸蘭垞素心卽事云：「曲折籬牆傍水開，落紅如雨點蒼苔；芹泥滿地日初暖，燕子一雙花外來。」更有桃櫻霞者，幼卽能詩，年十七而卒，其父岱摘其詩中「燕剪剪春愁不剪，翻含愁入小窗來。」之句，抄存一冊名曰剪春集。晚涼云：「影移深樹亂鴉啼，目送殘陽漸漸低；江有意流涼月去，雲無心託暮山棲。」寄懷鄰姊云：「秋老江關落木初，登樓凝望渺愁余；遙山雨洗螺痕淡，只恐愁眉更不如。」臨終云：「永夜沉沉更漏遲，無眠起坐強支持；意中多少難言事，盡在低聲喚母時；浮生修短總虛花，幻迹拚歸夢裏家；試問窗前今夜月，照人還得幾回斜。」他如黃梅云：「晴還疑雨昏昏過，天亦如人黯黯愁。」皆係不祥之言。

長門——漢孝武皇帝的陳皇后，最初很得皇帝的寵愛，後因妬忌心太重，被皇帝罰她關

在長門宮裏，十分悲傷憂愁；後司馬相如替她寫一篇長門賦，描寫陳皇后的可愁情形。孝武帝讀了，心中感動，便將陳皇后放出宮來。羊車——古時，皇宮裏是用羊拉車子的。晉武帝時候，宮裏寵愛的女人很多，每夜不能自己決定主意，便坐着羊車，聽羊自己走去；羊走到什麼地方，便避在什麼地方。後來宮中的妃嬪，大家拿竹樹編着籬笆，用鹽舖在地下，引誘羊去吃竹葉吃鹽，走到自己宮來。臨春、南朝陳後主，造臨春、結綺、望春三座閣，都是用沉檀香木造成的。

詩有天籟最妙

詩有天籟最妙，尹似村偶成云：「嬌兒呼阿爺，樹上捉蝴蝶，老眼看分明，霜粘一黃葉。」陳竹士山中口占云：「酌酒松樹陰，醉臥雲深處，人閒雲不開，松邊自來去。」

二餘集

松江李硯會刻其亡姊一銘，心敬及子婦歸懋儀佩珊二人詩，號二餘

集。曹劍亭給諫爲之作序，一銘嫁常熟歸氏，早卒，懋儀乃一銘所生，仍歸李氏。集中晚眺云：「垂柳斜陽外，如眉媚態生；因憐雙黛薄，羞對遠山橫。」懋儀贈玉亭四姑于歸云：「聞道雲英下九天，翠蛾新掃倍生妍；定知茂苑無雙士，始配瑤華第一仙。玉鏡曉妝花並笑，金樽夜泛月同圓；徵蘭他日符佳夢，應見雲芝茁玉田。」詠絮清才擬謝家，神爭秋水貌爭花；雞晨問寢常携手，雨夜聯詩共品茶。君在瀟湘吟水月，我歸江海玩烟霞；萍蹤重聚知何日，回首鄉關感歲華！」夜泊云：「曠野秋清夜寂寥，明星幾點望迢遙；雙輪歷碌纔停響，又向江頭聽暮潮。」送糧艘出海云：「無事量沙成萬斛，但聞挾擴遍三軍。」雄偉絕不似閨閣語。劍亭有女，洪珍，詠月中桂云：「萬古此秋色，一天生異香。」亦有奇氣，惜不永年。

量沙——南朝檀道濟帶兵和魏軍戰三十餘次，每戰必勝；後因糧草斷絕，兵心搖動起來，檀道濟叫人在夜裏量着沙泥代米，又叫人在一傍喊着數，每一堆沙泥上面鋪着米，兵士們看了，心中快樂，又奮力打仗，慢慢的退去，魏國兵不敢追。挾纊——纊是絲棉；挾纊是說身上穿着絲棉衣服。春秋時候，楚國王出兵去打蕭國，大將申公巫臣對楚王說道：兵士們都怕冷，楚王便親自去安慰軍士，伸手去撫着兵士們的背，那兵士們心中一感激，身上立刻和暖起來，三軍如挾纊。

松江閨秀多

余第五女，嫁六合汪氏，家信來云：松江廖織雲女史，汪氏戚也，索余詩話，願來受業。余問其門楣，方知是合肥令廖古檀之女。素以詩話擅長，嫁馬氏而寡。古檀有盥香軒詩話，故是風雅門風。以畫冊見貽，題白桃花云：「五更風雨惜濃春，曉起看花爲寫真；雙頰斷紅渾不語，可憐最是息夫人。」杏

「花云：『社後春將闌，風吹蕊欲肥；美人簾外立，初試水紅衣。』」織雲札來云：其表姊徐碧山莊，亦工詩畫，愛隨園詩，有私淑之心。何松江閨秀之多，而老人佛緣之廣耶！

詩話必先有話而後有詩

自余作詩話，而四方以詩來求入者，如雲而至。殊不知詩話非選詩也，選則詩之佳者，選之而已。詩話必先有話，而後有詩；以詩來者，千人萬人，而加話者，惟我一人，搜索枯腸，不太苦耶！松江太守李寧圃先生，寄三友人詩來，余以此言復之，而過後，擷看見其佳者，又不能自己，錄張鳳揚、夜泊云：「榜歌聲起欲黃昏，初月微茫漏白痕；小泊夜深燈火暗，一叢林影數家村。」過商州云：「重關已過數峯西，繞盡羊腸踏盡梯；滿耳水聲千澗曲，四圍

山色一城低。李振聲東阜早發云：「宵征雞未唱，夢醒客猶慵；殘月留高樹，深山隱曙鐘。煙團雅背重，雪襯馬蹄鬆；漸覺晨光動，郵亭過幾重。」舟中云：「暮烟入城郭，燈火乍依稀，遠水銜天盡，孤雲抱月飛。簟涼知露重，酒醒覺風微；坐待東方白，野橈破浪歸。」

許紅橋自愧不如玉峯僧

同年許紅橋朝謂余曰：「余在粵東有句云：『天低冬月猶堪畏，梅早春風不待催。』頗覺真切。過儀真云：『蘆花兩岸白，雁叫一天秋。』自謂佳矣！偶見僧玉峯有句云：『蘆花兩岸白，江水一天秋。』自愧不如僧之高渾。又云：『有友呼僮烹茶，僮酣睡，厲聲喝之，童驚撲地，因得句云：『跌碎夢滿地。』』五字奇險，酷類長吉。」

鮑張二人生平得意詩

京口張石帆工詩，尤善歌詩，每詩成，必拍板高吟，聽者神移。嘗與鮑步江論生平得意詩，鮑以宿焦山對云：『水光終夜曉，海氣不成秋。』張亦以宿焦山對云：『烟鳥去無盡，風潮來不知。』

爲老年人吐氣

荆溪任繡懷錦者，香紅葉云：『放棹西湖發浩歌，詩情畫意兩如何；莫嫌秋老山容淡，山到秋深紅更多！』結二句爲老年人吐氣。

意不在龍舟

端陽水嬉，姑蘇最盛，千舫鱗列，歌吹喧闐，然嬉遊者，意不在龍舟也。汪比部秀峰詩云：『煖日烘雲景物新，衣香鬟影漾芳津；少年綺扇篷窗下，不

看龍舟只看人。』又夜午云：『半規明月印窗紗，酒醒鄉思更覺賒；堪笑西風無賴甚，吹人殘夢落誰家？』秀峯婺州人，生長杭州，家素饒裕，慕顧阿英徐良夫之爲人，愛交名士，少卽與吾鄉杭厲諸公交往，晚刻本朝閩秀詩一百卷，趙雲松贈詩云：『論交及見諸前輩，刻集能傳衆美人。』

徐陳二人詩

王子春，余在西湖，徐謹菴大標以詩來謁，有佳句云：『燕語只因尋舊壘，鶯啼却爲別春風。』自『得免俗方知樂，總不關心便是仙。』『世間亦有閒於我，江上輕雲水上鷗。』俱可愛也。又有陳春嘘義明府誦其寶石湖樓與明太守夜飲云：『畫樓窈窕鏡清波，良會無多趁晚晴；北海有容天下量，西湖端爲我曹生。』梅花香泛林中酒，楊柳綠牽醉裏情；飲罷不須燒燭照，

捲簾春月萬山明。」

北海——後漢時候，孔融做北海相，所以稱爲孔北海。孔融度量寬大，又愛結交朋友；後來不做官，住在家裏，那客人一天多一天，孔融說道：「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我沒有愛愁的事體了。」

西湖詩會

近得鄂篤亭敏守杭州，修禊西湖詩，首唱云：「修禊三春好，風花二月天；黃堂無底事，白髮有諸賢。筆濯西湖水，花搖鶯嶺烟；風光徵往事，不減永和年。」一時作者如雲。四十年來，風流歇絕。今年余在湖樓，招女弟子七人作詩會；太守明希哲先生，保從清波門打漿見訪。與諸女士茶話良久，知是大家閨秀，與公皆有世誼，乃留所坐玻璃畫船，繡褥珠簾，爲羣女遊山之用。

而獨自騎馬還衙；少頃遣人送華筵二席，玉如意七枝，及紙筆香珠等物，分贈香閨爲潤筆。一時紳士豔傳韻事，以爲昔日筠亭太守所未有也。汪解元隨之夫人潘素心賦排律三十韻，其略曰：「欲話天台勝，西湖折簡忙；傳經來繡谷，設帳指山莊。雲母先生座，金釵弟子行；詞宗新染翰，郡伯遠貽筐。白璧光如許，紅裙禮未將；天當桐葉閨，（閨四月）人豈竹林狂！（來者七人）畫舫玻璃嵌，輕簪翡翠裝；逍遙孤嶼外，容與斷橋旁。送別憑圓月，催歸帶夕陽；千秋傳韻事，佳話在錢塘。」孫臬使女雲鳳亦有：「羲之虛左推前輩，坡老留船泛夕暉。」之句。太守有十二金釵，能琴者名梧桐，能詩者名袖香，最小者名月心。會前一日，皆執贄余門。

永和年——晉朝穆宗皇帝永和九年，王羲之一班文人在會稽山蘭亭地方游玩，飲酒做

詩十分快樂；後人說朋友在一塊兒尋快樂的事體，拿他比作永和年間事。桐葉闌——梧桐樹葉，每一枝十二張葉，合着每年十二個月；倘然這一年有閏月，便生十三個月，閏第幾月，便在第幾瓣長出一小瓣葉來。

潘明府詩筆清逸

潘石舟明府，素心女子之父也；作官有惠政，詩亦清逸，摘其市居云：「人聲春社散，月色夜航開。」鎮遠云：「頭纏白布苗人語，馬踏黃花使者來。」貴陽云：「十五洞蠻依阿晝，八千里路召奢香。」吳山云：「江上風帆湖上酒，總輸高頂坐觀人。」

超凡而去

吳下女子葛秀英，字玉貞，秦澹園鑿之簾室；母夢吞梅花而生，幼時有

老尼見而驚曰：「此青元宮道貞女也！」勸其出家，父母不許。及長，適秦秀才二年而卒，年纔十九。秦爲刻其澹雲樓詩春夜云：「碧羅衫子怯餘寒，花向閒階帶月看；我與嫦娥原約定，不教辜負好闌干。」又有句曰：「人間盡是埋憂地，除却蓬萊莫寄身。」味其詞，其超凡而去宜也。尤長于詞，詠楊花減字木蘭花云：「柳棉如許，攪碎春魂飄泊去；風約萍開，一半相逢在水涯。漫天飛舞，簾外斜陽黏忽住；詠絮無才，孤負東風爲送來。」聽雨桂殿秋云：「衣袂冷，上高樓，繁雲遮斷碧山頭；小窗獨坐聽秋雨，荷葉芭蕉各自愁。」

詩之有意趣者

顏鑑堂希源有百美新詠圖，邵無恙馴亦有歷代宮闈雜詠圖，皆乞余爲序；余衰老才盡，作散駢兩體文以應之。錄卷中詩之有意趣者，總題則呂

燕昭云：「娉婷玉貌是耶？非絕代風姿見亦稀；我欲呼來談往事，春風盡化彩雲飛。」孫方僅云：「天生佳麗盡堪傳，遺臭流芳本較然；漫說貞淫編失次，新臺猶列柏舟前。」分題則鑑堂題楚蓮香云：「高捲湘簾出豔妝，不關花氣自聞香；蝶蜂也似纏頭客，亂逐遊蹤上下狂。」薛瑤英云：「衣著龍綃穩稱身，鳳鸞吟作春滿堂，可知憔悴西秦道，曾有當時握手人。」無恙題啟母云：「候野歡歌謝未遑，八年三過感臺桑；宮闈欲換唐虞局，生得佳兒嗣夏王。」姐已云：「百尺璇臺帝寵新，牝雞莫漫怨司晨；宮中也愛歌膠木，曾許宜生進美人。」又詠朱希真云：「袖中空有生花筆，嘉耦常稀怨耦多。」詠魯仲子云：「倘激掌上文都有，世上應無誤嫁人。」用意皆翻空出新。又詠齊姜云：「伯業全開一醉中，美人殺妾遣英雄；如何盡逐羸隗返，不見齊

姜入晉宮。『余嘗疑晉文不迎齊姜，猶漢高之不封紀信也。恐姜竟先亡，信或無子耶？』鑑堂官鹽大使，蓋隱于下位者也。與王甥天津分舟云：『甥舅欣同一葉舟，渭陽往事記悠悠。想因載得離情重，故使分開兩處愁。』山塘驛云：『竹屋夜燈青，山窗秋月白。驛夫多故人，笑認曾來客。』

是耶非——漢武帝寵愛李夫人，後李夫人死，有道士能喚李夫人的魂靈在帳中出現，漢

武帝便寫李夫人歌道：『是耶非耶？立而望之，願何珊瑚其來遲！』遺臭留芳——壞名譽傳

在後世，稱為遺臭；好名譽傳在後世，稱為留芳。晉朝桓溫說的：『大丈夫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

復遺臭萬載耶！』柏舟——春秋時候，衛國太子共伯，年輕便死，他妻子共姜立志守寡，共姜

的父母，勸共姜改嫁，共姜便寫一首柏舟詩，說明自己的志願。詩裏說：拍樹徹舟，十分堅固，不怕

風波的。後人說女人守寡，便說他『柏舟之操』。操是守的意思。蓮香——唐朝時候，有一個

美人名楚蓮香，面貌美得沒有第二個人比得上；身體又天然有香味。蓮香走來走去，便有一羣

蜂兒蝶兒跟着他。薛瑤英——古時美人薛瑤英的母親名趙娟，原是岐王的小老婆，後出宮嫁給一個姓薛的，生瑤英。瑤英小的時候，他母親便拿香料給她吃，所以瑤英身體有香味，又十分輕靈。後瑤英嫁給元載做小老婆，十分得寵。龍綃——元載寵愛薛瑤英，在夏天，給瑤英穿一件龍綃衣，這衣重不到一二兩，質地極薄，摺起來拿在手裏，還不滿一手掌。八年三過——古時，禹王治洪水，終年在外，十分辛苦，八年工夫，三次走過自己的家門，不走進去。妲己——妲己是商朝紂王最得寵的妃子。那時紂王帶兵去打蘇國，有蘇國王獻一個女子名妲己，紂王十分寵愛，從此不問國事，國家滅亡。牝雞——牝雞，是雌雞，雌雞在早晨不啼的，因為啼，是雄雞的事體，好似女子是不管男子的事體的。書經裏有：「牝雞無晨，牝雞之晨，維家之索。」這是比方說紂王的聽信女人的說話，把國亡了。櫻木——櫻木，是詩經裏的篇名，詩裏說周朝的后妃，沒有妬忌心，待下面的宮女十分寬厚。後人說不吃醋的女人爲之「愛歌櫻木」。進美人——紂王時候，把周文王關在羑里牢監裏，文王的臣子太公、闕天、散宜生一班人，拿一千鎰黃金，去買得天下的寶貝，好馬，和美人，去送給紂王，紂王十分歡喜，便放文王回國去。朱希

眞——女詩人朱希真，別號幽棲居士，住在桃村地方，愛讀書，能寫詩詞，嫁一丈夫，十分粗俗，心裏十分憂鬱，他寫的詩詞，總是十分悲哀的。後來魏仲恭搜集朱希真的詩詞，印成一本集子，稱爲斷腸集。魯仲子——春秋時候，宋武公的女兒仲子，生下來，手掌上便有「爲魯夫人」四個字。後來果然嫁給魯惠公做夫人，生兒子便是魯桓公。齊姜——春秋時候，晉國公子重耳因國裏變亂，便帶了一班臣子逃在外面，到齊國去；齊國王桓公把女兒嫁給重耳做妻子，便是齊姜；又送他好馬二十四，重耳心裏十分快樂，便久住在齊國，想不到別處去。那臣子們，怕重耳在齊國享福，日子久了，便要消磨志氣，大家聚集在桑樹林子裏商量，用什麼法子使重耳離開齊國？這時有宮中的探桑女子，爬在桑樹上探桑，那班臣子說的話，那探桑女子都聽了去，悄悄的去告訴齊姜；齊姜便殺死那探桑的女子，一面勸重耳快離開齊國出門去；那重耳不願出門，齊姜便和重耳手下的臣子商量，使重耳吃醉了酒，抱他上車，送出齊國地界。後來重耳回國去做晉國王，便是晉文公。嬴隗——晉國公子重耳，逃在外國的時候，到秦國去，秦穆公把女兒嬴氏嫁給他；到狄國去，狄國王廆咎如把女兒季隗嫁給他。後來重耳回國做晉國諸侯，

便派人到秦國去把嬴氏迎接回來，又到狄國去把季隗迎接回來。渭陽——南面稱做陽，渭陽是說渭水的南面。詩經裏有兩句：「我送舅氏，至于渭陽。」後人稱外甥和舅父的關係爲「渭陽」。渭陽往事，是說過去甥舅的交情。

金纖纖詩

女弟子金纖纖病起詩云：「碧梧移影上林扉，西院無人曉日微；病起名香聞不得，花間小立當熏衣。」

真而有味

芷塘太史，攜夫人及女公子，掃外舅李鶴峯中丞之墓，五律後四句曰：「女小隨娘拜，爺言要汝聞。生前多酌我，莫把酒澆墳。」望雨云：「曉傍霞窗度綺朝，夜寒月幌候清宵；無端聽得蕭蕭響，却是桐花滿院飄。」此二詩

經許多詩流看過，忽而不取，余獨手錄之，取其真而有味。

洪稚存與張船山

洪稚存在史館，得一詩人，必通書相告。今春盛稱蜀中翰林張船山問陶之才，做青田二鬼詩，作兩生行，送張還蜀云：「一生居坊南，一生居坊北，車聲馬聲不得停，十里路中常若織。我馬見君馬，鳴聲一何高；君僮與我僮，望著手卽招。我來時多子來少，馬繫寺門僮醉倒；青天如磨旋不休，醉裏有時來壓頭。心癡直欲走天外，下瞰日月方開眸；朝沽三升暮盈斗，吸盡東西兩坊酒。朝衣典盡百不憂，尙有身上青羔裘；一生皇然開笑口，那著酒錢街上走。一生無聊想更奇，酒盡伏砥壚邊泥。有時忽下牀，有時忽出門。人來雪裏衣盡白，疑是送酒柴桑人。幕天席地原無礙，十萬人中兩人醉；醉中分手

亦不辭，淚墮黃公酒壚內；君不見長安莫復輕酒人，酒人腹裏饒經綸；容卿百輩等閒事，爛醉尙復噓陽春。一篇我作臨行曲，馬帶離聲僮欲哭；從此長安少一生，酒星只照南頭屋。一船山答云：「讀君兩生行，涕笑一時作；黑夜關門讀不休，打窗奇鬼爭來攪。懷詩急走心茫然，遠登雲棧如登天；人言彼土卽吾土，藏詩可以經千年。莫驚鬼奪詩，我爲公呵護；且復立斯須，和此好詩去。是時下界冬已殘，風狂雪虐天漫漫。一生牽衣愁欲絕，一生和詩嘔出血。城南萬柳禿無枝，天詔酒星縮離別。重讀兩生行，如見兩生情；句句若吾語，大痛難爲賡。翩然一躍入杯底，繞地萬人呼不起。雙丁兩陸偏同時，萬古聲名今日始。酒星抱月來，擲入兩生杯；兩生驚起糟邱臺，歡呼轟作隆冬雷。忽聞門外征馬語，兩僮泣下紛如雨；馬聲高朗童聲低，似訴兩生離別苦。一

生聞之悲，一生聞之喜，兩生悲喜人不知，天外浮雲地中水。君不見開天盤古氏，其情最可憐；九州莽莽無人烟，獨坐獨行一萬年。又不見上帝生平亦孤寂，舉酒招人人不得。九天費盡百神謀，僅得唐朝一長吉。兩生把盞同軒眉，居然日日相追隨；一生偶送一生去，臨歧何必吞聲悲？我馬莫憐君馬獨，君僮莫向我僮哭；雲天萬里好聯吟，共把長空當詩屋。」

送酒——晉朝詩人陶潛，天性愛吃酒，有九天沒有酒吃，肚子裏十分難受，便走到籬笆門外面去看望，忽見遠遠的有一個穿白衣服的人走來，原來是他朋友王弘派人送酒來了。後人稱送酒的人爲「白衣人」。容卿——古人對朋友稱卿。晉朝人王導和周顛，是好朋友。一天，王導把頭攔在周顛的膝上，手指着周顛的肚子問道：這裏面什麼東西？周顛道：一點沒有東西，但是可以容得下卿等數百人在裏面。是誇說自己才學大的意思。

淵源有自

園秀金兌詩，已采入詩話矣。今又寄其母毛仲瑛穀詩來，風格清老，足見淵源有自。新晴云：「雨歇千林後，晴開五月天。斷霞明極浦，新綠上平田。野水失溪岸，遠山橫暮烟。忽聞高閣外，幾樹已鳴蟬。」又春深云：「山窗殘夢破，滿樹落花飄。」

不愧謝家風味

余與吳門蔣元葵進士，爲己未同年，家業甚富，而中道零落。其子升吉，人尤瀟灑，長于填詞，余到蘇州，必主其家，其第三女猶孩也。後三十年，族侄孫鴻魁寄其詩來，讀之不愧謝家風味。落花云：「春夢無憑冷夕陽，萬花飄落最堪傷。馬嵬坡遠空垂淚，金谷樓高枉斷腸。吹去未能忘故態，飛來猶自帶餘香。東皇早去鉛華盡，蜂蝶徒勞過粉牆。」寄蘭如姊云：「水國重陽近，

蒼涼院宇空；千林飄落葉，一雁下西風。念遠書難寄，登高目易窮。遙思故園菊，香滿小樓東。『送妹調賣花聲云：』剩得幾多春，十二時辰，滿庭飛絮參花茵；添陣潺潺簾外雨，深院黃昏。獨坐掩重門，愁倒芳樽，便無離別也。銷魂明日，那堪南浦去，又送行人。』

南浦——江淹寫的別賦裏有兩句：『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後人便把南浦爲送客地方。

姊妹二人詩

戊戌仲春，西冷女子小卿同妹右卿將之楚，再過皖江，泊大觀亭下，小卿登亭賦詩，右卿病不克偕，倚枕而和，錄稿于亭壁！至今十餘年，不知何家閨秀。小卿云：『入楚纔逢此壯觀，春雲樹杪見朱欄。空亭啼鳥山花早，古殿無人暮雨寒。正苦浮家弔湘水，那能分淚寄長安。』（時兄官關中）小喬况復

愁欹枕，每到登臨放眼難。『右卿云：』晚泊蓬萊江上寒，高亭烟樹雨初殘；今朝萬壑雲中見，昨日孤舟天際看。小病支離空悵望，何時風月倚闌干？片帆西去重回首，寄語青山興未闌。』魯星村過而和云：『空亭遊覽尋常事，不意香閨有二難。』胡小霞者，會稽女子，名雲英，嫁趙連城，夫婦能詩，誠婢云：『寶鴨篆烟消，呼奴理茶具；泥飲人未歸，陣陣紗窗雨。』二十字中深情無限。歿後，趙郎訪元相雜憶詩云：『孤燈破壁照黃昏，白雨瀟瀟擾夢魂；憶得夜深同倚檻，花梢一捻尙留痕。』

弔湘水——戰國時候，楚國大夫屈原，因被奸臣陷害，失去了官，心中悲傷，自己淹死在湘水裏。後漢朝有賈誼，也被奸臣陷害，失去官，渡湘水的時候，寫一篇賦弔屈原。一捻——用兩個手指撮着，稱做捻。唐明皇時候，有人獻牡丹花進宮來，楊貴妃正在點胭脂，便把染着胭脂的

手在花瓣上一捻，那花瓣上便染上了胭脂的紅色。到第二年，那牡丹花又開花，瓣兒上都有一點紅色，唐明皇便稱他爲「一捻紅」。

二道人

余少時遊吳山，見道士纔八九歲，踞案上，與五六十翁下棋，輒勝，心怪而問之。或曰：此天生次國手也。姓錢，名選，字仲舉。此後余官京師，與道士別六十餘年矣。今年遊吳山，道士亦白髮蒼蒼，出詩見示，寄張處士云：「聞說先生負郭居，小橋曲港路何如；稻花蟹大客常滿，竹葉酒香詩有餘。九月山中秋水落，三年海上雁聲疎；知君自是神仙裔，何日來看玉局書。」有陳道士，名真濂者，來訪之，贈句云：「花影不愁雙履破，江光都被一窗收。」詠棋云：「始交猶兩立，既接不俱生。」余謂此二道人，俱善奕，又工詩，亦奇。

香巖自嘲

西泠詩會，有女弟子某，國色也；香巖必欲見之，着家奴衣，隨余轎步往，值其病，廢然而返。後信來招我談詩，香巖喜，仍易服跟轎，冒大雨，步五里許，值其家坐上有識香巖者，香巖望見大驚，奔還衣服盡濕，身陷坎窖，乃賦詩自嘲云：「聽說濛波有洛神，思量覲面喚真真；誰知兩度成虛往，始信三生一身！」

呂仲篤詩

余丙辰入都，猶及見中州少司農呂公，耀曾長髯鶴立，望而知爲正人。後五十餘年，公會孫仲篤來宰上元。未幾其叔樹村亦從介休來，與余交好，

已采其詩入詩話矣。近又得仲篤登金山云：『山自中央出，江從萬里來；秋生揚子渡，人上妙高臺。鐵甕潮聲落，金陵霽色開。中冷泉莫辨，汲取試螺杯。』泛舟城南云：『野水蒹葭外，飄然一泛舟。波光凌日動，人影帶烟流。自得莊用意，能消宋玉愁。快談忘夜短，長嘯入高秋。』二首皆不落宋元以後。其他佳句如和樹村云：『三徑已荒虛北望，片帆無恙喜南來。』寓齋卽事云：『汾水南來能到海，華山西去欲齊天。』仲篤名燕昭。

妙高臺——妙高臺，又稱晒金臺，在如今金山妙高峯頂上，是宋朝和尙了元建造的。中

冷泉——中冷泉，在金山下面水經注裏說：中冷泉水的味，是天下第一。中冷泉原是在江心裏的，後來江心裏長了沙，如今中冷泉便在沙灘上了。

有羚羊掛角之意

仲篤又有夜坐云：「秋入暮天碧，衣沾白露冷；不知山月高，先見梧桐影。」筆意高超，有「羚羊掛角」之意。

爲國家非爲君

恩怨二字，聖人不諱，故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是怨未嘗不報也。漢蓋勳，怨蘇正和，後蘇受誣，勳救之，蘇因此來謝，勳拒不見，曰：「我爲國家，非爲君也。」怨之如故。使正和有當殺之罪，勳必殺之。不然如蘇模稜劉仁軌，匿怨沽名，豈正人哉？偶讀奇麗川方伯題盧湘賚美人寶劍圖一絕，不覺心花怒開，詩云：「美人如玉劍如虹，平等相看理亦同。筆上眉痕刀上血，用來不錯是英雄。」

劉仁軌——唐朝劉仁軌，起初被御史袁異式彈劾，後官做大司憲，異式心中十分抱嫌，故

意吃醉了酒去見劉仁軌，自己解說。仁軌後薦異式做司元大夫。

凡地必須親歷方知書史之訛

凡地必須親歷，方知書史之訛。相傳禹王陶屨碑，在衡嶽者爲真；余甲辰十月，親至衡山之巔，見山有粗石一塊，長四尺許，篆刻此文，並非碑也。且有斧鑿新痕，轉不如山下李邕所書嶽麓寺碑之古。李碑雖斷，背有邕跋語百餘字，如「庭前無訟，堂上有琴」之句極古雅，被明人以醜劣行書，鑿鐫其上，殊可惡也。相傳江西南昌城隍廟，有吳王孫權銅鼎，余親至鼎下視之，乃後五代楊氏太和年，民間所鑄，記姓名而已。字陽文歪斜，非孫權所鑄。廣輿記載，廣西桂林府開元寺，有褚遂良金剛經碑，余到寺相尋，僅存焦土中屹然一碑，乃後五代楚王馬殷之弟馬寶所書，非褚公也。字小楷亦不甚工。

又載天臺石梁，長數十丈，人不能過；余往觀石梁，長不滿三丈，濶二尺，厚二丈有餘，山頂瀑布三條，衝梁而下；初行者或未免目眩，山僧及輿夫過往如飛。橋尾有前明鄭妃小銅殿一座，高不滿七尺，平平無奇，石上鐫云：「冰雪三千丈，風雷十二時。」二語殊切。少陵詩稱若耶溪雲門寺，布襪青鞋從此始，似是一大名勝；王子三月，余慕而往遊，山在平地，數峯高丈許，溪流不及鏡湖，深悔爲少陵詩所誤，蓋少陵亦係耳聞，並未親到也。

因難而見巧

和韻詩，有因難而見巧者。張止原居士，在蘇州作白桃花詩，第八句用「今」字韻；一時和者數十人，押今字無一佳者，余亦知難而退。不料劉霞裳和云：「劉郎去後情懷減，不肯紅妝直到今。」余夸爲獨絕，使作者不姓

劉亦妙，而况其姓劉乎？使不押今字，恐反無此巧妙也！顧伴槩孝廉澍有句云：「化去蝶魂終帶粉，重來人面竟消紅。」亦妙。

沈申二人詩

沈謙之在蔣樹存先生家文燕，坐客王虛舟、杜雲川、沈輪翁、徐葆光等共七人；沈有句云：「松老固應三徑在，竹深只合七賢來。」申笏山在都中立春後三日，與胡稚威、周元木、姚念茲等共十人小集；申有句云：「春風簾外剛三日，舊雨樽前恰十人。」

句句不脫消暑二字

金陵有二詩人：一蔡芷衫，元春一燕山南，以筠、蔡專主風格渾古，燕專尙心思雕刻，兩家不可偏廢也。余偶作消暑十二題，和者甚多，而讀山南詩，

爲之叫絕；補竹云：『小樓西畔曲欄東，新舊琅玕補幾叢；天向牆頭加倍綠，日從窗上不教紅。有林便入真高士，乍到還歛是醉翁；畢竟心空能解事，進門先帶一身風。』采蓮云：『兒女也知香解暑，不爭蓮子只爭花。』辭客云：『就是嫦娥辭不去，囑他來也要黃昏。』能句句不脫消暑二字，如此構思，李長吉真欲嘔出心頭血矣。

心頭血——唐朝詩人李賀，號長吉；每天一早騎着小馬出去，一個僮兒肩背上背着一個古錦做的袋袋，有了感想，便寫成詩句，藏在袋袋裏；到夜晚回家來，把不會寫成的詩句，都寫完全成了一首一首的詩。李賀的母親每日見李賀從外面回來，便喚丫頭在詩袋裏搜尋；見袋子裏的紙條子多了，便生氣說道：『這孩子要把心也吐出來了！』

曹金陳羅王五人詩

隨園詩話補遺 第五卷

一時同作者，曹言路辭客云：「非關隱者逃名久，惟恐郎官帶熱來。」
把釣云：「胸無得失渾忘我，影有浮沉一任他。」曝書云：「恰羨便便人曬腹，郝陸比我善收藏。」金紹鵬辭客云：「竹籬許看休問主，座毋遽集致揮蠅。」陳文富補竹云：「忽看林外窗全隱，似覺籬邊徑轉深。」羅春靈試香云：「風怕不來烟怕出，湘簾捲處兩躊躇。」王兆晟待月云：「莫怪嫦娥遲出海，從來怕見早眠人。」俱妙。

毛陶王岳四人詩

毛侯園詠臨帖云：「窗開濃綠裏，紙展硬黃時。」把釣云：「爲貪臨水去，不羨得魚歸。」陶怡雲待月云：「疑有樹遮簾預捲，要迎風坐榻頻移。」曝書云：「開函忽見乾蝴蝶，藏自何年記得無。」王孔翹待月云：「松徑日

斜移燭早，水亭燈上放簾遲。岳樹仁尤長于結句待月云：「徘徊不見嫦娥面，樹密牆高最惱人。」把釣云：「忽見水中添一影，始知客到把頭回。」避蚊云：「營緣有隙爭先入，鑽刺無功更亂譁；還是青蠅知去就，不來水竹野人家。」

山南詩真可愛

凡學琴者先和弦，必彈仙翁二音。山南有句云：「有缺未能成雅樂，不修那得到仙翁？」正喻夾寫，一巧至此。又有消寒九首，余錄其袖手云：「嚴寒無事不蹉跎，有手難伸喚奈何！伏案書頻將口揭，吟詩墨亦倩人磨。雖然善舞情都減，未免旁觀事太多。欲折梅花還忍俊，空從樹下一婆娑。」糊窗云：「驚飄小雪沙沙響，醜替寒家事事遮；小女戲將針刺破，要從隙裏嗅梅

花。『曝背云：』曬倦坐幾頭，近膝，生寒愁把面朝天；衰年自笑難擔荷，梅影松痕壓一肩。『余幼時畏冷，以口揭書，被先生呵責。剛糊一窗，被小妹以針刺破之。山南詩真所以可愛。』

有少陵風

芷衫有少陵之風，詠古道云：『九折原通蜀，千盤復向秦；可憐嘶老馬，長此怨離人。冰雪關河氣，風塵閱歷身；年年揚柳發，猶自傍前津。』又古臺云：『項王空戲馬，劉表但呼鷹。』古松云：『鶴巢知幾換，龍氣欲盤空。』

梅冲才氣橫溢

丙辰余薦鴻詞入都，宣州同徵士梅華谿兆頤最爲交好；時先生年六旬，而余纔弱冠，因先生授館于文穆公家，以詩獻公，蒙公獎許；至今五十七

年矣，詩不省記。其時所教文穆公子數人皆孩也。其第八子鏐有兒名冲者，以詩文受業于余，才氣橫溢，常嫌其鴻文無範，半年從新安歸，以詩來，學力大進；蕪湖遇順風云：「江行已三日，不遲亦不快；知我將他行，乃示神通大。一聲天樂鳴，波中高浪挾我凌長空；不知兩岸孰鞭叱，一齊倒走如飛龍。洲渚玲瓏樹疎密，層層遮抱如相恤；好峯十里早揖迎，轉瞬已將交臂失。中流撫掌同笑歌，天公今日賜太多；我謝天公賜不領，誤我好景當如何！」題畫云：「青峯如野人，常愛擁篲笠；蒼然翠滿身，雲開影猶濕。」又佳句如：「心逐野僧依寺定，夢如芳草入春多。」「書聲出寺清于梵，松影來窗信似潮。」俱佳。

師徒二人詩

癸巳年，余與蔣心餘金棕亭遊揚州建隆寺，與老僧夢因分韻賦送春詩，忽忽二十年矣。猶記其探梅云：「扶筇踏遍千峯秀，忽見谿梅橫數枝。却怪天寒開未足，想逢月閨故還遲。深棲巖壑塵應遠，歷盡冰霜氣不衰。花落漫隨流水去，出山祇恐世人知。」登金山云：「一葉乘風白浪堆，維舟獨上妙高臺。亂雲時復生虛壁，疑有蒼龍聽法來。」今年渡江，與趙偉堂學博遊焦山，見其徒孫巨超，以詩見示，追憶曠音，不覺悽愴。蓋儒釋三人，都已化去，而巨超詩筆清超，想見宗風。見贈云：「廿年前遇古邗溝，後見雙峯雪滿頭。天下騷壇名獨占，越中山水屐重遊。詩成只恐蛟龍聽，事往空驚歲月流。相約黃梅時雨節，攜筇還上竹間樓。」山居云：「簾捲西風雨乍晴，閒凭小閣聽流鶯。白雲無事常來往，莫怪山僧不送迎。」其他斷句則：「一條簾捲窗

前月，幾點星搖樹裏天。『露濃疑是雨，花墮不因風。』

悟霈僧詩

巨超之外，又有僧碧巖悟霈者。柳枝詞云：『春風遊子唱離歌，楊柳其如送別何？畢竟不知攀折苦，長條更比去年多！』海雲樓坐雨云：『曉來烟雨落潮初，聞客江城興豈孤；隔院漏聽蓮葉轉，壓欄花倩竹枝扶。山亭銘碣殘餘晉，海國風濤怒入吳；不是陰霾阻歸棹，何能信宿此蓬壺！』

奇事

焦山釋擔雲，海鹽人能詩，初至焦山謂人曰：『此我舊居之地。』人不之信。後遊五州山，見壁間宋故宮詩云：『玉殿塵埋王氣終，鳳凰已去鳳林空；西湖歌舞浮雲外，南渡江山落照中。古寺有僧吟夜月，野花無主泣春風；』

劫灰五百餘年後，暮草荒烟思不窮。曰：「我之舊作也。」山僧驚異，告曰：此焦山僧朗月之詩，寂去已三十三年矣；其風度言語與君相似。後示寂，焦山枯木堂，詩稿散失。

詩題三代

圓津菴在河南內邱縣，南宮道旁。康熙間呂光祿謙恒曾過其菴，題詩曰：「花界濃陰日影微，倦途偶憩發清機；長松匝院僧初鉢，曲磴環亭鳥自飛。甘載重來如有悟，百年強半漸知非；路旁車馬勞勞者，磅礪誰能一解衣！」後其子耀曾奉命使黔，又題詩云：「昔侍嚴親此地過，重來風木恨如何！隨行人憶當年少，相去時驚廿載多。戶外松陰仍翳麗，籬邊菊影自婆娑；追思往事渾如夢，敢以皇華續蓼莪。」乾隆甲申，其孫燕昭赴河南，過其菴，見

壁上墨跡猶新，和云：「驛柳參差曉翠勻，尋幽蕭寺不辭頻，非關此地林泉勝，猶見先人手澤新。風木興懷追往事，鶯花如舊正陽春，他年重過長安道，取次紗籠拂壁塵。」事隔百年，詩題三代，亦德門佳話也。

知非——知道自己的錯，稱做知非。淮南子裏有一句：「**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磅礪**——磅礪，又稱槩礪，是說蹲在椅子上坐着的樣子。**紗籠**——古人魏仲先和寇萊公二人，同到陝西城外去游玩，在寺院的牆上寫了許多詩句。後寇萊公做了大官，和魏仲先二人再到陝西城外寺院裏去游玩，見那寇萊公寫的詩，已經有紗籠子罩住了，那魏仲先的詩上面，却堆滿了灰塵；當時妓女在傍邊，便拿衣袖拂去牆上的灰塵，仲先又寫着詩道：「苦得常教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寇萊公不禁大笑起來。

音節近唐人

香亭癸未同年太常寺少卿，戴璐字廉塘，送徐漑餘夏渠莊赴尹犁云：

一朝衫乍脫，理征軺，惜別無端折柳條，清望方期借出谷，壯遊何意遠題橋？
路逾葱嶺書憑雁，人到榆關學射雕，回首槐陰同調盛，晨星細數最魂消。
香亭稱其音節近唐人，爲余誦之。

觀補亭有古大臣風

觀補亭總憲保，與弟德定圃尙書保，昆季皆丁巳翰林，前余一科，觀督
學皖江，適余宰江寧，每秋闈到省，必長夜深談，余服其明達，有古大臣風，勗
以尹文端公。而先生意猶未愜，其胸襟可想。德公少余一歲，風采奕奕，都門
別後十餘年，丁丑，天子南巡，余以迎駕，故握手宮門，遂成永訣。今抄得
觀公送人守杭州云：「當年使節小勾留，惜別時時作夢遊，何日移家鄰葛嶺，
幾人出守得杭州。」文忠遺蹟詩千卷，武穆精靈土一邱，惟有孤山林處士，

梅花開落不曾休。『德公春曉燕郊云：』初日出嶺晨霞明，一鞭款段春郊行；煮茶野店試新汲，叱犢隔林聞曉耕。前溪浩淼新漲滿，遠塢斷續荒雞鳴；盤山咫尺望不到，浮嵐暖翠生遙情。』

文忠——宋朝詩人蘇軾，做杭州的通判官，死後諡稱「文忠公」。款段——款段是說馬走得慢的樣子。

有先見之明

壬戌余與曾南村尙增黃笠潭，樹綸同以翰林外用，補亭戲品題云：『黃如鹿只宜野放，不宜鞍轡，非百里才；曾如象宜馱寶瓶，排班午門，官不離身。君有治才，肯受驅駕，遇孫陽伯樂，頗堪千里，而其心終在深山大澤間。』後果如其言。

詠七夕

白下布衣張士堂，字月樓，詠七夕云：「聞說今宵會女牛，多情我代數更籌；不知自嫁天孫後，此是千秋第幾秋？銀漢迢迢月影橫，人間天上不分明；如何際此團圓樂，不聽雲中笑語聲！」張道渥司馬亦有句云：「待無天地緣無盡，修到神仙會也難！」

高居士詩

京口詩人，皆奉夢樓先生之教，詩多清雅，有世子申生小心清潔之意。高君清士，風雅妍靜，耽于道教，而性愛吟詩，近亦出余門下。過蘭若看菊云：「秋事在僧房，詩人覺晚香；沉沉三徑月，淡淡一庭霜。地僻宜花瘦，僧閒笑蝶忙。東籬莫漫采，留取作重陽。」淨慈寺訪超塵上人云：「湖灣凡幾曲，幽

折到南屏，蘿暗欲無路，松陰落滿庭。自縫雲水衲，手寫妙蓮經。一笑相逢處，前山烟靄青。」又：「濤寒響逼歌喉細，茶暖香分酒色濃。」「竹影暗移僧舍午，水聲涼送客衣秋。」亦佳句也。

唐明府詩

壬子，余因相士之言不驗，重遊天台，舟泊燕子磯，遇唐柘田明府仁植談詩竟日，將坐船讓我，而已換小舟尾予而行。別後見寄云：「神仙劫後百無憂，風雨橫江放膽遊；公借儂船儂借福，大家安穩到瓜洲。支筇重到女仙家，笑殺桃源洞口花；劉院有知應豔羨，輸公兩度吃胡麻。」

天然雅切

「生面果能開一代，古人原不佔千秋。」此余贈趙雲松詩也。「作宦

不會逾十載，及身早自定千秋。此雲松見贈詩也。近至揚州書院，見壁上
有秀才吳楷，集余第一句，配趙之第二句作對聯贈掌教雲松，天然雅切。聞
吳君亦美少年，惜其病未得一見。

晉明府詩

近日山西多詩人，余已將何劉兩公詩載入續同人集矣。今又有晉明
府諱繩武者，讀小倉山房文集見寄云：「不爲韓柳不歐蘇，真氣行間辟萬
夫。所說盡如人意有，此才豈但近時無！掃除理障言皆物，遊戲文心唾亦珠。
喜是名山藏未得，傳抄今已遍寰區。聲名在世任推排，自擅千秋著述才。天
爲新文留此老，我思親炙待將來。風迴海上波爭立，春到人間花怒開。比擬
先生一枝筆，迂儒秃管枉成堆。」

唐人高調

署江寧令汪君蒼霖常爲枚道某藩瑤華主人之賢，能詩工畫，愛士憐才；惜枚路遠年衰，不及見天人眉宇，爲今生恨事。忽慶大司馬桂以聽泉圖屬題，展卷見其畫筆高妙，直逼雲林，詩亦唐人高調，其詞曰：「主人愛幽僻，坐石聽鳴泉；入耳宛寂若，會心應冷然。屬余爲寫照，結想羲皇前；衣綰靜以古，骨相清且妍。胸襟澹秋水，氣宇和春烟；寫來奈筆拙，布置慚周全。拈花眼前理，指月空中禪；似聞空際音，朱琴彈古弦。臨流發深省，聽響通真詮；何必奏絲竹，卽景真雲仙。嘗聞謝幼輿，合置邱壑間；君兼知仁樂，而藉圖畫宣。我性本疎曠，山水思靜便；安得常賡歌，同樂堯時天。」

指月——楞嚴經說：人拿手指點着天上的月，叫人看月，不是叫人看指；倘然仍舊看指，不

但失去了月，且也失去了指。邱壑——山頭稱做邱，山洞稱做壑。晉朝時候，明帝問謝鯤道：有人拿你去比庾亮，你自己以謂怎麼樣？謝鯤答道：倘然在朝廷上一舉一動做着百官的榜樣，那是醜不及亮；倘然一邱一壑，我自以謂勝過庾亮。一邱一壑，是說專門管一件事體。人肚子裏預先有計劃，便稱有「邱壑」。仁樂——樂字音效，是模仿的意思，論語裏有兩句：「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說聰明的人，模仿水一般的流動；仁慈的人，模仿山一般的生長萬物。

隨園詩話補遺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六卷

書賊

余在山陰，徐小江秀才，交十五金，買全集三部，余歸如數寄之，未幾信來，說信面改三作二，有握補痕，方知寄書人竊去一部矣。林遠峯云：「新建吳某，夜被盜，七人明火執仗，捆縛事主甚鬧；最後有美少年盛服而至，翻擲架上，見宋板文選，小倉山房詩集各一部，笑曰：「此富兒能讀隨園先生文，頗不俗，可釋之！」手兩書而去。」余按唐人載李涉遇盜一事，彷彿似之；至於竊書者，則又古人所無。方藕舫明府云：高麗進士李承薰，孝廉李喜明，秀

才洪大榮等，俱在都中購隨園集，問余起居年齒甚殷。噫！余愧矣！

李涉——詩人李涉，走過皖口地方，遇到大盜幾十人，拿着兵器圍住問是什麼人。李涉答說：「是李涉博士。」那強盜的首領說道：「倘然是李涉，我久已聽得他有詩人的名氣，今日祇請你寫一首詩便好。」李涉便提筆寫詩道：「暮暮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於今半是君。」

書氣迎人

那鑒堂澄爲常中丞鈞之第四子，牧通州時入山見訪，長身玉立，書氣迎人，入都後，寄近作來，讀之如接馨咳。步耕堂韻云：「蹤步高崗望禁城，襟懷豁處念俱清；樹排盤磴野花滿，水瀉深溝新漲平。追想風塵爲俗吏，何如耕鑿謝浮名；尋幽莫恨無同調，且喜心知共此行。」悼亡云：「謝家風味最

難忘，不愛濃妝愛淡妝，惜福如何偏減算，生憎檢點舊衣箱。尋常小別尙依依，况復長眠竟不歸。杯酒墓門空一奠，白楊風冷紙錢飛。」

毛大瀛妻能詩

毛大瀛海客妻某氏能詩。初婚時，毛贈云：「他日香閨傳盛事，鏡臺先拜女門生。」妻笑曰：「要改一字。」毛問何字，曰：「門字改先字方妥。」毛大笑。後寄毛家信云：「出門七年，寄銀八兩，兒要衣穿，女要首飾，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此之謂也！至於年年被放，妾面增羞，此皆妾命不齊，累卿如此，夫復何言！」

妾面羞——古時仕羞，每一次考功名不中，快要回家去，他妻子劉氏能寫詩，便寄詩一首給杜羔道：「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羞時近夜來。」

陳叔毅先生長於言情

吾鄉陳叔毅先生，名曾毅，阮亭高弟子也。與湯西厓、姜西溟同時而至，今無人知者。嚴司馬守田寄抄稿來，東阿道上云：『嵐光到眼忽清虛，不負吟情兀短驢。石井泉澆行客飯，水田衣挂老僧廬。兩頭雲幄張無數，四面烟鬟畫不如。盡日小車行百里，坐看山色臥看書。』先生尤長於言情，好風云。『輕軀細馬獨徘徊，自把絲鞭不敢催。足鐙巧將新月隱，面羅剛被好風開。花如欲折心還怯，路到分歧意屢猜。天堦不教相伴去，阿誰扶下繡鞍來？』哭妾云：『水晶簾下玉龍葱，十樣新蛾畫未工。留得青銅三尺鏡，更無人影在當中。半枝樺燭夜熒熒，記得歸遲掩曲屏。比玉能溫比花活，最難忘是夢初醒。避人洗手作羹湯，不遣郎知試教嘗。直到加餐方笑問，阿儂果否勝厨』

娘？」

十樣——唐明皇天性風流，命畫工女人的眉樣十種，稱爲「十眉圖」，有「橫雲」、「斜月」等等名稱。

詩筆雋逸

太常卿伊雲林先生，朝棟素未識面，託王葑亭給諫，寄稿商榷，詩多雋逸，葑亭移居相近云：「借得輕車載具遷，宣南坊地雁秋天，桑林我已淹三宿，花徑君初拓一塵。雲抹樓頭宵共月，烟銷井口曉分泉，素心晨夕經過數，佳事應圖主客傳。」歸舟云：「殘月銜帆影，長江一葦迴，烟寒瓜步樹，潮走海門樓。六代銷波底，三山落酒杯，儒生仗忠信，涉險與悠哉。」其子秉綬進士見寄云：「魯靈光殿蜀峨峒，猶在囊中見未期，早歲誦詩同尙友，逢人

問訊當親師。名園藏得三山勝，妙筆兼將五色持；聞道朱顏曠梅萼，幾時來訪鄭當時？」

葛筠亭詩

彭太守賣酒饋葛筠亭，路上爲僕人所覆，葛調以詩云：「食指而今笑不靈，黃堂佳釀剩空瓶；分甘特教貽三雅，束帶忙傳接五經。徐氏聖賢來有信，阮家兄弟去無形；路傍破甑公休問，對菊依然我獨醒。」余爲其友何南園刻詩，葛又謝云：「菟得遺編帶淚刊，憐才出自大賢難；鑑空遇物無逃影，好花逢春立改觀。恩到九原知己少，名留千載夜臺安；從今不羨方三拜，賞識應同及第看。」余尤愛其弔馬湘蘭云：「天教命薄爲官妓，人實誰堪作丈夫。」

食指——第二個指，稱爲食指，因爲取食物或是嘗食物的味時，都要用第二個指。春秋時候的子公，他的食指忽然動起來，便對子家說道：「在從前，我食指動的時候，便要嘗到特別的味兒。」**五經**——詩經、書經、禮記、易經、春秋五種古書，稱做五經。晉安人送人酒一瓶，稱做一經；五瓶酒，稱做五經。有一天，有一別地方的客人，不知道這名稱，聽說送五經來，便穿着衣帽束着帶去迎接，到門口一看，纔知道是送五瓶酒來。**聖賢**——古時吃酒的人，稱清的酒爲聖人，濁的酒爲賢人。**方三拜**——古時人方干，見人總是連拜三下，先兩拜，稍息再一拜，當時人稱他爲「方三拜」。

好對聯

對聯之佳者或題禪堂云：「無法向人說，將心替汝安。」佛座云：「大護法不見僧過，善知識能調物情。」題春冊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此時此際難爲情。」題戲臺云：「做戲何如看戲樂，下場更比上場難。」題書齋云：

「無求便是安心法，不飽真爲却病方。」或見贈云：「天上何曾有山水，人間樂得做神仙！」

嘲魯儒

李青蓮嘲魯儒有「未行先起塵」之句。余少時詠霧云：「張眸始識青盲苦，對面如同學究談。」有童子某嘲其師云：「褒衣大裙方矩步，腐氣衝天天亦懼。」有太白嘲魯儒之意。

魯儒——漢大臣叔孫通，講究禮樂，去徵求天下有才學的人，魯地方有兩個讀書人不肯去，說道：「如今戰爭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便要與禮樂；禮樂是太平世界的事體，我們不忍在這亂世看這粉飾太平的事體。」叔孫通罵他們是不通世故的讀書人。後來詩人李白有嘲魯儒詩。

詩文與美人

劉知幾云：「有才無學，如巧匠無木，不能運斤；有學無才，如愚賈操金，不能屯貨。」余以爲詩人之作意用筆，如美人之髮膚巧笑，先天也。詩文之徵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飾，後天也。至於腔調塗澤，則又是美人之裹足穿耳，其巧更後矣。

王女史詩才清麗

武林女士王輝影，姮嫁虹橋居士麟徵，詩才清麗，詠嬾貓云：「山齋空
象小狸奴，性嬾應慚守敝廬；深夜持齋聲寂寂，寒天媚竈睡蘧蘧。花陰滿地
閒追蝶，溪水當門食有魚；賴是鼠嫌貧不至，不然誰護五車書？」曉色云：「
殘星天上淡將落，冷露花間滴未稀。」落花云：「正值鶯啼春樹曉，那堪雨
歇綠陰生。」

李白受騙

唐時汪倫者，涇川豪士也。聞李白將至，修書迎之，詭云：「先生好遊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飲乎？此地有萬家酒店。」李欣然至，乃告曰：「桃花者潭水名也，並無桃花；萬家者，店主人姓萬也，並無萬家酒店。」李大笑，歇留數日，贈名馬八匹，官錦十端，而親送之。李感其意，作桃花潭絕句一首。今潭已壅塞，張惺齋翰題云：「蟬翻一葉墜空林，路指桃花尙可尋。莫怪世人交誼淺，此潭非復舊時新！」惺齋乃詩人稻園汝霖司馬之子，落筆綽有家風。

神交

滿洲高孝廉，別字雨韭，聞其玉樹臨風，爲長安才子之冠。陶怡雲歸誦

其懷隨園云：「名從五十年前盛，交在三千里外論。」余從未通書，而蒙其推挹如此，以未見其人爲恨。賦詩報謝云：「蒹葭倚玉知何日，風雨懷人各一天！」

玉樹——說男子身體長，皮膚白淨，面貌漂亮的，比方他是「玉樹」。杜甫詩裏有一句：「皎如玉樹臨風前。」倚玉——玉是說玉樹；男子長得美麗，好似白玉雕成的樹一般。蒹葭，便是蘆葦；蘆葦到秋天，開着白色的花，十分清潔。後人說男子長得漂亮的，便拿他比做蒹葭。魏明帝皇后的弟弟名毛曾的，和夏侯太初二人都是長得皮膚白淨，面目俊秀，明帝常叫兩人一塊兒坐着，稱爲「蒹葭倚玉樹」。

野孤禪

余冬月渡江，過永濟寺，有人題壁云：「梵宇沉沉裊篆烟，人能到此卽爲仙；犬心尙且閒如許，鎮日如來殿外眠。」末署云：「偷隨園老人過此見」

之，不以爲野孤禪否！『末署「松嵐」二字，不知何許人。

王鳳書詩

蕪亭給諫之次子王鳳書，年十七，孔翔之弟也。無題云：『倚舟春思正徘徊，恰值仙郎覲面來；待要郎看還似怯，半窗斜捲半窗開。』北渡云：『北過黃河不見山，誰知此地有峯巒；抬頭絕似人離久，分外寒簾要細看。』又：『村僻犬驚車徹響，地高鳥近屋簷飛。』句亦佳。

詠折花

詠折花者，潘蘭如云：『風枝露蕊夜初開，金剪商量密處裁；爲贈美人才折汝，也應笑入手中來。』揚州汪婢云：『手折花枝翠黛顰，殷勤欲寄遠征人；明知到日應憔悴，卽日梅花見妾身。』

讀書之說

畫家有讀書之說，余謂畫無可讀者，讀其詩也。偶過書舖，懸楊椒山詩一幅云：「飲酒看書四十年，烏紗頭上卽青天；男兒欲畫凌烟閣，第一功名不愛錢。」又見薄仲文竹筆筒上雕一詩云：「山外清江江外沙，白雲深處有人家；船頭不是仙源近，那得飛來數片花？」又篋江上題畫云：「雲來忽帶雨幾點，木落又添山一峯。」

孫子瀟妻亦能詩

近今夫婦能詩者，詩話中已載數人；茲又得孫子瀟妻席佩蘭，字韻芳者，南歸題上黨官署云：「一回頭處一凄然，弱質曾經住兩年；呼婢留心檢妝合，莫教人抬舊花鈿。雨後棠梨片片殘，飛來和淚濕闌干；一花一草尋常

見，到得離時却耐看！春遊云：「放槩如飛落日遲，並船想見好花枝；春遊學得新興髻，明日梳頭更入時。」惜春云：「十樹花開九樹空，一番疏雨一番風；蜘蛛也解留春住，宛轉抽絲網落紅。」陸行云：「脫脚風波踏地平，穿將珠顆數郵程；明明馬驛車前響，錯認闌中鐵馬聲。」酸酒云：「个中滋味誰嘗遍，下第才人被放官。」哭安兒云：「一杯涼醞奠靈床，滴向泉臺哭斷腸；誰是酒漿誰是淚，教兒酸苦自家嘗！」安兒年五歲，能誦唐詩。爺出對云：「水如璧玉山如黛，」應聲曰：「雲想衣裳花想容。」亦奇兒也。

新興髻——女子梳的時式的髻樣，稱爲「新興髻」。漢朝妃子趙飛燕和她妹妹合德都長得十分美貌，都得到皇帝寵愛。一天，姊妹兩人在宮裏洗浴，後用沉水香梳着捲髮，稱爲「新興髻」。

不愧家風

吾杭高怡園景園觀察之季女淡仙，韞珍詩才清妙，不愧家風。詠小青云：「朱門黃土恨年年，草掩孤山墓可憐；消盡紅香如逝水，生來薄命敢違天。梨花春夢瀟瀟雨，柳色秋風漠漠煙；多謝檀郎能瘞玉，芳魂流落聖湖邊。」除夕與淡人郎君同作云：「殘年已過春三日，一歲猶餘話半宵。」淡人湖上晚歸云：「荒村犬吠路冥冥，移上天邊幾個星；山月未高湖面黑，漁燈一點浦烟青。歸來遠樹低飛鳥，遮住橫橋半截亭；隔水人家看不見，但聞笑語出寒汀。」客中云：「病後吟詩多感舊，醉中無夢不還家。」與淡仙琴瑟甚調，而淡仙早卒，可悲也！高公甲辰進士，余丁巳年主其家，三月後爲銘墓，以報其德。

小青——馮小青，是杭州馮家的小老婆，能寫詩，能弄音樂；大老婦妬忌她，常常虐待她；那姓馮的，便把小青住在西湖孤山一座莊子裏；小青因冷靜，悲哀害病死，死時年紀十八歲。現在杭州西湖孤山脚下，有馮小青的坟墓。

下愚所爲賢者不能知

士風卑諂，太史某，惡而刺以詩，中有「吮癰舐痔」字樣。余規之云：下愚所爲，賢者非特不爲，亦不能知，譬如鳳皇翔於千仞，下界有蜻蛚轉翼之蟲，鳳皇未必知也。王公貴人，辱詈其僕從，在僕從未必辱，而自己反損威重矣。原壤狂士也，故孔子以杖加之；蔡經半仙也，故麻姑以鞭答之。其他庸惡之徒，其能受聖人之杖，仙人之鞭也哉？所謂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路，卽此意也。

吮癰——拿嘴吸着吃東西，稱爲吮癰，便是瘡。漢文帝生癰，有鄧通常替文帝吮去癰上面的膿水。又秦王害病的時候，喚醫生能夠割破癰瘡的，賞車一乘；能夠用舌舐痔瘡的，賞車五乘。結蟻——結蟻，是一種蟲，又名螻蛄，是甲蟲的一類；歡喜拿人畜的糞搓成團，產卵子在糞團裏，又稱爲接屎蟲。麻姑——麻姑是一個女仙人的名字。仙人王方平，在蔡經家裏，喚麻姑來，麻姑是一個美貌的女子，她的手和鳥爪一般。蔡經看了麻姑的手，忽感想到倘然背癢，可以用麻姑的手搔癢，正在想着，那王方平已知道了，便打着蔡經的肩說道：麻姑是神仙，你怎麼想拿她的爪搔背呢！

雙字不可單用

凡人用雙字者，如「依依」、「潺潺」、「悠悠」、「匆匆」之類，指不勝屈。唐宋名家，從無單用一字者。近今詩人貪押韻，又貪疊韻，遂不得已而往往單用之，此大謬也，作者當以爲戒！

鮑銘山詩

吳太史竹橋寄鮑銘山詩來其人慕遊客死屬余採數語入詩話中秋夕云：「颯颯長廊落葉聲，霞光黯淡照簾旌。芙蓉泣露秋塘晚，絡緯吟風小院清。好夢似雲回首散，新愁如水逐潮生。無端觸眼驚陳迹，洗馬茫茫此際情。」他如：「人間不夜皆因月，天上無情豈是仙。」「網欹屋角漁人散，犬吠橋邊野棹還。」「滿苑落花剛客到，小樓聽雨又春深。」俱佳。

三怪

雍正間，孫文定公作總憲，李元直作御史，陳法作部郎，三人巖巖自立，以古賢相期，京師號曰「三怪」。余出孫公門下，采其行略，爲作神道碑。後與李公子憲橋交好，爲撰墓志。惟陳公觀察淮揚時，余宰沈陽，隸其屬下，親

承風采，平易可親；及河帥白公被罪，公獨以一疎保之，致革職戍邊，信異人哉！僅記其臥病詩云：「高臥新秋及暮秋，酒場文社廢交遊；蕭疎鬢髮愁潘令，清瘦形骸笑隱侯。盡日閒書留枕畔，經時殘藥貯床頭；世情肯信吾真癩，奈是維摩疾未瘳。」公字世垂，貴州人，癸巳進士。

天然佳對

金孝廉有句云：「病身對妾莊如客。」黃野翁有句云：「老眼看燈大似輪。」此二句正可作對。

黃蛟門詩

黃蛟門寄張香巖云：「接到手書偏不發，先從函外看平安。」又有句云：「浣衣池淺春無雨，糴米人歸屋有烟。」金陵有此詩人，而予不知。

謝贈芭蕉花

余園中，種芭蕉三十餘株，每早采花百朵，吸其露，甘鮮可愛，恐漢武所謂金莖仙掌，未必有此味也。以一盤飛送香亭，渠謝詩云：『初日瞳瞳燦曉霞，敲門驚起樹棲鴉；平頭奴子飛箋送，一盒芭蕉帶露花。叮嚀開盒便須餐，略緩須臾露已乾；從古成仙在頃刻，莫教福薄走金丹。』莊周何必賦逍遙？一飲醒醐萬念消，分與全家兒女喫，也呼雞犬上烟霄。不是神仙已是仙，兄鋤明月弟耕烟，更期三萬六千日，再乞瓊漿共上天。』

金莖仙掌——漢孝武帝，造柏梁臺，臺上有銅造成的柱子，柱子頂上站着一個仙人，伸着手，承接露水。金莖，便是說銅柱。平頭——平頭，是古時一種帽子的名稱，是做奴僕的戴的。梁

武帝詩裏有一句：『平頭奴子擎履箱。』逍遙——莊子書裏面，有一篇逍遙游，是說逍遙自

在的意思。瓊漿——美味的茶酒，都稱瓊漿。古時裴嗣向雲翹夫人求得茶吃，便成了仙，他的詩道：「一飲瓊漿百感生，元霜擣盡見雲英；藍橋自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

不料是小時友伴

乾隆庚寅，余在杭州，訪蔣茗生太史，聞寓湖州太史張公處，卽具名紙往投，蔣未見，乃有一峨冠者拱手出，心知是太守，素無交，而其意甚親，未免愕然，太守笑曰：「先生不識我耶？我早識先生，並識先生之夫人，貌作何狀？令姊貌作何狀？」歷歷如繪，余益驚問故，太守曰：「當年公作翰林，住前門外橫街，我年九歲，與公陸氏二甥，同在蒙館讀書，塾師放學後，嬉遊公家，公姊及夫人梳頭，常在旁手進梳篦，公過猶呼「餅餌啖我，」公竟忘耶？」余謝曰：事實未忘。不料昔日聖童，今爲公祖也！惜二甥早亡矣！相與唏噓者久。

之，從此遂別。更二十年，公子惠堂孝廉來權知溧水，又是余改官江南，第一次捧檄之所，重重春夢，思之憮然！其前事迹，已作七古一篇贈蔣梓入集中矣。今年衰不能再贅，乃作一聯贈惠堂云：「後我卅年，同爲南國親民宰；通家兩代，曾見而翁上學時。」蓋實叙平生佳話，非敢挾長也。

張毅齋詩

張毅齋琰香巖秀才之兄也，有絕句云：「板橋一望雨初晴，映水紅欄分外明；底事簾前香不散，晚風吹過賣花聲。」聞鶯云：「高士有情頻側耳，香闥無夢亦關心。」

以訛傳訛鬧出笑話

庚戌冬，余有感於相士壽終七六之言，戲作生挽詩，招同人和之。不料

王子春，竟有傳余已故者；信至蘇州，徐朗齋孝廉邀王西林林遠峯諸人爲位以哭，見挽云：「名滿人間六十年，忽聞騎鶴上青天；騷壇痛失袁臨汝，仙界爭迎葛稚川。著作自垂青史後，彭殤早悟黑頭先；望風不敢吞聲哭，但祝遲郎繼後賢。」余讀之笑曰：昔范蜀公誤哭東坡，有淚無詩；今諸君誤哭隨園，有詩無淚。然而淚盡數行詩，留千古矣！

葛稚川——晉朝人葛洪，號稚川，研究道家思想，寫成抱朴子一書，專說修煉神仙的法子；住在杭州西湖北山，後成了仙，這座山便名爲葛嶺。彭殤——彭是彭祖，古時最長壽的人，年紀活到八百歲。又年紀小的時候便死，稱做「殤彭」。殤，便是說長壽和短命的意思。黑頭，是說壯年時候的人，因爲他的頭髮是黑色的。范蜀公——宋朝范鎮，封蜀郡公，他最愛詩人蘇軾；當時有誤傳說蘇軾死了，范蜀公便不禁大哭起來。

金秀才詩才清妙

金紹鵬秀才病跛而詩才清妙居南門外甚遠余作詩會輒肩輿迎之
炙硯云：「凍合端溪冷倩烘，炙來欣趁暖爐紅，烟雲氣吐陽春外，鐵石心回
方寸中。冰釋恰如蘇地脉，筆耕才得展田功；更夸文陣通兵法，卽墨城堅仗
火攻。」糊窗云：「素楮晶瑩賽越綾，書窗面面霽輝凝；不教故紙遮雙眼，自
有清光透一層。弄影待看梅襯月，敲詩好映雪挑燈；白生虛室神光爽，篇展
南華几試憑。」呵筆云：「中書也感吹噓力，嶮強全消聽指揮。」

卽墨城——卽墨縣，在如今的山東省，戰國時候的齊國地方。那時燕國的軍隊，包圍齊國
的卽墨縣城，三年工夫打不下；齊國將軍田單，用一千多頭牛，牛身上披着紅衣裳，又畫着五色
的龍紋，拿尖刀綁住在牛角上，用茅草掛在牛尾巴上，茅草上灌着油，火燒着茅草，牛便向前直
衝，燕國兵士都被牛撞死，齊國兵在後面喊殺過來，燕國兵又有許多被踏死的。

眼前語拈便新

林竹溪晚柳絮云：「一春從未見渠開，只見紛紛點翠苔；忙殺嬌癡小兒女，閒庭捧手待飛來。」懷寧勞崇煦云：「笑指半鈎飛破鏡，戲拋雙鬪疊連環；好夢易離歡喜地，春晴難到兩三天。」俱眼前語，而拈出便新。

半鈎——樂府解題裏有兩句：「何嘗大刀頭，破鏡飛上天。」破鏡，是說月亮在半個圓形的時候；「破鏡飛上天」，是說到月半的時候便當回來。

孫相國詩

壬子冬過淮，嚴司馬歷亭守田席間，誦孫相國士毅領兵赴臺灣云：「自笑陳琳檄未工，也曾磨盾學從戎；夢驚猛拱濤頭白，渴飲官屯戰血紅。元請一九封已足，頗遺三矢盼猶雄；感恩何處酬豪末，願得浮江比阿童。」

南征云：「欒城襟帶接重洋，上下恩文景物荒；黃霧蛟涎工揀日，丁男鴉嘴慣耕霜。入雲坂洞盤千折，夾道翁茶網四張；（土人呼官爲翁茶出入結網爲轎）最是馬前煩慰勞，檳榔滿盞當壺漿。裘帶居然遍百蠻，洱河恩許唱刀環；文淵蹟已埋銅柱，定遠心原戀玉關。二月花濃黃木渡，三年香染紫宸班；祇因妖鳥巢猶在，夢繞羅平未肯還。」

一丸封——拿泥搓成丸塞住洞口，稱做一丸封。函谷關造在兩山峽中間，地方十分狹小，祇須拿一丸泥，便可以封住關口，所以說一丸封，是說地勢險要的意思。遺三矢——人排洩大便，稱做遺矢。戰國時候，趙國大將廉頗，因年紀老，住在家中，但趙國王常常記念他，便派一個人去看看廉頗，還可以打仗嗎？廉頗有一個仇人名郭開多，暗地裏送錢給那派去的人，使他在趙王跟前說廉頗的壞話。那派去的人到了廉頗家裏，廉頗每吃一餐飯，要吃一斗米十斤肉，穿着盔甲，騎上馬去，精神十分健旺。後來那派去的人回去對趙王說道：廉頗年紀雖老，但很能吃。

飯；祇是在一刻工夫裏面，要大便秘三次。趙王聽了這人的話，便從此不用糜顛了。銅柱——後漢時候，大將軍援在交趾地方立一個銅柱，算是漢朝極西的地界。銅柱在如今廣東鐵縣西面分茅嶺上面。

汪汝弼詩

汪汝弼夢巖送春云：『子規啼急客情牽，婪尾花中罷綺筵；飛到楊花春似夢，立殘斜日草如烟。消愁心緒憑杯酒，看好韶光待隔年；我亦欲歸歸未得，數聲長笛暮江天。』又：『夕陽在樹蟬聲遠，涼月墜簾花影生。』皆妙句。其見贈詩已入同人集。

婪尾花——婪尾，是最後的意思；婪尾酒，是最後釀的酒；婪尾花，便是芍藥花，因為芍藥花開時，各種花已開過了，在陰曆的四月中。

詩有奇氣

余遊天台，離家半載，歸後見几上有書一封，署名「杜情海」，不知何許人也；其略云：「惟才人能慕才人，而或關山間隔，貧無以聚糧，駒隙流光，命有如朝露，至於題碑揮涕，抱書嗚咽，詞客有靈，實增遺憾；竊每念及耿耿終宵，海於海內才人，留意多矣，惟公則才大如天，惟僕則情深如海；自聞名以來，不知何以低徊思慕，朝夕不置，豈三生之說，原有可徵？而一代之才，自應作合耶！僕常有句云：「除狂幾欲死，不殺定相憐。」倘或相見有阻，而小杜清魂一縷，蕩天入地，有不與劫灰俱滅者，所憑青眼鑒此丹誠！」余因其詩有奇氣，姑錄之，待訪其人。

更不可爲六章

余作令六年，曾作俗吏篇數首，存集中。今讀錢竹初明府，吏不可爲六章，覺從前吏治，尙不至此。特錄之，以俟采風者。其詞曰：「雞初鳴，偵大府鼓聲隆隆，銜尾疾進如羣鼠，坐左箱，日亭午，飢不得餐，轉輪吐，口燥唇乾，噤無語；須臾手版如飛葉，曰公不遑詰旦來，如是者再四，乃得側身入謁，升其階，無恒暘雨乎？民不疾苦乎？口之所諮非所圖，以色列退僂而趨，歸告其賓朋，今日上官遇我殊，（參謁）若者懸緊望，若者賦上中，肥瘠揣而知，囊數藏其胸。問吏何所有一絲有粟民膏脂，交親纏袞來，白著顏，忸怩所愛權，錙銖所畏揮沙泥。山中麋鹿川中魚，竟陵四盡古有徒，取彼以與此，海波之瀾乃自濡。令公喜，令公怒，朱提有神作人語，（餽遺）官如大魚吏小魚，完糧之民其沮洳。官如虎，吏如貓，具體而微，舐人膏。二月絲，八月穀，婦出門，雞登屋。五刑

之屬郵廳事，役情追呼罪其罪，心所不怒強威之，投籤鏗然厭且憊。坐堂皇，鞭其尻，役以皮肉更錢刀，彼縱不苦我則勞，署上上考何足高（催科）強者盜，懦者賊，明者刼，暗者竊，盜不易捕賊易得，豺狼伏莽鼠跳壁，此輩民之蠹，五毒宜懲凶，及觀號呼慘，肢體與我同，所起由飢寒，行之不可止，單辭鞠徒煩，得情無足喜。穿窬內柱而色厲，取非其有賢充類，通知天下之賊難盡求，竊鉤者誅竊國侯（鞠賊）晨起罷盥漱，童來促官書，官書日幾何？堆案二尺餘。判章匡以花，急遞插以羽，歲月加封檢，字句乏駟駐，拔之兩眸眊，朱墨手捲舉。算事耶？算丁耶？甲乙丙丁者著令耶？決事之比紛如麻，需頭辭卑累而上得一大諾自天降，宣底駢緘其狀符，火速竿作檣尾加，恫喝眎已熟，大胥之叱守令如叱僕（判贖）樂莫樂兮見故人，苦莫苦兮對惡賓。胸隔千里萬

里貌，強親唯唯諾諾不敢曠。銜杯引手視蔭不使走，看核下咽不得腐，燒腦填腸泄且嘔，何如還鄉獨處局門庭，所不願見者耶不磨！（酬賓）

緊望——唐朝定的制度，把全國各縣依着他出息的多少，定赤畿、望、緊、上、中、下、六等。緊望是說好的縣缺。窶數——人的行爲僞促，器量狹小，稱爲窶數，又稱爲窶搜，俗名嚙嚙。白著

——在規定的稅款數目以外，再收取額外的銀錢，稱爲白著。忸怩，是說慚愧的臉色。四盡——

南朝時候，魚弘做官十分殘酷，盡力搜刮地方上的物產，都被他搜刮盡了。魚弘做過南譙、

台、竟陵幾處的太守官，他時對人說道：「我做過太守官的地方，有四樣東西都盡了！一是水中

魚鱉盡；二是山中麋鹿盡；三是田中米穀盡；四是村里人烟盡。」他又說道：「做人只求歡樂，富

貴待到何時？」郵廳——郵，是挨着次序的意思，廳，是歸納的意思。禮記裏有一句：「郵罰麗

於事。」是說人犯了罪，應該要挨着次序的歸納他應得的罪名定他的罪，不可以憑着做官的

一時的喜怒，胡亂定着罪。單辭——犯人的口供，稱爲辭。沒有證據的口供，稱爲單。有證據的

口供，稱爲兩書經裏有一句『明濟于單辭』。內荏——內荏，是人心屈服。論語裏有一句『色厲而內荏』。是說人愈是顏色強硬，愈是心中虛僞。竊鈞——莊子裏有兩句：『彼竊鈞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是說法律不公平的意思。偷一個金鈞子的人，却犯了殺頭的罪；用兵馬奪得國家的人，便封王封侯。跣跣——跣跣，音致主，是說草書筆畫的形勢。需頭——漢朝臣子寫奏章，凡是要皇帝批答的奏章，便空着第一幅紙，便稱爲「需頭」。竿作橫——古時人有把信塞在竹筒裏拿竹筒代信封的，竿，是說竹筒；橫，原是箱子，這裏是說信封。信的裝在信封裏，好似物件的藏在箱子裏。

劉崇如先生

乾隆己丑，今亞相劉崇如先生，出守江寧，風聲甚峻，人望而畏之；相傳有見逐之信，隣里都來送行，余故有世誼，聞此言偏不走謁。相安逾年，公託廣文劉某要余代撰江南恩科謝表，備申宛款，方知前說都無風影也。旋

遷湖南觀察，余送行有一聯云：「月無芒角星先避，樹有包容鳥亦知。」不存稿，久已忘矣。今年公充會試，總裁猶向內監試王葑亭誦此二句，王寄信來云，故感而志之。

有唐人風味

新安王太守顧亭先生，看隨園詩話有得，頓改從前之作，養生潭觀魚詩云：「客亦知魚樂，相將坐小舟。水深清見底，沙淨白疑浮。得食依行棹，成羣戲涉流。夕陽橫斷岸，紅蓼幾枝秋。」恰有唐人風味。

詩要耐想

人問：「詩要耐想，如何而耐人想？」余應之曰：「八尺匡床方錦褥，已涼天氣未寒時；狎客淪亡麗華死，他年江令獨來時。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

無煙恰有香，夢裏不知涼是雨，醒來微濕在荷花。僧館月明花一樹，酒樓人散雨千絲。五言如：「夜涼知有雨，菴靜若無僧；問寒僧接杖，辨語犬銜衣。」皆耐想也。

江令——江令是說六朝時候陳朝的宰相江總；因為陳後主好色愛游玩，宮中造臨春、結綺、望仙三座高閣，三座閣中都有臨空的飛橋通着，可以在橋上來去。陳後主自己住在臨春閣上，又把 he 最寵愛的張貴妃住在結綺閣上，嬖孔二貴嬪住在望仙閣上；此外封宮人袁大捨一班美貌的稱為女學士，江總和孔範等一班大臣天天陪着後主和宮女妃嬪等在一塊兒游玩，稱為「狎客」；君臣都不管國家的事體。後來人稱妓院裏的嫖客為狎客。張貴妃便是張麗華，十分美貌。

唐薛能自誇

唐薛能笑杜少陵不敢作荔枝詩，香山有之而不佳，自作一首，夸云：「

不愧不負，一而不知庸淺已甚，可笑也。能詩最佳者，詠蜀柳云：「高出軍臺遠，映橋賊兵曾斫火曾燒；風流性在終難改，依舊春來萬萬條。」

童語是真語

余九歲時，偕人遊杭州吳山，學作五律，得句云：「眼前三兩級，足下萬千家。」至今重遊此山，覺童語終是真語。又偶成云：「月因司夜終嫌冷，山到成名畢竟高。」亦似有先知之意。

詩如射

詩如射也；一題到手，如射之有鵠，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能之精者，正中其心，次者中其心之半，再其次者，與鵠相離不遠，其下焉者，則旁穿雜出，而無可捉摸焉。其中不中，不離「天分學力」四字，孟子曰：「

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至是學力，中是天分。

爲莫愁破例

康節先生，有三不出之戒，謂風不出，雨不出，大寒暑不出也。余七十後，惟暑不出，過中秋裁出，此定例也。今年八月八日，太守松雲李公新修莫愁湖成，招余往飲，且云：『能爲莫愁破例否？』余答云：『老僧入定，聞釵釧聲，便要破戒，况莫愁乎？』即往赴之。適王顧亭太守見訪不值，追至湖上，口號以贈云：『似鏡湖光一葉橫，白頭遙認是先生；盧家尙具神通力，竟把閒雲引出城。』

淵源有自

新安胡葆亭有句曰：『千里雄心空似驥，百年衰族可無鳩。』余愛其

典雅。後其子雪焦比部，聞鶯云：「細雨乍移江上舫，好春又放故園花。」方知胡氏詩學傳家，淵源有自。雪焦有弟岳，兄贈云：「隨口篇章皆絕調，及門弟子總傳人。」郭頻伽秀才見贈云：「生不佞人何况佛，事惟欠死恐成仙。」呂仲篤讀隨園詩話贈云：「大海自能含萬派，名山真不負千秋。」范瘦生讀隨園集贈云：「有筆有書有音節，一朝兼者一先生。」

風水之說不可信

余不信風水之說。人言黃巢李闢，俱因毀墓而敗，非風水之驗否？余道此等逆賊，雖不毀其墳，亦必敗也。因口號一詩以曉世人，云：「寄語形家莫浪驕，葬經一部可全燒；汾陽祖墓朝恩掘，依舊榮華歷四朝。」

黃巢——黃巢，是唐朝的大盜，起兵造反，勢力極大，官兵無法打滅他。當時有一個太白山

人去對金州刺史官崔堯封說道：在金州北面有一座牛山，把牛山的山脈掘破，黃巢便自己失敗了。堯封便去僱了許多夫役開掘牛山，掘了一個多月，那山後面的一座山頭，自己倒下十丈來；山裏露出一個石桶來，桶裏面有一隻黃腰的野獸，桶上面有一枝寶劍，那野獸自己撞在劍上死了。過了幾天，黃巢果然自己失敗了。李闔——李闔，名自成，明朝末年的大強盜，起兵造反，自己稱爲闔王。闔王是陝西米脂地方人。當時做米脂縣官的邊大綬，去尋得李自成第一代祖宗的墳墓，據傳說墳中有一座鐵燈臺，燈中還點着火，燈火不熄，李自成不敗。邊大綬便去掘破李坟，見坟中有螞蟻數石，那燈火還十分明亮；又打破棺木，那屍骨成青黑色，屍身上長着黃毛，頭骨裏面蟠據着一條紅色的蛇，身長三四寸，頭上長角；那蛇見了日光，便直跳起來，吞着日光跳了六七次，便倒在地上死了。不多幾天，那李自成也便失敗了。形家——「形家」便是說看風水的人。看風水的，是從山水形勢上看出來的，所以稱爲「形家」。汾陽——唐朝大臣郭子儀，封汾陽王；有魚朝恩仇恨子儀，有一天，有盜賊去掘開郭子儀父親的墳墓，當時人便疑心是魚朝恩指使人來發掘的。

名士俱願來生作妾

余訪京中詩人於洪稚存，洪首薦四川張船山太史，爲遂寧相國之後；寄二生歌見示，余已愛而錄之矣。追憶乾隆丙辰，薦鴻博入都，在趙橫山閣學處，見美少年張君名願，鑑者彼此訂杵臼之交，疑與船山有瓜葛，寄信問之，不料卽其尊人也。垂六十年，忽通芳訊，知故人官至太守尙無恙，且有子不凡，爲之狂喜，蒙以詩稿見寄，名曰推袁集，充足感也！聞亦玉樹臨風，兼仲容之姣。有秀才金筠泉，孝繼無錫，馬雲題，燦俱願與來生作妾，船山調之曰：「飛來綺語太纏綿，不獨嫦娥愛少年，人盡願爲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癡情欲放顛，爲告山妻須料理，典衣早蓄買花錢。名流爭現女郎身，一笑殘冬四座春，擊壁此時無妬婦，傾城他日盡詩人。祇恐

隔世紅裙小，未免先生白髮新；宋玉年來傷積毀，登牆何事苦闌臣？余聞而神往，亦戲調之曰：「夫妻喻友從蘇李，賢者憐才每過情，但學房星兼二體，心期何必待來生？」

杵白——杵是舂米的鎚子；白便是搗白。後漢時候，有公沙穆有才學，十分窮苦，吳祐僱用他到家裏去舂米；公沙穆說的話十分有才學，吳祐十分敬重他，兩人便站在杵臼傍行禮結做朋友，後人說從意外得到的朋友，便稱爲「杵白之交」。來生作妾——清初王船山先生哲學家，又是詩人，他寫的詩性格風流，人人愛讀。船山夫人詩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當時無錫馬雲送船山詩有兩句：「我願來生作君婦，只愁清不到梅花。」又秀水地方的金筠泉也說：「願變做絕世美人，嫁與船山作姬妾。」登牆——宋玉寫登徒子好色賦裏說：「天下之佳人，莫如楚國；楚國之麗者，莫如臣里；臣里之美者，莫如臣東家之子。然此女登牆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這說好色的程度十分高的意思。蘇李——蘇是說蘇武；李是說李陵。

兩人是漢朝的官員，出使到匈奴去，吃盡苦楚。兩人交情十分厚，夫妻一般，所以說「夫妻喻友」。

詩有寄託

王濯亭廷取別駕，顧亭太守之弟也，有瓶花一首云：「一枝濃艷膽瓶中，習習春生几席風；莫怪無根易凋謝，人情只愛眼前紅。」余道此詩，與翁承贊詠僧寺牡丹相同，其詞云：「爛漫香風引貴遊，高僧閒步亦遲留；可憐殿角長松色，不得王孫一舉頭。」均有寄託，可喜！別駕又有文殊臺詩云：「文殊臺上日初曛，翠影嵐光看不分；片石尙堪容獨坐，坐寒三十六峯雲。」東溪山莊有句云：「剩有好山供望眼，自來勝事屬閒身。」俱可愛也。

法時帆得詩家上乘之旨

法時帆學士造詩龕題云：「情有不容已，語有不自知；天籟與人籟，感召而成詩。」又曰：「見佛佛在心，說詩詩在口；何如兩相忘，不置可與否！」余讀之，以爲深得詩家上乘之旨。旋讀其淨業湖待月云：「緩步出柴門，天光隔橋滌。溪雲沒雲樓，林露滴茶籠。秋水忽無烟，紅蓼一枝動。」又「搵衣踏蘚花，滿頭壓星斗。溪行忽有阻，偃蹇來醉叟。攘臂欲扶持，枕湖一僵柳。」此真天籟也！又讀稚存詩奉東云：「盜賊掠人財，尙且有刑辟；何况爲通儒，靦顏攘載籍。兩大景常新，四時境屢易；膠柱與刻舟，一生勤無益。」此笑人知人籟而不知天籟者。先生於詩教，功真大矣！詠荷云：「出水香自存，臨風影弗亂。」可以想其身分。又曰：「野雲荒店誰沽酒，疎雨小樓人買花。」可以想其胸襟。

思超筆健音節清蒼

余與和希齋大司空，全無介紹，而蒙其矜寵特隆；在軍中與福敬齋孫補山兩相國，惠瑤圃制府，各有寄懷之作，已刻倉山集中。茲又從黃小松司馬處，得其西招春詠云：「莫訝春來後，寒容轉似添；小窗欣日色，大漠渺人烟。風怒沙能語，山危雪弄權；花稀名不識，何處聽啼鶯？」（藏中入春風雪轉盛）中秋德慶道中云：「山峻肩輿緩，征衣夜未休；久忘家萬里，驚見月中秋。去歲姜肱被，今宵王粲樓；喜成充國計，含笑解吳鉤。」春夜云：「銀缸閃閃漏迢迢，風送邊聲助寂寥；殘月印窗天似曉，寒雞叫月夢偏遙。頻年客况當春好，一味鄉心易鬢雕；莫以沐猴譏項氏，夜行衣錦笑班超。」三詩雖吉光片羽，而思超筆健，音節清蒼，方知臯夔周召，本是詩人，非真有才者，不

能憐才也。寄隨園詩自註云：「當在弟子之列，與小松札中，又有久思立雪之語，虞仲翔得此知己，真可死而無恨，但未知八十衰年，今生尙能一見否？」思之黯然！

姜肱被——後漢時候，姜肱、仲海、季江弟兄三人，孝順父母，弟兄又十分有情義；到年長，各人都娶了妻子，但弟兄因不肯分離，便去開了妻子，大家睡在一個被窩裏。王粲——三國時候，王粲有文才，他在荊州劉表家裏做客，常常想念家鄉，便走到江邊的樓上去盼望，寫一篇登樓賦。充國計——漢朝時候，趙充國官做中郎將，能用兵，常常打敗匈奴的軍隊；年紀七十多歲，還帶兵去打敗羌人。匈奴兵和羌兵，都是來去不定的，趙充國便定計使兵士久住在邊地上，種着田自己養活自己，名爲「屯田」。後來兵家都用他的法子。吳鉤——吳國，是現在的江蘇的地方，古時是南蠻人住的。南蠻人的刀，十分鋒利，又彎彎的，好似鉤子一般。唐朝詩人稱他爲「吳鉤」，又稱爲「萬黨刀」。夜行衣錦——比方人做了大官，不回家鄉去誇耀誇耀。

好似穿着美麗的綢緞衣服，在夜裏走路，所以說「夜行衣錦」。錦，便是五色的綢緞。

朱礪東多情

余春間返故鄉，掃墓洞庭，朱礪東成入山見訪不值，題壁云：「五十年前父母官，於今八十享清閒，斯民不放袁公去，留得青天在此間。四壁琳瑯少女辭，山陰應接頗如之，那堪更讀童君畫，絕筆梅花絕筆詩。」（童二樹素未識面，畫梅贈先生，題詩未竟而卒，先生加跋懸諸壁間）追余至吳門，於山塘相見，又見贈云：「叨作蒹葭倚，名園紀勝遊，笙歌今北海，圖畫古營邱。健合扶紅袖，閒宜伴白鷗，公應是萱草，相對日忘憂。」

山陰——山陰，便是現在的紹興；紹興地方山水十分美麗，人在山陰路上游玩，眼睛四處看着，十分忙碌，所以說「應接不暇」。營邱——營邱地方的李成，畫山水樹木，當時稱為

第一。天孫——織女星，又說是上帝的孫女，所以稱爲「天孫」。月姊，是月裏面的女仙人。

詠物詩要不脫不粘

詠物詩，難在不脫不粘，自然奇雅。礪東詠玉簪花云：「瑤池昨夜開芳晏，月姊天孫喜相見；醉裏遺簪直等閒，香風吹落墮人間。醒來笑向阿母索，起跨青天白羽鶴；移時搜到野人家，乃知狡獪幻作花。烟中便欲搔頭去，翠袖紛披寶髻斜。」

張老人題墨蘭

湘潭張紫峴，老詩人也。于礪東爲前輩，仿其體，題渠所畫墨蘭云：「公孫大娘舞劍器，顛旭得之爲草書；礪東兼二妙，寫作幽蘭圖。縱橫豈有形與樸，天工人巧相與俱。湘妃愁春隔烟水，古雲念雨一千里。霓裳玉珮慵斜倚，

來降紙窗素瓷裏；對之微笑忽通靈，澹無言說天純青。心苞萼意謝俗墨，九
晚關盡哇與町；我欲置之九疑峯巔四千丈，不可采兮但遙望。」

九晚——一方一方的田，稱做晚。九晚是說分着九方土地種着蘭花。九疑——湖南地

方寧遠縣南面六十里地方，有九疑山，山勢十分曲折，風景也十分美麗；山有九曲，形勢大同小
異，使游山的心中懷疑不能認得清，所以稱爲「九疑」，又稱爲「九疑」。

作詩不可有疊床架屋之病

詠桃源詩，古來最多，意義俱被說過，作者往往有疊床架屋之病，最難
出色。朱攔東來誦黃岱洲其仁過桃源一絕云：「桃源盤曲小山河，一洞深
深鎖薜蘿；行過溪橋雲密處，但聞花外有漁歌。」淡而有味，滄浪詩話所謂
作詩不貴用力，而貴有神韻，卽此是也。

隨園詩話補遺 第六卷

隨園詩話補遺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七卷

清絕

余九日，登紫蔭山，見人題句云：「巾子峯前木葉稀，登高望遠思依依；天寒海氣連雲白，風緊城烏作陣飛。紅豆裁書難寄遠，黃花揜帽事多違；年來浪跡東西道，慚愧天涯老布衣。」末題「陳濂」二字，訪之，乃陳文水孝廉之三弟也。又游石門樓云：「山風吹松雲，巖石明齒齒；猿啼兩三聲，行人盡東視。娟娟山上月，照見山下寺；洞門猶未關，待我游屐至。」他若「秋聲江甸雨，寒色海門烟。」「月冷初浮水，星稀欲近人。」皆清絕也！

猿女耶

峽江飛來峯寺僧澄波告何數峯云：丙寅有闈秀戴蘊玉，偕郎君某詣潯州府署省父，坐飛來亭題詩，詩成泣下有句云：『白猿自悟當年事，見說持環返上宮。』人多不解。比至潯州而亡，疑其前身或猿女耶？

持環——孫恪的妻子袁氏，生了兩個兒子。後孫恪到端州峽山寺裏去游玩，山裏的道路十分熟悉，又見有猿猴成羣在山上跳躍，孫恪心中十分感動，便在牆上寫着詩道：『無端變化幾煙沉，剛被恩情傷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他寫完了詩，拿出一個碧玉環子來送與老和尚，便扯破了身上衣服，變成一隻老猿。

能貴能賤

二童子放風箏，一童得風大喜，一童調之曰：『勸君莫訝東風好，吹上還能吹下來！』我深喜之。蓋卽孟子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之意。

稱許人才不可過分

余至吳門，四方之士，送詩求批者，每逢佳句，必向人稱說，非要譽於後進也。掌科許穆堂，嫌太邱道廣，見贈一律云：「先生天下望，眉宇照人清；老至通姻婭，兒時識姓名。風流蘇玉局，書卷鄭康成；可惜憐才過，揄揚誤後生。」余道史稱龐士元，稱許人才，往往有過其分，老人竟犯士元之病，行將改之。

太邱——後漢時候，陳實學問十分深，做太邱長，當時人稱他爲陳太邱。「太邱道廣」是說陳實的學問十分大。後人說前輩有學問的人待人太寬，也稱爲「太邱道廣」。

歸先生對聯

游南明寺，見歸愚先生有對聯云：「瓶添潤水盛將月，衲挂松梢惹得

雲。』未知是成語，或先生所耶撰？是夕風雨暴作，樓柱盡搖。余有句云：『樓搖松樹頂，人臥海潮中。』

王女子贈尼

京口尼能詩，王碧雲女子贈云：『仙子傳來古雪篇，步虛聲裏絳雲仙；遙知靜對梅花月，鶴聽禪經立晚烟。』

馬夫要赴縣考

直隸遷安縣，定例入學八名，而應試者不過六、七人，知縣胡公作宰，忽有馬夫著紅布履來告假，問：『何事？』曰：『明日要赴縣考。』胡公大笑，口號以贈云：『紅鞋著脚煤磨硯，馬糞熏衣筆換鞭。』

金太守風流倜儻

金賢村太守，濱。性倜儻，通音律。有姬四人，俱善歌。常偕至隨園，度曲吹簫。太守親爲按板，殆古所云風流人豪者耶？籍係宛平，臨入都，年逾六十。臨別云：「何因執手涕淒然，只爲分攜各暮年！嘆我已辭歡喜地，多君還上孝廉船。」關山滿目新行李，兒女隨身舊管弦。此後隨園花滿日，夢魂還到小倉巖。

程魚門好交結文人

程魚門入翰林後寄詩云：「四十年纔爲後輩，交游若此古來稀；頭銜入手誠清絕，書局羈身未易歸。老景真如冬景淡，梅花又共雪花飛；輸他居士山窗鶴，鎮日從容立釣磯。」呼鳴！魚門家本富商，交結文人，家資蕩盡，直至晚年成進士，作部郎，四庫館議叙，纔得翰林，分校春闈，可謂有志者事竟

成；然而遽卒於秋帆中丞署中，可悲也！

寄情人

懷寧諸生勞竹如，詩人也；少年喪偶，里中有陳氏女，美亦能詩，遣媒說之。女窺見竹如，欣然願嫁，兩人已目成矣；爲里中富人強聘去，女臨行寄勞生云：「聞說乘鸞許上天，幾番臨鏡自疑仙；不知淪謫緣何事，便隔蓬山路幾千！夢見文簫私語時，想花心事要花知；分明匣底雙珠在，不忍還君祇淚垂！」

目成——兩人不說話用目光彼此交換着表示出心中的願意的意思，稱爲「目成」。楚辭裏有兩句：「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文簫——古有書生文簫，在鐘陵地方西山上游帷觀中游玩；這時觀裏男女游客極多，文簫遇見一個美貌的女子，便走近女子的身傍，去

聽那女子嘴裏低低的唱着詩道：「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彩鸞。」文簫心中十分迷戀，便跟定這女子直走到山頂上，忽見有一個童兒，手中拿着一封公文，交給這女子。公文上說：「吳彩鸞動了慾念，漏洩天機，罰做人間妻子一紀。」從此這個女子便和文簫做了夫妻。

申南屏詩

余幼時，同赴童子試者，有申君南屏，發祥，權奇倜儻，有溫庭筠之風，代人赴考，致遭斥革，而終成進士。外出爲令，見寄云：「隨園居士今方朔，游戲人間作歲星；落筆便同天馬下，無人不踞竈觚聽。略施鴻爪覘爲政，妙用談嘲當說經；答鳳鞭鸞三十載，又叨剪拂到頽齡。」寄此詩時，官已報罷，掌教清江，余未及答，而君已卒。

溫庭筠——詩人溫庭筠，號飛卿，性情豪爽，愛救人急難。歲星——長壽的人稱爲歲星。

漢朝大臣東方朔，在武帝時候做郎官；到宣帝時候，有人見他在會稽地方賣藥，又在五湖一帶

來去着，當時人疑心他是「歲星精」變成的。
竈觚——莊子裏一句「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竈觚，是灶的頭。

詩僧巨超

壬子春，與趙惠堂廣文游焦山，遇詩僧巨超，茶話良久，采其詩入詩話。今春慶大司馬奉旨到江南，勾當公事，渡江之便，拉同游焦山。別後巨超寄詩云：「曾向金鰲汗漫游，西風久已別荊州；忽陪天使臨香界，却怪神仙也白頭。海內山川蒙一盼，人間聲價重千秋；須知未滿山靈願，不把琴尊作小留。」

烈女李三行

山陰胡稚威天游，曠代奇才，丙辰同舉鴻博，終身紆鬱而亡；余初抄其

駢體文三十篇，爲楊蓉裳纂取去，乃於別處搜得烈女李三行一篇，初嫌太長，雖入詩話，然一詩一序俱古妙，不忍聽其湮沒，今刻續集，不妨載之。序曰：『女李三者，河南鹿邑縣人。父某業田，常以隱事與邑大豪相恨疾，豪陰謀殺之，使客陽與親，召之酒，而藥以飲，遂發病，心知豪所爲，將死，女從母泣於前，某齟齬切叱曰：「何泣！若非我子也！且吾爲人殺，幸有兒，俟壯或行能復仇。若渺子穉稚無望也，恨終不吐矣！」女時年十餘，聞父言，晝夕憤傷，時蓄報豪志。更數歲益長，日誓鬼神，往祝某墓，願魂魄相助，挾利刃候道上，期乘便刺豪。豪出入乘馬，從僮奴彪彪然，勢不得逞，去丐人爲詞，屢懇有司大吏咸徧，列於官者二年矣，一人無肯白其事者。女甚恨曰：「此曹雖官人，實盜隸耳！徒知探金錢，取醉飽，何能爲直冤痛者乎？」遂辭其母，當奔往京師。鹿

邑到京師二千里，女孤弱無相携挈，暮託逆旅。主人或怪其獨來，疑有他，固不內，往往伏草間。既至，將擊登聞鼓自訟，數爲吏所闕。以陳於刑部都察院，交格之。一如有司大吏在河南者，久之，會有新任令於鹿邑者，頗強直任事，女聞乃走還，令方升車出，遮前大呼，且涕且陳，伍伯羸驅不能動。令以某死久，歲月且無驗，意其未信，更詰將死時語，及奔京師狀，乃受牒縛鞠，客與豪，皆自窮服。令以論正豪罪未即決，豪死牢戶中。豪家滋憎女甚，謗爲嘗受污。有邑公子獨心知女賢，請聘之，其母與長老媪，皆勸之行，矢不許。及母卒殮埋，悉召宗族親戚里鄰告之曰：「吾痛父見害，楚毒幾十年，幸得雪仇，而名爲人垢，忍不就早死者，傷無兄弟，終奉老母。今吾事大已，其將有所自明！」室而掩之，遂自絞也。於是豪子暮拍之笑，視其面，倜猶生然，將舉刀斷之。

有血激諸口，頰噴怒者，豪子駭仆不能動；左右亟扶負歸，亦竟得疾以死。女
死康熙中，至今且五十載。歲戊午，予居長安始聞，感當世無能文章，楊洗昭
暴之，使家說戶唱，相有勉勸。乃撰述其事，歌而係之曰：「大海何漫漫，千年
不能移；太山自言高，精衛啣石飛。朝見精衛飛，暮見精衛飛；吐血噴作壚，一
旦成路蹊。豈惟成路蹊，崔嵬復崔嵬；女面潔如玉，女身濯如脂。十四頗有餘，
十五十六時；婀娜環春風，明月初徘徊。門中姊與姑，鄰舍雜姥婆；人笑女無
聲，人懼女長啼。昔昔重昔昔，皴痛不得治；有似食大鯁，禍喚連脅臍。阿母喚
不應，步出中間閨；女身亦非狂，女心亦非癡。向母問阿爺，阿爺誰所屍？昨者
門前望，裂眼寧忍窺。爺仇意妍妍，走馬東西街；我無白揚刃，斷作雙紅霓。磨
我削葵刀，三寸久在懷；一心願與仇，血肉相齧齧。仇人何陸梁，挾隊強如犂；

前者爲饑狼，後者爲怒豺。小雀抵黃鸝，徒恐哺作麀；大聲呼縣官，縣官正聾聵。宛轉太守府，再三中丞司；堂皇信威嚴，隸卒森柴崖。安知坐中間，一梗如泥！何由腐地骨，鬼笑回牙欸。孤小不識事，聞人說京師；京師多貴官，列坐省輿臺。頭上鐵柱冠，獬廌當胸棲；獬廌角嶽嶽，多望能矜哀。局我頭上髮，縫我當躬衣；手中何所將？血帛班爛絲。帛上何所書？繫霜慘濛埋。細軀誠艱難，要當自防支。女弱母所憐，請毋攀持；今便辭母去，出門去如遺。是月仲冬節，殺氣爭驕排；層冰塞黃河，急霰穿矛錐。大風簸天翻，行人色成灰；夜黑不見掌，深林抱枯枝。三更叫鷓鴣，四更嗥狐狸；五更道上行，躑躅增羸飢。舉頭望長安，盤盤鳳凰陣；下着十二門，通洞縱橫開。持我帛上書，鬻我囊中鞋；跪伏御史府，廷尉三重墀。尙書更峨峨，峨峨唱鷓鴣；頭上鐵柱冠，獬廌當胸棲。

獬廌卽無角，豈與羣羊齊？李女倚柱嘯，白日淵精輝。結思彌中宵，中宵盛辛
悲；有地何博博？有天何垂垂？高城不爲崩，高陵不爲墮；爲遣明府來，明府來
何遲？長跪向明府，淚落江東馳；女今千里還，女憂終身罹。女誠不敢給，願官
無見疑；父冤信沉沉，沉沉痛無期！一日但能爾，井底生朝曦；死父地下笑，生
仇市中刦。願此弱賤軀，甘從釜羹炊；語終難成聲，聲如繫庵塵。明府大嗟嘆，
嗟嘆仍歛歔；翻翻洞庭波，洞庭非淵洄。嶄嶄不畷坂，九折無險巖；我今爲汝
尸，汝去行得知。爺仇意妍妍，舉家忽驚摧；勢似宿疹發，驟劇無由醫。同時惡
少年，驅至如連雞；鏗鏘押領頭，畢命填牢陴。有馬空馬鞍，永別街西馮；叩頭
謝明府，搗骨難相貽。昔爲羝乳兒，今爲箭還鞞；遙遙望我里，我屋荒蕪萊。寡
母倚門啼，啼於紀梁妻；女去母啖柏，啖柏今成飴。雖則今成飴，母悲轉難裁；

女顏昔如玉，女髮何祁祁！女口含朱丹，女手垂春蕘；哭泣親塵沙，面目餘癡
劉。宛宛閨中存，薰瘠疑病罷；姊妹看女來，簪笄不及施。鄰姥看女來，左右相
呼携；各各自流涕，一尺分漣瀉。鄰姥少別去，媒媪從容來；三請得見女，殷勤
致言辭。公子縣南居，端正無匹儕；金銀列兩箱，織紉不勝披。身當作官人，華
榮灼房幃；頗欲得賢女，賢女勝姜姬。回面答媒媪，身實寒且微；無弟無長兄，
老母心偎依。所願事力作，澀指縫裙襪；安得隨他人，乖違母恩慈。母年風中
燈，女命霜中葵；須臾母大病，死父相尋追。棺槨安當中，起墳遂成堆；一一營
事託，姑姊可前來。爲我喚長老，長老升堂階；爲我召鄉鄰，鄉鄰麀如圍。十歲
隨爺娘，幼小惟癡孩；十五銜沉窻，灌鼻承醇醢。二十行報仇，報仇苦且危；三
年走大梁，趙北燕南睡。女行本無伴，女止亦有規；皎皎月光明，不墮濁水湄。

斑斑錦翼兒，耿耿安能翳？自此旋入房，重闔雙雙扉。朱繩八九尺，挂向梁間
顏。鮮鮮桂華樹，華好葉何奇。歲蕤揚芳馨，生在空中隈；烈火燒崑岡，三日夜
未衰。大石屋言言，小石當連蓋；蕭芝泣蕙草，萬族合一煉。燒出白玉姿，皎雪
光皚皚；玉以爲女墳，將桂墳上裁。夜有大星辰，其光何離離？錯落桂樹間，千
年照容徽。」

登聞鼓——掛一架大鼓在朝廷上面，有冤屈的人便可以去打著鼓求伸冤，稱爲「登聞
鼓」。明朝清朝時候，通政院裏也有「登聞鼓」。伍伯——伍，是贖住的意思；伯，是領導的意
思。官員出門，便有差役衛兵等在前面攔住路人，又領導着走路，所以官員的差役，便稱爲「伍
伯」。昔昔——昔，是夜裏的意思；昔昔，是說夜夜的意思。列子裏有一句：「昔昔夢爲人君。」
齏齏——齏，音雞，便是菜一類的東西；齏，音泥，是帶骨的鹽肉。牙款——款，是敲打的意思；牙
款，是說切齒痛恨的意思。獬廌——獬廌，是一種有道德的野獸，又名神羊；他生性正直，古時

做御史官的衣服對胸，繡一隻麕。高城不爲崩——列女傳裏說：齊國有一個人名杞梁，因打莒國，死在戰場上，杞梁的妻子爬在屍身上哭得十分悲傷，哭了十天工夫，那城牆也坍下來了。羝乳兒——羝，是雄的羊，產生小羊，稱爲乳兒。羝乳兒，是父親做母親的事體。言言——房屋高大的樣子，稱做「言言」。連羣——羣音柴，連羣，是說接連着許多車子。

孔女士能詩

句曲女史孔靜亭，退菴太僕之幼女，王孔翔公子之室也。敷腴窈窕，有大家風。辛亥春，隨其姑潘夫人來園看花，家人交口譽之，性尤愛靜，工詩。記其寄外云：「一別看看數月期，孤燈獨坐淚如絲，多情最是天邊月，兩地離愁總得知。欲寫相思寄錦箋，徘徊無語倚窗前，勸君莫失芙蓉約，辜負香衾獨自眠！」皆性靈獨出。今年六月，忽詠殘荷云：「丰姿昨夜尙堪誇，閑落無

端恨轉加！早識今番摧大急，不如前日不開花！
孔翔訝爲不祥；七月間，竟以產難亡。古人所云詩讖，其信然耶？
孔翔哭以詩云：「怕見秋塵點鏡臺，深閨依舊綺窗開；有時忘却人長往，疑是歸寧尙未回！」

施蘭臯有清才

婺源施蘭臯，少有清才，惜弱冠卽棄儒就賈；然性頗愛詩，因王孔翔秀才以詩來見，記其新涼云：「纔聽梧桐一葉聲，瀟瀟秋氣滿江城；羅衣著體初驚薄，羽扇搖時便覺輕。遠榻清風侵簟冷，當塔皓月照窗明；詩吟長夜誰爲伴？秋唧寒蛩四壁鳴。」
冬夜晚步句云：「柳疎宜月上，水淺覺橋高。」
又秋懷云：「高梧帶雨綠侵窗。」七字亦佳。

古人所未有

蔣于野受業師邵晴巖，曉題美人春睡圖云：「幾分春色上花枝，雲鬢慵梳睡起遲。鸚鵡簾前空學語，夢中情事自家知。」閨情詩古人最多，易於重複，余愛其結句七字蘊藉，得古人所未有。又樓中佳句云：「但得讀書原是福，也能藏酒不爲貧。」亦妙。

四賢人合璧

甲寅花朝前一日，余赴友人三游天台之約，買棹渡江在舟中，接到福敬齋孫補山兩公相和希齋大司空、惠瑤圃中丞見懷詩札，情文雙至。竊念四貴人中，惟孫公同鄉，惠公會通芳訊，若福和二公，則雲泥迥隔矣。而何以略分憐才，一至於此？因將來札來詩潢治一冊，題曰「四賢合璧」，以爲光耀。裝成後，又接貝勒瑤華主人寄懷二律，俱爲讀小倉山房詩集，愛而矜寵。

之也。因枚有答和之作，故將原唱俱載入全集中。茲但錄奇麗川中承題冊後云：『飛騎急于風，詩筒逐驛筒。遙從三藏外，傳入萬花中。落筆成仙句，開函見上公。從知諸大將，同日憶山翁。』阿雨窗轉運題云：『白髮隨園老，詩名謝鮑如。寸心千古事，萬里四函書。文采層霄上，交親舊雨餘。虹裝歸權穩，珍重此璠璵。』太湖司馬德臥雲福題云：『天下龍門啟，摳衣入恐遲。上公爭仰鏡，萬里各裁詩。翰墨連環重，聲名絕域知。卽看留合璧，文采盛于斯。』

三藏——三藏，是說三種部類的意思。佛家的經，分作三類，稱爲三藏：一是經藏，二是律藏，三是論藏。鮑謝——鮑，是說詩人鮑照。謝，是說詩人謝靈運。璠璵——璠璵，是魯國出產的一種美玉，以後凡是美玉都稱爲璠璵。論語裏有：『子曰美哉璠璵！』

滿洲風雅遠勝漢人

隨園詩話補遺 第七卷

近日滿洲風雅，遠勝漢人。雖司軍旅，無不能詩。福建將軍魁叙齋倫，以指畫墨菊，題云：「淡中滋味意偏長，每愛秋英引巨觴。興到指頭塗抹際，墨香還道是花香。」

如此詠桐古所未有

揚州張椿齡先生，字鏡莊，立堂孝廉之父也。詠桐云：「春去花始開，秋來葉早落，何日作瑤琴？自訴妾命薄！」此二十字，覺詠桐者古未有也。

天籟

上海女士朱文毓，于歸王氏。撫孤甥云：「母死誰憐？汝相携更痛心。呱呱啼不止，猶是姊聲音。」此卽元遺山「阿姨懷袖阿娘香」之意。吳蘭雪到家祝母壽云：「母曰兒歸好，連朝鵲噪頻；還將生日酒，醉汝到家人。」周

璇到家見母云：「要見慈親急步行，隔牆先已識兒聲。升堂姊妹一齊問，幾日扁舟出石城？」吳夫人調蘭雪云：「滿身蝴蝶粉，知是看花回。」四詩皆天籟也。

曾先生詩筆蘊藉

江右多宗山谷，而楊州轉運曾賓谷先生，獨喜唐音，素未識面，蒙以詩就正。曉行云：「白雲滃在地，遠望一川水。行人水雲中，霏霏收不起。」秋夜宿萬壽寺云：「簾動微風來，虛堂一鐘悄。階前瘦蛟影，斜月在松杪。」長生殿云：「夕殿螢飛星漢流，芙蓉香冷鴛鴦愁。嬌姿待夜玉階立，月下相看淚痕濕。世緣安得知牛女？萬古今宵會河渚。生生世世比肩人，牛女在天聞此語。可憐私語人不知，臨邛道士爲傳之。」結句尤蘊藉。

長生殿——唐明皇寵愛楊貴妃，兩人在長生殿裏同起同坐；又在七月七日的夜裏，對着月亮立誓說，兩人願來世再結爲夫妻。臨巧——臨巧，是地名。唐明皇自從楊貴妃死後，日夜想念，當時臨巧地方有一個道士，替明皇上天入地去找尋魂魄。

謝學壻年才十二便能作詩

謝蘊山觀察公子學壻，年纔十二。送灶云：「忽聞爆竹亂書聲，香黍盛盤酒正盈，莫向玉皇言善惡，勸君多食膠牙錫。」

善爲易者不占善爲詩者不說

荀子云：「善爲易者不占，善爲詩者不說。」唐賢相楊綰能詩，終身不以示人，卽此意也。杭州太守李曉園先生，政聲卓越，而于文翰之事，謙讓不違。偶見方籍堂明府處對聯，瘦挺可愛，而不署姓名。其友桃秋榭誦其詠裙

帶魚云：『瀟湘六幅已成塵，尺練誰教棄水濱？試較瘦肥量帶孔，蛟宮應有細腰人。』

李滄雲詩

李滄雲給諫絜，與余爲三十年前之交，今年信來敘舊，論詩情文雙至，見贈七古一章，已采入同人集矣。茲錄其曉發信陽云：『朝噉隱隱逗晴霞，秋色微茫路正賒；渡口馬如鳧浴起，入山人共鳥行斜。療饑但欲新嘗麵，（子野前輩喜食麪故及之）解渴何須浪削瓜？最喜郵程纖翳淨，風光佳處便停車。』岳陽樓云：『高樓峭起枕寒流，俯瞰長天萬頃秋；雲氣遠連山影動，浪花時蹴日光浮。毫芒不辨千峰樹，芥末難分一葉舟；領取晴和景正好，重陽風雨再勾留。』

詠海

木元虛賦海後，詠海詩佳者甚少。近日奇麗川中丞云：「一片魚龍氣，茫茫滙萬川；誰能量尺寸？天獨與周旋。包括如斯耳，虛空本自然。舉頭人共見，何必問張騫？」杭州轉運阿雨窗林保云：「絕頂凌滄海，雙眸萬里馳。兩潮分晝夜，一氣混華夷。脚底虹梁直，樽前雨勢奇。恬波通貢道，巨艦集風旗。」二公各有兩首，而余以爲孟浩然杜少陵詠洞庭，俱只一首，故割愛而刪之。

邢太守學杜最深

余過嘉興，邢魯堂璣太守，遣詩箋一束，讀之，知其學杜最深。灌花云：「殘月睡鴉起，鳴登猶聒耳；披衣到欄前，幽花向人喜。經旬雨未沛，土脉乾無

似；呼童轉轆轤，取此清冷水。繞根微微灌，侵表徐及裏；急遽少成功，俟沃方容止。澆花使花知，培植非盡美。譬如飲酒人，中自具微理；初飲漸醺然，不使傷性始。鯨吸與牛飲，豈是天全子？『臨川道中云：』十里平堤野色攢，柳條殘露尙團團；忽看白鳥雙飛起，知有漁舟下淺灘。』醴泉客次云：『短後衣衫劍佩橫，三千里外錦官城；多情今夜關山月，纔照征人第一程。』登庾樓云：『巖疆曾飲當年馬，繡壤人耕比日年。』

邵壽民詩

山陰邵壽民，葆祺，卽蘇州太守厚菴先生之孫也。厚菴名大業，與余同官；而壽民從未謀面，年纔二十四，已舉孝廉。讀余詩話，見寄云：『奇才不料人還在，妙論都如我欲言；賴有奚囊收拾盡，世間多少未招魂。』

莊女士詩

松江女史，莊燾，廖織雲之戚也。季春歸家云：「孤帆乍卸夕陽西，青粉
璫邊柳線低；正是內街新雨過，鬱金裙上浣春泥。」詠牡丹云：「幾番厄雨
殿春開，艷影招搖洛浦迴；昨夜月明人靜候，舞風疑有珮聲來。」

鬱金裙——鬱金，是一種草名，草的汁，可以做黃顏色的染料，光彩和金子一般。古時，女人
歡喜拿這種顏色做裙子，所以稱爲「鬱金裙」。洛浦——洛浦，是說洛水的邊上。傳說洛水
裏有女神，名宓妃。

文以情生韻因詩押

文以情生，未有無情而先有文者；韻因詩押，未有無詩而先有韻者。余
雅不喜人以一題排挨上下平作三十首，敷衍湊拍，滿紙浮詞，古名家斷無

此種；至於上用「秋」字，下用「花」字，如「秋月」、「秋雲」、「桃花」、「桂花」之類，連縣數十首，是作類書羣芳譜，非詠詩也！

年少時與年老時

余少時，自負能古文，而苦無題目，娶簾室多不愜意，故集中有句云：「論文頗似昇平時，娶妾常如下第人。」不料晚年四方索文者如麻，不勝其苦，故又有句云：「徵銘索序兼題跋，忙殺人間冷應酬。」

徐椒林詩

三十年前，徐椒林參府，在廬州與余及蔣心餘三人最交好，常以船載蕙蘭千本，爲隨園遍栽山中，花開如雪，爲人權奇倜儻，余敘其行事，作相逢贈之。後陞任貴州，竟成永訣。今春余過嘉興，其子雙桂、秋山、宰秀、水述及

交情，彼此悲喜，索乃翁詩稿，得其自普汭寄兒云：「萬里當關日，葭灰報小陽；三冬稱足用，一線莫虛長。瘡癘身偏健，欖槍氣已藏；上林好春色，努力看花香。」題淮陰侯廟壁云：「一飯尙思酬母德，二齊寧忍背君恩？」秋山有父風題泗亭驛云：「天子功成一劍中，故鄉雞犬識新豐；英雄未有無情者，老淚尊前唱大風。」

葭灰——古時候測驗氣候的器具。用十二律的竹管，管裏面裝滿了葭葦的灰，藏在室裏。每到了一個節氣，這一枝律管裏的灰，便能自己飛起來。小陽，便是冬至節到了；小陽時節，那黃鐘宮律的竹管裏，便飛出灰來。三冬——三冬，是說經過了三個冬天，便是三年的意思。欖槍——天上的彗星，又名掃帚星，也稱欖槍。彗星是有尾巴的，好似槍柄一般，所以說是欖槍。三齊——戰國時候，齊國被秦始皇滅去，後項羽又把齊國分爲三國，所以稱爲三齊，便是現在山東地方。在漢朝初年時候，韓信封爲齊王，這三齊便是說韓信。酒亭——如今江蘇沛縣東

面有泗水亭，漢高祖窮苦的時候，做過泗水亭亭長，好似現在的地保。一劍——漢高祖說：「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一劍，便是說漢高祖。

幽雋獨絕

近人薛西原詠月云：「何處焚香下階拜，有人私語並肩行。」雖走西崑一路，而幽雋獨絕，是卽「月出皎兮，佼人了兮」之餘音。

吳祝二人愛才

常熟縣試，詩題是「野舍時雨潤。」某童有一聯云：「青沾沾酒肆，紅滴賣花籃。」吳竹橋太史，拔爲第二。長洲縣試童子，詩題是「綠滿窗前草不除。」陳竹士基有一聯云：「秀色三分雨，春痕一抹烟。」祝芷塘給諫見之，拔爲第七。二人並非看卷之人，而皆與縣官交好，故能愛才如此，否則此

詩亦被輕輕點過矣。竹士，卽金纖纖之夫也；結禱五年，互相唱和。余到杭州一月歸，纖纖竟死。先是，纖纖有書上我云：「此日碧雲秋雁，奉一函於明月樓中；他時絳帳春風，當雙拜於海棠花下。」余到蘇，果受其一拜，遂成永訣。故弔以一聯云：「雙拜花前，已償負笈從游願；五年燈下，未了抽簪勸學心。」竹士在吳江，纖纖寄詩云：「紙樣羅衣秋樣瘦，那能禁得水天涼！」其伉儷之篤可想。

佳句隨錄

余所到，必有日記，因師丹之老而善忘也；其耳受佳句，亦隨記帶歸。翰林前輩沈高師先生榮仁，詠墨床云：「誰云貪墨無休日？到底磨人有倦時。」詠鸞鸞云：「豈有諸君推甲乙？可憐公子最風標！」周去華云：「愁生肺

腑登臨少，貧入衣冠慶弔疏。慶似村云：「竹因風靜平安久，花爲春寒富貴遲。」王雲士云：「舊紗簾額寒先入，新粉牆頭月更明。」劉熙秀才聞高麗國人來索余詩，并及霞裳詩。故贈劉詩云：「驢尾得名雖較易，人心所好本來工。」龔雲洲秀才韻落卷云：「囊底尙存無效藥，掌中慣畫不靈符。」張瑤英女子謝余索詩稿云：「露沾桃柳千株樹，次第春風到女蘿。」畢慧珠女子感事云：「一樣春風分冷暖，桃花含笑柳含愁。」

甲乙——甲乙，是說先後的意思。鸞鷲鳥飛的時候，立的時候都有一定的規矩；大的在前面，小的在後面，好似官員們上朝，大官在前面，小官在後面。公子——鸞鷲鳥站在水中，一種超然高貴的樣子，好似貴家公子。杜甫賦裏面有兩句：「白鷺潛來兮，逸風前之公子！」平安——古人李衛公，在北平做官，童子寺裏有竹一叢，祇數尺長，李衛公十分愛惜他，每日使寺中的小和尚，報告竹樹的平安。後人稱朋友來往的信，爲之「竹報」。驢尾——好的馬，稱做驢。

驢跑得很快的時候，他尾上爬着一個蒼蠅，也帶到很遠的地方去。後人說沒有才學或是沒有力量的人，靠着有才學有力量的人發達起來，稱做「附驥尾」。又稱為「驢尾得名」。

姚居士贈虞四官

女伶虞四官，拜姚秋槎居士爲師，觀其演「跌霸」一齣，贈云：「壯士至今休說項，美人千古最憐虞。」後虞爲女道士，號空翠菴主人，姚又贈一探春令云：「幾番花信暗相催，早自三春暮。杜鵑啼罷東風嬾，看滿徑堆紅雨。年年此際歸何處？暮地拋人去；鼻斜陽烟外，一寸絲怎繫得韶光住！」

醒語終不如夢語

劉霞裳夢中得一聯云：「星搖似醉愁他墮，手舉難扶笑我低。」醒後續二句云：「安得仙雲生袖底，御風飛到斗牛西。」我以爲醒語，終不如夢

語。

楊瓊華寫弟詩

雲貴總督楊應琚，字秋水，有賢名。入相後，以緬甸僨事，致晚節不終。吾嘗以南朝吳明徹相比，殊不愧也。其孫女瓊華，嫁江寧方伯永公泰之子明新，明新受業隨園，而女之父重英，號山齋者，與余有舊。山齋參贊軍務，兼侍父疾，被緬匪虜去。其子鶴圃，監禁二十餘年。余過泰州，瓊華以寄弟詩見示云：

一否泰關天意，乘除運莫爭；弟兄愁失散，身世感零丁。往者家逢難，潢池盜弄兵。鞞鈴煩上相，絕域播威名。寵錫從丹禁，旌旗事遠征。七擒功未就，五丈病先生。鳳詔吳江下，（先大人秉臬吳門）金鞍洱海行。監軍隨虎帳，侍藥聽雞聲。畫角悲風起，明星大野傾。雄師誰控馭，小醜敢縱橫。孤壘知難守，彎

弓竟不鳴，迷途傷李廣，嚙雪感蘇卿。馬革餘生在，魚書萬里驚。天恩猶肆赦，疑獄幸從輕。季弟偏膺難，（鶴圍坐獄多年）艱危志不更。珠憐沉漠水，劍恐落豐城。雁影縈離思，鵠原憶舊情。竚看邀雨露，頭角再崢嶸。」

吳明徹——南朝時候，吳明徹有武功，封南平郡公。後因帶兵去打周國兵，敗被擒去殺死。

潢池——潢池，是皇帝住的地方，在皇帝住的地方造反，稱爲「潢池弄兵」。七擒——三國

時候，諸葛亮出兵去打南蠻，七次捉住南蠻王名孟獲的，又放去他七次；最後一次被擒獲，便誠

心投降。五丈——五丈原是地名，三國時候諸葛亮最後一次出兵斜谷口，便駐軍在五丈原

地方。迷途——走錯了路不認得回家了，便稱迷途。漢武帝時候大將李廣帶兵去打匈奴，回

來走錯了路，便拔劍自己刎死。沉漢水——古人鄭交甫，在漢皋臺下居住，遇到兩個女人，身

上掛着兩粒明亮的珍珠；後來這兩個女人便把珍珠解下，送給了鄭交甫。後來這兩個女人去

了，兩粒珍珠也便不見了。後人說女人與男人私地裏結交，稱爲「解佩」。佩，是掛在身上的意

思。

佳句卽錄不問其爲誰

余聞人佳句，卽錄入詩話，並不知是誰何之作。甲寅三月，余游華亭，張夢喈先生，飲余古籐花下；其郎君興載耳語曰：「家姊願見先生。」余爲愕然。已而攀簾出拜，執弟子之禮，方知詩話補遺第一卷中，曾載其所作秋信等詩故也。貌亦莊姝。其母夫人汪佛珍詩，久探入詩話第四卷中，始信風雅淵源，其來有自。其姑佛繡嫁姚氏，亦才女也。不寐云：「欹枕閒吟夢境空，殘燈閃閃影朦朧；梧桐不管人惆悵，翻盡銀塘一夜風。」他如：「一徑泥香飛燕子，滿甌茶熟亂松聲。何須地僻心方靜，纔覺身閒夢亦清。」俱妙。

古人作詩無處不搜到

人仗氣運，運去則人鬼皆欺之。每見草樹亦然，其枝葉暢茂者，蛛不敢結網；衰弱者，則塵絲灰積。偶讀皮日休詩：『水痕侵病竹，蛛網上衰花。』方知古人作詩，無處不搜到也。

古不用銀說

顧寧人云：『古不用銀。』余頗不以爲然。近讀張籍送南遷客詩云：『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以用銀與騎象對說，可知中國騎馬不騎象，用錢不用銀矣。

爲之憮然

白太傅因李留守相公見過，池上泛舟，話及翰林舊事，因贈詩云：『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余已未翰林，亦有兩相三尙書，爲之憮然！

潛絕

吳蘭雪膽園坐月云：『林塘幽絕似山家，坐轉闌陰月未斜；仙鶴一雙都睡著，冷香吹過綠梅花。』徐朗齋宿泰山云：『亂石長松路不分，數聲鐘磬隔林聞；山中夜半燒殘燭，自起開窗照白雲。』二詩真清絕矣。

鳴鉦播鼓見賞者稀

陳少陽與歐陽徹救李綱而死，廟在丹陽。乾隆庚申，廟爲火所焚，獨神像不動，袍笏依然。余過其地，見壁上題云：『兩宮消息正茫茫，廟算徒聞罷李綱；不信九關司虎豹，獨留三疏動風霜。衣冠白晝悲東市，松柏青燐照北_中；』過客漫增桑梓感，里居從古說丹陽。』又云：『草野詎干興復計，公卿無奈諫書稀。』余讀而愛之。末書「於震字一川」五字，方知卽二十年前負

詩來謁，自稱不蒙許可，卽要投江死者也。專工明七子一體，未免鳴鉦播鼓，見賞者稀，然佳處不可泯沒。見贈云：『聲名若不逢元晏，詞賦何由重洛陽。』
『圖峯秋望云：』岸走濤聲吞象嶺，樹浮天影出狼山。』延慶寺云：『地迴人烟浮水氣，樓高木葉下秋聲。』頗皆雄健。至若九江云：『商女至今歌白紵，征人幾度換朱顏。』一則稍和緩，且降格而爲之。其人亡已二十餘年，憐其一生苦志，爲理而存之。

救李綱——李綱是宋高宗時候忠臣，做宰相，有奸臣黃潛善在伯彥兩人，反對李綱，高宗便革去李綱的相位。當時有陳東奏章請保留李綱的相位，後又有撫州人歐陽徹也上奏章痛罵奸臣，高宗大怒，便把陳東歐陽徹二人一齊殺死。兩宮——兩宮，是說宋朝的徽宗欽宗兩個皇帝，被金國兵活捉去，死在蒙古地方。東市——漢朝時候，殺人在東市地方。當時有宰相龔錯，穿了朝衣，殺死在東市地方。元晏——晉朝皇甫謐，自號元晏先生，做大官，有名譽。當時

有左思寫三都賦，寫了十年，纔寫成，但一時沒有人歡喜讀他。左思便先拿去給元晏先生看，元晏十分稱贊他，替他寫一篇序文，從此三都賦的名譽，一天一天的大起來，富貴人家大家搶着抄寫，一時洛陽地方的紙價也飛漲起來。

姚公隨園俱不可無

郭頻伽秀才，寄小照求詩，憐余衰老，代作二首。來教余書之。余欣然從事，并札謝云：『使老人握管，必不能如此之佳。』渠又以此例求姚姬傳先生，姚怒其無禮，擲還其圖，移書噴責，余道此事與岳武穆破陽么歸，送禮與韓張二王，一喜一噴，人心不同，亦正相似。劉霞裳曰：『二先生皆是也。無姚公，人不知前輩之尊；無隨園，人不知前輩之大。』

梅兆頤先生詩

隨園詩話補遺 第七卷

丙辰，同召試者，宣州梅兆頤先生，館文穆公家，年六十許，和藹樸誠。與余爲忘年交，今甲子已週，訪其遺稿不可得。近纔獲其游敬亭山云：「春色忽云暮，翕然萬木齊；命駕越市塵，扶杖尋巖棲。白雲停陰嶺，清流貫長溪；碑碣撫殘贖，臺榭憑高低。好花磴旁出，時鳥林間啼；古人不可作，勝地無荒蹊。恐如桃花源，再至漁舟迷。」

尹似村公子詩

尹似村公子，亡後無子，余詩話中有意多存之。今又在破篋中，檢得其哭松兒二首云：「呻吟不聽有兒音，說起生前感倍深！忍病怕投良藥苦，伴歡且慰阿爺心。悠悠短夢今朝醒，小小孤魂何處尋？嗟汝劉家邱墓側，添衣調食自能任。」（劉乃余之乳母）東西未辨合游嬉，天性偏生解孝思；繞膝常

將梨棗奉，午眠低喚幔簾垂。看裁花竹携鋤立，愛弄圖書學父爲。老淚拋殘作達語，詩人多半見兒遲。」（末句諷隨園）和梅岑意舊云：「一聲欸乃盪歸艤，別淚交流灑大江；（乙西北上梅岑送至浦口）共喜人眠茅店榻，怕聽雞唱五更窗。攀楊難繫征車遠，代面全憑尺鯉雙；記得分岐春二月，翠濃驛路正幢幢。偶逢花市也閒行，老去風懷總不情；舊雨關心推大弟，青雲得路讓諸兄。女爲兒子姬爲友，竹作屏風書作城；自笑未能除結習，與人爭處是詩名。」

欸乃——欸乃，是船上的櫓搖動時候發出來的聲音。欸字，音挨；乃字，音愛。柳宗元詩裏有一句「欸乃一聲山水綠。」

偷詩傷了事主

隨園詩話補遺 第七卷

四十年前，余讀鍾伯敬慰人落第云：『似子何須論富貴？旁人未免重科名！』以為佳絕。不料甲寅七月偶翻唐詩，姚合送江陵從事云：『才子何須藉富貴？男兒終竟要科名！』鍾先生如此偷詩，傷事主矣。

天籟

青衣鄭德基詩云：『春風二月氣溫和，麥草初長綠滿坡；牧豎也知閒便好，橫眠牛背唱山歌。』又詠簾內美人云：『到底春光遮不住，還如竹外看梅花。』此二首皆天籟也！余命阿通代為評點，竟忽略看過，終竟詩學不深。

詩重比興貴情韻

學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依註作譬喻解，此詩之所以重比

興也。韋正己曰：「歌不曼其聲則少情，舞不長其袖則少態。」此詩之所以貴情韻也。古人東坡山谷俱少情韻。今藏園甌北兩才子詩，鬪險爭新，余望而却步，惟于情韻二字，尙少弦外之音，能之者其錢竹初乎？惜近日學仙，不肯費心矣！

河東三鳳

余親家蔣梅厂三子，有「河東三鳳」之稱。其長子莘之詩，久入詩話。今春再過蘇州，其弟蔚夔，又以詩來，蔚詠周孝侯射虎歌云：「將軍射虎如射牛，白額橫死南山頭，將軍縛賊如縛虎，枉說使君兼文武。銜命往討齊萬年，忠孝之道難兩全，草中狐鼠何足盡，英雄受制嗟可憐。援兵四絕歌不止，按劍一呼創者起，猛虎入檻何能爲，五千健兒同日死。吁嗟呼！於菟之氣能

食牛，烈士豈解爲身謀；不然縛虎莫縛賊，依舊射獵南山頭。」苦雨云：「別館深嚴作總持，焚香掃地坐裁詩；朝來嵐氣衝簾入，正是山樓雨過時。」夔春陰云：「綠波知共板橋平，香霧霏霏濕落英；寒暖難憑三月候，溟濛未定片時晴。山齋客過苔仍合，水國潮多草亂生；差喜疎疎添逸響，幾回細雨和茶鐺。」他如：「田中乍熟狙公芋，溪上低開鹿女花。」亦工。

射虎——晉朝有一個周處，氣力很大，在家鄉地方，十分橫暴，常常在田野裏打獵，傷害人家的稻穀，鄉下人都怨恨他。有一天，周處看見一個老年人獨自愁嘆，問：「年成很好，爲什麼這樣憂愁？」那老人說道：「地方上有三樣大害，沒有除去，所以憂愁。」問：「什麼三害？」老人說：「南山上有一隻白額的猛虎，長橋下面有一條蛟，鄉村裏有一個周處。這三樣都是害人的東西。」周處聽了，便一人跑到山上去殺死猛虎，跑到水裏去殺死蛟，自己便讀書守規矩，後周處做到大將，封孝侯。齊萬年——晉朝齊萬年造反，兵圍涇陽，周處受安西將軍夏候駿命令，帶

五千兵去攻齊萬年。兵士都不會吃飯，夏侯駿下令速進；五千兵從早殺到晚，殺死敵兵很多。直到弓絃拉斷，箭放完，救兵不到，周處力竭戰死。於菟——於菟，音烏途。楚國人稱老虎爲於菟。狙公芋——狙，是猿猴的一類。列子裏說：宋國有一個狙公，因他愛養狙，每一頭狙每日喂七個芋。狙公對狙說：朝吃三個芋，晚吃四個芋好嗎？那狙一齊生氣了。又說：朝吃四個，晚吃三個好嗎？那狙便歡喜起來。這是比方只貪近利的人。

尊溪有子

丙辰冬月，余年二十一歲，初識吳江李尊溪，光運于長安小市。詩話中曾載其見贈五律一首。今申寅秋六十年矣。其子會恩秋試來園，讀其詩喜尊溪之有子。弔韓蘄王云：「枉爲君王賦式微，中原不復望旌旗；廉頗披甲心猶壯，魏絳和戎事已非。誰使渡江來白馬，竟忘行酒有青衣；千秋遺恨無人識，回首琴臺一雁飛。」詠雪云：「鋪平萬里白如海，只有炊烟一縷青。」

新竹云：「秉節初終才挺幹，入林先後漸忘形。」

式微——詩經中有一篇式微，是黎國侯逃出國去住在衛國裏，他臣子寫這首詩勸黎侯

回國來。式微，是說國家快要滅亡了。白馬——晉朝時候有兒童唱着歌道：「五馬浮渡江，一

馬化爲龍。」後來晉文帝和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渡河，文帝騎着白馬，後文帝便做了皇帝。

青衣——後漢滅去了晉朝，一天在殿上賞賜臣子飲酒，罰晉懷帝穿着青色的衣服送酒。

君子不以人廢言

君子不以人廢言，嚴巖鈴山堂集，頗有可觀。如：「捲幔忽驚山霧入，近

村長聽水禽啼。」「沙上柳松烟霽色，水邊樓閣雁歸聲。」皆可愛也。又阮

大鍼有句云：「露涼集蟲語，風善定螢情。」後五字頗耐想。

性情孤介而詩却清和

海剛峯嚴厲孤介，而詩却清和。嘗見鷲峯寺壁上，有贈竹園隱者云：「寂寂江村路，何煩命駕過。羊求忘地遠，松竹到門多。野外常無酒，田間別有歌。洗杯深酌處，落日在滄波。」末書「海端」二字，筆力蒼秀。

用意深厚

余少時讀會真記，嫌元九薄倖。題云：「疑他神女愛行雲，故把鴛鴦抵死分。秋雨臨叩頭雪白，相如終不棄文君。」程魚門恪守程朱之學，批云：「此詩斷不可存。」余唯唯否否，而終不能割愛。後讀唐太常寺參軍秦貫所撰鄭恒及夫人崔氏合祔墓志，方知唐人小說，原在有無之間，不必深考。余題詩用意深厚，故可勿刪。

棄文君——漢文人司馬相如，彈琴勾引卓文君，私奔結爲夫婦。後司馬相如又愛茂陵地

方女兒，要娶來做小老婆；卓文君便寫一篇白頭吟，說夫妻從前的愛情。司馬相如心中十分感動，便打銷娶妾的念頭。

許紅橋詩學放翁

同年許紅橋朝，一字光庭，詩學放翁。歿後，其子小橋，攜父詩來謁，無力付梓。摘其柳州舟次云：「山戰火龍看野燒，水喧銅鼓渡驚灘。」虎邱云：「渡口日斜人散影，柳梢風靜鳥啼烟。」雁字云：「殺青須仗摩天翮，飛札疑追逐日人。」江上云：「敗蘆藏艇炊烟出，古樹翻鴉落葉頻。」雜詠云：「牛後難防燒尾火，馬前還怕打頭風；蹄輕驕馬嘶風立，聲澀荒雞撲雪蹄。」隨大府勸農云：「風翻穰稻皆垂頭，人仰旌旗盡舉頭。」又有謝李子詩：孝子會稽人，名振宗，以申父冤，故袖鐵錐，打碎天安門內石獅子，投冤狀，發黑龍

江充軍，而父冤卒白，亦異人也！詩長不備錄。

殺青——青，是說青簡，一種蟲。後漢時候，吳侯殺死青簡，用青簡的血寫經，可以免去蛀蟲。

後人說著書已完成了，便稱爲殺青。未完成，便是尙未殺青。逐日——山海經裏說：有一個夸

父，終年追逐着太陽，跑得十分口渴便死了。後人說不自量力的人，稱做「夸父」。牛後——

戰國策裏有兩句：「寧爲雞口，毋爲牛後。」牛雖大，但在後面；雞口雖小，但在前面。是說寧可自

己創立個小局面，不願跟在大人物後面。打頭風——打頭風，便是逆風；馬怕逆風，牛怕順風。

詩才不減當年

余集中有佳兒歌，爲同年李竹溪索之子燧作也；三十餘年，問消息不得。今年在杭州遇李壻，陳鴻舉爲仙居令，誦其近日句云：「體因慣病翻忘藥，人不工詩亦自窮。」嗚呼！才則猶是也，而近狀可想矣。

竹橋太史贈翮如小詞

余在虞山，竹橋太史來，誦其代松雲太守贈翮如小詞云：「野芳溼水明如鏡，忽然照見驚鴻影。來也抑何遲？今宵莫反而芳名纔兩字，摹盡真風致；醉眼倒還顛，疑同美少年。」（翮如男妝）

詩品難於奇闢

人但知詩之新秀者難，而不知詩之奇闢者尤難。鎮江張秉鈞平伯游老人峯云：「空洞足誤踏，崩一成泉響；歷險雖十里，炫奇已百賞。」蘇州楊一鴻儀吉過積溪云：「路轉孤村明，橋橫一溪渡；霖雨晴亦驚，蛟龍凍猶怒。」嘉興戴光會宿淨慈寺云：「日色下平地，人影上茅屋；湖上諸螺峯，環拱如匍匐。」又常山云：「纜從山脊牽雲去，舟向波中卷雪來。」皆奇峭可喜。

詩筆隨境遇及師友而轉移

秀州詩人吳文溥，別十五年，今秋忽來，詩已付梓，讀之轉多窒碍，不如從前之明秀，信境遇之累人，而師友之功不可少也！錄其新句之可愛者如：「竹裏不知屋，水邊聞有雞。」「問徑花相引，開門鳥亂啼。」「風靜溪逾響，雲來樹欲移。」皆佳。又一絕云：「酒後客來重酌酒，飛花留客送殘春；主人醉倒不相勸，客轉持杯勸主人。」

錢枚公子詩才清妙

錢璵沙先生公子名枚者，其初生時，適余到，故仿蔡中郎以名與顧雍故事，後舉孝廉，詩才清妙。策馬云：「策馬關門外，蒼茫未識塗；一鞭殘照下，回首白雲孤。路險愁水滑，身欹待樹扶；自憐儂太瘦，髀肉本來無。」過常州云：「節過白露寒，猶淺岸；近丹陽水漸低。」

顧雍——三國時候，蔡邕音樂十分高妙，四處來學習音樂的人很多。有顧雍學琴，十分聰明，蔡邕十分贊嘆，稱他有音樂的天才，便把自己的名字傳給顧雍，從此顧雍便和蔡邕同名。蔡邕號伯喈。

僚屬多才不負大好湖山

太湖有東西洞庭七十二峯，奇秀可愛；官其地者，事簡民馴，最爲樂表。司馬德臥雲先生，福招余往游，小住三日，適司李程前川思樂執贄門下，土姪張碧川琴在幕中，出新月梅花兩詩稿見示。想見僚屬多才，主賓風可雅，謂不負此湖山矣！德公詠新月云：「一綫晶光上畫欄，漫疑素魄本非團；微開玉女奩中鏡，半吐嫦娥白裏丸。曲曲黛眉如淡掃，明明青眼似相看；愛他坐到西山晚，忘却深閨翠袖寒。」又：「漫收鬼魄含全璧，深隱雲鬢只半妝。」

梅花云：「瘦態每宜輕霧後，殘妝最愛晚香餘。」程前川新月云：「剛同翠黛新描後，好比秋波乍轉餘。蚌珠大吐仍銜口，寶鏡方開未出奩。」張碧川新月云：「似竟怕爲天曉別，誰能留到夜深看？斗宿自明如昨夕，樓臺先得尙依稀。無多時別仍相見，若太分明豈乍逢？」梅花云：「那防觸撥香盈袖，忍掃橫斜影上堦。」俱佳。

蔣于野吟興頗豪

蔣于野華從余游洞庭兩山，吟興頗豪，多紀游之作。其登莫釐峯云：「草深蒸霧濕，地曠受風多；叢樹陰猶轉，飛禽影不過。」望太湖云：「山都包水內，浪欲拍天浮。」宿石公山禪院云：「百尺丹梯削翠屏，下蟠曲磴透瓏玲；峯頭礙足前無路，洞腹穿雲上有亭。天濶湖光千頃白，更深佛大一燈青；

我來不敢吟高調，多恐蛟龍出水聽。』又和德司馬新月，有「時剛日落半稜多」七字，亦未經人道。

順風耳

提督楊愷，儀徵武進士也。通識懿文，康熙間受知聖祖，召入南書房，與何義門、蔣南沙諸前輩同校書史。後提督兩湖，晚年歸老，具盛饌招余文燾，壁挂一器，形如喇叭，長二丈許，糊以黑紗。指示余曰：「此軍中所用順風耳也。將軍與軍師有密謀，則用之，相離甚遠，其語只二人聞，他人不聞也。壁上見許登瀛觀察贈一聯云：『天祿校書名進士，岳陽持節老將軍。』殊切。」

主僕能詩

紅蘭主人有句云：『西嶺生雲將作雨，東風無力不飛花。』其僕和福

有句云：「一雙白鳥東飛急，知是西山暮雨來。」

夢中得句官翰林

溧陽狄夢松，夢中得句云：「衆鳥歸來託繁林，得所天。」初不解所謂，後會試場題，與前詩意相合，韻限天字，即用夢中句，試官以其詩暗合聖意，遂入選，旋官翰林。

仁言

顧仙根，興化人也。有買僕詩云：「我家得一僕，人家失一子，同是父母心，還當慎驅使。」可稱仁言。

押翻押思

湖北蒲圻縣萬羊菴，有吳荆山尙書題壁五律，內有翻字思字，和者如

雲。褚筠心學士視學其地，有「魚版空王法，鶯花造物恩。」又「去路原來路，君恩是佛恩。」吳白華侍郎有「小鳥踏花翻」之句，押翻韻極新。盧元琰湘隄過其地云：「斷雲千樹暝，殘照一鴉翻。」

視學——清朝規矩，每三年在每一省城裏考舉人，由皇帝派一學臺去考試，這學臺又稱視學，是說考察學問的意思。空王——佛家稱佛爲「萬法之王」，又名「空王」。

一時之冠

奇中丞於蘇藩任內，考紫陽書院，鼠鬚爲筆題。諸生課卷二百餘本，絕少佳句，止有黃一璣「揮毫驚紙嚙，起草憶燈窺。」爲一時之冠。

自嘲

盧湘艤拔貢，朝考被斥，捐州判赴院，需次自嘲云：「不爲折腰吏，權作

磕頭蟲。」

吳門閨秀多

吳門多閨秀，近又得袁薩卿淑芳病起云：「月照欄杆影半斜，夜涼如水袂衣加；經旬臥病紗窗裏，孤負一欄指甲花。獨自懨懨下樓，憑欄閒弄玉搔頭；今朝風自來西北，東面珠簾可上鉤。」汪宜秋玉軫中秋無月云：「擬向嫦娥訴幽恨，昏昏月又不分明。」雪云：「窗外竹梢三兩個，壓低漸近碧欄杆。」金纖纖逸和同人集耘齋云：「綠綺携來橫膝上，夜涼彈醒水仙花。」病起云：「鸚鵡不知人病久，朝朝樓上喚梳妝。」又贈某女士云：「謝家飛絮蘇家錦，如此才真未見來。」余以爲此句，是纖纖自道。

不愧老手

錢塘項塘金門，在吾鄉大開壇坫；一時風雅之士，歸之如雲。余到杭州，必主其家。讀其謝胡葑塘招游湖上云：「閒于翹足鷺，樂似聚魚頭。」落葉四句云：「客徑夜隨寒雨墮，僧窗暗帶白雲飛；繞坡屑窄過羣鹿，臨水蕭疎抱一蜩。」不愧老手！

隨園詩話補遺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八卷

不愧名臣之後

鰲滄來刺史，從太倉寄近作見示，菜花云：「繞村種菜春環屋，鋪地黃金人住家；若論生材求濟世，萬花都合讓斯花。」偶成云：「薄宦頻年鬢欲斑，平生心在水雲間；天憐衰吏無他樂，許看東南一帶山。」想見襟懷，不愧名臣之後。

德門有後

雍正癸丑，余年十八。受知於吾鄉總督程公，元章送入萬松書院肄業。

其時掌教者爲楊文叔先生，諱繩，試癸巳翰林，豐才博學，蒙有國士之知。後掌教鍾山，而余適宰江寧，時時過從。先生歸道山後，音問遂絕，今五十年矣。甲寅春，其孫儀吉孝廉，以詩一冊見示，讀之細膩工整，不愧家風，嘆德門之有後！諸葛墓云：「沔水東流繞定軍，秋風遙拜臥龍墳；大星磊落淪荒土，八陣縱橫隔暮雲。共說公才真十倍，可憐天意竟三分；憑高欲下沾襟淚，籌筆樓高日又曛。」旅思云：「十度月圓又作客，一年秋到倍思家。」弔劉司戶云：「宦寺豈容操國柄，文章原不重科名。」落第出都云：「葵藿但知傾曉日，芙蓉何敢怨秋風。」孝廉名猶鴻。

大星——三國時候，諸葛亮出兵立營在五丈原地方，天上忽有紅星帶着光芒從東北西南落下來，落在諸葛亮營裏，不久諸葛亮便死了。八陣——三國時候，蜀國宰相諸葛亮行軍，

有八陣圖，使敵兵走入陣中，不能出陣。如今陝西沔縣，還有諸葛亮八陣圖的遺跡，是堆着碎石做成的；每一陣共有六十四堆碎石，另有二十四堆分作兩陣。籌筆樓——如今四川廣元縣北，有籌筆樓，是三國時候蜀國丞相諸葛亮，籌畫兵事的地方。十倍——蜀國昭烈帝臨死的時候，對他的丞相諸葛亮說道：『你的才學十倍於曹丕，能够安國家定大事！』劉司戶劉蕡，是唐朝人，性情十分剛正，每考試因他的文字寫得十分嚴正，考試官總不敢取他。後來他做秘書郎官，常常說太監的罪惡，宮中太監大家怨恨他，在皇帝跟前說劉蕡的壞話，便降官做柳州司戶參軍，死在柳州。後人稱爲劉司戶。蔡蓋——蔡蓋的花，是向着太陽開的；後說臣子忠心於國皇，便比他是蔡蓋。

有風趣

江寧李大坤號榕莊護蘭詩云：『似離故土非其性，纔到人間便作難；移置幾番遭僕恚，愛憐真當養兒看。』二聯殊有風趣。

烟瘴之地

廣西羅城縣，國初爲烟瘴之地，于清端公自記年譜云：「同去僕從，死亡殆盡，余族弟秋江濤，署羅城尉，賦詩云：『簇簇奇峯列畫屏，萬山遙護一城青；地因太險田無稅，迹可留仙石有靈。北嶺曉鐘催曙色，西江秋月冷烟汀；參軍未處邊陲慣，蠻語還須仔細聽。』屋後青山舞鳳凰，簷前奇石學鴛鴦；挈瓶沽酒向墟寺，吹角引牛歸牧場。抱社兩株榕樹古，沿城一帶棗花香；誅茅蓋起三層屋，珍重行人指法堂。」

夫婦二人詩

吳江徐君星標，善奕秋之技，予旣爲墓銘，其子山民，達源媳吳珊瑚，仙俱工詩，山民春曉云：「廿四番花算不清，黃鶯杜宇總春聲；傷心只有芭

蕉葉，愁雨愁風過一生。『珊珊詠螢火云：』月黑誰攜星一點，風高吹上閣三層；蒲葵撲墮知何處，笑問檀郎見未曾？『夜坐聞笛云：』妝樓風影夜蕭蕭，檢點牙籤倦欲拋；何處一聲長笛起，隔簾吹月上花梢。』

鄭鴻能詩

真州鄭鴻，字秋影，張南垞之侍史也，能詩，偶以醉失歡，遠走京師，竟至客死。年僅二十，員帆山抄其遺詩，囑張石民追寫小像。詩云：『閉門却到夕陽斜，自笑茅簷小小重，偏是西風最多事，書聲偷送到鄰家。』石民寫小像畢，題云：『青年誰與頰添毫，惜爾生前未我遭，老去見花都懶畫，多情還寫』

鄭櫻桃。』

頰添毫——頰，是腮的上部。晉朝時候，顧愷之替裴楷畫象，在頰上添畫三根毫毛，更覺得

神氣活現，後人說畫像有精神，稱爲「頰上添豪」，「打包」——做和尚不住在一定的寺院裏，肩背上背着一個包裹，在各處寺院裏寄住，稱爲「行腳僧」。打包，便是行腳僧背上負的包裹。

沁春園詞

杭州沈清任觀察，余門下門生也；中年殂謝，余求其詩不得，僅錄其沁園春一闋云：「天放憨僧行脚，打包還歸故鄉；笑六十年來，電光倏忽，三生石上，夢影荒唐。小住爲佳，長行不得；從此舟車不用忙。生花眼，借一編在手，字字行行；吾家老屋頹牆，只糊壁人兒費忖量。看鄂渚書來，歸舟待泊，錦官收散，花事終場。鷓髮朝梳，金經夜課，隨分生涯自主張。閒中趣，寫梅花數點，也送清狂。」

西林相公父子

甲子年，余過宏濟寺，見西林相公題壁詩，已錄登詩話。甲寅阻風，又至寺中默默。七代孫某抄鄂公父子詩來，皆五六十年前事，余爲之愴然。再錄相公一絕云：「山扉石徑上人家，小住清涼引妙車；欲挽江聲迴樹杪，可憐那岸是繁華。」其時公子容安隨行，年尚幼；後總督兩江，重遊此寺，讀先人之作，題贈默默云：「少小經行處，江山感舊因；君能重會面，我是再來人！問法心無住，趨庭跡已陳；然燈覽題句，忍淚對青春。」

鏡澄僧能詩

金陵水月菴，有僧鏡澄，頗能詩；閉戶焚修，名場竟不知有此人，殊可敬也。惜桐云：「獨樹作僧伴，摧枯傷我情；從今茅屋下，無處聽秋聲。」落葉云：「落葉寒生涇，冬疏秀滿畦；要將茅舍補，試看稻堆齊。窗破宜糊紙，牆穿合

補泥，春風待來歲，也有雙燕棲。」

值得誦讀

蘇州胡眉峯量見贈云：「青山供養忘機客，紅粉消磨用世才。」泰州孫虎山廷颺云：「名到驚人何况早，生當並世不嫌遲。」松江劉春橋熙云：「看花興致憐才性，此是先生未了緣。」上海李林松仲熙云：「真才子必得其壽，謫仙人未免有情。」淮上程藹人元吉云：「風流何減白居易，天下不名元魯山。」又：「有福不離花世界，無愁常喜竹平安。」皆可誦也。

席佩蘭詩讀之細膩風光

女弟子席佩蘭，詩才清妙。余嘗疑是郎君孫子瀟代作。今春到虞山訪之，佩蘭有君姑之戚，縞衣出見，容貌嫵媚，克稱其才，以小照屬題，余置袖中，

卽拉其郎君同往吳竹橋太史家小飲。日未暮，而見贈三律來，讀之細膩風光，方知徐淑之果勝秦嘉也。其詩云：「慕公名字讀公詩，海內人人望見遲。青眼獨來幽閣裏，縞衣無奈澣妝時。蓬門昨夜文星照，嘉客先期喜鵲知。願買杭州絲五色，絲絲親自繡袁絲。深閨柔翰學塗鴉，重荷先生借齒牙；漫擬劉公知道蘊，直推徐淑勝秦嘉。解圍敢設青綾障，執贄遙襄絳帳紗；聲價自經椽筆定，掃眉筆上也生花。南極文昌應一身，幸瞻藜杖拜星辰；一編早定千秋業，片語能生四海春。詩格要煩裁僞體，畫圖敢自秘丰神；問公參透拈花旨，可是空王座下人。」佩蘭小照幽豔，余老矣，不敢落筆，帶至杭州，屬王玉如夫人爲之布景，孫雲鳳雲鶴兩女士題詩詞，余跋數言，以志一時三絕云。

君姑——女子出嫁以後，稱丈夫的父親爲君舅，丈夫的母親爲君姑，死後稱先舅先姑。現在稱爲公婆。嫫媿——女人面貌美麗，身體嬌弱的樣子，稱爲嫫媿。袁絲——戰國時候，平原君待人民十分有恩德，百姓家的女人，家家買絲繡着平原君的像供奉着。後來漢朝有袁盎號絲，這詩裏借指稱贊袁子才的。惜齒牙——人說話時候，是從齒牙裏發出聲音來的，人不肯說幾句好話去稱贊人，稱爲「惜齒牙」。道蘊——晉朝王凝之的妻子謝道蘊，有才學，太守劉柳求一見謝氏，謝氏便與劉太守見面談話，劉太守十分贊嘆說道：「使人心形俱服。」解圍——晉朝王獻之的嫂嫂謝道蘊，十分有才學。一天，獻之和許多客人談話，彼此辯論，獻之理屈，無法說服別人，謝道蘊在隔房聽得了，便使丫頭出來對獻之說道：「嫂嫂欲替小郎解圍，」便先拿青綾帳幔遮住，謝氏坐在帳裏，代獻之與客人辯論，客人都被她說服。

十四歲女郎能詩

余三月間，到狄小同家，柔之夫人，挈女兒出見，年纔十四，而詩筆清雅，

字亦工秀，贈樓氏姊云：「巧髻梳成歛翠蛾，芳姿自惜性偏和，婀娜不效楊家舞，婉轉猶能薛氏歌。」瓊樹朝朝臨日見，蓮花步步踏春過，誰家種玉人，僥倖得伴新鶯附蒿蘿。」

楊家舞——楊是說唐明皇的妃子楊玉環。楊玉環善歌舞，所以後人說舞，便稱他爲「楊家舞」。

薛氏歌——薛便是說唐朝元載的寵妾名薛瑤英，善唱歌，所以後人說歌便稱他爲「薛氏歌」。

瓊樹——南朝時候，陳後主的張貴妃善唱曲，曲名有玉樹後庭花，她歌中的句子有「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

種玉——古人有羊公，孝順父母，父母死後葬在無終山

上，遇見一個人，送一升石子給他，說可以種玉，又可以得到女人。後羊公求徐家的女兒做妻子，

那徐家人要他白璧一雙做聘禮，羊公到堆石子的地方去找得白璧五雙，送給徐家做聘禮，娶

了徐家的女兒做妻子。

誤會

余飲孫雲鳳家，飯米粗糲，而價甚昂，知爲家奴所給。歸寓，適有送白粲者，以一斛貽之。雲鳳不受，札云：「來意已悉，蓋疑老人以米傲之也。」余殊覺掃興，卽題其札尾云：「一囊脫粟遠相貽，此意分明粟也；知底事堅辭違長者，闔中竟有女原思。」雲鳳悔之，寄賀新涼一詞以自訟云：「傍晚書來速，道原思抗違夫子，公然辭粟，已負先生周急急，敢又書中相瀆，况贄禮未修一束。我是門牆迂弟子，覺囊中所賜非常祿，不敢受，勞往復。寸箋自悔匆匆肅，或其間措辭下筆，思之未熟。本借湖山供笑傲，何意翻多怒觸，披讀處難勝踏踉，無賴是毫端。今以前愆，仍付毫端贖，容與否，望批覆。」

原思——周朝時候，原思生性十分廉潔，他做地方官有人送他九百袋米，他不要。後人凡是廉潔的人都稱他爲「原思」。周急——周是完成的意思，有急難事體，拿銀錢力量去幫

助他，稱爲「周急」。

悽絕不忍起

嘗讀劉長卿重過曲江詩云：「何事最傷心，少年曾得意。」蓋唐時進士登科，多同遊曲江之故。余甲辰到廣西，蒙撫軍吳樹堂先生飲余於八桂堂，是五十年前金震方中丞，拜表薦余處，追憶少時恩知，爲之悽絕！一坐竟不忍起，口號一律云：「森森八桂翠參天，此處曾經謁大賢；知己平生人第一，白頭重到路三千。薦章海內猶存稿，往事風中已化烟；夢自難尋鴟自轉，幾回欲起又留連。」當年留別中丞，七排十二韻，僅記一聯云：「萬里闕前修薦表，百官座上歎文章。」

斬新日月

隨園詩話補遺 第八卷

余過馬嵬，前後題詩八首。自謂發揮盡矣。近見祝芷塘給諫題云：「元之政事廣平參，誰盡君心逸欲耽。若使開元初載入，也同鐘鼓樂周南。不作河東妒女津，九原粉黛有餘春。美人自恨西方少，身死猶教美別人。」第一首猶是拙集，但使姚崇還作相，君王妃子共長生之意。第二首專指土人取冢土數面，可去癍痕之說，可謂斬新日月。

元之廣平——唐朝的姚崇，號元之。又宋璟，封廣平公，兩人都是唐朝的好官。姁女津——古人劉伯玉的妻子段氏，生性妬忌。三國時候文人曹植，寫一篇洛神賦，文字描寫洛水女神的美麗，劉伯玉常常讀洛神賦，說道：「能得洛神一般美麗的女子做妻子，我便心中便沒有恨事了。」段氏聽了，十分怨恨，說道：「你爲什麼這樣看重洛神？又那樣看輕我？」便去跳在江心裏沉死。隔了七日，段氏便在夢中和劉伯玉相見，說道：「你原是愛女神的，如今我已經做女神了！」劉伯玉心中十分害怕，從此不敢渡江去。有女人要渡江的，便須洗去脂粉，穿着破衣服，倘

有美貌的女子渡江，便要大起風波。

一 弱女子能聆音識曲真難得

虞山邵松阿先生，爲其孫婦作傳云：「婦姓趙，名同曜，字洵嫻，幼時學諸姑禮佛，及讀論語，攻乎異端，喟曰：『吾初以爲西方聖人，今乃知鑄一大錯也！』其敏悟如此。愛作詩，案置王禮堂趙雲松及隨園三人詩，謂松阿曰：『兒以爲西莊學富，雲松識高，至隨園先生，則各體兼該，學識雙到矣。』」余聞之甚慚！因記芷塘給諫見贈云：『我讀君詩如讀史，能兼才學識三長。』與其言相合，然祝公是老作家，而洵嫻一弱女子，竟聆音識曲，尤難得哉！年二十餘，以婉難亡。詠七夕云：『拜罷雙星後，穿針上畫樓。一鉤今夜月，萬古此時秋。玉露閒階濕，金風小院幽。更深人未臥，何處笛聲愁？』詠鏡云：『

照人空見影，是我總非真。菊花云：『經霜秋正老，帶月夜初長。』

三長——唐朝史學家劉知幾，他寫一部文史通義，說最完全的史學家，要有三樣長處：是才，二是學，三是識。

徐秀才買書無錢自嘲

崑山徐懶雲路秀才，買書無錢，而書買頗至，乃自嘲云：『生成書癖更成貧，賈客徒勞過我頻；聊借讀時伴問備，知非售處已回身。乞兒眼裏來鵝炙，病叟床前對美人；始歎百城難坐擁，從今先要拜錢神。』余幼時有『家貧夢買書』之句，蓋實事也。今見徐生此詩，觸起貧時心事，爲之慨然！徐又有句云：『風威兩岸荻，雪意一天雲。』

鵝炙——鵝，是鵝鳥；鵝炙，便是煎熟的鵝鳥。莊子裏有兩句：『見卵而來時，夜見彈而求鵝。』

炙。』時夜，是鳥名。看見鳥的蛋，便想得到時夜鳥；看見打鳥的彈子，便想立刻吃煎熟的鴉鳥。是說人貪心的意思。百城——人家中的書多，四面用書架圍起來，好似城牆一般。百城，是說書多的意思。

用多字

祝芷塘詠藥云：『嘗遍苦甘千百味，活人常少殺人多。』趙雲松憎蚊云：『一蚊便攪人終夕，宵小由來不在多。』程荆南席上云：『名士庖厨官氣少，山人冠履古風多。』吳蘭雪見贈云：『三朝白髮題襟遍，一代紅妝立雪多。』四用「多」字俱妙。余春日園中亦有句云：『晴日不愁遊女少，美人終竟大家多。』

趙同鈺詩善言情

隨園詩話補遺 第八卷

虞山趙氏多才，有名同銜字子梁者，疑是洵嫺女士之兄，詩善言情，題若冰妹小照云：「憶得深閨未嫁年，阿兄把卷妹隨肩，小紅剛報醮釀放，草草梳妝到最先。」山塘云：「春風油壁過山塘，雙眼迷離詫豔妝，我亦多情祝飛絮，要他吹上繡衣裳。」采菱云：「草草盤頭便出湖，水雲深處笑相呼，儂家不是貪多得，風信明朝知有無。」消夏云：「掃眉深淺費工夫，雲鬢高低索婢扶，捧過珠蘭餘幾朵，不知還夠餉人無？」又對鏡起句云：「憔悴竟如此，非君我莫知！」可稱超絕。惜下半首稍平，故不錄。其室人屈婉仙亦能詩，七夕云：「花自輕盈露自漙，碧闌干外玉繩低，不知何處凡鳥鵲，僥倖雲霄一夜棲。」

醮釀——醮釀花，又名木香花，花的顏色，好似醮釀酒，所以稱爲醮釀花。油壁——壁是

說車的壁。車壁用油塗着十分明亮，所以稱爲油壁。女人坐的車子，便稱爲「油壁香車」。

陳竹士過婦家有感

纖纖亡後，竹士過婦家有感云：「愁聽花鈴語繡幃，封題如故笑言違；傷心小女無知識，繞膝詢姑何日歸。新秋已報海棠開，可奈塵生舊鏡臺；莫怪見花拚一慟，去年曾折一枝來。旅牕蟲語警秋心，小病奄奄奈夜深；記汝當年珍惜意，露涼不敢立花陰。」題纖纖小照云：「繡幃茶烟碧散絲，分明桐院比肩時；千呼不下鄉何忍，一一如生我尙疑。絮語曲欄邀月證，尋詩深夜怯花知；可憐病後伶俜甚，莫怪珊珊玉步遲。」又句云：「仙源暫謁留難住。事太傷心淚轉無。」

汪宜秋女士有才

隨園詩話補遺 第八卷

吳江閨秀汪宜秋，春夜詩云：「坐愁換過燭三條，纔回妝臺卸翠翹；只恐眠遲難早起，明朝記得是花朝。」掃墓云：「略慰九原思子意，今朝弱息挈孫來；病軀只恐難重到，家事從頭訴一回。」夜坐云：「貪涼自啓綠窗紗，風細爐煙縷縷斜；急把殘燈遮護好，方纔結得一雙花。」病起云：「手戰愈增書格弱，目昏翻厭紙窗明；不知春是何時去，綠滿簾櫳夏景成。」題玉函女士小照云：「空塔策策隨梧桐，怨笛清砧斷續風；只恐嫦娥也愁絕，良宵深閉廣寒宮。」宜秋家赤貧，夫外出五年，撐持家務，撫養五兒，俱以針黹供給，而有才如此！

趙陳二人詩

趙子梁詠白牡丹云：「斷無富貴能安素，莫笑花枝愛著緋。」陳秋史

變白雁云：「平沙夜月空留影，遠水蘆花何處灘。」

徐靈胎贈隨園曲

老友徐靈胎打曲嘲時文，及題墓詩，余已載詩話中。甲寅八月，其子榆村，爨送其兒秋試，又度曲贈我云：「千山萬水，裝點了吳越規模；天地又躊躇，須生个奇才異質，風雅超殊，放在中間，空前絕後，著出些三教同參萬古書。更不讓他才華埋沒，又把月中丹桂，天街紅杏，閩苑瓊株，一一都教攀住；略展經綸，便使那萬戶黎民，爭稱慈父。纔許他脫却朝衫芒鞋竹杖，歷盡了層巒疊嶂，游遍了四海五湖，方曉得花月神仙，詩文宗主。贏得隨園才子，處處家家個個呼，端的是菩薩重來，現身說法，度盡凡夫。咱也乞灑楊枝一滴，洗淨塵心，跳出迷途。」

慈父——南朝時候，梁修做梁州秦州兩處的刺史官，保護百姓十分有恩德，百姓稱他爲慈父。咱也——咱字音者，北方人稱我爲咱，稱我們爲咱們。

所見略同

余雅不喜元遺山論詩，引退之山石句：「笑秦淮海芍藥薔薇」一聯，爲女郎詩，是何異引周公之穆穆文王，而斥后妃之采采卷耳也！前於詩話中已深非之。近見毛西河與友札云：「曾遊泰山，見奇峯怪嶠，拔地倚天，然山澗中杜鵑紅豔，春蘭幽香，未嘗無倡條治葉，動人春思。此泰山之所以爲大也。」大家之詩，何以異此？其言有與吾意相合者，故錄之。

採詩如散賑

採詩如散賑也，寧濫毋遺；然其詩未刻稿者，寧失之濫，已刻稿者不妨

於遺。

較唐人更覺深婉

上海明經王梅嶼，坤培淹雅能文，秋試屢薦不售，賦詩云：「蓬鬢依然絕世姿，敢將新樣畫蛾眉；鴛鴦欲繡偏難繡，腸斷迴針欲刺時。」較之唐人「苦恨年年壓金綫，爲他人作嫁衣裳。」更覺深婉！

王仲堅夫婦

乾隆乙卯春，予游吳下，海上書生王仲堅，鉅寄洛花十六株爲壽，系詩云：「不羨安期棗似瓜，不須丹鼎煉黃芽；稱觴何物堪同獻，洛下飛來第一花。數叢淺碧間深紅，豔香重多薄日烘；自笑傾心同小草，也隨桃李領春風。」署名稱「私淑弟子仲堅。」於余素未謀面，而傾倒若此。且華女史朱秀

甫，文毓其室人也，亦工吟詩，前已采其撫孤甥詩，茲復錄其春暮云：「春去分明有淚痕，絲絲微雨酒黃昏；殘紅落地無人管，蝴蝶飛來也斷魂。」瓶中海棠云：「酒後輕紅暈玉肌，百花誰及海棠姿？綠窗晝靜嫌無伴，勾取名花當侍兒。」

洛花——唐宋兩朝的時候，洛陽地方有產牡丹花，顏色十分美麗，當時稱爲花中之王，又稱他爲洛陽花，棗似瓜——漢朝時候，有少君成仙，他上奏章給皇帝說：在海上游玩，遇見安期生他吃的棗子和瓜一般大。

不減放翁

平江卜蕙塔，日享閒居詩云：「脩脩松竹絕塵喧，小築青山郭外村；無數落花浮水面，盡隨鷗鳥到柴門。」偶成云：「一窩青箬買茶回，忙煮清泉試

幾盃推戶恐驚啼鳥去，捲簾喜見落花來。隣翁只護穿籬笋，稚子爭偷拂檻梅。詩債爲愁多負却，海棠開到牡丹開。二詩不減放翁。

紫牡丹

如臯志，潛熙中，東孝里莊園有紫牡丹一本，無種而生，有觀察見，欲移分一株，掘土尺許，見一石題曰：「此花瓊鳥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自後鄉老誕日，值花開時，必宴於其下。有李嵩者，三月八日生，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

鄭魚門先生清廉愛士

鄭魚門志，鑰先生，督學江南，清廉愛士，所識拔皆一時名流。沈文愷公，亦出門下。偶到金陵遊，莫愁湖有句云：「我來湖上愁難了，不信當年有莫

愁！已而落職，行至西湖，別諸門生云：「此後相逢明月夜，定知相憶在西湖。」亡何竟歸道山，停柩湖上，人皆詩以爲識。

詩不值錢

王元章西湖詩云：「湖邊欲買三間屋，問遍人家不要詩。」近有以詩千人而索值者，余戲書此以示之。

賤工詩有生趣

有漢西門袁某，賣麪筋爲業，詠雪和東坡云：「怪底六花難繡出，美人何處著針尖？」又杭州縫人鄭某有句云：「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衣不暖舊綿花。」二人皆賤工也，而詩頗有生趣。

是何許才力

禮親王世子檀樽主人，少年多才，客春託桐城吳種芝太史索和紅豆詩，余尙未答。今春又託尤水村以詩索序，讀之美不勝收，姑錄其火盆十二韻云：「鑄鑄因良冶，圍圓制作嚴；候移暄冷易，匠巧實華兼。熾炭鎔拳石，飛灰散白鹽，獸環分四角，銅耳露雙尖。箸撥金莖小，箝挑玉腕纖，非鑄茶可沸，象鼎器無嫌。刺繡依秋閣，裁衣傍錦幘，暮霜凝北戶，疏雪灑南檐。密室春先到，沉檀蒸更添，冰壺初解凍，書案漸生炎。微覺披裘煖，無煩裹手拈，蕭條人靜後，試捲却寒簾。」以仄韻而能整練若此，是何許才力耶？

有奇傑之氣

閨秀王貞儀，字德卿，宣化太守王者輔之女也，隨其父謫戍塞外，過潼關云：「重門嚴柝鏽，盤嶺距咽喉，白日千巖俯，黃河一綫流。」登位云：「谷

雲蒸萬岫，海日浴三宮。一女嫁宣城，詹枚辰沅。道中云：「霧氣昏崖底，猿聲咽樹間。」俱有奇傑之氣，不類女流。同里余秋農秀才贈詩云：「修到詹何定幾生，吟紅閨裏有雙聲。六朝山色分眉翠，九折黃流沁骨清。海徼宏篇饒健氣，鶯花小製亦多情。自慙同住烏衣巷，不識西隣道蘊名。」

當代名臣惟鐵牛一人

余壬戌外用，走辭首相鄂文端公，蒙公留飯，論當代名臣，公少所許可。雖以楊江陰、尹望山之賢，公意未滿也。余再三問，公曰：「汝此去，惟有河督顧用方、琮一人耳。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人稱爲鐵牛，我許爲鐵漢。汝往見之，但告以是我門生，渠必異目相視。」余到清江，走謁，覺丰采溫肅，果饒道氣，諄諄以勿好名爲戒。未幾公移節濟甯，遂永訣矣。今五十餘年，長安趙

碌亭先生寄手卷來，乃公在夢中，懷余座主留松喬少宰詩也。原唱云：「歲晚偏多興，寒山畫不成。松披雲半嶺，人立月三更。飄渺金臺遠，潺湲濟水清。扁舟風雪夜，似聽叩門聲。」吾師和云：「有夢憑誰寄，新詩畫裏成。信隨秋雁遠，魂想御風輕。飲水心常淡，觀河笑比清。陽春雖強和，終讓鳳凰聲。」詩成，會稽王祺爲作畫，余加跋，後仍送還。碌亭，松喬先生之戚也。

無短何能見長

詩有通首平正，無可指摘，而絕不招人愛。晉人稱王安北相對不厭，去後人亦不思是也。唐霍王元軌有賢名，或問人：「霍王何長？」其人曰：「無長。」問者愕然，乃答曰：「人必有所短也，而后見所長；霍王無所短，又何所見其長？」二詩皆可參悟。

擊節不已

新安王太守，廷言偶過隨園，見園丁斫竹補籬，因得句云：「惜花須記把籬編。」苦難於對。一日獨酌無聊，忽得「嗜酒不妨和影醉」七字，急書以示余，余覽之擊節不已，因記范味醇旅思云：「夢醒挑燈抱影眠」亦佳，皆本於六朝「閒行影自隨」五字也。

伊公子年少而詩筆佳

伊公子繼昌字述之，小尹太守公子也；年少而詩筆甚佳。今春余過邗江，出詩見示，霜信云：「莫道堅冰意尙遲，新寒料峭已霜期；橋頭可驗惟人跡，鏡裏難期是鬢絲。涼夜豐山鐘暗遞，悲風絕塞草先知；楓林染遍如花樣，消息傳來又幾時？」

方介亭詩

大輿方介亭，維祺藕船主人之弟也；過隨園見訪，適余已赴蘇州，蒙其題壁云：「白門繫纜月初生，欲訪隨園坐待明；若使當年戀斗米，安能此地駐長庚？」著書久讀知風格，好句遙傳見性情；人到蓬山還隔面，追公直下潤州城。」

李允升詩清雅可誦

杭州李堂字允升，不事舉業，爲人權參店事；余到杭州，以詩求見，年纔弱冠，貌亦溫雅，記其早秋卽事云：「鎮日柴扉掩綠陰，久拋雙屐罷登臨；入秋病鶴惟耽睡，經雨涼蟬欲廢吟。揀墨試磨新得研，焚香閒撫舊修琴；謙師煮茗通三昧，興好頻攜短策尋。」佳句如：「雨聲初到樹，寒氣欲侵衣。」

蘋牽花片聚，水囓樹根虛。」
「凍解空池梅有影，雪鋪幽砌月無痕。」
皆清雅可誦。

華公子詩

華公子，字松，秋槎明府之子也。
西湖雜詩云：「人穿柳絮如冲雪，船傍梨花半入雲；
花壓玉樓春至早，月留金管夜歸遲。」

陳花南詩

松江陳花南，韶官居理問，而卜居西湖梅莊，
置身吏隱之間，有君山尋浮遠亭詩云：「不識君山路，
徧尋浮遠亭；江濤迴岸白，樹色接城青。
樵響來何處，禪扉靜不扃；
娟娟修竹裏，何日讀黃庭！」

別隨園

吳門樊紹堂善隸書，能畫，工篆刻，年三十而亡，詩稿散失，僅記其別隨園一絕云：「西向倉山謁我師，離魂渺渺有誰知：真空悟徹三千界，待索靈根再學詩。」

三千界——佛經裏說：我們住的世界，集合一千個，稱爲小千世界；集合一千個小千世界，稱爲中千世界；集合一千個中千世界，稱爲大千世界。總稱爲「三千世界。」

年方十八歲必欲觀場

康熙乙卯，史胄斯宮詹公典試浙江，子文靖公，年十八，讀書京邸宮詹令遲歲觀場，不必亟亟，文靖公必欲觀光，私求其母彭太夫人，彭述宮詹之意，且笑曰：「無力措辦考具。」文靖公偷拔太夫人金簪去，曰：「辦卷燭足矣！」太夫人佳其志許之，遂領鄉薦。次年入翰林，宮詹公督學浙西，聞捷音，

因事出意外，口占七律寄云：「垂髫何意著先鞭？且喜書香得再延；事業千秋今日始，聲名一夕滿城傳。登科豈足榮鄉里？稽古還須及少年；律已貴嚴人欲恕，昔人明訓有遺編。」從此食祿六十四年，官至相國家，有牙牌云：六部尚書，八省總督，載余撰神道碑中。

學然後知不足

學然後知不足。張月樓自懺云：「自家漫詡便便腹，開卷方知未讀書；最羨兩隄楊柳樹，看他越老越心虛。」

有王孟遺音

胡進士森字香海，掌教真州，西江人也，而不染西江派；以詩見示，真州城東水邊云：「人事難謝絕，我心清且閒；開門送客去，傍水看花還。溪岸春

三月，漁家屋半間，橋邊有釣石，分坐聽潺湲。一舟中云：「新月看欲上，水程行未休；雁聲沙際起，山色暝中收。心遠偶思畫，身閒時在舟。忘情羨漁者，垂釣坐溪頭。俱有王孟遺音。」

出乎意料

王寅余遊天台，留別送者琴典史齊公子云：「七十年華千里路，勸儂還要再來遊。」自分無再來之事，而不料庚戌春，又到天台矣。己酉，余年五十，題檣二公子詩云：「者番一別儂衰矣，此後難禁三十年！」亦自料必無八十之壽也。及至乙卯，而又見公子於錫山，屈指計之，剛三十年。

趙女史詩

湖南龍陽女史趙玉畦，湖上泛舟云：「魚鱗江上碧烟開，月影蕭蕭度

樹來；一片漁歌何處起？蘆花深處小船回。」

張綱齋之父生有清才

丹徒張綱齋之父名堂字允升，號南原，生有清才，三十歲卒。綱齋以遺稿見示錄其晚宿丁角村舍云：「夕暉將歛照，歸鳥亦依林；平野烟元合，孤村樹色深。倦投茅舍宿，醉拊瓦盆吟；一夕安眠好，來朝向碧岑。」青山莊云：「平泉草木徒誇麗，金谷樓臺已作塵；剩有斜陽七層塔，大風時復送鈴聲。」春日雨霽云：「新月未生影，餘春猶作寒。」夜過雲陽云：「秋聲夾岸荻葦動，夜氣入舟衾簟涼。」俱妙！

蔣秀才少有才名

長洲秀才蔣硯畬，耕堂少有才名，惜不永年而卒；臨終以詩稿三冊付

其門人陳竹士，中多佳句，如欲雲云：「昨夜風高振林薄，簫簫颯颯濤聲作；曉來饑雀啄空簷，寒雲一片松梢落。」郭外晚眺云：「初晴攜杖去，郭外望斜暉；野曠寒山出，天清遠樹微。晚烟依水聚，歸鳥背雲飛；窈寂江村暮，人家早掩扉。」佳句如得陳紅橋楚中書云：「江衙吏散鼉鳴鼓，山閣燈寒虎叩門。」亦雋。

宋司農詩

前輩宋佚才司農，在京師同作翰林，比鄰而居，今已仙去廿餘年矣。春間小住姑蘇，其郎君藹若觀察，執子姓禮來見，并以司農紅杏齋詩集屬余作序，因錄其灣汜道中云：「別路離懷慘不舒，四郊風物自蕭疏；遠山到眼青無數，一片晴光落筍輿。炊烟如綫路如弓，水面吹來楊柳風；舞盡榆錢飛

盡絮，菜花黃殺野田中。」

子姓——姓，是說生的意思；子姓，是說兒子生的孫子，便是子孫的意思。執子姓禮，是說那客人拿小輩見長輩的禮來拜見。

花字葩字不能同用

近體詩有前用「花」字後用「葩」字者，皆名手所無也。初學人不可不知，凡他用韻字義之犯重者，皆可類推。

諷自贊其詩及有官氣者

有人好自贊其詩者，人以爲嫌；袁陶村云：「勿怪也，彼自己不贊，尙有何人肯贊耶！」又有人常露官氣者，人以爲嫌；陶村云：「勿怪也，彼除官外，一身尙有何物耶！」其言頗雋，故錄之。

有夷猶自得之趣

田涵齋文龍，宰長洲，政聲廉明，其父香泉先生，名玉，以武職告老，就養署中，終日跨驢虎邱石湖間，賞花玩月，而民間無絲毫瓜李之嫌，其清風高節，可以想見。有附蓬小草涵齋屬余序，而梓之，如虎邱燕集云：「喧喧歌吹趁時遊，雲斂天香正及秋，清客舫依沿岸樹，美人簾卷傍山樓，但看七里花成市，肯信三生石點頭，自是江南佳麗地，吳儂知樂不知愁。」渡江卽事云：「不知帆席轉，祇訝市橋移。」金山夜月云：「風定鈴無語，江流月有聲。」海昌塔廟思歸云：「長魚跋浪飛寒雨，宿鳥驚林墮折枝。」暮投寒莊旅店云：「遙從寒水孤村外，一角青旗認酒家。」樂安莊讌集云：「林塘得雨儻魚戲，麥隴連雲布穀飛。」春興云：「紅杏埭長迴蝴蝶，綠楊牆短出鞦韆，寬

杯酌酒愁心醉，大字抄詩笑眼花。俱有夷猶自得之趣。其晉秩自喜有云：『少有大言身許國，老無恆產宦爲家。』更足以想見其胸次矣！

瓜李——古詩裏有兩句：『瓜田不納履，李樹不整冠。』是說人走在結了瓜的田邊，是不可以拔鞋跟的，免得有人疑心你是在偷瓜；走在已經結了李子的樹下，是不可以去扶正帽子的，免得給傍人看了疑心你是在偷摘李子。說人犯了嫌疑，便稱瓜李之嫌。鯀魚——鯀魚，俗稱爲白鱸魚，身體狹長，在水中游泳，十分活潑。

周朗字詩筆清嘉

吳江周秉中尙書，元理余戊午同年，宰清遠時，余過其邑，小住三日，極爲歎洽。後官直隸總督，內遷大司空，而芳訊從茲杳然矣。近訪得其孫名霽，字朗字者，年纔弱冠，詩筆清嘉，得其新妝詩云：『新妝時樣髻盤鴉，六幅裙拖越女紗；戲罷秋千身怯怯，情郎插好鬢邊花。深院重簾日影斜，當春桃李

門芳華，小姑笑拍肩頭問，開否新裁豈翫花？又以美人畫障贈屠荻莊賀其納妾云：「綽約仙姿並藐姑，丹青好手若爲摹，他時打漿迎桃葉，如此人堪作樣無。」又卽事云：「好詩喜自無心得，小別愁從隔夜生。」

藐姑——莊子裏說：「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後人稱美貌的女子，拿她比做藐姑。

有柳屯田風味

錫山吳省曾，傳神名手也，爲尹文端公所推重，三十年前，爲余寫隨園雅集圖，五人神采如生，時挈其兒松，陸名寶書者來見，年纔舞象，別二十餘年，相遇上元署中，知己入泮，詩才清雅，而尤長於詞，山行云：「匹練橫空起，光從樹杪分，飛來千尺水，散作萬重雲。鶴淚當風遠，琴聲隔浦聞，此間堪寄

傲，載酒一尋君。(謂邵無恙明府)梅花落云：『月痕初掛鏡眉新，又見冰梅落砌勻。愁煞江南春雨後，梨花庭院倚闌人。』樵曼叔誦其詠蕉云：『香階小步碧苔侵，葉葉芭蕉展綠陰。看取風前舒復卷，不知心裏又藏心。』調如更漏子云：『嫩寒添，香霧輕，分付畫簾休捲。花漠漠，柳陰陰，夜長閒繡衾。憐瘦影，慵開鏡，又是去年春病。睡未足，酒初醒，黃鸝一兩聲。』菩薩蠻云：『無情流水催人去，多情花瓣留人住。今夜酒初闌，教人去住難。明知成永別，心事無憑說。欲道不相思，淚痕衣上滋。』皆有柳屯田風味。

舞象——男孩子十六歲稱童子，又稱舞象之年。禮記裏有一句：『成童舞象射御。』柳

屯田——宋朝的詩人柳永，官做屯田員外郎。他做的歌詞，當時人人愛讀。凡是有井水的地方，都有人唱他的歌。後人稱他爲柳屯田。

年方十三而詩筆清妙

余老矣，年來多不識面之交。今秋山右茹綸常容齋，陝西崔仰舜悟梅是也。復有京江杜童子克俊者，以詩見寄云：「大雅於今孰典型，德星兼是老人星。編成文字五千卷，名著乾坤一草亭。北固江聲流月去，南徐山色向人青。荷衣此日來趨謁，敢望高人啟性靈。」登月華山云：「孤磬驚飛鳥，微風送落花。」過繫竹山房云：「渡會梅花曾有信，門前松柏不知冬。」偕聞抱孫抑菴訪蔡芷衫師不遇云：「忽憶停雲來二妙，未邀明月作三人。」童子年甫十三而詩已清妙如此。

嚴祿華女士詩

近時閨秀之多，十倍於古，而吳門爲尤盛。茲又得松陵嚴祿華蕊珠女

士春日雜詠云：「簾鎖爐香盡日垂，曲闌低亞坐題詩；慈親指點桃花笑，憶否當年鱗面時。如烟小雨潤苔衣，花塢風酣蝶飛；最是無情隄畔柳，縮將春至放春歸。」
新秋云：「涼披薤簾卷簾遲，鸚鵡催成白雪詩；怪底憑闌魚忽聚，鬢花倒影入清池。」

王秋卿女士詩

震澤王秋卿薰芳病中和麗卿小姑詩云：「長日愒愒坐小樓，未開奩鏡懶梳頭；負他簾外初三月，眉樣教人畫一鉤。」
送兄公之淮上云：「纔唱隣雞月尚明，夫君曉起送兄行；逍遙堂後風和雨，千萬今宵莫作聲。」
八公山下柳毵毵，漂母祠邊駐客駸；屈指行程容易到，一千里路尙江南。」
病夜云：「更殘又轉漏漫漫，瘦骨支離未得安；夢醒時聞兒學語，香微使覺夜生寒。」

垂頭一穗燈花吐，隔帳頻搓倦眼看；落月半鈎清似水，今宵孤負好闌干。
吳江李鳳梧病起探春云：「輕寒惻惻雨如麻，病裏生涯事事賒；起傍闌干探消息，春紅又到牡丹花。」其他佳句如：「青知春樹發，紅漏夕陽深。」
「點硯飛花初著雨，當窗高竹預迎秋。」皆楚楚可誦。鳳梧爲玉洲太史孫女，足徵淵源有自也。

姪婦戴蘭英詩

南齊有才女韓蘭英，獻中興頌者；吾家姪婦戴蘭英，名與之同，而才貌雙絕；嫁從子原缺赴京兆試，卒於京師，蘭英年纔二十餘，儼然嫠也！教其孤阿思，冀他日有陶歐兩母之望；余爲題其秋燈課子圖，蘭英賦長句謝云：「翁昔才名噪天下，惜墨南金重無價；春三聞泛武林舟，急命工師繪圖畫。杖

朝令且客續紛，欲乞題詞日不暇；辱承收錄付侍史，頓釋從前心膽怕。一回
瞻拜一回幸，五月頻煩三枉駕；白門歸悼甫經旬，兔毫躍起珊瑚架。寄來展
誦琳琅句，細楷高年真奇詫；九天雲影忽下垂，十里河源驚直瀉。卷中差比
無鹽齊。林下慚非詠絮謝，九齡稚子課未成，一盞秋燈責難卸。蒙公椽筆撰
長歌，儼似蓮峯聳太華；濫廁弟子十三行，我較名姝有憑藉。夫婿君家舊竹
林，一脉師門非外借；倉山山色晚逾青，道遠楓江阻親炙。讀盡丹鉛萬卷書，
弱草也沾時雨化；深閨寂處提倡稀，擬託閒吟輒興罷。從今暗裏度金針，絡
繹抽思晝復夜；蛩音豈作許田易，鴻藻翻同鄭璧假。敢附齊代韓蘭英，終愧
君家袁大捨！

南金——南是說南方的荊州揚州一帶地方，產生的金子，十分值錢，所以稱做南金。

後人說值錢的東西，都拿他比作南金。

韓吳二人有古人風

今人受業於師者，不過學干祿之文，爲科第起見。故科第既得，而得魚忘筌者，往往有之。其他勢利之交，更無論矣。獨吾門下有二君子焉：一韓廷秀，字紹真，金陵人；一吳貽詠，字種芝，桐城人。二人者，與余相識已久。無師弟稱。韓中庚戌進士，吳入癸丑翰林，後都來執贄稱師，其胸襟迥不凡矣！余按西漢，惟于曼倩官廷尉後，纔北面迎師學春秋，二賢可謂有古人風。韓題劉霞裳兩粵遊草云：「隨園弟子半天下，提筆人人講性情；讀到君詩忽驚絕，每逢佳處見先生。」經年共領江山趣，一點真傳法乳清；努力更成三百首，小倉集定不單行。」余道此詩，亦隨園派。所云三百首者，因余許其合毛詩之

數爲代刻也。韓爲人溫恭博學，宰廣西馬平縣，七日而亡，惜哉！吳現館禮親王家，平日詩稿，尙未寄來。

法乳——清異錄裏說：明宗皇帝做親王的時候，每次和臣子議論事件，每人賞法乳湯半盞。法乳湯，便是煮得最糊爛的粥湯。

許介山詩清妙可存

溧陽彭貢園先生，因余有詩話之選，寄其友京江許迺揚介山詩來，因錄其見燕云：『是向南飛又北飛，津亭楊柳易斜暉。此行偷過秦橋岸，只恐春歸燕未歸。』冬日閒步云：『一路看山出里門，殘冬天氣比春溫。隔籬犬吠生疏客，始悟吟詩過別村。』又九十三歲沈培齡文樓燕山寺句云：『夕陽人散郵亭冷，夜月僧歸石徑孤。』石屋山云：『紫電已飛鑪焰熄，青山常

在霸圖休。『俱清妙可存也。』

得一宗工

門下士孫蓮水秀才，自山左歸，爲余言學使阮芸臺閣學，風雅絕俗，愛士憐才，渠深感栽培之恩，並誦其小滄浪雅詩集云：『北渚離塵映，明湖浸翠微；濠梁宜客性，山水願人歸，樂趣莊兼惠，吟情孟與韋，孤亭復虛榭，徙倚意無違。』萊陽試院曉寒云：『渤澥陽和猶未回，曉聞昕鼓發輕雷，山風入院旆初動，潮氣滿城關未開。昨夜清樽思北海，何人博議似東萊？此時頗讓江南客，官閣春深落古梅。』余爲欽遲不已，惜乎未窺全豹，近復持衡兩浙，吾鄉多士得一宗工，當何如抃慶耶？

不愧大家風範

秋帆尙書家，一門能詩，自太夫人以下，閨閣俱工吟詠，余已摘所著梓入詩話中。茲又得張恭人絢霄號霞城者，踏青詞云：『平原芳草乍芊眠，巷陌人家例禁烟；一陣風來聞笑語，綠楊樓外有秋千。』又剪秋羅詩云：『半響無言倚竹扉，繞叢蛺蝶故飛飛；秋來也有風如剪，裁出香雲作舞衣。』尙書長女智珠號蓮汀者，踏青詞云：『綠窗今日下簾鉤，女伴相邀結勝遊；一樣春光分冷暖，桃花含笑柳含愁。』又送春詩云：『韶光九十太匆匆，芳徑香殘蝶影空；一縷游絲無著處，也隨飛絮過牆東。』藻思芊綿，皆不愧大家風範。其他佳句甚多，因詩話不能多載，別刻入諸女弟子集中。但老人未接風裁，而遽蹈好爲人師之戒，或未免爲掃眉才子所笑耶！霞城以子鄂珠貴，誥封恭人，曲阜衍聖公原缺其壻也。智衍善寫生，花卉新艷，閒居與張恭人

撰三唐詩鈔數十卷，嫁松江陳孝泳通政家。

禁烟——清明節前一日，稱爲寒食節。這一天，禁止拿火煮東西吃。因爲春秋時候，有一個

晉國的忠臣介子推，在這一天燒死在山裏的，大家不吃熟食是紀念他的意思。

三千里外閨閣中

王孔翔秀才，自都中歸，有添香女史馬翠燕者，託其帶寄手札一函，詩詞二種，不料三千里外，閨閣中猶熱隨園一瓣香，尤足感也！來札云：「添香家本維揚，寄居京國，性耽文史，獲事人才，雖三五年華，未工染翰，而四千鄉路，時切依雲。蓋以女子盡識韓康，黃金宜鑄賈島，每恨不獲撰杖，捧屢列弟子班也。郎主小山，寧海查聲山之裔，掃眉窗下，許捧盤匱，問字燈前，得窺點畫，猶恨小倉山遠，大雅堂高，執業有心，望塵無分。謹藉雙魚之便，用申積歲

之忱附以塗鴉，敢求點鐵，先生樂育爲懷，當不揮諸門墻之外，謹呈舊作鵲橋仙七夕詞云：『銀灣斜挂，金波徐展，天上人間今夕！黃姑渚畔路迢迢，何處問支機消息？錦屏紅燭，玉窗羅襪，賸喜鵲橋不隔。青鸞休促紫雲車，且良夜倍相憐惜！』

淵源有自

夫婦能詩，古今佳話。近今如張翊齋之與鮑莖香，尤其傑出者也。久載詩話中矣。今冬到京口，莖香出其母陳夫人逸仙詩，方知爲海門居士臯之妻。詩才英妙，奩具旁一日無筆硯，便索然不樂。南歸云：『一載團圓客帝京，兒孫薦酒笑相傾。春風紫陌芳塵軟，秋日金門步輦輕。綬帶薄沾新雨露，（自注京中綬帶花極茂）郵籤重疊舊歸程。朝朝盼斷南來雁，白髮何堪遠

別情？
北河舟中云：「故國京華兩路賒，人從雲水泊天涯；閒尋歸夢篷窗底，小艇撐來叫賣花。乍晴乍雨杏花天，帆帶斜陽柳帶烟；正是客心愁悵處，晚風檣尾燕翩翾。」
中秋憶姑云：「丹鳳城邊轉畫輪，炷香遙祝北堂春；故鄉一樣今宵月，應對清光憶遠人。」
夫人抱此才，宜其子女俱以詩鳴。現在部郎雅堂居士，其長子也。

紫陌——水邊田邊的路稱爲陌。紫陌，最說到了春天，路傍都開滿了花，現出一片紫色來。
劉禹錫詩有一句：「紫陌紅塵拂面來。」後人稱京城鄉村地方的路，稱爲紫陌。金門——漢朝皇宮裏有一座金馬門，凡是學士官，都在金馬門朝見皇帝。金門，便是金馬門。

之蘭女士詩

夫人長女之蘭，季女之芬，俱耽吟詠。今錄之蘭落葉云：「金飄何意太

無情處，處園林似落英；
鍊柳飄殘溝水急，原缺。

新妙可喜

鎮江都統成警齋先生，策見訪隨園，適余在杭州，未得一見；及余到京，小住，女弟子駱佩香家，先生晨夕過從，束修之使，無日不往還。將其見贈諸詩，已刻入同人集矣，猶記其佳句，詠風箏云：「遇雨不妨收掌握，乘風仍可至雲端。」卽景云：「深院飛花隨碧水，畫簾微雨近黃昏。」遠望云：「紅杏花嬌堪駐馬，綠楊絲細不遮樓。」偶成云：「醇醪飲久翻嫌淡，茶蓼嘗多轉覺甘。」俱新妙可喜。

隨園詩話補遺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九卷

豫親王世子好學虛懷

班史稱河間獻王云：「夫惟大雅，卓爾不羣。」蓋盛稱賢王之難得也。本朝文運昌明，天潢之裔，皆說禮敦詩，前已載瑤華主人檀楹世子詩矣。今又接到豫親王世子思元主人詩文四冊，殷殷請益，其好學虛懷之意，尤可敬也。錄其從軍行云：「拔劍請長纓，從軍古北平；黃雲迷野戍，白雲澹荒城。旗捲龍蛇影，弓爭霹靂聲；燕然銘勒者，投筆本書生。」詠桂云：「月裏亭亭花發時，天香不散任風吹，繁條細蕊無心折，欲折還須第一枝。」其他

佳句如觀瀑云：「氣噴青幃雨，涼瀉碧天秋。」秋思云：「啼螿欲和相思韻，兒女偏憐薄命花；草能蠲忿人到佩，花到將殘蝶競扶。」錄見贈一章入同人集中以志光寵記答謝瑤華主人七律有二句云：「宗子久飲龍鳳質，仙才多出帝王家。」可以移贈。

瑤華主人詩

又記瑤華主人賦得寒梅着花未一律云：「把手問鄉關，來時臘雪間；凍枝猶倔強，老鏡可彎環。數點先胎玉，千重對面山；祇應顏色好，無那鬢毛斑。此興誰堪寄，何時夢得閒；南樓明月共，東閣綺筵攀。霜菊根難萎，烟蒲綠早刪；憑君勤懇意，消息慰孤鷗。」末自跋云：「此那東甬祭酒課士題也。友人盧藥林請賦之，因見諸人賦此題者，不過一首梅花詩而已，如隨園詩話

中所謂相題行事者，竟無一人，因書此以質之倉山居士。大道無形，惟在心相印耳！詩豈易言哉！

迴非凡響

檀樽主人，又有游香界寺詩云：「暮天微雨歇，松子落深巖；石磴千峯逼，危橋夕照銜。秋聲驚客夢，涼意上吟衫；空際妙香發，天花自不凡。」黑蝶云：「譜翻別派寫滕王，蟬翼輕翻墮馬妝；栩栩漆園纔入夢，果然身到黑甜鄉。」佳句如秋柳云：「夕照村墟殘萬縷，東風樓閣憶三眠。」寄人云：「燕臺十月清霜冷，江上三春細雨多。」俱能獨寫性靈，迴非凡響。

滕王——古時滕王元嬰，愛畫蝴蝶，很美。有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種種名目。蟬翼——蟬，便是夏天的知了蟲。三國時候魏國的宮女，名莫瓊樹的，把髮髮梳成和蟬的

翼一樣薄。

秀才村

近日金陵，多少年英俊之士；年逾弱冠，而落筆清妙者，有五人焉，一嚴小秋文俊偶成云：『無緣飄泊少人知，寓目園林任所之；有節竹能經雪壓，無根萍總受風欺。好花易惹游人夢，衰柳難留宿鳥枝；獨步蒼苔添逸興，月明樓上聽吟詩。』又：『好花當戶請于畫，修竹盈窗綠上書；青山含月隱深樹，紅葉隨風飛半天。』一金桐軒惠榮春煙云：『細草如茵捲翠簾，林陰深處裊輕煙；遠山一角人難畫，新柳千行畫欲眠。花氣小窗風定後，鶯聲兩岸雨晴天；劇憐薄暮長江外，罨靄全迷渡口船。』古寺迷離望不真，晴烟漠漠罩江村；漫山樹色濃無影，隔浦嵐光淡有痕。嫩綠池塘風蕩漾，晚花庭院月黃昏。

碧紗牘有熏爐伴，繚繞餘香尙滿軒。又：「秋生桐葉怯，涼到葛衣知。」
一莊穆堂元燮閨情云：「錦幕低隨小院門，闌干深處月黃昏，醉裏翠袖拈花影，笑把銀燈照酒痕。好夢醒時雲鬢亂，濃香熏罷繡衾溫，更闌玉臂還同看，可有蛇醫舊印存。」又：「月堦坐久驚花夢，病怯秋深褪粉光。」
一「裏山雲似絮，遠牧馬如羊。」
一司馬頰菴高閨情云：「雲情變畫樓西，呼婢熏香翠袖低，不識檀郎千里外，可曾聽見子規啼？」
一訪白秋水不值云：「秋風吹我到君家，秋色猶存野菊花，料得高人行未遠，案頭杯有帶烟茶。」
一又：「酒醉一枕上，船過幾渡頭。」
一王西林汝翰再宿隨園云：「昔年身宿蕊珠宮，此日重披立雪風，山鳥多情如識我，騷壇有主合依公。花栽潘令開應早，琴對師襄鼓易工，一凡鳥皮書萬卷，分明此景舊時同。」
一舟行有見云：「霧鬢烟鬢

水上頭，蘭橈斜欹蓼花洲；眼波欲逐川流云，眉翠如含風色愁。細雨擬教檣燕寄，開情敢望珮珠投；分飛八字颿何駛？還想前途一並舟。『又春寒云：『人間富貴來多晚，天上陽和轉亦難。』』山翠濕沾帽，水風涼上衣。』『獨笑對花語，捲簾迎月明。』此五人者，離隨園不過二三里，老人不負任秀才村，故錄之，亦以勗其再進也。

蛇醫——蜥蜴蟲，又名蛇醫。捉住牠去養在瓦罐裏，拿硃砂喂牠吃着，滿身都現出紅色來。吃滿了七斤硃砂，再拿槌子把牠的身體搗得極爛，共搗一萬槌。拿肉漿在女人的腿上或臂上，着一小點，十分鮮紅，洗刷不去。直待這女人和男人交媾過一次以後，這紅點立刻退去。這紅點又名「守宮砂」。

情文雙至

黃蛟門重到香巖家云：『不到華堂廿餘載，重來還認舊樓居；牆間半

漬兒時墨，架上猶存校過書。滿院枇杷陰不改，侵墻萱草茂于初。木公金母多情甚，音問頻頻說久疎。此詩情文雙至，家亦近隨園。

妙諦

和余八十自壽詩者多矣，余最愛程望川宗洛押愁字韻云：「百事早爲他日計，一生常看別人愁。」和朝字韻云：「八千里外常扶杖，五十年來不上朝。」將杖朝二字拆開一用，便成妙諦。

張松園先生詩

吾鄉方伯張松園朝縉先生，受知于福敬齋相公，畢秋帆制府，而氣局恢宏，槃槃大才，亦與兩賢相似；口不談詩，而興到偶作，迥不猶人。清和後一日，和旭亭韻，遲隨園不至云：「天亦多情情好春，故將春仲閏三旬；花當極

盛難評色，水到長流不染塵。偶泛烟波搖畫舫，每因詩酒盼才人。嫦娥忽掩
今宵月，鬢影釵光看未真。」

贈葉春芳

方伯九姬，最愛者春芳葉氏；年將四旬，而風貌嫣然，似服仙家筍草者；
以扇索詩，余卽席贈云：「一朵仙雲出畫堂，劉楨平視訝神光。牡丹開到三
春暮，終是羣花隊裏王。」八人者，皆不悅，而夫人讀而喜之。適余向方伯借
車，夫人以肩輿相借，因再續云：「偶向公孫借後車，竟逢王母賜花輿。坐來
似欲乘風去，想見天衣重六銖。」

不食人間煙火

深陽王雲谷，與余同寓蘇州銅局，代主人楊仁山款待甚殷，誦其詠秋

月云：「八月西風夜氣寒，桂花香冷露初溥；中庭地白三更後，獨鶴與人相對看。」可謂清絕不食人間烟火。

陳竹士詩

蘇州陳竹士秀才，與余同遊四明，一路吟詠甚多，見贈云：「神仙從古戀烟霞，一首詩成萬口誇；到處探奇逢地主，避人祝壽走天涯。生來不飲偏知酒，（先生不飲而嚴于評酒）老去忘情尙愛花；路走二千年八十，山遊不遍不歸家。」詠蠶云：「蠶娘辛苦說天晴，聽唱羅敷陌上行；蓬底綠雲吹不斷，採桑風送剪刀聲。」湖莊云：「曉寒臨水重，春夢近花多。」錢塘江阻風云：「水能驅岸走，風不放潮歸。」皆妙！

留松喬先生詩

己未座主留松齋諱保先生，於諸門生中，待余最厚。乾隆七年，今上有保薦陽城馬周之旨，公欲薦余，疏已定矣，余以親老家貧，苦辭而出。今公去世已久，幸從趙碌亭先生處，得公事略，爲之立傳，又采錄其遊天台國清寺云：「風定幡空，月滿廊，悄然鈴鐸梵音長；依依歸鳥尋巢語，淡淡閑花帶露香。籟靜境隨雲共化，心空聲與色俱忘；周圍緩步饒幽趣，微妙還須叩法王。」西湖斷橋殘雪云：「湖旁積雪景堪描，點綴春寒屬斷橋。絕似錢塘蘇小小，殘妝剩粉不曾消。」

陽城馬周——陽城是唐朝人。考中了功名以後，不去做官，住在中條山裏，後來德宗皇帝知道他的才學，便喚他去做諫議大夫。馬周也是唐朝人，有才學，替中郎將常何做書記。可是武人，不能寫文章；馬周替他寫一篇奏章，說國家二十多件大事。太宗皇帝看了，十分稱贊。後來知道是馬周寫的，便拜他做監察御史。後人稱有才學不做官的人，都拿他比做陽城馬周。

賂佩香詩

今年二月，余小住真州，京江女弟子賂佩香，遲余不至，寄詩云：「柳外江波綠潑醅，高樓延倚首頻回；心憐春雨花朝過，目盼先生桂檝來。新作羹湯儲夕膳，舊眠吟榻掃塵埃；真州底事勾留久，不到寒閨舉酒杯。」

香亭弟留別詩

香亭弟，家居八年，有終老林泉之意。今歲因家事浩繁，治生無策，復作出山之雲，恐余尼其行也，不以相告，引見後方知之。離別之際，黯然神傷，蓋余年八十，弟亦六十有六矣。別後寄詩留別云：「不忍留行不送行，去留無計共傷情；明知衰朽深憐弟，怕以窮愁更累兄。未歷風波先破膽，欲言離別強吞聲；痴心五載仍尋約，還想重來事耦耕。嶺嶠分襟昔已傷，此行雙鬢

更蒼涼，人當垂老何堪別？花到殘枝那得香！誓及來生情可想，會期他日夢偏長；殷勤苦囑雙眶淚，不許臨歧灑一行！

直追韓杜

乙卯二月在揚州見巡漕謝香泉先生乃程魚門所拔士也，倜儻不凡，遊泰山五古數章，直追韓杜，以篇長不能備載，僅錄其飛瀑崖云：「石罅中峯劈，飛泉曳練來；自天張水樂，平地起風雷。題詠此間遍，幽篁衆妙該；封巒經七二，御帳望中開。」又：跨虹橋南見唐陶山勒力絕句，欣然如見故人。時唐宰荆溪詩以寄之云：「失喜陶山入望來，丹崖赤字獨徘徊；吟情正憶鳴琴暇，罨畫溪頭日幾回。」陶山名仲寬，余讀之，方知楚南有此詩人，方以不得一見爲恨。不料十月間，陶山宰吳江，忽以書至云：「愛而不見，今秋以重

價購余全集，方知天涯又得此知己也。以詩賜觀掃墓云：「夢裏瞢騰色笑微，九原長恨隔春暉；羊腸細路通樵徑，馬鬣新阡隱石圍。霧滿藤蘿侵屐濕，草枯蚱蜢傍衣飛；可憐身上拈殘線，遊子而今尙未歸。」余尤愛其五言十字云：「雲開如讓月，風定爲留花。」

詩可入畫

陶山有二友：一何君煥，一胡君大觀，皆有詩來。何春望云：「池館依稀小謝家，每憑朱檻玩春華；巢分院語東西燕，雨過枝添向背花；田樹短籬皆種芋，人歸村塢半收茶；漁童小結罾零網，溪畔衝風一笠斜。」偶興云：「風愛約萍行別澗，花如扶檻睡春陰。」胡客中云：「鄉心秋雨集，旅况夜燈知。」登城樓云：「江浮鴨綠晴方好，山帶螺青雨後來。」二人詩皆可入畫。

曹孝廉政尙寬和

曹星湖，龍樹江西孝廉，宰如臯，政尙寬和，邑多瑞應。乾隆癸丑春，有白鳥集署，星湖詩云：「曙色遙分小院東，纔棲畫戟又簾櫳；哺成巢子頭先白，銜盡桃花口未紅。可到瑤池曾浴羽，還疑雛鶴學迎風；生成一種幽閑性，莫怪丰標大不同。」未幾，邑中麥有一莖二穗，至八穗及連理者，又賦詩云：「四野農歌作美談，蘆隨春韭饗隨蠶；攀生也與人同孕，並種渾如玉出藍。鎌趁日中陰瑣碎，糶喧樹外畝東南；何當寫入丹青裏，共慶民間 帝澤覃。」一時紳士和者千餘首。

天機清妙

星湖又有崇川夜舟云：「西風吹送一帆斜，樹杪危躡幾個雅；兩岸沙

灘明似畫，又添霜月與蘆花。『遊樓霞云：』晴日樹中疑雨至，隔江風裏有雲來。『真乃天機清妙！』

有神悟

揚州方立堂孝廉之父，親樓居士，有言詩一首云：『情至不能已，氤氳化作詩。屈原初放日，蔡女未歸時。得句鬼神泣，苦吟天地知。此中難索解，解者卽吾師。』數言恰有神悟。又與王晴江進士集平山堂云：『每逢登眺感遺蹤，頓覺塵心似酒濃。不信但聽亭子上，迷人樓打醒人鐘。』末首云：『江左風流聚一壇，無名終恐是方干。』先生困於巾褐，二句殊可傷也。又贈朱草衣云：『才高雙眼白，吟苦一肩高。』第二句酷肖詩人窮相。

六松山莊小集

余在觀音門阻風，偕小秋訪林鐵蕭，晚與諸詩人小集六松山莊，棲碧僧有句云：『樹密聚啼鳥，菴荒住嬾僧。』天上苦無難走路，世間那個不成仙！』有情山鳥啼深樹，無事閒僧掃落花。』董容庵有句云：『麀尾儘聽前輩語，春風先上酒人顏。』劉壽軒有句云：『蓬門久盼高軒過，蠟屐偏偕好雨來。』棲碧僧夢人出對句云：『月出波微動，』僧答曰：『風生樹漸鳴。』

麀尾——大的鹿，稱麀。麀，大羣的鹿在山上走，都跟在那隻大鹿的尾巴後面的。古人在演講的時候，手裏都拿着一個麀尾，是指揮的意思。

詩文與馬士大夫與山林

京江左蘭城常云：『凡作詩文者，寧可如野馬，不可如疲驢。凡爲士大

夫者，寧可在官場有山林氣，不可在山林有官場氣。一有味乎其言！

邱筆峯詩

崑圃外孫，訪戚於吳江之梨里鎮，有聞其自隨園來者，一時欣欣相告，爭投以詩，屬其帶歸采入詩話。佳句如邱筆峯野泛云：「棹驚歸浦鴨，犬吠過橋僧。」

沈屠汝三人詩

沈雲巢楊花云：「夜月不知來去影，征衫偏點別離人。」屠荻莊醒庵分韻云：「老衲一龕依古佛，斜陽半壁戀詩人。」汝階玉卽事云：「寒憶衣裘春日典，貧愁薪米閏年添。」

處州風景

處州山水清佳，而樸野已甚。余壬寅春，遊雁宕山，過縉雲縣，見縣官訟堂養豬，爲之一笑。伊小尹太守到任後，寄詩來云：『彈丸十邑宰官分，四野誰歌挾纒溫；山地崎零休論頃，人家三五便成村。清秋露冷猿啼樹，黑夜風號虎到門。利用厚生當務急，就中俗吏恐難論。』又：『四面青山秋意草，一城紅葉市聲稀。』皆酷是處州光景。

隨園詩話補遺

——白話註解新式標點——

許嘯天點註

第十卷

六朝詩可以足法者

六朝詩有足法者，寫景則詠雨云：「細落疑含霧，斜飛爲帶風。」詠月云：「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雨住便生熱，雲晴時作峰。」言情則：「莫嫌春繭薄，猶有萬重絲。若不信儂來，請看霜上迹。攤門不安橫，無復相關意。又：「回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覆君所知。人壽百年能幾何？後來新婦變爲婆。」

詩要超雋能新

隨園詩話補遺 第十卷

左思之才高於潘岳，謝眺之才爽於靈運，何也？以其超雋能新故也！齊高祖云：「三日不讀謝眺詩，便覺口臭。」宜李青蓮之生低首也。

寫景與言情

詩家兩題，不過「寫景言情」四字；我道景雖好，一過目而已；言情果真時，往來於心而不釋，孔子所云：「興觀羣怨」四字，惟言情者居其三，若寫景則不過可以觀一句而已。因取聞時所錄古人言情佳句，如哭某云：「平生不得意，泉路復何如！」贈友云：「乍見還疑夢，相悲各問年。」寄遠云：「路長難計日，書遠每題年；無復生還想，還思未別前。」七言如：「相見或因中夜夢，寄來都是隔年書；重來未定知何日，欲別殷勤更上樓。涼月不知人散盡，殷勤還下畫簾來；餞雖難忍臨期淚，詩尙能傳別後情。三尺焦桐七

條綫，子期師曠兩沉沉，最怕酒闌天欲曉，知君前路宿何村，願將雙淚啼爲雨，明日留君不出城。垂老相逢漸難別，大家期限各無多，若比九原泉路隔，只多含淚一封書。

子期師曠——春秋時候鍾子期能聽音樂，他的朋友伯牙能彈琴。後來子期死了，伯牙終身不彈琴。師曠是春秋時候晉國人，最能辨別音樂，後人稱知己朋友，拿他比做子期師曠。

無情之情

或瘞旅客云：「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無情之情，轉覺深遠！

情深

近時孫廷賜送客之楚云：「落日蒼苔正晚鐘，送君聊復坐從容，亦知

少駐終成別，畢竟權留勝再逢。黃葉亭空聽絡緯，白蘋江冷夢芙蓉。倘經回雁峯頭過，珍重平安信一封！此詩亦復情深。

辣語荒唐語

詩不能作甘言，便作辣語荒唐語，亦復可愛。國初閩某有句云：「殺

我安知非賞鑑？因人決不是英雄！」詠漢高云：「能通關內風雲氣，不諱山東酒色名。英雄本不差貧賤，歌舞何曾損帝王！」可以謂之辣矣。或贈道士云：「煉成雲母堪炊飯，收得雷公當吏兵。」或自述云：「我向大羅看世界，世界不過手掌大。當時祇爲上界忙，不及提向瀛洲賣。」可以謂之荒唐矣！

宋人絕句

宋人絕句有補采者如：「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中扶

過平康里，十里珠簾半上鈎。『一百二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衰翁
漸老兒孫小，他日知誰略有情？』『暮鼓晨鐘自擊撞，關門欵枕有殘缸；白
灰撥盡通紅火，臥聽蕭蕭雪打牕。』『沙軟波清山路微，手持筇杖著深衣；
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柳岸飛。』『冢上爲亭鬼莫噴，冢頭人是冢中
人；憑闌莫問興亡事，除却虛空總是塵。』『天一峯前是我家，滿床書籍舊
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問把羅衣泣鳳凰，先朝曾教
舞衣裳。春來却羨庭花落，得逐晴風出苑牆。』

詩要得性情之真

每見今人，知集中詩缺某體，故晚年必補作此體，以補其數，往往吃力
而不討好；不知唐人五言工，不必再工七言也；古體工，不必再工近體也。是

以得性情之真，而成一家之盛。試觀李杜韓蘇全集，便見大概。

見道之言

詩有見道之言，如梁元帝之：「不疑行舫往，惟看遠樹來。」庾肩吾之：「只認己身往，翻疑彼岸移。」兩意相同，俱是悟境。王梵志云：「昔我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飢；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八句是禪家上乘。陳后山云：「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著幾村稅？」四語是小雅正風。

胡書巢有官迷

胡書巢太守，官罷兩次，捐復，家資搜括已盡；第三次再捐，余寄來人詠被虜女子詩云：「到底不知顏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胡卒不聽以行，未

及補官而卒。余爲刻其碧腴齋詩集而葬之，於金陵瑤坊門外。

討蚊檄有風趣

有童子作討蚊檄云：『成羣結隊，渾身流賊之形；鼓翅高吟，滿眼時文之鬼。』蓋憎其師之督責時文故也，語雖惡，恰有風趣。

題漂母祠

余曾兩題漂母祠，後有所感，又作一首云：『莫說英雄解報恩，也須早貴似王孫；偷教漂母身先死，誰輩千金到九原！』

厲太鴻長於近體

吾鄉厲太鴻，與沈歸愚同在浙江志館，而詩派不合。余道厲公七古氣弱，非其所長，然近體清妙，至今爲浙派者，誰能及之？如『身披絮帽寒猶薄，

才上籃輿趣便生。『壓枝梅子多難數，過雨楊花貼地飛。』『白日如年
娛我老，綠陰似水送春歸。』入都會試途中除夕云：『荒村已是裁春帖，茅
店還聞索酒錢；燭爲留人遲見跋，難防失旦故爭先。』皆絕調也。

籃輿——籃，是竹；輿，是轎子。籃輿，便是今日上山坐的竹轎子。

五律

唐人最重五律，所以劉長卿有長城之號。近日吳門何豈匏，錦專工此
體；聽鐵師彈琴云：『抱琴來幾年，孤寺夕陽天；往往輟殘課，冷冷調古弦。未
秋先落葉，無壑忽鳴泉；自覺疎慵甚，來聽輪鶴先。』通首一氣呵成，殊難得
也。其他佳句如：『衣著舊棉重，窗糊新紙明。呈詩多越坐，避灑或憑欄。』皆
是作詩，不是描詩。

詠曉鐘

田實發進士詠曉鐘云：「雨雲魂夢初驚後，名利心思未動前。」亦妙。

陳吳二人詩

揚州陳又羣，寶孫秋閨月云：「欲眠初卷幔，月已到床前；因袪衾褥冷，依然不敢眠。」又遣興云：「遠山明向斜陽後，春睡濃於細雨時。」甘肅吳承禧有句云：「收心強學人端坐，改字頻忘墨倒磨。」又曰：「却笑山居人，嬾甚落花不掃待風來。」

揚州之會

乙卯春，余在揚州巡漕，謝香泉侍御，移尊寓所，有夢樓侍講，香巖秀才，歌者計賦琴，門下士劉熙，卽席云：「謝公清興軼雲霄，賓館移尊慰寂寥；地

足騁懷寧厭小，客仍是主不須招。無邊烟景剛三月，蓋世才人聚一宵；定有德星占太史，千秋高會續紅橋。一枝玉樹冠羣芳，入座題襟興倍長；從古佳人是男子，（見東漢書）於今問字有歌郎，（計郎學詩於隨園）酒傾長夜真如海，燈照名花別有光；細數平生遊宴處，幾回似此最難忘。」

徐羽士詩

離隨園數武，地名小桃源，有東岳道院，羽士徐景仙，（直青）頗愛吟詠；溪上云：「野塘深柳夕陽斜，斷岸無人噪晚鴉；風滿綠荷香不定，蜻蜓飛上水荻花。」漫興云：「藥爐丹鼎伴閒身，山似屏遮樹作鄰；自得桃源爲地主，不成仙也勝凡人。」他如：「鶴聲帶月啼蕭寺，樹裏開門對蔣山。」皆佳！

弔福敬齋公

枚少時雖受知於傅文忠公，而與福敬齋公相從未侑面。前年蒙其在西藏軍中，通書問訊，見懷四詩，情文雙美。今年五月，在楚征苗薨逝，枚不禁泣下，賦二詩哭之。後見外孫陸崑圃代作四章，更覺莊重，遂加潤色，遠寄京師。而自己所撰，又不忍割舍，故留於詩話中云：「銅柱勳名萬口傳，騎鯨人去未華顛；馬援力疾猶臨陣，祖逖英年早著鞭。底事三軍剛洗甲，忽教一柱不擎天。聖恩加到難加處，王爵追封到九泉。塞外高吟詩四章，遠教驛使寄袁羊；未曾識面成知己，才得通書便斷腸。萬里魂歸憑馬革，九重親到奠椒漿；誰知朝野銜哀外，別有閒鷗泣數行！」

騎鯨華顛——人死稱做騎鯨，華是花的意思；顛，是說頭頂。華顛，是說頭髮花白的人。「騎鯨人去未華顛」是說人死時年還未老。

王荆公

王荆公行新法，自知民怨沸騰，乃詠雪云：「勢大直疑埋地盡，功成才見放春回；村農不識仁民意，只望青天萬里開。」祖無擇笑曰：「待到開時，民成溝中瘠矣。」荆公初召用度支判官不就，修起居注不就，齋冊吏拜而求之，乃逃於側，授知制誥方起，故有人見其雪詩而刺之云：「不知落得幾多雪，作盡北風無限聲。」又詠泉云：「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余少時讀荆公傳云：「寡識不知周禮偽，好諛忘却仲尼尊。」

江山之助不可少

弟晉亭詩才清婉，而近日從澳門寄詩來，殊雄健，信乎江山之助，不可少也；渡梅云：「萬頃碧琉璃，雙瞳忽淨洗；（內洋水色碧如翡翠至大洋則

黑)數點山浮空,四面大垂水。騰身登巨航,漸入重洋裏。兩細風不生,水搖浪自起。變態出須臾,奇光閃黃紫。濺沫潑頭上,埋舟入井底。尾低頭條昂,左仄右復欹。人若釜內魚,身作箕中米。惴惴忍顛危,頻頻問遐邇。出險試凝眸,得岸已在彼。拂拭濕衣裾,檢點舊行李。回首一長吁,已渡海來矣!越嶺至深澳云:「海風大於天,海山橫截浪。山裏風輪中,人行山頂上。風欲拔山飛,山怒與風抗。業已路斷絕,強就天依傍。頭仰方懼壓,踵旋頓迷向。細逕曲沿邊,側身與石讓。心共懸旌搖,興作紙鳶放。崎嶇萬千盤,變幻頃刻狀。恥爲楊朱泣,強學王尊壯。五體及百骸,安放難穩當。官途竟至此,嗒然神氣喪!」又憶隨園云:「十年杖履暢追尋,花裏彈琴月下吟。過去何曾嫌日永,別來條已及春深。晝非共賞難娛目,詩未經看不放心。萬里漫言歸路遠,夢魂常到

舊山林。」

氣體沉雄

余常有句云：「水常易涸終緣淺，山到成名畢竟高。」偶閱詞科掌錄，載沈歸愚詠北固山云：「鐵甕日沉殘角起，海門月暗夜潮收。」渡江云：「帆轉猶龍衝岸出，水聲疑雨挾舟飛。」嚴遂成曲谷云：「雕盤大漠寒無影，冰裂長河夜有聲。」太行山云：「孕生碧獸形何怪，壓住黃河氣不驕。」二人四詩，皆氣體沉雄，畢竟名下無虛。

年老而詩有風趣

燕以均，年雖老，而詩極風趣。近詠七夕云：「相看只隔一條河，鵲不填橋不敢過，作到神仙還怕水，算來有巧也無多。」

滿口公卿不趨者最俗

人但知滿口公卿者爲俗，而不知滿口公卿不趨者爲尤俗；必也素其位而行，不伎不求，無適無莫，其斯謂之君子乎！唐缺史載中書舍人路羣之高淡，給事中盧宏正之富貴，雪中相過，所服不同，所言不同，而兩意相忘，相好特甚，時人兩美之。余嘗與亞相莊、滋圃赴尹文端公小飲，賦七古有句云：「赤也端章點也狂，夫子難禁莞爾笑。」

有餘味

宋人詩云：「梧桐直不甘凋謝，數葉迎風尙有聲。」又云：「曾經玉貌君王寵，還擬人看似昔時。」此四句皆爲失時者言，恰有餘味。

物理人情古人皆說過

余少年時，最怕早起；國初人有句云：「從來甘寢處，最是欲明天。」
凡種松者，初往上長，到五六十年後，更不銳上，而枝葉平鋪；六朝人有句云：
「泉高下溜急，松古上枝平。」每見雀門，必一齊下地，李鐵君有句云：「門
禽雙墜地，交蔓各升籬。」遊天台夜聞雨，自覺敗興；不料早起，而路已乾可
遊。查他山有句云：「夢裏似曾聽雨過，曉來仍不礙山行。」方知物理人情，
無有不被古人說過者。

代人悼亡最難落筆

代人悼亡最難落筆；然古人有亡於禮者之禮，則自有亡於情者之情。
吳蘭雪過竹士瘦吟樓，哭纖纖夫人云：「片紙吹來已斷腸，青青潘鬢乍成
霜；今生文字因緣重，此去人天離別長。三鳥舊游雲慘綠，一樓殘夢月昏黃；

羅衣單薄仙風冷，鶴背先愁怯晚涼。書奩藥裹亂成堆，日日題箋傍鏡台；一代紅粧歸問氣，九閨綵筆仗仙才。生前手草親教定，病裏心花更怒開。聞說前宵猶強坐，挑燈爲和一詩來。文采誰傳絳幔經，寄生小鳳乍梳翎；（夫人繼沈散花女史，女鳳珍爲女）床前詩卷拋猶滿，畫裏眉峯慘不青。蝴蝶飄來秋影瘦，水仙夢到夜涼醒。旁人只賞流傳句，不管酸心不要聽！

問氣——問氣是說不是常常可以得到的氣運，要間隔許多年代纔一轉。人受了這問氣，在女子便是美人，在男子便成才子。古人傳說正氣爲帝，問氣爲臣，秀氣爲人。

燕子磯永濟寺題詩

金陵燕子磯，有永濟寺，往來士大夫，往往阻風小泊，輒有題句。國朝相國張文端、英鄂文端、爾泰、墨蹟、瀛、尚存、僧舍、老僧、默默、曾刻一集，竟被

火焚。余二十七歲遊此寺，今八十一矣。今春又爲風阻，遣家人抄存尹少宰會一云：『芙蓉幾朵領花宮，鐘磬聲高遞遠風；一嶺白雲歸老衲，半潭秋水住漁翁。香林鳥語天機活，古塔龍吟地勢雄；爲問攢眉陶處士，可能大醉與禪通？收纜停舟燕子磯，穿雲拾級叩僧扉；遠公卓錫閒隨鶴，惠海蓬頭自補衣。欲向三乘窺妙相，却因一語悟真機；此間早識黃梅熟，何必風旛問是非？』

張宗伯廷絡云：『一徑秋陰踏蘚苔，翠蘿深處寺門開；懸巖石色窗中出，繞閣江聲樹杪來。賸有禪房容徙倚，尙留先澤重徘徊；流光五十餘年事，又到蒲公舊講臺。』

（康熙壬戌先公有贈蒲公和尚詩）李炯云：『偶因江水阻，散步過林顛；霧隱三台洞，雲生一線天。倚松驚戲鼠，坐石盪流泉；惟愛鍾山色，朝朝作紫烟。』又：『山開榆力健，橋仄柳身支。』亦佳。

思無邪，共必以情。

金纖纖女子，詩才既佳，而神解尤超。或問曰：「當今詩人，推兩大家，袁蔣並稱，何以袁詩遠至海外，近至閨門，俱喜讀之，而能讀蔣詩者寥寥？」纖纖曰：「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正聲也。然人多愛聽金石絲竹，而不甚喜聽匏土革木，子試操此意以讀兩家之詩，則任沈之是非，卽邢魏之優劣矣！」人以爲知言。纖纖又語其郎君竹士云：「聖人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余讀袁公詩，取左傳三字以蔽之曰：『必以情。』古人云：『情長，壽亦長。』其信然耶！」

邢魏——北朝時候邢邢和魏收兩人，因文章彼此妬忌。邢邢說魏收的文章是偷任昉的，魏收說邢邢的文章是偷沈約的。

賈孝廉詩

禮親王世子，汲修主人能詩，念舊近致書王夢樓太史，以故人賈虞龍孝廉詩，屬其轉寄隨園，刻入詩話。因夢樓與賈君本係舊交故也。其詩尤工七古，篇長不能備錄，錄其夢樓齋中夜話云：「黃葉愁風雨，青衫感歲華。年來貧到骨，久住卽成家。奇數真三黜，吟情尙八叉。多君車笠意，深夜笑言譁。」別內云：「莫訝頻斟金巨羅，匆匆馬首欲如何。已遲婚嫁歡情少，爲歷飢寒絮語多。聊向左家供杖履，休疑王粲滯關河。他時譜就房中曲，留得金徽和好歌。」又句云：「夜月故人千里夢，他鄉詩思一天秋。」

一變至道

方大章秀才詩，初學明七子，後受業門下，幡然改轍，專主性靈，可謂一

變至道近命。其門人王鼎來謁詩頗清新。過陳山人崖居云：『爲有儂侈癖，詠茅古洞根；山泉飛過屋，崖石巧爲門。竈冷青苔長，雲屯白晝昏；我來相揖罷，晞髮淡忘言。』過野寺云：『片片閒雲傍水侵，方知香界少塵埃；路於紅樹叢中出，門向青山缺處開。老衲偶然行藥去，游人都爲聽泉來；偶留鴻爪題新句，一掃空廊壁上苔。』又句云：『詩思因春長，歸心在臘先。』『行盡深山方見寺，參完古佛未逢僧。』俱佳。

笛生二子能詩

余過同里，與從子湘湄、笛生談詩，其二子皆髫年也，倚膝而聽，若領解者。余問能詩否？其長者陶姓，呈其詠海棠云：『初過涼雨拓窗紗，綠葉淒淒映晚霞；秋夜月明如水好，上堦先照海棠花。』其弟陶容舟行云：『遠望』

青山似白雲，忽聞岸上有人聲；夜深那有人來到？却見扳簷一盞燈。

誰是合歡人

阮芸臺學士，提學浙江，嘗製團扇一柄，自寫折枝於上。命多士詠之，錢塘諸生陳文杰，賦團扇詞一篇，末句云：「歌得合歡詞一曲，想教留贈合歡人。」學士大加稱賞，批其旁云：「不知誰是合歡人，卽以團扇贈之！」

吳江之遊

余過吳江梨里，愛其風俗醇美，家無司閭，以路無乞丐也；夜戶不閉，以鄰無盜賊也；行者不乘車，不著履，以左右皆長廊也；士大夫互結婚姻，絲蘿不斷，家製小舟，蕩搖自便，有古桃源風。詩人徐山民，邀余住其家三日，率其妻吳姍姍女士，雙拜爲師。二人詩，天機清妙，已分刻同人集及女弟子集中。

矣。又見山民寄內書云：「心隨書至，何嫌十里之遙！船載人歸，當在一更以後。」想見其唱隨風致，有劉綱夫婦之恩。隨放棹吳江，訪唐陶山明府；同行者陳秋史、徐嬾雲、陳竹士、姪笛生。行至八坼，大風阻舟，四人聯句云：「荒荒月色逼人寒，頭壓低篷攏被看；一夜北風吹作雪，天教於此臥袁安。如吼風聲浪欲奔，篷窗人語聽昏昏；東船西舫相依住，一夜真成水上村。」笛生調山民云：「妝樓上有女門生，應怨先生太不情；已過一更程十里，奪人夫婿一齊行。」嬾雲調竹士云：「留人今夕且團圓，明日分飛雁影單；君欲尋梅問消息，我能替竹報平安。」時嬾雲先欲辭歸，竹士託寄內子梅卿書，故有此詩。時嘉慶丙辰十一月十三日。

吳江閨秀詩

隨園詩話補遺 第十卷

吳江多閨秀，徐秀芳，彩霞，山民堂姊也，俱歸李氏，以姊妹爲妯娌，唱酬無虛日，惜皆早卒。山民僅記秀芳重九云：「滿籬秋色正重陽，懶去登高倚繡牀；舊日愁懷盡拋却，近時詩思已全荒。庭梧葉落寒初動，籬菊花開晚更香；一卷殘書聊自遣，消閒此外別無方。」彩霞讀秀芳姊遺稿云：「一卷叢殘稿，蹉跎錄未成；開緘雙落淚，看殺不分明。」又陳素芳春雨次韻云：「到地初融絮點殘，灑空兼潤鶯聲乾；暗添芳草迷香徑，盡洗新花出藥闌。簾閣夜吟窮百箭，池塘幽夢失三竿；遙山斷浦皆生色，未怕春衫有薄寒。」新綠云：「烟景乍驚梅實七，風情多學柳眠三。」（素芳卽吳江茂才李會思之聘室未嫁而卒）又潘掌珍字湘蘋寒食對雪云：「今年寒食雪連綿，徧遇佳辰三月天；應是司霜憐好景，故將美玉種春田。難分飛絮盈階白，祇覺殘

花點地鮮，却笑城南游玩客，春衫空典買舟錢。『哭豐兒云：『苦雨淒風暑氣微，忍寒扶病啓窗扉，偶然想到亡兒話，掩淚回身換袷衣。』（兒病中常囑母當保重）

朱文虎慣作無題詩

又有朱文虎，字荔生者，慣作無題詩。閨情云：『萬字闌干白石街，自挑花氎拔金釵，新晴微覺莓苔滑，獨自闌房換綉鞋，好風連夜小桃開，雌蝶雄蜂次第來，探得盆中紅豆子，嬌愁捉臂要人猜。』又有句云：『蘆隨小港綠三里，雲漏斜陽紅半天。』

朱爾澄詩

又有朱爾澄字春池者，冬夜客舍云：『客舍燈殘淡月斜，夜深岑寂感

年華；故園手植梅千樹，每到花開不在家。『過孫明府潢萬齋云：『攜履盤盤松逕回，疎鐘遠渡寺門開；茶烟透處碁聲落，傲吏閒時冷客來，山擁翠鬟羅卷軸，湖浮明鏡倒樓臺；眼前便覺紅塵隔，竹下談詩坐石苔。』』

畸士賤工詩

詩往往有畸士賤工，脫口而出者。如成容若青衣某，有詩云：『一杯一杯又一杯，主人醉倒玉山頽；主人大醉捲簾起，招入青山把客陪。』又蘆墟縫人吳鯤有詩云：『小雨陰陰點石苔，見花零落意徘徊；徘徊且自掃花去，花掃不完雨又來。』』

薛氏

無錫楊某妻薛氏，有色；嘗以詩答夫之從弟，夫疑之，訟於府，太守巴云：

焚其詩不以姦科，而許其離異。婦有子尚幼，乃託爲子之詞，呈府求復合，太守許之。楊有族某，利其財，勿許婦歸，轉訟於金匱縣尹邵無恙，邵置筆札於庭，命婦賦詩見志，成絕句云：「人間無路事茫茫，欲訴哀衷已斷腸；一曲琵琶千古恨，願郎留妾妾歸郎。」尹大喜，追償器用，許其復合，而令族弟他徙，以絕後侮。判云：「因母子而夫婦重諧，不過體太守全倫之意；遠兄弟而男女有別，亦以絕小人漁色之心。」有周生者，詠其事云：「忍使文君怨白頭，靡蕪許爲故夫留；使君身是圓通佛，消盡人間棄婦愁。葛洪何處返仙覺，曾爲憐才護薛姝；從此雙魚仍比目，銜珠應傍賀家湖。」

耐溪詩有唐音

滿洲王公耐溪，敬作江寧固山府，好賢禮士；金陵詩人蔡芷衫、曹淡泉，

余秋農諸人，俱從之遊，詩才清妙，雅有唐音。今春袖其稿來，秦淮泛舟云：「青鬢雅小髮垂髻，戲倚雕闌學語嬌，最是繫人幽興處，絳紗窗裏篆烟飄。」贈詩會諸友云：「錦繡篇成妙入神，西園清夜絕微塵，歸遲莫慮無燈月，自有文光照見人。」

閨中三大知亡

吳江嚴蕊珠女子，年纔十八，而聰明絕世，典環簪爲束修，受業門下。余問會讀倉山詩否？曰：「不讀不來受業也。他人詩或有句無篇，或有篇無句，惟先生能兼之。尤愛先生駢體文字。」因朗背於忠肅廟碑千餘言，余問此中典故頗多，汝能知所出處乎？曰：「能知十之四五。」隨卽引據某書某史，歷歷如指掌。且曰：「人但知先生之四六用典，而不知先生之詩用典乎！先

生之詩，專主性靈，故連化成語，驅使百家，人習而不察，譬如鹽在水中，食者但知鹽味，不見有鹽也。然非讀破萬卷且細心者，不能指其出處。因又歷指數聯爲證，余爲駭然！因思虞仲翔云：「得一知己，死可無恨！」余女弟子雖二十餘人，而如蕊珠之博雅，金纖纖之領解，席佩蘭之推尊，本朝第一，皆閨中之三大知己也。

呼彭祖爲小兒

蕊珠扶其母夫人出見，年六十二歲矣，白髮飄蕭，呼余爲伯父，余愕然，夫人曰：「伯父抱我懷中賜果，而忘記乎？」詢之，乃李玉洲先生之女孫，余嘗住其家故也。記抱時，夫人纔四歲耳。方知人果壽長，便有呼彭祖爲小兒之戲。滿座爲之蹶然！

車中有感

余二十七歲，權知溧水，離任時，吏民泣送，有以萬民衣披我身者，金字輝煌，皆合郡人姓名也；車中感成一律云：「任延才學種甘棠，不料民情如許長；一路壺漿擎父老，萬家兒女繡衣裳。早知花縣此間樂，何必玉堂天上望？更喜雙親同出境，白頭含笑說兒強。」此詩全集忘載，故載之補遺及詩話中。

烟酒

聖祖不飲酒，最惡喫烟；南巡駐蹕德州，傳旨戒烟，蔣陳錫往水恭記云：「碧碗水漿漱灑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烟火來。」

嘲嗜烟者

嘲嗜烟者，董竹枝云：「不惜千金買姣童，口含烟奉主人翁；看他呼吸關情甚，步步相隨雲霧中。」又嘲女子喫烟者云：「寶奩數得買花錢，象管雕鏤估十年；近日高堂增妾夢，爲雲爲雨復爲烟。」

蔡石公先生謝妓

德清蔡石公先生會試，有妓愛而狎之；蔡賦羅江怨詞以謝云：「功名念，風月情；兩般事，日營營。幾番攪擾心難定！待要倚翠偎紅，捨不得黃卷青燈，玉堂金馬人欽敬。欲待要附鳳攀龍，捨不得玉貌花容，芙蓉帳裏恩情重！怎能兩事兼成？遂功名又遂恩情，二杯御酒婦娥共。」後竟中康熙九年狀元，其詞正而不腐，故錄之。

嗜痂之癖

古無自刻文集者，惟五代和凝，以其文鏤板行世，人多譏之。至今庸夫淺士，多有集行世，殊爲可嗤。然素無一面，而爲之代刻其詩文以行世者，古未有也。近日滿洲趙祿亭、佩德、待御，絕無交往，而爲我鐫自壽詩十四首，自以隸楷二體書之，備極精工，與李調元、太史同有嗜痂之癖。二人者，吾沒齒不能忘也。至於書之改卷爲頁，則始於唐，見事物原始，不可不知。

嗜痂——南朝時候的劉邕，有一種奇怪的口味，愛吃人瘡面上結的皮。他說味的美，勝於鱖魚瘡面上的皮，稱做痂。後人說人有古怪脾氣，便拿他比做劉邕的嗜痂。

奇事

周青原侍郎，未第時，夢爲九天玄女召去，命題公主小像。周有警句云：

「冰雪消無質，星辰繫滿頭。」玄女愛其奇麗，爲周治心疾而醒。

詠鶴

（原缺）齡太史詠鶴云：「高鳴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世祖賞有其身分，卽遷學士。

爲崇尙考据者下一神針

余摘近人五言可愛之句，如費榆材之「水清魚可數，樹禿鳥來稀。」蒼新初過雨，石古欲生雲。」岑振祖過丹陽云：「鄉心隨落雁，帆影過奔牛。」可稱巧對。榆村又有句云：「讀書不知味，不如束高閣；蠹魚爾何知，終日會糟粕！」此四句可爲今之崇尙考据者，下一神針。

嚴司馬嘲隨園病

隨園詩話補遺 第十卷

余年踰八十，偶病河魚之疾，醫者連用大黃，人人搖手，余斗胆服之，公然無恙；又病中無事，好吟自家詩集，嚴歷亭司馬寄詩相嘲云：「醫學都憑放胆爲，將軍專斷敵方摧；休論功業文章事，病也無人學得來。自家詩稿自長吟，元氣淋漓病敢侵；從此鷄林論價值，少須十倍紫團參。追算當年求輓日，重生今始七齡人；不禁惹我疑心起，逃學兒童病不真。」

豫親王詩

豫親王扈 蹕灤河，佳句已梓入前卷中矣。其時蒲快亭孝廉從行，得詩十章，茲錄其過青石梁云：「梁亘長虹起，危峯駕六鼉；不知牛斗近，但覺馬蹄高。嵐翠沾衣袂，巖花拂佩刀；白雲潭似海，南望首頻搔。」廣仁嶺云：「飛磴盤雲上，青天豹尾懸；五丁開不到，雙峽斷何年。亭倚高霞出，山圍大漠

圓，灤陽看咫尺，璫露落吟邊。」

女鬼耶

嚴小秋，丁巳二月十九夜，夢訪隨園，過小桃源，天暗路滑，滿地葛藤，非平日所行之路，不數武，見二碑，苔蘚斑然，字不可識。時半鉤殘月，樹叢中隱約有茅屋數間，一燈如豆，急趨就之，隔窗聞一女郎吟曰：「默坐不知寒，但覺春衫薄；偶起放簾鉤，梅梢織月落。」又一女郎吟曰：「瘦骨禁寒恨漏長，勾人腸斷月茫茫；傷心怕聽旁人說，依舊春風到海棠。」方欲就聽窺之，忽聞犬吠驚覺，此殆女鬼而能詩者耶？

彌留時尙不忘隨園詩話

小秋妹婿張卓堂，士淮弱冠，以療疾亡，彌留時，執小秋手曰：「子能代

理吾詩稿，擇數句刻入隨園先生詩話中，吾雖死猶生也。『余憐其志，而哀其命，選其春雨云：『雨聲浙瀝響空庭，釀就輕寒洗盡春；一夜聽來眠不得。那禁愁煞惜花人。』病中云：『病真空蓄三年艾，夢醒忙溫一卷書；夜深還累妻煎葯，僕癩翻勞客請醫。』小秋哭之云：『心高徒隕命，身死不忘名。』小秋妹佩秋潤蘭亦能詩，贈小秋云：『梅能傲雪香能永，楓不經霜色不紅。』哭夫云：『身在衆中嫌贅物，心期地下伴亡人。』果不一年，亦以疾亡。



中國文學史解題

精裝道林紙 實價三元 平裝白報紙 實價二元

圖像八十幅文字三十餘萬大版金字硬面一厚冊

讀了這一冊包羅萬象的文學書其他文學書可以不讀因為牠不是專說中國文學他是從文學定義說到世界文學從世界文學說到中國文學從民衆精神上說用客觀態度說有統系的說

大中學生小學教師以及私人自修最適用的書

古文觀止



精裝二冊 定價三元六角
平裝四冊 定價二元八角

全國的讀書學子誰不讀過古文觀止
 中的幾篇古文在這許多古文選本中
 原要算古文觀止所選的最能得平
 均的分量又切實又合用我們要得
 章的模範固然要在這部書中去
 是要得到文學派別在歷史上的
 概觀也非到這部書上去找不可

許彥天先生用明淨切當的語體將一篇篇古
 文對譯出來又加上白話註解使他切實易讀使
 全國的讀書學子對他平添了無限的興趣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白香山詩選

高劍華女士點註

白香山的詩老嫗都能解原不必再用白話註解但他用字粗看雖平淡其實沒有一字沒有來歷的再他詩的背景關係於歷史的地方很多又是少不丁要加註解的

女詩人高劍華平日熟讀各家詩集現在把她點註的白香山詩印出來一是希望普遍他自然的作風二是我們現在的新體詩人也不能不拿牠做一種參考讀物

精裝的——一冊——定價一元四角

平裝的——二冊——定價一元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唐詩三百首

精裝一册
平裝二册

一元八角
一元四角

言文對照白話註解

讀詩是人類天性所愛的但讀過於雕斲的詩反致窒礙天性獨有唐詩三百首中所選的全是渾脫自然句句自性靈中流露出來的不但是學寫詩的入門讀物便是常常拿他吟咏也可以幫助養性的工作不少如今用白話註解再用語體對照對於格意詩外能夠明瞭

新式標點
白話註解 **李太白詩選**

誰不知道李太白是稱爲「詩豪」的他的詩
確是豪氣奔放有如天馬行空我們要讀詩先
須讀他的要學詩更先須學他的從來說的「
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何況讀了李太白的詩
使人胸襟闊大氣概軒昂在人格上也得到幫
助不少現在經女詩人高劍華將他精選詳註
出來使我們更容易領會得多了

精裝的——冊——定價
平裝的——冊——定價
印刷中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白話註解 **杜工部詩選**

杜甫是富於情感的詩人他的詩句句從心坎
中挖出來又能字字感動人的心坎他又生在
亂世不但自身受到亂離的痛苦且眼見着一
班無辜民衆顛沛流離死亡載道再加連年戰
禍又值年荒這位詩人一腔悲天憫人的熱忱
寫成歷史的詩直從字句裏流出血來我們須
知道他是一個有主義的詩人經女詩人高劍
華選註出來他的主義更覺明顯了

精裝的——一冊——定價二元四角
平裝的——四冊——定價二元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白話註解 **韓昌黎詩選**

大家都認定韓昌黎是一個古文家他寫的文
剛健奔放從來有「韓潮蘇海」的定評但韓
的文是專爲衛道而寫的寫的滿紙充實了一
股道學氣味遠不如他寫的詩多少有樸質真
實的文學趣味又因韓昌黎一肚子不合時宜
的脾氣一生窮愁潦倒「雪擁藍關馬不前」
他窮到這個樣子但他的詩却因愈窮而愈工
了這一部詩也是請高劍華女士選註的

精裝的——一冊——定價一元四角
平裝的——二冊——定價一元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白話註解 **李義山詩選**

人人愛讀李商隱的詩而人人不能懂得李商
隱的詩因爲李詩是香豔的所以人人愛讀但
李詩又是十分古僻所以人人見了他緬眉—
—「相見時難別亦難」何等香艷「錦瑟無
端五十絃」又何等古與——現在我們讀女
詩人高劍華女士將他選註出來香豔的更香
豔了古僻的便不古僻了這何等值得歡迎
啊

精裝的——一冊——定價九角
平裝的——一冊——定價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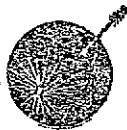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市 中 路 馬 四 海 上
版 出 社 書 學 羣

這 部 古 文 由 淺 入 深 專
選 行 文 暢 達 說 理 詳 明
寫 情 真 摯 的 文 章 句 句
用 白 話 對 註 不 用 教 師
可 以 自 解



角 八 元 二 價 定 册 四 十 紙 中
角 五 元 一 價 定 册 四 十 紙 洋



國 國 國 國 國

經傳釋詞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四角 平裝二冊定價二元

△定價▽

上海四馬路中市

王氏考據學是清代學術界上的一個大
創造這經傳釋詞也是中國學術界上的
一個大功臣自有此書將古代經傳中的
虛字假借法每字說明以後中國經傳中的
覺可讀這是如何有價值的書現在將他
標點整理出來使我們更覺可讀

羣 學 書 社 出 版

新式標點分段整理

精裝三冊定價四元六角

平裝七冊定價三元四角

史記



幅及中西對照年
表 我們要研究
中國文化的來源
和一切制度學術
的沿革都要在這
部史記上去探討

有許嘯天先生的長序及
十五萬字以上的新考證
附三代戰國秦漢地圖八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上海
四馬路
羣學書社出版

這是許嘯天先生平日讀書
的批評文章共有數十篇有
獨到的見解新穎的思想精
當的議論
有讀經史的批
評讀子書的批
評讀新文學的
批評讀小說的
批評

平裝
每部
定價
大洋
七角

詩經



精裝二冊定價二元八角
平裝二冊定價二元

依社會性質分類 白話文對照加詳細註解與音解
解釋字義與舊時各項版本不同每篇題下註明本意
與漢宋各註家所見大有出入

詩經爲中國最古的民間文學亦爲最古的社會史料
許嘯天先生用銳利的眼
光說明當時民間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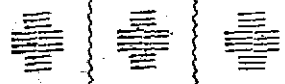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經史百家錄抄

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是吾人求國學的津梁雜探經史百家精要的文章有深奧難懂的用白話解出加新式標點分段

精裝三冊定價五元六角
平裝八冊定價四元四角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曾國藩讀書記

古來能讀書的人沒有一個不用一番
劊記工夫的尤其是曾國藩是一位善
讀書的人又是善寫札記的人這一部
讀書記分經史子集四部精要而敏銳
不但發明不少意義且是我們今日寫
札記的一種好範本此書外間不能多
見我們已將他標點整理出來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二角
平裝二冊定價八角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墨學考證

墨經在各子書中為最切於實理更與
 西洋思想家之主義相脗合但經文深
 晦次序紊亂現在經許嘯天先生重新
 整理改定篇次用最
 淺近的話註解最
 奧妙的古義考證一
 書是集孫詒讓梁啟超胡適之許
 嘯天郎擎霄諸先生對於墨學作
 學理上的討論文章匯成一書是
 讀墨經者唯一的參考書

精裝二冊定價二元四角
 平裝二冊定價一元六角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上海書社

新加坡式標點符號分段並整理過的

小 說 舊

紅樓夢	精裝三冊四元 平裝六冊二元八角	三國志	精裝二冊二元八角 平裝四冊二元	水滸	精裝二冊二元六角 平裝四冊一元八角	儒林外史	精裝一冊一元七角 平裝二冊一元三角	列國志	精裝二冊三元四角 平裝六冊二元六角	白話聊齋	精裝二冊四元二角 平裝六冊三元	今古奇觀	精裝一冊一元二角 平裝二冊八角	兒女英雄	精裝二冊二元八角 平裝四冊二元
-----	--------------------	-----	--------------------	----	----------------------	------	----------------------	-----	----------------------	------	--------------------	------	--------------------	------	--------------------

岳傳	精裝二冊二元六角 平裝四冊一元八角	西遊記	精裝二冊二元六角 平裝四冊二元	封神傳	精裝二冊二元六角 平裝四冊一元八角	鏡花緣	精裝一冊一元七角 平裝二冊一元三角	隋唐	精裝二冊二元六角 平裝四冊一元八角	說唐	精裝一冊一元七角 平裝二冊一元三角	白話西廂記	精裝一冊一元八角 平裝二冊一元四角	官場現形記	精裝二冊三元二角 平裝四冊二元四角
----	----------------------	-----	--------------------	-----	----------------------	-----	----------------------	----	----------------------	----	----------------------	-------	----------------------	-------	----------------------

讀舊小說不但可以得文學的啓發且可以從他的背景中看出時代精神來卷頭有許嘯天先生的長序說明每書的文學趣味及考證不但景消遣品簡直是良好課本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00001 | 書號 821
Acc. No. Call No. 185
:6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初版

▲隨園詩話全集▼

定價 (精裝的) 二册 洋四元二角
(平裝的) 六册 洋三元四角



代印者	發行着	校閱者	點註者
中新印書局	沈繼先	高劍華	許嘯天

總發行所 上海 羣學社
 分發行所 外埠 各大書局

